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一冊目次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卷

附錄一卷詩五卷(二)

〔明〕鍾惺撰 陸雲龍評
明崇禎刻本

一

瑞芝山房集十四卷

〔明〕鮑應鰲撰
明崇禎刻本

四七

求是堂文集十八卷

〔明〕文德翼撰
明末刻本

二九三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
卷附錄一卷詩五卷(二)

〔明〕鍾惺撰 陸雲龍評

明崇禎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四

五言律二

毘陵家慶畢還白門道中作

瓶中梅影映壁上畫梅影

上巳過牛首山莊看雲池王翁桃花二首

月夜過胡彭舉

月下新桐喜徐元歎至

白門病中送親還毘陵二首

鍾伯敬全集卷四

病間贈錢振河

感歸詩十首

春日過沈雨若問病并訪唐宜之二首

夏日游攝山同王惟士徐元歎胡元振

題畫送沈朗癰入廬山兼寄愍公二首

九江阻風示陸君啟年丈

題秋山讀書圖

別閩士二首

過溪至萬年宮舟歷六曲上天遊觀宿五首

宿天遊觀詩紀往還所歷七首

別徐元歎

答韓晉之秀才詩并書

九日集謝彥甫吉甫陸舟亭賦贈二首

送譚友夏里選北上應京兆試三首

孫女詩二首

送謝吉甫入都兼寄彥甫

初聞鶯

驚聞岳季有年丈解官歸詩以問之

鍾伯敬全集卷四

寄懷沈雨若病

僧開子南遊贈詩答送

七月十五日試界茶二首

喜袁述之舉孝廉二首

贈陳翁七十

寄懷表兄王幼振

送可上暫還永新訂明年之約二首

元夕舟中雨

七言律

送人游匡廬九華

丹陽夜泊時將過訪張楊二年丈

江行俳體 十二首并序

碧雲寺早起

夜坐

辛亥元日早朝

白沙驛

合江舟中早發

忠州霧泊

鍾伯敬全集 卷四

還至歸州

寄答尤時純

寄譚友夏復招之

復雨和友夏仍留之

山夜聞鴉同諸子分韻卽成

友夏再至晤商林二丈與予兄弟山居旬餘

將歸

孟和茂之將過友夏河上

至真定

暫駐涿州抵良鄉再宿

丘長孺宅看暖室梅花

早秋

秋曉

汎江尋三游洞降觀于峽

雨發裕州

丙辰 聖節前 東宮出講蓋八月初四日

也恭譔二律

十五夜同林茂之過俞仲茅步月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九月五日天津舟泊和茂之見岸女簪菊之

作

泊頭逢虞伯醇孝廉同康虞茂之過飲常充

符孝廉水樓畱贈

岱游告成示康虞茂之

贈焦弱侯太史

宿浦口周茂才池館

訪陳眉公于舟因共集命罔

九月七日蘇弘家符卿要集靈應觀

秋夜集俞伯彭園池

花山禮銅殿

歲暮喜董崇相大理至白門

夜咏彭舉燈下水仙花

臘月十五夜携酒資約茂之過集彭舉齋中

董崇相要過金陵寺登所構遂有亭

戊午元日

夢山中題壁有石引長松天一笑之句起而

足之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目五

春暮看桃花宿王氏山庄作

白門逢范長倩學憲賦贈

正月二十四日始見人家瓶中粉紅梅

再登浦口王茂才山樓望石武庫澹寧所造

新城

九月携侄昭夏登雨花臺

三月至日再汎赤石磯勒詩于石

六月十二夜吳康虞要汎秦淮同諸子分賦

得舟字

夜出安德門往牛首道中作

六月十七日汎溪就青海宗侯水榭看蔣山

令弟渤海具舟相邀

七月十二日宋獻孺招集茅止生烏龍潭新

居

白門逢周明卿大司農誕辰賦贈

再過錫山訪龙時純

夜步長橋

訪王聞修年丈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目六

過文啓美香草垞

虎丘訪章眉生看殘雪作

讀元歎詩不覺有作

贈丹泉周翁

還至無錫再晤鄒彥吉先生

二月三日重過靈谷看梅

陳中丞正甫自晉貽書白門極爲相念感客

時將以南少司農蒞任于此

題小東山贈王翁

題葛澹淵廷評署中巢居

喜湯嘉賓司成至白門晤宿燕磯舟中

白門病中送尹子求先生解蘇松兵備任歸里

章章甫自中州至白門過訪行及一月聞有

言子死者

二月初五日重看靈谷梅花

冬夜集吳體中中丞西園觀劇

蕪湖立春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目七

陸君啓衡齋望廬山晴雪

訪曹能始潯陽所住却寄

李守初司李招飲赤壁賦贈

賀可上居士曾爲予說楞嚴大義癸亥從子

閩署重爲披剝予出按部歸遲爾言別感

賦一詩

裴村望武夷山作

訪曹能始園居

尚孟和送予還楚憇茶洋驛澗亭有作奉和

別武夷山

飛來峯 并序

王岵雲大司馬六十

閩歸屢過寒河始有此贈 二首

三月三日

癸亥自閩歸過白門訪夏正甫年丈不值今

將遣候適聞其調銓部報故有未二句

遣使吳門候徐元歎云以買芥茶行

寄懷范長倩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目八

同遊肩生年丈陪丘毛伯年丈宴集王孫園

共得遲字

病中聞顧醒石年丈解督學任南歸驚起賦

別

王以明居士訪予江夏送之南遊

聞友夏下第喜其五弟正則薦鄉書

過王幼補感賦

賀可上自南都過訪爲予疏性相大義賦詩

志感

友夏歸同賀可上及五弟快訪之

除夜同胡元振王子雲李宗文守歲江夏客

寓

早春寄書徐元歎買芥茶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目九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卷之四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五言律二

○ 毘陵家慶畢還白門道中作 正月五日

秣陵雖久住。吾土是邪非。新歲此初出。征途亦日歸。

有親仍告別。留弟與相依。節物家家鼓。郊原人事稀。

○ 瓶中梅影映壁上畫梅影 和蔣震甫作

一花分合處。形與影邪神。雪月來誰識。香光借亦親。

鍾伯敬全集

卷四

暫依俱幻相。別立是真身。此際難爲喻。羅浮夢裏人。

○ 上巳過牛首山莊看雲池王翁桃花翁先約往

四年中凡三至此矣

○ 今日是修禊。山中尋爾家。何嘗不臨水。况又得看花。

積雨晴朝貴。新烟春事加。 次日笑他武陵棹。再往步

津涯。

○ 又

高年重光景。隔日約遊人。 翁時年八十八歲作桃花主。天

留竹栢身。紅多成世界。香久結精神。好待山生月。同

春春

○ 月夜過胡彭舉

一春多雨夜。見月好懷生。未及先相約。遙知亦此情。素心朝夕近。僻徑往來清。恰值君無事。閒扉如出迎。

○ 月下新制喜徐元歎至

是物多妨月。桐陰殊不然。長如晨露引。不隔晚涼天。綠滿清虛內。光生幽獨邊。懷新君亦爾。到在夕陽先。

○ 白門病中送親還毘陵

客子病猶爾。老親還豈安。祗堪添一別。却似未來看。鍾伯敬全集

有手不能執。於心難更酸。我生非小可。天命足相寬。

○ 又

去住不由已。難時骨肉牽。一官天性隔。萬慮旅書連。遇難思先德。防身悟宿愆。何時筋力健。歸養學耕田。

○ 病間贈錢振河

雖復情相係。思君君豈知。無心身到日。有幸我生時。榮衛因人付。恒奇不自爲。敢云輕性命。小愈忽良規。

○ 感歸詩十首

微官今日至。萬病一朝來。罪福誰司計。乘除已致災。

性看良自審。命相久相猜。不死多時地。行藏聽所裁。

○ 又

弱骨富絲疾。安危不自知。客中憂老父。意外賜名醫。得步庭階日。堪成止足時。如茲猶過望。幽譴或相隨。

○ 又

居官頻道去。此語未爲新。事小皆由我。情真豈告人。暗中營退步。久後信閒身。猶以貧而仕。無辭對老親。

○ 又

五載白門客。歸心漸不生。江山皆識面。童婢亦知名。鍾伯敬全集

住久愈難免。交深怨或輕。故鄉雖朴畧。事少稱孤情。

○ 又

才入儀曹署。於中處處違。因之生一晤。過此可成歸。羅雀心方息。焚魚累始稀。世人添感慨。翻似悔忘機。

○ 又

疎僻居鄉井。招尤亦有時。不因官自護。終免世相持。摧謫豈無已。親朋皆我知。遠交多復久。恩怨暗中移。

○ 又

曾作終年想。圖爲遍地遊。豈徒新識樂。欲寡久居尤。

此自快心語。而非着脚謀。賴來惟一弟。破浪亦堪憂。
五弟又來看

○○○又

窮竟歸依路。愁予但口談。徐元歎書得生輕寵辱。用
死勝嗔貪。悟晚終無退。心堅在一慙。鈍根磨石厚。愛
我者相參。

○又

謬云名與實。官不益微躬。三月一眠後。諸緣皆夢中。
除醫無切用。學道有宗風。捨宅聞吾友。歸慙尚築宮。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元歎近事

○又

文人而學佛。愚哲或相兼。自有孤軍入。非將結習霑。
寒暄須飲水。夷險在臨巖。何夜寒河月。金針面語拈。

譚友夏作書謂子以
聰明妨禪語多難書

○春日過沈雨若問病并訪唐宜之

人事亦云遠。春光非不知。孤懷如有告。一病豈能爲。
梅又待明歲。柳方垂此時。柔條莫遽長。吾意愛絲絲。

○又

無聊自適光
景已在

病非難習靜。何以着身心。幸有友相警。况爲予所欽。
讀書賴花鳥。閉戶當登臨。已愧見時少。幽居莫更深。

○夏日遊攝山同王惟士徐元歎胡元振

徂夏成茲往。入春同此心。鶯花相待滿。林壑至今深。
宿處逢山雨。歸時記澗音。連朝陰霽裏。有意便栖尋。

○題畫送沈朗壘入廬山兼寄慈公

猶未除鬚髮。先能斷肉妻。晨星驚老宿。秋色引遐棲。
瀑過層層樹。橋藏曲曲溪。杳然雲樹裏。奔悅漫成迷。

○又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五

泉石冥遊跡。幽明默護身。出家超將相。度世答君親。
水觀神三界。山行影一人。遠公迎汝處。寒月石門新。

○九江阻風示陸君啓年丈

何以潯陽泊。依然前日風。歸途原未改。轉境不相同。
訪舊逢佳地。懷新愛遠空。無窮奔悅意。身只在舟中。

○題秋山讀書圖

中歲知名久。於今思讀書。捫心時自愧。屈指歲無餘。
圖史空成架。谿山未定居。何人秋色裏。懷抱古今如。

○別閩士二首

爲詩手史詩
晉之齊望子

多生爲學究。官不脫諸生。斟酌隨群品。寬嚴在一誠。未能期月化。聊復此時情。但勿相浮慕。空留師友名。

又

別事閭偏早。交情楚最悲。江風猶未掛。岸柳已先垂。此本吾將隱。君歸自有師。維舟無限意。端在執經時。

過溪至萬年宮。舟歷六曲上天遊。觀宿

丘壑最深處。不離衢路間。靜喧爭一渡。次第入諸山。

流太峯相顧。舟停石所攀。回看溪未遠。車馬幾曾間。

其二

以下原缺

莫謂看山便於茲。幾度行歸途。纔信宿遊事。亦經營。不雨兼能月。方春恰又晴。蒼蒼烟杳外。下視候分明。

宿天遊觀已是第六曲。初由五曲捨舟至此。次

日將入舟。終九曲之遊。興行里許。已至七曲。

詩紀往還所歷

武夷源九曲。上下以舟從。捨棹無三里。過溪第七重。

前途猶未定。束路恰相逢。只似遊方始。新看昨日峯。

其二 下城高巖 一僧所止

名山何所憾。遊半未逢僧。照水憐孤影。懸巖占一層。

鍾伯敬全集 卷四

登山從水始。此理有難言。一棹聲將沒。孤峯影若存。

不須將某處。定以屬何源。曲直成單複。牽攀變客魂。

其三 卧龍潭

武夷溪妙處。不以淺深求。山勢有時止。潭聲至此幽。

魚龍千古夜。陵谷一隅秋。却自能冲照。燃犀無可搜。

其四 雲窩陳少司馬 勿溪所住

溪山將半處。止此意何如。早入高人眼。先成靜者廬。

筍茶隨所取。妻子可同居。井竈猶堪問。鳩巢借鵲餘。

其五

分嚴一寸月半壁千尋掛動今宵宿

其六 宿虎

若比天遊宿高深漸不同置身星月上濯魄水

其七 玉女

脉盈盈處行行止止時變如蠅作蝶

別元歎 與孟和送

去去皆良友遙遙尚故鄉明年春草日此地莫相忘

答韓晉之秀才詩并書

憐君冰鍊骨風雅又多情古學煩相守高懷從此生

九日集謝彥甫吉甫陸舟亭賦贈

生來同水國安可暫忘舟所以城中舫常依天際流

又

湖烟綠不已森若萬波然近或頭宅頻登屋裏船

潤流書畫外光在足饌前君自乘曉夫閒齋借坐眠

送譚友夏里選北上應京兆試

老至畏分手送君觀國光如何征路苦翻願別時長

坦步高文售加餐病母康綠茲寬內顧留滯亦嘉祥

又

我遊君獨處君出我端居家國分身是升沉易地如

友朋咸勸行車乘莫教虛况值鶯花月沿途似故盧

又

鍾伯敬全集八卷四

少予年一紀猶作後時看自是知名早非關待價難

弟兄分筆墨鄉國換衣冠莫羨王陽綬相期路正寬

孫女詩 二月初七

生女嬌於子尤憐是女孫禮無妨一抱慧豈在多言

又

陶公本多子猶作慰情言梨栗兼分女箕裘不責孫

強存三世數難記一年恩亦是詩書種何須出相門

送謝吉甫入都兼寄彥甫

年少稱同學。鄉書附令兄。一雙仍待價。第五本齊名。
我病宜先老。君才見晚成。作賓今上國。卽此是家聲。

○ 初聞鶯三月初一日

鶯聲與山色。不以閉門無。空外來誰觸。閑中取自娛。
始驚三月至。深念一春徂。此際能先覺。虛懷領納殊。

○ 驚聞岳季有年丈解官歸詩以問之

經旬不相見。忽道具歸舟。未敢遽言送。猶疑底可留。
出疆應有故。接浙向誰謀。人作尊鱸想。傍觀多隱憂。

○ 寄懷沈雨若病

鍾伯敬全集卷四

年年聞爾病。卽以病爲醫。養齋今何地。工文亦此時。
閒來應有得。習久反相宜。茲意人難告。身經處始知。

○ 僧開子南遊贈詩答送

我已斷文字。師方損贈言。猶將今愧悔。謬作昔推尊。
六代津梁地。諸緣悟未聞。從茲深道力。不復患名根。

○ 七月十五日試茶徐元歎寄到二首

江南秋界日。此地試春茶。致遠良非易。懷新若有加。
咄嗟人器換。驚怪色香差。所賴微禁老。輕時保靜嘉。

○ 又

千里封題秘。單辭品目忘。元歎未終在君惟遠寄聽
我自親嘗。曾歷中冷水。當添顧渚香。病脾秋貴暖。噴
苦獨無傷。

○ 喜袁述之舉孝廉二首

文士肯登第。高人偏動情。誰何關世講。價匪藉時名。
落羽堪相慰。懷珠必見明。一身通塞事。觀望亦非輕。

○ 又

豈真須一第。用以託吾躬。羔鴈時難免。弓旌世與同。
門風騷雅外。道氣寵榮中。喜說君先子。謂中郎賢賢先生

鍾伯敬全集卷四

俗論公

○ 贈陳翁七十

七十尋常事。如君可曰希。直心能入世。古道本忘機。
賢貴多分席。官私少叩扉。高年叨賜爵。無改舊冠衣。

○ 寄懷表兄王幼振兼要枉過

病來疎舊友。老至念周親。五十餘中表。存亡凡幾人。
回頭梨栗日。彈指杖輿身。莫悔前時濶。從今相遇頻。

○ 送可上賢還永新訂明年之約二首

只如行脚者。瓢笠孑然來。爲許予重到。因寬爾暫回。

友朋容易散。生死默相催。最是踟躕處。離羣眼倦開。

○又

近家偏不問。到此却思歸。往教誠爲幸。相辭未必非。緡因迴棹速。深悟現身希。自有當機日。逢君再叩扉。

○元夕舟中雨

此夕豈煩雨。佳時偏在舟。家居元未樂。途次復何尤。歲儉燈難接。村荒月不留。張皇今歲事。土鼓報前頭。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二

情

七言律

○送人遊匡廬九華

晚遊匡岳亦非遲。囊有真形畫有詩。君善畫置我一丘差不惡。憐君三絕獨無癡。心詣勝蹟如魯到。山喜清人似故知。叩罷彭郎逢九子。寄言余欲往從之。

○丹陽夜泊時將過訪張揚二年丈

城裏溪橋曲曲源。依稀桃葉渡邊村。一汀雲影流虛響。半岸蘆花覆夢魂。江月林風隨客住。蛙聲鳥語自寒溫。故人儻作臨叩宰。旅况鄉愁與暫論。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三

○江行俳體并序

友人譚友夏作竹枝詞近百首。余曾賞之。皆舟行詩也。其體則七言絕。其所採民謠土風。自江陵至吾邑。上下二三百里耳。乃遂能至百首。矧余舟發鄂渚。迄於金陵。歷吳門。荆吳俗遷冬春序改。縱其目覽口傳。足涉手書。所得寧當止百首哉。於是難其事。廣以七言。限以四韻。拘以俳比聲偶。要使體諷而響切。事雜而詞整。氣詠而恣嚴。令才有不必盡而意

有不得逞。亦蟻封盤馬意也。范蔚宗有言。吾於音樂恨不精雅。聲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此難爲拘儒俗子道也。夫今之樂。猶古之樂。千古聲詩秘諦。子與氏一語拈破。妙達此解。可度脫千萬劫。詩文苦起。偶因一端而併及之。

五載前曾說此遊。問程結伴幾春秋。艱難水陸千餘里。大小關梁六易舟。畏路刺船頻裸體。乘流開柁緩梳頭。順風一日行三日。莫待依灘怨石尤。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四

○ 又
虛船也。復戒偷關。枉殺西風盡日灣。舟卧夢歸醒見水。江行怨泊快看山。弘羊半自儒生出。餒虎空傳稅使還。近道計臣心轉細。官錢曾未漏漁蠻。

○ 又

巴舫吳榜簇江干。市儈邨娼半倚灘。繫籍慣抵鄉閭閭。投單例辦敝衣冠。女兒編竹成長纜。乞子施竿覓剩盤。小釜羣炊如候代。奚奴亭午未朝餐。

○ 又

江鄉漲後指荒郊。太杪魚鹽俯雀巢。處處葑田催種麥。家家竹瓦代誅茅。岸容霜老菰蒲秀。水氣晴黏草樹交。快舫蝕波纔寸許。急湍底復怨舟膠。

○ 又

日日移家處處隣。吳頭楚尾半波臣。吾師嚼米餐烏尾。舟僕偷錢買白鱗。鴉食肉能謀底事。鰓銜魚欲祭何神。黃頭見我詢潮步。笑是潯陽始過人。

○ 又

羞從狐鼠叙行踪。隨例輸錢買印封。半序買程過二月。杪冬孤艇發初冬。持符官卒尊於吏。附舫儒生賤似傭。估客孝廉陽不問。胡牀指顧太從容。

○ 又

邨烟城樹遠依依。解指青溪與翠微。風送白魚爭入市。江過黃鵠漸多磯。家從久念方鰲別。地喜初來也似歸。近日江南新漲後。稻蝦難比往年肥。

○ 又

小聚星晨屢斷連。山椒一縷露人烟。土音偏不移雞犬。市暨通行雜鈔錢。澤國火耕兼水耨。霜林棗地接

楓天時艱夜禁明書楔。撥刺更更響釣船。

又

土風何異竟陵城。水代平田網代耕。放去翳兒偏認主。教成馴獺聽呼名。狂書鳥過沙留語。嚙語鳥眠夜作聲。奴子入吳學細唾。假音俗舌字全生。

又

千門市火亂漁燈。街尾官艘也繫罾。崖屋乍隨春漲徙。灘舟專候早潮升。清時間左衣形緩。儉歲江東米價增。從客諱言新入洛。自稱前度到金陵。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六

又

湖褪金焦岸稍曉。斷虹嵌壁劒雙槎。嵐堆積翠深藏。豎雨隔殘紅半露。巖近海蜃晴朝列市。乘風魚背畫張帆。新荷香遍吳江水。思製瀟湘隱士衫。

又

鳴榔打鼓暮乘潮。借得官舟勝客船。奴子暫時聊意氣。朋從此日也逍遙。公然鷁首橫銀榜。無數漁罾避畫桡。睡醒却詢瓜步岸。長年前指廣陵橋。

碧雲寺早起

數

人語翠微閒。階門離離殘露濕。初曉行。絕。絕。數。花。落。坐。見。半。山。孤。鳥。翻。月。去。寒。潭。林。影。換。雲。依。閒。砌。草。頭。溫。與。君。莫。厭。頻。移。榻。展。裏。秋。陰。非。一。村。

夜坐 與茂之同用起句

愁裏不知秋淺深。高城幾處宿清砧。悲愉未敢開鄉信。榮落徒能感客心。永夜鐘聲非遠寺。空天霜氣况衰林。砌蛩籬竹皆情性。咽露搖風各自吟。

辛亥元日早朝

火城漸簇大明官。隨例嵩呼歲歲同。殘雪在簾如落

鍾伯敬全集

卷四

十七

月輕烟半樹。信柔風。金支縹緲春陰外。碧落參差夜氣中。却憶庚寅元日事。廿年天語不曾通。

白沙驛

鳥墮復迴半楚關。却云蜀道古來艱。高原頻盡仍逢水。絕壁攀窮始見山。天缺似多青嶂。巖空長待白雲還。盤旋恐亦無過此。不信前途更九灣。

合江舟中早發

日。登。寒。流。次。第。明。開。窓。剛。見。半。江。晴。迎。舟。亂。渚。如。還。往。隔。水。羣。峯。互。避。爭。不。覺。鳴。榔。先。午。夜。怪。無。擊。柝。續。

殘更披衣驚失舟樓處百五飛滿夢裏行

○忠州霧泊

漁艇官舟曉泊同蜀江愁霧不愁風烟生野聚汀寒外雲滿山城水氣中曲岸川迴翻似盡過天峰沒却如空依稀往日丹楓路稍見霜前遠近紅

○還至歸州

最喜茲州喚稀歸歸舟聞此各依依不辭過峽三聲苦且與征途九折違問答漸聽鄉語近逢迎寧計主人非獨餘一副酬知淚忍向西陵道上揮

鍾伯敬全集卷四

十八

○寄答尤時純

宦邸家居數見貽三年千里夢相隨高情恕我嗣音少畏路憂君作事奇滿腹精神堪獨往半生氣俠諱人知行藏亦自超流俗士所當爲未止斯

○寄譚友夏復招之

也知物論每難平素負高懷諒不驚如子自無煩富貴人未免重科名暫因意外升沉事默證胸中靜躁情遙想扁舟當此際出門無累任還輕

○復雨和友夏仍雷之

冬雨連宵亦不時當茲欲別却相宜留經幾度醉彌

句起

冬雨連宵亦不時當茲欲別却相宜留經幾度醉彌抽聽過三更意漸移夕吹聲中殘葉怯山寒來處客衣知看君原不勞維繫又借愁霖自改期

○山夜聞鴉同諸子分韻即成

得明

亂處高飛每易驚出林誰是最初鳴幾千萬點孤村遠過兩三聲片月明山晚後棲湏好侶天寒羣影見慈情聞聞亦復關何事能使空齋客思生

歸

友夏再至晤商林三丈與予兄弟山居旬餘將

鍾伯敬全集卷四

十九

計爾南歸三月餘十之五六佳吾廬此回良晤尤非偶前度奇談亦不虛賓主豈能同世法眠餐直欲作家居頻來久聚渾忘却只記明朝又別子

○孟和茂之將過友夏湖上

與共經旬住小園何須更往扣柴門義宜拜毋兼兄弟趣必由山及水村縱去猶當寬信宿即留寧得幾朝昏行行予欲之官矣此際情辭不可言

○至真定

偶隨計吏北之官一月嚴程七日殘文物清時王事

易風霜遠道客身難。每來幽藹多逢臘。此度萍沱獨不寒。朔氣最高冬未雪。豈宜春近土猶乾。

○ 暫駐涿州抵良鄉再宿

長安近在舉頭邊。何以逡巡屢不前。百里情多難九十。半冬途未了三千。憐茲驛路寬朝夕。幸我程期可後先。京邑故人相待滿。轉於將至意紛然。

○ 丘長孺宅看暖室梅花

同馬肅良仲良商孟和

臘盡寒花未可尋。見花偏不必寒林。移當客坐人同遠。開值他鄉意獨深。一室冬春俱在眼。數枝遲速頗

鍾伯敬全集八卷四

二十

經心冰霜祇隔軒窗外。似惜幽貞不忍侵。

○ 早秋

次第高城生遠音。離離清露報疎林。微涼不待晚先至。積雨能令秋易深。數載獄中惟有夜。九邊兵氣半

爲陰。悲哉觸目多情事。漫道徒驚楚客心。

○ 秋曉

清秋但覺曉尤清。起趁空明達砌紅。竹露沾星下影出。林鴉帶夜來聲。烟隨歷亂孤光入。語稀微衆動生。高枕倒衣皆此際。紛然喧靜各爲

頌健生色

一作能令入
作秋思

○ 汎江尋三遊洞降觀於峽

漸上西陵江不開。棹隨高急太疑回。灘聲過洞杳無見。峽影衝天皆欲來。古壁蒼茫非草樹。寒巖秘密或風雷。潦收石出才如袂。看作瞿唐五月堆。

○ 雨發裕州

歇馬驅車每夜分。關雞曾未夢中間。雨餘殘月去塵久。露下寒星照客勤。蟲自亂鳴非屬和。鷗於相值偶爲羣。生來澤國安卑濕。連日南行皆水雲。

○ 丙辰 聖節前 東宮出講蓋八月初四日也

鍾伯敬全集八卷四

二十一

恭譔二律

儲幄塵封十四年。人人測海與窺天。嚴慈要使羣情豁。講讀須教盛事傳。意定宮庭宣諭後。禮逢中外祝釐前。竟從攀檻累臣語。難道皇心不曠然。五月

○ 又

師儒圖史立森森。可但三餘自討尋。溫室晨昏知有寄。廣庭耳目貴常臨。皇家絳帳書生事。父道斑衣赤子心。無數孝慈難出此。前王作法意高深。

微冷多致

○十五夜同林茂之過俞仲茅步月

每有佳期共亦艱。屢邀真自見君閒。孤光多在烟霜後。積氣如行天水間。是夜於秋偏易好。何人與月最相關。殘砧步步不知處。能帶寒聲隨我還。

○九月五日天津舟泊和茂之見岸女簪菊之作

常時九月上旬前。未必寒花在酒邊。插髮想他開已久。驚心美爾見能先。數枝紅似霑霜氣。一路香應照水天。買置舟中伴登素。欲成三婦各嫣然。

○泊頭逢虞伯醇孝廉同康虞茂之過飲常充符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二

孝廉水樓留贈

偶爾停舟道姓名。遊栖事事若先成。主賓妙在無因合。歌舞初非有意生。月與水烟秋一魄。花添樓榭夜多情。知君別後思今夕。愁見他帆烟外行。

○岱遊告成示康虞茂之

岱於五嶽領圖經。雍瀲無言具典刑。瀟氣自然歸一朴。虛懷隨處見羣靈。眾中耳目尋常過。理外情文咫尺肩。深感同來俱靜慧。能將願力答真形。

○贈焦弱侯太史

始見圖書鐘鼎人。後來典則古精神。惟予敢謂尋常事。在爾行將八十身。學禮於周兼杞宋。垂文自魯逮關閩。不須更問蒼生意。要使清時有鳳麟。

○宿浦口周茂才池館

江邊事事作山家。復有山齋著水涯。一壑陰晴生草樹。六時喧寂在鶯花。潮尋故步沙頻失。烟疊新痕嶺若加。信宿也知酬對淺。暫將心迹借幽遐。

○訪陳眉公於舟因共集俞園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三

相逢各不愧聞聲。一楫舟中見一生。名士去來關耳目。高人語默遠機情。禽魚於我心無隔。筆墨窺君道甚平。自是出山時最少。閒遊未免致將迎。

○九月七日蘇弘家符卿要集靈應觀

節物催人昨夜霜。先來高處待重陽。深秋欲盡偏能好。積水無他但有涼。草樹層層生晚霽。亭臺步步上清光。歸途不定風烟外。初菊殘荷共一香。

○秋夜集俞伯彭園池

閒園無意作衰天。水氣花陰事事然。霜後芙蓉獨有露。冬前楊柳皆爲烟。魚龍夜惜殘秋去。烏鵲寒驚片

有惠二字妙

奇偶

月遷四序樓尋吾欲遍。愛君不獨在林泉。

○花山禮銅殿是仙妙峯造

一路晴陰屢不分。山中風候易紛紜。村過數日無紅
紫。江近雙峰似白雲。蛇虎夜深求懺度。鼓鐘人定示
聲聞。可憐世外僧經濟。金火須臾歷劫熏。

○歲暮喜董崇相大理至白門

舟車多故敢爲期。相見雖遲勝遠思。蓄意欲浮成塞
默。作書未寄恐參差。對君又在佳山水。幸我兼當暇
歲時。可謂此番非望外。幾人有約尚天涯。

蘆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四

○夜詠彭舉燈下水仙花

紙窓花石自層層。香色團圓樂共一。燈不欲上天。聊在
水。水經注方丈在海中羣仙不欲升天者處之只愁經雪乍爲冰。先春似
避寒梅妬。入夜如嫌素月增。道是洛川神未信。火邊
波影有誰能。

○臘月十五夜携酒資約茂之過集彭舉齋中

斗酒家中自不無。就君但覺主賓殊。歲過此夜誰能
再。月比常時欲更孤。燈火半窓年事在。圖書一室古
人俱。出門看共開行地。盡是明朝車馬途。

○董崇相要過金陵寺登所構遂有亭同許伯倫

金陵面面蔣山靈。偶爾孤峯值此亭。數笏軒楹廉所
積。一窓林水靜堪停。稍離耳目曾經處。但覺烟霜亦
異形。歸路却尋殘照下。回看鍾梵在青青。

戊午元日

時萬曆四十有六年也。過嘉靖曆一載矣。惺
生於萬曆二年甲戌。感而賦詩。

尺寸。今皇教養身。叨爲四十五年人。地閒拜手書
寸日。官缺違心守俸薪。子時擬部猶吏原官俸一夜雪分花五

蘆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五

六。茲辰歲界接冬春。敬推祖曆周當始。靜聽天

淵聖慮新。

○夢山中題壁有石引長松天一笑之句起而尼
之。往索彭舉畫。

空山難犬夜無驚。靜者深深獨往情。石引長松天一
笑。橋迴寒瀑月三更。雲林轉覺幽懷止。水雪能令慧
業生。謀向高人資畫理。比來漸喜夢魂清。

○春暮看桃花宿玉氏山庄作

春過郊原恐易終。人情爭向數朝紅。曾經詠賞心尤

戀未接香光魂早通。山月一更風雨後。園花半日霽。陰中恐看歸路飛飛處。較昨來時已不同。

○白門逢范長倩學憲賦贈

浮家汎宅偶逢君。各有清機副所聞。身是今人疑已古。妻能伴隱不妨文。墨花舊灑炎方雨。囊草新霑震澤雲。愛爾山中雖欲到。携來烟水暫相分。

○正月二十四日始見人家瓶中粉紅梅

塢邊梅信反遲遲。珍重瓶中始數枝。爲負紅顏成異種。故超素質得先期。愁同桃李春相見。幸託冰霜晚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六

自持一段神寒能立俗。豈因微艷損幽姿。

○再登浦口王茂才山樓望石武庫濟寧所造新

城

水上樓居忽有城。重來翻覺類新成。鶯花每次逢長夏。風日無端屬午晴。山對層楹還自若。江添睥睨倍多情。亂帆屢向烟邊沒。去遠參差却漸生。

○九日携姪昭夏登雨花臺

節物登高雨未成。閉門聊復愛其名。客邊難見重陽好。郭外剛傳此日晴。子姪漸親知老至。江山無故覺

情生。悲秋欲問秋何處。絲肉叢中一雁聲。

○三月三日再汎赤石磯勒詩於石

又乘佳日汎餘清。昨夜猶聞風雨聲。一水恰周城內。郊三春半付節陰晴。舟經花鳥兼山趣。岸寡亭臺稱野情。珍重磯頭千古石。今年上巳始題名。

○六月十二夜吳康虞要汎秦淮同諸子分賦得

舟字

不獨今宵可共遊。偶因清暇念淮流。殘陽漸去方知水。美蔭非多却在舟。風露半更天盡月。樓臺三伏夜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七

爲秋一涼以外全無待。朋侶溪山得自由。

○夜出安德門往牛首道中作

出郭千門半欲關。往遊多用此時還。月離樓榭初能滿。夜在郊原始覺閒。草際螢光如曉露。葉邊蟲響作秋山。一泓清淺滄然去。昨夕身行烟水間。

○六月十七日汎溪就青海宗侯水榭看蔣山令

弟渤海具舟要往

城中却得蔣山全。始愧從前十數年。不信遠峯平地是有如登閣。出郊然隔烟柳色先秋事。待雨荷香欲

暮天。取次高情生一朴。兄家園館弟家船。

○ 七月十二日朱獻需招集茅止生烏龍潭新居

同諸景升林子
丘茂之譚友夏

別有寒流四序深。清光片片化為陰。天淵一氣何時已。風日同香不可尋。幽岸秋堪添短筏。斜陽日久待高林。賓朋亭閣俱無故。情事頻生靜者心。

○ 白門逢周明卿大司農誕辰賦贈

進履今年北斗邊。國稱元老里推賢。人欣私願尊親合。天篤公家理數專。魚菽他鄉三黨會。桑蓬夙昔四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八

方綠。蒼松莫道風霜肅。處處垂陰歲歲然。

○ 再過錫山訪尤時純

愧近君家到未能。塔燈南郭見層層。十年驚換新兒女。再別彌知重友朋。風味漸親朝慧水。夢魂先報夜毘陵。時危各作山中計。此興從茲豈易乘。

○ 夜步長橋

去愛長橋似大隄。歸途猶未甚嚴凄。月過晦朔方能好。日見賓朋以次齊。豫惜晴天舟信宿。果逢清夜水東西。寒城內外斯須過。一棹光中意反迷。

是以山水為
性命者

○ 訪王聞修年丈

一棹荏烟返自如。沿洄數息得幽居。新携登汎情無已。追味溪山話有餘。別後欲窺人外意。到來先覩案頭書。問君婚嫁垂終日。可許當子作父初。

○ 過文啓美香草垞

人戶幽芳小徑藏。身疑歸去見沅湘。一廳以後能留水。四壁之中別有香。木石漸看成舊業。圖書久亦結奇光。君家本自衡山出。楚澤風烟不可忘。

○ 虎丘訪章眉生看殘雪作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二十九

要門雪未達明朝。到此冷然尚動搖。竹半夕陽隨客上。巖前積氣待人消。餘寒入臘留相護。遠色兼晴坐可邀。想爾昨曾登望處。紛紛親見下層霄。

○ 讀元歎詩不覺有作

詩亡豈遂絕真詩。喜得其人一實之。怒罵笑嬉良有以。興觀羣怨想如斯。禽魚鳴躍叢淵下。草木勾萌雷雨時。巧力非天亦非我。後先機候可能思。

○ 贈丹泉周翁 時年八十二

聞名久不信同時。敢謂今朝真見之。萬石轉丸如未

清遠不至失
之淺薄

動。羣賢落筆即相知。兒皆白首身無恙。意在青山夢亦隨。豫情餘年申後晤。勞勞翻慮我愆期。

○、還至無錫再晤鄒彥吉先生

歸帆猶帶別時霜。道路無多計日長。遊盡未殘山雪影。到遲堪待澗梅香。念予寒夜舟何處。對此良朋水一方。但記去來皆見月。中間陰翳亦相忘。

○ 二月三日重過靈谷看梅 王觀宗招同方孟旋詣子

常年花事不曾難。今歲重來始得看。風雨半春留好日。春光二月出深寒。叨陪索笑遲何憾。共念攀蘿滿

鍾伯敬全集卷四 三十

欲殘。幽賞先教聞見靜。澗邊步步踏松湍。

○ 陳中丞正甫自晉貽書白門極為相念感答時

將以南少司農蒞任於此

十年遼漸陸沈間。屢見時情國步艱。如某一官何足道。惟公千里亦相關。圖書頗愧封疆苦。花鳥微霑歲月閒。重地安危元老在。暫容流寓不須還。

○ 題小東山贈王翁 翁新買此山其子構亭其上

三十年前解綬還。今朝才有小東山。四時花月寒暄裏。百里耕桑坐立間。微祿買山言未易。佳兒扶老命

維艱。所期杖履長無恙。歲得從君一度閒。

○ 題葛澹淵廷評署中巢居

古植覆水即巢居。流影交加荇藻如。魚鳥不爭人事外。天淵無禁吏情初。開看早燕來稱賀。拙引春鳩與共廬。俯聽鶯音何所寄。釣磯仍借一枝餘。

○ 喜湯嘉賓司成至白門晤宿燕磯舟中 同蒲景升

默然對揖已無窮。何似音書日日通。七載形魂凡屢定。一舟情事不堪終。別經覆雨驚濤後。見在清風朗月中。幾欲過從托心口。君來予往亦相同。

鍾伯敬全集卷四 三十一

○ 白門病中送尹子求先生解蘇松兵備任歸里

傳帆又泊石城津。出處殊途隔歲身。師友剛離逢病日。邦家多故羨歸人。自來薄俗生文物。難以孤情久世塵。一簣未成聽君去。東南後慮不遑論。

○ 章韋甫自中州至白門過訪行及一月聞有言

子死者

意外崎嶇命駕身。幾爲白馬素車人。雪霜路不盈千里。死情先亂一旬尊。酒由今思往日。篋詩自臘到新春。重逢豈必論他故。一別如茲已愴神。

不獲久任去
景如在

蘇軾詩集
楊中修

以下皆遺稿

亦有無曉

○二月初五日重看靈谷梅花

依然松外澗邊梅。十日之中兩度來。晴雨莊嚴孤格韻。冰霜呵護萬條枝。客子無事頻頻看。恣爾多情緩緩開。猶恐幽香尋未遍。翻因迷路得沿洄。

○冬夜集吳體中中丞西園觀劇同魏士為

歲寒園古自蕭森。隨意烟霜水木深。城裏慣看山四面。冬來初見月千林。佳人文士皆幽侶。歌板禪燈各

道心。六載白門將去客。後庭賓賞却從今。

○蕪湖立春辛酉十二月二十五日

鍾伯敬全集入卷四

三十三

七日途中序暗移。故鄉風物已孜孜。園梅太早難相待。堤柳雖疎不肯垂。除歲春生微雨夜。客舟家共一燈時。入閩歸楚明年事。此際茫然不敢思。

○陸君啓衡齋望廬山晴雪

山下齋頭遠漸平。春光明滅遞相生。千峯別作空中色。萬象俱爭雪後晴。散比輕烟微有著。懸如亂瀑但無聲。匡君自捧全身出。免却衝寒頂上行。

○訪曹能始潯陽所住却寄

興來興止去留身。買宅潯陽却反閩。亭館偶然來好

友。江山終日待高人。近營謝墅鶯花穩。久識匡廬面目真。未必君平今可得。賞文析義不無因。

○李守初司李招飲赤壁賦贈

幾番還往未曾留。乘暇登樓當入舟。我愛是時偏值夜。君言此水更宜秋。苦邀翰墨存名蹟。常恐琴尊失勝流。歲序書來成妙合。却逢壬戌又同遊。

○賀可上居士曾爲予說楞嚴大義癸亥從予閩

署重爲披剝予出按部歸遽爾言別感賦一

詩

鍾伯敬全集入卷四

三十三

承事淵人屢未明。多慙夙昔善根輕。密因每向臨時吐。大悔方從別後生。共坐夏秋無半月。相從閩楚幾千程。他時儻接如來水。恰是今朝報子情。

○裴村望武夷山作壬戌四月入閩

始信登臨事亦艱。入閩還揖此溪山。森森已自成簪導。歷歷非惟列髻鬟。衆壑同時分早暮。一峯隨處見靈頑。天工人巧無從說。元氣淋漓斧鑿間。

○訪曹能始園居

選勝高低有所因。入門魚鳥始相親。扁舟轉見山多

面一水圍周閣數巡。幽感亭橋先入夢。天人宮館本隨身。浣溪蕤府俱留宅。遊止蕭然意屢新。君有宅在廬山

○商孟和送予還楚。憇茶洋驛。潤亭有作奉和。

勞勞暫止意無加。忽值山亭小澗斜。屋裏聞聲驚夜壑。牆頭飛片覓春花。爲官典盡仍求友。送客情深欲到家。歸路漸看酬對少。身心隨處入幽遐。

○別武夷山

九曲將終奈若何。豈應歷遍意無它。花爭麗日誰能後。驚惜新聲不肯多。因想未忘知在夢。居遊難卜且鍾伯敬全集卷四

三十四

畱歌買田築室良非易。珍重機緣一度過。

○飛來峯有引

飛來峯者峯飛來。界處靈隱天竺間者也。內靈外朴。變幻千端。橫闊豎高。據嶺兩寺。去乘願力。如隨一錫飛來。住值機緣。曾喚使。使出有石皆佛。莊嚴數過恒沙。無洞不僧。梵聲流燈鉢。心起怖驚。詩存悲仰。

何處中宵失此峯。風雷相送鬼神從。隨方所止原無擇。有地誰除恰可容。手佛身生巖面。一燈影出洞。

重。誦餘耳往聲來際。同食難分兩寺鐘。

○王岵雲大司馬六十

國步多艱敢引年。功高勞苦暫歸田。三韓表餌臣心竭。百畝桑麻帝寵專。屈指春秋纔六十。藏眉組練尚三千。應知雪耻分憂意。已在宵辰拊髀先。

○閩歸屢過寒河始有此贈十月十五夜作

每經信宿意難設。盡室何修住此園。月出初冬知夜好。風來半樹覺秋存。影移徑竹如他處。響落溪烟只一村。予始得歸君欲去。孤燈珍重水邊言。將入京

鍾伯敬全集卷四

三十五

○又

漸入新居似宿成。到家未久幾經行。冬留殘霽添山色。月帶初寒照水聲。橋徑尋常開別想。亭臺隱畧換佳名。誅茅向欲分餘地。我住君來異日情。予欲構軒園中來即

○三月三日是日欲雨

上巳年年士女情。怪予懶出水邊行。鶯花所在原無主。風雨相遮尚有名。不爾良辰何草草。因之靜理亦生生。小樓臨眺依稀處。江影山光未隔城。

○ 癸亥自關歸過白門訪夏正甫年丈不值今將

遣候適聞其調銓部報故有末二句

歸舟無故泊金陵。欲與君言竟未能。往事自堪留古
道。微官何足累良朋。交難絕處情爲贅。名漸消時禍
或增。孤直請從知己始。彈冠久恥說同升。

○ 遣使吳門候徐元歎云以買芥茶行

猶得年年一度行。嗣音幸借采茶名。雨前揣我誠何

意。天末知君亦此情。惠水開時占損益。洞山來處辨

陰晴。獨憐僧院曾親焙。竹月依稀去歲情。元歎有句丘竹亭

鐘伯敬全集

卷四

三十六

見寄詩

○ 寄懷范長倩念去年過訪不值

歸途曾寄到門前。君去黃山或偶然。張廌似從逃入

竹子猷。原不欲回船。鶯花獨對仍三月。雞黍相違又

一年。何日好懷重補却。吳天楚水亦隨緣。

○ 同游肩生年丈陪丘毛伯年丈宴集王孫園共

得遲字二君俱
官侍御

意外章江邂逅時。風吹語斷各安之。別來覩面良非

易。見後掀髯敢道遲。聽步不殊何所避。鴈行曾附又

相隨。可知字字生寒色。一日清霜借莫辭。

○ 病中聞顧醒石年丈解督學任南歸驚起賦別

時秋

偶憶尊簋去不謀。茫然無暇問其由。憐予未起三秋

卧。幸爾猶傳數日留。女欲結綰慈母別。師將微帳後

賢憂。他時節鉞重來楚。門下公卿正黑頭。

○ 王以明居士訪于江夏送之南遊

客裏朋來病起初。足音遙聽宿痾除。長途亟亟相思

友。暮景惓惓未刻書。哀我多聞生有漏。乞君一語度

鐘伯敬全集

卷四

三十七

餘。入山期定歸宜早。好共維摩丈室居。

○ 聞友夏下第喜其五弟正則薦鄉書

看君諸事稱心多。歷試其如一第何。囊壁身藏疑化

石。園荆手植轉成柯。兄兼父教收全績。母見兒歸鑿

積。門內乘除堪悟取。讀書學道更無它。

○ 過王幼補感賦

老來相對似殘冬。親串雖存漸下春。喪子君猶餘碩

果。爲官子已見龍鐘。鹿柴無恙經年別。雞黍依然舊

日供。但得長留衰病在。莫辭郵市互過從。

賀可上自南都過訪爲予疏性相大義賦詩志

感

寒江歲晚踏蕭森。不是懷人命駕心。半月殘燈晨夜少。一年遠札鴈魚深。肯將口耳虛高義。自辦肝腸領妙音。此別敢忘霜雪裏。束書載筆特相尋。

友夏歸同賀可上及五弟快訪之

親健家安又故園。依依帆影戀家村。甘遲上國三年薦。喜共寒河一夕言。遠友來逢青舫返。小童迎報菊松存。時情遊倦初看斷。明眼開心好閉門。

鍾伯敬全集

卷四

三十八

除夜同胡元振王子雲李宗文守歲江夏客寓積幾宵晨過五旬。爲官爲客半生身。隔年暖氣迎新歲。連日晴光作好春。燈燭無多今夕語。土賓全是異鄉人。尋常悲樂言朋友。此際相依始覺親。

早春寄書徐元歎買芥茶

含情茶盡問吳船。書反江南又隔年。遙想色香今一始。俄驚薪火已三遷。歲一買茶今三度收藏幸許畱春後。遵養應須過雨前。何處驗君親承焙。封題猶寄竹中烟。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五目次

五言排律

觀象臺銅渾天儀刻漏

送湯去執從程時鳴明府之鞏縣應其館聘兼

東時鳴

北郭十方庵有荷數陂列樹垂蔭日中移坐月

出始歸

溪晚

送龍君御觀察再之湟中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目一

晴

舟晚

夔門卽事十韻

入邑往還宿徐乾之北庵皆不值

夜汎

課除後園草屋客孟和茂之

二首

臨穎署中和商孟和看合胎壯舟之作

宿同城店同孟和作

癸丑春晤別同門諸年丈感贈

五月十六日集十方庵水邊

秋後五日題京長安諸友

檣山

小孤山

九日至玉泉與友夏居易登覽宿於寺

友夏見過與予檢校詩歸訖還家

默聞事竣示同事者

贈楊太公

十二月十一日雪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目二

二月十五日出郭集慈壽寺

夏冰

戲題燕姬新入舟

舟次喜康侯先寄載酒醺諸口物到戲爲六韻

恭謁闕里

吉祥寺有梅一株次日往看

隆蟬

再至棲霞寺

姬人劉朱詩作燈懸臘梅枝下詠以新句

二首

章聘叔至白門題其行卷

拜林初文先生墓 有序

郭聖僕五十詩

秦淮隔舟

送董崇相予告還閩兼柬曹能始

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訪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暮始歸

送雷實先以京兆司李遷滇中邵丞還楚

送南大司馬黃公移督戎政時有遼警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目三

訪鄒彥吉先生於惠山園

詠求仲家紅鸚鵡兼有所贈

遊天平山范長倩園居

喜錢受之就晤婁江

吳門悼王亦房

訪元歎浪齋

梁溪寄井陘兵備朱無易託友人真定守朱叔

熙郵致

讀馬冲然民部詩喜贈

題吳孟子念佛圖

自題畫贈陳子素考功

得魏士爲書却寄

張金銘有幽居在虎谷間胡昌昱言其意影畧

寫之詩寄所懷

寄賀周明卿太宰加宮保蔭孫

舟發荻港

豫章阻雨訪朱鬱儀

送陳正甫先生之少農任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目四

寄答王半庵中丞

甲子歲冬

七言排律

徐元歎再至金陵過訪將歸吳門送之

五言絕句

友夏齋中看折枝海棠

嬾石 二首

題范素客所作玉宇樓圖

至巫山

茶詩 三首

前懷曲 三首

後懷曲 三首

自題桐陰圖贈莊若侯明府

做王孟端筆意寄閩中許玉史

六言絕句

諾詎那尊者巖偈 二首

七言絕句

秣陵桃葉歌 七首并序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目五

有贈

僧至自五臺得座師雷太史書 二首

蜀道九日

早發成都出西郊 二首

喚魚潭

七夕

次夜

答彥先兩司馬 二首

題李長蘅集

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送友云勿生壯惋之

餘和以送之 五首

答友夏問伯敬南姬生子消息 二首

歸經玉泉

歸經蒙惠二泉

至京山與友夏別

桃源洞 二首

沅州見芙蓉

畫蘭詩 四首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目六

題尤時純農服小像

冬夜茗溪看雨後初月兼有懷贈 二首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 二首

題畫 有引

桃花下見盆中水仙花開獨妙贈以四絕

新月要彭舉試茶辭以睡有詩嘲和之

戲題畫

幔亭臺

大王拳

翰墨石

仙船 在巖峰壁中

小九曲

呼來泉 在御茶園內製茶最佳每茶時令泉以金鼓揚聲呼曰茶發芽泉即至一

名通仙生

仙掌峰

陷石堂 石堂寺名陷於宋天聖間墜石顏倚遂為小池源橋洞

百花莊

開殘梅花

鍾伯敬全集 卷五

日七

未開桃花

扇賜圖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五

錢塘陸雲龍兩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五言排律

觀象臺銅渾天儀刻漏

製出何人手年標異代君篆存科斗跡班上鵝鵠紋

古瓦棲朝露孤楹抱宿雲九金來禹牧七政準堯文

候較次葭密躋從累黍分當時甘石輩心目太精勤

送湯去執從程時鳴明府之華縣應其館聘兼

鍾伯敬全集 卷五

東時鳴

不忍舍君去胡為復勒行暫緣俯仰計強制別離情

所賴賢明府伊予舊友生依人占識察食力見幽貞

明發即千里今宵坐幾更不知書記外暇日亦何營

北郭十方庵有荷數畝列樹垂蔭日中移坐月

山始歸

稍入清冷因身心濯衆香野微魂欲醉池靜影堪涼

藥際窺千佛花前對六郎好風微報月空水薄如霜

湖晚收殘暑林秋戀夕陽靜居非郭外歸路不深防

○溪晚

浩渺秋難望、平林但遠烟、山楓紅、隔寺谿、水碧迎船、寒犬宜疎店、驚鴉亂晚天、僧歸殘雨外、笛散夕陽邊、幽思宜孤往、高情多所捐、不知吟眺後、何事亦凄然、

送龍君御觀察再之遼中

戎馬遼中地、如君往詎宜、從來要害處、特用老成爲、天欲優文士、途方囑屬夷、輕車原燕路、緩帶且荒陲、簡牘屯田議、悲涼出塞詩、朝廷倚充國、枕席過王師、

晴

鍾伯敬全集

卷五

積陰時亦豁、敢作喜晴詩、秋雨愁人恨、朝暉恐我欺、嵐收皆有漸、山霽或無疑、稍聽雲安近、尤宜日出遲、埕暄行蟻逸、江暖浴鳬知、半月成都路、從茲諒可期、

舟晚

舟樓頻易處、水宿偶依岑、岸喧江趁遠、天寒各自深、隔墟烟似曉、近峽氣先陰、初月難離霧、疎燈稍著林、漁樵昏後語、山水靜中音、莫數歸鴉翼、徒驚倦客心、

夔門卽事十韻

井邑經夔府、川途盡蜀微、山容皆鐵石、民事止漁樵、

正字

岸遠依投磔、枝危鳥構橋、舊會穿石隙、籬舍繫峯腰、積磧居難定、頽沙土易曉、冬衣資野葛、晚爨就山條、壘圍蔬爲果、泉泉客雜椒、惜哉形勝地、風物亦蕭蕭、

○入邑在還宿徐乾之北庵皆不值

此地經來去、空庭廢送迎、三人猶共宿、時與劉文一

月再經行主客皆無意、眠餐較有情、蛙喧終不俗、鶴

病自然清、感寂幽人性、中邊靜夜聲、向時初吐月、重

見或殘更、夜半爲二十六夜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夜汎

始來驚晦滿、久乃快森沈、月迴頻生浦、霜輕未滿林、

孤光潛何止、萬象竄然深、烟水開人意、秋冬營我心、

滅明波異狀、喧寂夜同音、但見偏舟入、無由識所尋、

○謀除後園草屋客孟和茂之

園荒吾且廢、君曰可幽居、愛此山川意、兼爲朋友廬、

經因稱賞後、稍事掃除初、竹樹行將乞、榛蕪以次鋤、

繁宜先去甚、淨亦自成虛、到處有衝沁、游棲當晏如、

其二

登焉堪四面過者不多時。流峙相持處舟航未可遲。

○九日至玉泉與友夏居易登覽宿於寺

人生重九日幾度集高深。下馬登臨事出門山水心。

再來同節物善息就森沈。積儀存文贊寒鐘臥古今。

月遲終一照源幻異初尋。澗晚多精感林秋寡近音。

遊人皆此賞靜者自然欽。幽聽虛無盡巖星響碧陰。

○友夏見過與子檢校詩歸訖還家

子有子當務安能禁子歸。茲來真不苟所得頗皆微。

孤意相今古虛懷即是非。周之東可反槍以下無譏。

鍾伯敬全集

卷五

六

刪贊心如此風騷事庶幾。一辭才許共衆慮始知依。

暫別尤交勉新聞幸勿違。何如日相對心目發天機。

○點閣事竣示同事者

勿云點事少相士者何如。寡昧叨衡鑑公勤答簡書。

百靈燈燭後一字腎腸餘。心力猶堪共恩私不自居。

每於經目處各念致身初。挂漏吾知免諸公遠勝于。

○贈楊太公

父子孫三世文章富貴仙。唯其無物累乃可永天年。

哩教俱逢蜀神人。特與金落花隨所值脩竹至今然。

知

詩以知事
以感有

詩以知事
以感有

詩以知事
以感有

知切

知切

濟勝寧須杖尋商屢拾經。聞嫌天上苦長乞住桃川。

○十二月十一日雪

長安雪無候昨夜月方明。所見條而異中然同此清。

雷雷動植喜泪汨水泉生。天地別為色冬春才有情。

尚期能累日莫遣報新晴。上橋邊事難言不出城。

○二月十五日由郭集慈壽寺

若是南方地鶯花事欲開。今年喧最晚只作早春看。

新水分米半孤烟出樹難。堤楊黃可必池草碧無端。

務寡客談承道高僧步安遊。期從此數節物為人寬。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七

○夏冰
清冷不必論所貴在虛明。大火同時事重陰隔歲情。

辟我王政備愆伏帝心平。冬夏中何物風霜外有精。

永應無此靜雪因讓其貞。祭非誠為重浮瓜祇益輕。

一寒誰所護六月微初成。似與著相得翻嫌秋早生。

○戲題燕姬新入舟

蘭舫携初入堪憐未解驚。依然形性習漸爾見聞生。

半伴曾無改房櫳似宿成。問人沙外影觸類夜中聲。

悠豈知津姑嬉偏厭水平。所矜非有異相悞謬推誠。

岸已移今處村。仍指舊名乍聽鄰鼓動。始悟共川行。以此為閒緒。因之緩旅情。蕩舟舟自若。私亦羨身輕。

舟次喜康虞先寄載酒醉諸口物到戲為六韻

行行望意氣。果以庶珍從。許我分三月。知君計一冬。倉曹方步送。驛使有舟容。製蓄功非易。緘題禮必恭。罕瓶親檢校。染曲快逍逢。朝飽誰能待。今宵試佐饔。

恭謁閨里

聖道求斯在。人情敬所居。瞻依專有屬。登覽又其餘。夾夏爭相効。賢愚耻自疎。面顏開嶽瀆。衣履示圖書。

鍾伯敬全集卷五

檢楷知何已。風霜思獻初。山頌翻更壽。宅裏竟難虛。帝力司呵護。神工職掃除。成儀王備勸。請問素焉如。

吉祥寺有梅一株次日往看

同焦弱侯

秣陵梅最著。靈谷近千株。物以多為貴。神雖清不孤。我聞生也異。所處自無徒。松檜高嚴骨。冰霜綽約膚。寒偏開向暖。艷不累其癯。各作花思理。初無繁簡殊。

墜蟬

有華蟬共持

神潔誠難辱。居高未免危。又非逐臂怒。遂致折肱悲。登庸能無廢。隄防似亦遲。幸災辜小忌。感遇一身知。

命已看如脫。心猶惜此綬。結綬懷節志。捐網荷弘慈。

弓餌煩相警。環珠耻見遺。寒宵深抱葉。賤子報恩時。

再至棲霞寺

前遊在甲寅正月二日

却記曾遊處。於今又四年。經行才及半。聲跡已如前。存沒僧皆去。登臨半不全。水風諸感集。巖澗六時然。青入無窮內。紅爭未落先。昔來春物淺。翻讓早冬天。

姬人劉朱橋作燈懸臘梅花下詠以新句

以意為重。饒多情。照一香。夜生濱海日。寒帶洞庭霜。何惜燒微質。食持暖薄妝。精神無可譬。形影暫相當。

鍾伯敬全集卷五

九

素欲成醅。磨丹原具熱。勝不離花質。外別自作奇光。

又

霜質生寒火。圓明見寸靈。中邊歸了了。香色藉星星。

花有神相感。珠當夢乍醒。於茲垂末照。知子惜微馨。薄命非因熱。幽懷耻向冥。過淮終勿改。遲暮鑒娉婷。

章晦叔至白門題其行卷

衣帶金陵水。君行豈易哉。精神隨處始。願力有生來。以此縱心往。不然中路回。度人諸祖事。入世列仙才。師友交由命。山川去藉財。雪中貧杖履。幾見近郊梅。

拜林初文先生墓

先生諱章。閩之福清人。詩文有異骨。不爲嘉
隆人聲習。讀之知爲豪傑。亦耻作文士。好個
儻之畫策。竟以奇爲異。已者所中。齋憤而沒。
葬金陵牛首山之高村。有子二人。曰楫。曰古
度。皆以詩世其業。楫卽子丘。古度卽茂之。蓋
先生沒十年而惺獲交其子。又十年爲萬曆
戊午三月十一日。乃拜其墓。贈以詩。今墓道
稱林初文孝廉者。以先生曾舉萬曆癸酉鄉

鍾伯敬全集卷五

試也。

可爲生色

亦是閩中窄。終難有此人。異鄉三尺土。在日四方身。
羸博從吾好。要離不苟鄰。文爲生性命。俠作死精神。
直以聲相友。非緣子拜親。骨埋良有故。膝屈豈無因。
炯炯今堪古。存存夜向晨。眼光猶未落。屍視最爲真。

郭聖僕五十首 在五月五日

世多同面目。子獨具精神。癖貴居心淨。癡多舉體真。
每觀三代物。用養百年身。長豈嫌齊戶。孤難在下鄰。
無生方是壽。與我自相親。法界留君住。寥寥子數人。

情極難

泰淮隔舟

情事良非一。層層向此生。重陰藏語亂。火照歌聲。
傍願波常定。窺嫌月太明。香光成密感。心耳效微誠。
人以遙斯貴。時因暫不輕。公洞雖易遇。歡惜反難平。
投佩申他夕。留衫到五更。寄言同坐者。謾道意相傾。

送董崇相予告還閩兼柬曹能始

見君來歲暮。今又道歸閩。終始須明目。行藏匪小
臣。一腔憂國念。半載杜門人。自有施於政。非無著此
身。閒尋巖洞舊。靜閱奕棋新。寄問東山伴。沈湮意果

鍾伯敬全集卷五

真

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湘纍千古去。意氣久當平。所以懷沙賦。無煩激楚聲。
佳時神易下。幽感目先成。舊俗猶歌舞。新詩卽杜蘅。
思君心窈窕。臨水聽分明。欲共滄浪謠。休爲澤畔行。
形魂常夢寐。酬對若平生。因想岷山事。悲歡亦此情。

訪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暮始歸

名士身難靜。幽居事漸稀。約曾煩折柬。野尚喜留扉。
敢以偕來衆。而疑先去非。堦庭如有待。筆墨得相依。

熱客尋聲返。寒吟抱影微。勞生分暇日。舉體在清機。

乍雨陂塘氣。浮涼草樹暉。此時堅坐意。不爲遲君歸。

○送雷實先以京兆司李遷滇中郡丞選楚

一身三作令。十載兩爲丞。直以投荒去。猶將晉秩稱。

留錢諸吏記。載石後人懲。盜止輕張敞。威伸忌李膺。

孤舟辭建業。初服在江陵。時論何須定。君心本不競。

○送南大司馬黃公移督戎政時遼警

治極思軍旅。才難見老成。主憂臣子辱。師吉丈夫貞。

著在前籌近。車從熟路輕。據鞍今壯志。橫槊舊閒情。

鍾伯敬全集卷五

堪豈仍言讓。聞宜卽戒行。臨秋方肅殺。會日可清明。

戎以何爲政。京徒尚有營。守攻須早計。調募忍相爭。

體國寧推命。安邊耻得名。勇謀疆吏事。廟算仗精誠。

○訪鄒彥吉先生於惠山園

青衿稱弟子。白首拜吾師。隔歲雖相見。登庭亦太遲。

烟霞身羽翼。松菊地威儀。鶴引舟尋勝。花因客展期。

選聲窮靜理。結構換清思。泉響寒無著。山情月所私。

遊棲非偶爾。緣願或先之。福德衡門在。頻來自有時。

○詠求仲家紅鸚鵡兼有所贈

錄右刻圖

毛羽自成族。聰明且勿論。氣堪銷朔雪。光久沐朝暉。

照水常愁指。離鄉況斷魂。朱衣官幾命。紅粒主深恩。

因熱心無著。藏身舌尚存。歸依惟念佛。清淨火中言。

○遊天平山范長倩園居

始吾來此地。祇作范家園。是日登臨半。茲山本未存。

天將全物與人。許風懷敦。徑借廊分。合巖隨樹吐吞。

會心頻拜石。尋響或逢源。孤月照登閣。千峯生閉門。

高深如一氣。墜倚互爲根。自幸遊皆靜。秋冬事不煩。

○喜錢受之就晤婁江先待予吳門不值

鍾伯敬全集卷五

不敢要君至。既來彌解顏。友朋相見意。形跡亦何關。

兩度來迎候。孤舟費往還。可知心過望。正以事多艱。

學道身初健。衰時神頗孱。浮沈十載內。毀譽衆人間。

試看子流寓。何殊子入山。機緣如互湊。述作有餘閒。

○吳門悼王亦房

三度吳門路。而猶不在茲。地曾煩屢約。主反問新知。

未及交其父。君第谷先。云胡奪此兒。匪子來太晚。是

子去先期。漸近詩方始。無前意所之。驢鳴聞與否。麟

死獲何爲。曉天仍艱嗣。圖書又付誰。遺文人汎惜。衰

戶婦難持酒色藏孤憤英雄受聚疑傷心湯氏飯謂
歸骨范生悲謂范敢問辰安在同道數太奇愁霖
頻欲和今乃悔遲遲君遊燕詩有雨中見
東之作欲追和未及

訪元歎浪齋

讀詩交已定相訪庶無猜室與人俱遠君携我共來
庭空常肅穆樹古自低徊積學誠關福居心亦見才
棲尋欽舊物坐臥出新裁寒事憂堪媚冬懷孤更開
鳥聲園所始燈影漏先催靜者方成悅冰霜照夜杯
梁溪寄井陘兵備朱無易託友人真定守朱叔

鍾伯敬全集

十四

熙郵致

相晤書書及言歸歲歲空可堪魚鴈地漸作馬牛風
前後思良友榮枯庇我公謂友夏不愁三輔隔與戴
二天同木李儀曾報梅花使未通高流羞薦牘遠道
藉郵筒昔荷君民畧茲欣上下融況肯存體國豈各
愛輸表離合情伊始寒溫語詎終井陘今夜月亦照
錫山中

讀馬中然民部詩喜贈

本以意問物豈惟才絕羣每慚師薄德翻幸友多聞

便是集詩

一日知殊淺千秋誼共殷富寧甘作宰書且欲歸君
識力權今古聲情具質文借名心未屑請益禮何勤
鞭影俱非矣樺香舉似云不須窮所至言下已欣欣

題吳孟子念佛圖

女子難於感斯言始雪之看他典願日先我發心時
佛不輕新學君當作導師欲令常自見未許老夫窺
面目真開示中裙儼受持最羞稱小婦久誓觀弘慈
水月粉枝證清涼藥草知林泉閒步立三七內思惟
但以因緣事仍祈福慧兒不然癡昏屬長此亦奚爲

鍾伯敬全集

十五

自題畫贈陳子素考功

時復自揮染天機疑未深咸知生喜悅命意到森沈
以我雲烟筆傳君丘壑心無人山路遠不夜水亭陰
妙借空齋氣君有妙清添四壁音可言幽曠內未有
客棲尋

得魏士爲書却寄

誼合分功罪浮沈愧暫不滔滔今若此咄咄豈能無
性不堪同濁身寧免集枯圖書親往哲義命豁前途
交久當由寡情多不疑孤靜觀山鬼窘瘡借道心腴

泊酒所以有
咄咄不同濁
自集枯時
以爲此情懷

遺
依補遺集
狀畢在卷

時居
內艱
○張金銘有幽居在虎谷問胡昌昱言其意影略
崎嶇

寫之詩寄所懷

別來忘歲月未暇念升沈千里夢魂路兩人泉石心
買山兼不貴取徑大都深何處可藏屋此中堪入林
雲流先有響本落尚存陰問罷曾遊客重將筆墨尋

○寄賀周明卿太宰加宮保蔭孫

湖壘看新寵殷勤昇舊人欽哉三獨坐客爾五朝身

鍾伯敬全集卷五

管雨方滋早如星欲向晨豈惟優報稱抑亦望調均

虎拜承天語蟬聯作世臣文饒光陰胃賈至續絲綸

大禮難謙讓孤懷倍苦辛時危兼主幼俯仰自逡巡

舟發荻港
壬戌正月
初二日

江雨風偏順淹留反厭時不辭春霽重轉喜早寒輕

夜半西南靜西南風爐中五兩生今朝離岸日隔歲

到家情梅影若來去山光相送迎聞書千里暇香茗

一窻清始信從流上猶能快意行聞帆邪許後舟水

更無聲

○豫章阻雨訪朱夢儀宗侯羣從子侄俱在座賦

贈

豈獨閩江雨征途不肯前渴饑誠夙願進止有奇緣
投刺非徒爾登庭已豁然時名舟馬內道氣杖輿邊
懷爾如新霽逢予屬暮年壯心羞視蔭閒語盡憂天
風好長松似才難碩果全詒謀文獻永食報子孫賢
達漸同爲羽弓旌幸比肩特宗室新開制科教家兼體國忠
孝定應傳

鍾伯敬全集卷五

○送陳正甫先生之少農任

側席思元老持籌借大農邦家心爲準出處迹雍容

默然觀時靜遲遲赴命恭國儲聊暫佐聖眷有攸鍾

遍地聞徵調頻年議守攻循良生不易叅罰數難供

腹餒徒剝肉膏殘況養癰此途尤掣露他事半彌縫

愛莫能相助思真欲往從杞憂無損益蒿目有夔龍

○寄答王半庵中丞

風俗輕騷雅文衰固所宜大人能擇細賤子自安卑

書起柴荆色詩含水雪姿緇衣徵風尚縞帶愧先施

筆墨虛懷見。津梁厚道爲。侏儒通體短。一節荷相知。

○ 甲子歲冬

山岳中宵徙。冰霜烈日生。豈知原有故。祇覺太無名。
默默非人力。器器自物情。感欣家異向。詫歎尸同聲。
屢變終歸盡。羣疑不欲平。尺波溟海立。寸穴大隄傾。
口託冥鴻去。心危仗馬鳴。機緘宜早辦。耳目莫徒驚。
疾步行俱亂。溫詞禮未成。從來談出處。窮路始分明。

七言排律

○○徐元歎再至金陵過訪將歸吳門送之
已非碌碌舊吳蒙。神宇今番又不同。愛我門庭仍似
水。看君衫袖欲從風。爲期珍重冬春後。相晤蹉跎花
鳥終。每夜坐窗邀好月。兩年來必值新桐。主賓蔬茗
高人福。語默水霜靜者衷。生死到時思善友。倡酬忘
處見名通。靚顏翻作難遭想。刮目常生屢別中。但使
重逢各精進。莫悲岐路暫西東。

如此高何
無數見

真至

五言絕句

友夏齋中看折枝海棠

連睡辭新壘。含顰憶故枝。一番濃賴意。絕似馬嵬時。

懶石

為胡彭舉賦

片石能飛來。舉體似不慙。飛來不肯去。名懶亦自可。

又

舞蹈理袍笏。端坐不答拜。爾顚予亦懶。同病了不惟。

題范素容所作孟和蘭竹畫扇

南國多蘭竹。風煙寫未真。沅湘竟一段。消付管夫人。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

至巫山

不歷巫山曲。焉知楚塞長。巴東行二日。纔到古高唐。

茶詩

水為茶之神。飲水意良足。但問品泉人。茶是水何物。

其二

飲罷意爽然。香色味焉往。不知初啜時。從何寄遐賞。

其三

室香生爐中。爐寒香未已。當其離合間。可以得茶理。

前懊曲

錦衣亦有寒肉食。亦有饑安知怨曠。日不在合歡時。

又

畏君知儂心。復畏知君意。雨不關情人。無復傷心事。

又

所願謂儂癡。所願謂儂薄。剪刀斷君情。歡怨無由作。

後懊曲

女子惟一身。丈夫百爾思。星中露中事。來問儂底為。

又

郎自志心人。不用頻銀臂。儂命郎所為。好醜作儂計。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一

又

竊玉移花事。臥薪嘗膽情。保郎無得失。天知郎至誠。

自題桐陰圖贈莊若侯明府其尊人鶴坡子同年友也

年友也

高低不作林。烟雨自深深。託庇名高士。濃陰兩世心。

做王孟端筆意寄閩中許玉史

入夏寫秋色。溪山氣已悲。計子書到日。是子卷開時。

鍾伯敬全集

是兒女子心。非復尋常。兒女子心事。嗚呼之聲。始入耳。刺心。

詩者。端不。是知人。

六言絕句

○

諸詎那尊者巖偈

有僧入牛頭寺寺僧禮之臨去遺一鑰曰持此至中巖扣

石笋即見我矣久之低頭佛失珠僧迫乃憶前語持鑰扣笋笋開為三得盜珠還

偶爾喪珠復反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

不合低頭

○ 其二

未必承殊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游戲不管

山僧往來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二

七言絕句

○

秣陵桃葉歌

并序

予初過金陵遊止不過兩三月探俗觀風十

不得五就聞見記憶雜錄成歌此地故有桃

葉渡借以命名取夫俚而真質而諧猶云柳

枝竹枝之類聊資鼓掌云爾

覆舟春半望雞籠玄武青青隔雨紅古寺夕陽流水

外遊人不信是城中

○ 又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三

兄十五未知羞市上門前作伴遊今日相邀伴不

郎家昨送玉搔頭

○ 又

朱樓畫舫隔垂楊各住兒郎各女娘不知河房看船

上不知船上看河房

○ 又

麥苗春淺互高低滿目青黃望未齊畚土挑來錢四

十丁公募挖上河堤

○ 又

射
要
是
兩
詩
相

中
情

四月鯨魚不論錢。千錢劣得一時先。河邊挑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

○ 又

千金舊院博嬌歌。車馬輪他狗洞多。阿母私喚門冷落。埋名偷住上新河。

○ 又

小合輕囊貯甲煎。自溫舊火試新烟。休論爐底名香價。一碗爐灰買百錢。

有贈

鍾伯敬全集入

卷五

二十四

閱盡朱門與狹斜。綠珠弟子舊名娃。縱懷玉篴他家去。忍聽尊前說石家。

○ 僧至自五臺得座師雷太史書

悔從服日負名山。接得涼雲片片閒。向肯相隨拚一月。此時應共此僧還。

○ 又

渴筆摩崖幾處枯。山僧去後解莊嚴。歐公自寫遊山記。不必銀鈎借子瞻。

○ 蜀道九日

累日登山不記重。峽中九日客中途。只今與馬平平處。何止家園上上舉。

○ 早發成都出西郊

萬里橋頭稍稍西。雞棲虎落信高低。沿城一派青青路。昨日從茲問院溪。

○ 又

細水平橋著處宜。薄煙疎竹曉離離。野人置屋溪流上。身住仙源知不知。

○ 喚魚潭

鍾伯敬全集入

卷五

二十五

涇潭釣餌自來無。慣聽沙彌拍手呼。亦是遊魚耳。根元千年長。被俗僧愚。

○ 七夕

一局殘碁運幾終。仙凡甲子不相同。知河漢經年別。不似人間一知中。

○ 次夜

秋盡山寒尚不生。月明尤自益秋清。不知昨夜遊非偶。請聽今宵暮雨聲。

○ 答彥先雨夜見東

蕭然形影自爲雙。旅況鄉心久客降。歷盡嚴霜如落葉。聽多寒雨只疎窗。

○其二
漸無存沒鄉中夢。慣歷寒溫客裏身。一片猪肝稱地主。去留如此易依人。

題李長蘅琴林圖

蒼然一片深寒裏。縱著蕭疎四五株。但作千林風雪看。淒聲遙影不曾無。

○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別友意欲勿生壯慨之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六

餘和以送之

曲突何曾勸徙薪。烽烟桴鼓重邊臣。全遼三五年中事。爛額焦頭半楚人。

其二

近來宜大報粗安。封款羈縻似不難。火食屋居非一日。此中難作卜曾看。

其三

自顧平生稍稍酬。不須更論及封侯。只茲拚死輕生意。灑盡膏粱筆墨羞。

可知有愛者
是世中無生

親得上意出

○其四
一着戎衣事事輕。君恩除却卽交情。看君已斷身家想。猶記留詩別友生。

其五

借箸前籌戰守和。較君當局意如何。豈應但作旁觀者。預擬鏡歌與挽歌。
長詩有諸君懸筆懸相待
不是鏡歌卽挽詩之句

○答友夏問伯敬南姬生子消息

親捧明珠早付郎。置身何異在君旁。却教天上徐徐送。暫緩人前喚阿娘。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七

其二

照水桃花不肯寒。食看結子畏花殘。那知今日累累後。仍作春花二月看。

○歸經玉泉

猶是山中九月秋。來時流水夜中幽。泉聲不在有泉處。曾向林蟬嶺月求。

○歸經蒙惠三泉

始見山前光滿林。泉流秋氣月邊深。依然寒照此流水。再踏孤光何所尋。

○ 至京山與友夏別

八月出門冬已臨。別時未滿共遊心。憐秋不欲言秋去。但指山山秋色深。

○ 桃源洞

商山海上半秦民。何獨桃源是避秦。滿洞仙人一漁子。翻疑漁子是仙人。

○ 又

桃花一水出何期。一日驚聞所未知。歸問漁郎洞中事。桑麻雞犬甚無奇。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八

○ 沅州見芙蓉

來日初秋秋已周。依然殘燒在汀洲。南荒寒晚霜應緩。肯讓芙蓉紅世秋。

○ 畫蘭詩

丘壑胷中又筆端。每從標研得相觀。縱然寫就疑郎代。別出心情學畫蘭。

○ 又

天然向背不求工。風日陰晴阿堵中。香色各隨人所近。有情難與衆花同。

○ 又

曾賜宜男草自栽。國香夜夜夢中來。精誠再託開揮染。應結今生筆墨胎。

○ 又

幽心無改貌推移。歲月寒溫不可知。今日微芳難記取。自傳粉本待他時。

○ 題尤時絕農服小像

撥禩祁寒暑雨身。別將憂樂寄精神。記從何處曾相識。七月幽風內土人。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二十九

○ 冬夜茗溪看雨後初月兼有懷贈

茗溪夜夜可言秋。雨止晴初但一幽。一樓遠山中有幾。半為光艷半為愁。

○ 又

怯寒喜霽一痕移。早出姍姍反似遲。君自乍看兼後至。惟人藏露不多時。

○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

獨絲抽半瑄灰過。四坐冥冥但有歌。一樓風中香欲去。燭燈影裏占無多。

又
乍見聲聞好女身。寒空一葉下無因。可知今夜登場者。却是前生領曲人。

題畫 并序

向寄友夏寒河圖。多其位置竹樹。陂岸不寒。河不已。病起偶得佳紙。作一古樹。不覺高出於紙。茅齋之外。不益一物。空處忽露半舟。曰此寒河也。戲題而寄之。作文之法亦如此。孤樹何曾近寸波。偶添舟影即寒河。高人宛在茅堂裏。卻悔從前點染多。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三十

○桃花下見盆中水仙花開獨妙。贈以四絕。予曾詠水仙。

仙有先春似避寒。梅如之句夫避。如誠有之。能保春時不與梅同花。哉。花在梅後。仙于仙手。吾知免矣。前二首。梅于辭之疎也。

偶向殘冬遇洛神。孤情只道立先春。今從九月過三月。疑是前身與後身。

○又

物值同時妬亦宜。梅花今見子離離。相逢洞口千紅裏。素影當前君不知。

又
萬花如燄柳如煙。常恐冰綃長不前。曾在水邊衣不濕。可知入火不能然。

○又

每笑梅花太畏喧。一身自許歷寒溫。春風特念冰霜後。邀與春花共慰存。

○新月要彭舉試茶。辭以睡有詩自嘲之。
香色封題爭好春。濤聲襲處月痕新。高人祇當前宵雨。猶作幽窗臥聽人。

鍾伯敬全集 卷五

三十一

戲題畫

紙墨初乾米酒隨。此生醉飽不須疑。雙荷葉竟先收去。共待添丁暫忍饑。

○慢亭峯

慢收亭去一峯存。杯酒區區眷屬恩。偶偕仙家煩惱處。吞聲風雨送曾孫。

○大王峯

靈朴端妍各一方。晃然終立水中央。神仙不出凡胎骨。自是人間帝與王。

以下俱送詩
十其情之不
盡為極落與
江也

翰墨石

往來詩客畫師身。一笏懸煙獨自珍。閱盡遊人終不與。千年巖壁墨磨人。

仙船在巖壁中

因巖列木戲為船。更着危橋各半煙。有意欲添疑一段。不居溪畔不天邊。

小九曲

零星數石互因依。面目非無具體微。過眼經心難紀取。小存樣本待君歸。

鍾伯敬全集

呼來泉

在每茶園內製茶最佳每茶時今泉以金鼓揚聲呼曰茶發芽泉即至一名通井

水愛靈芽聽所需。每隨茶候應傳呼。從今不作官家物。臺上猶能喚出無。

仙掌峯

一壁能尋數折流。朝煙夕照未曾周。分明有指無伸屈。數盡來人又去舟。

陷石堂

石堂寺名陷於宋天聖間墜石顏倚遂為小桃源橋洞

數窮劫壞佛居多。橋洞橫斜陷石為。借作桃源門自

可就中成毀不須知。

百花莊

尺寸荒園盡種茶。山中二月恨無花。誰知買得香國自有閒情別一家。

開歲梅花

湖上尋梅過仲春。花前已是後期身。誰留片影孤山側。欲伴桃花欲待人。

未開桃花

西湖三月看花舟。看盡桃花不肯留。今歲特教遲數

鍾伯敬全集

清明上巳在前頭

熱甚偶憶去歲過吳門。閨徐元歎所藏周武王

扇賜圖

四海清涼玉露林。道傍偏念一夫深。從官不敢輕陰立。天子停車赤日心。

瑞芝山房集十四卷

〔明〕鮑應鰲撰

明崇禎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瑞芝山房集序

余與新安鮑山甫同舉進士山甫已有聲公車行業文章爲世所重余不敢以雁行友也余謝病山居七年而公亦屢躋屢起爲祠部郎其爲文益工撰述益富而議論風節侃侃不回所當一二大事務伸其志意以是悟要人拂衣去越十年所

新天子御極

詔起田間晉岡卿駸駸嚮用而公不起矣左伯何公聖符公門人也

光

手輯遺文梓成而屬序于余蓋余頻仰今昔不能不致歉于造物也天之生才爲一世用乃或若用若不用此又何也

熹之際忠義之氣伸抗言憂

國之臣無不釋湘纍登臚仕脫公而在九列三事曷足道哉當

孝靖皇太后之喪三日闕不傳事炭炭已旣傳引

世廟沈貴妃例從簡公特不可搜故牘中得

孝恪皇后以康妃薨例正合因卽先

臣歐陽文莊公所定儀註增十

三條上之然文莊不能得之于

世廟而公乃得之于

皇祖則精誠之格也擇地疏久畱中

政府宗伯皆恒懼計無所出

戶

上意欲用舊壙而內庭微旨復欲虛

左以待後來公曰事至此吾無

愛七尺矣

中宮而下惟

皇太子母若尊卑失序名義乖刺詩

人致慨于黃裳也異時忠臣義

士臧蒲以爭絕脰不顧今奈何

貽他日釁端疏凡十餘上竟得

旨此一役也

母后之儀正

震器之道尊非公幾搖于譸張之口

依違成事禍從此始矣漢庭黃

戶

四

綺輩他無所表見第以太子仁

孝一語卒定儲位爲羽翼功公

引義力爭批鱗履尾大禮一正

潛消睥睨之奸天之用公與公

之效用於世豈復有大此者而

以名位小亞爲不盡用耶公文

大類其爲人醇古深厚不事聲

悅言依于忠孝學本于經術汪

洋澹沲中時見激射至忠謹敢

言明達國體劉更生賈長沙未

能過之古詩規摹陶韋而近體

亦在大曆元和之上可以傳不

序

五

朽矣矧公有不待文而傳者哉

公常衡士齊魯之鄉所得名賢

爲盛今何公保釐吾土清真幹

濟有大臣之概功令日亟而繭

絲不及吾民父老喁喁庶幾長

有何公填撫我百姓斯又公樹

人報

國之效也公丈夫子三皆能讀父

書而宇度重趼千里以篋藁授

何公手澤如新青緇無恙可謂

能孑然去公幾何時而送往事

居已不免愀然貧病之歎廉吏

序

六

難爲亦可以見山甫矣嘗

崇禎庚午菊秋月之旦

豫章年弟劉一燝季晦父拜撰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一

序

臣謚彙考序

山東鄉試錄序代

山東鄉試錄後序

程朱闕里志序

大中本言序

祁門社倉志序

福建武舉鄉試錄序代

瑞芝山房集 卷一 目錄

漕撫疏草序代

審錄江南疏稿序代

工曹疏議序

洪大理疏草序

詩經同門稿序

四書同門稿序

書三房同門稿序

瑞芝山房集卷一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新安山甫鮑應鯨著

膠東門人奉六賈大儒

男 元淵鮑宇度編輯

侄 子貞鮑懋度增訂

序

臣謚彙考序

謚典至重而謚有崇職唐宋以來皆太常博士掌之國朝則隸禮部而祠曹爲之查覈品階以與大

宗伯衡量其子奪焉國初實浮於名錫謚者少合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一 豫章李森公陳錄刻

洪永兩朝凡五十餘年不過數十人要皆勳庸之選而文臣惟王文節胡文穆朱忠定三四人何斤斤也嘉靖四十五年間謚至一百八十一人萬曆紀年已幾與嘉靖等而所謚則嘉靖三分之一有奇近尚有議奪議改者其在嘉靖之世可知矣武臣之謚如黔國成國其人累累俱叨易名則幾以世矣爵有世謚亦有世乎勳庸苗裔非有他材行功能又非有年勞亦未可過徵余以故有所靳不予蓋至月忌聞怨觸權力之怒而終不敢不爲朝廷惜此名也若夫問平之謚及地封雖以殊尤偉績然亦舛不經而當時

禮臣不能裁有遺議焉文臣之謚文其所議甚廣非僅僅詞章之謂也奈何以官私之然私一文謚而文反輕公一文謚而文轉重間者二十九人之謚余嘗佐少宗伯吳公未議其中追謚者大半要之皆當時峻節孤芳儒宗茂伐高山可仰者也而尚有鴻碩遺於所議之外者亦甚夥焉蓋先時當事者意有所欲格而以五年一請爲例白虎通曰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耳日近則考據具取必於五年之後非通論也余與少宗伯吳公繼翁公俱破此例諸鴻碩名實純粹當予者輒議予其遠者則據台省疏列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二

及同省公揭搜入訪冊中儻品藻其確而甄別予之則累朝人物幾亦大備余嘗謂考功程量於當年事權重而勸懲近祠祭評品於既往職司冷而鑒垂永豈非以謚裁畧中故乏典籍紀載二百五十年來所謚諸臣漫無可考誠爲缺事余故稽之國史證之閣籍旁及諸書集爲臣謚彙考二卷存公畧中

山東鄉試錄序

萬曆庚子郡國復當大比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以考試官請皇上披閱恩惟今日內外輪忠効赤之臣皆曩時直若省遴選英俊也非比士胡以得士

遂命臣偕主事臣往臣伏自念曰臣西秦豎儒耳爲邑令五載辛卯誤蒙徵召拔置諫垣錄錄容容靡能効涓埃豎尺寸兢兢焉其惟曠官是懼乃今竊幸較齊魯士庶幾微上寵靈得清公正直不二心之士爲國家用亦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也敢不肅共以恭厥命卽陛辭乘傳至御史已陳修關中百憲惟謹提調則左布政使臣右叅政兼食事臣監試則副使臣而同知臣推官臣知縣臣教諭臣則爲同考試官御史實司監臨焉臣乃相與商確復如例誓戒諸執事諸執事唯諾於是進提學食事臣所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三

取士三試之臣率同事臣窮日夜殫心目力往覆評隲簡其雋七十五人并錄其文以獻而深有感於昔今人文之盛也山東乃古青兗地海岱所鍾孕最厚孔孟賢聖所型范最醇以故士生其間好經術矜功名尚義重恥文物彬彬甲於天下漢唐以來朱槐里令劉會稽守諸葛司理較尉梁諫義大夫王君僕射蔡參知政事諸君子先後相望名字爛然著史冊於今稱之我明御世敷教化陶鎔士類業二百三十餘年於茲又最久比歲士習詭文體敝壞皇上從禮官議數下詔期與天下剏異更始共臻蕩平

之路又最嚴守內士嚆敢不改絃易轍以應矧齊魯
距帝畿甚邇祇奉功令甚速且諸士素誦法孔孟
不能先吳粵荆豫秦晉彥一洗陋習以還於成弘典
則大雅之舊何以爲齊魯士故臣今所錄諸士文有
一師心自用踵訛貫同遁者逸於矩矱之外乎遵傳
註佩長老先生之訓弗泥於糟粕覓真詮發精神命
脉之音弗入於艱深扞蘊藉敘古昔善敗興衰之故
弗涉於虛誕引繩墨切事情明國體通當世之務弗
流於瀟漫不經枝葉有本原英華非粉飾郁哉諸士
文也曷一變卽至此乎直與王文正蔡文忠輩相伯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四

良

仲並美不少讓已何其盛與雖然臣於諸士猶不能
無厚望焉孔門列四科獨以文學爲後重固有在爾
鄉先達亦非曰明經舉進士及第徒以文藝相雄長
也按其人論其世有折檻刺舉不避之直有選受父
老一錢之清有援引人物休休之襟度有正色立朝
屢進讜言之風裁懿行燁然愈久愈烈故傳之以至
於今愈足稱耳爾諸士行將對 彤廷拜 命膺股
肱民社寄能勵初志以其文措之事要之宜成寧貞
毋隨寧拙毋巧寧澹泊毋濃豔寧鈍進毋利速寧峻
峭亢直毋園屈脂韋爲雲鶴母爲幪駒爲鳴鳳毋爲

寒蟬庶不悖孔孟不媿爾鄉先達不負功令不負
朝廷薪樛作人至意如是方可以謂士臣受 明詔
奉弓旌果簡此清公正直不二心之士於鄉如是方
可以謂得士儻諸士行不副文尾與首不相覆卽繡
聲悅工繪藻抑寡言貌語已耳何當世用何益公家
又何貴於三歲塵轡軒之使大比郡國士爲也臣所
以厚望諸士者以此說者曰諸士異日任一官占一
職當屹屹勉圖不自恕臣胡豫設不必然之慮以望
諸士不然士繇奧潔隸仕籍日浸尋於華靡勢利富
厚最易染著染之希有不失故步者不觀之水平水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五

良

之源本甚潔無有滓穢惟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不
易故形易色易響易態易而味易者湛於所遇所受
所聞所容所染使然也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
之爾諸士洵慎其所以湛之卒不爲易俾世之衡文
論士者必首齊魯士爲海內重爲 國家重臣服是
役也或以重諸士者塞職分萬一因以釋職官懼矣
爾諸士曷哉

山東鄉試錄後序

臣謫陋欵落守戶曹先今既踰年所頃晤 國家之
臬府誦而不支直爲此廩廩一籌之未效何暇論於

文墨不自意得當 上命從科臣較士山東既竣事
籍 奏臣宜序末簡臣計臣也計今字縣之輪將諫
在度支者勿論論它所徵求則南金北毳丹珀素纁
來方漕而至兼兩此誰非以充國賦名胡用愈匱於
昔今茲之役 天子所遣輜軒使索士四方卽山以
東一日而舉七十五士計域中冠帶都會十有五其
所舉士何但却車載也而官聯寧如昔之接武登翼
邪臣於此二端有懷怒如顧今之來爲舉諸士且與
士推士旣已耀穎出遂一日際風雲依日月則今之
士卽異日官聯故與士忠告必以今日乃臣觀昔之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六

告士者法言琅琅充細照軫動憂文之不足知士諄
復慮焉豈不以知人之哲明聖所難乃欲操淺鑒懸
照於一日之尺幅則近妄矧文麗用寡自昔固然如
所稱九代之文基盛基備而其人各行瑕類曾不啻
一二數遂用爲士異日慮至深念也抑臣聞之候氣
變者於天不於地曰天文明也天之高也可以文測
人道甚通胡遽不可以文知而人又有言望豐屋知
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然則文
非獨占天且以候國至欲知士而所執爲達天華國
若契者一切謂文不可信當不其然且山東固縣宇

望國尼父大聖何敢論於賢科卽如尚父揚武管晏
典齊其茂烈光名曷爽千載然皆炳曜垂文太公之
丹青管仲之內業晏嬰之春秋卽使不習聞其人讀
其格言盛藻不想見當時勵德樹猷經緯宇宙者乎
以今思陶寸管文成手中何敢謬意望若文萬一而
要之沿其才情洞其區畛則養之厚薄醇漓或亦有
露其倪於毫端而豈以東人士寒芳聖詰之圖據實
經術之林今之文頓異於古所云乃至浮游不可信
也故臣不敢盡謂文不足徵士尤不敢謂文不足徵
東人士然士固有徵之於前而卒失讎於後則何以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七

故無寧咎前之文有遜心彼實未得真士耳夫士方
隱約則朝於佑畢而夕於呻吟處無不勃勃自好蓋
其真也重以丹青之價弘於青冥之期見有榮利形
不難易處以從而真者遂泊則真非真也真之真如
石可破而不可移堅如丹可磨而不可奪赤豈以隱
見不結於一轍哉故舉士患不得真士今日而士真
則異日而臣無貳心無貳心者卽孔子之稱勿欺而
事君以忠也蓋世之鮮忠者彼於君實未嘗有真惻
心真則何處不勉焉譬手之於身上修頭下修足清
煖寒熱之必救鑊邪傳體之必搏何者真故無夷險

也又如商丘開之蹈火人方見謂焦灼不可近彼則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何者真故外死生也故臣之真者有冰心雪操之節有玉折竹裂之直有虹貫葵向之忱而要之自真士始士又自真心始風之下也乃有不待其汨而真已移則虧若月靡若熱而神者先受之矣是故以一制舉義有飾奇弔詭何遂至嚴禁若是而著爲功令誠謂世自不乏宏覽博物之士何嘗不令一吐臂中之奇乃本居無一物而拾遺潘以鬻采鷲光若桂積價鼎然此真之薄而偽之滋也故臣等自入棘各矢其誠以較閱非理懿辭雅瑞芝山房集 卷一 八

含華佩實不在此錄卽亡如終不敢以飾奇弔詭溺在此錄誠與得粹然一出於真者而薦之斯異日爲公忠不貳心之臣憂國如饑渴乃有以藉手圖報塞則臣之求士與士之應臣求而後乃以一真相響答也顧士尚未入官卽所謂真猶意之耳而士旣以一一適則於士漸遠於官漸近今第意摠而爲言行且意措而爲事言猶必彰事於何遁故真以事試而事有萬族其難易利鈍順逆成敗正可以觀人之趨避茹吐而持一真以往能如金之百煉而不改水之萬折而必東然後果真無僞士今日當融冶流湑之時所

以堅其性而清其源者惟是舉慎無使人謂文可以占天候國而不可以測士則幸也不然以管晏至賢騰聲飛實永敵天壤而猶不免於聖門之求多則真可易言哉惟勝急勝欲太公之語乃爲真純而示萬世鵠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行王道言及無欲則臣且置其所爲怒如於二端者而重自省惕爾多士之省惕計不在臣後矣

程朱闕里志序

程朱之學大明于天下天下之學宮莫不崇祀程朱三夫子矣乃若三夫子肇祀之地又舉而合祀之則瑞芝山房集 卷一 九

獨吾歙歙之合祀三夫子則自邑大夫劉侯始其稱闕里蓋宋理宗皇帝所表文公宅里若曰文公朱子紹明孔子之道者也宜闕里也而朱學原本二程二程與朱之所自出其先世皆由歙黃墩徙故稱程朱闕里所從來遠矣朱久有專祠二程則始元泰定間以鄉賢祀雲峯胡氏記之然未與朱合祀也至國朝鄉先達武城令趙誠之先生作三夫子源流考始欲以三夫子合祀旣而司徒方定之先生亦有合祀議然未及舉也而劉侯乃毅然撤梵宇創闕里三夫子之廟貌一日森嚴莫不慶闕里崇正盛舉又召太

學涉以闕里志屬之滂乃精心蒐集徧索群書摭摭
見聞凡一言一事有關於程朱者無不載筆歷兩載
寒暑不輟蓋用力若斯之勤也而書且成日與余往
復商訂加纂組刪潤焉凡八卷爲志者七志地靈則
星精嶽降光遠有耀之秘闢矣志崇祀則清廟闕宮
裸獻駿奔之儀肅矣志世考則勳庸爵里代有聞人
而祖功宗德之烈彰矣志實錄與道統則真儒體用
正學宗傳聖學煜煜而聖脩道脉之懿昭矣志錫典
與藝文則鸞詒揚芳鴻篇嘒德斐斐真翼而表章朔
贊之藻煥矣余讀而歎曰數百年曠典一旦鼎新猗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十

與盛哉欲觀聖人之道則於其粲然者此物此志也
而獨詫夫世之君子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宗
祧而稱異人之室未爲得也居敬窮理之學本以開
博約之左藏令天下學者各自得其家珍乃反以瓦
礫視之而駕言於當下虛談夫直指則庠序之教不
行而新說日熾彼見夫三夫子之學詳密嚴整不便
於時情而別開一戶牖別築一堂奧自以爲簡易直
截托於一徹永徹曰吾以見性也一切遂可任情馳
騁而不知夫便於情卽遠于性其弊至於蕩簡踰閑
不煥亂天下不止此正學問之大闢而今日闕里之

創所裨學術人心不小也夫鄉魯隔壤孟氏猶以自
幸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而私淑諸人者獨亟
今三夫子先世皆吾鄉之所自出紫峯練水觸目羹
牆高山之仰可獨後乎語曰望國表者昭然知路今
以闕里爲之表而入道之路坦於周行使能儼聲容
於在望觀榱桷以興思瞻拜其下講習其中人人謹
言慎行皆可爲聖人之徒若夫有志之士直下承當
主敬卽是戒懼篤恭徑達天載之微格物原以窮理
大徹不虧明德之量則由此上接洙泗無難尤三夫
子在天之靈所爲實式臨之者也新廟奕奕靈闕歸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十一

然豈徒以飾觀美而藉三夫子市重於天下而已吾
黨於此尚其於繹思哉劉侯是舉識其大者趙方兩
先生皆敦崇正學而趙公爲今有循聲至畱 聖像
一疏忠謹辨博與三夫子源流考並垂不朽有孫滂
葺志繩武皆可書

大中本言序

學庸孔門論道之書而聖學之的也漢唐以來習者
猶少聖賢立言之旨亦闇而未彰自經宋儒之表章
諸解一時涌出凡十餘家而紫陽氏爲之訓故折衷
其書遂若大明於世迨我 國家懸以設科家傳戶

誦童習白紛皆循紫陽氏解也然早者藉以取世資
高者緣以標意見嗣是各有闕觀動立門戶要之邊
見情量之語攬一墜一恐亦未可遂稱觀的耳夫道
通天地萬物無古今無人我而一之者也以其渾淪
徧攝非有內外故名曰大以其圓融寥徹不落邊際
故又曰中大也中也皆所以強名此道而聖學之的
於此焉在也是以聖學起念即欲明明德於天下而
直推原於身心意知物可見我與天下不可分而身
心意知不可與物析若知果爲內物果爲外則知將
別有懸空安頓而當其照物時知與物果有兩耶聖
學工夫即是本體不分內外而有分內分外者直世
儒邊見情量之語耳惟學如此其大乃爲合天乃爲
率性而學無二則功亦無二是故戒懼慎獨一也明
善致知一也誠身誠意一也篤恭而天下平與明明
德於天下一也何大非中何中非大學庸本旨一而
已矣人惟以我自封而大者固以我起見而中者偏
誠使我與天下玄同而何圓何偏之有然聖賢所以
兢兢凜凜疊疊孳孳者豈有他哉正爲我根難除幾
微隱約之間稍萌毫髮即於日用云爲之際蔽若丘
山種種提醒無非欲此本體物物無礙時時現前洞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十三

元

然朗照廓然虛融有以還此大中而通天地萬物於
一原耳故曰此孔門論道之書而聖學之的也蓋爲
大心人言之也爲上根人言之也乃先知先覺之任
繼天立極者之能事而垂世立教者之真宗也余謬
陋無似竊嘗有志此學與友人汪君岡南講究之而
其弟鳴瑞間以大中本言一編見示曰此南呂章本
清先生所著也余受而讀之懿哉淵乎何其闡明詳
盡條貫靡遺自得創見類多懸解讀是編而大中之
旨昭然若發蒙矣聞先生真脩密證於道無所不體
而博覽玄通又于書無所不觀其著述經綸皆卓然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十三

元

足以名世者而是編尤足見其原本之學鳴瑞故孝
友篤行君子而又雅志問學今在洪都嘗從先生游
故刻是編呈知其嚮注矣余敢併及之而以余前所
勸說者質之先生爲何如若區區隙見則尤未敢大
盡也

祁邑社會志序

嘗聞之明分揜地表畝刺章植穀肥田皆農夫衆庶
之事也兼而復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
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吾以其
說案之方今則治我新都者尤不可不務曙焉新都

係界歷中山蟲而地境偏以生聚甲天下食土之毛
歲不能三月給所恃他郡縣灌輸否則計無復之矣
今祁邑劉公蓋嘗高目于此而焦心計之非一日也
當歲之秋米價暴貴境內嗷然公亟發廩以賑徐深
念曰歲誠穀穰未報然豐稔者半收也在他郡邑不
尚有飛鳥見雁若烟海者乎此未可謂大侵而邑已
若燒若焦則何故天旱水涸灌輸者不來也不早爲
之所將不堪命不有社倉之法可使積者常浮於所
賑而賑者不窮于所積一歲積之渾渾如源泉數歲
積之暴暴如丘山此可以富安祁民而直爲此廩廩

臨芝山房集

卷一

十四

也爰倣朱陸諸公遺意增飭之今既下祁民大歡爭
趨今不兩月而五十鄉之廩皆滿是遵何道哉余
讀社倉志嘆曰是乃公之疏所以使祁民不兩月而
五十鄉之廩皆滿者也今觀其用意之惻怛創制
之精詳無一不可爲後法垂永賴勿替卽其因本於
官則易辦因廩於鄉則易貯助于樂輸者則易完公
蓋誠與才合者也所謂兼復之兼愛之兼制之道
也然吾於是而知公之大得祁有本矣余與公有太
夫人之戚入祁所接祁之編氓以及士大夫或巷泣
或長太息詢之則曰侯去矣誰如公穀我士女也者

則曰誰如公育我子弟也者則又曰誰如公造福我
祁之士女子弟也者其愛利公而恨不祁之長有公
也諄諄娓娓吾不能寫其貌也嗟乎公何以得此聲
於祁閭閻哉公之歟政豈澤姑不稍數公之志曰恨
不以其身爲犧牲玉帛而化其身爲稻麻菽麥也此
吾所謂誠與才合而上下以真通者也是故讀社倉
志可以觀政可以觀風

福建武舉鄉試錄序

代

歲乙卯十月當武試期侍御某公集八閩材武士三
試之拔其雋者如千人籍上司馬而某獲與于成事

臨芝山房集

卷一

十五

竊惟今天下言文事者咸左辟閩頃又際進額盛典
閩士益宜吐氣至於角射拔距不介馬而馳則所稱
材武者未知比于文事何如乃今畢試而寓目焉抑
何桓桓糾糾不減于燕秦薊晉之雄張也其擢介超
乘絕塵而奔沒鐵飲羽者非仗飛之捷耶其挽强審
固應弦而破矢鋒相觸者非貫風之精耶其操觚陳
方略鵝鵝魚麗箕張翼舒纒纒紙上者非鬚鈐之秘
耶竊意士能如此寧無有與古名將方駕而出者然
馳射之長誦說之習要未可遽以爲能得士也士固
有曲踊距躍而不可以誦勇者亦有讀父書而不知

合變者則兵之不易言而士難遽信久矣第舍是則無可與經武而古名將如唐之李郭宋之宗劉不皆自武科中來乎則又何謂今之武舉非所以掄士也乃疆場告警動輒乏人 聖主撫髀而思頗牧未見有鷹揚之士起應 明詔者則何以故良由忠義之節微而敵愾之氣薄也司馬穰苴之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夫惟身家俱忘而後其心始一於報主忠義所鼓敵愾奮焉雖赴水火可也而今顧有大謬不然者聞外之士謀不以制勝而以植私力不以克敵而以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十六

白刃在前冊書在後進退無適而可書曰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吾爲諸士勗之矣若夫四機五間九變之說則諸士所稔習可無煩稱也

漕撫疏草序

代

今天下所稱督撫重臣則莫不嘖嘖關西李公矣自其疏草行而海內誦者聲相驛也余奉 命按江南既親視開公前後治行之異又得公疏草讀而有慨焉曰李公駿駁訂謨鴻名章智夫人莫不豔言之以爲度外之事非常所操非其才足助勦氣足彈壓常人必至於皇惑震掉失措而惟公乃慷慨提挈而有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十七

剝下金錢不以養士而以營窟竭智殫慮不以圖方略而以奉上官猝有緩急舉無足恃若此者皆其平日不講於忠義而惟以身家富貴爲急故敵愾不揚卽舉士累千百何益於成敗之數昔宋胡翼之與武學欲併講論語使知忠孝之道良有以也今方寓晏然似可雍容緩帶然海時沸波而虜氛甚惡一旦猝有抱鼓之警仗鉞登壇匪異人任可但曰僕刀鏐上人耳何足與辦大事而別尋王景略以自代乎於時而談瀚海燕然之事諸士當思所以自效矣懷忠仗義者勝可以懸鴈印肘後敗亦留姓名萬古香否則

餘以是爲 國家重臣固然而余竊以爲人臣事主非必無它異能惟是赤忠一心獨有淋漓痛切發于不容已而結於不可解者故言之而謬謬樹之而轟轟皆此心之爲也今夫督撫大臣居右食嘉於疆場之上稱最尊重然人臣受疆事功令在前繩察在後業以身競競東三尺而况公所領地爲兩都要脊爲陵寢肩背爲漕艘咽喉地莫重焉務莫最且鉅焉且是時中使交訐天下所稱首悍如陳闡者踞境內其黨千百茶布來如風雨飛而視肉擇而食之江南江北幾釀大亂公奮不顧身靳盡殲此而後朝食有綱

必碎有犯必誅於是數千里內懾公威名羣黨不敢肆此亦足以發明公之聲實而公之心固不在一已聲實也所以懇罷中貴人爲天下蒼赤請命者皇囊封事疾首痛心歲屢上而不止久之 上意不能無唏忽聽公辭然竟不與公代也公上十章乞身於天子而不可得而又必不以乞身之故少息其輯寧綏靖之心猶是盡瘁犯難者無日不然竟用乘間縛大璫之黨以制其死命而國家之重地旋安天下之稅璫亦遂聞風稍戢於戲公之功偉矣公之事奇矣夫臺諫昌言疆場茂伐官家之度也晉用龍躍退隱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七

鴻冥貞諒之軌也公詎不熟於此顧自視此心之公忠不貳真有憂國如饑渴視天下之元元肝腦塗於中消手也真如寒熱在身之必救鎡錙傳體之必搏以爲此乾坤何等時耶而猶拘拘於內外用舍之間規規效尺寸繩約之用則環視糜爛之民誰與解脫故當時中人之所毒螫其焰不可嚮邇而公力與之角不知其他正如商丘開之蹈火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破除格調迅掃故常不憚以疎逖之身危論苦辭顯與天子之左右摩切而不顧失官三載直以身任江南北之重視漕兼河勤勤懇懇於職業之

間而斷不敢以秦越人視之蓋一腔忠赤誠之無貳心它人見謂可已而公不已它人見謂可解而公不解以是精誠所積前後感動 人主雖若有所格而實無所忤雖似忍其難而實全藉其力雖奪其秩而竟顯用其身如先疏止廬江之礦以保 二陵則報既疏發稅監之奸以振法紀則報後疏議稅務之併以杜殘暴則報公所危論苦辭於礦稅者 上已十用其四五而他如視漕則轉百萬之舳舻視撫則振羣吏之竄情盡便宜晰利害條因革秩秩章章恢恢燿燿者其於漕撫諸疏 上又未嘗不報而見之瑞芝山房集 卷一

九

施行者未嘗不十用其八九也卒以樹大清譽潛消逆折徐穎蕭楊之亂萌而撐柱東南半壁譬如蛟龍在淵而雷雨以興虎豹在山而藁薈不採非公之忠赤心淋漓痛切真有不容已與不可解者能致此乎語曰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以公所歷危險若是幹旋壁畫動出意表而不爲後事方案何以使望國表者昭然知路則疏草之行固有不可已者歟雖然能御驥騄者必良造也能用豪傑者必英主也公以非常用世 上以不測用公臣主相知誠足千載而要之惟有是心締結于其間詩曰樂只君子殷

天子之邦又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蓋惟爲天子殿
邦而後葵于天子故人但知公之才氣非常以爲能
作度外事而不知公之忠赤一心有發于不容已而
結于不可解者如此所以羸縮變化卒能當 上意
而來不測之用其本固在此不在彼也

審錄江南疏稿序

在令甲諸獄使者每獄所理出一方郡竣必以其
郡獄具疏聞於 上迨畢使則合前後疏稿行之使
天下昭然見其所平反且可以師後事頃者天下復
當大獄獄之期大司寇遴其屬之審克者疏名請得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報諸省直所分遣使十有五人以往而江南爲陪京
畿內地最重則比部郎丁君實奉 璽書猷江南諸
郡獄既竣事當如例行其疏藁而屬不佞弁一言首
簡不佞所按應天六郡距江南上游在畿內惟是獄
情之輕重出入不佞與君實相參稽焉詎能無說以
處於此蓋獄之於民重矣 國家慮寓內鄙遠單窶
寡控之夫爲重文橫入株訟掠立鉗鉞盈豺以上干
天和而傷子惠元元德意故每五歲輒遣秋官屬往
錄囚顯令洗肺石冤而殫五聽之術諸在大辟戍遣
之科者以 聞謂鬼薪而下可徑得從未減恩至渥

也任至鉅也顧今江南所部雖號首善其人絃服而
雅容聲華最盛業已不勝夫淳澆樸散相率驚於奇
裘工爲牙角鬪距貨者川間黠者用壯動輒旁走於
鼎貴要人以市雄而四方之竿牘逞逞兩集甚至連
逮證案無筭不爲抹撥宿猾舞文吏又習於執法作
奸匪宇易辭其弊不可究詰非明察之官忠信之長
殫力竭智於其間有能勝任而愉快乎余蓋讀 璽
書之言曰虛心詳察毋惑浮言毋拘成案毋偏信原
鞠飾非撓法務協於中大哉 皇言真清問之懿訓
而獄獄之標軌也夫所謂中者豈調停於兩可之間
瑞芝山房集 卷一

而以爲中哉中卽法也法之所在彊不能撓情不能
奪意不能增益故枉者爲其枉于法而疑者爲其於
法有可疑也法以爲之衡而虛以爲之鑒當於法卽
協於中生者爲法之所不得不生而出者爲法之所
不得不出則人不敢萌幸生幸出之心以務求無卽
於法無論吾所生所出者爲足以廣上恩全民命卽
生與出所不及者其廣全尤博且鉅也善乎宋儒之
言曰天子以好生爲德人臣以執法爲公蓋法正所
以爲生之路而周官之論刑獄亦曰歲終則令郡士
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誠以中之所在法之所在也

使非虛心詳察不撓乎法而務協於中則天府其何以登焉余爲天子守法者也故於君所讞卽參稽往復之間微有異同無非欲當於法以不失乎中而君自推擇奉命以來斤斤稟三尺惟謹凡所爲洗冤滯矜愚冥剖疑似以播宣上恩德其生者皆法之所不得不生而出者皆法之所不得不出要爲協中而止今疏稿具在可一一覈而覆也蓋君以婁江守高第徵入爲比部郎夙稱練習明允而又於江南之民俗情僞微暖素悉是行固宜可以不冤有光任使而不佞其亦獲榮施於君也哉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三

瑞

工曹疏議序

人臣守官用職要在爲國家樹事顧事可易樹哉世之變也泰寧久而瑕璽滋天下事口趨于玩愒蠱壞而不可支矣苟因循之爲襲若者日歲牽制之爲徂若者日隳膠泥之爲務若者日窒塞而不舉國家事又何賴焉故自季世以還有具官而鮮績用弊選選坐此吾讀工曹疏議而知洪君平叔之所以樹事也蓋南工曹之事夥矣弊孔漏穴所在而有而大者則在上供內府非時之徵求中涓溢額之巧索漁利蘇功動生掣肘故任事者莫難焉矧當財殫杼空之日

帑藏若掃其難更倍于昔大司空有仰屋歎耳非得貞介通亮實心任事之臣何以振因循之積習破牽制之私門撤膠泥之陋見而使事克有濟乎洪君以舊銓郎在告徙南工部九載徧署曹事偶然務舉其職曰安有國計生民置竭彫勑若是而不爲省憂視曹事之糜敗莫爲整頓也於是按舊章昭軌物釐宿蠹一切奉法循繩不令得開私焉而諸不可徑行者則具爲疏佐大司空上之或自條上其可以咨諏審處者則定爲議與大司空酌而行之疏如處河工倉廩停止器皿採木之類或請罷或請減或請緩皆謬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三

謬無所迴避而至於明職掌一疏尤深切著明言人之所難言者上意不能無動亦間爲減省緩其征或遂聽罷寢之議則如城工如錢法如料價商課諸務皆擘畫詳審鑿鑿中事情而錢法之行變化羸縮遂能輪帶積給國求蓋自君在事數年之間所積金錢以二十餘萬計未嘗加賦不告肘掣前後當事之臣皆倚重君遂以君之去就爲重輕云夫自昔言事理之臣無如趙買陸蘇諸君子然皆不獲盡見施用以爲憾今君以其事列之疏議而疏議又實見之行卒用以樹事利國家則豈徒托諸空言者哉然每

聞君與中貴人抗繩法於銖兩之間彼挾上供以爲重而君勁挺堅持屹不爲撼則固有所以勝之者矣斯稱貞介通亮實心任事之臣非獨爲工曹利也

大理洪公疏草序

大理少卿洪公疏草若干卷公自筮仕以至今官前後所敷奏也公爲人端凝侃直不以言非其職而因事納忠無所迴避初郎戶曹時輒疏請建儲嗣由銓司從南工部擢光祿太常少卿皆屢上疏言事而南工部最多蓋南大司空署中帑藏多應上供而自萬曆二十年後中涓巧伺橫索借名取旨不時下部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三五

所耗費部帑不可算數公請停請緩請減額是不一疏與光祿之疏裁浮冗皆摩切左右尋晉常少時朝議紛紜是非倒直公又具疏爲公道別白總前後觀之大都識深而慮遠言謹而氣和動引舊章不隨不激深得蓋臣告君之體初爲宗社誨國本繼爲泉府制國用旣爲廟堂定國是皆經國大略洋洋纚纚於指陳掌畫中然處南工曹玩愒久蠹之餘其所釐剔最難已傳奉詔旨旣難在反汗幸上以部議詞直不可奪或寢或緩或減半矣而會值台省爲政濫觴節裔常相反則堅持之難台省又以公議正不

可奪往往聽公裁制中涓不復能如曩時倖員甚至有持咨文取數十萬不敢投部者他與除諸議皆鑒不可撓而議錢法議城浦口第其大者錢法自公行之迄今部嚮其利不貲浦口亦事版築爲陪京保障如公議計公在部九年節省以數十萬計可謂有成勞矣聖主雖不能盡行光祿疏議而輟景命禱祠則實以公黷祀一言至於節貢夷策建酋必爲禍惜廟堂之上不能如公早見未雨綢繆不然寧有今日顧內順外成道實相濟令奉常一疏不至枘鑿撤去藩籬愛惜人才則和衷蕩平亦不至有今日而公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三五

家食且十年矣豈聖主易悟而當塗時趨之難觸乎余是時同公在朝余固以不能輟轉取罪有如公稍委蛇緘默則其時已旦暮凌高梯崇隆顯赫矣而公寧爲此不爲彼蓋余嘗汎覽古今言事者咸首推雒陽而惜其識量不足不獲大用乃若公負通達之識而又宇量宏深淵停嶽峙屹然大受重器爲寰中表望語曰氣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天下方眷眷多事以語于肩鉅持悠爲殿邦扶世計則非重器之倫莫勝余因讀公疏草縷及之不能無厚望云

詩經同門稿序

自吾夫子刪詩之後而三百篇始以詩歌爲經及我國家明經取士而業詩者又以博士家言代詩顧他經之標理綜事皆躋實垂文其教人常在於言之中而詩之爲經或託寄或微辭逞逞短歌而雖然長思而未罄其感人常出于言之外蓋詩之爲教溫柔敦厚原本性情故其宗旨如此而治詩之家自非涵泳性靈恬養情懷常使蘊藉風標超然物外其何以語于詩之趣味而況 朝廷郊廟之興制里巷閭閻之殊調乎故雅頌之音莊以大穆以淵十五國之音婉而風曲而多變作者欲一一傳其神情而無失其音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六

七

珠藝壇之屑玉也意者其有得於詩之性情而於溫柔敦厚之教必有涵濡浸灌之獨至者矣昔匡衡說詩而順解茲集出儻亦有匡衡之遺味乎或謂季子觀樂而臨古今唐人誦詩而聞國政蓋聲音之道與治通也今諸君行且爲政而又以深於詩者爲之其何所不達然我不敢知有諸君詩稿在吾知其深於詩而已矣

四書同門稿序

今之論舉業者莫不鰓鰓然憂文體矣夫文無定體與時高下則亦安能使之不波要當準之于義而體

瑞芝山房集

卷一

七

調良亦難矣以故業詩者其於四書義多工所梓文類汗牛充棟至詩義則寥寥闕如也今同房諸君既已梓其四書義又復各出所制詩義如十首余得之楚然而喜泱泱然似未曾有曰美哉技至此乎詩義其復振矣其清空妙徹也如秋水波光寒潭星影使人觸目而停思其蔚麗多姿也如春容駘蕩異卉鮮妍使人流覽而快意有則莊嚴深邃如入周庭觀古樂器皆法物琅琅蒼然絕代有則蕭散超逸如與竹林諸賢周旋皆人中爽爽迥然出塵蓋神通而天隨商流而羽憂秀者奪萬色響者中五音信詩苑之驪

自正何者制舉文乃制主義也命之曰義夫非借儒生之筆以傳聖賢之真乎其體格雖有俳偶詞章雖有藻飭而指歸則如漢儒之註疏然所重固在發明題之意義而已自非朗照精心通經學古者僅可與望其藩終難與造其壺蓋義者斯之不易也故精於其義則淺言之亦得是顯理之言也深言之亦得是入理之言也奇亦得是出意表之理也平亦得是在意中之理也總之惟其能明聖賢之心不失爲制舉義云耳且也義得而詞傳雖然如見當時聲咳焉又焉取秦字漢句以爲古竺乾柱下以爲超乎惟義有

所閱而後詞驚於誕故尋繹索鼎者不知自有家珍也借面捧心者不知已有本色也今日述之古明日趨之時方弔詭以拊庸忽借鄙以附正於義無常卽體俱非矣縱規規以求其似何所適而可哉不佞常持是說以論舉業而會南宮之試復占一經乃深念疇昔之興棘署也每見文有舛駁不倫者輒歎於不得盡自搜覽用是益殫心覃力精求其所爲義以庶幾無失士云而諸君當放榜後各出私所課相質正余受而卒業淺深奇正各各不同如其面然然莫不極其才情本其心得循傳註之見解挾聖賢之精微瑞芝山房集 卷一

書三房同門錄序

是集爲南塲書三房卷乃我邑侯方公所錄士也茲科南國人文藝盛以不佞所視諸卷度無踰茲集者

蓋自文章之弊理匱而務益於辭才情詘而強工軋苗相匿相矜狂瀾莫挽至塵 國家之功令不啻五三而譚者動褒遠稱古以庇輓近不知真才未乏賞識自滑目前之伯賢昧而譽前禩之孟未爲的也茲集諸卷獨標題旨窮究聖意或胸藏萬斛而筆倒百川逸致奇思颺馳電耀或知粹璧明珠寒潭秋水光瑩晶晶照人總之極才情於萬態而萃神理於一腔正不襲陳奇不旁出真足超近代之乘而應功令之程者諸卷一出紙貴雒陽良有以也說者謂斗間紫氣非雷令之神識不燭良駿伏櫪不有孫陽過之何瑞芝山房集 卷一

以剪拂而騰千里路公文章吏治卓軼一時尤雅負人倫鑒茲貢士於鄉而所選彪炳懿燦如此其盛讀同門錄徵讀徵文可以占公藻鏡之一二矣不佞敬弁一言於首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二

序

善惡鏡序

新安課士錄序

練水珠聲序

練水珠聲序代

益都令謙菴吳公忠孝錄序

忠孝錄序代

忠孝錄序代

瑞芝山房集 卷二目錄

李雲卿公車稿序

汪于田北游稿序

漁梁聲詩序

濠上詩會序

庚谿草序

鏡古錄序

二刻庚谿草序

謝友可起東草序

叔卿詩草小序

葉寅陽書啓小序

韋玄斗制義序

熊伯子制義序

劉愚靖制義序

宛廬草序

均析合同序

瑞芝山房集 卷二目錄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新安甫鮑應鰲著

膠東門人泰六賈大儒較梓

侄 希周鮑父成同較

子貞鮑懋度增訂

序

善惡鏡序

蓋人業之流善不善之相係於世也匪今斯然也而今爲甚也廉貞見噪而倥促有聲浪濤當前而脩正爲笑如是者亦不少矣世遂視人如夢夢而以怠以瑞芝山房集 卷二

肆天下冷然銷其爲善去惡之心君子愛之則援天之未定以爲解其說非無所本而畢君疑耀氏見謂不然曰天何嘗不定人之善不善自不定也謂天不福善不禍淫則影有不隨形而響有不依聲者乎不觀形之俯仰而形以曲直聲之清濁而響以鉅細乎造物大而人之心量小其感應淹速幽顯之際欲朝樹而夕蔭故見謂不定耳吾未見夫藝椒蘭而長蕭艾者也其患蔽於無所鏡也爰蒐紀載撫見聞著善惡鏡一書其善者天必應之以祥其不善者天必應之以殃其人犁然其事粲然而又多爲點明提撕如

導師持如意以指物以醒世之昧者使之豁然有省余竟覽嘆曰古哉是書乃造善造不善之信器也而又作者受者之左證也天下人之情不信則不肯遷改不證則不肯信入彼見夫善未必福而不善未必禍也故以善爲無益而不善可嘗試也披是書而後知善無不福不善無不禍也其人其事歷歷如鏡中之現像妍來妍現而媼來媼現也鑿鑿證據而非卜度億想也則未有一寓目而正念不勃然興惡念不懼然寢者也何也其證明其信徹也此蘇忘之窺鏡自視而信其不如城比徐公之美也卽妻妾與客之瑞芝山房集 卷二

言皆不能以虛辭借也雖上哲弘恕原不待鏡而明而以此誘教愚俗補賞罰之所不及使人咸服忠思孝助義長仁不至誣天以夢夢則其裨於王風世教顧不大歟疑耀以韶年雋異博學宏詞方騰譽公車之業而已能砥節礪行談道訓俗如此固得於京兆公之家學淵源其識量過人遠矣輒爲拈之簡端

新安課士錄序

文章之隆汙因乎習哉而習之頗正則常視上之風尚以爲轉移上定其招則下集其矢矣上精其鑒則下呈其形矣今之鰓鰓然憂文體者動以文習於奇

袁瓌說三五申令非不甚嚴而要之轉移變化尤必
有在使申令在此而課文在彼如軌向不端智眼未
徹卽日持文體之說搖鐸以徇于士無益而興以興
文造士吾知其難也善乎吾郡太守梁公之課士也
曰吾與士約吾不能奪若之所曹好而若亦不能闢
出聖賢之旨以溺吾目夫聖賢之旨固百家之總萃
而道之海也紫陽爲之訓詁業已溯其源而標其岸
矣能發揮此謂之才能潤色此謂之才藻不爾卽才
藻雖盛昔人比之蕞殘玉屑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
玉屑滿篋不成爲寶謂其穿鑿細碎與聖賢之言相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三

乖刺也而况爾士固紫陽之鄉 國家以紫陽之註
疏載之令甲而可先自其鄉人達之也是時郡中士
固斌斌濟濟然不無出入聖賢之旨多驚於奇袤如
公所云者自聞公提教而士皆樂然失也公又不難
于政事之暇爲之品隲其文日月而程課之點墨而
繩削之諄諄然而父師之誨子弟士無不心伏意移
爭自洒濯者公度士且不變乃合郡邑諸校試之橫
襟而覽躍然而喜曰七校之士是不一趨然接之以
聖賢之旨高者探邃尋微而不離乎宗次亦會文切
理而不傷于靡庶幾乎上遵 國家之功令而近守

紫陽之緒脉已於是士之才者靡不受公賞識咸鼓
舞以爲無失士云蓋公綺年高第玉瑩冰清標格既
冠一時而經術又苞百氏玄鑒所照文無遁思故能
廓推理路之礙挽回衆倒之瀾豈其能以無本致然
也今課士錄出天下必且謂新安之文一軌於正相
與服公人倫之鑒典文造士之功卽謂公以潁川之
經術衍文翁之教化信不讓前美已

練水珠聲序

紫山之岑練水之潯層潭潯泮麗澤泓渟蕩爲漣漪
潏爲圓折博物君子占有驪龍領於其下煜煜珠宅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四

頃楚黃張公以瑣垣名諫應翹解蘭祝轅於歛觀練
水而亟稱之曰美哉洋洋乎是何必珠何必不珠坤
珍島奕激灑文區若有人兮繫其珠諸熒熒熠熠在
練之隅是必有沃蕩詞源鏗鏘風骨領學海而鼓文
瀾者乎蒞歛未浹旬庶政畢舉遂首科歛士局而差
次其藝凡再屆每差次藝累數百俱以一日鑒定捷
目玄賞士無遺珠爰拔諸華實茂者爲集以梓而高
其目曰練水珠聲昔哉公之旌士以此聲也夫士固
聲相重耳領長安一資不如受子將一評明月夜光
天下環寶而或逢按劍則未有爲之先聲者也淮水

之珠名而未章宋弘表而出之曰是淮之珠有聲者
謂聲價也而唐文因有珠聲玉價之語然則聲其可
以忽諸歛士以公車義負聲久矣諸尚行其稿者不
具數所泉集則如羣玉白雪等編聲最著而編中士
奪錦最夥意者聲其爲士先資如此邪問者也士攻
公車業如前益力而品目闕如紫練之間聲光閤久
欲發公爲剖珍刻價處以不震動更相與摩濯有以
發皇耳目者蓋歛士奇崛自喜當其尋微索寔遲遲
伏而好深湛之思出天心穿月脇語不驚人不止夫
疾徐茸苦有數存乎其間卽非極天下之深不足奇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五

而水動珠同流轉自在茲文乎公之所以標目之者
意深矣而要之士感于公之聲亦非一日公逞排闥
闔伏青蒲飛章舒赤其直聲固久在天下矧萬斛詞
源排蕩莫測士恒慮不得一當今茲猶日來暮耳乘
是冶士興文鼓吹髦雋於呼順風乎何有是故同聲
雅化琳琅一新練之水寧渠必不爲赤野丹淵也第
曩時國家召用忠鯁率起自扶搖一日九萬知公
鬱當不久宛百里間異日者士有握靈照乘繫紫車
起玄感風雲聲聞特達公必慨然顧歛士曰士耶珠
耶我知之練水之陽

練水珠聲序

練水珠聲者何楚黃張公校獄士之文拔其尤集之
而爲之品目也公以舊諫臣蒞歛故嘗叫問闔攀琅
玕慷慨言天下大計高節直聲藉甚人寰久矣士聞
聲傾動業欽遲公甚曰公來何暮也而公來未浹月
輒進諸士試其文凡數百卷以匝日差次高下不爽
爰進諸士語曰文在士猶珠在淵也水懷珠而川媚
士抱文而藻輝魚目烏能溷諸又以一日試一日差
次高下探題課藝月且有評士以不祓蕩詞源逸勢
標起布調叶宮商搖筆飛綺綉公爲一快曰此練水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六

珠聲也蓋聞傳嘗言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而文章得
之粹勝靈者其文中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
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凝疏朗麗則旨哉言也山水
之與文章真相發矣吾歛自黃山鍾靈練水孕粹而
人文淳發所從來久然新安處之萬山中山之奇峭
皆其几案間物可不必論最勝者練水遶紫陽山以
受新安諸水泓渟浩漾紫練相輝山水一會惟歛獨
也則所謂靈秀均者意者其在歛士乎以故坤珍闢
發文藻昭宣彼其抒流沉之思而出膏腴之辭如天
深夜光遠遠見寶訓謂練水之不爲珠淵也雖然公

之所以珍士則尤有進於是者方今士習奇肅如波斯靡狂瀾一鼓不難輕悖所聞動借三乾柱下之吻以蔑程朱格言至煩當事者申飭不啻三五此天下公忠也公因與諸士約曰吾貴爲二程先生誕彌之地而歛矣朱夫子桑梓之鄉雖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先誌訓誥爲國家功令而可先自其鄉人悖之手吾第潛伊洛淵源以煽紫陽之波庶幾程朱學脉由此大明無復有舐舐之洞如玉山雲海迥然昭曠而後發爲文章不亦藝苑之大觀詞林之華實乎然則公所以珍諸士之意何其鄭重雖以此集爲天下先瑞芝山房集 卷二 七

聲可也而又何止爲諸士剡價也

益都令謙菴吳公忠孝錄序

余初筮民部見揉椎繁興中涓播虐魚鳥幾失飛沉未嘗不疾首扼腕於此是時郡邑長吏以職事與抗被逮者其人懷忠仗義可指數也而抗章叫關恭數橫瑞罪狀爲百姓請命至於上觸雷霆則益都令謙菴吳公實烈烈云後二年勢益重不反楚僉憲慕岡馮公亦上書家逮與公同馮公以經濟理學名家壁立萬仞其料理天下事靡刻放下日中未嘗見如此人余猶憶馮公之食楚臬則余與給諫思岡陳公實

史之詎意之楚後又以論稅瑞連當有 肯卽楚逮馮公時馮公先已落職還盱眙識者謂馮公當徑從盱眙赴 闕下如正德中胡襄敏故事時余僅一蒼頭隨京邸又輒遣趣公於家俾不與金吾值也而吳公前兩歲在繫余時約同年五人請於四明沈公進揭出公沈公以此知余尋志余不耽就又因事徑削余籍波瀾反覆塞馬弓蛇錯迂可置問手然兩公出不二三年先後沒馮公大節已獲易名生平著述甚富有文集行世而吳公二子輯公前疏草併諸政蹟與當時林公各疏及勞問尺牘尸祝諸辭凡於公有瑞芝山房集 卷二 八

關者卽片紙皆珍重如吉光片羽無不畢登題曰忠孝錄以示余余追往悼亡有慨其嘆因念當日以守土臣擊瑞瑞惟公與馮公兩人馮公去楚而陳瑞奉尊亦敗公去益都而陳瑞瑞增亦從馮公障楚公障齊當時出兩省於湯火者兩公力也或謂是錄以忠孝名追識公之大云公在闕土痛其太夫人喪絕出猶幸事其嚴君兩載以焦勞寃窆殞夫人臣爲百姓擊權倖不顧萬死碎首闕廷忠已見於天下已至獲蒙恩釋於嚴君華骸薪塊無所缺豈能必哉况又以窳窳焦勞死死可耳人生忠孝兩全自古難之公可以

無恨於九京矣公居平恂恂篤行長者其臨事慷慨
乃如是今 天子奉 皇祖遺詔卹錄爭礦稅諸臣
與馮公當並卹錄嗟乎國家亦何負於忠臣孝子是
錄不但識公懿懌亦可以風

吳謙菴忠孝錄序 代汪大司農

萬曆間採金中使肆出虐酷甚張陳增在山東其勢
更甚謙菴吳君時爲益都令首發其奸尋被逮 廷
杖下獄一年餘及放還未幾卒天下惜之今 聖天
子當陽海內更始凡先朝譴謫諸臣咸遵 遺旨布
列在位而謙菴則已矣然恩澤詔書歿者俱有卹錄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九

其二子爲輯忠孝錄適成而仲子來乞余一言蓋謙
菴被逮時余巡撫海防目擊其事今去之二十餘年
矣而一段忠烈之氣猶然在目余當時其壯之自有
此疏增亦遂徙徐州東省實賴以山水火不獨益都
也余記疏初上時 神宗猶納其言切責陳增謙菴
遂以移病養親請余勉之移孝爲忠不虞其以忠憤
幾死不死忠而竟死於孝也士君子其此不朽矣
明詔煌煌宜有卹錄余遂爲書其首簡

忠孝錄序 代汪洲臬

余每讀謙菴吳公論礦瑞疏未嘗不掩卷歔歔仰天

太息焉蓋公甫釋褐初令益都卽值開採之役時閭
閻所在雄行而增瑞之播虐益都最烈搜括肆罄村
輜一空東人實不堪命公發憤曰安有爲民長吏而
坐視百姓如此荼毒者乎吾當具疏 上聞卽捐身
以救此一方民吾不惜也遂列增虐狀爲東民請命
時 神宗覽疏有 旨切責陳增而置公不問則已
行公之言明示優容直臣意矣會言者踵至激 聖
怒遂奪公俸奪公官而竟以逮公然公逮而增亦徙
東民遂獲更生卽公逮亦且快然矣夫人臣當筮仕
之初爵祿名譽在前方如食蔗漸入佳境誰肯甘死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

以爲百姓而公入官纔一月耳卽爲百姓犯豺虎之
吻至於疏觸雷霆身被鉗鈇檻車就道榜笞獄繫烈
烈幾死可不謂忠乎當公在獄聞太夫人訃一慟而
絕扶救得復甦放還侍太翁者逾年朝夕承歡頃刻
不離後竟以爲二尊人卜地勞憊致疾而卒可不謂
孝乎公本忠孝之心出爲擊奸救民之疏寧獨一時
慷慨激烈而已議者以公建白有裨世道獨恨不得
大用爲惜不知使公緘默不言安能動 聖心之悟
使奸人卒次第伏斧鑕而 神宗升遐之日 光宗
卽位之初亟取而更張之哉然則公疏之裨于世亦

未嘗不竟其用矣公之子嘗從余習舉子業爲公輯忠孝錄首列公疏次文移次紀事次台省當事諸公論救疏次縉紳慰問尺牘次贈言次狀傳誌銘祭文輓詩而以名宦鄉賢呈辭附焉余讀未終令人髮欲豎鼻欲酸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山涕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山涕者其人必不孝余謂讀公忠孝錄亦未有不出涕者也然錄垂成而恩詔至公之忠孝且藉卹錄以不朽謂不有天道乎公真忠孝顏頤名臣矣

李雲卿公車稿序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二

士之對制赴公車故不以詩鳴而士亦輒不爲詩曰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此非詩之果不必工而實才之難爲兼也以寓內公車之士才者輒行其稿幾至九棟然有能修騷雅之業與博士家言臚列並雄者乎俛有之必釋褐於公車之後無所事博士家言乃能肆力耳不然則其久次公車之不勝夫牢搔不平之感始仰而發憤于詩而于博士家言固已不勝其肉莽信夫非詩之不必工而才之難爲兼也吾友李君雲卿天下才也朗慧夙成靈心雙妙於博士家言與詩兩舉其時無所不擅場即天下之工爲博士業

者見雲卿瑟瑟篇莫不咋舌斂手曰吾不能與峨眉爭高劒閣爭奇也而雲卿之高奇實不盡于瑟瑟篇則公車稿又裒然出矣公車稿者乃其往還燕蜀間山川之迎于馬首景物之接于目皆會心輒咏觸興卽哦濡翰揮毫奚囊日滿進之盛唐名家其工力顧未知何如而疏朗道上曠逸宕雄忽若長江大河淩風急雨驟出於吻而不知所從來又恍若煙雲之變幻山沒劍見於筆端而不可控揣固已極才人之致而奪詞家之幟矣蓋雲卿八歲能詩未弱冠而魁全蜀其天授固奇而吾師大宗伯李先生亦十五舉鄉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二

注于田北遊稿序

往者郡邑諸名雋結社潁水之上樓藻課文而余與汪君于田俱在社中時于田年固甚少也然其才甚奇其攻文其銳業以青衿首諸生歷試高等都人士嘖嘖于田以彼其才且攻文若是旦暮當騰千里路

而余輩相率拾一第去于田猶在諸生間乃去而游
北雍與天下名雋結社燕中幾捷者屢竟以數奇得
乙榜而所交天下名雋又多拾一第去于田猶當肄
籍名園子舍中也余年來鄉居杜門却掃一意內觀
所不黜絕者文字素交于田間持一編見示曰子視
吾所業與子聯社時何如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遇
合之難乎余受而卒業見其說理則程朱之微言精
而不涉外鑿摘辭則蘇韓之雅調麗而不傷于靡氣
之盎然來也如浩蕩春着于纖枝神之澄然徹也如
清涼月印於盆池余謂于田文至此無不售矣向也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三

奇今也卽正卽奇向也深今也卽淺卽深譬之于馬
向也可以追風逐電而不免嚙決之累今則範我馳
驅可以鳴和轡備法駕矣譬之于玉向也猶是未雕
未琢而不免在璞之疑今也剖而爲玉可以作珪璋
饗清廟矣何尚白之慮乎時同好者以于田文付剖
剗曰子其序之余謂冀北之野必無畱良卜氏之玉
剖而見珍固無用余言爲陳氏琴也聊書其首簡

漁梁聲詩序

昔先王陳詩以觀風察治蓋由其詩多與吏治相發
上有興創卽下有謳謠故百堵作而鴻雁歌戢功成

而黍苗咏其政之善使人感激踊躍不能已於咏歎
揄揚是詩所從來也而況於水之爲利害如築宜房
歌瓠子皆以河塞之難至產人主咨嗟吟咏如此而
太史公因之以著河渠一書則今之漁梁告成雖僻
在山郡中然爲郡邑興大利蠲大害實我邑侯方公
卓政而詩歌又曷可已乎公以經世長才來令吾歙
未下車卽徧詢歙民所疾苦凡閭閻利病之由地方
興革之宜業已橫襟而覽比視事精神貫於邑中久
矣一切肩以實心百廢次第具舉至夫漁梁則新安
衆水之會舊嘗堯石爲梁以遏其衝歲久而圯圯久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四

而莫爲修築郡邑亦漸以多事財賦竭而人文鬱說
者以爲地氣宣洩梁之壞使然公周廻四顧慨然而
起曰謂一方之隆替係於一梁之成壞則我不敢知
然而新安山麓水誦山處其萬水處其一乃猶濺沫
飛流疾於激矢無一隄以障狂瀾之奔則旱潦何備
瀦洩失宜此其爲郡邑利害亦近在目前而何暇深
求于人事之臧否以爲地脉應此眞長民者任也卽
役誠艱大我不敢辭乃首捐贖緩繼以祿入詎日鳩
工踰年而梁始成金堤積石屹砥柱于中流雪浪雲
濤抱玉虹以橫截於是潦可洩也澗可瀦也土膏可

資以潤也。舟筏得藉之通也。萬民既以利賴而多士之舉亦復會逢龍變雲蒸訥聲大作詩歌洋洋徧四境矣。文學諸生爲輯其詩而傳之。而或謂公所爲歛民除害則莫如銷權採之虐。歛以遏其橫流爲歛士興文則莫如新黌廟之久頽而壯其棟宇若它所修廢舉墜者更僅未終口碑俱在而獨爲漁梁之詩輯者何蓋隄防既決無所不波郡邑之瞻仰此舉誠久而一旦鼎新百年攸賴風氣於此乎固民用於此乎周贊宣化育淳發人文其收効博而計績悠固宜歌咏以垂永未庶後之長民者誦其詩知其政漁梁之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五

濠上詩會序

吾邑之治毛氏詩者舊可指數而前後發家項領相望其得雋較多自許文穆公以詩首解額治毛氏詩者益振迄今贊舍崇髦斌斌翼翼業詩鳴者也然舊本有社會自余輩治詩所聯社惟程仲輔兩人今濠上社則諸彥畢集聯袂奮藻日課月程神益王氣

益揚余輩舊以高華典綉爲宗時或遠于本色不惟今社中羅生良夫持社稿示余余覽觀崖略則各極其才之所至能備其體之所宜非妙合宗旨弗以下筆葉生故從余受詩余嘗語之他經臨實垂文其教人常在于言之中詩以韻勝或托興或徵辭其感人常在于言之外是業詩者不可不知也昔呂黎云詩正而葩以爲善於詩者不知此膚華見夫詩之神情乃在溫柔敦厚秋水波光寒潭星影有不觸目而停思者乎余輩往者求之高華典綉蓋不離呂黎膚見也進而神情其在諸君歟諸君皆名雋故當會詩神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六

庚谿草序

文章之態朝謝夕啓前之所工今或見拙今之所詭以爲奇者數年之後未必不平平視之也蓋此心之神理原無盡藏時濬則時新譬之甘井然而汲者既冽矣一宿以還而後汲者味復凌前矣若但口昔之是而槩謂今之非也則我不敢知夫惟深諸淹通之士所爲窮其思理者不但無襲昔且無蹈今透新知於言下標後軌於目前不令時乎得操其工拙奇平

之禮也則深於文者也友人鄭逸少問余言而然之逸少綺年韶秀妙負才穎質其讀書庾谿之上也其致思則殷也惟恐精敗於蚊飛其旁質諸名家則皇皇如行邁謀也惟恐趨謬於岐路而意猶狹之乃行其谿上草以庶幾寓內有臭味者相與證明焉亦勤拳甚矣余自燕還得閱其所梓而逸少告我曰槃非借書以買聲也正欲瑜瑕互見而資萬誨以求益者也夫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百川學海而不至於海則進止之所繇較然矣然則逸少之文吾何以知其進而不止吾知之庚谿草

瑞芝山房集

卷一

十七

鏡古錄序

楚黃毛文素先生以三楚才士久次公車隨牒來歛坐皐比之席握鑄士之罷揮塵樹義表端而氣和諸士無不人人矜奮咸曰吾師乎吾師乎鼓舞於先生春風中者翕如也一日過余出所爲鏡古錄讀之其書自義軒迄 昭代人品事蹟悉臚列其梗槩焉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正如傳神寫照者不必毛髮膚理一一具備而覽者已得其人于阿堵中又如泳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葛稚川所謂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

博者非耶况意主於鏡古原非以誇多卽存子之有見於後無見於先墨子之有見于齊無見於畸宋子之有見於少無見於多皆繇無所鏡故有所蔽也令虛心稽古妍媸好醜一一如鏡現形誰肯以妍與醜自甘耶古人有言曰人無鑑於水惟鑑於民余亦曰人無鏡於形而形于古毛先生以此自鏡又以此鏡當世則異日用爲 朝家千秋金鏡茲集又毛先生先資言之矣

二刻庚谿草序

友人鄭逸少既行其庚谿草余爲矢數語簡端矣頃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六

復以一冊見示余方與二三同志結夏溪館繙閱藏書離時文益遠卒然覩之如故人久別乍逢認其眉宇未定焉知文之佳惡雖然嘗臆昔有序逸少文者其尊成弘而卑嘉萬語多過激余竊謂不然乃以新陳相因之說爲逸少序由今觀逸少之文刻畫工而不借面於秦漢鑽研邃而非假道於瞿曇徑路既夷旋蓋自運視前梓又一境界信乎文章之道迭爲新陳原無盡藏塞自己之靈臺而動褒遠稱古以爲定本者不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也余僻情無能品逸少之文姑爲發明前序之意以貽之吾聞逸少潛心

苦志不動如牆壁由此新新不住行當以文名家無
疑吾且觀其績梓矣

謝友可起東草序

余偕同年謝君友可游則自大宗伯署中云時以初
釋褐與友可俱隸事大宗伯卒然從儕偶中驟見友
可問君非工詩擅古文辭友可邪友可便忻然把臂
子何從見吾詩與古文辭而稱之蓋余在公車雅嗜
古好讀當世間人鉅公之辭而或持友可詩文一編
來示余余見其通麗豐蔚才鋒不可當甚嗟異之以
爲方今獨絕曰何可當吾世而失友可故一見輒領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九

契云然是時少宗伯江陵劉公臨胸馮公皆文章宗
匠咸亟加賞友可奇其才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又
余聞友可下筆捷疾取成倚馬無不妙麗嘗游牛首
燒燭賦詩一夕可二千言文不加點坐客驚嘆幾當
與王子安氏分路揚鑣比肩千載若卑卑士簡猥云
敏麗曷足友可相頡頏也問者友可奉使命來新安
一時華問嘉譽傾動新安人士多造請者而余方杜
門却掃不遑請謁山間明月想見風微會余嫺友吳
自立夙昔從友可問奇爲梓行其起東草屬序焉余
觀起東草大都友可登第後作也無論其通麗豐蔚

才鋒視嚮者蓋銘印所自命真有不志天下蒼生之
慨斬遠紹先猷而以是名編邪偉哉友可志念深矣
自昔文人才士如賈長沙陳思王之流並以文章高
峙一世而所扼腕咨嗟乃憾不啻中行擒吳越蜀使
功銘景鐘名垂竹帛以爲邑邑此其意豈不謂三十
弱翰固未足美七尺之軀哉洽及東晉而謝氏令聞
甲天下鳳毛玉樹照映江左千古談之其所畸重安
在耶夫西堂夢草東山賭野總屬謝家勝事然至符
虜挾百萬之衆橫壓東南氣吞吳會于斯時也果可
使康樂諸公賦詩退虜否而安石運奇授策竟舉百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二十

萬符虜殲之肥水之下則東山識量致足多也友可
生世家羣從皆秀異通顯不減謝氏門風乃友可在
署中抵掌嘐嘐多憂時感事之念勃發而不能平而
其長身偉貌浩氣壯懷有上馬擒單于下馬草露布
意以彼其材殆無不善畫者然則當今邊烽告警海
波驟揚正友可之一時而主上需材如左右手友可
當勝長沙陳思之遇萬萬果如先太傅東山之志奇
固當天下共推之矧其嘯味之富又足令康樂諸人
供奉筆端也而它日爲國家潤色鴻業雍容著作與
東山增一段文采偉哉友可又比於君家安石故乃

勝矣友可聞余言大喜幸畢事輒趣駕起

叔卿詩草小序

余宗以公車業鳴者頗不乏人而好古稱詩則叔卿兄弟並著蕭然環堵一室之中伯仲叔季自相師友倡和賡咏迭爲埳窞遂不能掩其聲歇而四絕詩名藉藉起矣俱有詩稿行世余蚤習公車業既復薄遊京師未能與叔卿兄弟翔翔年來屏跡村居叔卿兄弟又多客四方獨叔卿時相過從得讀其所爲詩才情協而氣韻清蘊藉冲恬翩翩有王孟風致得置案頭亦間居一快若其人之端雅醇樸又足重者余又瑞芝山房集 卷二

欲叙叔卿詩而未得間今且北游姑綴數語以識之

葉寅陽書啓小序

曩余在諸生得葉寅陽先生魁卷而讀之津津嚮往有年憾不得一當先生也今春先生以開封守入計治行卓軼官譽騰踔 朝中士紳無不興得一當先生者余乃獲晤邸中見先生恢乎有韜世之量也卓乎具經世之才也顧盼映人談吐傾坐蓋心儀先生甚先生既去之開封而從開封別駕郵筒中得先生書啓一冊讀之如見先生焉涵今茹古析理殫物採子安之華而綴駉水之麗聯珠燦玉耀壁炳奎皇皇

其黼黻之鴻藻也余因是而歎先生之蘊藉真有不可測者吏治文章超軼人代此雖不足盡先生之大全亦可以窺其一斑矣某因漫題數語於簡端而歸之別駕別駕者余族中諸侄也

韋玄斗制義序

余與玄

其不相請謁也如子列子之於

南郭子然一日遇

有落落穆穆君子者其

度翩翩如其神淵如心異之則解

相請謁者玄斗哉遂定交去乃以間過從曰吾今見

子之貌者已見子之文請相與質正可乎因出其制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三

義示余初讀之清越如鶴唳高空迅利如驥下峻坂徐按之則清越者湛沉迅利者淵渟又如在星河窟中疏踰藻雪來其入理泓然不可蠡測也余乃知玄斗之落穆而翩翩如淵如者文可以貌情如此昔劉舍人言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蓋以吐納英華莫非情性余一見玄斗而知其必斐然有文及見其文而益信玄斗之人矣楚有巨匯名山夙以詞壇甲天下至玄斗則得三楚之鉅麗而以養勝者余嘗與談方以內外言富理濟信其胸中常有雲夢八九則是稿特一班云

熊伯子制義序

自當世以制義名家者非乏而沉鬱典重卓然標新者逞逞在大江以西亡其人多勃率理窟矜尚名檢致然邪然沉鬱與發揚左典重與迅利左亦其恒也獨豐城熊生神阿之文不然神阿諸稿皆縱縱可誦其緯思入理如直轡獨上而不受纏縛其布局發機如千鈞迅脫而絕無撓枉以熊生祭大江以西庶幾乎其兼之者蓋吾觀神阿高致達韻如瑤林瓊樹灑然已絕風塵又其平日多所默存故靜悟之後靈心慧識目無全牛宜其文爾爾夫承景舍光跡之不可瑞芝山房集 卷二 三

得試之則剝華截犀所向無前說者謂是豐城舊物今神阿之文與人類是余不佞以承乏分較天下士記讀熊生卷而異之曰夫夫非富名理而不墮於障矜檢桺而能妙通何以發爲文章亦沉亦揚亦典亦迅能爾耶當是時恍若斗間之紫氣咄咄來逼人者余愧無茂先之博物神識今讀其稿見其人而幸余射覆之不爽也

劉愚靖制義序

昔韓子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自振奇之士觀之疑木厭心滿志見謂藹如者無其高論不知其溫厚而

有餘矣按之入理釋之可思如是而文已至矣故韓子斷以爲非仁義之人不能振奇者則務跳于不經人道逞逞謬悠其說如夷山戾斗蠱腥虬肝其謫誕不亦甚歟即精若殷爛若錦索其所謂藹如者已窅然不可得則何以說蓋聞之登山者情滿于山觀海者情溢于海彼爲情而造文此爲文而造情大敵相遠也故曰情深而文明吾乃知仁義之情鬱者深而藹如之不可以字句襲明矣竊視劉愚靖之文近之其慧中妙詣名理佳言一洗當世謬悠譎誕之習而方大沉思忽往劃然天開肅然整者秋乎盎然融者瑞芝山房集 卷二 四

春乎一種真惻之意藹然露于毫楮間非積學養到未易臻此蓋愚靖爲人類有道氣者性真恬愉原本仁義其忠實誠心冥信于士大夫而其方雅標格矩矱不軼尺寸卽之溫溫恭人進而譚說時事抵掌纒纒中竅余與天下士接非一度無踰愚靖者今且領邑去吾信其爲豈弟君子讀其稿吾益信其爲仁義之言

宛廊草序

今制舉義之爲行卷者充棟矣其意爭以名家然而實能名家亦不數數得也文字第取科目卽秀便輕

活達達可以捷得如欲名家故非才高識遠而拙然獨造者不能世有知造微之說乎士欲自開戶牖乃以銳意一往便足擅場而不知此道求於格取肯于聖言則獨創而合轍乃稱造微耳夫賢人之言有方有跡可尋有言可測聖言無方者也簡而遠濬而玄如浩蕩春寄於纖枝如全海味具於一滴微乎微乎此豈可以一往而徹詣乎而今之所爲銳意者大抵攪一墮一如執蘆服執其執杵以號於人口象而未見全象者也此亦博士家之公患也余往從郡邑大夫得所拔高等之生諸卷而覽之見程君中之文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五

超然獨創心志猛利而竊奇之既又盡得其行卷諸稿讀而益奇之語非驚人不道意非獨匠不出鏗爾中宮商而窅然徹幽眇神情所到逸氣勃發莫可得而羈勒也中之真才士哉向令以其秀便輕活取一捷何難而必沉思獨創腐毫驚夢以自名家其志尚遠矣吾故出是說以與中之相質蓋余爲獨創者說而非爲庸學者說也知其于中之必有合也

均析合同序

南少司徒吳公既歿而家政未有分授蓋公卒於官其家政自公入官三十年皆公介弟季君任之公既

以廉執名不復能爲家而俸入之餘季君爲鉢積寸累得不至於食貧則家政之授非季君執任之顧公有三子尚振尚成皆蚤世尚選則先從提抱中奉太夫人命嗣季君是時尚成皆強無恙也成後未有子振生二子賜玉蘭玉公乃以蘭後成曰成雖亡猶存也選雖繼猶子也吾貲產當以子振成選三人均分之載諸筆墨公意固謂用季君力三十年爲起貲產未有報雖以選嗣亦未有他蓄積今與賜蘭各得其一庶幾少資選慰季君心矧賜蘭皆振子也處分亦甚均矣季君乃總括其貲產之數以公遺墨誌於親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六

支近屬與夫懿戚嘉姻咸稱允當無間言乃延諸縉紳先生爲公嫺友者蒞盟而三分其貲產遵公治命著之籍季君乃以序屬余余偕公起諸生同社會最稱莫逆而自余乙未通籍公以汀理擢南比部積官至開府粵西中間所持法觸忤當世不少余多爲公左右其間知公宜莫如余不辭爲銓次其概如此然余雅聞昔賢之訓其子孫以忠孝爲實經史爲田裴晉公黃魯直皆以書文爲種子曰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但不令讀書斷絕有才氣者便當名世則保世承家之道所重固有在矣司徒公以清白蒞官

不孝君爲拮据綜理得有所貽於子若孫今選與賜
蘭皆負青雲濟美之才足世其家學第益務遠者大
者如昔賢所稱士大夫子弟敦孝友之實修名世之
業則公志也而是區區者非所爲軒輊也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三

記

晉新安太守鮑公偕元配夫人朱氏墓碑記

歙場山鮑氏重建三官廟記

郡司農蒲公橋記

郡太守梁公生祠記

郡丞梓厓凌公德政碑記

邑大夫張公石像生祠記

郡司馬嵇公生祠記

瑞芝山房集 卷三目錄

御泉菴記

福裕菴記

引

斗室崇思冊引

林中社引

王楊二先生心志格言引

殷徵生藏墨小引

題許士衡象刻小引

跋

王楊二先生心志格言跋

趙職方志傳後跋

勸施文跋

募疏

建黃山法海道場疏

重修向杲寺募緣疏

題脩龍王山路緣疏

薦先疏

薦亡兒疏

題辭

建黃山蓮花菴題辭

瑞芝山房集 卷三目錄

二

募造南海觀音大士脫沙丈六金身題辭

建光明頂覺海菴題辭

瑞光上人施茶募緣題辭

脩太守公墓邀帖

爲吳謙菴邀六府公揭帖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新安山南鮑應鰲著

膠東門人泰六賈大儒

較梓

侄

子貞鮑懋度增訂

于古鮑學同較

記

晉新安太守鮑公偕元配夫人朱氏墓碑記

郡中以鮑姓者必祖先太守弘公先太守守新安在
晉咸和間遂家於官故郡中之有鮑自先太守始而
先太守及元配朱夫人墓在富溪之旁一水繞墓後
瑞芝山房集 卷三

出曰鮑南場蓋先太守本支蕃衍郡邑基列獨余家
一支居鮑屯暨居場田者春秋祀先太守墓世世勿
墜而所稱鮑南場者實先太守首創自嚴鎮以下迄
向杲灌田若干畝其間諸名族繁纍與余宗遞為場
長亦春秋祀先太守墓世世勿墜又向杲寺僧以先
太守曾建刹於六月六日為先太守諱辰相率修齋
墓側以故墓經二千年若新而場久漸圯正德初推
府張公一修飭之事在尚書洪公載語中茲復圯久
矣 今上丙申之歲余叔父起龍及諸場長首倡修
訪呈之邑侯倪公盱衡西矚慨然為首肯爰屬令史呂

君董其事諸場長以次受功場益濬治通流歲旱不
害邑父母顧謂諸場長曰按郡志稱鮑南場其來最
遠太守鮑弘自富饒鑿下經居鮑屯之南灌田三千
七百餘畝今數之良然太守之為德溥且長矣食其
實者可忘其自邪幸太守墓在吾為之立石表之若
輩其相率趨役諸場長咸頓首受命邑父母及冷吏
共捐俸金若干樹豐碑墓上宗父老謂某曰以邑父
母之嘉惠元元而不忘先烈表章及先太守也為先
太守後者又可忘邑父母動耶余小子謹識其顛末
匪敢曰昭祖德也實以彰侯興利維風之懿而諸場
瑞芝山房集 卷三

長之遵令勸功亦併附紀云

歛場田鮑氏重建三官廟記

歛自嚴鎮而下則場田稱最殷繁矣民居與市廛相
錯幾千餘家沿溪流如帶而余宗鮑氏為之冠族望
與余家同出晉新安太守公裔其始徙場田曰廼齡
公者仕宋景德間為英武郎以御契丹功陞洛州司
士參軍時形家謂場田南峙黃羅其星火法當受之
以水乃捐貲構宇祀三官水神其間用息火患公後
以聞於官頗其宇曰古聖堂復其地里人至今德之
宋左史呂公為文勒石紀焉歲久而顏會公之裔孫

澄目擊心恫慨然咨嗟以爲此先大夫之所創以福利一鄉者也何可當吾世而湮祖德賈神休且昌形家之忌乎乃聚族而謀選勝地夾溪之南于埭田爲東而西其面黃羅諸峯秀峙天際形勝較昔益宏澄乃傾橐貲庀材鳩工命弟淮與子文順重其事甃石爲臺臺上爲宇宇後爲樓高若干尺廣若干尋溪水映帶其傍有橋如虹蜿蜒足當雄傑仍奉三官水神如故事而中又設大士與漢壽亭侯像附以先世唐忠穆侯神主廟庶緣垣凡旣備矣又置腴脂若干租歲徵其入以供廟事經始于庚子之春竣事于甲辰

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三

之冬費金錢七百緡有奇其近屬博士兄汝剛見而喜曰是役也功在一鄉力出一人且以彰往而詔來不可無紀爰屬余記之余惟邑人最重形家言澄此舉不能舍是然非如世之崇祀祓禳者比以纘先緒則孝之屬也以隆神貺則敬之屬也以蔭一鄉則仁之屬也三物具而于體合矣矧揆天象協地宜費不煩族里勞不憚拮据衆善咸臻厥德良鉅嗣是而余族之興於埭田之阜于後也此舉其可忽諸遂爲闢立廟之意而記其事以勒之石

郡司農蒲公橋記

昔在成周車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有概於陳之道弗不可行也所論司空視塗澤陂川梁之飭廢纒纒言之動中典型至用以徵國之興衰不爽而公孫僑固一時有名公卿也貞鄭相之尊不難下乘輿濟涉者君子猶或非之則成梁之關政務由來尚矣郡司農蒲公佐二千石視新都三載聿駿有聲兩臺久重公才諳嘗一攝鄰府治池陽再攝屬邑治海陽望隆起矣公由郡城達海陽取道必出欽之西偏以往而路川者當西爲九達之衢行人肩相摩趾相錯也輿馬旁午而馳傍有渠鮑南埭則余先太守守新安

瑞芝山房集

卷三

四

在晉咸和時所濬也埭水橫經衢之中舊有橋今歲霖潦大作谿水暴漲橋圯壞行者苦之公盱衡而睇惻然興念曰安有康莊斷爲絕港坐令趾錯肩摩者視此如畏途相顧不前心膺廩於輿驚馬敗乎苟可便民何煩里旅遂捐俸金如十緡爲橋費不浹日橋忽自有之矣公顧深念吾誠不費百姓一錢而行者安步卽橋不能歲久無堅瑕奈何又重煩後來者官府費乎復捐如十緡爲母錢收其息以時修葺焉此一方人蓋無不舉手加額頌公明賜加稱之曰蒲公橋云乃諸治埭首事者若而人聚族謀曰成梁除道

責在吾民及以吾民之故累君侯夫君侯佐郡三年其效政豈澤沾溉六邑與有誦口有碑矣獨吾儕視此猶甘棠焉偏愛其蔭願勒之石以垂永久公聞而固止之曰嘻若曹豈效陽晝之所稱陽橋者至邪夫亦謂輿杠徒梁皆我爲政雖實不費百姓一錢詎以是爲人悅之哉若曹休矣於是諸首事者相率儼然造余請曰草野之民何知惟嚮其利者爲有德不虞君侯之嚴禁之也君廬居里中素以直諒有文爲君侯嚴重庶藉手一言或有當於君侯余聞之唯唯夫公之佐郡明敏周詳所振飭非一誠何用此爲沾沾瑞芝山房集 卷三 五

獨計是役也居民之責也胡爲以累之官後有覩此者慨然興思君侯愛民不難以俸厚爲民費吾儕小人可自封以無樂輸乎是爲國觀義舉者也夫官以傳舍視之卽有惠政不越目前詎肯爲長子孫計而公權母錢以鞭其後欲世世津梁之上有嘉惠焉是爲民懷永圖者也卽此足以示人人詔來者公何慮乎陽橋耶夫三年有成民其以是爲碑之陰實以爲棠之蔭也不佞乃爲之記如此

郡太守梁公生祠記

三代而下吏治之盛無如漢嘗讀循吏傳見當時人

主所與共天下者曰良二千石以爲郡守吏民之本也而郡守之號能其職者亦不可數數見惟黃霸龔遂召信臣諸公爲能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所在吏民爲之立祠歲時奉祀不絕蓋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有非趙張諸材吏所可及者 國家定鼎金陵江左諸郡皆根本重地其以材賢推擇爲郡守者可指數也新安在江左以名郡甲其地突阻其生聚繁衍其俗尚矜氣喜訟自昔淳樸未散無高貴名而家裕人給治之頗易頃者驚於豪汰相高獄訟繁滋借援市重動連數歲不解而又橫加之以權採豪黠乘瑞芝山房集 卷三 六

勢爲難百端治新安者憂憂乎稱難已我太守梁公以計曹高等來視郡事期年而境內稱猶神君番三載而政成化洽又兼署憲篆以提衡六郡境內之民恐公旦夕擢不可留咸興得公與治兵六郡而新安庶猶在宇下也乃公甫考滿而卽以治行卓異擢憲兩河矣郡民雷呼雲湧爭爲公立祠以繫去思旦夕走祠下瞻仰謳誦勿絕又相率請余紀其事余謂諸父老子弟老夫髦矣不能爲飾詞綺語以侈觀者第據吾所聞見撫實載之則太守公洵有不可及者公始至而卽以廉肅著矣聽斷而輒以公明著矣久之

而又以慈和惠愛著矣蓋公冰蘖自持洗滌一切寧
過於謝絕未嘗輕徇權貴以涓吾三尺其於民之情
僞洞然若觀燿火毫不能匿者故公之聲實皎皎在
人耳目如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矣然而公之所以
卓軼則尤不止此也一腔精誠真有爲國愛民爲民
任事不靳肩勞任怨以圖之者故有積蠹數十年莫
敢誰何而一朝除之有貽利數十世莫能先倡而一
朝創之如清衛士之占額歲省四百餘緡留四司之
班料力請不憚屢牘築堤坑口而民居奠開嶺葉壩
而烏道通重修文廟髦士攸宜甃石漁梁形勝大備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七

又助建大源古虹一皆取諸醵俸而至其清帑藏杜
宿寶使司鑑之吏兢兢奉法三載無侵漁患凡是者
非公之至誠懇惻于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慮不顧後
而何以能興利除害如此且也公至郡正當中貴人
凌轢郡邑巨豪大猾佐其鳴張來如風雨公從容鎮
定事事應以理法不爲少撓稅課則執解部曹祁木
則堅罷徵採織造力却其傳奉遂減五萬之加徵額
稅檄更其題請蠲至免九府之商課諸厥艱鉅皆人
所逡巡退讓不敢吐一辭而公毅然爲民請命竟脫
於狼貪虎噬之口吁公之心亦苦且殫矣公之力亦

勞且艱矣以視龔黃諸公真足千載頡頏其去而見
思思而立祠歲時奉祀勿絕良有以也余不佞幾及
大齊百年以來事不佞皆幸於身親見之如吾郡所
稱賢守幾人中間以祠祀者幾人而要之正惠和
爲郡百姓孳孳任事不顧利害禍福則如公者真所
謂有功德於民宜祀而余之言果實而非誣也遂爲
之記以勒貞珉

郡丞梓厓凌公德政碑記

郡丞凌公之貳新安守也歷七年所熙績宇昨所在
屹有成勞所去輒留遺愛蓋七年之間其攝郡之屬
瑞芝山房集 卷三 八

邑事幾徧有至再至三者最後乃攝行郡事又先旁
攝于非所屬之郡邑如涇者當是時先後監司直指
使者中丞臺所巡察郡國守相輒才公甚公不欲爲
地方得公而諸屬邑以及旁郡邑之民慨澤欽風者
又公不延頸舉踵思得公爲政幸而得之輒走相告
曰我有良翰也恨來暮耳蓋公仁心爲質而淡泊爲
操其於民惟恐傷之其聽獄訟惟恐不當于情實卽
以貴勢居間無所撓至若無告之小民則必爲伸理
其真實心徹于閭閻者深矣以是公在郡七年而握
篆專城者無虛日望實濯濯著江之上游六郡稱最

各薦疏與書相勞者積十餘牘然公職督軍則實明習法令申嚴約束一時盜賊屏息故前是以太平之江防重操撫兩中丞臺江按兩直指使者咸推擇公謂非公才不可疏調公備江防已下部主爵者謂新安地重何必減江防卒留公方是時余郡中蓋春春多事矣中涓挾簡書之靈以恫喝郡邑無不披靡其螫首中于飲休寧而公正攝休寧不懼不激狙畜之以無烈其怒而民是用寧次中于祁則為採木祁民大譁相與挺而走險公奉檄往安集之為覈實薄徵以無廢上供而收其蠶凌祁賴以安發嚴邑也農事瑞芝山房集 卷三 九

其最大者公與之清田濬渠為發蠲大害興大利語在三邑紀載中蓋休發為郡中鉅邑祁差次之其政章章如是而其攝他邑者又無論也公之政其大者灼灼在人耳目而其它懿燾又未可縷數也獨余歛雖未獲公攝而以首邑日在宇下沾暨視他邑尤云當事者方以畿甸之名郡擬公守而會粵西太平守缺遂推公守太平諸屬邑之德公深而思公不可議也相與尸而祝之矣而歛之紳冑顯印若什伍蒼赤是怙是恃者相與徘徊而不忍釋爰立豐碑國門之外屬不佞為記其梗槩勒之石夫令親民者也守

師帥令者也守而貳焉則于令無專師帥而于民無專親以故古所傳循吏守令而外虛無人焉自公上肩守以下徧攝諸屬邑則守能師帥而不能親令能親其邑而不能及于邑之外者公獨無不帥而無不親此之為烈固宜其所在奏績而所去見思也今讀諸薦疏勞書咸大公之才潔公之守洞物情者偉公識清戎弊者壯公猷即今有傳循吏豈能舍公哉蓋公家世經術自其太公起甲科為良二千石仲氏以甲科兼省解為名諫議而公與諫議公同舉又卓然以詩賦古文辭名家則世德文章信與吏治相發也瑞芝山房集 卷三 十

其敬采輿論之同而遡其本云

邑大夫張公石像生祠記

歛自 國初迄今二百四十餘年未有以瑣闥名諫奉 詔起家來治歛者有之自楚黃張公始亦未有蒞任而聲先轟暮年而政大備甘棠之思彌久彌新者有之亦自楚黃張公始今夫霞山之上特祠豐碑所為標公之德紀公之事者何林林立也而文學黃生龍旂輩凡若而人感慕不已又繪公像刻諸石以與邑之父老弟子尸而祝之其像儼然逼真毛髮俱肖邑人見之有撫髯雀躍者曰此真我張公也有嘆

息泣下者曰豈真我張公耶有徘徊咨嗟不忍去者
曰安見其非我張公也公何以繫人心若此蓋公之
治歛不循故常不尋蹊轍惟此一念愛民真心發揮
注厝無不滿意有以徹於民之肌膚而洞于心髓下
車輒問大姓主名豪鯁股票聽兩造如觀燿火決獄
如流水前所積案累年不能斷者一朝立剖沉冤得
雪嫌怨不避權勢不撓贖錢悉蠲胥吏無所得秋毫
相率求去一月之內四封之間雷呼驪動曰神君耶
曰慈父耶旁郡縣如績熙發休邗以及太平旌德咸
百舍重趼爭來控其不平公拒之曰若自有令吾豈
瑞芝山房集 卷二

上

能越疆界而聽若訟訟者苦不獲命則相率而控於
監司直指使者曰吾願得張青天而一剖之死無所
憾其異政如此會歲饑不待報上而立發倉廩吏惴
惴請恐得過上官也公曰不聞韓韶之言乎長活溝
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一邑賴以生全尋
大水猝至裂山湮谷城外民居漂沒溺者無算公亟
登城下令拯救死者與之掩骼生者與之衣食葺其
廬舍民獲安堵尋又大旱公步禱烈日中大雨如注
又相地脉鑿泉水溉旱魃然水旱相繼閩邑大荒公
亟發帑金乞糴鄰郡又令富人出金錢分道而馳之

四方載米千萬艘入歙市上之米暴暴如丘山所全
活數十萬衆米價既不翔貴帑金亦完更爲力請于
當道以蠲以賑黃髮之老扶杖而歎吾儕生長自未
覩此災荒非公一片血誠萬方補救邑人之死當不
以澤量乎歛之獲保其生聚有其家室皆公賜也自
公治歙垂一年而大利無不興大弊無不革大憝無
不除又爲立久遠之法如均徭賦以平偏累設官解
以全民產築堤以衛城造紫陽橋以利涉建塔霞山
以昌文運皆爲地方百世利他如新學宮汰邑祠備
樂祭嚴賓飲興文學明鄉約諸所關風教者又莫不
瑞芝山房集 卷二

十二

粹然更新秩然具舉計公之在歙真自朝至暮無一
念不在民自鉅至細無一事不肩任振刷撫循相沿
之稅政翻然丕變廼蠲市魁他無所畏而畏公窮巷
之老稚深山之孑遺他無所恃而恃公向之以青蚨
進身者苞苴筐篚充塞公庭至是一切匿影惟賢士
大夫修潔方正濯濯自疎者則以暇日與之談道論
治而里巷之下始知有冷然之清風再見古循良標
格如此夫公以青瑣貴臣來理縣事又旦夕當遷去
誰不傳舍其官公獨身視民而家視縣卽汲長孺大
賢猶不肯就榮陽使見公爲令卓軼絕倫如此當亦

悔其當年少此一段奇特蓋公本之以日光玉潔之操樹之以泰山喬嶽之望敏捷若決江河精誠可貫金石識者咸謂公天下才行當任以天下之重何有於邑其燉德善政不可勝書姑爲紀其大者昭示來禋公名某楚之黃陂人丙戌進士

郡司馬嵇公生祠記

自秦置郡丞以佐守爲治至漢因之不改而當時號能其職者無如黃次公次公循良聲雖以守潁川著而不知其爲河南太守丞也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史稱其廉察內敏習文法溫良有讓足智善御衆瑞芝山房集 卷三 十三

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次公遂任寬和名以持法平召爲廷尉正而後乃守潁川則次公之功名實始於郡丞時也漢以後郡丞之沿革不同其著者則有郭絢之幹局敬肅之堅貞張允濟之宏略皆表表郡丞中然較功論烈以勳名顯於朝孰與次公吾今乃有感於德清嵇公之爲吾新安郡丞也嵇公之廉敏習文法與次公同溫良有讓足智善御衆與次公同當法度合人心與次公同而以寬和持法平內召亦與次公同是故自吾郡以名太守著聲去郡而人思之建祠春秋尸祝不乏至郡丞雖多賢者而未間有

專祠也有之自嵇公始蓋嵇公去而思慕公者爭爲建祠肖像成以不日諸文學方生嘉宗等數十餘曹持大理少卿洪公敘建祠之指來屬余爲記余與諸文學言 國家設官各有分職其在列郡則郡丞職尚治兵諸一切郡事不得預而嵇公何以得此於民豈非公之燉政異績超軼一時有以感人心之深乎諸文學曰吾儕聞輿人之誦公者備矣公在郡未滿五年再署郡事四攝欲休黜績諸邑事所署攝無不著譽望自諸御史中丞臺暨各御史臺監司使者之薦疏與書相勞幾二十牘治行章卓可攷鏡矣郡故瑞芝山房集 卷三 十四

競訟率匿他事端而借詰盜爲訟名然因是亦贏贖緩在官矣公嚴禁毋令得匿端訟遂簡廷內肅清而惟日討軍實而覈之汰老弱無筭悉補壯勁每給餉必躬坐堂皇手自封兌而人散與之猾胥旁立如木偶軍得宿飽乃時其訓練織文組甲無不改觀公於職事清訟源振積弛如此而又行保甲嚴夜警宿盜就縛郡中以寧至署郡署各邑必首爲簡獄訟第以德化平其氣小釁輒自解散有竟訟者剖決公明即薄贖亦鮮少遲遲不能充積穀數甚至捐俸以取盈諸在獄者每緣寢閣坐繫經年公朝署事而夕按牘

勒者勒結者結須臾之間因固幾空又聞然於重繫不可釋者或無所得食則從輕罪中寬其贖令量出精每月積十餘石給諸重繫以得無餓死惡俗又多竄入養濟冒竊衣糧而真焚獨者反不能徵一飽公必爲嚴核俾沾實惠毋冒濫母侵漁至於興學遊文所甄拔才士若而人旌節崇義所表章貞烈若而家凡此皆公署郡邑之大較也至若因俗立政所專行於四邑者如歛則錢糧清而侵冒之蠹塞關防嚴而詐僞之弊消於休則辦法馬之積弊以免包賠憫寒苦之暴骸以倡義塚最爾之懸實多陋政供億徵輸

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七

種種額外公盡革以便民且著爲令守臬吏借官以隱匿者必罪令足額績與黜壤地等耳供應之繁苦於雇募公力爲省革而充以在官之壯役民莫便焉又曲體孝子慈孫之心而雪文學之枉蓋公之所以專行於四邑者其善不可縷數人心欲無感得乎余曰固也然吾聞公之權稅蕪關其心如水稅車在關兌收在邑竟權不見朱提面目第極力振刷掃一切弊實無遺以故在事縮常期二十日而積羨反贏舊額一千七百金公不私一文人謂公是役也弊絕風清前後無兩嗣是每次當往權輒力辭不再赴此一

段高潔之標真幾乎尚已何諸文學未之及也豈以其非新安治行所關耶吾則以爲公之署郡署邑諸美政所由本也蓋公之才識經綸包舉宏而綜理密於投大遺艱無所不可卽如池陽廣德諸州郡其查署當道皆一切委公然非公之廉明仁恕有以爲之本而能所在見效如此耶公之獨以郡丞蒞祠宜矣史所臚列黃次公治行其何以尚公吾故從諸文學之請記其大概以俟夫采風者載筆而不敢以不文辭也公名某字某浙江之德清人萬曆乙酉鄉進士

御泉菴記

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七

御泉菴初名雙嶺菴其地自黃山雲門峯西來連峯數十絕壁摩蒼至培風尖挺然秀出雲表菴處其麓今比丘覺應所建也盤谷迴旋左右環抱從遠望之如在蓮花瓣中前峙一峯翠色可摘黃山固饒奇秀此亦形勝地云屬歙而界鄱海陽之東略舊未有菴國初高皇帝從鄱陽破敵回取道過之憩松陰樹影間上與左右方隅忽見山巖之下泉水湧出酌而飲之甚甘上喜名其泉施水而呼土人語之曰是宜菴其後上有天下土人因創菴焉而以高皇駐蹕之故免其征初稱雙嶺者菴之左右皆嶺踰

左達歛踰右達海陽菴據嶺中萬曆初年燬于火復新之復燬應風精形家言謂向背失宜故災當於址內稍移左正倚培風之下而湧泉當其前於法吉乃自出金錢若干緡間募木石以助而中翰吳君百昌亦出若干緡助成之菴之前爲綠垣顏其額曰御泉菴則故中丞徐公中菴守郡時所題志 高皇帝漱泉處也由垣而入爲門門之內金利東南嚮莊嚴諸佛像頗稱精藍折而左爲青蓮閣僧寮在焉閣後香積與齋堂上榮相接右爲十方堂以待苾芻之十方來者堂後貝葉樓蟲起開樞木末諸藏經悉度樓中瑞芝山房集 卷三 十七

樓後則闢祇樹園華堵周遭繞之竹木交蔭結夏其下或趺坐或經行亦清涼界也左司馬汪公與應善最重之稱爲響山上人余以戊午秋修孟蘭會於黃山之慈光寺晤上人過其菴一宿揮麈清言出聲論相權旁及青鳥岐黃卜曆諸家之說皆無不通曉而音吐洪亮狀貌魁傑余調笑令在草昧之初得侍高皇豈不與當時諸名宿相頡頏哉黃山蘭若有名者爲祥符爲翠微爲松谷皆以境地勝御泉雖當衢路殆不多讓硃砂峯下慈光甫事鐫鉅然以 大內賜佛取重若御泉則 聖祖龍興之日 皇輿過化

之區坤珍地靈久閱弗宜固臣子所宜載筆也上人以菴之始末屬余記之余爲著其梗概如此菴有山田若干畝紀別籍

福裕菴記

福裕菴去郡東三十里在疎口七瑞塢山中去疎口二里而近乃幻跡老人之所建也老人得法于鸚窠頂坤關主關主沒隱於武林之西山與疎口程君某兄弟三人稱莫逆程君因請至郡中老人視七瑞塢山水佳勝因從程君乞一畧築地以茅蓋頭間出爲人唄誦得視錢積至百餘金遂構房五間藏華嚴法瑞芝山房集 卷三 十八

華二經經板後閣一間供佛像三尊前後小房數間作香積廚既訖工名曰福裕菴其法侄抱虛禪師及高足彥融顧余齋中乞一言紀其事余與老人及抱虛師往來頗久老人端凝誠一神觀精深視毀譽如飄風之過耳一切喜怒哀樂不棲于心視施隨手散去大都用以刻諸藏經而抱虛深入三昧談宗如倒囊而出已幾大悟皆法中龍象也彥融英年精進抱虛師亟稱之余爲記其始末如此

引

斗望棠思冊引

甚哉我梁公之政之美不可以縷數也蓋自公以清德碩望推憲中州而都人士皇皇如有失依依不能舍謀所以尸祝公者舉郡之人奔走焉而間有涉文翰者輒乞言以頌公德識公不忘其乞于某亦不知若而人而某不敏多謝絕不能應乃余族之近屬任子孟英者則余父行少司馬公之曾孫也司馬公故嘉靖間名臣茂著勳伐而孟英以文弱一日爲諸惡少所凌非常暴橫賴公三尺繩之諸惡少稍戢孟英德公深也偕其昆弟子侄各致咏歌之辭以永甘棠之愛而屬余引其首余不能辭夫郡俗遲遲用衆瑞芝山房集 卷三 十九

否則用強而滑濶于尊卑貴賤之等語曰華門圭竇之人皆凌其弱則郡俗然公所摧強植弱其事非一而此亦彰彰較著者公今以憲節按中州幸矣而我郡則不能無嘆于不得長有公也思之不足則咏歌之咏歌之不足則長言之是余侄輩所爲倡和意乎而某於此不勝有餘思矣若其他熾政序已具不復論

林中社引

自昔遠公開蓮社于廬阜當時有十八高賢同集至今流風餘韻猶在人間西脉上人自潮來新安數載

雅意禪宗無塵土氣一旦聞遠公之風而悅之欲偕緇流開士輩深入黃山結社白雲窩裏往來翠微峰下余甚快之且語西脉匡廬蓮漏清風拂人以有遠公與諸賢重也若西來的意結伴同參其工力之精銳或猶有進焉經載金毘羅尊者共住林中坐禪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兩說法或聖聖默然談者以爲結伴修行良法不知道社諸公視此何如西脉遂請題曰林中社

王楊二先生心志格言引

心志格言者何王陽明先生立志說楊復所先生心瑞芝山房集 卷三 二十

如穀種論也學不可不識心心識而後學有本原學不可不立志志立而後心不放失故二先生諄切言之陽明先生之言立志也激切痛快爲人提起命根令一時跋躐皆奮而復所先生之言心則挾精剔髓洗發無遺政如子夜鐘聲驚醒一切昏睡友人黃君元質最嗜之欲令揭以廣同志而持問余余謂心志之溺久矣揭此二篇以示人庶其有醒而奮者乎雖然立志要矣譬之于農志在得穀則必擇嘉種不雜稂莠若本無意力田而徒占晴測雨安望豐年問其人非不識穀種者也黃君篤志問學洞見心體其以

余言爲然否

殷微生藏墨小引

殷微生好思居鎮之嚴杜門以思有年矣始而思弋今世名公車之牘無弗討也既而思弋千秋名辭賦之業無弗搜也奢纂誦於慙造兩者都未獲所思乃改而思墨曰名之不立語不如默楊氏不云乎默焉守吾大玄默也玄也處晦之道也若默而語存焉玄而白生焉則莫如墨楊氏冥思而之于玄吾好思而之于墨其可乎乃以三年而索之譜以三年而劑之材又以三年而窮之法斗之思輝於墨矣蓋十年而瑞芝山房集 卷一

五

墨始出矣爲螺爲丸爲挺爲笏墨之形也爲煙爲煤爲膠爲香墨之質也必至於摸索而知精粗者乃爲得墨之神惟神則思力精微無地寄語默矣嗟乎生有無涯之思不得逞而托之于墨而其墨又不以術市門而以藏名山則其遺汁餘瀋煙華絕代卽與奚潘諸人齊名可也生故遊余門名大心字微仲先名汝思常自號殷微生云

題許士衡篆刻小引

篆刻名家不數數見亡其視操弱翰者本難耶締觀何主臣所鐫其格峻其力勁英英逼古真擅場手許

君士衡近自錢塘來新安以名手爲賞識家所推重差次主臣蓋其意致超超度越流輩甚昔人稱李陽冰窮入篆室隔一千年而與李斯相見主臣之後卽有士衡殆不似陽冰之與斯太寥闊也沒書之以博一粲

跋

王楊二先生心志格言跋代

余不敏惟志學一念百折不回徧訪師友至老不輟余乃於此心頗有悟入實從師友之訓得來如王陽明先生立志說登吾師楊復所先生心如穀種論則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三

尤所服膺手書一通於壁常顧誦之每讀一遍志意一番激發心體一番洞朗輒欲合梓之以公人人偶於四郡講會聽祠部公講學闡明奧竅語語皆從一片虛明吐出多發前賢所未發者余喜甚謂與二先生之旨必有合也過其齋頭靜夜深談匡牀對坐無一毫塵土氣因舉二篇之言對月朗誦兩心快然爰書之以付剞劂

趙職方誌傳後跋

余以甲辰待命平子門外僦居法華禪林而友人方君明揚攜故趙職方事狀屬余爲傳傳之余不知

職方第聞方君所敘事想見職方爲人磊砢英發奇男子也畫西夏畫東倭又畫漕河皆國家大利害而職方悉爲之贊此豈剪尺矩矱之士能哉長才束於拘議乃令豪傑士齋志以歿惜也方君每涕泣爲余道之余自法華歸里時從冰雪中兩騾挾籃輿蹣跚起滑一切書冊俱留寺遂遣職方事狀歸尋方君舊盟提筆而無以爲之質冷夏再入長安五閱歲矣方君來相見出顧高兩公志傳讀之猶娓娓道不休嗟乎方君真不忘國士報夫以職方能得士如此其人不可知哉遂爲識其後如此

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三

勸施文跋

余君常吉嘗作勸聖書行於海內識者題之一日持歸德沈先生所作勸施文示余曰是篇之言何如余曰此卽勸聖意也子貢問博施而夫子曰必也聖乎博施既聖人事則能施不可謂非學聖事也人惟從形骸上起見妄分爾我故以宇內公共之物而執之爲己有慳不能施凡人之所以分於聖正坐此病試以乾父坤母着眼則視世之疲癯殘疾憐獨鰥寡真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欲不施得乎不施卽不仁不仁卽自身之痿痺而天下之疲癯殘疾且移之

已矣欲不施得乎歸德公之勸真不啻切身痛癢而常吉重爲流通之也又仁人之用心希聖之急務也吾願覽者常提此自勸念念能施卽念念是仁是聖一念不施卽背聖離仁而自陷于痿痺如此激切當不待勸而施矣

募疏

建黃山法海道場疏

蓋聞域中靈勝之區莫非禪窟佛子津梁之處多在名山故訪至道於崆峒識神人於姑射坤珍法寶瑞不孤興奇嶽精藍合則雙美自乾坤開闢以來乃有瑞芝山房集 卷三

缺事不修如黃山者黃山僻在新安奇秀甲於寓內周環數百里亘地摩蒼歷落萬千峯爭霞避日呼吸殆通帝座剗削疑有神工一派靈泉長洗眾生塵土千年丹井尚留軒後藥爐片片青遙望迷七聖桂林碧玉何處諸天輪菌虬蟠出世間妙相嚶鳴樂雅吐人外希音誠欲界之蓬壺靈真之窟宅也久虛金刹殊負寶山高入勝士以登臨至者愁風雨之如晦行脚頭陀爲修淨來者嘆鶴鶴之無枝振古寂寥新占氣象頃來慈轡屢現光明爰有普門禪師者荷法清涼山中飛錫天都峯下形骸土木一似拾得寒山根

性菩提願近雲門雪竇修大乘法願生生世世普度無窮放般若光將利利塵塵渾成一切于以煉魔選佛因而雜草開林接十方人苦身淘汰持萬種行畢力薰修似此戒定慧互融真稱佛法僧三寶願力玄感垂三載而頓集諸賢機緣自來卽一時而肇開勝業資檀那力助廣大緣無分達官長者不論近處他方向萬經中同開大千世界於一捨內永種億劫良因謹疏

重修向果寺募緣疏

竊惟向果禪寺肇自蕭梁歷禪則千餘載浮圖祝釐瑞芝山房集 卷三 五

則萬餘家香火洵茲方之大叢林而吾邑之古名利也人代幾更惟是佛天常在滄桑亦變何況宇舍不類一虧一成以嗣以續頃者金姿寶相都委於塵沙蓮座珠林咸鞠爲茂草莊嚴無所梵住何休寺僧義宣信洪等發真實心修波羅密朝鈴夕鐸祈建百億閻浮暑驟寒馳廣求十方檀施儻有善信共發慈悲念佛恩之難酬思古德之當繼朱提白鑑喜捨隨緣鳳利龍宮聚鳩伊始則法雲嗣蔭大千之世界一新佛日重光衆信之福田永種同開善願請視斯言

題修龍王山路緣疏

夫地靈自昔所重而道弗列國有饑是以公劉相度司空視塗皆王政之首務也吾邑龍王山諸峯在郡治之西則關係郡治者重作西鄉水口則關係西鄉者重以固風氣以昌文明以阜財用於是乎在而况依山之路尤繫五邑周行一日之間行人萬千如織下臨深溪風稱衝險自開關以來未嘗於此採石誠重之也以故山峯挿天康衝無改而郡治民生兩受其益頃自築堤之議興而採石之舉起其間實有邪人陰主因而假官牟利當事不察誤入譏言力主鑿山首逢奇禍西鄉財賦亦以頓消蓋官民俱罹其厄瑞芝山房集 卷三 六

風水於是而微且峯巒破裂裂秀色旣已凋殘而蹊徑傾頽通途遂作梗塞有時巨石忽下於崇山有時霖雨忽瀉乎高岸損傷行道之人不知凡幾矣戕地脉干天和莫此爲甚誰生厲階造茲疊孽余輩目擊心傷興工修治而郡城管堤者猶倡異議如前復欲於此開鑿不思紫陽橋霞山塔皆所以爲郡城固水口也而西鄉士夫爲之從吏西鄉富室爲之出財今橋塔旣已歸然西鄉反蒙戕害報施如此可謂恕乎况害及郡治害及民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幸賴洪太公祖仁明採士夫之言出示禁止嵇李郭三位老公

祖慈惠動一體之念公道主持形勝雖損不至盡傷
阻塞復開遂成坦道第搬沙砌石爲費不貲而防微
杜患尤須衆力今搬砌工價僅償卜之二三東西首
尾建立豐碑蓋造碑亭以詳始末中間擇一迴合之
處創設廟宇未鎮茲山不免煩費且具呈兩臺各上
司處以絕覬覦庶後災可弭萬世永賴此真功德也
簿到幸卽捐貲勿有所靳

七月十五薦先尸部公先太安人疏

幼勞罔極親恩詎有盡時永慕無涯孝思誰爲竭日
第追遠篤念雖殫子情而升拔神明全憑佛力伏念
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七

先父贈尸部主政鮑某先妣贈太安人程氏捐棄已
久超登末期據二親生平皆修善施仁實無大過惟
三世諸佛以空心道眼能見微塵或已解脫或尚沉
淪旣杳杳冥冥而難測如在天堂如生淨土謹虔虔
懇懇而投誠茲值佛歡喜日正當僧自恣時况大內
頒來四面圓迴七層金像廬舍那佛爲千秋希有之
遇而勅名鼎建羣峯攢聚一柱天都慈光禪林乃
萬古獨創之奇敬設盂蘭仰祈寶筏大德高僧十餘
輩禮懺持咒以消宿愆十方僧衆凡百人誦佛念經
以助聖果在弟子慮添今業何敢扳援而二親能值

往因深冀拔濟誓願普度大千以一心而周沙界用
祈早超考妣超今日而躋天庭

七月十五薦亡兒疏

華樞秀隕今古抱才士之憐愛篤悲纏賢豪深詰難
之痛非仗佛慈拔濟孰從彼岸超登痛念亡男玄度
性質通明天眞孝友幼作佛弟子曾手抄禪悟之書
長爲國學生尚行定修之力本是騰雲健翮無奈
閃電年光論其世惟依傍二親似無現業如此人乃
不得四十恐有宿愆茲值解倒懸之辰敬求出生死
之路雖孟蘭祇以申孝而津筏自足廣慈仰仗圓通
瑞芝山房集 卷三 六

俯超幽帶鳴鐘鼓而求亡子敢墮愛河誦經咒以拯
沒人直超苦海儼然大志欲酬所冀精心回向必無
久地下修文宜早生人間名世

題辭

建黃山蓮花菴題辭

余以癸丑之臘同景升踏雪入黃山過蓮花菴下不
知上有蓮花菴也見一僧從風雪中持茗一杯來飲
余問之曰我蓮花菴僧幻如也余曰開歲當於此菴
結夏及夏竟雷滯里中遙想蓮花菴如在天際而幻
如翩然以是卷來遂爲記前因幻如則曰吾且欲廣

是菴爲名人勝士游憩地幸成此果余曰然黃山靈秀奇絕應接不暇此其初地也游者當先從蓮花菴拈一瓣香願言隨喜勿謂唐捐僞鳩之費卽觀成不日可也

募造南海觀音大士脫沙丈六金身題辭

萬曆戊申南海僧太空持友人沈武選書來謁曰將爲震旦四大名山造閣浮提四大菩薩往鎮焉詢所謂四大云何曰吾欲以觀音大士表南海文殊菩薩表五臺普賢菩薩表峨嵋地藏菩薩表九華也余訝其闊遠而以方解闌入燕未暇與作緣去之五年還瑞芝山房集 卷三

里又三年所太空復持同年邵虞部書來謁余問四大名山之願畢乎曰未也然閩中已有文殊緣矣吳下已有普賢地藏緣矣地藏已莊嚴今偕縉紳某公送九華矣獨觀音大士緣在新安未臻厥成願得一言爲倡余遜謝不敢任而其徒有靈雲者以戒申偕太空來憩歛之西爲造觀音大士丐緣朝夕跣足走街衢擊柝以號于市不輟寒暑者八年而未有應也又數數叩余齋頭丐一言以倡余甚愧之感其意不可已爲敘顛末如此庶幾此邦之人有動一念者乎夫一念動卽大慈悲吾聞大士圓通神無不在勿謂

南海爲遙而有慳心也陽燧召火方諸召水其精通耳圓通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徧法界皆真水火無用召者故能捨卽福田能捨卽南海在目前靈雲靈雲不誠不靈吾之言詎能有加於爾之誠爾多以八年息肩誠之無二心緣在是矣緣在是矣

建光明頂覺海菴題辭

黃山奇秀甲寓內而自軒轅以來凡幾千年光明未耀近乃有普門大師北游以大力載大藏經入山皆大內爲之裝潢而又賜七金身佛蓮花座七層永爲茲山之鎮天下士紳莫不嘖嘖黃山與五臺峨嵋並峙可謂放大光明普照一世界矣復有智空上人建覺海菴而名其山曰光明頂善哉善哉夫具大光明乃爲佛智一切空而後能大光明寄語智空自今空我相空人相空法相斯爲一切空行且光明現而佛智深衆生同攝入覺海又嚮復有慳悵障礙此菴當不日成之不佞以來春造菴願坐光明觀

瑞光上人施茶募緣題辭

昔之苾芻以茶名者飲之而効則玉泉眞公之仙人掌善烹則吳僧文了呼爲湯神分三等辨茶則覺林僧志崇待客以驚雷筴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

香遐哉邈乎高風不可尚已然於天下之喝者何與
蜀僧瑞光欲於都城外以茶湯飲往來行役不遠數
千里走南中將徧乞長者無論露芽雲脚雀舌龍團
載之而北乃先乞余爲題數語冊子上余未之應詣
門力請積四閱月不休其志專其意篤殆有堅固力
者乎茶格不必如前數僧而不惜自己頂踵爲人之
喉吻計亦可念也大海一滴水具全潮味歎蒸喧濁
之際得一盂茶何啻甘露又豈不是無量功德海中
一滴百千萬億施茶者俱在一滴中芥子納須彌知
否一切善男子慎勿靳此三百片

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三

脩太守公墓邀帖

始祖太守公墓爲溪水所冲周圍蕩洗日甚一日再
經大水泛漲一二次將餘地皆入於水而墓且不可
保矣夫以始祖之墓相傳千有餘年至今日而聽其
損壞於子孫安乎及今修理猶爲費少易完待其壞
盡而後圖之卽費數倍於今亦無及矣目睹而心惕
計爲太守公子孫者誰無良心謹從公酌量各門應
出之數開列於後

爲吳謙恭邀六府公揭帖

吾鄉原任益都縣令謙菴吳公筮仕之初正值礦稅

盛行增璫肆虐勢焰滔天謙菴首撿虎鬚疏劾陳增
諸不法狀烈烈危言已上動 天聽增懼貨緣多方
遂至被逮 廷杖下獄間聞萬死義貫白虹公論共
惜今幸 恩詔優卹礦稅諸臣竊念謙菴蒙禍旣爲
獨條錄死實應首褒仰懇同鄉諸縉紳先生賜一公
揭以昭公道以慰忠魂謹啓

瑞芝山房集

卷三

三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四

奏疏

奏為徵臣候 命獨久孤悰受困最深事疏

奏為代藩勘議已明綱常關係重事疏

奏為體元 御極圖治宜勤疏

奏為法令廢弛日甚 國勢虛弱可虞疏

表

宣德六年某月某日少傅臣楊榮學士臣王

直恭遇 上御文華殿進講章謝表

瑞芝山房集 卷四目錄

策

問題并答 已酉科代

山東策五道 并題

解

體仁解

瑞芝山房集卷四

新著山房應驚著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去垢鮑 劉同較

子貞鮑懋度增訂

奏疏

奏為徵臣候

命獨久孤悰受困最深病勢日危萬不獲已稍移近

畿地方候

旨仰祈

瑞芝山房集 卷四

聖明簡發部疏即允放歸以延殘喘事臣自去年十

月抱病乞身本衙門堂官為臣代題又移咨吏

部題臣養病併另題祠祭司郎中放臣回籍前

後凡二十餘疏矣同時請告諸臣或即時

允放或久而

允放皆得蒙

恩以去獨臣隻身蕭寺自冬徂夏半載有餘流離狼

狽如此其極咸謂中傷臣者機關甚深毒害甚

險將同昔年沈一貫害臣遺智而近日吏部主

事涂一榛辭御史張至發疏引臣為證至發遂

復加誣大都借吏部一推爲臣口實既疑其爲鄉評又疑其爲奧援既以久推爲盤踞爲戀爲銳又以出城候

旨爲伏垣爲入幕爲線索種種言語一槩顛倒總緣至發視吏部不勝眼熱不忿臣有此推故始而論臣旣而贊臣今又毀臣好莠總出至發之口何足關懷但其事之本末不敢不再一剖析當臣鄉吏部缺出鄉評誤相推許臣旣力辭而是時吏部主事董應舉亦上書輔臣葉向高薦用小履吉謂臣爲人所忌宜與冢宰孫丕揚言勿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二

推誠恐貽臣累輔臣卽移書冢宰止臣之推輔臣現在可問也有奧援乎無奧援乎至發之夢亦可醒矣至於推用係吏部職掌加以盤踞二字文義尚且不通何須置辯但記當時先後與臣同推吏部凡數人皆久久不下獨臣以資俸最深每向銓司懇求改推及至今吏部尚書趙煥方許臣改此至發同鄉可問也第因履吉清黃差未滿故延遲至十月欲補推履吉而後改臣耳使是時吏部卽推履吉不待兵部之題又何至有簡舉事惟當事者必借兵部爲名若曰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三

非我用履吉也兵部用之也一片深衷原自有在彼之自誤而顧此之培擊何也臣處寺中跬步不出待罪者當如是線索何施何幕可飛身入耶臣惟不能阿附取容以致因躓如此此正萬耳萬目天下所知也至發爲御史其耳目當異於人耶從未有久推不下而指之爲奧援爲入幕者豈歷來奏議疏抄至發皆絕未睹耶吏部以履吉未與推而擔閣臣之改至發又以吏部不爲改而怪臣之銳且戀不知至發之考選候命三年銳乎戀乎臣故曰至發之疏語語顛倒也然而非至發本心也其故臣姑未敢言總之臣以癡愚迂戇拘守鮮通上之獲罪嚴廊之具瞻下之獲罪要津之密戚外之見嫉於權力內之見厄於中涓故見推則以見推罪之守職則以守職罪之求退則以求退罪之至於退亦無門欲去不敢長綢郭外孑然一身有人心者莫不驚歎而反嘵嘵然指之曰此人入幕也有奧援也聽此言也未有不失笑者也上下內外網羅四布觸目盡是危機舉足卽罹禍罟臣安得不病病安得不增旬日之間眩暈數次怔忡

驚悸動輒仆地臣卽欲爲

陛下守常度候

明旨臣命若懸絲重以鋒鏑之加難復待矣臣司職事煩重既不可以不去礙新推而臣俸九年已過卽不被論不去亦不可以還職故臣籌度熟復謹再移近畿地方暫住數日恭候

明旨伏祈

聖明簡發部疏或卽

賜恩放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奉

聖旨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四

奏爲代藩勘議已明綱常關係最重懇乞

聖明速奮乾斷以定國是以杜邪萌事臣惟國所與立惟恃綱常法紀以爲之維持故綱常正法紀明則人心服而國治綱常紊法紀頽則人心不服而儉邪窺伺之徒伺間而起天下未有不至於亂者也代藩一事撫按之勘報廷臣之議單具在

御前如揭日月何容復有他議惟

明旨久羈而異議漸起竊恐因是熒惑

聖聽其爲害有不可言者夫長幼有序乃萬古綱常

立庶以長尤

祖宗家法故條例所載泰藩爭襲一事當時禮部尚書徐階會議引庶長之例以請隨奉

世宗皇帝聖旨你每既說庶長應襲着懷燧承襲欽此大哉

皇言直萬世藩封之法程而永遠不可移易者也今日代藩之事正與符合泰藩庶第一子惟燿之母未經奏選與陽渭母裴氏同庶第二子惟燧之母已經奏選奉禮部勘令稱內助後又進封次妃與陽莎母張氏同而惟燧先奉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五

欽依特准承襲又與陽莎朦朧冒封同此皆載在玉牒一一不差者然

世宗皇帝不難以

欽依改從廷議與惟燿之子懷燧承襲則渭莎之應襲應單可一言決矣爾猶有申濫妾之說以左袒陽莎者何也蓋聞臣某當日在部倡濫妾二字以惑羣聽而紊

祖制而某所以昧心爲此者起於營求人聞之念重借此事以媚輔臣沈一貫與內臣田義而不知有

皇上而一貫之所以昧心爲此者則以代王數萬金入而與田義共之黃金滿橐門莎不得不封初託禮部尚書馮琦琦以例拒又托儀制司郎中王紀紀以例拒最後乃囑某而其銳意奉行因借清查名色移文代王令之簡舉代王與某通而謬上嫡庶一疏一貫遂以嫡庶擬

旨而數萬金之賂酬某入關之路穩渭莎之少長遂以易位人心所爲至今憤憤不平者此也然某又知次妃之必不可稱嫡門莎之必不可稱嫡子終不免於欺罔之誅於是深文巧索借濫妾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六

之名以蓋之不知濫妾二字重在額外裴氏係第二妾可謂額外乎可諶之爲濫乎奏選之例嚴於萬曆十年以後裴氏死於隆慶六年代王初疏明說娶妾裴氏於萬曆十年以前玉牒多稱禮娶可舉十年後之嚴例繩十年前之陳人乎妾冊無名但當責代王不以實報以張氏掄裴氏之爲失直令從實補報乃爲正理而何啻以無名爲辭乎如必窮究到底止犯私合先期之條輕則罰住祿米重則革爵皆代王一身當之於濫字有何干涉故今日議代事者以法

以例下遵禮部尚書徐階之議上依

世宗皇帝之旨而諸說之紛紛可勿論矣若謂訟父不當立則先分別長幼之序以定襲封之權衡而後議父子之獄以定訟父之罪案兩者自有次第亦不相掄若處門莎一旦革封恐有他變則責成撫按行輔導官曉諭示之以理法動之以至情令自悔悟且莎之責猶不失鎮國將軍何變之與有臣又於是重有懼也此事未發不妨姑待他日既已發覺則長幼之序不得不明冒嫡之封不得不革不然撫按已勘廷議已同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七

綱常紀法明明如此而猶含糊苟且則儉邪窺伺之徒何所顧忌必將曰撫按何足畏廷議何足憚所爲啓窺伺之漸開禍亂之門其貽國家異日憂可勝道哉故此一段不公不法之事必卽鼎渭之子豈不能如惟燿之子懷燿爲其父訟冤亦將使代王子孫戕賊無已時矣其勢聯中外一貫黨與正熾職固知某之毒臣必深然臣禮官綱常紀法所在關係

國家甚大故寧觸某之怒而必不敢不爲皇上一明言之也卽冒斧鉞之誅而可以爲

國家維長少正倫紀臣甘之矣伏惟云奉

聖旨

奏爲體元御極圖治宜勤懇祈

聖明亟乘春和舉日講以緝熙

聖學光昭盛治事臣惟天道秉一元以運化必有不

息之神而後歲功成君德體一元以配天必有

常新之學而後皇猷赫人君紀年之首所以必

稱元者法天以爲用重其始也今天啓改元之

初正體元建極之始恭遇我

皇上以茂齡登大寶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八

英姿天挺睿智早開天下莫不慶元首之惟明欣

欣望太平可立致也顧所以弼成

聖德翊贊鴻業者必由于學是以我

祖宗于講學一事最爲諄惓有經筵有日講經筵之

禮繁重則月以三日爲期惟嚴寒盛暑暫輟而

日講則寒暑不輟也乃昨歲之冬

皇上于日講亦未寒而輟殊非

祖宗舊憲不知數月以來

法宮之中所習何事朝夕何人啓沃盡荒逸欲滋

長天下聞而失望有識者所深爲寒心也

皇上亦知日講之不可已乎

皇上膺錄受圖所仰承者

祖宗付托之重所俯治者四海臣民之廣一念不慎

卽以兆憂一事不當卽以開釁而經史之所紀

載與講官之所開陳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

古今治亂興衰之由也講則

聖智日以開明不講則

聖聽漸以蔽塞卽如

享帝 享親

國家最大典禮人君代天而爲之子承祧而主之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九

聖所當齋肅虔誠

翠華親蒞猶懼天之不我鑒親之不我格也而况

皇上又當正位凝命之初顧可不躬而代攝乎皆由

學之不講不明于典禮關係之重也而使羣孽

問學則敬天法祖恭祀明禋諸大典必有凜凜

敬畏者而何至輕忽若此乎諸臣爭之而

皇上復引

皇祖成例以爲解不知

國家所當遵者成憲也非事例也卽其可援以爲

例者必盡倫盡制之芳規而非不軌不物之忒

禮也此亦由學之不講不審于例之外也向使
孳孳問學則舊章之當守疵政之當更必有曉
然于中者何至倒施若此乎且

皇上但見

皇祖晚歲之倦勤而不知其初年之宵旰也但見其
後來靜攝之遺代靡文而不知其蚤歲步禱之
勤渠也蓋我

國家以勤學爲治自

太祖開基卽日召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每講必
反復討論以求通義理之極講畢議及政事以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

爲常何其備也

成祖勤于講義卽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何
其純也

宣宗講舜典而追都兪吁咈之風講春秋而凜亂臣
賊子之戒何其嚴也

孝宗最稱嗜學每日講尚書至午後講大學衍義而
駁劉機陳善陳宇之誤何其洽也

列聖相承咸以日講爲第一義

祖宗家法從來遠矣以故重熙累洽之治超軼古今

至若

世宗登極之年正與

皇上茂齡同歲而

皇祖十齡踐祚尤爲幼冲然莫不汲汲日講

世宗折講官劉龍桂萼之諛詞嘉慶道南之讜論旣

稱千古卓識

皇祖日勤講讀親近儒臣屢瀝

宸翰美譽流聞此皆前事昭然

皇上何不于前之勤者是法而以後之怠者爲戒也

夫以前之勤猶不免後之怠今

皇上尚怠于前則後將何極此臣所爲悚然懼也然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一

攷我朝享國最久無如

世宗

皇祖而皆以英年勤學致之則

皇上今日亦可以思矣昔傳說之廸殷高宗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而高宗之語

說亦曰舊學於甘盤爾交脩予罔于棄予惟克

邁乃訓君臣之間以學相戒如此高宗遂至享

國五十年學之力也矧

皇上此時一方升之日也學則無所翳其明一出而

可以照八荒又始達之泉也學則無所壅其澤

一沛而可以放四海為輔臣者不思追躋傳說而及此時力為輔導則將焉用彼相哉今

皇上於二三輔臣加恩官保禮遇何其優隆然所謂保者保其身體也傳者傳之德義也而講學則保傳之善物也今不以此效忠而聽其輟講則是

皇上以非常之任寵輔臣而輔臣不以大有為之君待

皇上不重有負於

皇上乎即當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三

先皇顧命之時言猶在耳所望於輔

皇上為堯舜者何如而顧舍講學之外別有輔導乎

臣蒙

聖恩起之田間畀以重職日夕思所以獻納者無如日講為最切要可以保身可以輔德可以致治故敢不避忌諱而進其芻蕘伏乞

皇上乘此春和亟舉日講收啓迪之益而廣聰明之助將見

聖德日光鴻業日茂而一元之運合德於天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

祈望悚慄之至奉

聖旨

奏為法令廢弛日甚國勢浸弱可虞懇乞

聖明嚴勅內外臣工恪修職業循名効實以昭法守以振中興之治事臣惟國所與立必有紀綱法度以為之維持故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強弱之勢其所從來蓋可睹已以今天下之勢不可謂不日趨于弱名實不相應臂指不相使無事僅存統屬之形有事則皆掉臂而去土崩瓦解之禍已伏于目前而人情猶泄泄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三

焉為處堂之適何者法不立也我

國家承平二百五十餘年立國規模度越前代其初紀綱法度最為明備職業官常亦無懈弛遠者勿論即萬曆二十年前猶為近古二十年後則一變矣乃至十年以來則又一變矣蓋萬曆初載正

皇祖勵精求治之時紀綱振舉法度修明於時當事大臣猶能以虛聲實績殿最庶官臺省多公其舉劾銓司亦慎其黜陟六曹有守官之郎署郡邑有愛民之守令天下號稱治平乃今何如哉

脂韋成風輒美是尚廟堂之上相率化爲繞指
惟知人情體面是徇而全無奉公守職之心察
案之間何人復有剛腸敢以風節氣骨相高而
祇聞背公死黨之習於是一切虛文相冒實職
日荒蓋自門戶之說出而相攻相軋殆無虛日
不復問職守矣二三宵小倚牆壁爲管壘以號
召天下之奸回狡猾喜則立升津要怒則立擠
岑塗甚至假公典以排異已而方廉介執之士
亦不免于擯黜長安道上惟賄是聞惟關說衙
門是務而邊徼之間益復以欺罔詐冒爲得計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四

遂至奴酋長驅於遼左

國家有陷城失地之敗而徵兵徵餉海內爲之一
空及問其所以致此皆私情勝于公法是非不
明賞罰無章天下皆翫法以徇法故舉世不覺
其悠悠忽忽淪胥以及溺者私情橫騖而公法
陵夷也今夫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爲其峭
也千仞之山而跛牂牧其上者爲其夷也法至
於陵夷而

國家之患尚忍言哉臣嘗目擊當世之大奸法紀
者有二爲天下人心之所共憤以爲於法必不

可逃而法卒不加甚至有曲爲拊覆以蔑法者
遼左四路出師之釁至今無恙楊鎬李維翰等
之及於寃政也是誤國之罪可以不問而法尚
有誤大於國者否也

先考受意用藥之事至今未明而崔文升之從輕李
可灼之僭賞幾於無將也是無君之罪可以不
問而法尚有大於無君否也此天下公論之所
嘖嘖不平而

皇上不可不深求其故者也語曰馭民之轡在上之
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又曰法之不行自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五

上犯之以今天下欲按法治官循名責實使臣
工犁然修職靖共爾度非澄清政本法行自上
其道無繇也職受

國恩不忍使法紀一日不伸而冒昧陳言實爲

朝廷守法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申明國法

嚴勅臣下各遵法守以修職業則國勢可以立張而
中興之業不難於再振矣臣無任懇切惶悚之
至奉

聖旨

表

宣德六年某月某日少傅臣楊榮學士臣王直

恭遇

上御文華殿臣榮進講平天下章臣直進講生財有

大道章

上剖析其義論之臣榮等謹奉

表稱

謝者

伏以

講幄橫經陳謨敷太平之略垂綽典學析義闡上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六

理之精萬化炳其幾微兩端提厥要領

聖源朝徹

帝鑒永垂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國家

竊係無大用人理財而况旃廈講求可徒尋章

擷句獨大學開卷首揭明新迄治平末篇專言

人政提衡應感激一矩以御八紘觀化從違劑

羣情以調六合誠正湛其昭曠忠裒莫適毫芒

義利哲于淵蛭出納咸歸經制循之則規恢允

當而治可因心悖此則好惡攸乖而亂不旋踵

真撫民之龜鑑信宰世之鴻臚自夫主德浸湮

遂置聖言不講龍圖虎觀名集儒苑以評章東

壁西崑實游墨花以泮渙弓旌不下於巖穴瑤

虛空積乎瓊盈館置弘文無關大學殿開崇政

罔俾治功縱曰故曰微命名祇誇乎簡雅卽爲

廣爲解識見不越于章縫臣工可竭日講之忱

聖哲方能天聰之盡不有絲綸渙汗嚆識奧受

精微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心徹皇猷道超聖域求言若渴每獎直而戒諛勵

翼乘時務簡賢以任職奮大聖之明作敏則有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七

功開上哲之虛衷學如不及旣接敬止緝熙之

緒仍容均平畫一之方爰

御講筵乃

躬秘殿覃思古訓抽石經于芸閣之藏拔理陳編闡

帝紘于蘭函之表臣榮臣直忠存啓沃志切開

陳仗寶幄以抒辭捧琅函而奏義各摠一得斬

一字一效韋弦共揭兩章在兩臣兩披忠悃第

小知蠱測卽小言終鮮發明惟

聖智天開於聖謨更多昭徹思人爲國幹得失判乎

興亡念財係邦儲贏縮關於理亂誠衆寡疾舒

之適節何事加賦剝民欲用舍舉錯之咸宜惟
在親賢遠佞別君子小人情態準秦誓以示標
申內本外末箴規引獻子而作戒若何而廩廩
盈若何而儲胥竭籌筭不奕錙銖如此則鴻鸞
漸如此則蒼蔚墜采甄較然蒼素展也政論大
哉

皇言不必領異標新而言言印證因之提綱挈要而
字字箴銘蓋在臣縱指畫精詳終不若

人土之潛神爲親切有味况在朝既發揮懇到又何

患臨政之厝注不真實力行乍聽惕衷永言昭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八

鑒臣等儒愧溝猶識慚墻面思以經術致

主敢不先明道之戒欺欲緣敷奏格心恐未能正叔

之必諫增涓滴餘潤何補滄溟仰日月末光寧

挈螢燭益斬矢忠獻替愈用竭知匡扶懇懇鑒

古籌今兢兢陳謨納誨伏願就將自惕終始勵

精獻納常通乎下情愛憎不拂于人性伏鸞隱

鵠之必惕而野無嘉遜麟趾襄蹄之與共而國

有美儲

主德清明一人興孝弟仁讓

皇恩浩蕩四海普樂利親賢云

策

問人主之於天下處至尊之地而馭至渙之衆豈
無所以持之於上而天下自歸命輻輳意必綱
紀立而後可以統攝其理然歟載於書咏於詩
詳於大戴氏之禮而漢儒又闡明之其說可攷
鏡也昌黎氏遂以爲天下之安危所繫然歟否
歟三代之隆惟成周乃稱大備是以享國最久
裔是則漢之規摩宏遠差過唐宋要之視成周
遜矣我

國家稽古鑒來綱紀飭肅真與成周較隆論烈何

瑞芝山房集

卷四

十九

間者浸以陵夷卑凌尊下干上往往而有矣欲
以挽回整頓何道而可則紫陽氏之立論探本
於君心而籍力於秉持補察似于今日爲左券
者諸士究心儒術於理道當必有獨觀其深者
願以是質

天下治亂不可勝窮要在有所以持之持得其
柄則天下莫不搏心揖志而歸嚮于我持失其
柄則天下必且鬻凌詬詆而悖逆相尋何謂柄
紀綱是已戴記之言紀綱歸重于父子君臣而
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白虎通之論紀綱有三

網六紀之別而又曰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則紀綱之爲持世之具而有天下者之不可不持也審矣故韓愈氏直以天下之安危決於紀綱之理亂可見一紀綱也主權國體於此乎在等威民志於此乎定非有秉持把握之權而何以弘運臂使指之勢非有類首帖耳之化而何以轉輪運轅集之機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天下得紀綱法度而後可以綰攝維持也此識微之主恒於紀綱焉察之早而圖之力

誠有以也夏殷以前尚有太古之遺民如標枝野鹿可以疎節闊目而理而五子之歌太康猶曰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則紀綱之所從來不亦夙哉淵乎迨于成周而紀綱號稱大備如周禮周官諸書錯儀畫制變俗易教統以六卿九牧分以三百六十屬爲八柄六計以綜之設三物五教以訓之明八法五刑以糾之既有慶勉敦敬之顯庸而又有堂簾等級之界限牙制鈞聯絲牽繩貫以故天下習于分之不可踰而安于志之無所兢賤不逼貴卑不凌尊膠庠有菁莪

樸棧之風丘園有白駒素絲之貴其民亦化之而邠風大田之歌咏皆以寫其忠君愛上先公後私一念真誠何其盛也卽至于王綱之紐解而臣紀之節踰旣已頽敗陵夷矣五伯猶假尊主以明責楚之義王孫猶藉重德以消問鼎之雄豈非紀綱素明而持之於上者有以深入乎人心能至此哉裔是以還如秦弱晉綱紀蕩然故國無與立而相尋於敗亡非不幸也唐之綱紀雜而君嘗罹播遷隕越之憂宋之綱紀頽而國遂有分崩離析之慮惟漢之規摹宏遠而網紀振肅差勝唐宋然以語於成周之盛烈則方斯蔑矣我國家關自

高皇帝神靈聖武建宇宙以來未有之勳其所立綱陳紀皆上觀千世下觀千世至嚴肅亦至明備宮府內外不相凌奪崇卑要散各有職守朝不涸市野不踰國士無躡等人無越志一代紀綱煌煌乎軼成周而上之已歷二百餘禩主權振而國勢尊羣工師濟庶明勵翼朝不能容踞治之金野不得騁權輶之駟蓋由

列聖繼承代有修飭故紀綱謹持于上而下不敢有

軼趨逸軌者其所約束然也乃至今日何如哉
俗尚汰侈人懷躁競凌厲成風器爭是習天下
事勢月異而歲不同中涓可以啗天憲而力能
脅撫按之短長下賤可以操吏議而狡能煽有
司之得失或以青衿陵轍乎師保不顧上之所
以作養者謂何或以白蓋汗襁乎縉紳不思我
之所當嚴事者有在豪卒而憑陵主帥至亡等
也黠胥而把持公府至蔑紀也甚且華門圭竇
之人相率翕訛問以尊君親上之義不啻弁髦
尚可謂之有紀綱乎紀綱一裂何所不逞蹠蹠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三

之極長此安窮賈誼治安之疏魏徵思漸之陳
司馬光三事五規之獻所爲流涕搢擗而弗能
已者也然所以致此豈盡下之過哉嘗聞馭民
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
之路在上之所好惡以今

聖意淵微固非臣下所能測然察影觀形則見振綱
飭紀之念少而弛閑決維之事多猜疑嫌忌之
意深而用人行政之慮淺詩曰勉勉我王綱紀
四方夫勉勉者何也人主之精神也有勉勉之
精神而後有四方之綱紀今一切廢弛隨事寢

閣則精神何所寄乎素華希御于殿廷而臣下
不得一瞻

日表丹幢又虛乎召對而荅宰不得一聽

天言朝常之寥落若此非所以澄紀綱之源也有才
不以處官曠職徒以廢事朝用一人焉不報夕
用一人焉不報銓選之壅滯若此非所以摯紀
綱之要也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皂囊
封事徒滿公車逆耳批鱗傑東高閣言路之隔
塞若此非所以通紀綱之脉也貂璫以進獻蒙
賞不可謂不僭及淫人循良以觸忤罹刑不可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三

謂不濫及善類刑賞倒置黑白莫分行政之僻
錯若此非所以酌紀綱之施也蓋

一人之精神不貫于天下其視天下若汎汎然而無
有憂勤惕勵之心則天下之趨向咸象指于一
人其事一人亦泄泄然而莫致靖其匪懈之誼
人臣所望于法之內者既不獲遂而因以宛轉
調停于法外則天下所馳于法之外者見謂固
然而安望循途守轍于法內紀綱之日淪胥以
敗也其故不可識哉然則今欲正紀綱以正天
下不在求之天下也惟求之

上之精神心術而已矣昔宋儒朱考亭之告其君曰
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稟持而不敢失臺諫
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
已於上而照臨之此三者誠正紀綱之要術而
吾則以爲君心尤急務也蓋自

上意多所猜疑而堂陛不勝岐視疑之外復生疑焉
岐之中又有岐焉始以不信羣臣而羣臣隔既
併大臣亦不信而大臣隔宰執臺諫卽欲效秉
持之力輸補察之忠其如

天聽日高叩關莫應何哉夫君心之所大患者最患
瑞芝山房集 卷四

有我心我則私而與大公相反矣我則僻而與
至正相反矣惟私與僻故視天下舉無足信而
展轉膠轕百慮皆自封一膜爲孤注見慷慨激
切之言反若私憂過計漫然視天下無足難者
於是法言不入巽言不入敷陳以理不入摩切
以事不入不覺長其怠惰而銷其憂勤忽焉視
天下若忘而紀綱雖欲不日就頽敗陵夷不可
得也何不思

御極初年拱手而奏昇平之理天下頽首以就吾之
綱紀無有軼越者豈非我心未生虛中以應故

朝上疏而夕報可批答如流天下所以誦

聖明后厥有由哉愚意法宮靜攝之中當存公聽並
觀之念復前日之無我而祛今日之成心疑情
冰釋岐見睨消則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萬民惟中心無爲而綱自我張紀自我
理於以持天下若挈裘領而順者不可勝數也
而美隆平保懿懌遠之與成周爭烈近之與
列祖齊徽當必由之矣若不能捐其有我而鶯然自
以天下無足爲吾難一切若置若忘則綱紀一
決而國且隨之吾未知其果可不深念否也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三五

解

體仁解

世儒論仁蓋詳總之以心爲宗旨獨文言之翼乾稱
曰體仁則其辭渾其指該疑者謂人無形埒渾渾沌
沌之中忽外者觸以入而其衷惻然忽內者勃以出
而其發油然于是卽其惻然油然處強名之曰仁浸
假而可容吾體將仁果居然一物得有所措乎解之
曰否否夫體仁非以此揣彼若推吾身以附于物而
有體之之說也乃卽仁卽體一而不容二之說也嘗
試觀之身乎白頂至踵其間四肢百節千經萬絡有

體而貴有體而賤有體而大有體而小種種色色總
曰一體此體之外不復容體此體之內不得離體乃
人具足而人圓成矣體仁之說亦何以異此且所謂
仁將僅見于惻然油然而之頃果其惻然油然而者隱而
仁遂泯耶蓋天地間止一仁而已太易之始未有形
氣先有此仁仁者虛空中一點機絨生生不住而窳
窳相通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此人之爲也今有
果莢于此本無花想本無葉想本無實想投之土而
花葉與實漸次發榮非以其中有仁在耶天地一果
也萬物一莢也仁在有生之前生卽吾仁之運也是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二六

安見人之何處可合而何處可離何息可存而何息
可忘故凡有所慕而企之者不得言體卽服膺于仁
而猶知有仁在者亦不得言體爲其于仁非一之也
體則一矣所謂此體之外不復容體而此體之內不
得離體者也故體仁者非離我以求天地萬物非舍
天地萬物以覓我精神純是天理轉盼皆屬真元橫
目之所視橫口之所言橫耳之所聽靡匪仁上發機
則何論同儕卽蠅飛蠕動偶觸之而喘息無不相通
何論有知卽草木瓦石偶值之而神理無不相貫夫
焉知我化仁乎仁化我乎徧世界皆仁之充塞而無

纖毫漏乎蓋體仁之解不明而世所謂仁曰母動爲
大煦煦而沾沾已爾此夫撓取一節以爲體而忘其
百骸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而認一漚體目爲全
潮者也然則仁至神也其妙生生不息仁至健也其
運新新不停故易首以之配元而屬於乾深矣哉雖
言體下學將無所從事故孟氏指點本心以示
人夫人有能知心以盛身而非身以盛心者乎則識
透此體黃帝之所以獲玄珠于罔象也嗟乎以此南
而而臨長天下猶土苴也

瑞芝山房集

卷四

二七

卷五

序

賀撫臺周懷魯公祖榮考序

賀少司馬胡公總督兩廣序

賀少司馬胡公祖擢督兩廣序代

賀梁公祖入覲序

賀梁公祖奏最勉封序

賀梁公祖瑤光鸞彩詩冊序

賀郡大夫梁公祖擢河南憲副序

瑞芝山房集

卷五目錄

賀司理朱公考績序

賀錢邑侯考績序

贈華君赴荊州推官序

贈寺正江君擢守石門序

贈方邑侯天都飛鳥卷序

贈海陽李邑侯斗山重望卷序

新安南鮑應鰲著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校梓

膠東門人秦六賈大儒

男 元涵鮑宇度編輯

序

賀周懷魯公祖榮考序

豫章周公之撫我南國者三載所既報政 天子嘉

乃不續行當特進秩用異數為南國報公蓋公之初

膺中丞命也是時 上方以開府任最重不輕簡畀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卽卿寺顯廕每至晉開府輒不能得請如嚮者之拾

級而登也歷今猶然而獨公由名御史陟卿寺貳納

言以高望駿樹風葵上心 上又念南國地畸重非

鴻鉅如公往不可遂得報而我南國人之得公報也

其稍聞公風槩者業雷呼歡動日中丞得周公戎有

良翰矣蓋公筮仕為令以廉惠著循良最及選入御

史臺以慷慨建白號通達國體最姑無他論卽如往

者島夷矚朝鮮朝議欲與之講而公上疏至伏 闕

流涕以明不可卒寢其議時服公昌言咸謂公貞亮

忠謹博大通方翕然朝譽歸公如高標正鵠固當峻

峙巖廊爲天下儀何有於南國而公之蒞南國也
甫下車橫襟而覽憑式而維圖迴數千里於掌上曰
是 國家豐鎬地也是天下財賦藪也是宇內人文
域也蓋地莫重焉而吾歷察其土風謠俗則三吳患
賦沿江諸郡患寇宣徽之間患訟矧當稅使交訐虺
豪鯁俠所在爲難百姓嗷然喪其樂生之心蓋治莫
難焉而安得晏然托飲醇之虛聲縈綜核之實績也
旦夕拮据以勤恤民艱而剔除治蠹延見屬之父老
與賢士大夫以叅稽利害所繇山藪林澤食薦者幾
何債而食者幾何國之伏利害何在人之蠹賊何狀

瑞芝山房集

卷五

二

良

銅章墨綬恣漁獵以自潤者何官之吏日注其精神
以通於各屬之蒼赤而澤不下閭各屬之蒼赤亦得
日以其所苦控聞而情不上隔利必爲興害必爲去
冤抑必爲伸雪屬吏微癡固未嘗過索而以婪黷聞
者大則上章請治小則職徑禱而用三尺隨其後不
少貸蓋期年之間所以明德圉姦照公威私者一掃
其積習與之更新南國懽然大服政聲流聞卓爍爲
前後冠大江以南民間之謠誦謳吟者數千里 天
子益用葵公而吏治愈以晦而彌光久而彌章蒸蒸
日起所爲衆公之指者爭相奮也及覩公之四履朱

提壓絲望風而却而郡吏兢兢修飭咸自砥於羔羊
之節觀公之五用桁楊善楚不輕婁施而羣吏循循
修飭莫敢卽於乳虎之威間者災異一疏爲南國之
遺黎請蠲請恤者痛切懇至直免稅至十一萬五千
以歲歲蘇南國之赤子而又爲疏通河渠開百年之
利不費民間一錢也南國之人疇不舉手加額安所
得周公愛利我如此振明作之功而不入於括摘務
復蓋之厚而不扭於姑息解目前之網不忽於祀代
蓋惟恐公之去我南國一旦握鈞衡爲中朝用而不
獲爲南國私也矧今且滿三年考矣以南國之政報

瑞芝山房集

卷五

三

矣衆皇皇焉相謂公素簡在 聖心寧得長爲南國
有哉解之者曰姑勿憂今列省撫臣尚多以滿考留
而况我南國之重與三輔並是必且增公秩重公資
虛冢席待公稍歷俸久而後一朝都宰執宅端揆不
嫌於驟今日以私南國他日所以公天下也且不睹
夫成周之世乎以岐周爲周公旦采邑爲政國中化
成而後召之使相制禮作樂周公乃采民俗之詩被
之管絃以爲周南今之南國固猶之成周之周南也
而九絃之咏可且緩也五郡大夫居南國上游屬公
宇下以其言質於不佞不佞拱手對曰唯唯老夫耄

矣所聞於閭巷之謳謠誠如諸大夫言矣請以衛武之年而觀周南之化我公之衣衣尚其爲南國少留哉

賀少司馬胡公祖擢總督兩廣序

今 天子履元御極垂意封疆思簡名碩重臣俾肅憲度固王略而兩粵以督臣請 天子若曰惟予冲人嗣大曆服東西二廣逖遠其遴忠猷肆文武事者往而我應天巡撫胡公實首廷推以都御史拜兵部右侍郎領其職 命既下中外咸知 朝廷所以計安疆寓整飭邊隣意綦重而南國士民在都下者爭瑞芝山房集 卷五 四

言南國不可無公陪京數千里內郡縣基布星列其在三吳則地沃而民汰俗講張喜亂間者不數月而一逞於淞再逞於崑錢鎗鉞艾之場幾化爲甲楯戈鋌之地賴公來綏集以有寧宇民警服無譁江介上游之間其地多劇寇民心搖動公申飭憲令董治有法年來嚴鑣無警而所在晏然夫孰非公之風猷勞烈有以綏靖之而公之爲政僅朞月而已藉令得公在事久則所爲我南國潛滌蕩沃濯瘼煦寒其福利何可勝言而兩粵絕夷裔之交反得以懾公聲靈浴公玄澤將徼外顧重于畿內歟余謂不然譬之

公田之兩內者固異其優渥外者亦望以沾濡豈以股肱重地 天子不欲令公久此爲我畿甸龕暴宇毗而南顧蒼梧百粵之區絕嶠重溟丹裳劇衣鳥言獸寘之屬叛服不常不得才望大臣總持操攝一旦控制失宜詎能必猺獞蠻蠻衝勇輟力以無逆我顏行萬一有之其騷費亦且移之內地近事不可鑒乎東略構虜天下騷然而南國爲財賦之藪其虛耗富更異他省廟堂之上籌此亦至熟矣而吾郡大夫周公以新安在南國中雖稱僻遠然藉覆露如在公几席之前以書幣來徵言賀公其所以誦服公甚備某瑞芝山房集 卷五 五

不能洋纓厭辭而約略大指所稱公之政其神明警徹使巧吏債帥不得借事依托飾端末以欺鍼芒其潔廉肅括使墨綬貪弁不得侵漁罔利借因緣以逃法網其創思遠圖寧前苦後治使鳬鳥不得岸憤而咏鶴列不得踞冰而游蓋公之糾察威懷宜猷奮武者諸嫩懿不可縷數而大端不越于此其爲之首額曰旨哉明使君之言其所以誦公者正南國士民之所以不能釋公者也今 天子之所以簡公于兩粵者正公之所以爲 天子治南國者也方宇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而其謁所欲而來拂所

欲而往則凡有血氣莫不皆然卽先王之致武也亦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云耳豈今炎微之醜獨非血氣之倫必待鋒鋦斧鑿而不可以約束整齊終於深昧負固不狎話言不顧誅夷而已蓋嘗歷考當時壯猷之老石盡之英其聲討勲伐詎不鏗鉤炳耀盪人耳目而要其始禍者皆由不諳夷情不暢治理或利其犀象珠璣或違其情欲好惡以至於此則公今日所以治兩粵之道亦可知矣往者朝士紛拏人情論訛公謬謬瑣聞中竟以忤時趨出歷外藩而聲實愈重輿論爲公不平不旋踵而晉陟納言秉鉞開府屹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六

然以身繫南國之重天下之人情物望愈益歸公不待報政而膺督府新命以示不階尋常尺寸賜兩粵之履總文武之揆明主所以待殊才碩望者則然其葵公深矣寧望公以喜功慕大楊威絕域之表爲第往而練軍實以明武儲經費以待置守疆界以示防一切明德罔姦昭公威私則兩粵可以永永無事然而皆公緒餘也觀公治南國如此而所以治兩粵之道又可知矣蓋兩粵今雖號無事而事事之道固在今日所爲事事者何也卽所稱公之神明警徹潔廉肅括而創思遠圖者也先後督兩粵之名臣固非

乏而無如王忠肅韓襄毅劉忠宣王文成爲最着豈四公功名皆以兩粵顯蓋有先於督兩粵者所以能督兩粵而功名獨赫也况忠宣固公鄉先哲也芳烈具在公之顯庸懿懌詎不可遠與比隆今冢宰周公又公鄉衮也而又由督兩粵進而宰天下新猷具在今以公踵其後豈非知公有不讓前修者乎卽南國士民不能舍然吾又譬之霖雨天下不崇朝而暨四海無地弗究何論內外遠邇我南國竟在公宇下矣請書以俟

賀少司馬胡公總督兩廣序

代

瑞芝山房集

卷五

七

頃者兩粵以督臣請廷議推擇無如我應天巡撫胡公天子立拜公少司馬假中丞節賜璽書以往而公之屬郡五大夫徵言于不佞某以賀公某遜謝弗獲不揣輒以臆言之竊嘗謂今天下之爲督府者可指而數也自薊遼宣大陝西三鎮相望峙于西北以禦虜獨西粵孤懸萬里外恃一重臣撐柱東南半壁以禦夷而年來疆事告急則虜爲甚濱海裔夷不復挺鉞僭鐸以毒逐於粵東西者數十年矣余往從津門移鎮恒山頗習知虜事其要無過戰守款三者遞相爲用而兩粵則不然考之紀載質之所聞二百

年間猖獗諸蠻倭服倭叛動輒覆城邑戕藩臬大吏以至嘉隆之際益橫熾焉議者幾欲棄兩廣不守斯其機駭蚤軼何論虜哉而初以兵連禍結其烈如此則其故可思也時幸廟筭定於樞衡簡用二三才臣先後芟薙以平其難然是時虜方新歎無事國家得一意東南今虜勢憑陵竭天下以奉虜不足又幸東南無警庶得一意爲西北備顧兩廣地延袤徼交趾際楚越崇山負海險絕寓內而椎髮垂髻出沒林箐諸寇其居懸遠深昧禍賊喜殺又其性也故明主簡用督臣恒幾幸世所稱良才大智龍脊羣疑之瑞芝山房集 卷五 八

表非是不輕畀若夫循級而登層累而上不可語於威懷統攝之雄職也何也乘雲無轡騁風無足馳千里者必驥驥也公撫南國未浹歲而天子擢公兩廣夫非以疆場要害惟才是急卽南國稱股肱重地不能一日去公者不能不爲兩廣惜公矣余汎觀夫近世爭鶩於暖暖姝姝以相愉悅而目綜核廉察之政若是爲遷由公以前南國之已事可知也其耗廢不治甚至於堂廡之下肩睫之交封豕寔竄沸雲擾魚鳥幾失飛沈而江之上游郡邑相距數百里或遠至千里者欲望以控制茲益難矣蓋三吳以賦甲

天下民汰而器最稱易動故設撫鎮於此以示彈壓而遠者則如沿江諸郡患寇熾宣之間患訟虺豪鯨俠詎不所在有之安得托言敦大而憚於明作也公曩以名給諫著聲不能與時圓轉出而爲名督學益用精其職以望實騰踔晉陟納言其聲靈久已赫濯南國人耳目迨公至而日光玉潔之標嶽立淵涵之度左宜右有之略桑土木柳之防一旦與南國更始事必稽其所繇動必詢其所竟民間之伏利害何在人之蠹賊何狀銅章墨綬恣漁獵以脂膏自潤者何官之吏也用一段具精神流注于各屬洗發其隱蠹瑞芝山房集 卷五 九

而振起其情厥旣使吳民帖然馴服無敢有譁者而江表之斥堠日嚴肺石之斷弊漸省諸郡邑無論遠邇咸惕公嚴明而提公德澤南國遂以大治向微公孰與辨此乎然則綜核廉察之効固居然睹已夫是以南國之民聞公新命而驚相謂曰何驟以我公與兩粵也何重視兩粵而輕視南國也卽不敢望如周文襄之乂于南中第令南中得竟公之條教求寧觀成而後入長六曹以澤天下則南國不尚猶在公宇下乎此士民戀公之情而非國家需公之意也廟堂用人譬如揀焚先向急家今天下所最急者邊圉

雖兩粵近稍少警而蠻洞之寇時時生心流變不定非得才望重臣可易言救寧綏靖乎廟堂之上躊躇南顧而以公往誠謂公之才諳忠猷足以肅憲度固王略揚威絕域而警服遐荒也嘗攷胡端敏公在本兵時所言兩粵事皆由官府誅求無藝以致土官驕橫民散搖盛其論甚確蓋珠璣犀象之利興而稱兵構亂之難作即今亦寧必異於昔也端敏又言其當日治粵一以信義感孚而絕無貪功冒財誘執諸弊孔卒至兵散亂息繫繫歸附去之日收轅遮道以留則民情亦大可見而公明廉察之政雖蠻貊之邦無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

不行矣至於申要束嚴封守練軍實儲經費諸務又皆公緒餘也故兩粵得公可藉以長無事而或者徒以內外淹速起見不知此正新天子知人善任明見萬里即令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有以易此乎矧冢宰周公去兩粵未久而為兩粵汲汲于公其知公必深其在田間二十年新入留都懼于海內近事鮮習徒臆言之聊以復五大夫之請而請益于公

賀梁公祖入覲序

郡大夫梁公守新安未朞月也而屬當大計察天下守令之期公且赴簡書以計上矣所治六邑之父老

子弟紳縷膠庠交口而頌公者皆公計也顧聖賢動稱得民之難而公獨能不待朞月使頌聲徧六邑也以爲公之脩能敏智練習法令察獄情如觀燿火聽兩造如決流水蓋公之才實有以致之是固然矣而余獨以爲公之所以致此者自有本也蓋郡守之所重不專在集事赴功而尤在建標樹品新安之所急亦不專在興利布惠而尤在剔弊維風故非其人直亮標方格能正本端源鎮靜流末卽才足以勝任而愉快能不朞月使頌聲徧下邑乎今夫威鳳軒翥舉世瞻遲黃鵠矯翼而上高空則觀者翹首何者品絕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一

羽標拔羣也公自下車以來一刺不輕受一牘不輕入屹然嚴重門無雜賓而往者之旁走于鼎貴要人以市雄至此屏息退矣何其肅也庭無旅幣隔無餽遺矜然高疏懷冰履素而往者之玄黃稠疊筐篚錯陳至此望風却矣何其潔也理之所衷雖單門寒賤必伸辟則强有力必挫往者之挾貲以借交特點以用壯至此無所獲侍焉何其公也晨出坐堂皇儼如神君在上吏胥洗手而奉法凜凜惟謹往者之承顏伺意以下上其牘至此盡絕何其正也公之標品如彼卓峻固足爲得民興誦之本而又出才諳于廉真

運精神敦大以故昭質秉誠坐流恬簡之化境內無
不灑然洗濯者俱曰安所得公長者爲郡而六邑之
父老子弟紳綬膠庠其交口而頌公也豈盡以公之
才足重哉然識者謂公之善政未可縷數而姑攝其
大如過權璫之雄焰而俞恭鋤強之烈著楊益都之
貞魂而式閭崇祝之義彰蓋已利害不怵其衷忠節
獨注于念居然有擔當世道扶植乾坤之雅抱焉有
如天子坐明堂大計羣吏而首以公才品非常驟遷
殊濯則公必不志志若黃丞相之功名而或上方意
元元念新安爲股肱郡非賢能如公不可則新安之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三

父老子弟紳綬膠庠微有天幸實日幾幾望之矣公
綺年登甲余輩叨與同籍而不佞某又辱與公同官
計部知公之所爲卓絕於計部者久且深也乃于公
之上計而二三子屬某以言贈

賀郡大夫梁公祖奏最地封序

新都古巖郡以山川雄帶生齒衍繁殖用殷阜於江
左六郡中稱甲而二千石之來守新都者亦赫然重
焉然而治之難易則今昔懸矣昔之時俗淳民朴無
高貴之名而家裕人給雖衿氣喜訟自昔固然然得
其情則以不折服故易治也頃者俗尚豪汰人喜馳

驚外溢內枵而又橫加之以權採豪黠乘之爲難百
端民間之訟借援市重務勝不休其治之難乃倍蓰
於昔已我太守梁公以計曹高第來視吾郡未朞月
而境內稱猶神君余時業已服公千仞之標卓越前
後載之子墨以當輿誦而公則曰數月以來民之情
僞俗之訾窳吏之扞罔吾已洞悉如觀燿火是在吾
矣蓋公之初下車心念此其地以賦聞者也寧嚴毋
寬寧張毋弛寧過於謝絕毋令得有所闕觀則大著
廉蕭聲而又念斯民以訟詰者也寧察毋汶寧審毋
忽寧得過權貴毋令得行其請托則大著公明聲徐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三

之曰此名爲腹而實乃不勝瘠迹爲競而心未始不
可平者也寧浚我毋浚民寧尚德毋尚刑寧與民更
化毋或輕有箠楚則益大著慈和惠愛聲然公精於
剔弊而又勇于任事實見其蠹必與釐革雖怨不避
實見其利必與興舉雖難不辭故有積蠹數十年莫
敢誰何而自公一朝除之者有貽利數十世莫肯先
倡而自公一朝創之者如清衛士之占額歲省四百
餘緡留四司之班料力請不憚屢牘築堤坑口而民
居奠開嶺葉壩而鳥道通重新文廟髦士攸宜甃石
漁梁形勝大備助建大源古虹一皆取諸緩俸而至

其清帑藏杜宿寶使司鏹之吏不見朱提面目洗手以奉兇綸迄三載無侵漁患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苟可便民遑恤我躬故公之美政未可縷舉然猶曰自公見之自公行之可以惟所爲之而無所牽制也乃至中貴人挾上命以凌轢郡縣夙聞賊地涎欲垂而郡邑大豪又復乘勢佐其鴟張來如風雨孰敢支吾公不憚危險以逆折其衝而使之消沮遜避以去稅課則執解部曹祁木則堅罷征採織造力却其傳奉遂減五萬之加徵額稅檄吏其題蠲至免九府之商課凡厥難鉅皆人所逡巡退讓不敢吐一詞而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四

公毅然爲民請命奪於狼貪虎噬之口非公冰蘗雅操宏鉅遠略有以服其心而奪其氣難與得志矣而又兼署憲篆以提衡六郡移文山積批發如流六郡莫不嘖嘖稱服尚猶有暇日爲諸生彈射文藝手自刪改士類喁喁向往文體一新夫公非所謂左宜右有畫圓畫方無施而不可者乎夫世之號稱吏事者銳師刻隱務爲操切喜日計之積棄祝代之謀工摘發之巧病覆蓋之厚以此賈赫赫聲取具於文則可耳而公獨以一腔真念務佐百姓之急去其泰甚布其中和三載汪濊之仁真滲漉于閭閻心髓無論民

之愛戴感化如請雨而矯陽回炎靈澍應禱則天且鑒之矣登堂而和風鼓電玄鶴來翔則物且孚之矣卽今以三載署上考何足畫公而異日者宅端平揆泰階還世於胥庭流功於金石疇謂公之功名不自新都始乎顧新都士民方日望公卽爲六郡憲臣會績上而天子果知公治新都功卓甚遂權憲河南司動以公之先大夫當晉封如公官太守母封太恭人公配封恭人如今甲奏報可公猶自新都受寵命而不佞某與駕部胡君直比部程仲輔並以年家子敘公治績之略偕二三兄弟之在京師者爲公加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五

額稱慶乃余輩則常聞公雅言先大夫之訓與太恭人之教古稱移孝爲忠公實兼之自此由方岳以上不啻拾級而登遞考遞封九命具在豈直今日榮施凡厥士民不能得公於六郡則又日幾幾微寵於先大夫若太恭人與公之撫綏南甸也以終惠我新都

瑤光鸞彩詩冊序

觀察梁公既守新都三載滿當上績天子嘉之擢公觀察河南憲副而以新都考晉封公母爲太恭人于是太恭人之年幾七十矣公擢與封會太恭人封與壽會績書勳府恩錫中朝花誥并珎並映翟冠

鶴髮相輝都人士榮之繪圖咏歌其盛自新安以達于陪京南國之詩具在可以觀風而小子某則拜手敬書其端曰自我梁公之蒞新都也其廉明簡靜之政寬慈惠和之澤甫三年于茲而士民之覲公也則穆如清風焉鵠如陽春焉就之而如冬之日蔭之而如夏之雲三年以來豈弟流而休嘉襲五風十雨未嘗于時生長收藏未嘗忒候泰甚之害除中和之化洽鳥雀馴于訟庭桁楊卧于蔓草一時郡內之人熙熙然若登春臺而納之壽域僉曰此公之澤也公不自有其澤則歸之太恭人曰母之教也蓋熊軾南來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六

潘輿載御公出而視事入而告于太恭人太恭人動則曰朝夕勤脩官常是飭必無廢先人耳公奉以周旋無有失隊用能以慈闈之和召境內之和而又以境內之壽還為太恭人之壽皇皇 璽書褒予備至所以榮寵太恭人者甚且太恭人之德亦何所不具也紡績課讀比于孟母之機捐珥佐客埒于陶母之髭綺羅必却幾于盧母之廉恪恭垂誠等于文母之訓德具而祐隨之榮貴壽昌繁祉駢集日者公坐堂皇有鶴自天際飛來踟躕墀下其兆為昌貴為上壽此天人交與瑞應翔至之徵也都人士艷而異之遂

以太恭人之雍容壽豈擬于瑤池仙蹟夫瑤池之名見于 穆天子傳而說家又傳以漢武故事或疑其誕不知循理而安任運而往逍遙順適百順所歸雖謂大恭人之北堂為瑤池可也而况天書焜耀鸞詔昭回九命之錫將馴致于耆願耄耄之年瑞鳳祥麟羣繞膝下則又南國人士之所共艷而為太恭人祝者不獨新都矣是冊也繪事二帙詩三十二章作者二十有八人而某為之歌

賀郡大夫梁公祖權河南憲副序

清苑梁公治鄆三載甫報政 天子嘉乃丕績擢公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七

河南憲副時公方以治郡兼署六郡憲事詳慎明敏動中機宜六郡之人亡不願公即擢六郡憲者而鄆則於六郡中尤其甚矣自中州命下都人士皇皇戀戀矣而吳生尤其甚也二生故益都吳公子益都既往而二子幾不免於豪之耽耽賴公以治郡來下車即問舊益都令曾上章論劾中貴人者其侃何如豪聞之斂跡二子獲全凡公之所以擁護植立二子者其事甚備其義甚高二子深念無以報公屬余一言為贈余自愧稚且鄙凡公治鄆之殊尤絕迹業已前陳其弊矣顧未及益都事蓋余于往者上計序中亦

微及之而吾尤因是見公之心焉夫人臣爲國家當
大任辦大事臨大節恃此心耳公之心一真爲主萬
感不撓忠奸義舉藏於胸中隨觸而發世之所親者
在隆隆炎炎之輩而公之所盼者每於蹢躅涼涼之
時如優者碩重隱淪尊狷介舉出人意表公之盛
節寧可一端盡也今也建節中州過夷門而問遺事
如信陵君之下賢禮士存弱趙抗強秦者不猶有概
於心乎若夫清駢騷講屯種治河渠則以公之鴻才
遠略出其緒餘爲之可不具論論公他日所以爲
國重臣當天下大任者則其竊于公之心窺見其一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八

司理朱公考績序

今天下理官之於郡則較然重哉理官者法官也國
家莫尊於法自人主不能無嚴重其法而動曰成憲
曰典章無有蔑以行意者況其下乎法尊則法度之
官不得不時重故今制在內設大法司者三並都崇
階總天憲於以緒政誕章肅又縣寓至隆重也而在
外爲省直諸郡縣亦設立三官董治之彈壓以直指

參覈以監司猷鞠以司理上下相稽無敢出繩之外
使少軼於法蓋稟乎重焉顧直指監司尊與下稍遠
多取成案司理而司理所當多大獄或兩造相駁不
伏守令無能決者一束於理以庶幾李法平慮爲不
可奪而不獨此也直指又輒以各郡縣治狀屬理句
察之務得當以報用副簡書程殿最皆理乎取則司
理豈惟較然重也將肩重之實難謂宜有周才敏智
練習法令者乃可勝任而愉快民然然考中度衷制
義庶乎固不單在才而重在品非其人直亮標方格
能正本端源鎮靜流末卽才又何以勝任而愉快三
瑞芝山房集 卷五 十九

載考績爲無害乎今夫威鳳軒翥舉世瞻遲黃鵠矯
翼而上高空則觀者翹首何者品絕羽標拔羣也司
理以彼其職實有紀綱風厲之責所重在建標樹品
固與沾沾集事赴功者殊科而滿考列高第遂得入
爲御史給事中露章言天下事大者伏青蒲犯顏丹
戾之上次亦持霜簡舉劾案章斥官邪坐令珥貂斂
跡此詎儻易選與輩堪之故在漢晉之世制詔其人
充御史給事中必履素潔行必方正高亮誠以爲得
是人則可定其正色朝端令天下想見朝陽之鳴鶴
立之節而斷無爲隼擊伏馬也則夫樹折檻於清嚴

壯批鱗於肅括司理之重法以自重其官顧不以品重哉吾郡司理朱公貞其人矣公之來理新都其材固踔絕茂異然不爲毛摯束濕以鉤撫僉暴見奇而斷獄弊訟如燧火雖有神姦無不懼伏無能舞文以干三尺而豪猾重足屏迹不復恣睢以爲良民莠皆公之爲也至歲代行部視諸郡縣一切昭實秉誠未嘗撻觥中人而人之望見其恂恂穆穆無不儼然洗濯者俱曰安所得朱公長者爲理也賢聲藉藉六郡中自中丞直指監司無不交重公所以薦藉公甚厚稟然當六郡舉首蓋將謂是可爲 朝家得一公忠瑞芝山房集 卷五 二十

翼亮之臣以匡王國乎而會公理止滿三載當上績諸長老子弟度郡中不得長有我朱公也雜然相問公以少年成進士甫釋卷輒理劇郡何道能持法靖民有赫濯聲上下問哉余與公同舉進士自蒞郡不一再見第聞公懷冰履素嚼然高疏晨出坐堂皇庭中肅肅如也一刺不得及於閤一縑不得陳于門退入理舍中蕭疎自饗所不能不飲我郡者新安水耳余猶記謁公長安中古叢爲宮半匡風雨時余已心高之其持法靖民者赫濯聲上下問所從來遠矣夫諸葛武侯之勳名奕奕千禩不感蜀哉見以侯爲天

下奇治蜀嚴明居然法家良佐而不知澹泊寧靜之旨侯蓋斤斤焉甚至矢不別治生以負人所繇相業爛然至今以此耳公蜀人得武侯之深故直以靜泊爲宗故才請出於廉貞斯有本云嘗聞公於人言理清無雙百尺嚴江理治獨卓千尋劍閣然則公之尚友武侯標格相映異時爲國持法重臣紀綱天下解在人言矣某乃於公報政之期得爲論著其大者云賀錢邑侯考績序

上御寓縣之二十九年爲萬曆辛丑其春以大計察天下守令而令吾邑錢侯旣上計天官稱最矣于是瑞芝山房集 卷五 二十一

當考三載之績銓曹按令甲請 天子乃下璽書褒予爲封其二尊人如侯秩侯之年方綺二尊人方富春秋由此籍國家之寵靈光大未有量也吾邑之搢紳先生在宇下者率爲謳謠歌誦以贊其嫻于邑其諸隸事六曹侍次燕邸者又相率爲謳謠歌誦以贊其嫻於京師余方守度支不及從邑人之後而有攝衣冠而來謁者偕其儕數十人爲侯請贈言焉余謝不敏不可得則詰之曰夫夫皆久闕下固賢豈能以其澤及數千里外而諄諄拳拳夫非有所概於衷宜不及此僉曰我曹雖久此莫不各有父子兄弟族黨

嫺戚以待澤我侯父兄子弟族黨嫺戚得安於邑而後我曹得無內顧以安于都門蓋吾邑保界山陬實繁生齒其人守勝角氣以訟相矜動輒顛仆故令吾邑者所急不在民生在民俗所患苦不在賦役獨在訟耳自我侯蒞邑以來綏之以安靜養之以和平聽其曲直息其鬻凌其旁走於鼎貴要人以市雄者多失意沮而竿牘之使望門屏息累日不得通牒者既無所用間衷則卑門寒賤必伸辟則強有力必挫黠者亦無所用壯以是政平訟理閭閻忘其嘆息愁恨之聲而我曹之得安食長安永無內顧憂者皆侯德瑞芝山房集

三

也夫非中無所概而爲此諄諄拳拳也余仰而思俯而應曰此足占侯之一二而未足窺侯之深也侯以少年甲第當吾邑權樑之使狎至所治有虎而冠者挾璫重陵轢郡縣張甚侯莊蒞之其人退多恐喝語侯置之若罔聞也卒使無所逞而有所忌以遁夫郡縣方風靡波流侯能不惡而嚴如此於是見侯之品凝然重矣重則何所不鎮定侯之量寬然宏矣宏則何所不茹納豈特吾邑受侯之澤而已哉余嘗見侯以有所拂於貴勢人致有後言卒不能默而侯泰然無所見喜愠也余用此深服侯故侯之善政未易史

僕數而第以是覩其他日之遠者人者爲之敘而貽之侯亦必首肯若鮑子者真知我者也夫非用虛辭調我者也

贈華君赴荊州推官序

今制由進士授郡司理則以諸生甫離釋蔬踦居然踞令邑上馮倅車方五馬駕而不少遜稱尊寵云迺初通籍者率往往難其任何哉蓋司理者理在刑也國家莫重於刑而一郡之刑理以一人司之凡諸麗于刑非郡守縣令所不能決者不以下司理即郡守縣令所能決者苟其辟大其情疑其成案欲反亦必瑞芝山房集

三

以下司理故章大者連逮證案至數百小者或數十人鞠者非一吏繫者非一日輒欲決於司理豈不憂乎其難哉然而未也凡監大夫直指使者職在察吏臧否所轄數千里之內吏職如基置吏弊如絲芬監大夫若直指使者豈能以一耳一目盡之而曰某也臧某也否計無所出惟司理也者若其事內實在事外可以借聰可以寄明然自監大夫若直指使者於司理乎聰明而司理之權倖重諸郡守縣令之側目而重足于司理者怨亦僥集司理豈不憂乎其難哉然而猶未也司理能廉貞自視待年以遷入取

要路若寄諸監司雖尊臨之恐見得失而害已則伺之直指雖親昵之恐擅愆長而玩已則嘗之夫以彼雖能升沉我者率又不免於伺且嘗我於是欲使監司無生敵之防直指無獲連之猜司理又豈不憂受乎其難哉歷下有言高叻臨人者衆惡之諛上而廢法者民凶之居下而身疑者患處之夫惟平康正直上稟於中和毋察察爲明毋誹謗爲直母以文必深爲工母以情必盡爲敏斯能稱其任而愉快者乎則余於華君之爲司理知其能無害必且有合也華君以余言爲然否

瑞芝山房集

二十四

贈寺正江君權守石阡序

國家之用人量才授任之心常不勝夫循資論格之心故遲遲有練習之才而不得宣用於繁庶之地者拙于格也且練習之所以爲官使急何也今夫馳千里之路者必造父王良運萬斛之舟者必長年二老而至于入山而問徑則非樵採不諳何也爲其經練多而操習熟也然不使王良造父三老長年得效其舟車之用而顧使之馳驟于荒榛莽徑之中則非良造諸人責也吾右曹江大夫蓋所稱練習者哉君官棘曹五稔勤于職事而戮于刑名其所平反多當庶

幾賴於無冤余蓋嘗目之曰法家然至考其令隴西諸政則又噉噉自濯有廉聲張牙角以屏塞諸寶有能聲用是數騰薦牘得擢爲廷尉屬而君之歷中外皆以練習稱有以也頃余曹者歲至多領名郡去余謂江君以彼其才當而名郡擢無疑而會君方轉右寺正未幾卽擢石阡守按方志黔在西南外微去幾輔回遠漢夷錯雜不啻中國一大縣而石阡與播爲隣於畿輔尤懸度萬里而遙禁其謠俗羯獯悍悞椎結僇侏其視中土不啻如辛甘燥濕相益也余謂江君守固當又何以石阡守哉余謂不然 國家之用人篤於方東於格亦其恒耳顧吾人之所策樹何如豈必拘拘遐邇煩簡論也君固通籍滇南於黔爲近而其山川土風謂君能習之且也播酋煽虐之後其隣封接壤尚多机梗而不寧又非君練習不可治故用君守耳君誠往而必今所爲理若昔所爲令者斟酌于其土所安便用漢法雜治之使聲教繫于奧濞阡雖遐陬猶得貼帖以靜因而安輯招徠耀日月之光明俾天子威德播宣於萬里疆場靡有閑閑石阡一旦比於內地則人臣所以隨用自效勉答驅使無右此者矣若曰隨牒在遠無階本朝如張敞京兆

瑞芝山房集

二十五

之嘆約結而僅僅畫諾坐嘯其間卽有奇不施也則博望伏波諸人揚旌徼小數十年曾不能望交戟尺寸地方且豪宕自喜卒忠茂烈至今可想見其神氣君之魁梧軒舉豈在諸公下耶而况今天子遠撫長駕恐疏逸者自閑故欲得明習練達之臣以往而石阡之命不崇朝下也其意不亦深遠乎哉君往矣功作功名以俟嘉譽

贈邑大夫方公天都飛鳥卷序

蓋聞歲事有常玉帛方來卓乎禹績坤珍表異謳謠每藉於地靈是以金鳥之詩咏而絡繹昭其會同嵩瑞芝山房集

二十六

高之頌興而巍巍象其勳伐咸莫不有華肆覲並著芳聲者也歟邑保界隩區提封畿甸黃嶽紆盤而鎮地雄峙千峯天都碑旣以摩霄高懸六宇信地位之巖絕歷人代而孤標肆我邑大夫蕭中表素方公才擅八閩化隆三異捷成手奏治嚴邑若烹鮮明察毫端批大鄉而游刃三尺之法不貸顯化鷹鷂一天之澤常流著聲鸞鳳清心共桐江比潔駿烈偕紫岫爭高十月成梁千秋樹績加以尚新賢較獎掖青衿化雨每潤潛蛟欵龍門而霧合春風獨鼓神駿望騏驎以雲蒸人爭得爲神君士羣宗爲教主必徵往牒孰

儼兼才昔中年遽興則安子馬期殊其用馮翊迭治則薛恭尹賞互其能若乃深舟淺游洄流溯而並濟左規右萬方圓盡以咸宜萬有同吹靈襟獨朗斯天人之偉略實命世之通才矣月軌嘉平律應大呂介圭入覲良馬于征視僊品之雄飛攀留莫注望天都之聳立奏最久徵于是右斐江生夙以彩毫蒙賞知戎配子慚無逸句陳風爰集墨卿同賡輿誦遠將留佩之清聊效祝轅之歌云耳

贈海陽邑大夫李公斗山重望卷序

天昭回象緯傳雪漢之天章截業圖繙緯輿圖之地瑞芝山房集

二十七

絡矧乃高懸斗北縣七曜而拱辰首峙岱東冠五方而立極洵令生所同仰實環海之具瞻自非本源道派冠冕人倫達不失望于明氓聲疇克副乎山斗惟茲海陽巖邑賴我李侯神君天植高標人推峻品理煩剗劇萬間廣廈之材藏數納流千頃汪洋之器與吳泉而彌勵潔映清冰淵定瑟而獨舒澤流化日閭閻不聞赫蹏公府幾厝鸞簪化及鷹鷂聲蜚鸞鳳春風木鐸在在桃李成蹊夜月絃歌人人詩書肄業功令與王言同布科條恭保任齊申導民旣周造士尤急甄題不與賢宮高月旦之評獎掖忘疲講院闢

雲蒸之會萬民仰鏡庶士傾風齊民望之如景星慶
雲學者尊之如泰山北壁彼合璧輝映隣封猶如
聯珠光照前來自昔黜刑名而敦教化則或少其鷹
鷂退卓魯而進趙張又宿傷于搏擊若乃深舟淺游
洄流溯而並濟左規右矚方圓盡以咸宜萬有同吹
靈傑獨朗斯天人之偉觀實石世之通材矣月軌嘉
平律應大宮介圭入覲良馬于征凡茲畏壘之民縮
襟帷而莫駐繫此建德之永攀脂輟而難留厥有孫
黃兀勃仰止以岸以國夙萃美於門墻載咏載圖共
鑒情于毫素繫之北斗允尚書喉舌之司崇之泰山
瑞芝山房集

二八

實東嶽天官之長匪獨韓公配望抑亦李固齊芳此
祝輶之善物殉雄轂之極思也不佞某荆識燕中神
交日平有懷德譽莫罄揄揚願附執鞭用陪登龍後
葉敬因授簡聊效御李前驅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六

序

賀密雲兵憲項公平倭序

賀欽諭吳少怡陞國助教序

賀郡侯擢朔州序

贈鄭武安侯冊使過里省封還朝序

贈儀曹大夫岳石梁守慶遠序代

贈祠曹顧含素得江西憲副序代

贈儀曹張景鎮擢福建憲副序

瑞芝山房集

卷六目錄

張邑侯天柱巡瀾卷序

賀祁邑唐侯考績序代

贈司理李公考績序

賀劉太守榮滿序

賀黔侯姚公考績序

瑞芝山房集卷六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新安山南鮑應鰲著

粵東門人泰六賈大儒

較梓

希周鮑文成同較

序

賀密雲項兵憲平倭序

鎮鎮於諸邊最重自山海抵居庸延袤千餘里外鄰

虜內翼神京屹然獨當左輔故薊視諸邊最重也

密雲古檀州地處未平薊州昌平比肩而列各以治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兵使者一人蒞之而隸於薊又薊之督撫大臣實於

密雲建牙開閫舉四治兵使者咸從受事其重也遂

與薊寺然往者專以禦虜則臨之一面易當也統之

一帥易制也挫之一戰易辦也故非才臣不可而其

為才猶易稱也何者恃一割之能則鈴刀猶可自效

非寬解之所即芒刃無害缺折也乃者數年以來海

氛大作朝鮮所在為墟而遼左遂以大震天子親

遣督撫大臣帥天下重兵誅之當此之時既患倭又

患虜設虜肆其巨測乘虛內嚮何以待之即督撫欲

畢力以制倭之命其將能乎故督撫一出御倭而密

雲之治兵使者其責遂重其任遂難其爲才遂未易
稱也項君之治密雲羽書旁午至然能募勇敢以充
軍實輸芻粟以給軍賦身兼障虜所不至必斥之
以故督撫賴君之力得啗制倭而一時應援悍卒驕
不可治者君皆能馴服被頰首去無敢跌蕩即雖君
未親矢石與倭爭一旦之命而調度之功居然重矣
以君功特晉秩爲優詔褒寵需不次擢豈其倖哉
顧議者以是役也會逢倭有內難遂得制勝不知果
能以密雲擁護薊鎮以薊鎮捍蔽京師則遼海隱然
增威印倭無內難跳梁如昔亦安能踰鴨綠患若中
瑞芝山房集

國也蓋余雅聞君才具可應八方昔石門叛卒之變
君與督臣一夕而定之信公之足以扼虜津梁之上
夫中國之所憂者虜固其也上所需不次有日矣
自之屬文武諸僚欲得余一言以贈遂爲論著如此
云

賀欽諭吳少怡陞國子助教序

吳江吳少怡先生以公直高第坐臬比欽較者三年
所較之弟子員蓋不白幸得坐先生春風中三年
也乃者主爵循故事於入下郡邑諸較職遽具望寶
焯茂屢騰薦剡者充大司成官屬與聞國子之政而

先生遂超拜其官既被命同門高業之生怔怔忪忪
師掇而吾儕寧能長有師也殆真有係慕於先生然
者先生何以得此於士藹芳則好桃李榮而人莫不
愉先生固有以爲之者矣雅聞先生挺世族之哲表
卓適之才其工於制舉業夙爲東南名士所推先諸
弟子蓋嘗讀其文而心儀之非一日也而自先生手
錄鑄士之器揮塵樹義總經窮古藻雅陸離諸弟子
聞之而一時相矜奮以爲藝苑崛起者紫紫疇不謂是
寧芳咀華爲先生所冷化而先生性味冲恬寬大無
町戶外之屢日錯而噓而靡不獲被先生容接者退
瑞芝山房集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三

而靡不人人自得若噓我以條風而澤我以時雨也
蓋先生之科畫整而不苛繩表端而易守大都飲人
以和而又推心置腹以換上下交孚衆寡悅服爲先
生弟子者其所取大固先生曰吾師乎吾師乎微師
而何以型范吾也卽未爲先生弟子者其所取大亦
先生曰吾師乎吾師乎吾何以得一當師而承有道
者指顧也於是先生之教成不肅而尊不北而親諸
有造之士望宮牆而稱弟子數者且溢百人矣蓋余
聞有慨於中往者在門牆而招之若避影師之得弟
子之難如此今者非門牆而赴之如流水弟子之親

師之衆如此先生何以致之則豈非其和德之所感
召然歟間嘗歷覽詩書凡成就人才與敬敷教典未
有不以寬和爲主諸不異載卽如大舜之命夔典樂
而以教胄子爲職者也第勅之曰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以大聖人所重寬和於教彰彰甚
明而今之大司成其職非昉於夔乎上自公卿之胄
予以下至閭閻之俊造蓋辟天下士於國學中意必
有所以提衡整攝其間者今先生當爲大司成分任
其教雖古今異時鄉國易尚科條之煩簡不無懸殊
而要之於職則繁之屬也先生第操寬和以往斤斤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四

奉約束惟謹則於大司成之教豈有不得者哉每觀
漢世如匡衡胡常翟方進歐陽戴聖鄭玄諸君子
皆以教授弟子徧郡國而至譽望重於巖廊上儼鼎
彝次亦金馬侍從何隆赫也矧今先生所教又近在
日月之際而我明法其初崇勵學宮率徵天下鴻
碩備員藩服郡國之傳尋超拜顯重用事雖寢尋於
今漸失其舊而由此敬歷諸曹顯庸固繇今擢可自
致耳先生又何所讓于昔賢哉問者余得一承先生
春容大雅殊不厝意標序立門而語語實詣望而知
爲端人懿士與疇曩所聞於先生者其言符合今先

生行矣其同官董君陳君與師門高業之生以贈言
屬不佞遂得而論著之不知有當於先生否

賀屈侯權朔州序

余昔與金君霜鐔待詔長安同寓邸舍中朝夕抵掌
而談文事霜鐔因言以干邑之無良學士不列於賢
書久矣勵今者之偕胡吉甫獲從公車後也與天下
分曹而角藝則繇屈父母君侯力矣侯不鄙夷我
邑甲文學子弟卯寅之教誨之學孽務振起斯文以
故青衿之士靡然嚮風而吾曹輩起菁莪育材棧
作人邑自是翩翩雅馴於文則侯也以余時乃心識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五

大夫屈公矣亦越三載爲乙未之歲余與霜鐔吉甫
俱成進士而霜鐔若余則同隸事儀曹署中兩人相
謂政且及我輩矣又朝夕抵掌而談吏事霜鐔復言
以天官選法論之不穀殆將起家邑令乎哉如以余
則父母孔邇屈侯之政後事師之也余避席請屈侯
所以令狀霜鐔獵纓而語侯之燬政未易更僕數也
則其教化則崇獎節義矣則其振刷則誅鋤強梗矣
則其根本則勸課農桑矣則其預備則整飭河防矣
至其所焦勞拮据不難以身爲臣虜與百姓請命者
救荒尤稱奇策云敝邑頻年大浸饑民不得半菽啖

其口侯發倉廩者廩以食枵腹者未已也又曲爲勸
貸通商所賴以全萬餘人蠲逋寬租以招失業者未
已也又曲爲捐俸買種所賴以安宅萬餘家敝邑雖
凶不害侯之周澤渥矣兩臺敘河南荒政推轂侯第
一不虛云于是敘部重屈大夫賢擢知朔州霜鐔吉
甫乃就余而謀所以贈屈大夫者子雖未習余屈侯
遵妄然借聽于我之爲真也我今欲誦余屈侯近譽
則無若藉手於子之爲公也余應之唯唯余惟主
上所以加惠海內而佐元元之急者無如今之於民
最親澤最易究顧令各自計其官則簿書期會爲文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六

已耳逢迎進取爲巧已耳有如侯之實心懇懇不傳
舍其邑而遽廬其官者乎昔衛文公當衛彫敝之後
而通商訓農敬教勸學其所以拊循興起甚具詩推
木之日秉心塞淵夫侯所治介在衛壤彼其勸學而
髦士譽訓農而荒年穀塞淵之侯居然視矣儻采風
西華則颯颯乎定中之歌可續而賡也霜鐔吉甫相
謂曰子之論屈侯得其心矣自今敝邑之不得如朔
州也則吾實忉忉怛怛焉爰書子言貽諸父老以爲
侯贈

贈鄭武安侯冊使過里省封還朝序

余嘗覽祝載籍見古宦游者以杖節還鄉爲最榮
甚至天子亦從而豔稱之如唐僕射魏元忠還宋
州拜掃唐中宗親幸白馬寺以送曰衣錦晝游在乎
茲日此不亦至榮矣哉而余頗訝其事以爲此從宦
之常何誇詡乃爾及觀今制惟文吏得數以便過家
省墓乃若勳衛徹侯世居京邸視其故里真不啻如
仙都海嶠之遠試問以先世塋塚有茫然不知所在
者多矣則衣錦晝游未爲誇也及觀歐陽永叔之記
晝錦又不然大槩以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
雖人情之所榮而嬰之起于暴貴者如韓魏公則將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七

相其所自有而豐功盛烈銘彝鼎被絃歌乃邦家之
光非門里之榮也其見彌高其論彌卓而魏公勳名
震耀今古豈區區富貴之事所敢跂望第吾聞之詩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禮載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
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
矣則夫金門輿粉社之想鳳闕繫馬鬣之思因職事
之餘閒作鄉關之逸賦乘傳過家展墓返國父老子
弟爲歡擊筑松楸樂相墜淚豐碑此不亦詩禮之懿
訓而仁人孝子之用心乎頃者武安侯鄭公以新安
華胄昭代勳臣自先世開靖難之功累葉綰通侯之

印高門華閣焜耀金臺白社青山荒涼梓里乃作而嘆曰以不穀家世新安是不有先人之丘墓在乎而自建侯以來曾不得入里中拜墓下者累世矣紫山練水悠悠我思會今上冊封親藩以侯充正使往鄭府既竣事乃道肥水留數日則公之近祖自新安而遷於肥公尋山肥至新安則侯之遠祖諸宗具矣而嚴鎮洪橋諸鄭爲侯宗人侯徧謁鄭宗乃走跳石謁諸宗墓事畢式過其行宗人固留侯侯不可曰吾豈誠如漢武所勅樓船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而以是爲晝游哉停雲有思封瑞芝山房集 卷六 八

樹有省吾畢吾願而已余門人鄭大心侯宗也過余談其事因爲其叔本介余請所以贈侯行者余曰嘻甚矣侯之賢也曩吾在太司馬署中所見世胄之子輩然孰有如侯之敦仁思孝不以高牙大纛爲榮而以敬宗收族爲急者乎甚矣侯之賢也且以鄭爲新安甲族然自賢達如雙溪先生輩皆以文藝家今侯世以甲冑起則文與武競爽矣侯之孝思不忘先世自今竭忠藩衛策名立功則孝與忠兩茂矣余不敏何敢希歐陽公之萬一而文武亢宗忠孝事主卽魏公之豐功盛烈有不由此道出者哉是可以爲侯

贈矣

贈儀曹大夫岳石梁守慶遠序 代

諸曹職事不同官其曹者才品亦別而在禮曹獨以禮樂文章節制度數勝其曹郎亦必藻雅脩飭相矜以名而相砥以行蓋重在標表而不專於簿書重在式古範今而不專於赴功趨事故受此官者多從他曹之特達有聲及邵邑高等然後畀之而積資以遷則或卿寺或藩臬不復煩以治郡誠優之也余年友石梁岳君之在禮曹夫非所謂矜名砥行而稱藻雅士耶余貳秩宗方喜得與君周旋以何而慶遠之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九

命下矣蓋余與君同登第嘗見君制科之文皆膏腴妙突令聲在都人士間翔甚越二載卒以令去及爲令而汝陽之政卓絕一時幾滿六載乃以循良徵拜禮曹既入曹則曹務多其長官之無案牘勞益組脩績學汎濫百家含咀萬牒諸曹郎莫不以文行推君名復翔甚君又時時引去在山林與在署參半前後積資十有三年猶未晉郎中秩一旦以慶遠守去朝士莫不致疑君何以守守何以慶遠求其故而不得亦難言之矣頃來朝端之上曹分戶析議論繁多人鮮完名士無定價清而受塵白而取垢特達蒙譏高

奇見嗟夫豈少哉故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
亦仕路之公患也或以守爲君不愜君應之曰人臣
義無擇官何論崇卑內外太守吏民師帥秩尊而仕
重惟不稱職是患豈薄二千石哉甘酒醴不酤飽
未爲知味也吾往矣又或以守可也慶遠乃百越僻
遠地深山疊洞蠻獠種類繁夥禍作兵未易綏靖
君往固甚善奈文弱何君奮然曰德不優者不能懷
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夷險易慮美惡殊志淺夫也
吾患撫綏之策不豫耳古之露首今冠章甫昔之跣
跣今履商舄用夏變夷豈異人任吾往矣君輒徧諏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

其山川道里土風謠俗治裝戒行有日同曹諸君以
贈言請余高岳君之誼而壯其行曰嗟茲平君往矣
仕宦無常遇而操行有常賢亦顧人之建樹何如耳
卽禮曹舊不以治郡遷而今以治郡遷何害况舊未
嘗不以治郡遷也亦未嘗以治郡遷而貶賢祗見其
賢以治郡而益彰耳守新安之徐今爲方岳守吉安
之汪今建中丞節皆表表於禮曹者也其功名皆以
治郡顯而事業方且爛然未竟則治郡又何遜乎又
進而胡少保端敏公非當代之名臣乎嘗爲西粵之
太平守與慶遠壤相差次也其當時治太平事不概

見第觀其在本兵時所上封事自言守太平皆以信
孚所蒞十五州縣不用賄不避嫌而卽爲保聚不貪
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執蓋其時土兵多擁兵構亂累
敗官軍公無他諺巧而一以信義感孚卒俾之兵散
亂息其民自言始知有生民之樂咸繫繫歸附公之
去至遮道泣留庸非後事之師乎聞柳慶以西八寨
號爲盜區往者皆由官府誅求無藝以致土官驕橫
民散徭盛越城劫庫往往有之君誠斟酌於端敏公
之政而本以潔廉孚以信義微獨慶遠將見粵西諸
郡且有瞿然顧化者亦如端敏公當日之旁郡歸附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一

同出一轍君之守慶遠雖謂爲 天子守百越安全
省可也近之既與汪徐兩公作禮曹故事而遠之且
於端敏公嗣芳踵烈君之各位勲業不從慶遠起乎
嗟乎言者風波也事則有畛域焉方今士在長安中
其孰能不波惟有畛域故無越思方節而行可以如
意守之時義大矣諸大夫皆曰善遂以此爲君祝轅
贈祠曹顧舍素權江西憲副序 代

頃者吾豫章之湖西巡道闕主爵者以祠曹大夫令
素顧君擢按察副使往治其事而顧君之爲祠曹則
實賢有聲僉謂宜需次以參藩出卽主爵之牘屢上

而屢格亦計且遲顧君爲祠曹重不復補牘請者旬月有餘而按察之命忽下前是儀曹大夫景貞馮君亦擢按察副使閩中牘甫上而余言於銓司何再奪余屬之賢者以去主爵者寢弗推且三越月而與顧君同時被命余甚嗟異賢哉二大夫乃以一日失之而猶喜顧君之失於余屬而得於余省也蓋自余二卿秩宗以來所親諸曹事儀曹之綜理繁而設施鉅如藩封如貢舉如國家之慶典煌煌煜煜明備纖悉非嚴限制而諸舊章且有周才敏智固未易辦此若祠曹則科條差簡規畫亦差易守然其所舉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二

職關係大而鑒垂永秩祀如三禮昭德如謚號豈尋常治辦足明感格而定權衡哉誠得寅清直亮能甄別有方格者庶幾佐余所不逮卽余亦不敢自菲薄嘗深求於創制之意而堅持於波蕩之衝凡名封貢舉諸典禮旣斤斤與馮君按舊章從事而至於祠曹所舉職尤賴顧君相與儼恪謹持之蓋余始接顧君落落穆穆類有道者彌久而彌見其中之密察井乎其不可淆也確乎其不可拔也顧君治祠曹幾一年而曹事無不舉者卽如易名大典前人所當舉行者遲迴顧慮積之累年舉之一旦徵君共爲斟酌去留

周詳往復何以克襄盛事卒無撓於衆口而又有若之同鄉故大臣請卹君竟持公道不爲請蓋祠曹之職不難於與而難於不與不難於爲而難於不爲大都君鎮靜紆徐不露鋪張之跡而實有雅操之持類若此矣尼父稱狷者有所不爲孟氏亦云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夫不爲者言能守也守定而後節昭焉節立而後才出焉天下惟有節之才斯足以立事若徒機警有餘而節概不足吾懼其多成亦多敗也安成爲吾省節義之鄉其土風謠俗猶是真純朴茂而其君子矜尚名節遑遑喜談學問以廉隅自飭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三

君用守祠曹者以往吾知其游刃有餘矣抑吾有感於今之人情大抵喜通而惡執以爲圓轉可與濟事不知世道日下如江如河非有執持者爲之砥柱將何所不至善乎先臣趙文肅之論公孫弘汲黯也曰公孫氏膏其軸以周園於世豈不謂雍容有度而至係社稷之望以止戈於域中卒歸之招不來麾不去之黯則人臣之所重斷可識矣故守禮守官等之守也明禮意以飭官常而君之所以守監司者卽其所以守祠曹者有餘也况平安成之君子矜尚名節不至有撓之者而以監司之尊臨之振刷爬搔爲地方

與除無所制肘其發舒建堅當何如哉而又何不可
爲也君行矣余雅知君乃爲敘其與君周旋于職守
者而廣其意以貽之

贈儀曹馮景貞擢福建憲副序

景貞馮大夫初仕奉新以治行高第入爲兵曹是時
臺省之選久格不行晉兵曹固以稱重主爵者猶謂
不足盡君猷望尋改禮曹君居禮曹幾五載猷望益
著乃以主客郎晉擢儀制儀制於宗伯之屬職務最
繁所綜國家之典常最鉅余方由詞林貳宗伯伯君
以新篆儀制事一切鉅細填委國有嘉禮藩有冊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四

封賓興各省直有典試皆取裁於君手君四面應之
斟酌於舊章而調劑於情法規畫其便宜而申明其
職守諸所條上無不當人心亦無不稱上旨者它
如因事陳謨乘時展采明備纖悉然具舉儀曹爲
之一新蓋君之敏才亮識既多所曉暢而又精勤其
職知無不爲爲無不盡以故有裨於茲曹者若此非
徒僅僅以居官奉職稱也而余亦藉以周旋方倚君
如左右手乃君以才謫推擇秉憲閩中余既從銓司
乞君寢其推越三月矣而君仍以前推得旨亦何
奇也主上於藩臬大吏恒靳難報可豈固知君才

且賢以向所條議多稱旨故不煩補牘耶第除目下
無不相與錯愕南宮之役近矣方藉君爲重君胡以
外且以君久次卽外亦胡不少需以參藩出而猶是
臬副耶用不酬資位不配望咸爲君稱抑而君夷然
不屑也若曰閩爲天下奧區省會之地四郊寧謐濱
海僻壤輪蹄稀少卽所職爲清戎伍治郵傳要亦可
以從容整暇而理人臣義無擇官何所用其咨嗟不
足君之識度於是乎遠矣然吾聞閩之君子相與慶
於朝莫不喜相謂曰戎有良翰也而又私相祝曰與
其以馮大夫爲荷戈與投者倚比何如以馮大夫爲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五

子矜師帥也蓋君未出都門而八閩人士之跂嚮風
聲已藉甚如此而君之同曹陳君解君輩來徵詞於
余又相率稱君家世鼎閥四葉明經爲諸藩王保
傅至其尊人貞白先生尤範經嗜古鼓吹休明嘗侍
楚王著宗藩訓典一書用垂展親懿訓然則馮君之
於文學匪獨其能以解首揚芳抑亦家學之淵源有
自矣豈今日不可以禮官衡文而猶是備兵爲余竊
謂程量人地此銓宰事乃若藩臬大吏所以爲天
子輯封疆安百姓者其用有二揆文教則菁莪棫樸
髦士卽典奮武衛則整飭拊循羽書鉞警亦何軒輊

之有况拾級而上去中丞不遠文武兼資以鎮撫國家而衛社稷非中丞事乎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此非異人任也故自輿情物望所以注嚮於君者以部事重則欲留君在部以文事重則欲借君衡文汲汲皇皇各欲有所用之若夫君之才則左宜右有何所不可君第往矣玉融閩嶠之間望君設施文謨武略國憲家猷咸富於胷中而見於行事且也祠曹大夫顧君亦以副臬余省行與君顏顏一時才品並重兩相照映天下咸謂宗伯署中有賢如此不佞亦與有光華而羣情之所致望於君者知非君意也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六

張邑侯天柱迴瀾卷序

大中丞張公往以省垣直諫稅鞅西陵者十餘年起家歟今超拜光祿廷尉權巡撫遼東爲天子封疆重臣天下方仰公如泰岱如斗杓而歎人感德懷仁攀望弗及如戀姬公之哀如蔭召伯之棠乃於公所嘗履之山川登臨締造者繪爲畫圖宣爲歌咏不啻如徘徊羊公之峴夫公之治歟纔踰年耳而何以得此于民蓋公博大神明英敏開濟愛百姓如子視痼瘼不啻在身持法如丘山而下令如流水數月之內百廢具興百寶具塞黃童白叟歌舞于道路以爲從

前所未有而公亦雍容委蛇思爲蓄我械櫜計長久遵河而南厥有霞山鱗次紫陽山下屹立溪流中是誠郡邑神阜乃營雁塔其上以固風氣之會以昌文明之運題曰天柱迴瀾蓋所期望于歙人士者鄭重良厚歙人士則相謂惟公足以當之公非常人也有高天下之節有蓋天下之才而又負震天下之望能潛能見能小能大左無不宜而右無不有故當其在歙則以一邑令繫南國重輕不獨四境之內誦義無窮而旁郡邑咸來質成兩臺安意承教之不暇可不謂南國之砥柱而迴大江以南之狂瀾乎令遼左孤

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七

懸黠虜震動當事者欲求一撫臣莫之敢應廷議咸謂非公不可公冒險履危犯天下之至難以往主上倚公爲長城行出其龍豹之韜掃虜氛于遼海戮鯨鯢而築京觀爲國虎臣可不謂邊疆之砥柱而迴塞上之狂瀾者乎乃若廟堂之上念國是不可不定移公節鉞坐鎮中朝九列三旌虛席以待公入而主張剖析使天下歸于一是好莠不得自口則社稷之砥柱而狂瀾以息正議以昌公無譴矣公無讓矣鄭生三益以天柱迴瀾卷見示卷中有霞山塔有張公堤配紫陽橋而爲三皆公所經營創始者也諸君

子題咏具在屬余爲升其首余已久廢筆硯不解文字波瀾辱公知最深乃援筆直寫胸臆第寄聲公早入爲中朝砥柱歛人之德公思公甚公其毋忘我歛人而有遐心也

贈祁邑唐侯考績序代

莆中唐侯來治祁三載而祁大治上其績司功課高第遠通誦祁治者驛其聲而傳之譽騰甚洪子曰侯之治祁非待三年而後著也蓋治祁甫朞月而政聲流聞祁之人業已心怦怦動謂祁雖巖邑然提封儉而賦入薄嘗恐名都一旦捷得之祁不獲竟有侯也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八

而是時吾歛之人果爭欲得侯爲政矣適吳人先之部議遂移侯嘉定疏旣上天子報可侯非祁令也祁又新有令也乃祁之父老子弟惻然若赤子之免於懷爭赴所司攀留侯聲雷呼不可解兩臺度其勢不還祁民以侯民必不止復具疏留侯令祁余心蓋嘗豔慕之夫侯之治祁幾何時也而民之不可去侯乃至於此其有異能最章章者乎徐而問侯之所以治祁者則非如世之所謂能也第其心無一念不在祁之民也蓋世之稱能吏者有不武健嚴急以爲果而調刺度索以爲神者乎然其心實不在民甚至蒞

諸公正而陰鷲其中巧伺意指而陽飾其外非不亦取一時之譽以美遷去然去而民惟恐其不亟也爲所以感人者非其質也吏道惟漢爲盛而至所最右者廉平故當時語良令必歸宓中牟卽有異能如王渙任峻之流不與焉夷考宓令於受遺歸牛事何墨墨也至中牟令之寬其亭長俾自慙悔抑何紆徐曲折乎此皆能吏所不肯爲者以是知古吏道在彼不在此吾曩者接侯於燕中雖恂恂少年人也而精誠詳緩足以入人有一見而知其爲重器者及侯之治祁務本諸身而厚自砥柱以完於純白如燬金漚管瑞芝山房集 卷六 十九

窮水火之力而穀稗爲盡諸所條教絕去一切文具專以至誠惻怛朝夕噢休之時蒿目而計曰邑之伏利何在人之蠹賊何狀其當典除何若理勢綜細不厭繁也徹邃宣幽不忘遠也一腔精神與民周浹絕不見有炫燿焦赫之聲而民咸自適于春風化日列肆者安于市曰自有侯而吾無橫索矣出途者安於旅曰自有侯而吾無暴征矣輸將之民曰美耗除矣嘉勝之民曰贖鍰捐矣而不但此也有不若於計者以教化先之其終不悛然後以法令繩之四遐之陋將皆有侯之車轍馬跡焉一時谷居澤聚之民家爲

灌而人爲喻也而向之賈利於埏埴以開盜藪者盡緣南畝而歸農其他豪傑俠羣不逞之徒又莫不斂手奉法惟謹若夫賑饑卹患開荒穢招流亡興學校表風俗苟益于民無不振舉苟害於民無不剔除侯之所以治祁者真殫此心於民而不遺餘力矣鼓宮宮應鼓角角應未有侯如此其感民而民尚有自愛其情者也一年而攀留三年而報政此之真謂民之父母蓋吾每見自新安來者輒言從未有如祁民之感侯者也吾於是信至誠之能動人信吏道之在誠而不專在能也祁之大夫民部李君太常倪君俱以瑞芝山房集 卷六 二十

使事行將取便道還祁聞洪子之言過而問焉曰子之所以稱吾唐侯者果覈而知本也然過此以往則內召近矣祁民不復可以攀留矣子其謂吾祁何洪子解之曰侯之入必且立青瑣蘭臺之上當弼主德而達民隱此其所治在天下不在一邑第吾聞之勿欺而犯信而後諫皆言誠也今之奏牘滿公車矣然皆誠之無二心乎則其扞格或亦不可專委之主上也以侯之誠心爲民者入而誠心爲國吾知他日殿廷之上有言事輒報可而爲天下興利除害者非他人必侯也允若茲又何患乎天下治而祁獨遺二

君曰誠哉是言也請書之歸而與侯質焉

贈司理李公考績序

昔劉劭志人物所推稱十二材而首清節家次法家清節則師氏之任師氏卽今之臺諫主分別是非者也法家則掌以刑法禁制姦暴其在外卽今之司理是也二家互相爲用蓋世未有不皎然清節而能行法者亦未有法行不阿而不能立殿陛之上爲天子爭是非者故懸絲辭魚之介批鱗蹈尾之忠與夫按人主之轡而閉半夜之門者其挺持堅正匡拂蹇諤皆國家之寶臣異任而同烈者也以故司理之重在瑞芝山房集 卷六 三

淳化時皆上躬自選擇而今制三年報政以最著輒選入爲御史給事中其非細簡之才希世唯諾者可與勝任明矣南安李公以進士高等英年來理吾郡蓋所謂皎然清節而法行不阿者也劉劭以此兩者爲十二材之首公固兼而有之公之治新安一切利病隱伏如指掌中之理而剔弊釐奸宣幽達滯如折組上之脯較吏治之精批如列眉而察獄情之衷辟如觀火胥吏奉法如山獄而下令四境內外以及諸屬邑如流水三載之間郡中賴以疏冤理枉如被冷風而黃髮玄髯戴之如煦春日諸所奉直指檄行縣

與六郡之長吏無不屬耳目而亦無不披裘懷綬聲
四達薦書數十咸以公爲舉首於是上其績司功而
天官書最且幕當徵入爲臺諫大用公矣鄉之紳綏
交賀公而屬不佞使言不佞則胡以言請徵之理官
之名碩而質之輿人之口碑有舉蘇文忠之理開封
者曰決斷精緻聲聞益遠余曰得公之才未得其節
有舉張武寧之理者曰操行堅貞鯁言無諱余曰得
公之節未得其清有以范文正與洪潮州之理相提
而論者曰持身清介貧止一馬俱未可軒輊也余曰
是得公之冰蘖而未得其平允錢若水之雪冤抑陳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三

戢之反屬縣非耶或又以公之平允公之精審爲之
也而比於宋蘇頌者歐陽公每以府政委頌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可不復省矣余因是知公之理
真文石金矢之理也公之心尤虛明博大之心也今
日司理明日臺諫而爲臺諫即用其所以爲司理者
議論之煩囂可平國是之紛紜可定社稷之福將在
此也何也以忠厚行正直以正直歸平康公之所爲
才也節也清也合于平允精審而無不粹也故用之
法而法行出之言而言當今之所以爲司理者即公
之所以爲臺諫者也代而下也淳澆樸散人

于巧競世見夫刻核之可以立事而不見夫平恕之
可以有容也世見夫分別之可以樹幟而不見夫包
荒之可以渙羣也世見夫矯厲之可以收名而不見
夫高奇之亦以見噪也故石徂徠之好異范仲淹以
爲非諫職所宜而王仲仁亦曰漢世直言之士皆通
覽之吏即賈洛陽之治安至今稱忠鯁者歸焉歸其
通達國體也劾之論又曰通于天下之理則能通人
而通材之人說直說變無所畏惡心平志愉無適無
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由此
言之公之才節清標而用以平允精審其所以爲司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三

理者正其所以爲臺諫者也臯陶備九德而不偏故
作士則明允五服陳謨則呂言舜朝公繇理官登閣
顯拔承明禁閤之間非次擢對臯陶其繩表也天下
有稱立朝正直忠厚主張國是折衷議論回世道於
平康者知在公矣知在公矣

賀劉太尊考滿序

公守新安垂三載而報政則以先是守雲間數月積
之三年有成也春澤秋霜被於新安之日月爲久而
聲烈嘉聞播於南國之遠邇最隆其在郡中紳綏矜
帶黃髮玄髮田畯販夫里胥市僧靡不嘖嘖誦公廉

明如出一口上之藩臬大夫直指使者御史中丞無不津津賢公署公上考如出一辭公之治聲何其騰舉而雷轟也吾儕相聚抵掌談公之盛歟而使不佞校辭不佞蓋嘗有概於中往者新安士樸民淳以人文著海內載在新安文獻志者班班也從來號稱易治數十年間風尚日囂民心日汰務競其不可下之氣借交四方動輒走朱提於貽貴要人藉其筆舌以難當事者既掣當事之肘反使垂涎此曹者曰此土爲瘠而不知土固瘠甚民枵於前數十倍賓輪客履猶是走新安如鶩俗日益以澆凌計非得端潔勁正瑞芝山房集 卷六 二四

君子以臨長我郡大著風稜其何以洗敝習而挽淳龐還文獻之舊規綏地方於清淨一旦得公爲守不啻虛之以清風而濯之以甘露也公家汝南素以端清爲月旦重英年卽登甲第筮仕南曹獨標清望擢守松郡茂著風裁郡人旣以稍稍聞公甫下車延見士大夫虛恬率素淵然穆然不輕言笑而人咸欽公之莊每事務持大體一切滌去煩苛曰毋涸乃公爲也黠吏猾胥不敢生一事端嘗公而人咸便公之簡懸禁閤人有持游客刺通貴要牘者必重扶之卽刺入弗得入面牘入弗得入目而人咸憚公之嚴公於

是端坐堂皇無賓客竿尺涸耳目無權勢請託煩顧慮一意問民疾苦辨民枉直何其顯也燭兩造如觀燿火衷衷立剖肺石一清何其明也門以外寂然館以內閒然吏胥屏息如植木列庭中何其肅也較士舊以汲引借資其來已久公一切嚴拒寧廢例無失才而孤寒鬱鬱登進爲二百餘年未有之舉何其公也修葺黌舍振飭輿梁藥物值糜以活彫剋立會課文以程士業何其周也他如築山閣通文曲諸所振舉不可縷數大都出綜理於雍容顯精覈于寧一此豈從聲音笑貌致然哉繁華易鑠堅苦難搖其所爲瑞芝山房集 卷六 三五

骨力殊也公之操持皦然寒冰皎然烈日卽一問遺小物槩爲謝絕至於無魚可懸無柑可却而澹薄蔬茹公庖如范萊蕪之釜其清已千萬倫輩而不可及劉劭志人物所稱人流之業十有二而以清節爲首曰清節之才在朝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其重如此蓋清故萬物不能染節故萬物不能撓不染不撓然後其下信之可以一意孤行而無所回避公之始若落落難合而卒無不信于下者誠有本也昔張忠定以百姓信否爲詢而曰吾于信之一字五年乃成今公未三年而得之久而其信益彰清節之效

不亦明白較著乎余嘗聞太守吏民之本重在師帥
公之皎皎亭亭足以澄清一方而儀表各屬真所謂
師帥之良漢帝之所欲與共此者也包孝肅之治開
封以關節不到不可干以私遂顯名京師爲天子重
臣此公鄉國事有如司功以公績上 聖主聞公所
以治新安者一旦有不次擢用以鎮靜流末澄濯貪
濁張忠定包孝肅事公且奮袂肩之則所爲挽回世
道豈淺渺者豈直堅砥吾郡稱卓異而已吾弟掇拾
以明治新安者之必以清嚴動正勝而非敢爲倂也
賀黥侯姚公考績序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二十六

新安據陪京上游處萬山截業之中上田依原麓所
產瘠薄而黥又新安僻壤爰爰尤甚顧新安所號爲
雄邑稱繁劇者其民亦非有本業可務遲遲逐什一
走四方挾湖海之氣以自雄又或自結于要路津牽
掣當事之肘而令於其地者左顧右盼不獲直行其
意故治必用公廉肅給稱最而黥則不然民務于稼
穡不馳逐射利其地亦無車轍馬跡又無繁華指湊
之事卽有鉤撫棘索奇智亦奚所用其道在安之而
已菰城姚侯之治黥真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
能安之者乎蓋侯之治黥三年而報政自府以上監

司諸御史臺無不稱最黥之民賴公以安如赤子之
依慈父母而不可解而侯亦安黥不以其偏小僻陋
有介然約結之歎頃 天子以寓內廉能吏當任繁
劇者 俞吏部請而侯遂有太湖之 命則公之政
聲四達不脛而走無翼而飛舉臺且重江以南矣黥
之士庶雷動而呼天曰奈何奪我父母欲叩閣請留
而不可得則數十百人相率詣府以懇曰庶其轉聞
於御史臺乎幸爲黥之百姓請命庶皂囊朝上而夕
可留也而竟亦不可得黥之士民計無所出則宣之
爲謠咏之爲歌慕其行事之懿歟爲文章驛而傳之

瑞芝山房集

卷六

二十七

境內外余聞而歎曰侯何以得此于民殆余所謂安
之之效也昔劉襄城以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漢章
帝賜詔褒美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斯亦近之矣宋
吳宥爲政寬簡所至民樂其不擾故去久而愈見思
夫不煩不擾亦不過求以安之耳而蒙褒於當年繫
思於去後循良之名千載不朽則令之所重居然可
見矣侯之治黥不以發奸摘伏自神而以蠲煩除苛
示簡不以鷹鷂搏擊樹威而以鸞鳳慈祥見德曰最
爾之士何必慕周文通之問主名吾直與民煦煦而
已政在廉平無事希王允規之十奇吾直與民悶悶

而已脂膏可念不啻三限以寬之宋趙方之催科撫
字可倣也嘉肺宜清每減贖錢以恤之苟恤次之爲
政尚可懷也庠序敦而教化興魁樓建而菁莪盛倉
廩修而積貯裕橋梁葺而道路通蓋邑之伏利無不
興人之蠹賊無不剔一念之孳孳爲民徹于肺腑達
於閭閻格於神明以故兩暘時若有禱必應西門氏
之言曰夫信非一日之積也侯之治黥不獨民信之
而神亦信之矣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侯積之三
年以治黥而湖奪之一朝以得侯固宜黥之父老子
弟不能舍然以釋侯而侯亦寧能悲然於黥也侯之
稿芝山房集 卷六

二十六

通家子吳生光賢過余而乞言焉曰侯不忘先君子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七

序

壽方少司徒采山先生九十

壽羅大中丞問野先生七十

壽羅問野先生七十

壽大宗伯于老師漢嶽發祥冊序

賀封中書舍人畢瑞堂先生六十

賀趙封君七十

賀饒封君鄉安人七十偕壽序

瑞芝山房集 卷七日錄

壽大中丞羅問野先生八十

壽羅問野先生八十

壽少司馬汪澄源先生七十又一序

賀邑大夫三尊人壽序

瑞芝山房集卷七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新安山房鮑應蒼著

膠東門人奉六賈大儒

侄 子貞鮑懋度增訂

于古鮑 學同較

序

壽方少司徒采山先生九十序

當嘉靖中運會昌明寓內名卿大夫輩起諸所未豎或以文章或以風節或以理學動庸皆天下之所望而震焉者也而吾郡二三先輩蓋有擅場其間赫然瑞芝山房集 卷七

足以傾動當世照耀將來余小子某生也晚不及盡見諸公而猶得嚴事方少司徒采山先生先生身兼數器不名一端其才無不賅其節無不樹其學亦無不窺而實不欲標一幟以賣名聲於天下天下雖號知先生而未能盡用先生之長先生亦不輕以其所長自售登第幾六十年林居之日且半也然當時與先生後先擅場諸公已如委葉飄風宵然無復有存者而獨先生巍然大老翛然杖履飄飄然如倅佗安期道遙人世其姓名與軼事落人間不啻威鳳祥麟天下仰其稿莫能覩其瑞也世謂身與名孰親故欲

遠名以存身而先生則身與名俱永若此不亦異哉
蓋天下之高名出貴壽考聰明皆造物所秘惜不輕
以畀人而淺夫曲士欲竭一己之智力以與造物爭
故僥倖聚散終於駭蕩而不得而庸知夫天縱者之
不然愈遺之愈得之乃造物之所私非人力之所與
也先生當時所最不肯徇者權貴故有如分宜之焰
太宰之權先生一觸再觸以出甲啗之而不顧以衝
州困之而不顧以失位陰擠之而不顧而至其幼負
異質早擅才名西京騷雅之業乃平生所酷嗜而優
爲者一旦以病屏屏觚翰如棄雖當時諸才人張皇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

號召走天下如鶩第自守其堅白無動夫此兩者天
下之所謂難致而可貴者也俗士不能遺勢修士不
能遺名先生固非豫計後之必爲中丞與少司徒也
又非豫計後之有素園存稿與千一錄可傳也少壯
宜彊而身反脆漸老乃漸以王年未及彊閣書不觀
而不朽之業乃至於老而甫就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而或者以爲先生蓋得柱下之說而存之其退也乃
所以爲進其不用也乃所以爲用其孱弱多病也乃
所以爲長年則是天之權悉制於人而以造化爲無
主也年有大小理有遠近意者天實爲之程夷尹下

惠而不皆聖而清任和有以聞之至尼父始集大成
故曰天縱之將聖將者大也惟天縱然後不爲限量
其聖乃大則夫壽考而至於期頤大耋也豈無天授
乃盡由呼吸吐納以爲之留哉蓋天則不可測不可
測則不可限謂夏必長而蓂莢以枯謂冬必凋而竹
栢以茂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謂生必滅而龜鶴長
存大年遠理不可以淺近之耳目測也如諸史所稱
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三十歲元魏
時羅結百二十歲猶領三十六曹事白少傅集載李
元奭百三十六歲爲耆英首若此者豈非獨稟造化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三

異氣而天實有以縱之乎以先生之祿位名壽先後
所得于天者選選奇異如此嗣是而享大齊嗣是而
周花甲無疆無期謂天不有以縱之不可矣當歲丙
午 今上在宥三十四年而先生開九泰時寓內以
名公卿與先生同壽者太宰海豐楊公大司徒石埭
畢公三壽朋興一時盛事時 天子存問之使於先
生尚有所待若曰少司徒行且年德彌高當舉異數
以優大老 國家豈有愛焉而郡邑守相則已奉行
詔書式閭敦禮于旄相屬于恭左撫臣若臺使者咸
下檄表宅里樹風聲以光邦家而昭來禔於是鄉之

摺紳衿裾各以次上壽而文學余吳諸君儼然造余請祝余小子某乃以天縱之說質於先生然非小子之私言也召公至康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而周公當時稱之曰天壽平格則自古記之矣若先生之絕跡公庭敦崇正學使後生晚進有所矜式則諸家之頌已詳余小子可無繁稱也

壽羅大中丞聞野先生七十序

今上初年瑩精理道尊尊於錯輔疏爵延登天下之才賢以展采錯事惟恐不及故一時雄雉魁壘之臣咸鴻軒鳳舉以立功名於世而吾邑爲最盛其彪炳瑞芝山房集 卷七 四

卓犖自秉鈞以至八座與夫躋亞卿持大中丞節者共若而人十數年之間十數里之內名公鉅卿項背相望文章功業爛然在人耳目天下每修譚之以張歛今則方少司徒公且九十三歲以上壽特聞而羅大中丞公則于諸公年齒最後今歲甫登七袞其才亦未盡究于用海內人士相與日問公起居方拭目安車蒲輪之召其名位尤未有涯量云公爲人博大英爽風望稜稜俛仰咄嗟左宜右有始一再令楚巖邑並有神君之稱上計治行推天下第一用卓異徵拜御史公爲御史練習法令曙於國典朝章諸御史

多從公受成又凜凜持風裁與埋輪避驄方駕也初按陝振法剔蠹茶馬宿弊一清而諸邊屹然增重再按粵其地以僻遠且號稱饒溢長吏多不法聞公嚴肅聲威望風解綬前是粵有蜚冠小警當事者欲借以邀功不難俘平民爲寇公至廉得實悉平反之所全活幾千人時當事者方據要路耽耽公甚公不爲動曰吾知冤民不知權勢竟之亦不能有所加公歲壬午秋監粵試所鑒定多奇士粵錄入都下爭傳誦以爲一時冠遂奉 命督畿學政養士作人譽髦丕變尋擢廷尉丞左右少卿同寺正卿以直亮方格聲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五

實騰蹕公卿間出開府三輔纔數月百城肅飭爲天子釋比顧憂隨以奉尊人封侍御史諱歸蓋公自起家甲科以至持中丞節凡十八年天下方望以卽出而位鼎鉉任世道之重公以兩太夫人老堅不起自是遞遭兩太夫人艱林居踰二十年而朝事日變世局日非 上意與臣下浸格大僚置于朝黃髮遜于野向所稱魁壘雄俊之臣遑遑在水邊林下莫有用者然吾觀世所品目之士身江湖而心魏闕豈其能置用舍於胸次一切不掛乃二十年來所親公襟懷澹泊蕭然世外若不知其爲已嘗仕者居恒手一

編諷味之興至則角巾野服徜徉佳山水間先後臺
臣薦起章數數上公不以屑意也卽宋州拜相富平
前爲太宰時二公當世所共推賢重不輕許可而皆
曾手書招公公不答夫世亦漫言高隱沈冥耳有能
如公之不答相國家宰書者乎有真才而後有真品
惟品益高而後才益大嘗聞公撫三輔入境首稽郡
邑粟得其多寡數會歲果饑秦晉齊汴洛之間以
澤量人哺聚入所部倡亂公按粟數爲大發倉廩又
令以粟入贖以禮致富民輸粟匝月粟多饑民咸得
食而盜遂寢方秋輒出令巡視諸邊揣度其形勢扼
瑞芝山房集 卷七 六

塞甚悉某堅某瑕某也又次爲增置斥堠若干設偏
師以相犄角無事烽堡相望卒然有警而數百里內
外呼吸立應旣乃比試諸武吏賞罰功罪有差練士
實伍懸異等以備緩急秣馬飭器儲峙無所不豫計
且數六郡通賦上封事爲民請命發政施惠養老存
孤與諸守令共納元元於休和以盡撫職而爲天
子扞牧圉其當時規畫如此使今日諸邊得如公在
事何至紛紛憂動輒請增兵增餉疆場內外一彼
一此嗷嗷如聚訟哉說者謂公用而國事固安公惟
不用而身益壽夫公之壽不關于用不用也公惟慮

專而嗜寡聲色玩好都不關懷竟日夕獨處一室故
其神全而精固 上意固不測然每虛左而思老臣
今富平公以七十八歲從田間召入治太宰事其神
王甚有如公酡顏玄髮耳目聰明精神強固宜出而
襄太平之業以萬年對揚休命名在春秋而無極長
于上古而不老公又何讓焉某從公游最久知公最
深敬因太學吳君仲輝之請乃論次而藉手以祝

壽羅聞野先生七十序

吾邑大中丞聞野羅先生之歸新安也二十有一年
矣先生盛年功名一時文章政事聲噪海內當先生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七

初第時江東南人士手先生稿而豔讀之以爲秀絕
無兩其入官自邑令至大中丞所歷職以不著聲實
者令而以循良第一稱名邑宰御史而以練習謇諤
稱名臺諫大中丞而以察吏安民備邊弭亂稱名開
府它如左右廷尉之持平反也問卿之飭馬政也數
歷中外凡二十年而以封御史公艱歸里歸而襄封
御史公事旣畢嘆曰吾以一書生遭遇 聖明躋列
卿持中丞節于吾涯踰矣幸而有兩母在終不能以
三公換一日養遂堅意不出晨昏起居兩太夫人問
寢問餐問安否所以虞侍兩太夫人者甚備先後兩

臺之薦書數數上或勸先生仕不應客有語之朝事不答田夫野老雜與之拱揖而若不知其爲尊貴人者蓋先生之林居復踰二十年始以今年登七十稱老然觀先生鶴髮酡顏動履飲噉俱不減于壯艾人則又惡在其爲先生老也或者遂以爲先生必工吐納術其殆攝養有道致然耶而先生又實不工吐納術不斤斤於熊經鳥伸以爲却老計也養其外或攻其內寧其神乃不役于形先生之識度其晰此審矣蓋恒情每思用其所有餘而務政其所不足先生則獨公其所未足而常斂其所有餘以先生位至大中

瑞芝山房集

卷七

八

永非不貴倨也拾級而上官階宦味正如食蔗佳境在後何足之有有能自割者否先生甫艾而歸扶櫬幹濟有餘才揣度謨謀有餘智疏附後先有餘力靈機精氣之所鼓舞以其有餘驚其不足又何難焉誰能自揜抑而托之無用也者先生固蕭然世外退然不欲見其所長試觀今天下空谷之駒漸鴻之羽充滿林下固多靜退君子然其間不無相結以隱相引以名有能如先生之銷其聲光不厭深眇者吾見亦罕矣故招世之士智多而無思慮之變則不樂才多而無經營之務則不樂力多而無凌誅之事則不樂

不樂則不足以寧神神不寧而又何問形之養與否如此者天下滔滔皆是也以視先生之識度其相越豈不遠哉吾聞之壽者受也造化之於人若物本無不與與而常視其所受松栢之受氣於天也以其常斂故貫四時而不凋江海之受濕於地也以其常虛故納百川而不竭以至月之受光於日也亦以其常虧故能上弦而就盈天地間乘除消長之理未有越此者先生斂其所自有餘以處于常虧常虛之地而又衣無重采食無重味側無姬侍一切與世澹泊則其受也寧可以涯量測哉人徒見先生履高位享大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九

年有賢子孫見貴徵以爲造物之與先生者奢而不知先生之所受者正未艾也則于先生之識度卜之也今朝議方思舊德嘖嘖謂先生出必且有以裨運會而効匡扶某因太學吳生之請而以此壽先生敘先生風猷之十一爲先生勸駕聞先生夷然不屑也乃向者先生之胄子孝廉君則貽書于余曰人望不敏尚猶在蓬艾之間其何以藉手壽先生余謂胄子賢且才大業已就壽先生畢第請車亟入春明門上林曲江待胄子久矣旦夕驟首長安莫不舉首賀先生月重輪海重潤也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也春信

至家先生酌春酒介眉壽當必更欣然爲眉子加爵
壽大宗伯于老師溟嶽發祥冊序

溟嶽發祥冊者爲余師上柱國穀峯先生祝也先生
身居海岱而繫天下重輕天下日跂先生之出因以
祝先生之年天下人士之歸往先生不啻如羣山之
宗泰岱而百川之赴溟渤也余小子某以奉使報命
自新安達闕下所得祝先生詩于天下士者如干首
原本山川繪圖成冊某拜手敬書其端曰先生之身
天下萬世之身也誕彌應昌明之會鴻茂參貳聖之
才動之中度如規之配萬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節
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

嶙峋而不劇德玄同而不畸思瀧漉而雨集言漆渥
而峽溢經綸立本淵源溥博簞席之上而歛然聖王
之文章具焉抱獨不言而廟堂之脩裕焉然則先生
固天下之有也萬世之有也曾是滄溟岱嶽遂足以
域先生之高深哉說者謂岱嶽東峙實啓中國元氣
之運故岱於五岳得稱宗焉而東北海環之又爲百
川之長夫然故其間聖賢崛起如兒鳥開太平而啓
龜蒙之土垂綸造鴻業而表東海之風及夫天縱集
成杏壇洙泗之上鎔均六經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
之耳目遂令萬世之下稱相業與談道術者至三聖

人而極焉謂非岱嶽之高溟海之深有以效靈而發
之祥當不至離倫絕類若是其夙集千古也先生巖
業千仞之標而汪洋萬頃之度斧藻羣言經緯區宇
炳然內聖外王之學一邇孔氏之源流而蘊姬呂之
休美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則謂先生之祥以溟嶽
發也不亦宜乎而先生方冲然不居退然自下僅僅
托於黃石穀城以自況也意者泰山不讓土壤河海
不擇細流先生所以舍其巨者遠者而姑取其細者
近者以寄意乎不知此天下之所以窺先生而非先
生指也先生抗懷人表游意物初一丘一壑之間虛
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一

恬夷曠等事業於浮雲委名譽於飄風視承明著作
之庭不泰於沂水之濱也卽中書政事之堂不重於
穀城之石也蓋天下之所見者物而先生之所全者
道物則有旣崇之或爲夷也淵之爲陵也物有以限
之也道無成虧何巨何細何遠何近置山水於道中
一微塵弱縷耳故天下見先生之風烈文章則以爲
泰山喬嶽以爲渤海滄溟規規然自謂知所以尊先
生也而先生融之於道渾之於無何有之鄉天地一
塵也萬物一縷也而況於溟海岱嶽乎故知道之解
者八荒一閭千載旦暮卽以先生爲天下萬世有者

猶爲束於方而篤於時也而又况銖銖焉侈祝於岡陵不亦馳騁於有盡之域而何足以言無窮之原乎然吾聞之卽至人之糝糠而堯舜可鑄出斯道之土苴而天下以治先生無心任運而天下不能不繫心於先生爲夫先生之所益於世者大而世之所賴於先生者弘也今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者非泰山不能而至於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洩之而不虛惟海而已矣故借溟嶽以窺先生之體則先生之道方且籠天地符陰陽雕萬有安見溟嶽之足以盡先生而借以斯先生之用則化貸萬物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三

而不居其功澤流入絃而不見其迹一旦起而立於端揆之地以作霖雨以大潤澤其功德之廣大高深正日升月恒之始山峙川至之初雖以溟嶽祝先生可也是天下人士所爲跋望先生意也是冊也繪圖凡四詩四十二章而某竊敘而咏得溟嶽篇

賀封中書舍人畢瑞堂先生六奏序

當孟侯有聲諸生而余已次公車見孟侯於博士家言蔚然雄古橫絕一世余心高孟侯之文而知其必貴也叵何余起家諸郎而孟侯亦越三載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大肆力古詩文聲噪甚余於詩文雅嗜之

獨久滯度支所治皆米錢刀幣瑣屑凌雜動敗人意而中舍秩優閒無吏事得雍容官學子又見孟侯之貴而知其將必工於詩文也長安貴人多泛從余索孟侯者曰孟侯年少爾爾渥洼神駒豈有種邪余曰芝不必根醴不必源者天授也鳳亦有毛麟亦有趾者世美也蓋其尊人瑞堂翁固偉丈夫云翁倣儻瑰瑋負大志於舉子業不屑屑近調取似也屢頓賢科乃抑而就武寧簿旣工於治武寧矣輒自免歸而翁故善詩與邑中豪結于墨林社執耳登壇每多佳句其傳人人者如烟坪耕讀諸什尤稱勝絕夫木之竦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三

然實而仰者橋也其勃然實而俯者梓也是相待之勢也瓜之始生而甍者其端微也甍之蔓延而瓜者其未巨也是寢昌之機也翁以彼材可立著名字而寧卑棲寧薄不爲寧重悶不輕發露故青雲華實在孟侯若順拾之而不知其以翁之貴貴也當世之詩文名孟侯已旁睨作者而不嗽不止而不知其以翁之文文也覩翁而又何疑於孟侯之所自哉乃者會逢 天子覃恩翁亦得封如孟侯官而孟侯又當中書三年考正翁六十誕期孟侯奉 恩綸還里爲翁上 封太孺人亦歸自孟侯邸中象服魚軒與織文

渤彩映照輝鳥嘯不羨翁與太孺人偕壽而並榮而
芄芄蘭玉充階又無不秀發可喜此豈非生人之盛
際而吉祥之希邁也乎蓋余聞之善逸者生之徒也
而樂志者壽之類也以翁今日之榮遇于志既無所
不暢無有間其天和者而進不慕勢退不矜名亦不
必雕腸劇思以枯其形神又何不佚焉然則翁之壽
詎有量數而生又惡可已哉且也吾鄉多佳山水舒
目信足動與景會翁固曰飛來山中可以自娛有如
登華岡於月夜泛白池于竹煙揖紫峯之先哲眺黃
嶽之軒轅攬三秀而茹之漱練水之悠然此亦人間
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四

賀趙封君七十序

當萬曆戊戌太史趙公季雅以及第第一人人史局
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稱顯榮矣再越歲庚子而
太史之尊人某翁登七袞榮與壽會太史乃先期請
上得 予告寧翁于家某月日翁誕辰也太史出玉
堂入子舍宮錦斑衣相映照慮無不得翁歡心一時

之賀者冠蓋在門承筐溫酎在列慮無不得翁喜色
不佞雅善太史知翁宜必有祝則竊進此二端今夫
尊生之士視身與世爲兩其務顧在服形餐氣是故
陟蹺鴻之燠而遊潛虬之淵衡佩荃紉雲璽翠黝自
以爲可衛生長年也然所得者身所失者世卽壽吾
不暇稱引吾蓋考覽詩之咏歌其所謂壽皆切人理
有裨當世試舉一二與翁埒者如南山之稱無疆也
乃推之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蓼蕭之稱壽考也乃
本之曰爲龍爲光其得不爽是豈徒以服形啜氣私
其身而不顧一世者乎吾觀翁誠天下長者德行尊
理而恥用巧術嘗薄試于文水輒以實心佐其令長
布惠脩和所全活不可縷指至今民譽勿絕則翁于
父母之責已無忝矣歌南山以壽翁翁可醕也翁雖
未嘗奮起承明爲邦家計然有子如太史理筆金閨
揆藻瑤閣鬱然著爲國華則龍光固已有任又孰非
翁之龍光乎歌蓼蕭以壽翁翁可醕也然未也青齊
古稱大國之風而賢哲之藪澤也其間名世鉅公斌
斌然項背相望姑不具數卽翁之鄉論之非漢鄭康
成宋王沂公之所肇迹者乎彼爲世宿儒碩相照耀
旂常有如太史居其鄉踵其武則康成之書帶可續

而茂也沂公之鼎鉉可躋而升也翁以用世之業託於太史而其澤廣太史又以經世之學婉于前哲而其名芳以此論翁壽則無涯大年令聞長世于是乎在即詩所稱無疆壽考豈顧問哉若徒以鸞坡玉署爲太史稱謂而僅僅開北海之樽奏雲門之樂爲翁上壽諒非翁與太史志也顧余猶有進焉懷瓊握蘭邁心抗志靜退之高韻也振纓鳴玉升采紆丹貞亮之上軌也翁其爲我舉一觥曰自今壽豈康寧亨有遐祉趣太史登朝無座內顧太史亦爲我進翁一觥曰自今遐翔木天書笏珥彤以繁錫逮翁用彰燕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六

翼則太史有翁以父母于家主上又得太史以龍光于國是所謂君臣父子交相壽者也余方以六敘舉邦治思爲國家儲胥英哲又記王文正公嘗以一見決沂公輒相器重古人識度如此余何敢望文正惟是瞻焉東顧梓里遂始終以南山蓼蕭二詩壽翁翁其引滿否

賀饒封君鄒安人七袞偕壽序 代唐老師

初余以分較在事思一當天下材士而得饒君今爲司理者獨其辭多綺不與世偶余材之甚盱衡咄咄平原之隰無高泰山之隈無深夫士有博物鴻藻夫

非名家子邪已因是觀其人脩幹道上似雲中鶴洵材品也已因是泝其產豫章洪都大國風烈洵材藪也已因是論其世父曰封都水公母曰鄒安人是實生六丈夫子並峙名場其三人兩儼學宮而一學澤宮其三人則先後鱗次藉南宮余固謂司理洵名家子果然而尤豔夫求材於封公之家譬之是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司理則言家封公實自偉其材以數奇寡耦嘗薄成均不就甘與母鄉安人終老乃今並登七十矣卓有梁孟風槩彼視我諸兄弟者或雙伏或鵲起曾不足當其一盼也余謂天之生材豈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七

必其不用者之輕於用者哉子不觀諸水火乎今夫水流之而益遠然瀦之而益深火用之而彌明然宿之而彌壯故其不用也者所以爲用也者豐委葆光也豫章舊以材甲天下封公挺生其間抱軼材而不輕試於用坦衷豁度空空乎其不爲智故也鴿乎其羞設智慮也以故定性命于大湫時保其于霄薄雲隱于駟蔭百畝之雄幹用之而諸子則爲杞梓榱桷小以麗高名大以棟清廟不用而封公則爲冥靈大椿近之歲五百遠之曆八千夫庸知用者其始之不託基於不用邪夫庸知不用者其終之不愈用而愈

無盡邪故有潛進退之源以儲胥乎秀世而秉無待之度以冷汰物外者吾將以爲教父而標萬物母封公若鄒安人近之矣近之矣司理避席曰景暉不敏猥以雕蟲之材不棄於夫子今當受命理上谷不得問家乃家封公壽以茲歲午之月則太守兄得及稱觴母安人壽以獻歲未之月則比部兄可及稱觴獨暉越在疆場不得奉一觴于二尊人夫子其何以命暉余曰否否余聞之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此豈烹熟羶薌嘗而薦之之謂哉封公若鄒安人識其遠者大者則非藉朱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八

輪駟馬金朱煌煌以爲光寵也可知太守君治蜀稱良二千石比部君在刑曹明允有聲彼皆各務所以寧之不在奉觴上壽也上谷實天子股肱郡余固慚司理提衡其治以良守相聞縣官方急材如水火異時天子受計召見列郡之卓異者於東朝而司理不可與爾夫適泰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封公若鄒安人老於家不之蜀而蜀治不之部而部治不之上谷而上谷治則實託舟車於三君子而歡心四達不亦泰寧乎哉自非然者卽卽彭蠡爲上尊俎匡廬爲加豆何寧之與有司理勉矣於是司

理同籍之在吾門者華君輩聞而起曰夫子以材知司理固欲司理不愛其材以媚人主而寧二親是謂移孝以作忠輸忠以廣孝乃忠之盛也孝之至也司理勉矣遂藉其辭以授司理爲封公若安人壽

壽大中丞羅聞野先生八十序

天下有英峙偶邁之寶臣奮其鴻軒鳳舉之才乘風雲之會出而樹功名于宇宙遲遲能擅其長乃至功成名遂而又能退而善其身以游于玄曠之路藏于靜謐之門使夫德與年邵而名與實完則吾見亦罕矣豈爲天下易而理身顧難哉蓋嘗讀老氏之言而瑞芝山房集 卷七 十九

知之其曰以緒餘爲天下以道之真治身則難易可睹已而吾鄉羅大中丞先生殆其人云當先生七袞時余嘗爲辭以壽先生而其懿戚太學吳君仲輝象成昆季亦徵辭于余爲先生壽余是時官儀曹睹朝議猶有先輩風當時者方欲起先生大用而余小子祝辭至再所說誦先生文武風烈之盛固以旦夕起東山爲先生祝尤以先生之起爲世道祝也而先生絕不屑其語曰鮑子豈知我者余竦息無何朝事變而先生亦竟不屑出今去之十年先生又以今歲嘉平月登八峯構上壽矣余然後乃知老氏之甘而歎

先生之高遠已超然與道合真笑余猶規規焉以管
蠡測也蓋天下所目豔而心歧者文章之膾炙一世
名位風猷之騰蹕一時故用此以騁皇路歷華塗則
通人才士馳騫惟恐其不給卽至于司中鉉終不
餘力以讓名讓秩而顧肯豹隱龍盤銷其聲光藏其
材請一切歸于恬淡中和此非與道合真者詎能望
其藩而窺其際哉先生盛年甲第以才名爲天下冠
制科之業一出天下操觚之士莫不側弁而哦嘉譽
藉甚自起家縣令選拔爲御史爲左右廷尉爲同卿
以至於開府上谷所擢皆雄職自循良卓異起而攬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十

轡澄清平反冤獄蹶北三千以至於保釐綏靖所樹
皆偉績而當時胡人不敢南嚮牧馬則尤懾于先生
之開府威名其綢繆訓練以內擁衛畿甸而外鎮壓
疆虜屹然 天子重臣蓋先生前後宦蹟所在爛然
彪炳如此廟堂方待以不次晉陟樞筦用事而一旦
以外艱歸廬於聖室三年服旣闋兩太夫人在堂先
生遂絕仕進一意脩南陔白華之壽非公會軒車不
次于城闕亦絕無尺牘片楮入城府每夷猶山水間
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卒然相值於粉巷中雖與相
揖不知其爲尊貴人也如是者十餘年先生孝養之

志已畢兩太夫人相次乘化以歸人曰移孝爲忠先
生可以出而仕矣先生不答兩臺之薦書無歲不上
僅一推轂總河而復寢蓋六七年間青蚨張於朝白
駒繫於野固無足異要之不足當先生一盼也然以
余不敏前後通朝籍十餘年所睹天下名公卿大夫
不少有如先生之長才大智練於典常而敏於應變
咄嗟能辦天下事者指可數屈乎甫五十而懸車三
十年老林下以如是卓犖奇特能絕無技癢心動謂
非深於道而能若是乎余見世之以道鳴者詎不高
談臬石薄視圭組而其實身江湖心魏闕者比比也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十一

先生無談道之名居常手一編於經世之業出世之
學無所不究竟而榮利絕不入於心世之炎災隆隆
者未嘗一過而問也老氏所謂道之真非先生疇足
當之夫真則不毀真則可久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
日三夜而色澤不變惟其真也先生得道之真故內
足於已而外無慕於人內足故無天損外無慕故無
人損而其道可長於上古其養可肩於大齊蓋先生
之絕欲已數十年純白備而精色從雖登大臺乎神
愈健氣愈王飲噉不減少年人步履矯然輕舉卽少
年不及飛翰騰尺猶以掌大薄蹠作蠅頭字賦詩咏

懷直過晉魏每御鈴輶不輟先生精爽茂異如此豈
世之蟒蛇鵠年所能較脩短哉說者謂先生之鄉爲
仙靈窟宅山川間氣當有獨鍾而考之前史有羅貞
侯結者以國重臣領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一十歲朝
廷有大議驛馬詢訪則長年異壽殆先生同姓故事
方今國事艱虞疆場多故有如 天子崇重老臣南
顧而詢以戡定奇策則方叔之猷尚父之韜可次第
圖上方略傳之史冊又豈不爲一代盛事而况先生
之胄子孝廉君宏才博學練習當世一旦雲蒸龍躍
以究先生未竟之蘊且在肩膊間諸孫曾相繼鵲起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三十一

林林玉立皆先生無盡之年也仲輝象成二君以先
生七十時既徵余詞今八十復來徵遂持此爲先生
壽且口迨先生九十而壽當復就公徵也庶幾華
封人三祝余謹操管俟矣

壽羅聞野先生八袞序

今上御寓之四十有七載而吾鄉大中丞羅先生以
其歲嘉平月九日爲八袞初度辰先生之里居至是
已三十餘年天下之高其風者望新都如箕山潁水
而邑中人嚴重先生又不啻如泰山喬嶽之在前巍
然爲一世具瞻也爭屬辭以祝先生先生一切戒不

受祝君以筐篚細袞薦者咸望廬而却聞聲而不敢
進先生之胤子孝廉君懼無以稱先生意而又重違
鄉士大夫心也間謀於余余曰聞之同祝之壽壽在
一國此邑之士大夫所欲爲先生祝也無祝之壽壽
在大荒此先生之不欲受祝其祝更大也雖然先生
乃諸大夫國人所矜式其不能辭於通邑之士大夫
也我知之也卽小子某奉教于先生亦三十餘年而
能禁一言之頌於先生乎乃以次月孟陬申祝則先
生之壽又進於八十庶先生之無拒我蓋余數致辭
以壽先生而頃乃歸本道之真意以爲於先生近之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三十二

顧尚未究言其涯際也嘗見王仲任之論壽也曰百
歲之壽乃人年之正數也聖人稟稊氣故年命得正
數而稱引周召以實之以公出入百歲召公至康
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皆由道積於躬而元
氣甚盛故壽入百歲左右或百歲以上然則能得道
之真者其壽果不可以涯量測歟夫道以靜爲體而
以動爲用以經世酬物顯其用而以超世忘物葆其
體故夫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者玄慮之人非可大
之業也達動之機而闇於斂退者興朝之士非可久
之德也皆不通於道之過也先生雖未嘗效世儒之

曉曉談道而大才兼德中徹外明有終日談道者之所不及是以動則由恭順之通路靜則握嘿泯之玄樞出處進退之間恒綽綽然其有餘裕竊以爲先生之所存靡匪壽道也先生之所履靡匪壽域也何也壽之道非徒壽其身之謂也進而儀赤霄則可以澤天下退而凌青冥則可以風天下君子之一進一退皆有關于天下如是故其壽亦關於天下所謂無祝之壽壽在大荒者此也世降風移道與時下進不必其有樹退亦不獲其明高豔垂纓影組之足榮而忽折芟茹芝以爲無用矧十數年來謠詠成風長安似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十四

奕徒紛呶以樹爭幟工變司以赴名場黃梁未醒朝槿已謝如是者卽壽如錢鏐何益於生人脩短之數哉先生經世大略文武憲邦其顯於朝著封疆者旣爲當年社稷之衛而振世大節凌厲歲寒屹然於狂瀾砥柱者復繫寰寓高山之仰則先生之壽非壽以先生而壽以天下也顧吾儕所深冀於先生者欲展其未竟之用以爲天下霖雨舟航而世道所陰賴于先生者則已不越乎庚桑畏壘之里而得厲世磨鈍之益以今之季第令天下常有宿德重臣如先生其人嶽立亭亭日尤而玉潔俾鄉井後生得聞絕表莊

嚴之語睹矩步方正之容咨謀王定國之謨籌濟世安人之策固已默助皇風而長扶世教卽如頃者天子崇重老臣而以磻溪之年應蒲輪之召則先生之神骨風稜猶自英英照人何論雙鑠而渭叟鷹揚之烈先生當且優爲之若法周召之遺徽總端揆之廟略吾又知先生之可以安坐表著也故吾爲天下以祝先生則當如日升月恒南山松栢以壽而基福請歌天保祝先生以爲天下則當如龍光不與壽考不忘以福而顯壽請歌蓼蕭而又率胤子孝廉君與諸聞孫文學更進一卮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請歌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十五

江漢以表先生世德之盛世澤之長而昭世臣之濟美先生庶其爲某引滿

壽少司馬汪登源先生七十又一序

頃者 國家東略徵選方寓輸將兩都六卿之長非得名碩重臣係天下望者無以鎮撫中外朝議咸歸吾郡汪少司馬先生乃以南大司徒廷推云時先生方稱七十觴甫畢前是同郡諸縉紳思爲先生祝年既集先生已七十加一矣少京兆畢公實首倡之顧先已爲文壽先生詞綦爾雅鮮儷矣諸公於是更推擇爲先生壽言久之乃以屬不佞某逡巡謝不敏京

兆公日遲之手試誦南山蓼蕭諸篇其於君子無時
不祝壽考靡歲不薦兕觥夫非以君子之壽匪壽以
身而壽以天下也乎先生旦晚奉 特簡則 天子
將有既見之喜爲龍爲光無疆無期方且磨臺萊之
雅什焉而况壽以十爲紀以一爲始百千萬億皆起
于一如先生之抱德煬和穆然有道其爲壽固未可
以數拘然不繇一以累之乎余聞而有以請質焉夫
一之時義廣矣遠矣卽天地之清寧由之而况於引
年乎竊意天佑人國欲開萬年有道之長則必有純
德不貳心之臣獨鍾天地清寧之懿能以道匡扶盛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六

治光贊鴻業余小子欵啓不能窮一之變而獨以曾
數侍先生窺先生之體道殆真有得於一者先生自
昔晉少司空辭弗就請告還里尋加兵部侍郎銜是
時年甫及艾絕不見有尊貴氣惟僂焉日孳孳於道
率其鄉之子弟與四方納履問道之士紹明紫陽朱
子之學寒暑不輟講昕夕不廢業若諸生然而出入
起居一軌於道其玄澹真素之風虛明淵邃之養皎
皎玉潔亭亭嶽立居然有道儀刑初意先生第用世
人也天下仰其經世之略旣而貳冢宰推又以總督
薊遼推舉 國家文武大任皆欲倚辦先生一人今

所睹先生恂恂談學如是比詢先生以 朝家往事
而先生之論無弗精以覈也詢先生以年來近事無
弗虛其平也及質先生以目前遼事而先生之陳要
害籌兵食策虜情權將略若數一二無不懸合而破
的也藉令先生非道有前定一以貫萬能如此左宜
而右有資深而逢原乎夫自道術多岐高譚新學者
旣鑿空而無實墨守師說者或淺室而多迂遂令天
下以學爲諱得先生起而一洗之益信正心誠意之
說原自非迂而欲裕內聖外王之具斷不越此蓋先
生年十五卽有志此學踰二十而登第其於舉世所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七

慕尚氣節事功文章先生皆優爲之特天下以爲美
好可藉之弋顯名尊官而先生盡消歸於道方其以
郎署敢言督學治兵樹績旣矯然標節禁內著功能
至于開府天津移鎮恒山則一時諸艱大畢集不惟
不足以難先生而見先生之長才異譚外却倭虜內
戢礦稅且拮据茹荼以軫災癘之饑黎蓋是時簡將
吏調兵食與禁姦宄布慈惠諸政如春溫秋肅湛露
震霆交發而互劑而先生固不知此孰爲節孰爲功
也若夫鴻篇大章見於論事敷言如海防撫畿諸奏
疏皆極惻切詳摯天下服以爲與賈長沙趙營平陸

敬輿相頡頏見於談道析理如所撰獨言中銓諸書
一吐心得識者又以爲與周元公二程子朱子諸語
錄相關發而先生不知孰爲文也蓋天下所見爲奇
特先生視猶平常里居二十年其教行于家與鄉卽
至七業興於一門澤宮之選舉髦之英斌斌我我於
子姓中極後先濟美之盛而置田塾申約誠以與爾
鄰里鄉黨鄉之人無不飲其德而善良若畏壘之祝
庚桑晉鄙之勳陽城而先生之心只一味平淡惟致
謹于日用常行而已昔劉子稱中和爲質量所最貴
必平淡方能中和而人流之業必三才備方爲國體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十八

有味哉其言之近道也三代而下之臣鮮有知者故
以所長偏勝亦以所長遞有成虧臯夔伊傅不暇稱
引有如師尚父之九十而鷹揚召康公之百有餘歲
而佐武成康之治豈不稱古今復絕然一則曰敬勝
一則曰敬德若不見有他奇異者何也敬卽一也一
則無不中無不和無不協國體乃所謂道也以故平
格之壽用以壽身而壽國先生德造于中和而才優
於國體其道亦猶古大臣之道也吾儕惟冀先生旦
晚膺 綸綍出爲天下壽如尚父康公而豈以一人
一鄉之私哉余不敏敢以是質於京兆公暨諸公而

請益於先生不知有一言之幾乎道否

賀邑大夫三尊人壽序

協洽之歲我邑侯楚石首王公以治池陽高第兩臺
交薦公異政爲方寓循良最謂歛嚴邑非侯不可交
請於朝用才望選治歛甫三月而歛大治民皆雷呼
頌頌曰侯真我父母也而侯之父母今歲有盛事者
三父封公雲翼先生嶽辰在夏之旦月嫡母張太夫
人悅辰在春之如月皆六十是時素衣尚留池邑頌
聲徧于秋浦之上我歛人曾不得望下風而趣祝焉
會生母張太夫人悅辰在冬之辛月介五十則侯已
瑞芝山房集 卷七 二十九

蒞政三月歛之士民快于得效祝太夫人之五十以
祝封翁若太夫人之六十者聲洋洋境內也夫歷年
以十爲紀而祝年則自五十始出五十六以至大
齊其筭方長而封翁與兩太夫人當之侯旣以妙年
取甲第諸昆季復高文競爽如良寶白虹雲相繼鵲
起說者謂一室之中三壽作朋一門之內七葉俱興
洵亦生人之盛際足張楚哉余則以爲惟楚實有邑
孕駿發是者蓋天下之長才令德大年繁祉皆稟靈
於造物而造物昌明鴻茂之氣逞逞鬱浮於楚故天
下非乏材而曰楚材天下非乏年而曰楚之年以五

十百歲爲春秋也彼夫德業彪炳福祿光大常爲天下甲所從來矣侯寶楚材故其文章政事皆天生絕異出其手腕落筆與景差宋玉屈大夫諸才人爭彩而坐堂皇之上剖決如流見人心肺如秦鏡之照膽又嚴於束脩胥而寬於撫蒼赤其操槩不啻寒松之于雲而冰壺之映月也輿誦口碑皆曰使君年少乃仁明廉敏卓犖若爾卽古之以三異十奇名者其何以尚焉而侯則曰吾父之教也吾兩母之左繩而右規也蓋太翁本英傑奇男子以明經高業久宿名場卽學宮之傾原不以自饗而振士之急義薄青冥識瑞芝山房集 卷七

明玄鑑負經世大略殆魯仲連司馬德操一輩人兩太夫人皆出名家爲相門冠族嫡母太夫人聰慧絕世非并璋之流所敢望自內則諸書以及漢魏三唐之篇什皆成誦而一稟於禮篤於孝慈生母太夫人恭淑慈和澹泊脩佛戒至緩急不難解爵勉以振人尤精計算贏縮變化以給資用而與嫡太夫人治潛醕佐太翁賓席然則兩太夫人之才識豈在陶周二母下而與太翁豈不稱今之梁孟桓鮑哉有是父有是母固有是子固宜我侯之卓軼非常而列琅玕於廷下猶濟濟也熟火之瑞產於丹山昭華之寶韞於

西昆良非偶矣然總之皆楚之風烈其才楚也則其年亦楚也五百歲之春秋楚旣自有之而祝者欲紆玄鳥之極思侈嘉鴻之令藻不亦難乎古之善頌禱者極於日月岡陵川至而止吾曹在侯宇下欲藉宇下之山川以效岡陵川至之祝則天都之雲光練水之清波卽不能與衡岳爭高洞庭絜廣而以是大奉侯之太翁兩太夫人或亦所云單厚多益乎而至於日月之恒升則又太翁兩太夫人與侯之所自有也夏之且月爲陽德極盛之月萬物蕃實太翁以乾道主之春之如月華息蠶動爲萬物母冬之辜月太音瑞芝山房集 卷七 三十一

玄酒一陽復生兩太夫人以坤道佐之造化之用陰陽迭運四序循環無已時故其壽不可以量數計而侯之名位勳猷昌熾伊始如日之升則吾曹又藉太翁兩太夫人與侯之照臨以爲祝豈闊遠不經哉昔宋時大老有以上壽居里而其同氣至親皆高年朱顏華髮咸壽而廩一歲舉觴相屬繪爲圖紀爲序傳爲勝事以視太翁之壺內好合並壽齊眉兕觥迭舉四序相光相輝緋衣彩舞合兩邑之頌祝萃千萬姓之歡心其焜耀何如真可圖可紀可以標鼎奕葉映照來茲也蓋太翁爲楚世家其祖都諫公以名世嘯

起科第如雲而余族少司馬公與都諫公同舉進士
司馬之曾孫孟英以任子爲郡丞其弟太學齊英輩
藉侯寵榮於世講而屬其修祝辭其不敏不嫻於辭
不能仰儷楚聲以揚懿燦然亦叨與太翁之從兄水
部公同籍輒敢載筆以紀其盛

卷八

序

賀虞司理封君七十序

壽封御史畢公偕孫太夫人八泰僊壽序

壽封御史畢公偕孫太夫人八十序

壽張令公生辰序

壽少京兆東郊畢公初度小序

壽上林雪野汪先生八泰序

壽吳中翰五泰序

瑞芝山房集 卷八目錄

壽光祿丞吳公六十序

壽潘中翰生辰序

壽孫槃鴻天柱篇小序

壽文學方近川先生八十序

壽鄭奉山先生八泰序

賀族叔南川翁偕元配呂太孺人八十序

壽潘次公七十序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新安山南鮑應聲著

膠東門人奉六賈大儒

去垢鮑 劍同較

子貞鮑應聲增訂

序

賀虞司理封君七泰序

自楊李虞公之理新安而新安人知有司理公之尊

人憶蘭先生久矣公理新安垂二載赫赫厥聲稱循

良第一其廉如映清冰其明如觀燿火其敏無留牘

瑞芝山房集 卷八

於手其肅絕竿尺於庭上之佐直指劂波吏奸一切

封竊落機牙而屏息下之視縣署以俄頃汰去奸胥

若拔雉而裁賦入之重至十之七四履風走雲集不

浹旬而輸將踰數千緡神君之頌雷呼薦牘騰上噴

噴稱卓異不容口公方僂僂自下璜玉溫德嶽立淵

渟若不見有奇者小人沐浴玄澤君子欽服重器而

新安人又因司理公治行以知先生之賢久矣蓋曰

予之能仕父教之忠司理公誠天挺然世德家學必

有非尋常所敢望者鷄火之瑞丹山之產也昭華之

寶西昆之韞也天下每患不有異才碩德以臨長於

上不知士鮮完品世少倫常亦無老成人之高節
愆行俾長吏先有以觀型於家若先生者先生今年
當七十司理公循南陔之養脩白華之潔以迎先生
先生雖不靳一况臨新安而署中之嚆噓訓飭申法
紀勵官常署中人若負霜雪其嚴重方介如此夫造
物之於賢者每以德儲其身而以顯庸烜赫貽其子
孫方先生之弱冠首諸生也文價翔貴最著名字於
當湖語溪之間後先生從游至數百人詎不謂頻拾
一第而高業之生多颺去獨先生豹隱膠序中自如
白虹紫電屢興唱於荆山薄晚歲乃視司理公以英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

年聯得之故知先生之不用乃所以爲大用司理公
地耳而先生雅志拔羣迥立物表亦不用此爲軒輊
幼獲異人提護以九歲孤生依慈母苦讀寧茹荼甘
蓼丁年猶不樂婚曰吾懼以懷安挫名其操尚何卓
特者然遠遼躬行不越倫常儀準率順於大父母之
側馨膳潔餐昭先君子不置之孝至奉寡母薦先君
子蒸嘗則啜菽飲水之歡與君蒿悽愴之痛常相半
其終身慕如一日也推是以友于睦族締交皆此物
此志蓋誠之無二心者故視司理公之貴謂其可以
舒席珍之志流弓冶之光則先生不能無意而或如

世之封公以子貴者第用黃馬綠車馳騁大都明快
意不則鑽核持籌庭謁進執先生繁乎其不屑也夫
是以司理公之政風清而日光謂非得於先生之型
范不可而郡人之令膏蒙潤於司理公謂非先生之
高節令儀師世表俗有以明賜之亦不可若先生者
豈非不執七而飽民萌不龍見而霖沐一方霑溉萬
族者乎郡之人景慕先生而思自致不可得則以是
歲嘉平之月爲先生七十誕辰乃相與謀爲先生祝
者然或卽司理公之嚮用以祝先生則必曰日升月
恒且夕與司理公同衡尺立綸扉以光大顯重爲先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三

生後祿或祝先生之壽考以開司理公則必曰山阜
岡陵昕夕與先生享大年膺永錫以式穀異燕爲司
理公貽謀要之皆未視先生之大全也先生德無所
不苞孕而福無所不儲祉庭階之前琅玕列而芝蘭
馥蓋不必佩栢陽之鹿蜀已見重規疊矩如雲輩由
伯季兩君皆負青雲興才行與司理公雁行並起天
下且號爲三君先生如太丘歸然以名德重海內庶
幾德星聚於一門所爲壽先生者又且大也雖然得
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乃自古聖人所難者今司理
公得之以壽王先生深願於司理公而徵之鄉大

夫之言先生當必欣爲司理公加爵謹書之玄緒以祝先生

壽封御史畢公偕孫太夫人八袞雙壽序

蓋聞寓內融龢鴻茂之氣今特萃東南斗區而綿永於萬曆無疆無期之際其在邑中地表之應則斗山飛來諸峯靈彩鬱淳產爲名碩集爲嘉祉顯著當世都不暇稱引卽如畢少京兆公之兩尊人身膺封爵並德齊年若封御史瑞堂畢太翁偕元配孫太夫人尤稱人瑞全祉云頃者京兆公以名御史九載晉陟京卿新命甫下而太翁若太夫人亦相次登大耋瑞芝山房集 卷八

稱八十觴太翁以明秋玄月爲嶽期太夫人卽於今春如月爲彌月邑人爭豔之咸有頌禱其諸耆紳先生則相與旅浮一卮各舉所聞見之高行芳躅以致祝焉有則揚厲其才敏有則尊崇其德懿有則敘述其祥胤之隆有則嘉歎其燕翼之令並侈玄鳥之極思紓嘉鴻之令藻木公金母輝映綸泰洋洋乎盛哉而余乃得合而組之以佐酌者因度造物所以鍾醇毓粹其開先之意固甚遠今姑不從京兆公之大川窺測而第就太翁若太夫人之所以凝承者觀之不多歷年所至於耄耄期頤不止蓋宰物者之所陰陽

其人必獨稟太和靈根暢茂遠心曠度有不可以管蠡測者彼其初載之時太翁以總角曜奇而露童烏蒼舒之頴質太夫人亦以襁褓成誦而姬金鸞道韞之異資何蚤慧也及伉儷之日太翁讀藏書萬卷而道古稱詩不屑晚近太夫人亦日誦數萬言而古風近體落筆珠璣試觀雞鳴昧旦之暇琴瑟在御金石相宜一何斌斌斐斐不圖先秦西京晉魏三唐風雅之遺烈落房閨間也其致固已超軼倫輩千萬矣旣太翁以數奇小試武寧不踰年而武寧大治拂衣高謝蟬蛻磊埃冷然有陶彭澤風軌太夫人復磊磊負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五

丈夫氣嘗憾不作偉男子爲國家一吐胸中之奇而慨噫於同郡故襄懋公事至激烈壯顏形諸夢寐此不亦漆室慨魯寶女憤隋之義槩乎夫聰明玄哲高節宏辭皆造物所秘惜不輕以畀人者而太翁太夫人並僥得之其聲響則壘麓之迭和也其光華則日月之合璧也此非天陰有以騰之而詎能若是又何疑於大年遠筭不以昇所最騰者乎況其實行型家仁心及物式穀訓後則又事事軌倫常未易更僕數者第就太翁之義感雙珠太夫人之孝隆剖股與膠木鳩鳩之和煦均平則亦足見其庭闈間崖略若夫

義方之督太翁與太夫人一稟於正而慈母嚴師如
申誠京兆公以少年高科勿喜及爲天下第一品人
等語皆拳拳可垂金石可照彤編京兆公奉之以正
色西臺冰清絕世彈劾不避權貴霜簡一時風生天
下莫不想聞風采卽近者東省荒政冠絕古今所活
齊魯生靈數百萬又孰非推廣太翁與太夫人之澤
乎而鳳穴多奇玉林皆寶羣季翔起文譽武科孫曾
如琅玕列庭下蓋世之所稱景福遐祉而單厚多益
者悉集於此斗山飛來諸靈瑞盡在太翁太夫人几
案間矣然京兆公方負天下之望旦夕需大用而顧
瑞芝山房集 卷八

六

依戀子舍不肯釋則請繹乾坤四時之義爲太翁太
夫人壽京兆公奉觴之後固可趣駕還 朝益務顯
揚表豎蓋乾道主健健故不息而不息之以文明
利見爲功坤道主貞貞故無疆而無疆之德以從王
光大爲實太翁乾道也太夫人坤道也則皆以京兆
公之文明利見從王光大爲不息無疆者也且太翁
之壽在秋而太夫人之壽在春春之如月爲夾鍾爲
萬物孚甲孳息之候秋之玄月爲無射則萬物隨陽
以成隨陰而起之時春秋循環正乾坤之所以爲德
而太翁太夫人之壽又豈有涯量焉是在京兆公矣

請書之以佐稱觴

壽封御史畢公偕孫太夫人八十序

吾邑少京兆東郊畢公西臺九載霜簡生風以謙言
清節聞於天下而其尊人封御史瑞堂翁偕孫太夫
人歸然名德並重以士行母儀表於鄉閭識者莫不
誦國寶家珍萃於一堂以爲一時盛事而不知有是
父有是母然後有是子則封翁之與太夫人殆天之
所以開京兆公也今夫水匪發崑源則不能揚洪流
於萬里山不輦地脉則不能聳喬嶽以千尋世固未
有良才大智而不產於世德之豐淑懿之基者也然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七

則國家將有端亮鴻碩之臣界之肩重負鉅固必有
開之者以蘊藉厚而苞孕奇而後其人品乃能俊偉
光明暢發於事業故夫封翁之與太夫人正天之所
以開京兆公也宰物者豈無有以陰陽之俾爲仁人
長者俾爲女士哲母又俾之多歷年所耄耋期願不
可爲量數乎而封翁與太夫人今且相次登八十矣
封翁嶽辰以來秋九月太夫人悅辰則以今春二月
協洽涖灘紀年相望意者八千歲之春秋天固若或
示之期與而吾近考之行事則封翁之寄托蕭散不
以世務嬰心者超然若山埃壙之表而太夫人清心

玉映於世間事若觀掌中之果無一能過者封翁雖以義方課子而意不數數太夫人則親授章句而命耳提諸子皆從孩抱之日已說禮樂而敦詩書其內外相毗健順相成者如此若夫發幼智於童脩藻雅伉儷則封翁之游目萬牒與太夫人之玄覽千古頤頤閨閣中者同也封翁治武寧而治輒棄武寧而歸五斗不屑于伊高翔柴桑之風節尚何以過之而太夫人處織紵之中懷漆室之慮一腔孤憤憾不爲蓋世勳庸灑秦庭之泣以至形之夢寐一何壯也是其曠懷遠識同也至夫振窮恤乏之義通於神明而封瑞芝山房集 卷八 八

翁遂感雙珠之夢事姑篤孝宵衣臥起太夫人不憚割股以薦且膠木鳩鵲之愛慈惠均平則所爲篤人倫敦內行者又同也夫壽之言受天不能與人以不受如封翁太夫人之規模闊遠博厚高明如此乎拓昭壽之量則悠久之數必歸而單厚多益之福咸集非天之能與也而封翁太夫人之能受也而况京兆公之入而簪筆以蹇諤爲中朝砥柱出而持斧以肅括爲百吏儀刑治鹺渤海部內宿蠹一清按關以西墨吏望風解綬至巡歷東省拮据荒政拯數百萬生靈於焦枯之地而肉其菜色其功德尤無量際凡敦

尚教化講明理學於關西齊魯間皆封翁太夫人之教也封翁動以正義垂誡而太夫人每訓飭之曰當爲天下第一等人京兆公奉以周旋聲實日重今天下所稱文章風節動歆必首推以爲鋒良有本矣日者疆場多故畿輔震驚廟堂之上方倚宿望長才以撫綏鎮壓而京兆公 新簡旣久尚猶不勝愛日之誠依依於白華南陔之養無脂車意將奈天下蒼生何封翁太夫人得不於奉觴之後敦趨詔之日吾二老人善飯精神步履不減壯年正若移孝爲忠之日母徒孺慕爲也蓋封翁太夫人以子之顯庸懿懌爲瑞芝山房集 卷八 九

大年而京兆公以道之豐亨文明爲顧養南山之詩不云乎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夫能固邦家之基而後能享有萬壽之祉則京兆公今日之所以壽封翁若太夫人者其道當不出此中舍百昌吳公爲京兆公姻家聞余言以爲封翁太夫人夙稱詩宜必有味乎南山之咏也請書之以祝壽張令公生辰序

國家所託重者爲其有魁壘雄俊之臣足以翊振休明助宣景化而是臣也鍾稟旣奇則建樹必卓率以勁挺之節不肯少有隨徇爲崇臚規遑遑至於周遭

中外歷試險夷聲實震騰大足關朝野人望然後穹
秩豐功於是乎出用以光照人代爲國榮懷其所由
來豈可以尋常尺度論哉辟有梗楠豫章之材非樹
之深山大澤之中出之露雷霜雪之後更數十百禩
而何以棟大廈也卽是鋪觀當世列選英賢則楚黃
山是張公真其人云蓋公以韶年上第筮仕峨峨一
時治邑諸循良推公卓異起拜省垣爲天子諫諍
之臣而公諤諤直言無所回避叫閭闔舉琅玕竟用
觸忌諱退而隱於黃泥之阪嶢然高踞抗懷人外天
下想望其風稜在重雲倒影之間若隱若見而不可
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

瞻其光采如是者十餘年往矣歲丙午 上以覃恩
詔舉義者所積直言極諫之臣令所部推擇以次錄
用然卒未有當也獨公首奉 俞旨起田間俾來治
歛上意固欲大用公而姑借稅輟耳公篤懷明發益
堅初服上疏力辭不獲乃幡然改曰慕鴻冥鵠舉之
風者幽人之高標而非大人之龍德也耽衡門泌水
之樂者娛生之逸致而非經國之訏謨也方今白駒
滿於空谷而采帛不責丘園如復偃蹇朝命不幾於
曠盛典而塞賢士嚮用之門乎故公之處非徒處也
處而爲天下儀公之出非虛出也出而爲天下望然

自昔用人之路不令言事諸臣久勞州縣卽諸臣亦
多坐嘯畫諾以去爲大官蓋 國家所以優崇風節
獎誘言職者如此其重乃頃歲闕塞以來淹頓已甚
而公絕不以關懷一切精勤其職考憲修令綜實核
名奸胥咸洗手奉法惴惴惟謹日夜勞苦小民求所
以安輯撫字之者靡政不舉靡蠹不除弛樵採之禁
嚴千楸之法廣積貯之條備救荒之策津梁道路在
在治弗右文勸學人人舉髦斷刑折獄取裁片言大
則斧斷小則理解批卻中窾如觀燿火訟者听而入
牒瞞而質成至其潔廉無私一縑不得入其門一蹠
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一

不得入于庭敝衣蔬食泊如清水蓋公之治歛其所
謂神君而卓絕無兩矣夫砥節者試之吏治或闇樹
猷者質之標品或卑故鳳凰之覽輝不可以致用也
騁裏之逸足未必其調良也其惟龍乎時而泥蟠時
而天飛方其戢身九淵之中則以尺蠖爲體而居身
乎不宰及其驟首九天之上則以淋澍爲用而膏潤
乎羣生能潛能見能大能小故易獨言龍德中正而
公之所以爲絕塵不可及也彼自以隨牒在遠遂至
於胸臆約結有奇莫施者其材諍豈不卓犖寧敢望
公哉公來未及期月而自神綏寶較間巷細民惟動

雷呼咸願公與商衡周宰比邵齊徽未錫祚胤君子
萬年者於是當長至之令節啓生申之嘉辰永滿君
簿浦君儼然造不佞某而謀所以壽公者某不嫻于
辭第俯察民禱仰徵天時請以經傳之語爲測曰七
日來復言陰消陽長而陽之長尤速也公具陽明之
德旦暮必且召入秉執樞要其不遠之復乎祝以
公之位膺壽曰陽升于下日永于天長履景福至於
億年祝以公之年享壽曰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彙
昭蘇履長納慶祝以公之壽壽天下二君曰大矣遠
矣子之祝也吾聞張之先有丞相蒼臺奇鍾異都名
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二

壽之榮然則公何讓焉請以子言爲公祝者三

壽少京兆東郊畢公初度小引

昔周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曰密邇王室也
然以弼亮四世之鉅公任之則綦重已漢唐宋或以
其任分之爲左右內史或三之爲三輔或合之爲兆
尹居其職者多一代名人顯重用事至我明尹與
丞並列如左右內史制皆顯重如前代非深資重望
不簡簡又多輒進御史中丞去今東郊畢公實領是
職云公成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御史彈劾不避
臺諫生風尋視陞河東按陝右按東省皆肅括澄清

一洗宿蠹天下想聞風米而救東省奇荒拮据以活
饑民數百萬尤稱卓絕既滿御史九載擢順天府府
丞公過家侍兩尊人不出夫自世局以清議爲諱青
蚨張而白駒隱公因翹然有遠引心然正色冰清日
光玉潔一時實鮮公儷海內方亟望公出以幹旋匡
扶而况陰陽剝復又其時乎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
時而已前後諸名流用京兆顯姑不暇稱引有如求
之三代以上則保釐嘉績俾人主垂拱仰成洵公家
舊烈度其時畢公年且餘百歲公方斯則日之方中
也所爲國家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得無
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三

意乎不佞某辱公極知敬賦詩三章爲祝兼以勸駕

云

壽上林雪野汪先生八袞序

今上疆圉之歲上林汪太翁以季春月壽登八十稱
大耋云太翁名德長者所聯姻投分皆郡中之高門
冠族紳縉英流壽之日其以承筐溫酎雜還而觴者
度無慮數十百輩其以高文大章斐疊而祝者度無
慮數千萬言余小子某亦在聯姻投分中者也顧以
守在度支不得從奉觴後計惟有修不腆之辭發一
介行李自燕走越而爲太翁祝太翁其無涼我乎蓋

余竊嘗承乏轉餉紆轍里門得一庭謁太翁而視太翁徐徐于于冲然不居退然白下吶吶然若不足余爲之斂容深念太翁真長者也其德量渾厚而包涵澄不清濁不濁是殆太翁所以凝禧迓筭者也今夫吾郡著姓則汪氏甲汪氏則潛川甲潛川則太翁之家尤隆喜顯赫焉粹紱相輝門閥相望其家世盛矣昔太翁兄忠愍公以忠殉國而太翁以孝興家顧忠愍公不有其身而太翁身名俱泰業都素封爵拜上林雖在泉石間而烏紗錦袍秀眉丹輔時與貴游還往遽遽然適其富貴福澤隆矣有丈夫子三長公秩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四

鴻臚仲公舉孝廉季公籍太學諸孫曾蘭芽玉茁青雲之彥芄芄充庭堦其子孫貴且賢矣且也生平正直慈祥所排難解紛賑窮周急以赴人之阨困不可勝紀卽舉家誦聲無論邑中之黃髮孺子而無不嘖嘖太翁不容口也以至有司歲時賓禮不替太翁終絕不一往其蓄德厚且闊矣夫沂之家世以觀發祥徵之福澤以觀受享考之子孫以觀垂裕而又本之修德以觀植基太翁之所爲壽者取數不旣多乎哉用物不旣弘乎哉而徐而察之則猶是冲然退然吶吶然無改也吾固信太翁真長者也吾固謂太翁之

凝禧迓筭而不可爲量數也蓋天之陰騭人也豈不欲其章厚多益樂與之以全昌願往往有所豐輒有所尚而若或靳之者此豈獨造化無全功則然夫亦人所受之量有廣狹淺深實爲之程耳是量以格勻而當之鍾釜則濫觴量以溝澮而當之江河則襄陵何也其所受者狹其所納者奢故弗勝也假令漠渤爲量不見水端則雖萬川歸之尾閭洩之曾無少增減而將何所不如語曰海爲百谷王太翁近之矣然則太翁之壽考福祿方至之而猶有海以爲之隄也乎間者邑中洪氏有九十翁二人一爲中翰君父一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五

爲考功君祖余小子嘗從諸鄉先生之宦都門者並有贈言今太翁於洪氏翁東西相望而太翁去九十且十年有仲公負金馬才旦暮翱翔天路功名無讓中翰考功余小子又將爲太翁九十壽若壽洪氏兩翁者請紹介季公而以余言質之仲公以爲何如余執筆以俟矣季公爲余肺腑親而仲公則余同社友故敢微兩公爲太翁從史

壽吳中翰五十序

余讀史至卜大夫傳見其始以一布衣上書願輸家之半佐縣官實邊且曰天子誅匈奴賢者宜效節有

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問之仕宦曰不習問以言事曰不願其氣甚奇其事甚異卒動天子長者之稱而尊顯以風百姓官王傳爵通侯榮名壽考聞于天下可不謂倜儻奇偉丈夫哉乃今復得之中秘吳公公故恂恂長者生于右族長於素封固非若卜大夫之習勞治家生業也一旦值今上有修兩宮費又東討倭西伐播歲輒以數十百巨萬計而府庫空虛民間騷擾蓋不啻漢武時主上念無與佐國家之急方採金椎稅使者冠蓋相望而公不愛萬金之貲上書爲主助兩宮費此其意豈與卜大夫異者

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六

而 上乃下璽書褒寵公甚至特授公文華殿中書舍人此其位雖視關內侯稍遜然中秘清秩爲天子侍從之臣視卜大夫之初賜左庶長優矣乃公固不願仕也以 詔命不可辭第冕衣裳而里居而聲名則藉藉聞都下歲在上章月屆南呂實維公覽揆之辰登五十云中秘汪公與公肺腑嫻顧以方宦燕中不得稱一觴爲公上壽乃謀所以壽公者而屬序于余因極稱公之居鄉恂恂篤行和以與物讓以下人其視不已若者未嘗稍加以意氣而其視姍笑嘗已者亦未嘗爲之動容也蓋其識度有自然絕人者

矣平生所嗜惟古圖史暇則側弁而哦若里俗之紛奢非其好也性嗜義若渴當戊巳歲惡內賑歛外賑廣陵全活動以萬計人無問識不識咸推公長者然則公所謂選人倫敦禮樂君子非耶余惟寵利之於人甚矣寵則思顯秩利則慕高貲兩者固時俗之所趨而實伐性之斤斧也公以素封之家既不愛高貲助縣官費而又視秘省之清華不足當其一盼徐徐于于以往來於新都廣陵間卽其天全其性適寵利兩者不足以伐之異日之年何可量也且卜大夫雖稱朴忠然其志實欲以才辨天下未必澹然寵利者

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七

以故始而庶長繼而王傳繼而通侯又繼而御史大夫豈誠不習仕宦人哉而卒以壽稱班固立傳至與公孫丞相並贊比于鴻漸之翼又歸本漢武求才異人並出其津津于卜大夫何甚也假令孟堅親公而操管見公之真篤有不居貴而能讓則其津津稱詡寧下卜大夫而公之以恬養志以靜養生其壽考又宜在下大夫上矣乃若公之壽森森玉立宜必有顯者史不載卜大夫子何如宜公之子可知而公所未膺卜大夫諸爵以燕翼子何也汪公開余言輒然曰辨矣子之壽吾吳公也余方有東魯較士之役

迫不能追琢其辭以爲工遂識公之大者如此而歸之汪公

壽光祿丞吳公六十序

天下之事有常見者有不常見者常見之事常人之所能辦也而不常見之事則非常人之所能辦也吾雅聞光祿丞黠鹿吳公之賢其身所直不常見之事皆常人之所驚愕辟易不可以爲措手者而公處之游刃有餘下爲家弭大難上爲國輸大利卒致感動人主下尺一褒與一日之間一門之內其弟子姓受秘書清華之秩者五人名聞海內光照閭里此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八

非公之閭廓深遠有度外之識者疇與致此而豈區區用奇勝者之所敢望哉蓋公初治進士業從俞明府受尚書講肄於豐溪上旣乃卒業辟雍翔翔聲藝之場名藉藉矣而以其尊人石竹翁嘗挾天下高貴賈鹽策於維揚淮海間年且老乃不數數佔俸時出身佐石竹翁經營爭時奇中所臂畫皆鹽政大窾諸大賈無不心伏公服石竹翁念公之有成勞也當析箸欲有所以厚遺公公固辭避而會邸中災引焚公竟白其事饒使者賴以無失隊而又中於讒慝之口交構內訌上章幾碎其壁矣卒完無恙多公計畫也

項自

天子以新兩宮費不貲乃令採權之使四出

淮揚爲天下財藪所搜括尤甚時公之內訌者復因綠權使又上章禍益烈矣人莫不爲公家危之公毋恐也第僥首計曰昔卜大夫一田叟耳尚能出粟爲漢武實邊吾之忠豈後于式又何愛吾家不以助天子兩宮費乎乃與伯兄謀輸其家之貲爲萬者二十有五盡以上之 內府遂蒙 優詔拜爵五秘書人莫不豐公家以爲希有公毋喜也第稽首謝曰臣昔已從選人丞光祿署中矣遂畀其胤子百昌君今爲中翰云而公獨寶靜退以自約敕如寒素狀於是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十九

公年且六十計四封之內承觴溫酎雜遘而觴公之堂者無慮數十百人計寓內能文之家鴻篇大章斐聲而張公之壁者無慮數十餘曹而余以不嫻於辭雖雅善中翰君又嘗面公于公之里固未遑以辭薦也而客有誦公者曰公殆非常人也公所遭皆非常事而公視之若夷其失不驚其得不驚庶幾乎寵辱兩忘者歟夫得失寵辱不入于心故其神全則形全公之壽有以也客之言又曰公殆非常人也公所畫皆非常策而公處之若退衣不純綵居不純飾若有得於治人事天之術者夫壽則神藏神藏則形不盡

用公之壽有以也余友葉生恭嘗客於中翰君者則謂客之壽公似矣而竊有進焉自昔詩人之祝違違極于山阜岡陵與川之方至以爲是高厚盛長乎哉然此但以象其壽之福而未及於壽之澤也蓋山川之所以效靈者正以其能興雲雨澤萬有故高厚盛長爲足術云而詩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盡乎山川之用矣吾邑之黃山踞數百里爲峯者三十六其高參差造天支河數十與山逶迤而出至公之里乃劃然開蓋爲黃山之山水一交也以故公之里獨以貴高邑而公又高其里則公豈非有得於黃山之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十

靈秀者乎乃公能積能施旣以昌熾其家且以灌輸於國矧茲四方之爲公壽者固多潤公澤者也感山川而興出雲之思卽以山阜岡陵與川之方至祝公豈不爲非常之福澤而可願者歟今公之諸胤秀美玉立咸有貴徵而家胤中翰君尤豁達汎愛名立士附濯濯公卿間又所謂有開必先山川出雲之一驗也余謂葉生洵善頌祝者有味哉進乎客之言矣生請次其語以壽公余曰公壽在癸卯仲冬今春已仲矣生請曰詩又不云酌此春酒以介眉壽乎余曰善遂介葉生上公長春壽

潘中翰生辰序

自頃歲薇垣之選大集天下雋彥而新安人士獲與茲選者於斯爲盛然以語夫韶姿秀望質如鸞龍標如瓊玉哀然以材美擅場則未有如慎所潘君者也夫君何以獨超軼儔伍卓絕倫黨如此哉蓋公所居在萬家之市爲風氣之湊其鍾靈於地者奇也處聲名文物之盛而嫻詩書禮樂之文其薰習於俗者良也家本名閥世擅豐華藻雅著聲纓綬流譽其誕毓於族者異也以故君一旦崛起繇成均之妙選膺承明之華擢鳴琚佩玉雍容甚都誠非偶者夫中書之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十

職自漢魏之中書令中書侍郎始而舍人之名亦自魏始當晉時荀勗以中書監遷尚書令猶曰奪我鳳凰池至唐末淳後天下文章道德之士無不歷此選者清華極矣至我國家中書不設省而舍人自如其侍從貴幸優游翰墨非清儀秀望如君何以堪其任而愉快乎竊嘗觀君之德度汪洋豁乎其有容也器宇謙慎抑乎其自下也義重交游千金不難一擲心存濟物徒枉可以獨成舉君所行洵士林翹楚推重一時顧年甫及強聲實正茂所謂月方恒而日方升之際也而況求之輩與則君所際會亦甚

希邁矣蓋世之言生者其如達生達者莫如
其生故又曰人生貴適志然而俯仰古今賢智之所
遭豪傑之所容其能身名俱泰而自喻適志者蓋亦
無幾游閒之樂與圭組之榮勢不兩存也金馬門之
隱與丘園之貴致不可以兼得也故執掌一官自不
能同閒於十畝卜居樂志則不美游于帝王之門豈
非局有所分諒有所制哉乃君之進退何綽綽也仕
宦而居華省家食而享園池紅藥翻階紫荷持橐芝
泥發彩蘭簡浮香則禁垣之清切不異於蓬壺也駟
車擁傳持節過里官袍畫錦映照園亭則里門之邀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五

游不殊於宦轍也何在而非君自適之地何地而非
君自適之時進則鸞臺鳳閣與東方曼倩司馬長卿
之流千古頡頏退則白嶽黃山與仲兄統宗少文之
輩異代殊賞君之適志以自適其生者詎可多得哉
或謂君父祖皆世有令德並享大年而君祖且幾百
歲以君今日較之歲正未央其福澤榮名以自快適
者詎有量哉余族彥元馭與君密戚乃於君覽揆之
辰而持余言以贈君其以為奚若

壽孫磐鴻天柱篇小引

磐鴻孫公以兩浙奇才樹幟藝苑癸丑成進士高第

司理武昌治行為三楚第一余獲聞於楚之賢士大
夫而家侄中卿昔辱同社今自楚來又數數為余誦
不容口斗山景仰有自來矣生申之辰三湘七澤之
間祝誦盈耳是固公之仁聲有以入人之深而騷雅
之業亦楚人士之所自嫻也中卿欲屬不佞為歌詩
以祝豈謂吾家僞逸可埒楚聲乎余固陋不獲辭為
歌天柱篇以致翹跂云

壽文學方近川先生八十序

往余在諸生脩業煙渚之上時過石川里中則方氏
世居之是邑族之望也晤其二三文學先生皆嫻雅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五

端慤莫不令聞繁譽髦之選也而獨近川先生者尤
矯然諸文學間貌暫以秀性恬以溫不輕笑語類有
道氣象不佞蓋心儀之曰所謂溫溫恭人藹藹吉士
非先生乎嗣是以還不相聞者若而年以少壯而及
老人貌之換醜顏宜髮當不可認識矣余友汪君仲
開乞余文為先生壽余問先生春秋高殆已期頤耄
耄乎曰歲之陽月甫登八十然猶是神王而鬢玄醅
顏如故鬚未宜也起居尚良食從青鳥海角家登峯
陟阪嫺嫺如也問先生田廬未有者有乎曰家日溫
丙舍日拓斯于扶杖而原田每每足娛老矣問先生

蘭階芝庭列琅玕而秀世者幾何人口有子脩計然之策所息業且儷陶朱有孫檀文藻蜚聲譽序今所稱諸生秉正也余因詫先生壽而減又有穀貽孫子洵恭人之召祥吉士之開瑞也歟余窺先生性貌于壯年而驗先生受享於晚歲若符券已汪君則又言先生之懿行未可更僕數也乃其著者如念伯父西巖公之德而恤其子孫爲之賑窮周乏疾病有養孤幼有撫是其厚足昭也與兄弟析產而讓其腴者華者居其瘠者陋者兄弟有病則視藥臨榻以扶持之有急則犯霜露出金錢以救之是其友足尚也不靳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十四

勞費以新前人之堂構與子姓共之又不靳貲財以保先塋拓衆業爲祖宗光大之是其誼足重也一言一行為里人規萬飲之以和而煦之以恩里中父老子弟視先生如慈母如嬰兒得先生片語念可解訟可平是其德足懷也夫以先生之友誼厚德如此則其所以召休祥而開瑞祉者寧獨先生性貌爲足符乎曰然然吾聞之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蓋先生之性貌稟之於和而其友誼厚德皆和之著爲行措爲事則謂先生之休祥瑞祉與性貌合而性貌與行事合無不可也其所受饗夫

豈有量焉吾又聞先生初以病精岐黃之言遂爲人按脉授劑多奇中先生因以此起病者不受人一錢曰吾治博士業不能博一第以大有所施操此術也亦小有所及乎爰名其軒曰小及余謂汪君先生之德陽有所及則造物之報陰有所歸而况夫昔之稱有道術以醫藥利人者如陶隱居孫思邈之流後皆以僂聞則先生之壽耄耄期頤不足論或竟與孫陶諸公齊年吾與若不能知之矣試用此爲先生祝何如汪君曰善請以余言張之壁

壽鄭鳳山先生八表序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十五

往柔兆君離之歲而鳳山鄭太翁以名德屆稀齡余時甫通朝籍守在度支實從闕下緘一辭爲壽願以不得躋翁堂稱兄觥意嚙嚙不釋也然翁之所爲樹德者如雋本支急嫺當翼翼作廟驍驍執事輕財好施知人下士炳煥諸大節業爲載之子墨矣乃今歲星一周泰登八十而余正踰伏林臯獲具酒卮奉觴於翁之堂執爵而言曰箕疇有五封祝惟三試以翁今日數之詎有不足翁所者哉自余以明經時交翁歷今二十有二禩而翁之聰明智慮不少替也經

不無几杖時憑而筋骨強幹目如巖電不少憊也翁之得天者精神厚矣有丈夫子以世其業師計陶而儼倚頽寢明寢昌肯堂肯構兩孫子鵲起成均翩翩雁行以逮諸孫曾幼者環繞庭下琅玕列而芝蘭芬也皆足娛翁志意翁之集社者寵澤隆矣郡邑之內近者誦義遠者誦聲無論識不識咸曰鳳山翁長者蓋翁之特達恢廓不以才智籠蓋人而以真誠仁厚陰藉人也翁之乎人者德信廣矣然此皆章明較著歷歷在人耳目人得數而稱者也而余猶記初赴天官選翁語余曰河當溢國家漕輓可愛若入郎水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卷八

三

部此其慎旃是時河流晏然漕輓如故余未之信也不兩載而河大決重臣被譴翁言如券又余往齊魯較士畢便道過家翁迎謂余曰聞君立朝有聲侃侃諤諤好急人之難恐有不憚君者君無職思其外余領之亦竟以負直慷慨中睚眦一如翁言余以是服翁之識如此其卓也今南大司成劉公名世高賢不輕許可一聞翁名于太學諸生輒移檄郡邑以繡紱薦而極命望其門日以所聞義甚高真無愧鄭公鄉者而貽書於余亟稱之邑令方公既如劉公指為表之商行且式壁而賓之翁固辭謝不以燭隣黨耀街

街為屑屑者余又以服翁之風尚如此其遠也蓋公所能者皆世人之所不能而世人之所慕尚者曾不足當翁一盼夫有非常之器則亦必有非常之受語云壽者受也以大器受大年自此而登大耋享大齊皤皤黃髮長為家楨皆翁自有之豈顧問哉然余頃者聞翁語則更有進焉者曰吾行且內視反聽不以世務嬰心允若茲則廣成子之所以長生也翁往者尚以有用為用今且以無用為用夫無用為用其用不窮翁之壽何可量也而余亦時欲以此言進每意翁強健即待翁九十之年而後作抑戒以儆未晚也瑞芝山房集 卷八

卷八

三

乃翁則早見之矣早服重積翁之壽又何可量也乃姑為誦天保之什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以誦翁壽富福澤而嚮者嚙嚙之意可釋乃知以敬老尊年則朝檜之與粉榆必有辨矣賀族叔南川翁偕元配呂太孺人八表序

余族處歙之西偏環二十里內戶相望也宗之長老不知若而人而言依倫物行有坊表德齒高者則咸推南川翁翁余諸父行也余記弱冠試澤宮往來鳩茲見翁鳩茲市中恂恂雅步而逸遼道辭絕無市囂態心念翁豈儒而賈耶何鞠躬君子也迨余通朝籍

郎度支所署皆錢穀地余洗刷其漏卽一介必嚴尋
郎司馬奉使歸不免稱貸以給里俗相與掬榆仕宦
若此不亦癡乎處脂膏不能自潤而反從人貸余意
不自得翁獨嘉稱之以爲居官者當如此矣而且歷
舉其耳目所逮諸廉吏事纒纒語不休余蓋敬重翁
世自不乏廉吏豈亦有廉賈如翁耶何言之脩正也
蓋余里居之日長矣而所見翁晚年事其大者在敦
族誼修鄰好厚故舊恤孤弱如辨鄰之受誣者而力
白其冤排族之黠者而廷數其惡戮力起家與洪氏
甥後先偕也洪旋起旋廢翁讓其贏千金餘而不與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三

之較至如諸子侄有不給每不靳施于卽以强梁無
狀至亦間能隱忍以俟其悔每與人子言則依于孝
與人父言則依于慈與人兄言則依于孝友人以是
多翁長者間有違言不願質官府而願得翁一言庶
免之陳六丘王彥方之遺烈與卽近者余倡宗人治
祠而翁不靳捐厚貲以爲其本支倡此皆余所目擊
者而翁猶子曰思善之余爲兄與翁同室居者則語
余曰弟知翁晚年事而余猶及聞翁少時事翁生三
月而孤稍長輒有大志不與羣兒伍日誦數千言時
余先伯父存德公奇之令業儒而以家貧甚鄰豪騎

斲之公時弱冠白于官得直遂不獲卒業儒然其言
動固恂恂儒也亡何有庫役郡署翁翁洗手而奉法
不沒人一錢郡同守楊公嗟異翁以天理王法四字
旌之翁所謂重廉吏亦其天性然哉乃若翁之孝友
尤足多者其事寡母務色養務愉志有召卽千里必
赴有病卽昕夕弗離而痛念父之棄于襁褓也眠食
思之久而忽見於夢寐之中惟肖乃寫其所夢者以
時供奉夫非精誠之極緩之思成乎嚴事伯仲二兄
時而合贊時而分貲率未嘗有諍語也凡此自翁少
時已然則翁之孝友敦厚廉靖無私所稱德理長者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二十九

天實授之矣而至如出金以助築城于湖陰出穀賑
災于郡邑其勇於赴義皆建祠類也余聞之唯唯余
見其晚兄見其少余言其概兄言其詳思善則又曰
亦非獨翁長者內德亦有助焉翁之配呂太孺人最
賢事姑最孝與姒和其食貧也井臼操作不憚勞食
茶茹蓼不憚苦以佐翁起家至不貲而用敏佐之用
耑持之不使子婦輩有汰志也於是翁以今年壽八
十而太孺人之壽偕舉宗謀所以爲翁壽者就余徵
言焉余請推之天今天德天所賦也壽天所錫也故
德曰天德壽曰天壽兩者皆係之天焉出乎智巧卽

飭躬砥行非天德也由於吐納卽却病引年非天壽也何也爲其皆參以人也翁無他奇行亦不爲智巧雕琢惟于所謂孝友敦厚廉靖無私者日孜孜焉庶幾乎庸德之行而全其天耳以天感天所謂與太孺人進于壽而不知也而伯仲二丈夫子諸孫遶膝林林玉立翁與太孺人豈不壽富偕老祚胤永錫全祉歟而或者謂翁初業儒尋輟而賈然雅志儒術今伯子列覺較有聲尚闕一第翁所未愜志者其儒術之顯乎夫是蔗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是在伯子之勉天定方來其以儒顯有日所爲顯翁與太孺人瑞芝山房集 卷八 三十

者他日進而期願余請執筆以竣

壽潘次公七袞序

天之畀奇士也必非其所以畀恒士者也夫天之畀殊于奇士也天之所爲畀奇士者恒士之所不受也夫士何必奇而自世之拘拘役役不能解脫于衆往之途若糾纏然而乃有毫與自命可以且揮千金可以夕立四壁可以結客招歡極耳目之奉於當年可以安恬守素甘寂寞之窮于末路此在恒士必不肯受曰吾寧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卽跬步不敢有差跌而奇士方目攝而笑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

年何益安用此曹之拘役爲也故計恒士之百年不能饗奇士之一日而況其襟懷闊達喜怒不棲動與天游如古之通人高隱遲遲躋上壽享大齊若者安得不謂之奇不謂天之所畀而吾則見於省菴潘公云公老闔閭中無所見奇世亦疇以奇目公而余獨謂公奇者何公故汀州公仲子以貴介挾先世雄貲往來江淮之上其才力足致鉅萬甲維揚而公不屑也顧獨喜客走名場爲大人游時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欲如傅介子立功異域而出入幕府中久之不能有所發舒乃朝于公孫 夕于公孫穆以自娛悅而瑞芝山房集 卷八 三十一

已然喜客益甚所至高會黃金白壁緣手散去且盡同曹者或賈三倍矣公毋動曰吾已知富不如貧吾自有孺子可教也時公子之恒今所稱景升者已著才名芥視一第公乃督之恒治博士家言頗力而之恒又時時跳于詩壇修騷雅之業欲進而與當世作者伍其於博士家言未數數然也公亦置不問曰吾已知貴不如賤豈有慕聲華而遺論者者乃聽之恒游游客日進家日賈卽客至不能具壺餐而公猶必呼酒擊鮮喜客高會如故也嘗取古詩題之於壁曰且喜百年有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蓋公之襟懷闊

達如此而伯玉先生之於公五十也作非非篇以贈公公其是耶非耶公固奇士而欲以恒士之尺寸脩公則非之非也今公且老矣無所更念是非矣第余之少也聞公豪舉名噪耳甚而今乃始獲見公則公已老已盡削去豪舉態爲可傳者其進而晤語一坦夷易直人也無奇禮無飾詞溫然飲人以和而寬然有度退而聞其質行則里人莫不誦公長者方且親之如慈母方且保之如嬰兒拘拘役役者安能望公之藩籬而測公之涯涘以與公繫脩短乎卽由此躋上壽享大齊可爲公必也雖然猶未足壽公也余記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三十三

庚辰之歲與洪用章吳知常三人造景升揚挖文藝杯酒相命慷慨各言所志時獨景升以論著自許曰吾志在不朽余三人雖後先取甲第去其於論著闕如景升雖闕一第今以詩名滿天下天下學士大夫莫不才景升而翫慕之其雅志幾已酬矣景升不朽而公之脩名又豈可以年計哉况乎以景升才使於博士家言肯低頭就之乎一第宜無難致所爲顯公於身後榮公於生前者又一奇也是吾曹之所日口以幾者也與景升同社諸君子聞余言而善之曰子猶未悉潘氏之多奇且發晚也汀州公才名籍甚于

少年幾六十而始舉太常七十而始爲大夫老于林下且二十年而享壽至九十餘歲使景升旦夕起家則比之汀州公尤爲年少甚卽公之壽如汀州公猶可享榮華二十餘年不減汀州公又一奇公以今年仲春九日爲七十懸弧之辰諸同社生相率舉觴觴公而不佞亦社中人又以奉使居里與壽會遂以此放一觴之祝願三致意於景升欲爲公增奇卽非公意亦同社諸君子意也

瑞芝山房集

卷八

三十三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九

序

賀文學汪于田先生六泰序

賀文學少溪鄭先生八泰序

賀運副汪景謨先生六泰序

賀程繼洲先生七泰序

壽程母羅太孺人六十序

壽董母李太夫人序

壽 詰封方母黃太夫人七十序

瑞芝山房集 卷九目錄

壽 勅封吳母汪太孺人七十序

壽鮑母梅太夫人七十

賀吳母程太孺人七十

賀程母項太孺人五十

賀余母吳太孺人七十

賀族嫂鮑太孺人汪氏八十

賀族叔母鮑太孺人金氏九十

瑞芝山房集卷九

新安山甫鮑繼賢著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男 元涵鮑宇度編輯

侄 子貞鮑懋度增訂

序

賀文學汪于田先生六十序

自明經之學興而治經家莫隆於漢其盛於 當代

天下士之才雋者蓋畢集其中顧漢重師承當代兼

品文藻漢時士守其師說解經不窮輒能以青衿震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動人主自致顯庸當代不惜甲乙之科即明如匡稚

圭深如趙子都終無以自達然文價翔藝林而德聲

拔倫黨雖伏在嶮巖之下有朱轍文軒不貴於此者

漢儒嚴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王仲

任亦曰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則漢儒之重

經術意可睹矣余端友于田汪公以經術鳴者也少

年負異才治古文尚書試為諸生首初游膠序名輒

冠膠序既游兩雅名復冠兩雅凡諸郡邑高業之生

與吳越間知名之士公靡不詳延為文字交余間亦

鹿澤公齋閣中凡公所為經術業奇進舉夏侯勝之

言相託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公固亦自負可芥拾也乃在公齋閣中者後先十餘輩悉躡青雲儀赤霄亦綦盛矣而公顧兩登乙榜猶豹隱齋閣中自如假令得如永平建初之際大會諸儒於白虎觀東觀執經問難人主之側則公豈不能奪席而前而何至以辟雍爲稅駕哉然公之行誼足坊表末俗則又非徒以經術爲說鈴者自世降風夷而經學日晦浮華之士曾未一窺漢儒闢域而動曰未聞道余概公行事蓋多從經術中來方駕於漢儒之著名者曾不多讓今夫不窺圖之篤却瑞芝山房集 卷九 二

餽遺之廉肉袒貫耳之義與夫尊經守正伉直不阿之節載在儒林流光史乘可謂非道乎試與公相提而論鄒祭韋編諷詠不輟碑石殷之思凝腐毫之想其篤學同也生平不妄入人一介曾有誤入必勅令反之其潔廉同也周旋故人之難拯之崎嶇迫阨之中其重義同也至夫提躬肅括守貞不移端雅之趨操屹然特立其砥節又同也藉非經術之學有以撫其華而實其食能若此乎且公生閩族擁高貲以獨子事其尊人少川先生繁華指湊何所不逞意而一洗膏腴之習苦身嗜學如寒士其貞誠既超越等倫

矧以卹周親延師儒急窮交諸煩費至如青蚨半落而公度豁如尤不可及識者謂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豐登亦必爲穰穀之應以公之力學勤施敦義崇厚如是造物者豈無以陰薦公而大奉之或於其身或於子孫可必也乃海內文章家熟公才名者猶與公以宿學見收而公以六十在藝苑中巋然如魯靈光不復措意或云平津六十猶以賢良罷歸及擢對第一則已七十古今雖不相及公尚不可踞鞍顧盼耶顧漢儒之以經術名者率傳業其子孫如韋氏諸家公多賢胤列于衿者已四人皆負奇雋旦夕聯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翺青雲竟公家學豈顧問哉况諸孫之穎慧者又輩起也公嶽辰在四月維夏語曰井者夏之茂茂然足以長物也又曰收恢台之孟夏夏者大也恢台者盛大之象也公之壽當盛大之茂期由是享於身爲大年發於子孫爲大業自少川先生以來與公精神所注嚮皆在經術發家將一旦盡副其望此余所以稱引漢儒經術以祝公意也公得無謂余言爲知我而欣然加爵否

賀文學少漢鄭先生八袞序

今世士所稱儒者盡操業於經術其以功名顯於朝

與行誼表於鄉必經術焉重也顧下之重又與上之重常相待而今之所以重經術者制與漢殊矣漢時博士弟子員頗門授業其高才生皆得以通經補吏人主至躬臨講坐如東觀白虎觀之幸諸儒執經問難于前若師弟子然經術之士抑何重也當代雖重明經用以取士獨防範士視漢加詳而科目一途孤行士不偕甲乙之科即明如匡稚圭深如趙子都終不獲通顯故有高業弟子抱遺經而老費序者蓋不少矣然荀子則曰彼大儒者雖隱于閭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漢之嚴彭祖亦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四

王之道而非可以苟求富貴也則經術所重又自有在夫豈沾沾科名而夷考其人有稱說經鏗鏗楊子行者矣有稱德行恂恂召伯春者矣是經術德行又似分而爲兩若兩擅場而兩推先即漢儒可易得哉吾今乃不能不推吾鄉少溟鄭先生也先生以治尚書名家而自其少負絕異之資讀書過目成誦所爲文宏雅鉅麗輒試冠其曹每試文一出又輒膾炙人口新安爲之紙貴一時治尚書者咸高仰之尊爲壁經大師然先生竟陸落名場而一時與先生同業者皆後先取青紫去獨先生治一經自如久乃謝去之

尚意理學惟讀書談道爲事曰經術所以載道也遇則行道以濟世不遇則明道以淑人此非吾家學淵源耶蓋先生之尊人雲門先生起家明經歷官上谷郡通府以理學顯於時先生奉其遺教益光闡之一時遠詣諸家如鄒太史四山徐奉常魯源皆以講學名公不推尚先生先生倡郡邑立會以其講明每會必佐廩餼與諸人商確揚謗各盡其意江左六郡獨新安學會基布星列如吹埴篴先生實有助云曩者督學陳公邑令劉公皆褒崇先生以爲經術行業夙軼一時用賓禮敦請而望白其門曰名儒高誼真先

瑞芝山房集

卷九

五

生之爲斯道羽翼不淺也今歲仲冬爲先生八十誕辰同郡諸耆宿舉髦咸令辭爲先生祝矣而其族衣冠之彥十餘曹又以祝辭屬不佞曰自吾宗有先生而宗之文學蔚然起也日爲課月爲會所式先生之誨也是宜祝也自吾宗有先生而宗之貧乏得自存也老有終幼有養所徵先生之惠也是宜祝也自吾宗有先生而宗之虛憍負氣者日漸斂也挫其銳解其紛所陶先生之化也是宜祝也惟先生於宗人有此三宜祝而後吾宗敢以三祝請也抑唯唯先生之所宜祝不止此三者而三者則自其宗言之也余少

而讀先生之文長而習先生之行若先生者非所謂有道君子而溫溫恭人者歟當余之初遇先生也先生文價正翔起而欲然自下若不知有前後輩者余察之卽與孤蒙寒悴卒然相揖無不府躬折節入其室湫隘囂塵而處之泰然蓋奉身以儉而飲人以和葆德以謙而待物以恕余嘗疑先生何至性如此將由道積厥躬而然歟劉劭曰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又曰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於此可以見先生之至性與道合真矣於此可以卜先生之壽無疆無期矣蓋人壽有盡而惟道無涯有盡者可以期願耄耄卜也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六

無涯者長於上古而又豈可以年計哉夫漢儒談經而不講學宋之儒者逞逞譏之曰未聞道然當時爲諸生最著者曰申生伏生轅固生申生以八十餘而趨蒲輪之召轅固生以九十餘而就賢良之徵伏生勝亦以九十餘而詔太常掌故受尚書於其家至今稱爲千古崇儒盛事如以三君子爲未聞道也卽伏生之言不傳而爲治不在多言之對與正學曲學之規其所以告戒當時君相語何雅正也而可盡謂未聞道乎矧先生之於道又其素所講肄者也卽臨雍拜老之制在今難以盡復吾固知先生之能無愧於

三君子也至若先生之孫子皆森森玉立長公次公行且脫穎儒林究先生未發之蘊視伏生之後以治尚書微弗能明定者相去萬萬將使海內推明經家比于漢之韋氏而先生之所以壽若宗者又不啻以其身壽矣諸衣冠之彥拱揖而言曰吾宗自貞白師山諸先生後非無以儒發家者然嗣續而光大之正有望於方來壽先生所以壽吾宗誠無右此言也敬誦以祝

壽運副汪景謨先生六表序

余蚤歲講業潁水之上與景謨汪季公游習矣是時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七

長公景和次公景純皆以少年名茂才輩英拔藻與余輩結軫狎盟馳驟公車之業而季公鴈行而起持三寸弱翰驟驟欲度驂騑前客未嘗不過而說也曰今日觸目琳琅簇簇皆奇蓋長公韶令政似衛洗馬一輩人次公英爽有牀頭提刀氣季公則廣額方頤秀眉雅度雍容厚重如鉅公長者一時標格並峙文采颺流人以方杜氏三珠賈家三鳳云而余間謁其尊人前峯翁則簡重如山嶽闊遠如滄溟日中所未嘗有一見而知爲天下長者因歎三君子之所以異者以翁爲之父也而翁之簡重闊遠又似季公有以

追其後塵也季公家父子兄弟炳煥輝映如此余隔季公衿袖數十年矣身所歷赤霄巖壑亦且若而年業已流覽世宙之滄桑陵谷人事之倚伏盛衰遠者無論卽如講業時所睹隆隆赫赫今詎可復問乎而獨聞季公之名日盛行日修弗祚子孫之日昌以熾卯羣從如伯仲兩公之子往亦遞盛遞衍人門世閥可不謂益光大於前固前峯翁之有以濟其源伯仲兩公之有以暢其流而非季公之扶翊楷模左提右挈以羽翼維持於其際則亦安能必後來之煒燁騰輝如此也蓋天下虧盈消息之數每與其人器局之瑞芝山房集 卷九 八

輕重厚薄相爲乘除世但知輕捷之取快夫目前而不知凝重之能持久也世但知趨于薄之得筭而不知長厚之能載物也以故輕藝之士儼薄之夫每陰爲天之所奪因以致疑於世界之缺陷而自識者觀之則亦天人施報之理宜如此耳季公以彼其才情苦於制科之藝而屢躋名 嘗有桐花九陌之感如劉昌言諸人而退而代前 修廣陵之業以安伯仲兩公於讀業既益樹則 推恩於親屬倫黨之間其於伯仲兩公謝世 血諸孤爲一意料理莫不雋茂如芝蘭玉樹 允庭且戒之曰有以科

名顯者卽不靳千金爲奪標喜而仲公次子孝廉若首實其言前峯翁嘗捐萬餘緡以助建祠費歲久漸圯季公輒出貲鼎新而又創屋數十椽以居族里之貧者每歲計口授糈永爲例程氏姊以母錢爲族人闡入而自以其贏予姊絕不索債族人母妻兩黨吳氏皆中乏所以時其緩急爲之生息爲之婚聘者無虛歲帑時所從受經王先生禮敬館穀於家三十餘年及沒猶不勝慟捐三百餘緡與其倩劉息之以贍養其內人併挈其子若壻與共事焉夫世視經師傳舍耳季公之厚不亦至乎昔真德秀之稱趙蕃曰師瑞芝山房集 卷九 九

友之際如此其肯負國假令季公得策名委質其不負國何如哉乃至生平所自簡敕一軌於正義諸聲伎玩好絕不關懷內無機心外無機事純白方嚴萬步衍衍惟以光照前人之志事爲念蓋季公之厚於待物而重於提身如此厚則能以其身陰受騰於天天必有以爲之單厚多益重則不以其身輕受制於物物必相與附之爲戢穀馨宜此令聞長世申錫無疆之旨也季公之所以昌熾光大謂非其器局之厚重有以提承而昭受之不可也而長公之子子震子伯兩文學過余而言曰天啓建元之正月爲季叔

父孤辰六十壽矣以先子若兩世父之交於先生也願乞一言稱觴余義不能辭乃撫所見聞而語之曰吾見李公之厚重於昔而知其樂壽祺於今也固天道也亦人事也然君家不世受尚書乎範之疇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令新天子改元建極正四海臣民所望以錫極之日也而况明興二百五十餘年世宗神宗享曆居三之一皆以冲齡踐祚至今上而三則其享祚之久宜必亢於二宗遠過其曆太和濃郁蒼生禔福生斯世也又登春臺而躋壽域之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

賀程纘洲先生七奏序

余嘗俯仰人代流覽方寓而睹隆萬以來天下之風

尚日以不同今者豪舉高者荒唐試舉日月倫常之行未嘗過而問也孔孟之書童而習之人倫庶物日由之不於此躬修服習而驚馳驟於萬度之外何哉故欲撥流失之風反安戲之俗以匡浮敦薄躋天下於仁壽則無如孝友仁讓存敦龐之僕吾嘗以此求之當世曰庶其視民不忮乎而今乃得之纘洲程公蓋余友於公之族彥寰冲君而獲聞公之賢且詳也公所居臨河之渙世為衣冠鼎族即余耳目所接其達而賢者則漢陽公典城佩紫以清節名天下其抱德而隱高誼長者固多度無踰纘洲公公幼習博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一

在此不在彼居常出游溪山間歸輒展書觀之見舉子業津津如對故人也乙卯嘉平月爲公覽揆之辰稱七十始老與元配某孺人偕壽而康公所撫猶子鶴祺介寰冲而乞余言爲壽曰微伯父祺兄弟何以有今日余聞而嘉歎者久之夫自大道爲公之世遠而各子其子之說行粵稽史冊如郝道微之含哺兄子桓南郡之愛過所生薛孟嘗之中分財產王僧虔之憂姪廢寢皆負平尚矣可多見哉今公之撫猶子則於此數君子真不多讓以稱方中之美範而人倫之勝業非歟語曰年壽者人之情質行者壽之基以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三

此引而爲年象而爲賢固知公之單厚多益未可量也世好褒遠而稱古遑遑求之渾敦之世與方壺貞嶠之間以爲侈談而不知輓近亦有邃古目前卽是丹丘如公家伯父推恩而逮幼子姓佩德而祝年庭除之中魚魚雅雅揖遜雍容是卽公一家之胥庭沕穆也公二子俱負雋才長君入成均次君游黌序試輒前茅青雲在武而諸孫又林林玉立珊瑚列而琅玕茂是卽公一身之松栢岡陵也又奚必挹陵陽之哀柏洪崖之肩而後可以言壽哉然本其所以致之則皆公自爲之蓋造物之數薄者易脆而厚者難壞

公于世處其厚矣楊子有言人以仁壽公於德近乎仁矣昔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尹對曰王欲之則可爲夫聖賢之所謂爲者厚也仁也非養生家徒以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爲爲也寰冲君曰善哉言壽而本於仁厚此德言也不但所以壽續洲公而且可以壽世

壽程母羅太孺人六十序

蓋余覽觀古牒視彤史所列賢媛有不以奇蹤孤韻標格徽音者哉乃志大家懿行昌胤祚宗則往往以華腴掄與不得垂竹素而流聲光何可縷數也然易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三

之言壺德但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已而詩所稱諸侯大夫妻亦惟是躬緝綌采蘋藻宜家人綏福履數端見謂閨閣中恒事然古聖以之被於管絃而二南列爲風始則女德亦何必在奇哉以余所親聞程母羅孺人其徽風淑德與易詩所稱豈有異焉孺人者封御史羅公女也適程長公爲觀察公家婦封御史公世豐產所裝遣宜不下百兩而孺人雅薄統綺慕椎髻之風按察公宦轍初卽陪京繼參湘省太恭人時已華顛不能就袂輿邸中孺人稱新婦留家事封人恭人朝夕甘毳備極孝養有唐夫人之遺焉長

公諸弟方冲亂鳩車竹馬庭中嬉也封恭人從觀察
公宦不得以母母之而孺人丘嫂猶母遠絕頡頏近
襄棠棣義甚高也按察公爲清白吏不問家孺人出
裝送佐長公視家生產以居積竟起高貲按察公獲
老於家而無珠桂憂也而孺人之所以事按察公封
恭人者又無不如事封太恭人長公客淮南數居外
孺人課其子衡卿執經問業歸必相與論難所業若
何衡卿學成入上舍旦暮當拾青紫晚而諸孫連膝
下瑤環瑜珥繽紛照映又無不如課其子衡卿也和
熊灰荻兩世籍之里中嘖嘖程母賢乎哉其事舅姑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四

也難者在代按察公子也代封恭人婦也其克相長
公也大者在代長公父也又代長公祖也卽長公家
世清華孝廉文學花萼相輝孺人翼贊之力顧可少
哉今年且及者族故閥閥名家多未冠雋偉之士無
不交重孺人賢謀爲孺人上壽者衡卿乃就不佞徵
詞焉夫固以昔嘗執經就不佞問業其睹聞於孺人
最具也蓋余聞之衡卿孺人雖處富貴中衣不矜秦
簪齊縷飾不驚砥空翠翹供不侈露雞臠螭而紡績
織紵率取成於其手以爲是孺人儉用勤生也乃至
緩急來告靡不應者質質之窮人得以無潔腹而有

完衣則孺人何所不標德流恩其旨蓄御冬之意固
已遠矣余是以慕孺人誼甚高因憶其自有生以來
六十年間所承休襲慶取於造物者不爲不多而卒
無纖芥點翳豈徒天哉彼其以不享而受享以有終
致無成固孺人之自爲貞吉宜家而綏福有由然也
然余雅習封御史公之子中丞公及孝廉君得聞孺
人母劉恭人事甚具皆被服禮義篤人倫明大體所
言多卓犖名通嘗與孝廉君絕嘆以爲厚德高材遠
識如此豈閨閣中能到者今享年八十有餘未艾是
實生三丈夫子若孺人者則孺人之毓秀秉祿延禧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五

壽董母李太夫人序

余通籍則與櫟邑董君需氏同出太史周先生之門
每從衆中望見君需氏愉然恬簡落落穆穆君子也
遂相矜契間語余九貢之微有今日獲從諸君後也
人競謂曲江勝事何知吾比堂中有人焉茹荼集蓼
實使九貢得有今日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吾甚戚戚
于此因問董母李太夫人事甚具余嘉歎再四余謂
君需夫人子周歐淹久蓬蘼欲顯庸其親末繇耳今
之役子已著名字行且奉 簡書而歸則左掖右掖

露雞臙鵲可供母將輕縠織羅明璫步搖可充母飾
欄斑庭除板輿花間可備母豫樂子奚慮不足太夫
人所耶君需默然良久曰人子之欲自致固然然是
者非母志也無已將惠子一言驛其聲而傳之庶幾
母氏甚休余謝不敏君需固請余小子則言曰夫世
所稱孤孤完節乃偉丈夫事以語閨閣中人難之矣
故後齒羸憂終焉偶影者百不得一矧完諾于夫亢
宗于子淪其身冰蘖之中而大其門紳綬之盛者億
不得一今以太夫人綺歲稱寡有二尊人華顛在堂
藐諸孤若亂在室家徒赤然一身惟空嗷之急于斯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六

時也賢者不免憚心失圖太夫人顧勤操作夷其身
于臧獲不恤率以勤生持家上之尊人菽水不失懼
窶安不廢易則以有太夫人婦也忘其亡子也俛之
藐孤受義方于友荻振家聲于詩書則以有太夫人
母也忘其亡父也又中州古陳鄭宋衛之故墟其俗
崇窳是甘修正爲笑太夫人動必執儀訓必式穀一
聽里俗之所矜不少顧今伯舉澤宮仲籍南宮季列
翼宮以單婦孀婦斐然興起文學成衣冠望族此豈
微自藻潔斤斤采名者之所敢希冀雖然君需亦不
可不自廣也語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山澤何待於

龍蛇以爲之高深而人之稱山澤則以其所生今子
既賴太夫人之訓得有今日庶無忝所生太夫人之
事畢矣子謂前事者既非太夫人志則過此而養日
深業日茂望且日高令天下誦君需而益見太夫人
之徽節懿行矚然爲當世程太史先生采風於陳鄭
宋衛之墟食訖董有賢母進而列之二南可竣也則
是以子顯母以母遺風真君需今日事而不可不自
廣也如但稱謂栢舟嘉棹僕焉者此烏足盡太夫人
君需躍然起曰幸哉得子之言足慰藉吾母而勗九
貢以誼也九貢敢不識之歸而奉伯若季爲母氏壽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七

壽 誥封方母黃太夫人七十序

今萬曆之三十二年乙巳而黃太夫人稱七十黃太
夫人者方少司徒翁采山先生配也司徒翁表儀當
世當世所目賢公卿必司徒翁而且以獻歲登九十
天下想聞司徒翁年德日高若千仞之鳳與十洲之
僊名可聞而身不可驟見也以爲殆人瑞於國者也
太夫人耦司徒翁以杓方氏母儀又後司徒翁二十
年而今始老自今以往稀齡大耋雍肅一堂若鳳之
叶鳳而僊僊乎西王母之儷東王公也抑又人瑞於
家者也司徒翁瑞國太夫人瑞家君子曰是曠代而

僅觀於司徒翁與太夫人者也而會季冬之月正太夫人誕彌之月諸祝太夫人者遂前司徒翁而衍發祥之極思抒嘉令之鴻藻修爲太夫人祝若曰太夫人雖今甫七十乎而自以其名家女笄而歸司徒翁也蚤已稱貴人婦副珈瑜五十年偕司徒翁徧歷貴顯後乃偕司徒翁泮渙林泉而諸太學任子之爲子者諸文學茂才之爲孫者濟濟翼翼琅玕列而芝蘭芬也可不謂極人倫之盛際備天保之洪休乎壽之日冠裳彩袞奕馬庭中吳錦江魚來自白下而司徒翁又與太夫人鶴髮相輝交犀象服相映高門遐胃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八

屬籍嘉姻遞進爲壽千金幣而萬年觴也卽旣醉之頌女士闕宮之祝岡陵何以尚茲余小子則有進於祝者曰是固然矣而未循其本易爰象坤厚德載物詩咏樂只福履所綏以余雅聞太夫人懿行未可縷數其善處人情之所難者如歸司徒翁之日蔣姬前在御驕不肯下而太夫人僂僂容之竟易驕從禮又恩撫如夫人者戴夫人戴夫人首舉子而夫人親爲剪臍浴胎雜髮不異已出次太夫人舉子而戴夫人今而後得報之也至事姑太夫人則晨餐夕膳必躬夏葛冬裘必時姑太夫人適甚恒願新婦之得婦如

新婦爲祝而事司徒翁以肅處婦嬖以和御臧獲以寬洽周親以惠病者輒施之藥俄者輒予之糜或以冤愬者不帝膚受輒爲開陳于司徒翁與一昭雪以故生平所全活人頗衆而脫人于阨者亦復不少乃脫者竟莫知其由而太夫人惟自節約以善課子以勤率下而已由是觀之太夫人之於德無不厚也殆於物無不載也于人無不樂也殆于福無不綏也語曰得人者恬得天者愉恬愉不傷其筭乃長夫夫人相與捷若景之從形以太夫人之謙抑恭和而慈惠有加則所以得人者至矣天其孰能違之嘗聞太夫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十九

人之從宦也舟行遇風以露禱而風反陸行失次迫夜又以心禱而現火然則太夫人之得天而天之所以默相太夫人者又非一日矣今之所爲顯榮福澤壽考子孫而得以純嘏稱者豈偶然哉然未也天道之循環人事之終始運而不積舊以待新凡是者太夫人之所享旣往而所未享方開卽今太夫人誕辰以十二月是月也月又窮而歲更紀終始相生循環無際太夫人之壽猶若始基之者自此進二十年而等司徒翁之九十計其年則司徒翁且踰大齊所謂舜年百有十歲者幾再見之雖以今日之北堂爲瑤

池可也是一奇也然聞古者人臣年九十則曰有秩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有如明焉今天子舉特典以存問司徒翁而奉 璽書就其室問司徒翁夫人尚健無恙更賜 詔褒予使與司徒翁儼美又一奇也總之所謂令家與國而為希世上瑞者也太學曹君聞之以為言人瑞者莫辨于此請書之以質于司徒翁幸不以小子之言為誕也則請載之子墨而上壽太夫人

壽 勅封吳母汪太孺人七十序

嘗讀易之坤貞曰應地無疆曰厚德載物蓋惟厚能瑞芝山房集 卷九 二十

載惟貞能厚而惟貞與厚始可以垂之無疆其象則內德應之故凡高明鼎盛之家當隆禧昌熾之運未嘗不有內德之茂為之助焉內德維何即所謂貞也厚也貞為體厚為用而鎮靜安舒之度與慈祥惻怛之仁凝然盎然於閨闈中而門內外之沐其澤者多矣由是福祿壽考胤祚雲仍而無疆之應隨之也豈幸哉哉蓋嘗交於中翰吳公新宇有絲蘿之誼因與其令子太學仲輝象成君善而獲聞公元配厝 封誥汪太孺人之賢當太孺人之歸中翰公也正在鼎茵璣翠之中繁華指泰之際而太孺人處之以肅離

莊靜明星視夜維佩宜琴一洗簪幘騎祥之習及中歲值稅璫蠶起新安高貲巨室之家無不受其搜括太孺人史中翰公如漢卜大夫故事輸鉅萬以助兩宮費 天子下璽書褒寵授中翰公以清華之秩

中翰公因是入長安為京朝官與天下賢士大夫翱翔寓內無不知有新宇先生者人但知中翰公之榮顯而不知太孺人所以佐之者深也太孺人有六丈夫子皆森森玉立肄業成均今五君秀慧競與穎英文學之圖而游意翰墨之林又無不恂恂長厚耐有門風一時海內名雋爭以大雅歸之人但知五君之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賢且才而不知鳳以丹穴呈祥駒以渥洼名駿則太孺人所以成之者遠也夫古今所傳女婦之業不過縫紉組紃烹茗盛湘之細而其聞見亦不越乎閨闈房閨之間有如太孺人之相夫課子冠裳紳綬既美且都可多觀哉蓋太孺人生名家故於潛令公女既自幼服習公宮之教而嬪于冠族作配君子則稱延州東南之美其耳目漸濡於大家內則者久矣里俗汰者方侈於翠羽雙翹諸飾以為艷而約者則又斤斤秦酒塞戶不饗客以餘太孺人獨不然其督臧獲操作旦夕嗃嗃嚴局鐫課纖紅不憚焦勞而躬自節

約服浣濯故布素戒子婦勿尚輕紉重錦霜縠冰綃
一何勤生節用乎乃至中翰公以愛客著故遠邇賓
輪沓至太孺人又遣遣傾筐倒庋以奉客卽贈問餽
報無所靳中翰公以是得有陳孟公聲其儉不殺禮
如此授諸子各一經而置別館延明經之士爲之師
友孫曾充庭皆從襁褓中口授章句不令委巷俚言
得入聲聞非善能式穀不至此而肱篋中之藏以與
鄰里鄉黨突煙寒者操篋正趾相錯戶外又閔然於
顛頓溝壑中者爲掩骼施饋以澤枯骨不可算數何
其仁也夫太孺人勤儉以闢有家慈惠以逮倫黨內
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有所翊贊於刑于而下有所垂訓之啓佑以稱貞爲
體厚爲用者非邪夫厚則可以無不承載而天下之
繁祉大年直以太孺人一身斂之矣何也澤澤者不
能厚受而德豐者自有隆施分固然也上章滯灘之
壯月望後二日爲太孺人悅辰是日也太孺人以副
珈象服立於蘭階萱背之上諸令子衣冠彩服爲奕
庭除奉觴於下瑤孫華胄屬籍嘉姻遞進爲壽千金
幣而萬年觴也豈非人倫之盛際庭內之洪庥乎蓋
至是而太孺人載物之厚合德坤貞於此可觀其慨
矣惟魯閭宮之詩稱詩母燕喜而廣之此亨大昌熾

太孺人行且膺之余請繹風人之義以章大易之旨
爲太孺人頌禱焉

賀鮑母梅太夫人七十序

今疆圉協洽之歲梅太夫人登七十而陞月人日則
其設悅之辰云太夫人出歛北右族故仁和令衡菴
先生之元配而文學伯孝之母也先生於余則近屬
諸兄當嘉靖間吾宗舉進士者三人若少司馬南大
司徒兩公皆身都貴顯名實著聞而先生最後起壬
戌才甚高官顧不甚達始釋褐仁和令爲全浙首邑
治行矯矯一時竟以直氣勁節失當路者心遂中考
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功法左遷判睢州尋通府遼海卒於官時太夫人誓
以身從地下先生之二尊人具在則拉梅媪涕泣語
太夫人曰不念吾兩人老獨不念此藐然者尚在髫
髻耶一死可甘一綫可續太夫人聞而懷然乃拊膺
慟哭曰是也嗟嗟垂髮吾當保任單單垂白誰當孝
養吾卽死而地下問此兩事吾何以對乃忍痛襄事
朝夕一室中紡績自給仰事二尊人而頤課孺子讀
寒暑不輟時先生諸同籍者相語曰故仁和令其貧
爾爾何以恤之乃令而助之三百緡有奇或勸太夫
人寄之富人子可得贏餘太夫人不聽第托外家買

田跳石而收其租入曰田本業也吾夫子薄宦數年而無以遺妻子今得薄田數十畝而有以供餽粥與其托命於人無寧托命於天且不愧夫子於是得稍稍自給而伯孝學亦浸殖年十八遂補郡弟子員太夫人甫一解顏而會鄰有仇家者虐其從伯氏已甚爲隕數人太夫人憤惋曰吾夫子氣高一世今歿而人皆魚肉吾家伯也何辜遂罹此荼毒子何以亢宗伯孝遂出身爲白於諸上官而資費則太夫人不難毀家以給數年寃始雪鄰家無敢犯者門戶得以有立然家坐是愈落而伯孝不無因之輟學太夫人不瑞芝山房集 卷九

壬酉

爲動也朝夕勤績自如伯孝交游日廣南下金陵北游燕薊所至諸公無不禮下之者視其橐中裝稍饒而太夫人之爲德於家益甚每庭內有乏絕者未嘗不應其急也又性慈恕不輕加笞于諸臧獲獨績紐則迄老不休伯孝曲跪請曰兒得至今日皆母之力也卽貧尚可供朝夕奈何老猶不自佚耶太夫人曰男耕讀婦蠶織是稱克家且而不聞公父文伯之母乎而吾敢自佚蓋太夫人之勤生如此伯孝嘗語余以小子之失怙微吾母而誰爲飲食教誨以門祚之衰薄微吾母而誰與禦侮植藩乃今艱難險阻歷之

四十年而余小子不能沾升斗之祿以慰吾母一日吾誠不能舍然余曰唯唯否否祿養之與並養太夫人亦蚤見之矣鴈鳩之有懷而相勉以敬儀訓子今子旣以青衿爲彩裳前路固惟子之適而子又有子新游費序文采日宜子念厥紹庭孫繩祖武此其時矣且也天道猶酌不足於先必有餘於後自吾幼所見衡菴先生之風儀玉立而又聞其雄才駿發乃竟不得志於宦與年則造化之留餘於子若孫可知矣况太夫人母儀內則卓有徽稱其必壽考且寧當太夫人之世而復覩顯庸也信在子與子之子哉宗人瑞芝山房集 卷九

二十五

聞余言而以爲庶闡太夫人之幽光於萬一也於其設輓之辰遂書之以當三祝

賀吳母程太孺人七泰序

余自癸丑春得請還里一意掩扉理舊學不欲受觚毫役而今歲秋仲海陽黃君仲齡以其姻戚吳母程太孺人七泰壽言請余謝不敏黃君曰生與友人吳長卿同學亦厭夫世之危言而漸得先生以名理言耳余益謝不敏然二君皆文學雅士辭弗獲會余赴星源講席之招歸而太孺人之觴在旦日矣是爲玄川二十六日實太孺人降辰余以遽不暇含毫浮藻

第臆往牒所載顯者大家就東觀而裁書宣文推鹿
車而傳禮楊泰娛教垂三世鍾夫人範著京陵皆懿
行琅琅照彤史以觀太孺人之樹儀端軌炳則昭訓
足前後相映今且以稀齡歸然于蘭堦萱背間神明
茂起恬適有加焉而髮尚未盡華也得非金母西華
之氣有所獨鍾而寶婺東緯之祥於茲長發耶蓋余
睹大易所贊坤元以資生爲至而稱其德合無疆夫
無疆則生物益廣女之德坤德也女正位乎內必其
保世滋大能生育長養能無疆勿替而後爲女位之
正是以自昔高門華閥呂大其家而蕃衍其裔者莫
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不有女士之賢溫惠淑慎爲良士儷而又集祉長年
前有所翊勞於宗祊而後有所錫羨於胤祚良非偶
也太孺人清心玉映毓自名家旣爲芝爲醴而又有
根有源其在公宮則幽閑貞靜婉婉如也歸繼美公
雞鳴儼旦鳬鴈翱翔翼翼如也其卓者方幼有位年
之覺能明理以達變而寬嚴父於如燬履險有擁護
之智能輕財以走寇而脫尊章於伏戎皆人所難者
曲房如賓視膳必親潔蘋藻蕭蕭常舅龍泉翁而下
無不賢重之手自拮据操作顧獨振人之急如恐弗
及諸姑伯姊有二慈焉加惠甚篤數十年如一日所

佐繼美公爲德於鄉突煙之寒賴以舉飛虹蹊隧賴
以成且始終不餘財而讓義者治家嚴若朝典而遇
臧獲有恩銜哀於伯仲二子而以仲懷慎次子曰昌
齡者後伯懷德於繼絕之義甚合晚痛繼美公之逝
以寡鵠爲鴈鳩而待異出之子如一每立諸子於庭
曰必無廢先人爾爾先世勤學喜施折節下士凡是
筐中之書戶外之屨倫黨之顛連而無告者皆先世
之精神注嚮爾曹不得墮其雅志也諸子咸受命惟
謹夫察於米鹽瑣屑之務者多不嫻於禮樂詩書急
于鄉黨鄰里之周者或至損其高貴厚實太孺人巨
瑞芝山房集 卷九 二

細必舉小大成周身名並泰白太傅有云漆室緹縈
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
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
聞蓋言備德之難也今太孺人則其孝友則宜於父
母兄弟矣則其恭順則宜於舅姑夫子矣則其慈愛
則宜於子若孫矣則其仁惠則親疎無間遠邇咸暨
矣太傅之所難者太孺人兼而體之穆宜韶理直著
鴻儀於彤管演鶴算乎丹臺而第五子中書君聲奕
奕又且致身鳳池之上則綸絲榆翟旦夕將貴之太
孺人而况孫枝軋軋方以凌雲之筆綴華曜藻比於

實桂前龍接武太孺人前其福澤之昌熾可涯量哉
無疆合德其理可睹已黃君曰以此壽太孺人斯易
之所謂資生而無疆請勒之玄紉以祝壽母

賀程母項太孺人五袞序

余與太學程君季白交在昭陽奮若之歲時余方還
自予告未曾出一里門而季白過我矯矯如雲中
鶴其髫年秀異穎慧絕倫余一見器重之輒為徧贊
賓客曰季白殆青雲之彥乎是必克紹其尊人先光
祿公而光大之者也而季白每語必稱其尊人先光
祿公遺教余以是知季白之孝益重之而季白見余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卷九

二天

誠樸諄切忠告無他亦時時來親余及別而之長水
且二年所猶時時竿尺相聞問也季白居長水第五
之名籍甚蓋其金友玉昆凡七而季白行五云當湖
語溪之間一時名士大夫咸交季白造其門者冠蓋
甚都簪履錯集而今歲臘月季白忽過我齋中余迎
問君胡為乎歸曰吾不能忘吾母也吾母項太孺人
獨旦若而年朝夕嚶嚶我而式穀之以及今日今且
六矣吾將為我母舉一觴耳余又以是知季白之孝
其母項太孺人無以異於孝其尊人先光祿公也於
是月之孟夏為母設悅辰余修嫺威禮具卮酒為母

壽而自與季白往來又夙聞母賢稔其貞淑懿行不
能不效一言為母祝蓋聞家之興也其創啓者必有
內德之茂為之經營而作始其續承者亦必有賢明
之母綱之葆大而亢宗是故女士釐而祚胤錫壽母
頌而燕喜彰所從來久矣太孺人之歸光祿公也正
當公家殷盛昌熾之初高門華閭鼎族膏腴太孺人
無所用其拮据而惟以柔和婉嫕事其姑太孺人
當未太孺人心又以貞閑幽靜左右光祿公當光祿
公心未太孺人多子合獨安光祿公第宅則太孺人
以也及春秋高年九十餘矣飲食起居必為嘗肯否
瑞芝山房集 卷九

卷九

二天

謹扶掖督病不擇淨穢必為抱持消除未嘗以勞苦
辭也既歿而毀戚備至人咸謂太孺人孝光祿公晚
歲多姬侍太孺人處之澹如會光祿公病且殆諸姬
多引避獨太孺人在側不間昕夕飲食藥餌咸手調
而進之光祿公太息曰吾乃今知若之賢非彼曹所
及也板蕩識忠臣信哉為首領者數四人咸謂太孺
人貞太孺人所生惟季白既光祿公歿一意督之嚮
學親師取友供億行脩斌斌乎儒雅之風人謂太孺
人慈而至其操家秉謹範鑰晨興督戒獲受事凡數
百指無不奉令惟謹每躬自績苧不休人曰素封之

家而母猶績也咸謂太孺人勤鮮華之末篋之不御而御繻緒所爲致溫淳甘脆者以秩賓筵耳自奉則麤糲亦甘之如飴人謂太孺人儉夫世所稱女德不越於孝貞慈勤儉而已然往往艱虞中全之則易若夫當處盈履泰之地而身在繁華指湊之中不失素風克全壹德卽古稱陶母柳母周夫人輩其閑家課子豈不後先一轍暉映來茲也哉吾聞大行之數起於五十而坤之策衍之至於百四十有四又衍之以當萬物之數不可究詰今太孺人正當其數將來之壽又胡可筭焉而誕彌在今月九辨之詩不云乎收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十

恢台之孟夏蓋言夏者大也恢台者盛大之象也而記亦曰孟夏之月旦婺女中又曰是月也繼長增高行賞慶澤無不欣悅則太孺人之生正當景辰之會令德又足以疑之其於祉爲萬福其於子若孫爲廣生其於壽爲大年可必也季白從此益飽琅玕游竹素文雅傾乎翰藪而名位陟乎雲霄諸孫蘭芽玉茁濟濟充庭太孺人以鴻儀鶴筭優游其間是爲天與人交相應以介茲繁祉也不佞請載筆以俟

賀族嫂鮑母汪太孺人八泰序

自余髫而與子志甫俱操觚管脩公車之業齒固相

差次子志天才警敏於書無所不讀十六七歲而月中已破萬卷矣余以貧不能具脰脯爲負笈游第從先大夫讀書里塾見子志家正殷隆其大父筠軒翁父隱林翁皆素封稱長者而筠軒翁尤狀貌脩偉黃髮番番余以總角進而揖之璣唐簡重有先民風度太孺人時猶稱介婦余間與子志見太孺人肅肅雍雍內範可則當是時也子志以彼其才固謂可一日千里而余蹉跎宦路已二十年子志猶困一經牖下今年太孺人壽八十冬之陽月爲生朝子志與弟景思造不佞而乞一言以佐觴余與子志鬚眉交義不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十

可辭則請臚其事而載筆焉子志之言曰吾母太孺人之懿德吾不能悉數也願爲叔也言其概始太孺人以名家女來嬪貞靜寡言不喜爲華艷而中甚慧慕組刺繡之業一見輒解巧過於伏習者婦功一時罕儷吾父目之曰能其事吾大父母晨羞夕膳必潔以馨蘋藻錡釜必敬以戒大父稱之曰孝生余兄弟七人子婦林立太孺人寬和煦育待之如一而弟婦凌及張皆早寡尤倍矜恤賴以植節凌已見旌夫松栢生巉阻凌高寒雖其天性微大孺人孰與擁護之也諸子婦咸戴之曰慈親屬有疾痛病瘵不啻其身

必爲軫視緩急稱貸不以無爲解不以償取必戚黨咸誦之曰惠居常以儉爲師則奉吾父澹薄之訓所傾筐倒庋者爲客也而未嘗敢以自奉以義爲尚則迎吾外大母於遠而養之終身又爲姨裝遺焉俾得良耦至其晰於大體而以讓相先則嘗更吾父却鳩茲之市廛雖大父有命租入歲百緡而不足當太孺人之一盼是以先伯父教授公常以太孺人之壹範訓敎家人曰何家無婦姑何家無娣姒不效彼之有雍睦而無勃磈乎太孺人之賢聲藉藉中外矣獨吾兄弟伏在蓬藿不獲使母有聞微叔也一言何以慰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母心而供觴祝余曰太孺人之賢則吾旣稔聞之子又詳言之矣然古人不以三公換一日養吾雖微一日之遇而未獲申祿養之私至今有隱惘焉子雖未顯而太孺人歸然上壽啜菽水可以爲歡子之弟景思輩在遠服賈有慶洗腆各得自致所獲與余孰多且不聞之三母乎陶母剪髮挫薦以當解佩是教子延譽樹功名者也進之而柳母刺熊和丸以資誦讀是教子詩書友千古者也至尹母則又進焉其言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則直教其子明道立德卓然以聖賢爲依歸而爵祿名譽皆不入於心者也吾

子博聞強識翱翔藝苑有年今且游心道德銳志聖賢則所爲以善養者更大而太孺人之生平嗜義輕財其所見豈後於尹母哉況夫蘭芽玉茁森立庭階將爲實之桂荀之龍當更奕奕所以慰藉太孺人者不又有在乎子志曰善於是舉宗咸醵金勸余言於玄綃以爲太孺人壽

賀族叔母鮑太孺人金氏九十序

吾少也聞諸父兄吾族夙以德禮著聲其在諸父中稱德禮長者不下十餘人叔吉軒公其一也公旣在尊行常客游鳩茲吾未之數數見而其德美則從叔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黨數數聞之矣頃者冬之仲月公之仲子震之甫從余乞言爲母氏壽乃公之元配金太孺人也余問太孺人壽幾何曰九十余曰高矣今歲方爲子志甫壽其母汪太孺人而子之母太孺人又進以十年豈寶婺東緯之祥於吾族長發而金母西華之氣於金太孺人更篤厚耶然余方杜門却掃不欲勞筆硯以自役役其何能爲太孺人贊一辭而震之固請曰兄不靳以言壽八十者而寧靳一言以壽九十者且均之吾族之壽母也兄何擇焉余曰然吉軒公之長者吾旣從父兄聞之有年歲矣今其伉儷且大耋又夙有

魯閨閣中吾何能無一言以處於此吾嘗讀易詩所稱女德矣曰無攸遂曰無非無儀此何常有非常可喜之行以焜耀人而易詩所稱止此乃知四德之盛不在乎他惟在濡柔專靜而已濡柔專靜者地道也萬物生於地循地之道順生之德而家之昌阜恒必由之太孺人之歸吉軒公也雞鳴戒旦琴瑟導和事尊章則孝而能敬馨爾膳焉潔爾粢焉處娣姒婦則睦而能讓無勃礫矣無詬訐矣雍雍肅肅中外咸以良婦目之且也吉軒公客鳩茲之日多家政一切委之太孺人日惟勤生爲務而纖青博節不敢一毫自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侈吉軒公恃之得一意於賈漸有宛財皆母之力也然此猶處順履亨時乎吉軒公逾艾而歿所遺藐諸孤長者尚未能勝冠少者俱在髫髻及及乎家日圯矣太孺人拮据旦夕衣食皆從手指上出身自茶蓼是甘而爲三子東行脩就塾肄業如是者若而年而三子皆長屹能成立脩吉軒公之業而光大之太孺人親睹其盛如是者又若而年而太孺人且躋篤老享大年聰聽不衰神明日茂強壯不減於昔或以爲嬰兒或以爲西王母豈中崑人所易致哉夫水至弱也而天下之物莫大乎水其任萬石之舟如浮芥矣

海惟下故能爲百谷王而其吞衆派也如涓勺不加盈此皆濡柔專靜地道則然合太孺人之前後以觀所經歷盛而衰衰而復盛不啻再世而太孺人一以濡柔專靜行之爲勤爲儉爲和爲順無一毫非常可喜之行而易詩所稱無遠無儀則太孺人身有之矣地道生德於是乎在此真福祉所集將焉避之而壽考寧固寧有涯量哉吾見太孺人之後祿且日以昌蘭芽玉苗繩繩在孫子又可必也族之父老子弟咸謂余之頌禱太孺人允足當之遂勒之玄綃而張之壁以爲太孺人上壽瑞芝山房集 卷九 三

余母吳太孺人七十壽言

凡子之所爲致祝於親者莫大乎壽然而不可以幾幸也道無脩短無彭殤彼有道者之於年不數數然也而世所號爲太年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則必歸之有道吾讀余君常吉所著慈行述而知余氏母子之幾于道也夫道不載於筭緯明矣卽如古稱處母課子以文學陶母策子以功名皆所謂賢母也然不過如是而止以方之於道蔑矣余母吳太孺人獨於道有深嗜焉母有子常吉而才藉諸生不以諸生業責常吉願聽常吉學道當曹楊兩先生誦道東南常

吉成師事之凡宇內之以道鳴者無不師也而母則
不出閨閣之中超然玄解於知天知人之說原始及
終之旨日津津焉人見母之閑家敦行婦道事皆可
垂女誠而不知其有見於道之大原者如此母以今
年冬七十常吉汲汲焉思爲壽母計余謂以母之所
自爲壽者壽母有餘矣常吉由曹楊二先生憩於近
溪羅先生思以擔荷欲明明德於天下之脉而著爲
勸聖一書母則曰自勸常吉苦身淘汰却滋味不御
母則日心齋母子之間更相勸勉一段清虛澹薄家
風有不躋於廣大精微不止道無涯量則壽亦無涯
瑞芝山房集 卷九

量吾不敢以期願耄耋爲永年也非此母不生此子
非是子不能壽是母世之欲爲親壽者可以觀矣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十

行狀

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聚所程公行狀

文林郎益都令謙菴吳公行狀

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按察使鍾岳方公行

狀

奉政大夫湖江金華府同知盧樓凌公行狀

誥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左泉

畢公偕配封太宜人項氏行狀

瑞芝山房集 卷十目錄

國戚封南城兵馬副指揮贈文林郎紹菴楊

公行狀

誥封中憲大夫江西吉安府知府南岡吳公

行狀

唐贈公行狀

迪功郎敬堂趙公行狀

瑞芝山房集卷十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新安山南鮑應慈著

膠東門人泰六賈大儒

侄 希周鮑爰成同較

子貞鮑懋度增訂

行狀

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程公行狀

萬曆辛丑冬十月癸未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程

公卒于京師前是公以右通政寢疾而有南太常之

命 命下再涉旬而公卒卒之前五日 上舉冊立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大典覃恩中外得封大父太生公父廷壽公俱通議

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大母吳氏母凌氏俱封淑人元

配朱氏封淑人廕一子入監 子祭一壇竝異數云

公名奎字國光號聚所世家歙之潛川出梁忠壯公

後為著姓父贈太常公個儻有大志家亡自朝之資

而喜施予好為人排難解紛及生公穎異秀整絕羣

兒贈公喜曰大吾門當在此子稍長入塾貧不能具

修脯將徙業公泣跽請曰兒寧潔腹而飽詩書終不

能逐錐刀求活也益發憤讀不輟家無書每從人借

觀之年十九補邑較弟子落落無知者丙子春

科舉士不收乃去而之繁昌舊館人弗爲禮乃去而之田叟僑處焉田舍湫隘又苦暑公竟日操觚自如其秋學使者試公遺才援筆成書義七篇出而日未昃也舉異等遂薦鄉書丁丑連第進士隸事大廷尉署中念母病乞差歸省竟以中道聞母訃慟幾絕廬居三載服闋謁選天官授工部管繕司主事當權木荆州公權乃置籍兩而令稅吏日書稅繕其上公與府各收籍一府按籍而徵解公按籍稽成數而已權滿索固枵然人謂公苦節公曰吾以不貪爲寶世乃以不貪爲苦邪還部督工 永陵工畢陞俸一級賞瑞芝山房集 卷十

銀十二兩歷三載考封父母如令甲尋陞虞衡司員外郎督造 慈寧宮日將作數千人故所給金錢不可問強半皆銷入都匠漁入直不能充一餉往往未亭午各散匿公巡功必嚴工寔手自給與金錢人得直倍往昔公不踴躍受功前者日半日至是日兼一日也 上聞而稱之曰能是時 上數御便殿知公勤事不聞昕夕寒暑賜金賜幣賜食賜扇蒙 恩資不可縷數工竣陞虞衡司郎中督理大峪山工時錢法方雍公念盡給工則工病不給則官病乃以七分給銀而三分給錢官與工兩便錢亦流通三年滿

復封父母如令甲吏部疏請陞公光祿寺少卿管郎中事公上章辭不獲越三月本部敘工奉 旨陞俸一級回寺管事光祿故多浮汰公累篆移爲約嚮自進 御燕饗外一切裁減其省不貲公兩視工一署光祿所爲 國家節縮不下百萬臣何奉 勅封益藩僂遺金幣公悉謝絕尋予告還里三載復起補光祿寺少卿進太僕寺少卿時巡視東路兢兢罔政惟謹不敢有一事關山亦不肯以一言借人諸所謁饋稱例者皆望風却項之晉太常寺少卿垂三載病作乃以 諭祭代王取便道還里上疏復予告築室山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中手周易一編以昕夕研玩題其軒曰玩易軒間有所註久之遂成帙病亦良已乃復起補原官尋轉通政使司右通政公攝使事務嚴肅諸吏胥不得因緣爲奸諸妄奏人一切禁不以聞蓋自梓採繁興羣小借名以規利者實實紛紛謬陳利病無算有奏請設天下都巡刑者奏留其京兆其巡撫者公叱之若以匹夫而干縣官威福法當誅寧但寢若奏而已而其入爭之彊欲維經堂下以挾公不爲動竟格之羣不逞稍稍戢而公以日披閱故質明入署日晏失餐如是數月宿病遂復漸至不可爲然時時惟 大典是

詢舉之日以手加額曰幸哉國本定矣吾猶須史綬
死得及見之吾可瞑目九原矣以十月十九日子時
卒當病革時仲子明傑侍請遺言不及家事曰惟儉
與和若曹勉之遂瞑距生嘉靖戊申年六月初三日
卯時享年五十有四歲公性恬淡不汲汲於榮名其
權木荊州正江陵相若之鄉方用事公一無所加禮
同邑許文穆公在政府同鄉有鉉曹缺或勸公因政
府可得也公曰人臣起家甲科何曾不可爲吾方曠職
是懼敢以二心聞者以此重公及公由繕司擢光祿
不無艷者然公以積勞稱 上旨得之非驟積光祿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四

至奉常已十餘年令當時如公奏得從外補當出叅
藩十餘年間開府可拾級登也而公無幾微見不足
至家食時公府之門足跡可數望公而知爲長者與
人言無飭辭與人交無飭行遇長老遂巡退讓卽三
尺童子亦折節下之家庭之間孝友篤至自秀才時
失贈公終身哀慕嘗以母太淑人病虔誠醫禱而夕
夢神告之曰勿憂也上帝鑒汝增母壽十二日太淑
人果愈享年一紀如日數嚴事伯仲兩兄歲分俸以
爲常每大祀必出粟以賑族里常有志立義倉未就
而其恢然大度不見喜愠則未嘗以平生所受侵侮

有纖芥不平也元配朱淑人側室蔣氏丈夫子四人
明偉明傑明儒明佑云明偉自邑間公訃流泣赴
京師扶柩還里而屬余布狀余惟世稱公寬和長者
乃公起補卿寺余以曹郎從公周旋嘗感慨時事且
疏示余病作不果上見直指某公以按部搏擊豪黨
黨反噬曰紀綱絕矣脫直指誅吾當力爭馮僉憲逮
至函出篋中蚺蛇膽屬余授之曰此吾在光祿時所
丐于某公者也蓋公欲有所匡拂蓄念久矣某益信
公和而介寬厚而砥風節世所稱未足盡公乃駸駸
大用忽奪之年肅志以歿惜也余故次其梗槩以俟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五

立言者傳之

文林郎益都令謙菴吳公行狀

公姓吳氏名宗堯字仁叔別號謙菴歙北岸人唐御
史少微公之後有諱趙者始遷北岸 國初有諱德
仁者始昌阜其家由德仁數傳而爲公王父現現生
浹曰白嶽公者則公父也母凌孺人凌娘公時已前
舉三男子見苦爲生難屢役藥墮之弗墮也且著異
徵乃舉公公六歲時母令持筐從羣兒捃麥公曰兒
願受書拾穗非吾事也七歲就塾師日誦數百言十
歲輒篝燈讀夜分不輟大父奇之曰幼而嗜學長必

當與吾門戶指門閑語曰見他日可署一鄉進士額于門乎公曰兒亦直取進士耳何鄉進士爲大父喜而摩其頂十四善屬文遂選出其師上未幾大父沒公指門而矢曰不高此門何以報大父益發憤明年癸酉遂補邑弟子高等丙子試于鄉入穀以額數溢裁時旁邑旌陽聞公名延公講業從游甚衆一日構文未竟爲友人拉之伎場觀傳奇場故水田濕公心構文神情都不關伎場散而文成問之濕不知也問之傳奇亦不知也其精如此是年業大就彭令君令邑較試之得公文奇甚遂首公月給薪米助公讀公瑞芝山房集 卷十

六

每奏文一篇令君輒嘆賞署魁字戊子舉鄉書第八人已丑罷歸壬辰會試復入穀復以額數溢裁癸巳讀書旁舍舍中所產芝數十本時有紅光透戶外公題之瑞芝山房而心喜日報大父此爲之兆乎乙未成進士念二尊人竝開八表告歸省侍兩載將終養父母堅不許乃以丁酉歲謁選令益都益都故山東劇邑時陳璫增者以採礦新駐益都勢張甚公至邑掾自令謁增必長跼見公叱之豈有丈夫負七尺軀而屈膝官豎前乎真愧死矣掾復白公不聽竟以長揖抗賓主見遂用強項名聞山東而增心啗公矣益

都故喜訟每訟數百紙詞多譁張公一一摘發如覩乃咋舌伏曰此神君也訟爲少息是時以倭急大司農徵山東粟給餉移文至公度粟且騰貴立發帑藏盡糶粟視他邑省十之三翌既集公請母造車母遞運造車則遲遞運則耗第買民間車而以專官運粟達旅順獨益都先完兩臺重公才識而大中丞乃下舉田之議問公方略公條便宜十一事以上曰明紀錄以便責成定冊式以便查覈疏溝渠以決水滂寬畝步以墾山岡動銀穀以濟開墾均等則以定徵輸蠲積逋以散復業寬徭役以便招徠給牛種以濟貧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七

民建官庄以便安插禁告爭以招流移議皆鑿鑿中窾中丞當公議令速行公招墾如法荒畝漸闢創置官庄二十所招徠流民數十百家中丞聞之愈益重公而公益銳於任事如華游俗督樹藝新文廟創守藏立養濟院未及期年靡廢不舉皆爲益都久遠利而會增心方啣公其黨王惟忠程守訓金子登輩又相緣爲姦蠱增增虐日熾自歷諸礦洞遽橫索金錢無算所荼毒益都之民如湯火公撫膺頓足曰民不堪命矣寧以死衛民無寧死民以生令卽死令職也吾不能坐視民之魚肉乃上封事數增奸惡諸狀其

略曰提督山東礦務太監陳增者故違 明旨罔上
營私剝官如狼毒民如虎山東一省無一揚眉伸氣
之官五府黎庶無一全家完體之民據勘過益都止
有鉛砂絕無銀礦增徒以市貨所聚便于徵求如蠅
戀羶據爲窟穴營建別館疊造樓臺池魚盆花籠禽
園獸瑣瑣姻婭同享榮華土木之工日增月擴至于
飲食僕御鋪設供張動費不貲用如流水臣自去年
十一月十三日到任至今共費過銀二千餘兩雖臣
嚼藥飲冰積數月之俸新不足以供一筵奉一節雖
臣單騎徒行省半年之皂役不足以給一行聽一差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八

彼所安享皆百姓之脂膏縣官之心血吁一極矣然
猶一不當意輕則提書重則笞吏廝役則背罵爪牙
則面責驛丞金子登見其威風烈焰凌轡有司則認
包抹孟坵山洞每月納銀九十兩夫孟坵山洞止抹
鉛煎砂原非抹鉛賣銀也數月竟無成效乃揭稱本
縣恠責包納以致缺少且曰懇乞大奮乾綱以振法
紀增即將原揭批行稱爲阻撓要縣包賠臣思乾者
皇上之大象綱者 皇上之大權豈閹宦之所敢奮
乃其爪牙巢以此尊之而不顧增亦肆然居之而不
疑握筆大批公行府縣傳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如增者雖日進萬金不可以宥其罪車裂肢解不足
以盡其辜也蓋自福山縣官被參之後氣高志滿虐
焰薰天奴虜縣官動借阻撓以爲餌局縣官人人福
山重足側目而不敢抗其剝官也如此臣謂山東無
一揚眉伸氣之官者此也又據七月十四日行牌到
縣云查照戶口文冊十丁抽一派官夫八百名仍招
夫二百名是益都一縣派夫千人也人日包銀一分
則日十兩而歲三千六百兩矣噫從何而得哉 皇
上未見此輩比較小民之慘酷臣寔聞而見之矣或
爛人股或折人足或登時打死枷屍三日不許收埋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九

某日連打十六人皆支折體爛某日連打三十餘人
枷三日皆頸靡股斷大都所過州縣無不毀體膚鬻
妻子徧滿道路其毒民也如此臣謂五府黎庶無一
全家完體之民者此也陳增牌一到縣百姓聞知十
丁抽一各思逃竄臣欲少待數日喚集里老通長計
議安戢百姓陳增頭日行牌次日着叅隨五人青衣
大帽站立縣堂立要千夫花名文冊臣稍支吾五人
者卽窘辱觸臣嗟乎益都山縣蝗蝻之餘荒蕪未闢
流移未返而當東事孔棘轉運不休輓者無停轍者
者無寧杵老弱棄塗婦子嘆室力已疲矣歲加餉銀

六千兩有奇財已竭矣財竭則金銀萬萬不能復色力疲則人丁萬萬不能加派今益都一縣拘提數百人日不下十餘票單枝韓文一等皆窮民也笞杖棰夾身無完膚申解數次而不饒禁監數月而不放翟攀徐大亮等皆富民也初給之批令其買鉛而輪價及其價已輪載鉛而去則又令守者路劫之曰此盜鉛也盜其批而治其罪爪牙統衆擁入其家而盡掠之萬金之家百石之戶不終朝而室如懸磬臣邑僅西河一帶稱富庶今人縛而戶擄矣妻女棰夾裸辱醜穢矣家盡破而身盡廢矣今又十丁抽一月一比瑞芝山房集 卷十

較竊恐東郡素稱盜藪其禍必有不忍言者且臣縣不產金銀之縣歲加派人丁銀三千六百兩而派于產金銀之州縣又可推也臣縣產鉛之洞月包銀九十兩則歲一千八十兩而產金銀之洞又可推也故以臣縣歲三千六百兩計之六州二十九縣當歲得十二萬六千金矣以臣縣一鉛洞歲得一千八十兩計之千二百洞當歲得百餘萬矣若以金價萬倍於鉛銅銀價十倍於鉛銅計之則歲得又當不可以數計矣臣不知增之所進于 皇上者歲幾何也 皇上受開礦之名增受開礦之利增享開礦之樂 皇

上受開礦之憂臣不得不冒死哀籲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勅下撫按勘問若臣一言無據甘受斧誅如果臣言不謬懇乞 聖恩將臣縣小民免其包派追回陳增等費縣銀兩抵補長支而陳增違 旨營私合依追贓正刑以彰國法地方官民幸甚天下幸甚臣死幸甚疏奏蓋戊戌九月九日 上覽之數四不報然無意罪公也而論增者踵至激 上怒始奪公俸次奪公官最後增疏入乃逮繫赴 詔獄當是時 上方憂用訕銳意典刑之臣增輩挾 上重以爲天下惟所虜使莫敢誰何公首抗疏極論盡發其瑞芝山房集 卷十

奸增聞之皇恐膽落與一二豎抱頭哭向母泣曰頭非兒有矣東省諸上官見公疏無不人人嘆服者曰山東何可無此奏也而公既聞奪職報指所御帶服付吏曰增費不能盡償者可以此足之縣官惟留一赤心歸耳四顧衙舍蕭然無一錢寸帛左右莫不泣下誰謂官好其苦如荼公又出盜礦票一束附文卷中蓋公每發增牘必屏人見有責捕卽褒之不使吏民知而外伴督捕掾以應增常一票捕數十人三日而責捕者五百餘人也吏見之叩頭泣曰吾曹日在公旁而不知公苦心至此公去吾邑無慙類矣十月

初三夜聞逮公略無懼色挽衣起曰往矣卽不諱亦得死所何憾焉慷慨命酒數行頽然就寢次早獨身出署從堂皇達城內外士民填滿望見公皂帽青衫皆放聲哭旬旬如雷達官道上公亦哽咽拭淚語曰吾力不能救若母哭也遂跨蹇而去學士大夫追騎如雲百里內外老幼提攜輿馬不絕所過郡邑有守令持金立車下勞苦公納公哀中者歷下諸生數百人造檻車前曰草茅之士不獲交于使君願以今日一見直臣顏色公憑軾謝之道路喧喧萬口一聲恨不食增之肉也曰天乎不以逮增而反逮令稍有識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二

者曰眼未見令侯離任有此吳公此逮反若登僊矣逮至鎮撫司受杖無可坐者乃請 旨移繫司寇獄中而益都自公去後民益憤不干有欲上疏白令冤者有欲殺增報令者口語籍籍增懼遂去益都徙他州縣竟駐徐州全齊之民賴以更生然故驛丞金子登以侈供張廚傳煩苦其下爲公所裁抑憾而程守訓者故鄉人又以詐稱某進士弟擾登萊間憾公之明其非是也日夜相與暗增謀搆誣公加派侵匿納賄寄楨而守訓復陰持三百金賄里中豪誣公又引公族某父子爲腹心相盟構扇欲陷公死地是年十

二月增疏復入 上嚴旨行增與撫按勘時青州府胡公士熬同知燕公祖召持正論明公廉潔無私增喻之次年五月增復疏公引前所賄某等爲左驗林連胡燕二公皆坐貶燕公繼公署益都事所見公行事輒嘆服爲公辯尤侃侃蓋義士云而舊益都民聚五百人上書中丞臺欲請 闕下爲公辯冤中丞力止其行乃擇有口者詣獄問公起居衆陳數十金贈公公謝却之在獄卅一年所母凌孺人計聞公哀毀如不欲生爲值朝夕哭而增與守訓輩封豕長蛇數百爲羣薦食于淮揚新安諸郡自晝搜金通都大市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三

中楊揚得意乃疏進錢糧幾萬緡求紀錄疏末佯請釋公章章不下外廷無知者余時方以補官入京與同年生數輩謁相國沈公求揭救爲公地相國許諾揭入而 上以章送票票入而夕卽下以是知 上寔非欲罪公且以政府揭釋公 聖意于是淵矣時已亥年十二月十五也公歸之日謁辭相國相國語云無淹久淮徐而余時謂公宜取道汴梁諭南宿州以行慎無過徐公從之而程守訓後語人增欲殺公於路吾密爲救護免以自謝功於公不知公已不走徐州道也公歸見父老 公曰見自行其母計幾

不欲生謂有大人不敢死耳今幸見大人吾安得從母地下因慟不止雲嶽公慰勞之絕口不言益都事公幅巾窮巷落落風塵即守令諸公欲一見而不可得辛丑冬以冊立覃恩復公冠帶漕撫李公下檄旌其門曰高標直節壬寅有詔錄用建言諸臣吏部以公名上尋寢而雲嶽公以是年卒矣公哀毀甚不問寒暑徧走山谷間爲擇吉壤襄大事遂以勞憊致疾于癸卯二月十四日卒人謂公本死忠不死而死于孝云距生辛亥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二歲先是公寢疾而益都之民爲公建特祠成翰林修撰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四

趙公貽書語其事公嘆曰朱邑有言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之民吾何敢望朱公然吾病而書適至其俎豆余于青社間以迂我乎不然何與病會也吾殆將不起公歿而太守梁公深悼之以鄉賢得請祠于學宮蓋公平生質直慷慨其視人之急不啻若己方舉鄉試歸輒以坊金散與故所厚善貧者又與微時素交皆締爲婚姻士論以此多公彭令君致選公特厚公絕不以事請而會其族有諸父行被誣者觸令君怒禍且不測公陰爲力解之寒生某亦公族也公視其稍有文才訓與飲食教誨生最後爲人所排擠幾至

削諸生籍而公又力爲救解以免族故多蒙暴忌公成名乘公赴公車試盡伐所居後喬木皆數百年者公成進士歸不問伐木事第命復植而已至所投增黨某父子者其設阱以害公無不至公自脫獄還絕不較而直指牛公欲置之法公猶陰出之曰終不以我故令赭衣荷戈爲祖宗羞其寬大不較如此初公將謁選時嘗夢胡襄懋公至而登公之堂及公選益都悟曰襄懋昔以戊戌令益都今吾亦以戊戌其微乎迨下獄而知其若左券也人謂公所不如襄懋者爵位之穹顯耳乃若增之煽虐山東也魚然吞噬其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五

餒無所不焦灼不去禍不減于倭當襄懋之殄倭以才略著而兩浙安公之紕增以氣節顯而山東亦安然皆自益都起公之夢豈虛哉公歿一年而漕撫李公疏列增黨諸奸狀天子震怒王惟忠程守訓等俱就縛增怖死海內快之嗚呼公可以含笑九京矣公配凌氏生丈夫子二曰之龍之麟二子以其年月日厝公其地將乞言于當世作者而以狀屬不佞曰庶其有徵余潛然泣筆不能下越三年乃得草公狀固知語多不倫然不敢漏不敢飾以俟名世鉅公裁擇焉公劾增疏五千言載在國史故節略其大者

著之篇中

嘉議大夫雲南按察司按察使方公行狀

歲壬子六月雲南按察使鍾岳方公卒于官萬里歸
觀諸孤一雙等扶柩殯外館朝夕哭者二年甲寅十
一月厝于百丈之原相與撫次其生平屬不佞布狀
公名萬山字仰之鍾岳其別號云先世曰桂公者由
白雲源徙諸柘源曰良公者又由柘源徙居羅田遂
爲羅田人曾大父桂隣公大父君用公俱慷慨有隱
德封御史贈中憲大夫晴楚公則公父也母封恭人
吳氏公生而廣穎豐下秀穎異常兒桂隣公知其必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六

大方氏鍾愛之髻而塾善屬對在衆中英英露頭角
里有善相人者奇之曰骨法當大貴歲甲子天台耿
公督南畿學籍公博士弟子益勵志下帷授諸生經
以脰脯代菽水尋偕族祖初菴公讀書黃山僧舍用
心精苦山間丙夜書聲常出松籟中以間驟天都挹
溫泉尋微造深灑然有得文益奇進邑大夫房公試
歛士首拔初菴公與公而房遂以知人名初菴公旣
聯第庚辛公亦舉鄉試癸酉以丁丑成進士觀政刑
部戊寅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仙居存問應大司寇再
持節充副使 冊封廣元王滿三年考授修職郎貤

封封御史公如令甲壬午擬選兵垣竟授南京河南
道御史銓司有憚公方格者公笑曰方吾姓也吾安
能圓且言責等耳何台省南北之分吾聞以言重官
不聞以官重言會 皇太子生覃恩寔授階文林郎
封父母如其官公抵南台首疏論罷光祿寺少卿王
某傅某俱江陵黨人而舉相國洪陽張公位少司寇
龍峯張公岳兩公時在謫籍俱報可已疏清丈之紛
更權關之苛取淮安之脚抽與京師崇文門之增稅
一切請罷 上悉可其奏奉 勅巡按直隸屯田馬
政則嚴覈隱射侵占諸弊必田隸軍軍隸籍而屯政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七

一清其偽增虛賦爲屯害公條二議以上曰處補坍
江之數量減重則之科俾新增者不病加賦浮糧者
可免包賠時稱善畫故事屯馬歲輸大農一千六百
緡而馬政久廢無所科派往往取盈于鉗鈇敲朴間
民不勝厲公疏裁八百緡得 旨著爲令至今稱便
因條災異上四事曰稱兌加耗之爲解戶苦錢糧那
借之爲大戶苦供應煩多之爲舖戶苦等則不分之
爲瘠戶苦至疏請救荒彈盜則歸重積貯而究言三
冗之害曰錦衣之恩廕太濫加納之職級太多宜裁
也曰買辦有非常之需賞賚有無名之費宜節也曰

工役之煩雜多端廚較之耗冒無算宜汰也皆鑿鑿中時弊又特疏請有直臣給事中馮公景隆御史范公偶忤 旨奪俸三月士論避之公在南台八載自屯政外兼攝京營上下江京鳳二倉及監督 皇城工無所不振刷而 皇城工成 賜白金一鎰諸軍國大計民間利病輒具封事上 聞彈劾不避權貴嘗以欺罔論罷督臣周撫臣翟又以置憲不飭論黜權關員外崔至所推轂如副院許公少微中丞徐公簡吾陳公懷雲通政使陸公津陽皆躋通顯爲名卿主外計者三京察一海忠介公掌南院亟重公每大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八

事必與公咨畫時有疏南人不宜在南台者或徙外或入北台獨公留掌河南道主已丑大計公資望深重應內轉而以四川提學副使遷比至蜀申飭學政首重行誼所較閱最稱公明是科冠鄉書即公下車首錄士其後蜀人在翰苑台省銓司者多出公門下學政至今稱之甫畢較而吳太恭人訃至扶杖歸次年壬辰計吏乃中考功法今總漕楚石陳公故蜀按察使入計抗言曰學道賢者胡不及格時五台陸公爲冢宰以教職不開年老坐公乃公歸寔是在五月教職非公所裁定冢宰第用是杜言者口其寔以南司

寇時與公有睚眦云司寇屬故班御史後而陸公之爲南司寇欲進其屬于御史班公引會典執之強司寇詎遂因之雪憾爾公無介意讀禮之暇日率子姪承歡封御史公前親爲太恭人卜地在嶽之原足跡幾遍間與族彥討論宗法及敦倫祭祀諸禮服闋當起補而念封御史公老不肯行封御史公強之曰必忠子而君乃爲孝子而父若戀戀我反令我不樂公不獲已赴部而冢宰心殺陳公又公在南台時所嘗露章糾其過緒者當疏時陳公有忤于要人遂借過羅落職非公疏意也人謂陳公必且下石顧絕無留瑞芝山房集 卷十 十九

憾亟補公江西按察司僉事備兵南瑞于是封御史公年七十矣公便道過家稱觴畢封御史公趣赴江西至則首爲直指所倚重一切官評議決俱待公論定未幾丁封御史公艱服闋補廣東按察司僉事整飭羅定廣中羣黎方構難公以文武才見推擇忤撫欲屬公戡戡會遷江西布政司叅議以去駐信州其地八省上游又值稅瑞鳳舉受整最烈公外示包容而陰救所部剪其爪牙以殺其毒羣不逞復盡稅使奏開禁山人情洵懼公條其利害繼繼數言且以界連三省彌聚最易故不鑒于御茂七葉宗留之禍

事遂寢民賴以安三載奏最授階朝議大夫公治信
一以寔心寔政爲民興除五年推疏十餘上不報直
指薦擢本省按察司副使去之日民遮道留車枳不
得行旣入省所轄鹽屯諸政大壞價踊貴西江苦之
公稍爲裁劑市價旣平商亦不病會 聖母壽覃恩
授階中憲大夫而故所薦許公當來撫豫章不欲踞
公上言于少宰止菴楊公楊公雅重公擢四川叅政
分守川北川北故不產軍材所產者川東也 三殿
採木之 旨下而川之東西南北無不騷騷民不堪
命公酌爲均調之法輸將自民而官不擾徵解自官
瑞芝山房集 卷十

而民不勞是役也費視他道省而竣事獨先人服公
才敏播酋安堯臣者冒隴氏平楊酋功旣而欲襲隴
爵上橫甚撫臣喬公具疏請兵之曰不且得隴望蜀
業檄各道佐軍興矣公時以入賀抵京相國李公造
公門問狀公曰安固不得利隴然何至興師愚以爲
勘之便一勘而安可傳檄定也李公是之 旨下馳
至蜀遂止安隴旋定不撥矢不殷輪一言而定亂已
而再入賀道陞雲南按察使銓司有知公者謂公資
望隆重何萬里而南爲太宰富平孫公曰滇當鳳首
蹂踐之後瘡痍未起反側未安非得宿望鎮撫之不

可公遂單車赴任先是滇撫以克舉稱亂武定失守
被逮報首功七萬有奇公清覈汰去五萬餘級省費
累鉅萬而隴川復有多酋之變當事者議移某帥來
督師公曰某債帥也貪不可使蠢茲小醜直秣馬礪
兵滅此而後朝食耳議遂寢未幾酋果授首隴川悉
平兩台疏平隴功奉 旨賜公白金一鎰滇以屢叛
數起大獄公讞多平反特殲厥渠魁賞死囚三十餘
人沉寃以雪公處微外益務潔潔以端方清白率屬
向之宦滇者苞苴筐篚視爲固然聞公之風而墨吏
斂戢民爲之誦曰蒼山千尋使君明洱海決決使君
瑞芝山房集 卷十

清甚至稱之爲佛于時蜀人迫欲借公而滇人不肯
舍公兩台議就近加銜業具疏公病不起矣公素強
健富精神緣盡瘁而敝其大者如撫夷議兵治獄旣
耗其神明細則一切刑名簿書期會咸躬爲料理又
重以賓興監試上計官評皆取裁于公公從病中拮
据且殆未嘗一日臥牀褥自兩台諸司以至守令師
儒自黔國守禦以至軍民夷甸無不爲公請禱及歿
成爲出涕無不喟德欽風如失所憑依者僉謀祠于
學宮其言曰威伸六詔恩沛三宣曰正氣久聞中外
直聲載震西南曰却金而奸將屏息止殺而功罪嚴

明日數十年沉案頓清三十命無辜盡釋皆實錄與
論咸以爲有光祀典云公入仕三十餘年官跡幾徧
天下所至名勝必登覽眺咏道浙則紆轍天台鴈宕
之奇入楚則陟太和縱目紫霄天柱諸勝辛丑同方
伯范公睢陽謁孔林徘徊俎豆之間登泰山觀日出
眺登封故址相與唱和成帙其饒山水勝情如此蓋
公貞不絕俗介不立名寵辱不關于懷喜怒不形于
色至性孝友事兩尊人備極祿養嘗四逮恩綸兩
被命服同胞惟弟與妹弟蚤世哭之慟撫三孤逾
於所生飲食教誨以至成立視妹如弟適曹舉甥士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十二

鶴公目其才與諸子同硯席親爲之課以甲午舉鄉
書居家嚴而慈居鄉和而慤出入里中無騶從與馬
之飾卒然遇之不知其爲貴人也居恒布素一裘十
五年不易而加意窮交口不喜道人之過亦不以諄
語厲色加人施惠而不責報卽有負心銜之而已絕
跡城府遇冤抑則不惜爲當道白之旣白亦不令其
人知也光明洞達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而坦易和平
無一人不可親就敦好睦隣人人自謂在公春風中
也方故茂族柘源而下六派萬指公爲訂譜牒列十
則以萃渙而合族焉每日手一編閒發經書疑義不

襲訓詁自多見道語又好觀博士業暇輒以課諸子
諸子所課業當卽色喜否卽手拈一義信筆而成嘗
訓諸子曰進學莫若勤治家莫若儉諸子八人皆士
行服膺公言卓犖青雲之器世其家公卒後數日里
中風雷大作家廟震驚折木仆祖塋碑神殆以變示
矣所著有四書疏意周易集解南台疏議于喬館集
醒齋寤言已事權書仕學語錄柘源方氏族譜若干
卷藏于家余嘗讀公醒齋雜錄所記爭禮糾過羅二
事甚悉公當時汲汲爲江南數百萬生靈請命故不
遑計及陳公然公疏論事非論人也世多謂公以此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十三

得過而不知其寔以爭禮受嫌故公備言之要之仕
路羊腸人惟遇事縮足斂手第從更煖取膏潤耳如
公伉直任事諤諤無所回避可多得哉才屢試而愈
宏望歷久而彌重方駿駸大用而蹙之步惜也然公
之譽謬在西台風猷在藩臬當官著廉惠之政居里
崇退讓之風如公卽未竟厥施而大節炳炳烺烺所
樹立已足表于世垂不朽矣

奉政大夫金華府同知虛樓凌公行狀

當世所慕說先達先生履方篤素皜然高疏者非凌
按察公平乎至以貴冑發家高承世非按察公之子

郡丞公乎顧按察公方饒饒黃髮爲世模楷而郡丞公病謝發兩台諸司並下檄留不可特予假還里巡鮐袁公爲疏于上請從重移皆一時異數命未下而公卒衣冠哀之諸孤文學君如周以狀屬某謂爲賢者狀夫安敢辭狀曰公諱堯倫字至夫虛樓其號先世餘杭人唐有安公者判歙州因家歙之沙溪後徙海陽待制公其顯者也以文章忠孝聞最後徙歙之東門曾祖社孫公祖相公皆贈參政以德禮長者聞父卽按察公世所稱斗城先生者也母章淑人感夢斗之祥而生公公早慧絕羣兄按察公嘗攜之瑞芝山房集 卷十 二十四

臨池命對云水清風定雙魚現公應聲曰山靜天空一鳥飛年十一喪章淑人哀毀甚時人語曰江夏黃童何云無雙稍長就外傳而受詩按察公初游學星源江公朝陽者時以諸生同業相與攻苦績文江乃偕按察公登鄉薦公亦補縣學弟子員時繼章淑人室者爲洪淑人見公之承歡無異所生也亦甚愛公而按察公成進士司理南安公益務折節與諸名士友諸名士無不爭下公者隆慶庚午按察公入爲御史洪淑人當就御史邸中而歲且大比士公念豈有急賢科而廢將母乎哉間關數千里奉淑人至邸至

之旦日輒南還猶及于省試而公遂哀然列鄉書矣按察公方意見以翺雛遲鹿鳴捷至咸噴噴此非獨文章力也孝感亦有助云公旣對公車父又御史而布素不殊寒士讀書紫陽山中一切謝絕當時有佳公子真明經之稱顧世方剽竺乾柱下語以爲超至癸丙兩試益甚而公獨守家學尊程朱與世枘鑿丙戌凡六上不第遂謁選署松江府青浦縣學公在學舍日課月會數解說經義不休士皆豫附一時斐然又爲白于督學使者青浦新邑諸生俱舊學亭上海人徵會良苦請得取負郭弟子寔青浦較中便從之瑞芝山房集 卷十 二十五

而青浦令羅公亦重公端慤學較之事必以問公矣戊子聘典豫章試得雋九人今儀部萬公輩其選也已丑歲大禋公出見暴骸必掩而又以學田百畝悉隸公費則無異出諸其懷而均之在青浦五載文學振起賓興遂不乏人公之教也兩臺交章薦公擢國子博士國子天下賢關公務端表儀明經術爲汲汲嘗預纂修十三經註疏多較離功事竣微名御覽公不喜臧否人每朝會第端坐待漏或側當陪祀必齋沐未嘗以爲故事也同官敬憚之時相繼爲太宰者于公皆可因緣或諷公何靳自薦公正色曰不

佞倫不因人熱者也尋補金華府同知公單車詣府
府故嚴郡黠而好訟又所屬邑多隲于姑蔑括蒼之
間皆盜藪公念無忿疾于頑以柔道理之開誠勸諭
積訟漸解盜賊亦少衰息時監司獎公有荏苒息警
語會守闕公攝守事積案踰百匝月而完庫藏不闕
出一錢弊實爲絕時監司獎公有清比雙溪語又嘗
署蘭溪邑首表理學凌公漸之墓而纂薛文清公讀
書錄一編爲持已接人之要與鄉士大夫和而莊與
間巷細民嚴而愛得代還郡父老至遮道泣留時直
指台薦公有著龜家學模範先民語公秉心淵塞所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先後守金華二千石如張盧兩公皆親愛公相與若
平生者會動成其以不法當錮本籍顧留發不行公
以大義迫之出疆不難重忤其意而是時烏傷有採
礦之役公又以才見推擇督礦務深念是役也開則
無民否則抗土其何以安地方而奉 明詔焦心極
思既以積勞成憊又值旱禱旦夕百姓請命病遂深
乃堅乞休兩台諸司所以慰藉公甚守道薛公至親
諸公署中比還轉父老子弟之攀號甚于代蘭谿時
也讀一時移文無不誦其清修勞績有若一日不能
去公者如天不遺愛留此福星等語抑何懇惻詳切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在務幹濟嘗修崇正書院集各屬弟子員課之而又
爲蘭溪飭費官增修城垣及再攝郡兼理金華縣事
旁午至猶重修郡縣志詳核視昔有加其綜理之勤
如此至其愛惜人才不肯阿上官意輕有所論刺則
陰賴以保全者甚衆蓋公久宦浙而中心又誠信于
士大夫以是監司諸公多從公咨賢否有以也先是
乙未代守觀吏部大察天下上計吏將黜所屬舊令
公辨其枉大冢宰庭詰辦者何公喟喟不少屈令竟
得薄謫壯顏直節一日重于公卿間矣佐金華六載
賢聲藉甚各屬私謂公德望才猷真良二千石而

也公之所以得此有本矣歸未踰月而卒卒之日櫛
髮整冠正襟危坐而逝爲戊戌十月初八日辰時距
生嘉靖辛丑五月十三日寅時享年五十有八公天
性純樸又服膺按察公之訓漸涵于理義者深見先
正格言輒書座右嘗欲取當代名臣言行錄分類纂
集續趙公自魯編以資省覽以故內行淳備每逢章
淑人忌日素服齊居哀慕不輟而侍洪淑人側時時
問饑問寒或以應南北試出則揣所欲歸而奉之在
宦邸嘗一食之甘輒思父母淚淫淫下時輟以差按
察公若洪淑人遇二人覽撥之辰必束帛奉書風戒

使者前期至而三致憾於華垓云洪淑人是以于公之沒而哭之慟也宜也而至其恩禮叔父勤施二弟厚恤周親肫肫乎人倫之選已以施于政而興文學首循良所居奏效如是豈無本以致然耶獨以一郡丞号号而又逆折彊禦之氣無所懾斯又循良文學之所遠巡退讓者按察公之家學淵源于是乎卓矣公配宜人程氏處士良佐公女子二人長即汝周次汝登俱邑庠生負雋才汝周等將以己亥正月三日奉公塋于吳山之麓余媿不文不能榆揚公之名德謹據實以俟當世良史採焉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二十六

誥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左泉畢

公偕配封太宜人項氏行狀

贈公姓畢氏名汶字子明別號左泉郡城人也畢以族姓甲新安其先自唐師遷公判歙州事遂家于邑南之長垓山中而由長垓遷郡城則自宋景安公始景安公故建炎中儒者其子則朱晦翁高弟曰謙公商是代有聞人傳至可浩公以節俠著急人困厄家爲之傾尋蚤世項孺人綺年厲節幾滿百歲嘉萬之間畢氏鴈行科甲而起先後貴顯者皆可浩公裔也子永春公有高行嘗以米千石之山東值歲饑盡其

米捐賑所全活幾萬人永春公之仲子曰瑛公瑛公生貞菴公名鍵貞菴公博洽工詩文有慷慨大節蚤歲已著名字竟蹟賢科繇貢司訓婺州較貞菴公生三子仲即贈公幼穎慧能讀經史諸書有孝友至性弱而失母哭踊踰節每歲時感觸輒淚涔涔下環墓所泣不休稍長娶汪玠乃娶于項是爲太宜人項故邑名族太宜人生而貞靜女德不爽性復明敏達事理有丈夫風槩笄年歸贈公則姑已先亡遇姑廢有禮和于諸姒大著徽稱而贈公素孱弱不勝估俾又貞菴公久次諸生中齋用益困乃輟業服賈以資貞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十九

菴公費太宜人從中料理佐之然贈公竟用拮据苦爲生難致病瘵久之貞菴公應貢額謁選天官嚴分宜聞其詩文聲招之欲予京較不赴遂得婺州亡何卒贈公自婺州扶廣柳歸哀毀甚于孺人時旣乃嘆曰吾所以速服賈者用孝養也占貴幾何而離齟齬刀走險絕如驚端木結駟能高原憲甕牖耶自是出不遠數百里歸與諸弟故舊談譙環堵中晏如也蓋贈公冲夷恬粹可以累心處都盡生平無疾言遽色望之而知爲仁人君子其于千人無不愛乃至人所競擇便利者則必引義爲繩曰吾有所受之也吾父

拒分宜之招去權利若將浼焉此吾家法子孫世守可也兄弟友愛甚篤季弟習博士家言贈公則剖分其家政米鹽項屑皆爲儲蓄凡資用必先弟曰毋令以此分弟心及弟游杭嚴間貸人二百緡有所置舟沒弟憂之甚贈公捐已貲與所貸人共償之曰毋令以此傷弟心兩人周旋粉巷衿裾相微墟荒相應朝同出夕同歸人謂式相好無如畢氏兄弟者也會兄有他構贈公徧請所知爲解遂以劇勞瘵復作醫謝費治太宜人手割股肉煮糜而進之病稍間數月復劇且殆乃謂太宜人朕吾篋來抽一帙焚之太宜人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

亟停其手若病得無亂乎贈公正色曰何亂是者乃向人貸吾弟券及往來赫蹏吾不欲留字人間令見曹見也歿之日族黨姻友以及郡城內外咸隕涕太息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何謂仁者必壽時公年方三十九太宜人復少公三歲慟絕欲與俱死勺水不進者數日宗老止之曰若殉夫是呱呱者將誰與子乃強起食飲三年之間哭聲不絕贈公遺貲既薄太宜人踴勉有亡靡旬朝資又屢凶年茹荼餐蓼不堪其苦視諸藐孤能就外傳則群之塾自塾歸時時訓以日前善敗之故先代隆替之繇曰有基無壞敦厚

者德之基也浮薄者壞之階也以故諸孤自髫髻時已知所嚮方伯季長則治生司封君有異質則習舉子業既補邑弟子員所以程督彌力而伯季之轉徙四方其方略計算一稟于太宜人書中遇諸子婦甚整雅雍肅肅嚴若朝典迨歲辛卯司封君舉應天鄉試乙未成進士而太宜人始一解顏初投康樂令奉太宜人與俱司封君跪而請曰何以治康樂太宜人曰嘻吾焉知治弟吾觀士庶之家家督之不周卽子弟且有失所令長之于百姓皆子弟也窮苦小民卑窶寡控何可一日忘兼照之心尚慎旃哉毋躁動毋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

懷安母以芬華易朴素蓋司封君治康樂六載爲循良最每語人曰母之教也康樂故凋劫土風荒落無甘美供及兩上計擢南銓皆奉太宜人過家猶是敝椽僅僅蔽風雨司封君每不自安曰將母之謂何太宜人曰若無以居食繫我若能不墜清白家聲榮于華棧鼎釜矣司封君以邑令滿考及南銓兩遇覃恩贈公得累贈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而太宜人亦三膺誥勅自孺人以進宜人有今稱每謂司封君樹有美蔭者弗及語畢潸然落淚數行幘服令屏紅紫自贈公歿後持淡素者數十年司封君兄弟間進

鮮衣美食却不御意終不令倍贈公獨饗也其志念
深矣然竟以生平憂傷抑鬱患脾病後春秋高病亦
日進司封君自留京亟歸省侍太宜人猶強起飲食
言笑如常司封君則心怵怵動也復馳留都攜婦子
歸以圖終養未及郡城兩舍而太宜人歿太宜人天
性仁慈視人患難不啻自己得解救而後即安緩急
來貸不以無爲解卽賈乏寧資劑以貸而不必其償
以是宗黨亡不誦嘆雖不得與贈公偕老而喟節欽
風所以感人與贈公齊德也司封君兄弟卜以丁未
年十二月初三日厝太宜人于郡城東隅待吉而手
塋之山房集 卷十 三十三

草贈公太宜人懿行屬余布狀司封君自以六歲失
贈公而于太宜人也得迎養于康樂于留都乃太宜
人甫從留都歸未一載所遂背及斂不及訣仰天擗
地摧毀欲絕曰痛哉天乎先大夫未竟儒而仁心質
行居然儒者乃以令德而嗇于壽先太宜人孀居四
計年無恙事未念不在先大夫荼毒自甘備間所
未有之苛抗法節戒諸孤以有功宗祧竟拘于格而
不獲表揚此良所爲痛心疾首悲傷罔極者也惟吾
子狀之以惠徵名世作者一言庶先大夫先宜人藉
以不朽應鰥習司封君最久知二尊人爲詳不敢以

不致辭謹撫次其事著之狀
國戚封南城兵馬副指揮贈文林郎紹菴楊公
公行狀
已酉夏五月五日國戚封南城兵馬副指揮贈文
林郎紹菴楊公卒于京師邸第計聞于卹如令甲
其子駙馬都尉君春元將奉公柩歸葬固安上疏乞
假歸葬以親臣不令離左右都尉君寢苦塊餐麤糲
听夕哭哀輟凡事越月疏先後半餘上俱不報都尉
君計無所出者拊膺痛哭曰吾爲父不得葬父柩
歸骨吾何以生爲遂章跪伏闕廷旦日天示鑒其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十三

孝成于假一月歸葬蓋異數也都尉君既行有日乃
狀屬不佞不佞憶乙未之歲觀政儀曹曾識公面
于署中又義不可辭謹按其生平狀之公諱繼字敬
承紹菴其號也京兆固安人世有隱德父文學某公
娶某氏生五丈夫子公仲也公幼慧岐嶷狀貌異常
兄長攻制舉義補邑博士弟子每試有司輒冠藉藉
著名字譽舍中乃至省試輒北然公不以屑意也獨
自深念吾有兩尊人在堂諸兄弟儲其聲牽洗腆者
吾可以鉛槧廢其囊資邪古有善養矣必祿俟河之
清親年八十可待矣乃稍營生業旦夕擊鮮爲具以虞

待二親不以煩諸兄弟也二親安公甚公亦私自喜
曰真樂陶陶何美夫金朱煌煌哉益務為孝謹且夕
省問二親安不有病嘗經旬不解操藥而進必嘗之
迨歿哀毀踰禮骨立每歲時伏臘悲愴終其身遇諸
兄弟友愛篤摯白首無間分產自居瘠而以華膴肥
腴者讓諸兄弟後諸兄弟復置乏則又輒分給之無
所靳學使者問公賢誼甚高下檄堊白其門公愈益
為德視內外親有貧乏不能存者必曲為周給待以
舉火者常若而人每歲分給繒絮漿米未嘗乏絕至
急人之難不居其功有節俠風常樹功于所知所知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

以千緡報德公不納里人爭慕尚公有不平事輒來
質幸得公居間不願聞之官府也而有為不義者畏
公知甚于畏官府公居廷嚴若朝典與李孺人相莊
白首非先王之格言不以訓諸子與人絕無町畦而
正直不阿有非意相干則情恕理遣喜怒不形于色
其識度如此以已酉春登七袞諸有名縉紳先生咸
為詩歌壽公乃公竟以脾疾不愈遽歿距生嘉靖庚
子正月十七享年七十歲雅聞公有遠志每聞于佔
俾之暇工騎射習韜鈴家言思得一當虜為 國家
策勳邊陲方倭寇朝鮮慨然有請纓之志會病作弗

果尋以都尉君貴封公南城兵馬副指揮遂用詩酒
自娛杜門絕外事小心戒飭家人惟謹今都尉君忠
孝自矢親賢守禮動止不踰尺寸邇其由來益見公
之不可及矣彼其托肺腑于 帝室而寵祿榮昌孫
枝繁衍豈偶致哉

諡封中憲大夫江西吉安府知府南岡吳公狀
萬曆壬子冬十二月十九日封太守南岡吳公卒于
正寢子學憲公方視管中學政聞訃戴星而奔辭踊
號咷如不欲生也者將乞言焉屬余為之狀公居鄉
足跡不履城閭名刺不入公府往學憲甫成進士輒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

馳書京邸曰策名之初譬之于絲惟在所深蒼黃入
而色變矣寧靜澹泊可以不失其素惟爾念哉簞仕
寧化令尋改歸安復諭之曰若之中繁賦巨宗其間
有如陽晝所謂陽鱉者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不
察也懸魚拔雉豈異人任惟爾念哉及遷南版曹司
會推闢利孔弊竇如蝟則又戒之曰清帑藏于減損
征乎嚴出納乎既可塵而脂膏不可潤也惟爾重念
哉既摧守吉安摧憲副先後視蜀晉學成敦成如初
而尤於型範防表如厲學憲每受一言輒銘座右是
以歷官所至著勁正聲羔羊素絲之節聞於天下公

之教也公幼端慤無嬰兒態父母愛之愈益恭謹嘗
塾歸母詔之坐公視坐有丘嫂趨出嫂謂叔也童而
知禮父蚤卒事嫡母方及所生母王以孝聞邑有寇
警舉室爭避郡城而嫡母以危疾留獨公日侍寢側
不離及歿哀毀如禮母王病痿躬理藥物嘗自煮松
爲膏至月昧不輟父遺貲薄公不克竟吾伊曰姑墓
鳴夷子遷化於外乎乃客游淮海間非其好也性長
厚不能與人競錢刀人亦以其長厚所貸子母錢多
不讎有善相人者睥睨公曰大夫骨法當橫金客笑
曰市塵中固自橫金客耶公私語所親安知不吾見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以哉時學憲已就外傳矣貽書黃恭人幸趣兒力學
蓋公父嘗卜葬古巖夢一老人偉衣冠前揖曰公其
爲我地次日掘得塚形家必以半益新阡公父力止
之夜復夢老人來謝曰幸公讓我一抔土當厚報越
明年而舉公公故以爲食其報宜在學憲一日之古
巖宿闌若而夢三黃衣人來辭質明則寺門三金身
神被盜矣公以故祖所造復修葺奉居之人謂公父
子久爲鬼神所福嚮也每父母忌日茹素含哀泣拜
墓下伯兄蚤逝侍仲終身怡怡無間言撫伯兄遺胤
不啻已子以歲時給橋而兩爲完娶穉年恃恩狎侮

則愈哀矜之人以爲辟曰吾寧哀矜而辟母傲惰而
辟也公三磨 綸命身益佹佹循牆而走至義所當
言則未嘗不侃侃也天性慈仁不靳施予有被於毛
御寒者公憐之厚給其衣絮而賻其死凶年有餓者
語人曰吾將死吳封公宇下庶無暴骸在吉署見學
憲閱獄詞輒曰人命至重毋以倦忽諸學憲通籍二
十年公惟白門江浙各一至署輒趣駕歸曰吾睹署
中蕭然吾可以無憂爾於官矣自古還諸屬饋于道
悉謝却曰吾子義不敢當諸君秋毫僕益何名江行
遇諸宴人則不啻如傷每施與錢米兩宿于鄉後固
瑞芝山房集 卷十

謝不赴邑大夫張公雅重公爲特請竟以病辭其後
郡邑諸大夫過里公以一刺往曰老病不能郊迎諸
大夫驚問學憲公猶具兩尊人耶對曰獨父在耳諸
大夫嘆息曰賢哉古之高尚名可聞而身不可見今
其名亦不可聞矣雅有山水趣遇佳風日邀二三老
人乘棹水嬉觀者比之仙舟又信佛理歲時多齋素
而不作佛事遺命一稟家禮殮惟布帛棺衾皆自夙
構其達如此三塋其祖與祖妣而不獲吉竟以下地
損眠食野宿勞勩病遂卒公諱一逆字作清人稱南
岡先生父曰良鐸公世居歙之溪南封知縣晉封南

京戶部郎中累封中憲大夫江西吉安府知府云

學憲公以十月二十日奉公極殯前山學憲公每言

公雅居別業時讀濂洛諸書講習堂在南山之麓講

日即風雨必趣余往日是亦爲政至談學問則曰當

官之學憲章文武此實用也又曰不急不徐勿病助

長夫以公於世濯濯自疎言有物而行有格過其戶

則然可不謂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蹟乎及觀其論

學語皆平實典則合文通治學憲公每柴門謝客討

當代之典章成一家言而所建樹於吉如表賢旌善

搜求幽側延洽名理考訂三祀卓然識其大者乃知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十八

公之教忠淵源問學厥有本矣

唐贈公行狀

往庚戌司理唐君成進士與余周旋祠曹者累月每

念其家大人見石公不置曰何余心之忡忡也僅得

一近地迎養幸甚及去之武昌間以尺牘貽余曰家

大人尚良食楚有黃柑鱖鯉可以供甘旨而家大人

不屑也儻無卽於罪戾獲滿考微一命爲榮幸甚時

司理君已治武昌二載官聲大振廉潔神明之譽噪

都下矣亡何余以 予告還里則君以奉見石公諱

且殯乃以狀屬不佞曰幸無忘署中之言庶幾有所

藉手余義不能辭遂詮次爲公狀公名汝棟字子上

見石其號也先世出星源嚴田李氏有梅臞公虞者

繼歛唐登仕公廷雋後而歛之有李唐自梅臞公始

梅臞公以周禮中亞選講學紫陽書院一時宗之生

筠軒公元徽州路儒學教授亦以理學名筠軒公生

白雲公仲實福建崇安縣教諭由郡城徙槐塘居之

而槐塘之有唐自白雲公始白雲公生子儀公文鳳

薦授江西興國令蓋世有聞人而白雲公尤名儒淹

博 高皇嘗召對稱 旨賜以尊酒東島又精青烏

家言既徙宅槐塘復營先墓葛塘皆擅地靈不數傳

瑞芝山房集 卷十

三十九

鼎元開府臺諫藩臬郡守方州父子兄弟并時而起

滿牀牙笏一門冠蓋貴盛罕儔皆白雲公所開也迨

公父心水公世經而中葉式微高才見誦僅以刀圭

著然活人不問幣甚至質貸以充藥囊不減名家風

味而家益落矣生四子公其季也公性其穎一目數

行俱下心水公奇之曰有兒如此再振家聲不難弱

冠輒爲童子師方解錚露頭角而家故赤貧值其時

嚴星選限格寒士多抱秋江之憾公意沮遂去而客

游然性至孝曲意應侍兩尊人務中其懽戍已歲大

侵諸昆莫能具膳去公拮据孝養卽饒錫毫粟必揣

所欲進之或損七箸輒跪而請大人毋憂見也今日有故人某急見矣幸得一加餐輒喜動眉宇尋母汪太孺人卒舍斂窀穸之費皆獨自營辦既畢事益窘乃謀室方孺人曰父老矣吾何行如之吾在子舍而不能養父吾去子舍而後能養父爲養不得不去若其以婦代子勿謂有諸昆可恃也乃走之江淮間亡何而父歿矣舍斂窀穸之費則又方孺人代公營辦諸昆相謂皆子也嗟余季兩當大故我輩不生於空系惟此鷓鴣一枝各割以償費方孺人固却不可公歸聞之揮涕以謝諸昆曰兄置而不能治父喪吾乃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四十一

乘父喪而利兄產乎竟折其券與諸昆白首怡怡如也曾祖贈福安尹石溪公未塋公奮然曰更三世而不塋塋無日矣率衆酌酒而盟曰毋溺風水毋泥支干脫有不祥吾子當請其咎時司理君方諸生衆咸服公言乃塋石溪公而白雲公墓呂家林其仲子子彭公墓附爲子彭公裔者居嚴鎮與墓隣歲時掃墓則白雲公反附子彭公以祭公力言其非曰吾支大宗也當特祀而小宗尸之且禮子不先父食今不幾以父耐食於子乎倡諸父老更始各攜金爲饗祀費而祖始有特祀族始有大宗子孫始有祔有餽一舉

而三善具焉禮之善物也公之力也公念以貧不克克制舉業而程督二子甚力稱貸爲束行脩文章名士過從必貫酒脯見其二子課業稍不前輒譙讓不休或試歟則慰勉備至曰是薦是蓁必有豐年不蓁蓁而罪歲何益及司理君舉癸卯第庚戌進士迎養武昌則不往曰仕宦所貴顯親揚名耳若弟爲廉吏令而翁得稱廉吏父卽菽水何必減于鼎烹其後有人自武昌來語司理君清苦狀嘗以權稅積羨九千緡悉充公帑公聞之喜曰此吾志也公平生慷慨慕義人有緩急來告傾囊應之不以無爲解遇人有過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四十二

亦不避面折或見忤終無纖毫芥蒂所爲人排難解紛不厭有以忿爭質者一言立解少嘗慕阮嗣宗陶元亮之爲人遇酒輒飲飲輒朗吟其詩大都以澆胸中磊塊陶寫性靈又喜爲人作草書亦取自適不求其工晚年悉謝絕蕭然一榻恬澹寧神而已及病司理君與弟昉侍側顧司理語曰砥礪服官恒如今日語昉曰兄弟鵲起家門中往事羸糧躍馬惟恐後時尤諄諄於敬宗睦族爲戒曰萃渙在是不可忽也公嘗哀五十金置祀田而以二十五緡助白雲公墓祭曰悉歸薄正以成吾志又謂吾諸昆中惟叔氏無子

可念常膳必如期有不諱若曹當力任之蓋公天性
友愛其於諸昆惟力是視自司理薦鄉書而叔氏卽
爲置常膳云是時伯氏亦偕媼從武林來依公徙舍
舍之代溫養者七年復去之武林卒公哀慟其子尋
有違人言不能堪公弟忍之陰予以金錢好語之去
迨公捐館後而作者伏帷下哭盡哀其德感如此余
自少習聞唐氏科第之盛去今百年而司理君乃崛
起疑必有爲之閒者及觀公孝友篤摯操行論議一
歸於仁厚而堊祭二事尤偉記曰惟賢者能盡祭之
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其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四十二

志厚者其義章俗之漸人不可勝慨公力破機祥定
大小宗於祭義何章章明也所爲福始可知代興在
司理開吉在公宜有繩繩繼起者公於唐氏與白雲
公爭烈矣

迪功郎敬堂趙公行狀

敬堂趙公者歙嚴鎮人也諱元值字惟重父舜卿公
母余孺人趙之先出周造父入宋而顯者曰以
宗室從南渡徙歙嚴鎮家焉官朝散郎贈中大夫子
善璠則登嘉定戊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郎入明
而顯者曰德相以高行儷六逸祠里社中子驥昌則

徵修 憲廟實錄稱趙聘君至公祖乃薦正德癸酉
鄉試爲武城令祠名宦世所稱趙先生時勉者也自
武城迎聘君六逸刑部郎俱載郡志公父質行孝義
郡守來公爲望白其門而旌之蓋代有聞人顯者趙
遂以姓甲閭右矣公幼警穎能自力學以莊憚羣兒
宗老咸目屬公曰繩其祖武在此見矣方讀武城公
遺書翩翩日上會喪父又因採木大役依母苦身自
約不敢差跌弱冠喟然嘆曰與吾兒不售長從甕牖
間以黃蘗薄糜啖母孰與嗣股肱力學孝養乎輒跽
白母請從諸父賈母爲廢著裝橐中貲不盈五百緡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四十三

而轉徙齊魯燕衛間久之贏得過當初里人易公儒
不能工賈公賈願以儒工所過都會必從天下賈客
之奏周詎五方萬貨良楮衰盛贏詘之數牘注之又
汎覽陶朱白圭計然百家貨殖諸說度可施行者哀
集焉其書五策曰執此以往以徵貴賤以調盈虛以
收奇羨如睹白黑而探囊取之也以故公賈所向輒
售售又輒倍他賈或駭其神筭公曰此自備儒書願
諸君不習耳又嘗稱五陵之內自薊遼并代燕雲廣
輪數千里仰給東南財貨而鳩茲襟帶大江受蜀楚
閩粵七省商舶以達于清源中間黃河善徙漕艦萬

艘梗澁不常其贏縮變化與時頽仰非智足以權勇
足以斷豈能規大利哉公既繇鳩茲清源起貲浸高
乃徙業廣陵守鹽筴曰吾聞鹽食肴之將而廣陵何
啻渠展十倍能儲蓄天下高貨于是指畫鹽竈利弊
授當事者較若列眉莫不咋舌伏夫夫卽老于鹽者
不逮也不知公故嘗親如梁塚鹵場求覈鹽事宜業
晰具五筴中矣前是居清源嘗視權關藉知價將騰
以平價售所善客且告之旣而果然而客忘其已入
價也價再入公笑不受聞者服公廉賈爭輻輳公門
息益倍然公賈以母養故乃與仲約仲出則我侍仲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四十四

侍則我出與仲更番迭侍母餘二十年自舞象時失
父哀號躑躅如成人迨喪母年已幾強其悲哀旣暮
年衰憊其執母喪不異舞象時也每母命未嘗敢宿
靳趣辨親母一解顏母病操藥而嘗夕不解帶與仲
相歡迄白首無一諍語卽身自辛苦起產厚薄肥瘠
與仲同性尤嗜義不難自溪刻以佐施予中外五屬
遑遑待之舉火而委禽而又倡宗人營高敞地治塋
所自出地價什八九以一二令貧者爲名曰無令若
輩稱不能塋而我受義肝聲也緩急來告無不應者
其急人之難誠有如其身所當嘗以六百金代人

償責而色不見德戊子邑大祲捐糴本買穀以餉餓
人尤身爲晝夜部署不怠次年又祲自清源寄宗老
糴活餓人數千里外邑令彭公高公義爲表其閭閻
上募富人入粟公大輸粟有 詔予公廵功卽魯府
典寶正公拜爵篋其緇絳藏之曰豈誠以是燭隣黨
程街衢邪吾不能效卜大夫藏其宦情以輸粟託徑
也郡大夫沈公式壁而宿之則曰吾以賈服矣謝不
往識者嘖嘖謂公賈隱云居家好讀左國史漢諸書
卽間關車牽中而書不去手所到衣冠懷之故受知
于縉紳先生頗衆至其內行淳備敦厚人倫鄉閭間
瑞芝山房集 卷十 四十五

有以訟閱質成得公片言立解常行求大父母父母
兆地不得輒涕泣言使先人旦寧宅兆卽吾夕拚夜
臺不憾尋得吉壤公亦感疾而歿云然自邑中有望
其殯而畢如者而墳如者則知其爲趙氏阡蓋公平
生所繕其先諸墓不靳千百金起塚者也太學君滂
將以今年癸卯十二月十一日殯公汪村之阜而以
狀屬余曰湖州太守陳公知先子深其書實來曰而
翁賢者狀而翁必爾之里人山南鮑子余旣雅聞公
習太學是以不辭爲之狀余惟昔計然之策十用其
五而得意旣以施之國族以用之家廸功以彼其才

圖迴天下於掌上若數一二寧僅僅富其家已乎嗟
乎使迴功而以儒售挾其五筴操國准僅輕重能富
國當不讓計然矣然則公雖游于賈人乎覽其書必
將雅文辨慧之君子也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十一

行狀

處士鄭奉山翁行狀

周府典膳正槐庭程長公行狀

處士南山葉公行狀

處士赤山汪長公行狀

處士順齋許季公行狀

處士鮑季翁行狀

禮部儒士仁菴鄭公行狀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目錄

處士可齋汪公行狀

處士仰峯程公行狀

鴻臚寺署丞南丘程公行狀

誥封宜人程母劉氏行狀

誥封宜人洪母汪氏行狀

勅封太孺人方母鮑氏行狀

待封周孺人吳氏行狀

方母鮑太孺人行狀

瑞芝山房集卷十一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新安山南鮑應賢著 膠東門人秦六賈大儒

侄 子貞鮑懋度增訂

千古鮑 學同較

行狀

處士鄭奉山翁行狀

萬曆丁未十月鄭奉山翁卒於雙橋里之令尹第越二年己酉其子仁菴君道治卜是秋八月某日遷翁柩于上沙溪之陽厝焉以待吉壤而走一介數千里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馳書京師屬余狀翁余以肺腑親且習翁生平最稔遂不辭而著之狀公諱允中字立之世為雙橋里人稱歛右族其先以節義文獻著者若貞白師山兩先生皆名賢載郡乘而翁之王大父日子貞公者以貢士烏程令有清白聲王父曰時慶公父端亞公號平山翁故號奉山云母洪孺人翁生而羸若不勝衣洪孺人憐愛之甚年十餘歲猶手攜纒負在衿帶間人謂小時爾爾大未必佳及翁長而魁岸偉丈夫在眾中昂藏如雞羣鶴峙平山公之支屬皆貧令尹遺第將不守捐貲復之先第完而已貲遂落翁振袂起曰豈

有男子志四方不能遷化於外以振家聲而局起廢
廟間者乎遂行賈梁宋燕齊吳楚之間足跡幾半天
下翁天性孝友事父母務聚順承歡致極哀毀棺斂
葬祭悉如禮緣貨有所貸爲母買得息以償子贏不
盡則輒以分給其叔氏積纔數百金念小孫弟與中
分之弟夭而遺一子翁撫其子子又夭又遺一子翁
又撫其子爲之室給之貲錢再世不倦而翁計不及
頃前配孺人黃氏繼胡氏後先物翁俱居外間計太
息曰吾事未成吾不能爲房帷轍業久之貲浸高傾
其儕偶而所行義舉無算獨堊其高僧而下五世皆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二

爲營吉地以所復令尹遺地近支共之祠小宗而又
捐二千金首倡宗人立祠祠大宗皆身爲其事族之
孤寒貧乏必分賑之而又推及母黨之昆季待以舉
火者嫺族若而人蓋翁豁達大度不以賈人子纖齎
較量錙銖動輒揮霍千金不屑意然實計筭絕人賈
每贏得過當卽從公受策而往無不如意者以故諸
義舉欲有所用之皆寬然不乏晚而築室輪奐一新
臨歿之年猶倡義重建向呆寺其鳩工度地選木植
無不中程古制不日成之公力爲多雅好經術親文
藻之士凡赴南北試皆有助又情人倫鑒賞識司理

程公于暑翳而以女字之所至之地楮紳先生無不
交驩者其雅尚如此時爲人排難解紛鄉里有不平
輒就翁質得翁片言多心伏不復煩公府治也翁歿
于丁未之十月二十日距生嘉靖丁亥年十月十三
日享年八十一歲方八十時都人士之在南太學者
以公懿行聞于大司成南昌劉公劉公負高望不輕
許可聞公義甚高輒移檄郡邑以緡紱薦爲聖白其
門公受緡紱不御扁亦藏之家先配黃氏繼配胡氏
繼配巴氏丈夫子一人名道治女一人俱巴孺人出
道治娶洪源洪氏女適司理程子武孫男三人善元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

太學生娶程氏善富太學生爲余婿善賓幼未聘孫
女二人一適南陽太守洪公子一字兵部程公子曾
孫男二人曾孫女二人俱幼夫邑俗矜賈長材遠識
之士不得志於儒者多藏于賈人中余嘗記初第時
翁言君次當得部曹如水部其尚慎旃河當溢 國
家漕輓可愛也時河流晏然余方未信不兩年而河
大決重臣被譴翁言如券又余嘗以較士齊魯過家
翁迎謂余聞君立朝有聲慷慨急人之難恐有忌者
未幾中睚眦如翁言翁之智度如此假令翁得以儒
售則料事揣情所幹濟可勝道哉

周府典膳正槐庭程長公行狀

公姓程氏名子誥字文甫世歛槐塘人始遷自五季之周歷宋元迄今爲衣冠鉅族高祖泰亨公生倫公倫公生贈憲副公寵贈憲副公生按察公心泉先生按察公娶汪恭人而生公公幼警穎耳目所歷輒不忘神明意用典與出脩類咸有濟美譽既長而按察公之叔子均公絮泣曙仲季兩公俱才可接武起身家督也若皆吾伊則誰事家生產者乃謂仲吾與若今日盟矣龍躍鴻冥各適所務吾慕鳴夷子遷化于外而仲與季修青箱之業克家在我發家在爾兩人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四

遂綜先世所貽息之轉轂虎林鳩茲諸處業浸起乃治鹽筴于廣陵公雅有智度所在亡不欽遲其斲鹽筴利病如觀燧火人人以當否質公一無所失卽累孳貨老于壩鬻者咸歸高公嚴爲祭酒時按察公由南銓擢叅藩長臬皆單車就道不問家公出經營入偕仲季修孝養汪恭人所按察公得一意勤其官無內虞而仲季兩人亦恃以精博上業仲公遂舉癸酉應天鄉書李公尋亦有聲諸生間食旣廩人謂伯氏頃仲季篋三秀競與盟言不虛耳旣按察公倦游歸以理學方格模楷鄉閭家人解當意者公秉持繩矩

遲遲能先意承之按察公喜以爲能子會有脾疾公憂惶甚于良醫無不召致禳禱祝延昕夕無少休按察公病愈而公青髻俱華又慮比宇雜居之不免于湫隘器塵爲繕廣廈曰忠孝堂按察公時倚南榮而曳杖遽然適也虞侍按察公家居十餘年與汪恭人偕備極色養先後以老壽終而公哀泣如孺子紫綬骨立當按察公大漸時語諸子婦而以清白遺而曹乃今稍有贏衍則先澤之遺與而伯之成勞不可忽也蓋按察公宦游家內外一票于公公以精計算存節縮高其貲而分割與諸弟無腴瘠公旣友愛諸弟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五

甚諸弟亦嚴事公自矜裾迄壯老無間言仲叔二弟先後均皆有遺孤公撫如已子迄有成立有曹甥者幼失母病瘍公爲延醫治瘍餘十年所更醫若而人卽醫亦感歎欷歔未見有愛甥如公者也瘍却爲擇令配藉其貲治生云公雖貴介景曹而溪刻自苦比于寒畯生平無鮮衣美食之奉陵陽佳冶之好其精神所孳孳惟光大前修是奕初年飲酒角奕皆擅場旣一切謝絕聞高王母之壤廈不吉卜而啓其穿中水秘器壞公易以高明之麗百金不問值于諸子姓也家廟圯輒出金錢爲倡以諏吉弗克舉而公急斥

木儲材待矣又置祀田而禱祭有其誌之定墓祭用
特性加帛不以費鏹或簡庭內雍肅與羅孺人白首
相莊亂子一人象賢然不以有扶弛義方諸孫種種
多蘭芽秀發侍側必問經術云何間及當世之務每
出一難不卽對輒被訶譴廩廩如負霜也其嚴重如
此及接人則偃僂亡所不恭謹卽或有評語爲弗聞
也者而過之或謂公衰如充耳與唾面自乾同量公
故才敏絕人方紛拏雜沓之中而事能捷應人所舍
皇失措者公愈覺神閒氣定嘗以按察公宦過家一
日而郡邑大夫臨况屬籍嘉烟賓朋故舊與竿牘之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六

使轅至公張其授餐馮几口占書記應對酬酢親疏
各有意坐客驚以爲不可及豈古陳孟公之流邪凡
興作輒有成畫胸中召工至語之曰是當充幾何材
用幾何日卒如言不爽莫敢欺以工苦充精人倫鑒
所部分竹頭木屑皆盡其長卽黠者巧售一質立敗
暇日書不去手時時爲人誦說端人莊士風軌曰尚
有典刑嘗入貲爲周府典膳正有緇紱藏之不御乙
巳秋得嘔疾逾年浸劇遂歿以丙午年五月一日距
生嘉靖辛丑年九月十三日享年六十六歲公初以
織儉起家晚積貲厚務爲施與每自廣陵歸視支屬

負者出金錢粟帛以相周給又捐貲置義田乃知公
之積累非徒如世俗顚以貲雄意固欲有所用之也
云 太學君將以丁未年某月某日厝公于里之源
待吉屬所以狀公者諄惓甚余昔嘗授經太學雅知
公遂爲銓次其事而有概于公夫邑中貴冑以明經
發家者不乏人若躬寒素坐策計然葆大其宗則未
有踰公者也固所自盟則然乃跡其行事朗朗明大
義雅文解慧動中矩矧又不亦方中之美範而人倫
之勝業乎令得以明試用當爲國家分猷立事之臣
世或擬之公子荆未足盡公也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七

處士南山葉公行狀

公諱銓希衡字葉姓其先出唐敷澤公判歙州三傳
而居歙東之藍田爲藍田里人宋有萬一公者由藍
田徙梅川居之遂爲梅川里人父諱榮芳人稱梅谷
公梅谷公而上四世並以高年聞里中公爲梅谷公
季子少事梅谷公母周孺人各中其歡稍長從梅谷
公賈則賈壽春之正陽鎮屬巨寇劉剽掠旁郡邑公
謂鎮無壙旦夕且中寇趣奉梅谷公去之寇果大至
鎮之死者量乎澤若蕉人始服公年少而老於事情
矣冠平復賈鎮公賈不喜爭時而斤斤樹惇設信貲

浸起梅谷公歸自鎮老馬年八十六終公哀毀如禮而事兄伯仲兩公無不如事梅谷公尋伯仲兩公沒而視伯仲兩公子若可泉公潭文峯公浦輩無不如視已子諸伯仲子化之亦無不恂恂恭謹父事公歲時伏臘爭奉觴上壽以爲常會文峯公卒肇慶計聞公泣數行下召可泉公語之吾家代有隱德浦僅通籍而坊吾欲以經授二孺子庶幾大吾門蓋伯子浣泉君可泉公仲子雲鶚君哀然各負雋才矣于時觀察凌公少傅許公俱以毛詩稱大師邑中公命伯子父業凌公之門而命雲鶚君就許公學焉兩君業成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八

相次籍郡諸生每試輒列諸生高等聲濯濯甚顧奇於數屢從澤宮罷歸公不爲愠也是蘆是蓁必有豐年若曹勉之矣頃之雲鶚君亦卒公咨嗟隕涕而撫其藐諸孤云族故有祠圯公首率衆新之族人子茂榴病瘵亡婦程年十九而殉節公嘆息爲經紀其喪以聞邑侯姚公賜額貞烈舍後渠病涉爲成梁歲祲餓人貿貿然來爲置粥諸所貸母錢不能償爲折券蓋公晚年仲季修業而息之貲益饒公益好行其德里族瞿然顧化有不義恥聞於公庶幾乎陳太丘王彥方諸君子之風焉丁亥之歲公九十矣縉紳先生

衿帶之士慕公義甚高於是少司徒程公觀察凌公司理程公仲房王山人各爲文若辭以祝公而郡廣文先生楊公題之曰新都大老當是時賓客大集遞奉卮酒爲壽公遞受卮酒飲之竟日罄折如禮無少跛倚態視者嘖嘖稱嘆謂南山翁可百歲以上人公所居南山當其面因以爲號云乃萬曆己丑仲冬月日下春無疾卒距生弘治戊午仲冬望日享年九十有二歲公貌癯而神王居恒徐徐于于卽奴婢不輕譙訶每聞比舍行客輒蹙頰曰此亦人子也奈何以尺篲苦乎其仁慈如此年七十時手一臂或不利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九

屈伸忽夕夢室中有光恍惚見神人把臂爲按摩之覺而漸愈終老無所疾苦伯子嘗言家大人雖游于賈願喜稱詩嘗手輯王父梅谷公所屬詩藏之而時口誦以示子姓諸聞人通士間以詩貽不孝亦沾沾手之不置晚聞閩海林龍江先生講性命之學輒嚮往甚呼不孝率弟律師事於海陽不孝歸而誦林先生指家大人有味乎其言喜曰吾往以經授兒輩固日幾幾望有建立時今聞林先生教功名糝糝耳若曹勉之此聖賢蹊徑可不負平生矣余雅交伯子習公稔私以爲孝友敦厚古篤行君子有德者也乃今

觀其言則德與年俱進幾進乎道矣諸子將以萬曆十八年月日俟吉鳳郊之原屬不佞布狀謹撫其大略惠徵當世作者志銘之

處士赤山汪長公行狀

環新安皆山也居人肩相摩衽相接而膏腴之地鮮故什一力田什九服賈勢則使然至若以廉賈積貯兼就他邑用以恢素封不難積而能散則汪長公是已公諱邦激字元揚號赤山其世系詳具家乘中公年十餘卽善心計侍父皞公遊南陵遂買焉產廬足當中人產比壯受室王氏相與攻苦如浚日夜持籌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不休業駸駸起矣後父皞公卒仲弟季弟俱長願分財與居長公弗能禁遂從之適獨藏於皇墓渡之市關智智勝爭時時會索中葉日益饒賊妄意室中藏甚厚夜排戶突入露刃圍公公不動徐以溫言解之賊知公長者相戒不敢害卒散去公雖遊於賈人乎而性方嚴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故賢者望其容貌敬而禮之不肖者憚而難近嫉而惡之里有某子甲素無賴挾睚睨隙暗加害於公公赴訴於令令與某子甲有私歸曲於公公弗能平遂自於直指使者始獲仲焉令意怒甚公私與家人計曰寧值乳虎毋值縣

令之怒且何地不可以家家人唯唯遂遷於繁昌之大潭灣將築室堤上佃於其中衆謂此地圯於水歲比不登奈何以有限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罷之便公力格其議捐貲以築之卒成膏腴有永世之利焉衆始服公之明斯會歲大祲出困粟以賑饑遠近賴以舉火者數十百人凡有急叩之無不立應人咸以公爲德祝曰有富而好施如公者乎願世世昌阜天代我報公萬曆己丑冬盜肆劫掠火其廬公陰捕之羣盜並獲無一人得遁者盜遂懾息復構新居始獲寧宇後子姓蕃衍將擇高敞地營若干椽俟其成然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也于一李等將以閏九月二十日移公柩偕配楊孺人塋於朱成橋之原因余伯兄請狀伯兄雅與公伯子遊習知公生平勸余道之甚詳謂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公賈而復田以邀厚利可謂兼之矣且始也化盜既也捕盜其襟度膽智洵有過人者至如當大饑而賑貸不乘急以收贏餘令人誦義無窮蓋亦有足多者焉余既重伯子之請且以伯兄之言爲然故不辭而狀之如此

處士順齋許季公行狀

歲丙午冬順齋許公卽世其子得章來乞余爲之狀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二

以請銘于當世名公作者曰此先子志也余與公交游歷有年禩往者相過從累日夜不能去自公歿而望公之廬輒爲潸然涕下烏能狀公蓋遲回久之義不可辭且目睹公所行事多琅琅大節慷慨有國士風乃勉次其概爲公狀公姓許氏名可進字其順齋其號云始祖寧祖公由許村徙居潭渡爲歙右族歷六傳而至邦鉞公生三子公其季也公生而狀貌岐嶷舉止端凝識者已占公不凡時負高貴湛溪汪公者以器達特聞有息女爲選良偶得公而亟稱之曰此快婿也遂以女女公裝送甚盛公家故素封爲大

梁上賈尋湛溪公老未有子遺多分給與公公以附益貲益倍而意殊不屑曰受而能施積而能散天之道也吾安能效里俗齷齪錢刀視義則靳不肯拔一毛視利則走死地如鴛鴦以是生平見有義舉輒赴之惟恐後嘗捐千金爲建祠費又捐腴田二十畝以助崇盛太嶽之祠翼翼而四時之蒸嘗有其舉之則公之力居多焉郡守古公禁俗暴略公爲族之宴人治瘞埋者九喪會戊巳歲惡疾大作死者以澤量公施棺具數百又置高敞地十餘畝爲義阡旬月之間舉如者墳如者繫繫百千塚出其地上矣又造舟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三

以濟涉者捐百緡以助建石梁向杲寺圯費數百緡以殿大殿閣每有道弗不治行路之人嘆息曰微許公誰爲修者公終不餘力而讓義也公遂用長者聲聞于郡邑前後守令若梁公陳公方公皆高誼爲表其閭閻諸所以旌燉不一而足也而公猶內行淳備敦厚人倫當兩兄之塋公待諸侄猶子家庭之間雍雍肅肅絕無間言十餘年一日也平居恒念厥紹與湛溪公之德不忘湛溪公夫婦旣歿公祭筵必盡誠盡禮歲時掃墓勿絕心懷惻怛有熱腸見人之厄不啻以身當之務斷拔濟之爲快宗黨親知皆倚之賦

解紛息爭方公病時猶爲所親講解娓娓不休劇而後已嗚呼公真仁人之心卽古節俠何以加公哉自公訃聞而諸搢紳先生之與公好游者以及膠庠之士里巷之取靡不喟德悼亡爲公太息泣下蓋公性味恬和與人絕不爲町畦喜客每留飲必極驩徹日夕無倦色人有緩急叩門無不應之所爲流聲著感迄今追而惜者不絕良有以也云

處士鮑季翁行狀

余宗家尚書公既歿之五十年而季子文墩公以大孝卽世尚書公廉于處官四公子皆守清白之節位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四

登八座屋僅二椽歿而子姓有貧乏不能自存者顧又廉于取名許文穆公稱其深自韜抑有鞠躬君子之度余嘗簡祠曹舊章見公所得 恩卹僅僅至列于職掌以爲法程而後來者殊不然又未嘗不嘆公之廉于微身後榮也公盛德事不可縷數余未及見公而與文墩公習其逡巡退讓恂恂長者人咸以爲有尚書公風今夏歸自邗江猶過余齋中未兩月而歿非余孰當狀公者公名朴字子初生于嘉靖丁酉日者謂其支于當兆文明次年戊戌而尚書公果成進士及長秀慧而文有稱之曰文墩遂以爲號云諸

兄狀貌皆魁壘豐下獨公清癯若不堪羅綺者母太夫人以其孱善病時時着膝前尚書公由大行入省垣出參藩江西皆攜與俱每戒勿吾伊曰若不任讀也公應曰不讀父書將爲游閒公子耶益祛篋其呻吟俾不輟年十八而娶汪太孺人尚書公時以服闋起補山東以公從自是宦轍所至于浙于滇于留都于貴竹歷藩臬中丞累晉南大司農亡不以公從者公分猷剖劇多所贊禪及尚書公卒而偕諸兄請

卹以襄大事太夫人又相繼歿皆哀毀殊常日月寢疎孺慕無已顧上卿有樂武之貧而廉吏無寢丘之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五

賜乃脫汪太孺人簪珥授伯子行賈好謂之曰若無謂大父官大司農而不能貽子孫一錢也不聞房孝冲之語子玄齡乎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耳此大父所以遺也尋仲子天而伯子單乃留之當戶身自攜叔子世守輩轉徙江淮間各營其業公弟視成事而已會方氏姊以諸甥離務屬公公爲之畫便宜權子母輒當于良楷衰盛盈詘之數諸豪商大賈奸法網利風走如驚者公一切禁勿爲追事敗而向之作奸起高貲者皆厚亡公所治離如故貲益拓人服其識兄叔氏以薄宦垂橐復與公

分視醴而暴卒所部散逸公哭兄又恐負諸甥倉皇
襄事中輒局鐫按簿徵會捷出意表得無差池此一
役也在原之誼渭陽之情兩篤人服其敏公每事持
大體而于振乏絕急窮交尤力行之仲叔兩兄治尚
書公祠久而未竣公為真成仲子未有而亂則亟為
立後尚書公舊友尤而貧歲給之糈且敬禮不衰邦
溝以江介故多沱灘之水為患則與叔兄共造石梁
而人得無病涉居真州數十年出入無輿臺僕從之
盛服御無冰紈織縠之飾雖其地繁華指湊而意常
澹如逡巡退讓常有以自下者人不知其為尚書公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六

子也父之伯子客死公傷焉去之武林愛其佳山水
與知友徜徉不躡屐于兩高三笠則輕舫往來西湖
中居兩載歸新安父之不樂曰逸少嘗言率諸子抱
弱孫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口謂至樂今
吾欲令諸子輟業來侍則有憂生之嗟欲禁其歸則
有寂寥之感逸少吾師也趣駕鑿江諸孫遠膝由由
然適獨念尚書公遺像不置一夕忽夢其冠裳臨之
儼然如生山尺幅裒中翌日冢孫以像至其孝感如
此尋偕諸子歸者五閱月朔望必謁家廟至八月廿
八日卒于正寢遺言皆有緒神明湛然蓋公雅有道

氣常服膺柱下之言而默體專氣致柔之旨故臨歿
不亂其序得于靜定者多也若夫孝友著于家庭仁
讓敦于戚黨惠愛溥于鄉閭有犯不較焚券市義矜
然不汙寬然有度尚書公鞠躬君子之風公其近之
矣享年七十八歲

禮部儒士仁菴鄭公行狀

仁菴鄭公以丙辰八月二十三日即世諸子善元等
卜以次年二月朔公而次其事行之慨屬余布狀余
惟往者曾為公之尊人奉山翁狀矣人幾何年而復
狀公余所能無潸然出涕而忍為公狀然與公肺腑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七

姻知公無如余亦安能不為公狀公名道治字惟脩
仁菴其號云公世居貞白之里其先自滎陽徙歙宋
元以來名賢輩出若令君師山先生載在史乘為衣
冠鉅族而令烏程而有公孫僑之遺愛曰子貞公者
則公高祖也父奉山翁名允中以德誼表鄉閭母巴
太孺人公自幼昂藏有大人志長而受業洪大行鄰
虞公之門大行初以壁經為諸生都授著錄至今屬
目之而公一再試有司弗售輒棄去服賈心念身為
奉山翁獨子非少年奮摩天之翼而覲一領青衿陸
沉佔俾則誰脩父業而息之而畢父志乎蓋奉山翁

雖起高貴而所志慷慨好施周窮急乏肯堂構創祠宇種種善事皆非貲不給公故不難棄儒而賈者爲親屈也公賈鳩茲爲萬貨之都權母子精計筭而貲益大起奉山翁爲諸義舉費之如注水而公應之如源泉暢父之志成父之義自新安以及鳩茲數百里內無不誦奉山翁義聲者則公以也而人謂奉山翁橋公梓乃非虛語奉山翁病公扶持寢起不離左右及歿戚易咸備以善喪聞然公性喜揮霍騫閑遠與奉山翁同既自爲政益發舒爲奉山翁所欲爲視族人之孤寡者卹之嫻戚之匱乏者周之嘗捐千金爲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八

先祠樹坊表聞于郡邑大夫咸義之與坊額焉而又捐數百金倡族人重新今君祠於是祖烈益光先哲之芳躅如在其他造橋利涉甃石治塗輒捐貲倡義無所靳會有鸞師山公塾地者公輒憤不顧身曰吾必復之或勸公姑善息弗聽竟至焦勞殫敝爲先人爭一抔土其挺身募義如此而至於爲人排難解紛賸鄰銷彙卽不難過自挹損里少年嘗以戲劇競噪敢往不顧禍且叵測公傾身爲解廣延邑中紳綏先生居間以戢其談人謂公是舉可與王彥方陳仲弓相揖也生平無鮮衣輿馬之飾食不二簋而喜客列

禮所交皆有名賢士大夫內行純備孝友無間言而豁達伉爽嗜善無厭每視河水侵嚙輒嘆息曰避之當以千金築堤立河防爲一鄉護地脉有志未就而歿劉孔才稱休動磊落志慕超越是故可以進趨公其近之矣公嘗入貲以儒士隸宗伯部中

處士可齋汪公行狀

汪可齋公里中所稱爲長者世居歙之西沙溪族望素甲邑中余未覩其人而德聲奕奕有聞以丙辰八月廿七日卒其族子文學求仲爲余門人亟請言于余曰昔人以銘郭有道爲不愧若余族可齋公質行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九

純懿迥拔流俗殆無愧作者之辭願賜之言余謝不文而感求仲之言至再遂不辭爲公狀以俟作者傳之銘之可也公名墳字節之可齋其號云先世出唐越國公至宋而司農卿叔詹公子直秘閣若海公皆一時聞人若海公允英偉有雄略嘗著麟書奇崛驚人在靖康時所畫恢復大計君相咸器重欲大用之未果載宋史郡乘中父龍溪公耀爲郡諸生母太孺人潘氏龍溪公以孝友著嘗因母病齋禱至夜分憊甚潘太孺人請少休公不輟忽玄蜂來集於裏跡之拚飛亡有恍惚若神而事伯兄甚謹寒燠必問每飯

共案食或兄未至必謹待之卽腹已枵不敢先舉箸
年四十未有子感玄蜂之祥草舉公公生而玄蜂復
集于寢構房甚巨孽類繁衍或欲界炎火龍溪公不
可爲文祝之旦輒徙去其具如此識者謂公始生有
振振蟄蟄之兆云在齠齔時至性過人起居二尊人
無間時自少至長承歡膝下無二念父病癰經諸醫
弗效寢危公旦夕叩天請代口嚙竹管吹藥水爲蕩
其穢而舌自砥之如是者百日晝夜不帖席乃瘳人
咸稱其孝感侍母病亦數月衣不解帶旣又復病經
年牀第公侍不離父憐之令兩弟更番侍公輒曰弟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十一

弱吾不能離左右也後龍溪公潘太孺人歿皆一慟
幾絕仆地復甦擗踊號咷哀動閭里聞者至爲下涕
斂衣襟具必中禮中程終喪焚焚孿孿哭泣不絕後
每遇甘脆輒對之流涕曰吾不逮親食不甘也年七
十子良鍾請稱觴公潸然泣下曰吾行年及此正吾
父患癰之歲念此心焉如割勿增吾恫已之公家三
世共烟而居恒友愛二弟尤篤嘗慕兄無常父衣無
常主家風斬永不分異會留滯頴汝間收責從兄主
量于家以歲惡口衆不贍用遂析爨公聞而與諸兄
弟灑泣邸中曰分者不能復合可奈何弟兄多男吾

三人獨子乃以臧鏹儲侍悉歸從兄而自徒手歸過
勉有無與二弟同艱苦遇諸從兄弟猶二弟初公之
娶潘孺人裝送貲賄爛其盈門公約以儉素曰吾家
能三世同庖由率素也母以是冰綃霧縠驕稱諸姊
奴而啓侈心盡捐之資公橐效恒少君爲賢乎孺人
悉出以佐公家貲費如公言迨後公與諸兄弟之子
分異什物則又寧以精良歸諸兄弟之子而自取些
微勿較方從兄病瘍公又躬扶侍吹藥不憚穢惡見
者嗟異曰子而若此孝子也矧從兄弟乎公爲人和
煦善下慕義若渴仁厚不伐衆有大典則鳩工聚材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十一

一一董治口不言勞突無煙者待以舉火若而人口
不言惠誠以待人無妄言義以臨利無苟取遇祀事
必虔在喪次必戚其忠實心信于遠邇里有不平事
輒來質公虛心爲分解或必損索以委曲息爭公亦
不靳及爭解而公所衷者不啻被旌曲者泮然汗下
若負市朝之捷也里人幾爲息訟一日火焚積薪之
下而里人爭來撲撲成大聲叫天本福善乃降災耶
衆口當呼火遂滅郡邑大夫以賓禮禮公屢謝不赴
最後爲一往楚中張公令欽時禾而志之儒林繼劉
公又白聖其門曰耆德嘉賓而懸旌善于邑門署公

石首幾大耋乃以二弟相繼殤仲弟孤復不祿歎曰
吾弟而無三尺之息爲之奉蒸嘗也吾生乎邑邑不
樂成疾卒舉宗惜之距生嘉靖戊戌年九月廿日享
年七十九歲夫世多稱潛德爲其不干耳目間求表
著也如公名不出里閭而砥躬礪行皆矯然人所難
能孝則蔡君仲黃魯直之芳躅也友則薛孟嘗田東
兆之盛軌也敦仁化俗則陳仲弓王彥方之遺烈也
所謂潛德君子非耶潛則必耀公之後人當有食其
報者矣

處士仰峯程公行狀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

往戊戌仰峯程公七十時余爲文壽公戊戌歷今二
十年公方當九十而先一年歿里謝者獨俗失人杓
聞者莫不嗟喟其叔子太學君維寧余門人也緣而
請曰惟吾師知吾父庶其言有徵余義不得辭乃據
所聞見狀公公諱憲文字子謨休寧草市里人其先
出晉太守公元譚始遷新安後有謚忠莊公者著歛
黃墩以捍州里功至今廟祀又傳而宋鄱陽令允章
公者遂由黃墩遷草市稱海陽右族大父一泉公父
雲峯公皆有隱德居積浙之桐鄉以廉賈起其貲公
承父雲峯公貲而什一息之因號仰峯云公形貌清

古蒼蒼修髯望之如羶鶴負然有塵外之致居桐鄉
日倭突至圍城時中丞阮公設守而餉不給公倡義
捐千金犒士密以奇計上中丞公倭尋宵遁阮公物
色公急曰圍城中乃有如魯連劇孟其人乎公避而
匿身賈自如公賈尚寬大不作古人齷齪錢刀態斌
斌有詩書禮樂之容所至賢豪覩其德宇咸欽遲之
性孝友慈仁事父母致洗滌盡志物務中兩尊人懼
兄賈折開公賈贏曰吾恥越賢兄以自封也再以其
貲析之不一錢姊寡而貧呱呱兩甥公畜之如已
子迄華顛不替族少婦孀卑室如懸磬子若女無所
得食以奚價鬻女取值養子公聞而傷之倍其價贖
還及笄擇爲良家婦族子某與其兄共產而羈旅陸
落以其產之半鬻公價可值千金公念不受鬻則游
子無歸受鬻則何異割兄之右臂乃聽其兄償隙地
二十畝而價不能當產之什一人以此益多公長者
公邊邊口不能道辭而意中常與人同苦樂每語諸
子里俗矜賈辟之齊部世刺繡恒女皆能襄邑俗織
錦鈍婦皆巧手狎也曷足齒于大君子之門所貴能
積能散與所識窮乏者共之范文正公之義田可師
也卽吾力未能不可倣其意行乎年饑多設之糜遇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

享幣爲施禮積可庇之宇下者授以廩負責不能償者遣還爲焚券貧少年視其材力可用則多寡其資與治生凡所施濟皆願指諸子爲之而不自爲名其陰行善多此類晚歲大治宗祠祀高曾以下如禮豆登肥膾酒醴馨香成秩秩有度前後郡大夫高其義沈公則賓之鄉射梁公則顏其祠之堂曰續古祠旁又葺文昌閣延名士爲諸孫課藝公月一再往日吾入祠而祖考在上不能不思孝也吾履閣而子孫在下不能不思教也老人且以兩事爲課程矣相國許文穆公致政歸重公爲人與締姻嘗造公飲至夜分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西

曰吾對仰峯翁如與香山社中人游也時海內名文章家爲文壽公者則元敏馮公雲杜李先生以及汪司馬先生皆有詞而李先生所制鴻篇大章稱公生平最悉其見重于文章鉅公如此及歿前一月預教諸子曰造化其將息我乎若曹勉之吾德薄不足效惟平生目不見人之過口不道人之惡臨深履薄孳孳爲善而已以元旦肅衣冠拜祠下穀日次夕步南榮視月諸子環而立公問夜闌乎未因就榻漏盡跣坐而逝類有道者時正月十日也蓋公忠誠盛于內而志氣專一故能來去翛然嘗聞公以冰堅渡河所

乘馬頻顧其尾公異之亟旋其馬而冰解在桐鄉比舍延燒望公廬而止一室歸然獨存是其得天者素矣夫賈業與儒業道不相謀公既厚倫常好行其德有儒之篤行而又謙抑善下至訓誡諸子每不忘細席之言蘭陵令之稱君子也曰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公其庶幾哉

鴻臚寺署丞南丘程公行狀

公諱維宰字元之別號南丘其先出梁開府靈洗侯謚忠壯程公爲程氏開祖家歛之黃墩去黃墩而徙草市則自宋鄱陽令顯始而草市程遂著海陽稱右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二五

族祖曰雲峯公萬山以名德著姁修嘉聞表於鄉閭生仰峯公憲文公父也仰峯公修奇羸之業亦饒隱德有丈夫子六人公其仲子公振十二月而生項孺人奇之及長磊砢而英爽虬髯如戟有翫髀節俠之槩嘗謂男子墮地不能頻首經生業取進賢冠弟挾計然之策以高貲爲務豈吾意哉庶幾能積能散毋醒齷錢刀差勝耳乃從仰峯公行賈吳中孳貨端財所籌莫不中貴賤之徵漸以仞積自奉依於儉約僦僦僅取贍用而已計惟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戊子歲惡饑者質質然載路公時在吳見諸質劑家咸塞戶

自保輒聲感曰豐年樂歲權子母而秋毫析之今乃坐視其死亡任恤之義謂何爲設糜以食餓人道確輒與棺槨所捐賑不遺餘力賴以全活頗衆吳人爲之語曰古有麥舟今見南丘其德公如此近屬有卑竇以非意侮公公不較而顧周其乏困喪殮殯葬成爲經紀絕無芥蒂族子以賈折閱客異鄉從公鬻居室之半意圖爲歸橐公哀憐之曰若巢破卽歸將安棲與之厚值還其室寧受他地不當值十之一也公久遊夢占繼黃儒人爲公多置勝女室公曰奈何借蘭芽而後房燕悉禮遣之最後奉母命納如孺人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王六

者二人性至孝每客游念兩尊人不置一日忽心動千里馳歸則母病已篤矣猶及操藥而待者決旬乃歿斯夕率子侄輩扶持仰峯公杖屨雖嚴寒遙夜必候至漏分仰峯公美寢公乃退時公已逾艾矣人謂公幾五十而慕云仰峯公爲諸子析貲產以公勞若起家議厚之公謝不可曰吾不以阿堵先手足也族故有宗祠在由溪公從容請於仰峯公曰由溪之祠是謂大宗吾家自高曾而下不可無支祠以奉蒸嘗乃偕伯季柝所居之南二畝爲堂爲楹爲寢室以歲時燭蒸祀翼翼如也郡大夫梁公聞而嘉之錫額

曰續古公平居恂恂退讓言若不出口遇紛紜糾錯衆方囁囁竟日不能了公一言立解壬子歲六泰諸子婦請上壽公以母項孺人故不受觴仰峯公聞之曰嘻是不可一撤榮裾娛若翁乎公前已入貲拜爵一級授鴻臚寺署丞至是乃服其章紱拜仰峯公堂下而後稱觴已命長子應亨入成均曰橋門壁水可以友天下士而階青雲烏用拘拘鄉較爲也孺子往哉尋謁禮九華歸而悟齋精養性之旨雖絕口不談無生事實於無生若有契者歿之日晨起盥櫛之仰峯公所視膳退而閉目端坐呼茗者三遂卒諸子簡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二十七

視道篋各疏計井然疑有前知也亨等卜月日奉公柩厝於沙園之陽公弟太學維寧從余受經久爲道公生平甚悉夫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管子之言也蓋厚積開修歸本真實如此公名不出里閭而東吳之餓人族里之羈寒皆實行其德至於孝親尊祖讓財遺賻修之家者動有簡桺規萬而蚤歲骭體之氣盡斂儻亦有開修意乎雲杜李先生序公稱其孝弟爲仁之本可謂知公矣余故不辭應亨之請而爲之狀

誥封宜人程母劉氏行狀

歲丁酉七月九日程氏劉宜人以烈終宜人故漢陽
太守程公繼室漢陽公卒而宜人死漢陽公也邑中
縉紳先生文學弟子嚴重漢陽公而高宜人之節以
聞諸郡邑若監司若兩御史臺無不嘉漢陽名德褒
與婦劉將請于 朝旌之而宜人冢孫元泰習余又
余與劉氏諸文學習其於聞宜人較詳遂以狀屬既
義不獲辭謹綜其實爲劉宜人狀劉姓著向杲曰劉
公存行者宜人父也宜人自少美志行劉公奇之爲
擇對會漢陽公倖長沙亡吳宜人吳亦向杲之自出
漢陽公義不室曰安復有褻褐之人賢如吳者乎顧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二九

不知吳宜人里中有劉氏女賢也吳宜人母以史漢
陽公娶焉然是時漢陽公年且五十矣未有子二姬
存側子伯氏之子已納婦宜人顧不用此爲嫌歸漢
陽公三日帷布操作一洗芳鈴勿御侍者問新婦胡
不爲容宜人曰我新婦乎大夫艾矣以我主內又以
我敕約二姬而型子婦若猶是妖詭修態豈稱爲廼
公婦耶識者以此卜宜人貞亮有芳格矣頃之從漢
陽公貳河間進度支郎以隆慶改元 覃恩而宜人
有今封是時內政顯裁于宜人無不肅給二姬雖先
之齒乎咸心服無何所子伯氏之子蚤亡相存撫孫

元泰襁褓間恩勤甚尋漢陽公以度支郎出守守漢
陽宜人在守舍中不持漢陽一縑也日坐而績自如
守滿四載不調將移疾歸二姬進曰公歸固當不憂
甌生塵耶漢陽公曰吾直以耕代祿耳二姬謂公薄
朱轡五馬不任田中負宜人曰若不見今蕭疎狀耶
太守舍何以異田中亦知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然
起而爲吏吏安可爲也公且休矣漢陽公曰善遂謝
病歸歸不別治生則數數視耕隴上督奴灌田宜人
愈勤紡績佐饁無休時人言以二千石之家身力農
妻辟繭以食何自苦宜人意晏如也而多過客漢陽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二九

公又輒趣具甚急然家實無有宜人乃爲宿少鮭菜
呼具則薦之貫而後酒至焉質而後醕至焉其精心
善畫皆此類漢陽公居家絕不通城府書戊巳歲惡
大瘡或諷宜人不當怨乃公一號寧就稿耶宜人應
曰乃公豈可以饑驅者卽而婦鮮飽吾必不以此點
乃公矣歲乙未漢陽公病作宜人以身請命旦夕禱
躬粥藥浣溺蓋三年所至丁酉六月晦日乃卒宜人
慟絕而蘇徐簡右契理藏書勅元泰勉之已戒二姬
若婦爲人倫勵節介已拜宗老屬孤孫遂絕食元泰
奉匱粥號泣請宜人口吾亦惟之吾悲嚮者與爾祖

有成言不可食于是勺水不入口者十日卒卒之多
光燭牀帷乃絕類漢陽公卒時距生嘉靖己酉年四
十九計間少司徒方公曰漢陽公昔固爲我言之今
果然蓋漢陽公七十時嘗病幾殆謂宜人年少奈若
何宜人涕泣矢以身從地下病尋愈一日見宜人所
自紉斂且愕然宜人曰吾所盟在地下安可不豫之
地上故乃者自謂成言竟不食云嗟乎世有相約赴
難不終日旋倍之何其下也宜人片言自許閱歲逾
堅豈感慨一時計畫無復之者埒邪彼爲漢陽公砥
廉貞決策去就抑何矜節深識縻縻有烈士風昔賢
端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十

女猶盛飾見擇而宜人推布操作不出三日絕桓孟
矣固知宜人有所以死者也或謂漢陽公求欲得裘
褐之人卒使宜人甘隱約以節迫廉豈不猶賢乎哉
余爲次其梗槩如此俾得藉手作者若楊貞菟以維
世風則有當事諸君子在 三十一

誥封宜人洪母汪氏行狀

宜人姓汪氏世居叢睦爲著族父處士汪公宗孟初
艱子禱于白嶽之神歸而娠宜人嘗夢天樂從空來
入門忽聞見一人綠袍冠紳立若有求者遂生宜人
幼聰慧能讀女誡諸篇莊雅有度十歲喪母悲哀

毀瘠見者爲之掩泣汪公奇重之越三歲已丑爲宜
人相攸而大理寺少卿洪公是年成進士先一歲失
程宜人以進士給假還里議婚汪公族有長者爲塞
修請以婚大理公偶大理公亦以謁款白嶽過汪公
里門綠袍而冠紳如夢中所見狀汪公異其事曰天
作之合矣遂以宜人歸大理公時年十七王舅在堂
易贈工部公姑太宜人未老伯叔諸姒共釜而炊門
外賓輪沓至宜人勸其自將處之晝然有法朝饘飽
夕殫鄉皆手調以事三尊人察其向所豫承之無不
暢意而登齊肴藪以御賓客無不中禮門內踏踏家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十一

政收觀德音藉甚王舅喜曰婦賢且才殆吾家積德
而獲此乎太宜人微有憂色曰是一美錦未知修短
耳賴心田好其可延年尋從大理公于京師初仕版
曹督舊太倉大理公方潔自持盡釐宿蠹宜人益習
勤慎以佐之于廉已改儀曹教習駙馬大理公局戶
讀書肅然如寒生宜人益厲苦操以佐之于澹已改
吏部考功郎世眼方熱大理公冷然思歸宜人輒趣
裝還以佐之于勇退大理公歸而杜門却掃絕跡公
庭宜人食蔬衣敝晏如也家人或告置宜人曰人皆
集于苑已獨集于枯安得不爾第吏部郎貧自是好

消息吾聞之矣亡何贈工部公及王舅先後歿皆盡哀而贈工部公之歿宜人免身僅數日強起踣踴朝夕跪奠如禮遂病脚又時時進寬言以慰解太宜人見大理公哀毀甚收淚而勸之曰勿過毀恐助太宜人悲也歲戊戌前後諸銓曹之有方格者一時被譴若而人輕重有差而大理公得南徙已亥服闋卽家起南虞部宜人奉太宜人偕往晨昏定省時刻侍太宜人左右一味之甘不先以薦不敢嘗壬寅丙午並受覃恩晉宜人封而雲冠翠翹搖狄素紗以拜太宜人則服歸省母家強之服弗服也視大理公之治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十三

虞部裁濫塞竇持法不撓與貴人多齟忤九年不調安之尋晉光祿寺少卿當入京太宜人不欲往宜人輒請留侍曰君徇忠吾代君盡孝庶其兩全自是遂不復從大理公之官惟太宜人焉依太宜人齋則宜人亦齋太宜人病則宜人亦憂之而病寢不安食不甘藥餌祈禱無間昕夕其或有痛苦輒敬撫摩之婦姑相存如弱女之于慈母旣太宜人卒一慟幾絕仆地復甦殯之日病甚令兩婢子夾扶以行或勸盪輿手泣曰姑柩在前吾何敢輿允諾于孝祀必吉必蠲必齋戒篋宮錡金皆親視滌疾病必擇其端潔者代

之省視猶申飭不已所生三子督之嚴出就外傳歸必令侍側誦不輟而待程宜人二子慈愛有加焉未寒而日寒乎未饑而日饑乎無所苦而日時有痛苦乎長子病焦然憂之晝夜親禱居恒不以一錢私其所生子曰鵲鳩尚有均一之德況于貞良使子也才惡用是阿堵否則私之何益又語之曰吾蚤夜兢兢惟恐一言一行有差以貽吾父母羞若曹識之而于程宜人二子終身未嘗見愠怒之色聞譙訶之聲程宜人外家宴程翁客正陽老無子宜人史大理公爲續娶歲廩之歿遺二歲孤更廿五年且有孫懼其流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十三

落逆之歸周恤備至吳氏子程宜人女弟之子也甫生而父母偕亡無期功強近之親宜人又與大理公言亦自正陽逆歸病癰不時發爲顧女媼鞠養之稍長令與諸子同學同飲食衣服迄今十五年如一日程氏姑者太宜人愛女家中落旦夕以爲憂宜人曲致其厚傾筐倒庋間餽無時其家屢構橐輒史大理公爲力解曰寧爲經經無傷母心大宜人之侄寓里中大理公按月廩之而俯仰繁費取諸宜人若寄其厚于太宜人若程宜人之所親如此處諸娣諸姁皆恩禮篤摯卽老媼里媼藍樓寒賤亦和煦接之而絕

無貴倖態每腰膈相遺多厚往而不背報貧者緩急叩門輒應有不平事來白必曲爲諭解所施與衣食棹楫之類無算賓豆之外不牲御臧復有恩其年往者多厚給之曰是先世陳人也一婢以經事程宜人故廿七年不加扑挾性至孝語及先父母輒淚菽藿下視諸弟妹榮瘁相關如身承之問訊繼母汪孺人不絕使病革呼女奚往候之曰吾母誕日也以丙辰八月十八日申時卒距生甲戌歲年四十有三宜人壽絕一語不及家事性喜燭燭頗有道者是歲正月經以後事囑子婦衆咸驚不知所謂先甲辰歲宜人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十四

病殆忽寤而言神告我矣謂我善人延壽一紀至是適當其數云計聞遠適貴賤貧富無不同聲而唱有感愴慟絕歎獻不能自己者程氏姑若受恩諸戚屬也此可以觀宜人矣至宜人一二近事尤難能歿之前一歲大札伯氏之冢胤與孫相繼塲衆懼傳淥咸避匿宜人抱其孤孩與季兒嗣台共牀褥者數月孤賴以安學使者較新安且至而嗣憲之婦翁吳公病篤自廣陵來告急宜人曰兒往矣泮宮可再入是翁脫不諱終身不復見矣憲趣行至廣陵而婦翁病愈歸猶及試竟入泮往大理公督度支時所交二三郎

曹皆名流數相過宜人從壁間望見謂大理公曰君卓犖端人第恐不獲申其用耳卒如宜人言嗚呼此其謙鑒豈在山妻杜母下哉昔白傳稱元夫人女則婦德母儀三者俱冠一時余于宜人亦云故不辭而爲之狀

初封太孺人方母鮑氏行狀

萬曆乙巳夏四月既望封太孺人方母以天年壽終其冬仲子孝廉君可親屬余狀太孺人余雅習孝廉君而太孺人余近屬之自出遂不獲辭謹列其賢行爲太孺人狀太孺人父曰儀余伯父行也母汪氏太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五

孺人生而靜慧寡言勤女紅不與羣穉伍父母奇之以干支視日者曰法當貴未字而宜黃令方公曰東里先生者幼聰穎翩翩雋異父贈公謂是兒也必貴令徧治五經學成可著名字乃爲擇配卜得太孺人以貴兆遂委禽焉宜黃公逆太孺人歸則內政一以委之太孺人嚴局錫慎出納內主中饋外酬宗姻餽餽羹醴必中味春秋腰膈必中時賓客之供具必中贏縮問遺之往來必中豐儉人謂一季女操家秉何婦職無不舉也賢聲奕奕閭巷聞矣蓋孺人歸宜黃公時而公母贈太孺人已前歿父贈公守王少府之

義不更娶黃公嘗曰大人義甚高有如謂子非華元也者不亦愧乎庚號愧菴以自勵每贈公客歸宿外齋則宜黃公必寢食侍太孺人身自率婢子幾下調精膳而薦之蚤夜不敢懈曰母寧使吾翁有不適於志而夫子有虞於顧養也宜黃公遂得一意明經登辛酉鄉薦自是贈公業浸起太孺人由約浸豐愈益務爲恭儉思愛仲奴後太孺人而婦者二年而太孺人與之食同簋衣同衾庭無違言亡何仲奴與仲相繼物太孺人撫其遺孤不異已子從叔幼孤而育於贈公既長爲娶婦太孺人待以叔奴有加愛奴忘端芝山房集 卷十一

其愛而諄語及之太孺人爲弗聞也者猶是歲有給寡稚有周其寬仁不較如此居常賑窮恤匱突無烟者分之庾粟死無殯者畀之槨積婚嫁無資者貸之簪珥父客死亡其嗣母煢然獨也生致養終任喪既塋以石表其阡祝子婦曰吾子孫必無廢一陌楮塚上後從宜黃公之官宜黃公戴星而視太孺人聞雞而起以勤劬佐宜黃公三載課最得勅封孺人云尋宜黃公以治行卓異列高第召入當作御史旦夕奏上且得旨而宜黃公先感疾竟卒京邸計至臨人痛絕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幾不欲生諸孤

環泣請乃含涕爲少損悲慟越數年伯子達養太孺人晝夜泣聞者莫不墮淚比于敬姜之哭而哀獨至矣及聞宜黃公所至有甘棠之思爲樹豐碑表政績而郡縣又以鄉賢祀於學宮太孺人始一解顏癸卯仲子復薦應天鄉書而後喜可知也孝廉君又言太孺人天性澹泊雖處饒溢而食疏衣綈不爲富貴容先後所育諸子女甚衆大半自乳逮羣下恩口未嘗挂人臧否而子若孫稍有忒禮必庭戒之法言廩廩不少借以辭色諸女皆嬪每歸寧恂恂唯謹化太孺人之教也太孺人年踰七十而聰明聖知不衰鉅細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事率自拮据猶日課諸孫敦詩書勤肄業曰必無廢先人爾及病革諄諄以三世未塋爲憂曰木有本水有源乃令先人久在地上源本之謂何若輩其亟圖之又曰閨閣之內尊卑有序嫡庶有等其務和輯以寧前人毋以王父勞勩之貽而不克負荷也言未竟遂瞑子婦孫曾哭於寢臧獲老幼哭於巷族黨戚屬唁者哭於庭太孺人之感人深矣云孝廉君等以臘月念日扶太孺人柩厝於其里梧桐之陽附宜黃公厝地嗟乎古所稱婦德斯于無非無儀而止而如傳記所載樂妻穆母輩乃津津道之太孺人助夫

宦學課子成名動必曰無廢先人其於大體抑何曠也幾與樂穆諸賢婦爭烈矣或以余宗出漢司隸之後自晉太守公徙新安迄今代不乏顯者聞人豈恒少君之遺風猶有存乎而有孺人之賢足繼芳躅余惟不文謹撫實銓次其事如載諸彤史則以俟夫作者

待封周孺人吳氏行狀

周孺人者姓吳氏諱壽安今孝廉周君應原之元配也吳故錢塘之甲族其系自郡都御史公誠而下迄副使公源生光祿寺少卿公果孺人父也母高宜人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為太保文端公女初光祿公與孝廉君父通政公矜契約為婚姻歲丁巳而宜人從光祿公宦京師生孺人戚恭人亦從通政宦南陵生孝廉君兩家聞之而喜遙集也遂用采兒齒時孺人容儀娟秀敏妙絕倫諸輩絲女紅以及操翰握筆醫方卜課諸伎一見輒如風習尤篤倫義諳練世事年十八有倍年之覺時高宜人寢瘵弟中舍君大山方冲齡光祿公宦京師孺人獨以一弱女當巨室所視田入市租之廣饒米鹽酒脯之細碎內外臧獲之煩指戚屬賓客之酬答事事精辦人謂卽丈夫才或不給也是年歸孝廉君

而通政公以陪京計至孺人哭之哀或謂若豈常勢棗栗曾一見而舅逮事之故哀邪孺人曰吾正哀其不逮事舅也且親吾姑哀吾夫又哀而吾轉足哀也亡何姑戚恭人亦病孺人代姑戚恭人操家秉朝夕視湯藥而自通政公歿後以廉故家無宛財旁睨者妄意其宦中索也遂生讒構多所舛舛孝廉君又摧陷在疚賴孺人逆銷其萌家得完然所以佐孝廉君友愛其力前知通政公常有俸餘在陪京輒語孝廉君是先舅之遺也當與叔氏供之復出金釧諸飾為孝廉君女弟助奩曰此先舅子新婦者姑恭人憐愛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季女甚吾不敢私而孝廉君姊適王氏貧至不能舉火孺人念家落無可貽時時給之升斗不絕尋王塲遺四女史恭人給其長者而擁少女如女若身自節膏卽敝笄敗絮不輕棄擲人咸目笑之及所敝敗用措各當亡不入人心服孺人才也孝廉君以是不問家得一意修業舉乙酉應天鄉試最後戚恭人卒而方其病時孺人業病困猶自簡藥察膳默禱戚恭人忘其婦之不在側也弟中舍君赴公車而光祿公病且殆孺人昕夕省問為延醫藥而光祿公亦忘其子之不在側也然光祿公與高宜人之卒孺人先後痛

幾絕並爲襄事而孝廉君兩病凡兩封其股肉雜藥薦之孝廉君爲兩愈又昔常封以療高宜人病蓋不翅三折肱矣乃至督諸子甚嚴曰慈母有敗兒也干諸子婦雖甚愛亦必以禮敦勅之孝廉君因公車久資用乏孺人盡脫其簪珥服御以給而又手自刺繡及履舄爲諸婦女先迨癸卯偕孝廉君之燕次河西務疽發于背蓋前是廿年孺人病幾殆醫咸絕去謂無生理夢神益筭十年覺而脉復屬越十年又復病則光祿公之貳徐又復夢神益孺人筭十年至是遂以甲辰二月十三日卒距生嘉靖丁巳六月十五日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四十

得年四十有八孝廉君謂孺人以善病遂精醫理長兄病腹痛劇諸醫謂法當下孺人否否曰兄病虛耳竟以人參飲之愈又孫幼病劇醫謝不治孺人聞聲而知生曰醫庸妄此傷于飽而中若結轉耳以山查諸劑飲之愈其奇中如此嘗臥病數載而家事悉取辦牀褥間人不能欺料事揣情無不曲當卽垂絕時神爽不亂賢智過人矣孺人生三丈夫子祐序祐嘉祐庚孝廉君痛孺人之備諸苦而竟旅終其神傷幾如二荀之喪婦者序述遺事累數千百言將乞不朽於名世作者曰庶其有聞而以官祁陽廣文過歛

語余吾與子同籍知我者子也敢以狀累子不佞惟魯少文無能光孺人幽懿嘗記白太傅之志元公夫人曰漆室緹縈列女也及爲婦則無間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無間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間而以夫人爲具美于孺人亦云謹次其才行尤高秀數事著之狀若夫揚徽美而垂母典使孺人生平有聞於彤管則以俟作者

方母鮑太孺人行狀

鮑太孺人者處士雙泉方季公元配也父大司徒公世稱三峯先生母方夫人則季公之族之自出方鮑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四十一

並嚴鎮冠族通婚姻孺人少有外家中表異其端肅亟稱之稍長而司徒公官給事中則待年給事邸舍日惟治綈紉從衣浣濯之衣有所煩擱輒于其手曰母貽母肄以此得賢女聲甫字季公失姑鮑善事舅若後姑吳舅後姑喜相謂嗟予季得婦異時必能異我家者也季公素簡押好修側無嬖游無冶孺人恒莊事之時時以雞鳴解佩相將至所遇門內外親則式好往來絕無違言諸姊妹每私告語何渠得似孺人平生不一面睫背憎者乎卒使諸姊妹皆罔尊谷化孺人之屬也年艾而季公卒孺人擁三丈夫子稱

未亡人者幾廿年堂上不一着趾諸子姓非歲時伏臘謁鮮得見見則闔門相慰問遇有獻賜卽僮豎勿前必待侍者薦之然後手及之其嚴禮矜女誠類此而所慮攝一家事大小各有意亦無大小不取裁于孺人自季公之背日進累鉅萬孺人務衡其費不關說得請無敢闌出一錢主計者月自廣陵報筭孺人從諸子問狀俯聽仰籌語達還懸中諸篋篋蓋藏其扁鑰都貯一匱紛不可辨獨孺人解辨之皮閣有遺亡白孺人輒得故處諸婢媵無不伏孺人精敏不敢爲侵牟而孺人顧絕不以事詰婢媵曰無令若曹踐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四十三

蹠寢尋弄口舌時以此戒子婦庭內迄不聞交惡則孺人之杜樊蚤矣先是季公聚宴宗廬之廩饑者絮寒者歲歲給勿絕孺人歲按所廩絮周察之寧溢額無損謂諸子豈以是稱老婦惠我曰必無廢先人爾姑適潭渡蚤世孺人女其遺女及笄爲擇配歸槐充胡士熙後孺人耆士熙自曹州間關來且乞相國許許公文上壽其德孺人深矣蓋孺人之振乏絕急周親自其天性而程督諸子彬彬儒行則未嘗殺嚴居平出入必告夜侍便坐參語進退必胥命諸孫髫而上者所夕覲莫不整容以見者迺或爲子客授餐一

呼立辦卒未嘗以嚴故簡客欲成其子之令名也會病作而仲子用俊卒用俊負才慮諸生當噉名孺人傷焉後六日遂卒卒之日猶以塔何屬子婦輩蓋憫其用俠困而欲撫之雖彌留不相忘云孺人卒以萬曆丁酉四月十四日距生嘉靖癸未八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五歲子三人長用仁太學生次卽郡廩生用俊次用仕太學生云云子惟葛覃之爲風始謂處富貴不忘勤力儉質也然大都濩潁寧視耳孺人秉禮型家主推廣之使澤被姻族難哉文伯之母固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當孺人在大司徒公宮時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四十三

未浣衣職縫紉曰母貽母肄也其職固已遠矣某於司徒稱宗人子而仲子昔者吾友也輒不辭爲孺人莊狀以俟立言君子採焉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十二

行狀

伯姊方太孺人行狀

汪母鄭太孺人行狀

許母蔣太孺人行狀

吳母程孺人行狀

贈太孺人吳母謝氏行狀

張母江太孺人行狀

傳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目錄

一

南京戶部郎中鏡予黃公傳

中翰潘象安先生傳

贈徵仕郎松崖汪公傳

光祿寺署丞樂菴吳公傳

方隱君傳

趙宗方公傳

處士續洲程次公傳

墓誌

上林丞雪野汪公墓誌銘

洪宜人汪氏墓銘

像贊

郭海嶽像贊

江錦江像贊

陽道人像贊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目錄

二

瑞芝山房集卷十二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新安山房應瑞著

膠東門人泰六賈大儒

男

元涵鮑宇度編輯

侄

子貞鮑懋度增訂

行狀

伯姊方太孺人行狀

伯姊爲先贈戶部公長女而嚴鎮方西疇公之元配也姊生且娟慧先戶部公與余母太安人絕憐愛之笄而歸西疇公公故獨子歲出行賁兩尊人皆姊侍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養舅任達嗜酒不事家生產晚歲置戒壺二可盛酒斗日昧則獨飲舍中余七八歲時至姊家見翁飲狀手持史略一書每覽數行輒滿飲一大白絕類蘇子美飲法以漢書爲下物令杜祁公見之當復絕倒竟醉則仰天而呼聲震戶外類阮步兵之嘯姊屏息牖下親酒甚謹姑性嚴冷少所當意姊居恒廩廩久之未有娠爲西疇公置妾名子來卒不宜子而舅姑相繼歿未幾西疇公客死沙溝姊痛絕不欲生念西疇公誰與歸骨且再世誰爲上高墳以一杯澆墓乃令家僮移西疇公喪還塋造兩墳曰死則共穴也又

悍所當繼者名蘭立爲嗣先戶部公更名曰可繼時九齡先已失母姊育之甚如已所出者爲之洗沐櫛髮爲之抑搔痛癢爲之行束修就塾西疇公所遺僅三十緡朝夕數米而炊不數年且盡姊時時攜嗣子來余家繞縮髮輒爲議婚余乃貸以助及新婦入門而姊始一解顏又舉二孫喜甚則時時喜二孫來余家其所以撫育二孫者不異撫有嗣子之勳渠也又屬余爲嗣子謀生既有緒以法敗姊又亡嗣子攜次孫出不返長者復眊然如醒姊蕭然一室卽敗絮敝緡皆入質庫余迎養姊于家而姊心則惟繫嗣子若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孫鬱鬱成疾爲延醫餌藥稍愈亟輿而返余堅留之不可返未浹旬以除夕前一日日下春曙然而逝爲萬曆甲寅十二月廿八日距生嘉靖丁酉年十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八歲嗣子可繼娶向果吳氏孫某某余聞之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姊用父母家拮据夫家力殫矣人謂姊不爲西疇公立后可優游卒歲不至此不知姊所爲立后者大義也寧茹荼蓼自苦爲義而死必不肯以豐溫遺地下自爲生姊于擇義審矣夫山妻杜母智眼可以不有而公孫替自之熱腸關係人綱姊卽不能料其嗣子之必敗而心盡矣

余故著其大者若姊之和姒宜家諸嬾行則方氏之衣冠舊彥今日所爲姊傷且吊者俱能言之不具述

汪母鄭太孺人行狀

鄭太孺人者處士汪季公之元配也季公世家潛川而鄭著貞白里與潛川汪仇甲邑中太孺人父曰方塘公母某氏太孺人生而夙慧婉嫕端靜有女操父母絕憐愛之嘗曰息女也良須美對非門勝者不以字也時季公之伯父無子樹後以賢擇季公而母許太孺人尋爲公請婚方塘公夫婦喜相謂曰夫汪越國之胤也門閥故高汪郎人身定不凡不然何以賢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

見擇遂字并而歸季公孝事舅姑翼翼惟謹其相夫子順而婉其處娣姒和而異閨閤之內雍肅著聲人稱潛川內則是時季公父故積高貲號饒溢矣而太孺人惟儉是師身所着多弋綈緼緒書自督燭下醅浣董粉必飭夜則篝燈熒熒紡績織紉務取成于其手侍者曰以素封之家而母猶績乎責亦勞止況可小休太孺人曰我殊不覺勞婦無外事蠶織不可休也當春秋腰臘則選馨香潔酒醕靜中幕皆必躬必親有采桑采蘋之風焉以御賓客雖傾筐倒庋無所靳久之季公父塲而所積貲故在青齊數千里外念

難去母爲遠遊曰顧養之謂何逡巡不發貲日旁落

太孺人從容史曰黃鵠絕千里而拔萃羽丈夫志四海寧終鳥翼下與其坐而挫先業卽日侍母膝前母

不樂也我其代君養母君行乎哉季公乃去而南北

賈轉輟吳越青齊諸郡太孺人精心以奉許太孺人

每膳必嘗其旨否而昕夕就寢窓間曰安乎而後退

而署內政也部分裁獲有宜出納繕繕有籍儲侍盈

縮有度位置簾笥有章季公得寬其內顧修先業而

息之太孺人之操家秉力也最後季公無祿卽世始

許太孺人相繼以天年終太孺人哀毀甚哭泣備禮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四

日訓教諸子曰而今知家門之殷蕃乎而知而父之

累纖積微間闢車牽者幾何年矣乃始矗立門戶堂

構播穫今安而曹戒之哉日慎一日令厥考翼其肯

曰子有後弗棄基我乃可以見尔父于九京也其諄

切篤至如此或事闢大體則尤正色法言不少假借

必洗心易聽而後已諸孫在側其訓教亦以長幼異

辭蓋太孺人之所爲義方者再世不替也里嫗或以

勃蹊許語來控往往取束于太孺人之片言居常賑

乏絕濟緩急脫不急不以無爲解不難貸之簪珥質

劑家故其賴太孺人而舉火而授衣者頗衆然性尤

隱厚能內自克寧損已以益人必無妨人以自利人
有失則揜蓋之有善則惟恐其不揚即德往而德來
常情所惻然不平者太孺人亦寬然不較也雖然識
度之宏遠士君子猶或難之矣太孺人方以今年登
大耋忽寢疾且劇日殆將不起疇昔之夜于夢徵之
矣二子皇遽請遺言曰汝兄弟能克家諸孫行且有
樹吾復何言時方沍寒彌留之際猶若以寒故顧視
子若孫不置者其慈愛如此遂以十一月十一酉時
卒宗姍遠邇聞者皆出涕蓋太孺人之深仁篤厚有
以感之矣二月廿六奉太孺人柩厝焉而屬孝廉君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五

徵余言云余習孝廉君久雅聞太孺人懿行遂不
辭撫寔狀之語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殆未無論也
太孺人雍容閨內操家有餘智利物有餘仁語落房
闥而徽音足垂意其所托根者遠發源者長矣鄭以
貞白標里汪以越國元宗爲生女士樹之母儀若太
孺人良有所自立言者或將采焉

許母蔣太孺人行狀

蔣太孺人者高隱許雲丘翁之元配也父蔣文學綱
齋公亦稱郡中高業之生母方氏夢月入懷而生孺
人幼端穎嫻女紅父間授以女誡內則諸篇輒成誦

能解其義時郡大夫拔士得五爲高其目曰五奇而
綱齋公之子名在五奇中綱齋公指孺人笑曰令女
也而男第五之名何必減此子心甚憐之爲擇對得
雲丘翁翁故厚山公從子厚山公以孝祀鄉賢者也
素重許可而爲綱齋公師故翁得委禽焉年十六歸
雲丘翁翁家欽北鉅族父洵昔先生以理學名所師
友皆海內名儒如涇野東廓都峰緒山龍溪諸先生
以故治家嚴肅姑李太孺人性亦莊嚴人爲新婦難
之而孺人顧有桓少君風篋錦綺羅紈不御身著綵
阜手自拮据爲姑作勞每事諄大體春秋享祀茹醢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六

蘋藻必豐潔如禮以御賓客則列品邊窳酒漿賓筵
甚秩舅姑相顧謂新婦賢也且能居數載舅沒而雲
丘翁先已客游仲弟病孺季方髫姑慟幾謝孺人既
獨身當戶外治喪事內治家事又時時侍姑側解其
號跳雲丘翁聞訃徒跣奔歸視喪事甚治無缺禮內
外井井有條泣謝孺人吾失吾父微婦吾又幾失吾
母是時王姑病在堂孺人扶持惟謹手奉厠楡浣中
裙有女奚所畏避者王姑德孺人甚孺人時首舉子
王姑日視兄而祝天語孺人吾無以報孫婦願此兒
如吾祝以報孫婦耳所祝兒卽長君致和也又有庶

王姑三人亦以事王姑者事之而庶王姑有三女姑
一女孺人皆佐雲丘公曲爲周恤或家落輒迎養歷
歲月不衰雲丘翁諸弟後先納婦其間名納采以至
御輪諸禮雖雲丘翁任之而庭內諸務悉孺人料理
諸姒至率之以和有疾病爲請禱延醫有效溺女者
輒力拯之盆中稍長又習以女功訓之如已女以是
諸姒敦睦如一體姑雖嚴冷每爲孺人解顏終其身
無所燕喜孺人故宜于子輒殤則廣爲雲丘翁置媵
前後七八人皆御之以恩媵嘗亡其服飾而妄意孺人
妒媚故匿之孺人既爲更置新者如其所亡無何媵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七

之親屬嘗其所亡媵大歎謂病物復厚爲之斂最後
雲丘翁置一媵念多費歛罷不置孺人爲稱貸佐之
倍償不惜腰纏令加餐節勞及產子而雲丘翁意難
舉之長君奔請尚猶豫言之孺人曰吾心也解衣抱
之歡如初孺子時待媵寢起而厚有食不責其償有
假簪珥會媵詒以遺亡不逆其詐雲丘翁喜置產務
施予賓朋滿座數致賈乏孺人每解簪篋佐費雲丘
翁夙以長者爲月旦重里人多來質成翁大書門謝
去之孺人肅容進曰無然此誰非葭莩瓜瓞其拒之
也翁延接如初多滿意去或以片言解其紛中外誦

雲丘翁義甚高而噴噴孺人賢不置撫諸子女慈而
教每晚必以孝經曲禮要語及古詩歌課子而以女
誡內則諸篇課女環立朗誦如金石相宣撫諸孫亦
如之嘗門長君曰若知孟氏母子乎對曰母賢母子
賢子也孺人曰子能奉母之教故子賢母能成子之
德故母賢勗哉孺子又謂士有常賢無常遇顧自樹
謂何耳朝夕以勤儉爲兢兢曰人情儉則有餘奢則
不足不足求足終于不足皆格言馭臧獲有法棧則
僮奴樵于山夕則女奴織于室樵者必命早炊令待
絕餐績者聽其列坐夜分乃罷垂七十而姑李太孺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八

人以大耋病牀簀間孺人猶是先諸姒扶掖太孺人
臥起至徹宵旦尋雲丘翁亦病乃令子婦分治湯藥
粥糜而身自無攝之以朝于翁而夕于太孺人無間
時太孺人歿雲丘翁亦相繼歿孺人不勝哀病作至
壬子冬而劇仲女割股進之臨華泣語長君吾生平
喜布素而厭絢綺見其以母喜者歿母仰視屋吾從
若翁寔僦處此以避雷耳禮終于正寢其遷我祖居
爲正無違吾言乃暝是爲萬曆壬子十二月廿八日
距生嘉靖己亥三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四太孺人
之于婦德具矣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禮處娣姒以

和訓子孫以義方待姻屬以爲厚遇妾媵僕御以慈惠至稱引子輿氏之賢爲長君勗而不以一時榮顯生輕重豈不超然卓識哉卽尹母之芳烈又奚讓焉吾知孺人之必有以開後而長君之顯庸有日矣雲丘翁諱元直少師申文定公標以高隱里人又稱高隱公云其懿行詳公狀傳中丈夫子三人長致和庠生次陽和次耳順側出婚嫁皆名族長君等十以某年月日奉孺人柩厝于公之墓所而以狀屬余余交長君重其文雅器識有君子德度因習聞太孺人懿範遂不辭爲之布狀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九

吳母程孺人行狀

大蘭儀蚤謝而托彤管以揚輝金璫未垂而摹琮璜以樹則故非并禕名流未易稱也然有毓祥華宗作儷文雅壺政肅洽房曲穆宣卽筭未及于修齡而型可垂于來葉君子未嘗廢紀載焉惟是吳母程孺人者太學象成吳公元配也非德盛年收華委世其子洪彥以狀請孺泣而言曰痛母氏之見倍也未停午而下虞淵詎敢狀之長者然禮云見似日罹况戴母之真于琬琰何止日之而罹也微狀無以不朽吾母必乞一言余惻然閔之且余與象成公善與象成之

尊人中翰公善又與孺人之弟孝廉公亦善則淑懿徽音頗聞梗槩卽爲之狀可也選言錄行可示來禩卽爲之傳亦可也孺人出臨河程氏爲邑著族待封心字公女也幼卽端雅有度履綦不踰閭閻而性婉慧勤敏于麻枲絲繭組紉織紉之業無不曉了手治之夤夜衿纓周旋度閣咸視力所能不殫勞勩孝奉父母善得其心父母奇之曰蘭芳玉粟佳女也必不偶凡子爲孺人相攸得象成公名案偁少夙有嘉稱而孺人之施擘紳也亦慨有恒少君風軌里俗所尚飛翬織縠翠羽金搖諸飾皆荷篋中不御而佐象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

成公以操家習勞井井有緒孺人是時年纔十八其曙大體炳物宜殆新婦所難舅姑若祖姑聞而喜曰警鷄輓鹿賢婦也真可以相吾家而孺人之事舅姑若祖姑尤孝以虔享孰擅鄰視食惟謹象成公肄業辟雍山友天下士孺人居侍姑側朝夕問省姑稍有寒暑之荷輒憂形于色手操藥物餽餽以薦而口嘗其旨否吻爽起候夜參半未寢里婦或勸之豈少女奚而自苦乃爾孺人踞蹠曰婦事姑猶子事母不親于心安乎其孝謹益天性也何太炳家已嚴整樹家人模範罕剖析一二疑難事人服其識及自爲

政益務肅飭處大小親疎各有意內嚴管鑰外供筵
組細及米鹽飴蜜羹茗之屬無不中度繁劇猝至咄
嗟而辦卒未嘗軼尺寸識者稱其爲大家內則云訓
子洪彥慈不廢嚴壹軌于正庭中不令有諍聲庭外
不令有錯履日習之于家塾晚必課其所習動則懌
不則督誡之有嚴于扶曰幼而泛駕長必債轅可不
及此時務學乎里俗故汰孺人可謂有義方矣體素
羸積勞瘁善病在牀箕踞二年家政一一擘畫乍寒
暑輒問姑太孺人安否每食必詢象成公食乎病中
率以爲常訓子女皆格言當病時女笄于歸敦戒尤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一

吳母謝太孺人行狀

謝太孺人者待贈涪川吳公之元配也贈公家石橋

西故邑布族而謝著汪村有謝公鼎者爲太孺人父
太孺人幼慧父恒奇之擇對得贈公公失所生母盧
氏撫于嫡母汪太孺人事姑汪甚謹贈公自幼孱弱
恒病瘵以汪母撫育成立既受室太孺人脫簪珥鬻
嫁時女爲取藥弗愈乃以糜代子乳而輟乳子乳啖
公公飲乳得瘵姑汪以九十五歲坊太孺人扶持三
十年寒煖飢飽疾痛痾癢無弗相關也者鄉族咸以
孝稱而贈公既壯喜任俠負義槩專趨人之急慨然
慕陳孟公原巨先之爲人太孺人每從容調劑其間
宗人有尊行凌挾公親弟者擢髮委頓公憤甚直于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二

官太孺人曰毋然彊梁者不得其死姑待之卒如言
某子甲谷弱弟之贊而父子兄弟共崔角于庭父與
弟俱死又逐其庶母公懷不平暴其慝太孺人又戒
曰無然此梟獍之徒其毒不可近也某子甲卒以此
街憾爲蠱尾陰搆賣僮僕子之徒與公訟而薦賄訊
者以覆沒公欲內之死公赴係縲與太孺人訣曰死
生未期無幾相見太孺人絮泣而呼天赤然一身誰
因誰極矢棄諸幼穉與仲兒極行乞于市以白此冤
公既行太孺人盼盼離落間聞受榜掠五毒俱至輒
寢諸穉于簀而自往投繯曰寧死不忍見夫子受箠

楚也極寤急持太孺人泣有母有父無母無父父母死極不得獨生諸幼弟將誰與撫亦相率填溝壑耳太孺人乃勃然起曰我誤矣我誤矣兄言是也竟與極備艱難險阻而脫公于阨然家益赤貧又慮公不忘離乃謂公曰與其相守于窮巷極門無寧攜極見作客猶稍發舒時寒月俱衣單衣太孺人與贈公共持一敝縵相視曰寧寒在吾母寒在夫竟持與贈公去太孺人乃勤紡績從手指上活諸幼穉者十年所外家間一周給之而會極有成立費川浸饒太孺人每念牛衣泣苦爲生難不敢事紛華至于周急賑乏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三

絕則又常自念其所苦以恤人之苦必濟之而後已生平不妄語笑言出而聞者咸服闕內肅如也教諸子諸婦以及諸孫每舉夙昔艱難事耳提之無不悚然率教者贈公先太孺人卽世幾廿年而第五子朝相奉援例授羽林左衛經歷將以考滿徵 上恩贈贈公如其官而封太孺人乃太孺人以今年庚戌又三月十一日未時卒于家距生嘉靖辛卯九月十八日辰時享年八十歲丈夫子七人諸孫某某嫁娶皆名族朝相聞太孺人訃號慟欲絕遂以狀請曰相方斬一考徵母氏封遂叨升上京卽不獲躬親含斂

抱恨終天痛不可割惟是母病革時猶語諸孫寄遺訓子不孝兄弟曰橫逆之遭數之適也以德報怨君子所珍無相冠仇吾日暝矣相聞斯言而五內欲裂也茲將以九月奉母柩同父合葬于吳栢山之陽乞公一言狀之以求傳誌于作者母死不朽嗟乎怨悱賢者之所不免而在閨閣中尤甚太孺人值怨家齟齬險茹荼間關萬苦而中不一掛念其德度詎可及哉羽林君在都多名公長者游其所稟于太孺人冰遠也遂不辭爲之狀

張母江太孺人行狀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四

張母江太孺人爲謹吾張季公元配父曰江長公東曉太孺人生而江公奇愛之相攸以歸季公江張皆閩右著姓太孺人之施輦紳年纔十四貞靜有思度輒能善事君姑時伯姒居汴仲姒夭太孺人獨以季婦承顏姑嚴令難事太孺人能曲當姑心歸寧父母日家人爭問若嬌穉奈姑厲何太孺人應曰不聞里語乎難姑好婦愛我孰如姑勿復言然家方苦窶姑又過自溪刻幾數米而炊新婦益鮮飽又謫不銖身至不能圍冬太孺人堅忍寧耐身操井臼刺履絢飭完備以佐季公起家家浸饒而太孺人無改于其儉

每誠諸子婦以勤生敦朴曰我苦爲生難毋動爲沐耳至設賓豆則傾筐倒庋有藪分藉無所靳嘗禮大士金屑巖路陂之梁衝于陽侯行道苦之捐貲以助成梁費而成其勿籍姓名又再一倡義創虹梁于某邨其儉不靳施皆此類每季公客歸必肱篋堂中與公家共之不入一絲一縷諸所施予皆從十指中刺繡組紉泚泚山有鬻魚者亡其值窘而辨地號天不難以衣入質劑家助之事多見其大者遠者諸子悉令受書聆于姓書聲喜不啻數部鼓吹稍懈則扶之曰大禹惜寸陰若曹乃費日乎外家日削所爲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五

父母養生送死甚備弟四人遞貧伯與鄰構既脫簪珥袿裳爲費以出之于阮季復以鬻非其山構又復爲出貲買山以解仲叔賈而盡室以從賈不售折閱客死則更季公捐厚貲爲歸其廣柳而還其室家既爲季婚娶貽資斧又復爲諸弟弟子畢婚娶具資斧且葺其室廬前後所費不啻千緡其不忍外父母家而篤厚之如此蓋自失季公而益厲淡素尚精無生之說嘗普行修行捷徑一書以廣利人繫念彌陀七年不輟一日語出後子時昭曰吾心無事一切放下矣未逾月而逝類有道者時萬曆庚申五月十五

日下春暉生嘉靖癸丑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八歲歿之日聞者嘆息或至落淚曰太孺人真善人何天不佑之期願耄耄爲世勸耶蓋太孺人樸言賢行慈心熱腸所以感人者深矣

傳

南京戶部郎中黃公傳代

南戶曹大夫鏡子黃公者余年友也余與公俱居歙之東偏東髮與公爲文字交時公以麟經名家稱大師邑中矣尋與公同舉進士聯肺腑姻距今廿三年而公歿知公無如今非余誰傳公者遂掩涕傳之公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六

名全初字性甫邑中學耆稱曰鏡子先生世家飛布大牛山之麓父贈戶部主事毅窩翁有文聲生公穎異八歲時爲乳鴨見水文有沐浴咏歸曾點志之句識者已知其灑落不凡儀表蒼然兩眸子甚異人以爲類故少司馬鮑公殆貴徵也有善相人汪翁遂字以女稍長補邑較弟子久之督學試高等有餽廩既又首冠諸生名益振試無不輒高等從游之士滿戶外公益自發舒善談笑四坐皆傾然數困場屋諸生漸散去公故恃其肥腴給饗殮乃益隱而公殊不屑意自發舒談笑如故尋以戊子己丑連舉進士蓋前

是十六年而公曾夢之帝所侍于座右其左右人相
向立者爲汪周潭中丞中丞亦以前戊巳發冢者也
公故常內自負及選得語溪令語溪賦重又疲邑積
逋至十餘萬公不問一意寬賦緩徵爲務而當道方
督舊逋與新課交徧誦令公自度吾不能以鞭笞吾
民而充課也又疏節骨體必不能乞上官憐以爲民
解惟有去其令採黃山薇飲練江水耳遂移疾歸歸
則集鄉中秀異爲彈射文藝自發舒談笑如故三年
補南武學教授公蒞武學勤其官所近多來質成轉
南國子博士是時方選天下茂異之士實太學無慮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七

數百人公首倡議備造成羣而科額不廣是以貢爲
羅以羅淹頓天下士也大司成馮公是其議條上報
可比舊額增十人公所品藻多人穀顧張二太史更
著已奔母李太安人之喪毀瘠骨立人稱其孝服闋
補北國子如前官尋擢南戶部主事轉員外郎中司
府守藏料量勾稽務求其覈先是振武兵變軍皆預
支有 詔佐金錢十之一而主計者多觀望遂巡格
不行公獨力任之歲所省萬四千以最錄公遜謝曰
怨之不辭最于何有及權比新闢著有推關紀然以
搜剔諸奸利隱匿者不便蒙黜吏間爲飛語誣公甚

深遂中考功法太宰曾公負天下重望爲公解而卒
莫能救也然公之季子時已哀然魁鄉書矣公遂拂
衣歸燕居深念吾幸有祿人而不能仁其三族庇之
字下彼范希文何人乃營家廟又治水口以藩其鄉
三族之人恃公助以生有室死有塋學有塾又兩白
其宗之異先笑笑婦寡皆倚公爲命蓋慷慨喜施其
天性也然性伉直觸之而愈動在諸生時有強項者
張甚嘲謔堂地吉謀置穴公言排之張項氣奪爲
寢其事一時莫不壯公又爲諸廩餼者復其額晚歲
見邑人有冒聲勢作邑乘燭亂是非公草辨志若干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十八

篇格其書不行蓋公之勁節如此 贊曰賢者固不
可測以公之崎嶇歷落不合當世世亦遂鮮知公者
白首執戟猶蹉跎以歸何哉然歸而爲德于鄉所知
無不蒙潤者昔王蘭田初令宛陵頗遭疑謗迨祿賜
皆散之親故清潔絕倫始爲當時所歎賢者果可測
哉嗚呼此足觀公矣獨怪乎秦酒塞戶不饗人以餘
而傲傲自矜至遇利害輒畏首畏尾囁嚅不敢吐一
語以視公何如也

中翰潘象安先生傳

萬曆初潘先生象安以詩賦入秘閣供奉 天子筆

札矣諸貴人見先生名驚問公方仕宦邪何公詩落人間流傳禁中久也會慈寧宮端蓮生以先生詩舊知名有詔令賦詩立草三十餘章奏之皆妙麗大被稱賞特賜尚方金有加當立草時諸貴人驚謂古有七步成詩潘先生乃三步成邪而是時上方親文脩每有票署輒令揮灑亡不稱旨蓋先生詩警敏頃刻可下許言又工八分書適雅逼古自是長安貴人填戶外造請無虛日云初先生居而游昌江輒稱詩為賈人子題扇弗識也偶題寺僧壁曲潘大司馬諸公見而異之曰孰是童子作驚人語徧賢賓客名遂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十九

起時先生年甫十三歸與邑人王仲芳汪民榮輩結社兩人皆有宿名自負願心伏先生先生意非盛唐諸名家莫當也積芳選木飛瀨修竹吟嘯其間都無官意有時挾策獨往家人莫知屬李文定公聞先生名欲得一當先生玄纁旅幣三肅使者新安山中乃往文定目先生風氣甚異曰象安非獨工詩天下士也與定爾汝交最篤于是楚張公越余公吳中公欽許公相繼入政府皆上客客先生而張公方範蓋一世鮮所當意獨多先生詩文為加禮先生既游諸公間絕口不關長安中事往來相舍若在粉巷諸公以

是愈重先生朱大司空聞其風而悅之議以布衣薦于朝張公曰無然象安才當令以制科起家督學使者乃為特下檄所屬召署秀才通州予既廩非其好也勉試澤宮再罷乃以太學選授中書舍人故事大內題咏不及中舍先生獨見推擇則以詩故而上又嘗使中貴人持圖冊令先生列狀先生念事多忌諱然義不可隱竟其實聞為人孝友恂恂款款而中特耿介以詩若書來乞者所高雖白疊之士必應否即戎馬高車不輕與每清言雅諳四坐絕倒江伯玉先生嘗語人久不見象安不問佳話其為名流欽賞瑞芝山房集 卷十一 二十

如此先生雖在貴游中時時作鄉關之思乃做古琴操度曲以致其意曰吾亦欲飲練江水採黃山薇耳今太宰李公素高先生為言于大司農得轉餉取道使先生東出歷下經薊門涉山海所至諸山公驪履遊之覽勝賦詩還次國門之外將歸諸子墨客卿薦紳衿章慕尚先生者皆曰潘先生來矣爭丐其詩與八分書車枳踰旬月乃得發 鮑生曰余讀史所列文苑諸人少能以細泰見幸人王獨六季多殊寵然僻王所睚事不經先生于今上未為不見幸獨以寥廓之士老金馬門識者為先生誦雅聞先生客貞州

時方食貧嘗買一妾察其家所苦反妾不問金宋簡較其以金寄先生所尋其亡先生召其子還之以無券不任受金先生曰金在不責若券同邑殷大司農入朝過真州故人具千金裝屬先生言離利害先生乘間言之却千金不受大司農聞而嗟嘆良久夫以先生高潔反妾却金自細事然千金不屑九列何加避世金馬抗懷人外嘗怪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辭人負才遺行如先生豈浮華博習之徒可擬哉故跡其行事絕文苑矣詩有集行于世許文穆公比之王孟高岑殆篤論云余爲先生里人故知先生軼事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十一

贈徵仕郎松崖汪公傳

贈徵仕郎汪公者名學忠字汝孝歙叢睦里人質授太醫院吏目將仕佐郎後長君一鵬官南京衛參軍逢 覃恩加贈公徵仕郎世多公長者以公號松崖成稱松崖先生云幼警敏五歲受書輒成誦處羣兒中疑疑如成人狀弱冠遭母艱哀毀備禮公本懷尚儒術矩步而雅詞不輕舉止父頴源公謂曰若兄既服方領執經若不得復爾是時兄松石公業習儒以諸生高等顯名矣公乃握筭轉轂吳越諸郡間非其好也亡何頴源公病公馳歸昕夕侍湯藥衣不解帶

病劇籲天祈以身代竟卒公幾不欲生既喪事久乃嘆曰吾往者父寔謂之故勉而逐什一吾安能辭餽錢刀向市中作活于是擇人質剝身自雍容視成事而已而所擇咸富用不差業亦日拓又雅負人倫鑒方相國許公講業頴源書舍公一見異之曰真紗籠中人以息女字其仲子立功後爲中書舍人而自相國讀中秘書以至司農公一無所請屬牋問亦未數數然也相國愈重公思聞嘉譽在政府十年故舊紛紛候謁竟不能得公衣裾微相門也屢以書招公亦謝不赴嘗作金門吏隱文一篇高之蓋公所授銜隸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十二

奉常故京秩云問歲一至冷城相國之門下士多宦此中聞公名爭來交惟見公修幹軒朗舉措有適語不及私所造無不躡履迎公者里俗故以皆相高公不爲動絕不以阿堵字掛口吻間而其慕說乃在賢達先生與文學高第以經授仲子一鸞語之曰世以爲金吾以明經孺子勉矣又助興文會所宗之俊秀得以敬業樂羣公有力焉而至其敦厚人倫慕義若渴嘗捐三百緡首助祠事外舅海陽吳某者家日落先鬼幾餒公爲置腴田以備染盛而又陰脫其子于犴狴不使知也黃氏姊發而貧賤之終身不替內侄

溪南吳氏子窘不能室則厚助之爲納婦胡氏諸所親暱緩急叩門輒解案多寡應之不以無爲解所自御飲食服用澹如也歲時伏臘集宗黨近屬敘致先輩流風宴語款洽談笑竟日尤重節義事每有見聞輒誦以爲快里中嚴事公爲鄉黨祭酒年七十八卒生二丈夫子長卽前所稱參軍一鵬次孝廉一鸞余同年汪君蒼衡狀備矣蒼衡爲公從侄 贊曰孔子云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稱不屑不潔是狷也余往授經孝廉最久知公最深跡公高視遠志不苟取一介亦不輕許可妄交每與余談論擇言而發拔乎流俗

臨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

見有不義若將浼焉所謂狷者非邪乃精神孳孳務以儒發家家庭與子侄輩相勸勉不能舍是歲乙酉而猶子戶部君一元舉順天相國以公故引重授秘閣登朝歷版曹及庚子而仲子一鸞舉應天盛年仔學射策甲科有待則所謂不干其身于其子姓者儒竟不負公豈亦狷者廉取而造物固默隲之與

光祿寺署丞樂菴吳公傳

余里居習光祿吳公樂菴寬仁長者徵其行事多卓犖邁衆德聲倫於古人及余解蘭起家去之五載歸而公已逝矣睹里俗之日下歎渾樸之就形管子曰

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若公之力善則由家而里而鄉靡不淳至良足以風忍使湮沒而不傳乎作光祿吳公傳公名思沐字新之樂菴其號也歛向杲里人其先世出唐御史少微公至宋而有微君景自富饒遷向杲微君以理學著爲晦翁朱夫子門人薦徵郡轅書弗就語載郡乘傳八世爲籬東公菊又四世爲賜谷公道還卽公高祖皆有詩文聲世所傳籬東公詩如獵獵嶺頭風娟娟溪上月之句乃 國初以賢良舉不就而作賜谷公有萃錦集納編古字便覽詩集行於

臨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

世曾祖曰中峯先生項在諸生中翔甚奉 詔拜儒官父左泉公諱尚宇蚤卒公時九歲太孺人食而教之嘗丙夜呼起披衣坐曰兒勿美寢兒先世昌阜一旦衰落孺子能自樹重振家聲吾他日死亦瞑目未幾母病劇公侍側奉湯藥跣步不離旣歿哀毀甚公時年十四近屬以貌孤齟齬之公避居外家三載歸而受室度儒不能自拔於前人輒趨彭城賈賈二年折閱歸公志日鑿溝而遇湛伐薪而逢虎事固有之奈何命何居一歲復駕彭城道遇黃君澤語次各敘其生年月與所具案中裝皆同遂令而而公其父黃

翁者亦結爲忘年友顧質俱薄公每出計算息輒贏黃翁益心伏聽公所指畫賈稍振而徐以河數徙不艱賈乃移賈夏鎮然公賈非賈也世之善賈者醒醒錢刀析入秋毛斬自封而止公賈乃在廣濟博施欲所識窮乏者兼利而第施由親始其爲所親畫策大都量人受事量事受直使門內無不受事之人卽無不受直之人度三年賈餘一年之蓄卽以一年蓄爲別樹置而召其門內某某來受事九年賈餘三年之蓄又爲別樹置而召門內某某來受事終君之世所樹置賈區凡若干而門內之人受事幾徧又爲釀金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二十五

之法合數人權子母而息之以先後受母而息子歲滿子完而人居然有與母向來門內之人徒手亦貧者各各漸有宛財冠婚喪蒸奉父母長子孫葺廬舍諸費一切能自具所積累少者數十金多者數百金最多者千餘金皆公所自出而公卒未嘗以其故損貲蓋公之言曰昔人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吾亦慕之然吾之意以爲與其待我分給不若因我使人得自給待我分給所給幾何人不周而已先竭因我自給所給不乏而我可以常因於不窮故其規畫如此而或孀單孤穉不可用吾畫者則又月

有析歲有帛就外傳有東修卒之少長而長立男籍以克家婦籍以完節者不啻數十人門祔大塚公歎曰吾不敢一日忘母命也乃以次及疏兄弟及貧交惟力是視往所交黃君澤者以重遷不肯去彭城竟亡其貲彭城尋強公出貲佐其賈真州又大亡其貲真州公不問真州之息而第分與夏鎮之息夏鎮所息者公爲黃翁殖翁待此而老翁之幼子渭待此而養者也先是澤無子公史翁納妾舉渭渭舉而公撫之知已子以從弟之女妻之而未有故人胡某者其友下胡千金胡強於公友半負胡公爲擲券數百金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二十六

不較胡坊遺孤三人將爲族豪所啖公力格豪以植孤孤先後亡又求其族當繼者繼之亦妻以從侄之女公於此兩家者以管鮑之義居財而以杵臼之仁樹後者也然公不以此微名而尤恥獨爲君子嘗率其本支爲小宗立祠矣又聚族爲大宗改造而頭會備侍動輒拘掇不諧公子惟時請曰大人舌敝於恤慘矣寧多輸以卒業何刺刺摩口爲公曰不然猶之祖也各欲自盡今但使我名尊祖而人不得稱祖孫非所以明大宗敦一本也從容緩頰詎終不動卽一石一手一足皆可自竭其識度如此嘗念河徙

而指椿嶢石伏河中舟觸之立破大爲公私船艘苦也乃屬其族人某白於總河楊大司空而自捐金募夫由徐達清河悉芟除之數百里內一旦安流其族人某還報開府大喜曰此縣官事而勞苦若又損若豪義之官以萬戶不知其皆公之爲也又糧艘啣尾入閘小舳競利輒沒公爲造舟利涉而又以岸傾圯遲遲歷舟請於官累石築岸舟至可維無土崩覆溺之患當事者建坊以旌公閭閻已歲惡道殣相望公前後拓地數十畝瘞之膝沛之間陌上得無白骨公與人坦夷樂易中外爲人排難解紛每以談言微中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二十七

或競刀錐成隙不難自捐以平之人信公片言重於季布一諾居彭城夏鎮數十年同曹倚重紳綏傾風所交如錢吏部心卓尹工部少方楊工部眉愚皆物色公賓禮之而羅武庫澄溪毛憲副思近姚侍御瀛曙則皆受經惟時賓於公沛令君先後皆遇公殊禮公於儒雖未竟而覃思經籍旁及二氏嘗曰人生倫常中何能逃於其外第就中體認得真便是上達聖賢處而二氏欲脫離之也又云聖賢學問皆由近及遠故施由家始斯步步實履否則未有不仆者矣晚益務踐履每詣會講輒曰講學唯在實脩終日講

而人品不加崇何以講爲皆篤論也在同族所厚者蓋都令謙菴同鄉所善惟畢學憲見素程儀部坤輿以及不佞二三人性耽佳山水鄒嶧孔林岱嶽之間足跡幾徧而又嘗訪羅武庫於會稽惟一尋禹穴蘭亭諸名勝時羅公爲會稽令邑人爭傳令有重客公去弗屑也頃者吾邑劉明府采欵俗以善士籍公公故籍儒士禮部晚乃授光祿寺署丞銜有子惟時諸生才行俱卓論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公之加意門內親若而人所持者狹所施者博非其計數勝能乎今受事光祿則計本量委當必有以佐勳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二十八

卿之急而爲 國家分猷念者乃所施用僅僅若此嗟乎白虹良寶而就灰塵豈少哉然公爲善不近名其敦仁廣孝讓利植孤諸懿行皆默不自明所談學問纚纚中理公固雅閑篤慧君子矣

方隱君傳

方隱君者名中立字伯能歙嚴鎮人也三世皆以醫著初其祖恒齋公音者故節俠嘗東游浙有逆旅人遇盜亡其貲大窘憐而解裝賑之不知其名醫陶節菴門人也曰吾無以報公願畀公禁方歸而懸壺肆中矣又與侍讀學士唐公阜游學士淹久留舍中數

窮絕公時時提一囊藥急學士藥至今以爲美談
云唐公後舉元歸每里會必虛左待恒齋公至徧
贊賓客而方氏醫遂由此顯至長塘公則幾以醫傾
郡邑矣長塘公者名健字一誠隱君父也隱君生而
貌哲豐下恂恂儒雅其都不肯習爲醫曰丈夫當以
儒術起耳尋目青作廼棄身賈願不能效賈人子孳
孳競錢刀而輕財好施賑人之窘大與其祖恒齋公
將長塘公笑曰孺子爭利者于市樹德者于醫若欲
樹德而務賈乎廼復業醫徧索所藏診書肄之遇異
症輒沉思爲廢寢食如身自病也肆可一年所卽驗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无

之有驗猶以爲未殫肄三年所爲人治診病決死生
不爽嘆曰吾豈能視見垣一方人哉不辨脉而治病
其礙者不止垣一方也醫術遂絕長塘公而上矣長
塘公故用奇逞逞奇中君察脉署方不當病不藥藥
無不中以此爭赴隱君老稚塞門而請如堵隱君爲
各署藥所宜曰寒飲斯熱飲斯風飲斯氣飲斯竣而
後從一籃輿視病數十里之內遠或百里高門懸薄
無不赴也每至甲夜熒熒篝火歸雞初鳴叩門而請
者又至矣日出而請者之屢滿戶外輿馬承筐填街
巷矣嘗有海陽人病幾殆族醫望之却走病者黃雲

引一綠衣履綦而前指曰夫夫活汝隱君至與夢
合一劑而瘥其家神之廼留隱君衣履而薦之新又
管視疫病疫者爲鬼所苦隱君將至聞鬼椰榆語國
醫來吾無處所矣共躍而去其疫遂瘳隱君醫既精
又多奇驗用此名益高附者益衆有如嬌者飾誹詞
相訾而君愈折節爲讓曰同伎相訾從古然矣何有
于我哉竟默默不自明其後誹者以醫左幾中法屬
君解而君先爲之解矣生平薦之後反見毀者君如
弗聞也而薦之如故其深中隱厚皆此類又內行篤
至其室王父母極事庶母張必竭必誠母胡孺人常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十

祝曰願汝之子孫事汝猶汝之事王父母若父母也
父遺貲二千緡器物六百緡悉推與諸弟撫二孤侄
曰紹文紹亢皆子畜之卒成立隱君初無子後舉三
子人以爲天道云嘗瘞族人之無後者四喪胡氏姨
者蔑也資給之二十年而胡得完節每貸于人不能
償輒折券所急周親無筭蓋長厚其天性也間叩恩
來謝者或併姓名不知曰其事則予忘之矣嘗夜行
有暴客數人持挺刃擬君近而識之驚曰方公良醫
是實起我濱死中者仁人不可犯相率掄面去晚年
實聲與醫名並重郡大夫聞其長者具冠紳以大賓

賓之至再旌其門曰仁讓同邑許少傅殷大司牧程少司徒羅大中丞程二千石諸公皆通達隱君門疏食菜羹未嘗不飽也曰古敦賢者邑人皆稱古敦先生世其業者從子紹文以醫著京師有隱君風 贊曰余嘗問藥隱君之門見其門果如市然察隱君似不知有貴富賤貧者煦煦接之隱君殆學道者歟昔廣漢郭玉受醫涪翁既著效而至貴人多不驗曰以恐懼意且猶不盡今君自當道按部郡邑守相令長以下每招致無不效何哉是其所爲不知有貴富賤貧者也隱君信學道者與故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

端芝山房集

卷十一

三

不然豈其以名見誹而能默不自明假使越人輩知此雖身名俱完可也余故爲次隱君行事其所效別具醫按中

方超宗先生傳

方先生超宗者歙嚴鎮人也名士極別號鄣山其先自聯聖徙居嚴鎮爲右族世積高貴至大父父始縫衣而治經生業又雅愛營書饒小酉之藏遂再世以好古名大父者石谿公父九池公也九池公猶負高行與東南名士稱詩當世間人若方思魯太守汪伯玉司馬皆亟稱之爲論著其軼事九池公生三子俱有

雋才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美儀貌及長魁然才思在衆中矯矯如雞羣鶴幼時相者多奇之每謂君父如馨兒當成公門戶弱冠補郡諸生父督課嚴每課日必倣棘闈三試目錯出其四君才思蠶涌遲遲日映而成四義斐然可誦從兄侍御君與同課業每爲心折願屢阨于澤宮父歿居喪柴毀遇諸弔者治辦咸悅服既殯公與季讀書漱芳園中仲之廣陵守先人鹽策亡何廣陵故貲罄越藩公與季不知也一日忽得典記者片瓊君驚訝沉吟良久呼季來余與爾言累葉之貲一朝烏有可若何兄弟手足也錢刀終盡土耳寧食貧無以糞土戕手足其安之季唯唯兄弟相好如初此程孺人不能無軟軟君曲解之欲以產令君與季中分君執不可竟三分產然生事自是日蕭疎矣猶不廢爲諸生久之忽翻然曰阿兄已摩天去矣吾安能皓首青衿卷婁一老諸生在枋榆間逐逐也會督學使者行部至遂上書自罷蓋是時侍御君已成進士而君年亦望艾然未老也乃于舍傍隙地闢小園雜置奇石詩名片其中構一樓藏古書籍圖畫時與朋簪談燕曰人生貴適意吾自去帖括三商而眠高春而起春山可望則就溪上散步觀輕

端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

鰈出游白鵝矯翼覺魚鳥親人或清秋日陰晚花翠
草翳蔽樹亭致足樂也又奚美夫人帝王之門者哉
因題其壁曰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以寄意云而
公故雅工臨池爾時喜王孟諸人書法二王尤喜祝
京兆希哲間有題咏揮灑名家多推重之君寓興曠
遠里中好事者樂佳園池必造君曰超宗殊有雅致
性不能飲而喜人飲又喜客四方之賢達勝流過嚴
鎮里未有不造君者也乃君有至性事母務得其懽
心母喜施予卽匱乏必多方爲措及春秋高朝夕視
膳尤謹爲人真率居恒衡口而談信心而行人有過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

輒面折之謬謬里黨中無所回避外姑貧而養按歲
月給予衣食竟其天年撫汪吳兩甥所以贈遺教誨
特厚疎糖黃某者嘗稱貸以女爲質君謂此婚姻族
也還其女不責償母貽券一篋視之多寡人子召而
還之或畀炎火他如立家廟墓祠諸義舉所相助悉
與富人等當是時家已落無有宛才可謂不餘力而
謀義矣生平慷慨所慕尚節行諸節烈婦若程鄭汪
賴君皆得表宅遇則虜或曲士輒去之曰損人欣樂
之趣晚歲婚嫁事畢緬想人外不以世務經心惟覓
一二散人與游相對手談匡坐微飲時展翰墨古玩

相評品卒年六十二無病而逝衣冠悼之三丈夫子
胤辰胤炎胤澤野史氏曰世之波也如公 教義
可多得哉斗粟尺布之謠于今日甚安得起君挽之
重兄弟視失重貲如敝屣耳世稱君蕭散風流清言
雅笑似晉代人可以想見林下風氣然歟跡其內行
持之有度真盛世之逸民方中之高躅矣公雅親汪
伯玉司馬方定之司徒兩先生而數與不佞往來相
善子諸生胤澤以文字從余游故得而論次焉

程次公傳

余往歲爲續洲程次公壽言既聞其賢聞發其梗槩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四

及公歿而流風軼事著在里巷者不盡于前聞傳之
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亦君子之所樂道也乃作
程次公傳公姓程名杰字俊民父號後洲公因號續
洲云公早慧神明意用復與凡兒別父奇之纔綰髮
輒攜之彭城逆旅中時時有凌雲氣一日隨行次總
路腹暴痛仆地不蘇皇遽中父不知所爲忽有異人
自前來手按摩數四乃甦曰此心病遲則不治言畢
遂去不顧父心益奇之乃聽公歸而一意舉子業公
挾策奮日將飛者翼伏將躍者足踟欲先登而憚摩
厲乎遂晝夜讀不輟三月而能操觚輒有勝語其族

遠漢陽公亟稱之就郡也試俱高等時督學爲朕
公簡公來較士亦拔公高業之生肄紫陽書院將班
于子衿而公以父病不能卒業矣公走視父病彭城
旦夕樛葉瞿瞿父竟歿公每哭慟絕伯兄與簡遺貲
僅二百緡公嘆曰父操什一子可致千里今寡母而
下若兩人不賈不皆立槁耶于是以其貲徧賈江淮
無楚間俯仰得僅給而所持款所給奢將恐竭公獨
身走蜀得羨息以幸完母幣爲伯兄強歸纔信宿復
馳之清源市綸帶紵布入滇收價三倍遂累高貲家
由此起先是常江行墮水獨所墮處江泥墳起水底
端之山房集 卷十一

得不濡首獲救又嘗逢大札舟人並疫或勸褰裳去
之公不忍爲一一療治愈而公竟不深然間關險阻
亦倦乃止廣陵質剝而叔李兩弟復坳叔遺孤鶴
騰李遺孤鶴禎鶴禎乃與兄約曰騰也兄爲政撫騰
問兄禎也禎也弟爲政撫禎與禎弟無所逃責是時
母汪太孺人春秋高七十矣公奉養太孺人務得其
歡朝夕甘毳必腆及歿含斂窻安之事必厚必虔宗
黨稱其孝既與兄異產治生而公所受貲息踰五倍
悉與禎等中分不隱錙銖鄉人稱其讓母舅貧養之
終身胤絕爲外王父捐三十緡入主于汪氏祠得不

爲若故氏僂里人稱其義亭以廣陵俗汰恐聞子孫
後心復移質劑拓阜而公之客廣陵拓阜一以信義
行之人心歸往財利輻輳更倍于他貴廣陵宴人所
負公若干緡悉爲折券不責償又再捐貲治石梁于
拓阜如二虹歸然而民不病涉兩地人至今德之然
賈非公志也燕居深念慨然太息曰吾本懷以儒顯
親不得已而棄身賈吾每憶舊時書如憶良朋見舉
子業猶似而故人也歸乎歸乎以課子乎乃命長子
鶴翔入成均而築別館課次子鶴翔時程督之間爲
解說書義多窺奧窔問手博士家言進輒解顏每評
端之山房集 卷十一

湖試文高下多奇中翔爲諸生有聲公之教也方七
誕辰呼子侄環立爲解易家人卦曰汝曹識之以
此開家何家不肅而公晚年自家及鄉慕善無厭嘗
那金爲祖塋徧立豐碑曰吾懼其夷于草莽而子孫
不能辨識也伯祖之裔散入楚則收其塋稅藉之爲
納賦焉而歲必率子姓以一杯澆墓曰庶不爲豪家
所沒也聚族居河千河水爲患歲傷人必重石隄激
以工力大莫敢任公抱病革其事哭成而河水不害
邑社倉之建率虛額應公首代捐二十緡倡里人爲
積穀百石有奇故社倉獨公里得食其實族建宗祠

公率侄共捐五百金爲助族人爭欲公司出納公病
矢囑子若侄曰吾無以答族人之望祠成而樹之坊
表吾志也若輩獨任之又顧朝夕若知吾未了心必
以詩書發家令吾得見先人于地下歿之前三日猶
手披舉子業其志念深矣得年七十一公之先爲周
司馬程伯休父至晉太守元譚公守新安而家於邑
之望墩其後有忠壯公靈洗威悼公文季父子俱以
佐命功開大國廟祀至今元萬戶公遷以武功顯徙
今所居臨河入明代有賢達載邑乘公之敦厚博大
良有自云 贊曰朱公叔感時澆薄慕尚敦篤而作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七

墓誌

上林丞汪雪野先生墓誌銘

有長者於隆萬間不出里而身名俱泰者乎其選倫
樹德擴好義舉在邑中人擁高貴自封者直籍焉

以仁義傳也吾猶及見之曰故上林雪野汪公一誠
世家潛川出唐越國公之後至宋有金紫光祿大夫
入我 明而忠愍公以甲第起家則公仲兄也公自
以封水部公季子其生晚意必紹乃公者而甚莊
常如捫舌不輕出一語至性孝友伯兄以文學天其
生母庶母也公事庶母如太宜人太宜人所生仲忠
愍若公忠愍宦公攝家政與忠愍內外壘麓應後忠
愍戰沒其軍死之太宜人老不任哀公承顏虞侍曲
爲順以破太宜人涕而色稍稍寬人曰仲死忠季生
孝二叔競爽矣蓋忠愍字正叔公字明叔云初治博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八

士業肄南雍久乃去南雍脩先人之業而息之以廉
取以義市所至歸如流水往來姑蘇廣陵之間或傾
其邦之人士一時齟齬逐什一者非公伍也嘗燕居
深念吾家三世獨子而始有我兄弟如雁行起今差
池若此可無悼乎子忠愍之子不啻已子所遇諸宗
屬里黨各有恩惠環公里待公以食以衣以婚以葬
以廬以解紛以濟緩急者公未嘗不人給人周間有
衣食公者反稽公瘞且廬於公者侵公地而焚公舍
公亦勿問其長厚有容如此里人化之有爲不善者
輒相恐曰何以見上林公生平急塋兆公水部公若

太宜人若庶母之令葬皆公行求地也歲時脩墓祭
惟誌至拓先祠而新之終不以厚費靳高名之麗年
且耄猶率眾鼎建百順廳落成而逝其於奉先萃渙
何汲汲也鮑應鰲曰自邑中人豔高貴以相甲乙幾
於去義若熱矣如公擴擴好義舉選人樹德幾人哉
雅聞公燕坐一室日緝書繹大旨及艾輒不御內則
澄神寡慾之力居多故宜有高行遠致矣郡大夫賓
者三弗一幸况之有以也夫公嘗一拜爵上林丞故
以官稱所著有詩傳草法楷書藏於家公生正德戊
寅月日時歿於萬曆庚子月日享年八十有三歲元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三十九

洪宜人汪氏墓銘

銘曰宜人之來族方將白嶽玄崎先祭祥兆爾伉儷
當大良垂紳吉夢立天間宜爾令德宜尊章宜爾內
則宜家邦宜爾解佩鳬雁翔宜爾式穀鳴鳩桑榆章
鸞諧貴來同驥子鳳雛佇騰驤飛布地靈表東方子
孫萬葉視此壤

像贊

郭海嶽像贊

以公豐碩而魁梧咄咄得公之庸以公昂藏而英勃
咄咄得公之骨以公目營四海而尚友于古人吁嗟
乎得公之神公已往矣評公者不曰子長曰子雲則
曰洛陽才曰仲連先生爲此言者諛公知公乃魯國
一男子曰穀峯子翁展公遺像而繹于翁之意不覺
慨然歎曰是真文中豹今而人中龍

江錦江像贊

治邑而望高循吏治經而名擅文場言則蘭芬其舌
瑞芝山房集 卷十二 四十

度則金玉其相儷宋玉之風流儒雅似尼父之恭儉
溫良少年客滿文舉之座晚歲膝穿幼安之牀斗山
蒼蒼練水決決有斐君子在城一方不必遠懷夫鹿
門谷口而高風已徧於紫陽

陽道人像贊

其貌蒼然其鬚飄然而髮尚玄而齒尚堅而步履仙
仙問其甲子則已踰七望八之年居士曰噫子殆得
道者歟道人曰否否有志而未逮諸居士乃坐之二
秀之廬一日貌其像以寄梓里曰吾將示吾孫子居
上笑曰子千年之後化鶴而歸卽視此像是耶非耶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十三

詩

太青丈講道都門今之任萊陽賦贈

梵衍寺同楊給諫黃祠部陳比部納涼移席

近郊

題駿烈重光卷

春夜偕謝友可賀伯闇張伯行蕭損之樂爾

律米仲詔集石丈齋分黃字

送李本寧太史視河頤上五首次銓部賀伯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目錄

一

閨韻

古意送柯伯歎

賀伯闇年兄疏請侍母太夫人還鄉詩以送

之

送文民部使兩淮催僦便道歸省

送杜完三年兄補任海鹽

杜年兄別我二章率爾酬贈

沈湛源年兄之官昆山較中以詩留別用來

韻奉贈

送方令公治獄

和王岡伯贈馮慕岡十二絕句

為畢中舍二尊人雙壽

送米仲詔補任銅梁十絕

贈杜中舍關美

送江錦江之任高安丞

十六夜同葉春卿張岷持諸丈集沈太玄宅

看燈得星字

送夏給事出使琉球

送王大行出使琉球

題耿侍御卷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目錄

二

送葉春卿年丈之任祁州分得四絕句

東阿道中將謁于師大宗伯仰德書懷敬呈

二律

壽曹給諫母太夫人蟠桃圖

早春沈伯含蕭損之張岷持諸丈夜集齋頭

分得桃字

饒司理邀飲梅花嶺卽席賦咏

游龍井

古拙菴中枕上口占

贈汪伯讓應試南都

丹陽道中有懷

吳門秋夜余虬南方子初二丈招飲舟中卽

卽賦別

錢塘朱明府杜駕淨慈報謁不值聊占一律

代面

爲陳司理二尊人題椿萱並茂圖

邴色侯劉公鑄鼎洞元觀中爰成四絕句以

紀之

贈績邑汪侯陞南戶曹

贈邑大夫方表素上計二首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目錄

三

贈江山人一絕

堪輿杜昆陽歸江右詩以送之

有小引

姑孰聞報

過大柳驛盤山道中次壁間韻

法華寺方丈

贈堯川上人

張孟奇九日移尊過訪二首

米明府赴任銅梁余羈北郭不能走送漫成

一律贈別

徘徊

大雪後發京宿蘆溝

滑路

新城道中

拖冰

恩縣卽中見長兄題壁用韻成三首問之便

勉之

畢司封暑中晤汪景純其弟仲開同集

送洪水部游太和山

賦得離暗篇送曹真子黃門還河東

酬陳熙明年兄之作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目錄

四

酒後爲程聚所漫題醉石齋

于穀峯老師壽詩

元日贈中陽丈北主

壽梁太夫人詩

客部沈何山以宣 詔入新安便道過訪次

日端陽遂登白岳賦贈

金侍御旣按貴陽便道過家卽按浙江奉贈

二律

寄陳給諫思岡

答張從龍儀部自都門見訊

贈別朗公還匡廬

士先侄孫以詩見貽賦答

春日獨坐憶國南丈

過方李康園居

送梁壹嶺差便過里其令弟今嗣俱在春開

句及之

寒夜對窓聞李癡和琴聲口占紀之

祝王邑侯三尊人壽四首

壽少京兆畢公東郊初度二首

玄元靈氣歌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目錄

五

朱平涵太史以詩見貽賦答

朱玉槎年兄以詩見貽賦答

楚文學萬君甫挾乩仙自廣陵來新安月兩

過訪

無限懷人意秋風

題申文定公特祠二十韻

賀五旬詩代

遼警二首

早春集聖僧菴次洪南池韻

過天界寺有感

瑞芝山房集卷十三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較梓

新安山館應鰲著

膠東門人秦六賈大儒

侄 希周鮑文成同較

子貞鮑懋度增訂

詩

大青丈講道都門今之任萊陽奉贈

軒車指東牟況是春和時春光正駘蕩景物發華滋

桃館列英髦簪裾滿路岐我心結不解寧為津樹思

君才殊特達雄豪曠代奇文章振古始組織非襟期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一

千載尋絕學參訪日孜孜石虎何以醉木駒夜亦嘶

大道原空濶夫豈識情知自會烹鮮意鳴琴有餘師

鞅掌慎無厭鵲結皆吾股千人萬人命三年五年期

巍巍鍾鼎列遲爾果之涯

梵衍寺同楊給諫黃祠部陳比部納涼移席近

郊

一到招提遠世情披衿岸幘著全輕樽開曲檻分堤

絕坐對平川映水清拂席暗香林外度穿亭斜照樹

顛明風流此日追河朔酒罷歌闌聽鳥鳴

題駿烈重光卷代

司馬卿冤罷將壇當年碧化色猶丹吳淞雨暗背瀟
壯燕塞霜飛易水寒疏列聞孫孤憤自秋還優詔
主恩寬有懷宗哲悲前事光徹泉臺憾未闌

春夜偕謝友可賀伯開張伯行蕭損之樂陶律

米仲詔集石丈齋分黃字

纔有春光到客堂春宵詞社集諸郎燈光欲吐樽前
焰草帶如含坐處香入座羣星紛石室開軒纖月落
雕梁東風一送池塘暖苔色青青柳漸黃

送李本寧視河頴上五首次賀伯開韻

青蓮絕調迥誰倫碣石詩裁字字新不爲詞林憎健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二

筆何緣臬邱積前薪感時花鳥間供韻閱世文章晚
更神別去頴川占太史東行應復奏真人

其二

廿載藩侯擁使車乾坤五岳半藏書龍辭霄漢常霖
雨春到閣閣自石渠頴上定須勞竹馬廷中何日返
銀魚誰云江漢空文藻到處棠陰萬卷餘

其三

瓠子桑田何處宮停車時問漢時風浮沉玉碎波光
裏想像金橫柳色中千里河奔淤下汴萬艘漕滯淺
徐洪好將舟楫臨流繫滿地驚濤村軸空

其四

春風畫省馬蹄閑幾度磨門許共攀藉甚羣公俱大
雅哀然先達舊清班朱華綠籜樽前換彩筆雲篇醉
後刪金馬何人名絕代千秋郢雪映燕山

其五

夕到園亭景物移繁陰叢綠暑偏宜坐來竹鶴清佳
宴望裏雲山促別巖壁馬此番天下計蛟龍未許海
門窺休將舊史誇前席事業何須讓鳳池

古意送柯百鍊

粉署相將日春風吹路岐羣歷愁芳草惆悵戀清巖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三

託懷千仞高不如大地夷韋弦矯所偏君言洵可師
良覲知隔歲引睇早梅枝

送賀伯開丈疏請侍母還鄉既奉 俞旨而太

夫人春秋方踰七奏會 覃恩遂御魚軒以

歸子母之間榮壽賢孝備矣敬綴數言以紀

其盛

山公拂衣不肯住將母歸向江南路鑑湖春草白華
情啞啞啼鳥動 聖明雨露喜自雲霄下續紛 綸
綍增華價越山越水矜歌秀此日發光史如畫却御
潘輿穩舊廬三花琪樹長庭除煙霞暫理慶氏學冰

壺堪表彥先車但捧六珈象服娛母足况復琳瑯華
祝多珠玉明珠一顆海一籌瑤池壽母八千秋

送文民部使兩淮催備便道歸省

艸色萋萋紫陌薰霓旌望望惜離羣南征不厭江間
雨北顧應瞻汝上雲濤沸廣陵金谷盡杼空淮海瑀
貂紛仙郎豈爲催科去時事何妨驛疏聞

送杜完三年兄補任海鹽

鄂渚當年著異聲武原却又聽琴鳴尊鱸正美家連
縣藻翰兼長價重城海表雄風變島迥秋高曉月半
簾清魚鹽萬戶欣明宰但恐徵車鵲擁行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四

杜年丈別我二章率爾酬贈

屢附青雲翼分攜紫陌間單車誰是侶古道我能攀
薊北愁荒艸江南憶遠山願言各努力何以答人寰

其二

蕭瑟西風急懷人不可論雙鳬隨雁影列宿近天關
各日舒籌策非徒倒玉樽因君感慨意聊此一相存
沈湛源年丈之官崑山較中以詩留別用來韻

奉贈

曾讀雄文十載前今看玄艸更鮮妍吳鉤暫淬煙霞
裏匡鼎曾傳日月邊燕關夏雲隨絳帳石湖秋水冷

青熊多君意氣難爲別早晚公車待着鞭

送方令公

翩翩才美許誰倫復跨雙鳬莫厭頻是處爾絲恩保
障當年岐穗誦陽春雪殘薊北霓旌冷梅放江南墨
綬新竹馬遙知鄉國直崇山練水映雕輪

和王岡伯贈馮慕岡十二絕句

蕭蕭何處送秋聲兀坐空齋憶友生明月忽投孤憤
調飛霜片片下神京

其二

雨雲翻覆起波瀾誰道長安六月寒宛轉瑯琊心獨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五

苦西風變淡泣南冠

其三

爲愛轟轟是武昌能拋七尺龍權璫殷勤詩寄園扉
裏此地從來有大良

其四

埋輪已誓一身輕但得澄清任此生長繫猶堪消白
日主恩敢不頌仁明

其五

怪來紫氣斗邊冲豐劍移將魏闕東須信英雄關象
緯有時金匱感雷風

其六

疎引秋蟬夕照來一編掌上幾圖迴受書黃霸不足
數君自經綸萬卷開

其七

滔滔江漢事堪嗟不競南風劇虎牙救得楚民千百
萬只今誰作魯朱家

其八

諸賢慕義總相同不是孤忠誰嚮風園土却來天下
士豪儼常到檻車中

其九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六

輪臺想像日初初依舊名賢繫法曹不是懷人輸漢

武金銀大內氣方高

其十

樵採如雲處處屯萬家銷歇畫黃昏累臣憂國那能
解清夢應知叩九關

其十一

滿城風雨破山來黯黯陰霾一日開秋色依然丹鳳
闕湘纍早晚見昭回

其十二

何日金雞放雉羅但愁荆棘長銅鉞茂弘正好籌王

霸休向秋風感慨多

爲畢中舍二尊人雙壽

三秀祥開厭衆芳紛紛瑞色繞西堂陶家定讓男兒
好孟案何曾翰墨香千載鹿門人再隱一毛鳳沼雀
雙翔稱觴不用斑斕舞彩服新裁出尚方

送米仲詔補任銅梁十絕

結社團亭傍綠蹊五雲臺榭望中迷探奇何處尋幽
絕雙鳥雄飛劍閣西

其二

射斗凌雲筆正道星河錯落飲光樓何當列宿偏臨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七

蜀三峽今傳紫氣浮

其三

穀水舊栽陶令柳錦江新泛米家船暫將書畫隨行
李滿路山川帶紫烟

其四

青樽郊外競衝泥朔雪紛紛送馬蹄燕爾不妨春借
煖巫山峽裏草萋萋

其五

仙令風流漢署才巴人久識歲星來雄文難蜀何須
擬講德從今達上台

其六

草厭驅車蜀道難
荔枝靈木雜琅玕
折來好向燕臺寄
萬里銅梁雪色寒

其七

翠嶂千盤馬首迎
岷江水遶萬家城
雙山到日看奇石
丈高齋此寄情

其八

渝歌寶舞昔時風
此日鳴琴俗已通
臘盡春回頻風
駕竹看花發滿壺

其九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八

美人爲政擅西方
茂宰出來出帝鄉
家傍雲霄終易達
早乘陽月下瞿塘

其十

西風獵獵拂衣單
諸子驪歌轉繁君
向渝州懷舊好新
詩何日到長安

贈杜中含開美

幾載詞場擢蕙蘭
秘書清切待彈冠
才追二陸雲間出
賦擬三都日下看
雞署香飄青瑣迥
鳳池雪映紫微寒
朝來釋筆仍多暇
藻翰清時思正繁

送江錦江之任高安丞

習習春風送晚寒
霏霏雨雪點征鞍
一枝暫向南州借
雙鳥還依列宿看
凍柳未舒行磧裏
晴花漸放到江干
開衙松籟供新韻
彩筆應知屬和難

十六夜同葉春卿張岷持徐躍玉鄭心葵集沈太玄宅看燈得星字

九衢風蠟吐烟青
處處花燈春欲停
桂影尚留蟾蜍滿
蘭缸偏助火珠明
芳樽卜夜殘瓊漏
綺席談天聚列星
共道元宵猶未勝
琅玕此夕照玄亭

送夏給事出使琉球

瑞節雙懸出海東
紫泥宮錦耀春風
名高瑣闥批鱗瑞
芝山房集 卷十三

九

壯地盡炎荒
歷覽雄縹緲
扶桑看日浴
蒼洋大壑與大通
封珪萬里宣
皇澤不數乘
槎博望功

送王大行出使琉球

冠蓋聯翩赴異方
共持圭策錫名王
斗邊星使乘槎出
日下天書渡海將
萬里一航空宇宙
九重雙節照炎荒
人推典客山東妙
譯得風謠奏建章

題耿侍御卷

澄清當日惠文冠
攬轡其如直道難
共說繭絲成貝錦
誰知世俗有波瀾
臺鳥已去三山遠
霜隼空飛六月寒
一疏司農堪涕淚
石城風雨暗江干

時以肅清事生榮

用韻
絲云

送葉春卿年丈之任祁州分得四絕句

星軺迢遞發帝城西
四牡驕嘶向碧堤
官路十年猶別駕
薊門芳草正萋萋

其二

新年詞社喜相同
彩筆偏推葉令雄
最是心知不易別
思君隨馬度春風

其三

夾道春光照使車
春花漸放柳條舒
龐公自薄來陽令
寂寂閒庭好著書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

其四

鳬飛莫歎羽輕難
驥足由來展異才
况復中山依日月
徵書早晚下燕臺

東阿道中將謁于師大宗伯仰德書懷敬呈二

律

滿路長楊間綠槐
鏡湖指點傍城隈
文章一代推東魯
夢卜頻年擬上台
赤舄莫耽林下臥
黃麻分向日邊來
風塵何事驅馳易
咫尺登龍見異才

其二

謝傳高風不可攀
幾年幾度謁東山
庭前雀鹿如相

識池上變龍久未還
正色巖廊心獨閒
愛時草野髯俱斑
舊栽桃李雲霄半
都自金門聖賜環

壽曹給諫母太夫人蟠桃園

綺樹扶疏琅玕質
絳雲玄霜照丹日
不知曾歷幾千羊
羊開筵獻果北堂上
宜髮皓顏壽者相生雛
恰是河東鳳卓犖才名負
拔眾朝陽一鳴天下驚
霍鸞翩翻下太清
青蒲一伏四海播
碧桃繁榮彰聖果
况有冠帔耀庭除
繽紛綸誥貴金書
又有珠玉羅膝下
參差寶樹榮芳樹
自是瑤池常不改
黃門白簡饒風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一

米偏將世界登春臺
千載茲雲映壽杯

早春沈伯含蕭損之張岷持諸丈夜集齋頭分

得桃字

寶曆啓芳節
條風拂翠濤
開樽羅嘉賓
秀達挺時髦
櫺軒留殘雪
日映冷青袍
呆愚紛列障
明燭曜蘭膏
霏屑散四坐
吐珠星辰高
憶柳青未到
望梅亭半韜
駘蕩景光初
良宵樂且陶
仰睇疑文虹
典心搗彩毫
發藻富上林
樹英儼楚騷
須臾百昌榮
飛蓋翔亭皋
吹萬未有歇
涼燠共波滔
所願御金觴
莫凱綏山桃
饒司理邀飲梅花嶺
卽席賦咏

岩堯高閣俯城闌欲問梅花何處真到自客游塵俗
遠坐來機息鳥魚親亭餘寂寞殘芳歇席對扶疎嫩
綠勻正是此中堪着屐寧因吏事嬾娛賓

游龍井

飛沫峯頭滴翠屏一逢幽雅一登亭塵空寶鼎千年
古石繞藤蘿午日陰足練光分湖上碧片雲巧作嶺
頭青觴流曲水清佳興落木疎篁見遠汀

古拙菴中枕上口占

偶緣居士病托宿上人房竹色青窺戶松陰綠覆墻
輕雲全却暑曲澗自生涼風契契與如理今朝興轉長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二

贈汪伯讓應試南都

羨爾凌雲筆翩翩獻賦來風雨三山色文章六代才
鵬翮秋偏勁瑤華桂正開治安應有策及早上金臺
丹陽道中有懷

病骨難支路征途祇覺長縹緲渾欲置藥餌且相將
氣肅青冥杳風高白日涼懷人無限意秋色晚蒼蒼
吳間秋夜余虬南方子初二丈招飲舟中即席

賦別

秋風兩度過姑蘇暑去涼生秋滿湖最喜心知逢二
紗那堪臥病歷三吳中流蕭鼓催殘月竟夜靈鷲聽

曉鳥我已倦游歸思切掛帆明日出菰蘆

錢塘朱明府枉駕淨慈報謁不值聊占一律代

面且索舟西邁故句及之

浪跡新從白下來故人珠履破萑苕空勞紫氣瞻關
尹獨向清風羨楚才落木蕭蕭秋欲盡寒星歷歷露
先催病夫不愛湖山好願借扁舟過釣臺

為陳司理二尊人題椿萱並茂圖

越秀山頭佳氣簇南海城邊長靈木中有大椿八千
秋芊芊萱草春正靚古椿寧讓庚嶺梅當年曾占百
花魁芳菲况有庭萱茂鹿鳴鸞舞相徘徊君不見汀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三

州綠徧別駕功業陰到處春融融杜母由來齊召父
只今蘋藻在公宮一枝桂子開南服蓮翩春杏曲江
澳新都幾載借使車練水黃山增熠煜問棘遙見蟠
桃西錫命重褒下紫泥梧桐已待朝陽鳳共傷雲霄
玉樹棲

祁邑劉侯鑄鼎洞元觀中祁為百姓育穀且以
痛念太夫人之逝而答祁之父老子弟禱祀
洞元觀中為太夫人請命意也爰成四絕句
以紀之

一時禱祀何紛紛可奈天關遠不聞剩有惠心堪百

鍊祁閭千載覆慈雲

其二

北堂已暗萱花色南國猶懸象物心休說後來如鉤
狀洞元觀裏自陰森

其三

豐登未報漢家禽望氣汾陰總是虛哺得饑人爭鼓
腹神休在鼎訟在輿

其四

劉寵清高祇一錢何似君侯鑄鼎賢雙鳥暫扶廣柳
去佇看金鉉責他年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四

贈績侯汪公陞南戶曹

徵書初說下明光績侯奕奕首循良復道雷中仍寢
閣時事一切多可憐陪京重地計臣勞簡在績侯良
非薄洵洵此日海波揚財賦東南悲盡權持籌須仗
濟時才度支急需轉輸畧一時庶幹推績侯茂宰聲
色絕其儔撫字勤渠起凋瘵小鮮游刃每悠悠筆下
能舒五色錦胸中數萬壓兜鑿一到南中增氣象北
斗尚書遙瞻仰靈谷雨花供勝游君侯自是樹千秋
只今想像廉明政揚之水兮並石鏡仙馭已聞難舌
香竹馬空遮千萬姓新都猶是宇下人遙瞻粉署正

芳春華陽縣裏棠陰舊金陵道上柳條新

贈邑大夫方表素上計

結綬分青甸脂車向紫微弦歌聲自遠課最績方巍
玉屑新杓斗丹宸集羽旂重輪天際外雙鳥日邊飛
仰陞陳謠俗臨軒問式園才猷推茂宰宴錫動芳菲
槐列卿雲映花明縣宿暉崇階陟有待下邑情難違
練水流新澤黃山拱舊畿使車春色擁桃李藉光輝

又

衣冠萬國赴神京茂宰趨朝動曉旌馬渡黃河寒雪
積鳬飛紫陌曙光迎重輪日麗爐烟色列宿班搖玉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五

佩聲課最承明如賜問好將時事達延英

贈江山人一絕

衡門何自接芳塵更喜詩來字字新日溷街頭無逸
句漸江深處幾勞神

堪輿杜崑陽歸江右詩以送之有引

豐城崑陽杜君雄才高眼夙擅景純之奇逸
度曠懷雅抱向平之興少歷八閩壯游三楚
足跡幾半天下丙午之歲過我新安方少司
徒翁以上賓賓之不佞首獲交焉繫駒衡舍
時歷冬春望氣名山秘抽玄妙洵青島之上

乘而白眉於一時者也邑中縉紳先生爭來
延賞無奈卿心已落西江征車須辭南國依
依楊柳如助送行之思皎皎明蟾預訂重來
之約凡厥同聲咸揮手墨各拈一韻聊表心
旌

滿前新綠送歸人欲別相看意轉親幾向峰頭占旺
氣還推海角絕時倫晴花一路增行色煙雨孤帆漾
曉旌莫到秋風思楚澤紫山練水望君頻

姑孰間報

朝暉發鳩茲亭午次姑孰入門知嚴譴官路惟顛覆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六

乍驚忽失咲征夫豈教讀都尉關山都逐臣故應逐
彼非汾陽兒胡爲輕反目滾滾江中波平空翻大陸
事如風馬牛官已成焦鹿壯心一刻盡飛雪白晝蕭
柳此進賢冠山中有邁軸

過大柳驛盤山道中次壁間韻

古驛區車過盤山又夕陽紆迴迷大柳高下陟重岡
思共雲天遠愁隨道路長征夫應有恨此際覺羊腸
法華寺方丈

綠樹青松蔭雜花京塵十丈避禪家坐銷香篆爐烟
細又向燈前誦法華

贈堯川上人

何來老衲迥風神老去焚修意更真一卷長持消白
日半生早已絕紅塵

張孟奇九日移樽過訪

令節驚秋晚僑居任轉蓬霜明華髮改日冷梵庭空
鴻鴈悲中澤茱萸憶漢宮何當鳳池客移酒過牆東

其二

珠林蕭瑟甚孤賞自追尋舊結黃山社新泰易水音
一官輕落葉三徑發秋聲只恐嚴城禁仍留未吐心

朱明府赴任銅梁余羈北郭不能走送漫成一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七

律贈別

遙聞仙令去南陌簇千旗捧檄經年久裁詩滿筐餘
蜀山青入眼關氣紫隨車庭葉飛飛下思心悵索居

徘徊

不朝又不野非俗亦非雅一片平生心徘徊涼月下
大雪後發京宿蘆溝

白首爲郎漫掛冠從來直道屬艱難九關一疏寘鴻
迥千里單車朔雪寒望裏銀城俄已遠行間玉樹冷
相看蕭蕭客舍蘆溝月獨照征人夜度關

滑路

失路偏逢滑勞車馬辛遙看冰雪裏無限客愁新

新城道中

朝趨城邑暮關津瑣尾流離此逐臣正是水天須去
去偏逢雪地詎駢馬驚數顧車前僕泥濘虞翻所
上輪四望平原俱畏路西風日暮總愁人

施冰

穩坐冰床一葉輕逍遙人在水晶行長安城闕匆匆
裏何用征途想玉京

之

恩縣邸中見長兒題壁用韻成三首問之便勉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八

青年寧畏擁寒衾萬里程途發壯心鵬鷲正須風健
翮却緣何事淚沾襟

其二

讀書五夜不沾衾萬斛明珠照錦心對得臨軒風日

好天人三策吐雄襟

其三

食忘五味寢忘衾溫飽平生不繫心最是歲寒風節
動乾坤此際大開襟

畢司封署中贈汪景純其弟仲開同集

相逢此夕亦天涯却憶燕臺歲已除逐客無端南國

路故人就訪省郎家坐遲樹晚迎風爽酒罷庭空見
月華漫與惠連重訂約攝山待汝寺邊霞

送洪水部游太和山

洪時以差歸

碧落蒼雲欲盡秋星槎西望楚江流正逢叢菊堪娛
酒恰是飛鴻又送舟峰絕紫霄懸夜月殿開金屋迥
浮丘清名久重神仙署莫以探奇戀壯游

賦得離情篇送曹真子黃門還河東

九苞鸞鳳姿翩翩下河東振羽臨清流盡洗凡鳥空
朝啄瓊樹枝夕騰阿閣風千仞鳴高岡翔集須梧桐
一鳴驚衆聽再鳴定羣江軒蕭和鳴三其如子多夢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十九

悲此知音希覽德心爲惘奉妻未有期朝陽何日融
啁啾咲斥鴳枋榆不可籠睠彼啼鳥甫况乃丹穴崇
願言同翮離將雛意自隆寤寐簫韻響離情達
帝聰

酬陳熙明年兄之作

積雨山齋黯不開一庭新綠覆蒼苔高軒忽遇欣同
調幽色相看好弄杯小隱自甘原憲病雄文知逼子
雲才屠門已過官知味快意埋輪亦壯哉

酒後爲程遂所漫題醉石齋

陶令有醉石李相有醒石一醒一醉石不知醉醒由

來都自適若石却與兩公殊醉今醒今君莫拘琅玕
顆顆涵碧水雲霞片片麗齋廚君有此石那不醉肯
向醒來嗟憔悴君如醉到白石爛石髓殷流青玉案

于穀峰老師壽詩

大壑連天峰摩空漠嶽相涵氣鬱葱岳色芙蓉天際
起蕩雲沃日滄溟裏須臾波翻山共高嶺嶺千峯帶
海濤遙從三觀看碧海天門一線光燿曜宇宙雄奇
盡此中苞絡乾坤秀無窮欲叩山靈問海若嗟峨瀾
漾何相錯雨氣常飛白雀泉日華正射蓬萊閣若有
人兮山之阿金粟前身語不訛落筆雲霞常在手鸞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二十

坡咳唾海珠多一自箕山友泉石四海傳聲如置驛
綸鈞應占渭水絲袞衣定返東山鳥九月九日天正
采南極星輝傍元老關騰紫氣跨青牛字挾風霜註
鴻寶錦席秋開爽氣融可容宰相佳山深會見蓮花
峯上露海波沛作出山霖

元日贈中陽丈北上

此日驅車更出塵椒花瞥見歲華新路邊芳草堪嘶
馬枝上寒梅已報春北地才曾稱獨步南宮賦肯不
驚人泥金自是君常事莫嘆玄亭枉絕綸

壽梁太夫人詩

自昔高風留易水清時却入梁河裏碩人宛宛出其
間結紉蘭蕙被芳芷百花嶼外蓮花池鬱葱佳氣繞
河湄捧來伯鸞青玉案天上石麟生更奇手日和熊
課一經夜分每帶草堂星共道才子文章妙揮頭射
策正芳齡起家度支趨畫省雞舌含香清畫水朱轡
一出有聲名練水紫山足清景山城如水訟庭閑坐
對昉溪聽潄潄潄露冕塞帷行四野從容退食舞斑斕
三載治成高渤海兩岐五袴聲磊磊聖善由來歸母
慈龍章疊疊生光彩大梁夷門徒使車建節雄藩
出御除借冠無由天聽遠花明梁苑御潘輿正是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三

瑤池初錫宴天子觴來雲片况有封章出紫宸
鸞回鳳詒文犀薦洛中風物多佳麗絲衣好並宮衣
曳壽母筵開繞膝前蘭芽玉茁森庭砌使君勳業跨
前賢九錫將來慶大年試看泱泱洛水上發光高
照汴河天

太夫人詩

客部沈何山以宜

詔入新安便道過訪次日

端陽遂登白岳賦贈

何意衡門枉使君久從名下識休文此來玉節宣
皇澤正是朱明布夏雲猿雀莫驚冠蓋盛蓬蒿暫借
省蘭芬明朝採艾供游履白岳峯頭映紫氛

金侍御既按貴陽便道過家即按浙江奉贈二律

曾將封事奏承明一日高明動帝京
北極正須勞獻納南荒早已待澄清
雲浮黔嶺乘驄色風動盤江叱馭聲
此際晝游兼看緄海潮漸湧佇東征

其二

回車萬里出遐荒越嶠今看繡斧光
風物潮中供攬繹惠文柱下好飛章
梅天陣陣孤山雨柏府蕭蕭六月霜
一到武林先拔茹芙蓉滿日映秋江

寄陳給諫思岡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二十一

林陵秋色正蒼蒼奏草爭傳請尚方
已自鼎鉉因罷相何緣瑣闥獨投荒
一帆風雨三江暗萬里雲山百粵長
幾度懷人思命駕天涯尺素問行藏

答張從龍儀部自都門見訊

幾年憔悴鬢俱斑失路誰憐萬事難
獨有一尊邀白社何來雙鯉到黃山
春煙縹緲雲山遠芳草萋迷洞壑閑
自是故人多意氣窮愁還爲暫開顏

○贈別朗公還匡廬

遙聞小朗妙邂逅山之岑別館尋幽躅
新詩寫素襟秋尚溪渚淺地隱薜蘿深
振錫東林去安禪莫苦吟

○士先侄孫以詩見貽賦答

吾宗後來秀市隱獨超羣侶結青山社
思停白岳雲還家無阿堵下筆有蘭芬
爲爾聊開選青卮可避氛
○春日獨坐憶園南丈

年來誰是調中人意味於君轉自親
玄旨細參鋒穎捷深心相許倡酬真
千秋事業須更影萬里乾坤一點塵
我欲倒翻今古案春風昨夜幾回新

○過方季康園居

楚外名園好居然似出塵何須臺榭勝
自有物華新鳥語扶疎裏荷翻漱澆濱
翩翩留客意呼酒莫辭頻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二十一

送梁壺嶺差便過里其令弟令嗣俱在秦關句

及之

蘭門春半昨生寒習習風吹拂玉鞍
一去仙郎同調少從來郢曲和歌難
上林芳信征途聽梁苑瓊枝帝里看
歸到洛陽花正發瑤華莫忘寄長安

○寒夜對窓聞李癡和琴聲口占紀之

晚坐鮮塵事超然如會心挑燈披散帙
側耳得清音流水疑當戶樓禽欲出林
知君發妙指不覺動微吟

祝王邑侯三尊人壽

僊鳥東來最著聲隨車紫氣接蓬瀛
里輝南極瑤光

麗馭並西營藕清正捧 圖書 新舉望應知延几
倍芳榮花封試聽千家祝堂上椿萱慶進觥

其二

王家甲第冠荆湘三壽岡陵壽且昌綠髮橫拖青玉
杖瓊花並舉紫霞觴仙兒膝下翻萊綵寶樹階前發
晚香不必丹臺尋石髓璇源青鎖澤方長

其三

楚雲遠映煉丹峯壽域祥開瑞氣濃千尺靈根滋大
夏兩株仙萼歷春冬舉觴六十歡相屬薦祝三花慶
迭逢長至此時添日線履長歲歲映黃鍾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二十四

其四

使君年少蚤鳴琴未老親聞愜子心六秦甫周新府
英百年方半富光陰開筵選饌供麟脯度曲調笙吐
鳳音多少彩毫歌盛事行看 紫誥下泥金

壽少京兆畢公東郊初度二首

朱明繁綠正芳辰瑞靄卿雲曙色新直節當年寒諫
草丹心此日映 風宸千春逢矢初筵麗三載鋒車
勸駕頻燕喜高堂人並健好乘黑髮壯經綸

其二

直道清風四海傳豈能未老臥林泉東山雅有青霞

色北關其如 紫綬縣內史從來多鼎輔中朝近共
望仔肩保釐況是公家事願借人寰祝大年

玄元靈氣歌

易水流枯玄德澤千秋妙墨壽探隨一支東注新安
江點澤品煥世少雙徂徠松雕煙膏皆真質相迷徒
相皆臨池何處覓脣麋欲燒筆硯指橫咄忽有寄我
文彩囊開函片片墮玄霜芬芳噴薄龍麝散光彩陸
離珠幾燦初疑墨上蠅細點齊州漆恨不灑徧九萬
箋直須月給雙椽筆知是玄元靈氣鍾蕭颯秋堂香
露繁笑我守玄徒落落彩毫銀管生花萼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二十五

朱平涵太史以詩見貽賦答

交情存管籥遠道寄瑤華世降偏疑鳳時違且種瓜
絲綸藏釣竹姓字佇籠紗欲泛苕溪水乘秋一問楂
○ 朱玉槎年兄以詩見貽賦答

幾年林壑任蕭疎半閣春風一卷書每向文江懷勝
友却從練水問離居風波世路何須道肝膽平生自
有餘已看東山饒起色莫將歲月寄樵漁

楚文學萬君甫挾乩仙自廣陵來新安月雨過

訪

自是神仙侶飄然事遠游佩蘭辭楚澤跨雀過揚州

雨劇談方壯燧殘席未收衡門懸榻久爲爾一板留
無限懷人意秋風

題申文定公特祠二十韻

懷人無限意秋色正蒼蒼鴻雁來千里新詩寄八行
宅揆光聖代肇祀肅明禋千載玄堂起三吳綺棟新
粉榆思鄉衮柱石頌國均道德宗彝重文章琬琰珍
皇猷資補敝帝軸倚經綸敦大輿情愜守和相業
純甄收培正氣燮理轉鴻鈞燕翼紆丹久貽謀造膝
詩沉幾安崔禁密勿格楓宸默定元良席旋抽
社稷身堅投金鼎七高臥石湖濱異數勤三問休聲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三

暢九垓璿源流慶澤夾葉茂靈椿蟬冕卿才盛雲仍
甲第頻里閭通肸蠁祠宇敞城闔寢廟衣冠地名賢
俎豆鄰瑤亭紛紜綠寶閣蟲嶙峋苾苾椒漿侑壬林
瓚鬯陳紫烟籠繡桶素月照蒼筠仰止前修在何時
薦藻蘋

○賀五旬詩代

是非都不問吾道竟何如世事空蕉鹿生涯只薜蘿
溪前明月好野外亂雲多况何初度啣杯且放歌

其二

生來真奇特抗疏在青年忠犯雷霆怒命同絲縷懸

憂時看半百閱世悟大千白岳黃山路飄然志欲仙
遼警

萬里遼陽路頻頻警報喧狼烟驚左輔羯虜破南敦
血戰清河赤塵飛白晝昏殷勤煩廟略惟道閑都
門

其二

乾坤今何日容易說犁庭遂使虎貔旅都成沙漠腥
悲笳愁夜月占象怨妖氛帷幄還誰事紛紛震大
廷

早春集聖僧菴次洪南池韻

瑞芝山房集 卷十三

三七

乘興相期着屐來珠林相對好啣杯聖僧山上千竿
竹惟伴春風幾樹梅

○其二

脩竹寒梅分外清幽香直節兩崢嶸從他野蔓生枝
葉爭似亭亭絕俗情

過天界寺有感

一別僧寮數十年重來誰識舊因緣惟餘松籟階前
韻似向音中有側傳

瑞芝山房集目錄

卷十四

祭文

焚黃先安人告文

焚黃祝后土告文

祭廷尉何乾室先生文

公祭文

公祭洪年伯文

祭國戚楊封公文

祭戶部曹初陽文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目錄

祭方少溪封公文

祭蘇邑侯文

祭汪仲翔文

祭吳中舍文

祭吳羔素文

祭鄭員嶠文

祭鄭奉山文

祭汪景和文

祭程仰峯文

祭鄭仁菴文

祭吳孔碩舅代子

祭羅恭人文

祭汪年伯母文

祭劉年伯母文

祭朱司理夫人文

祭李太夫人文

祭馮宜人文

祭年太孺人文

祭熊母文

祭吳母文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目錄

祭余太夫人文

祭曹太夫人文

祭畢太夫人文

祭方親家母鄭太孺人文

祭伯姊方太孺人文

瑞芝山房集卷十四

南華門人聖符何應瑞

新安山甫鮑應鰲著

膠東門人泰六賈大儒 較梓

侄 子貞鮑懋度增訂

千古鮑 學同較

祭文

焚黃先安人告文

曰惟靈默相克開後人訓子式穀和熊是勤幽光久

闕 綸緯聿新潛德有耀有秩斯榮煌煌 錫命光

照九京再錫三錫前路日升敬陳冠帔薦以豆登惟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靈鑒格綏我思誠尚饗

焚黃祝后土告文

惟地則吉 神則靈用妥先地以啓後人貢茲

勅命焜煌佳城靡匪神祐敢忘默成豆登是薦庶其

居歆尚饗

奠廷尉何乾室先生文

汜水之浹東岱之陰靈秀所礪磊砢寄嶽我翁於是

獨拔儒林剖珍上國試割中原徵車首辟驄馬先鞭

霜臺攬轡歷若而年風生白簡草滿皂囊有邪必觸

靡善不揚稜稜壯節鬱鬱孤芳乃格 密勿俾承廷

尉民自不免法實無咎嚮用方大亨途頃慨屢疏乞

身未脫塵壒 天聽彌高遁思日闕冥鴻難扳吊鶴

忽至嗚呼哀哉否泰者時修短者數倚伏迴環孰知

其故惟是令德亾而不亡矯矯騁子天路騰驤大才

遠器祥發以長某義切情關悲是用涕聆笛酸心撫

絃灑泣炙絮薄陳聊申哀臆尚饗

公祭文

天中名嶽月旦高評士生其際旋舉承榮疇知翁者

身闕聲華綺年發藻費序推賢解懸窺日悟汗忘筌

峇視一第鵬圖九天玄感未逢高言鮮止寂寞芙蓉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秋江瀰瀰圓孕珠胎方流玉水千里渥洼一毛丹穴

青雲有雛玄草可輟騷雅雍容煙霞豫悅於赫龍章

載錫煌煌方州重秩祠署仙郎銀青薦服泉石舍香

風期邁古識度軼倫彥方易俗太丘樹惇庭階抑抑

人里恂恂叢桂正高靈椿難老爾祚爾胤庭階茂好

未言保之安期海棗明河驟涸洛社忽堙觀化夢蝶

指窮爲薪雲將在御倏其上賓嗚呼數齡論禧已獲

十全履道維風何嘆大年無嗟可悼有頌是鐫某等

風交令子司馬舊曹聞公計告心是用忉忉神越千里

馳奠九京燕山汝水不隔者誠尚饗

祭洪年伯文

紫峯振奇揚水濯秀鳥奕東偏桂林鬱茂譽擅菁華
門高結綬士競鵲起並奪龍標惟翁濬發惟胤令韶
軌欽鸞獨德樹人杓慧心朗徹名理妙研解懸窺日
惜汗忘筌橫經折角視草耽玄盛世右文高言鮮止
孕然珠胎方流玉水穴毓殊毛駒並千里家公嗣業
卓犖文區辭壇哲匠道派名儒徵車罔就造化留餘
奕奕中含首振家聲才雄北駿捷聽春鶯 彤庭侍
近紫省班清情歡榮承榮耀宮袍堂中鶴髮池上鳳
毛靈椿篤老叢桂芳高愈熾愈昌爾昨甲第間孫軒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三

翫世誦于門人歸荀聚世德有光所嘖朱襟大耋登
閣 綸音宛緝衣綉腰銀拖綬鳴玉用物則宏居心
無射循墻是安遺編常繹抑抑武公恂恂萬石風期
邁古識度與時反雕完樸以醇易醕酒酒未俗賴翁
允師萬形終滅百禩有垠觀化夢蝶指窮為薪雲將
在御倏忽上賓於乎數齡論禮已獲百全履道維風
亦媿高賢無些可悼有頌是鐫惟世失儀惟士安倣
彫爾余儕竊用裊愴緣附桂芬敬申椒醕弔鶴徘徊
炙鷄延佇摘辭撰德駕悃懃衷倘然來鑒庶其開惻
尚製

祭楊封公文

箕尾之野方域之陰真氣磅礴有畸人葆與杜德
璞玉輝金公生其間實表士林孝友天植義讓性成
穎窺縹緲秀發青衿秋江寂寞未際鵬程華章奇氣
雌伏鷄羣聊工騎射雅射鵠鈴居常自奮銳志請纓
膏堅為祟未疾寢尋潛德不耀壯志沉淪厥有哲胤
遂振家聲琳琅玉樹移向 帝庭光分禁樹榮藉
天烟煌煌 綸綍有秩斯膺 龍章宮錦照耀繽紛
十門方大錢書正升忽驚鶴吊遂歎芝焚嗷嗷烏號
達于 楓宸祠宮遺醴少府給金貢以 地賻錫之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四

佳城嗚呼白日既頽黃壤永闕壽祉雙臻榮哀俱至
令子賢孝芳聲藉藉是用知交生芻表誼靈分有知
歆然來貢尚製

祭曹戶部初陽文

嗚呼惟公賦質渾樸至性冲醇抱德煬和抑抑恂恂
如玉在璞與物偕春英年芥拾發藻席珍製錦鳴琴
循良蜚譽蠡吾武安棠陰滿處三異有徵聲名軒翥
恬淡自甘含香版署度支出納三載拮据軍有宿飽
吏無侵漁廉明皎皎獎絕奸除留餘積美功在儲胥
驛驢方騁前路正臚胡日未午而輪遂斜夢踐瓊瑰

凡值龍蛇靈造弗究朝野同嗟謂君厚德宜有遐祉
謂君豐下宜無促理彼蒼難問孰識其以石火電光
何成何毀委化之日猶馳街陌組綬雍容投刺肅容
甫就匡牀遽反真宅遠邇聞之驚心動魄某等托交
金石久挹芝蘭自君之切眠食靡安薄奠寓哀思結
悲繁靈其有知顧此盤飧尚饗

祭方少溪封君文

高門鼎族碩德大年渾今樸兮人貌而天利名處後
質行推先所取者狹所得者全仁義孝友恭儉溫良
助齡回俗賢婺流芳解衣拯溺石尤不揚爲憲於里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五

布德於邦厥有象賢翔翔天際射策甲科兩試嚴邑
縈砥水清澤流棠蒂粉署含香望高南國前路正賒
弗福方來之基之光南臺北萊 綸章有赫續紛上
臺如絲如綸雲漢昭回翁獨韻藏小心翼翼不履城
閭不登偃室咲語春風優游化日卒然遇之孰識其
貴鄉惟三老人號五君忽驚鶴手遂嘆芝焚網縕紫
氣蕭瑟白雲神歸絳闕上繼靈氛某等誼篤姻婭景
仰高山睇此庭階玉樹琅玕昌後未艾公神以安生
芻束帛能無涕泫尚饗

祭蕓父母文

嗚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天不憖遺罹此陽九公之
廉清碧玉寒氷無脂可潤有旣生塵公之慧徹澄潭
朗月片言折獄兩造立晰公之惠受陽春煦日澤及
玄髮化流馴雉公之勞肆扶病而治出入戴星鞠躬
盡瘁仙鳥初來民方歌慕司命者誰丹旄何速視天
夢夢翻奪神君河陽萎花空室絕琴虹光盡散斗氣
宵昏如可贖今人百其身聞計停春纏悲罷市慘怛
城闌蒼茫雲樹某等繞抱手儀無幾相見石火電光
倏爾中變公之神理應當不朽公之德澤煌煌垂後
陳辭令奠相顧同登蕭蕭風雨髮鬢公靈尚饗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六

祭汪仲翔文

歲在戊戌三月十六日邑文學玄圃汪先生仲翔卽
世其友人某某等皆君生平石交而洪時方出宰同
安山河城隔三生者聞計之翼日匍匐走弔哭盡哀
旣乃具斗酒隻雞爲文泣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哀
哉與子投契十有六年蘭蕙儂芬藻翰爭妍僉以期
子鳳矯鴻鸞彼蒼何忌集鵬啼鵠蓄此哀臆辭告九
泉子生冠族爲世儔人流芳黌泮發彩席珍有作必
備有吐必新文貴洛紙聲動儒紳頌拾名級立躍雲
津玄感未除六土不逢所交諸彥位多鼎鍾秋江

歿之崢嶸而翁乃飄然初服歸尋黃山白嶽之舊盤
余時以奉使還里復獲接翁於桑梓杯酒盤桓亦既
勤只自余遭註誤而翁亦逢二豎之靈翁從此杜門
以謝舊交無緣存問以興一晤余固意翁敦龐博大
可必於期願之昨而詎意兩禩以來疾疢成痼方聞
少間可以遨游而遽焉忽先朝露嗚呼造物忌全世
界常缺玉折蘭摧古今一轍以翁鼎族代擅豐華業
滿昌大聲日體嘉既拜清秩貴復光前慶流後裔濟
美象賢森羅玉樹庭際鮮妍吉祥善事疇有不足留
憾人間天步少局較以大年何脩何促新盡火傳翁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八

神永燭豆登薦陳聊申哀曲尚饗

莫吳羔素文

幻化靡定榮瘁相推朝通紫閣夕檢夜臺電光石火
疇賀疇哀憶公昨歲好爵爾糜錫命甫下華貫方馳
訃音倏告且然且疑嗚呼哀哉公生冠族爲世傳人
好行其德夏莫與倫煖如愛日和埒飲醇鄉評流譽
月旦推高門多車轍巷有干旄在河之渙洵士之髦
僉謂仁壽非公其誰彼蒼難問之子意萎茫茫宇宙
萬類同吹嗚呼哀哉天行代謝人貌榮名生有章紱
歿有賢聲年雖不逮理無虧成自余家見與公婚媾

高誼雅聞清標曾親灑泣奠公一登一豆嗚呼哀哉
尚饗

祭鄭員嶠文

嗚呼玄冬歲晏雨雪淒其君之大歸垂及半暮爲君
寫哀舉筆纏悲因是蹉跎莫君似遲與君締交垂三
十年肝投膽照叮嚀跡捐君之文乃實無間然君饒
文藻每爲士魁濯濯秀聲楚楚清才品同玉質價重
珠胎君高行誼每爲士式抑抑小心溫溫令德飲人
以和律已有則玄感未際楚璞終疑傳經易世康成
可師天步胡塵薪盡火隨桂折淮南月沉邗水偉然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九

七尺付之旅邸親知拊心涕曷能已花甲甫周亦獲
下壽蘭玉充庭克昌有後爲憾何窮病慈老替嗚呼
悲哉想君襟度如波流千頃即有所磯激而終不見
其怒憶君之杯酒如鯨吸百川卽有時沉酣而終不
失其實實此哲人吾將安與惠施旣亡莊叟誰語嗚
呼悲哉君計之聞其先一夕夢有大鳥千里忽擲飛
入青冥不見其跡驚寤思之此是何祥早聆君耗成
自異方素車白馬俗有范張聞君遺言屬余誄詞慙
慨易賁生死一之余敢負君辭以不文余當備君用
表清芬生芻醢慙鑒此氣氣嗚呼痛哉尚饗

祭鄭奉山文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疆圉月冰上冬 待贈奉山鄭
翁大親家以大耄之齡卒於貞白之里鄉人喟德欽
風莫不隕涕乃其通家姻戚鮑某義重葭莩尤深惋
痛聞訃之日旣匍匐走弔哭盡哀爰卜仲冬十二日
辛丑之辰謹以剛鬣赤毛清酌庶饌爲文而奠於
太親家奉翁之靈曰嗚呼元精未散乃篤我翁康成
通齋貞白遺風襟期廓落體貌卬顙有眼如日有氣
如虹智度卓犖人中之雄四方轉徙萬貨車航羣賈
辟易計算擅場晚乃倦游爲德於鄉義我翼翼堂構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

生光義聲轟布不踣而翔賢胤騰驤聞孫鵠起和鳴
辟靡蘭芽雙峙邇厥淵源寶繇豐邑司成錫章邑侯
表里翁昉弗留韜光歛祉鹿門真隱谷口高標耄耄
方登人擬佺喬珠林守倡佛日重杓異夢流聞靈爽
頓超西溪墜月曳杖逍遙某知翁廿有餘年重以婚
媾提誨諄拳感舊惕衷實深悅惜惟翁十全可無踊
躅何以寫哀酒絮雞炙尚饗

祭汪景和文

生孝死孝則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今乃於公睹之
而知其非虛稱公自母太孺人之遭難以歿也捨地

呼天即欲同時而相從於冥冥衆爲之牽挽而求死不得也則又捨地呼天淚竭而繼之以血而時時如不欲生三年之內痛楚煩冤有身莫贖不得已而向

桑門以投誠南走雲棲北入黃山徬徨躑躅以求薦冥福而無一息之寧終歲茹荼塗蓼以僅延喘息兩度除夕於山阿石室之下不堪憔悴而殞身嗚呼噫嗟公之孝真所謂死孝貴金石而通神明蓋余與公及公仲弟景純俱垂弱冠而偕入儒林既又與公及公仲弟同社課文而脩兄弟之盟每嘆景純以豪傑之才而未獲吐氣今又痛公以道德之養而倏爾西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一

沉惟公蘭芽玉茁種種庭階者可以光嗣服而登青雲則公之所藉以畢志者又將在後昆而可以無憾於九京吾輩生平之誼庶其鑒只而歆此豆登尚饗

祭程仰峯文

惟翁懿德煬和葆真惟翁至性抱義戴仁亦儒亦賈不飭不磷千金佐餉兵不殷輪桐鄉往事猶在城闌魯連高節龐公隱淪內行純備孝友睦姻由由與偕煖然似春卓哉懿行允也先民克開厥後繩繩振振仲也綢紱叔季成均諸孫王茁聯璧席珍俾昌俾熾多福駢臻王祚茂食報方新天不憖遺弔鶴

鄉彰宿德里謝陳人春停社輟道路含辛其進家舊誼杖屨常親聞翁訃報哀喟若呻吟翁聲咳渺矣絕塵豆登是薦白芷青蘋尚饗

祭鄭仁菴文

余與公交在乙酉之歲公時猶少年恂恂習舉子也越十年而余與公遂爲婚媾稱莫逆矣則公已舍儒而就賈矣余宦轍往來鳩茲見公之勤生而節用未嘗不稱公爲保家之主也事兩尊人敬養咸備而喪兩尊人戚易兼至未嘗不稱公爲盡孝之子也公素強無恙行年方踰艾而慕義無窮苦身擔事昨歲之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二

夏建坊祖廟請銜請額冒酷暑往來余齋中以商求此二者兩月之間率日一至及所請已遂而過公之里者見坊表之巋然皆稱公義舉而公始舍然以喜也公又新先哲之祠宇壯廟貌于百年尋復以名賢丘壠爲汲汲往來余齋中者如夏之日余再三止之曰公且休矣公之力已殫而神且憊矣公以余爲避事而不余聽也蓋公見余之罕入城府不通竿牘每調笑余之同人或疑公此言余曰公非不愛余之節所當全而特念余之貧也及公之走郡邑走秋浦百舍重研以爲先人一抔土人或虞公此行余曰公非

不聽余之勸以自便而激于爲祖之義也嗚呼孰知
公一旦遂溘然云長逝耶公自池陽歸而不面余者
三越月矣半夜門而以病告余急走視則已噤不
能語豈其神者已先去耶余故不能不於公有深慟
也公有三丈夫子伯仲游成均皆卓能樹立而季亦
文雅髫年有大人之志諸孫林林琅琅列而庭堦植
翁亦可以無憾于後祿矣則公之嗜義一念足照九
京電光石火何足重輕淒風人戶嚴霜在林觸物興
懷能不沾襟惟靈不昧鑒此豆登尚饗

祭吳孔碩舅文代序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三

九閭曼應異稷適迴玉毀在璞珠隕於胎日方初旭
而遽夜臺天不可問何以寫哀如君標格作地球琳
亭亭秀實則朗慧心馳聲藝苑發藻儒林咀經獵史
茹古涵今有美如此可芥青紫以寬和壘采蘭與芷
豐溪之上二難並峙伯也鳳翔君作鵲起陰陽爲患
忽構奇氛停儀赤霄翻聚白雲期以接武奪之脩文
傷心壁碎抱憾之焚堂上太君階前弱息俯仰茫茫
幽懷正亟喟此恭人孝爰令德天不憖遺人理通万
有才未試有志未酬白虹良寶徒鑒松丘霜風吹慘
寒月照愁殤歌盈路瀉淚如流余守於君平生親姬

義篤情真白日黃壤永隔風塵悲纏執紼無限愴神
載此清酤用薦藻蘋嗚呼哀哉尚饗

祭羅恭人文

昔在癸未之年余以逢掖治經生業而當中丞公賓
席之延當是時中丞公方著繡衣南持斧於粵而北
視學於燕余在中丞公聞聞中授館授脩餐授幣悉
出夫人手指而余於是檢開其內德之賢閨中躊躇
翼翼大小一稟於肅穆而持家秉總內政一切井井
秩秩中肯綮而應方員雖其所逮不越乎嫺族里黨
而實使中丞公無却顧之慮得以顯猷襄世大肆其
力於仔肩迨中丞公以廷尉列卿開府畿甸未幾奉
封公之諱而歸而夫人莫不逐隊以周旋余時既止
公車復就閨闈中課藝實又目擊夫人之躬勤約以
砥中丞公於宦而服荆素以安中丞公於田蓋夫人
生冠族耦鉅公以德而配德也識者謂天作之非偶
然而至其令終始偕隱顯治內之與治外也真如唱
之相宣若夫和熊式穀開啓亂以光前遂令鳳雛登
鶚薦中丞公蓋彰其燕翼之美而世無不誦佳公子
之翩翩即今筭踰六袞未爲不未疇膺諸祉可謂百
全乃中丞公東山之望日起賢胄子南宮之捷誰寧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四

夫人政可撫諸孫子膝下瑤環珥珩紛照應而胡
爲遽棄化而上仙吁嗟嗟乎發有沉彩蘭無常半世
之所抱戚于夫人者何異電火之與石煙彼其大家
作範形管可鐫夫人之所炳朗于世者則已流爲芳
問而結成大年奚必區區較脩短於後先尚饗

祭汪年伯母文

戊戌孟夏 待贈汪母方太夫人卒于楚之光化縣
署汪仲子解光化扶輻還里其年家子某某等並有
通家之誼期伸一奠之忱願以官跡越在四方獨余
小子某儼然廬次乃轉相計報合衆治儀爰屬之辭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五

以告于太夫人之靈曰嗚呼坤珍曄曄娥鵲騰芬美
鍾黃岳光爛紫雲昌暉玉質發慶蘭風秘儀冠族贊
軌名家縱筭婉聽提級系嘉孝敦蘋藻動累絲麻壹
政穆宜閨音韶理室洽溫恭腹歌樂只泰禴冲融動
綏福履祥開玉樹秀孕珠淵聯跼桂晚接萼蕙荃燕
山競興頤里婉賢軒翥仲翮首向天飛龍標奪錦鳬
鳥揚輝萃陟嬰念岫岵懼違纏綿母線忻就板輿滔
滔江漢繹繹舟車惟承在署望釋倚間澤國秀民循
良辟易內訓是型搏豪掄擊游刃烹鮮鳴琴授雉皓
無受涅圓不利方庭空竇絕皦日清霜與高南國風

樹比堂薦膺標徽口碑勒懿 錫命可期崇褒行賞
奇偶相尋憂愉忽倚楚有厲氛河傾發宿燕喜摧華
忘憂隕秀世謝女師民亡慈覆三湘灑泗萬喙挽謳
長辭江汜永返鄣丘龍輅轉陌輿錢參楸歸然靈椿
含哀梓標標此棘人扶輓痛繞疏戚纏悲綏紳有愀
吾儕小子年誼攸關夙欽淑則今悼大還追德頌禧
生無纖翳令始令終沒有餘麗園椒瀝醕蘄壯爲振
庶鑒芳潔顧予之將尚饗

祭劉年伯母文

嗚呼焯燦坤珍焜煌內美女士徽音嫺嫺彤史倚太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六

夫人秘儀景胃肅慎淵停慈和惠茂相攸冠族伉儷
名儒藻蘋是職粉墨無濡鏘鏘解佩翼翼鳴雞闔房
節勵藝苑聲躋藻砧無祿蘭玉有芳梁妻終隱陶母
後揚誨迪殷勤和熊灰荻晚逢奪標早見捧檄倬彼
祁閭歸然巖邑潘萼陰陰板輿熠燿令公展采問左
蒙休既安既養不競不綵清標玉雪惠煦春陽郭河
埕潤魯雉呈祥鄰封見德隔壤咸謳崇哉兩稔陰樹
千秋繫誰起化維母昭型却銑砥節勤績垂馨期膺
累命永享大年疊榆翟弗象服魚軒吳蒼難計星發
告淪收華委世閔夜長屯世謝大家民亡慈妣循良

回車蒸庶鑿隨邑無梓歌鄰有痛標霜月高亮儀刑
綠香嗚呼哀哉永辭南國長逝西江恩流萬姓淚灑
一腔輿輟參松龍輅轉陌如可贖今身願以百某等
今既宇下昔附榜中雅聞淑媛曷覲貞風得全全昌
靈魂不朽陟屺屺崩民望莫叩聊陳蕪辭用摅哀臆
彰嫗表微神其或貴尚饗

公祭朱司理夫人文

歲次閏茂月旅蕤賓 待贈朱夫人王氏卒于新都
署實惟司理朱公元配云司理公戒關人謹謝客無
受弔者郡之搢紳先生父老子弟喟德欽風望門而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七

知其同年生某等並篤通家之誼宜申一奠之忱顧
宦跡散越四方而獨某某以廬居得在宇下爰合衆
治儀虔肅牲醴之奠爲文以告于夫人帷下而言曰
嗚呼龍淵孕秀井給纏輝駿鍾淑媛雪燼壺關蘭薰
發慧玉穎揚徽坤珍獨炳內德無違結褵而來解佩
以相如珪麗璋奇情雙亮雄飛梓潼翔翔北鄉龍躍
雲津鯉騰桃浪雞鳴勤勞鵬搏泮壙有睠畿輔其其
大章保界架阻錫理循良刑以弼教柔以劑剛錦水
西邇穆風南翔清標玉雪潔敵冰霜蕭疎官舍整粟
堂皇六邑濡澤萬喙揚芳緊誰贊軌化起由房佇看

奏績譽命豐隆魚軒翟茀用佐騰崇大家懿範作誠
公宮婺脩收芒峨忽僊圯春華頓零飄蕪謝芷室則
無儀郡如喪妣嗚呼哀哉淑人不延君子用愾鵲鏡
光埋繡蕭韻絕遺瑟掩塵空惟照月悵望蜀川心摧
氣結某等通家託誼婉嫗竊聞年壽有盡令德常芬
寵褒在望綸誥續紛虔修芻束以慰芝焚尚饗

祭李太夫人文

日者雲杜公受 命治河之上流廟堂固以爲若濟
大川宜用如公者作舟及雲杜公在事天下咸日占
太夫人之安否以卜雲杜公之去留何天未悔禍于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八

河而娶之彩忽幽太夫人一旦溘焉先朝露而寢首
丘雲杜公方跣而還楚而河輒不旋踵而大潰于中
州豈太夫人之逝若豫知世將有昏墊之患而無寧
安其子以宅憂抑以藜閣玉堂之英終當參廟議贊
王猷胡爲乎久番重而冰兢于後尤于是脩然一去
其所養者縮而其所貽者修習見太夫人之六珈象
粹配方伯岳而亂藩侯以爲疇祉駢集之如泉而不
知其無成有終萬福來求不待鳴雞解佩畫荻和熊
以安儷于思齊思媚之儔嗚呼深山大澤龍蛇實繇
頤之所集巢鵲居鳩乘化而徂天鈞乎休想雲車之

轆轤方駕蓬瀛以悠悠澤蘭爲根江芷爲羞彼其下
視一切已不啻等之于浮漚况雲杜公方如斗如岱
所爲不朽母者能以片語而垂千秋而區區之絮酒
生芻何足以當沆瀣而祖仙游尚饗

祭馮宜人文

睇睇坤珍焜煌內美女士徽音嫺嫺彤史于維碩人
毓德芳止白巖孕秀蘭澤含華秘儀冠族贊軌名家
縱筭婉聽提汲柔加盛政穆宜聞音韶理室洽溫恭
腰歌樂只解佩解將以相夫子名先蒞榜露沁金莖
含香植望建禮標清曰此嬪則維德之行有瞻蘭階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十九

孟敦穆遇恩斯勤斯亭亭玉樹九方和熊星忽隕發
半生劬勞惟茲顧復鬱鬱佗瘳迄于就木型範女師
芳流慈覆嗚呼淑媛不延君子用假鵲鏡光埋鸞簫
韻絕易水銷聲燕山墜月藉有譽命景曜生前暈榆
翟裼象服魚軒相將帝里寵錫周旋余儕旅奠唱德
欽風言陳懿嫺用告公宮椒漿桂醕聊抒悼衷尚饗

祭牟太孺人文

嗚呼衣江潏沔桂嶺嵯峨儲品匪粹孕毓於河作姑
儒碩立範宦閨蘭蕙發慧玉頤揚輝助宣靈光元啓
芳華雞鳴鳳舞且熊九惕夜有斐君子曷較感三思

翩翩一向天鳴鶴翔上第清署揚芬超拜霜台
凌雲方佇新綸澄清攬纓榮養借娛繡衣綵侍後
祿正綏康禧未艾千年大椿靈萱不待龍山颺淒發
星忽貫計音西來朝紳共愍追惟淑德曾荷鸞章
六珈象服翟裼煌煌胡然就近佩委華收瑤池一起
萬容皆秋某辱交令子夙仰徽音滄桑閱變殫露摧
心望望素車靡從執紼清絮陳詞臨風永唱尚饗

祭熊母文

懿厥母德淳以發祥閭則系加味且勤襄有城光遠
實始生商爰啓諫議矯矯名場花封三異瑣闥騰驤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二十

陳草未奏直聲已揚曰母之教毓此清剛四牡載驟
阪輿必將幾年東浙愛日北堂念違子舍懽遊帝
鄉戲彩上林聞鐘未央諸孫遠膝課以帙細蘭芷秀
發琪樹琳琅助母色笑既壽且康云胡一夕發忽槍
芒不疾而逝真際翔翔生逢正人歿遊莽蒼去無恒
在與道混茫是母是子亡而不亡先蒙譽命曰德必
章千家置塚天語煌煌魚軒象服翟裼以光六高
聽下源行流長維夫人德澤溢家邦振振繩繩厥後
元昌某等等交諫議風仰貞芳欽風唱德是用神
陳懿嫺用告公宮椒漿桂醕聊抒悼衷尚饗

靈輿湯湯尚饗

祭吳母文

嗟乎詩稱女士謂女而有士行也世又言女中丈夫謂女而有丈夫才也以余所親孺人豈不然哉孺人產于高門適于曲族其與季公伉儷也業以淑懿著徽音矣而自八九年間所親孺人之歷艱險遭憂虞者卽丈夫猶或難焉始發難於中涓而季公幾入於虎口而獲全時孺人實佐季公以左右而周旋及難之甫脫也季公方膺章服縻好爵忽一旦溘焉而赴九原是時孺人撫膺泣血恨不卽從季公地下而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三十一

以藐焉二孤不可不樹也遂飲泣以報所天詎意幼雛復折是卑卑弱子與孺人相依爲命也如形影之相連孺人猶振家聲起遺賢保緒業新堂構屹屹乎所建立者洵足以裕後而光前一旦禍生肘腋霧發豆邊孺人於是乎痛心疾首而不平之愾遂成痼疾而莫蠲旁觀者方虞瓦解于孺人之身後而孺人能力疾以託遺孤于當年舉三尺之息以付伯氏與伯氏之冢君也曰庶其撫此一綫以慰夫君於下泉迨上池不效西母來延余輩以嫻婷而往唁也聞孺人之苛者在苛懸者在懸又見遺孤之儼然衰經諸子

姓之執事後先則嘆孺人之得所托而益以信笄簪之流品真能丈夫而才也女士而賢嗚呼月沉留照蘭委存香保家貽燕植于克昌偉哉淑媛知柔知剛孺人令德月皎蘭芳斯言實錄亡爲不亡尚饗

祭余太夫人文

坤珍毓粹寶婺儲祥是鍾淑媛柔順明章曰維夫人任姒頡頏作嬪鴻碩是雁翱翔坊成詰胤大器良才身依日月譽震埏垓爽鳩棘寺霜華蘭臺爲國柱石爲世杓魁爰邇厥自聖善淵源 胞恩薦錫綸綍昭宜康祉茂介後祿更綿鳳毛麟趾森起階前謂宜篤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三十二

老八千爲秋胡然婉化遽爾仙游高門弔鶴大壑藏舟雲迷鄣嶼月黯沲流某等辱交令子夙跼徽音粉榆篤義藥棘關心無從執紼有愴露襟含哀漬絮以告明靈尚饗

祭曹太夫人文

宇宙之內凡厥懿美必有鍾孕靈彰于珍瑞則鳳產丹川珠胎玄水其所托者異也秀發于英賢則歐母畫荻陶母剡薦其所本者奇也維太夫人以名家淑媛作配偉人而篤生哲嗣如奉常公者文章道德卓然一代真儒方其以解額首三晉以廷對擢甲科天

下誦奉常公之麗藻高文而占太夫人之秀慧靈明
及其以司理治淮陽以循良登上考天下稱奉常公
之德惠廉明而占太夫人之肅潔慈仁至于拜諫議
入黃扉封章諤諤無所回避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
之所不能言鑿鑿崇論宏議皆足以垂世天下仰奉
常公之忠厚正直而占太夫人之端莊靜謐蓋余所
睹海內人豪非一而如奉常公之進退一成規一成
矩凝重如泰岱不可動闊遠如溟渤不可禦則未有
其儷者也余自昔一見而心儀迄今道以為楷式者
一十七年未嘗一念及于身名一語涉于寵利所為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切摩觀法惟孜孜以求正心誠意與家國天下之治
此非太夫人德度安貞吁于應地而何以陶鑄奉常
公如是之博大純懿余故不敢以魚軒翟象服奕
奕為太夫人詔而惟奉常公之異日為國重臣安社
稷奠國家作嚴廊之柱石則何莫非太夫人無疆之
吉也其所最歎者太夫人之就養京邸也既未獲一
拜堂下執猶子之禮而奉常公之辭瑣闥晉卿秩御
板輿以歸也纔二年所而太夫人遂赴瑤池以僊逝
余又未及百舍重趼以申執紼之義是皆余小子之
所為闕然于衷不能不望大行而洒泣而徒以瓣香

束帛庶幾乎古人炙絮之意惟太夫人尚其鑒茲微
忱而為之昭格尚饗

祭畢太夫人文

嗚呼維太夫人夙明若淑之質穆宜韶里之賢三磨
與命煥 龍章之易奕賁象服之婢聯用以构新安
內則而樹南國母儀者餘二十年人見其大耋齊眉
星星鶴髮而蘭芽玉茁之滿前以為太夫人備箕箒
之五福而享人世之百全即一旦乘化以歸盡亦可
以滿志而無憾於九原而人猶不能不致疑於造物
者東方告急胡馬生邊伯子京兆公方以文武才受
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知 主上即且仗旄秉鉞驅醜虜而勒燕然何遽奪
太夫人以逝而使縗絰釋兵權即太夫人懷壯節於
閨閣嘗從夢寐中伏闕為先臣胡襄懋雪冤假令今
有襄懋何至東略之淪入於腥羶乃太夫人膝下有
壯猷之京兆不能緩須臾而奏膚功而冥漠之中或
不能不為世道以留連其辱京兆公之知最深頗能
悉太夫人之懿行而姑舉其慷慨大節與漆室慨魯
賓女憤隋之義舉同列而並傳若京兆公之精苦忠
勤以為世界分猷念者憾不減此而後朝食知其必
更豫隆中之略飽比上之編不徒噉噉於堊室中而

舉歲月以唐捐天下之事方來轉瞬間出而整頓乾坤擔荷世宙者詎無以慰太夫人之惓惓世所稱太夫人咏雪之慧挽車之恬和熊之訓却米之廉一切徽采懿徽常有彤史載而金石鐫而今日所為薦體陳辭者聊以寫衛世之隱衷而不計夫小言之愛爰尚譽

祭方親家母鄭太孺人文

坤貞秀毓豐渙祥迎是生賢媛寶婺夏明柔嘉芳蕙莊潔粹瑗置陳詩而習禮動左珞而右珩作嬪鼎族伉儷賢英昧爽儼且興成雞鳴賢徵潤藻孝篤宗盟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二十五

祭伯姊方太孺人文

嗚呼傷哉姊氏之病所由起也難言也病起於暮春初夏之間而甚於深秋延醫餌藥病且愈愈復病則其隱衷在西疇姊丈一綫之緒而結不可解也此中之至痛深鬱難言也嗚呼傷哉姊氏於徇夫之義舒迴曲折不為不至矣其孝於舅姑和於諸妯娌慈於嗣子孫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不為不備矣年近大耋不為不永矣而獨一生之遭遇奇窮自為婦以至為母為祖母也無非茹荼餐蓼之日也婦而事姑則嚴冷如負霜雪如此者若而年姑歿未幾而西疇公客死瑞芝山房集 卷十四 二十六

惟儀不志內則有聲佐起范貫于淮海昌開寶社于階庭嗟臺砧之先逝式荻畫之與京伯輩聲乎國學仲馳譽乎賢閣佇龍驤而豹變行鯢化而鵬程家聲茂振舊業光亨問誰為之啓佑皆母氏之所裁成總覽中外操縱奇贏卓哉似偉丈夫之傑允也著賢淑媛之名方與遐齡之益善胡知造物之忌盈墜瑤簪以不御渺采霞而上征黯比堂其虛掩嗟椒蕕之萎傾里堂 小婦人擗襟以傷焚其舊聯世講新託懿親休戚與其間計震驚謹陳哲而潔醴用寫哀以展情徽音如在庶鑒悃誠尚鑒

所存僅數十緒為之奔喪為之立後不數年而盡當其擇羣從之耆耨以撫育之也提携顧復飲食教誨以迄於長為之娶婦產子其間費用安出乎余固不敢不殫竭以體姊心而姊之所為拮据日久焦勞萬狀者真大可憐憫矣然此固望嗣子若孫之克有樹立以續西疇公之一綫而使世世之蒸嘗勿絕也詎意遭值之厄又奪其婦孺孑然一身中間情事所不忍言矣嗚呼傷哉姊氏之齋憾以歿也吾知其目不少瞑也而以方氏鉅宗衣冠文學老成儒偉之士皆為姊傷且弔焉莫不喟德而欽風也姊其恃此以瞑而

已矣夫復何言嗚呼傷哉尚饗

求是堂文集十八卷

〔明〕文德翼撰

明末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求是堂文集卷之一

柴桑文德真著

益苑南遊者皆神明之賢也子孫久遠或不知其所
出語以遙遙上估則大笑之固愚陋罔論矣或非其
郡望而注附以日榮曰蘇乃鳳之族卒至山鶴而詔得
志焉笑者網大也故諸莫若信信莫若徵於觀文氏具
載於春秋左氏傳及國語亦莫炳所始然漢書以迄宋
史代有偉人矣故舊譜託始于蜀郡而大於忠烈信公
求是堂文集

云乃羅泌路史謂文氏始太岳之後文以祖神農炎帝又謂始齊敬仲後祖姚舜虞帝二說不同而姓氏錄稱始周文王支子以諡爲姓衛實有文氏將無是耶然傳聞異辭不可得而攷己粵稽信公以弟之子敏爲嗣世居吉之富田明永樂之二年募四方民以實九江于安始自富田遷於九江瑞昌縣之九都源九江之有文氏自子安昉也七世分遷至瑞昌之紅羅郭八世又分遷至九江郡城兩邑占籍殆遍或溢居於九江江以北者蒸蒸日上不下千丁矣顧家世藏信公題名錄有同年五

甲進士文某江州人註曰自爲戶是九江固自有文氏
非由遷而始顯高良山傳有文侍郎墓者是其子孫突
徵矣思信公通年譜而不通族譜者豈路史所述恭帝
虞帝及周文王固江河吳派耶抑猶潞公之父實姓姬
不可強合爲宗耶自永樂而遷者不一于安也楚之長
沙粵之全州吳之蘇州及上元皆有達者焉子安十世
孫德異中甲戌劉理願榜進士京師吉安會館尋泥信
公時屆春祭一郡賢士大夫皆在祝文曰主祭嗣孫震
孟安之德異陪祭官某某爵不先親禮也震孟失望安

之楚望皆宗吉之富田而子安之遷爲猶近故里云舊
譜歷代史傳誥敕具詳信公影像雙斜豎立嶽嶽嶺嶺
手書勁瘠摹勒殊精疊遭兵火蕩無一存者亦不記憶
子安之去信公幾世也今斷自子安爲九江始祖而
詳其世敘

惟文氏自始遷祖以來一二世間尚微細至志仁志忠後子孫蕃多遂派爲二支至志忠四世桀剛秀子孫益蕃多遂派爲三支世秀三世英會子孫同居紅羅郭經緯子孫遷居郡郡鄉又派爲三支踈漸畧而親漸詳固

其勢也今自始遷祖而下本文事實具列如左

處士諱子安其始遷也九都源爲僞漢陳友諒兵殺戮殆盡止餘蕭陶二家家各一人處士蓋自吉荷九確而來啟土土人利賴之至今猶相戲語曰九確文家云墓源之總社

處士諱仲貞子二人余視其墓碑殆三人或其一後不彰云然名孟貴者上賢書載在邑志源尚有田號舉人丘今亦不知何系也顯者如是則徵者之脫畧多矣相傳處士早世以遺孤託蒲亭項公公有道術重然諾撫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志仁志忠成立或曰處士配改適焉項無子子二子沒而爲神代崇祀之墓伯公山子孫皆附墓而府君墓源之栗林

處士諱志忠善治田家漸起號大戶矣瑞昌縣歸義鄉里長文志忠戶名三百年如故也墓源之鰾魚嘴配某氏墓源之爛泥壠

處士諱添信積穀而田益寬性好義多施予鄉人鄉人德之墓桂家山配歐陽氏墓德化縣南昌鄉之長嶺處士諱瑛宗字玉軒三世實猶以本富名名出於鄉然

奉而有禮儉而文遠近著望焉墓源之五顯廟地配童氏墓桂家山地名九牛挨磨云

太學府君諱世秀字君實別號南山玉軒君之少子也爲人寬厚而優幹材家以故益饒有長者聲郡守邑令皆優禮之入粟爲上舍生孝謹醇雅彬彬乎質有其文矣族人閭子上一手押筆濃墨飽嚴重端方拜求教之敬如拱璧聞諸長老言府君善青烏家術凡王父母父母妻暨長子卜兆皆親定之今多吉穴云開墳時人有促地主臥墳內欲快期相嚇取者府君說好語動其心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四

手帕裏金錢滿謝道之終不介幾微色其人報起去而促者亦默慚行事大抵類此時南昌寧康人及九江府君家厚重卒保無他恙蓋仁恩及鄉里故衆助爲子也享年八十有四墓源下潢林橋夫人胡氏墓大村林左岡上今萬子孫世家於前

太學府君諱萬鍾字直甫別號橫林南山府君之長子也先是南山府君自少山莊徙居於中源祠堂南向迤邐而右終乎總社左嚮北宅焉府君又徙居越北黃茅山可十里而近地名紅羅郭者是也府君爲人穎慧力

學行誼端重取貴於人故郡縉紳先生皆聯婚姻結肺腑名在國學庶幾人倫模楷矣未遑志而卒塋橫林橋南山府君墓之左實南山府君先所定也夫人李氏祔而稍後夫人何氏祔近焉

文學府君諱漢字子顯以諸生應試督學閩洪公評其文曰子經天緯地之文也爲易名經緯府君以元次山寓溪溪愛溪之能存讓名也別號溪南先生橫林府君少子何夫人生也嫡李夫人孔之爲己子配夫人勞氏德翼翁及王母勞時七歲矣王母嘗撫余頂泣曰汝父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五

三歲失所天且無貌而夢況汝知大父耶吾語汝其家七世承國恩先翁爲擇壻凡宦家求者皆峻拒之汝祖十一齡應試郡中適遇吾門先翁驚視曰何家生此寧馨兒遂手抱以入與吾母太夫人共欣歎終日詢知汝家忠厚遂以吾許之畱讀書吾家與吾弟御史大夫朝同食夕同燈汝大父有大才而不偶吾望汝諸父及汝父汝諸父多才亦不偶汝父又貧而吾且老望汝終爲大父發憤惜吾不得見耳德翼日夜仰聞王母語少不多記記其畧云云心竊知自傷也長益詢知伯父伯兄

知府君才名赫甚督學洪公試十二郡傳迎府君較閱殆迨而十二郡皆領得士且無私開府莊陽山先生合郡十三取四七宿課滕王閣者二年皆登科甲惟府君不偶吉州一生歲薦耳府君七應鄉試七舉副榜萬曆庚午已擬解育矣分試官撫州令候藏其五策紗袍袖闕風寒易衣緣袍介卒索不獲屋主皆懷恨時且曉從二名填起空之以候獲卒不獲遂從落卷中拔一個解府君前已六舉僥得僥失矣年且四十有九聞之遂大自傷爲二座主促期會會城過建昌又墮馬病手歸途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六

得傳以卒然府君之行事不及知卽手澤遺書亦不可得也傳有自鐫象牙圓章一枚大僅如指螺其文曰有懷不忘夢寐相知莫負平生信斯言也亦可旁端立身行己之萬一矣先是橫林橋宅于府君廬墓所也隣爲吳氏近年吳明經傑位語德翼曰相傳先祖二峯築垣偏而斜出溪南先生飲他所歸目擊之曰何不正築僕曰垣外公家地先生大笑手引繩正之去歸卽持尺一付吾祖曰鄉隣朋友尺寸土忍彼此乎此帖尚存明經君屢尋見惠而忘其藏處也嗚呼太史公傳萬石君以

爲儒者文多質少母若不言而躬行府君非所稱慈業
文人者耶觀其要近地不待乞貸而慷慨以捐之隣友
躬行篤厚古人又多讓焉府君入贅勞氏久乃卜郡城
隍廟左以居遂藉德化墓德化仁貴鄉掀歎嘴大人勞
氏相

省祭府君諱士溫改諱士淳號心南漢南府君長子也
生長外家性豪俠不事生產外家固世宦習侈配賣人
朱氏又宦族皆見大以是不能督家漢南府君捐館舍
諸子孤弱偶分產而家落因亦不能力於學而上費爲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七

潘稼馮先是郡城隍廟左之居也漢南府君經營得之
縉紳有勢者挾以爭府君義不與篋中以奇禍故捐館
舍之日取債券呼諸孤至焚之曰無貽汝與不能償者
爭惟指梁柱誓之曰子孫善守之我爲此區區焉不測
乃卒不能守先文林府君少聞而嘽嘽泣下故閤五十
年而卒贈以報誠痛於中也府君享年四十有九與夫
人朱氏合葬仁貴鄉長嶺之某地

文學府君諱士良號二南漢南府君第二子也生而聰
明力學補瑞昌庠士入贅方伯萬公衣家爲貢年方二

十有七遂卒萬夫人賢而貞堅方是時年方艾無丈夫
子止二女孤孤泣夫人朝則幃與省視姑久抱攜二女
柩前一燈焚然毀面斜昵血涕而已無何長者適秦生
崇正踰年又少者贅劉情相依而居在本宗舅久捐
館舍姑且老家益析而食貧外家方伯公既物故而
十人同胞閭者鮮以故內外俱無所以膳夫夫人及
女女紅苦相倍也德翼幼而幾弱冠謁夫人亦惟燕時
耳謁必令先謁汝伯父手敲磬祝曰汝姪某拜汝禮已
涕披而維時夫人已六十餘矣常如是後從弟小司池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八

公嗣達于陪京卒焉先是文林府君以五兄惟長者一
子三者一子他皆無後而已幸有四子意欲以長昆之
次子後府君以己子通補後之終以劉倩相依久而內
外訛噴噴府君裕於財恐倩不察其意而止然夫人之
苦節而安不可沒已

教諭府君諱士恭字而安別號寰中漢南府君第三子
也爲人簡重和藹與物無忤性沈敏而篤學熟在氏春
秋傳爲文準先民而澤以古試輒高第督學閩縣公曰
片者有大名歲錄府君第二既而悔之曰此十何可廢

創者久而以貢薦於鄉耆學則吳泰忠袁公懋德也忠
襄公錄爲江西第一曰文章典古可以起衰然宦九江
三四十一年間自觀察使而下郡守丞倅李以及令簿尉
儒學學博莫不善府君府君上不調下不煩莫不善之
凡地方疾苦奸猾一切訟訴伴私詢之或市直不隱武
多爲之解釋云後司訓豐城豐城固大學人材盛莫不
從府君問業經手教畫之者文亦有尺度可觀晉興安
論興安故山庠士善訟多贊成府君一言服之皆立
謝去解任歸不能具舟楫廣文廉吏府君益厲爲潔清

求志堂文集

卷之一

九

面生平輕財如直先諸生時大吏輒以文名故多贈遺
不下千金卽千金酒食賓朋善病喜弄藥餌不旬時千
金囊垂盡矣官時又愛子若孫從之衣裘飲博甚且扶
伎皆不問故歸而貧過諸生時先文林兄弟友愛而老
者也又先一歲捐館舍故對德輿輿悒悒悲思口
甚方漸爲之葺故居謀所以終安養之屬德輿獲罪馬
貴陽隱屏新安山中而左寧南之王以兵叛下九聽其
居幾之府君時正慶八十遇難卒子及二孫皆殉一孫
脫而又暴死一曾孫傳尚存而康山中過訪之十餘年

卒不獲夫人邢氏進士蘭澤公其妻賢沒於豐城槐
厓迴龍廟寺經亂命弟德盛及姪名建業華之時令卒
惶惶今亦不辨所在傷感府君少有弱疾已無聲矣懼
四兄弟皆以是疾亡急自藥養故入中而鬚髮照漆從
幼少年精佛理多茹蔬持半偈從禪師素相慈山法師
三昧等遊書語德輿曰老矣須了當自己事天懷慈惠
猶子輩雖幼小亦未嘗名之矣意天不絕善人長者後
曾孫知在天壤間城陷時已七歲應知父祖分明或他
鄉自立或誘其妻以歸未可知也

求志堂文集

卷之一

十

文學府君諱士倫號懷南潯南府君第四子也性敏其
入歲能文好戲私竊出過潯南府君書室恐嚴聲聞伯
貽貳徒獲以出一日囑知鎮於室有門人質以文二百
朗誦讀嘆去呼府君出以前題課之手不停筆及呈與
前所質文一字不異蓋從室內閱誦遂不忘云性敏如
此十一歲試於邑取第三而兄泰年十三第二也試者
諱以御史大夫甥也故爵茅府君憤而請邑令同諱者
另試願試集註令果以泰王之子三人至逃於荆蠻焉
題文成榜於邑門更拔府君第一而兄泰第二如故諱

者懾服之而督學試皆取矣守與督學鄉齊年也一名
不與取巧補覆試日督學君顧二童子曰汝名譽儉同
母兄弟邪謹對曰然曰小邑進四人一母子半之可乎
遂落賓中府君名而府君仍第一後試輒高第一中副
榜然爲文傲會稽陶歌菴先生文文多尺度雅孝友尤
友愛先文林君享年僅三十有三子德光殤附墓濱南
府君塋內之左

儒士府君諱士讓號裕南濱南府君第五子也性敏方
力學就婚未幾而卒蓋二十四歲云先是兄弟六人短
求室文集 卷之一 十一

者二十餘長者亦不及五十皆病弱疾唾血死濱南府
君已墓源中形家言地不吉故後十八年改遷仁貴鄉
故墳而蟻見先文林君垂泣不忍墓夜教諭君夢設錦
帳帳於墳下可二丈許晨文林君指畫其地曰此似可
如教諭君夢乃故而得吉壤天也而王母勞夫人享年
七十有七僅教諭文林二府君終養云

文林府君諱士弘字元任濱南府君第六子也補德化
弟子員崇禎三年江西監察御史葉公成章以叩學疏
渠薦爲師儒稱徵君十二年以子德翼浙江嘉興府推

官考滿敕封文林郎稱封君生而愛廬山三疊瀑布泉
自號三瀑先生因稱三瀑先生卒而以鄉賢祀於學宮
學者誅其行私誼爲安節因稱安節公云始安節公之
志於理學也延吉州劉成之先生而友教焉既而聞
江羅明德章江章文德二公名往從而不及也文德石
友朱守約先生實爲江西倡乃北面受學焉先生學益
修德爲主慎獨爲要則以中正大以同人安節公遊之
時陽明以致良知之說提倡近百年而高者入禪畢者
益蕩而達於行實先生曰依本心則知行自一依本心

求室文集

卷之一

十一

致良知是二五而十也行實而不知文中武侯且不得
謂之明術何耶故安節公見先生而歸與一二同志創
嚶鳴館以延友生每季月九日大會學者月望日又加
私會焉從之者恒數百人安節公每日誦易一卦閉目
深思至夜子時則披衣起端坐或自笑語或淵默俟曉
乃興自非會友講學不離玩易偶倦則歌誦古詩散坐
郭外湖邊而已一日因寒露未授衣貸楊甥二金贖貨
衣爲家僮盜以去夜蕭颯靜坐忽豁然汗下微悟本心
乃曰人有二知知之與不知一知爲知爲不知又一知

道億一知先覺又一知二知相懸不可爲道里凡學者
所舉明德良知皆書冊上明德良知如畫餅不可食說
全不可用吾此中炯炯自有現成明德良知在朱先生
所謂本心是也乃以所得質諸先生先生喜曰吾道東
夷適以質丘故劉石關余見源諸先生皆大證契之矣
節公由是益落於易攝一茅齋環種竹堂曰補遺取衆
無咎者存乎悔善補過之義也書聯句曰馳騁義皇心
地上盤桓尼甫性天中日夜齋中怡然自樂而已哲學
蔡公懋德司理朱公震青錢公故忠皆在車贊訪之輒
求其室文集 卷之一 十三

引避不會然安節公學崇眞悟不尚玄談品厲實行不
邀虛譽或勸著書以詔後學笑謝之曰孔孟一言終身
行之不盡何俟更語錄爲安節公天性孝友三歲失怙
事太夫人勞貧而竭力致禮伯兄負獄官自縊二十兩
適有田而如其數立爲償之分山九段可耕什伐茂三
兄獨諸族人族人知不受聞而手闢于私火之曰問三
兄產也姪無母者鞠養之楊姊孀居財厚強悍僕弱其
孤毅然裁以法無不色然而懼然仁恩甚曾爭救人奴
以死秘不言凡鳥獸魚鼈之生以及蝶蟻微細困於網

頭於濕者皆樂救之其介性嚴氣也無硯礪尺寸受業
弟子以俸金進憐其不給輒還與之一未炊夜雪擁敝
補布被高臥曉笑呼兒輩曰無米耶呵凍書數字從友
人乞貸而已曠如也逮德興通籍後士大夫多問安節
公賢求一見不可得而有司間修餽禮不一故故就內
有云風高廬獄又曰身負綱常之重志從澹泊而明人
或謂漫知安節公云先是周元公倡絕學於廬山蓮花
峯下遂羣九江九江固理學鄉魯也安節公歲時伏勝
必往省元公祠及墓終日瞻望低徊不能去有一讀書

求是室文集 卷之一 十四
精舍在郡南薰門山岡上樹竹翳如特請於觀察蔣公
以其地改爲陽明書院祀文成公爲公有捍復九江功
且紹康溪絕學於先後故也安節公之於理學始性而
身之矣德翼迎養嘉興李署再居一歲輒喜歸歸後得
痺病將車起坐手書囑曰不得一見別矣兒忠於所事
卽孝於我也言止此享年六十有四初生時勞太夫人
夢天門洞開二金神捧一嬰兒見授而沒之日大雷電
風雨且歲在龍蛇蓋知安節公之生效不偶也崇德化
仙居鄉大石山

省祭府君諱德徽號亨宇心南府君長子也為人誠重
少貧不能學力勤儉以賈徒跣走京師者凡一再納府
掾一納部掾三考矣皆棄太餽屋數間絮几榻時花竹
畫一卷香一炷終日晏坐飲酒而已亦稍稍卜田二三
十畝稱給矣夫人夏氏賢晚舉二子聰明而俊城陷寓
家於廬山夫妻父子無恙致足樂也朕心鬱鬱若不可
終日府君雖掾吏乎雅有儒者風縉紳先生皆喜與之
交三世外家俱宦家也所親多閭大一旦囚山林無平
昔遊從杯酒歡又慨嘆二子也才脫世平治唾手取科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十五

第可如常乃遭時寂寞如此二子少年無所遇
論兵勇於功名而且使忠節易於終不以諸生關下死
為鄉里愚數數啓府君府君大快從吏之且且夕促近
造日男子不扶搖而上聚頭若麋鹿何為乎府君與先
文林君同庚生也余徵言父子骨肉間口人各有所重
彼徐庶者可師也吾家自受姓來若種若欽若立若驚
皆不良於死而實以賈履簫以寫諸卒致神仙且信公
亦嘗謂邵侍郎光薦曰若歸為幼女皂帽淵明焉巾何
不善乎使不丞相不使北不立二王南吾知信公必貴

冠故鄉無憾也况二秀才平府君不謂朕二子遂不反
而享年七十有四卒於廬山夫人夏氏先五年卒皆葬
廬山中云

處士諱德懿字美之心南府君次子也少失母養於陳
大夫人長贅江北張門為贅遂居江北為人樸厚而和
羣從飲劇而戲至裸而薄觀其私不怒也以力勤經營
江北地可十餘畝以自養享年四十有八左鎮兵叛剿
割江北遇害焉配張氏先卒繼吳氏

文學君諱德熙字穆生教諭府君子也教諭府君生止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二六

文學君故絕憐愛之始終從府君學凡所以誨誘之首
無不至經書史傳古文辭以及時義皆句斷字釋口講
而手畫之必準之尺度文學君屏居內閣以他從遊亦
朝夕揣摩惟府君聽學成而有聲庠序間矣方是時德
翼後於文學君八九歲先文林公究心理學不屑舉
子業命讀五經而已他無所教心獨念不由舉子業無
以決進取為立身行道以有光於前人乃時時私授文
學君所讀書初甚秘之日益卑謹修敬府君以施于文
學君乃稍得盡見互出而亦絕無他奇私心以為取一

弟固等聞事耳朕挾仗區區而無所以洞心駭目骨勇
神勇以圖之志征于蒲發之役而未可與中原爭顧文
學君每試輒前而德翼尚困童試中亦輒以野戰占古
法自悔恨教諭府君且時時戒語德翼辟馬役憤而蹶
跌終不良于行方成心自師膠不能化反適有天官而
文學君卒生數奇教諭府君固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然
他姓才如文學君同操不律以爭鳴者一時多決起顧
獨坐數奇而家兼有鄙薄先適之嘆亦自未免缺缺失
望人情乎德翼薄宦七八年以歸而文學君乃得傾於
床是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七

一遇也又哀其幸子者稍不謹而禍後世子孫或聞其
事而懼朕懼也不得已于言也

文學君諱德隆字星影愛廬山九奇峰之奇號九奇文
林府君仲子也先是府君三齡失父王母勞夫人憐愛
少子而企有孫太夫人陳業有子六歲而殤太夫人傷
而病嘔血方是時王母勞夫人七十春秋高矣日夜企
有孫幸而舉余又五年而仲生王母勞夫人喜甚而太
夫人病日愈強矣後連舉一女弟並叔季而五王母勞
夫人已不逮余兄弟且長能讀書矣仲質與余皆中人
床是堂文集 卷之一

也讀書稍不及余勸家貧文林府君就館舍於外且廢
失學余弱冠亦食力於館舍携仲共學焉凡經書史傳
諸古文辭粗涉獵成誦而制舉義能觀做先民補弟子
員亦籍籍聲起矣先貧時歲旦不能裁新衣客至至踞
踞門屏問朝夕忍入市負米或荷薪艱難險阻與余共
澁營之矣余少從汪長者學長者有女欲娶為弟婦先
府君曰汪固長者乎朕貧一如余家兩家皆貧皆無禮
以備婚嫁綴之余拜請曰仲年長吾家貧微長者如汪
誰與吾婚乃得命薄具禮迎之閱歲幸有女矣余成進

士歸而汪新婦不出謁也怪之憂問太夫人入夫人長
波日前旬日病瘵瘵死矣余私感傷吾仲貧而娶之伯
氏簪仕而不克一分溫飽命也夫乃仲素強壯于余而
性微不馴以故先府君極惡愛諸子中獨仲時受笞
有勞悴事多拾余而命之仲仲勇趨命而心直口無隱
府君亦絕信聽之由是稍經營顧先王父故居所謂噉
噉泣下以報治命者也李官俸錢薄歲不上六七千金
又強半捐助公稍貯之遺仲治訟用以為養地數年間
益饒學而備有事於家務矣朕自府君不祿仲亦漸忘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七

其貧乃間從少年輩被服騎射情寒事旋而悔輟不為
爲人有才氣治事精明人多畏憚之無何九江陷余方
自新安歸在瑞昌山中將卜依族人以居太夫人踰路
兵火中出叔先往山省余季亦得不死出獨仲與新婦
萬氏子女不見耳太夫人泣曰城陷四子而三不存已
過幸仲死矣不來矣仲性孝善事太夫人余輩坐太夫
人傍碌碌而已仲能兒女妮妮盡爲笑語或臥其床嘗
間如索乳狀故太夫人心絕憐愛之忍禁不言米而日
夜冀其來越十旬仲忽携其妻若妾女子滿船而東歸

也太夫人喜如更生焉蓋仲多智城陷私與一點弁擁
血盟故卒得其力護之以脫近十餘年仲更大難少年
習亦沈澁惟勤儉穡事益市畝田躬種蔬果間攜書焚
香多靜坐而已自是余兄弟四人亦不能聚居幸猶山
中五里間耳久之暴客遙起余侍太夫人仍還都負郭
以棲三弟不能從仲遂寄寓瑞昌城叔亦隨之季依紅
羅障祖宅方是時萬新婦已卒遺一子妾一子皆可就
侍而仲得咳病日月淡厭不樂就諸生試矣歲之己亥
六月十二日也爲太夫人八十誕期四子十一孫二曾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十八

孫婦孫婦女女孫女孫婦女曾孫皆來大慶而仲九期
十日至稱觴畢又延至二十三日乃扁舟及瑞昌辭余
而淚忽被而余漫語之日弟疾漸痊收獲後可即歸省
余往東林爲太夫人供佛事七月一日方畢欲遊石門
心動急歸歸而報仲大漸矣夜奔視之已歛不得見其
面矣嗚呼未十日而遽訣至此歟方是時海上忽揚波
自江南而上奔竄殆盡初四日方受吊聞亂遣歸省侍
太夫人太夫人已再避至赤松縣而九江郭外杳無一
人跡矣是日瑞昌亦奔竄平城空寂爭鬬獲仲妾及二

子依紅羅障祖宅攝二弟問以樓仲樞孤閉瑞昌宅子
享年五十有一太夫人因亂空惚猶賴其憂感矣

給諫君諱名達字玄升伯兄章字府君長子也性敏朗
六七歲便能讀經史記史遷以下事多不訛蓋其間

陳即與縉紳先生談策不備握筆為文立就一紙輒
補郡弟子員輒高等視一第視如也乙酉九江賊陷于

振鎮清兵來遂發憤棄試事談兵杖劍隻身起
有所授戊子南昌難起乃益山間遁入粵抗疏

論天下事甚烈召對悅之曰此生非徒口舌博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賜十二金授兵科給事中達事秘不悉知服闋
省郎論事莫如文五成五成乃改名云當是時

人已故弟名達又死事父垂七十老矣孤被絀山南
中不知也後有自黔粵間生還者言達子

如知諸告不免遺疏中云雖伸用時聞道之悅實切溫
喻絕望之感余聞而悲之朕傳在垣不暇應音聞湖

廣界上爵臣某不即前躬親督責清臣謝曰某非松也
此間土人慄慄不可攬其鋒不聽引馬獨前果中土人

炮以死死降神于其地後詔重兵教其土人始盡賜星

祠之曰雙忠其一人不知為誰何也亦不詳其何地死

年僅二十有九云是時伯兄已捐館舍矣玄升有一庶
出子名賢兒方九歲寄養於女弟家余取而與幼子雲

臺名從達者同學於家塾以痘瘡俱殤傷哉
僉事君諱名達字駿友少玄升一歲胞弟也伯兄年四

十有五六夏夫人不舉丈夫子屢卜妾屢不舉夫人亦
四十有四五辛酉壬戌歲連舉二子族人莫不稱慶二

子皆敏而駿友更譎詭好奇計嗜風角占相之書說亦
瘦怪人爭以鬼谷子呼之聞而大喜方就童子試於督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學也出而上書太僕王公志堅談兵王公奇之題為監
紀試案出補邑弟子員伯兄命太監紀而仍就弟子員

無何九江陷力揮父母及甥衛亂兵而出出與五月兄
第二人被唱此和間關奔走若受重擔而不可一日弛

者戊子南昌難起相國姜公知不即有成也可藉以死
報國駿友往從之請於相國以片檄召楚兵可得若干

人相國為其才氣足仗也便宜授監軍追僉事就遣之
遣而之興國即酒已大言洩其事守興國者疑之曰奴

輩何疑我 文名達也守興國者解至

湖廣大吏手指袍間諫命刀裂出之大笑曰名達文相公孫姜相公客一死榮矣乃遇害時年僅二十有六云

族譜圖序

余讀孔子書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凡言必先邦而後家者是徵邦之達易于家而家之達怨難於邦也旨哉爰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則服絕服絕則慶弔不行慶弔不行則貧富相耀而等於路人貧富相耀而等於路人怨之道也怨之道行則養生於蕭牆垣壁寒乎庭戶于達何有哉聖人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至

設教以禮整齊之曰同姓百世不婚百世不婚爲其親也推其百世之始一人之子也推其百世之始之所自出一人之身也以一人之身而分爲一人之子以一人之子而分爲百世人之子禮整齊之而已凡有慶弔與居者五服外可不通也如同居十里而近者或一房一行焉或一昭穆合一行焉重不及婚姻輕不及隣里忍乎哉禮整齊之而達達而無所怨怨禮達而無所於怨雖百世親親焉可也余又迹古昔家之興者必曰忠厚曰勤儉而家之盛而衰慶昌而衰微者必曰猥巧曰奸

嬪而後于財用信哉斯言以余先世繼繼業車而啓此土匹夫耳與土人雜處垂十世餘矣子孫千百田地兩邑不下百頃亦云盛矣要非忠厚勤儉不爲功世世子孫苟知余先世之所以興循其教訓能爲士尚已否必爲農農忠厚勤儉之家法也工商下矣至不肖而役於郡邑以枉財害人則不勤不儉恬不恥忠厚之道百世不復也慎哉且爾子孫亦知有信公平信公成仁取義而死死殆四百歲上至王公大人以至皂隸乞丐聞其名莫不榮之且自負曰公我鄉人也我郡人也我邑人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至

也我同里人也每較益親而況其子孫乎昔危學士履聲微禁內時高皇帝齋居問曰汝爲誰謹對曰老素帝曰汝危素耶朕謂是文天祥嗚呼危學士斯時欲障面入地不可得矣爾子孫知有祖宗如是可以辱百世後之學士榮又多乎哉故余卑之無甚高論既詔後人以禮達而無所怨之道又不欲失忠厚勤儉所以承家之理而推我信公有攸宗云或曰子譜族而詳子五代禮歟曰宋歐陽子修有之矣曰五世既別自爲世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

宜觀此例而審求之余猶歐陽子之志也夫

聖學宗傳序

蓋攷逸書帝舜實始言學殷高宗與傳說相爲命詔乃有明文於經後之君子於是乎知學也者所以造乎聖之路也聖之不傳學不傳耳說者至謂聖固有宗如天滿焉耳山下出泉者也甚宗與宗爭曰非我族姓誰謂天者或主周體或主渾天說雖拊擊而要無二乾壤也明矣故愚不憂宗不傳憂學不傳自一世以至萬世莫非黃炎之子神明之肖宗固在也而不學是身在也而求其堂文集

卷之一

五

無以飲之食之衣被之瘦而屯耳故曰窮乎義而學也也古之時京畿以至殊方王公以至庶民象勺以至台背狗齊以至喙咥無地無人無時無質不失學也豈徒裘葛牛與俱生焉何傳之有故上自朝廷紀綱法度以至郊祀禮樂錫予征討之大典下逮民間之田里市肆冠昏喪祭伏臘往還之小節身而逮之之謂道世而承之之謂治凡異物也何傳之有周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問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忘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

則苟而可能無亂乎周衰數百年而學始不傳學始不傳而吾師孔子更以其學教萬世而不傳者永傳不獲已而奉孔子爲宗宗水於海宗明於日月使天下知有水與明而已知海不塵而日月不蝕而已知海不可填而日月不可吹而已而後世亦有填且吹之者則若之何縞黃者非學吾之學也目聖學曰義學而斥聖人之書爲外典青紫者亦學吾之學也目聖學曰偽學而斥聖人之徒爲黨人此亦何異于精衛之與殺狗乎宗以學傳釋以宗傳非爲精衛與殺狗言之也宋學莫盛于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五

雒水明學莫盛于姚江狀雒水之學出於道州而伊川獨以伯氏爲得之於遺書之上致良知三言見諸禮傳及孟氏而姚江自信得之萬死一生之中豈非宗不可傳而傳者自宗歟抑學固無宗而宗固即學歟吾鄉明德文德二先生可及見而不及見之矣愚年十有五家君子携遶章門謁朱以功先師而就學焉先師最以學須立志作聖學吟八章書便面授焉且曰周海門先生聖學宗傳一書可閱也侍先君子閱之至今不敢忘迨佐巡東越時尚登先生之講堂與諸士酬唱狀愚之于

學也猶飲食之而不克自耕衣被之而不克自織也如
儀與衆而無以去之之患非不知之患也故愚緩辨宗
而學古事可傳者傳而不可傳者與之俱傳庶幾修人
之於天差近于休儒分寸間爾是書也陶敬菴先輩舊
刊之題中今板在藏之寧都學宮經亂多殘候友人劉
君邦猷篤志聖學司訓是邑特捐俸補梓以嘉惠同人
屬愚爲序云

風忠錄序

蓋聞臨危不辭難者所以盡一己之心履順不忘忠者
所以立百世之教盡一己之心止欲心安而意終不近
名立百世之教必期教廣而法必須綜實兩者固相成
也豫章在東南爲僻壤而號聚理學節義饒實三忠之
鄉遜國時梅友胡先生稟稟狀尤烈云德興乘興訪教
過其里門風微既遐雲對并某求所謂胡家橋舍不可
復識矣爲之徘徊太息者久之一日謁古晉象陸程使
君知爲人倫模楷以名教之責自任者近今之習例不
察乎考成功不準乎奏最有司謂之不惡使君獨於不
惡者而惡焉守饒時既新茲學宮矣又立芝山書院特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序

祀朱徵國以逮饒之賢者主方列客次未書姓諱余問
馬貴子與乎曰否文章士也又問戴恭簡與乎曰否事
功士也於戲使君之義嚴矣徐語余曰頃作梅友先生
傳成并前人之圖史唱和集爲風忠錄梓且成矣君幸
序之余釋使君教思無疆之旨不敢以固陋辭因論次
之曰當時柄用者齊黃爾謀人社稷危則死之分也先
生若方正學諸君子既未與晁錯之謀又恥效魏徵之
行飄然遠舉與樵夫爲伍從錫匠而遊此豈不足于義
者先忠烈亦語邵侍郎日子之斯行爲管勿安爲曰元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序

忍忘之使君之風視揚榜之風尤扶推而上之矣先生之心安安在一亡錄不錄勿論也使君之教廣廣在百世舍錄何風哉故曰道相成也至若潁川之治行營平之屯策載在秘閣非遺民所能過識特識其大者如右

坤貞錄序

南郡陶子性中成之集古今之婦順爲一書曰坤貞錄同序于余余惟易始乾坤乾稱利貞坤特稱利牝馬之貞者何也坤以柔爲德而貞非剛不能龍飛天而馬行地馬龍匹也故婦人女子而懷烈丈夫之行雖坤德實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五

乾道也故曰至柔而動也剛先子亦曰天地有氣益言剛也剛氣不足如丈夫業以婦人衣見小利害輒床下伏余烈烈轟轟在閨以內者金石不渝水火可蹈非得之至剛者能之乎是剛也一滿忍焉則爲婦人絕指物矣昔中壘劉氏傳列女後代因之史有傳人而莫彰者於有明洪武時以高后本紀顯示天下至嘉靖中邵太后御製列傳爲書詳核鑠板國學海甸頌之越百年而遭烈后同殉社稷之事嗚呼周始姜嫄後應姬之誼漢基呂氏終罹新都之禍聖母正性豈適德適補天

已哉一時殉難之臣節義成雙蓋亦有之而毒霧萬里妖李十年兵燹之所蕩江河之所漂帶贊巾銘連城貫邑莫不振奇標異追配古媛而煙雲艸木與血肉俱乾未有稱官之像幼婦之辭以庶幾後世之傳嗚呼痛哉今年丁酉正歲三日余郡西門災有王屠者醉不解劍及床矣其婦且捨之出女子王娥年十二大哭據屠者率不得離負之又無力隣人遠舍三號曰吾父在擗踊而同死余聞而哭之祭以詩作小序云云以告司風教者上之郡邑大夫一大夫問語兒曰尊公無事尚喜作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三十

詩乎嗚呼宜古之以寬氣見形江右有司且圖作非煙修爲祥瑞也坤不云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家有貞妻國有貞臣則天柱以登地維以立成之爲靖節先生子孫而曾王父大司空勲名在太常靖節以桓桓列侯不仕異姓猶暑彭澤一令爾成之諸生應舉不爲過而歸髮山中巾衫高寄曰才嘔性剛吾家教狀也龔大章所謂吾仕亦無害於義但負往日金川門一慟爾嗚呼若成之可謂貞剛也已矣友人宋未有東余曰成之母氏有高節坤貞一書傲之太史以及西滯周南之人之

意余謹謝曰是孝子之行忠臣之志也夫吾儕割膚補
鍋織履貢下無所不可但以丈夫子而使婦人女子獨
有千古今雖斯死他日何以見我列聖列后於在天嗣
所以教養之大恩哉

金陵紀事本末序

昔王茂弘驚心跋扈中朝尚多轉穆之賢李伯紀創日
鼎鉉外藩不乏忠勇之帥嗚呼我國宋甲申之會豈不
難哉宗初無主急於圖君棄出陳庭政繇寡氏治不濫
亂軍資彌乖禍變之來宜其亟也方是時姜夫子瞻大
求廷堂文集 卷之一

司馬忠自性生才與談合光爭日月氣挾風雷習金二
人共貞在帝左右師謀長子察汲正人位都貴門不
誰上重輕遠一外內截朕俊及我名關子戰志寧向不
與晉陽之甲四鎮自受首止之盟卽不征不戰寧速回
降也哉夫子一去羣情震駭山鬼曉啼天吳夜舞金陵
不享已踐童謡嗚呼無所歸怨益天實爲之矣自夫司
馬出鎮謀不攻心勢成孤掌匡拂之義激於開陳和調
之權隱朕驅策豈同敢言之氣仍無可紀之功事實攸
存班班可考也吁嗟乎茂弘之委曲圖存伯紀之剛正

率物未可易言芳節也已

李瞻黃皇王史訂序

余慚實隱負郭結廬庶郡大夫下車不敢不謁一謁之
後亦不敢數數也故雖盛德貪少日周旋者罕矣人有
傳李先生官司馬終日扃戶日無事且著書余心儀之
朕亦不詳所著何書也小戴守九江遭禮記自步傳亦
是邦亦補尚書逸篇先生將無同或有語余者曰公不
可不識李先生先生今闕西夫子也著書滿家余心
儀之恨典謁時不及一望見顏色今年夏早既大世先
求廷堂文集 卷之一

生造吾廬而下詢焉道與之貌殆古之人歟手皇王史
訂一冊屬余以序余送別已乃取而讀之興曰皇哉斯
述何可輟諸蓋太史公有史記而蘓子由羅長源史
自不得不作司馬溫國有通鑑而通鑑前編自不得不
作朱微國有綱目而皇王史訂自不得不作何則考理
而區其首固不可也如所稱列克之神聖不掩年文
之熙純難期周紀被炎帝之僞號於涿鹿存夏后之遺
燼於有仍先生之私言歟因天下之公義也或曰宣尼
春秋傳聞十二世而止矣今後宜尼且百世又推宣尼

之所未傳聞者而訂正焉毋乃難乎曰唯唯否否治天下以法治一心以理法之所禁違則必誅理之所疑乖則必正遠近何擇焉宣尼雖不言不能禁後世之不察且上古之若滅若沒代有傳人人有傳政豈甚於視天之蒼蒼者乎有問天高於修人者修人曰我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于我先生殆近之矣問天高於先生者必衆矣斯書一出如日寸月尺四七之宿可坐而離也

保艾錄序

崇禎丙子歲余以試事役三山輿中望武夷晚翠浮嵐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道

秋泓泛影如仙人散髮寒臥雲中欲一竊言不獲乃婦幔亭二君反似兒孫列腳下耳勃窣方寸間不能言者十二三年山隴騰笑余何人哉近得交呼我生君以接席談及名勝乃面熱而蓄冷夫人一行丈夫不待言青天白日顧向陰崖昧谷取文武火曲局巢神仙為偷息計亦何異曹李奄奄地下人哉在昔大賢君子福祿壽考不必圖百怪戲五禽報之者天壽之者已蓋必有故非魔吸血肉可蠶也余癖山耻言列仙事君侯尊者顧如世所講東方生顏君可拘健步市中堵而觀者終日

不肯太天氣清霽輒坐寓牙取大學或問尋行細讀詢其甲子已四百有八十矣問之而起曰于是乎我國家曆卜無疆也乎嘉隆建神祖享有百年嗣今歷六朝焉尊者固世廟之舊諸生歸朕猶在豈非天哉遇民獄關禽之老嗟啼靖康之叢談接長安騷難之翁流連開元之遺事不若拜尊者牀下述祖宗明德將相元功炳炳烺烺上者為四七之會次不失百六之祿豈非國家之府哉人則不察駢以為尊者三山人也武君夷君武三朋翺翔容與焉君侯則異是大將不戰而馳青城七百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道

徵古堂類稿序

余嘗語同人所見異辭以一甲子為斷與生俱生皆目所親記也大者朝廷日錄小者諸家著述多潤畧不能通覽自爭國本以來延及閣壁之肆毒姦賊之滋橫以致鼎湖上御粉社下墟紀事本末無條貫焉嗚呼今尚不徵何云古也或曰徵古較易易治一年詩書治一年

三禮一年三傳亦一年前後漢一年三國而兩南北史
一年唐宋稍煩蕪期以一二年大抵十年經史治矣余
觀博士家所試者經義不同異時以用聲律之學朕偶
舉經史詢之如館太常苟無譯吏未辨爲何語還遣者
十而八九且自首矣況乎親儒而悅大寶之釋謬笑而
怒錫衾之諸蓋亦技成而無所適用也古雖微何哉雖
朕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學亦君子之自勵也同人之近
者榮桑李五千獨明有三禮攷正新蔡羅曰有罕有孝
經大全鍾陵朱子強復有治平畧三子之於經如先河
求聖堂文集 卷之一

而後海三子之於史亦如東岱而西華也可謂卓映者
矣近得新春陳子濤生徵古堂類稿稿嘆博物君子如
吾同人焉濤生之才且學如是工道爾自教以有聞于
鄉國獨行文學皆可以位置之以垂信于後世俾讀其
書者尚有生不同時之嘆況齒相上下姑止百里而近
者哉未見其面先見其心余烏足以介濤生昔同甫以
不可一世之才開拓心胸以排蕪穢斥自爾堂堂正正
無敢當其旗鼓者至猶嘆嘆焉濤生錄以未有所於義
理爲疑蓋猶大木可以衝城而不能爲新也濤生博極

羣書其爲議論醇正而詳明義理之學又可折同甫之
角而下之宗英其能獨有千古耶余尤願濤生讀墳
五典六丘八索之暇取隆萬以迄今茲如賈氏補錄物
成一書後有大儒必來取正語不云乎善言古者必有
驗于今文獻之徵在江漢矣

張氏世恩論彙纂序

余友武進張子潔修氏以世恩論彙纂問序於余余家
丞相與樞密副使相善今余又與潔修氏相善固奕世
通家也又何忍辭雖狀清河之望自黃帝第五子爲
求聖堂文集 卷之一

矢主祀孤始爲張氏張之爲張也久矣胡世恩而僅自
茂先昉也曰傳其信也余常論次所望於後人者不在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初所追配于前人者亦不在本源
于所自出必取諸聖神靈異之一人本更有本源更有
源復其初必有所以更復其初者皆不繫之乎區區之
間已也世所查動色而蓋者文章耳事功耳理學耳節
義耳高隱耳斯五者得其一皆足以傳當是時而名後
世張氏傳有之史不勝書可謂奇盛矣而余尚以爲張
氏之盛不恃此也語曰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下孰爲人之天乎哉父子兄弟之間吉福善事之所協也以是而爲文章則真文章矣以是而爲事功則真事功矣以是而爲理學節義高隱則真理學節義高隱矣舍是而區區於茲數者皆丹黃斷梗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舜之百世祀也舜孝友也周卜世三十而過其歷也王季文武周公孝友也余讀彤弓六月之什所以美尹吉甫者至矣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坐有孝友之賓尚足以生一時之歌慕而況其家世較之者乎張之爲張也宜其保世以滋大也歟取彤弓求是堂文集卷之一

于

之詩合之祀張之族而益信

朱先畫諸序

毘陵朱先高士也隱於畫友人常以所畫花神寫我一見曰此沒骨圖工也不見殆七百年矣或問畫曰趙宋初江南布衣徐熙畫意不在似下筆殊神神各施月粉神氣迥出別有飛動之意當是時蜀人黃筌父子在禁院諸黃賦色巧細不見墨迹惡熙輒已遂以其用墨惡不入格罷之熙乃令其子效諸黃格更不用墨而用彩色圖之自號沒骨圖工筌等遂不敢收而得蜀院品

先殆不用墨者也客笑曰然豈但不用墨且用筆多以雞毛荻葉掃之余復笑曰管子文易嘯如謁朱先生得毋謹謝客乎先蕭條高寄自遠佳山水間不作入院之夢人不似圖又渾身磊磊有奇骨者余常怪湘東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曠麗者用斑竹管書之其意雖善朕亦固矣使其人而苟不愧大書也卽以先雞毛荻葉書之豈減身價哉余又聞先家多藏書手自較訂不知曾用何等筆墨曰雖有張芝筆奚起墨不得先手終不能寫生及徐求是堂文集卷之一

三八

布衣況津逮石巖間物乎

梁懸黎先生從祀九江名宦錄序

故少司馬懸黎梁公前以按察使分巡九江道踰三十餘年九江人思之請于有司上之學使者祀諸名宦祠中又取有司申文梓之以信其徵徵垂久遠余讀其詞事固核實不能詳言而特言其大者尤徵信云公之蒞九江也爲天啟五六年間魏璫美竊力熾毀天下書院以箝議己者朝下夕行無敢置議南昌有先賢濬臺子祠某直指立以麻繩縛塑像而倒曳之沈之溷廁不顧

也九江陶元亮白樂天南湖一條已得二百餘矣
書院祀王文成者有司將毀而公聞大駭曰文成非他
書院比也方宸濠反時九江已附逆王擒賊而獲其城
功德甚厚應易其櫟曰崇報祠事自可已當是時聞者
莫不縮腦公毅然當之直指卒無以難公公日與諸士
遊書院中談文論道如平昔且延訪四方名士與公
相扶擁余固憂他亦被榮遇每私覲公之吏皆加僕公
卿所謂寬博之選者歟時推關小司徒為相而公幹
餘石立名節士與公惟相得每有微言輒取案上奏願
求廷堂文集

卷之一

際紳大書付吏持去公甚合亦爾界無片言以干恩何
時也朋友文章之樂頗失護謗猶如火起而燭照而一
隅獨化為清冷之淵也後十餘年余與石同官于南湖
勅安語語輒及之未嘗不為之淚濕焉試下之公即世
且三紀九江思之如一日此豈可強而遷之者歟生平
大節備載李太宰墓志余不贅特言其九事 凡事
不繫民之所感戰者尚如此他可知已公之子皆有聞
于時九江既得祀公而季子適來守饒州寓書於余曰
貴鄉何風之厚歟報曰乃公愛九江故愛乃公口

始非有私于使君也

李泌之瑞昌政紀序

古之君子雖薄尉亦樂為之況長令乎然非歷試十餘
年不授也雖秩至大卿侍從列官猶出為令令輒亦十
餘年故其為治也詳明而和靖今之君子不其然乎
令授亦稍易又不久遷徙以他故去遷而別尉則更服
言為令時事故其為治也踈畧而銳急二者相去遠始
時為之歟泌之李侯之令瑞昌也年僅志才而治由
不言而躬行無事而自治衣衣章甫始猶斯士人子
求廷堂文集

卷之一

畢

弟田畝久徧誦手鄭國先是令斯邑者未十年而八九
易鄉自難記去已忘之侯任特久而盡知民之為瑞昌
昌者面一黑子而益証奸許內外相際小則盜賊大或
濱池侯治期舍簿書澹然若無營清潔簡衆日下廉訪
書民不敢犯吏不忍欺稅無錮錄之美獄絕東之遺
三調士試所得皆才名士士益樂從之遊日今之守龍
門也侯政報成矣士若民懼其將陟爭投詩以謝侯之
余於侯交甚浚因語諸子曰瑞昌以相鄉事侯侯亦以
相鄉視瑞昌矣侯家司成以直聲動天下咸以為有趙

文獄之風內而給令侍御外而監司歸師運道多為人
其盛國華踰於姚董侯之致又卓華如是皆但瑞昌鼓
之儻之也哉余謂侯有古之君子之心他日以大吏或
出使或建牙幸在東南望淞山而憶滾水必曰吾夢魂
猶戀瑞昌也余獲持杖同竹馬小兒輩低之而感焉
舊部下之老逸民能不灑然作十日飲乎

范德嚴司理審克編序

古之君子蓋有耻爲法吏者矣其言曰由先王以來不
掌刑也得毋庭堅不祀于六爲惑綜其實不然德嚴之
是堂文集 卷之一

于廷尉寺曹移祀於律署以同祀先聖於大學也蓋古
尚尤之謂與用仲春紀用社日義取重生理不可易大
祀豈不綿于三恪哉張表曰司理之官難勝任耳理者
精立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
體守也采其根牙之微致于機格之上稱輕重于毫絲
考量類于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故本聖典者若
操刀執繩不可安加也信是言也庭堅付祀至今非用
刑審克遠區人理以企他耀未之或信矣侯第爲理祇
果惟懼一以吏爲師一以經爲師縱不敢虧損國法猶

寬博之名而亦何主法外輕心小論而大殺士大夫宜
讀律耳律意明斯經學效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
者可救以生乃謂生者不救則死也凝脂束濕其何救
之有越州熊嚴范使君天下才也而試爲理大江以右
競以爲明允云范金鑄于越而代多顯人使君父相而
通昔清要而皆起家于理僕曾覽其家所藏舊律如關
西楊氏之印瑯琊王氏之刀寶之已數世矣而其肝大
發于後人與鳩以爲署鸞鳳以爲音獬豸以爲冠麒麟
以爲圖刊拜審克編而讀之使君之世滋大宜盡理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

胡鹿游理潯錄序

江右之名司理也余猶及師且友之者嘉興李九經江
陰季仲達海鹽吳磊齋崑山朱震肯興化李少文無錫

胡慎三皆三吳諸君子也今憶之如舊雲非船不程可
見矣今游司理又幾武進胡鹿游先生先生與慎三全
出安定而思安公于先生爲近祖忠安以忠厚長者之
道溫恭四朝人皆知其有陰德宜其後世之盛大也余
師相國吳文恪公與先生世淵比居高其又行特足爲
西席後世兄弟游每竊聞其緒論風仰爲壇坫中魁學
也及南宮試而爲余同鄉遂于美符之謁遇而又爲余
郡得之余欣見之如見疇昔六君子焉理濟三年報成
曲理得錄於是乎出正襟而讀之甚矣忠厚長者之道
東是堂文集 卷之一
爲當乎君子也夫理之爲理豈真如斬亂絲爲愉快哉
析薪者不循其理則斧缺而薪不終折一物亦難治也
生人而人忘之死人而人不憾有理焉權衡無心故輕
重長短莫不相冥于自然若稍以意移則一語一言以
學術殺天下而有餘矣石軫餘先生嘗語余曰言不可
倚者三關臣票擬科抄及司理職語耳誠哉斯語先生
之斷獄也口詞手親錄之對簿已有後言者亦爾綴詳
識不遺余初聞以爲過勞其細或甚及爰書上而大吏
卒無滯漏可一反者始嘆服非明清而敬忘者孰能幾

之真不可及已余因折肱于斯學者故淡知而私慕之
如此其他若條議禁諭申詳諸冊辟如趙充國之論兵
太倉公之論病言者卽其効者非空言無事實也敬其
於學較一節三令五申士蒸蒸學古皆有自鳴于當世
之意疎堂所錄士巨固南金細亦竹箭微先生與能鼓
動拔起之若此者乎三吳與江右紳士臭味莫或差池
昔者六君子今者一君子余幸以遺民而先後被服其
教化焉噫亦榮矣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二

柴桑文德翼著

方司馬蘆政序

古之吏治余嘗學之矣吏治民如醫治病然五氣所病易知也五精所并不易察也精并于心則喜并于肺則悲并于肝則憂并于脾則畏并于腎則恐爲吏而使民悲憂畏恐固病爲吏而使并于喜也亦一病耳然病喜者僅一而病悲憂畏恐凡四去其泰且民不悲焉憂焉畏焉恐焉而民氣復矣卽命曰吏治之泰越人可也吾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郡司馬方君殆其人乎司馬九江與他郡異九江江之陰而治溢於陽什一焉陰則屯倍田陽則蘆倍穀屯有屯糧惟司馬是徵蘆有蘆課惟司馬是問屯糧與九賦並科蘆課與四差同則屯荒而糧闕雖病在屯屯不陸迨督軍歲月而墜矣蘆陷而課虛一病在蘆蘆不息壤下概江湖而應乎古亦有言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人乎方司馬曰吾民悲矣憂矣如課其課且畏矣恐矣悲憂不治畏恐且淡安得吾民精并心而喜也於是乎私以分數之二十有六一分歲收或四五

十斛以補蘆之陷者數畧相當然是屯隸于上上書大司馬中丞公以俸視軍例上餉得如請歲獲以償不病課矣懼猶病役爰准正賦編爲十甲及期而代先後調如民乃霍然蘇云余因憮然曰吏治之千古也無苦人心耳民之病也民擊而無弗賒焉必漏垣一方而乃賑之信也自司馬文章風雅冠冕一時楓葉蘆花作瑟瑟之感而已民之呻吟有百倍于絃索者不聞也自猶如此況其餘者乎君之用心可嘉也已卽命曰吏治之泰越人也不可曰諫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二

寶峯志序

戊子初秋余與給諫熊子約生避兵寶峯適憫愚老人輯寺事成書向余問序時崎嶇山行賜病蘇然惟倚祖塔捫石說唐人銘碣未暇爲之歸臥山閣隨命家僮拈記壁間圖必有以塞老人意家侄來自山詢序則謬之曰脫藁矣見壁間粘曰幸無忘一日讀史至南齊高逸傳竊疑焉蕭子顯以乘鱗養角崇象佛法至連珠儒家陰陽家法家墨家從橫家雜家農家道家各具其勝而史家不列焉豈譜牒傳記釋氏不屑屑於此歟至載

讀范曄漢書傳西域殷手中土玉燭和氣固宜靈聖降
集賢懿挺生乃亦稱佛道神化與自身毒二漢方志莫
有開焉繇是識經譯之外固白馬之所不載矣他若維
陽伽藍之記多識刺微文其於佛祖柱下蓋踈濶也粵
考少林近裔至曹溪而增廓曹溪一大都會也南嶽開
門庭生兒輒踏殺天下在五葉爲家孫踞資峯西江
水灌人而西江遂稱法窟海以內外輒口西江馬祖馬
祖云五宗苗裔服盆跪遠近大宗振裘領陸緒中莫如
天童爲正懶愚殆天童命以解香來掃埵者自馬竹空
來是堂文集 卷之二

後首荷荷荷蘊降毒神輟既無影不能尾王良星而遂
之唯餘是客如月砂空青金膏水碧又如珊瑚玻璃車
來瑪瑙如入天府琳瑯煇耀如入龍宮光惟陸離寶不
勝識空手回者無有哉說者述佛祖實無一寶可以界
人人還自擬寶媛納間是名人各有頭匪全海外之飛
去我自出眼豈似學院之散來狗是義也家家住寶峯
矣是志母乃兆乎曰否否一父百子丁幸克家各門戶
立四方後代詢祖貫莫適知也可奈何肯有燕人長於
楚者及老而歸過晉同行者誑之曰此子先人之廬其

人愀然變容喟然而嘆涓然而泣既知其給大漸及真
至燕真覓先人之廬塚悲心更微懶愚老人竊懼四方
之祖祖者悲心之日微也志非疣也

廬山艸堂志畧序

宋郭淳夫論山以爲可行不如可望可望不如可遊可
遊不如可居信是言也可遊可居者存乎山肯遊肯居
者存乎人行而不望望而不遊遊而不居山不可哉人
不肯也余始得居山習山於雪前雨後烟外雲中春秋
異態朝莫變形安步代車履力所及視聽探賈氣句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月輒如平生未曾經閱又似汗漫今始歸來余心乃私
自肯尋丈而言不如行也爬口涎目眺濟勝欲飛者既
乏遠神又止靜氣既鮮雅志又喪奇懷三宿嗒然一朝
而返清泉白石嘆食言而肥矣余數山居之富有遠法
師筆有雲藍紙有王知微和墨有陳氏甲秀堂法書有
鄭元素青牛谷所藏真蹟有李公擇所藏書有龍泉上
人方竹杖有李正臣玲瓏小石有黃山谷四事堂所書
范滂傳有岳珂程史有鍾離權火珠丹有慧日禪本艸
富如是而人顧不肯未審所肯者何也五里霧與十里

露四十里帳與七十里帳勢尚可敵欲以闕城墟落同日而語悲哉斯堂自太原人去後八百年石門禪師始爲是物主師受法於曇華寺說法於蘿蔔園余不及見其人上座淨極不忍艸堂艸一丈也手除之招余止居之余居山矣居山者何必艸堂獨醪不失爲弱女也人不居山矣不居者何但艸堂苦茗且將爲酪奴也記生而十歲行則行山住坐臥則望山未二十而遊山山廬山也自是厥後望泰岱望天台望鴈宕望武夷遊者吳越間物耳然誦陶生詩曰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五

宋史存序

記友人張西銘言宋史無如宋執必亟修時陳軾符子龍在坐余曰二子其圖之陳曰嘻欲余自指代斷乎張曰三子無然子厚以吏事望韓退之要柳亦史材也豫章堂楊子與文子耳楊謂機部廷麟也亦嘗責余曰子好涉獵不如專讀史余因是不自非薄姑

吳中積書七年得萬餘卷藏於家遭世亂焚訖張先病死陳與楊後俱殉國死余偷息山中既苦無友又苦無書兒子長成知系出信國之一代義局無以應因漸追憶漏十掛一尋復敗篋史存嗚呼宋爲史存歎史爲失正之

廬遊漫記序

余築艸堂仙居之鄉去廬山三十里橫嶺側峯朝夕必翹首焉今秋秣不足供讓事梓人日索飲恨乏青田核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六
身作里正通賦逮及家僮稅舟水小而膠不及時納止愁大於屋畫無所之兒寓書急足嘆曰雷火又至矣開視則晉陵蔣子子蘭廬遊漫記也爲之矜放眼光索燈卒業而報之口蔣子非山人也雲仍則王謝並風貌則阮何雙不記白虎金馬而爲大宗小宗之興託乎雖然周康漢武古之英王雄帝也一飲其谷一嘯其峯此豈不足君所而必五岳金泥爲凡儒生者可知也遂法師曰太史公東遊登其嶺而退觀南眺百嶺北望大江西東肆目若涉天庭焉嗚呼天下文章莫大於是矣

蔣子之才不作封禪書欲與石門諸道人爲伍賢者固不可測然論其文筆三何二陸之儔也他日江關乘傳望廬山不忌時昔或艸堂已成高軒過之曰君無恙否杭可稅公林可飲客否第三嶺尚思鸞祥以從其後

經歸書院錄序

經歸書院錄者錄祀陳雲住先生於鄉冠以殘篇斷碣而士大夫歌詠附之者也先生名縉所著禮記集說載在功令編之學宮與陳胡朱蔡四家註表裏五經如五星之配日月炳然稱不朽矣顧經歷泰禍惟禮記自漢文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一

人言不盡出先聖小戴之記元剛之大戴八十五篇之中今大戴遺文多涉秦漢間語至於精摛實實玉玉酒酒血血與夫天揖時揖土揖之類皆近僞子書不可沒攷卽小戴號爲雅馴而傳者非一家紀者非一史言人入殊莫爲折衷且因倭王傳會周禮宋儒遂右袒而力攻之又以儀禮止爲士禮不可通行而小戴一記遂冥然與四聖五代之書爭衡天下學庸復加表章與論語並是記中多微言吳指說固難詳鄭箋孔疏誠有不盡蕩乎如中流而莫之攸泊莽乎如岐路而莫之適從也

自先生集說成除周禮闕疑外不獨戴記四十七篇明如指掌卽儀禮七十篇貫串于其中亦朗如列眉也虞伯生學士表其墓曰經歸誠經歸也歟哉說者謂先生二世經術家學淵源生於宋季至有明而始顯幸而遭逢孝宗之仁聖佐以閣臣如高輅劉定之及學臣如鄒賓等從容咨訪卒不獲與陳胡朱蔡同從祀先聖之廟廡祇立祠于鄉社下竟不爲文人放臣逸士或宦跡所至流寓一方好事爭爲豆者相去幾何學者不能無惜于此矣然從祀之與不從祀固無損益乎先生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八

眞也竊讀當時部牒下察生平行實有餘嘆焉昔叔孫通掃叢之儀非不適於時務而魯兩生鄙之何也爲其漢治雜霸故也元起北陲一時號爲儒者南吳北許莫不爲所牢籠靡共好爵而先生獨棲隱于彭蠡寂寞之濱抱遺經以老死是魯兩生之志也嗚呼其行實乎甚矣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德真之春客于昌邑幸與先生之十四世孫素誠素齋得覽前錄備知所以典廢近者孤兒叢於隴墓荆榛鬱乎講堂絃誦不聞鐘鼓莫搆古不云乎國依于民民依于禮今之君

子必有任斯責者爰進二素而告之曰子知之乎禮者
履也經者徑也非禮勿履非經勿徑九原可作微先生
夫誰與歸

蔡忠襄公撫晉奏議序

嗚呼此蔡忠襄雲怡先生之遺疏也當崇禎末年豫楚
秦蜀盡爲賊區止一黑子著面之太原強付之先生先
生毅然而任之固謂三晉凶恙則畿輔凶恙畿輔凶恙
則宗祊亦凶恙保晉之法惟西扼潼關北援榆林爲急
然河長邊廣左右支吾是爲難耳况乎大聲疾呼呼兵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九

兵不應呼餉餉不應呼人材人材不應雖孫吳復生頗
牧近在計且無之非死則降亦何奇可出哉先生之丁
時合誠不幸矣蓋先生非但以一死塞責者也生平正
心誠意爲學望之如木石人而弘濟沈澁圭角不露因
才適用相事措宜離齷者不及斯地及之當語
不肖曰水性固圉也如遇曲崖紆岸亦委蛇隨之而直
性未嘗不行使必一選徑情則橫流決裂而不可復行
哉斯言斯豈有盡無用守經昧權爲莠莠之學者歟至
兵馬倥傯廢食都捐猶拜跪經筵勸講行義居然考亭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十

西山之高風長安聞而迂之以焦頭爛額之勢而修采
齊肆夏之容遊整首剝膚之時而作關雎麟趾之語先
生固似迂也識者不取以爲然譬如滄海橫飛中流一
葉鯨鯢囁號於後天吳怒舞于前卽起距何止一勇難
市正襟危坐持微若忘亦士君子之處變不失節也已
耳方其危岌明以罵賊而死比蹤離陽預告君父及軍
城將破車騎赴三立書院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乃縊
而自靖云晉士大夫至今人人能道之憶金陵改圖貴
陽柄國敦溫兼惡秦賈合而黨與藉藉先生每多吹
求

毛之論不肖以司勳引請屏處郊原客有過者密告其
故客曰公何性也撫按一按臣逃歸鄉里既還堂班
撫臣守死封疆合斬卹典言斯言矣卒難泯清議獲謫
忠賢然先生豈以是爲榮哉不肖受先生知己十有餘
年詢以小事視每加等恒私竄雅志經畧節義固所優
爲而性不肖尤矩於聖賢之正則督學江西首以按
本塞源爲人上蒸變一時莫不公道其期名教相許
故至今南州一十三郡尚多不負所學之儒不肖客邸
獲友長公始得敬讀撫晉諸疏泣然流涕視先生自靖

時又二十有二年矣嗚呼劫火洞然尚有不與灰俱燼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皇極統韻序

陳蓋謨字獻可
號菊菴嘉興人

余稱李陳獻可先生踰二紀矣載過其地喜先生已道故之餘問著書幾赤卽以皇極統韻對余因行亟不克請益先生且駕扁舟來臨安始得見其書之半而讀之問書以統韻名而前有通釋檢字類音後有篆隸二疏古唐曲三韻者何也文字者形聲音者韻將無同也曰然問形由文字字可以彙韻出聲音韻何以統口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一

一經七緯一分爲三十六綱一綱統百四十四聲六綱統五千一百八十四聲而華梵之聲盡矣譬如人下置三十六郡郡各率其屬以隸於京師謂之大一統也云爾問華書以縱梵書以橫華聲以縱梵音以橫音固傳之未聞有原本於皇極者乃五緯而可合以文絃武絃歟抑韻於數殊途而同歸歟曰然夫人始生口地而能號終身用牙舌齒唇喉之聲而一日不能辨問齊撮閉合之韻抑天下之公耻也愚胞而論之河出圖雒出書圖則有象象則有形形立而數生焉易之太極

是也書則有聲聲則有音音立而韻生焉範之皇極是已故太極示天之象象皇極演帝之敷言雖名皇極統韻卽名韻統皇極亦無不可矣余重臆而論之蒼頡之作字也三苗粟鬼夜哭粟則有象象則有形象形立而字生焉許氏說文篆隸因之哭則有聲聲則有音聲音立而韻生焉邵氏經世唱和因之故說文以日治而天下後世莫不聞經世以耳治而天下後世莫不見雖名皇極統韻卽名皇極統文亦無不可矣先生不學陽冰之採戈許室偏如伯溫之補漏邵堂絕世之聰明何容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十二

人到壯年之精力都盡自然不但利擊蒙兼能磨作聖矣余之獲交先生紹介於石齋黃公石齋語先生曰吾道所賴託於精心心地一塵百節俱落旨哉斯言千古知己恨余垂老且客故人家終不獲卒業自憾交已三十年欲定攝寶之名而未能舒之盡憂憂乎難哉

胡克生

胡克生字克
號人

韓退之謂學之於人謂逸少俗字卽軒輊道士不解世俗書之意蓋空手而取之然其於碑碣者廣而易舉徵于印章者狹而難做如惡夫之論不悞伏波

之議多訛庶幾稱識字者乃古人之擅三妙用刀夏青
於用筆刀不在鋒刃而在蘊藉不在刻畫而在生動猶
用筆也余索妙者于嚴給諫子餐亟以胡子克生對因
訪其人翩翩少年溫然如玉蓋余友孫嘉客之珠玉俊
才博物不以進取爲榮殆恐烟霞板蕩者仲子右獻臨
好此學日與之遊而石倉版寬鐵限門窄未免有鄭虔
面師陸羽茶博士之悔听然向余笑曰此業石工耳余
應之曰李北海碑多自刻假署蓋之黃山谷模獎畸人
欣題珠玉况同鵲鸞卷之二者邪子意有所不
求是堂文集

古今廣徵序

平西何印茲先生既以慧業文人爲立身之內美又以
博物君子爲行己之外範今之東山也若述滿家有古
今廣徵一書問序於余余繆以爲徵之難也匪廣之難
當廣春秋諸傳如朱實石飛鶴一事事至碎耳聞之視

之察之徐而察之聞見之記耳目之治聚散之辭如此
其不苟者何也曰不如此無以取徵也蓋古人重徵而
毋市乎廣廣亦僅事也稗海瀛海之間所號神州赤縣
從橫才越一萬里策蹇術而適百日而周矣地何廣之
有卽居累三古而上由命大撓造甲子以迄今茲七十
三甲子而尚未盈也時又何廣之有哉若清虛之上帝
航之表混淪之前冥漠之後廣或有之徵則人矣苟不
徵則腫背之馬與鹿邊者摩同一實也苟不徵則無路
之人與三寸巨靈同一實也苟不徵則天帝之被逐與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一四

畏影而逃同一實也先生烏乎徵廣於古今哉曰漢武
言之矣凡有見於天者必徵之於人凡有考於古者必
驗之于星辰彙乎天山川彙乎地二大萬物彙乎人
人者天之總也泰以前見乎經泰以後見乎史與百家
小說而其彙乎斯人之耳目人者又古今之總也廣莫
廣於斯人矣今與古埒乎曰否神農樹五穀嘗百草而
不知辨之可謂之黃帝養蠶執麻苴而不知吉貞之可
求也古何有也今若上乎曰否李滄溟之文也而以芥
片昇輿從楊升菴之學也而以魚車爲楊公之輪舟也

今何有也古者於達不若也徵之於鼎於言語不通也
徵之於譯於鬼神之情狀也徵之於巫覡於吉甯之先
見也徵之於卜筮於禮儀度數之卒忒也徵之於國故
今也徵之於兄也什一於聞也什五於傳聞也什九違
違傳聞徵之於書書盡可徵哉以國初史攷之青盲避
世漢任承也殺一有罪救一無辜唐馮燕也反戈相向
齊東昏道廢子也皆以誣盛聖時可乎哉故曰匪廣之
難徵之難也先生家有藏書徑多益友嗜奇殆勝六博
構異不惜千金山以不讓爲高海以不擇爲大宜乎其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十五

歷代建元考序 鍾淵映字廣漢嘉興人

君子之學縱橫二者而已橫則職方氏之所守也凡山
經地志方言風俗通歲時記以及海外絕域考之類是
已縱則太史氏之所守也自遷固以下二十一家之書
雜出於野史小說及碑碣誌銘行狀誄謚之類是已建
元史中之一事長曆據之余以爲年之有元與月之有
正猶曰一云耳故爾雅開卷初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

權輿同釋爲始猶曰一云耳後世體元正始之說出遂
以春秋之元爲周易乾元之元尚書元子之元而元之
義重而辭艱矣蓋天地之生民久上古無甲子也自黃
帝創爲甲子而甲子萬世遂不能廢中古無年號也自
孝武創爲年號而年號萬世遂亦不能無他便於數
往知來故也然漢之中元後元宜若避四年得鼎先
三年稱元宜若錯悞而黃潛胡三省之徒皆援封禪書
不可以一二數之辭定爲有司之所追命夫天子改元
有司不欽承而敢于追命是不奉正朔等也豈不謬哉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十六

年號一創不獨正統卽三分兩大僭竊賊盜以至遐方
外裔莫不改元甚而恠誕神仙稱述天上莫不有年號
于是乎重疊混淆如亂絲不可理雖名卿碩輔一時舍
卒考古不詳致悞用前人者還還然也故近時有以韻
編次上一字者極有功于初學云嘉興鍾子廣漢吾友
宣遠之令子盛仲來之快聲也年少雋才衣似不能勝
能讀等身書至發爲詩歌有杜牧之之豪劉文房之膽
殆所謂一縱一橫論者莫當其斯人歟輯歷代建元考
立卷古今粲然卽蘇氏之觀章圖莫是過也初學得是

考若別黑白若數奇偶而二十一家之書珠穿錢貫不
俟反覆繙閱以求之矣雖然昔亦有書義熙甲子號元
祐完人至五代之時尚私稱昭宗天祐數十年不改者
義又何居廣漢上下古今而尚懷夫不夏改元之國制
家法嗚呼君子之心也哉

太素脉經序

人將軍有客曰黃仲舉者楚老人也二子從之問命余
析之曰真文忠一訊日者袁和叔先生輒教以須臾富
貴利達之心子不聞多言誇嚴虛高人之祿命以悅人
求志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一

志耶二子色赧從容進曰仲舉工脉經某善病與得新
方余喜曰胡安定公手一編授學者發示則素問也曰
知愛身則可以修身矣子幸卒業然仲舉所謂脉經非
仲景叔和三部九候本諸素問之脉經乃臟腑各有配
合以驗人之貴賤壽夭世所號太素脉經也其與祿命
五行之生尅五星之逆順蓋亦鴈行而魚貫矣余未見
其書見其序言人人殊獨博菴黎先生善讀以命之方
攻脉之盾以脉之盾拒命之矛嗒然無以應也念所以
詰二子者且漫欲弄宜僚之九射耶城之矢爲仲舉解

園也者命譬則河圖以數言歟脉譬則洛書以象言歟
象屬一定數乃無窮以數爲象殆奇零而無用以象爲
數將偶多而難通然命匪脉化曜孤懸矣脉匪命威神
孔鑿矣所謂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其命若脉之謂
耶雖然鄭侯謂君相不可言命命可造也命在天而造
由我數何嘗不竊焉醫和切脈侯脉而失良臣之將死
言非鬼非食也脉在胃也 象何嘗有定焉是故
儒者重言之仲 也楚公子大夫令尹上執珪
與夫列三旌 何限而屈平沈死陸通佯狂子胥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十二

求生錄序

刑官不可爲也曰守三尺法殺人耳解之者曰殺一人
生千萬人也然殺之人則不生矣殺之人不生則不忍
鑕鉗鉞而怨守三尺法者怨之維何曰固有生而上

不求也豈但不求而已鍛鍊之周內之使人誣服故極
刑之下何求不得亦求人死而愉快耳生云乎哉皮襲
美曰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之笑怒已非古而况笑
乎楚黃葉慕菴先生以業尚書試政鄧州尚書
皇蘇明刑敬獄之心少固講之六儒先教化後
刑罰之學且聞之在州三年孜孜於歐陽子求生不
得我與死者俱無憾之語日嗟嘆之因彙其果無憾者
成錄時例改官藏之無隊余客過鍾知鍾人望公之來
如望慈父母焉望公之去而幸或再來如望歲焉無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一九

致福方書序
蓋聞敦行而爲世俗所知者其行薄不爲世俗所知者
其行厚學道而爲鬼神所測者其道淺不爲鬼神所測
者其道淺然此天下一人而已豈可以廣教化哉無所
慕而爲善不如有所慕而爲善者之多也無所畏而不
爲不善不如有所畏而不爲不善者之衆也故求福之
說明備於聖經世俗有以通其意鬼神有以寓其權廣
教化之仁心莫懿於是焉者也西昌夕菴張先生大年
遺老醇德碩儒不求人知同子昭之隱約有以自得類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二

語曰彭殤可齊生死可一則亦土龍致雨眩惑將來而
方書所列昨非今是朝種夕收操貨而致諸贏執契
而取厥寄不啻過之其事質其理微其辭近其意遠其
舉例也簡其引類也全故是術也昔今年友叔壯其通
吉錄近時士大夫盛重感應編然卷帙頗繁錄其直切
構不易多閱亦難盡不如先生此書紙無一寸義有千
端敗夫炊婦聞言悉曉委巷窮鄉挾冊便通樂與人爲
善之仁心豈止古君子一言之利哉

聞喜翟氏家譜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譜牒之學掌於周官內史今不傳久矣說者謂黃周
生賜姓胙土而命之氏則氏與姓一也姓或以國或以
邑或以官或以謚或以族或以王父之字或以所居或
以生次或以德益不可盡一攷信南陽之翟傳爲黃帝
後殆以居地爲姓者歟山南陽遷河東遂爲聞喜右姓
云翟氏之有家譜自中丞左溪公昉也家譜而益以宗
祠他祭田學舍墳塋以次修舉自方伯象陸公昉也余
不及見中丞公然聞在畿輔邊鎮時爲一門爲傳功
韓蒲州賢相也載之誌銘中甚備嗟乎國家得柄用其

人不輕以言者搖撼且收固圉功豈惟一亢宗而已乎
若方伯公余見之且獲從之遊矣方公之傾仰興屯豫
章七郡也家寓芝城偶休沐而歸環郡之父老童子扶
輿而歌且舞曰我公來矣戀戀如家人即屯中老婦未
視翟夫人翟夫人輒坐而飲食之以果餌餉其所乳子
如家人戀戀不忍去昔稱冀少卿韓長公召仲翁爲長
者爲循吏不知果能及公否也公且以豫章七郡爲一
家人而一家人主敦睦親遜以風於河東豈待問哉自
俗之嬗士大夫以官爲榮寧冒寒暑輕山川剔歷中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不言勞而祖宗之墳墓不暇省寧盛文章廣財賄交游
遠近不言惜而族姓之饑寒不及憐聞公之風亦應霍
然汗下矣余嘗語公曰如公之家丞相之通明太守之
忠義楚丘之孝行尚書之文章炳耀於史冊者不
具論卽越在微郡道淵先生庾開府執手板謁之曰使
君敬枯木朽株耳至欲表薦張玄止之曰此君臥地何
可動也如此一八已足增光嶽之氣千古矣公微言謝
曰史固有之然實不敢妄迺其所自出也余於是而益
信公之行誼豈梁公告身所能誣哉嘗聞之先正矣曰

譜牒之散失也。誇者述本始以爲博，僞者冒所附以自揭。何爲也？實所世傳謹所可知，以原本追遠，類族辨物，是所貴耳。故古姓氏必推其本同，而後世必別其末異。公之爲譜，簡而明信，而可徵，禮備而不瀆，事修舉而有倫，脊意美而法嚴，具五善焉。末異而本未嘗不同也。是古今譜牒之楷，杖也。公數千里寓書，屬余序其意。余荒于學，方見公子孫賢族日益大，且用所未足，行知軍國重事，不僅如中丞屏居田野，問日久，故功不大，施十時夫如是，亦不但一路如家人父子而已。河東之譜天下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都昌趙南何氏族譜序

蓋人之道莫大乎自愛，人與人之道莫大乎相愛。苟日競於自愛，與相愛之道，其於古昔先王始於悅其言矣。始於悅其言，始於身親之矣。始於身親之，始於身之矣。人苟推其所自生，皆賢嘉爲之祖也。烏乎不自愛地之相去，或千里萬里，世之相遠，或十世百世，人苟推其所自生，皆共父之人也。烏乎不相愛？後代大宗之法，不立然幸風俗之厚者，尚有家廟，卽散在四方，不盡親家廟

而終不失風俗之厚者，尚有族譜。族譜者，所以教人自愛，與相愛之道也。然今之能行之者，蓋亦鮮矣。向氏見於春秋，河內向秀其後也。至宋文簡公敏中相，太宗眞宗先後殆三十年，稱賢相，其會孫文欽聖遂配神宗正位中宮，定立哲宗，暨徽宗稱賢后，然家卒未嘗不在河內。云自河內而遷豫章者，凡二文簡四世孫子諱居臨江之鄉林，自稱鄉林居士，胡立峯朱紫陽皆與其子潛遊族最盛。世謂之鄉林，向家文簡孫絳，典故都昌，遂居都昌雙港之南，遂盛。世謂之港南，向家考世系絳固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以后族之尊相門之大天寵之榮六世而下遂散漫而不可稽迄於今望宋已遙港南之與薌林疏矣與河內抑又疏矣其何能一一推其所自生而視若一父耶余客都昌獲與向氏文墨寺鐫云云交適遇其族譜成屬爲之序余敬告以自愛相愛之道其言欲其身親之且身之所謂自愛者非望其盡如文簡之致身也

之意而相愛之能事亦畢矣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方九

序

余訪故先生蕭寺傾蓋如故云日出蘭蕭見示風吹盡石峯泉香款款盈盈悞將紉佩九皇始楚騷所謂蘭皋者非歟自述得法於元趙文敏文敏一代風流筆墨簡靖尚有惜之者曰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艸遍天涯同時鄭所南先生西蘭不著工且荒而供之曰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所南一上舍視王孫遜氣何如哉余聞九事多從齊晉諸老遊甫識生平遂成晴昔丘壑宜置碑礎未銷遊戲筆墨間正老人他年受

生泉香國種子耳

廬山東林接存錄序

廬山東林接存者本寺禪堂僧真公寂融所輯也廬山爲神州諸禪法窟東林爲晉代諸賢影堂而鴈門達法師實爲盟主故達法師之於東林猶喬答摩大沙門之於鹿苑也昔喬答摩無論頂骨齒髮阿育皆以宰堵坡貯之卽細若唾壺以鎗石作微若掃帚以迦奢艸作莫不香花爲供等於受記神靈達法師一瑜越在清泉白石老薛蒼松之間止此區區古苑碑殘風雨磨泐雪霜經歲閱如聞見不續苟無是書亦何以配西域記法顯傳俾喬答摩遺跡陋于曲阜暨苦縣之圖經哉不寧惟是渡江以來號爲高僧者如支遁安清青域杯渡健陀勒闍公則單道開佛圖澄之類或泰或稚皆不常厥居唯達法師嗣印手菩薩自江陵還勝廬山從茲結社殆數十年攝修淨土極於末後三十六峰峰峰現菩薩身異香三日夜以逕法師仍藏頂骨齒髮於林間以此證之喬答摩轉法輪尚不止一鹿苑而東林一席遂爲達法師獨有橫翔矣歷一十七朝沿二千餘載舊聞放失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後進羣迷豈小故哉真公弱齡從本師大柳和尚受具
三昧法師以智爲實以忍爲證淨業神運二殿費益不
貲皆一鉢一笠數十年口計而手成之印文殊師利瑞
像閣傑傑狀莊嚴尚不須天風吹正且于三藏殆至最
緇傍及外典莫不通老而集成是書以施緇白如遊
五印度獲驛節郡符廬山面目東林鼻孔可見可扭且
獲與古今鉅公名士遊戲文章三昧中真公之功不亦
阿難多聞亞哉余聞諸古德所稱淨業者業淨土也朕
有報土有化土報則他生化由自性遠法師之化土可
求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得而言歟曰喬答摩大沙門之淨土也或在寶冠或在
耳端或在瓔珞或在衣紋或在毛孔如是世界皆化土
也可於淨中現淨可於不淨中現淨淨中現淨廬山不
高東林不下山俱梵唄林俱稽首不淨中現淨獄市亦
山澗廁亦林俗食亦天宮食世珠亦月愛珠遠法師之
自化化他驗性淨更何淨之有余猶與真公同誓于眾
曰凡讀是書者以香花爲供齋戒薰沐如遠法師在堂
如十八賢在側如謝客心雜而難前如陶令負擔而不
入虎吼泉吼鳥停石停西寺雲林上方月色一時都現

作是思維已朕後讀之則報化二土去豈尺五也哉

懸榻編序

南城徐子拙菴近隱于山無意人間世矣苗公君貢皇
氏懸榻招之汜朕而應相得甚歡因評選其文集以行
曰懸榻編云夫貢皇澄清抗志晚就簿書好士尊賢發
山天性固今日之仲舉乎拙菴茂歲高懷天下已任澤
州之政文部史館之名赫赫如昨日事絳竹東山尚欲
用所未足顧題目以南州孺子其心豈薄栖栖不遑寧
處者邪潛而思之十二月卦氣西四陰而且觀未二陰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而先運矣辰五陽而爲龍已六陽而友爲蛇矣微盛傳
伏之君子蓋兢兢焉南城之志固南州之志也朕身
隱焉用以是獻疑則應之謂何曰九淵重眇裕彼文明
三峽幽深藏茲炳蔚王者潛夫之論抑或羣輻之錄非
歟爰緝閩編中繼繼乎疏秀而英薈薈焉之者深者
通諸性情入者助乎名教卽旁而效之者之所見
莫不令人濯魄而洞心殆古之振奇人歟才學攸分賦
不煩鏡城東之美卽私妬之愛我畏我者終不能瞞瞞
而道諛矣嘗攷唐碑記豫章太守下教築水門有物輒

壞之禱神而見夢曰可求江心石亭長老如言以請長老曰法不當言言則無石亭矣守強之乃曰龍王于山夜入是門適東湖聽徐孺子說詩耳蓋其精爽數百年動物尚如此其當時風流儒雅必有大異于漢人之論詠者仲舉徒知敬其人而不知愛其書以致泯闕於今是可惜也由斯以談南城適逢加南州一等矣

論語沈氏傳序

沈名嗣選字仁泉號果菴秀水人

秀水沈果菴先生今之袁伯業也先時有尚書傳行世近復得論語傳而讀之竊意文揀班馬而理擅程朱迥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元

人之高致狀狀夫論語一書退之之解既類斷割之古文無歸之類又成僂僂之禪偈如果菴經中有史事外無心唐宋諸傳所不逮也標指忠恕救時津梁遂令舉凡名儒不在鹿洞鸞湖而在鸞鸞一水中央矣或曰果菴約論語於忠恕二字與謝上蔡約論語十師竟一章同乎曰將無同

廬山天池寺志序

廬山古之德鎮也一日鵲山一日麗山輔以配乎王公大人鎮撫南紀以霖雨一方為任麗以配乎其人計題

梧奇偉見其圓狀貌又如婦人如女夫貌麗而才作輔固名山支山之所讓德而讓德也載記之家言其輔若蕭曹無可紀之功而麗則美盛德之形容似道元易工平于能賦卒莫能髣髴萬一者何哉蓋大而言之八十分之中吾廬固夸父之一節也而以廬作一麗人觀意思之所在看目須頰必有所以自妍妍廬者其天池乎山之有天池猶人之有天池也引液潤精涵乎錢口不由補假體備自朕山以此寺為都會寺以此池為天府帝王之所登臨仙佛之所僑寓於是乎在紀廬山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不紀天池遂長安而不記未央區天官而不考紫垣失要領矣謂天池而偏麗廬山則亦不可頭上何所有背後何所見此佳人遊冶之淡裝而高旌在前大臨撫後亦王公大人鹵部之小隊云爾論者比朝元之北闕拘暫息之南冥則以麗廬山者麗之大之之辭也却私之之辭也朕夫人苟有以道自勝則方丈之室環堵之宮可以廣座內句息機天壤而況天池之偉焉者乎道人永整今之靈澈也近遊楚越詩價甚高投老舊廬因採放佚成天池一志傳之公廡昔明教尚以九界之筆舌

火不能壞武林山志且與正宗輔教二書並傳乃二書
會授而山志獨上歐陽文忠公豈以公善文字禪悅乎
水堅志倣明教而屬序於予予安敢望文忠惟提昇效
其音曰僧中那得此郎而已

宗門統要序

宗門統要者白巖位中禪師所輯也余學宗而未得其
門狀竊惑淨名無言而人不二迦葉一笑而開多宗毋
乃祖師之稍遜居士乎捶鉤可得養生扛鼎尚列儒行
堯許各是孔老不非王謝兩家匪不相惡有哭太傅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時羊陸敵國匪不相攻無錫叔子之事必介介焉入主
出奴分門高峻何爲也歟五宗六祖非一天竺古先生
之子歟曰是辨統也呂四岳之後龐伯翳之後皆神明
也狀以呂易羸則不可是辨統也而統復有要時周之
六官官有要津否則冗矣辟唐之六典典有要領否則
散矣今絕者無論二宗苗裔肇太華之兩掌豎瓊室之
雙闕法語則爭響雷音慧心則競光日焰過水之洞山
未太鑊地之臨濟依狀統要一書不亦玉牒之華系金
策之永盟邪白巖乃石雨之子湛狀之孫洞宗天狀古

佛也爲有裨於法門爲有合於居士之不二法門故通
彼是之懷而爲之序云

炮莊序

昔蔡王遣二童子視地一見遍地無是藥者一見遍地
無非藥者余遇必呵皆邊見也農皇一日而遇七十二
毒豈百艸皆有毒哉唯此一莖艸能殺人能活人毒氣
之所鍾也夫能勝是氣者必生於是氣之人此以毒治
毒之法而非炮則藥不爲功三古以來道德仁義禮樂
刑政之說蘊毒于人心滋矣莊子以冷語水之千載而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下藥地大師又以熱心炮之譬如服五石者不從嚴冬
之節以寒泉百斛通體淋漓則其熱性不發熱性不發
則其毒根不死石中有火木中有火大海之中有火是
其熱處爆著即其冷處澆著也莊之藥師之炮同一發
毒作用耳浪丈人燈熱一書十方始知是大師傳以
爲炮岐黃不在父子間乎雖狀古人之治病道少今人
之治病道多也雖炮卻始得蓋醫能醫病藥地能醫
是曰醫王

金剛演說序

朱茂曜字子
儒秀水人

佛經多譬喻而惟金剛爲實言聖語多旁通而惟中庸爲一義范希文曾以之勸橫渠蓋銷磨其少年功名之氣耳樂城患難餘生乃悟可與楞嚴參看非詣至者難信也大慧杲公忽拈中庸開卷三句曰天命之謂性請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豈非雷音與月印哉楊李朱維摩先生又以之演說金剛如攪酥爲酪攪酪爲醍醐如屈刀爲鏡信鏡爲刀又如骨與病人鬪竟與倩女合一之無跡二之無形豈但晉魏人塵柄善通彼我之懷而已先生以名

本定堂文集

卷之二

七

相因之孫學張拙龐蘊逃於禪悅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亦何三可四素足以撥寧雖朕尚有一問大慧中鼎注腳杜撰已不少矣更謂金剛眼睛在居士筆尖上余提筆尖代先生演說作序時映映炯炯曾見麼見則希文橫渠樂城諸公一時鈍置公也

書金剛經序

楚黃郭唐子退位將軍現身居士放懷梅市涉趣樵園晨夕誦金剛經乞三十二清信者各書一分屬余引其意於首云是經也自黃梅提倡人爭證之自唐人段柯

古鳩異之集人愈爭神之狀般若六百卷而以金剛爲教處占德所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中單上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般若是何物哉遂初老人出守台州宋孝宗臨軒送之曰聞石橋應直是五百強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老人豎起拳曰臣有金剛王寶劍在唐子輪刀上陣如熊如羆如虎如貌今一齊放下矣單拳負荷觸背皆空又何須何虛空寫處問全藏半藏耶審若是精究如德山老峇義似中峰翁皆幻裏幻人夢中夢語何以故我不取相亦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七

千佛寺紀畧序

丁未之冬余過建武之壽昌寺堂上梅逢師止宿焉師固同邑原雅髮廬山金竹坪千佛寺中夜話久之因憶余十五六時侍先君子遊至坪松石雲泉盤桓左右主僧出開山恭乾續芳二大和尚遺像見示兼取李太后所賜紫伽黎暨荆王請書共觀悚朕起敬迄今數之忽忽已五十年殆如夢焉師少余二十餘將把茅舊隱不鄙棄老人結交方外猶若以余尚美筆墨金湯手紀畧

一冊屬以坪事甚切且曰乾芳二祖靈骨共一捨藏卽
始寺後因無表識恐後無知者公幸爲貧道紀之歸因
家務應酬不暇及戊申中夏師遣弟子德音來取文乃
展其紀畧讀之慨朕曰廬山高哉神禹登紫霄峰孝武
潛江涉其跡名漢王峰亦庶幾矣自唐白樂天諸人
到大林遂題以爲從無至者何哉金竹在山如芙蓉結
遊未吐奇秀甲一山必俟有明神廟重熙之世天荒始
開地靈始開千佛寺儼如湧出焉其以不盡闕乎人力
也至今猶功二師者豈以區區定立之勤哉當是時士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大夫敦尚理學屏遠學佛之徒而學佛者亦復衰歟宗
風不扇惟達觀慈山二老以無師之智崛朕而與人始
尊異之朕二老性高岸少許可視談機鋒者不啻天鳳
是獨於乾公深相結慙偏與芳師久相遊固已知其爲
法門之翺虞矣且吾鄉兩先正如鄧文潔之暇舍前
鄧忠介之壁立千尋賢士大夫有不足當其一盼者
倦倦於二師父子間爲之成其大雄殿又成其枯木堂
又其成其毘盧像詩懷序贈終始不渝嗚呼豈徒朕哉
締造以來相守芳躅猶如一日又復得我梅師受焉歸

來親埽其捨且紀之以告嗣守者思則須報自信古靈
歸而益香何疑道一余頗重之矣雖恨不及見二師而
尚幸與其孫交得以文附名姓寺籍以追五十年之夙
遊不啻坐松石聽雲泉依依昨日事可數也其何能辭
緇黃疏抄序

自還褐二十年朋友文章之緣埽地欲盡幸始近廬嶽
雁門僧種尚存濟洞兒孫頭角並出故門雖羅雀而赤
髭白足者常滿繩床非真待我以淨名也益題疏爲喫
飯鈔地耳余憶古人疏作偶語亦戲效之持杵者多獲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二

成就遂疑遺民手筆真能移香積世界簡寂弟子間亦
不喜炙石闕朕來求雖藉以抒寫性情亦恐爲識者齒
冷一日讀中峰集中五疏切旨諸聲小品三昧白道人
疏亦瑯瑯可誦獅吼鶴唳莫此爲尊以余方之不啻濕
薪炊煙欲希香雲拂拂那可得也昔鍾繇見中郎筆法
椎胸三日意頗相似故倩友錄集以明余於文章一途
雖至細者不能作家猶俟摹臨其矣其鈍也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諸謀之學今不傳已朕家各有諸譜各有祖莫不遙遙

率胃昉於神明雖致合車相之譏郭生拜汾王之誦
有所不暇恤也古今稱義門者不過十數家而吾汀州
陳氏爲最者曾見宋元以來吾鄉所遺碑碣凡屬陳氏
子孫題識者不稱官爵類曰旌門陳某以旌門優於官
爵也故唐令甲旌門故事有聽事步櫺前列屏對烏頭
正門間闕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目以玉柄築雙闕一
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對槐柳十有五步五代而
後此式無之惟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
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而
求聖堂文集 卷之二

已陳氏故里故居今具在也余屢過之兩皆不一見焉
益世代湮遠兵燹之餘宜其狀歟父老相傳陳舊數載
於太平興國宮地有採訪真人募之一夜風雨從至今
義門山下猶祀陳公爲土主云余按史陳有伯宣者遷
廬山樂之下居焉子崇爲江州長史至僖宗時哀始以
六世同爰得旌至南唐時競始得以其子孫益多符立
義門迨於宋初垂十三世矣採訪真人見夢於開元皇
帝去旌時絕遠俗神怪其說而不察是可哂也陳之子
孫散在天下甚盛而咸水木於江州之競競述焉陳宣

都王叔明之後陳郡王卽隋鴻臚少卿耳宣帝四十二
男而叔明行六出自何淑儀傳稱儀容美麗舉止和弱
狀似婦人他無所紀何其子孫之盛而多賢歟陳始以
國爲姓中以姓爲國者一已爲姓矣其爲胡公爲虞
爲黃帝世固莫與京也朕陳祖起于吳興長城下若里
自云漢太丘寔之後未嘗上援胡公虞舜黃帝也余猶
疑史稱自云之例猶自云弘農自云太原云爾似不計
其爲眞弘農太原也一以一代帝王之尊尚附名於邑長
爲榮士君子之所貴賤豈不較朕哉今天下之陳不宗
求聖堂文集 卷之二

吳興下若里而宗江州義門山其重良可知也已陳氏
在宋時廬山甲秀堂中所藏帖與書號爲天下第一近
與烏頭綽楔共燃而人物秀傑詩禮縉紳風流藉世
序猶可數而述也北元時明善惟寅兩先生仍家廬山
下以尚才高節互相作述爲大老處揭輩所稱至有明
以解官魏科領袖士彥模楷人倫更遑遑不乏茲者陳
諸茂才以義門山太郡三里而遙散處者難聚郡南又
祠宇狹陋改圖於城北枕江面廬卽故堂宇稍加丹雘
以妥先靈縱不能族居如昔庶幾歲時伏臘猶可割牲

牢以序髦齒於斯也。適祥符致恭使君來守是邦。聞之欣狀曰：我亦同出也。倡言義睦義周。義公義感義通。義培義施。所以得旌者。以教于子姓。以詔于國人。三十三條之家法。寧淪于七義也乎哉。余觀陳氏根槩枝茂源源流長。其合而離離而復合。總之不能江州者。近是非買他人之告身。指異代之賜。隴可同年而語也。況元余之所自出。老友五常氏既先之以壇坫。又申之以婚姻。使君且以更老賓之于鄉矣。率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以屬余序。余敢以不嫻於譜牒之學。負其敦睦之教也哉。

求是堂文集卷之三

柴桑文德異著

梓潼帝君化書序

易不云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不過水火風雷
山澤之間動之撓之燥之說之潤之始終之以成變化
而已萬物固一物也易又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之謂神則一陰一陽靜極而動動極而靜生盡
而死死盡而生道之自然無可疑者所貴乎君子窮神
知化窮神之所以神斯知化之所以化一心之神與兩
求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問之神無二神也一心之化與千古之化無兩化也不
知求之一心而以冥漠之神爲神恢誕之化爲化則歸
於方士之誕而已矣異哉莊子之言化也曰浸假而化
予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
以爲彈子因以求鬻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
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爲誕者耳臂何自而應
爲鷄爲彈尻何因而得爲輪爲馬人苟無心造物爲
故化者非由他化也自心而已至若譚峭之言化多本
於庾幾而元結之言化更原於孤憤戲論綺語與大聖

人所謂窮神知化者遠矣近時士大夫喜傳梓潼帝君
七十二化之書余亦取而讀之洵洗倏忽佛老之奇惟
非常本有過之者然余特信之而不敢以爲誕者蓋生
天生地生萬物皆此一物耳此一物正而爲仁義禮智
信之五性五性有五性之成功邪而爲喜怒哀懼愛惡
欲之七情七情有七情之餘報形立而影不隨影彰而
響不越此理之絕無也帝君且然而况衆人哉按圖志
帝君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七
曲山仕晉戰沒唐元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封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二

英顯王元左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故至今稱帝君
云化書自以爲孝友張仲仲之與亞子世代雖遙乎而
爲子則孝爲臣則忠則始終一心也始終一心則始終
一身也可矣有化者有化者化者係乎人之業化化
者係乎人之真真則千塵不可滅而業乃一日不能
以帝君之爲人爲鬼爲神爲龍皆業爲之也而帝君之
爲人爲鬼爲神爲龍而終不失帝君本來之面目者則
真爲之也七十二化之書其帝君之不測歟抑即帝君
之妙爲言者歟是刻也德化司詞何君始之大令王君

助之太守陳君成之善信樂以從者若而人具列別板
余爲論其大者者以告焉

李氏宗譜序

余讀古史漢魏六朝以迄於唐莫不貴族姓重門第立
中正之吏設禁婚之家庶姓單寒得以自見于當世者
寡矣至宋以來此風少減而族譜之尊其所自如故也
余常病之漢之著姓莫大于隴西之李至陵降後遂人
人祖言隴西及唐有天下不肯稱涼王而後代家徵或
追帝一李聯爲立元武追帝皇隆爲德明陶以官名聯
求其堂文集 卷之三 三

以樹號樹之不可爲官官之不可爲樹易明也而唐再
稀之則亦自疑其祖也唐且自疑其祖而況後世乎傳
曰古者紀於遠今者則不紀於遠紀於近近猶近信云
爾余友文學李君子襟資田皆後來之秀一助之選也
一日以宗譜見示并以韓國公之序且曰自韓林後
十一世太傅衛公徙建昌之磨刀里其子曾自遷瑞昌
之清溢山今多徙居邑中不一要皆軒之苗裔也其何
紀於近不紀於遠之遺意歟夫人除却以前孰非王
帝三王之子然諸侯尚不敢祖天子大夫尚不敢祖諸

侯士庶顧越而上之豈禮也哉李氏諸君之賢而循循

然紀於近余有取焉清溢在秦山上吾家之屏山也四

峯特起而中有池若盆清澈可鑑生菱芡甚盛隆冬不

竭志稱即盆浦之源則繆也旁有高阜相傳爲秦王墓

考晉書符堅敗肥水時有子降晉詔安置汀州武卒埋

於其山歟或更有他贈王歟不可得而知也余族與李

氏世爲睦隣世爲懿戚其人率多個儻君子好理義敦

詩書一望而知其爲名家子孫今能明信其所自出聯

爲譜謀以求光大以式孝友豈不難歟夫吾鄉家稱理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四

學節義文章之鄉天下亦甘心少讓焉而李氏代有其

人史不勝書視唐歷之下世十年更遠矣又何必韓國

之嗟言君相爲哉

夏龍溪先生遺集序

嗚呼世有先正位介顯晦之間名當滅沒之際而正脫
其者述靡留此後學之攸責也瑞昌夏先生與余元
舅御史大夫道亭公往還蓋明隆萬間進士云昌邑有
龍泉元人碑記稱漢槐里侯老隱遜于斯以能打邑
大忠故祠祀之至今說者多謂龍泉所師代生偉俊先

生與潘先輩交甚密一時同舉子鄉故先生別號龍溪
潘亦別號龍田二龍之名頗著南潘卒於計偕而先
生得第所以周旋于患難生亦甚厚世以此高之然
亦止止于尚書郎學不見大施于時于孫又不能繼起
以光大其舉聞邑人之知先生者益寡矣友人潘子
澹生避雨村舍從其家敝簾中得遺文一帙蛙蟻不全
漸理而錄之一日持以示余余太息久之十二牧之貢
凡金三品土五色羽革齒毛銀鏤著聲皆有裨于當世
而區區一惟石似無所足用而得廁於包廩之後何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五

貞其所少也多可而少惟也先生之文博太平無有古
人之遺風絕不字雕句琢季第月練以爭一日之新奇
故人不甚傳之不知菽粟之取其寡腸胃而市帛之可
以敵風寒雖有時人終不能舍而勿用也余考於前朝
唐之又盛始於元和宋之文盛始於慶曆而有明之文
亦莫盛于隆萬時皆中葉七才子固專以詩鳴而吾郡
九崖余公倡爲古文實與王李分馳共馳夏先生自在
抑主齊盟之列惜乎生也晚者不見其唱和一時之盛
也潘生與同社翼生于裕正子楚先諸君子共謀之

邑令江公在潛領袖英絕爲大文人聞之自欣然樂觀
厥成表彰先正以風厲後學賢有司主之于上諸君子
佐之於下豈但存一邑之文獻已哉

復齋自訓編序

古昔之稱訓也曰惟帝其訓蓋亦以道之大原出于天
之義也九峯薛子不推而遠之于天乃引而近之于自
有自訓編銘若干由身心以外皆切于人生日用之物
其語簡意奧石鼓金鼎不能過也余竊憶湯銘載于禮
記武銘備于逸書後雖繼作皆無浚切于自者惟橫渠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六

東西二章稍爲費辭適不違湯武之典則此銘之高曾
也近世喋言學道講院艸屨一丈毋論格擊吾儒棧權
一網卽如宋之陳永康明之李溫陵亦同優俳戲論他
何誅焉薛子以方山先生裔孫慨然古學即相問心卑
空合理家學淵源世道領袖其斯人之徒歟然余又有
疑于九峯佛氏稱世界無衆生乃肯成佛冥人亦以皮
盡世人然後飛昇儒者爲何物哉
耳而訓以自爲也設有問者爲誰答之曰渠原不足
哉歟矣下有三儂之語未審九峯子惟是真阿儂識得

古今賦會序

桐城陳默公先生著書連屋凡二十種中有古今賦會評註詩一千三百三十篇明以後續入者尚未列目焉以比古之富人千畝竹千畝茜千樹橘皆可比於封君不足以比默公二十分之一也沈攸之有言苟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默公之書之富不敏如余數十年屈首尚不能卒業焉豈不倍恨也哉然公寓書稱賦適分類綱編思盡括古今之勝俾天壤間人物悉以韻

非是堂文集

卷之三

11

詩刻畫而出無復通情子雲稱熟于賦自能作賦出知
西京以前賦已不可勝會登高可爲大夫賦登河內大
有今之一千三百餘篇猶存乎見少也默公詩體以難
陀之聽爲自在之觀絕利一源百行俱下審音子雲尚
莫踰焉韻語之流連低徊辟如觀松喬之像也而不必
紫笙簧之謾謾瞻瀑布之奇曠而不必爲畫工之畫
斯無聲之骨聲之至也默余竊謂文雅一致而韻浩一
源一則荀卿賦雲之類所謂友風而子雨大抵根於理
爲多也一則宋玉賦風之類所謂雄虺而雌王大抵根

於情爲多也。卽論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而賦之尤難於騷騷之不河漢於三百一也。古人又謂有賦之辭不如有賦之心辭之麗而騷不如辭之麗而則是乃搖蕩手情則止乎理心乃情理之準也。子雲能情理之準美厥靈根雖耄期作焉可矣。亦矣。恸夫壯夫不爲哉。以默公之學之富已括盡古今之勝矣。更欲韻語刻畫人物人之不同有如其面號物之數也。萬氣動植萬物不能盡繪農艸不能盡嘗周公句股不能盡量而賦者欲使之無遜情得無漏萬掛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人

然已等身充椽於此矣余不能望其祖溪焉有行且嘆
未能風雨晦明高細論之他日皆登之國門將賣市
歸置之百尺樓上朝夕陳列效臧榮緒辨香之敬而已

安慶阮孝子傳序

建武李觀作袁州學記二三子值不幸時臣當死忠
當死孝是死忠孝者秀才之公志三拜耳然余以爲死
也者死則心安不死則心必不安古之君子勇于一死
事有異于掉模之榮也非有期於史冊之光也非有希
一燕吊味嘆之景行也吾安吾心而已辛亥客安慶緡

閱新志見篤行有秀才阮之針遇賊母老不能逃遂殉
以死余讀而悲之既而訪於友人知之針字韜南博學
能文事父養志五十年死且廬墓蓋孝其天性也一日
其子湛以名諸生持實錄謁余而屬以序其事因爲論
士固有幸不幸時也遇則疏國爵稱太君否亦羅
殺錫以致養焉幸也不幸上焉者介推之母甘心借
次焉者范滂之母願顏與難下焉者徐庶聞母獲方
寸亂而追奔耳至若刎劍而對漢使割裾而渡中朝雖
躋五等爵如玉璫稱第一流如溫嶠千古下心代爲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九

不安二公心何以安哉況乎積寇爲厲合城受屠自刃
交前黃耆路地孝子當此人既誰何天不可問惟有一
死上谷所生他遑問哉語曰人定可以勝天天定可以
勝人阮子雖死死固不朽其子又能光大高明益張其
父於不朽阮氏之天定矣陳雷自六朝以來代多賢高
而安慶諸阮近猶傑出何夫嗣宗雖不可以一舉論若
孝子之卓犖豈但族望固爲一郡之冠乎
近古設學造士效彰彰若是于李魁言益信有徵

正字通序

近古之書如唐杜氏之通典宋鄭漁仲之通志元馬貴
子之通考皆大書也而司馬文正之通鑑尤大書之切
者也他若史通其小者也白虎風俗二通又其小者也
今之學者能於前大小七通讀其書而悉其辭通其所
通亦可謂眇矣近者廖昆湖使君夏成正字通一書局
余序之夫彼七通匪字易以通之哉然字不止無以自
通其通也無以自通其通易以通七通之所通并以通
七通之所不通也乎故正字通尤大書之切者也嘗於
倉頡古文之行于世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年踰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

二千莫之敢淪至周宣而小變秦始而大變漢魏而下
不勝變矣然至楷而極至楷之形與聲而並極譬之詩
然自上古歌謠變而爲風雅頌風雅頌變而爲騷賦變
而爲樂府樂府變而爲選體選體變而爲律然至律而
極矣詩不得變律而爲詩字不得變楷而爲字其義一
也然字之形與聲不可不講也形則目耳鼻口高下
不可得而易也聲則喉齒牙舌唇清濁不可得而消也
劉向之書不傳鴻寶而傳說苑楊雄之集不傳奇字而
傳方言何也說苑則字形如編貝而鴻寶則秘圖似符

咒耳方言則字音如味吠奇字則呼咤似鬼魅耳且不
恒形若聲也而義有在爾雅之外而類有在山海經之
表者如芻尼之爲鵠伊尼之爲鹿祈連之爲天唐述之
爲鬼服匿之爲器吉貝多之爲綿三昧之不可以三釋
九隆之不可以九詮直行橫行聊舉一二有終身讀書
而不識字者矣不識其形一如帝虎是也不識其音一
如吳興中原是也不識其義三如三昧與九隆是也苟
無以正之假依然如瞽者之無相亦何方之獨乎作露
布而不知體鑄錢券而不知式固不學之愆也然學士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家作古文辭藹縛於三五百字之中數見疊出時而爲
賢詰時而爲屑沽皆此字耳而字之維艱固有劉宴之
所不能盡正而韓愈之所不能盡議者童而習之壯而
察之貴而不厭詢之老而不厭學之庶免于戾乎使君
之爲此書也縣日也博矣廬山紫霄峯上傳有神禹之
字而寺觀字蹟多唐宰相韓休魯公顏真卿之輩使君
休沐之暇惟古字是嗜又合許氏說文王氏備攷梅氏
字彙廣輯而大成焉其有加于學者豈在七通下哉有
明唐公順之馮公從吾丘公潯鄭公曉章公潢鄧公元

錫各著書爲八大編近有集之爲八編者亦蕝林之珠
琅也使後之君子取典志攷鑑四大通史風俗白虎三
小通并正字通而集爲八通焉則八編八通可左列爲
高辛右列爲高陽二族天下奇書卽不盡讀天下奇字
卽不盡問無不可矣

無錫成氏久徵集序

無錫成二鴻先生以名孝廉著教諭事於懷寧謝官已
十餘年矣尚寓居盛唐山下作文起堂以詩酒自娛謀
將歸無錫裝聚六世祖像於一軸自題曰家慶圖又集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二

誌銘狀贊及遺詩軼事曰久徵集命余序之余與先生
交爲文章德道且齊年生也先生之六代卽余六代敢
不敬而大書其事乎讀其書論其世成氏之明德遠矣
宜其盛也子房名臣而難蓋去疾之祖曲逆賢相而懼
貽陰禍于孫六世如一日六世之人如一人六世之孝
友德業聲譽才華如一人一日之身嗚呼盛哉語曰松
栢不生培塿蓋言其基淺也破牛之幹勢必振乎從龍
棲鴻之枝氣自占乎葱鬱所託各有當也然余攷傳六
世祖生元正庚子距今康熙壬子蓋已三百餘年中

歷有明二祖列宗傳世十二而成氏止六世何歟蓋六世古菴公四十五始生高祖御史澹菴公澹菴公四十始生曾祖學諭艸亭公艸亭公六十四始生祖文學九河公九河公五十七始生父文學振菴公振菴公四十一始生我二鴻先生約計五十年爲一世也三百年六世不亦允乎少讀史記周歷唐虞夏商之久凡千餘年止十六王學者莫不疑其脫誤以成氏方之正自合耳雖有岐出而前後六世且四單傳余曾學執楨矣花之美者秀穎應艸木之珍者苞固必緩安見鼠耳兔目

本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七年而後名其物者一旦而頓于霄千林而全蔽日乎先生澄懷曠志追踪古人逸行奇篇忘懷今代門內則文孫玉樹門外則終客乎高橋方始及乎初服他日尋龜新院登石羊之故所與先生惠某班荆坐瞻拜圖像誼等登堂不止延陵結交異代而已

巖栖志序

余交雷岸少相暱老未嘗不相規也外相諱中未嘗不相敬也雷岸登上第拜父郎直響聞天下矣豈假徑捷

索價高者何巖栖云哉追辭纓反褐舍車而徒雖不巖栖無所栖矣雷岸嗜學比於錢癖嗜書比於畫癖嗜茗作比於水滸嗜流覽比於山賊巖而栖栖而志志山碧何栖所聘也志學源圭液荊旨何栖所修也志楹書何栖所教也志三遊何栖所廣也志觴餘何栖所諧也志尚友何栖所託也憶疇昔雷岸忽登啟事於我將奪所栖曰所不奪吾栖吾不以金衣炎帝者有如其貞也如是無何山蛟三千舞於壑吹屋大之石如沫余意栖縱不爲人奪且爲天奪矣卒如金剛座不動欲傲

本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古瑞室頌頌之以儼德焉雷岸屬余益其志巖之曰我日爲郭象譚峭子若何雷岸色動余卒無以益之也意者其推陳也如遇鮑姑之艾以炷贅疣其頌新也如得麻姑之爪以搔背癢其辭心也如飲中山之酒三歲而須康幾腐其染指也如供摩詰之飯七日而毛孔皆香雷岸乖龍雖割而繡虎彌彰懶祭雖陳而雞羊自掛近代文士莫或渝焉鄉曲之評人也目雷岸爲汝南亦目余爲蜀郡海寓之評文也目雷岸爲涪水亦或目余爲湖州先一飯誠有之而行義若文筆余且冥滓然第

之矣今日共成一禿翁政不知千年之後而知余兩人姓名詢其遺書否也

四書大全輯要補序

余性懶生平治經書靜思默誦而已屏注疏集註大全都不一問于子史佛經道錄中亦選遺義與經書合然合者半忤者半矣老年無事取大全閱之始信四海五嶽都在座中河圖洛書不須門外吾所用之心皆古人已費之心吾所存之說皆古人已棄之說也說經者辟之如祖之象于尸也尸不真則祖不著矣然謂尸即祖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可乎辟之又如神之降于巫也巫不信則神不靈矣然謂巫即神可乎夥而傳之謂之臆曲而通之謂之譯臆焉譯焉意焉而已經則形也說經者影也時文影外之影因兩也時文止可作優孟叔敖虎賁中郎觀而說書猶勝人譯史不說則不通矣宋之大儒固推朱元晦善譯書然元晦譚經濟則陳同甫與之忤談性命則陸子靜與之忤天下之言固不可得而一也今日論定元晦之爲元晦同甫之爲同甫子靜之爲子靜自若也不相妨也吾鄉艾千子羽翼元晦浚切著明而千子忤雲間

夏葵仲陳臥子甚渡三人皆余友節義文章具可千古後日論定千子之爲千子葵仲之爲葵仲臥子之爲臥子自若也不相妨也天下之言固不可得而一也清江訥菴楊先生惺行博物績學鋤經遠宗考亭近和東鄉互採諸家衷定一說爲四書大全輯要補以教于學宮傳於海內問序于余余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問之楊子曰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訥菴儼然嚴師矣雖欲不以平自任得乎是書也藏諸國學載造人倫列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在經筵一官是極經師易人師難訥菴兼之余卒業而悔老學之無適于用也猶幸其與聞也

九江府志序

謹按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卽有九江郡矣漢因之然考漢書九江所統濶遠微與今不合或者謂江州爲九江殆非也晉渡江荆揚爲巨鎮疑外重割兩數屬郡立爲江州或寓治豫章或寓治武昌無常所是九江特江州一郡非主名或者又謂潯陽爲九江抑非也穀梁曰水以北爲陽九江背潯江宜名尋陰不宜名尋陽宋

書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淝口武陵王駿發尋陽是二地也九江有淝口不知尋陽所在憶讀竹書紀年記周康王十八年巡狩九江之廬山今水簾泉尚名康王谷則九江以廬山爲表識斷可知矣禹貢釋文烏白江蚌江烏江嘉靡江吹江源江廩江提江箇江爲九江殊汗漫不可辨已今天下同文大修郡志甚盛舉也太守漢陽江公繹以命不佞翼其事翼壯不如人今老矣家無藏書舊聞放失循古以來官師人士絕不能賈珠網以信於來茲固辭不允乃薦剡同郡名雋碩

求是堂文

卷之三

十七

儒閣分屬各任一條閱月終其補苴隙漏塗易諸書不能萬一謹獻于公公博學高文橫絕一代董狐司於取裁然愚以爲九江之志以來稱衡良者莫取宋均叔庠渡虎不如公之振荒獨屯也而歲且不爲災況虎乎叔庠投巫不如公之興學造士也異教且不爲害况巫乎九江三省參會水陸俱衝車蓋樓船應接不暇荏苒伏莽搜剔亦艱公退食委蛇或結交問白於異代待游或進訪求遠於二林興寄方外悠閒自適紆餘爲妍更成此書垂之久遠几千里之興除

與百代之因慕如觀理于掌上如聚米於目中可謂慎矣德翼僅一書記弭不律供愉靡以從事朝夕爲役曾無一勞後次第其事列序于公後惟有慚惶而已

志序

是徵志

先王雖理賦表遠近察乎內外以相維也代以時興變通厥制志建置沿革

天有定垣地有分屬廣狹長短數或差池氣運因之各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十八

爲徵應志星野

疆場之役一彼一此吳楚錯衡荆揚交捷沿漢以水小無異同志疆域

郡有祭主是曰山川廬名德鎮江號安流一郡之

不備焉志山川

古有教化風俗乃成然教化本也淳者國之流者

革在良有司志風俗

王公設險利建維城是郡築助灌嬰呼爲灌城曹翰卷其難攻竟墮七尺志城池

郡鮮水患利涉大川然山派雨瀑走石飛沙恒浚田塍
遑遑爲民志水防

地衝三荆難奉桐珪然漢置異姓九江逗封明班郡藩
瑞昌爰冊志封建

人實生民司牧養之非可以蕃亾可以集雖不宜料然
燈火日多版籍日全矣志戶口

賦出于田雖由古哉塗泥之鄉賦則恒絀匪地不負人
功實鮮志田賦

千里之郡生物實多取節用時地不受寶然上供天府
於是堂文集

卷之三

非牧不治非民不食設官分職固其所也然事輒則添
時平歲歉不常厥員志職官

得明而治以辦等威非適己也兵燹之後或毀或存民
力普存待時而動志公署

賢士大夫出于鄉學鄉學人材之本也先儒贊化滿滿
聖其北之賢宮號爲六湖志學校

前朝薦辟近代科名綱紀人倫模楷固是一代之選
方之才厥繁重焉志選舉

有功于民載在祀典崇報之私百世不替政之所先
敢急之志祠祀

先賢往矣莫之景行衣冠攸藏敢不祗肅陵名下馬隧
感臥麟志陵墓

古人遠矣蹟之傳疑然一丘一壑一觴一詠具有風流
式昭明德志古蹟

廬嶽古謠呼天子障孝建之初江州起義逆徇授首爰
基中興志帝王

區區畏壘歲計有餘尸祝社稷奔走遑後矧我明辟光
於是堂文集

卷之三

照前人志名宦
光嶽之氣降于人中爲英爲賢升聞厥世利物則功守
已斯德宜勒不磨志人物

艸孝于根肢忠于首胎厥天性不期而然聖人所旌
于攸則志孝義

厥有坤貞大於乾始嘸聲庶姓蜚秀民間宣文義成
勅或缺志烈女

流覽山泉樓遲日月交遊日廣託寄良溪雖非知人已
同耆舊志流寓

士各有志堯舜許由寧捐盛世或罹否時續不及人情如傲物志隱逸

四海之外五經之表固自有人或慕丹丘或祈堯平誠至斯感未或失誣志僊釋

百家之學皆道一隅變之斯通拘而多畏材有獨絕名亦暉如志方伎

古昔結搆元氣所苞琬琰珪璋百世寶之樂而不昧必替于學志藝文

所見異詞一不可執此是烏有各伸其懷蓋離之則兩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傷合之斯雙美志難辨

賑粥紀事序

余嘗持論天地之有災猶人身之有病耳人身非樂得其病天地豈樂爲其災哉說者謂地方罪重令龍鎮水是上帝躬白起之行無故而坑數十萬命也縱使有罪若爲孔虎不一平反吳天斷知不忍爲矣人有病恃命于醫天有災恃命于賑宰相御醫也守令一郡一邑之醫也士若庶人曉方書挾奇技開行下里臨鄉以濟困醫之所不及是亦一命附也辛亥之災江舒二州亘古

未有余偶客萬松見之急一葉以歸而千里盡燐矣九

江士大夫經兵燹後坐視嗷嗷雖解脉訣絕無藥資惟慚愧哀矜而已龍眠諸君子繼撫軍守令而起設厰施

粥活數十萬人如姚君贊存等雖曰活人實爲補天不智者謂天實饑人而人賑之是謂逆天然則太上之報

一雀一蠅之得全莫不延世以賞豈數十萬之命不及一雀一蠅之微哉上帝若曰斯人也是代我鞠人謀人

也我且愧之我且感之必矣然諸君子不爲受異口之報而爲之也生同時居同地心實不忍義且難辭猛力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篤行得遂爲快如是已耳報且不計而又計名乎則刻斯紀事者何余謂之曰此醫案也已驗之良方也療一

人之奇病且紀之以告後人之類是病者凡疫同一時療至數十萬人而方不傳可乎百年之間人焉必不能

無病千歲之運天地必不能無災所恃者則醫道有爲之學者得以爲之救則幸甚矣則斯刊也非不之爲

也

瑞昌縣志序

正右儒邑以昌名者凡六七茲獨別爲瑞者何蓋孫吳

津有江東赤烏時見立國改年實自于此然赤烏特偏
霸之瑞不足爲一邑重余嘗攷歷代祥瑞志凡雲日之
奇露泉之變羽毛之瑰異禾麥之嘉岐莫非瑞也然古
制不栩栩然以爲瑞偏於桓信躬三圭蒲穀二璧謂之
瑞豈非以諸侯分治民安政又時和歲豐羣一方之域
池莫百里之社稷爲大瑞乎瑞昌固三圭二璧之國也
今之長令古之諸侯也三代雖不易民而治俗有淳澆
地有險易治之煩簡因之江右不處邊徼九江夏踞上
流他邑則水陸交遠瑞昌僻在一隅車蓋之來厨傳之
式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飾終歲一焉衙鼓弛嚴巷柝絕擊戶夜不閉市書無
授士則帶經農惟寶穡肇率車牛遠服買者少矣伎巧
工作鼓鑄鐫鐵范金刻木亦罕業者惟見窮鄉遠井樹
麻採葛種魚養蜂優號殷戶余高僧卜清澹山之下族
中父老年八九十去邑不三千里而遙談邑中風景如
海中三山老死絕不一至此易然莫如此邑縱無亦
烏亦不可不謂瑞也今奉 朝命寓內大修志邑固有
遺者邑侯江桐城上第來領茲邑平易潔清銳於興事
扶掖救院萬不啻增埤築社復古之河事巨資多取紛

官俸民如罔聞此千年未有之令始人中之麟鳳朝中
之景卿眞瑞令也已侯備覽典籍山川秀逸人物黜淡
未免興慨于斯然自服侯之教以來鹿鳴鷹揚歌于鄉
者且與他邑爭長紫高矣是其效也昔唐毛貞輔夢不
日既寤腹猶熱問御史楊廷式此夢瑞甚大非君所能
當以君而言應得赤烏塲官也夫赤烏一場官夢且如
此而况赤烏大令乎侯之成此志也事核而該辭簡而
雅稱一邑之良史云余家漢濂之間實部下民也覽侯
之爲政終當爲天下瑞豈一邑是瑞已哉敢弁言之於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右

江西通志序

列國有風詩季札觀之列國有史乘丘明採之蓋自古
已 今天下自京師外隸爲十四省江西亦一大都會
也僻處區中遐屏邊徼西不如荆楚之曠東不如吳越
之饒南不如閩粵之險北不如淮海之腴歷朝之亂民
亘古無倫霸地勢然也天下共推之嘖嘖曰江西理學
節義文章之鄉也十三郡故有通志明嘉靖時所訂業
百年於茲矣大中丞董公暨方伯劉公慨然修舉延攬

縉紳舉髦集于求賢之堂而繆施敦于枯株朽木得廁
名于其際分固縉紳雖命之淘河尚不敢辭役况嘉命
纂修事乎然才多生讓事煩故辭勸觴莫先築室難定
乃請于劉公曰盍各爲一志乎專易任分則易成公
諾之余聞而得流寓隱逸公釋方伎四則鄧九十等
乃獲成冊蓋一賢而八九引重爲寓公一賢而八九引
重爲眞隱一仙一釋而處處現身庭庭說法一方一技
而無地不掛名無方不著效蓋必綜其實蹟攷其定方
庶不致誦詭貿亂耳四則固亦人物中之一端也獨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五

所稱理學節義文章之鄉者邇水懷伊高山仰止百不
得一焉然諸君子同堂公閱閭室私評就時審品隨材
賦勳不怨於古不苛於今惟其至當而已余亦未嘗不
泰末議酌定評云說者類言天下志損于省志省志損
于郡志郡志損于邑志固也然山川疆域今猶古也賦
稅水利今猶古也地不加廣而人物則加多周陸理學
之後更有周陸文謝節義之後更有文謝歐曾文章之
後更有歐曾顧山川疆域賦稅水利不敢或損獨損于
人物何耶異世則善忘同時則善妬故也語有之與其

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恪哉一傳六一抱終身之慚輕
詆一詩鐵崖受珍世之報可不懼哉以余親視記董公
暨劉公估恃覆轡無辭攸稱天灾流行肉骨生死九派
萬戶實嘉賴之以召公之甘棠風乎南國即以御侯之
圖籍頌於上方積毛成裘雖愚夫之一衽振衣望領仍
太史之三長庶幾江西一志文或可遠獻匪無微雜之
十四省以迄京師彪彪蔚蔚良爲信史可藉手以不罹
于罪戾是所望於我公者乎

張孟常書經辨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五

昨江張孟常先生以五經名天下與顏壯其揚祝萬相
後先五經具有辨尤三致意於尚書云蓋先世文倍難
吁二公皆以尚書舉第一人千古樸學卽一門之家學
也余少亦以尚書起家狀識闇而不通大義每于蔡註
掇拾擊焉天下亦半是之狀未嘗不覺其昨非也憶李
構李當崇禎己卯庚辰間孟嘗尋人道益公令海寧郡
尚書辨見示屬序之以猥於決獄平反之役就其書報
命未遑越三十又五年歲在癸丑與孟嘗同修通志于
西江之貢院談及恍然夢舊狀此書兩家皆化于兵燹

忽於姑蘇書一覆之在孟常如見故物如得家珍自
朕式歌以舞而在余如登遺負如報宿業數所不能逃
者也相與一笑抑問之尚書有古文有今文又有古文
中文不獨余未之見恐孟嘗亦未或之見也此在存
不論論而不議之域辨固無從矣言今二家皆出秦
漢太孔氏未遲或淺近或深遠且不可致而齊況千百
世之後欲從而辨之乎昔者之辨獄也必以其證項羽
之破秦也士卒無不一以當十其灼見一以當十者諸
侯從壁上觀之足為証耳不以李陵以五千之衆當十
萬之軍斬將奪旗鬼神泣太史公一為言而孝武怒

東是堂文集

卷之三

毛

怒下于理無他莫証故也余讀孟嘗是書也不苟為
辨必有據據必有証証佐明矣謹敢好之賦不能無以
于此請與孟嘗戲余攻尚書而官正尚書即周輪權今
定也孟常攻五經視一尚書表裏十物耳乃官正止
尚書即顧尚書當何等人始勝任而愉快乎

天經或問序

天經或問問游于子六之書廣昌揭于子宣行之者也
耶茲何先生命余序之余知天也與哉日月星辰以象

經天帝王賢聖以理經天朕經天而不知天經不可經
徑也所以通于天之路經常也歷于世而一天未之或
改豈須問哉三閭大夫曾著天問柳柳州後十朝而答
之應對如響朕問天耳非問天經也以天為博物老人
掌故多記不禁視縷堂胡朕而天胡朕而帝詢其賢身
貴體哉若以圖書為工即點睛之龍醫蹄之馬亦龍龜
馬鬼匪真龍馬也若以儀象為準穆王工人膠木互設
式歌且舞終為假物不號活人問天天何言哉或曰千
言緜矣人有知者有不知天者不知天者問於知天

東是堂文集

卷之三

毛

者知天者答不知天者辟如北人不知蠶之可衣南人
不知羊之可種山居不知舟之利涉水居不知輿之便
行豈蠶羊能語舟輿善酬哉余則滋惑耳之前目之下
可問而知也有四天有九天有百千萬億之天有天外
之天天中之天豈一天歟子六知之如談掌中之果杌
上之狙子宜知之如見比目之魚比翼之鳥噫異矣學
耶智耶抑自朕耶昔者有侏儒問天高於修人修人不
知侏儒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乎我夫修人侏儒唯之與
相去幾何若余之于二子不啻務光而望無路之人

也已朕二子非漫朕者數原於理則數名卜術本于道則術名去遠則上古岐伯之隸近亦西域利師之徒乎

寫天新語序

天學太史之事儒者不邪言焉朕程子謂佛學本心聖學本天甚矣天不可不學也天如乎人知人斯知天矣人三百六十骨節與天一歲之數同人一日二萬五千二百呼吸與天一日一周之度同天者人而知同天者人之心心與天異否耶考心者必以中考天者亦必以中則太史之疏術即儒者之道術也近有西洋學與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中因所譚加巧密雖小異而末 萬世以刻于此之閩浙傳其學者甚多平西 上篤好之誤有寫天新語一書余得讀之起而嘆曰世有難知者門太古之荒忽海外之渺冥身後之游變與上天之靈虛皆不寫者也古曰畫鬼魅易畫犬馬難上天壁之三才猶犬馬之視鬼魅云爾天有象有數數不能逃于周髀象不能逃于靈憲寫之而恐不似則謹毛而失貌者有之矣寫之而恐不真則掛一而漏萬者有之矣賦六合者不免疥駱駝之識知星宿衣不履豈欺也哉余竊聞宜丁

當今之儒者也與吾友印茲賡之客之諸君子交至深從事聖學而以心印天以天印心寫天者其即宜子之寫心也乎又聞閩人有游于六者受西洋利瑪竇之學者書曰天經或問是書實表裏 夫西洋善幻冬青經琴鐘自鳴與穆天子詩化八音 守一家之模學始不知之矣

李容同文集序

關西李容同先生少壯登朝踰強罷斥位不配德遇不配才學者至今悲之朕讀其遺文皆以為高山大斗云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嗚呼士君子發憤有時也孝廟下詔求言公以前書即奎陳得失詆訾壽寧至下詔獄賴天子仁聖未幾還其官當是時人比公如賈誼陸贄毅皇冲年劉瑾悞之以鷹犬也馬勢炎如火公艸疏激河東韓司徒等 詔獄幸瑾伏誅乃復其官當是時人比公如朱雲 後督學江西忤御史互奏至煩遣大卿問訊就是月內之卒不可得亦免其官當是時人又比公如馮黼也極益逆龍麟持虎鬚者數矣公之大節卓犖如是不言文章文章豈大于是哉成化正德間國家興自 有餘

矣文運尚未窮起說者此昭代於李唐洪承如王陽之
才宜正類應計之華發憤北地為韓愈柳宗元之學者
公一人而已宗元失足二王自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何足稱也昌黎大節庶幾可以服公其文烏不知其
雌雄矣韓雖崎嶇窮蹇于一官位列鄉貳亦云羣鴈公
僅茅果四品耳窮促亞柳遠且不及也至今悲之其誰
曰不宜韓志柳有之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雖使子厚得所願
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嗚呼今之君子謂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手

得若失者非一官邪官之外尚有得失信乎否邪公斥
不為不久窮亦極矣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者既章
于此矣亦復何悲哉余獨念夫夢說畏識之懷遠臣公
婦之韻連章累牘而不止也不亦猥淺倖直不可謂乎
嗚呼君子而不遇於世益亦難矣感恩者小人之庸態
也報知己者國士之苦心也正德為難言之孝廟為一
郎中特收光祿供撰盤遊南宮為戚黨和解貴人環郁
哭訴至推案出於大臣言及事前後不一嗚呼千古而
下讀史知其事向為之流連涕泗況身當其時不為

之悲歌慷慨死而不怠豈人也哉余至固陋受先帝優
渥大似我公其於文培塿之于高山小星之于大斗敢
言似邪習往慕仰益有之矣故讀其遺文悲其所遇未
嘗不六志而涕泗漣漣歎下也語曰事類相感應同
相憐一信曰杜陵詩曰如自說我意中事不知其
為仕也余今於李亦云寓梅谿稍為刪芟意欲全其為
韓而已非敢移山而酌斗也知我者其惟公乎 我者
其惟公平

太初先生象齋文集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手

輔臣居日月際隆隆赫赫作威罔易為吾何難古公
爾忘私國爾忘家豈翳天性忠純良亦多矣勝耳苟內
念城府外祝網羅邦慶榮懷身芳史冊易名任子報亦
不貴矣必也敗絮耐彈刮刀呈笑黨與劬賢好言割面
卒使賊滿四海憂集一人瓦裂摧崩淑亦焉救及品友
賜蕭寺冤飛唾一存思廬何有國斯堪至家亦實為
迹斯已事皆微見聞每念朱雲小臣拊枕賤吏一書呵
上方欲問帝師之頭一橫表天子屈讀一二十道昔前
以下所不能堪惟義鳳片雷辭呂黃屋陰符調曉陽落

妖台孽孽生氣至今云先萬曆朝衣休相公劉憲狀美
師師非度禍煽百年馬斤蟬寒噓聲殊寡荷一有之大
蘇小竄私仇快已厲名歸君骨戰慄令厲鮑無術見院
鄭太初先生以儀部上書詆切當路如道子盡地獄變
相欲人廢屠又如率陀割截肺腸洗濯之欲其身復生
乃竟外逐且劍之終身余生也晚不獲見先生朕未敢
差池艸木臭味箭筠幾許上掛若松仲子邪邪象齊交
集見示且命之序私惟理亂之數賢不肖之生有物宰
之邪無物宰之邪唐人孫樵之紀夢也若有告之者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正聲在縣靜舌在吾則入濟草園入園肉角澤句而
殺土好聲在堂舌在旁吾則及耀而誓反薄而珍并
坤而裂乾惟則河之曰相獲其哲老魁跡結爾曾何伐
相獲其恩魁怪橫或爾曾何力信斯言也陟哲魁時
求王鉄啓異聰明實維司直彼冥漢者殆亦貪天今日
浩浩橫流旁自書無所引咎益低斯人矣雖朕先
介問故在也爾泉臺搭席尚有客嚀豹犬姜闔蟋蟀者
耶又聞王明治宅何亂放生受易於雪山老人談道於
淇溪石友曠如也視處貪而嘆執獲遺諸而豈鳴鴈賓

何萬里耶余夙與漳海游憶癸未戊酉陽過海口時片
決句言及庶常輒涕被面曰過毘陵鄭太君下荆婦荆
竊觀之慈孝霽吉嗚呼士重有恥相責無權苟不其朕
閉口捕舌禍焉迺也鄭世罹之矣讀彖齋集薑桂猶辣
蔡藿不採干載之下如將見之

史惺堂先生文集序

世宗中典士大夫好學多持高節寧微
朕號近古矣當是時兵部員外郎楊公
下痛之黨禍且起人相戒不敢近先獄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同寢處同官則九江九崖余先生後進從問學者則饒
川惺堂史先生云余先生與王元美李于鰲以古文相
倡和史先生與傅愚齋耿天臺以理學相後先有人倫
徵楷海內爭師之余先生後稍微近始搜舊遺集於兵
焚之餘方欲刊以告同志史先生後益大余獲與其孫
邵丞企勉公以烈皇帝登臺恩同召試於廷越三十有
三年又獲與其曾孫孝廉文令遊始拜請先生文集讀
之讀已蹶朕典曰盛世之儒行有枝葉衰世之儒言有
枝葉有以哉先生之文非文也蓋先生之行實錄也云

爾余則以爲學無常主無欲爲真神龍可得而養者以有欲也而況其他乎先生爲守令襍被自隨箴箴不倚童豎乞丐行近孝義皆不靳躬拜之而靡寵大吏卒百撼不一動色接物豈有殊情哉無欲而已矣易曰見金夫不有其躬躬固吾所自有也金一見而躬且不有矣人盡夫焉可也太史公傳貨殖至以倚門刺繡與結駟連騎者互相頡頏人貌榮名遂至是耶士大夫不幸而至類于倚門刺繡者無他欲不能無故也無欲莫如有恥恥心一立大固可堯舜君民而小亦不失鄉黨自好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恥者如子半日生滄溟中騰騰欲上黑龍紫峴自不敢干之光明所及胸藏灑練耳目發皇但觀恥力之所到己卽朕足異矣矧數十年設誠致行乾乾翼翼開朕中天如一日何欲可得而侵耶先生有恥一言正人心端吏治厚風俗裕後昆皆此物此志也昔年與敬齋遊而愚齋之學又出白沙淵源所自固不遠者余少時猶及守約朱夫子門得聞緒論一時鄉忠介李忠文講學首善書院與鄉里澹臺濂溪鵲湖鹿洞互相倡明人村爾時多瑰琦俊偉近者士大夫諱言學恥心蕩然鄉以

質重官因賄崇燕并堂焚魚過河泣追念己事血糝如己耳先生壯年作吏既汨于甬江之作威晚歲教人又格于江陵之厲禁雖不能竟學力所施朕言與行文因質儷讀其書如箴如銘沁微刺隱耳赤而曉淚欲歛歛下者先進遺風居朕在也

黃闕菴文集序

物之接也或以目或以聲不必其器也物之聲也或以羽或以脰不必其喉舌也鐵之鈍也磁石引之他石則否磁能引鐵於芥也則不及琥珀矣石鼓之鳴也蜀桐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起之他桐則否蜀桐而不魚形其於石鼓也則亦不及鼉鼉之皮人有嘆噫笑嘖爰有音聲高下古人不知何故策之爲鼉鳥之書象聲耶聲則文象形耶形則亦文鼉鳥而人言人大恢奇之人而鼉言鳥言化而爲鼉形鳥形又剝桑竹爲牛汗爲兔泣圖之凶寤期至今傳其是聲是形者歌者彌歌哭者彌哭歌哭不已得自時睚奇生怪怪生無恒天地反覆鬼神駭張吁誰爲爲之形實聲虛形可避聲可擊耶形水能汨之火能焦之全能毒之聲水則鏗鏗爾火則燥燥耳金則鈞鈞爾故敵

於聲則避之主人於聲登高而引以擊搏陰陽可落星
漢於日中奏雷霆於夏永吁古今之於聲也者何未數
數狀耶狀螭蛄之鳴鳳凰之叫一食露一食琅玕其清
相埒也而洪纖遠於奔馬其形不相埒也右袒聲右袒
形耶曰翁仲不緘口不銘背亦一金人耳孫登對之必
不肅莊周遇之必不喜何也無雄于形者也雄於形者
必聲矣乎余友天下之人象形不足致聲有餘風吹角
中兆出土外幽通濕氣光豁重心若仲霖也者頭碎殿
賜舌寒城鹿潮迴瓠子氣鬱衡陽辯借東方字欺西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怨詩有舍而作恨賦匪人攸謂若仲霖也者狀狀足足
形斯大文猶猶焉焉聲斯大武者耶歌可以當哭歌可
也哭不可以當歌不哭亦可也歌歌哭哭之故海水揚
波昆灰熾焰惟掩耳矐目走耳敢翱翔而過問之益風
定於天爲怒怒則鳴金於時爲殺殺則鳴人窮且疾焉
則呻吟而呼鬼橫死而夜號鳥獸失羣過故樓則踴躍
悲鳴石有憑則言水激則磔肤而發聲天下能聲而不
能言能言而不能音能音而不能文者非不有陰陽人
鬼有情無情之漸激也苟不洩之入地入天千歲不毀

必爲怪妖生作長鯨死來大鳥血從啼出腦由吼乾皆
斯物也吁誰爲爲之余昔與仲霖登包山之逸藏探練
水之幽貯鄒魯有驛姚如無涯赤珪白珪石鏡水鏡稱
並薄海臨照秋雲自謂橫絕一時不願獨有千古坐看
塵海臥老雲山王石鱗欲動高文欣賞寧暇斯
言聞五噫之歌當十寶之及也

萬給諫諫序

余讀萬子九皋封事三篇蹶朕而興曰昇哉以宿陽之
才而作長孺之轡何渠不廢領穆如哉益傷秀階之未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平而代鼎耳虞鍊覆也閭崙瘴海時爲何等思我憤憤
學古客容欲濟多艱愚夫且色沮矣九皋其侵布衣夜
宿木杪濕光寒影杖策軍門視一身如輕煙冷岫脂上
耿耿欲答所天此豈一念夢乘車蓋將與握圖斷臂輕
重迥朕不待一二計也杜子美萬里間關僅達行在舍
卒并拾遺將謂諫書必多詩史一行問夜爲計幾何友
人岑參至云聖朝無缺事自覺諫書稀斯匪時無刁豎
之遺諷邪我思文義爲君臣恩猶父子御前新進應答
如響日中傳宣遂逮午夜止羣卿善庭燎煌煌力是時

也千載一日凡百有位莫不靖共萬子身荷斯榮言危
色正寧綿相不蕉彈哉邇者天業載底忠貞彌勤尚有
舊人介茲景福庶黃屋十行之札皇

施偉長印竹杖序

昔鄭泉畢卓皆願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
頭便足了一生王無功爲三升醞肯戀太常陶元亮意
五百畝可以種秫乃就彭澤古人一官游戲想亦不得
碎此物耳陶空視時運傾固不忌長沙逸氣王對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七

色山山落華觀河汾門多將相漢如也官就東人又
於醉鄉者豈好誕也哉吉州施君偉長少讀等身書
者如畫壯行萬里二室三峯露布好多以暇哀賦
成書文弱秀媚
乎妍者何韻甚也
吳越益放於詩詩律甚
及來寓九江謁見蕭寺金蓮狀異之五十年來日中未
見此大人物志不云乎質素平澹中馭外開筋勁固
醇清色懌儀正容位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以相備
長未獲閱一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固其當也乃維介甫

間日狎嘲常道卒不拔起今寂寂笑人何哉雖狀俊
一擊不中終身息機桓公蒲博不必得則不爲差強人
意若雞肋卜去取殆奴命魏武

放懷天地獨不忌酒徒旅次卽

朕自得冲量深情有不可以涯

何吳大武曰公績臣者已矣苟卿尚在何患無人余願

偉長善自愛也諸公題目或比之于孔融陳亮武比之

於劉蛻孫樵人文分藻故差互爾君家希聖隱洪州

山有西山集十卷西山亦王績陶潛之所阮連致嘯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四十

乃若宜生北風今日甚勁筆來筆來直不辜三十二
賦矣出斯以言偉長似續宗英雖坐中暫堂可也何薄
監司如換醉告身哉朕使果致酒五百斛船九江抱關
吏定權其半耶竹杖將如之何

集序

迎立時余在雷都諸臣意見角立畏而過
既小人柄用正士一空新命已辭尚端備不免方是時
吾師海岸先生乃緩步受祠部一席聞者莫不怪之體
中微病口無擇言小人方僞汲引以伏殺機先生教朕

匡拂斬其邪謀諸奸如悔鑄錯件視久之無何而都陷
一時在列不覲顏 則抱頭鼠竄先生不降不逃大
署其門 敬畏之高爵嚴刑誘脅萬端困置非所閱月
凡五卒從容就義一念不問畢命之期天為陰晦嗚呼
余事先生久平生誦訥言不能出口體弱不勝衣忠義
激發海立山飛賢者固不可測乃如此哉先生喜從浮
屠游治其學甚深余嘗嘆禪門大託宿願多未免賢
不肯混淆君子小人賢亂若名節烈忠增光佛乘前則
張子韶後則先生二人而已 一集從者得自獄中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聖

余襲藏之友人丁愛大范譽公素事先生請出梓行目
以愧後世之事君而懷二心者嗚呼是余之志也夫是
余之志也夫

耐軒集序

士大夫辭山水入郡廨釋絃誦就簿書非甚有宦情者
不能耐也所以稽康恐發狂病張詠自號龍崖許味性
情應公人不遠耳潯陽亦千里之郡也白少傅稱南樓
山北樓水風簾月箔可從容詩酒間遂有捨此官何求
之意於時符徵士載又述駕車乘州疊敬端端威猛則

乘詢門儒則腹滿羅襪戒色九派若大行焉蓋天下事
亦在耐之而已能耐炎州焦石亦猶投之清冷之淵也
不則十里松聲千峰雪浪卒易瘵於瘠渴哉僕讀席先
生耐軒集而慨然歎也韓忠獻官間封時暑月理事
鹽汗浹背王文簡見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
真僕射才也先生剔歷外吏不調者十年矣思無躍治
嘆不積薪形彼詠詩軫勞憂早測欸欸好語動人又
好陟廬山援石鏡尋玉簾品康王第一泉坐第八洞天
中玄玄空空譚則揮塵射必麗龜樂與諸名彥遊如陳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聖

上集徐巨源高書謝瑞皆推茲慧業為方內鋒鉅而僕
尤折先生以一丘一壑一勝一詠之胸為清廟明堂之
什為黃鐘大鏞之韻自處俯靜方裡雖食措大風規如
故也僕壯時亦學浪游客有謂之曰是官也宜耐耐
誠之署三字於門一日貧二三貧三三貧皆可耐耐耐
者神厚耳幸不辱而能令其為先生之徒如天際孤雀
上苑神羊方且錄事徵為典選竟致部民之視顧無忘
茲軒昔有除左僕射者天子使人之門閣情狀關其
庖內寂無人聲乃聞大笑曰某大尉官職他日政事堂

指寓內於無事偶念舊遊得毋臨風南望拊几而嘆曰
似得廬山路真隨憑遠遊

歸田紀畧序

惕菴之南遊貴竹也余送之江樓而泣曰行矣尚
可遣種僕輩土偶耳知流何所底方斯時楚氛甚惡逆
狀僕怪惕菴大節欽敬舉筆如嶽峰不可御誓笑不苟
至是作設語向人曰歸田亦何田可歸乎太守太郡拾
橡採枲卒餒以死今人訝爲選古史或諷誦以惕菴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之豈誣也哉惕菴文筆俱成家礫礫然見異于氣矜
而才能讀其書具藏于宋法草以是軼授其行遠乃
私鉉之後有誦斯詩者人皆稱其忠義一傳可置
文學獨行二傳亦可置也嗚呼知惕菴者又多乎哉

廬中人集序

廬中人廬中人豈非窮士乎此古歌也今蕭山之陽有
君子焉曰余賡之者非廬中人也自謂廬中人殆莊生
所謂求其使我至此其極而不可得者耶余與廬之異
鄉而同學異舉而同舍異事而同逐三十年相慕而不

相見也老而乞食于莆庶幾一見而廢之病足謝客矣

予方大憾旬有五日晚以出持我笑且泣遺我以詩送

我以文盡出其詩若文集以示予且喜過望因屈序之

流覽而嘆曰今亦惟廬中有詩耳文耳匪曰詩文亦惟

曰廬中有人耳昔者登西臺而哭二

君子歟予登南臺而望漳岑泫然流涕焉追憶東吳之

訂交西江之著易盆城倡和語笑依依頃雲旌電旗上

逐咸池而予方短髮窄衣空懷許劍謂之何哉幸廢之

猶在吾鄙不孤高骨奇懷雖窮老且死而其所謂激風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三

雷煥河漢貫金鐵而聳嵩華者雖千百世不可磨也
也固其人爲之詩文蓋有助焉後之君子於國史之
家乘之中採掇遺人佚事讀其書誦其詩未嘗不
一唱而三嘆曰廬中固自有人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四

懷溪小集序

柴桑文德翼

雲中郭子九芝萬里徒步反先人視于溪上古之孝烈
未之渝也余聞而壯之九芝先瑞五與余相齊年令讓
上時走小吏候余余以山農刺報之瑞五不訝所謂尹
知我勝我自知也近讀九芝難鳴如杜鵑春曉蟋蟀秋
夜真不忍聽讓上諸子義其所為懷九芝九芝更公讓
上諸子余幸接九芝翁宇於九江王廟抗音清曉天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廬廬馬不當生角耶兄示小集文筆俱豪忠孝意
風雨雷電俱供筆下指使此豈南方黃若以放羊
所能勢髯萬一邪雲中爲西北歐名郡人文代著
如九芝蓋亦鮮矣子家代公寶劍篇至今頌之魚
尾間尚帶血痕可畏也九芝行義如彼辭藻又如此行
且作今代公自不能獨有千古矣

俞右吉漸川文集序

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

昔太史公稱賈傳通達國體以爲文信哉夫儒者生艸
芽安變臚行不出千里交不滿百人亦安知國體而能

通達哉古不具論有明自神廟特爭國本以來訖於全
陵紀敘五十餘年間邪正是非異同離合君子激而成
黨小人酷而亡國其芽蘖朕兆之微至於父子兄弟之
親師友鄉里之近反背而馳正而而攻者隙不容髮而
辯亦無從而問也故雖士大夫敷歷中外老且不而尚
有不知其故者矣况艸芽蘖臚者邪且自棘生焉愛焉
起鶻啼地氣天時未能無感故或行而不軌于日或語
而不得其平不必盡出于士大夫而艸芽蘖臚亦遂
連有之要皆源於氣類流於文章雖非國體之宜然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然有不得不然者矣秀水俞子右吉才思博奧介知之
於三十年前以爲時之賈傳也不幸而爲劉黃所不幸
而爲謝錫乃學河汾授徒以讀書著述爲己任寓內共
高之余老而效向平之遊再過舊郡右吉爲故人日就
余言笑因出其漸川文集讀之愕然驚異曰此陽秋筆
也二三君子嶽嶽淵淵危言正色固生氣凜然即如
獨行奇節匹夫匹婦之細皆足模楷人倫闕國之
治亂存亡非徒文而已也此陽秋筆也昨於梅溪
于端明得勸農詩四首如見吾鄉徐稚陶潛親談

頃復於鶴洲酒舫得是文反覆慨嘆雖人止於尋常
錄范滂之傳不慚有道之碑東臯偕隱西臺同哭傳之
來爽尚有可稽余所得於故人厚矣常憶朱逢金元四
朝惜無太史之筆以發幽光然猶得旁採之碑碣誌銘
傳序之家以補圖書之缺右吉之文藏未盡出其一
二其大者已通達國體如此余竊准俞子以艸茅覓腐
之儒耳目濡染幾何乃議論精詳義正條分縷析不溢
一言迥出于士大夫之上蓋其生平講究固知卓然不
苟者矣近且聞其重臨京師以拾先達之遺跡藏於其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家夫其爲心寧二文章自鳴也乎

闕六鈐雜著序

名鈐字六鈐

六鈐闕先生棄官北固歸隱西陵指樵柳而想高風懷
佳瓜而懷異日歡多飲酒暇則讀書幸卜數月之隙每
廁如雲之友忽承新論共賞奇文添煩上之三毛叔敖
猶在吹劍首而一映淳于又生且笑且歌何其兀傲有
諷有勸不啻滑稽適宜秘之枕中以資譚柄還應懸之
門上用廣說林噫昔人墻壁漏藩皆著紙筆十年而一
賦乃成六鈐因垣圯六日而二十四則已就才之敏鈍

豈不達哉

逸亭十集序

徐名鑑思字世臣號逸亭
釋名乎挺號逸亭仁和人

蓋儒者調難馴之龍性效如騁之鷄鳴迹雖託於無生
意欲用所未足逞逞然矣故槩卷道隱掛冠於前既化
梅檀之樹而晦叟俛亭脫屣於後更空著作之林宗分
有二德共無雙然俛公葛嶺癡樓固昔日西湖之長襟
田偶問實吾鄉南浦之孫泉汲三升笑道問之煮石齋
容十笏結惠遠以繡經蚤亡同心欣通異於蘭友今方
見面喜瞻華於曇幢曹洞則身到兼中全剛則手提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四

印頌古人賓主不昧答客問殺活自由畧解而斬傳水
銷機空而義易粉碎詩復追三唐之盛文且起六代之
衰豈手家誠一書訓逾顏氏約繼藍田言有關於人倫
樂無妨此名教若俛公者稍留注脚不碍古佛之天然
頓放幘頭重開今生之地藏假津梁而兼津逮偶爾殺
青如國士而作國師何哉賜紫僕過江招手接引幸賴
故人人社攬君任真祇成適客俛公共如僕何哉

竹橋軒文集序

文者其君子之德乎古今之辨則異凡經之所謂文紀

則德散則威儀言辭也後世文必僞辭矣然唐以前又
析爲文筆文統言詩筆散言論序銘記類也改命曰集
文筆統焉加改命曰文集詩則文之一體矣語錄不與
焉語錄則儒者自語而門人錄之者也近代於語錄又
析爲筆舌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是也亦文之
體矣然由唐迄今有文無筆有筆無文有文有筆而無
舌有舌而無文無筆者多矣以耳目所親記文集則家
傳靈蛇語錄則世襲鄭朴豈支那家據之抑鉛槧者棄
之耶語雖不比於典謨於君子之德近焉爲其性復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五

命也詩雖不及於風雅於君子之德猶近焉爲其性通
而情嗚呼兼之難矣而有志兼之者不可謂非一用特
立之英賢也廣濟陳子猷先以古學自稱長友人劉子
甲曹石霞過滄浦亟稱之憶余曾讀其季父清江集古
堂集而序之知其家學本吾郡旌門恨不與之共之相
數周旋折旋大小陳之間以爲百里比肩之樂今春猷
先寓書伯以竹櫺軒文集且屬以序余不佞何以重我
陳子哉竊聞其所自得益淺入於姚汀溫陵之學非俗
學江神可能彷彿其萬一者至於詩上宗杜陵下錄歐

陽四累雅論亦云確矣他文不具見大抵皆近於古也
余謂詩莫奇於騷經騷經楚之所自出語莫專於邇
書通書亦楚之所自出也猷先既光大國乘復倡明家
塾楚學豈獨良兄弟擅聲哉荆臺之高風振於五代江
漢之遺學覃於三韓猷先之時所遭不異其所以自見
者卓犖不羣洵惟楚有材矣余故曰斯文也者於其君
子之德者乎

柳天木文

天地間有一物而寒暑不得其平不得阻出處語默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六

不得睽者惟文章氣誼也 今春元日長安客來柳子
天木寓書纏綿千言備言少壯遂於先徵君山閣朱椅
在園白酒在座紺嵐正緯濯濯廬峯彷彿若昨日事余
讀未卒輒輟游潏潏淚下不獨家學日落難續河汾而手
植遺椽拱榛杞於灌井庾亭之中風入座月登樓何有
哉天木以曠代逸才作憶昔苦調惟令人悲哽而已聞
讀前史唐李邕公名卿無一不爲當世事有裨於世
主固惜才資亦藉以益廣其學儀則楊樊丹盡終不可
廢擬鄭法士苦求畫本楊君至別墅指以宮闈衣冠人

物車馬曰此是吾輩本也長安學之山海不啻倚嶽之高黃河之濶且長而朝焉之焉於鈴閣翠屏間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豈但方隅人物云爾哉吾黨徐孺子蠅起下鄉艱立于上國虞伯仁爭羅南土曲顯於北方雖有公許殊非獨立蓋已彰明久矣天木已身列宿將錫雷封十餘年學於京師絢繪歸於平濤波瀾底以老成詩句古文辭必有巋然抗敵於古人者不止於時賢望項臂之分寸而已則出所學以資於弦誦于爲之什春陵之吟視金臺嘯咏易水悲調又應有不同年者矣河東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二

文人重典故籍偶憶一則竊用僂觀蘇納言有曰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莫過於柳莊莊固天水之先英也抑天水其後身乎經學所以經世務古要不爲危言而學業文人之世務自迥出於淡文峭刻者萬萬一領一銘他日傳勒金石不亦偉歟萬里以數行引重而詞尚有頌有禱焉亦曰先徵君世交非可苟然而稱塞也已

王無悶葛巾集序

太原王無悶先輩余聞其名亦間見其集心友之而木

一識其人爲私憾也閉門湖上僧袂雨忽持葛巾集相示意屬余以序之也余釋其命名之意不慕堯叟貂冕之榮而雅志一葛巾斷可識矣太原隱士後人物照耀史書未嘗推服而每流連於近代二三君子肩望自稱贊世翁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齋室一也晁貫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晁亦笑泰不花欲薦以館職曰公誠愚人哉二也南雲戴青葛巾夜宿土室中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騁天玄俊於文士則稱大成將軍爲詩無句不無首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八

尼百分爲率而地者才一二耳三也王氏子爲好爲癖惟哉所遭之時箭激而駛水激而悍宜其然也無悶以逸世才策困卜蹇尙以時止自名肝膽叔懷胸臆塊壘讀其饒歌思竊謠及近世其拂拂十指出者皆不平之鳴也嗚乎無悶方參以所學適其之與以反諸尼山喚醒天下後世豈以一代詩史自命哉必句比字櫛以爲詩中皆有與託某詩係某事爲某人余見無悶必不如是而如是以論次無悶者皆繆也夫人生於斯世間所聞見所見如膠入漆如水合乳離之

而不能離別之而莫之別形諸言語則不然者亦意以爲然而已矣余嘗疑其詩詩寄託之說今且質之無悶如杜少陵登塔詩泰山忽被碎涇渭不可求謂刺天寶俯視惟一氣又何刺耶新月詩微升古塞外已隱落雲間謂譏肅廟四夏山吐月又誰譏耶此皆宋之小儒鑿空論斷所以故後世之詩禍也然讀唐書晝短苦夜長言其亂久何不秉燭遊言其求照宰相明以告君館閣明以入史則又似真皆有所興託十九首亦難讀矣余斷以爲意之然而而非詩之自然後世更端硬證禍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九

詩以禍詩人何所取焉側聞無悶行蹟與王氏二君子時絕相肖而詩之邈然自遠不欲同人則有之而謂其恃漉酒之具輕世而肆志墨盾筆戈以取譽於當代亦何異乎疑許山之盜冠駭顏氏之竊飯也故序其所以爲詩之故并告天下之善讀葛巾集者

顧真堂文集序

余去橋李二十五年而序項子嶠雪詩集于其郡又七年而序其文集於廬江蓋二人皆老矣魏武有言老而好學惟孤與袁伯業耳余不足言嶠雪殆好學者也憶

少壯時有志於學古文辭得朋友甚少同鄉惟陳士業徐巨源黎左巖常相往還遊吳越間亦惟張西銘陳軾符徐九一互相唱和從吾遊者抑亦惟曹秋嶽陸麗京嚴穎亭更相商訂故諸君子篇章遠達得讀之皆駭服乎進於古人今又得嶠雪此道不孤矣余繆以爲古文辭者非可以博物爲足矜也非可以逸才爲足騁也非於心而應於手不知其然而然偶一質之古人不慚不愧然後即安矣今之爲古人辭辟攬合衆乳自負可成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十

酥酪然試以獅子乳一滴而立敗矣嶠雪自棄教以來世有懿德家學固不可及藏書又多性好親師取友宜其所得非人所可異萬一也余雖不盡發其藏見其二三小傳筆意蕭散詳畧去取間迥與肥筆濃墨者不同似宋元間高人畫意又似魏晉間逸士書法真可謂也嶠雪令景陵未一年賦歸彭澤秋米勾漏丹砂了不可得乃挾古文辭於江湖間遨遊自樂孰有老而好學如斯人耶嶠雪雖近老尚少余一二十年使日駕不捨至于耄期則登峯造極余反北面之未暇他時豈無有能

序我嶧雪者哉

宋未有制義序

朱子未有儒者也居于輔山之陽文子居於山之陰聞其儒行於高座弟子焉鄉人適山以北者訪朱子起居必謹對曰讀書講學於山中嗚呼儒行之不聞於天下久矣白鹿朱陸芳踪具在也所懸於日星者何義利二疏爾猶記先正稱述貢舉之年歌雅而鴈之於藩也禮文榮器輝煌闢舊父老携幼子童孫必訓之曰丈夫當如此矣利之則然義於何有一日得志將又反乎哉維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十二

必有言今也陳腐詭飾纖詐一日日戰苟可以得之者萬方俱試而口不好焉曰士所不道執斯言以相士而黜儒行之益難也宋子之舉於鄉也蓋三年矣疏布脫粟以授生徒視三年以前無一異也貴人重客卒然遇之莫或識其文人矧曰辨其爲儒者乎余恒嘆今之學者視昌啟間則有間頗能好古人詞諸子百家亦有汎覽而劉觀者然於儒者之書性不好也故雖有縱橫閭億之才工義理未晰乃競倡爲惟說以至悖古害道犯萬世之大賊而不惜豈非學者之難而驚利之淺歟宋

子澹然足己以潔治其爲文之心本源六經馴及於大雅行有表故言有坊豈苟而已哉將北轅文子寓書而告之曰京師首善書院南臯子政事之暇所聚友而講者也今偃 皇上表章儒行褒異先賢未有以文應舉道先合矣幸續前人之志正其義以敬應焉他日乃不負輔山也已

息園稿序

餘函湯子舉於鄉以息園名其制義刻成憂不計偕或曰言息其廬志感也或曰是其以六月息者也之二言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十二

者予疑之既而賊入計偕者返乃興曰湯子其善息乎國朝癸未試期永樂改明年矣天順改八月矣至是且三數也數而息于園倣陶子之日涉似董生之不窺湯子其善息乎以予所聞言有二義才無兼美美兼者識埒大小分齊英雄義二者誠化始終道內外內察於息之爲文止乎生乎羅長源之史詳之矣息壤之息旁引曲暢至百十言攝拾經史尚有脫漏然予以爲天地之道不止不生一身之中五官之用目以動生耳以靜止鼻處動靜之間故曰息龍蛇之蟄以息全也日月之明

以息貞也生平止乎夫文亦猶是也李文饒之論詳之矣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窮渺聽之者悅聞川流迅激必有洞泐遙邇觀之者不厭蓋言不可以不息也湯子善息不益信然者乎秉斧而傳人胸不縮則不入非縮也所以入也數息而鉏鉏無輟趾息而數鉏鉏無作趾勢所流激非息不止非息不生蓋未有問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曰道在陰而陰得一道在陽而陽得一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者曰神在陰而陰不測神在陽而陽不測旨乎詮息而聲大全者不之錄蓋義之墮也夥矣子無用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十三

柳茂士文稿序

博士家輒語人曰極羣書好大耳無爲也柳河東之爲文也五經而外所稱爲旁推交通而參以致者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而止依古以來諸子百家之書

將東而不親邪抑臨文不凌雜是競也今有喻於此王欲得名在漢天子封內爾中國之山號爲崇者何帝二五四竇之水禹貢爲中國舉之九州之外詎藉可讀數乎山志水經登覽流汎以盡其理卽神禹武皇知有所未能也以是放而語文河東亦好大耳於前所述且未數數而給羣書爲余十年解於博士問微其旁地必嘆喟曰奈何博士文必反切辨字始高乎退必自恨世變文變亦何可知然有可知者矣以余同里開士視余塗抹東西時尚未操管會幾何時而管勁於戟林立已猶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十四

子立升數稱茂士余報茂士風流正當移植未央姓戲耳而文何可得戲得其所爲用心容容手起超手蓋已漫漶於古而未得止也嗟乎嗟乎一二十年以上同里開士爲文燕會間問一及古必撫然而笑大惟之以爲賈且識時奈何時絀舉羸久之亦不信乃亦不悔余奮與一二振奇之友蕩其所爲卒亦以不絀而少年疑之逐而可者大有其人而於今爲盛茂士尤其傑者也余癖茂士而舉河東豈曰姓戲河東之言博士之獄讀也豈繁柳氏是與余又聞余大父時鄉多君子能爲古文

者數家匡廬先生號爲小河東家藏書而好石不知率
迪人者五經而外於何盡異同然要不如一二十年以
上之謔亦何至如反切辨字之榮今茂士爲匡廬孫行
必有以聞之不然余於之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異也

吳去非文稿序

或曰詭如桺史文亞饒韓戾若舒王辭加端范以文測
人何能十六余日子過矣文以氣爲主古之傳言也氣
更誰主乎蓋人一心惟所自蔡治申韓而原道德扶佛
老以議詩書是養梟而求鳳鳴也豈可得哉蘇王局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習歐陽子之文學者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
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若以爲出於天非人力
也亦習歐陽子文耳通經學古詞臣選也救時行道相
臣選也犯顏敢諫諫臣選也皆自歐陽子之文濯磨之
文固若是其可知乎自歐陽子沒嘉祐以至於建中靖
國三臣中卒無有如所指陳者燦然光於史冊然君子
之文猶或見之以能蹶蹕於數百年後而誦習不衰
余畜此意以相天下士間從大人君子遊讀其文類卓
然不苟同於流俗爲人之所奔趨而景附者往往有合

然後益信玉局之言不誣而可信也如此則其言之偶
議吳子去非知去非少年凌知沉勇以交天下奇偉
士士翕然稱其賢已獲讀梅溪學舍稿因嘆其立言之
大且遠也蓋心之所至氣斯至焉氣之所至文斯至焉
去非擇人而師卜士而友與之上下史傳辨古人之所
以用心如從子孫識其祖父如執形聲測其響影數武
不勝豈爲理乎余恒謂適時難矣學古爲至學古難矣
自立爲至人誠有之文亦宜然去非其不昧斯言也大
去非其不昧斯言也夫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七

梅溪制義序

烈皇帝時學官弟子皆好爲六朝駢麗之文余私憂之
曰文章關乎氣運斯豈休徵邪是時拜嘉興李嘉興爲
六朝之爲者尤甚以故余提調學官弟子皆憤不錄及
佐巡方使者觀風亦敦諭學官令弟子毋爲六朝之爲
聞與浙一大都會也余充考試官所錄多尺度思其十
以是風學官弟子庶幾古學鬱興大義不盡湮沒如昔
時而六朝餘習如麵入漆以復脫理嗟乎今遂遠都江
左矣斯又氣運關乎文章非人力所能爭邪漢武起兵

春陵典復帝室於時則有班彪著王命之論唐憲游平
寇盜底寧藩鎮於時亦有韓愈進平淮之碑今日者豈
無頌之雅如班韓之流出而重名九牧虎視龍
驤抑屈項欽手竟爲六朝之爲已耶嗚呼狃於卑近而
不克返乎古非勇也欲知名當時而不擇其至以自鳴
非智也余一日讀梅溪制義喟然嘆曰不圖今日而聞
古之遺聲也綴之于羽可以舞被之金石可以歌矣此
豈制義也邪今制所試學官弟子義固經義也經義者
固伏羲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禹稷咎繇伊傅周召之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十七

孔顏曾孟之師若弟子所爲經義耳皆古之聖神人也
制爲其義者如今之翰林學士紳內外制代天子言耳
孫是以論可以六朝之爲爲邪不可以六朝之爲爲邪
本朝休養於祖宗之教化百年至成弘而文章始盛
是時士大夫重危行又百年至嘉隆而道學始盛是時
士大夫重清議今將又百年矣道學輟講文章無聊清
議不聞於耳危行不接於目學官弟子因之益偷矣嗚
呼遷都江左豈盡氣運之咎歟如梅谿者義蓋以古法
合今制駸駸乎有反舊之觀矣讀之安得不喟然三嘆

云義者誰氏子合子吳開詩也

三研齋制義序

吳子斗生嗜研家畜研甚富取其尤者三以名其齋文
子刃招嬖過而嗜之曰古人之於一物嗜之甚者謂之
癖癖之甚者謂之淫癖之爲言病也淫之爲言荒也病
與荒何嗜乎吳子則笑而解曰物一也與其病而荒於
一不若癖而滿於研研之可嗜者吾不得而知矣而世
之嗜之者則亦僅矣文子曰嘻吾不能賦病而爲荒請
徵其研之所月斗生善鍾王顏柳之學日出其所有以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十八

輸客曰不負研不負研雖然尤有進蓋先知其詩歌古
人詞皆於是乎出欲弋得之獨匿不示客而稍介以應
制之文若曰吾非不嗜而爲之者爾先取其友舒章近
修劉先所以序斗生者彙觀之皆言一時得失離合之
事文子於此道昔者亦嘗荒且病之矣茲何敢語且莊
語斗生曰若斯文者可謂大業也已矣夫大業之文與
應制者一也一試之朽一試之不朽以其大者應之百
一耳千一耳請徵之韓退之退之辭至於古之立言不
知其非笑之爲非笑有年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

憂亦有年尚懼其難必皆醇而後肆焉其難如此至舉進士就求其術以爲可不學而能樂博學宏辭之選就求其術亦以爲可不學而能而頗忸怩而心不寧者皆數月其鄙薄也又如此然則以不朽者而應制是出其右餘而坐賀勝也曷屑屑計得不得問邪或曰是之所解彼或病之是之所溢彼或荒之何能顧其殆嗜之矣爲共嗜之招也曰余得大數焉得之於研略得乎嗜其古爾夫古之於人也望之如日星焉拭之如金玉焉和之如琴瑟焉有厭日星棄金玉屏琴瑟而不御者乎有求其室文集

卷之四

九

古而不望且拭以和而御之者無有乎退之者治古之道也斗生之嗜研也嗜古也非嗜研也

修曲樓小序

友人去非語余曰家有二諸父行也一日朱晦溪始得交於斗生應侯兄弟兄弟讀書臨溪上治小樓雲窺考爾雅頗曰修曲余愛兄弟之有學而雅也適值樓上下私又以溪溪之濱可審勢置樓如之目見而識其制三四過輒不省記甚矣文人之心有如此樓是時獨應侯坐樓上故文艸私之蓋柳子之於山水浚矣

約之以二言曰曠如也奧如也余以爲山水各有所長曠不兼奧奧不兼曠而遊山水之人各有所適靜遠者宜曠高明者宜奧物反之以爲助蓋有然者修曲其奧之類邪僻之蕪苑史則曠如子則奧如經則兼之詩奧於春秋秋奧於詩書奧於春秋易奧於書然易曠於禮書曠於法春秋曠於義例詩曠於比興禮曠於文應侯靜遠人也宜曠不宜奧然其爲文也高明矣則得之曠而藏之奧者乎殆兼之者乎抑又聞之古之人奧以居德曠以擇行擇行者所以取友也延陵者百世之師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下

侯之先君子也納綽帶於僑肸急急如或忘紫陽者百世之師應侯之里君子也從遊於藉溪白水屏山孜孜如不可已凡此者所稱助成德美者非邪應侯既奧之以爲學而又加曠焉以取友東南之士皆從之遊焉宜其學日博而間日詠也余之行能無似幸因去非以文於子舍因子舍以交於斗生應侯皆國彥也昔延陵觀樂賦詩以禮於上國而紫陽五經子史皆曠覽而奧析焉一值宗國之難一值當世無志於中原故雖傳後世而功名不大振於時今四海以爲羅復疆土之舊思得

君子而用之吳氏兄弟雖欲徜徉山水或束之修曲一
不可得已

連筠清文稿序

蓋文之難於立也其來遠矣貢舉之積高於熊耳博士
之書多於鹽豉余此手已弄世外事欲從十餘年前束
塗西抹時更尋狡獪伎倆竟作何語乎筠清連子令藻
潁野人之所盤桓也造飲徵文授柴桑故事欣然納之
口有是哉有是哉三日卒業如見筠清之性情焉昔元
復初以文自豪出入秦漢間而虞伯生刺之謂凡爲文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辭得其欲言而止必如明善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
變然非性情之至也說者多以爲文人相譏自古爲
然而余竊有旨文靜之言也夫人喀喀略略操管欲離
如制獄辭輒異生死可以出入巖淪乎哉終日求所欲
言且不能引決苟若東方生所述懸河奔放則鬧市聚
落皆可言文情性之事去之不亦越鳥代馬耶以余觀
筠清風度不短不長不赤不白似宋玉之美女亦歌亦
舞亦笑亦招類御寇之幻師蓋清河之博仁壽之淳在
而有之嗚呼誠一時之選哉壤地褊小筠清既以文章

治之矣以中原易顯達之時推轂南士有可以微言言
者乎筠清教之余昔受之曲沃問龍門千尺之桐今猶
古否榆社聞山水益奇去龍門數百里間氣歇而奇文
之元苞必於是乎在虞元何足道也

江西墨選序

臧文公之司秋也伐材豫章豫章七年而芽抓而立絕
耳苟蕩之以封可蔭田四雙斯已事也余實且徬猶有
修道淵枯株之敬者能於以名責焉耳陳仲舉言之矣
生自公族長於三輔道訓所漸不扶自植至於穉者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以是爲先輩中書言之
矣復初中原易達伯生南士願勿爲物將推轂之山前
以言則有君子光榮之由後以言則又有君子并衛之
故豫章之材殖焉近學亦似殖而落矣非不殖也
使然而茲役爲大振王莘民先生操刈楚之柯而自
也知人能得士人以期期聖我以不期期聖朝焉
斧焉林置堂前也迺徽之削之規之萬之罔不度也
而曉焉貢於廷矣恐或佻厥任柱寸蠹而題尺默也雖
度惑也又加選焉先生之得士也勤矣加於人一等矣

與是役者皆極一時之選而尤將伯於范公祖生邪許
而出之重巖之中淩澗之下維助實多永叔聖俞唱和
一堂苟不得無不魁壘士矣記余之備乏於湖也上
者恭之舍之三登之三面率赤乃或得之自悼不良遊
而伎范公之與先生相得益彰也嚮所登士子餐嚴氏
與先生同官雪壁雅號蘭交寓書存故適乏簞輿不克
從之層城兒子行遠帙錄爲風汚浣先生與范公撤棘
與目尚背悞惜嗟乎蔽牛之林日湛雲蠹而顧茲某昏
何愛材之壹歟是選也注目望之慮無不嘆惜曰鬱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三

梁惕居偶存稿序

余歷文章之變踰三十年始一世矣與梁使君惕居交
亦一世矣一世中數之變皆倣於學古學而述者劉首
父所云達祿須于者矣學而作者歐陽永叔所云題圖
宏麻者矣人爭晒之晒之而終學之古所惑也有大智
者悲之悲智相戚而世惑乃祛惕居浩浩落落異氣行

於尺幅之間泉崩而谷靜雲逝而空停求其一言之合
於古無踪可尋而全經全史皆具現焉噫如前之受余
兩遭之前尚爲子爲緯後且爲謠爲咒者昇聚居豁然
開朗劃本御風文乃適安樂國矣惕居之智爲之也智
乃生悲劇腸礪齒以告同人同人樂之余尤樂惕居者
智不止文變也循近以學古文多者莫如王元美時文
多者莫如陳大士其弊遂令人不可竟讀讀亦不能夫
去取徒蠹紙案上塵繩梁間爾古知兵之變化者曰孫
子而孫子止傳十三篇後之變化卒無論十二篇者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三

盛唐詩之冲夷者曰劉春虛而劉子止傳十四首一時
之放於詩者卒未有全十四首者也惕居長鶴增三十
年而止存十九篇其二篇尚書卽時部試者也此其意
豈忍以古自文而買萊求多者哉昔者射侯夫子遊宦
員楚問召集名士滿座而京邸人物都會模楷知歸仲
水公狄兄弟朝歌唱和如盛山雖山嶠海濫莫不形聲
弁鄙如余亦辱文中之門與惕居兄弟別且二紀次公
治蹟河潤及遠班荆下榻惟併一時因得讀其存稿而
序之文不學古三夢勢狗爾學古而必于緯諸咒其爲

夢也不啻三矣如其大智自爲主人而僕隸昔顏二十
年爲一世世一變由惕居之學爲惕居之文雖百世可
知也已

柳天木歷試艸序

天木舉明經入雍爲上舍生梓其歷試艸以贊於上國
文子愛鍾嶸之評古人詩也曰省靜天木惜墨矜管久
持不下鐵畫銀鈎略焉遂已所謂省靜者非耶顧才士
多豪疑爲易與虞伯生元復初近古其遜也元議虞簡
虞且以凡爲文辭得所言而止必如元若雷霆之震驚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元殊不謂然後因
爲吳全節作碑文置酒召虞虞曰公能從某乎去百餘
字可傳矣元欣然執筆風懷頓捐遺取二子遺文讀之
伯生及煩於復初古人矯枉固若是耶天木今之伯生
也文之茅靡洋翻得之恃以靜猶記董中書士選謂復
初曰公中原人易顯達伯生南士幸推轂之天木出孤
蘆中都人士應無不折節寧以南士爲嫌大司成吳駿
公余之年友也董中書之爲風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柳子試藝序

蓋漢江都平津皆治春秋起家然一則曰正誼明道一
則曰曲學阿世春秋詎有殊指歟抑先資之言或能斷
不能斷歟立言者主於斷阿世以爲言者必不能立也
不能立斯朝晡而夕朽耳柳柳州之爲文也曰本之春
秋以求其斷故其言割焉如山割焉如壑洵焉如風霜
唐以後宗其言焉吾知有匡廬先生不及見之矣猶聞
其博物敦倫雅好泉石世目之爲柳家小司馬云然子
茂士幸產名家生有異質夏好古昔每遇奇人異書必
捐糲食從之試輒取登孤人不敢棘逐也今秋丁酉候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中副車莫不爲之於也茂士矣如也茂士治春秋春秋
有五傳近公騶夾二傳以茂士才何讓丘明竟不克與
赤高爭立致煩雄駿要盟辟雍彼騶夾者何爲也哉今
試牘具故也十餘祀風雨晦明一斷之以遺誼於世何
阿而世顧少靳之抑天人不一對庚夏也庚辛之會金
乃利斷於數三矣柳州之裔有匡廬焉茂士副之河之
東袁江之西盛物無兩大有以也夫

昌江方氏二子歷試艸序

余訪同門章使君翊茲於芝都適章以他事在都會坐

蕭寺中遲之如居溪山間足音而喜矣而況其一
時之偶乎今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老也已昌江方氏
其武衣言二子余年友思默祠部君之諸孫也余方李
固彷彿嚴夫子之歲尚未美孫而方氏二子文固雙丁
行且兩到卓犖若此祠部君不沒矣客秋試兒輩歸訊
之年家應試者惟大士思默兩家孫暨余家二子耳屈
指數之李謙菴侍御曾二濂給諫子先後舉於鄉矣他
家何寥寥也意者高尚而不屑屈首舉子業耶抑患難
類仍而不克自振耶否則余子聞而不能周咨耶甚矣
非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七

未及三十年而零落殆盡獨芝郡賀潛如侍御巍狀獨
存而方氏二子以才名特著余以垂老獲朝賀而夕於
方也不甚幸歟不甚幸歟二方以歷試紳見示受讀一
日夜蹶狀興曰皆逸才也其武高韻如孫登清嘯雲冷
山空衣言神檢如下壺正色霜開電折其武雖多發天
狀而居狀瓊玉云言似微加藻繪而不損美容二方誠
難爲兄弟矣余不佞誠難爲優劣矣雖狀余馬齒長矣
無一言以益之可乎余聞諸楊子雲之文首曰鴻文亡
範恣於川是何也鴻羽可以爲儀之物也故取象文焉

川固其所也以恣爲文疑於公範非公範也公範之
範也故曰法不可以爲法可以爲法者法法者也彭蠡
周川之大者二子雁行翱翔客與以成其名殆所稱一
代之鴻文者乎余願二子益恣唯焉而蹈其大方可也
其武曷武爾衣言曷言爾祠部君坊表焉爾驥子龍文
固人人九方臯而翊茲尤薦愛之余固幸年友之有後
而更賀章使君之知人能得士也

樊桐文稿序

經義蓋代言之體也綸綍而飾以鯁儒之小言體則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八

菩薩與佛語尚煩河漢漆園且不能詮柱下也以經生
而希重規疊矩于鄒魯之聖雖竭剡藤而禿山穎何裨
萬分一乎自趙宋以來設是爲科余見東萊文鑑中所
錄止二首與今制相近他雜見於陳同甫陸子靜數義
大抵畧同近所傳如先文山致身篇皆譌作也古人傳
世之少且難如此今則春蠶簇簇旬月間便已汗牛孫
子止十三篇古詩止十九首嘻何鈍也余彌信退之云
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誠有見于代聖人言之未
易言也武林汪樊桐先生文壇峰鉅也持使節江省詩

惡之風溢於輿誦暇日以制義十二篇見示且命之序
余拜受之屬有役于南州風雨凄其園沙雁起撥火爐
陷摩手高吟嘆日至矣意靜而神全用宏而體潔如體
之之圖傳在阿堵如明月之射中必麗龜鄒魯聖人復
生亦必默朕印可矣顧卒無招提女子三古之夢獨何
歟余又曾讀相如子雲之賦唐以下無及之者杜工部
三禮巍朕日星而亦不獲與明水芙蓉鏡競一頭角千
秋論定止一工部腐艸螢光竟何有哉先生與少陵同
遇亦同官宦業必遠過焉何以筮之詳味風度冲淡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无

得未開偶梓序

文章何病病雷同耳大秦之俗水晶爲柱琉璃爲瓦瑪
瑙爲除使六字皆朕則板屋邪堂稱瑰異矣語曰少所
見多所怪余得讀得未開偶梓實得所未有也張長史
有言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
吾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愴歌哭哉祇此中

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爾今人所踴爲阡陌途路雖
人人自殊乎要不可謂不雷同也心如印板可文如花
樣不可昔吾豫章爲制義一時皆以邵文潔博大渾雅
爲模而其弊流爲平薄滯悶南宮暗中摸索輒相笑曰
此必豫章派也相與痛裁之嗚呼豈豫章之不善裁製
以效而醜步以學而塞盡人而爲制雖謂無制可也制
義猶朕而況古文辭乎優俳巫覡何代蔑有而卓朕自
立宰府寧矯禪家所謂賭輪不賭勝者余未見有彷彿
我卜初之萬一者也卜初生而華胄賦乎異敏才恥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无

秦武若制義序

士之見於世者質耳聲也云乎哉朕聲未有不依於質
者也吾鄉石鐘山岸朕江上高削奇險甲秀天下雄虎
丘飛來峰皆冥滓朕弟之所謂一望而知者費而已矣

蘇子瞻乃謬以噌吰坎鏜鏘奇之是何其輕質而重聲也江行萬里風水相激何處無聲而聲特與周無射魏歌鐘相近者益石鐘之質爲之耳余之離經義之學三十餘年矣一日兒輩持九江試牘進湧視之指一冊定雋質秦子武若大作既秦子舉於鄉賜謁余曰子固鐘山之英也南宮試歸持定本屬序之余謂經義始於判國質章大於徽國故廢而復興者道不得而廢也朕余亦泥覽二十年來數十人如一人數十篇如一篇此極弊也先正不朕一人有一人之開闢一篇有一篇之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三

結搆我且不用我法而用邪法乎哉秦子握筆大抵純以己意爲之不寄人離落不入人保社此其質固卓朕如山之壁立矣其聲之鏗朕四達無足怪也近古之質者於一時者如公緒之詩太虛之辭傑傑兀傲皆伯登之華胄也亦流之至今武若世其家學以鳴於當代鐘山片石且有磨之以勒不朽者寧制義之聲乎哉

夏允一文稿序

益人以文名文以時號是其時雖一果一蔬味食其鮮

非其時也千尺之桐不難斷萬鈞之鼎不惜沈沈豈不朕哉昔有人入南粵武帝之幽宮奏文姬十八拍宮人莫不相掌曰大是新聞使唱之于漢鄉質甫之耳則听朕而笑爲古矣是時爲帝者不恒帝也十八拍終爲絕調不可得而誣也憶有明己巳庚午之間吾鄉社事最盛夏子允一在同社中如矢之上穀如錐之處業以爲必先怒爪而上攫矣及輟蹇數十年卒以明經一第報之此固足泣卞生之血而復憤王之涕也者余解纆以來江湖放浪夏子乃集所作成帙曰此敝帚也子且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三

享之乎余悚朕置之座右三月而不釋朕也曰以此技見貴於一時大至公體亦不失爲卿大夫今日賜鏡湖而錫靈壽矣尚須次四門一席耶好武功莫如漢武而李廣不候善詞賦莫如唐明而杜甫不第人其如命何哉允一之文清淳而雅雋疏秀而離奇廬山九疊宮亭萬頃實鍾靈於厥躬而天固侘傺之也余嘗流覽篇章如元白之才所難歷倒者微之一日執贊造長吉門覽刺不容語僕人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賀竟轍啊而元以相國少年才士敢輕先輩哉以四海之廣人

材之衆如凡一才而不遇者豈鮮無人即九江一隅如
林半偈湯德彰二先生而不得一餽於岸如王陽谷邢
瑞凝二先生而不得一薦於歲皆幾幾得之而僥失之
者也命豈不又在凡一下哉亦可以少慰矣今制用人
不限所至他日登絲綸閣入政事堂如楊文貞故事以
爲吾黨光鄧潛谷精於史學每歷代尊經學於文學
之前君子題之是集也必有觀時變而敦先型者

江贍斐進士文稿序

余每見先達公孤室閣致政以歸一切經濟事功畧而
求長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不道而偏津津于應制之文章非但習氣之難忘益亦
一生心之精神所注也海門江君贍斐既成進士義宜
日講究經濟事功之不暇而文章一道如到岸之筏可
以捨矣一日謂余曰某一生盡儉於作文自少至今輒
不滿百篇意欲少出以示人公宜爲序夫晉公魏文侯
之樂工也漢孝文時太常與之談音律不已可怪笑乎
以噉綾餅之殘齒牙而評錦江之新花樣亦何所取焉
日誓看文章如看除目恐損道心獨于贍斐所惠十稿
毀黜熟視不吝置之雖無能評其所到而竊自動其機

心畧有以意之耳如醫師用針必審其穴不漫刺也
如射師用矢必期其中其要害不漫爲創也又如畫師之
傳神寫照必在阿堵中不漫爲形似神似也文章雖一
技乎進乎道矣陸子靜學道者也其言曰孔孟間異端
某止闢得時文夫時文豈能墨守可如異端而用子靜
自以爲功哉蓋時文泛泛若水中之鳬無他坐不讀書
耳不讀書而讀時文自謂揣摩之季子工矣少出之則
如參軍檄多出之則如金剛杵惟有厭耳聒聒爲行雅
志自命儻然一望而讀書之氣浸浸逼人宜其文章之
求長堂文集

卷之四

五

古而復能用古而不爲古用卓有以自見于當時也且
贍斐行將爲官講究經濟事功之日長且遠而率以讀
書爲準則經史子集皆吏師也更文章而岐路哉止水
願爲忠臣君願爲良臣奕世各爲不朽豈但區區五色
筆以景純之一子一奪爲得失也已

自觀艸序

客日三百篇而後十九首以前其間離周入秦跨楚出
漢益不下數千手此時詩屬何家耶騷足以當之耶
主人曰不知其一不知其他詩莫盛於莊云客掩其目

異哉莊亦詩邪有說邪主人曰有白華南陔無聲之詩也莊無韻之詩也騷放臣逐婦之寄其孤憤其爲詩也可以怨焉莊高人逸士之抗其天懷其爲詩也可以觀焉古之聖人觀於天地陰陽之變化君臣父子之性情與艸木鳥獸之聲氣本之以採詩故凡人之永之言也得之則觀不得之則怨怨者觀之而莫適其觀故怨也客烏知詩意知詩意者內篇爲雅外篇爲頌雜篇爲風亦奚不可哉疇昔余之談數如此今秋停驂商山淹留百日與羽吉吳君遊君志和有僕林逋無妻日夜促膝求

是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丈凡之下輯掀掌鼓大似晉人莊外冥談其談莊也詩旨要眇不能悉數大抵謂其華雖南其冥則北北青莊之所以爲莊也余因笑而目之曰君必善詩一日遊其卧內搜得自觀一艸嘆曰旨哉此固鄉者所述高人逸士有韻之莊也非君其孰能爲之嗚呼余亦雅逸談自負其如鴈鳴共猜歌此蒼天率彼曠野古亦有言飲酒痛讀離騷擬作名士耳挹若天懷蓋已蕭然自此遠矣嗚呼怨者風雅之變也觀者風之所繇始也大而不臣父子小而艸木禽獸皆爐於陰陽治於天地天地不

遊於吾身之內誰爲主之者耶故大觀之曠不若自觀之奧也自始莊曳泥之谷而詩發嶺之巖耶達者其誰耶或謂君少從異人遊得爐冶家術秘而不試以隱於莊而放於詩夫如是余益不得而知之

卜子寧詩集序

古吳卜子寧符豫章以詩徵序於文子文子咨之曰夫詩固卜氏之所自出也先君子詩序秩秩乎其辨矣余何序朕恒三復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言又且枚枚乎其思也理義與情後儒割朕二流耳何辭知滄溟同濶求

是堂文集

卷之四

五

觴哉夫婦朋友之際情之攸始也惟無情於燕婉交遊者朕後天性中乾人道外苦上及君父視如輕烟詩旨難隄怪行莫鑄今古同慨致痛於斯若昔之情人側身江湖寄懷艸木何嘗不夢連地縮憂及天領繼繼雲中纏綿殿上頭睨秦柱髮晞楚湘歌哭不情情之至也彼如兒化君羨易牙志烈家赴遼死卜式氣揚嗔怒歸人坐只情少故輟脂兩姓泰若比魚振領三台輕同擊鵲野有棄婦豈論敵車堂裏良朋不關羞笠嗟嗟此何知禮義蕪子鄰之於李陵也尚妮妮未忍刺刺不休此豈

負天漢者哉蓋不情之小人無理義之是者也理義之君子情之尤者也卜氏可作斯言難誣矣余讀子寧老貧士行爲之涕歎歎下天下之貧而老者益亦不少矣名三四十十年伊吾之北桑落之南足環山經手帶水注不能月支五斗之米日升三升之醪一卷吟詩肩頂上時適白社時遊朱門爲滑稽快詭之態以自振嗚呼天下固無情於卜子卜子一縷斜橫百端文集後衣鬼物嬖妾天箋艸連湖青履疑舊綈髮同眼白吟在新壇余正樂其多情耳亦何暇踞演藻陳理義於斯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之風未墜

西灣詩話序

乙酉余自金陵歸卧青盆山九江兵陷爰大倚居西灣兩人幸不死朕時以起義偵余日夜數十起命如逆鋒繼烈風中不暇自惜丙戌爰大從西灣還豫章譏謔者以爲余之間諜縛而欲寸磔之遠偵者旁午山中無左驗爰大得不死時諸君子憐其才顧反用之爲學博余亦間道滄湖省相國力勸之就雙哨久之曰伯仁諒我

將加之何嗚呼已事誠惡哉今與爰大閒坐出居西灣皆詩話訂之鄭所南所風河梁朋友顧有此耶詩話助於趙宋朕肯紆餘故能氣韻生動今爰大涉大難蹈重險譚笑如平生掩卷以讀如不諱其世莫不以爲耶第風雅林阜閒適欲尋一窮愁驚畏之態了不可得汪江干頃余反怖之嗚呼詩何足話後代謂余兩人爲何如人哉

懷逆堂詩集序

僕爾爾心樂猶猶形變夢我輟誦曲引王哀茶毒作詩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五

徑謝孫綽丁子哀斯玄集環向倚虛澈植惜之思思食果之會主應忘對客且吊心倦影方還山無靜對勝情雖具晚絕翠屏維爾孔懷於遊斯篤依志爲詠稱情而言偏觀名山方澄懷於宗炳勅斷家事且希跡于向平登大尉之南樓胡冰欲嘯依右軍之東郡弋釣可娛龍門有懷是何慚於白霞雁峰無句將取筦於青蓮僕也難類帝侯音無破乎蟋蟀游追李相聲豈比於蒼蠅文人相輕言繇曹不逢詩輒贊嘆起殷璠誰無異論獨同心惠休稱謝永嘉芙蓉出水鍾嶸謂范尚書流雪間

風以方於斯未臻其至慨古騷道息經北地而崢嶸及
近製雅亡涉寒河而漁沈方起哀以作誦已矯枉而含
議蓋急以求名千人臂斷緩而考法一日齋冷勢所激
哉理非誣也丁子學能自施家近南山情不瀕移意在
流水遠征吳會近涉襄沅非求危城不畏烽火共處太
室惟此烟雲故發於詩也省靜如人憂傷還已明金版
玉遶齋斯收絳羽吉毛函寓未辨寧少鄉長別起高唱
於河梁匪平于多愁寄遙情於瓏坂以僕劍鉅如斬空
對霽靄停雲如子誼北若直自咏翼翼歸鳥詩曰雖不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堯

懷遊見林情依益有感也夫

懷歸堂周州序

乙酉夏五暨戊子王正斯蓋詩中之甲子皮裏之陽秋
也爰大得詩八十餘章自顏閭州云文子誦之愜狀曰
茲何昔哉甫靜蛙聲猶憎鷹眼誰歌投北白錄指南之
子峰距雖幾難致能潭康樂無累己之句嗣宗有咏懷
之篇席若風流匪我得問懷斯月旦何客能窺是以爰
具三年才分十倍子奇已追於正始子名尚晦於永嘉
今者故國懷賦身輕飛鳥新亭沃若思勳沉魚抗班論

於楊玄姑韓碑於柳雅相彼逸代企予同人

越山荷夢序

余昔以散吏遊越望天台不至輒吟曰人間長見畫老
太恨空聞也猶記君貺襪被人山昔過寓省戲之曰赤
城霞起真孫郎家物耶幸貯雲貽我已遣一蒼頭以萬
年寺簾一枝見蒼發書喜形於色索簾而蒼頭以不在
荷弄之西陵潮上矣率率如昨日事非夢也十年來君
貺囊中雲亦不貯琅玕詩句猶見阿護山靈嗚呼豈不
異哉石梁瓊閣之間爲咏歌者何限逸緒冲懷如新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四

初引吾郡之所以貌顏古人也與公一賦安能宗風獨
扇乎續夢不誣余且與君貺試一乘車尋樂山舍煢子
也

夢艸紀年

定海劉子以詩紀夢以夢紀年集其艸以示文子文子
無狀曰風雅一道儒者蓋難言之其亡也不在聲律而
在性情則知其存也必不在郊廟而在山水苟山水無
餘地性情無餘造而求達乎風雅之途雖起漢魏諸賢
問之公色如土矣定海俊逸遙漢雅有前人之致江上

諸作飄飄乎楓落餘音也匡廬几席陶謝以來登壇者
多白水之族遺民登清響於前夢得幽雅奏於後更有
名柯者文章卓犖交權白傳漢王峯下代有傳人豈偶
朕哉定海天外孤雀喚滴人間東舉氣岸方山君宇不
復知其爲何許人也性情山水益有相得於不言者乎
余昔與友人爰大訂匡廬史書頗采散逸近因兵革放
失嗟嘆久之他日青鞵白社尋繹舊聞劉子即潯陽三
隱之一也

可與堂詩集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四

吾鄙詩者敢禱陶謝哉代有嗣音要不一法釋其遠旨
惟扇宗風耳義豐之學出於紫微來儀之篇歷乎季迪
峰固簡寂泉亦聰明地氣所鍾各有千古入明來人士
益敦古學不事師承左推崑體右析豫派亭亭云云還
肖渠里二三兄弟從事彌間惟九友之名蓋三十年餘
矣王山陰陸會稽先後領江州節得之輒相賀曰猶吾
越之文長也猶吾越之文長也嗚呼余方私九友爲澤
人而二先生護爲越人豈居越久亦越吟耶九友貧賤
賈孟意鄙瘦癯視其夷猶容與之度適朕自得益天性

冲和非外遇所能遽變其常者豈易及也哉故友陳赤
大公升詩致卓犖顯晦相參木拱艸竟令名未著惟九
友爰大漸入姜桂共砥松筠存者足樂沒者彌悲幸及
興朝亟壻壇坫誓告匡靈爰修社事以報前賢庶子可
作州祭酒也

敦古堂詩集序

韋莊有言食馬脂肝徒云樂指烹魚出乙或至傷鱗甚
矣無易繇言詩也劉彭城亦謂詩者文章之蘊非有的
朕之姿可使戶曉朕自稱述度懸於心默揣羣才鈞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四

尋尺隨限而盡益言明百意坐役萬景與同體變理冥
調殊盡於才明二言耳余妄以爲才僅人工明緣天會
以卜定則較朕短修誦敦古堂詩而竊嘆陳子之遠也
吾鄙之詩笑溪醉石寂寂千年後賢才分有限希跡往
蹟明不足以達之譬如郢燭之龍匪宵行所企徒自他
有耀矣陳子掀髯讀書與古人往還晨夕如此者數十
年乃盡於是詩詩不數帙大似求者不多使與者忘少
殆矜言之士歟空明無相遠得淵深至哉斯語夫一岸
而盡才無足言風雅道息而有騷騷微而有五言至放

爲近體其間才著稱何可勝數要惟明者難得爾陳子讀書之暇恣情山水雖同十里之城不能如盛山唱和覽斯玄曠終日孤迥自明亦曰文子庶幾知之夫文子者木僵鐵冷非大莫羅豈曰東彭城之度執以品材若陳子者固又玄造妍不負常集者乎

劉觀敬山居詩集

蓋詩之生於性情如春鳥之鳴秋蟲之吟多發天賦非有補綴也其說豈不朕古之以詩稱者苦思力索終日覓不得句一生不成數首朕一句一首輒可不朽其人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聖

烏壘環環何足以云哉觀敬先生弱歲負才名海內余以前行事之獲其篇章敬如鴻寶先生既不得志於貴賦歸世亂老益窮詩益工近示以山居詩誦之抑何冲澹而溪靜也夫人之有怨悱也必有離憂之詞夫人之有憤懣也必有變徵之調處今之世而能冲澹而溪靜視古今倏忽如流水浮雲若不與已事者嗚呼殆至人也哉伏思居山著山書語澁而意促文塚所不能埋者與行輩爭進取耿耿不能下膺耳非真有水火禍難之及於膚也且不自忍如此文房潯陽舊宅水沉屋下

雲到人間似爲閒遠至新年有作不覺失嘆曰老事居人下古人未能遣此讀者悲之如先生之中澹而溪靜二劉豈不令人嗒冷耶先生爲詩一字均必口占一事癖必手改他日語亡友丁爰大日文用昭詩多切癖子何不摘示之爰大笑曰我輩差可倣用昭者此一技耳教之恐將輕我雖一肯離浪而先生以善與人惟恐失之意可敬也若余之固陋辟彼烏蟲唧唧終從冥中以忝而先生大雅之篇託體同茲山後代將興風而如在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聖

郭聲希菊存艸序

嗚呼吾友以約能作久久書者不錯不謬洵吾鄉老博士歟聲希未視謝家之奕空彈阮氏之絃以菊存一艸見示余讀而悲之杜子美曰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此非用元亮歸去語乎易菊爲竹何也豈卓彼竹傑尚不歲寒耶占書曰竹爲隱君子夢者歸隱竹因朝秀菊且晚香南國榮於前東籬採於後正可與松作耐久朋何必滿湘浦貧簪谷乃稱琳琳琅琅爲世重耶豈美于美之嚼辭也郭氏父子語大抵悲涼處多昔

者謂宋人詩學白樂天元人詩學李長吉白寬而李依
李險而白平不肖聞之老姥牀頭而寧藏之奚童囊底
不肯置之黃金槍上而寧艸之白玉樓中此以約平生
之愁聲布又甚焉嗚呼今之誦詩亦有知八來歷者否
歟苟不知八久之書止可封之叢下
以告郭子真先生不啻畫蘭不着土乎
知聲希一解畫與否願畫菊且着土不朕晚香種子盡
矣

余明求廬望艸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文章小伎也古人恒難言之何哉爲之者天下知之
者代不一二人而已魏文帝手持蔗棍笑詩下意須公
故方授以禁方唐明皇令僧教康崑崙琵琶僧謂崑崙
且不近樂器數十年公其本領朕後可傳焉呼今博士
家所謂故方謂本領可知也已文章酷似蠅蠅公主
之言朋友又同好好先生之讚耶迎耶跋迎跋爲知者
匿笑之不給焉三傳乎遊歷陵寓齋寺余子明求
繆修敬於僕楷書試牘以爲贊僕不美筆於此伎久矣
譚虎者色變色變者真遇虎者也射虎者石飲羽石飲

羽者真射虎者也以余子之已飲羽而尚聽僕之偶變
色幸無易由言矣韓昌黎曰將斬乎勝乎人耶子既勝
乎人矣將斬近乎古人而希如所謂代不一二人者嗚
呼通身汗下三日耳聾此豈戲事而甘以已試之伎當
哉故方不去本領不忘雖宣尼在前淵圖在側終不能
洗髓伐腸林心賊目何也生熟徑殊見怪塗友也歷陵
山諸侯國太之不過百里頃自西山拆溪而下淙澗潄
蕩兩岸青山如山陰道上如武夷峰前及九神潭晴雷
峯雪又如馬當浪裏牛渚鏡中一黑子著面之色且援
求是堂文集

卷之四

四

尋不可一二而盡何況文章世界大於夢國遠於醉鄉
幸無日苟涉是是亦足矣僕恒嘆竹廬王曰我何如漢
大語似偏強何若武陵山中人且曰尚不知有漢也
爭大小云爾乎明求一代逸才自思賜劍天下僕奈前
行故莊以語之他日告之一二衣冠遺民知典聖之未
遠也已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五

宋桑文德撰

蒲亭十二詠序

吾鄉以文章爲重桑自占如李拾遺之雅情元道州之兀傲白少傅之和穆蘇州之冲靜見諸本集中一峯一泉一觴一咏皆蒼崖虛之秀色者也直廬有爲蒲亭蒲亭泉石最盛多僊佛靈蹟雖有詠之不稱也君實馬使君以爲水名家子來領是邑遇詩書牆壁時無可與語者獨從泉石間以七言呵僊佛而私與之語僕竊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疑李唐諸公笠節所及尚失探尋非使君遙漢不可南縱然僕日賂使君判訟負者以烏石泉二石爲候一日意以相僊僕調笑之曰文饒以中丞煩囑賄賂以干月費行符何似使君之苛罰乎敢爲蒲亭父老爲他日訟負應納泉者如能誦使君十二詠當以熱律令何賦等君實啞然曰若然過客且不得飲一杯亭以去

汪瑞若敦好堂詩集序

昔言變者始於詩詩善變歟善變者能詩歟以余之入於世之變屢矣卒不能詩近得交汪子而猶誦古詩之

不設也始余與汪子尊人六御同舉於鄉已而與長卿共事吳超間皆在盛年遙遙一二十甲子已而魚髮白拱手謝城二江且久捐館舍乃復從雲山烟水巾與瑞若遇新知故友悲樂一時即不能詩憐然若舊意也瑞若性固素好遊曾介在百粵上天涯海角亭望羅浮弔古零丁洋而過之又入閩南抵武夷二君於轍亭上已經大庾慙茅嶺觀伏波銅柱胥濤禹穴且迂且探至若飛燕之磯摩鵠之石皆列在几案間忽改服從戎時作蠻語旋即捨去築室山中種菊花十餘頃不知何意乎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三

周續之數書馬融問王子之入於世之詞何必余其詩中若郡都主人及爲錦車事似亦長古余初讀頗出諸意大丈人既不能錦車不卒而卒不卒而卒卒爲兒女子所笑竊於汪子之志悲焉然余之志上憶元子時化世化死不可爲顧於首飾雖少上老見恒河沙不變義則知天下之爲斷卒歸爲何物昔河沙一詠錦車無異於蘇斯卒婦者則見河沙不之者也瑞若之爲弟子也變而泰軍瑞若之爲泰軍也而博士而詩固陵鮑昭於大雷之岸摘李詩於景平之

湖者矣其不變者終始一手也嗚呼二汪一以柱下史
死王事一以太史死國瑞若謂以當哭追配古人流連
篇章潛然出涕

隣艘閣詩集序

辛卯九日忽憶隣艘閣爲陳五嘗序曰輔山之朝江湖
澳也閣梁立地枯而吏腴鳥獸而人言婦者長乃陳戶
傑係坐小樓百尺望天際百丈一舫一詠四顧寡倚山
書將成水風愈甚誰歌降者帆床而交今之艘者非昔
之艘者也維昔之艘或辨烟樹或被雲霞或放鶴去飛
來是堂文集 卷之五

或寄魚作贈或訪戲而興逸或同李而登榮或聞琴徑
入蓬中或邀笛過奏渚下今也不然弭跼君子惟見白
衣琵琶婦人絕聞青淚陳子傑係榻上支頤窗中抱膝
江魚晚饌梁燕朝翔無累斯全有會而作我陸居而仍
水波泛宅而已家何必墻頭笑送杜陵之酒居然齋上
語嘲映川之松故形茲浩歌協乎雅什矧黠鼻耳鐫刻
心骨聊媚幽獨不諛朋儔僕近從遊 故其符秘三嘆
而興白也非所尚指山泉結乃旅人猶稱鄉里矧我陳
子生而得氣癖以爲妍助絲江山友共樽豆孤懷逸韻

宜其然歟今春水依石痕雲去洲嶼芳隄具在芸閣新
驅煮茗賦詩曉剗道故一時興寄樂可知也

江雲集序

余辭職還鄉不習戶祝之文九江人士頗以頌民部高
使君詩歌集爲大卷問序於余昔有在此邦席幕公顯
而獨德政者碑材爲詞林惠爲余懼以誤人自墨西於
使君可無愧容余習使君使君亦習余也因語諸人士
曰使君以名第起家從政識其奇度昔高伯琴黃中內
閣文明外昭崔宏一兄便發一代偉器之嘆豈其前裔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四

耶何得寶之珠似也及以方雅特立之姿可補五土
畏其威商輒其愚非使君所難也而難者不若而古息
之十大夫不能令客座稍違後雖擢去然猶謂君子樓
船將軍絡繹奔會亦安知九農之厄爲一民之平哉
若雲中烟樹行舟幾何門外懸金吾人束手以余則見
康法相成一人而已李公擇文士或疑其少吏幹司馬
文正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利貪
吏望風捨竟之患庶幾稍止嗚呼古之君子豈不然哉
使君登考堂澄嚴部今日問小司徒他日唐內宰相乎

斯道也何二之有昔官隸司未免通微歸田以來編
籬樹棘已不煩大防清俊之辭竊於水居非舟陸居非
岸之處私囑裴員外之理行盧戶部之詩名安得不心
折云爾乎爾人士之頌百一而已恐不足以盡使君也
余則何惡焉

大林釋良餘詩集序

古人口詩中不可無僧字余則曰僧中尤不可有詩字
也世有詩僧人遂曰詩雅曰僧俗世有詩僧又有禪僧
人遂又曰禪不俗曰詩不雅然禪句中或有詩不可謂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不詩詩句中或有禪不可謂不禪余則曰僧中不可有
詩字何也亦猶曰僧中不可有禪字耳嗚呼自昔宋末
本有禪先有詩往者盛傳二石詩照公碑檢其詞不覺
意示人生公偶一簡錄然亦緒餘視之二法師理偶衣
邊事作泉石間語詩不詩豈有別哉近交大林良餘餘
公一笠一杖之外山色溪聲蕭然其遶着間胸次不惟
無一禪字亦絕無一僧字而餘公之詩與禪可知已矣
唐有二詩僧曰處默曰若虛皆住廬山後歲去之歲歸
恨十年歲舊懷二十年我餘公歲久田數未嘗一日而

雖似爲勝之末有二詩僧曰惟儼曰秘演皆友歐陽師
之終世然感好飲又憤老悲時我餘公戒律嚴慈且相
然於世方在壯年似又過之余性愛吾廬而學慕小叔
舉四僧以彷彿餘公誠似之矣兄子在傍作語曰禪
文章大人之逸致秀媚精進餘公之冲懷四僧雖何矣
不知一僧清藻也余所然曰唯然詩與禪此一僧二
手因理前語以序其集

喻資執楓林小隱集序

姓名俱晦者上也余既抱薄劣之慙同時生有喻資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者名其所居之室曰楓林小隱因以名其詩集
詩士大夫和問且亟稱之矣得毋既隱而用文之之
乎余曰詩陽東南奇秀之區也自淵明有采桑之詩
山谷有豫章之派自紫微有廬山之宗自來依有開
之圖皆由詩助不可晦也以余所交遊上下三十年
若公升陳子九友熊子未大陳子爰大丁子餘涵湯
以一郭子小淑吳子其顯而在位者彥清趙子
子嗣若黃子若卜余子盡初萬子及余猶子玄升今且
大者化爲星嶽小者化爲雲烟詩句未嘗不長帶天地

間而其存者前行則有親敬劉子武公陳子力品趙子
雲客羅子正凝鄭子木簡吳子君顯孫子敬先黃子子
嘉熊子可陽吳子非雲黃子夢白夏子廬山釋石照石
生直雲後來之秀則又有若羅山夏子明仲葛子以功
廖子咸九夏子青雷周子幼與陳子黃簡吳子遠集李
子子咸謙牧泰友三黃子兒允言輩告以詩自名其他
盧白發晦者余未能過搜而詳論之大聚氣韻風骨皆
肅不負奇秀之嶽靈者而尤驚嗜贊執之詩野而不枯
事而不變悉達而不驟踏託諷發切三復之乃曉殆苦
東堂文集 卷之五

於立言者歟余同喻子及武功江上送馬將軍赴任
中指楓樹問喻子曰詩以體物爲工乎吳江吟之如何
如老杜不合生堂上也儼然堂上真有一楓矣一室
於江上矣公詩將頌楚否乎武公笑曰然且化爲老
人以與贊執夜話也已吾將爾自漢魏以來凡以文集
行世者必有在茲流覽之篇什况鍾地氣以才智自奮
以先倡後繼吹性情如贊執之徒雖欲自隱豈能已哉

東灰退菴卅序

詩人說詩曰句有筋余不知誰爲筋也明白而己解

人說解曰杖有眼余不知誰爲眼也亦明白焉而已洪
覺範以秀媚精進之誰不安於心遂作明白菴以泰究
謂雖明白於此而尚未明白於彼也世尚說文字解者
何哉黃宜州漢於解不爲死心所肯然詩自豫章一派
亦絕不肯人也蘇玉局本不解禪而東林總繆印可之
登惟不解禪而已詩則白俗元輕無所不有而獎借時
士名實不酬卽如溫泉詩僧衆生垢盡語亦何成自取
噪隨之辱爲手林下自晉諸道人遊石門詩後悠悠千
載靈光殿雖存而廣陵散已絕近得寒灰以妙年靜志
東堂文集 卷之五

馬好詩學從吾友黃非雲遊非雲一代偉人不時爲汝
由評特稱道灰公不置必有以徵信四方者余取其退
是神論之如風琴月笛雨竹霜蕉何其體然以清也非
雲不肯人類宜州尚推服不暇况先生好詩達人便覺
不幸有類于愛溫泉一句之坡老乎宜其把玩流連知
日精進於秀媚未可止已雖然灰公遂以詩當神乎明
白者如可自肯則有筋運句不爲句所牽亦有眼融枝
不爲枝所換矣西林有古雙大村有天然皆神而遊戲
於詩試以余語詠之

天餘閣詩集序

祇疑雲霧窟所有六朝僧此唐人望匡廬詩也六朝名僧吳如惠遠達法師與諸道人遊石門有謂其讀詩百句遇神人焉倏忽不見又有舉綱龍潭得一看道人聯目熟視朗然入潭不但如近代竹隱也然余從東林魏淨業堂故址得一銅章顏曰菊隱菊隱竹隱願乎好事僧以爲元亮故物也特以贈余余向僧笑曰元亮出世間人也詩集中於撫軍領軍常侍長史叅戎主簿三郎一曹以及晉安樂桑諸令無不酬答而絕無及遠一詩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九

何世法乃爾且傳稱遠沽酒待元亮余尤不信遠或曰精嚴爲震旦嚮往寧自犯之沈休文世間人也遠未久曾見者論曰廬阜名僧聞十數年前已有蔬食者心指遠也由是以譚自遠而下廬阜僧蔬食者蓋亦少矣既蔬食絕不置酒既置酒絕不蔬食嗟乎以遠公之清簡尚煩前人置論如此求一蔬食不置酒之名僧且如落落之晨星况神靈玄邈如所謂雲霧窟者哉元亮之不輕以詩及僧必謂此也今廬阜禪法爲兩足曾而詩師尤多傑出未有不蔬食而置酒者此相行也識者

以爲精微之論蓋羊豕一塗其躁爾甚膏肓則膝理賦入腎腸山水靈根必懼而避天魔乘間爲詩鼓吹又何論乎余少而學詩老而學道近得交天池冰壑冰壑爲人豪氣曠懷散入蒼曉法宗王李辭傲徐庾又好遊名山出入度粵間者十餘年度粵之間多隱君子皆有所南阜羽之致莫不從之游泳徜徉以適其適集所爲詩幾一尺許雖不能盡讀讀其一二如濯我清心之淵矣公以冰壑爲號尚不許清流浩浩一片玉雪凝而未散此其腹中直可烹石貯霞豈羊豕之所敢塗萬一哉儻有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十

陶公與殷參軍詩曰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偶誦茲言而悲之以僕所交天下士上至鼎足下亦不失爲州伯所與其貧賤江湖者一故人外不多值也延陵水倩以學行爲一時模楷累三十年有司莫不式廬請益名既重於泰山教未施於湖郡賣漿織屨殆將老焉或有疑之者曰方江夏相公

翰林詩序

陶公與殷參軍詩曰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偶誦茲言而悲之以僕所交天下士上至鼎足下亦不失爲州伯所與其貧賤江湖者一故人外不多值也延陵水倩以學行爲一時模楷累三十年有司莫不式廬請益名既重於泰山教未施於湖郡賣漿織屨殆將老焉或有疑之者曰方江夏相公

之當國也欲以有道舉尚儼楚不局陵遲至今何爲不
守東岡之陵乎僕應之曰此木情之所以爲木情也古
人之慚高鳥愧遊魚者一出何施奈何以東岡易我北
窗也木情脫襟肘露納履踵絕而聲出金石追配古人
才博而氣淡如峭嶮之碑蒐于之駭後生小子捫之不
識其畫講之不析其義亦不敢非笑但曰先生精奧而
已近亦謂詩之一道亦有學問亦有性情廢一不可並
致爲通王李之重疊衣袍或南牀一出鍾譚之蓬垢頭
面或東門則爽王李有王李之性情鍾譚亦有鍾譚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學問也以況木情殊不謂然偶然而作悠然而止自以
爲率易爲之而他人顧視之爲詭僻聲牙爲鍾譚長耳
衆不知也先生精奧豈易言哉應木情之與世非分大
畧似僕僕近居江湖自恨不能遠引幾類泛泛之徒木
情寓名鶴林得毋曰莫亦匪鳥將不浴而自白歟應其
志可悲也已

張潔修廬山詩集序

廬山白社什有公賢沙門而外僅六人張氏居二焉一
曰萊民野淵明之姻友也一曰秀碩詮庾悅欲起爲尋

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若屬意就緒何足爲樂一
張之後文彩風流雖不絕而如其高志者益亦少矣胥
陵陳修氏以贍代逸才息機山水浩然有萊民秀碩之
趣一笠一杖問道三林間遂上石門天池竹影香谷湖
湖峯與久之而遊興未酣更欲振衣且歸隱焉不知於
樂天琴書妻子之盟爲不寒與否然飽日不敷以子瞻
爲生客已可決也余前生發誓願生廬山五十餘年向
有目不接足不到處幽奇險怪併爲俱窮偶一探尋似
更闢開潔修居數千里之遙遊止旬日之淺似不足盡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廬山然得潔修之記而讀詩讀之而廬山面目如書於
此何也胸中有丘壑者乃宜置丘壑中以無適而無
弊也潔修之詩如長嘯出於雲中迴響於烟表其言
可聞其人不可迹殆託體廬山同其清上者矣又何盡
不盡之足云哉潔修其二張之後身耶余而究與之
同鄰也余而尚髭髮與陶公又同邑也余與萊民秀碩
爲再世交棲與於此清泉白石未可欺也

不厭亭集陶自序

子數歲侍先君子夜誦陶詩輒忘寢但曰此老達者奈

何數數言貧先君子貧於同而口不言也嗣後舉南宮
時惟有陶詩晨夕共數記初冠進賢鄉人具鼓吹相迎
余猶袖陶驅馬謁先忠烈祠鄉人大驚不吉曰柴市柴
桑皆非宮保兆也浪遊吳越間他多鑲玉範金以相遺
貺余獨以陶集爲贄或笑之或竟怒之私以爲笑之可
也何至令人怒他日友人諷之曰此公詩誠佳安得似
張永嘉陸平湖文集乎余久仍不悟一日過嚴灘欲登
于陵臺左右力諫不顧且率衣以泣亟問故曰登此臺
者官不利余大笑久之乃豁然向之怒贈陶集者必此
式是堂文集 卷之五

意也過山陰晤王季重先生王獨時出所爲詩見
示私心愛之亦竊惟王官不利或坐此然亦門戶之
官非由科目亦近之委署頗耳去雷賦至之重視之
緬然起遺情者乎宜其決絕不顧如後爲一書中則
迅疾去也余失先君子教十有六年每一讀陶詩輒
五十年前侍立時相背然悲不爲不獨念先君子
兼憶先君子之亦念不肖也嗚呼余豈但數數言貧乎
近取陶詩效季重律之得四十首然王贖代逸才三冬
本韻罕爲劉雲一語遂以農耕爲耕農未免欺人矣後

生有欲簡點余不

葛明仲石林詩序

唐人盧鴻乙作艸堂諸詩序凡機士匪士世士以連席
者數者喧者邪者皆資之矣中又并儒者周人之目傳
者毀所不見審是是傳過也盧子之言豈但談艸堂而
已卽可以徵詩詩之靡者必盪盪者必喧喧者必邪邪
則川棧用機則匪匪斯世士耳而儒者亦機蹈之雖飛
色不敢蹈又於所不見者作癰背馬觀噫斯詩之所以
日汙下也吾知葛子明仲固儒者而能不毀所見靜氣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冲懷儼山澤之藟而介然不屈若也無可當其意者故
其爲詩也淡而不靡淡者與靡反而實靡之謂也觀
淡極而爲子夜中曉淡極而爲填辭矣故曰淡者靡之
招也葛子不難其能淡而難其不靡不靡不陷不陷不
邪以全其爲無機之儒者噫匡廬一片石千世詩人
歸而一爲世士則筆塵襟襟漆百濯不同境而高寒
自遠葛子終歲不肯過東林一步雖以詩衣入簪不一
宿輒返蕭條之韻如野鶴山鷄今世殆少其儔而幸同
榜社如韋杜安得不有味乎其人也春初投以石林詩

一快嚴爲歸流欲使往往見寶亦謂古人自不輕爾詩
不輕爾他人詩爲貴其可惜而已噫此言微儒者即儒
而妄所見者且不可聞益企慕我之明仲也已

初運悅安隱序

悅安隱者初運上人之精舍也有詩艸若干屬余序之
初運於吾鄉爲禁婚家衣冠七葉業有聞人其王父行
御史大夫實爲余之原舅稱從中表少故同居特下余
二十餘歲巖然玉樹解其家兄自浪遊以歸訊及初運
則已學浮屠法而樂色衣矣太息久之近余山居十年
求其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又移家江湖之間初運時時過從見其遺記知爲詩
書淺細人而其友扶影森可多矣亦名家子孫斯之
於共對山水間效遠公作江淮圖具有神趣亦復效應
山石門諸道人相唱和遠邊有遠致不惟俗中人不可
往還縱山中淨業之侶稍涉因緣亦非經以去蓋下
竹以當生涯陰御雲泉別無朋友故俗中人多笑之而
高賢大士以不得交爲憾初運之爲人如此詩亦如之
寧淡寧淺不屑爲靡靡之音曰吾癡可耐俗不可耐已
於諸道人詩所願承於積清百何者不敢遂曰自無

唐中晚間如皎然齊己之類同時而論孰能分茲澗澗
也

扶影山居詩序

吾友趙石梁年近六十居山者殆四十年族少司馬敦
事之人文俱足典刑詩力友盛唐而繪事亦介在宋元
之間有資有堂集命余序之家貧不能梓以傳蓋居山
久宜處秀色染漬性情宜其澹靜而和憚也族子扶影
學佛法居山從石梁治外典浸淫於詩與繪事具得其
意云余見扶影坐終日喃喃不出諸口間與他客道古
亦是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從傍片言皆中其要領始知爲有學與其無學也
于方外交間爲之寫彷彿近天章子久之筆益清之近
又出其詩見示冲然可聽如野鶴夜唳清亮動人何扶
影之多才而善聯也昔君家驊有吳越春秋及詩細二
書卷即入會稽讀之嘆以爲勝於論衡言不誣也今吳
越春秋盛行而詩細不傳於世豈其家寶之故詩名萃
於天水耶自司馬即世負荷實難余與石梁爲老友嗜
賤久之每一尋雲山上與細論文而龐策如余不能仗
策以聽扶影無心出岫將挈所爲詩以適吳越得無有

如中郎奪之藏於枕中者乎幸謹謝曰尚有資存堂集在

牧石齋詩集序

寒泉子既續佛慧命矣詩罔禪之餘也寒泉子自謂詩禪不岐余何敢岐之禪不立文字詩文字之著者也禪不從聲聞詩聲聞之尤者也惡乎不岐雖然有岐者有不岐者如不岐十五國之吉士遊女皆高座道人可手如岐不來便休聞村語而何悟欲題不得拈機景以爲爲雖然余岐之矣寒山之詩禪而不詩惠休之詩詩而求其堂文集

卷之五

七

不禪若船子四首爲禪爲詩溜之與池也一之而非似也蛇床之與麤蕪也似之而非一也船子四首似一之論絕矣不岐矣寒泉子牧石其以石石耶禪耶詩耶如船子矣不岐矣今而後遇南山一片石呼爲牧石詩可也呼爲不語禪可也

陳玉汝蓼水齋詩稿序

江湖之間秋氣清淑蓼紅水碧鴈影南征詞客騷人吟惜吟詠或感懷古昔或悼念當今勢易斯傷時同則怨皆始於楚流激於吳非車轡之所有也鴈產沙漠向日

而南宿不繞枝飛不愆序名之曰字咄咄書空豈真次仲大翻遺跡哉此與什之七賦什之三愁猿窠鳥以寫意什之七結蚓聞蛇以寓相什之三故詩律之多莫鴈字類矣余年友玉汝陳君骨上黃金記登白玉鴻寶易藥清閨難覓一千里同風三十年共講幸未謀而今乃見心取鴈字詩頌之三復何嗟清而粲亮也君家拾遺振起齊梁遺響如冰泮雪消文情孤迥獨歷前唐而孤鴈之名得之鮑姓將無憾乎玉汝五十律吟韻齋中情聞天外晴霜欲下殘月猶明嗟良夜之如何恨斯人之求其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可作遠則姚江之水再建不訛近則天目之山唱興異詩名牧石何可爭也亂子能讀父書頭角春泉余志石谷斷腕取如高門哉

李昭武賜隱樓詩序

名文選
四明人

近者文學吏治萃於九江北則俞湖口文表英絕領袖南則汪德化兩若人倫模楷兩者中高士雲集余以窳劣慚真隱然聞聲相思因主人以知其客一時蠶水虛山互相映發秀氣英姿中原競爽矣喬君偶示賜隱樓詩誦之詩雖近體怨則楚騷嗟乎唐三百年極詩之變

孤迥古今延及五季類然無一拔起者宋德祐後迄元
之世而詩更能卓絕自放於濔遠兀傲之中何也豈勢
流所激肝肺稜稜剗然剖出不同平世者乎今之達者
固有暗寫五行志坐會百函書如兩明府而隱者武寓
荆臺或棲吳市或沈書於智井或許劍於崇阿九掩性
情而託意致者強半屈朱遺音耳好士憐才置之坐
古人云人各有志何可強也相得益彰不難隱者而難
賜隱者矣四明李子昭武之爲是詩也如石鼓之文不
忌班駁如金仙之淚不禁鉛流如三峽之啼猿夜渡風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雨如五陵之奔馬朝落雲霞不可一洛人氏通之
卓然者然安道人劉郁超立它子美安蜀嚴武起堂李
子之受賜也多矣余壯遊吳越登薦簞頂鷗鳴望日觀
海底如火車輪追曉漠漠見四明山不啻舉目而見
其下多隱君子雲門雪竇又有幾而隱者幸格於史事
不獲從之遊今計之二十餘年矣尚有餘憾願始於意
翟陶遺風而邑大夫好我又過王庾老慵日甚知昭武
咫尺長干莫能一葉東下貪少日周旋徒手挹新詩飲
酒讀之如讀龍驤而已寓書喬公獻之曰坐有北海足

矣他日何必令魏武腹痛乎

匡山近艸序

余昔遊越州識爲越子勾踐國讀越絕書知越子所歸
伯貨惟種蠶蠶墓在秀州而越州獨有種蠶第一過其
地未嘗不嘆二大夫功同而所以居功者不同然其抗
意屈辭卓有文旨晉楚諸賢所不能一及也范氏世大
於越祖生使君席累葉令聞以文章領袖英絕司理東
郡人誦皇蘇小阮季友一時名雋來省叔氏郵吏不識
其人而使君亦無一緣可給徒步之費昔有古人風乎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得識其人兒子二遠從之遊以爲惻然今之遊文子
也後得匡山近艸讀之坦易疏通界以尺度始自意
大家者卽以越州言之遠則放翁近亦文長世所
非私斷也季友先世爲蠶大夫苗裔與吾而余偶與
同族姓奕世通家師資有素斯已異已匡山 乃有
眼語乎不識競秀爭流與山陰道上何如也

宗遠源禪師江州廢詩錄序

俾海濺濺之間皆佛國也私言之江州亦佛國也相
有踵接而肘足加號隆盛矣生茲止者居士僅一陳尚

書禪師僅一本鬍子耳近晤宗遠大師云尚有一開蓬
頭語不云乎莫三人而迷又多乎哉余固不如陳旣法
華者實相不違何關生計業業幾雙齋雖地借無是豈
可艸艸每遇大德未嘗不中手乞一文錢也遠師吾鄉
右族得法清原已放光百丈上爲叢林龍樹矣今春移
錫溪溪溜白蒼黃盈山填谷羨及第之歸安化戌之現
師欣然接之方便開示余攜兒子行達訪謁蓋與師別
殆二十年陵谷海塵已極其變尚幸有不變者存師相
見欠所以不悲感而欣笑也歟別去命上座以江州廢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五

詩錄見示兼命之序余不會佛法且不會詩偶記少長
有句曰問法看詩安詩固安法亦安也借堂粗什云能
淨法塵空佛國未忘義路困心城旨哉是言師之於詩
將謂是歟雖然日月山河男女神鬼鳥獸魚蟲花艸竹
樹金玉貝璣澹浮九礫攝入吾詩中無一可廢者亦卒
無一不廢者執詩劍去離詩珠以知師之廢詩者詩不
廢矣江州鬍子蓮與吾師日面月面相見於雲嵐瀑
水之中余以前朝一老尚書郎亦遙與陳公印綉僧行
脚事他日或於廬山五老各安一名廢詩錄竟鐫之第

一竿且道是有句無句

趙旦公詩存序

吳楚諸君子多喜爲詩而今尤其盛老者或於江五
湖感秋葉之搖落時有所春恨而少壯者偶不得志
肥腦滿不肯開晴而託於羣旅以悲吟故選趙旦公
於東南余處頭尾間獨假臥而不能詩卽詩亦不取焉
友生倡和然投詩相好者上下千里日月不虛也存中
昆陵趙子旦公來潯已而上章門適芝郡別取道漢溪
又遇余於是自投余詩外詩益加多并得見先子五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五

年所存詩詩以存名蓋必有存者也趙子之詩多
且審矣然余觀其所存無一不可存者而所存者且不
但詩蟲鳥無不能吟而善吟者古人以樂寫之有句
荀羨者是也刻之者存之也嗚呼人苟有以自存者
微詩後世必有之而況因其詩以存其人因其人而有
其詩兩有適者乎趙子以名家子年方少壯而文習賦
流可爲世用不知何所感遂觸興而賦家言賦窮鳥
以告鄉人讀其詩又復暢然自得泔泔懸懸一不以介
意者余將老矣絕不以面傾背笑者待余余故敬愛其

人而於其詩且戀戀也趙子辭余將遊西北以訪故人
大以東南之盛材而遊於西北覽古跡陟雄藩瞻
里遊名公卿問詩必益加多願趙子無所擇而盡存之
他日郵以寄余余據梧而觀之曰天水世有詩細可也

石岡詩集序

李梅公先生舉聖在天下者已四五十年矣余少先生
僅十歲以下無不同時之憾幸又生一郡余先世遷采
里先生近遷豫章亦不三百里而遙宜若入邇下風
與數枝多欣奇文析疑義致足樂也顧余方北門小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而先生已東山茂林先生方左樞崇牙而余適南村小
隱遲遲相失以致行年六十始獲登先生之門而請詩
焉不啻僑盼如舊相識越一年乃得卒業先生石岡詩
并得友其長公維介次公維饒益盡發其家藏而述出
夫人集並寓目焉以余數十年間際相思理不出其門
下迨老而始一遇不勝愉快而且悲其不蚤從遊過壯
夫不爲之時而問諸子可教之語抑已晚矣然先生之
高誼塵海灰池衣冠子姓淪沒捐金贖歸不啻顏魯公
家先生之所爲余且身被之矣文江三李皆先達之

極也御史大夫告余曰學太宰諸余以爲政佩之至今
不敢忘先生下粟且引余以文章風雅之林古人一登
元禮之門而遂足以爲衆余不幾以登三俊之哉雖然
諸先生之詩疑先生之志竊以爲贊皇之事業炳煥於
會昌者何難一日倭爲而一咏三嘆若我有慕乎區區
下邑之問淵明何況之下然余家之平泉不飲而思飲
谷簾舍家之醒酒石不臥而思臥醉石舍家之南方艸
木不記而思記東齋毋亦厭梁肉而茹菖陽之謂歟然
余於是而信先生之真也凡人之性情入而家人父子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出而朋友交遊以至山川雲物春秋興託鳥獸魚蟲
琴絲竹一艸一木一觴一味之微苟不有其真者存於
其間是假師之智也假師之所造能倡者與其風則歌
合律操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非不唯意所適然內
則肝膽心脾脾胃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
物也何以假中無性情焉耳先生之詩省靜和平冲淡
醇雅高而不激近而不凌雜樂極而自然有節愛淡而
不傷非淵明之任真無所見其孰能幾之手故人而無
性情也者雖詞窮願謝詞窮蘇李而終不收題爲詩之

其也已然余又惟淵明崔夫人雖四隱名族尚發藉仲
賢妻之嘆生兒復不愛紙筆以天運付杯中則縱中有
真意挾以自勝者幾何先生梅山借隱偶和房中不止
鴻案缺佳之敬而二妙溫文才矜入雖石園高寄應不
庸條先生肯兄淵明而渙渙然弟之哉余才不可爲役
石室宗枋之江落迴淵明故隴亦未輟暨與學其詩志
其志猶筠箭之於松喬望之遠矣晚而獲事先生知其
輕得喪一生死一切不足以狎其性情之真者殆淵明
之遺風也終願贊皇公文章著論褒然成一品之集沒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袁特丘軼詩序

嗚呼袁髯九京不可作矣平生逸才奇氣不可一世於
同籍特親暱余見余京邸不遊北里輒大罵曰江右措
大希圖兩廡腐猪肉食耳因自道少有麗人久入六如
坵矣性畏輯相逢未輯時值且如戟私詢卿如之何則
曰中年殘疾卿如之何故自後書郵必問殘疾無恙發
每爲之噴飯云蓋文章一事天下自當推袁然絲髮白

拓安淅空流老創一生問關萬里髯何如人哉余做陶
翟遺風屏居廬麗孑然白足惠我好音如對髯談披覽
旬日楷手漫滅夢思屋梁屈指又十餘年矣丙午鄉人
有令公安者託訪髯家能讀祖父書者幾人是秋公子
貽年適鄴輯軼詩至余欣髯有後且悼髯言之慟也髯
之言曰人不得已而有生生不得已而有名顧搜名之
微者以立言髯豈逃名者耶黃帝至今七十餘甲子得
名者幾人張季鷹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有四海之名
者求退良難此爲在上者良箴耳至躬耕賣藥絕屏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葉井叔詩集序

緣而女子如韓兵兒識冰逃名而名我隨抑又何新也
雖然此縱資資然尚流芳者耳乃若春秋之義武求名
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張名匪其名與金石不渝而艸木
同朽哉詩中諸子如燈檠之迹猶存如燒痕之根不死
歎輯而出之楚相衣冠咄咄時似漢姬帷帳姍姍進來
殆以司命爲遊戲歟嗚呼魂逝難招遙懷宋玉磨離騷
之宅誰繼不散近憶郭璞注爾雅之堂太史公不曰平
悲伯夷之志軼軼詩可異焉余於髯亦云

余散步南湖精舍僧設茗飲盼昧壁上詩清潤隱人多
禪悅起注姓名楚黃久閉門湖陽不省人事失問之業
子者誰也僧曰井叔新即君寓楚黃囑嘉禾人也余固
習井叔有風期奕奕不但吳語細唾稱妖而浮居之又
散步精舍井叔適自九子西上晤語移時嘆何必臧羊
叔子入雒二陸何足多也今中春余泛濠溪井叔歸吳
屬詩兒處欲序之余序井叔是何異信陵君舊客申公
而引重賈誼名高也殆不倫矣雖朕井叔固側有老人
者而詩於老或律細余恒私疑唐以前重文筆凡他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七

雲岫艸序

雪堂先生裴王雅聖陶謝奇懷風流藉藉追古人言語
文章妙天下登高而賦無遠不行殆所謂餐五色之靈
芝咽三危之瑞露者歟余於先生不能爲役朕艸木臭
味其社齊年耐久爲朋既歷三紀矣徐亭蘇園之間結
廬西眺宿生惠業現在空宗名衲具以無心道人記之
一日召飲劇談手雲岫艸見示嚮者東山之出爲無心
徵手昔有詔問山中何所有者以嶺上白雲對此唯山
中舉相則朕耳先生三佐鏡均一副樞密岱山之雲唐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豈區區守一岫倏舒倏卷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張道柯紀遊詩序

凡古蹟之載圖經者心攸然也輪輻及之日攸生也以
生日最熱心雀躍而喜雖卽次未安而吟覓駸駸見於
少陽之宅矣雖朕尚有二患客遊則倚杖于宦遊則
拘畏于已主人賢官政暇可以豪矣尚有二患境爲興
闌而言笑不劇情爲境奪而詞律未工故古蹟彌昭者
弊詩翻閱惟康樂之於永嘉子美之於夔郡獨有斯絕
耳余垂老方圖卧遊遙憶二十年前曾浪跡鸞湖張子
道相以妙齡異才一昔籍甚暗中摸索固自識之博士
業耳不知其能詩也今者張油縣坐泉府相良吏矣偶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遊會城故人戀戀誼切高雲出紀遊詩見示且屬序之
見其古詩感骨切事語極悲涼卓有古人之致近體絕
屏蕭騷比青儂白或蹈款美下視昆龍如閭風之於板
桐也詩可以盡游游不可以盡詩何者客言笑無朕才
境相能四患捐矣美哉其始興之流歟余有憾于張子
過詩陽各訪匡廬雲壑遙聞聲而相思日進前而不御
可乎哉爰拈之曰遠法師之蓮社有二張焉白香山大
林之游有三張焉道柯其志諸

耐暇編序

蓋聞暇者古君子之所畏而不遑抑古君子之所樂而
不得也不遑者已之患憫非所可辭不得者天之遺授
非所可拒也使入而肯暇天下果有自朕之飲食自朕
之教訓乎使人而肯不暇舉世皆若是哉而亦有不肯
者乎余謂斯皆時論也天欲暇之君子不得不而耐之
不疑其天而疑其人烏乎可年友陳公和陽蕭條高寄
於壺山三十年所矣以和陽之文學吏治當膺力方嗣
之時又值搶攘多事之世使天肯不暇之大則用世而
小亦足爲世用卿相豈有種乎乃一試報罷用以至今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譬之四國大火而以集頭爛額之智勇付之袖手旁觀
之間遠天之暇之殆有不可解者余且奈之何哉雖朕
陽和得以其暇暇而暇其身不暇其心益肆力於古凡
三十年暇中所得不克見于事功以康阜斯世其濟于
有道之舒以長而導見於詩溪而靜荷而幽博大而孤
迥安和而峭果若忘情之艸木若忘機之鷗鳥忘其人
并忘其天和陽殆至人乎君家希夷子謂乖崖如箕時
火作賴其撲滅之人謂若水急流勇退之人二人皆古
君子人也和陽之不爲乖崖偏爲若水非有所擇於其

問也天不暇之日余欲暇天暇之日余欲不暇是不耐
暇與不耐不暇均難治之妖金耳後有誦斯詩者可不
問公而問天

錢飲光西江遊艸序

錢飲光子數十年前爲大人君子汲引一時重名如石
曼卿孫明復文學氣誼天下爭推之且煌煌乎施於政
事間矣未幾而爲謝上舍杜架閣之所爲北固擎燈西
臺擊竹有餘惘焉近而爲江上之游過溫陶結盟之地
與周葛吾師之洲皆化爲荒煙野艸止而虛五老偃蹇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自雲擁面自時飲光欲招之一談不得也遂作詩罵之
夫天下之可當飲光罵者止此五老五老之官受人罵
者亦止一飲光耳無可與飲光皆古德也再來又爲同
邑人可師有五老約約而後期不至五老至今不罵可
師飲光欲招之一談一擁面而遂罵之將毋灌夫正平
之習氣未除邪余心交飲光日久頃始見面于西昌領
其醉艸知此罵亦不易得者飲光舉禪語曰公莫作罵
會好噫異昔士大夫習爲軟美語稍涉激昂卽共指爲
狂躁疾之如仇卒之摧枯拉朽無一屹狀不可犯者豈

但文章表氣韻而飲光雖狀丈夫不作兒女妮妮私語
壁立千仞殆與五老並肩矣

何紫屏詩艸序

余於閩中諸君子尚及見能始先生幸惠以詩援引延
陵季子益謂余應聘來也朕受漳州先生教實溪先生
誦西陽昔病卧漳江與相唱和五言詩十章蔡元定不
推之行依依如昨今兩先生卽世詩益貴重雖文章雷
天壤間而手書尺牘及便面兵燹後無一存者故人之
感不獨秋鴈夜猿而已二十年以來余頗越山谷江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之間不獲與士大夫交遊賦詩言志選焉寡儔今秋客
西昌始與泉州何君紫屏相見于李司馬之座談笑驩
欣如舊相識君固後先與余共舉主一日投以詩惘悵
往昔言念故知不勝切灰昆明悅悽不已造訪舟中言
次及門人蔡于建亦公友也于建才似歐陽詹詹以不
盡其才早卒而于建似之又復同爲嘆息嗚呼師生朋
友且鍾情如斯矣因得盡誦君出遊詩詩大抵多七言
近體卽不悉天寶以上朕固李義山許用嘯劉蘊靈之
流也君以瑰異之材一時橫絕起家既晚處地又偏卽

歷監司陟問寺崎嶇百粵中不如東山之樂也茲者辭
纓還褐携手素心人從闌闌而出由二武溯九派以及
於三江五湖觀八月之壯猗覽六朝之佳麗放懷天地
洗眼山河兩詩之并空閣許劍之亭何在憂從中來要
有憑吊流連而不能自禁者乎故其爲詩也朴而腴晦
而顯多思而不放善怨而不誹君子之音也君且南歸
楚三山都會蒼莽荆榛尚有曹氏之石倉否乎益南而
望橫障茫茫千頃杈度之殘簡斷碣尚有竊而藏之者
乎爲余訪之他日或錄一二以相貽余當誓與君詩共
求足室文集 卷之五 三

蠅真堂詩集序 項玉奇字始

余與仲辰同籍交最渢因獲從楚東先生遊先生好客
竟陵深陽先後皆客於其家亦時時就余談賦書圖文
筆之外不一及私心竊敬之當是時嶠雪固臨風玉封
也方治舉子業從學深陽而文已幾幾大家具有尺度
曾序其合稿以行不知嶠雪能詩也及嶠雪令竟陵賦
歸余載過并州楚東先生墓木拱矣獨見嶠雪修禘如

彼有偉人高士之風班荆道故於所謂蠅真堂者瘦石
奇花與相晨夕此不必言詩而詩在是矣乃篇隨境別
集因年累蓄者不多必醇必潔倅之珠中號爲明月自
不可得而多也抑聞之古有雅琴有頌琴而風則無之
豈風不傳五絃耶吳飲楚紫南風之操也是嶠雪之所
以學於斯仕於斯者也何詩之似也余特服嶠雪之於
豫陽情誼隆焉當柄用時不一過其門委蛇逡巡遲之
又久乃偶欣一出適得故交詩人之邑而一鼓琴焉不
一再感風賦以歸種秫乞砂古人之風規未遠也夫人

東是堂文集 卷之五

之急於勞利者如解之燥如映蝶之驚而欲其中和平
而外閒適者無萬分一矣才氣雖大且雄迨足爲勢利
先驅耳焉可言詩若嶠雪也者蟬蛻汗塗可謂賦獨
立者矣詩固有詩品也楚東先生暨仲辰如九原可作
其將以余爲知言歟

曉傳堂詩集序 孫聖蘭字子操

蓋天地之氣機日出而不已乘之而生厭之而死皆主
於動者而惟靜君之性動而情怡動而詠歌聲長短律
句縱橫似震蕩飛揚而不可以靜狀不靜無詩矣星辰

之推移也而概不改度江河之奔放也而源不變抵靜者其君非耶武唐孫子子操始相其文章於棘署肅朕正衣冠而讀之曰當世之靜者歟遲遲至今且與司空表聖稱前進士者繫譽荆臺而其人益靜余以淵明饒騷浪跡得與子操共數晨夕於湖之溪山之崖其論文也類荆楚而其好道也類遊岳交且近三十載殫竭生平自稱無隱而詩卒不蓄及與微兒酬酢始稍出其篇章一二友人圖冊累累相逢皆悠朕可頌始以溫厚之氣而轉為和平之音猶溪自匿如此余之知子操豈能求其堂文集

卷之五

蓋耶森時水之改對節氣尚蕭森鳥獸之過故節皆指唱暗而說其大者耶霜雪侵體風雨刺心感之而悲激之而憤固其所也子操獨落落穆穆猶石之投水非稍水之投石無一足以動其中者殆天人古三者皆與為徒大賢自不可測而其詩一如風之過蕭然成韻與非下開遶迴無間也異哉夫洛沂舞雩之致資性而放情于哉以為狂耳淵明實鑒起諸古人獨曰我愛其靜靜非動者君耶余非惡夫動也惡夫乘且厭于動而不善乎動也亦非以其靜也善故靜也不靜而乘且厭卒

不善乎動故善靜也靜莫如淵潛者以之靜莫如介石者以之此其義豈止陳詩一端哉子操得之在言不失其默處眾不失其獨又何必效公和蘇門乃稱遺世也歟余將鼓枻江上與談氣機

涂捷公鴻鳴序

近代著論者曰士君子出則俗累無詩心處則累於俗無詩身人多遺之余踪其實不厭閒心即詩心閒身即詩身俗未嘗不可醫特患不能偷閒讀書耳能讀書出者心閒簿書期會何莫非詩料處者身閒衣食男女何求其堂文集

卷之五

莫非詩資必欲撫鬚煇掌乃愉快乎黎陽涂捷公處而未出他日有詩心未可知而今日現有詩身矣一日與同人具酒食以藍輿招余談笑天峯上松響過庭竹陰滿院臨高俯視城郭如雲霓海暑退藏鳥啼蟬噪不言詩而天下之詩固莫大乎是因得其鴻鳴序誦之清音如滌秀色可餐一切俗翳不敢干其筆端詩身不啻庶與耶憶三十年前余與仲嘉子期兩年同話時子期龍學景陵之學奉為拱壁雖不敢矯異輪攻而亦不能從史墨守今二年友下世晚年詩憾不得見崑山延儒

景陵吹毛刻骨已過申韓余又竊悲景陵不幸而死旌
鼓不相當也涂氏爲豫章望族名家仲嘉子期効力逸
情力爭吳楚雄長而捷公實爲族子徐起而高大高明
之以讀以似贈石斧而妬詩名豈能不溯溯伊人耶故
於今日之詩身知其不爲俗累矣捷公日益讀書以開
身而爲詩身他日讀書之氣出而離處以開心而爲詩
心固益皎朕也已世間何俗可以累之

蘆中人詩序

天士非蘆中人也而適化爲蘆中人也嗚呼可勝慨哉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余親昔之君子如謝阜羽劉會孟之徒其遺蹟猶流
仕不可欲隱不能意其九招有初三無後之嘆且近
于今及覽其啼哭集聲評唱少陵上言詩文意風流
不其戾於承平之閒遠而天士葛衣其屨履霜雪
松冷吳江之畔凡見之乎篇什愁憂鬱鬱而愈悲
強寬而益窄若失序之孤鴻飛鳴鳴咽承夏而冬能
獨創巨難忍者何哉方天士與伯氏雙丁二陸寓內似
聞此非可得而同不可得而雜敢比而警之也余未幾
交伯氏居及不免雖超朕詩論之中居亦日捐肩流涕

而況其父之人乎毋怪乎側身投止而情辭之悽隔如
斯也古亦有爭死者矣爭死而兩不死固幸爭死而兩
得死亦厚幸惟一死一不死而不死者之事重不死者
之憂深且以其身不死而並不死其已死者之生乎更
有難於李固之女子王章之門人者嗚呼使兄弟而同
採藥共操微行謂終身樂而忘死亦何至不其影潸
泪枕痕爲哉惟不幸而如天士當何以爲心也雖朕余
有以廣之宗社難從不責三學幼安元亮無不可爲而
伯氏大俠獨行加人一等天士誼隆魯國瞻常山之景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孤情篤惠州收燕市之青髮養其天性所至目合
殆難爲兄難爲弟耳上言一集既已識謝入井同郭氏
之久久青炎燕歲中諸紳尚溪兼葭之想不鳴不躍亦
有擊枹而話東南之伊人乎知其入爾其詩體則三
聲惟一楚風雅之變抑可以推也已

正碑長崗園集序

有登三字碑去
數王巖山陰人

燈巖子別王巖子坐載周天而王巖子已治社日酒
朕其詩賦固應遊時曾飲東林之聰明泉者也與爲
茶寧爲醉令宜平之不一日較勝彭澤之多八句花縣

雖無竹林不致因康樂而思太傅焉而咸而重步兵矣
前園一葉大葩爲經地葩爲終行日衣被解寓登殿子
援少髮劍之一絲二絲起王嚴于勿然蠶神見患也

題畏我繹序

題子畏我十年前離家難自非所以詩神見寓屬余序
之曰小子不能望蠶報庶幾鄉人知余考無罪耳畏我
余友少司馬石谷公中子也公爲封疆不良於死死未
踰百日而大社且屋公恨豈有涯哉幸而中子賢賢而
遭難且漸死而又幸全方是時縣縣者止一親人代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爲之髮指股慄況余每在世誼不色朕知乎所持天定
自不枉公并杜公子知有以相之云昔趙壹作窮鳥賦
以求鄉人之援已援與不援未可知而賦天下情之至
今余力不能援畏我而天援之窮不啻于一鳥雖嚙嚙
能言望巾箱之恩於伊何哉今事且白五色文章續粉
日出羽將可用爲儀故篇章落落可人正不減天水一
賦公九京如昨必欣欣已存子如此祁連繁繁問何必
更致大鳥駭人爲哉

錢唐盛夢棠柳唐詩集序

盛夢棠之緒
字子宣

錢唐有美湖山因詩國也爲之數計唐則羅昭諫宋則
林君復元則張伯雨三君子而已又皆不見用于世故
能以烟霞泉石之身大放於詩得聲名至今朕雨既品
冠通復不娶而隱形寢匿浮湛吳越錢氏幕中皆不聞
有令嗣以光明高大於其後夫湖山有美數百年人物
寂寥不復如褚季雅顧景怡作賦之盛詩國更難言哉
近時齊楚詩遞相升降而吳越去兩短取兩長輻朕反
于三唐之大雅可謂人騎黃鵠而家握靈蛇矣余以僕
驢之老夫千里訪故故人之石交盛于天申終修敬焉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因得讀其尊人夢棠先生之書書如放書集古堂偶集
爬閣別集易解五經雜著皆藏于家未行世獨柳堂詩
已一再刻矣未刻者若干卷沈觀流覽焉先生詩殆殆
竟陵而追歷下者朕意匠經營似漢淮陰之振越職李
臨淮之易郭旌旗絕不屑屑踟躕他人轅下而固自能
挾軔而憐何思溪而氣揚也如長句中漫興所感門朕
吟諸篇又似聽雍門之琴聞易水之筑泣殺殺屈屈下
不可止又何語悲而志壯也先生以南金東箭欲列明
堂而解水塵飛伊川野祭途同俊鶴遠近不更迴回抗

志如此天中又善承之亦復汀洲河渚無意稽古之樂
故其詩窮而益工老而益進今先生雖不可作而盛名
已繼三君子而永矣令嗣且呼噪過焉嗚呼黃山人之
才名顯于其子山谷劉尚友之評論附於其父須溪人
貴豐下豈不厭哉余老而重遊詩國得君家父子嗣名
柳堂集中亦老夫宅邊之志也夫

汪雨若聊欲小艸序

余方壯年浪遊吳越獲交公於虎丘之上方是時丰神
奕奕望如神仙中人越二十餘年來蓋吾邑歉狀道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余固自首仰窺公亦匪朱顧矣欣慨交心何能已已公
以文章飾吏治傳書之餘嘯歌不輟司馬花狂試士詩
題惟公首唱殆白所謂興寄於此而義形於彼者不識
誰氏可作徵之從而和者日衆無何屢爲公吏遂掛冠
解帶棲遲廬者數年從而和者日益衆公遂集成而
名之曰聊欲小艸昭其諫也以命余曰他日歸黃山文
人事耳余笑應之曰公室出無新價可畱入無旬牀可
掛歸時即欲效李幼幾搆白集一部以行恐不可得耶
得此官紙耶且白以看花之謗謫江州應無花徑獨有

艸堂耳忠州命下而艸堂升敗荷雲履亦悵悵何之公
種花滿縣徑固公徑也頃絕意世事柳瓢第杖九州五
岳之遊方自此始殆俗吏命白矣豈但一詩壓倒哉抑
又聞之邑乘呂逸人巖曾辛是邑傳劍法於廬山公州
其繪像祀之蘭室雙鳥朝夕款款欲飛式將過潯師增
遜昂白之傷老大而一粒分我還舊顏于虎丘相見時
則此一冊小艸在邑子固比之甘棠之陰在故人更埒
于丹橘之秘矣

蘭詩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望

汪雨若先生種蘭百本坐卧其間自爲觴詠不索遠少
之和殆一時之絕唱也聞之君子左置蘭而右置蕙百
變樹蕙能敵九畹滋蘭耶蘭獨有詩而不他及亦介于
立言者矣抑余有慨伯鸞之遠吳也作詩曰哀茂時兮
迢迢路芳香今日臭幸畱先生詩在吹氣千春願竣時
乎吾將刈

陳五當廬山詩序

五當陳君學者爭稱五老益比諸廬山老峰云五老基
江干構方丈之閣顏曰隣艘雖非浮家泛宅亦幾幾陸

居非屋矣性善詩老而益癡狀詩多用我法不屑屑於
古自言曰若引繩四始東規三唐則韻致減矣則有味
乎其言之也近明府借菴汪先生修布衣之敬稱其老
於廬山不出猶未習五老生平曾一日乘興下三吳澤
兩越直跨潮破浪過南海上補陀山冷狀而歸去不謀
婁子來不語友朋自遠亡意如此廬山几案間物其游
而不記籌者固已久矣五老少以文章名老以詩名言
坊行表以長者名都舉三老教詩久而一應余問之曰
五老乃三老耶汪先生比其人於西山陶始嘆其中原
求足堂文集 卷之五

廬鳳開釣五溪似續宗英耳五老咏古又獨以其家月
陽永康二君子爲之稱首意愈深矣陳氏吾郡建昌甲
秀堂藏書及帖冠冕東南天下傳且貴之尚書採大阮
子微及嗣惟寅數者詩名重一時元末亂避亂吳下而
自著不離廬山豈以詩非廬山不著耶抑廬山詩非陳
氏不著耶五老詩字切寧濫恥于襲人人亦不能襲之
韻孤致別徑行一意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日坐閑
止望倚空雙劍插九屏三疊問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噫五老何如人哉

可漱居詩艸序

可漱居詩艸庚嶺雷子劍光詩艸也齊年子趙周子朱
仲嘉與劍光友善遠余客西昌二子介而友余日迎之
日世有美丈夫如此哉即不萬里封侯亦領十年作相
乃僅浮淮一學曾洗耳礪齒於流石間余終不信也已
而出其詩以見示語未終輒輟懷嘆日之不將相此物
爲之崇耶翟之舉也其取魚也不如烏鬼鸚鵡之善鳴
也其博爵也不如蒼鷹詩之爲物上不以設科而下不
以卒業客而僑寓尺素相酬老而倦游壺觴相偶爲奇
求足堂文集 卷之五

而已矣必流彼刻羽以期微渺乎其言傳觀之者且極
矣眩駭爲一代寡和之倡特爲人也則工而自爲也始
已疎矣雖狀秦晉之附註楚漢之刀筆固以時爲帝者
而風詩卒晚以觀士子之志亦遑遑錯出於其間古之
君子之使才也見於履屐而其取之以氣識也敏於精
博夫履屐豈其才之具而精博豈其氣之資哉泰中有
所不能漸者橫出而溢流勢不可止以余觀於劍光泰
有憤懣焉而恣睢於不自問者乎天下非有偶語之厲
禁也朕私笑于吾子黃帝之劍古今之至寶也不問日

光而曰舍光舍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其
狀無際而已夫其狀無際以爲詩雖陶謝王孟有所難
言而況下焉者乎余願子且舍之他日躍出爲明堂清
廟間之什未可知也

黎陽駱聖文題遊舫序

癸卯中夏余客黎川掃黃海岸先生墓計去前度未
十又二年故交零落殆過半矣先生嗣子寓駱則余訪
之因晤主人聖文氏時盛夏坐小齋中花木蒼蔚陰不
見日又橫接天峰停午大雨如注竹帶生涼頓似秋候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見壁上墨跡猶新知主人所染花鳥紙活令余忽憶東
隱嘯咏冷泉亭時後五日主人忽以題遊舫見反詩寄
清句冲淡有高士逸人之韻余益奇之越東南與日也
龍鳳霸王之氣金玉簡書之靈與夫風雨之吏大波
城國之女子俱從筇輿回舫中時之江急遊之不能無
詩也而浪遊時曾題靈隱水石相映山空湖遠之景
人忽誦坐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氣象呼咏中賦高朗
想見豁承胸中五嶽尚未平也聖文其苗裔耶應有以
肩其宗風增怒鼓壯恣睢自蹈注之聲情中韻而前賦

南意茶澁酒極樹蔚花絕口不言世事即解衣盤礴
亦止撝寫情性好事者爭得之或借以供朝炊亦不峻
拒詳味聖文風度又近于龔翁鄭上舍之所爲故其詩
頗能典寄古人不爲境奪以楚微閭闔遠絕東南輒最
所屈尤氣魂雄余老而獲友其人知海岸先生之鄉固
多球琳也已

消喧舫序

僕偶簡蔡端明荔枝譜知朱冢香爲上品遂乘興欲遊
莆中舟艤江徐仲光先生畱遊麻姑山觀瀑坐橋上
求是堂文集 卷之五

煮神功泉嗽飲久之喉中喀喀如蠅不可吐者吐無不
盡曰何啻嗽荔枝也閱日嘉惠消喧舫一冊刻濁浪吟
口涎腹滿曰何啻嗽朱冢香也山水以形媚道詩以情
媚山水主於幽妍逸倚不意鐵石心肝人亦飽爲之噫
噫吁造物之噫我輩亦既太甚矣彼固噫之我自消之
小兄其如予何仲光與僕命宮磨竭不期同焉六十披
裴笑譏皮相一句不食耻受嗟來固其性也然歲來驅
我使食必竹實飲必醴泉不憊噫過哉城郭何分粟薇
自辨古亦志之仲光詩曰荔子丹眞爲我熟最泉重許

印青苔僕且北門攜手同行矣

庚子年文集

卷之五

四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六

柴桑文德翼著

瀑音二集序

黃皇先生瀑音二集垂成適余過盱上先生爾遊二姑
因命作序竊笑兩姑之間難爲賦一詠三嘆於黃鍾大
蕤之餘音尚不得聞其何以序乎蓋古之善言音者如
考工述雕虫之鳴莊子狀怒號之籟後之工於立言者
卒莫是過焉瀑天地間一大奇也善言瀑者自古蓋寡
余生長匡廬之下於瀑狎矣長者千尋短者百丈奇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疊偶者雙飛或曰垂虹或曰奔電或曰銀漢或曰玉
簾或曰天紳或曰山帶皆瀑也耳非瀑音也瀑之音鍾
吼石鼓不足言其大也風飄雷迅不足言其壯也雷聲
戰聲不足言其悲壯也蘇門之管不足言其幽冷也先
生家子瀑里性而好之與淵明田間之水弘景松下之
風元之竹樓之雪畢羽鹿田之雨音之鉅細則有分矣
故其爲詩陵六代駕三唐自吐胸次所欲言如從天下
如自空來其陵六代也非正始之音而瀑音也其駕三
唐也非神龍天寶大曆之音而瀑音也先生捨宅爲寺

軒號虎溪意是廬山瀑神遊戲於龍門鴈門之間耳余
友仲光氏以彈琴茲邑遂強引五老丹霞瀑證之猶有
乎見隘歎廬山門人余子山吳坊也受獨知之契不喜
其早達而喜得入正人門墻先生以趙儕鶴爲師張日
暮爲友熊子侯爲座主三君子卓立千仞波瀾萬頃余
子祭川先後得講淵源榮且幸矣朝焉夕焉以瀑音爲
課誦何啻師遇伯牙移情海上然余猶以爲海音道廣
瀑音性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日訪艸堂修蓮社得
從師弟子後先洗耳以聽斯音雖釣天之秦簫韶之靡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竊工艸序

君子窮達不入乎心則德自進工拙不出乎應則業自
修詩亦德業外篇耳古謂詩能窮人賦陽子友之曰詩
不能窮人也惟窮者乃工然天下窮男子何限能工詩
者幾人哉窮者不必工工者亦不必窮曹家父子謝氏
兄弟豈窮人哉蓋工亦不能達工亦不能盡工有以
一首工者如孤鴈鵲鳩之類是也有以一句工者如楓
落倚樓之類是也察其人皆非廬中窮人窮者乃工斯

義墮矣。詩正不以工爲工也。顏謝工而柴桑以澹勝之。梁陳工而射洪以朴矯之。論詩者左顏謝右柴桑乎。進梁陳退射洪乎。秋水芙蓉不工而工乃天工耳。南城張旦復故人之子也。意其爲五陵公子六郡良家乃澹若布衣。靜如處子。終年閉戶折節讀書。德業豈可前哉。一日出窮工艸一帙見示。僕笑曰。人情惡窮而口喜言窮。爲僞而已矣。子豈作僞而翩翩佳者。謂窮手蒼移。城市之態於林泉。避陽焰之影於霜雪。亦吾子之冷。然自窮也。三年之詩不敢即詠曰。工然正以不遺工不盡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曠期堂詩集序

余小艸時識武塘王子聖若於諸生中。器初倚乎一少年也。已卯林試危得舉矣。卒以貢入成均。才年俱不可及。後來之秀自應得大名。不足爲之沒憾也。自辭繆淺。褐渾忘爲一塵二塵之事。頃以所慕老于望梅峯之碧。延荔子之丹。途窮友生聖若適在焉。儼如生平恍若夢寐。但豐順長鼠已非常日矣。僕矣別駕一官不足重聖

若而聖若能重別駕。非龍性難馴而驥足可聘之說也。承歡然道故把杯清。署中爲之坐想昔魏晉之間。王太保休徵以純孝至。行年幾五十始起家。別駕卒位三公。今聖若所遭之時。所操之德。所受之歲。所策之官。無一不與休徵符。則三公之虛固宜。復其初矣。雖然。正始之初。太保不在。能言之列而能不言。以是稱爲盛德。始稱善用其短耳。聖若曠期堂詩哀然成集上。追風雖下。通離騷與唐人名勝。翱翔頡頏。莫適雌雄。又太保之所謙遜。未遑而後來者居上也。然余誦其詩。知以選人往。返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四

長安者七八。一則奉使。則增龍驤斗米。安使少休。偶緣果而與金。金彈空而。易水固其宜也。及手臨中。則雖專城生。猶自知宿留未醒。視時昔之勞佚。儉苦固不同。年而語矣。乃薄書則會米鹽。凌雜之餘。且設軍水陸。千里受事。文武二關。足不旋踵。日不交睫。手不停披。於是乎縣日也。博而閱時也。數聖若之詩。又從而若焉。聖退之吟。詠軍中。時有裴相。梅聖俞唱和。鳴屋梁。得賦。不知聖若之與偕者。誰何氏也。而其詩則工矣。夫無心於事者。乃能無事於心。政治其寄焉耳。若心。雖若爲

譚詩酒以無所事事爲高斯鄉耆太保之所羞稱而魏晉終憚其名教者此也聖若爲人智圓義方才大心小三十年餘賞鑒其器識者何限尚戀戀於荏苒一野叟修敬淪汙如此則其所崇尚過人遠矣無所於報聊以詩詞緒言當呂處之贈而已

金陵詩引

益金陵者地名佳麗人號風流懷古雄篇感時雅製銅駝夜泣偏生雒邑之謠玉馬晨趨再過昭陵之句三吳公子五嶽閒情爰取青鞋傲從白下王褒不仕門人共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廢蓼我李源漫遊僧輩旁通因果奇傲於一丘一壑興有二十二章逸氣雲飛清姿月上過新亭以儼若望故國而慨然云爾

墨歷禪師遊九漆詩序

師約余遊九漆時方示疾過而問之已荷杖而先往矣歸寄詩二章動余且命爲引曰疾良已余惑之枚子曲壑聲色飲食馳騁之樂固無足言至廣陵八月之清曠日驚心如此尚謝病未能豈九漆更倍天下壯觀乎何已疾之速也病者一遊而病頓無無病者遊而無病又

何無耶余微妬師之先往曰遊食目也如口食然不饑十日則享不太牢一曙而饜之一曙而噉之矣師所然日子不憶荔子丹乎危得之而卒未嘗於口病正坐不早遊耳余伏且謝他日於石壁雲巖之上誦其詩乃知我師真到九漆者

古水師巢雲巢集序

古水師巢雲巢之上俯視塵寰中人如小虫蠕蠕欲動宜不足供一盼睇者一日下雲巢曳杖於南湖清冷之濱訪南湖船子授以山居秋興一易且曝且誦之則五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六

七言近體各依韻三十章也船子欣然語之曰有是哉僧之似也不動之尊僧似山矣無生之學僧似秋矣有句無句之義僧似詩矣雖然似則似是則不是也若古水師其殆是乎我見古師如見古山如見古秋亦如見古詩焉詩招山之魂也是宋玉之於正則也詩移秋之情也是伯牙之於子春也南湖泔蹄望雲巢在天土師以是集散香雨於湖湖水且化爲五色而汎船子之蘭槳乎吾廬自石門諸道人而後代不乏詩詩如古師若遠公手植西域寶樹有時放花如盤又譬若開先清

源池有時花蓮花鮮如車輪不可常有是惟珍耳

郭去副遊艸序

去秋遊梅峯攜陳白雲詩歸不啻載白暗黑暗以歸也
白雲從閩南客秣陵然憩盆淵廬山最久詩最多意欲
編刻以附萬公元結符載之後未遑也今秋去問郭先
生求授以秋浦及盆淵詩視白雲詩益益老遊跡與
白雲相似而冠蓋交遊甚都則遠過之矣閩固多君子
十二代之詩皆宗盟於石倉白雲一老布衣爲寒荆底
山二公所推重遂壓倒一時而石倉之部辟春花上
求先室文集 卷之六 七
忽產一洛如尤可矜貴也去問以長句近體繼其後塵
廬山之遺得技拂焉斯亦偉矣他日萬公一席更不乏
人石倉亦寓益者天下文章之梓樸今猶懸也斯人不
作余竟以先生爲虎賁矣

熊木升詩集序

雪舫道人者吾友約生先生元子木升氏也先生孤韻
高風寢范梈之車爾王雱之室於茲有年矣木升以曠
代逸才棄去經義與枯禪牧豎爲伍獨恣雅於詩詩無
體不備而簡潔涓潔大有元人之致先生奇之不問也

余嘗觀元諸君子實宋遺民也或以詩行於觴政或以

詩傲於鄉比似戲而實莊似權而實痛至今尚能道之
如以一人糾之由甲而乙各授其意以爲句有次第語
不逮意責在衆意舛而語自工責在糾者是觴政之爲
也權而痛矣如小春月望命題正月望日收卷三月
日揭曉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自第
一名至六十一名賞羅絲浹衣筆果有差是鄉比之爲也
戲而莊矣余於是嘆元之詩禁克諸君子尚能放意如
此豈與夫負影隻立或一二同心哭浚山淪幽淵不敢
求先室文集 卷之六 八
出其詩以示人者比哉今年春木升過湖上與兒輩呼
鴈聯句久之余語之曰昔人稱詩爲騷之苗裔元人多
楚聲其習騷者耶余與木升俱居楚子又熊氏騷之前
裔莫于若矣嗚呼使木升而遇時世字絲綸足是後乎
哉何楚聲之多也

湯穆如遊廬山詩序

昔何思澄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
逮約郊居宅新構齋閣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楊衡
自號匡廬山人其詩爲應進士謁行卷者益之殆盡一

日見其人問一一鶴翥飛上天尚在不日知公所甚懷
不敢盜也何楊肯不坐於廬山之下而詩名似爲山所
助故書於壁盜於蓬千古遂共知有何楊吳門湯子穆
如一代文人也詩特驚驚之一毛已推當時上瑞矣一
日放舟盆口尋廬山雲霧窟遂客於營平之館殆一年
所朝夕三十六峯招五老揖七賢與之風雨晦明而吟
咏不已也至其高踞幽尋足目所赴又不啻倍之宜其
詩之震掉於瀑聲峭於石而困輪離奇於惟松也歟余
老而非三五時既無所事盜雖有郊居小齋開又恐不
求是室文集 卷之六 九

江蘇齋詩選序

余家居濠梁之間每明府下車輒起館下修民敬而已
不敢他有所及一日兒子持除日至喜曰幸得翁齋江
先生爲君矣余雖老猶憶新制義中見其文傑然高古
曰是龍眠江乎曰然龍眠今冠蓋里而江又奕世有文

人者也田疇子弟垂以爲之足矣先生至卽枉高軒
謁延室中飲手授詩選大小二冊屬序之余并而致之
曰先生不以遺法置我示意父老而顧急急於斯文豈
無惑乎余思先生爲長翁然如玉冷然如泉暖然如
積雪然如和風殆一世清絕者耶漢元沒卽萬也也
春陵行詩入八賢胃而杜工部和之以爲得如元七
八公布置天下則萬物吐氣元詩豈他異哉蟬鳴鶴唳
亦極其清致而已先生今治元寓也悲吊其故墟陰里
而以春陵行之意休息之江廣之思豈繫是詩傳金石
求是室文集 卷之六 十

綠雨禪師和栢堂山居詩序

考絃索已哉余嘗與兒子類家集多者如江一姓曾通
事卽偉太常適來北中卽長史智渡齊中卽卽吳榮全
紫光祿大夫淹都官尚書革建陽令洪階開府總道士
受集不下數百卷或存或不存而清覽如南陶先生尤
後來之秀矣余屏龍眠諸君子文有沒不一族而老友
如畧山孫公俠光錢公大師無可公詩皆標領異往
年適三山吳湖姚公亦授以詩集其氣味尤與翁齋絕
近豈山川英靈一時所聚歟何其多奇也

天下三百支山三千而山居萬無一焉俗中人蟻聚
蜂屯蝟起麀集於所謂通都大國赤縣神州者曰吾居
在焉否則桑陌麥隴竹林茅舍長于孫分族姓亦曰吾
居在焉卽有高士向平之累多許掾之共少癖則少文
之臥遊懶助于美之空閒而已山居雖欲不讓仙佛中
人豈可得哉山居者必不能漠然於山居也達達形之
於詩亦如山鳥之鳴山猿之啼山中木客之吟嘯蓋氣
味性情不自覺也栢堂和尚始以山居詩倡喜而和之
者遍天下綠雨師慈直應時亦得四十章同人刊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者而屬序於余余身雖謝城家猶負郭非山居者也而
何以序然得而意之矣嘗試以問師曰人生因緣一事
耳禪一事也山居亦一事也詩又亦一事也我師以詩
不異山山不異禪乎且以詩卽是山山卽是禪乎自東
山法門開而爲仰曹洞雲門皆山也臨濟獨不山居而
水居何歟豈欲津梁舟楫有取義於自濟濟人歟抑偶
然逢濟則止歟使無非山也必終有一山碍胸猶無非
詩也亦必終有一詩碍胸矣師將何以釋歟且何以承
嗣臨濟歟師必曰僧之於山猶山之於僧也詩之於禪

猶禪之於詩也綠雨之於栢堂猶栢堂之於綠雨也欲
生分別可乎使俗中人一日入山藉三寸之苔撫百尺
之松餐萬頃之雲田噉千岩之瀑水誦師四十章之清
詩天女不爲之散花迦葉不爲之起舞余不信夫而況
師之自得其得一唱而三嘆者又在八句七音之先者
乎

王山長溪上草堂詩集序

唐人重選體而宋人薄之元以下亦薄宋體宋之詩不
及唐固也而其入與其論詩蓋亦有受乎唐以上者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石中立慶曆盛德詩卽韓柳雅何以過之而其人品
之高真與泰山比矣梅聖俞論詩曰狀難寫之景如在
目前合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信斯言也微杜少陵不足
以當之而其風流蘊藉人亦不以爲宋人乃一僮爲學
博一僮爲都官不得與韓歐以文章符於事業作各公
卿豈非命哉熊湘王于山長三十年才名一入長安同
孝廉船者皆鉅公偉人繹繹不絕著書等身而溪上草
堂詩集九奔走人士一日遍天下乃布湖州之教於劉
長房之州其骸體之骨固有踰於中立而倡和之雅則

微遜於聖俞知山長之詩者什九而知山長之人者什
無一也良可悼者此耳余誦其詩不位置其格於天
乾元之閣而下況宋人卑卑無甚高論豈有所藉世
凌竊慨於其遇也已楚無詩楚人而盡能詩也故曰
詩也屈宋不悲憤優蹇不能成屈宋是上宮子蘭適
知己何足憾哉山長之為人酷如見中立之再生而
爲詩又甚有味乎聖俞之持論也嗚呼楚之詩之於近
時也一關於公安再盛於竟陵今不敢不以此事推湘
潭矣

天是堂文集 卷之二

高近人冬詩附詩序

莊士之與韻人自異政也綜其實不然今天金玉珠璣
以聲白暗黑暗質之至堅者也其中莫不燁然有光焉
其無文者必其僞者耳斯不足明莊與韻之共域乎消
州高子近人聞其令譽久矣曾客麻姑山余友人何子
印茲劉子廣生亟稱之今年暮春寓湓近人不以爲枯
株朽木嘗過僧院相訪覩其光儀莊莊然端恪君子也
以冬詩因詩見示劉覽旬日風硯之吟如聞胎厥除夕
有作想見友于他如曠如之典常寄花鳥之中而超然

之懷又陵山水之外孝友文章真占名教之樂地者乎
夫韻不自韻而韻必有其質如園菁之敷於冬也鴻烈
子所謂青青者未嘗去之也人具有其青青者而自稱
黃之則質漸非其故即春陽煥遂且容羨萬木之欣欣
而汎遊堅冰嚴雪之候乎近人以行耘學績上與宿應
司布雷封他日紫芝千爲之詞漫郎春陵之什將列之
史氏以備採雅風祝君家達夫五十而始學詩豈不達
哉紫芝沒郎達夫皆古之莊士也而郎古之韻人必以
體質之纖妍斌媚爲韻得直方大六二之爻遂不與於
天是堂文集 卷之二

上

栢岡詩艸二刻序

昔陳希夷居九室巖相若水曰子無仙骨意流焉人
也夫人當水緩波柔矣猶上下進退自裁有
若乘長江風破萬里浪雖欲收帆停棹其勢莫可
既急還何能勇哉急流而能勇退非其仙骨固不足以
當之余嘗見近時士大夫列卿貳卿宮保武清自簡言
試中考功法漫言解帶驕語掛冠曰淵明是吾師也天
下固多淵明哉且今日而東山高臥明月而北山移文

朝夕齊聚且暮周漢又不足言也已臨臯樊念菴先生
以上第名家居首就安州學甫改平鄉不及一朞遂堅
請歸田自號近山居士嘯咏栢園中詩多成集夫豈近
陶而已茲將且大過之陶以陳乞得官非闕朝命以自
愛垂獎罷任非繁盛年先生當經營四方之時而遽爲
徘徊三徑之事豈不高哉余每嘆元秀陽城何易子之
徒皆百里之巢許也或身雜優伶或躬訂下考或背挽
舟棹高則高矣亦少辱焉先生烟霄泉石望之如丹鳳
黃鵠豈非今之仙人哉且陶種栢而先生種栢皆管別
式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上

離已耳若樹之則動食之則香蒼顏直節松筠且兄之
而況萬木之凡者乎故園中所詠似問之冲淡前達而
原於天然飄飄乎二山五嶽中人語也然古人詞寫絲
竹未免情薄蒼生而脫屣衣冠又不難膜離白屋已急
人緩內重外輕宜其然也而先生則否每與余語言當
世惟恐一人一物不得沐膏雨而歌潤澤焉其別于鄉
父老有日經心最是陶潛賦遇眼偏多鄭俠圖先生豈
忘天下者哉止一急流勇退而已不足以相之吁世之
人急流中縱目而望渺渺愁余非不欲退退不能勇武

竹及湖堂一人哉余是以高先生而代爲諸公佈其卒
也

讀雲合艸序

大鴻儒素業而乏風雅蕙藉之致不敢稱爲通材也先
正有請爲致語而峻卻者曰翰林學士則可國子祭酒
則不可此亦抗顏爲師而不自貶者也然格亦太勁矣
余客安州寓居蘭寺與長寧羅省齋先生接夕相數達
於旬餘清言難謔有如素識傾倒者久之先生以奇倚
不偶年方三十便授明經上第五嶽未平想其胸中芥
末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上

帶可吞雲夢八九者乃俛首應州門列諸生賦詩飲酒
夷然不居之韻今之藉中散王奉常也廣行授余以雲
州十景及春園秋興諸詩命名讀雲合艸皆飄飄乎離
騷之苗裔乎楚人白雲固難爲和而先生荆產瑤琨之
寶善才之華尤極後來之秀也茲師嚴道尊罔已伊川
之立事何如伯子之坐風觀志誦詩見於鄉士登高能
賦可爲大夫志生他日絃歌別歷內外尚可作黑頭公
其所著益清益老頌聖德銘明堂豈可量哉余嘗恨卷
世事出處惘然人以石室同姓率戲呼爲文翁而先

近戲一官落無所事事正似昭諫在吳越幕府起
號呼席底失馬於軍門余當戲呼先生爲羅隱異日舉
以似人兩人相知一時與會殆非偶也

歸德彭士報遊艸序

三十年前士未有遊者而亦不習爲詩詩即問作晨星
夏雪耳近世士以兵革後而強爲遊且盛作詩多上
然天下之好客者難好詩者尤難此士之所以益困也
古稱文雅之堂在梁園梁園之下士尚已次則庾元規
之南樓牛奇章之楊幕士猶樂依焉不且奇才秀傑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暗投之沿嘆而已彭子士報中原文獻之家也名在梁
園者入矣一日客江州出遊艸以示余太息之世情相
反嗜好不同私以爲元規不如清老艱澁不如穩切欺
人者易工適已者難慙士報之詩蓋清老穩切自適一
己而不屑益一世之名者也然挾此詩以遊而甚有知
士報者不獨士報不凡而知士報者亦不凡矣詢其淵
源師友實吾同社朱雲子之弟子而吾同黨柳天水之
石交也雲子一代文章墓木拱矣天水以選人久次京
邸竟鮮三徑之資士報酬酢其間欲不以遊窮以詩窮

不可得已然詩以窮而益工遊以窮而益壯老夫之興
不淺嗚呼之恨且多尚有厥幾於鶴洲鳬渚之好士者
歟

頤史部伯通詩集序

伯通孝廉時遊京師與余友爰大受鼓譟余方授書雙
破不能共其及及伯通入館余雖登故事後先南北
相逢然閱三十年後客於皖其公子紹珩始出其詩集
相示覽之當年誦唱者記昔非日爲嗚呼家大官博
士不良于死伯通即世尚曾一墳土且爲豪胥所據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勝慨嘆能世守者惟此一詩耳余何忍不序之哉蓋詩
之於今日固難言矣少陵之排王楊盧駱等子江河之
流昌黎之推李杜謂爲光武萬古古人之相服如此近
居下景陵崑山閩縣通相議諷爲後生口實始有似手
袁淑兄謝莊嘆曰江東無我卿常獨步歟抑又似於秦
在儀何敢言天下事不幸先死遂從而暴其所短歟余
以爲士大夫爲詩不以之爭名而以之適性不以之立
黨而以之怡情天下自有獨知之契後世自有尚論之
公何必嗷嗷爲哉伯通中懷雅量頌其詩淡靜恬適以

自暢所懷而止大抵山水朋友胎性之所結成數劫所不能壞者也皖之爲國海門在其前龍山在其後河嶽英靈類生側儻非常之士故繼伯通而馳譽者指不勝屈而人人猶憶伯通以爲我近代之光祿也余又憶夫爰大十七年詩哀然大部盡喪於兵火不幸無兒得如韶穠藏之甚可惜也

馬佩二皖上吟序

余客於皖上一月餘矣其於吟咏未數數然也一日馬君佩二以皖上吟見質余誦之而曠然動吟思矣佩二求楚堂文集

卷之六

十九

生長龍眠山下而授書於皖皖諸君子莫不奇之然余交於龍眠特見其詩前則坦蒼審之後則英湖若嶠詩之風格雖非一端大抵皆極清耳樹清莫如桐天清莫如月山清莫如泉嶺清莫如蟬故清則瘦削孤冷淒切蕭疎之意爲多此詩之所以近也佩二庶幾志於清者歟日澄汰之而不已則清虛日來矣皖諸君子爲余言如君之魁梧一美丈夫自當上金馬門入白虎觀行年三十有餘顏作此寂寂奈何余聞之而有慰我佩二也不憶君家周乎方周之未遭逢也特適長安無以發摠

其奇乃市斗酒自灌其足常何聞而異之命代帥疏立皇一覽詢何何曰臣客馬周所帥也遂三四輩騎促之去一旦通顯絕倫士豈貧賤足嘆哉君之授書視周多代帥一也惜未上長安猶盤桓皖上效少遊歎段馬下澤車以自騁耳使一日易水金臺間效燕趙悲歌慷慨之士行吟以達于名相鉅卿則此清商雅奏必能布之管絃儻更能爲萬言書或代爲人帥十策疏亦安在馬周獨有千古哉古惟禮家稱聚訟今詩家過之余不敏細論一二但苟小者爲有會而作大者爲不平之鳴一求楚堂文集

卷之六

二十

來山艸堂詩集序

歲在辛亥余以一遺老客于皖皖之少年爭以柴桑先生呼之賦余喜吟冲淡詩也然皖多王謝子弟人人能詩余尤喜何子篤侯之詩本之以幽情逸致酷似唐中晚人卓然有以自見也篤侯不以余不足言詩出其大視西塢來山艸堂集屬爲之序每嘆詩之一道君相未

嘗以之設科父足未嘗以之立訓檢當今括帖不爲獨驅一世之儒才強力者畢智竭能於斯豈非有所希與于後世哉然人有能有不能古體近體五言七言各擅一長不但文筆之異同而已篤侯似于斯道胎性成于自然癖情儻于一致故能敲句鏤章不屑奇人籬落也詳味其胸中益亦落落穆穆于人世間功名德業一切法皆可輕擲者乎余尚不願篤侯遂泉石膏肓烟霞錮疾輕以大山小山奉爲宗盟也又聞篤侯蓋善病病固與詩反而詩又與病宜維摩詰天竺疾居士也王右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承取以爲名氏豈非詩與病宜乎李太夫人李長吉錦囊焚之口是兒嘔盡心肝乃已是病又與詩相反也篤侯何擇焉龍之病也行雨必有腥氣錫之病也非三世人血塗之不能瘥是集也腥氣已空血痕猶在以難馴之性爲在陰之鳴天下苟有知音高山流水不妨一奏不然仍作君家第五之名藏之西塢以待後有風流儒雅而已

郵行詩紀序

循良者不必風雅風雅者不必循良二者似乎道不可

得而兼也兩漢武宣明章之世循良多矣以風雅聞者十無一焉唐有岑嘉州韋蘇州元道州皆風雅君子也然嘉蘇之政亦十無一聞焉惟道州春陵行少陵以爲天下得如結六七公爲郡萬物吐氣今讀其行亦但益後綴征云爾非有如兩漢之卓犖者也石門姚君書岑守皖甫一年精吏治悉民隱冰壺玉柱遠邇懷之露冕行屬邑漏暑中戴星過往七日而畢不以儼牽煩館人不以謁請勤執事攬風問俗臨水登山得五七言二十六章韻諸金石情抗烟雲不但風雅一時而已也余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其辭益怡然于兵燹之餘饒饒之後與康吏治淳鄉閭荒之猶遲障科之尚早飄飄之難如溪河之易舉莫不爲之慷慨經緯焉他若望天柱之洞天景王屋之仙室臨二喬之遺井抱太保之臥池讀古悠然有會而作肯貯於是二十六章中雄鷹之圖一望而辨名郡之誌約畧可觀本道州之存心在嘉州蘇州之合意晚景詩之高秀清瑩莫是過也以政若彼以詩又若此循良風雅雖欲不一身兼之何法而推讓未遑歟余于使君故人

缺以目所觀記益感于幾幾兩漢之治積而後澤之以
文彩使余不傳信史冊不皆可疑哉

涌月亭詩集序

余倚太平古寺夜臥青蓮閣北牕下夢枕方回忽見斜
月掛應如玻瓈水晶沁徹心骨始信杜老四更山吐月
幾夜水明樓之句坡公嘆爲絕唱不可易也次日早起
題于路橋袖涌月亭詩見屬以序余欣然欲登所謂涌
月亭者不知亭中月於曠昔之夜掛應問者請光吟韻
何如也波涌則海立峯涌則山高塔涌則如來浮臺涌
是堂文集 卷之六

則終南見余未前問月涌也月豈獨之登其間之遊
則之五言錯承或謂之七寶合歌一日而然
不已惟耶顏子登斯亭提斯月月涌而詩興之
不受惟耶然余既不能持分於月之中又不能併
於月之外空見其月之自涌而已舉其且遠其大高
不猶是乎其成也不必邀免問之賞其不成也不必
金谷之謂自涌而已矣顏子詩大致師提月之先生請
新俊逸傑出一時不但有父風而已南朝以來世推
謝而才學兩臻尤重光祿余於顏子詩知復其初知余

侯之世焉伯通爲吏部郎時人止可與談風月遺室而
白亦僅一涌月亭而已月固不用錢買父子遂私之以
爲吾家故物可乎顏子世學源長遂於蕩宕之以報
月先生則顏氏父子之於月亦猶趙氏父子之於日也
已

南耕堂詩集序

今夏百日不雨老人腳中有鬼譴謝客客有自毘陵來
者見刺不罷倒屣秋分之翼日夜始雨喜甚早起兒子
以南耕堂詩集見示曰此昔者曹子渭公欲見我公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之詩也五言之曰異哉風流儒雅固曹氏之世業乎渭
公夏起而思益振矣然漢魏以五言古爲制而
獨盛於唐非與古異旨也譬如字然古文不得不變爲
篆篆不得不變爲隸隸不得不變爲楷至於楷而後
其變矣其溢而爲行州者楷之閏位耳猶風雅變不得
不變爲騷騷不得不變爲古體古體不得不變爲近體
至于律無所容其變矣其溢而爲樂府者律之餘分耳
以是言之渭公之近體與陳思之五言淵源固合也余
嘗觀于近代以制義爲一事古文辭爲一事詩又爲一

事多其塗以悞之而詩且分雲門曹制似手班固必欲
風遷范曄必欲刺固後來者應居上也余諸不敢信獨
十謂公之詩嚴嚴然松雨解嘲生涼愁者誦之憐困者
誦之歸病者亦誦之霍余足且踟躕然欲扶牀而起矣
昔唐楊衡讀書廬山詩集爲應進士舉者益爲行春
拾殆盡惟於一一鶴聲飛上天句惜之誠自得也聞
公去冬雪盈丈時活埋五老七賢之間所得句豈止一
鶴聲可傳哉雖然謂公非衡比也公侯子孫必復其何
何遂不追芳建安七子唱酬乎

是堂文集

卷之六

重

寢園詩集序

詩於斯爲盛矣以余耳目所逮大丘名世者多而詩
生他若徐天池秀才陳白雲隱者秦嘉山人任少府
也士方以進取爲急不欲以詩分其心猶患以詩取士
而經術遂荒其弊一也近時則不然人人有社稷家成
集不知詩者亦恥矣天下惟吳中盛興中又而陽東
薛子公執其一也余獲交公執於益浦南過十數驛五
嶽之奇懷抱九江之秀色方採其雅什編入詩集以爲
寓公光矣遂並得出所未梓寢園集集凡分爲六部如

燕居酬贈登玩遊戲感懷悲悼以類別之古體近體五
七言又類從之亦既整齊畫一而顧問序於余余不敢
謂不學詩而二十年來一字不出示人非畏其詩禍畏
不能追蹤古人而大慚也予不如人萬不如人如我公
執者豈可及哉然諸賢皆謂公執學杜陵余獨謂公執
非不杜陵是學也而氣體亦近於西崑蓋杜陵之不得
不西崑者流風之漸也而學杜陵之不得不似西崑者
學博而才橫故也余將有以實之公執七言律多于五
言律三倍五言律多于七言古四倍而五言古絕少雖

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欲不似西崑得耶然宋初楊大年柳聖俞皆以學西崑
名家故詩人不諱也昔者方山先生以理學文章鳴於
東南不但以詩著史稱名家子孫自有傳學余方欲從
諸薛負牆請益幸歲星子壽二君子欣然友我而國符
使君儼然臨我今又得公執而細論詩焉豈曰從一道
術遊而已哉他日公執大對北於古人之說詩解頤方
知其究心有素不似一旦通顯而始操觚拈韻者比也

方譽子西江遊艸序

夫貧賤而悲傷羈旅而愁嘆人之常也若以貴遊才俊

問水尋山謁親訪故而亦形之於悲傷愁嘆之音若于
晒之謂其無病而放呻吟也綜其實不厭士各有志喜
怒哀樂辟之陰陽寒暑豈擇人而後有哉情極則喜否
則怒皆會則樂否則哀一動于志雖人人屈宋可也龍
眠方氏笏滿于床戟滿于門固今家之第一而譽于賢
身貴體敬仲攸稱所謂荀陳子弟苟一經行百里之內
太史必有德星之奏者一日惠領西江泛大江入彭蠡
徜徉于厭原匡廬之間久之得詩若干首皆同邑鄉友
姚美湖江在潛之所評定也詩之風韻柔和格調高逸
求其堂文集 卷之六

而虎氣必上龍性難馴亦違違若騷人怨士之不得志
者何哉美湖在潛流覽萬里凌厲千秋二家之詩已爲
行于世而譽子後先揚起繼父祖太史之芳聲慕者比
之簫鐘伯老贈之石斧西江遊舫特其一則耳南湖
閣序必待夫子安東林皓池詩終期乎康樂微二賢
無以名王謝子弟微王謝子弟亦無以榮豫章山水耶
譽子以妙絕天下之才而爲領袖山水之什亦焉與焉
仲之蓬歷者遊道其中挹澗溪欲賦自下而謀序于南
湖逸叟夫叟之飽患難而醉勞苦雖云窮愁之言易工

求一言之合於古之作者了不可得而譽子出片語隻
辭輒令人感悼流連而不已豈非家學天性皆非世俗
所企者歟余縱老於禹步終當以君爲大巫矣

楊納菴陶園近艸序

詩派宗豫章而祖栗里蓋黃振五季之頹風而陶開三
唐之正雅也朕陶於晉季矣黃於宋亦季矣後之君子
學黃者少而學陶者多陶致派而言微諷之有情而聞
之無罪故足述耳清江訥菴楊先生名在壇坫久矣近
築吏於靖安靖安山園也余曾避兵於是園之寶峰寺

求其堂文集 卷之六

當是時伯祥楊子玉章鄒子勞於王事以希踪文香
山之所爲余不能從不知我請卷爲家園爲師戒否謂
菴願爲伯祥之康樂與否越數十年而始修文事於
小山園价而鄒陶陶近艸見示甚矣訥菴之有取於陶
園也日涉成趣而閒靖寡言此菴之所以名訥也雖余
讀其詩而悲之長沙桓公之於淵明淵明世矣其情
之志而不忍忘況同時一族慷慨悲歌朝夕與共者乎
先生雖欲訥于言而不能訥于言之文者詩是也夫慧
之爲陶一絲耳鬱結盤辟而不可驟解綵而理之引于

丈而彌伸厥吐其胸之一線而非有他緒也詩之寄托
無所不言而惟言其所不忍言不忍不言者如去喉中
之蠅而後快也雖欲訥惡得而訥諸以先生之才不讀
書中秘亦乘傳絕域爲一時所震懼之偉人乃於山園
與諸弟子講先王禮樂雍雍於緇衣授壺之間昔或溪
思苦操以一什半韻自怡還自遣亦可哀也余友伯厚
既已化爲雲煙星漢不可得遇而王章又歎之丘壑幽
谷之間亦不可得見則獨先生猶以勸一詩寄之不
里里人里人亦何敢酒入舌出欲自念老矣天下詩
本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同鄉尚有與型

蔣素昔夜光詩集序

余客院以元一飯故諸君子多暇就之蔣子素昔先生
來之秀也寓書余曰二鴻西顧瑣瑣諸先生皆道某生
平願贊之甚詳之甚余笑曰道場賢師與童童詩吟
話相因謂詩云君所擇不出人意而橫得高名何耶
云昔年老故耳亦何必能稱美談素昔幸毋廢三先生
雲客中途以先一餅爲老成人也雖厥自古君子未有
不重先輩而吹毛哆口以相譏切者有之自近代矜壯

陵之於盧駱也此之江河之萬里昌黎之於李杜也辟
之光苕之萬丈卽下逮于宋宗派之圖販諸鼻值瓣香
之供上諸南豐豈若近代之歟歟爲哉夫詩非似立科
時爲取富貴之資亦聊以寫性抒情榮憤懣拾枯寂以
自慰衾影之一物也昔人曰元非補假可筆而成韻素
昔詩清音嘹唳若秋雁之翔風明心極適如野鶴之翔
月朝來爽氣襲人衣裾夜合幽香侵我寤寐余不意後
來之秀愈出愈奇雲共山浮江隨石轉如我素昔之卓
爾者也蓋今之君子尊三唐而薄二宋似也然於元則
求素堂文集 卷之六 五

亦無疵焉元之起來而企唐也元人之興寄風而韻書
多也毋亦其時賢語不屑之韻激于中之五言高吐爲
天外之瀑水以驚俗而埒天漢耶抑村不盡爲同用而
器不盡爲時藏無以自託於來茲而故爲此乎嗟俊俊
耶素昔妙給奇質無求於人而人求之爲其有珠胎玉
種在也若曰不願暗投亦何妨不明詞耶

梅湖卿堂近詩刪序

梅湖卿堂近詩刪者中江汪平子自刪其詩之號也余
客中江閱月矣未識平子亦未識梅湖遙聞聲而相思

耳遠客有持是詩以相示者時新秋快雨枕簟生涼坐而誦焉如對平子周旋折旋如遊梅湖坐對卧對不忍釋也余行且亟客代爲之請序何以序爲哉昭明文選唐人選唐詩選選其可存者而已惟夫子不曰選詩而曰刪詩詩三千而得三百去其十之九矣刪刪其可去者而已由是推之平子之詩固李王孫囊之所不能盡載而唐山人飄之所不能悉貯者也誦其詩傷時感事吊古懷人變筆如霜奇懷似雪月晴天柱驚鴻海門巨手字奪張衡家陵江漢聲聞上國秀甲江南者乎平子求其堂文集卷之六

以東南之彥遊西北之區一里平原大澤其間
室裕裕文人一丘一壑之性情一紙一書之自其
昭諫司空表聖之徒歟抑嚴道立範以行之徒歟余不
得而知也猶於誦高隱者三致意焉少讀元文見趙松
雲所誦高隱余恥之夫松雲乃族人子因俟其去而洗
坐具者也何辱高隱而洗頰以誦爲後之誦五君者非
吾之誦五君者也易辨也平子宜誦高隱者其人乎隱
者身不踰七尺盧不踰十笏何以得高高其人之潔而
已乎子出處不能定老壯亦不能知以詩卜之詩之潔

而其人之潔可意也雖不隱乎亦何普不高哉

董尚書穆如詩序

董尚書巡撫大江以西星紀一周於天矣部下四民慕
憲之恍如火之於陽燧如水之於方諸如鐵鉞之於礪
如銅鐘之於蜀山罔不孚也罔不應也旦夕 皇皇焉
恐墮卜紗籠等尚書以去十三郡謳誦錄且成帙而九
江九其是何也九江在省上流視他郡爲瘡天行不時
旱既太甚加以軍伍弊萊氓蚩荆榛剝輪剝不克瘳
儀尚書照臨而大感取民間食噉之嘶口棘喉盡傷厥心
哀是堂文集卷之六

爰請於 朝獨正賦二萬以賑兼從章貢清米萬石同
底溢口四民死而復生骨而續肉皆尚書賜也且抑高
廟御良馴周觀環巡題豁屯糧若干題城正額若干父
祖之於子孫春陽之于物業不是過焉故曰九江九其
其能斷不謂詞乎哉卜子夏有之曰情動于中而形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言哉是言尚書之爲
烈也豈弟漢之陳蕃名登三事唐之韋丹澤華八州而
已哉九江之爲屬郡也地稱吳頭楚尾以其近乎吳也

故音多似吳飲以其近乎楚也故聲大似楚些楚些吳
飲雖南方之風益風而入雅騷而類頌縱不及古人之
溫厚和平朕美盛德之形容由鮪背以及黃口由黔首
以迄閭閻如本一人如出一口此無他尚書之德貫于
肌膚滲於骨髓雖不解詠誦者如蟲吟鳥唱不知其肌
而賦耳是耶守若令以尚書之心爲心卽以尚書之政
爲政如德翼也者江湖散人山泉漫士守殘抱寂不取
典焉轅門尚書尚以陶令梅尉之例此之姑作朽木泥
以棲焉游魚私戢高溪施於不報而垂老絲釣不能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楊克正康承序

益詩之序也 益詩之序也 益詩之序也 益詩之序也
火如蟹之將斃於勢而有藏蘊門不羅之語神應致遠
之論殆非三代以下之人所能臻也楊先生克正初以
孝廉館康瓠學政余曾閱其舉子之文曰筆無詩也而
虛全乎既而名策燕臺宦遙闕嶺不相見者且十有餘
年今秋癸丑以修志之役聚首棘院殆三閱月唱和篇

什僅逾平生余私矚克正閉門歛足淵默雷聲及拙陽
城懷奇元亮咳嗽聞絕不一屑意及之其幽靜之度可
測其崖溪也耶既而出棘詠私於余代爲評論余何人
老於鼓刀方思誦讀于詩之一道日以糴躁爲金人之
銘矣而幽不能溪靜不能極猶不幽靜云爾克正之于
道全矣無論古近體卽四言中縱謝三百絕近君雅此
皆今人所未講也不詳克正命篇之旨昔者禪友于法
席叢林攝衣以履左右呈碍若不可措足者曰何棘乃
爾夫何棘也幽靜者見之猶空中幻花丁不可得夫何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種花偶集序

余老矣避居間村有蓮一池有竹一經召與二君子同
旋如來宋玉之風頰息趙衰之日兒捧種花偶集于日
此江令君屬以序者浣露頰之何風雅之悠朕遠也作
而唱曰今令極難耳審縣中牟太丘上計必不最矣無
已必如許旌陽之點金底催科緩鰥內黃之占多庶益

賦潛王萊縣之飛兒庶期會便否則無賞也邇來是
焉而風雅亦必不勝任何也時不給也如所稱吳元城
陸後儀潘河陽陶彭澤非風雅之翹翹者乎狀攷其治
行亦無狀焉耳柳柳州有言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
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君令
茲再考矣其始至也青山礫水囁傲尙紆迥薄車
檄旁午一呼不應鐫鑿四至余以爲韻如我公風流
藉應亦東之高閣請埃異日矣何哀朕成集近製且多
于始筮也異哉公肆于文而不肆于吏制於吏而不
求主官之集
于文天下有非美焉如是者乎粵自道其爲詩也如
好爲巨麗調勝而韻不勝繼變爲清洗味腴而氣不
時且倩朕而長纒朕而空調高韻逸味雋氣和追踪
唐矣公允時之傑朕者也公之詩海內自知之公之
行恐海內知之而尚未盡知之沐其膏者知雨浸其潤
者知河自高視遠者不明余見之備而卒難其德之
形容歟昔覲少爲令者曰必良于令車中有白頭在焉
以公之兼才而下質詩于余是亦車中白頭之一驗于

風柯集序

詩中華之所固有也禪非中華之所固有也自佛法入
而後有所謂僧自僧教廣而後有所謂禪朕僧與禪其
保家之素業僧與詩殆行己之外篇自古僧多好詩而
不好禪數自湯惠休而下至宋九僧名或顯或晦人皆
目爲詩僧雖欲自詭爲禪已句中有眼天下不許也至
若粗而振柴運米細而扣齒豎眉人皆目爲禪師字亦
不識書亦不觀于詩之一道若溪山中童群從未見鮑
泰軍耳今又不朕詩僧詭爲禪而喜于假借禪僧亦詭
爲詩而喜於游戲由是禪不足見長于詩時有時而見
求主官之集
於禪甚無謂也具準禪師大復古南源震吼音是以
重宗門不示余以拈頌語錄獨示以風柯集詩豈謂
余不知禪知詩耶卒業焉觀四言五言七言諸體備矣
體大思深朕朕風雅我用我法一切佛祖放寬一過而
況其餘乎余友天獄以詩句妙天下與師爲同
南弘覺老人語也所獄公十年矣不知二詩一風雅
石湖公禪之流以及于詩禪之問定詩禪根未從
前而得禪之也蓋禪禪之河雷馬詩風詩則禪
乎風俗而占游俠而北海鼓盪天地無所不周而柯其

小焉者耳使柯而無風枯木寒巖三冬無暖氣亦何能
條暢而扶蘇乎師之詩非詩也禪也又聞南源有泉湮
而復流卽楚莊王得萍實處夫萍不可以實而實故謂
之爲祥使柯可以實而不實亦必謂之爲妖矣柯之不
實無以風之則蠹於中而枯于外師蓋有事于禪焉淪
朕風行雖南源之一滴一流皆通大海何詩之足云乎

茗柯堂初集序

物不可以兩大名不可以兼成蓋有數焉平而張子翰
名圖麻姑山以相貶余謂今之雪蕉矣旣而又以茗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堂詩見寄子何於造物求多如此耶幸無觀乎摩詰之
詩也摩詰號詩天子自則曰前身是畫師是取于以高
自負終不敢於以詩并負不亦廉哉朕到今摩詰之畫
已不傳而詩盛傳畫壽僅五百歲詩壽益無量也子欲
爲其無量壽者乎諒不以初集自限也夫文人之畫異
於畫工者蓋其落筆必有萬卷之氣貯於其中非丹青
之謂也其於詩也亦朕詩幅有限上下古今不能湊泊
補綴毫末其間引之而愈入推之而愈出其入之出也
者何物也豈隱侯一韻遂爲牢籠哉子由是而不怠焉

異日雖奴僕命殤可也況一摩詰乎余于翰若先一飯
矣相去七百里歸而十笏之堂懸麻姑圖于几席呼翰
若翰若必出與余幸重細論詩

西林古巖禪師語錄序

余家與可丹淵集中凡所謂蘇子平者皆子瞻也子瞻
泰玉杲皓自稱姓杲杲天下長老一喝重輕尚且不識
何于平之有他日以山溪印可東林從聲色中來從聲
色中去當下且失卻杲杲矣余不敏曾謁天童老人希
聞法要漢公子孫莫不延訪居厚五十年前不得酒脫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事恨不露羅從頂門出尚終日依傍文字欲離生死自
杲不暇安敢杲人云西林爲高座道人遺處其鄉舊聞
不知直指雖懸在壁中不愁走卻而蜂穿紙上那有透
時幸古巖禪師振錫東來欲棲靈嶽雲奔壑赴遂得津
梁師爲天童下三世嫡嗣與歐嶺晦公分化西江海內
聞之稱爲西江雙玉柱今春二公作家相見余從拂雅
邇觀看未拈豎時欲一伸喙便覺落第二義二公尚不
以鈍根見棄引入勝流近從侍者得讀古師語錄余恐
之聲雲中清燭無色之色雪外空山正使聲覺登壇杲

予不何從呈倘也余友東吳薛叔子楊水如西楚熊石人尹宜子諸君子有晉人十八賢之約皆奉古師爲宗盟清散之風高峻之律可謂曠代一時今諸願以吉了舌頭助破週圖末後句也與可老狂益在於此

雲居嶗山師楚遊序

晦師方忌區廣旋移歐嶺如是者六年僕欲從之遊而未得也兒子行偶遇之歸宗荷其開接兼念枯株朽木竟非素昧平生者益悠然欲從之遊而卒未得也今年春師遠楚過慈東西林急命監輿獲接晨夕如三生石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三

上忽見故人欣慨交集不自忍禁秋杪自楚歸過柴門再觀精夏爲依依別去私自恨口安得天上雲居如古人一斛珠也近師書來寄示楚遊語錄及雜錄得讀而誦之因嘆曰師有三異恒識攸疑焉區達親將設賓主受法靈隱不負千華一也既有別傳復企高車二也具知得道尚涉懸業三也千華先開戒高座近應而高座實以笑溪爲海寒溪爲河師先後以詩祭之大慧果之無碑辨才洪覺範之秀始精進慧業與道寧影國也耶僕馬齒長矣憶二十年前浪遊吳越間編黍天

童徑山金粟浮玉諸尊宿電石火光倏忽歸朕不敢承荷近於雲居趙州闕末後句卒不得提扇洒脫以去宜師之罄朕齒冷猶以晦昔宗劉同修社事尚欲西江森水顛頂吸盡不顧僕口之宰也師豈以慧業作後者哉衛身有內甲外甲行已有內爲外爲禪體也律甲也禪義也文篇也篇謀而義立甲具而體和師善導歟僕昔曰阿雲友風子雨不崇朝而遍天下遊可矣矣其是而可矣

大林天嶽畫禪師散錄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四

其矣學道之人得明師友之難也不過善識不聞正法則思惟何以如如以如說哉古人喻之矣先天下以一鍼鋒投於下界之芥子上猶易而得明師友更難難可知已廬山固遠法師道場唐宋以來宗風尤盛代有大士遺遺載在傳燈近有百年目所親記精修教律尚守雁門正法眼藏竟亡種子天嶽師受列祖付託曾題名山偶到故山中者舊侶滿白迎住大林師范凡若辭乃掃石疏泉朕一坐具居朕雪壁偶示風幡拈誦及酬答遂成散錄僧有求刊以普示者師未可僕敬以誌

之口明師友之難也盲者失足非導不從狂者忘頭不
慎何醒智生悲悲亦生智也師許之可矣僕固鈍者前
師前錄一如雷震耳而聲一如水澆背而驚況敏者乎
王齊之詩曰懷自一生風乏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其力
崇淵如師僕託之矣

此山禪師語錄序

余二十年前曾奉天童和尚諸方知識氣息尚微今作
師子吼者過大唐國叢林矣自嘆老大大恰似張百
會竟不一會無端令廬山踟跳向三十三天祝着帝釋

求法堂文集

卷之六

聖

莫孔仍落在一寸毛維上大顯神通遶天下老古維十二
面觀音慈相威相一筆遶就亦似謾頗衰老子不得也
此山禪師源流爲天童四代孫手持一杖勘破天下無
一會禪客一旦風吹到鶴湖邊向三家村裏卓座江漢
波涌擁至祖庭溜白爭相傳曰此山出世矣或曰感音
佛以前已有此山此山何待今日出世感音佛以前昔
無此山此山何故今日出世張子韶曰可惜可惜步步
踏著此巖石湧山仰山洞山曹山都不是此山殆破額
山橫出一枝爲師子窟乎語錄傳播侍者欲余向如是

我聞以前畫一圓相作序文會碎如無手人打無舌人
無舌人道箇甚麼良久日岫斷峰腰細溪分燕尾長

廬山西林笑堂禪師法語序

笑堂師受靈巖付囑廣法西林作獅子吼者一月山魃
木客莫不消狀畏聞之崩裂也彌天之穆不一津梁遂
策杖他去或曰師去後西林拾鈴作人語不知是何祥
瑞有解之者曰毒艸既敷靈樹不蔭猊神失德江水流
慙余曰不朕西林在法窟中一著齒小黑子耳師法身
遍大千爲一黑子計乎是黑子中有師黑子放日月光

求法堂文集

卷之六

聖

師在大千中放光亮仍射黑子上但懷黑子無入定耳
西林法語既已流傳知與不知皆作怖勞日此出窟第
一聲也古人益有以喜作佛事者有以嘆作佛事者師
得拈示宗風自號笑堂不嘆而喜可知也余家亦有笑
笑先生未審所笑何事送師過溪時試一問之師以笑
作吼弟子以願解作齧裂有知是中利害者否

東巖禪師黃連語錄序

東巖禪師者臨濟宗斷橋下十五世金明介和尚之嗣
子也歲在乙未受星源黃連之請學人機語輯成錄

傳播叢林達諸錫西江傳慧百篇余不備遺矣
見旅舍謗狀如舊識也因得讀其錄而遂屬余序之余
幸非多智老翁不勞師掩門自語近者三寸不律與
同兒亦何所快以讀嘆其萬分一子雖狀余於師殆
幾有三緣焉金明塗游聞者必死遠聞者徐死卒隔千
里外無從一聞早歲則宦游其地寶蓋翺幟尚可述
志也一緣也黃連一味塞斷天下喉嚨啞者得有何口
可說亦幸隔千里外無從一嚼中年則各遊其地翠
香洞尚可想而懷也一緣也臨濟諸老曾為張拙說得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七

韓休女名觀面相星不惜蜣螂糞而相檢一說現
瓊臺師卑停雲俯窺流水雖佛法無二而指不
隔四五十年外無從一決垂老能更僕其世而莫逆
人醇乳醴泉更可挹而注也又一緣也師以儒家少
及心空第方意丹霞騎古佛之風將挂劍一世而
松秀落落穆穆松火燭湯怡然自適楊岐祖志復見於
今矣至若說法親切教人活人與人奪人語句具在諸
方明眼一一能辨之他如或八或別或拈或頌自朕月
印絕不雷同皆纏繞可發人深省師益以黃連為齋

耳異日流通如江如河固不可得而力過也已人亦有
言文章盛而儒術衰語錄多而佛法少其勢不能不厲
禁云狀要非通論也使三喝三拳足明大事一切有句
都歸點狀則百世而下尚不知臨濟為何物而況所稱
哉學人之不能已於斯刻也殆為懸命計也

同安法聖禪師語錄序

銓嚴居士年十五時上匡廬謁慈大師大師授記曰
士他日文人也幸不忘此事教以不分章讀中庸法讀
至萬遍如有疑處慈山與居山點出且慨狀曰慈山老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六

四

矣恐不復再見余退而如法讀之不致忘甫知發問
而大師果遷化嗣後閱五燈錄見中庸問卷三句發大
愚呆註破屋上架屋鈍置人於語言文章中不啻獨意
故紙何能猩猩喚猩猩也乎居士行且老偶向馬祖路
殺天下道場遇慈大師孫嗣傘居大士者道號法華
龍門遷鳳嶺今叢林所稱同安和尚也嗚呼居士雖大
師四十五年而始復見其紹法之孫似余先一飯而
海彌天又稱世講且知五乳齊垂通曹溪一滴者今尚
有人宜何如慶喜也和尚初住同安志勤尤復一旦飛

錫四獨信施教自欣欣清俸自助此與三度束壯一
蓋頭者作用可同年而語哉朕此有爲功德也及臨以
語錄披頌久之如松風謾謾石泉冷冷入耳悠朕有會
旋背朕朕若驚正同中庸一書童孺皆能上口百歲老
翁有終不能了朕於中者臨濟家兒風規依朕如在也
居士游戲諸老間無可借頓悞頭處竊嘆六祖五宗
是如來之種近門戶角立萬別千差獅子窟中互相嚙
齧何其舛歟如我怒大師舉首天外智近無師而對答
有人灼朕不昧尚聞有欲與紫相列之橫出一枝者
未是堂文集 卷之六 星

知家有宗國固有諸學與登傳一也學宮領玉而不
不沐浴似玉而兆兆何必元子也榜有邑日人謂之榜
花何必四姓及銀鏤王家也蓋如來神祖師神祖曹溪
所訶仁者安生分別苟能自肯方休則擎竹拈花同出
一手耳和尚圓頂方袍毳毳短髮芭蕉拄杖或奪或予
而善氣迎人酷似慈大師方丈接待時且不妨橫聖風
顛阿佛罵祖師唱誰家曲尚煩諸方致問乎雖朕居士
有一轉語請法璽堆碎印文八字不成以字不就又將
何法爲人

仁古崖壁神師語錄序

古師以一杖一袖一單持冷朕而至四顧能仁寺之天
王殿已鞠爲馬廐矣橫風直雨煥日寒星竟無古香爐
腳可煨也慨朕曰茲非白雲端之法堂乎白雲與山僧
同產衡陽同紹臨濟誓必光復之一日文子遇之於途
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客有知師者謂余曰此少年去老
二隱之子林野之孫寄雲之重孫也因心識之無何時
單孤坐經年而殿之如馬廐者忽現爲梵率宮相矣此
是僧衆暨戒弟子發愿請師居鐵佛殿爲方丈師良久
求之堂文集 卷之六 星

然朕且亟請語錄流通師曰山僧未上堂止有執經拈
頌少少許白雲風事翰墨山僧不朕恐世眼不識東
日反滋笑端文子戲舉楊岐語白雲話曰儂者衆人
笑師怕人笑予師亦微笑曰如是居士其爲山僧序之
余曰昔陸文安自稱圓得時文者文子且聞得語錄時
文出自秀才心肝尚可造鈔今語錄如山亦將安用徒
汗白馬爲哉直宜堆作池灰以待來劫西城道人問耳
雖朕生灰爐中寧無星星爆發令大地山河一時墮滅
乎哉 溪探不可猝獲間掃忘帚聞帚忘掃亦語錄中

得力字也。師語太切近，正恐燎着着毛，何必什院上堂。
如古德所藏病疾相似，狀後謂之出世度人哉。余觀師
風度視世間法，不啻一莖艸。提起便放於出世間法，亦
不啻一莖艸。拈起便用，仍舉白雲語句讀嘆曰：「自有
雙彩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七

柴桑文德異著

梅逢禪師語錄序

廬山梅逢大師十六歲棄道丈人既而雪嶠老耄想雲門遇之愛其奇雋從丈人請之作侍者僅十餘年終受丈人付囑今海內稱大師矣自天界分席一止揚州之石塔載止蕪湖之興國三止瑞州之太平院頃復止新城之壽昌寺四期語錄傳播叢林學人德音欲其錫之以付於嘉興之楞嚴廣流通焉舟艤盆浦問序於余余式是堂文集

卷之七

有一大病近師語錄閉目不觀非畏其訛畏其多也雙眸幾何能不枯於支那撰述之充棟盈牀哉佛以不立文字傳解以立文字標榜失其宗矣雖然人豈活佛喜其開口耳師不一吼百獸不能腦裂僧不一喝三日不得耳聾故堂頭之聲音即寮佐之文字寮佐之文字即宗門之眼睛雖欲不立而勢不得不立己一開口而十方聞之如見灰袋道人五臟俱露吁可畏也梅師有硬於鐵身瘦於柴舌利於刀機快於箭無不讀其語錄泥然而欲悟情然而自悲思其人而不能見見其人而不

忍離海內不知其凡幾而余又焉俟贊嘆為哉曾讀范史之傳身毒曰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誌之所挺生嘗慨慕焉今廬山之麓一片土金竹之有梅師上繼東苑勝果之有遠老嗣雲門推而廣之陽岐斷橋之後一時莫不有人焉嗚呼盛哉於身毒何多讓矣獨於居士分燈陳揅尚書而外竟無碩儒大雅以與列師酬唱至今夏子喬王子淳之徒得同上藍脩堂遙萬里無雲四稜塌地之半解余不幾應哉序我師而拘方隅之見申香火之情諸方且為之匿笑矣

求是堂文集

二

俞昭和尚語錄序

昔臨濟在黃檗三年不知叅問被座主引誘三次受杖值大愚一句便作風顛漢捋虎鬚丹霞開選佛場直造江西手拓幞頭額遺抵石頭三年槽廠優騎聖僧頭燒木佛取舍利去二師初皆三年三年不知作何務一旦遂如此余壯遊吳越曾謁天童天童三世莫不敬禮聞聲相思惟有靈巖而將靈巖虎巖者獲友二人焉一口西林古巖一曰洪山俞昭然余師黃元公蔡雲怡二先生一建天童旗鼓一投靈巖針芥皆選官為選佛者余

無似雖屢經路滑卻無候頭額可拓奈何而放下幘頭
作剗紳供不止天然一子大庾棠菴法幢屢歷笑峯諸
歸諸師以將相委相作大丈夫事同黃蔡下視鄧州矣
始古疑入西林人士蒸雲雲居响山五峯佛幢先後至
同坐虎溪咏十八賢影豈但遺社未以亦覺雲山不散
未久化去俞昭師繼席聖燈炳於曉巖慧命續於香谷
永公蕭散之風揚岐嶺靜之日叢林相傳以爲盛舉而
師且受洪山之請洪山爲楚都會大招提荆轲魯林梅
柏新樹師以佛母麗蓮乳不獨三千健兒受其養也蓋
是堂文集 卷之二

古拙禪師傳燈序

廬山林隱古拙父子也授受之際手跡宛然去之百有
餘年如見其人聆其聲咳云余非學禪者也然讀五燈
之書竊知禪之辨宗如人族譜有嫡有支如國繼統有
正有閏陳變而齊秦別爲趙可也呂夏伯野之宗牛異
與牛之姓如之何其可也常塗承漢拓跋續華可也漢

王分熊釋之符淳維竊神禹之號如之何其可也嗚呼
眼隨笑傳花仍空落心兼臂斷葉自法生印在我而燃
君智過師乃受乳當天雷震誰能三日耳聾半夜明星
自要十方首肯兩言半偈寧可振祖宗風一杖几何慢
言說佛慧命生無須梅子之候觸背非竹篋之因飲泉
冷爇自知彈琴山水欲別豈宜戲說因謁冥行者乎古
師見地海內應有識之者顧法語大流於八閩榔峯峯
下盤腸一水涓涓如殺無有聞知後人無得抱舊卷以
告同人臨濟世有達者今雖未詳幾世然不支不問則
求足堂文集 卷之七

可採義以斷者試從學禪者詳問焉

金明介菴禪師語錄序

余嘗於人關門戶之禍老而欲逃於潭甫聞其藩分門
別戶嗷嗷甚焉昔屈平厭亂湛於清冷之淵而賜過則
曰水中之亂有愈甚者嗟乎士於何逃哉金明介菴禪
師古無謬佛也余讀其源流頌嘆焉由臨濟十七世而
斷橋斷橋十一世而車溪車溪三世而普明介菴親受
法普明者也禪者欲抹殺此一技何哉孔子之論儒行
曰不可以更僕數打鼎負重尚道刻之况其傑然者乎

不二法門居士人之諸菩薩人之如曰某菩薩旁門某菩薩正門不幾令維摩詰爾冷乎余性不喜讀時師語錄惟從行實悟入處驗之此非可誑後世者也介菴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斧聲耶木聲耶聲來耳邊耶耳去聲邊耶普天下聞所木聲無一人語入而介菴獨有省豈匠善解說法而斧木間有活佛耶此中欲建立一門戶了不可得冷冷清清即古之聞擊竹聲聞碎抨聲聞市相罵聲聞低喚小玉聲皆似之而非也即使介菴他日聞之依舊斧斫大木聲不作驚怖乃禪師本地風光

是堂文集

卷之七

五

耳不於此處驗禪師不二法門而硬斷曰此斷捨橫出枝也嗟乎安哉余前年過嘉禾過介菴於全明延坐竟日如雪子使人之意也消知其有得於無聲者見了行遠復從之遊項寄語錄至南湖爲之序其意以告諸方之善讀之者幸無蹈門戶之戈矛也

乾源鍵機大師語錄序

鍵機大師近住乾源已五度說法矣一日遊直廬余往謁之儼如舊識蓋有門人陳昌言以名孝廉者書滿屋今已下世而師風儀不稍似時似詢之固昌言之宅相

也酷似其舅慨然久之又聞師尊人因魯先生崇禎時守虔號廉吏聞國變遂肥遁去余以降部民心仰止之昔張燕公序玄奘述其先世如來瞿曇父姓釋迦母姓亦明貴種余于世間法與師稱舊通家既如此少壯浪遊輒希蹤張拙龐蘊之爲人欲分燈一室而慧業淨業皆不如人曾泰密雲大師供之於梅谿又禮石車於金粟天童之二世三世以及四世知者強半雖不能遍參然一聞其淵源便如族姓了不忍釋余于出世間法與師稱老居士又如此今師語錄已播叢林號爲佛眼余

是堂文集

卷之七

六

何容啖歎哉憶乾源初以九十七相授仰山仰山一覽覽卻大省葛藤重集一本得無添足乎我師新行舊令無影樹下安用一國黃金拄杖劃開一手兩拳只合點頭而已說法者須當機機自不易當耳而發機者尤不易發由基之射也百發百中然但穿一楊葉而止使射者不過如一楊葉即千中萬中亦徒費此機耳馬大師射得一羣石羣止射得半箇然馬大師之射得一羣止曰何不自射而石羣之半箇亦從自射始故曰發其機不如日鍵其機之爲愈也千金之弩不爲鼯鼠一徽而上

或落鵬鄉我師之師爲無碍無碍之師爲林野林野師
即密雲也世世握機不爲漫射師以鍵機爲號止止寂
寂萬弩俱張坦腹承之死此樹下當今尚 有共人哉
南之南潭之北號源兒孫滿地可也

東林近集序

吾聞古德自他入者涉因緣之門無師證者墮自然之
域兩者皆訶然經不云乎從今日始不以佛爲聖師何
也自在其地不在他鄉自歸於己不歸他人佛於我何
有哉東林自真師棲息東林五十年一瓢一笠遂登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七

約房禪師百不究竟歌序

佛祖自淨自僻飯以饜香至之子強半王家子也知王
家子不究竟乃出而究竟一大事一大事究竟凡百可
以不究竟矣約房師在寧邱爲近屬一人得法於此山
河一時憤滅恨不親眼見之應大地山河一時唱喝至
得法者是誰圓通開選佛場塗毒鼓了不可近無龍

雅難馴之性然獅王欲吼之獸喜獲怒拳一時殺活無
處可以吐氣乃取雙徑老人十不究竟歌衍而百之如
與天遊游銷石鍊金之中忍酒以冰冷之泉點點驚背
正不厭其多多益善也余意欲坦腹夜話亭中半夜松
風起時屬善梵唱者吹師是歌以當絲竹縱不成佛亦
定生天囑不見約公辭世問王子作法王子乎

送趙石谷 陸見序

今上撫有萬國屬 不庭暨我民不靖敬念厥心中夜
寔屬以興曰嗟我司馬其惟舊人不匿厥指其開於朕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八

雖勝大小臣咸曰時則有若前尚書臣某某時則有若
前御史臣某某可致六師 天子若曰飲哉趙某非
未幾而曰亟知兵者也其來前於是海以內外曰趙公
用矣用趙公矣公聞 命慨然不仰寧者終日曰 天
子威命明德余小臣其敢不即然力有幅也告人則必
以太夫人爲辭夫人轉登七襄閣而拊公背曰行矣慎
之辛過莫不云平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彼
亦愛其子也想何可以負此語於是里開闢而走相告

曰非獨公賢太夫人實又賢於是洗膳用酒而致爵於
趙氏祝曰公其舉茲公之始大也封於趙城趙近代從
恒山臨代代可取趙之所以興也服騎射以教百姓
趙之所以強也公撫三輔禦而綏代趙趙其復乎泰
砥河帶天子懋功祝曰夫人其舉茲造父之從王以
白圭玄璧見西王母於弇山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歌
白雲謠焉斯趙氏之所傳聞也夫人敬觀天子七萃
之士以矜胡夫人亦大母也又祝曰夫人公其舉茲成
季之勳宜孟之忠既有聞矣然姬之賦采葑菲忘旨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九

莫遠也以下叔隗也盾爲正卿請於公曰微姬氏臣何
以及此夫人逮下賢於姬公之忠孝允哉公駟以趙
靜慈蠶服五等服夫人加於翟冠翠輿重累而之夫
人公其舉茲於是公拜謝祝曰諸君其舉茲先大夫之
未卒圖也夫人援劉忠定母語忠定曰汝父平生願爲
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何慮乎援張龜公母誦
其父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辭以助汝言不決乎是時
余巡密州云今天子更生余小童淳樸而用之先大
夫之謂何其敢不力乎夫人以憲英命命之矣其敢

不力於是里間聞而走相告曰稱人之賢必本之先世
義殆不誣己於是拜首稽首上祝曰維爾斯揚以獻我
皇於皇懷哉夏來哉趙公荒哉夫人康哉

送吉安劉司理序

余司勳時私議吏道祿而多端莫若一之於科舉如內
侍胥用吉士酒醢亦選清流事尚綿邈駭聽聞近如
趙宋丞簿尉無有不以士人爲之者後率爲公輔名臣
豈必須刀筆以棄詩書哉至元初史天澤王鶚請以科
舉取士詔議定程式未及施行後和禮霍孫復言天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十

習儒者少他途得官者多世祖患之曰凡國人乃儒吏
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元科名得人始於
此不然錢穀刑名付之非人世治則偷時亂必泯刑名
視錢穀爲重不識字之獬豸觸邪何如能言之角端止
殺乎司理在古二千石之一刑曹耳後乃難其選不獨
操刑名覈錢穀長令以下二千石以上得以清議賢否
之比士之年有聲者概充同考試官俸滿嘗以之陞館
閣臺省諸郎任至難塞也今尚科舉吏道不祿海內蒸
蒸望治吉陽大江之名郡也閩中劉廣玄使君以鄉進

士來望之先時吉陽以虔廣用兵士民寧避山箚澤草
間大姓恒依庇焉實無他太守輒以兵備彈之民疑何
恐惕上下相逼幾至頑犷使君下車招來柔服之大姓
稍出至以賓禮修教舊耆紳一時翕然稱賢郡士紫驚
氣矜之隆學使者至且委其青衫於廟而去聞使君賢
乃罷黜之論文課稅螺岫驚潮底幾起色矣甲午之秋
當比士蔡少司馬念貢院兵燹前兩比皆寓侍御史行
臺不稱爲國求賢意特創新之及主試者至慨簡屬吏
一時赫赫名朝必得者皆真之外獨以使君爲稱首使
長史堂文集 卷之七

君虛公懷閭與土者稱心愜目互相可否一門得士之
盛莫不以爲冰壺云使君家範所作文塚述其自爲
文高至星嶽幽底淵海鬼神靈惟風雨龍蛇至於不救
噫嘻穆思所謂用心爲學者非耶而使君家文學貴公
車對策萬言凜凜生氣嚴嚴正論責育之勇豈能踰越
帝前不御尚生我輩登科之嘆使君學不亞鮑而忠近
於賈遇亦且上下也翺翔二劉間豈不令人慚哉門下
士某某樂得師而且畏師之介不敢以他辭贈費謂吾
徒而論曰先生文章重於世吾師之所儀刑也願得之

以獻余因謝曰科舉之効微盛於今天下矣金衛王以
某人才雖佳惜其出身不正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而
三嘆也以使君之設設青松門下士又玉符縣立司理
一席亦開封起家之系耳他日豈可量焉雖然使君無
薄司理屢聘不起懷孟間尚有如劉因者乎遙遙學
寧毋寶歌許衡輩可樂道講學以自娛乎

送薛彬所觀察歸田序

薛彬所先生觀察九江殆十有二年力請歸田撫按諸
公知士民之不忍其去也不爲代疏請益力歸志益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乃撫然而從之而士民遂失望矣客有言於余者曰
仙雷之口善然爲九江計誠是也爲先生計先生亦有
主是者乎呂聖功能宋太宗曰聖復位日穿矣錢公若
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近以
感動之者耳即日移疾求去戴葵簡果疏乞休託劉忠
宣以出於實情爲言 孝皇曰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
猶家人父子也何忍捨朕而先歸乎恭簡聞之泣下口
吾不得還家矣如錢公所論天下之能歸者絕少由戴
公所遭天下之得歸者又絕難也先生既能歸又幸得

歸吾儕小人不樂成其高乎士大夫仕於敝鄉者目所
及見王太蒙大司空周際五御史大夫或藩或臬或守
或巡翔容與於匡山蠡水間類皆十有餘年民思之
至今言之猶瞻仰在昨日也二公恂恂長者政簡而節
廉寬裕和惠謫然近人見薛先生如見二公焉然二公
所蒞尚敝鄉之盛時也先生下車時罷嬰城一丸礫場
耳撫循以迄今茲蓋亦艱矣始勤者或終惰忘始勵者
或終色渝始正率者或終假屬於片辭始憲貞者或終
縱胥於一日先生十二年間始終如一也類於二公
式是堂文集

卷之七

之時而加修於二公急流勇退又過之先生其偉人也
哉蒲坂天下名州也陽山橋水之間多賢聖焉余未得
從先生入大廈圖得陳克復所記薰風綬者而觀之猶
可意想其空曠而羨先生得歸錦蘇野之樂也蒲坂薛
爲大宗自汾陰侯與王景畧齊名中原以後立即續關
西之譽伯襄遊文中之門國史家乘不勝編緝而近莫
顯於文清公文清理學節義以光於相業者人人能道
之其兩爲南北大理一平反某指揮妻之誣一抵某富
豪於法蓋既欲以其身以守法不令匹夫匹婦有所冤

而又不取虧損朝廷法以博寬厚之名如文清者洵得
古人用法之中矣先生世譜不知近遠竊見十二年間
所以執法不忍過不敢不及者其用心何似我文清也
余有兩石交一長山李大司馬五絃一先生同鄉衛少
司空邵孫同爲理官於潮皆以文清治法爲勗而余劣
遠不及二君子今猶惓惓於余也記余報五絃尺牘有
曰功名在竹帛性命在蒲團邵孫亦寓書丐作堂名余
以爲老子有言知止不殆其堂卽名知止可乎二君子
皆不以爲不然遂相繼高引薛先生歸過曲沃上知止
東是堂文集

卷之七

十四

之堂見司空焉必問及故人或指其顏曰此某之爲吾
題者也公歸某亦贈言乎先生應述余十二年間得聯
雙江湖間者幸有以處之也有以處之自有以贈之他
日衛李二君子必起先生必薦用九江故鄉也雨之過
天下者雲必先九江矣然亦祝先生如文清公再起再
引請爲望云爾

送高司徒權竣還金陵序

記歲在庚午余客金陵僦居鷄鳴山僧院日從諸君子
遊皆江左所稱魁壘者類似敦行洽聞爲海內倡望風

仰飲社事聿興若復若幾雅足模楷天下而議者已引
甘陵耻不入黨之事矣方是時計部高君祖中舉第才
年俱不可及雖未縞衣致私然諸君子之譽藉甚耐浪
遊吳越國某怒竄籍城中諸士從大學後抗何著陳東
大義神激逐之而高君亦毅然其中余正胸中有鬼不
能拜離暗京兆以前論誅貴郎某也疏刺余且煩臺省
譴而爭乃盡臥西湖淨寺中一日客有持檄示者霍然
兩與指君名謂客曰余知此君卓然入矣後南中多故
某露且得志手書伶募冊上磨礪以須余名寄居第四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上五

五舟過金陵如聞金鼓不敢身試焉回首一二十年
諸君子星辰落落不能共上新亭歌河滿子一闋慨可
知也僻居溪上以來王右軍所謂一時風流得意之事
都盡正無可淘寫君方以千佛名經中人不貪相阿婆
招我江渚風前湖亭月上雅歌浩飲情好日隆所尤樂
就君者客余且皂帽葛巾婆娑其側不以爲忤亦時假
浮家泛宅之名稍爲乞貸君所然而許之或曰是或於
君故然有共子負薪而無優之衣冠者有罹禍於仙芝
而不能葉以莖者有哀江頭而困苦願爲奴者於君無

一日之故也咸厚之知故余因是而慨然曰古人有言
能分人以食者嘗饑者也也能不受人車者安徒步者也
余縱不敢不安徒步不受其大然受其細矣君所以養
志於樂饒者寧止辦一計材耶司農司空之推於不肖
九江七一也外家世爲抱關之戶矣習水事大抵紆餘
爲新耳若刻舟以求辟如持杖呼犬猶猶而去之余見
君之坐牀而如意以指揮也如數飛鴻意焉而已如狎
遊鷗忘焉而已而勉反磨集不已嚮者之論社事也欲
如胡先生潮州學齋例列六部如分經各以性之所近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十六

治一學如屯田水利錢法茶馬悉戶部也以高君才八
面受敵無不可者蓋威立惠行端以嚴靜一偏之學何
足以云茲者政事之堂有君子焉同君之淵源實吾社
領袖也方且引君同心一體以姚康虞元相期待竣後
行聖吾儕小人引領望太平焉曰庶其有雨之四訖也
先是侍御張君雪葑太史鄧君元昭奉簡書至九江皆
與君莫逆皆緣因君修枯木朽株之傲於余余遂避不
敢當而君且相讓曰吐哺人恐好事介君之行萬書請
君子之尚存者曰余之母今年四百五十甲子矣萬乘

不奪匹夫之守所以教天下之忠三公不易一日之養所以教天下之孝高君聞而義之君何如人哉追社事之日起有一夫基之謂社五色攸建王者之號也聞者不寒而慄余獨語婁東張西銘雲間夏夔仲曰將如俗父言東林白社宗雷諸公不且對簿廷尉耶相與大笑久之其事卒解今東林之社岫渡一丈矣君杖策臨山道上過其下到處依依攀蓮華示僧詢離垢何在吾吸西江水澆之瀕行且損俸爲影堂費嘻君非社中揮絃執筆者與暫還金陵諸君子之尚存者設問余近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七

有無幸對曰九江三溪僑者一元漫郎詩猶愛此溪水而能存讓名是也蒲柳之姿糜鹿之性於世戾矣然尚能向使君曰何以處我因語曰何以貽我乃以此序并吾之行

送楊都督移鎮興安序

余觀古大將而有循吏風者漢寇恂之於河內晉羊祜之於襄陽二人而已是及唐宋前後六朝五代無傳人至北元而始有張獻武弘範之於亳州千年相望譏鼎巍然故河內之政百姓至親見天子願借畱一年襄陽

人爭爲立碑過者至爲之涕下由是以言史蓋盛二公之德也豈曰功哉獻武世祀於亳州必有德於亳人虞伯生之碑記所以列獻武功於樂石者費辭矣於亳州所以嘉惠斯人者無一言豈其德不足而煩亳州之社率耶抑伯生文人中卓犖者竟不識史體也載爲論定獻武之居亳爲縣日也不博而河內襄陽皆多歷年所得以信用德故不可同年而論也達治體者崇獎循吏導課而又任之乃可責以成功而御將之法不然以爲一夜可入其臥內一朝可解其兵權大將方內兵而外求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廿八

民又以地方爲傳舍身爲寓公亦復何所依厥而望其師循吏哉余因是不賢二公而賢世祖武帝之能御也維柳督楊侯之鎮撫我九江也戊子以來始將七年侯以九江爲家九江以侯爲父母故侯視百姓如子女視偏裨如亞旅視大小吏如伯仲視城池如室與視地方如川舍視軍政如喃喃之家人視官廨如私寢視井里廛市如園廐庖湍視錢穀如哺嬰之泔乳視刀鋸如戚兒之荆楚視威秩無文如宗祖視社稷封疆如門庭之鎖鑰凡七年間所以措施於九江者皆作德事而赫赫

強言侯者曰侯取豫章如振槁也拔都昌如拉朽也援
饒州如救火而破廣東如高屋而建瓴也功赫赫也大
司馬上其功聚太宰宗伯諸太史及臺省郎諭功而移
侯繼陝之興安與安人壽九江人之父母而侯且辭九
江之舉而家與安矣九江人謀所以借侯於朝不可得
而思碑之又以碑之適我思而已無以旌侯之行俾興
安人知侯之加惠九江如此也爰謀余以序其德之七
年如一日也余文不能如伯生伯生論次獻武且不給
而况壓獻武如侯嘗試論之保治惟文文則循吏爲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十九

送都督楊公元凱提督江西序

都督楊公始從大將軍入江西功最晉爵鎮九江鎮之

七年忽發興安內外疏爭以九江東南鎖鑰重地非公
彈壓不可卒還公九江未一年所而閩海告警公協
征仍慮九江待公如是者三四年城漳浦且戰且守海
卒無波乃又還公九江九江人惟聲雷動曰我公來矣
相與潮舟百里迎之方是時公鎮九江殆十一年老者
白壯者老少者壯皆公休養生聚之民也環公山前後
瞻望愛慕如見父母戀戀依依公四顧而慨容言拘未
數月而提督江西全省之 命下九江人喜相告曰我
公陞矣猶照臨我如故也雖然我公在九江朝朝聞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三

夕出夕見今遠矣三百里矣安能親之如晤昔乎即公
之歲下偏將軍以及率領亦如九江人之言謂公不能
捨公不忍求所以報公不得走余湖上廬請余以述
其意余不以弗文辭而告之曰九江士大夫甚少老
如德興惟公知之至渡公之爲政於九江者微見亦不
能之矣凡一代之偉人可傳者功與德二者而已而功
有入史記之太常旌之太廟與饗之師貞擢奇功必使
戰必勝者非野人之所與知也若公之德在九江九江
人不能忘亦不能昧德戊子城再破時夏雨淋漓清渠

壅積血沉艸際賦浮波間卧見星辰行迷我碌斯何時
也公提數千健兒開荒爰穢召募居民不但醉人為翁
即似人亦喜矣山殘水剩之間窺公於兵有節制於民
又有撫循雞犬不夜驚牛犢不朝佩於是子始魚貫而
行而棧泊於城之內關之外市者市居者居漸而構造
日新鱗鱗毳毼絃誦俗遂阜成率秀累與制有聞
起則視十二年以前風煙宇宙如隔古今壇場城壁廟
廟衙齋祓除之遺庖漏之所莫不修飭儉華合中一粟
一絲不以煩人偏士宴賓烹鮮魚蟹紅印青蛇翟謙於
求先堂文集 卷之七 主

閱荆南有驛上西鄂下東皖又有江與湖天下二家無
斷事守狀虎皮未包龍驤猶任左右前後皆與相連
德如我公輕裘緩帶坐鎮壽安神京南顧能清晏自娛
故昔羊叔子在襄陽望峴首莫不為之墮淚迄于劉主
顯川百姓遠道世祖願借寇君九江亦我公之襄陽嶺
川也今縱不能借公峴首猶在公愛九江九江愛公即
他日裂土大國啟封曰我十二年休養生聚之郡也魂
夢尚猶思此況區區三百里耳猶我公所轄可以私厚
九江應無不樂為而德之維公者又新乎哉
求先堂文集 卷之七 主

賀都督趙公顯書移鎮會城序

都督趙公鎮九江之十年移鎮西江會城奉 特命也
九江士民聞而大恐曰公奈何捨我去相與奔走辭所
以違舊之既而知不可復相與奔走所以饒送之因
乞言於余余乃告士民曰鎮我會城則九江猶宇下也
譬如晉兩廟石出雲理必先之公必不忌我九江矣考
之往蹟自晉於荆揚之間設立一江州寓治潯陽則都
督府以鎮守之為東南要防也至全盛一統時則百
地險而非所爭路衝而不足據惟冠蓋停焉雖不鎮以

都督可也。厥公之始來海上，波正揚江寧城。開曉上
下千里，皆聞風逃。太從兵間，軍病疾上敵在目。中乃是
時受命之日，不問家賊，雖迫厚集其氣，以待之。則有若
焉。服君奢及其至也，城中荆棘守械，軍無一有者。方
是時，日夜巡視，造營舍，開屯田，老謀壯猷，過兵於前席
之上。則有若營平，懷克圖及其久也。士精而不偷，餉積
而宿飽。方起距以示可用，或昔蹤跡燕閒而好以暇。且
暨方是時，起亭榭，開池塘，幸舍翹館，好客而下士。則有
若平原君，勝夫三名賢。昔公之宗英而公則兼而有之。

東楚堂文集

卷之七

送

曾不佞哉。余昔私圖公，美帶樸素，飲饌簡淡，至分佈諸
部，伍於二郡十六縣之間。以至窮山極水，村落荒蕪，莫
不偵探防守，兵視民為一家。民視兵為一體。惟三十年
所以煩我公安輯，調劑無事為福。未免過勤，頭頭為白。
此尤九江之不忍忘公者也。今析國恩，初拜亂子判
史諸公子咸讀書，自監凡所以賜鼎錫券方次第施行。
大臣且議豫章為東南奧區，章貢江湖水陸攸聚，斯時
印無竊發而地瘠民瘼，得如陳蕃輩，其人為之畢領
足矣。然推轂大帥執論我公者，公之行也。如九江焉。

最於別郡，凡徭役之類，仍必商於撫軍諸大使。曰：余若
若郡苦辛，其少寬之。則世世保障，不且以九江為越氏
晉陽哉。士民曰：允哉斯言。遂共書之幃上以獻。

送廬山匡雲逵南州序

十數年之間耳。於吾鄉兩御史大夫不及鄒忠介翁幸
李忠文以書論學，且從之湖口舟中，佐收債師之難於
兩徵君不及章明德猶隨先子後，遊守約朱先生之門。
守所聞以不敢失墜也。然余不絕方外交於廬山兩碑
德不及達觀猶幸從五乳七峰間，晤慈山師，授以大學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五

決疑嗚呼！十數年之間耳。山有絕壁曰九奇，木客門私
欲神常扁鵲，不惡神僧，怪焉有匡雲者，望氣控何卓
菴於下山之點，荒沮之萬態不懸，不吝卒奪而有知是
者三紀。今且種種，瞻瞻七十又八，梳石松松，樂此不為
疲也。余一度上山，輒一度與之談，指泉為甘漿，指雲為
玉糝，指石為荔子，口某之供養，居士侈矣。師明德之甲
人與諸先達往還，出忠介公所書便面，相示如南余。其
壁從問二先生生平，師如話家世族譜，又善於子公鋒
聞之時，解頤時，捧腹其莊語正色，更令人對典刑思老。

成之不作至於登達師之堂與披慈老之藩籬入面教
四座驚又謂天本色不足爲下風也師問云老僧讀書
於焦澗固太史家而詩法則受之陳仲醇徵士諱其山
居雜咏洵有規繩朕余常語師師好奇奇者天地之
病也中原一望千里平平無奇而巉峰峭岫豈非元氣
不足而稜角橫出耶宜其補綴未已而崩圯隨之師曰
中原浩浩乎蕩哉且陸沈矣老僧於萬石間留此一塊
人力天工共成靜土以山水爲懸命以文章爲神通以
朋友爲安樂國縱不能寶掌住此千年亦定可趙州百
求足堂文集 卷之七

贈高淳徐我成序

余行理先時寓卧南湖亭于匡公盛德貪與少日周旋
非有他也一日有受刺小艇而前口狎開海以內有磐
巖于者願見之余遠無所引辟爲之設茗小譚近事目
睜睜鼻暗暗其爲語也狷介而悲涼不數日駕散舟載
一石入山竟未聞其更何鄉人居停何所遠九江何事
時山中筍新綠艸花二時都長坐一胡床向北隱下終

日不肯離書亦縱橫地擲忽雨中欵門投以詩筒從午
睡中視字若城沒呼兄誦之乃友人爲是叟介郵越中
落生所撰狀乞貸銓殿子一文以自壽者嗚呼余之不
托於文也久矣無以慕是叟意因與兄言梅子真以一
尉假軀傳上言事一旦棄妻子去九江至今人傳以儒
姚平仲以大將砍敵營不就乘青驢亡命一晝夜行七
八百里至青城山至今人亦傳以僊此二子者如生平
特適盛代得官口舌策勲首 變亂不經於目憂患不
役於心既爵而高育流祿廉亦林枯而卉蒸耳能至今
求足堂文集 卷之七

哉叟之從橫溪航海上馳西北邊作大將軍排客又上
京師入貨爲郎已而改服從戎伺候司馬門旋專闕江
上數十年來霍朕如夢叟故叟也雨裏農僮雪中釣侶
掉頭歎笑頭糜依依楊惲有言人生遠志耳須富貴何
爲嗚呼子真平仲豈伊異人余竊慕其悟而猶惜其晚
也兄亦笑於側曰是叟也異今好武叟好文今好少叟
又老老好邊叟又好遊好遊而遇大阮之姻友文人者
幾何人且新郎君之風二都序兩京者幾何氏不請也
而請於大人似好人也而非好文不可不塞其意余藏

朕起日惡有是哉汝書是意以謝南湖友人致之是更
卽以當報刺何如何如

送劬竹坪僧近則南遊序

東南之山水奇秀者多矣朕余居吳越久吳越士大夫
輒問匡廬如在天上海外若不可到而匡廬僧因余從
吳越來亦往往問吳越似別有天地恨不淨土往生者
豈錦步障爭長數十里間者哉大氏匡廬秀而淡奇而
靜去城郭稍遠又瘠土也吳越山水秀而過奇而妍去
城郭差近又沃土也宜其互相慕矣朕匡廬僧律矩作
末是堂文集 卷之七

高座道人專已守寂如聽檀問峰無自出理而海內即
識強半在吳越故僧之有志者率荷瓢笠去之如歸前
竹坪匡廬之一精舍也煑石漱泉可以終老近則脫朕
向往余無以贈之書其卷而送之且語之曰吳越黨有
士大夫問及者當謹對曰鍾巖子晞髮於匡廬殆將竟
焉

送孫無言歸隱黃山序

甲申秋余引請候 命客商山門人吳大非家於縣南
厠後十旬遙望黃山欲一泛雲壑濯松泉以時事增判

楚江淮何惘惘無休卒輟不遑當是時年達強已無意
仕進矣友人談笑間輒指黃山云山上最危峰上一老
狼雪髯學人拄杖遇進者輒以手招良久大嘯一聲而
去余恨不能一連臂下飲其間以爲羣鳥之鴉鵲嘆息
去非中表孫君無言奇雅士也時來訪余林皋之吟文
字之飲聊以承日亦頗忘時事之難何久之別去忽二
十年余且類雪髯老猿閉門謹謝客偷息江湖之間一
切交遊都絕秋水時至浪花平增懸壺而炊如航絕島
有客剝啄手尺一茶一壺香二小合佐之破所獲七言

末是堂文集

卷之七

天

近體詩四章乃無言自石城附溪南吳君雨世詩存詩
與書皆述欲歸黃山隱并持贈歸隱序若干意亦欲余
作之余本故之以不獲創疑吳讀序皆名士曾人亦未
言其卽歸與否余二十年相思音容易得此語爲慰
戀但不識今已歸歟未歸歟以若所聞有大隱小隱之
說苟能隱墻東可也長安金馬門可也苟不能隱則一
池荷葉數畝黃精彼嘯移文此峭捷徑於黃山何有哉
無言偶才逸志又不累於仕進或隱於酒或隱於詩或
隱於睡或隱於遊皆黃山也何思黃山之甚耶雖賦放

國故都里之恨朕以高曾之所從來遠也君之于黃山猶余之於廬山也余朝而食吾廬在焉夕而食吾廬在焉苟樂極而他適旬時不見夜而夢寐吾廬亦在焉及歸乃拱揖而笑語之曰別幾何矣如久羈而齊如久歷而醒如依父母而親兄弟久聚而聚首也今而後喜可知也

吳太君節婦序

歙溪南吳子延支以刺來秋水時至門外潺潺有聲不能避己而適楚反且來余適在陶村畏人小業又不能求其堂文集

卷之七

元

迎家僮寓書益吳子數數者為其太君節婦之言而先之以余舊知孫無言默也孫是門人吳聞禮中表吳乃同舉於鄉宇安諸父行誼不可謝況節謹實忍殺哉朕吳節婦有子暨孫稱母稱王母矣而余猶婦之者何節婦道也行有枝葉而節為根故凡為母為王母之道可畧而不書謹按節婦姓胡氏同邑長齡人年十七歸延支父天明歸七年而天明卒有娠未即引決歷四月而延支乃生今且四十餘年終始如一日云嗚呼使節婦不幸而不娠娠而不丈夫子遽可奪其志耶余常惟公

孫杵自程嬰較量立孤死節之難易節固可易由言智伯死無後而豫讓為之謀身語其友曰如吾所為者極難耳此豈軒立孤而輕死節哉易有之妻道也臣道也夏之遺臣得遺腹而一旅一成以與不猶賢於國士之徒死耶幸而為有而不幸而為豫讓不可以一難一易判也公孫程猶是也節婦上有老舅堂下有此叔旁有梓舉火之貧奴以一未公人慘淡經營莫不得其懽心以其字厥子或鑒識其才或賞譽其淑此皆一節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耳古今來惟死節之人可以立孤

卷之七

辛

以懿堅而效光恪顧不特耶母子即天性不有履陵事耶況乎風雨晦明陵谷更變令女無梁相之為父孝婦乏淮陽之為君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時勢激流相難更萬萬者耶世未有以死勸人者或以為不死不成節更齊持不就左右之兵而仍採薇行歌為故臣以不事二姓為忠忠何必盡伏轍女以不嫁二夫為烈烈何必盡投繯吳節婦而即從地下也其為情死為節死未可知也惟松筠受嚴石盤錯霜雪崩摧炭燄歷落乃其節斷斷露焉斯豈一引決僂焉不終日之計歟余讀吳子乙

言而悲焉有女弟造於趙生萬式二十四而寡撫有孤甥亦既抱子將三十年其所遇所操大氏與節婦全使吾甥而能如延支賢而文也將亦邇求當世名人以揚其母至今而猶無聞也是以悲也

贈新安劉毅可山人序

余老而偃蹇南湖寂寞之濱江干車馬駐焉蓋亦寡矣一日江江州以刺致重客於門側屢出迎則新安毅可劉君也修髯美丰姿談笑奕奕若世外逸人扣之自廬山五老峰而來昔禪師勸一僧曰何來曰自廬山來曰

東是堂文集

卷之七

五

到五老峰乎曰未曰木到五老峰不笑到廬山今君親到五老峰矣廬山豈能瞞君乎雖狀廬山固君家物也遺民之于淨業社也愚艾之于離垢園也歐陽之詩廬山高者不又其宗英乎廬山固君家物也君其性情於山水而聲氣於文章者耶發其篋中其得贈言之多皆當今之名公卿有道君子也間有稱君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有古英雄之致而雅寓意於酒與琴文中子稱君家令潘閉關者也而淵明庶幾閉關是明言淵明之尚不及伶也而伶頌酒德君乃頌琴德琴德毋乃勝酒

德耶淵明產於廬山而嗜酒亦得琴中意但不解其耳君隱於酒而精理於琴廬山淵明不獨遜昔劉君且遜今劉君矣余亦喜汗漫遊黃白寰宇之靈嶽也所一至齊雲而黃山則望而嘆焉聞到信峰上猿而白髯扶杖學老人以戲弄遊者狀乎吾耶若是不獨廬山為君家物君家物亦自有廬山也聞君詩文麗而富有今新安營一遇黃白雖未周覽深入朕高蒼之氣望而辨之矣宏乎交遊遍天下而吾江江州之奉為重客也已

西山修禪悟院序

東是堂文集

卷之七

五

鑑巖于日南山之捷徑也北山之移文也東山之小坪也何似西山之爽氣乎丙戌余從溪溪訪姜相國於潘湖時相國新自西山來為余廣登巖採薇之歌歎歎久之且道是山為儒佛壇坫焉駒跡殺天下餘是奔雲掣電去故院以禪悟為名余事相國久不意經營光復艱辛難報為從衣帶間得向上事先信公受異人大光明法良非誣也茲者又侍相國轡蹕將百九江失守言念太安人取間道歸道中遇兵幾不測乃避之西山是院中日久向會城望吾相國指蹤連轡一日百戰嗚呼

清余當飲金叵羅奉朱鷺之乘府不濟余且執竹如意
滿冊烏之羅髮耳安能俯視奄奄泉下人與之同爲得
梗枯渾手朕余友人劉伯達望若共飲院中歸藉輶
田夫道五色雲自西山頂移卷城上爲五月廿二日事
余十八朝縣車馳驟企西山雲氣亦相似占候司微室
有不爽者矣將磨寒山一片石以頌穆如柳何濟不濟
之懼哉院主丁義宗風自扇譚世道人物言簡意振與
弟子六度梵音清暢令共忘疲時出相國詩擬作盛山
倡和余不暇也有爲之言者曰馬祖的的西來意求一
球是室文集 卷之七

卓庵不得銓最子幸無言建利竟也登最子不忌杜顏
且有西山爽氣

圓通寺募序

古志廬山蓋陰山云奇秀在北而南而者爲東南林去
二林三十里北而西爲圓通西北蓋全乎其爲陰寺若
山之垂耳而各則疊俗齊聞從聞以入固抵大士之遺
音圓通義疏炳如也乃主斯寺者顧扇宗風不主大士
有能辨之者耶僕於斯殆有三疑欲以三疑起海內一
信僕則誠過歐造本論集碑喜夜渡笑語守辭與同

與師雷偕先音僕有墨守僕學側身山測本末悉殊問
答古吳偈如今乘一疑也翰馳雄旅爰坐枯床白刃橫
前吹風則隱覺公遠荷祖席日底愧見生身法誰輕
勇捨獨重二疑也記受自人識圖懸日重來折半尊者
尚觀前符故檢安礙先子遂盟定數或應或否理衍難
推是廢是興勢流莫曉三疑也朕僕不作無佛之論而
恒懼盜法之人不畱有己之心而恒憂背師之學傳燈
續燭盡屬丁謂夏竦之徒大雄氏即再起靈山凡百君
子尚難仙仙低首囑強猶昔僕豈斯降如元帥之烈性
求志室文集 卷之七

呼喚覺公之申依淵靜生天得道若列後先蓋居士遇
之失其辨將軍遇之失其勇況無聲無色千驛驛晉溪
山者乎斯寺也昔吾師憐滄經營迎覺公於閩寄主之
未茂流通南下寺規欲顏公之弟子卓庵實來來之年
踐厥兵禍歲且滯僕卓上座以無礙才而兼饒洪覺秀
猶拘進終不能爲圓通一席不疲津梁扶雁字詩三十
章孤景江上欲告成功有能識卓上座而日者乎廬山
奇秀共住山陰探之

永興菴序

余世居日都源源之水西行行十五里乃折而復東渡
溪源之山東行行木五里忽折而西拔而秀出者曰耳
峰自耳峰迤邐而下十里復行十里而近又別爲一支
曰鳥崗行十里二十里而近皆西乃折而西南或花斜
亂續紛不可繩準耳峰之間面勢爲崗者曰禪閣之嶺
父老傳言古有禪者三曰坐峰上蛇去峰下入神之聚
而禪祀雨暘時應歲輒以雄雞置其上報之祠壇而不
屋雖棲不去亦卒無身巖巖禽猛獸之傷未元閣峰下
有庵依庵有泉傍時茶蔬開樹菽粟數百年偶朴旋起

永史定文集 卷之七

無廢居者近甲申乙酉之際遭世亂僧散去遂乃沒已
丑中春山上鐘忽自鳴三日夜源之人具聞之夏五有
二僧自楚來丐居源之人莫不曰鐘告之矣余曰嘻是
豈豐山之和鳴者耶蓋點者爲之不則物有焉焉而又
老或進而語余曰公母固吾儕之與二僧雖別棘駢狐
虎以遠於茲也鐘卧土中艸腹苦類蟻路蜂房橫從其
上藉之以茅濯之以泉發越故聲啞者方言公母同余
語寒乃召僧而告之曰都源瘠鄉也居士避地將六七
年出無下澤之車入無旋馬之堂爾欲得志於他歲能

十二僧曰鐘聲之外則不敢知鐘聲之內山有木木施
獨有瓦瓦施獨有栗栗施身有筋力筋力施而培土能
言言施五施具而菴且成余曰嘻居士即能言忘不如
鐘之鐘都而啗啖者之施遠也已菴成將磨石碑上與
女記

修聖果寺序

余結髮從先君子省廬慕過清泉之阪息田舍指山施
御靈口是名聖果傍有巖窺窺而深爲黃巢洞蓋先世
遺蹟明之亂者也至其下僧瘦如柴聯閣隆起迎先君

永史定文集 卷之七

子入其菴甚恭余私暗曰此豈處然能賦聖果詩者耶
詢其字爲碧空蓋朴茂人年且艾矣自余小艸東南到
江吳地對岸越山詢所謂聖果者不獲因首吾鄉松蘿
岩水之間僧院野話不啻伏波臨臨本思下鄉故位
特也世事如流爲陵爲谷屈指且三十年余方買田卜
隱澗水之源是寺僅隔一障屏每欲策杖來訪念待先
君子遊如隔世不可夢尋輒滋朕而止嗚呼余漸齒耄
髮白抱區區之機學以希鄉人梅對陶令之所守一時
朋友零落殆盡卽方外之交可與言道理性情者已無

一二一日以他造過寺碧空瞻狀相遇驚喜之餘焚而不信喜公豈舉山老佛作壽者相耶何似舉靈光歸狀獨存也相攜入殿廡化為牛官馬棧僅墻下短蕉石上落葉依依相識耳嗚呼近日之亂何啻廣明幸居不爭之地猶留故影使去潯江一二十里間欲存一箇寺可得耶碧公老矣汝法言世界成可壞壞亦可成誠好爲之余力猶能載酒賦詩相從清泉白石之上俯仰今昔雖慷慨係之而遺民風韻尚異來世識我者或可添此寺故事於國乘中嘻是未可知也

又是雲文集

卷之七

七

修廣仁寺序

廣仁寺者紫泉西南之陬去治絕遠車馬所不至者也文子安步遙先望倦而徧焉面勢爲歟其峰峰下有龍潭洗斷碑視之蓋宋紹興間大早是鄉白龍見峰上得潤數十里鄉人有劉侍郎者以事聞於朝特許龍爲通侯後遂依峰爲寺所以廣上仁也或曰龍之爲德不人施於天下寧安卧耳何事區區盜鄉里小惠名功小而貴重事淺而聞遠君子恥之文子曰不厭使斯物也不計施之不可以大而徒挈天驕帝欲以救世爲勲則終

驕爪俱斃困於泥塗已耳以余觀於紹興諸君子即趙忠簡張魏公皆有愧於斯龍者況他人哉朱元晦爲崔子虛作記曰我結屋卧龍圖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公獨嘆曰此奇事也嗚呼元晦千載猶見此心耳而當時莫識斯龍之所以寧小見德於鄉里而必不一出也歟釋者謂諸天龍神皆依佛法近年多旱而峰上新之莫有見者疑爲寺圯之故偉恒比丘誓有此任而丐文於文子文子又曰嗚呼潛山壑者何處蔑有是龍且通侯矣世之龍賡人者力固不足報如來而通侯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七

七

猶未能神通以典是寺者孰肯以祠君侯爲奇事乎以今而望紹興五六百年間渺如秦漢不可希企惟有即事太息而已文子又向龍而問之曰何故不一出使人歌雲漢無已時龍若曰我無求於人龍即無求於人安得無求於龍哉甚矣國僑之固也恒比丘且行余且爲龍思之

天花寺孟蘭序

自東林有達法師而江州數百里間莫非法師講壇化身耶何立刹竿之多也天花寺傳爲法師唱銅山西崩

我天女爲之雨花寺址故僻遠城市不通衙衛事差鼓吹之客未嘗一過而問焉以故僧率癯瘠而寺且悲涼村之田叟估婦或伏臘歲時一來焚香遇八九月歲大熟畝益饒粟則稍糶乘糶以飯僧否則僧自舉負寺坑塲土簞茶二三畦蔬二三畦供客自養畢出於此近年大吏下教郡邑課取茶如稅追負城中僧綱紀者孤及窮鄉不論茶有無且責收穀雨前又以度牒牟厚利遇山中棲實僧狀如野鹿尤大喜幸射鹿龜僧因是不聊生遂還逸去余一日逸先徵君坐道力不任憫僧院遠承是堂文集 卷之七

近欲搜門宿衲之人曰奚自童子族以郡邑課誅茶貢者對至則扁院門走矣徘徊不得入乃正告余某居士也僧始審視出迎嗚呼其畏率如此今年春又遣某得過所謂天花寺者道前冬語如此僧覺公笑曰正月罷新茶矣度牒如追覓牒聞又將下驛事方去馬事又來居上官悲憫乎余浩歎曰古人肺髮山中今不可得矣雖而未盡難不如淳于兗今淳于兗不能得斗酒且失斗茶況重以罰金罰乎嗚呼達法師之苗裔絕矣不可爲矣夏抄覺公復來告曰大慳欲以七月十五餽鬼

幸賜一序余笑曰公能親鬼乎十八高賢季女之儀且千年倘是日至願出達法師江淮圖乞宗少文果中三美知不我吝也

施厲食序

制凡郡邑祀典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及先師聖賢丘陵歲祀凡二而厲之祀四祀之先一日太守縣城隍神齋宿唯謹祀之日以樂迎神於壇守以下咸黻青衣絳裳秉笏相者宜朝廷所以祀厲之意朕後成禮而退四祀之中秋爲重秋刑官也厲逆其所司而制刑官不或是堂文集 卷之七

得與祀辟厲也嗚呼刑官而厲之自厲矣復令之辟厲抑何仁哉國僑有言其取精也多其用物也多則世之爲厲者皆鬼雄也鬼雄而無以靜之爲黑青爲白虹爲一足魍魎爲九頭狐爲燐爲電爲螭爲蜮爲入市虎爲使吏暴吾其理固耿無足怪者自兵興來國殤遍天下卒無一祀之雖有祀之而厲義不食且奈何嗚呼九江厲之淵藪也不食良久以近所傳聞有盛陽從肉薄而遊於城者有明光甲手鉞而夜怒逐人於井者有猶狂百千爲伍而呼號風雨於晝者有馬嘶刁斗鳴鏑簇簇狀

大吏譚而起者有登陴卒警夜而見高出城上十餘丈者予實不能悉記駭車不能具錄歲在辛卯暮收又將告見矣沉羊祈玉者誰乎歌夢投賦者誰乎竹如意擊石缺者誰乎厲吾懼其日餒也已或曰有客王焉能食鬼其弟子半偈持是說以告主茲土者將大有施於厲余曰非故也告以制

爲龍池僧作放生序

有浮屠故附注君子也棲禪於龍池佛院行特精進從景德靈藏磁之爲食具者以萬數施他浮屠之居廬山來是堂文集

卷之七

聖

上下者一日而盡余僑湖上而朝夕龍池以嬉浮屠輒設茗以飲且分磁十器相遺見他浮屠乞文則曰是精居士簞錢耳不足爲某學大雄氏之慈欲向刀鋸脂饒之中救度羣命居士幸廣其意而文之余應曰諾遂崔躍謝而太既歸山中而恥啖賣之不償也耿耿於中時父老告虎災黃頡奴羅落間私語且曰某所虎相語當殺人若干人在死籍區不出者將殺良以亡責神社斷斷不可曰寧任責毋濫鄉之人遂譚狀德社神而趣辟虎余聞而竊听狀笑之是夜社見夢曰虎其仁乎畏塗

來是堂文集

卷之七

聖

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亭徒而後敢出焉近且十九矣今日不出明日不出虎其無如矣父子兄弟率卒徒以相保自若也虎其仁乎覺而召友人占之友人口昔宋大夫均以雞豚視虎虎愧而公今畏虎如虎虎且虛憊而背氣且鬼語自責而重譴子於昏夜也虎好殺爲大夫者好生生以德進殺以刑退哭可殺也余因是於茲浮屠有感焉鳥獸遠魚之肉弱於人刀鋸鼎鑊之食強於虎浮屠力幾何而欲以風自下也爾歟在浮屠言浮屠古人不取亦不放之言言大矣古人味是堂文集

一大放生場也已

重修東林寺序

佛國澄騶視石趙時與同車高足安道人攜惠遠沒朕南渡千載下猶識此意也顧安在襄陽與習鑿齒遊習一人之半耳遠至廬山遂侶十八人十八人外陶令雖病足猶視全人不與社而招之謝內史以慧業文人且敬東陵不招而至而辭以雜心豈不衛足者耶余以謫僧曰陶令來一兒一門人芬辦耳內史以兵士開山會稽疑爲山賊當不下數百人違法師何處供茅菜且沽求足堂文集 卷之七

酒也僧則用始已而正色以復曰法師豈肯不交內史桓桓越挾干天之勢尚不可屈寧與一州全酒遊居士應信之祭酒不嘗咏荆卿乎而內史卒以舉進于房死死何愚也余口啗啗作語曰是僧也聰明何減流泉噫事已遷矣歎歎無益記余深髮時東林有一丈人八尺餘持一竹榔長稱之晝夜號於市從蘇碑州潤中撥師利瑞像而浴之不知何永遠何陶謝日炊百石之鎗安食十方而已上座自真坐一室自局閉無端壁開無虛空三十年如一日始能保閣雄殿與蜂爭高侏儒僧祝

之如去噫噫曾不顧惜今余髮且短無可再深偶遊於門楸松盡剪法師手植木樨亦不聞香真公脩述先志涕如泉下嗚呼風流垂盡勢埒江河上妬古人何損冲素異日有君子過之者雖欲不憫惜得乎

法堂萃比丘募米序

山中脫粟余以飯客未嘗飯僧僧二萃募米飯僧問序於余余作僧語者五示之一曰以砂爲米雖與糜同終不成飯何以故非米性故砂米和合雖能成飯終不可食何以故非飯性故去砂取米朕後得食一切仿行終求足堂文集 卷之七

不見佛亦復如是二曰辟二童子一以鉢飯飼一鳥正一以鉢飯飼一猓夫長者必喜飼餓夫者又必喜飼一以鉢飯飼一猓虎一以鉢飯飼一鳥雀長者必怒飼猓虎者衆生受報具有等級以何勝義得歡喜施三曰從前得秀從秀得實存壳爲穀去壳爲米米在日中尚欠春在及至精熟猶須作炊提鉦覓火澆水成湯次第施爲乃獲一飽云何頓悟得無生忍願萃比丘宜滋漸義四曰我佛如來諸大菩薩神通廣大不能種米何以故米不可種故一切外道五通仙人狡獪伎倆擲米成珠

柳珠成米終無有者何以故米不可成故跡前一義有種自生縣後一義無種自滅諦視二義孰先墮者五日饑者視米親於父母飽者視米疎於路人貧者視米貴於金玉富者視米賤於泥沙一親一疎一貴一賤非正等義顧一切施者受者以飽思饑爲米重法以富思貧爲法重米爲米重法雖食大倉罪過應無爲法重米雖僅累黍功德應有非有非無非有願率比丘作如是觀

石隱菴募米序

求楚堂文集

卷之七

異

石隱者廬山之石之隱者也生公結菴於其上五十餘春秋矣嘗誇石以誘鐙巖子鐙巖子從之遊忘其爲石與公也後繼叟東南倪文正一日遣以靈章一石且寄詩曰風格居狀百世師不呼他丈卻呼誰今人到處抱抱笏難道南宮拜是癡筆法道勁大類暮公通且與石俱失當留滯胸臆不能酒狀頃又杖一筇訪石公笑問袍笏且不可得而百世師尚在廬山僅以葛巾布衣對之曰公有揖客顧不重耶大笑久之趨尋丘壑別向他去公固留再宿幸新構童子窺視野庫未免悲涼其

徒請書小冊欲募米諸方鐙巖子戲之曰黃石幸甚近日南宮那可得耶

重修大林寺序

廬山山無主峰巒秀爭奇傾新標異蓋不一致余竊大林大林逕松十里石蘚一溪素抱橫開秀風獨立門前大射天竺移來渡江植後益威德亦遠矣薛如文章先其平淡後其聰明他山特聰明獨是林平淡之風度可咏也又如古人或峭前或遙深或詭故不情或隨放自喜獨是林長者之模楷可式也寺主徐公雅好宗乘造求楚堂文集

卷之七

異

求是堂文集卷之八

榮系文德翼著

修火蓮院序

辛卯初秋余在廬山寓火蓮院偃臥思之入山何得言佳佳辟如間立本觀顧遺跡始以爲虛得名久乃坐臥其下不忍捨去又如戴安道望如來諸像隱臥帷中聽人駭彈應手輒改然後乃已庶幾得山之理得遊之樂若一入山輒言佳佳者乃麗德元之新勝非自然也廬山之佳一如讚王無短何以有長一如醜女善且不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可爲況惡耶晚佞山余其甚矣火蓮者道入疏涅槃疏孰擲筆處也凡以鐵色芙蓉形容山者類始於少陵崔通之說不知芙蓉亦劍名也峯有雙劍故應祿用之佛藏多述蓮品不謂言所謂大者有之則自曹湘示現退之載諸釋史豈法乘王義所應言說者又稱近有火儀峯近劍峯或古歐冶煉淬處邪余述著至此懷霜噴雪已濯之清冷之淵矣雖有歐冶已不試矣十九年前方在盛年曾讀書其上行兒生僅弱月近且好紙筆拾展同來問太史公所登峯何在僧笑不知問荷載劉柯

所讀書何在僧笑又不知更問李公擇所藏書何在僧又笑不知但謝曰居士肯遊肯讀書肯藏書在此山中足矣余亦嘆曰古人遺迹沙上鴻爪了不可尋我家雖尚不生塵釜尚不生魚何不遊山一年遊山一度過此以還那能如劉伯壽耶陶淵明亦作詭語人也種松種杭共三十頃以今計之爲斗者且三千何言止爲五斗折腰也使八十日不歸稍候秋潦豈得無龍可儲道入一百二十三衆可伴也昔作官時索米長安懸日甚淺近且不受胡奴矣火蓮僧合食困於食指借者於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修祖師塔序

是山仙人之廬也呂逸人巖曾受火珠道人丹法於廬山後遇黃龍欲獵祖師一席飛劍不還幻住反嘆性命幾落神仙之手若冠禪笠唯呵幾何曰仙歸然遊戲聖明之側其一獨赤脚入塔以無髮者爲兒孫人幸以祖師呼之瑜曾藏羅漢十八人不盈尺許渺相莊嚴

性佛性共一鉗鏈近一人托去或疑師現聲聞作猶狡
變化山僧照恒曰非也乃一文學負之而走余語照公
大耳長身可躍冶補此位否公不願也願作百年掃塔
頭陀竹影恍惚正與無縫中主人晨夕選選俗中人何
得見之四仙碑今在白鹿真人升天臺上

修葉卷序

五葉卷在廬山太乙峯下之蘆林云蘆林照公不居五
葉居陸曉淵其意不獨目渡而已噤昔僑山中讀書朝
夕眠石上撥雲疏泉盱眙自好何不得者乃快隨人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有問幾何大風層遊刀折不悔從癸酉至辛卯已十九
年矣照公復招余上塊遇巫陽病得醫和幾幾山中似
人乎讀書聲雖歇而讀書種子雲涌泉流未見歇時公
匪席諸方滿天一釋縱不立文字豁豁梵唱迴響轉
有義輒笑無情亦注能欺余不是書耶卷邊更有願同
志善成之照公知不疲于屢渡也

修九峯卷序

九江從城東南隅入蘆山路者曰馬尾水天馬行客覽
尾於此李衛公知之何必取滴水萬鬣開耶余笑

侍先子綢筇於其下指點峯頭從一至九如數馬然先
子顧而笑曰阿七欲作石慶耶今一屈指消絳城老人
甲子半矣余馬齒長矣九峯菴猶故也菴主昌建從余
南溯烟水間遊詢及選事法然欲滌夏秋之交欲攜短
策上峯頭絕頂盼鞍嬰鑠幸猶未老日供馬渤數晚孰
及塞上酥酪也有欲願葺九峯菴者乎袖推惟一
畧快剪刀剪馬尾一二十莖作維摩詰居士几案間供
養小具

修三家村佛菴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元魏間有人誤雒陽伽藍記潘麥匹範以光微氣分之
時輕民力而為此雖欲不匹何可得也唐至武皇亦哀
貲已籍天下幾九十七萬孫樵有言中戶不十不足以
活一幾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于羣幾也唐何以尚支
乎海以內兩大戒之間髮一幾塵一伽藍辟如去馬一
鼠滅銅雀一瓦耳於世事無有損益然一家蘇一家家
如釋負一路息一路路如熱責賡地可盡壘流可漸歸
風俗敦序政刑和靜或老死不畏兵乎嗚呼通都大邑
人稠而力厚以衣食幾以雕鏤伽藍乞貸福慧為後命

愚謀豈適爲過三家村畜止鷄鶩穀止菽麥薪止薪
人止叟嫗器止履櫛相向止濁醪相揖止袒褐相喜止
奇呼相怒止戟手即有所謂髡止以種藝爲禪律課誦
爲法即有所謂伽藍止以石焚爲祇林茅茨爲精舍
何足以當魏京之尺棰文唐代之寸綰適蒼莽者半舍
而休必百里日於乃畱乎三家村非寓言也楚之北據
下蔡而距柴桑大雷之岸小池之口是名三家村遠法
師振錫于前盧行者奪鉢于後三家村遂五百山旬可
化三千世界可攝萬三千輪藏可轉天可花地可琉璃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五

身金... 綰絡足可蓮手可具菜腹可蔬脆可合
利三家村之狗子猫兒牛鼻馬駒飛過野鴨骨裏肉
皆詫爲東土妙義西來密旨以至三家村之蝦蟆
皆有前因三家村之鷄鶩猪白皆有後果男皆摩
昔印心髡雖偃而其說都伽藍雖陋而其制古是通都
大邑之津逮也爲年歲歲余二十年之先軺傳過其地
忘之矣近有明虛道人髡之魁壘欲剏伽藍於是村之
序於余余之姓名已不掛於通都大邑而猶溢出於三
家村爲江之沱漢之潛余則榮甚然其持論也選於世

而放辟如水之怒而張一手障之愚者亦知其不可即
合力以防天地之性鬱而必震坊之適以失耳魏與唐
亦嘗潛其宮而髮其人矣考而雍之者非緊異人即唐
魏也嗚呼余豈恕之飲而不努力勒加餐乎則知余者
乎

祈祥庵序

余閱古史大將有卜錢於真武前而戰勝者又有以護
神祠爲令而實規城守者且有林僧集財帛於傍而暗
足軍資者皆術也惟天雄誦經則無術耳然則事神無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六

誠者歟曰福及一身三軍勿與焉福及三軍一身必與
焉誠於事神神所馮矣丘將單子羽以文雅名家任偏
裨尋鎮鎮倚之如左右手凡所以劑軍民如水乳者十
年如一日也性喜與士君子交又獵輕肉獲議重魚鮓
素食終朝怡然自得卓菴官衙之後延名僧居之依
輒如高坐道人偃息蒲上顏菴曰祈祥無所謂祥也俾
九江一塊土山無暴客市有醉人壘不量沙風能滅火
斯大鎮之祥耳若金鐘賜樂鐵券銘勳身在麒麟士爲
熊虎此祥不須祈也子羽事神以誠不以術也神所馮

矣是菴也隱潔通瑩欲崇廣以遠同志者其勿靳成之

柳筆菴無得募引

廬山柳筆峯下古傳達上人擲筆處也遠在五宗前西
崩東廡以威爲體若在五宗後擲筆一機竟與燈籠露
柱狎于猶兒同作誑謾嗚呼禪何可言哉丁謂夏竦張
商英之徒以禪自蓋浮屠且夸之以誘士大夫士大夫
自立者少韓退之而後惟有羅長源今則亡矣僕年四
十於世事閱歷澁矣犬馬聲色以及仙佛皆術士借以
取金錢而浮屠之禍福爲甚然世亦有學浮屠而得
者廬山之中待政人焉石照石生木陳履初匡雲知幻
皆與僕遊十餘年矣口絕不言金錢擲筆菴無得於數
僧中年最少其志巉巖然自惜也無得於僕爲三僧兄
弟既辟宗遠親韓羅之所不妄然僕讀唐人詩亦有放
弟爲浮屠而贈之詩歌者文人義旅而道廣也今無得
謀茸所謂菴者欲僕引其意乃爲此潤論此筆恨不同
擲耳

谿菴蓮社引

爲茲春妍爰尋古社佛舍月印寺倚霞城蘭畹扇芳柯

墻搖碧疏甲新剪倉庚載鳴聞簡詩簡遙修稷事雖一
時之逸致抑千禩之雅譚云爾

拙若募冊小引

予聞天竺學者曰乞士一乞佛法資益慧命一乞施主
資益色身色身慧命有差別否已爲施主說佛法竟喁

題茶菴冊子

點過去心點見在心點未來心這裏一夢也沒有兩手
齊放下着喚茶去

藥師燈塔募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八

郡之治民也亦治病吾民者而已好指賊盜之生於人
事水旱災祥之主於天行皆病吾民者然人事之病以
法攻之天行之病以仁補之如醫師之用藥然非一端
而已各有所當也唐朱一二儒者以佛氏之說病民主
欲廬其宮冠其人而後快以予觀古之賢守相黃老清
淨且致上理而况佛氏之傑然者乎彼以世之卽於昏
而不覺也起而以明心之法醫之無病則役未亦爲庸
紳有病卽搜淳亦是神膏於是乎因病爲藥因藥爲醫
故醫可終身不試而藥不可一日不設也然經不

師而曰藥師者何醫固有愛小兒因爲小兒腎愛婦人
因爲婦人醫而藥則無乎愛無乎不愛不病病多而病
道少故經中所演一切有病無病求無不應應無不獲
蓋病元人所本無藥元人所本有藥師聊一帖示耳堂
人事天行之獨者得以格其治之工也池寺據甘棠
湖北遠法師建之端禪師廣之善若自少傳陳尚書
賢皆宜應佛乘于其中近爲民居嚮食垂盡寺且將燬
而藥師一塔巋然尚在使無是焉則亦汶陽不歸而於
爲許而已嗚呼佛何害病民民乃病佛余因治而還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九

僧復稱瑜珈藥師一燈則一郡胥尤明焉是其說又以
燈爲藥也不所謂世之卽於昏而以覺覺之之法喻也
夫塔之於醫於潤漏之間床第之側多歷年所一旦昂
首現身以與綠色湖光鬬雲霞而映星月塔豈有靈哉
人事之病吾民者予得而治之天行之或病吾民者願
借塔靈與予共得而治之且以比於古之守相迎事益
公例事藥師

潼泉結同眞禪舍序

其矣末世師友之難也師友而不得共人在昔嘆爲上

龍乞雨眩惑將來已耳世出世間聚圓頂破頭赤髮白
之或涵或素或金紫屏去棒篋拂椎又弓毳笏諸具惟
宴坐一室時語時默相視而笑矣通於心如是者几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親厚不解以作佛事遠則淨名方丈
之室近則慧遠波曠之堂二者而已斯殆應死外之彥
集鷄山中之預盟聞其風者尚挂香愿往生而况得願
名其中以共願者乎鄧州潼泉名祖庭也俞昭大師得
淨靈嚴授記汾陽再出世振錫於茲山三載矣甲辰春
自省觀退翁和尚歸過潞城寓普潤懸天童三丰暨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十

翁眞供養瞻禮補堂德眞曰山僧欲效淨名慧遠作
十智同眞堂爲諸方禪舍公應爲我序之余拈茶果對
天童三老而笑曰假果子何以將供養眞耶曾見天童
次三丰之於天童親父子也汾陽之於臨濟猶祖孫也
三三三要之說一以爲演唱一以爲提綱古塔淨立爲
觸覺範諸老且不能離而誰而況又數十世後乎以臨
汾汾陽之同證天童三三之異譬如眞能現鮮現爪鷲
遊戲無不可者而以乞雨之土具議之蝦蟇且胡盧
靈源明皎潔枝派增流注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三三

而一皆空名而無實耳祖之演唱也且置三門而試觀
賓王歷然句果歷然否耶孫之提綱也且置十智而試
覷面目現在句果現在否耶如謂未歷然未現在也
何嘗失驚如謂已歷然已現在也何嘗得歸退翁得
俞昭大師以爲我汾子也是具辨邪正分淄素爲人天
眼目者也而不與山河大地共一隻可乎具吟咏同時
眼不具吟咏同時用可乎斯同真所由拈一莖艸也歟
余見退翁之真贊曰天童師翁自署一生曰明山僧自
署一生曰眞明非十智具足者耶祖孫不同眞耶不寧
求足堂文集 卷之八

惟口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得淨
先是是同眞肇此矣非得意忘言誰與親矣苟區區焉
體中句中意中千門萬戶且不識朝元殿之現在長安
城之歷然離智求真如渡河之盲象不解截流離真求
智如入宮之木人祇能招手而已矣大師是精舍成渾
泉流注如以一乳滴三千大千世界中同知是母又何忍言
戰乎淨名不言誰堪入室慧遠一笑我且過溪塗毒之
鼓聞者皆死遠聞者後死少壯而親見天童今老而且

近龍子四世矣髮種種形骸土木無一不變而幸有一
不變者存後死獲遠聞不棄而列余於禪舍中以采
之遲暮發暗室之光明皆良師友之力也德翼雖不敏
絕不蹈葉公之怖眞龍矣

山居小序

文先生曰余山居二年而治晦三年而治室營狹而修
曲者二一以莫而虛其下爲寢一以宴息而下以視
四年而具客至亾旋馬者焉出維續浮溺間弗顧也五
年而始治榻粗有書十三經而下史漢而已李杜韓柳
求足堂文集 卷之八

而已漢魏間諸儒及宋季諸子亦有之他不成集者不
與焉比諸舊藏鼠坻之於牛場也然倦不能讀子行金
而似之復授子徵句與堂皇邇太安人爲子從目一
焉蜩蟬鳴鵲之音數激而累嘯若弗聞也者而過之亦
卒莫予侮也性嗜艸藥木華居僻不可卒致可致
植耳然已川之鹿山之魚弗爲禮矣爰夸而數之

山桂

華微白萼修而疎馥烈不減曰小山之遺也一
本蔽閣上如蓋

江梅

沿秦山而右夾曰桂家山產梅為多樵率以為薪余尋而獲之間有綠萼者紅萼者易其名曰梅谷移植二十餘本半已點花

海石榴

有二種千葉者不實附閭者子離離下垂鹿鼠日齧其間

桃

是鄉不知種桃余初植之族以為笑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十三

李

多苦李山嶠三月如點雪

梨

花勝而實劣一本隱牆東如王公矣

唐棣

李也花艷而產梵羅為多

紫藤

藤倚古木百尺春時花發彌望繁然細如紫雲可食

木筆

辛葵也或曰二種以紫白為別俗曰望春土人採以為香

牡丹

近三十里崑山觀紫牡丹仙樹也一間千朵移去輒枯余植三種赤者移自歸宗紫者移自火蓮院俗名玉樓春者移自小滾周家

芍藥

紅白二種皆小滾產也余憶金臺市上泣然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十四

滌矣

罌粟

伯兄自廬山貽之種宜中秋花艷蒂可入藥

水仙

是花同關時猶士女之比也余未解種多不

花

萱

孟東野曰萱艸女兒花不解壯士愁然地宜生廬山僧至以餽客

瑞香

性畏麝產廬山或曰非也以邑故名

洛陽錦

伯兄自京鵲歸若也似石竹而五色易滋

秋海棠

非海棠也宜秋葉尤勝生陰濕處余性愛之

玉簪

似俗名然花清香孤坐一室嗅之可辟暑

蒸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五

梔子也葉細而花嬌者名水梔子香馥可佩山

產者入色料

蘭

生松下可佩余喜植之日灌以泉集古句曰修

竹冠岑滋蘭拂麝云山亦多蕙山谷所稱士大

夫有愧君子者耶

菊

種多佳者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似野菊也

杜鵑

杜鵑如血故名然紅者紫者黃者白者皆曰杜

鵑廬山九奇峯有黑者尚未移植

白頭翁

李太白所吟誰知青艸裏亦有白頭翁是也生

下濕處

無情艸

俗名金盞花花時不葉葉時不花故曰無情艸

傍多產之然葉勝花

夜落金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十六

艸也子午開落花小而艷

蜀竹

非竹也生幽澗中花似滕王所點蛺蝶冬夏不

彫

石菖蒲

澗中多產之或曰九節者服之可仙周顒貢御

藥有菖蒲氣者是也一名堯薤可對薤

門冬

四時青青者未嘗去也春能作小白花子如龍

珠

山查

花似梨而小實惟是邑佳崇禎間 御改查爲
察吾友張天如戲查伊璜曰奉教改姓憶猶然

蔡

初植試花者止白色有隨賜東西者亦名蔡
豈惟衛足之智且兼向日之誠也

槿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十七

俗以編籬最羅其華夕已喪之所謂朝槿也

華者或曰卽扶桑

鳳仙

五色備有二羽者有四羽者類小鳳可染指野

產紫白二色葉微圓而子修性皆宜以草者

葡萄

居無隙地可架宗弟種之蓋不以花重可以饌

酒

鷄冠

莧也赤白二種曄曄如芝大者戴之必五尺

白鷄

一莖長二尺許花白有黑文翔舞若鶴根類
鷄可介然哥三三極之者

芙蓉

木芙蓉也綽約宜秋土人取其皮爲索綯不知
惜云

枇杷

宗弟植之然未見其花葉如鹽耳耳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十八

竹

宿有三十箇耳今子孫百十矣遷石至其下如

遊華胥焉

蕉

舊無蕉聖果寺僧種之十餘年不盈尺余植一

本卽丈餘噫此豈沈隱侯宜斥外臺者耶

大山社序

皖諸君子結社名曰大山大山者卽祁北之大龍山也
皖之山凡百九十又五而大龍山哀然稱首或曰

取資以爲稱說非以爲名者也朝廷之設科也上以資下之賢下以資上之祿豈市道哉道以相資而成也如水火山澤專一不可陽資陰陰資陽以爲變化而矣諸士之上金馬登白虎也無忘今日之資可也豈曰朋友而已吾夫子曰資于事父以事君率此道矣

重修九江府儒學序

蓋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莫重於教士養民主乎后稷立壇墠祀之教士主乎先師立廟廡祀之粵古迄今通行天下未之或改也然壇墠易修廟廡難葺郭無臺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王

社城有荒學事勢流激亶其然乎九江郡邑二學夾德化治於其中相去僅百武近治燬於兵火延及儒學郡僅有文廟無明倫堂艱粗備而廟更頽頽者謂建堂煩於葺廟故臺使是謂率捨郡而之邑學焉固循苟且蓋已十七年於茲矣御史李公下車入學爲之四顧喟然曰學至此乎閭閻之頌俾侯耑美巡方之謂何乃下檄守令立新之下吏奉行唯謹率先亟邑邑功報成公曰唯唯否否郡邑之冠冕也譽勳蔽蔽矣冠冕缺然甚不稱任使意其速治郡學以聞守令皇皇如恐不及召父

老而諮之曰一堂之費不啻中人十家產今庫藏不名一錢恩輒賜復民租計畫無所之雖捐俸俸其幾何爾父老宦廬山中佛聃之宮如黃龍白鶴之類丹青陸離何啻百數豈繁吾守令持三尺以督爾父老白銀朱提爲之耶抑爾自裁尺寸量升斗爭爲雲停泉注耶文廟之有明倫堂也俾爾子弟聞鐘鼓開俎豆聽聖人之六言而訓行之文學方正以至公卿皆於是乎在坐令化爲瓦礫場荆棘叢生狐兔竄走龜趺臥地螭首裂大圓有司之耻也爾父老母亦各於財而需於義乎於是諸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王

重建九江府儒學明倫堂序

余嘗讀史古之良二千石如文翁韓延壽龐參張霸之徒未嘗不以立學爲先也故博士稱職五長爲師門卒可言嚴敬郡吏皆歌孝友豈不盛哉今之士猶古之士也一郡之士滿天下之士也顧上之所以教之者如何耳九江自昔號理學節義文章之鄉風俗近古篤行讀書者達達不絕而扞網通賦者卒未聞百一焉則以遺

風未泯而先民之勸學者尚可攷也近者郡學明倫堂燬於兵啟聖祠尊經閣皆廢而名宦鄉賢其一祠又爲猾姓君子所據故大吏至無講禮讀法鳴絃教射之地識者憫焉郡大夫陳公下車卽偕司理胡公懷德瞻望謀一朝復之適監司王公嘉大夫之意欣然主持至請督撫兩使者皆謂二篆有日矣學博若某某等枉顧余曰大夫之治邑不作一木枕者能時結舉廢乎屬賦分膏於三衛且解不由郡而束矢之罰復絕矣大夫意雖厚清休幾何知無以濟盍請先生書一冊以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重

諸有心有力者是亦舉重者耶許之意也余應之曰諸鄉者郡城荆棘中狐狸盡肅鬼鳥夜號一二遺民歸不知舊宅事固無暇今幸遇賢大夫仁明我有田疇大夫殖之我有子弟大夫教之興學之舉真垂白扶杖欲觀者也豈敢愛哉又況同事茲土者設樽中途佐養一室不樂義是良舉哉

重修德化縣學序

自共革以來九江郡邑屏皆然民居百八一二德化先師之廟僅存然霽則夜見星焉上雨旁風又凶論已

卒棲於廡婦幾於堂凡春秋祀而期望謁者仰瞻俯囑莫不爲之悲壯雖累下令修而卒不果蓋先師土著之所望也南北郊祀於京師嶽瀆祀於其所獨先師適居於天下與社稷並社稷以壇墠而先師以廟廟者而壇墠易成故多不侔云然今有文猶古也較在今中自有主者余以爲茲無倡也民士吏皆有責焉器同之馬賁與先生曰周禮黨正州長掌其教之教治政令以興賢使能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起政與教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重

殊途於地曰郡曰邑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曰文學按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渙然不相爲謀誠哉是言也抑余竊其質則不然古者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海大於河而河其源也吏大於士而士其始也又況教士爲勝任者乎雖欲不相爲謀情格勢禁殆於不可江都大夫邑長令極一時之選而戶頌聖君者也其廟不治而治先師廟是急己爲於上諸大吏更更之皆有司奉吾儕士民其將坐受教治政令而不一將助乎甚非同儕子來之義余又嘆學既有分一學人

才亦有敵不敵德化建學名鄉巨公炳蔚史冊者有項
相望今雖賢書煥登而南宮翱翔尚云少待豈地氣蓄
而始盛如水壯而流溢耶抑學宮圯廢而神無以相之
耶茲舉也必有碩士應光嶽挾景慶而起者

募修鎖江樓序

九江禹貢洞庭也漢九江郡爲淮陽視今郡東西皆千
里而遙晉分荆揚諸州置江州治尋陽九江名乃定范
曄之書曰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慧遠廬山記曰
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是小江漢尚有九
兼是堂文集 卷之八 五

而晉以來乃僅一小江與大江合江之有九派猶山之
有九鎖鎖江之名厥惟古矣雄樓踞於岡龍磯上俯矚
大江者口鎖江樓實在九江北洛師門之外猶曰我堂
其北門之管云爾天文書曰北洛師門星也取義與東
作西成暨南薰爲類近詛呼爲鑰匙以鎖鑰相近識者
哂之樓之朽也萬曆間郡人傳謙宇先生改創心力具
竭樓前有招提董修若居之浮屠之外有軒曰看魚遊
燕者止之未歷三紀而郡止斯樓爲魯靈光矣都督楊
公開府尋陽乃大修治橫流砥柱映若霞城公適闕

年歸鎮而咏楊柳且往觀焉樓左基圯入地一尺有之
擔負者且從而爭中道公慨然曰余訖心力何後之不
助也適公遷還提督合城郡父老諸余曰公并州我九
江不念茲樓且始之賢有司終之復舊爲易曷倡以請
焉余曰諾公南紀之北斗也江自巴陵而下至尋陽而
一注又下望陰陵始通邗於淮焉皆古九江也巴陵之
岳陽與淮之月波二樓固名勝乎斯鎖江也者昔周喻
魯肅指顧而立動名溫嶠陶侃同盟而成忠義之地也
顧可緩歟公必欣然醲俸爲賢有司先他日即磨九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五

魯公驛材爲公蹟可也

募創四忠祠序

蓋聞臣子之大節莫貴於死忠地方之公心莫隆於崇
祀殉地方死而不獲地方之報必有憫于幽明爲臣子
忠而不享臣子之名將無訓於今古慨九江近事如宸
濠之變王文成疏劾賊未至而先逃城不攻而自破若
某某者千秋難制其辱焉戊子南昌告變僞騎一麾城
中文武請降無一人爲 朝廷出一矢以相遺者良以
死者人之至難而忠者世之至少者也固有事彰明於

史冊廟食以久而暫湮名隱約於風謠悠綸以徵而武
輟苟不祀焉其何以勸如宋之馬賊李成而死江州鈴
轄趙公士隆者元之巷戰賊徐壽輝而死江州總管李
公輔者明之不降叛將左良玉而合家焚而死九江衛
經歷彭永春者又不如降良玉而被兵殺而死德化縣
知縣朱華圮者此四公者或王孫貴胄或鼎甲巍科或
貴郎下吏貴賤不等而能死則同顯晦莫齊而致忠實
一李文忠一廟雖經 勅建今已化為馬廐鞠產孤叢
不可問矣鈴轄事備載宋史而失祀當時實缺典也至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瑞昌講堂序

講堂自漢以來有之九江漢郡也生於斯者自謝曼卿
祝生而下皆大儒也無講堂宜于斯者自戴聖服虔而

下皆大儒也無講堂後惟濂溪有之濂溪非生于斯宜
于斯者也始治南康軍而河澗及民春風及士故堂之
九江屬邑凡四五令君而民若士獨鍾情于龍眠江君
九江屬邑連古數之凡千百令君而民若士亦獨鍾情
于龍眠江君若是者何也江君殆莊周所稱為真人也
不為矯矯之節不尚赫赫之名凡可以利民若士者靡
不有如家事董若身謀如迺古河建新閣二事彈丸黑
子之邑人文遂欲與大都爭雄五年于茲所謂田疇子
弟發誰嗣之歌政事文章總獨擅之譽者乎民若士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贈連瑞昌序

蓋亦疑之神之風雨歷山川城郭不畏而畏濯壇吏之
生請向聲彼不笑見最麥則粲然而啟齒若是者何也

萬令令民百里中外導本竿末指臂卜筮使外爭錯昔
者令之謂何今者令之謂何故神之聽之也易民聽反
難民聽其言也怒也易笑聽也彌難蓋良搔奸觀手齒
何殊格類也今字拏苦賢哲不能無承嘆焉紆此君
千介而馳也未星乘埤日中箭未敢也彼嗔者子臥治
耶如孔亂之間叔謀何也嗟乎日所親記不敢及唇古
絕遠述又大較聞矣近古如郭崇安之均役也林鉛山
之禁偽鈔猶也盧永春之拜辭武王蓋輯也許封丘之
單馬迎賊而賊亦輯也方是磨琴尾在旌虎皮在奉卓
兼是堂文集 卷之八

如此矣寧異史漢問事哉吾邑邑黑丁莫是知次也
照傳令益自古猿居鳥道梟標不術收斂息上不沃不
活甲乙之會釋絡蹶張以委帝獵昌邑之取大者度小
者兇鼠隨鳴鏑而不盡者萬無一幸登殿受賜之物
拆孤濡燒痕水痕斷斷如也蘇蘇耽耽日夜望連使君
之自天而下也顛木似餘孽曷以罕驗使君三晉名甲
第萬里赴治所剪我荆棘撫我瘡痍俗避月忌使君日
日受事曰吾民也悠至此乎吾何避憂無民不憂有盜
吾且策馬不憂民佩牛乃出內廐以駿蹄百易粟味十

乃出內府以鮮血千易犁角百於是氓乃攜持婦子望
壘而泣曰我有田里爰復我所先是銅馬鐵光我邑邑
歷城而軍使君恃民大吏視使君撤裨將去邑豁然而
酒者酒血者血無脂也聽於圭竇聽於招提今乃聽於
琴之堂錦之室矣蓋自使君助也郡胥人見律伍伯以
至廚傳膳宰毋一煩昌邑者徵會尺一里步兵且卒牧
無而嘻不及旁午非月報政乃秋咏鴈鴈商羊者
日忘以淩山大澤實生龍蛇使君策一騾坐呼而投戈
於潢及門輒展糧秀民賦懷醪酒五經五緯指畫然
兼是堂文集 卷之八

亦不一及嚮之所以事事者嗟乎渠不古矣王何王
哉王川廬子上有慈親閨門不出韓河南流實置焉
以載聲詩北海管氏每執謙退不爲守高言用
營消息以形筴奏古今盛事寧屈一人使不賈通愈
山人行劣全寧政事清閑且枉車馬春風冬日沐澤何
從邑協謀所以報使君而瘖無一言以督責山人其尚
敢貪名而以不嫻文辭謝諸童歌叟又多乎哉

贈薛彬所觀察序

按察古外臺也分行一道郡以數計邑以十數計文武

大小吏以百數計附跬之士以千數計于和之戶以萬數計任恭重矣哉道之隸豫章也澤爲上游由唐而上鎮以都督焉山宋而下鎮以總管焉蓋以其地西則楚東則吳南閩粵而北皖也無事游民商賈之要津有事舟師騎卒之衝地得人後治否斯亂先蓋自古矣得人莫若廉靖君子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一道安則中安中安則邊安中邊具安天下定矣匪廉或多求匪靖或多事多求且多事鹿挺而陰鳥不知棲殆亦少又焉余家介父憶丙戌之秋歌雅而樂賓也於羣舉主中有自昔冰是堂文集

卷之八

五

蓋績行或指之曰斯晉薛公也夫余月送久之越戊子不靖公皤然倚匡都昌山中購獲之嗜嗜嘆服曰是可擁節而施不落者乃晉之臺以命緩吾潯方是時潯之廨人立而啼也公來剪厥荆棘菟厥孤狸其室則縣魚之室也其門則羅雀之門也朝哺夕食之左長而右祭之於是乎潯乃有民九饑而後安矣初潯民之見一甲也如遇虎焉一獲其衣而食自公來而居者衛疆土行者扞牧固溫溫勞勞如石羊也可說而起策策兜兜如木鷄也可介而謝公一再入朝來

則環車而呼曰我公來乎民之望公如望慈父焉我公來乎或又曰我公來何暮乎民之望公如望慈母焉我公來何暮乎公之得潯民也曰廉曰靖廉則生威靖則生和威而和其孰教之公臺臣也良端公之言曰正且忠厚忠厚而弗正且惡取焉正且矣而忠厚或缺則爲鋏急求烈以御未均所以細廉吏也公廉故威威故正正故靖故和和故忠厚臺體立矣他日總內堂無異也矣抑公之績銘廉靖也蓋家宰主久任之效公何異乎十年云向之自晉績績者且蒼然間絲矣改之也冰是堂文集

卷之八

五

久任三五而適如和之於疾墨之於非無一吏者久任所說記忠肅王公恭簡尹公端爾焉公文襄居公之二十餘年少者亦不下十七八年故名在太史功在太常至於今不沒豈非久任之衝準哉往昔喜遷謫左馬堂席不能同暖笙而竿遂差溫公之績銘廉靖也十年之寵命爲之余敬愛公每一晉接請乎其有容也溫乎其言也退而識其言非愜嘆於水旱之無時生民且後則解頤於撫勦之有攸兵氣日銷也非咨詢於微軀之無策國賦日艱則訪度於盤錯之有須吏才日困也

今幸潯守暨一二友邦克底於治嘉平之月爲公縣孤
走幣華門共敦謀所以祝公者余固陋誼不可辭又不
敢談公惟曰廉靖廉而靖雖王尹馬周至今在有愧辭
焉余固不謂不知公也抑聞之晉有趙文子者其中冲
然若不勝衣其言呐呐然若不出諸口公晉人也諱不
云乎遷於其地弗能爲良抑又聞之奚仲居薛以爲夏
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公薛姓也諱
不云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初

贈李德化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山人排於滾水之源去邑治且百里不獨善其行且
城矣於釋耒之暇不忘不律亦直以世外費節遊聞月
卽工弘之蹟風流擅濟之動雲爛山人泚筆類且背說
然僕夫以督稅在公歸洗沐必自令之能卹我有加也
山人口卹我乎抑均邑卹也曰亦均邑卹耳口於
縣爲立立靜徭役立靜徭役又多乎哉若事於公母訓
令非卹我者也邑子有顧山人於滾溪者曰噫若
問安隱邳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若且并德焉矣令
蛇行糾窮爲人范土爲龍爲父老自告也若且爲我

山人口何語邑有事乎無事也邑豈無事投牒訴一
者令則哭投牒訴一家者令則笑子且無煩我我受
不愛念也邑無盜乎曰有赤丸無黑丸近入某博士家
上坐縛一魁魁以去遙謝諸從者爲公等雪九解且悔
錯錯矣山人曰可語也余謠則伎邑子又有於滾嶺山
人曰嘻穡事伊何代走馬以糞耶民出租稅錢在米
千供脫脫禾孫之符蹄蹄互錯石米二千或絀也舊
闕益驛蓋以潯奔會輻輳之地號法爲良骨擣喉中以
與吾儕爭一旦之命且如何矣令起爭爭不得奮力爭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卒裂幅裂風去左杖未隨右負且釋子之友方大聲疾
呼助令耶許若且枕流而不聞也不仁哉山人起謝曰
有足天將雨而蚯蚓吟非爲濕之及我也時將秋而蟋
蟀營非爲涼之及我也及我大矣邑子又雜進曰若
不知乎自若有騎墻之侮也屢欲成豎子名曰牽牽而
妖若孽若王愷之不恕醉人也告變者數矣今日山人
之靖也南窗北窗中人耳柰何欲以城規其十圍之腹
手若之要領不絕賴有此山人蹶然興曰寧有是古之
能令者童子崩不難崔崔且仁之而兄躡敝衣冠之一

丈夫乎是許者之仁不如一童子也令能仁彼豈仁僕哉無何令且修歲事餉山人以鮓山人曰是昭明之賦岷潯者也誠善余雖不拜而嘉其意不以山人爲不肖邑子爰是列進曰書先矣不可以不報曹以文壽令于且泚筆

贈徐振微德化序

今天下之吏莫難於令而今又莫難於吾邑令之難何也凡軍國太計掌之內六卿六卿下之撫按吏撫按下之藩臬巡守藩臬巡守下之郡郡下之令自令而下無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可議者一有不供曰令責也卽一無不供曰令分也名雖百令奉三四大吏實則百大吏共求一令也不具論有業者出賦有罪者出餒賦與餒皆古用之以存軍國而今益用之以不失名譽豈不難哉而吾邑尤難者何也乙酉郡陷戊子再陷邑無居人野亦無梁上厠兵不解閩粵而南多贖騎也楚蜀而西多盜賊而虛月月凶虛辰揆樞機幹銜委焉其長江破萬里浪朝而至夕三發夕三至朝而發軍典一置惟不測之威緩尚帶兼相助急則遁逃散去城止一令窘

辱萬端故曰尤難日所觀記十四五年間令凡六易矣令非無賢也而地累之歟今獲君我徐侯而難者不難侯下車爲之四顧非不巍然大郡也而邑一無民二無役三無屏曰無屏可也無役不可無役亦可也無民其不可二三遺老得世有新侯漸迫而視之曰侯殆愛我哉十七鄉之民稍錫連磨聚久而察之曰侯誠愛我也撫字者侯之心催科者侯之政民曰侯勞矣淵虛之治侯釐之不以煩民驛馬之劇侯養之不以煩民兵備之急侯辦之不以煩民戰馬之休息侯役之不以煩民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三六

學歲試之方臨侯給事之不以煩民撫按巡方之無至也侯祇應之不以煩民民曰侯勞矣侯不自勞與與博士掌故投壺奕棋賦詩飲酒士也課其文而無問不佻工也量其力而考宜尚稽商也裁其利而無害三民治而農民益治朔望後一日民望見侯如數者獲花幣之資稍不及者亦且誦侯之德無他之辭將獨工三令之程課又最先侯曰民不負令令何忍負民民曰民僅有賦入而無餒入允非年而德化稱易使云余攷輿圖經志廣寧爲古遼西郡醫巫閭之山

在焉是名北鎮奇秀殆甲天下侯崛起其間磊落而英
多尊人先生循良名吏以大節得殊恩我侯承其家學
以暨政諸川大施於時忠宣之嗣自生洪迨之後文獻
之胤宜產姚燧之文出於北鎮以篤南紀江廣漢永估
之恃之豈不休哉余舊職天官精微文書長吏之以勅
上者例得稽之而時艱政煩卒不克一二數當私憾焉
今以管寧皂帽得還居耳日我侯甚悉未嘗不慨然曰
令何難之有吾已令亦何難之有苟存心於愛物必有
政以及人且晚報最侯且以治上太宰法自得書余縱
或足堂文集

卷之八

不能採拾猶可作妙史爲侯記百一焉余于其某以嘉
平月數列宿之辰爲侯誕期謂余不佞之辭以爲觴引
贈司農許堯文使君序

余排於漢溪之濱無意於世久矣然猶以通隱不絕士
大夫之交其士大夫賢者亦輒以程道淵在潯陽例修
庾元規枯木朽株之敬因是識許使君使君雖我殊甚
二三十年朋友道德文章在海以內者已化爲冷風朝
露生平宴笑徒寄夢尋王謝故家嵇阮儔子皆無從訊
晤先時匡廬高僧晦山婁東人也祛練神明不爲周何

妻肉棄我愚癡德音之餘爰識二張既沒高士枯刻不
乏安道名流入雒尚有機雲適使君以權來役知爲前
黃門胤子黃門直聲峻節從家相國文瑞公遊姚現聞
徐九一嘗言人又知使君爲受先高坐弟子而西銘
題目爲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使君前計杭闢武林
故人書來亦謂清風朗月輒思使君使君在潯陽時適
遠法師東林麾騶從坐松下弄三祖橡筍江上擁胡床
支頤看山時咏江流浩浩卽金錢闕行作昔人語口舉
卻阿堵物然公事已馬融後堂不碍設使余未卽謁使
或足堂文集

卷之八

君使君在潯陽時昔君子存心既簡之矣余退山
之唱和與海僧語如一辭焉及過南浦亭子花岸馬
舟遙望見大夫後揖使君爽爽神王情好日隆而吳
語細細聞之及他然給輓不暇寄贈無從自衣襟多寄
彩箋上之八人九雲夢下禁一步雷池劉侯開瓜期
忽及使君遇始酌泉覺爽處朕不謂者然使君也
直曰堂堂於天下之寶豈不亦使君家之寶哉星軺
霞蓋正不暫行未易驅使况乎雲卿疏闊損患則人仕
陵艸堂乞食迨二少亦不悉作人無長物矣使君寧望

而許母迎而距課雖坐缺割俸補綴不以爲難管敬仲
有言入者悅出者譽則光名滿天下殆不然乎夫以儒
者與商賈爭尺寸一言不合怒而令受杖去利其贏餘
以絲竹爲寫雖以祖士少之障麗王藩冲之持等其意
尚且難平使君夷然不屑泥然而若辭揮去文俗之士
宜其遙也間發爲詩章琳瑯觸目可絃可歌或謂使君
雖人間之許長史卽山中之許道士也上清詔令寧失
謬乎余寫逸志於牛宮聆微言於鹿苑文學某某以弄
輿來迎曰許使君之有造於民也江漢紀之矣獨是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三九

賀溫仲青戶部序

京師宮闕之壯城池之峻而浚山河之嶮嶭而馳騁工
侯賦畝之豐貴而溢百官之聚而庶嘉禾醴酒文綉
大嘉狐犀象毳玉浦珠商賈之輻輳而奔走貢使之忙

服而詭狀辟雍之黃鐘大鐘石經惠鼓文而有禮闈巷
之大俠巨魁武健而鶴擊滿洋洋士生於其間者耳
漸目染類廣大而不細戶部天下財賦之所入也凡宮
闕之營建城池之工山河之烽防而落塞王侯賦
錫予商賈之市易貢使之懷柔辟雍之釋奠而像上
巷之刺姦而養兵凡大郊祀大封禪大征伐皆於焉
在其有美繙也或不致歲進月進日進以貽誤大類
民力紆而國體不細否則廓然庫屋襍脫不可應也否
又則間歲入幾何歲出幾何謝不知也將若之何
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四

紛紛士仕於其間者神疲心動類細而平廣夫余溫
卽二十餘年知交零落殆盡二三故人僅存者如
城戴嚴犖王敬哉梁公狄承水尼第天一乃余數
今年走芝郡晤析木適值仲青溫公
未起舞謠余曰斯壇坫中權也義形於邑今之太
見乎辭今之廷筠賀吾子得交茲令懿矣余亦記先
璣卻涼秋江閣抵足同眠指及首善人才必先屈溫
亦旣耳之二十有餘年矣幸藉君寵得以布衣越在下
風以望見君字塞慰素心甚幸無何公且以余從遊服

子餐書至于餐官省郎省部相糾統與公交甚平亦終
以余之生平碌碌不時宜者語公公且誤信下文日隆
情好余竊私惟公生長京師文章行義所交盡天下士
氣應張甚顧恂恂乎莊莊乎安詳而冲靜歛然有以自
下者與向所稱廣大而不細者甚不類迨觀惟政賦視
昔差加多商艘視昔差加少筭人錫鉢賢者不免坐詩
雖豫對客恒憂公殊不屑意凡有陳乞莫不迎許卽煩
以贊亦卒不忤然私交固洽公稅亦驟與向所稱細而
不廣大者又甚不類於是乎公殆去人遠矣余有感於
東坡文集卷之八

公之爲己之厚重而待人之周浹也蓋南面及民軍民
而及士士之教訓於公者衆稱以祝公壽而介余言以
爲倡余江湖之放士也實與公友不敢談以飽漸主和
公語江浙漕使曰東南民力竭矣退而嘆爲民宰曰上
言公之不竭民力也豈緊東南是賴蓋中書出爲江浙
行省亦曰無補於國家唯獨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退
而泣語爲真宰相之心公之於佳士也豈緊補之云大
司徒必自指其座曰此座他日公之座也

贈劉公太守序

余隱南河之濱一日讀莊子至成桑楚稱庚桑子於長
聃三子畏其大故畏之畏之畏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
吾遽然異之今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歲後其至人
乎固不相與祠而祝之社而殺之乎莊子固言其也
求其入而實之而未得試觀也偶記漢章帝時有
吏請修外觀似是非而非安靜之吏爾爾無事
不足歲計有餘之語且謂到襄城芳吏人同
爾爾始近之彼襄城何人也耶殆庚桑子之在
莊子固言其數言也釋安靜之

東坡文集卷之八
里而嘆息悲恨之心政平訟理者不能古而之之得
唐虞德讓君子之道風如王城若代亦僅可數也
千石任至重游以內郡之大者三十有餘皆由推舉
任之否不任也九江亦千里郡不在其數無他賦小而
民淳也千里郡而賦少者何也三思分其地也
處而民淳者何也民土物愛而貧富以等其心也
而治此者亦號難矣治賦易兼治屯難治屯難治屯
雖淳而瘠屯難處之民亦淳而又安南昌新州無論已
九江屯固隸江南而寄治江西漕運之爲煩進貢

以下原缺

紛凡此者古今異勢不可強同吳公承澆競之末意美而法益良苟不惟其法惟其意世無不可及之治人亦無不可見之才公所際數奇時細一賞擢於昔賢而闕且無萬省特作修曲以板輿迎養太夫人其中左右照法書古器滋蘭拂牖及及微傲入者如居衆香國阿比連床畧不介意又敬召諸士酌酒賦詩貴體賢身者不自有李仲甫皮之遊釋思於世主少微吳富之部取車於當時以况我公未云宗杰也或有問於余曰守道不如守官以司閭而下交弟子員禮與曰固司徒履之職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守也大事則專達大司達既以守道而教萬民而賓興之而復有師氏保氏以三德三行五刑六樂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司徒豈但泉府及司閭云爾哉公之歸士固所稱小事專達者也余居介母屋之間宅亦浮泛之側公既拾而不雜寸蠶丘暇時或及馬兒子亦數從公遊是世受教治於大夫者諸士固屬余曰公瓜期代矣請所以報余因感周禮古今之異而嘆公意法兼用古固可覃於今也西序以送公

祝李屏麓都督序

三山都督李公承鎮九江也余往謁之瞻其貌儒者也周旋折旋儒者也鷹揚兔置之中有是人也與哉既而散步景星湖上有懸楔于陶白祠曰作天際想通而視焉乃公所題識也益知公爲儒者無疑矣既而有修節志之役廣搜藝文得公詩尤多厘流蕙藉舒詞無不悔向憶公爲儒者尚淺而不能窺象大十一事也合城復修通志日與諸君子追公儒風詞壇樹幟公喚起代時絕無兒從九江來省問安外無他語公鼎建謙溪周元公書院刺刺不休異哉書院在舊居之求是堂文集

卷之八

卷之八

左三十年以來鞠爲馬廐不但不蔽風雨而已矣而滋茲上廟俎豆後且不知廟貌何方此何與大將軍而樂振其功哉余益信公爲儒者不獨樹幟詞壇且樹幟道德之壇矣然公雖儒者非文弱者也百粵之功上計天府居登大吏薦剴固無論即九江一渡不動異角靖而旌旗暖身被其光輝不啻也近者地遠多虎公日獲其一七日七獲自唱搏虎行屬而和者數十人其虎武也且如是余又聞公性至仁孝太公病呼額上常用股肉入藥立得愈公秘而不忍聞於家也豈非儒者所

難爲哉余愿效古之儒將自尚父方叔召虎而後皆然
遑今靖乃能文章爾雅韻畧精奇爲千古之留業盛名
未有武而不文文而不武而能垂汗青于一時者也然
衛公兵法要在雅歌投壺將軍之上爲射石飲羽無天
幸者洗其暮氣而大其高門于是乎天下尊李將軍焉
第一好公復繼起而振興夫矣世儒將之風久矣如
不曰龍圖則曰三原則曰侯官大侯官之山
之奇魯得崑崙人海之陽不藏異寶必有異人曾以試
事相其氣焉而尚未之一見也頃於公君守閩察之兄
求定堂文集 卷之八
以當之矣公以壯猶行將老謀爲國寧百年計者挽撥
之初郡人士皆然之委辭于余余終始信公之眞儒
將也爲贊其大概云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九

柴桑文德翼著

吳太君八哀序

今上登極元年秋前一日吳太君受歲益八十年矣余以通家子輩客於梅溪修古人登堂之誼其手進觴而宜侑之以言其何敢謙讓以不嫻於詞自退以余聞於是溪之父老道太君事甚詳蹶然起曰吳氏之大也蓋繇太君有天道焉有人事焉雖然豈惟太君之德之能我國家嘉隆百年之間氣和於上天表應之理有固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然無足惟者父老稱太君八十益六十年咏指舟云先是崇禎間孫成進士日拜疏若曰臣某太母程年方二十王父見背臣父諸父方在襁褓苦節而安若千年御史按部採其行實累疏報聞有司訖今表聞尚缺臣幸荷國恩作忠教孝如太母程者不能揭之於桓異日無以宣史館信來茲於是下禮部議旌如臣某請是時太君子長孺以模楷聞海內且杖鄉矣即進士太公在襁褓者也孫曾數十人多才而雄於文行且拜聖書及太君袍笏離離也夫以一少閨紅一旦縞素攜二

三歲孤有幼左手梨栗右手筐簞以至今日乃輟馬高車闕里巷稱祝恐後始願不及此故曰天道也父老又稱太君父及王父以春秋舉於鄉少受家學故其於子也疑未燥即口受五經如宣文君其于姓之博物洽聞皆多得之外家且令寬其被同鄉內名士貧者同臥起藉以通氣類若家政操作多奇童指數千百權輕重乘取若不介意者豐施而約積厚外而薄內以政有經家友大振齋食殆亦五十餘年而慈儉敬讓之訓未嘗一日不令子若孫耳濡而目染之古昔所稱賢婦人豈僅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終身抱咫尺之義茹齋飲水嚙嚙拘拘字族子以圖報地下雖不名一物斯責塞矣是為賢哉若太君者其人又足述也已余前後聞父老言言微矣抑又聞之後之賢也讓善於祖父家之盛也推德於朝廷太君之生在肅皇之末年沐浴膏澤於祖宗已七朝矣自古所未有當是時以中興之運陰陽順軌山川博精三聖相繼過於百年殷三宗未之及也穆廟實禱於白嶽而誕生今稱靈祠焉時之運隆上下蒙祉地之氣積大小降神故既薦生聖主享國久長一時賢士大夫莫

不壽考而叔嫂懿則亦因之以備祿福殆自然之數歟
恭讀 章聖皇太后女訓計有二篇上與聖賢傳爭
輝余王太哉王言曰於此訓動逾靜思夫人可齊敬姜
之美士人妻獲子與之賢以余觀於太君生斯獄施又
及兒是訓之頒考其行於十二者勿之有缺也故太君
之德之能雖天道明於上人事修於下蓋亦時會所鍾
幸遇肅皇太平之恩而又幸服 章聖宮闈之教故入
十年間始約終章 國家嘉乃節而子孫以聞於當世
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余既伯之以是言矣又從而歌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祝湖日王賓明孝廉六表序

僕卜隱於景星之湖春雪新霽擁褐軒前友人金文王
氏款門坐譚久之因及其甥王賓明孝廉且開六表矣
謁僕作文祝之僕謝不弄筆墨於交遊者一紀於茲文

王舉於鄉縣仕雄貴財雖交何重茲區蓋言而索之寂
莫之滋乎不可以像從骨之曰王孝廉固先生之故友
也僕賦然起曰高吾賓明之風絕往還者亦竟一紀於
茲藉是文以當尺素甚幸僕白髮被兩鬢亦垂老矣賓
明差長不知健飯乎生平好著書今盈幾尺平床否子
能文者幾丈夫孫行解持翁鬚乎將督僮耕東阜或泛
艇彭蠡烹鮮沽酒歌呼鳴鳴以自樂也又且痛讀離騷
讀已輒棄棄棄之水中耶否且閉戶臥敝車上或土室
或塙東謝人不見其面乎僕所觀記十年前以前故孝廉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四

連車北上秘閣六卿莫不坐致賓明作此反寂寧不令
稽司客笑人殆古人之心也歟近時無事偶聞唐宋史
書竊嘆古人行事人人殊而大義要不得違自唐以來
爭一第殆禁衛不可卒嘗然得與不得正如蒲博者之
偶然臬盧爲袖手者竊笑不暇而猶自臬亦可疑已可
空圖官矣臬之隱王官谷中召至衰野墜笏獲全於時
衆震第矣未官歸隱過荆南爲所獲終身不敢官之碑
爲先輩而亦獲全於時羅隱不第矣依吳越疑其不得
志於唐恐中有怨聞其忠言甚義之而又獲全於時乃

讀宋之聯髮集及久久書謝鮑一秀才附鄭愚肯一上
舍生爾尚未舉於鄉而棲進山谷或盟汝社或藏心史
而亦無不獲全於時之四五君子者雖未及致其諸諫
終始大抵者舊故老之中號爲翁壽絕不似更有期願
之憾如族人致嘆於褚司空者亦已明矣僕與賓明相
去不百里皆籍九江九江入梅福陶潛之行事豈不卓
卓於唐宋四五君子之上哉僕因不達引而手筆賓明
於四五君子蓋亦有說神倦者事之至誕儒者之所不
道也梅相傳仙去取惑方冊而陶且述武陵漁人以爲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五

有仙是耶非耶夫天下後世所以望二公於乾始不可
即者同以共大義凜然必非其挾神仙之術高曾也豈
然斥去世爭一毫利害不以齷乎其中則天全而神氣
澄厚神氣澄厚則聰明固而不搖聰明固而不搖則形
骨堅而永亦其理然也賓明偶儻偉節遂謝城不入
然高寄與一清遊襲生天年就得而斷之哉異時有作
史者以公天下則曰唐宋以來可似續四五君子者賓
明也以私五卿則亦曰漢晉以來可似續二君子者亦
賓明也賓明壽矣因綴致文玉取餘雪烹之并薦以祝

賓明日高而際今寒而冽今看山白今又曰君子哲今
未維則今有如雪今

賀督學趙初菴公祖初度序

余習先制設提學官巡督歲視士必官之按察者何曰
貞憲也予 勅者何曰重也 勅監察巡守者勿侵越
何曰專也使朴提調者以刑何曰謂弗行也且使其糾
否而理爭者何曰謂雖刑弗從也後益陵遲雖之按察
憲弗貞矣雖 勅弗重矣監察巡守者侵越矣弗專矣
提調者刑弗行矣糾否而理爭百無一舉矣然以吾鄉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六

砥天下所聞則有若蔡公介夫李公獻吉一以清品一
以讜言當時偉之所見則有若陳公維立侯公廣成一
以理學一以節義余竊師且友之四公皆一代號爲文
章魁壘士而題曰四公者不文章也乖違者豈不以大
哉茲者廬江趙公之督學江以右也士豔稱公文章以
爲得師且憚公道尊而嚴余私以爲嚴固道也然教五
教道也遺公書徵及文翁事以翁同余姓而公鄉之
先達也然其語引而未竟史稱翁爲蜀郡立學成都選
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以爲學官弟子使在便坐受事

出行縣益從學官弟子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焉
邑吏民見而榮數年爭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
之於是教化大行蜀地比齊魯焉蓋選士必開敏而有
材者然後俾之明經經明矣行復飭其卒猶至使富人
出錢以求大主使富人出錢以求法至獎翁行之不恤
亦曰雖富人非開敏有材者亦卒無以明經苟經明而
行飭亦何間於富人卽率錢可省少府之刀布毋傷也
翁性寬如此察趙公意獨嚴寧不習先達政哉吾鄉雖
弗及齊魯尚不僻陋如蜀地而士習且下推者曰黜文
求堂文集

卷之九

七

者曰許甲者爲纖利高者馳序學作奸犯科甚于大亂
使非操一切江河之流勢將焉底公寬文嚴行寬良上
嚴秀上顧不善歟公之試士士莫不正容端履趨跼莫
如一經指摘立用教刑試已倡業名實不訛帖然快曉
百不失一予又讀公自序文席五世之業父子兄弟刻
意下帷閱憂患難相尋不已二陸入雒聲名鈞然述有
餘悲寂寂派下公天性孝友人也東野看花子京焚伎
去鷄鳴風雨幾何時輒登枝而忘其本以視公竟何如
哉余猶記介夫之言曰善愛其身者以一生業千載不

善自愛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組立師恒舉以易士士多化之公天性孝友人也讀其
文知其自愛聞其政見其愛人嚴以行之寬以居之且
美矣乎九江屬學官張君運泰熊君惟伋熊君一虬鍾
君一坦楊君鴻儒謬謂公痴嗜予文章謀於予以祝公
初度者予能不專以文章重公公顧以朽腐腐相阿
於塗抹東西時慨然張君輩十餘人固嚮者吾家翁
之所村學官也今公以重勅貞憲提調者畏其刑監察
巡守者不得侵越其官而張君輩亦如故事以學官時
抹廷堂文集

卷之九

八

在便坐受事行郡又與俱使傳教令宜其榮而感感而
祝也予弁鄙何以藉手祝辭蓋聞之矣詩曰學弟君子
遐不作人又曰遐不作人君子壽考考人者豈弟之實
也豈弟者壽考之徵也備其實信其徵公壽考矣公未
強仕蔡其壽考公作人矣

壽米遂初序

夫仕宦者亦適廬也坐不越要津行不休鐘漏身半然
而猶夢翼八鼓而仍登梓黃老以企松喬望星辰而嘆
雲石達性者爲之乎遂初先生擅石號英月朔野氣可

名三紀物型一人或中書政事之堂或太學夏老之位
冊勳金石垂譽琅玕上酬 黃屋之知下愜蒼生之願
然後掛冠玄武賜履鑑湖家有子侯國無華士豈不盛
歟乃內雖侍從外僅監司刀奏方中桑林環音未經扶
荔輒思蔬果接雲卿之渚稼穡同孺子之疇勇彰乎急
流智照乎秋水不謀妻子不卜友生高揖而辭念淡白
下先生殆偉人也初虎步南州牛盟上國風流文彩第
兄蔚然海內有雙丁兩到二陸駢蘇之日及其青囊盛
印白馬抗辭觸不煩羊逐且逾鵠以至領嚴邊之節辟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九

高道之馳九塞生風萬民吐氣佐南宮而試士文固龍
驤哀北闕以程材武威彪虎如磁引鐵殊乏曲鉞如案
印泥悉成古字可謂陵漢鏡於明水中荷裁於玉筍者
矣爰掛胡床畱新嶺開蔣徑侍潘輿子子孫孫繩繩莫
翼藥欄竹園書卷如林一觴一咏一壺一丘月白風清
山橫水曲婆娑乎太君之側委蛇乎家食之間天下之
樂有大是焉者乎先生錄雋胡君學矜師授清畏人知
季政流通棘闕欣賞高文典冊盈有十人若宿沙之於
魚方誣之於馬濟美先生焉今孤嘉平實爲初度繆以

余邇連粉社誼辱不交謀所以祝先生者余謝不敏而
不獲也請以先生之華胄祝先生疆臣如文季歟忠清
如公叔歟風烈如伯厚歟廉介如子元歟治行如仲卿
歟文章如翁子歟個儻有大節如槐里歟博學重氣如
少連歟先生皆足以如之而皆不足以如先生無已具
睢陽老乎睢陽之序曰蹈榮名而保終吉卻貴勢而賤
退齡嚙不可及矣先生誠達性者矣誠偉人矣

祝蘇澤生廉訪初度序

余讀周書至立政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十

未嘗不掩卷深思慨慕其人而不能已也作而曰王國
保世滋大繼緒承承受命而永昌者豈緊匪純佑自天
哉乃自一敬獄者能長之甚矣獄之不可不敬如斯乎
其重也及考其所以敬亦惟日用中罰而已中罰者即
周禮治平國者用中典亦惟曰不失重失輕而已夫能
不失重失輕而用中典則治一路獄而一路得其平治
天下獄而天下得其平所全活者當不啻百萬吉祥善
氣降休於王家固可司契而立應也而况一身之福履
乎交河澤生使君今日之蘇公也陳臬我江右以忠厚

長者之學理臬獄而並以忠厚長者之學訓迫屬十三
郡共理獄者共理獄之諸君子莫不矜然曰刑者例也
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何敢負我蘇公何忍負我蘇
公江右之獄於是乎民自以爲無冤適使君撫辰諸君
子造余不佞命修一辭以爲祝余不佞謹謝曰祝者眾
矣何瑛區蓋雖然語有之不盤流水而盤止水止水者
清而靜也不用武絃而用文絃文絃者和而柔也清而
靜之和而柔之於治獄也何有使君以名進士起家司
理召爲西臺御史忠厚長者之聲著于內外非一日矣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十一

雖小聽之不取不以情曰斯可矣一以靜聽小獄而勝
於勤民事神者之所爲萬萬兵刑之道又異乎哉其矣
獄之不可不敬如是乎其重也今之蘇公必有命太史
而茲式用慎以刑用中罰者

贈高雲旂大守序

蓋人之情官必以尊爲貴人必以官爲貴人之得官必
以少壯爲貴達者論之皆不必然黃次公龔少卿非古
之丞相九卿耶今不知其爲丞相九卿也知其治郡而
已岑嘉州韋蘇州非古之名郡守耶今不知其治嘉州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十二

與蘇州也知其風雅而已楊太尉公孫平津非古之五
六十始舉茂才策賢良者耶今不知爲五十舉茂才六
十策賢良也知其爲名公卿而已石城高公雲旂先生
文章壇坫擅譽當時兩冠登朝固不似太尉平津之選
幕而一鹿出守又不能卽如次公少卿之崇隆祇以風
雅與岑夫子韋使君輩坐嘯畫諾於紉蘭樹蕙之鄉亦
幾幾乎行年艾而上矣浮湛偃蹇殆二十年人莫不爲
公致慨余不佞獨嘆公之賢不與俗同也夫尊官豈真
難致哉位高多金金多位益高以貴爲郎以刀筆爲吏

卷之九

十一

賀九江太守陳公初度序

卷之九

21

獨傑竊而先鳴追太丘之道廣欲波澄而輝覽比仲舉
之名高其簞仕爲令也由高陽調真定補臨城畿輔內
地薦剡上考中平三異之政河清十奇之歌名在司勳
事列太史矣晉外司馬於南安香分梅嶺陞內司馬於
樞部底績槐廊爰託心膂之臣是屬股肱之郡我九江
聞之莫不手額曰夢丞相而迎細侯惟公是望公將何
以慰我也公曰我靜如鏡民動如煙恬朕而已惟公恬
朕胥吏瞿瞿日行水上盜賊惴惴夜敢林中民若輪情
蒲恒懸而不用軍雖通賦漕屢給而無苛不以一差擾
求地室文集

卷之九

十五

蜀邑也不以一物煩行戶也不以虛使之峻嚴而惠
保也不以權役之橫暴而損德威也於清畏人知之心
萬剛不我吐之骨公乎其古之良二千石者乎且九江
近者兩境兵刃三構災焚官舍民居蕩然不復休息近
二十載公來尚萬僚齋不卽計工特以節學宮之不修
明倫堂之未建無以爲師帥地捐俸以倡卑力先圖觀
風弟子員恐僂于才渝于法周慎閱視至於旬昔凡有
不平之鳴一命學博以虛以平俾之捐念未或罰東矢
焉斯尤士之樂頌不厭比文翁立學於蜀郡韓愈興師

於潮州相爲鼎足者數今年五月不雨禾將枯余方畏
賜暑濯於匡山清冷之淵夜半有取龍水者詢之知公
乃衣步禱不張蓋者決旬無何見白縷飄渺土人所謂
山帶者不崇朝而雨果千里公喜曰雖雨必有損者而
邑多失報殺朕曰古人謂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體
損損而不聞豈有恤民之意耶亟問之臺使公之愛凡
江爲何如耶朕聞公終日畫省一鶴一琴一觴一咏把
元規之風流紹樂天之泉石恬朕而已所謂無事可計
治者是耶非耶式將大五世之業於邦政之風度鑑之
求地室文集

卷之九

十六

矣頃昨而報政改乃和值公初受博士宰一縣公曰
上廬請文以祝公余故道九江之難治而喜公之無
而易我九江嬰兒瘳而有起色微渾乳口上長之思
何以企而我九江既生生我九江者顧不當弗錄不而
耶

贈范湖口大章序

國家捐列侯百里之地以畀選人固異其畜我衆也其
粟東南其祕制什息式飲式食式教式誨以敘勸於
邑大夫邑大夫鳴琴而治蒸我髦士彬彬如也顧不

若存命哉乃兵革甫收休養未暇而司棘催科不空
一邑謫逮者遂若大夫爲邑武健征稅更而豈弟子惠
細睡不給頤矣邑或介衡爭樓船武卒猙獰堂上負弩
而迎腰笏而輓固所不惜芻粟金錢蠅起而大索營庫
何有選選賈能科棘者棘之邑大夫於斯不知一身何
託寧知我衆豈弟子惠爲哉甚矣邑之難爲也吾郡湖
口介衡爭而加難也雖狀歲輔之地採矣廣蜀之舊荒
矣荆楚之夫勞矣吳越之汎悍矣雖樵沐具廢左書圖
而右畫方不克以濟我湖口較之不尤無事而恬嬉者
東是堂文集 卷之九 七

耶二十歲以來而循良如異昔者指不多屈何耶余屏
處湖限遠以事他出修武范侯新落湖口謁郡南軒高
軒於敝廬焉已而知爲助襄大夫之族子大夫倅九江
昔獲以文章同龍圖太史遊余恒謂陶會稽矣淵清昔
趨庭九江署倅廳事後紫芝堂讀書處也今獲與我侯
世講益習我侯古審世澤先樂安之政碑在道諸在家
子孫鼎盛明經文學古幾一邑云我侯程文近科爲中
原冠冕余讀而偉之幸湖口得以爲君文學吏固以豈
弟子惠爲師豈武健吏棘催科爲身名計者比耶邑子

之雋秀者造余而言曰學之焚於兵也無文翁之刀幣
延壽之酒食篤於教化學終不殖矣我侯席前人基而
式新之矣吾倅後生似其教服其政顧先生一言以說
侯余曰唯唯余寔習侯侯政若教之篤歟不莽而報歟
曰唯唯我邑之愚公也惟正之則不敢負國不忍負侯
催科易與耳即介衡爭樓船武卒月數過焉日數過焉
三郊三遂告匱則那徵半易璧特有典矣亦不足難侯
惟是蘆課課之餘也至勤王人麗東南獻視魚鱗以足
類刺惟侯承其委而變則以清否則一邑皆歌蘆中
東是堂文集 卷之九 八

人也不幾頓乎水師師之餘也至命將軍其城而理客
主既異本性攸分小則奮拳大斯襲甲矣侯至而老民
無一醉而譁於市者侯之篤於政與否非諸生之所知
也余聞而嘆曰侯其古哉古之百里之政炳於良史者
不盡記憶大抵治必助於廉廉必助於學學以正性廉
以飭躬於政治也何有樂安其近焉者也且高平石族
公卿何限余聞兩令焉史雲之爲萊蕪也有甌中生學
之款無他廉政也斯更之爲崇仁也有經術似倪寬
采似孟博之譽無他學故也二范非侯高曾之規矩

侯有學而厲以廉卽調畿輔廣蜀荆楚吳楚號今之難
治者侯應優爲之恢恢內地濱江之邑士馴而民共一
迎送催科之細何能靳侯之豈弟子惠耶由是而基而
三年余見良吏萊蕪崇仁率連樂安暨我湖口大書特
書不一書而足也他日泰大夫太史父子夙昔之雅又
重以諸士之敦於義而慰我鄰封之有鞠養也於是乎
序

贈陳九江致恭考績序

議者頌西漢之治爲近古何哉蓋重選牧守也吏稱其
求足堂文集 卷之九 九

職民安其業故一時政平訟理而無愁怨之聲當是時
九卿出爲郡守如長孺之於淮陽次公之於河內是也
朕二千石有治行者立摧爲九卿爲御史大夫或可承
相雖欲不自矜於高等不可得已今國家意口宣與故
上最考功者選選不乏而莫著於陳九江云如陳公以
尚書郎出麾余爲祖道握手言別曰九江實未叔庠故
治地悉省吏保五日一視事善狀赫赫猛獸亦畏之誠
何術之操歟公勉之勿令叔庠獨有千古別去三載九
江一二故人書郵報公治行甚悉大者實心實政燦然

可逮皆於四民占之於士修費序殿廡他術莫不雅
期望進俊良教之以德行藝春秋鄉飲酒禮必躬詣重
老如禮儀李謀試衡平鑒溪無道不服於農勸耕停訟
不幸水旱頻仍旱徒跣走禱水旱祠巨浪呼號寒隄竭
上災撫軍得豁免糧稅什之二三屯軍亦農也清矣
多方開賑以亟軍需以紓屯政於工商不私役一人必
以位公堂方起計木商與民間貿易一體他有私役私
稅者必裁以法卽帥府之營建鈔關之權取公皆得而
引繩不得纒蓋仁恕多如此至若府胥禦禦朕冰上不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十

受杖者益亦僅矣余故人非泖人者也余聞泖人
公之始起家爲令也畿輔人士頌之至今猶良匪謂伊
父矣素習公家世王父司農紹尚書忠之寬恕也又大
理紹廷尉罷之經典也兄弟經明行修紹竟吏克佐屯
咨之忠孝文章也鳳凰之兆僅百世歟余聞西漢六條
條察諸州本周官以六計獎吏治云爾周官一善二能
三敬四正五法六辨胥冠之以廉蓋善敬正古之所謂
德能法辨古之所謂才也匪廉則德祇爲華而不實焉
厲公爲郎時筦司馬政不名一錢有本具矣宋九江又

以清在一亡無益百姓何歟無亦以乏善敬正無以教而乏能法辨無以施歟公非之矣最上豈惟九卿撫座以待制雖不設中書門下如丞相異時朕政事堂猶遺制也亦將有拂座而待公之入者乎余與公復誓于道故有日矣

南州朱伯原先生七十序

神明之胃其賢達必異於人何也蓋富貴福澤養之者其厚詩書禮樂教之者甚備故聰明開發才智通敏百倍於單寒矣狀而時移勢異詠麥謝薇或潛於隴畝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七

混於儲貳以善保千金之軀不惟向時之暇不可得其去紇千之束雀益亦無幾歟至才不願濯沒以齒頰名於後代如劉歆蕭瑀趙孟頫之徒而史臣又嚴之至以為神明之厚益高隱既不能全身膺仕者亦不能全名賢達之處陵谷極難耳余聞西昌博物君子歸輿後先者鬱儀伯原二先生伯原之季天中與余同舉於鄉鬱儀之子菊圃與余同舉於南宮皆稱兄弟余不幸不克以父行見鬱儀先生讀其書仰止其人而止猶幸而以兄行見伯原先生登其堂聆其緒論飲酒賦詩竊嘆

先生不但全身而且有以開達其身不但全名而且有

以光大其名蓋一時賢士大夫慕其高爭免致之李麟

異能彥遠篤行可謂兼有故山中五畝十資視昔歲

有加賢達如先生殆善用晦者耶說者曰伯原既不能

如時賞從故相以偏師當一面亦當如士靖變姓名入

僧寺落髮衣僧衣願浮沈賢士大夫間為通隱於美富

乎余曰唯唯否否伯原先生之才使懸朕在位如子政

之遇新都中王之處甘露子伯之任南遷必有所以自

立者朕猶之乎西山一布衣南浦一素士能任天下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七

責乎召平者故秦東陵侯也且為蕭何計薛公者故楚

令尹也且為滕公計先生之與賢士大夫遊放懷詩酒

已耳尚不為之計而義何不可乎今年秋先生七十誕

輓之辰客有謀舉觴者問侑章於余余因述其平日所

以論次伯原者書如右云

陳君璞六十序

余嘗誦詩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疑惟古時則云耳乃毛萇疏聞常棣之言為今也歐陽子論之曰毛益懷作詩之人指當時為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謂是

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卽爲今矣詩殆勸後之今之人也今之今之人與古之今之人其處兄弟者亦稍遠矣江州之陳自唐宋來世稱旌門君璞幼與兄弟雖遷自南州而實始江州復其初數世矣固余之所自出也兄弟友愛不獨今之今之人無比卽古之今之人亦無比也幼與敦行讀書爲士模楷事君璞如事其父而君璞隱於市陳義甚高其友而字幼與亦如字其子也門內以內輯穆如之非余託中表兼世婚亦莫能道其詳微世德其孰能與於此乎丁未季冬某日君璞年六十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五

吳而腴而脣厚三子列孫滿堂元配畢棄幼與幸新婦解觴進焉斯不謂之榮歟憶二十年前再提鉞鎬惟余與陳兄弟獲全朕余愧靡鹿之性未遂而蒲柳之姿徒衰日見外家兄弟精神滿腹朝服夕歡賦詩飲酒余愛之敬之願吾兒學之亦願凡今之人皆學之幸毋曰今之今之人兄弟不及古之今之人兄弟也

賀嚴母江太夫人膺誥封序

子蟄起家上第列秘院長諫垣行陟卿貳稱廨仕矣諸子復虎觀橫祠鷹揚錫宴十經七業笏且盈牀稱高門

矣太君江夫人以明年登七十而誥封先期至姻友榮之適僕客杭請譔文爲稱觴之引僕習知嚴氏自太常公以清白貽子孫而嚴翁餘人休士三先生孝友文章儒行輝煌雖里號通德家罕賜書根大枝豐源深流意且子養復初由是開後由是識者每嘆惜曰豈察祖父之賢太君實賢教且力焉太君逮事恭人每事必以先姑爲稱於子若孫新婦必敕曰先姑母師也子雖驥貴凡家政輒親操之曰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吾家不爲貧也動必以禮顧新婦曰此先姑法也太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五

君之賢何異楊柳理歟教子養兄弟交當世賢人君子以聲生勞長又欲其言無憾否胸有黑白四方賓主皆雖酒漿爵醬皆口論而手調之曰何德致客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太君之教何異孟仁之稱彼泰族之法矩歟以太君之特操卽義成宣文錫以君號爵以國名舉不足爲一日重朕引申子養之心當無事時羨趨賢良之鹿爭訪孝廉之船祿養善養無不可者迨甲積西陵烽連大滌負而匍匐一夕九遷烏鳥私情寸艸微報苟有今日何啻萬年哉況乎鴻名已重於皂囊鶴詔自隆於

黃閣視夫九域未一徒結絕裾之悲半命不沾漫懷捧
檄之喜相去當何如也僕尤異者太君以夢花名族詠
雪淑姿念當宁之曠思懷夫君之元配命危言而振故
典獲重敕而下司封母故謙尊而光子亦承志而幸是
又紫詔之攸難備載而彤管之未易曲宜者也猗歟太
君百祿固未可涯矣

奉祝宋太君孫夫人八十初度序

沂州宋萬壑兄弟今之子京兄弟也餘杭嚴子餐父子
今之嚴助父子也萬壑客杭三年與子餐交登堂拜母

亦是堂文集

卷之九

五

稱莫逆云今歲丙午嚴太君登七十而宋太君夫人
且年登八十矣方是時萬壑令於樂平將以卓異報最
太君御魚軒而近樂家園之板輿長公懷累綬而還加
官舍之綵服宇下紳士謀獻稱觴之章迨紫綵文子以
子餐之故人至一者爲不遑之友生一者爲孔適之父
母訪我萬壑使君使君欣狀曰吾觴吾母文何必難貴
爲哉如文子者可矣顧文子異時與使君莠施朝朝年
俱少壯三齊三楚雖未聚春糧而聲生勢長猶一鴛鴦
中人也又況太君令弟太史公名高燕市隱重荆室余

所儀刑使君之所自出也誼不敢以他辭豈但爲子餐
一友云爾乎朕使君以數十年名下士甘宰百里爲太
君屈耳太君言念夫子積學不偶中歲娶若其美以教
二子爲志長公方儼於膠庠次公甫離於襁褓雖頭角
俱異而哺哺和九聖善亦云勞矣逮幾幾髦年而始獲
翟第之報福未艾也余又聞太君事二尊人以孝敬處
諸姪以禮法字族姓以仁恩周閭里以慈惠卹其子之
官訓之曰汝無忌古之清慎勤也卽無忘我矣使君蒞
任而徵之退思之堂蓋凜凜顧之矣故今三年而康山

亦是堂文集

卷之九

五

泗水之間無不謹我使君爲慈母者孰知其寶太君
之教歟顧余視嚴太君嫂行也頃有文祝之至下見以
餘杭姥醞酒給麻姑事辭近於易戲以其鄉同耳至今
視宋太君母行也辭不敢易而必以莊來可以上況者
惟有宋宣文君矣宣文君以一婦人抱周官絕學奉敕
設絳帳授生徒而其子亦勃鬱爲名臣太君處右族鼎
盛之際一經代夫子以貽而大小宋之名仍歸諸于其
才德瓊璋何遜宣文誼直以其著姓同賦既有以況而
拜觴之復伯以辭辭曰惟沂之水清且淑兮太君六珈

宴家園分堂別叢蘭公背樹之萱捧觥令子兮羞鮮者
孫樂既騰歌兮語笑喧喧漢柄用循良兮新試以盤根
鋒車日且追兮幸望來兮倚門

祝李母熊孺人六十初度序

余客南昌時值暑雨日即舍熟卧客有款門乞言以壽
人母者審視其贖乃潯城李功曹景賜元配墨山熊孺
人也余微笑而竊疑之南昌熊李皆大族赫赫有聞人
方以卿貳膺簡用文章炳蔚一時顧不走幣求而問及
山隱溪逸何爲者耶抑同宗盟恐近於私而欲以姓名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序

疎遠者爲稱引之足信耶嘻過矣中壘劉氏所列凡婦
人女子之傳於後世者皆未聞以壽言也即壽而方稱
者所在都有諸嫺友之亟亟於斯者俾余不佞將何以
言之也既而思之有明萬曆間海內無事老有以養幼
有以長五十年間號爲太平故一時所生人皆敦厚淳
龐丈夫得自盡其才業婦人亦類勤儉而殷厥有家逮
乎閭人嬖變流賊遍中原而蒼生之得遂其天年者蓋
亦寡矣故越自今戊子之變南昌婦女之見掠者不啻
數萬而丈夫之偷生於鋒鏑者百無二三今有人焉大

婦同周甲子有子有孫三畝之宮百畝之田食於公家
收於家塾同駕鹿車割社肉而餉春酒不幾幾乎當今
之人瑞哉且功曹秦漢最重而名臣選選起家郡縣吏
選議大復古則李翁年力尚健方欲用所未足孺人之
佩六珈受三錫皆未可知而二子刀筆詩書又各視其
才以求遠用於當時繼是稱觴豈有並哉夫李氏固老
子之苗裔也所以導氣養性之學世多有其書行之輒
效而子孫何有生地質楚之苦縣南昌亦楚地也楚之
始封蓋惟有熊其歷數與周終始且幾千年婦人而長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序

生者如誼母麻姑皆在楚地由是言之孺人之見祝於
里閭者今方始耳余不佞垂老而無意於文即舍漏濕
亦無成筆墨處率爾序之以塞諸君之請幸勿令兩族
同人見之笑余言之陋也

贈南昌胡母黃孺人序

胡文學祿似故自南昌使楚黃曹石霞先生過益城與
更輩交遊娶外甲辰余兩過省會胡子輒來作南道主
人見其風度溫栗如玉備道先世艱苦云父上舍生未
四十而卒兄方三齡汝甫週耳所賴以至今日稍力於

學得與縉紳先生上下古今者吾母黃之養且教之也
丙午鵬且六十矣公其以言贈乎余以其期尚賒許而
未與也至丙午秋九月病鵬閉戶謝客胡子遠來余嘆
曰是索逋也以胡子之交賢而且文尚不可不廣其意
而況其母孺人之節慈兩全者乎是逋也何忍負昔進
士朱甲妻郎氏護甲喪玉山世亂道梗留居之豪強委
禽以死拒得免義烏朱震亨母戚氏蚤寡遭朱季亂家
單甚艱勤憔悴遇子恩而嚴震亨長遣從許文懿公學
卒以成名黃孺人以名明經之女值世亂而家且貧不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无

幸蚤寡既能如郎氏之自全而又勗其子從學賢豪長
者如震亨之母戚氏之相與有成也豈不偉哉且胡固
望族也余一日遠會城郊外招提太子賓客若思公之
菟裘在焉詢之僧僧曰子孫微矣因嘆丈夫而賢如太
子賓客也者無子若孫雖青史有名而樵採不禁矣婦
人而賢如郎如戚如黃孺人也者有子若孫豈但名青
史而旌門雙鳥闕之制且旦夕下也子固可忽也哉如
寡似孝思不匱單舸走四百里求余一言以不朽其母
余卽不文不忍以醵辭益甚欽其志兼私喜兒輩交友

之得人云

五祖千仞禪師五十序

余嘗學於聖人之道以知性爲始極於達天所稱知性
不泛泛求之於虛無間而必準之於踐形凡日親耳聽
舌咀鼻嗅手足持行皆形也朕不知之則塊狀形耳形
而不踐性亦非性故有形而下形而上之說超形而獨
立者固寓形而偕來者也而形則不能久聖人則重用
斯形雖不能久而能久者非是不足以通故勿而弱弱
而壯壯而強強而艾乃服官政爲大夫自是乃願指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三

天子必奉几杖憲而乞之乞其言以論道經邦非以
知性而踐形者耶益不屑屑願留斯形以壽於世乃幸
亦多壽若太公召公皆百餘歲衛武公九十而猶自儆
孔門曾子子夏之徒皆壽而壽不壽不論也世之小儒
不知形之所由踐而又愛畱久其形或爲五禽之戲或
服五石之散無論不效卽效亦塊狀形耳天地之間高
山深谷物之壽於人者豈不什伯倍哉舉爲形累而性
且何知也吾聞釋氏之論以形爲地水火風和合而成
成而根塵識又際爲十八界似明性於空而仇於形絲

其實不朕如來因見大士從開後世玩堯擊竹卽能自信扣齒揚眉亦能爲人何嘗不以斯形作大機用耶朕猶以爲形之住性猶鳥之住窠也窠破則鳥飛去矣故前劫動數萬年已式於遠近如寶掌千年住世等之駒隙馬塵殊不足戀與儒者之論無一不符也朕智鏡不疲於屢照懸燈惟欲其長明弟子之願說法猶詩書之祝禱永年耳余之爲儒也猶商之不可爲絮而其於釋也又欲廢之可以爲布也終非有兩口四目也少壯時曾游吳越密雲雪嶠南大老辱在下風痛創維親瘡痍

東是堂文集

卷之九

正

更著尚令大年無垢寂寂笑人近辭親還得二十年望黃梅五祖止隔蕞渡之江千仞大師方以見性提唱海內號爲稱檀叢林北望焚香若老佛焉今年之冬爲師五十初度楚越居士戒子等合掌祝師請文於余余之文且非廣也猶商也何足以重師師族下淮水旱占明州張拙秀才既知其了事天朕還佛重欲其安名受業於徑山雪老圖具於天童密師而漁乳之惠則辦香於菰庵和尚也源巨流長根深蔭遠始堂與於金山龍隨鉢小繼津梁於浮渡霍避杖高三塗毒於黃龍劍猶

竊法現金輪於五祖確更傳衣荷歟盛哉余未獲修敬於師師眼不相視笑乎耳不鍾聲聞聲聲寂寂乎鼻不逆風香乎舌不驚于辨乎身不脇可築拳頰可捫掌乎意不親競圖看美猢猻乎凡此者皆師之形也卽所謂根塵識爲之也性之與形譬之醅醑與乳合不可割刀而分之矣今僅五十耳再說法五十年庶過於祖庭薄於法窟如雨之無不洒雷之罔不震大千不乏雲門之餅十紀具嘗趙州之茶合掌之祝意適如此而已余又讀師語錄報洪常州書言及痛癢可民儒釋自哉又

東是堂文集

卷之九

正

援楚越效中州談唾啗猶劇鄉音此豈高生自謂之煩者比且斤斤於論語一領是師未忘楚吟也余鄉本濂溪知性達天以踐形爲要領楚人之所重而頌也卽取是語以祝師師未忘楚吟余奈何忘楚語歟

贈蕭孟昉序

世之遭變已淪二紀先進老成凋謝畧盡而文章行義之士有聞於當代者絕少至於世家大族能文其門戶使書種猶存不墜壞先人之所守者得之尤難也天下余不概見見之吾鄉矣朕進而不取榮名退而不罹禁

綱尚能收召氣誼與高人名衲相樂於山水臺榭之間
不僅能自守其先人而當代益重其行義美其文章至
於公卿士大夫皆從而與之遊此其才必有大過於人
而學之自信者不可誣已余先吉人也吉多君子幸不
余是遠內美同籍伯玉同官皆莫逆友內美維揚而差
時寓書悲憤伯玉金陵初力畱余余逃去而伯玉亦去
間憶一時如夢而二君子不載見矣伯玉猶子孟昉慕
其爲人間見其文章行義而尚未之一面也近老而欲
拜先公祠堂叙宗人於富田庶幾一至所謂春浮閣者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五

讀伯玉之遺集以獲與孟昉吟詩飲酒於其中雖萬四
美之子彥升攷其家學致足衆也貧而不能具升且
而彥升適以書來屬所以祝孟昉者余何以稱辭哉孟
昉方五十當蘭陵遊學之年常侍學詩之歲而已卓犖
如是矣余何以稱辭哉蕭之錫姓由來已遠如世俗所
引吹能致鳳鳥者固誕不足述若自矜一座最貴先舉
杯者又鄙其爲人不屑道也自世稱筆海時號習山叢
所謂淨住子者僅其傳耶孟昉之文章過於淨住子孟
昉之行義過於淨住子之交未百年而宗乘蘊深亦無

或不及焉余固畧以擬之而尚有所致憾焉者伯玉爲
籍而孟昉爲戚人能於事表信之伯玉爲安石而孟昉
爲康樂人不能於域中信之也誰爲之歎狀古之君子
樂天知命世雖極變而有不變者存固在此不在彼也
彥升其以余言爲狀否

祝副戎應州陳振寰將軍序

余嘗汎覽輿圖注目代朔之間如今之應州唐金城秦
陰館也山巖峭拔鴈門與龍首相望自互產號武英靈
之士乃悲遠續之輩頓輕去其地而棲心息影於廬山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五

無他其英雄固一退步耳竹帛鼎焚於吾何有所以予
竹帛鼎焚者蓋不必終身遭風雲而際日月也或浮湛
里閭或優悠部曲保神塞精屈於願壽退一步正高一
頭耳晚近世豈能知哉王新建一代宗臣也族子尹恭
世其家學領龍驤之節於湖上書來道振寰陳副將軍
之爲人屬爲祝辭致姻家至誼云公起家吳越以參將
從大將軍平豫章反者南昌西昌昭武建武一時如吹
蠅毛而起公莫不綴之以仁靖之以武中丞大夫上其
偉功副壽春營元戎矣竟輟斗米秤肉之意伸輕裘緩

帶之心曰老臣不任也引御石頭城聊庇餘軀崇階以
安隱焉嗚呼公真英雄哉公真英雄哉曩馬文淵在浪泊
西里間角敵時下漆上霧海氣蒸鬱仰視飛鳶跼蹐墮
水中卧念從弟之難意鄉里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了不
可得賣事見前亦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後左
右輒言不可問車中如三日新婦卧念在鄉里時快
馬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飢鴟叫平澤中逐麋食其胃
甜如甘露菜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了不可得公倚居林
陵猶代朝間也長子孫悅親戚烹羔飲酒射鴈炙羹文
求堂文集

卷之九

蓋

謂子處二侯之所不得者公莫不得之天之所以厚公
者固大過於貴人而公之所以樂天者無不及於高士
余特重公以是耳今幸中原還陸榮光四照無用公時
脫有一日大司馬推轂及焉公幸對口無踰老臣者矣
絕勿仍歎梵臺卻貂蟬也余姓望鴈門且緣附賈周曰
社公曾過東林三致意焉他日扁舟以從王公以與公
游一致問代朝間驍武英靈之士尚有如昔時者乎

祝九江江太守念鞠初度序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道宦後先之跡同不同猶未

可知也白公居易司馬江州而後又守蘇州韋公應物
守蘇州而先實守江州故一舉蘇州不問而莫不知其
爲韋一舉江州司馬不問而莫不知其爲白今漢川江
公又以蘄州司馬而晉守江州人爭稱爲江江州云蓋
洞庭匡廬震澤彭蠡山水風景似相近也而三公之文
采風流人物道蔭真不相遠也天地間事固有偶合而
絕奇者於是乎一千數百年遙遙相望狀三公爲鼎
峙矣草自治狀傳或不傳若我江公善政固不可以一
二數而良法洵可以千百世垂士大夫樂頌者尤在乎
求堂文集

卷之九

蓋

上政一則曰賑荒一則曰蠲屯一則曰蠲學學見人
其郡化枯魚下車彷彿寢食都廢發預備之積穀請太
倉之金錢置糶于若慈母之乳嬰兒也五色之民乃卒
而舍哺鼓腹矣衛所彫瘵庚癸頻呼欲立丁人比之甲
伍形格勢禁斷斷不可乃力疏禾藳至數千金以上慈
慈乎若神醫之起銅疾也三屯之軍乃幸而弛有解賜
矣不戢兵戢諸肆馬廐蠲碑卧艸鯨鐘洗沙郡寓令署
偏以風雨且不遑恤動先以巨貲爲新膠序萬萬乎若
父兄之養子弟也六學之士乃幸而勵精惕志矣此皆

古人之所難今人之絕無而僅有者也且也清高如在
鏡中吏胥如立水上兵燹於法酒家乏呼號之聲商靖
於咸鹽肆無抑勒之色知販夫之困也而經紀之驟可
捐念閭左之瘁也而行戶之隣可絕屬邑無事度獄不
煩牧廩獄之舊祠仍歸誅眞之洞澗甘棠之新木永依
李酌之隄固度內所侵爲耳夏五逢嶽降之辰謹受始
之辭於余余將何以頌之昔之頌於君子也曰福祿不
回如川之方至夫川孰有廣永於江者乎胎於岷家放
乎涇瀚崩騰澎湃光怪陸離魚鳥生成幽靈窟宅一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祝江瑞昌縣齋序

桐鄉江公治昌邑之葦子弟聞公之揆長也謀所以祝
之屬序其意于余余疑公年單父也而且爽之毋乃太
早計朕子弟之於父母也不以父母少壯而忘祝也歷
年久則吏事精闢歲深則文治洽固已朕麒麟之仁一

至而知其不履生輝鳳凰之聖一集而信其不食凡重
何必久乎公政且替矣宜其感我子弟者厚矣余雖鄙
民而僑居郡願述所以睹記者或曰公清笑而不答或
曰公勤笑而不答或曰公內孝而外慈笑而不答非道
公不盡也而公有難盡者以公之品身處膏腴不能自
潤而況區區此瘠邑乎惟念此瘠邑公稅外不加一分
厨傳過客之給筐篚上官之將悉無所出而公且困於
太清公體素贏簿書又素非所屑晨而興澗下而尚樓
棄指揮他或不知以爲支願看爽氣故休文之帶常移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雖曰我瘠而民必肥而公且困於太清公且困於山亭
迎太夫人養其中以墨綬代綠衣甘旨不繼也仍敦水
而已其於民也教之養之視其耕織并其牧圉庭無訟
獄無繁野無追呼兵無譁距如寓公朕而公且困於太
孝慈公以文社詩壇之傑俯就百里人以爲眞寄焉而
己公豈以爲寄哉一日之課非以傳九錫而盡一日不
欺之心萬卷之擁非以易百城而全萬卷無負之事故
世之以刻厲以耿介以孤行一意名公者皆不識公之
所以自存也公自王父清白吏來世有政譜中表友朋

皆一時大人君子故其相與有成不可量而始已卓
狀如此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也弟君子
不考考夫考考之於作人若梓鼓之相應也豈不信哉
遂書以告子弟之善祝者

贈姚德安小山明府序

皖與潯南北相望也鎮軍之變大將軍入計以皖之人
士至凡潯之守若李及令莫非皖人揭也民頗易之曰
安得如桐鄉之朱司農可爲子孫世祀者其人乎桐鄉
固皖屬也越二十年而姚公小山江公在潯以名世十
武是堂文集 卷之九

先後至皆皖之桐鄉人蒲亭與讓溪又東西相望也代
莫不曰今之皖君子豈昔之皖君子比乎昔年罷政而
舉聲鵬起如中牟畢父同出宜尼之門云余于小山與
其尊人樞部有浙江同事之懽與其伯兄給諫有共
同門之雅屢枉高軒經年始一識面于都館里之知工
人如金倦不但一富貴功名中人也蒲亭友人集善
興頌以屬余爲君子壽考之言余縱不文誦不可誦也
顧蘇軒先生感懷詩屬而和者十三世矣今夢蒲床冠
蓋盈里也公家固自有政譜區區小鮮色何庸一操刀

哉民無古今而治之難易或異無他古有良吏今無解
政故也蒲亭之瘠如厓廩之卧而難起蒲亭之衝如
嗽之爭而難息一書生朝辭筆墨夕就簿書左方右
卷誠甚之我公何裕如若一不經意也者余聞其賦
稅也核其田之龍又核其米之溢荒者治之溢者法之
無金錢者以穀代輸之體可不沒吏可不呼也至若
者論之勸之而已然鵲可巢庭兔可馴也嗟乎今之民
有如此父母者不謂之政醇而吏良其可乎故不寧惟
是也蒲亭之在宋也執政而下鄉士盈朝村第盈榜志
求足堂文集 卷之九

不時載焉今則遠近而無一應書也公慨服曰豈地氣
息哉日取諸士而課誦之曰聖君子固多才也可與
駟其廷也士由是奮而感我公先不論余常攷古昔如
漢之循良若卓魯等而上之聖門之若仲若宓豈
有勢世駭俗爭赫赫名哉大抵君已語而待物恕而已
後世之號爲清者多希拂器刻而不能恕甚之化爲
湯固不足道而說者以一清止爲女子之不濫而不可
以爲名高則又過也政以斯成三代不免豈有不愛一
錢儒素澹然而不得與黃河比瑞則世之以官爲市

田間舍於百里者又何以稱哉說者又以身不處膏腴不能自潤與僂爲恭類耳余又以爲不狀有淫行者不必姬姜有竊疾者不必珠玉家愈貧者其細愈甚也愈薄者其拾愈精公之清畏人知而人知之甚也斯一節已可風矣夫蒲亭傳爲神禹收功之地今且爲公築仕始基之地他日明德之遠可以庶幾余不佞一託於陪國之父老冀其九里之潤一託於通家之兄弟全其三世之交不敢過爲聲稱而勉爲樸質之言以敬我同人後世儻有述者蒲亭桐鄉皆子孫世奉之也也已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三

祝歐陽伯文先生七十序

吾鄉經學史學文學之儒宋元以來醇肱而生數且更僕而必以歐陽永叔爲稱首曰歐陽子天下之師也與艸庵虞伯生晚生于昭武一時齊名者又有歐陽原功蓋永叔尚矣三尺之童人人能言之原功史稱其骨冠閉戶讀書人不得識其面朝廷大文章皆出其手歐陽子豈不代有其人哉余少時與昭武歐陽伯文先生暨陳方城揭祝萬同受知于古吳蔡忠襄公之門陳揭與余以明經先生以茂才皆列上等公號知人期許不苟

至今榮之吳興張巖瞻余故所薦吏也督學西江又以明經舉先生焉稍就祿南豐以艱歸遂廬墓不復仕矣當是時長公世仁以尚書魁於鄉署九江教事先生時來就養余始得視其光儀叙同門壻之雅云先生七歲能文生一小樓讀書不輟人爭奇其才以爲酷似原功而惺大醇厚猶有永叔之遺風拭目旦夕待詔余馬橫經白虎以衣被天下也乃作此寂寂俟光大於後賢古之所謂數奇非耶今年孟夏爲老傳之年其配夫人明年良月亦登焉九江文學受教於長公者若而人請於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四

余曰公序與太夫子同師其可無一言以祝之余告之曰先生長于余一歲耳曾子稱爲暮七十而學始成余倍譽於曾子慚無一小成先生固敏者也學將大成矣豈小之云乎雖狀古記尚父七十而始知讀書想如余六十九時尚恣屠釣以嬉耳及讀丹書六篇視尚書古奧有加焉豈古人讀書手眼高深不與經生同耶抑老而學可博玉瑣不比少年之汚以一第已耶先生今之歐陽子也七歲讀書七十而好學不倦出而侯于營丘處而師於武城必皆有道以處此余將介長公而請益

試語我以來

祝南康郭雲門郡丞序

余屏處九江南湖之涖間郡丞雲門郭公之譽望也欣
朕欲一謁之客歲仲冬訪太守昆湖於康瓠遠公以詩
捧入京未獲一見太守年兄弟也公無平生而欲一謁
者豈但矜修民禮已哉憶余吏吳越時事孔棘賊過
中原而晉楚尤劇魚爛鹿挺撫勦難功仙岩中丞公挽
轡更撫每讀其請餉諸兵諸疏未嘗不代爲職業也甲
午元菴給諫公偕武康卓辛昇太史貢來校士所獲多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七

奇復辛昇語余曰弟子何功元菴之舊俗也故余每私
儀郭氏父子間乃公造其子弟也願一謁而詢其所以
撫晉楚之詳並求諫書之卓犖者以問所未聞今年上
巳蓋公慨挾康瓠諸子屬余以文致視余雖身隱焉文
而於公不敢辭也公生中原文獻之家以異材絕學始
爲中書舍人循例出武郡守而得康瓠無事之官也
康瓠無事之地也以無事之官蒞無事之地宜若可問
乃公厲精爲治凡湖葦山箐逋竊發威鑑洞而月制
之故無事者益得無事日可放於詩酒以及艸壘書神

之間兼進青衫入白鹿詠詩講習與太守相助爲理相

得日章兩馳驅往反萬里口不言勞公之功業福澤上

抗宗英元振于儀豈有讓哉余間嵩山號爲中嶽天下

之奧區也雲物松泉雖未足遊目擊可想見之申甫之

降國陵之祝詩人每引之以爲稱說至若匡廬奇秀甲

天下五老峰下臨康瓠可揖而拱產其下者類多奇

老人此族夕遊且擊者至可信也公生於嵩山旣爲所

降之神生以昌明世道而又蒞於廬山與五老相晤上

蒼蒼冥漠之中不待熊鳥經申而自朕帝考可不蔡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九

七

雖朕公年方弱精神滿腹方且以底於康瓠者雲雨天
下蒼黃之社尚俟他年

南康萬巖坦先生八十序

南康於九江一郡也宋貞宗間始別爲軍朕余親風氣
康土厚重樸而淳康之人士篤實恭謹守禮尚貞良其
父老且和粹安詳式模楷而壽考遐邇視九江有加焉
蓋九江水陸之衝五方雜採各家世學不一二數康備
在湖澳耳目無所濡染又道州考亭之遺澤白鹿洞學
守之至今故父以教子兄以詔弟莫非道德性命之言

宜其老成人之常在也宸垣萬翁世爲士大夫族其前
人先生諭教于海寧海寧君子莫不以爲今之胡安也
余屢居停其家謁其翁步尺趨繩勒勒如也見其子若
孫穎秀茁發異翼如也心甚異之及詢之鄉里凡一稱
理之當否義之合與不合事之或成或不成人之是與
不是市估之平與不平此必曰宸垣翁爲決之彼必曰
宸垣翁爲決之翁出一語如靈著如明燭如權衡之平
而不可易守數畝之境壟安半畝之市廛皂帽縱按日
緩步以當車飲茗數器或飲酒數盞灑然而歸佩時尚
求學堂文集

曾學博廬南先生八十序

辭翁固辭焉余是以益賢翁而知翁之高不可及也夫
古之獨行君子無所求於利也而未嘗不動心於名安
節肥遯而不近於名此老于之最玄於爲善者矣余固
夙欽翁之家學淵源一以周朱爲法又疑兩郡其一廬
山而五老奇峰極於康郡故淳龐之氣若偏有所鍾求
如翁之盛德耆壽者百無一也從諸友人請故不敢以
綺語爲登辭而近道其實以謝之

廬南曾盛南先生數年前太君百歲余聞之謂爲女宗
人當欲約友人百里拜祝於堂下未果至今心忤忤焉
予子之秋先生又八十矣說者曰非是母也不生是子
固也江都相獨稱壽者闕也自醴之以可久之道也曾
氏之祥遠矣哉余與其族子比隣湖上訪其世譜無萊
任六十四代孫也自山東嘉祥遷新蔡縣遷廬南章
叔居於建吉間朱子問及明鶴齡皆其族永樂間
始奉旨遷廬南余家先世亦以是年自吉遷漢溪與曾
周世隣先生長於余一紀狀以諸生同爭名每遇試舉
蕉萊旗鼓輒欲避之無何余以天幸辱一第州洞先生

高才不偶未免劉蕡悵落之悵迨余釋纒還鄉七生且以明經上等筮仕樂安樂安弟子曰曾夫子今子與也嗣曾星子星子弟子曰曾夫子今子與也先生忠恕之教何以得士心如此哉去年遠康城訪故人太宰先生過我騎一八尺健馬上下鞍不須扶余托賁而徒賁怯耳齋尚不敢策況馬哉以是壯先生之奕奕熊熊可畏也前代內科有所虛止故不能用其所未足今制六卿三事無不可到但酒能強休耳以先生之強且壯他日所優爲如齊燕二公之於成周百六七十歲皆未可

求楚堂文集

卷之九

聖

知也歷陵風土甚厚前代自宰相公卿父子兄弟常數十人而裔本尤以燕萊爲著故曾氏近之名諸生十於一邑先生四子諸孫有文有武有爲有貴又其通者皆也古人有言人固不可無年宜尼之門雖學不傳而曾學傳豈伊邈哉子與壽而子淵不壽故也抑又聞之二十五人之壽壽於彭祖以子淵數之二十五子淵則已八百矣況二十五子與哉先生耳目聰明齒牙編貝授經不煩女子簪與不煩門人所蒞與所居七十里而近朝而田里夕聞於學宮夕而學宮朝聞于田里亦足矣

也他日或分一符或給一綬以愛弟子者愛百姓以訓弟子者訓百官列戟於門賜輿於殿無不可者先生幸毋日吏隱而已將謀老而逸焉則齊燕二公豈非寒室之王臣哉余爲先生祝幸無忘諸

祝江夫人誕初度序

余嘗誦詩凡頌大夫之賢者必及其內子素絲戒且有助云然庶女而驟貴盛如王京兆之憶牛衣貴有之矣貴女而仍素節如桓少君之推輿車者亦有之矣非不謂之齊德也情或生於感昔事或比於激今則亦遠求楚堂文集

卷之九

聖

於自然之天貴矣相鄉江公來尹瑞昌仁風播善政賑行士民懷之歷年惟允公以妙齡陞高第不而登堂食身在玉堂雲洞之間顧乞此僻山與溪之小邑迎太夫人以獻壽爲善養若忘其爲外吏怡然賦詩聊以永日古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斯人歟泰年開四葉兒掄六駒太君會館良師授策固公之厚福哉抑亦此育人之明德攸僥也桐鄉著姓方姚江爲太夫人出於方氏雄貴之族夫人又產自姚氏通顯之家孝敬溫文嫻歸內則吉祥善事雅屬門風余廝聞嫻友間雖大

人之禮那夫人之法兼而有之亦止其榮焉耳瑞昌十
民則嘖嘖曰不置既也我公之夙興也夫人必謹其櫛
沐我公之晏退也夫人必備其酒饌我公之引賦也夫
人必風曰撫字心勤我公之營盜也夫人必頌曰分毫
澤厚我公之人練試士也夫人必曰舅峻陸氏之壯我
公之循水滸也夫人必曰毋諫鄭國之渠且日不內
言是詢其何以慰我板輿中老人乎故公數年之績若
姚左之右之始之終之輩翟之報固已匪朝逾補夢日
之辰過致瑤池之宴私丐詞於不佞者以聞無外舉而
本元堂文集

卷之九

如元

局在懿親保氏故傳女史所命凡可取信不能捨雖
不大書特書幸微一致意焉夫麗襄陽之淑姬也不
提於其婆樊夫人之登仙也街且高於其姑使余于人
人求形管餉漆書鏡非漢漢諸誦魚亦少分而晉
大夫頌尚快一漢元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

柴桑文德翼著

重結蓮社疏

原夫魚鳥親人爲適其意山水媚道須辨以形間士錫
來淵洗苦邊之識諸公玉集岫飛葉上之文聖一代英
靈領六朝風雅是以夢回西竺象教已傳影落東林局
門斯在間與理合十四性論驚筵濺可神棲十八名賢
滿座蓮滿夕隕松梵鼓吹如素業之未忘寧容通隱苟
色絲之既染未許疎心爰砌藕池引聰明之流水是成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榆社傍蕭散之數峯電拆霜間擬呈無義風清月白欲
墮有情嚴峻千尋齊得喪於非我艸漫一丈任興替於
綠人東渡有經公存司馬南山無史我作董狐野鳥聊
花何誰欲尋舊種神龜巢葉逢爾且問風因三沐三薰
拈香已竟一觴一咏沽酒何妨共置丘壑之中不遊形
骸之外芒鞋布襪莫負平生白石清泉徑依淨土碧樹
優去知一室之已虛手拈再來欲衆山之皆霽彌天法
座今日眞公

西林乾明寺重修瑜疏

東晉雙林莊嚴法界浮屠七級壘斷虛空頂上放光座
廬雲峯九疊眼中出氣岷江雪浪千堆蓋永公清散之
風秋潭留響故眞師精嚴之戒春談止暉曾聽虎頭徑
依香谷且看鷹背橫絕秀巖最上一乘自然有覺之正
位誰家樣子亘測無絲之眞人慨夫道以時降法繇世
替鞠爲茂艸月來空照禪心相彼叢林石上尚留佛偈
寂若梁園泥諸蕭寺歸然魯殿只此全身欲向一層修
成脚根踏地須倩諸方扶起鼻孔撩天西北東南重轉
日輪形贈影青黃碧綠孤撐雲壑日憐心三徑泉林斬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募修廬山天池寺疏

大江之西名在廬阜是阜之北實維天池仙佛之所孕
靈峯壑之所出秀人間見畫天府藏圖萬里雲幢波瀾
直隨潮上千枝燈蓋的皪亂攪星迸泉聲厨前松聲牀

下苔痕杖底石痕梁間遇毛女而不言竟騎白鹿拜火
珠而得道可戲黃龍上有文殊之高堂以福慧裝五般
舍利下有忠定之專祀以忠孝芳一代蒸嘗逮至口告
太平行多異蹟進御則從石頭亦洞摘蒲蒲一莖乘風
則在湖口戰船吹虱子三斗遂令銅鐘象鼓連綿模於
上方且荷玉製龍文特蟲屬手貞珉神道設教雖陋封
禪之文王言如絲豈崇識緯之學原仗獄神呵護絕類
上聖之岫嶠近爲山鬼椰榆頓忘列真之湯沐歸然古
殿僅剩靈光子爾殘僧尚餘處默叢生嫩蕨詩懷舊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三

能除亂長疎羅瓢向新田不與國清智者身無地而何
梅天竺澄公腸寒光而敢滌置魚蠅以議蜺螭何氣則
然然左傳以譚春秋顧劭乃爾既無志大宇宙之體越
須有宜置丘壑之騷人憐馬廐暫聞難借市隱笑駝峯
乍出不畏山精示現祇樹一園引入靈山九疊檀江州
五千君子共披高座之霞遠馬門百二道人同飲上池
之水是所羨也豈不然乎山人息影枯株憐余髮之種
種尋盟寒石嘆秋艸之離離四岸冰霜惟有猿嘯三更
風雨絕無鷄鳴夜宿凌虛悟大空之爲我朝泰無己

猶欣者舊之有人世上千萬緣如觀樵樹山中五十臘
只眉松花平物外之羊腸人忘其險執法中之牛耳道
在則尊以此中與何難末劫嗟乎天池尚矣新建方扶
扶搖之辭廬山高哉歐陽且鑒嶙峋之句特慚鄙引石
惠名賢

石生募田疏

石隱生公者擇勝居山奇峯羅足登壇說法頑石點頭
蒲團八面開全憑自家坐斷鉢孟兩度濕也要檀越施
來但得十畝田白蓮齊種期收數斛米黃菜並登不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四

煮石之勞殊勝買山而隱百尺樓上何妨賓主同牀三
世佛中自然慧命俱飽今朝道院風光餘醴養關山雀
異日祖宗田地大家勒轉水牛惟願種樹便成陰人天
得慶只恐畫蘭不着土時勢較難開方便多門寺乾淨
一片縱橫三千世界只當芥子因緣供養五百辟支爭
如石頭長老特拈素袍爰告同心

廬山擲筆禪院募米疏

引竹注泉不分兩院鳴鐘會食欲共諸方坐鬼乞餒須
畱鉢底餘醴山神送供不放燈下重來壞毘猊就芋魁

誰同下箸清池剩有荷葉獨許親嘗檀越鳥餓依林尚
分香積蟲荒食稼正好雲施

江上大士閣疏

在開社後
公祠後

大士特爲衆生恁般遊戲不居佛地別有津梁手眼雖
多何曾用着一箇塵沙不少偶爾噓了半聲縱放萬斛
雲埋菴不得隨拈一莖艸建刹已成須知住屋是主人
未嘗現身何世界潯陽江畔壯繆祠前赤伏藏符猶流
漢水白衣搖櫓不怨吳儂此老一代英靈當年三分事
業生天而後得也何難在人之中離之不可是以大家
承是堂文集 卷之十 五

有分莫把綴絲線人立地無差只消絲粟輪已爲黃面
老子供養此菩薩替美舜丈夫莊嚴諸法相片石三生
記得雲峯九疊中流一葉任他雪浪千層慧性觸性領
得來魚吹江沫忠根義根拔不去鴈帶夕陽鈴閣崢嶸
望拾遺蹤邊楊柳漁舟欸乃寧開府樓外芙蓉共此良
辰爲一大事僕是病居士提動因緣君將見宰官奏成
法力

修廬山法堂疏

名山記裏我作臥遊選佛場中人爭及第須明正義乃

許卓菴升鹿何臺偶然留於牯牛自顧遽莫回頭昔日
講經頑石橫依几席老年擲筆秀峯疊起虛空雜茅於
以成堂拈花因而曰法西天月像面面皆同東晉風流
肩石未已所以各開錦繡上士含禪悅之香陰接大林
驤人鉏名利之蒼印苦文於砌上斑駁多奇洗竹杖於
潭邊重趺不借然幽磬猶折扣已無聲古塔未平掃馬
絕跡菴主餘不者十方眼兒鴿逝盡存三日耳震疾啼
淚缺發如是願願不毀爲成作平等觀觀對寶是主聖
亦不學無事空齋靈從何來放情破漏但求腳跟行季
承是堂文集 卷之十 六

一宿粗聞便似胎息品蓮三生未染塵神受戒不犯淫
露之枝木客吟詩且憐咽霜之羽公乃桑門弟子報如
來恩僕原栗里山人讀高僧傳八功德水灑向何方一
匡廬山抱有此恨登峯問路勸曳履以歸來納絃升堂
且解衣而盤礴

廬山戒壇募米疏

香烈浸人鑪中煮石孤清攝衆飯裏和鍼或仰寒水魚
味船子風度或食肉邊菜乘曹溪道規又有薄荷大師
呈身異類猶殘和尚分煨宰官葢食性不殊宗乘自一

豈能忘餐住飯卻粒眼滿者哉惜祿惟心雖辭國典泰
神倚律即拒山神執絕躬耕權資乞食循茲遺教念彼
風緣者也吾郡廬山佛門法窟擢筆峯下尊者捫蛇說
戒壇邊道人喂鳥現胡現漢石鏡水懸渡已渡人錢船
雲湧終難說食以飽必須借箸而籌適百里者聚糧况
斯千仞率數鍾兮一石是在十方以龍象作金湯上根
難及看鸚鵡成舍利殘粒可分山僧懷寒林固崎嶇道
路入維摩之室閉口已知登麗老之堂饒頭何在鉢盂
舍衛振古無差芥子須彌自家有見祇信鼻揀天上坐

東坡文集

卷之十

七

投迷情何曾腳挂壁間笑生幻術懷越才賦二鳥且一
飽無時命載萬羊願不食是福稍收何肉淨土可成并
禁陶沽德水堪依飯依七佛豈化身歟供養萬僧等當
食者辟病人得藥不覺體輕如男子何孤自然孔融待
炊短相仁勢及於桑門幸舍平原義方遊乎蓬戶試思
原康易慨且念山澤難癯

徐氏祀火神疏

益聞東里任心能明天道之遠中壘尚數適滋洪範之
鴻故記雖難以搜神而論又不可無鬼竊火之次是應

農祥祝融有峯更接應獄南方載在祀典夏令豈無爲
行是以蔡順淳仁一言越令劉昆鋤政再拜及風史冊
炳然下民願若災不自作穰惟人傳吾鄉布衣徐敬明
古之獨行市有君子譜由太末食舊德於王家居介句
容觀展光於帝里高曾模楷世寶青細祖父中庸問交
白陸鼓樵木蘭洲下卜居琵琶亭邊老遂菟裘情旣鹿
苑於茲三世已非寓公縱不五湖居然達者問朝市之
易滿身敢辭勞嘆晚節之難芳妻幸偕隱犬聲如豹似
淮南之雲中麝帶誕龍儼月支之航上女子知不一價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八

長者未名一錢下車星太東行叩馬雷聞百里無正乖
處恒依大厦錫鷄一枝絕類長房乃者古屬燕來何聞
閭閻夢借馬舞特告幽貞是以時共焦頭未與恩博陸
之疏官且明日寧資賀柳州之文愛我有人畏我有人
徐公洵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荒也何慙欲將蠟燭之
餘特敬沐浴而禱匹夫小善可以回天十載究罔於焉
擇地爰弭警蹕之節靖此朱方不借霹靂之車於下
國誰爲赤魃同鎖支祈代有燧人配宗炎帝豈徒報德
樹豈氓於廬梁兼欲廣仁徵陋章於烏邑丹淵有集木

鄙裨官黃離在中殊稱文秩薦不麾細錫此谿毛亨斯
協忱介以景福人間稼穡長聽豫章之譚天上麒麟武
摩幸穆之頂

爲仲子徵遠十五歲供佛疏

弟子年方及艾質更似蒲鬚皓然衣冠振落學仕學
隱乃兩議乎爲釋爲儒無一可者中宵自省皎日相期
四十九年非空花陽談四萬八千偈山色溪聲只五蘊
空是安心法持三不惑爲卻老方稽首大慈遍體廣照
又弟子仲男徵遠法名佛如天質淳和身體羸弱齡已
未是堂文集 卷之十 九

十萬病則三年何諸佛之護持淨小子以安古僧大
衆名曰酬恩佛供全筵聊爲憾耳爰結法侶告山靈
父賴王經震居士名於庠品于堂蘇道與身身於辭
才伏願三世風因四代善種變豚犬品作聖家威應茂
一杯一丘安此癡頑老子允矣無災無難任他愚界兒
童

送東林淨業堂僧山鐸奏方疏

蓋生願一方淨山河地德承三世燦日月星唯達法師
是大宗匠既喜譚易枋鍾應於銅山又能注詩映靈光

於水木文人習氣戲繪江淮之圖道者風流病成宦廬
之癖風因儼若或是宗雷往蹟野如誰疑谿月適逢山
鐸欲振林風二六時坐禪辨如鷄子五百年護法咸想
屬門蓮葉重開香可逆風而嗅籃輿偶過泉階瀑雪而
聞靜得輕安誓及心空之第任將止歇夢封勸學之侯
相許箇中隨他不肯結交方外從子以遊漫去譯經手
持智杖歸來掃塔心印鑰匙石鏡孤懸五味諸方莫尋
影子水簾長煮一言半偈且顧鑪兒渠是盧能白社中
亦有六祖我非張拙青山外不無七賢也學泰宗移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火蓮院募前殿疏

法窟素號西江風流馬祖道人多棲南阜星聚鳳門欲
續五銓清規不少還拈三笑淨土無多洗累池邊尚帶
戒壇一石擲筆峯下止有破屋數間龍蛇卻可實生人
家作粉聖凡都能絕跡小乘還嘆近日神通共驅破籠

十人愿力陡欲卓庵火裏生蓮華笑倒一時外道溪上
流麻飯送來百丈中峯如觀佛光松松摩頂不問人力
艸艸發心將尺五天振開拄杖向方丈地舖滿袈裟周
易譚餘正好竹簾看水過涅槃注就何妨花徑抱雲眠

廬山白龍菴募疏

峯下安林雲原是幕潭邊洗鉢石亦成厨祇疑龍性難
馴遂畏獅音不吼隨他變化小小大大皆身負此虛空
山山溪溪沒影一條白縷安入雷琴半塊冰梳閒藏月
春因緣時節各點眼睛遊戲神通不爭鱗爪天上法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上

威神得全胸開古佛巖中納子簡點不出暗付詞僧將
懸鉢歌狂豎起拂子可覓珠安隱奪卻瓶兒路不崎嶇
卷須明白上人昌起欲扇宗風小院匡廬頓覺日蒼
黃衆色隨有種處辨來霹靂一聲向無漏中徹去偶然
示現依舊溪山卓爾布施斬新精舍

隱安募疏

喚作客行恁般安隱高峯頂上取艸一莖頑石頭邊漚
麻半畝饑即吃飽即休那聞灌漑殺人刀活人劍都是
天魔誰家有布施放下着這裏無功德提起來

廬山一峽菴募疏

廬山雙劍峯下半菴掉清溪而欲變收白雲以爲匪孽
開暗室留此一燈斬斷情城看他諸賊入人而人不覺
笑提我何爲招客而客俱來嘆此篇尚在名都拭土化
青蛇以飛逸士御風鎮黃龍不去六如命子九派良家
行已在儒俠之間解原姓郭爲人求福慧之地俗只屬
匡一有擔來不忌祖杖兩手放下寧但屠刀谷口雲渡
偶然拾葉石頭路滑沒爾誅邪化身報身以及法身住
非過客多足一足以至無足犯豈乖壇納小須彌欺道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上

人買山不得志大宇宙愧居士求郡未能乞我一絲一
絲如來難纏任他觸竹背竹此去易勘自己承當一身
安隱大家扶起百堵具興街上掣風顛妙莊嚴路甚中
圖明白眞秀媚天任寶掌千年誰同說法吹劍首一峽
日有知音

廬山白雲菴募米供僧疏

廬山白雲端禪師孤峯一點整判陰晴大海千層洋分
黑白踏破了腳跟落地嗅着時鼻孔捺天任共石牀平
展開臥具待連鑊船滿捧去虛空雖然谷口攢生紙堪

活埋和尚龍頭亂出爭能具飽衆僧天女散花不如香
積山神送供也累苾芻若成衆姓善緣還靠我家應器
肉呵何亂是在可賒米損却超何妨有待煮砂而成嘉
饌難薦腴腸畫餅以療調餽易恣齒冷是以鳥隨板下
餘粒尚分龍寓潭遊素齋曾與三江港上千帆影船似
螺來九疊屏中一線天人如蟻度金剛氣色泉石光輝
任他登壇正可提拂如不畜室何必吞鍼百斛何奴欲
強我而不得五十陶令卽施若其奚從但以厄言喚醒
賈榮備亦能了了便從楚響聞去足穀翁自不期期是
未是室文集 卷之十 十三

法皆以未收通云功德無義可立那得逐員如來

修萬壽宮玉皇殿疏

與其然乎天爲有形之大遐不謂矣帝乃無得而名明
立上配之文幾於肖相穆考昭事之什豈口難心推世
今輪助自西竺修玄玉格盛在南方設天閣於楚些嫌
當關之虎豹迎神光於秦時疑大澤之蛇龍九江王都
名在水國三天子障號列山經漢禱宮亭魚浪吹分風
之介唐夢採訪鳥陣傳移地之族秩及無文狄梁公所
未能議祀列玄武孔御史亦何致嘆既有其舉之寧過

而存也况經念亂留此靡聘之身猶望祝釐希茲並受
之福雖會得句髮霜短而首頻搔不敢作箋被水吟而
足將出飛來瑤石室中幻白玉之樓浮到樞樞城上映
赤霞之壁潯陽父老幸荷天幘幘朝宁鉅公宜在帝左
右

修烟水亭疏

匡廬秀甲天下都擁其全烟水潯足湖中亭據而勝江
天自遠樹低刺史之旌郊野相臨茅拔微君之岸鸞歌
春暖綠楊沙汀漁唱月明紅懸浦漱百雉望而如見近
未是室文集 卷之十 十四

代旌旄千帆過而不來他家蕭鼓儼北明聖堂惟峒影
雙峯若置金焦寧但鐘齊兩岸周夫子蘇溪卜宅到郡
則梵爾徜徉呂逸人蕭湘飛渡望亭且喀爲容與瓠荷
彥集何物親人風雅代存自今作古抱關仙吏私設醉
鄉專闢雄侯樂遊水國或當令節楚豈拙於優倡自有
清暉吳可埋幸花柳華觴而夜上已莫是宜焉驛棹而
遊斜川方斯秀矣韋公藥圃既無以同民曰氏祠堂更
碍於離屏居然山水只在几席之前雅意樓臺何惜刀
錐之末遇民和而采豐樂賴有高文攜賓從以宴優閒

應無淺與偶書國乘跋龜尚寄寄碑聊代僧言蒼鼠何
容古九

募修能仁寺大雄寶殿疏

恭聞是生羣衆具足圓通凡涉有爲即公功德懷功德
庶幾之安索圓通彷彿之真既滑乎中更假於外辟舉
煮砂作飯畢竟難成若願出土爲空一切須捨百江烟
波渡上片片蓮航南阜雲霧窟中層層雲座爰歸我佛
是號能仁僧到亦烏宜慧風於漢甸經來白馬湧浪驅
於吳江未散五銖先凝九派船浮海上共驚鑰石之奇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十五

鈴響塔邊忽現紫金之色建利竿而移丈六銖爾地鳴
經劫火而栢百千儼然天監嗣後黃粉盛席曾自渡以
傳衣開先白雲禪師夏上堂以豎拂江州佛法信手拈
來居士禪宗一口吸盡良有以也言不然哉茲者雀啄
空城竟無遺粟孤號白晝多產缺并尋庚道規之塵談
了不可得臥陶元亮於馬廐亦何忍聞岐路徘徊晉桃
源之津已閉百靈呵護界靈光之殿猶存仰觀六朝之
僧已少俯視一氣夕陽何多疲于津梁雖未似臥龍之
無首支此大廈尚可容飛蠹之傷心現宰官身莫匪梅

種施主說處士法盡是全粟如來心固在本來明亦須
祇舍法不因世界壞自有化城與其封勸學侯不如及
空心第餐匡山之秀色畫鶴遠舉架岷浪之巨浸青虬
依岸輾轉古井飛錫猶傳欸乃新帆夜鐘未泯儻來百
斛寧有待之爲煩任是五銖豈無神之作論督斯役者
自非孤掌以鳴苟欲舉之諒可衆擎而蹴山河大地將
等漚泡於滄溟水火刀兵應銷殺氣於日月無功德之
功德聚衆鉞鋒不圓通之圓通究耗淨水具瞻三世普
告十方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十五

廬山鉢谷菴募疏

鉢谷菴者熟也龍飛空雷古冶生也龍甜脂薦新場可
去磨鉢許通一線莫來錯錯翻悞四洲隱鐘鐘叢林
法器盧菴格略夙世因緣似冰動天鏤船乍過如漆光
古寶鏡重開米芾一點濃來去衆香國裏崑崙十挺累
縱橫普眼堂中是大金剛神原真清淨地蜀錢任意便
是明施并剪同情何如快事

廬山高良寺募疏

僧隆運募修廬山高良寺者是寺也雨鬢風髮將崩折

乏象吳頭楚尾實都會之區不有扶之其何較也連公
自東晉橫出此一枝馬祖來西江曾投彼三宿是名法
窟窟中應有獅兒原號選場場下豈無鶴子奈何殘僧
亦少木魚不聞遮莫古碣猶多石龜共見今發廣大願
破龜前現出聖靈共作懽喜施托鉢後討箇消息疑者
不信信者不疑參若真參功須平實悟如真悟證侯高
良

青岫寺募疏

猶子式遠讀書青岫寺爲寺僧乞募疏者聲聞裏無上

是堂文集

卷之十

上乘讀書何似山水間作井井想把筆也難卻持鉢
是貧兒莫道得法無多了謊謊終夕品看白雲落秋
天試問青岫青岫作女人拜白雲講老婆禪搖扇搖
過了趙州關去轉輪半轉打回梵率院來自愧平生不
能得力特勸善信莫枉用心是鄉多章市緹掖之儒風
因不昧今歲無水旱盜賊之事餘力可施休道懶瓚化
城未就任爲頭米淨土知歸

城南舍利寺募疏

近在九江內達僅四紀間從廢井荒蹊曾見艸樹之一

寺集壤園委巷又化瓦礫之畝宮豈料桑田即在榆社

去家百步幡影如連望嶽數峯鐘聲何往舍利子康僧

盤裏非色非空古先生丹霞手中不濡不熱竟無雨笠

蓋頂寧有露柱生兒老僧種豆種麻幸開一片乾淨地

居士說花說果引入十方歡喜天轉輪閣上藏書半道

姓字毓麟井中出史全是文章不能手撒懸崖自生灑

脫那得心空及第共上園園雖一替一興終同山河墮

滅然千劫千佛乃向日月證明公是優曇花花香外元

無迷蝶公是梅檀樹樹蔭邊豈有戰鵲莫唱廬山高只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十

尋塔縫且咬西江水聊豎利竿

廬山寂封寺合食疏

四仙人人間遊戲爲告太平一大事事外因緣豈同小

可自赤腳入塔無縫者三百年嗣石頭靜菴參疏有種

者四五葉烏鳴而山斯寂龍去則淵不靈一旦道場不

聞雷震數間瓦屋止許霞封大腹銅軀公然脫化無心

銀杏高奇蕭條竹筧水來供幾家之烟火松搖雲落濕

各院之鼓鐘聚似蜂房和非鶴衆幸逢大士同結蕊芻

爰發真心共成蘭若欲洗腸以塞照如開掌而還珠命

具萬羊且以不食是福半聯百犬尚謂同居爲賢香積
成厨何難千指道安姓釋不是兩家豈得飛過飛還驚
看鴨子寧勞顧左顧右錯斬貓兒作多想於堂花具自
然食安餘生於荷葉聽平等施竿可卓菴簇新佛土鈴
猶解語依舊天山諸道人遊石門試望雙如來像涌出
老居士過竹院曾書四菩薩板歸來

廬山將軍河菴主募米疏

蓋聞峯號丈人匪叶師貞之吉河名太史詎傳耀德之
書乃匡俗做虛亞尊五岳有將軍古剎爭憚九江亘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九

龍騰不數巨靈擎石平如鷲掌亦稱小有洞天符載齋
傍沈槍尚雷年歲岳珂屋後玉盆終出人間想大樹依
人偶勒銘神禹之壁或王門才老仍扳髯漢王之峯嘆
標騎無家山中露宿幸樓船有水波底月澄溪可踏焉
校棧下馬囊之淚石能射虎巖巖寒猿臂之心開士息
名卓菴斯岫青泉白石樂聞上士之吼獅野艸開花愁
聽前朝之戰馬追盧能於嶺上不爲衣來迎道旻於寺
中寧能死怕以眞勇猛直取上將之頭用大慈悲橫鎖
毒龍之足楊枝飛裏雖飲疏勒之泉貝葉林中未據成

畢之粟論佛法活人劍不妨殺人刀評將才量我沙何
似聚我米供衆人天等伺飛鳥始堪入座拜諸佛祖如
呼小兒方許登壇

廬山浮橋寺募地菴堂疏

匡俗傳廬介分風湖北浮橋古院居慧日寺東坐一天
竺先生七賢肩背相望於茲地菴主者九子面目如存
雲海滄茫誰知彼岸津梁高峻只在此山任是聖來凡
來行不帶跡何疑師渡自渡默詎容聲霞映彩虹共訝
平空鳥道雷鳴瀑水具驚半壁龍城路縱滑如石頭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十

須從這裏過嶺能無似柳子那許數他家於此出微聞
方嘆死心實地層層踏著卻談撒手懸崖石鏡照時千
峯合影缺船撐處萬古澄波一氣呵成此外無經商頭
坐斷其中自空數百數千月在潭仍在是一是二橋流
水不流像現黃金占有袈裟角地飯和自土問取新羅
國僧借山水作禪供覺初開士施文章爲佛事摩詰道
人

廬山仰天坪雲中寺募疏

廬山居天上尚有仰天之坪天坪在雲中猶有依雲之

寺年維慶曆張相國忽作宗雷跡飲齊果教法師因紹
慧日中宵藉艸授戒蘇神白晝驅風吟詩木客孤峯一
念雙足十年提老僧之不見不聞勘破魔之何事何聖
遂使壑中流梵隨虎嘯以俱凌屋上重茅屬鴈搏而不
動震蒸傑開綺滿裝石壓危梁响通鐘鼓七賢五七
遙邇而來半偈全經森羅不住松聲和唱直通梵天雨
縷帶痕橫生綿海網潭底之古佛舌眼方開揖石門之
道人揮手便去振非死繫笑暖氣之全無巷可活埋嘆
太空之何有這一片地如清淨王身曾幾何時化餓殍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正

世界寧喻城之是法向與替之由人有僧直環集聖智
之尚名發誓如來修伽藍之勝蹟馮竹杖力不掛一絲
貴艸鞋錢能回萬里將人千牛衛護有種之梅檀且遇
百雄城尋無染之金粟則廬山面目處處相逢流水聽
明源源不竭他日或左手妻子右手琴書來作通隱此
緣可前在生天後在得道過現化城問路九江之南探
奇五嶽之外如領半季何異懶殘倚拈一莖便同安隱
云爾

薦福寺中元壇疏

蓋商聲至物類悲鬼宿明佛法盛故懷懷予千羣靈而
相惻累茲憐靈也離走卿之向呼同侶鳴飛鼓羽猶降
故鄉長夜之悠悠寧不向白日而泣聞新秋之瑟瑟
思勿瞻瞻而思別佩薜蘿郡多山鬼况琴鋒刀家有
因鷄華文被分霧殺則今神雖不舒用物安矣取精多
矣偶亦能強鼓吹燁之輕疎悟正落似食蛙之瘦若木
難除并月吟風安之斯隱登山臨水送且何歸如南面
王自有架地必西方聖乃解狀時是飯香是梅檀香輕
膏水可爲佛影爲菩薩影不怖方知喚有因緣獲經一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正

七識無功德卻徧三千真清淨身不妨談日妙嚴莊路
且擬發心

修東嶽廟疏

江漢西來衝廬南駐漢詔懸於天子之障禹築錫在神
符之峯覽古輿圖星躔分城載今祀典玉帛不同豈南
寸之雲適於天下且梁父之詠遠在隆中故昔長九江
臣心似水而兄事五嶽廟貌如穿或因魂夢之遊鷄號
方覺或信死生之注鹿脯思陳以致判官私學於人間
從騎顯臨於日觀太守一稱生孔門閭閻之謂文園不

起留茂陵封禪之譏嗟乎白雀同門劉翁徘徊於葺里
金牛渡水世祖威儀於錦城置其然乎神所勞矣或云
夏啟表爲東明之公又述展禽起在青部之治蓋祭義
焉可誣也乃左傳有其舉之茲者灌井浪生空甌桑落
之酒庾樓月墮莫辨木蘭之洲名嶽降靈節度多世申
甫神道設教良材每出豫章上華祝於朔庭近連簪嶺
畱高呼於南紀遠接栢梁有此崇修應爲廣募

晉潤菴修路疏

爲法來渡江間路吃茶去擇地卓菴一方便門乍駭化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城之近八功德水徐驚淨土之新祇樹息陰幽篁竹木
蕭瑟羅變質哀彼泥金車轡驕馬蕭蕭有懷今渡衆
竹翠翠花簪斜現成清淨法身莫愛磚磨頑乎大道何
愁石滑只認此山或問陸來水來且初歡喜或思休處
歇處更妙莊嚴賴衆梅檀舒香象之神力剪草剎棘制
毒龍之險心白練一條家家自長安透青楓千引譯譯
連西域通不禁夜行任從日往風顛漢正眠十字街頭
勢面婆漫住三叉道口真是白鷄徑出似從青隨岩開
爲結善緣特占短疏

悅安隱募疏

廬山之奇秀在山陰石澗之蒼幽私謂在千尋之竹影
落秋潭五鬣之松鱗生春谷有精舍名悅安隱乃道人
號初選師方外結交雅同三笑雲中畱竊儼似六朝或
長嘯一聲林木俱振或靜臥半榻庭花自閒詩則湯惠
休詩亦王摩詰秀媚精進猶願卓明白之庵眞實因緣
不敢輪悄然之履泥封白豕手提西域梵文鈔葉青龍
心折南方魔子不消餒舌必見善賢文殊況有同行居
然天親無着是間幡動可畱鉢底龍涎非爲衣來須喚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夢中鷄足一瓢一笠漫學康僧三疊三林尚懷是祖先
圖佛事自利利他因築法堂從同同古送供不送供自
是戲論生天不生天何圖惠業依山雲爲佛影久矣放
無畏光明假江水作津梁歸哉現不疲神力聊成知疏
代送長干

古登結廬山半雲菴募疏

廬山古壁者築平昇孔千竅萬瘡齊來剔起斜毛一級
半階都絕捏作千人石可是卽心非心壓低五老峰漫
談有過無過一尊古佛未曾安名千劫全身最善說法

南方知識多屬此山濟北兄徐竟襲斯號欲現前月之
相預營牛雲之菴之雲也埋鼓濕鐘平幢陞輪雖勸禪
而難淨不須種而自生海日初紅射朶綿於噴室江風
迴白曉片縷於瑤宮無一本來可堪摸捉有些消息尚
許從還喝則那榜則那那識輕重登不得眠不得得關
笑祥酒舞主賓歷然東堂會與西堂衛打卻提因果不
昧今日難瞞昨日根苗枝多葉多依舊石門文字休去
微公頗新智者止觀華艸若成因滿須掛友風子雨荷
蘭陵之賦可將敘石枕流陶弘景之隱可卜買山而隱
求足室文集 卷之十

九江東門關壯繆祠募疏

益何處是心指天誓日絕倫如髯歷塊追風失恨今吳
將伯竟忘赤壁逆流溯漢同仇忍許白衣遂令高祖世
祖之經營運艱四百徒煩豫州益州之奔走功隲三分
大實爲之豈蘇人力神所勞矣惟恃孤忠無可奈何耶
歸佛法絕不相諒加謚帝王故異代之雨旸風旗天中
陟降而精爽於山猿水鶴海外流通別在九江尤宜虎
視每觀兩漢竊嘆龍爭氣盡東南孫伯符久矣不特壘

連江楚呂師襲近也彌多蓋世英雄自然悲謝慷慨
公廟貌寧不仔細思量夜聞馬嘶望先陵而嘆泣曉占
烏巢窺古走而增懷想共食之君臣永安宮何在惟定
謀於水陸柴桑寨尚存飲食於茲人重明德崇修以後
代游季興椒莫麥招儼如大夫之初走酒渡絲繩望似
公子之重生大義不磨童婦皆慰羣情既赴紳士尤欲
香爐峯禪院募疏

蓋意遠運社坐擁山峯而祭天神宇俯臨瀑布霜之形
勝固甲秀匡廬成歐圍經多探奇江漢經緯既接法
求足室文集 卷之十

斯亭未息祇樹之林先望香爐之巖嵐生紫氣如車蓋
懸空岫矗白雲似花幢草座昔石門開士安隱是中而
楚國中丞現身爲法鑊開三徑莊嚴蘿菊小園拂轉五
宗清淨梅檀精舍雙輪轉日有此撥當笑微扇過關
不煩疑二世傳轉語余景先行頃馬祖兒孫尚有踏人
之氣龐家父子更多呵佛之材欲葺舊廬種松是急特
瞻新主損禾爲煩家有藏書可攜來石上讀寺仍遺愛
罕泛去史中觀

天華井菴募疏

匡廬之麓浮碧九江東北之隅積青百仞山居艮位應
孕嶺岫之靈井散天花況通江湖之氣半清半濁變似
滄浪或赤或黃瑞如含譽斯固金僊選地易於放宅木
客驅風難爲洗耳者也慨雒陽文石既馬鬣之徒分建
業兩臺寧蟬緩而尚酌攬三車爲酥酪飲之者甘等五
葉於潛澗辨之者斲井能說法山自卓菴故代任滄田
而僧終雲霧但幽岑晏起已寒橘柚之煙空谷晚涼更
落梧桐之葉却嘉賓之損米不爽單道開之炙石謂何
月底飄飄恐有黃武之舡片村中姐豆便同太元之漁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天

人時則豐年廟成佛事社爲淨土期俟奉心

美如上人募疏

美如上人者產由名族英發妙年尋璞罹肉爰焚白氈
信州受具遂染涵養卻食如單道開不言入維摩詰空
林路迴欲飛錫於廬山莖艸攀回方乞費於滾水居士
聞之合十祝且至三日美如勉之哉寂寂大休猗老振
楊岐之席荒荒勝果宗公扇曹洞之風胥是吾鄉匪來
天竺居然近侶不乏地靈人人能開口吸西江何疑馬
祖者者自肉身現東土寧遊鳳門絕壁懸崖瀝圖作佛

溪街酒肆且去調心

潭影上人募疏

禪院幽棲每凌鳥道化身肆應輒現龍神在風波之中
接來彼岸破虛空之後踏着此崖以佈光誠因悲生智
辟如南火相續雖耀自他不湏一筏孤楫得度仍我茲
者津通八里地隸九江宮屬馮夷爲潛爲沱之號位加
訖鐸非神非人之稱維賀相國舟東山之布帆無恙受
泐法師戒南嶽之移對依然要試一靈能成千佛凡茲
蓬戶尚畏多途況在桑門不循初地上人潭影者行方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天

孤迥年亦妙齡秋潦既清坐淪月觀廬峰更峻望俱雷
音破笠已捐爾在遵鴻清上新茅將建卜近蒼龍湛湛
鐘聲聞如尚質安心之樸史巫紛若已辭設教之筆僕
誠善之翩翩乎濁世之佳衲子何圖也適適然西方之
美人

三官殿中元疏

鶴問湖北爰有仙宮龍開渡西遂興勝會法將薦厲發
以招覓名山三百六區廬山甲秀鬼官七十五品地宜
瘡災運在下元別生甲子崇由尸伏常守庚申討犯宮

生糾絕宮主死晝夜而通連山易能止歸藏易能飛
乾坤不毀薛蘿而被山鬼椒漿以報國殤玉勅儀曹預
歲省募收之令金塗佛舍尚戶誼煇口之經名在青書
亦昔未逢玄霜絳雪情如銅匱石匱徒負星啓雲鐘故
欲拔三界之人天頂修廟懣而願救千生之父毋更上
清微稍損金錢器名撲滿共期銀漢義實觀空

馬王廟元旦募千佛懺疏

泥馬入河露柱拊掌金師出窟頭石點頭蓋心生則萬
法具生而性寂斯纖塵併寂故衆生世界窻內各喚猩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疏

猊下佛名經聖中自應呼咤茲者藉悲憫懺悔假時節
因緣當下放屠刀湏要心先隔房開釵銅豈在耳聾春
日遲遲見桃花而可笑江流浩浩乘蘆葉以何之一判
遲鳴宗風未戾幾開疑陣罪性元空

廬山天池募疏

蓋廬山之有天池也如人之有目如室之有堂皇若
目動而娥嬋生得之天矣堂皇成則莊嚴具資以物乎
錢九鱗鱗雖翫六月之雪崖松鬣鬣尚散九枝之燈妙
寂支殊久眠苔薛風顛偃子遙泛舊蒲以如帶之九江

帆分上下看若奉之三楚嵐曳東西天際神宮僅甌滴

水江南法窟徒英名山高崖峻嶒王氏之猪未敗溪潭

浮深葉公之龍且驚爲禪德之指不伸縣宰官之身木

現磨磚作鏡寧不生疑歷沙取油祇堪資笑所以塔絲

如線幻斗大之蜘蛛山景似魑跳門高之罔兩神溪

丈誰與難之雲積千堆自爲怡爾八萬四千偈一夜空

召溪山三百六十巖九屏也孤錦繡同心恍惜幸大厦

之可支一味模糊哀中流之何砥情城想國移智慧於

林泉骨山肉人俟因緣於時節卧雲溪處何必朝天石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 疏

火爆場自然動地闔能過去去後亦是等閒龍可盛來

來前須煩安置辨機辨用那得大蟲如壁如牆愛其神

駿斯則金粟如來之門不二而栴檀大士之意六通者

乎爰人堂皇與雲峰而拱揖式瞻看日臨絕壑以瀛洋

天池之不漚也將必有遇於君子

南昌鄉覺明寺募疏

是寺也介在兩邑之間宅於羣山之麓傳來唐宋蓋建
立者多年號啟覺明猶因緣乎大事想無法器徒辨按
彼野十應有護持幸跡空茲市肆社盤與村鼓父老頗

樂太平僧舍共佛幢迤來雅稱淨土故尋常竹院最好
偷閒而往苒麥秋不難喜捨近者郡邑兵火禍迷山林
田園荒蕪殘餘菴刹青嶺懸壁居然祇剎之林白月到
池寂爾袈裟之影鐘已盜於治氏未死偷心竿更建於
檀叢仍通風憑片時有種何患不生歷劫無明自然有
所以粒粒辛苦分少許於盤中將屑屑設施合高尖於
拾土更新懺悔金鴿豈但生天依舊莊嚴石梯何曾入
地遙請知識或吹布毛以待師兒廣開道場或踏腳跟
而助獅子即心可了那管盧祖是馬祖非無佛稱尊不
求達堂文集

卷之十

三

嫌鎮州來趙州去願如是發長者多金粟身功已垂成
宰官現龍象力德異境壩數畝遠幸比隣踐此一生每
懶捨宅田間策蹇便望度於津梁佃客烹鮮殊煩議乎
食品樂向諸賢之後提起幞頭勉題小跋於前當作應
尾

重修太平興國宮疏

維九江郡第八洞天神界忽臻匡廬甲東南之秀真入
偕列崑崙爲天地之齊夢入開元使分採訪勅來興國
村藉寢宮象圖之喜林樂林常欣梵近猴嶺之石匱銅

匪不許塵覓得一以貞方躋聖位試三不過僅得仙人
聽石而來仲偷易踏清霄尋香而至王華聯辭俗客豈
號龍胎聊名榜冠所以三生血在必問胡蘆五臟空懸
應駭灰裝驅羊牧豕外道神通戲玉天珠少年狡獪誰
朱眞桑祇食九鼎之魚自遊上清仍謂五芝之靈亦城
爲魄降闕爲魂爲者匪他耐犯主生糾絕主死生仍自
我若前白雲子似勝青錢詞裏紅琅玕如摘蒼耳何由
方丈只此員嶠一線石門潛通入蜀之路千家井里明
厥避秦之源煨芋蠶過詩題甲子種桃道上錄守庚申
求達堂文集

卷之十

三

白玉蟾棲息多年超超玄箸劉子羽提舉一路沿沿江
流極目重霄木飛許遜之宅圓頭滄海忽叱蔡經之家
塵掩黑狐玉敷何在危竄蒼鼠石乳不流塔破靈龜
蛇神於虎道殿從雲統翅鶴宇於龜峰神不離而自劍
信如青鳥鐘未鳴而霄聽報豈亦麟五千眞言遙有東
氣八百弟子近識西江鐫黃乾坤文武演勺火侯靈雨
日月春秋自寫星書青竹未騎且乘不借赤刀如化願
佩良非五色排空尚尋天上之煉石三彭退舍豈畏人
間之辱金舉國忽然若狂蜉蝣江上玉清輾爾而笑誰

大藏中電吏雷丁茲爲治所風蘇南極直散官亭都有
獻熊之君邑多飛鬼之宰門下皆爲名士何妨欲秋汲
泉觀中卽是神仙自可伐毛洗髓能容崔嵬長傍曉巖
不侮劉根暫依城郭持風狸之杖今日卿茅守黃犢之
丹何年封禪米珠薪桂特布朱提關王臺瓊同持古簡
汀州上杭縣補陀山募請藏經序

鍾最居士肩簪栗里拄杖芝山特乞食於故人言辭頗
拙乃僞居於荒寺安隱机迴遙接獅子巨顛者年尚冲
齡費尤法器秀端精進疊帶疊於膏饒妙喜吉祥應發
東是堂文集 卷之十

光於半夜自述曾借不借已受軍持遠別補陀西山轉
頭換臘則失特參靈巖此老瞬目揚眉作麼且又八閩
更問津於佛國耶倭倭徑故假道於經文居士以爲法
惟一心文則三藏千江萬曲依然徑仇之言半偈全章
不隔縹緲而見泥牛剛去貝葉雲輕白馬駛來蓮花雪
散若同食佛手之靈註脚終年坐類穿故紙之蜂出頭
何日須知莫妙切忌等基上人行過虎丘止忌爲水二
十年去郡人或偶思三千里請經子無他志竹有瓊函
秘笈掩映飛來之峰翻如金甌赤文成靈定委之洞天

饒州永福寺募修觀音堂疏

蓋聞如涉有爲自無功德但能從入應獲圓通然有爲
而不待爲初祖豈呵從入而或滯入大士難誘故世間
法卽出世間法水原合淋而比丘身須現比丘身針自
投芥天人若擁寧見有待爲煩古佛重生灼然無義可
立以無義而看有待將不假而和自然若強人施恩如
勸之飲愈不飲矣設擇人說譬如驚其眠遂不眠哉卽
心非心健萬心不過信心慈面威面十二面消滅正而
欲問世界不妨化作琉璃粉粹空虛何可堆成荆棘地
東是堂文集 卷之十

楊枝於震旦專爲育開潮水於軍持另開子眼弟子
審若永福之寺徒資錫泉坐視觀音此堂未供瓊瑤既
風雨不蔽空憐舊窠培波泥日月如流妄想新阿蘭若
道于如生之筆不止廢居慈聖不朽之碑更將照派越
茲名郡元現竹林兼有闍人風生金粟將見贛州片地
割南海之奇峰魚籃半天飛西昌之瑞靄斯梵僧無量
所以佛前應響風動幡動不舉客即事支離未始來都
問言曾喜捨亦號情多遇卽良緣何慚道少

廬山長壽菴募米飯僧疏

廬山長壽菴者雖無千年之寶掌卻近五老之奇峰水
是木田殊乏可耕之地居隣山鬼反多乞食之人是聖
是凡來則不拒卽心卽佛餓亦不能故有待爲煩耶亦
爾爾弗求胡獲未免勞勞長者之家稍裁鷄鶩之粟粒
大有之歲易作龍象之梅檀危坐鳥窠長吹布毛而不
惑更參牛首伽藍神供以何疑將見新香積厨頓開三
昧之法舊雲霧窟仍住六朝之僧矣

重修東林神運殿募疏

江州東林者泉未收聰明懸空派注山不遮清淨願劫
是是堂文集 卷之十

昭回法眼宗乘雖隨閃石火擊電光而去肉身菩薩仍
伴窺孤雲照皓月而來二千里全文殊陶侃網從南海
法其興乎五百尊鐵羅漢曹翰運還潁州寺將廢矣運
匠神木鬼亦相向擲擲建少佛幢人應其爲悲憫前有
開士襄大柳以中興後無宰官作長城之外護是以蓮
花滿歌雖沾酒而難邀入社之英貝葉經飛縱供香而
易散遠峰之瑞徒學有爲功德何異果會通老翁幸開
無垢門庭猶懷晉義熙甲子菴者二大比丘公智在
隱公智建以奇特事爲莊嚴遊戲三昧權現爲身以平

等觀爲精進擺脫六塵久成龍子掃石門文字對人不
假一言坐塔院雲泉出世惟知三笑然載懸鐘鼓既爲
有主之招提方着袈裟豈容無事之長老苟同鷗鳥何
妨上石虎之車若護獅王亦應翻銅雀之瓦作一家活
計幾尺蒲或可安身爲一代津梁數條筏何堪東肚居
者既以導師自任化生荆棘叢林爲柵欄叢林行者既
以乞士相扶須知給孤獨長者卽金粟長者三千古佛
會匡廬而現鷲山十八高賢從淨業而成鹿苑經教自
馬跡西域之神人不思漢日鈔燬青龍滅南方之魔子
東是堂文集 卷之十

西林修塔疏

爰開東晉已建西林蓋蕭散之風並高白社而綿綿之
谷孤對青峰以百尺之浮屠作九江之重鎮叢林說法
送僧梵而連雲舍利放光邀佛燈而過水散多天女花
滿繩床棲少夜又苦平石榻慨大法之隆替各有其時
而同時之盛衰又分乎黨法師明德如一公囿中興之
龍象禪師清標似巖老亦特起之獅王於佛有功德然

一父之子與世無間漫比教國之人以致祥隱法堂不聞塗毒之鼓禍延寶捨共見怒爆之灰天則何尤人之不淑茲者心宗上人從一公授記與疑老同恭持平等心去人我相妙莊嚴路仍化荆棘爲栴檀同總持門更調水乳以酥酪蒼黃不懼大有擔當滿白共推更匠挽阻續成阿育渾然新開湧起如來惟依古格願還無縫之樣子可少有爲之學人慕莫辭勞針能投芥施寧厭少毛可成裘

古崖禪師募修能仁寺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七

九江能仁寺古永天也昔者白雲守端禪師以塵勞忽先生前被楊岐一笑以寶階難放下後令法演大疑焉入亂峰先旨方便已了龍藏死水衲僧緇素未明如斯一代鐵錘自是千齡模楷乃祁遭兵火佛法久已神作金湯祖庭猶在庭前泰栢對耶堇艸也無水上按葫蘆耳葛藤焉有古崖大師衣掛七佛不同千峰頂上安身鉢捧千家翻從十字街頭握手是凡是聖我亦不知非佛非心師應自肯時少裴休相國誰問真儀鄉留陳操尚書定光法席拾鈴以響曾有語而欲開殿角生風縱

無朕而如見自己便成鐵壁敢慢初機滿床盡撒珍珠難欺乍住梅檀之對暹映九屏而怒生竹林之園近攜五老而喜恰祖宗開田地應是法華再來海嶽游生涯不須圓通擁出特占鄙句預告同心

恒觀律師漢王峰卓菴疏

此外何奇江右無雙之勝槩其中甲秀嶽東第一之危峰爰有漢王絕巖梁而鴻覽始知周代凌鳥道以蝸廬三秋漸水之雲門方斯陋矣半夜泰山之日觀頗足多乎溪曠禪林遍地橫稱鹿苑孤清法窟諸天未許獅叢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八

昔愚燈老人拈堇艸於饅頭之下今恒觀閣上拄藜香於鎚腳之傍元是作家已現身于兜率尚非安隱耶乞食於給孤臺比妙高不但松風十里座如慶喜惟輪竹影千尋佛自放光雖散花而不戒神誰送供尚損米之爲煩三疊丸屏懸山河於石鏡聖凡不免同若七賢五老轉日月于金輪佛祖何須兩院山鬼區區伎倆久逃入藕絲孔中梵天細細神通方坐來蓮華鬚上如斯大事要自己擔當若箇良因須同人讚嘆即心惟一門耳前憲漫喚醒醒絕頂幾千仞今憑几且呼莫莫游戲三

昧觀前劫鵠身清淨法中現影竊窺師看異日龍友
昆明池裏驗灰磨刀任向茂陵兒孫尚叶神人之夢挂
杖隨來匡阜梵唄寧忘賢劫之音撒手懸崖信地中無
地翻身峻斗知天外有天一見便狂呼膜拜芙蓉上蓋
方間即喜捨鼻蕪簪荷奇芳下臨白氏艸堂綠條瀑布
云爾這接謝家蓮社數盞殘燈已為食荷葉僧院不難
被精進鎗生甘蕨種寧肯易墮堅固幢檀越宰官具記
龍華之燭柴桑居士徒申兔册之言

普潤禪林募修路疏

庚是堂文集

卷之廿

疏

廣生湖上拾遺新堤普潤巷邊廬山古路蔓蔓芳神不
騁馬蹄落落楊花長驚魚鱗豈但車騎貴客內部時停
却多擔販小民徒跣不及岸經水嚙匪石不堅山為墳
墓一坏更貴故欲成妙莊嚴路非比尋常斷必待大楠
檀林是或萬一朽木開士者引他淨土利現琉璃甬我
化城若供酥酪念門外漢願往類來忍途中人乍顛乍
倒佛前發誓作大因緣客邸求施為最方便既辭五祖
隔江不顧阿師欲訪二林壽量何須婆子

募修廬山圓通寺疏

廬山北之圓通寺菩薩三摩之地祖師五葉之場唐宋
以來江山攸會風生淨谷宿德朝參月掛靈巖最高入夜
話天書肇建顏魯公之基蹟猶懸嶽色還分歐陽子之
雅懷具在考其始盛疇數緣公經示齊丘相公機鋒頓
挫鼓驚曹翰將軍膽氣不粗接社自以齊開誓翠紅而
再至迨乎德止更以令行撤網抽身他家國寶吹燈就
枕這裏天明千年威自在之壇一夜開聰明之偈至若
訥重興祖利有人在破頭之微言連可遷孤掃狐踪垂
寸釘牛力之奇句世名古佛法號道曼因渡葦心寂棲
庚是堂文集

卷之十

序

江上作拈花勢喧笑叢林南山起雲停停馬嘶北山下
雨疎疎斜斜獨竊名賢象王守惠但知今日復明日不
覺前秋與後秋故曼公付法之門人昔來湖明心之大
老如范左丞何達問洪州路計驛四程如吳樞密脫然
過趙州關捩扇兩下如覲司都之鎗是鐵鑄如虛開府
之火看衣襟喉下一刀說甚麼居士法宰官法而門半
點分恁底觀音經諫議經咄咄怪哉戛戛難也黃夫子
劍戟不憚之前曾來難艸浪杖人津梁欲疲之候共至
我道過眼似烟似雲何其易散經心為陵為谷不啻難

坦大士已矣雷音高山居然馬耳法每隆而致替天或
新之事緣廢以爲興地自靈矣於是乎羣僧合食頓循
百丈良規一志同床猛思雙林盛事手持册子乞宗枯
士遊戲之文章腳踏芒屨求李長者莊嚴之功德慨茲
壘沒之久貽諸雲泉嘉此歌起而新騰惟金粟自知必
濟何患不成

雙溪菴募疏

梅達大士栗里名家過水機鋒久印心於天界隱山高
致頻迹跡於人間雖說法菴昌每思退院況報恩金竹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早

常喻技藝友有雙溪匡廬舊隱不無一杖雲水新思茲
上人德音賞我師高足郊茨未能艸創敢輒稱檀語錄
更欲流通須求金粟今朝錫影豈不期而宵來他日鳩
茲誰既信而愁去故人千里破浪相尋精舍數間同風
其許近連白社吳下自有高賢遠續青原洞宗原多古
佛施應傾心踞耶引首云爾

勝果寺修佛殿疏

希靈散周星爰聞佛法夢來漢日互現祖庭遠師住錫
廬山開九派叢林者八所信子傳衣曹洞作五位機川

者千年以當艸溪一丈之時而遇壁立千仞之傑如我

遠公大士號此鴈門實先勝果招提聲喧龍討冷然自

肯不忘入言之雷音肅爾重來更唱還鄉之雪曲杖懸

應器也受貧女一錢箒掃偷婆更拈古人莖艸如新日

月化彼天宮歷舊河山供斯海藏一時溜白恥生不染

乏蓮華千里蒼黃欣聚無爲之檀樹然清涼斬現共仰

高城酥酪風蕙寧疑至味以故真人朝夕像教夕持香

泉截流不須有伴師王提窟何患無兒斯朴素上座用

二瓢一笠之神通兼萬塔萬燈之精進道場究竟上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四

師恩則爲己也法事莊嚴下生善信且利他乎僕末住
廣濟望慈津之有在老食淨土思洪鑄以無從但願於
四龍驚不嫌有爲之業除二鼠通安隱無畏之堂上人
之意良嘉青原不難到矣居士之辭雖拙白社可易心
敬

梵羅寺募疏

佛周沙界那得無處稱尊僧占名山不妨有爲說法余
開三徑世住九都面對梵羅像生青誓之嶂頂成精舍
時放白毫之光南過歷陵猶幸息肩有地北經蘆水不

喚淮足無泉地僻生茶瓊頭過日年多老對鑄腳連雲
一二殘僧久發重新之誓往來善信同懷遷正之謀望
淨土以西歸不宜他向景高山而仰止只在此中胎蓮
客勿忘三車勸講大乘小品足殺翁須施十斛准知後
果前因寺望雁門不達高賢之社人思馬祖更通選佛
之場生於斯長於斯施應歡喜橫亦得縱亦得徒莫跨
斷露雷川原自憐香火殷殷嫻友相結石幡可不教乎
是所勸也

鹿門禪師聽月菴募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七

鹿門禪師生九派名家住六朝僧窟胸橫慧日手拂宗
風西江獨記馬駒早知自肯北門共翻獅子頰欲相瞞
當機不順人情分席惟行祖令一條青竹予奪爲人全
幅紫衣重輕由我浩浩歸東湖之上意欲流明現
西土之方菴題聽月古王鏡不曾埋卻切忌影中尋
之爛銀盤何故使諸漫從聲聞裏解耳同開佛而另出
禪機須知流雲漢之聲必從梵元國人不能譜霓裳之
曲誰信廣樂宮來有相長標那惜一刀指斷無聲頻喝
自然三日耳轉蓋月之所以爲聽而菴之所以爲卓意

在斯乎縉紳先生固思超出三界附注君子也會射卻
一草添一竹林便篩新影仗諸梅越未滓太清咫尺上
藍好助飛過野鴨遶巡空水莫慢釣來金鱗僕劫有鐵
石心唯知護法筆無金剛眼豈堪作疏式告同叅爰生
善信而已

饒娥祠僧白修募佛燈疏

紙牕竹壁空設琉璃梅樹疊花恰逢金粟一城芥滿箇
箇堆齊四月油香家家具足自修手持冊葉漫學沿門
心願光明爭看入室形如有漏何曾漏卻箇中眼縱無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七

明祇要明從當下莫道七家村裏不在千佛光邊雖然
取沙壓油他瞞不得知燈是火自肯放親能信施乎慧
固三生歸已豈唐捐也福猶四面及人君不見漁叟宵
眠何須岸火孝娥夜績不借隣光

都昌縣新開寺募疏

寺號新開應是獅王之法窟庭依古格豈非馬祖之道
場那邇南阜山雙手移來不易這畔西江水一口吸盡
何難輕放則過誰信杖頭有眼漫吹不起自憐布角無
毛故曇花已隱千年幾乎失種蔓艸徒滋一丈曾也揮

鈕上人澄公良馬前行當仁不讓勢龍後制見義斯爲
應器手提飯分香積裝裝有搭衣學水田大現則清淨
身中山河大地三千界小現則都昌縣裏燈火樓臺一
萬家發如來願以爲人旃檀再建現居士身而說法金
粟重生道得便施任開孫賓之舖相逢也戲聊轉商英
之輪

邵武大覺寺募裝佛像疏

偶客樵川偏降大覺之寺如遊竹院恰見清淨之身附
注推發何期鼎建給孤喜捨不待豐年神若敬之言則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五

者明于巫現衆念勞矣事且勸相于農桑現成一座佛
堂豈有不靈之聖同五三生寶位曾多未拭之塵茲遇
法師別號宗範須愿至圓滿未至圓滿以不名莊嚴是
名莊嚴火宅充車誰無牛載梵宮開戶那得鶴飛天上
天下之獨尊像設寧容黯淡世出世間一大事感儀不
比尋常地產梅檀雖不專奇於烏坂山懸鐘鼓翻思接
盛于龍湖如天上重迎不改黃金之面如地中新湧依
然曰塔之形財施法施有以異乎塑性佛性將無同也
吁瞿曇鼻孔箇中消息通來金剛眼晴當下光明點出

人須自肯僕敢相瞞

募化龍岡河浮橋疏

九江之地連楚戶實西鄉三面之城帶江人多東渡盈
盈衣帶惟阻龍岡之河每每原田遂迷鶴岡之寨向和
舟而嘆渡不聽手招逢營卒以持籌更聞頭欽鴨翻樹
底隣童望燈火而愁奔驅沒泥中野老蒙雪霜而恐蹟
況乎旌旄競獵畢濟何從車蓋適征停驂不可岸上飛
魚之故徑古誠有之江中負鼉之空梁今則凶矣庚公
詩賦遙隔郡樓白傳琵琶近離驛館豈惟民病悼朝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

四

之孔艱抑亦帑虛知歲成之未易二三耆耄再四躊躇
念時昔之浮橋引繩水面循廿年之故壘立筏渡心經
與岸齊幾半裁流之鉄鎖船隨潮起直橫不戰之艤
事屬愛民爲德必歸於賢牧勞如謀國贖錢須付之老
成一羽雖輕聚方羣鵲登鱗匪異成則長虹家食而耻
納隍能尚志焉有矣焉居而思攸濟與爭功也誰手撻
簪而來沒學相如題柱之事歟乃而往且歌于美咏橋
之詩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一

柴桑文德翼著

祀火神疏

地維南正原屬朱明德乃水妃又配江漢故五帝之祀在九江夏嚴星變既生誰鄭倫之不惑風反可滅災罰現之偶然茲者壯終祠邊氣蒸炎祚楊權觀後鼎注丹爐向鶴寨而吹烟寒燒自宴循龍河以息耀春煥彌和熊不入城灰難訊東方之劫馬非來夢泉易燭南嶽之溫書上徙薪亦徒勞爾術能嘆酒竟何爲乎災不由天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仁王寺募疏

元派擁茲直山六朝旌爲德鎮西來古佛凌缺壁而放光南面仁王乘金輪以御世經元在手與奪諸方寺且店顯開遮一切昔也布金長者如入王舍之城種松道人不散靈山之會今也驚飛廣步看海水之塵生鸛列維倫驗昆明之灰死仁王可作華嚴法界重新古佛再來大事因緣仍舊矣法師古水者人天眼目江海津梁

遊戲詩壇十大推異時之清畫掀翻法窟首座歷當代

之古靈展矣安心偶然行脚近過春浮園裏杖攜故友

之書頻到求是堂中器缺高僧之供交同許遊形跡應

捐社似遠陶性情匪隔師興不作之浩嘆須相教以永

存余謝如有之夙懷企輪藏而恒展三車火宅老婢陳

人六度金湯貧無長物况經世變三豕之經論重訛且

偏山蓄千蛟之風雷叠舞有此四壁造物所留不無十

方闕浮攸助供一辟支佛不知供此師修于阿育王何

若修此寺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二

僧席然化齋萬僧疏

食時持應器入城佛之制也衆聚入淨居施觀僧所爲手然供養多人不如供養少人安影之且行齋一分不妨行齋衆分糲混法財職之能須難觀破機鋒則喂驢喂馬不易言之也豈無施主洪結萬衆之緣道人不爲自懸正則童子土羹作供誰乏前賢乃一特教儀畏如來之己負何十方損米矜有待之爲殯入淡法門問浮提應有維摩詰作大善事兜率院必降賓頭盧莫慢最後而來恭喜

覆碗休說從前已去帶累破鍋

重建九江龍池寺疏

佛法之隆莫隆東晉而慧遠號爲高僧祖庭之夥莫夥西江而匡廬稱爲法窟故道人遙從廬郡而卓錫虎谿所以收拾山泉之勝俾弟子廣濟龍池而懸幢鶴峯所以招來縉白之英明月樓邊風吹魚梵景星湖上浪細象輪斯帝王且折節於沙門誰不致敬郡守方畱心于淨土爭以爲師千古高風吁其杳矣九江佚事所有傳焉合運何常民方頻罹兵火因緣不偶佛或自現神通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以近水之亭而弄珠不得慨何如之以布金之地而垂錫也無傷可知已太守陳公乘僑如菩薩之慧身原文迦首座現陳操尚書之貴相更震且津梁遂手取息于民間還之古院乃頂放光於佛塔證以新祥於是乎清信過於一城蓮滿似家家貫耳董修期於十笏鎗施如刹刹垂膺者民瞻舍利而發心頭希金粟宿德夢華馱而應請普樹梅檀非佛其誰敬之精進有如此鑽是心莫自疑矣鬼神應避其鋒若問自利利人兩邊破合黑豆赤豆幾何不妨因物付物一箇怪囊大錢小錢如許

將見粘一莖艸立建嵒閣瓊樓渾身汗出此雙竹林重來赤髭白足大地雲屯以是池爲放生池湖上垂綸應多船子以是寺爲接衆寺城邊放箭亦半聖人或吏隱柴桑共集遺民之社或躬耕南阜獨結微士之虛一詠一觴挹清淨水三熏三沐積善之家必裕後故友宮亭識回頭而異度同秦下蔡知破額以是寺爲是遠祖神明偏有流通之奇豈惟廬山道德不在簡視之科

峽石慧覺禪師疏

蓋境饒幽僻處廬山之東偏情便禪那當峽石之中路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一

四

雲依竹樹人跡罕通道媚山川佛燈孤照上人端入佩水田之衣小院慧霖初開泥版之室以密邇城郭俗染難祛須棲止杯泉梵音易徹非爲一身安隱自了生喫實圖四衆歸依同泰啟悟香象挾兩闔功德寧各王牙懶龍掛一縷袈裟不愁金翅故大家饅頭邊事梅檀荆棘都鋤而自已鑄腳底緣酥酪醍醐畢獻一師一本誰非佛子道場千岫千巖純是祖宗田地莫道是菴爲小添維摩方丈些子由旬莫道是菴爲新續慧遠東林許多甲子行人賜暑且喫趙州之茶旅衲黃昏漫留茶

嘉之宿繙經石上天女不妨散花說法叢中虛空未免
喫棒無義爲饑而豎誰疑支道人言帶颯而施自任
甘行者數行短引聊資函縛之新百尺長竿應滿軍持
之望云爾

講經臺募疏

高僧十例蓋莫崇乎譯經古寺六朝蓋莫盛乎開講受
業沙門由北地心契道安護法菩薩在東方記懸羅什
故四海之內無慧達道何以尊而五嶽之外有佳廬名
由是重既獲繙經之石梵本雲叢更畱擲筆之筆義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雪亮阿育海上顯移像之神奇天女空中資雨花之欽
敬是以臺非結構石可闢門寺是流通泉方人戶悟經
緣熟一聞般若而豁然護法心虔最謂毘曇以森若三
法度論幸遇劇賓提婆十誦真言何須闕陝弗若豈但
誦海龍而致雨爰救生靈驚溪虎而跑泉於供社集已
哉仙音妙唱故最後之叢林像教高踰閭入山之捷徑
某上人本木芍藥種已百年雲窩梅檀興如一日道閑
煮石不免療饑弘忍種松寧堪付法最勞神運愧德也
之不如近喜佛成感施者之未能登亭座上聽法應過

千人寫字空中轉輪不止半藏當年之竹根如意今尚
風流古昔之鑰石澡浴我仍月印教來驚嶺猶存紺貝
之文祖徂鴈門不滅前蓮之舌苟能鄭重那負如來漫
慮唐捐便成魔眷

普潤禪林募修路疏

普潤菴邊偏成大道楊柳堤畔直接甘棠不過十年間
任高任下只此一條路修去修來募置村婆雖不難一
指便到廬山給孤長者也未易流泉柳同江水十丈通
津口久缺何堪幾塊破石頭暫扶卽起大家共走拖泥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六

帶水可乎半月須成石米千文足矣黃柳五祖息肩那
阻朝昏白社雙林散步不妨咫尺上人正正愁毀成功
居士燈巖善事

斬纓嘴大王廟募疏

緬維江神寶莫水國荊州與揚州接界正號盆浦茫江
并大江合流爰名斬纓分風上下恰卜宮亭之勝著姓
南明靈占馮夷之族陳太守以千里雄牧蠲藻芷之馨
香堵先生以一代名公修丹黃之像設傳說冊楫自然
利涉之爰如來津梁更作彼岸之想衆結精舍識天際

之掃舟僧爲歎依地主之支遷二十年禁足靜如賈惠遠之看雲三五衆聚頭貧似單道開之煮石龍不德土將日圮魚鳥誰親竿且重建既屬方外不無望于城中言念水滸自喜施于長者無他妄想爲此因緣浪靜波恬請看道場之慧日民安物阜且展大王之雄風

黃梅雨雲菴募疏

蓋佛法肇於東漢已過千年而祖庭多在南江寶雷五葉黃梅對岸號曰散花之洲白水西流建茲雨雲之院何處尋支迦幸逢西重上人此日得王珣恰是求思名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士一喝自分賓主可也歷然十方誰隔往來不同偶爾抑斯地也沈沙折戟屈卽空付前朝木屑竹頭陶公已成古廟嘆帝王螻蟻一穴共是山丘憐禪師蚯蚓兩頭尚疑雲夢滿大師搖船相渡在此別離盧行者春來自明無他伎倆兒孫乞得一瓢一納卽號祖田大眾坐還三夏三冬漫說佛法莫愁煮石看幾箇篋來肚皮自喜布金豁一番雲開面目奴耕婢織多拾人復何怪女家男婚無生我將願學

安州法華菴募疏

文佛單傳像教懸識於千載高僧十例修祠備預其一端然事屬有爲住莊嚴相不名莊嚴而門入不二忘清淨身乃現清淨故君問現瑞尚未許見文殊口底生蓮那便通稱廣舌惟不受法華所轉乃可拈堇艸豎菴偶客安州恰居精舍逢茲開士克新院之住持號曰思常乃少年之長老仁祠肇建似白馬初來瑞像圓成非赤烏夙造半藏全藏且看施主因緣經師人師頗顯當場施設繹佛經之大意止六字津梁想僧宇之宏功元三生誓愿家家有分劫劫相逢變火宅爲化城不俟三車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八

誘出顯化城爲寶所只須一錫飛來心苗乍生無非前下舌根不壞尚是尋常是菩提非菩提這箇俗漢有功德無功德怎麼胡僧前尚少箇壯緣像護法輪誰肯承當後將添一華嚴樓妙高峯自能拈起此豈一時靈客之所能辦有此檀施必然當代宰官之所欲扶無難全諾苟不虛此請盛蹟應與五竺並傳而如意所求芳名且勒三堂不朽敬修短疏普贊叢林

募修楊真人觀疏

蓋攷廬山頗叢仙迹逸宣遙代劉越梅匡俗之師靈表

近朝周顒作徐公之友中間董家鮮杏實寄峯厓陸氏
古松名譽管寂寞不道泰太乙德企又玄陋尸解于黃
冠鄙庸佩於赤錄者矣更有負郭爲居不離人域逢泥
則止懸記師言東華著阿養之名西蜀同子雲之姓潛
修號爲道士上昇諡是真入江上烟霞未改蔡經之宅
雲中錫犬猶名許遜之家城住九江迴度青霓之眉岫
觀雷一柱長臨紫氣之室寫上天下天鶴飛子晉出水
入水魚伴琴高雖宮闕金銀應越物外面形骸上水商
寄人間舊有聳翠之樓匪謂華麗新嚴煮丹之室疑渾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九

清虛如出雲霄良有云於拔劍不敵風雨豈無龍虎
壺別王虛上影 尊嚴壯繆威像刀旗燕泥一葉
舟中誰信 仙仙花橋上客疑渡去之驚魂燕
有甘棠 仙仙花橋上客疑渡去之驚魂燕
四十里旁主少曾之宿玉京十萬里自驛小有之天古
寺鐘 仙仙花橋上客疑渡去之驚魂燕
克三湯之藥史實多情於香火箋九派之晴人云爾

募茶菴疏

出東作門欲豎茶菴道左問西來意須指栢子庭前不

論五宗都有一鉢正當六月可無半斤忽現一清涼臺
文殊不遠共飲此功德水彌勒如存然善在十方而化
須大士僧稱廬隱喫緊爲人普願檀施歡喜捨已不消
甘贊舖大眾俱來只爲趙州茶一齊喫去投錢井底何
足名廉喚酒城中不堪稱街山間喝漢何處醍醐路上
勞人頓時安樂休去歇去便是道場陸來水來無非德
侶何須分緇素共泰一味之禪亦不辨炎涼同坐三生
之石地雖方丈事亦尋常孤掌難鳴誰呼之而輒應衆
擎易舉自赴之而如招彭蠡二姑傍無擔水之漢康瓠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十

五老降少賣漿之家苟非佛門誰救清渴之病不是僧
舍自增溽暑之災損富室之金不過毫末分豐年之粟
祇在豆區口邊忽值一觴快哉樂事眼前頓見此屋允
矣善緣

廬山香爐峯募修大士閣疏

蓋聞大士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躡次必有所
舍越我廬阜峻彼香爐旁列艸堂白傳稱善信之士而
看蓮社遠公實淨修之師既遇靈山不須天竺如棲傑
閣何讓補陀知秀老僧當趙州行脚之歲歸依淨土切

南海自在之觀一利垂成森然寶樹萬三摩人
矣雲雪千堆九欲圓通且莫放過初地不取因果自然
臻到福田

募築九江小江堤路疏

蓋聞天地之所不足補以人工君相之所欲爲成以佛
力事雖闕于一郡一邑功必待夫萬年千年是豈偶然
便肯發心蓋亦難矣偏思致力九江孔道渡龍河而西
西三楚重關沿鶴塞以望北江千里濕已甚不俟春漲
秋潦湖塢蘆荻空叢何繇夕歸朝涉民之同病歲以積
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上

也築長堤而連小江狀如虹飲成大路而通浮渡
勢比龍蟠然勾股以量難記山句之難而曲指爲難
懸利那之期適遇高僧憫衆生之淹泥帶水想是古佛
呼萬姓之轉騰回頭眞拯救心不憚勞者爲功德無量
嚴路方可喚不動菩薩有同泛海風浪裏現百億之
何帝爲山撮土中聳千仞之勢他日令風鳴綠不妨鱗
鱗兩岸吹圓照時弄口驚黃且要吳吳千行排起前成
當炊之粟日可施施免過渡之錢人人不少抵得供
附一事原有益世界之人行了路塗一生豈無討便易

之處

七里岡茶菴疏

佛法門中傳千年像廬山路上遇七里岡誰建慈雲可
消渴暑自懸甘露因惹行人苦茗止惠一瓢何必顧渚
清涼不嫌片刻卽同趙州某師千種慈悲絕非私己一
生苦行只欲利人橋邊豎一艸堂引他休歇山上栽多
茶子願衆培植有苗有根正如種豆得豆勿剪勿弄不
須望梅指梅泉則水簾泉天下第一寺有竹隱寺神現
無時豎子販夫朝朝不絕如水達官長者日日相逢若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上

雲或釋負閒談杯滋燥吻或停驂索句碗沁清脾一壺
重千金病方消渴清風生自六月愁亦閒懷長者之
聲名應滿震旦上人之功德豈計山句是役也玉田先
生已作栴檀之主補堂居士聊充栗栢之賓舉異星
鳴難孤掌

普潤菴募米疏

如來義原非義祇可救饑今年竊始是竊漫勞作傷江
州不幸蒼生有富粥相公廣潤夏空白俗無給孤長者
湖中洗鉢何能減食及魚床上坐禪不復分餐供鼠經

有行脚徒費艸鞋之錢卽覓安心空飛雲衲之錫鐘雖
夜撞可中之餉久虛板已割停難下之脊並罄然寒山
佛在曾受女子之供而儉歲僧餐豈鮮居士之贈我輩
之謝仁祖求之則難方外之郝嘉賓遇也反易一花之
演不妨春到三更半果之施自可播之百劫况家分豐
約未必家家糴粟無儲且郡異熟荒寧能郡郡饒塵都
滿莫施土飯受報身粗幸種福田結因想細萬僧中豈
無辟支一佛莫問是聖是凡九江上自有金粟全身那
管非欲非色有百石米卽呼百石能仁得一船糧便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戲說法
一船慧命惟茲長老原從苦阨度生故我遺民聊假遊

募修德馨菴記

昔元凱負威武器統茲元戎建德馨菴祀彼大士蓋事
雖屬于軍府弘領其祠意實在於地方公受其福自公
之去不念九江而菴之成既歷三紀丹青漸剝堅茨亦
疎不煩大費人工旬時爰已葺矣猶須仰藉佛力宰官
幸樂施之蓋是菴也提陞殿閣廬山之秀色可參嶠嶺
林園長江之中流如砥寧獨韻人逸士之流覽暫或徇

佯亦兼駟馬高車之稅驟行將憩止且輕裘緩帶屢從
賓從於茲而橫槊賦詩常聯裨將至此不妨神迫設教
護廟爲護城之權自是時舉必書籌樓卽籌邊之實法
王子之千手千眼現南海而圓通大將軍之一咏一觴
接庾樓以風雅稍減既康如快呼六博之場大酺金錢
便立登三摩之地所望汝跼注君子以副我粥飯沙門
云爾

太平宮重修募疏

上帝慮百郡列神輕千血食詔九天使者不肅洛祠夢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唐王於開元欲棲詠真之洞感宋宗于豐國因建是宮
之官地按林之東西移民居鷄犬於一夜而野日之
北嶺仙觀春花于萬年石能訟人不致擅污其真松欲
招客何妨默與之談逸人授果有亭常飛靈鶴道士領
丹入室每遇玉蟾故駕越之徒隱石門而傳秘籙周
之輩向真主而告太平豈但瑞符一錢異徵雙塔已哉
然紫氣漸虛千言不啻於關上黃庭綴講九返未驗于
雲中寂寞玄化之門碧苔自鎖瑤琤大雄之殿寶樹相
形五嶽時巡漫遣人間之女子十洲日遠空迷海外之

神山太守江公治爲聖君薄歌龔黃之政身有仙骨新
億貌姑之人出神爰伴劉安朝天上之金闕乘興式騰
吳猛度山中之石橋憐上雨旁風竄蒼鼠於古瓦嘆驅
雷攝電落燕泥於空梁神無所依人將安仰飛梅江湖
之上假作棟隆種杏巖嵌之中方成庾廩八千弟子曾
有識於旌陽五百靈官不無銘於廬獄然一時衛霍共
居鍊甌之城異代孔桑同作樓船之權或三異之令尹
報政及期或四知之邦君聞風思應功難孤注事易衆
擎咸建旌幢共爭鐘鼓豈但紫囊朝石公如鍊石之鄴
承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天性論

天性者非人所得而離也亦不待人而合雖甚獷暴終
必悔之所謂人無所不至天不容僞是矣今夫子之於
母天性也母之於子天性也自古迄今男子至獷暴者
莫如秦始皇婦人至獷暴者莫如唐武后一以子而遠
母一以母而遠子始離終合何哉天性不改故也始皇
遷太后于雍凡戮諫者二十七人天下結舌同氣茅焦

歷階而上數其四失志定辭嚴鼎鑊威冷卒獲如初武
后遷中宗于廬陵當時諫士用婉者莫如梁公與王石
泉一日后夢雙陸不勝梁公謹對曰雙陸不勝者無子
也石泉子爲睢州司士后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謹對
曰廬陵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用憊者
莫如蘇公安恒其言畧曰陛下敝太子之元良枉太子
之神器何願以見唐家宗廟何命以謁大帝墳陵又曰
物極則反器滿則傾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可謂盡言矣
而后不怒亦惟其天性則然耳常惟漢世祖以十餘世
承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六

人情論

人情也後世不察遂欲廢唐武后稱天以誅之則亦可
天以廢之夫茅焦尚責殺其假父而奈何忍廢其真
母哉有謂茅生有功于秦三君子有功于唐者亦非也
離者自離非奸臣得而離之顧離亦暫離合者自合非
忠臣得而合之顧合亦永合人何功之有哉不然以漢
文帝米理宗之賢其於父愛間處之小失當終身以爲
愧況乎子之于母母之於子又不啻兄弟者乎

恕之曰生其時仕其朝亦無如何耳歐陽永叔之作五代史也甚善立唐六臣傳又立雜傳使如莽大夫例則茲六臣必曰梁六臣苟梁六臣又何誅焉且也雄幸僅改事莽耳脫如五代馮道輩將正名之以某朝丞相乎故歐陽命之曰雜非有所刺議亦勢不得不然耳蓋人之立身行己坦然明白者不必曰某時人而其人自見其人之二三其德者直從其始書之曰某朝某官如書曹夢炎曰宋丞相趙鼎曰宋王孫足矣又何必增以元爲乎故宜冒以朝代而不冒不宜冒以朝代而又冒之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未知其何義也書記于此家有子不幸而溺于水又其路人猶指之曰此某姓子也既不失其宗又何必曰某姓某路人又讚之曰某姓某不亦惑歟既溺于水而爲侯妾矣誰其所自當曰某固某之僕妾而無其姓不尤惑歟故曰愚獨以爲不然也

正統論

正統之論籍籍矣而是非蜂起愚以爲可一言斷也行正統者有一統焉正統而不必一統者有之矣一統而不必正統者有之矣非正統而又非一統者固無論也

一統而不必正統者正統而存固尊正統正統而存固尊一統此不一言而斷歟三代尚已繼三代而有統者秦耳秦傳之漢漢再受命而偏安於蜀漢猶正也滅蜀而篡魏者晉故漢傳之晉晉渡江而偏安于金陵晉猶正也晉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滅陳而篡周者隋故陳傳之隋隋傳之唐唐篡于梁而後唐以光復爲名唐猶正也唐傳之晉晉傳之漢漢傳之周周傳之宋宋渡江而偏安于臨安宋猶正也滅宋而篡金者元故宋傳之元元滅于明三光五岳之氣復偏而全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此正統而兼一統者也故從三代後晉亦漢唐亦有明一統正統耳秦隋類也因位而篡此也宋元也自旋失河北宋未復十六州也宋齊梁陳唐晉漢周也前四朝稍久而偏後四朝稍大而促也晉梁陳也也魏金類也皆外入也魏吳齊周類也偏而篡也遂與十六國類也十六國促遼稍久而實未入中國也嗚呼主一統之說者以勢主正統之說者以理理定可以勝勢勢定不可以勝理故正者吾從而正之一者吾從而一之正而且一者吾從正而且一之一而未正者吾

從一而未正之主於理而已矣勢云乎哉故曰可一言而斷者此也

魏徵論

唐文皇之英明死踣魏鄭公之碑生而以斌婚畜之何哉今夫有色女子而再醮者夫雖辦之未有不疑者也矧倚市門者而嫁疑十于再醮者矣倚市門者見人殺其所私而嫁殺之者疑百于再醮者矣縱其才能工組練善烹飪婉婉床第間宴然終身不間于我能不畏其略昔歟彼魏徵者何異于是攷其始鉅鹿一黃冠耳武

求楚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陽郡丞元寶藏召典書記既而降李密又掌密書記既而降竇建德又克建德起居舍人既而降唐事隱太子又爲隱太子宮僚管仲殺一公子以事一公子徵殺三四公子以事一公子也褚淵持一家物以與一家徵持三四家物以與一家也其與倚市門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善乎呂溫之贊徵也一日撫我則后一日浮沉變通刺沒而請隱矣以英明之文皇雖欲不疑之豈可得哉或曰征遼而又悔不用徵言何歟曰倚市門者之爲人也人暴而與人鬪未有不勑其止者也不聽而鬪

以往少挫焉曰某愛我死而歛歛淪下亦情耳夫妓之事人豈無一事可思而癖之哉誠一逆計其生平未有不按劍而欲身首之異處者故文皇聊玩其斌始而不惜踣其碑蓋宿疑不可浣也後世豈有見其旁而流連思慕者過矣脫見之必唾之

封卓茂論

英主之御天下也以意不以法法可以守文而意可以磨鈍故天下不幸而至於鈍也如旣痺之體非有餘之氣不足以起之如旣枯之骨非不死之丹不足以肉之

求楚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故忠孝微廉恥滅心一死而不可陽堯舜之書周孔之教遂腐朽于牆壁溷廁之間舉難以給用氣萎神昏百世奄然苟非人主有意以磨之則鈍將堅于金錢抗拒非常雖有峻文莫之能守也故以法勝者雖治亦亂以意勝者雖亂亦治天下之人不窺人主之意從史之而畏暴區區一法也哉余恒惟非軍功不候漢法也世祖以百戰光復天下于羣賊之手宜守高帝法不失尺寸顧于雲臺外亟召一故客令侯之何功之遵歟伏而思之世祖之用意遠矣新莽以詐僞取姑之璽而踣其皇

室皆以術籠絡一時之士大夫士大夫從之如茅之靡
風蟄之驚雷莫敢不振動委順以爲漢如是已矣天下
皆莽黨也世祖奮起所稱二十八將者止郅西華姊天
耳來征羌姑子耳朱祐宗室甥劉隆宗室子耳不過三
四人郅高密爲莽諸生寇雍奴爲莽郡功曹馮陽夏爲
莽郡掾岑舞陽守莽本縣長賈膠東爲莽縣掾蓋安平
爲莽郡列掾州從事陳祝阿爲莽郡吏臧閔陵爲莽縣
亭長游微耿好時父爲莽連率姚安成父爲莽柱陽太
守王淮陽爲莽郡獄吏任阿陵爲莽鄉嗇夫郡縣吏李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中水爲莽新博屬長郅靈壽爲莽和成卒正耿光爲
莽納言景櫟陽莽時舉四科累遷調連率王平成爲
莽郡吏且守孤奴令馬全椒爲莽縣吏傅昆陽爲莽縣
亭長堅合肥爲莽郡縣吏吳廣平且以命以馬自乘
矣祭潁陽且任俠矣劉昌城且據地矣萬槐里且仕更
始矣世祖因人於敵而用之恐資敵也當是時士大夫
能自拔不仕莽者僅得六人焉宛孔休陳雷蔡勣安眾
劉宜楚國龔勝上黨鮑宣暨卓審縣耳及世祖功成四
人皆不幸死劉安眾以子高封安眾巍然獨存止一卓

令老矣二十八將莫不延首仰曰此皇漢故士大夫也
鳳麟以先覩爲快泰華以無敵爲宗雖不能攻一城掉
一地而風聲已竦然于海甸矣亦何惜數百戶不厭服
諸將之心歟故用天下之仁人者自不殺天下之義士
使天下之貪詐者自不慢天下之忠貞古之英主其用
意蓋常如此也不然角力而臣之力有終屈角智而用
之智有終竊爲莽之所爲者固不得而禁而利莽之所
利者亦不得而非也非軍功不侯法也法不足以制意
而意足以制法故東京之治隆焉武曰高帝時功臣擊

卷之十一

五

劉殷上偶語沙中世祖諸將多詢問有術者殷何耶
用法與用意異治耶曰高帝未嘗不用意不如世祖
意之高耳高帝之封雍齒一時之權也世祖之封卓茂
千古之經也噫馮岑才智豈靖于韓彭哉亦在善御之
而已矣

雜退之論

理有同異情有是非黨同而伐異好是而惡非亦天下
之公也若均異也或伐或不伐甚且黨焉均非也或惡
或不惡甚且好焉卽曰爾之所謂異者非異也然已有

先異之者矣。曰爾之所謂非者非非也。然已有先非之者矣。一獄而或入或出一賞而互奪互予是可謂天下之公乎哉。孟子闢楊墨韓氏排佛老蓋相比附也。必以爲佛老之禍猶楊墨也使孟子而生於今必排佛老而不遺餘力矣。使韓氏而生於昔必闢楊墨而不遺餘力矣。脫孟子所闢之過當不如韓氏所排之允宜又焉欲相比附以爲名歟。韓氏之於佛老也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楊墨而人可不人書可不火居可不廬是平反孟子之酷而已。以周內爲武德也以逃墨歸楊推之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墨之可闢也必其十楊楊可滅而墨目爲魁韓氏之曰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害是言也明以孟子爲末學而誣孔子云爾乃抗顏排佛老以相比附爲名何哉曰孔墨相用繆歟曰何繆夫以孔子之聖也親見老子而問之不惟老子也入於夷者非刻與吳乎刻子之朝而詢之延陵季子之笑子也而使人觀之當是時使佛入中國孔子必不後於刻子延陵季子之周旋折旋矣孔墨相用又何疑焉今夫解衣

衣人者或以布或以剝或以象推食食人者或以稻或以黍或以稷操戈者不攻其奪若衣食者乃曰爾不布稻我而難以象剝黍稷乎噫甚矣佛老之學非楊墨比固可衣被而實腹者也一刻焉一恕焉愚未見於同異之理察於是非之情也是非所謂天下之公者也

八風論

八風者自冬至四十五日數之條風艮卦也明庶風震卦也清明風巽卦也景風離卦也涼風坤卦也閭闔風兌卦也不周風乾卦也廣莫風坎卦也各四十五日一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卦用事春夏秋冬以暨二分二至如斯而已而八風吹不動者非是之謂蓋佛家寶積經以利衰毀譽稱苦樂爲八風余嘗伏而思之人生也以度度之則樂稱之短不如衰苦毀議之長也以量量之則樂稱之少不如衰苦毀議之多也以衡衡之利樂與稱之輕不如衰苦毀議之重也然亦豈有八哉利與衰二焉耳利則盛不利則衰一焉耳若夫人爲政者四已爲政者二人爲政者四背譽而面稱者無他稱譽其利而已矣背毀而面議者無他毀議其衰而已矣已爲政者二樂

之皆譽而面稱者無他自樂其利而已矣苦人之背毀
而面譏者無他自苦其衰而已矣利衰者天也毀譽利
譏者人也苦樂者我也我不苦苦不樂樂風其何如哉
佛氏又以四大和合爲身以毛髮爪牙皮肉筋骨腦髓
皆色歸地唾涕膿血涎液精氣大小便利歸水煖氣歸
火獨以動靜歸風三大皆生于自然而動靜可以自主
我不動孰能動之故靜者恬然于利老而不知其衰也
然于樂困而不知其苦也毀譽滿國稱譏滿堂達如
飄風之過豈能動我靜萬分一乎四大即儒者五行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聖人之心見於書論

讀書而不見聖人之心則無爲貴讀書矣蓋聖人之心
不可見而聖人之書猶可見也以聖人之書參伍聖人
之心庶幾不可見者或如見之乎是何也心者君主之

官也神明出焉神明者固不物役而役物者也書有之
矣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
耳口役心大人天地之心也而心之精神謂之聖心曰
思思曰睿睿作聖不其然乎宋儒蔡氏之言曰聖人之
心見於書蓋爲治法言之歟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南
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是以聖人
微而順分蓋畏心焉心者中也人有中曰參無中曰西
商事曰弱三和曰疆古之聖人畏之故黃帝之言曰至
乘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堯之言曰戰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天

也聖人如化工歟化工如聖人歟化工鑄物而聖人鑄
人人可鑄心可鑄乎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知物知無物
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則不尊
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且不尊卓絕之行而驚微妙
之言乎哉榮華者後有茅聖人弗貴是也鑄鑄者也鑄
鑄而爲鑄焉則死於物而已吁茲化工之與聖人一也
歟嗟乎東觀之所載白虎之所論七畧四庫與夫包山
大酉汲冢魯壁沐浴之所未構津逮之所未通選選多
聖人之書而竊以爲皆非聖人之書也博士而如樛小
求堂文集 卷之廿一 虎

而心如柳大書皆貯焉我心如潭而聖人如月也吁斯
固泰火之所不能焚而漢金之所不能購者歟讀書者
以書見聖人則不見聖人矣非聖人不可見也劍與劍
今躍而吼火與火合則薪而傳苟無心焉則爲吼且
傳氣不足也光氣不足而書於是乎隱至小儒盜
用之以文奸言俗吏益用之以飾苟治甚之莽有金滕
之書而操有文王之言而惠卿有周禮不介之說以是
而望見聖人之心何啻南轅而思馳伊吾之北也萬不
得之數矣楊子有言欲觀聖人請觀天地易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見天地之心見聖人之心矣剝之上復之
下也曰無祗悔也聖人之心不遠不遠復也嗚呼此豈
特書也哉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故聖人之心安能至
今懸日月而映河嶽耶

識時務者惟俊傑論

古之君子敬天以自皇而已未嘗負負焉蒼黃而併於
時也蓋所謂天者豈有異議哉曰是有大命焉時則五
行之吏而已不尊天而時是務乃師吏而忘命吏者乎
周書記之大命有常小命日成人知小命而不知大命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故務日成而不務有常也嗚呼豈不弊甚矣當漢之
始衰也王氏竊之銅馬碌之隴蜀裂之是時知有工命
者止一班彪耳漢之再衰也董氏移之袁劉騎之曹氏
汨之孫氏幅之是時知有時務者止一司馬徽耳余竊
怪夫微之中智尚爲日成而不爲有常何也曰方是時
天之大命益未定矣微之所謂俊傑者二人而已一日
龐靖侯一日諸葛武侯靖侯定取劉璋三計外別無所
以展足之方而武侯指揮吳魏終不能一出而復配天
之業彼二侯者亦安在其能俊傑哉今夫世異則事變

事變則時移愚人有學射遠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已易矣不更其儀故曰有造肅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孫儀於夏殷之時則或矣有建婁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二侯之時可日成而不可以有常同一日也爲魯戈則吉爲夸逐則凶爲義御則吉爲羿射則凶故魏逐而二侯戈欲其少延而已耳魏射而二侯御欲其即安而已耳如以德操時務之漢而必欲反之孟皮王命之漢則天下無爲貴知矣人有五議曰庸人曰士人曰君子曰賢人曰聖人聖俊於賢賢

求是堂文集

卷之廿一

三

俊於君子君子俊於士士俊於庸人庸人傑則士人愚矣士人傑則君子愚矣君子不自傑而傑賢賢不自傑而傑聖如登山然動而得高聖人至矣古之言曰不能爲時四累而下儀又何望歟是以大命有常王鉄非一世之器也小命日成終身勿莫之或企請借水鏡之語試爲執骨之談靖侯早殞噓噓之音未歷崗而堂借也彼隆中卧者豈能伯仲伊呂歟人苦不自知亦曰管殺自比而已泗上之十二莫強於齊山東之五六莫弱於燕管子內政以戰則克樂生外制及敗爲功以討賊

爲侵楚之舉以輔孤爲遺燕之書義乃奮騰事非勞弗蓋蜀漢子齊弟燕之國也差不劣於管樂者得天子帝制自爲耳時乎時乎問不容髮斯以死而後已幾幾自瘁也歟且是時對上之語牀下之拜二侯加禮於爲是評者如此人則曰荆頭一死唐耳五儀之下也尚水鏡云哉時務何不可識之有莫難識者俊傑矣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萬人曰傑是百俊不如一傑傑一狐而俊千羊也然周有俊士而無傑士背僕周公亦曰強俊而漢祖曰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則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信果賢於周公歟漢之傑不逮周之俊時爲之也行有五而時有四何行五而時四也士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有漢祖之英雄而後英分如良雄分如信皆可配而吏之如豫州梟雄英畧近於高祖一時驅使之俊傑躋於二侯者幾何其何以比蹤於世祖三七之會而欲濟百六之艱哉觀有九徵士有十反人材蓋朝砥而夕瘁之亦小命日成云爾命百俊傑不如命一水鏡命十水鏡不如命一英雄大命常而小命立時乎時乎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

稱君何法法陽名生陰名然也功歸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四時之道五行之志也愚故曰德操之時務即孟皮之王命矣史自陳壽而後南北分官至達權以目世主先覺而譽鄙夫嗚呼時務不知非魯兩生則蜀兩侯皆夏蟲也斯語也亦錢米而暴殲矣古之君子尚其敬諸

君子以識爲本論

觀君子者觀其所以爲本則君子之體立而君子之用亦彰矣蓋樹之陰蔽牛而枝摩蒼旻者恃有根也水之

本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論

君子之體立而君子之用亦彰矣蓋樹之陰蔽牛而枝摩蒼旻者恃有根也水之而令名百世爲昭者恃有本也然是本也者殆不可不審慎矣爲君子而有學耶則非君子而亦能博物以自炫爲君子而有才耶則非君子而亦能創制以自雄故學有所不足稱而才有所不足尚御學而居才匪識具之人之一身內有五官外有百體無不幸於神明者何也神明識之府也天旣以神明之識畀人如明月之珠無幽不照如暗室之燭靡不形乃害僅毫末變仍尋

常遂皇惑周章畏首畏尾終日而不能決一詞所一事

者又況乎社稷安危之幾呼吸俄頃間不容髮苟無其

識其何以補天浴日而功濟蒼生哉劉劭論人物也曰

人有雄分有英分雄分不足者或意於疆場英分不足

者必習於帷幄識者英分之卓犖所謂圖王定霸止此

方寸者是也如古君子優於識者指不勝屈而九敬服

者三四人焉漢當產祿時曲逆之奇深念莫知所爲也

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附識何朗歟唐僖宗後朝

廷政尚姑息至以謙平章矣李藩遂批救曰不可且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論

出今日之無及識何捷與宋帝之初立也皆謂之

升必當審視然後朝賀蓋恐一時倉卒而搖海暗移

識何詳歟中涓爲政城社渙堅韜而出空頭勅正爲迅

雷之震若非自有說之商政府且相疑愕識何奇歟

凡此數君子者智明膽決慮遠思沉謀百世之安不

一日之小喜計四海之大不圖一己之私榮體用蔚然

君子哉

夫子之文章論

聖人之爲聖人也固不俾人一曙而企而亦未嘗遜之

乎不可知不遜之乎不可知者蓋當以淑躬而兼以迪物而已淑躬而迪物將以明之匪以幽之云也夫威儀爲定命之符言辭爲貫道之器豈得而猥爲之也哉必齋莊恭儉而本諸禮棣棣乎不可遜也溫厚和平而原諸詩藹藹乎莫之擇也凡此者固非一日之能事擬古議動以成其變化聖人自爲敦敏追琢於學而與羣彥以耳濡目染胥遊于名教之樂地者已裔裔皇皇非後世名儒所能秀擢其萬一者也子貢私論夫子而先之以文章是不以文章爲夫子之至者耳而文章在夫子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卽至矣春秋時列辟卿大夫周旋進退之間賦詩贈答之際制畫象鼎銘元宗侯以致修聘辭之大儀周官周禮莫不燦然有文以相接焉是亦文武元公爲滌唐虞鑒觀夏殷上致其隆遺訓迄茲未泯也矧夫子者聖人之後也孟僖子知之矣曰聖人有明德者不當世後必有達人其在仲尼乎蓋自獎典教親百姓遜五品越千五六百年而蔚然發於盛聖攷天文奎壁二宿值界昌平所產地圖書之府也緯書載玉麟吐書兆應聖期且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鳴呼斯豈偶然也哉行年六

十有八矣不能用之以道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也自衛反魯始叙書記禮刪詩正樂作周易十翼曰當世獲見其人後世獲讀其書庶幾其文章不沒云耳先是使商瞿筮而得旅旅然者久之曰丘也困東西南北之人也歟自筮而得賁亦旅然久之曰丘也殆舍車而徒丘罔淺淺者歟然賁之象曰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不亦善歟三辰五行賁於天三綱五常賁於人是賁也合撰天人之道也楊雄亦曰陰歛其質陽散其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文質並理萬物燦然然而得賁始天昇夫子以文章式教天下後世歟當是時七十子之徒身都六藝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皆文章之選也粵無鐫燕無函秦無虛代無弓車郭景無文章鄒魯之無文章也非無文章也夫人而能爲文章也故曰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微夫子以淑身者迪物不及此譬至矣雖然非其至也今天天日躔月耀五星列宿環衛紫宮雲漢昭回十輝地焉此殆馮相所不能司其當而保章所不能識其變者也天之文章足以盡

平不識不知而則順無聲無臭而載其天之爲天固不
在乎區區之間也不遜之乎不可知而徒測之以可知
是聖人可一略而企也亦何異修人之與天絜近也天
下無爲貴智矣

論文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旨哉余以爲
爲文也亦然欲嚴而不傷意稍放焉可也欲放而不傷
法稍嚴焉可也二者相救如雌雄劍如文武絃離之則
兩傷合之則雙美矣李珪之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則傷意也又曰見明士逢頭散帶終日酣醉此論縱橫
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此所謂太放則傷法也以
其法辭之太嚴則不識之刁斗不如李廣之易可親也
太放則汾陽之旌旗不如河陽之精可畏也雖昔足見
取勝偏而守之殆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倘能如周
禮之所稱調人兩利而俱存之殆庶幾乎吾親古人展
展亦復可悅哺歎亦復可親意邪法邪嚴放邪謹謹自
辨之

從子析家議

德翼與習魁縣曾王父而與余猶諸父行也伯祖之兄
弟盡矣余於屬近而尊習魁稱耆而物故追悼生平敦
睦之雅爲之嗚咽不已魁四十尚無息乳同胞間之孫
爲子是以猶子子爲子也猶子於律應繼而捨而子其
子以猶子齒大而子鄙易鞠也是應而愛變禮而不失
正者也以猶子繼則猶子之子皆其孫以其子繼則猶
子之別子不皆其孫不皆其孫不得後魁也而況猶子
之嫡嗣不應繼者乎魁四十五而舉一丈夫子今幸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六

十四齡矣王魁祀者非其子而誰而繼者久逮二十餘
雖非主祀而繼亦子也雖猶子之子亦既且子也魁幸
食貧憐瘠經營田積若干畝園塘屋室稱是僮婢幾十
指倉庾幾十石二子者知之同居之兄弟知之余則何
知焉按之禮徵之律揆之人情考之古義莫若三分其
貲以二畀一子以一畀其繼庶爲得乎今其子誠昏於
童氏繼亦諱昏於范氏皆士族也以女未合卺而讓平
於余族禮也族更以余屬近而尊而讓平於余余又何
敢讓焉斯議也上告我曾王父而下告我魁如有他者

願作丕刑以殛余

吳刺史傳

吳刺史繼京字兆甫休寧山人也先唐御史少微
詩與富嘉謨齊名時稱吳富體始自姑蘓遷歙州石晉
天福間處士子明再遷商山傳至宋文肅公徵中王十
朋榜進士仕至安撫使與兄國子學錄俯同以文學甲
第其家有竹洲集二十卷行世吳氏世爲商山人族聚
而裔衍文肅十二世曰柱柱生中書舍人澹公澹中子
也生於中書省故名京云少受尚書一編輒暗記總非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乃文疾苦思致溢出補博士弟子員旋入太學固名家
子從道者又多海內文學賢豪間以故學成而文日有
名萬曆乙酉年舉於京師曰計伯公車不第乃歸日以
文學爲循良必第爲邪謁選吏部受貴器令貴器介焉
山中陸子靜嘗講道於其間其說能洞豫章之望也公
生紫陽君子之鄉又領是邑喜其入境效陳仲舉未下
車徑造徐穉故事問象書院何在已久矣特命其
之訪其後奉祠事凡聖宮賢祠秩秩然枚枚然莫敢不
舉民事懸十戒教之而已曰蔡襄五誠德不及費辭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爲政廉而靜決而明久之民益信訟鮮投牒者國制順
銀傳荒政蓋日月計有膏數公以訟省不及額乃不敢
受俸錢當是時顯皇帝御極久憂東北寇縣官不充權
由澤利中瑞時出作聲勢殆藉守令輒加以不奉詔名
更無不屏攝惟願氣指使民困而譁且以從公獨與之
陳言利害辨地產有無甚悉值而不怒曲而不撓璫亦
爲之奪舍去貴族民得安無事三年考上上顯皇帝
嘉之賜璽書褒焉又一年改守德慶州州古百粵膏腴
土也非有力若賄不能得非力若賄亦不能守公獨
慨然曰茲非吾家隱之不易心地邪余老矣不能飲斯
泉矣即日拜疏乞骸骨卒得請自號知還子知還子
卽杜門不問郡邑事與同志之友劍道南會登壇講道
終年不輟然學崇誦實孝弟言行之間尺度嚴重主於
元晦輔以子靜雖涉佛老家言卒以爲偏不良於行官
於地者慕知還子爲人咸憐間延爲鄉之賓多不赴知
還子鄉人遠服賈善權數多以貲雄里中卽族姓伯仲
亦往往有之獨不屑且以緩急人子若孫百數皆教之
孝敬如石相家卒時危坐不異生平至今二十有餘年

吳商山父老莫不曰吳刺史長者云

天官氏曰人言儒效不信也踈而閑造於行今以知逆子之政觀之可謂不效邪漢之循良千有餘載不復傳矣及讀宋道學傳治郡軼事益庶幾焉時固有所樹乎學道愛人非仁心為質莫可恃矣中涓之屬於江邦也守有繆而死者不則踈而趨耳此何知仁義從容而庵之益必有故也

邪門道

邪門山中逕一道士云自白嶽而來攜二從一長而瘦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聖

骨為過露狀甚老行步蹣跚時互前卻蹣跚有最展聲一短而肥腹蟠然如斗仰而而蹙逢人輒笑步特蹣跚口或吐清氣二從盤辟道士左右不暫離道士止輒止道士食亦不食拱侍而已山中童豎逐之不怪道士而怪二從之離奇也相謔無已時道士顧笑偶長而瘠者引道士前而肥短者面渾渾跌蕩不就路道士大怒過賣瓜者取刀削其頭落地長而瘠者亦驚而踏者一足杖一脫頂葫蘆也道士以腳踢杖籬中他葫蘆清淺而去不知所之

九江紀事傳

文德翼曰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人之嗚呼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崇禎間賊猖及楚命鎮臣武昌而九江下流也設督臣制之九江之有督臣也自袁繼成始也居何北京變烈皇帝死社稷南京共主立焉立一年所楚鎮臣良玉以武昌反約繼成繼成從之列名馳檄南下兵未至九江百里許繼成故調兵入城盡守計文武大小吏夏人諫繼成不言良玉舟城下迎繼成繼成出移語半日入入半日繼成且求求是堂文集

卷之廿一

聖

出兵遂焚城掠婦女火三日夜不絕良玉驚而死繼成柁船兼進既而北兵破賊過九江追破之繼成降當是時九江文武大小吏數百死事者余得二人焉其隸九江後之而死者得一人焉一為九江衛經歷司經歷彭永春永春長沙人衛經歷開曹開攝照磨而康喜解人紛為人粗識字不雅馴於文變時大書衙門曰永春吏員吏員且十九年受朝廷恩糜粟多當死爾某從賊平日局促所為大不忠大不忠不死狗彘不食汝所言多至萬言滅漫衙門間不盡識大意如此書已歸寓

署乳朱衣呼一妻一妾子各一家人五人列待北面
拜置一盞堂中指家人曰而出乎余分應死皆伏哭曰
從爺死止止而不可死焚吾屬骨入此盞中而出家人
皆不忍仰視以次而縊永春方縊亂兵已紛入持刀撲
全屬聲口攝照磨衙經歷彭永春有金乎無無連殺我
其擁至通判廳以頭觸柱礎者三不殊又據地觸不已
乃絕兵乃召家人至曰好而主忠臣大勝袁老子乃去
一爲德化縣知縣朱華圮華圮武昌諸臺縣知而愛
人鄧林奇者繼咸中軍恃寵而暴言於門杖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生視有司畏如也華圮三子皆死於官統授判司當
麾技刺地索手板麻衣而哭之繼咸繼咸曰朱父
母欲長吏於此母以宗故駢華圮啗暗而已焚城時朴
奇以兵馳入破城獲華圮裸之令負重不從殺之儒學
蓮花池上父老有言宋有趙士隆亦諸皇孫也死九江
事畧同攷之宋史李成叛圍九江江路鈴轄士隆反
守臣姚明舜禦之城破士民號呼無殺我趙鈴轄成服
高義欲奉爲安撫士隆怒罵仰藥死一爲原瑞昌知縣
陸武昌府同知緝捕肇陳趙三薦三薦泉州人以解

尹瑞昌善捕盜盜死者數百人盜應死者率視簿塗白
圈報病狀塗黑圈報故狀無移時於其他姦猾率用是
斷而不恕人殊畏之巨盜李瘦子江西湖廣共論捕之
不獲三薦以計取湖廣撰其功抑而不賞以悞卻餉者
承差馬論罷後以盜故還之瑞昌晉同知肇陳阮武昌
路兵不敢下已聞九江變欲提鄉兵赴難盜黨聞惡而
共殺之以死

文德異曰吏何論大小永春非有軍師邦邑之事守也
華圮五月令耳袁繼咸之幕客支長仁語余曰長仁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營爲督公語德化遺民欲如岳武穆祠祠宋令壽二缺
因跪於堦督公驟問二因爲誰長仁曰一爲鄧林奇一
不知督公而熟久之三薦卽廉不知若治盜亦黃漢之
流亞云

吉僕傳

吉翁涇僕也宿松人年三十許爲人楚額結喉鵲骨盤
駱力作勤饒一間架市菽脯日納青錢五十主易薪不
懈者歷有年然在諸僕中質訥恣冥莫不侮之亦恣語
不怒壘畜人寬婦性嚴日操切之少不如晉楚且下矣

受而不聲然余力役事不呼之亦來邪許輒推以肩重弗辭也一日臺出有愚之者走白虎祠負以詛禱聞而惡之余不覺出而負白虎去如飛曰懲哉吉也九江兵變從亂家僅不下千指皆烏散散出而婦子益無所恃環走以泣曰死耳曰有吉在無恐方是時吉婦且有身麾之去曰畢命主母不暇顧若矣叩頭求耳分面藏腋間背臺婦從亂兵中奔出遇兵則左手持主母右手散簪珥與之如此者三得門以出出窘南薰梁上擁面失足湖中不浮者移時忽涸而出沒里許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一

星

主母或上或下不離背尺也卒得脫臺相向哭吉且無孺手袒而衣之居三日聞賊破瑞昌三十八騎逸而入九都家人率棲楚羅山是時太孺人同避賊吉背太孺人且背臺婦勞積而色如鷄蹠三騎一牽而步忽至山峯號跳環而向者數百人辟易也吉奮曰是不難繼若等謀於下我從上搏之且立盡余色然止之卒提一鏡綠沉以去離賊約五尺許賊矢發一貫左頰一人腰一抽面一旦穿喉猶提而斃三人餘遂擒一人使羽而歸嘆曰抵三賊命死當爲雄鬼視綠沉蓋已折衷鎮不稍

入云養瘡旬日竟死

天官氏曰嗚呼若吉也者忠勇人歟烈皇帝高爵重祿以畜督臣遇之且有禮矣一旦京師失守佐藩鎮陞累貶戍友不移時及至翼折釐委首鼠抱頭乞憐窮處以苟性命亦平日謬號爲尚節士大大會人奴之不若哉會人奴之不若哉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二

柴桑文德墓誌

文學文名遠傳

文子名遠表字駿友九江瑞昌人先家廬陵丞相伯國公後至于安遷瑞昌之九都高祖萬鍾遷紅羅曾祖謨遷郡城而名遠補弟子員仍籍瑞昌蓋自子安之遷至名遠已十一葉矣父德微省掾也年四十五始舉二子長達次遠皆少慧不似羣兒勾象時即弄筆墨欲窮載籍輒陪易人不以介意稍長遠益恢奇好言天下大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策占相風角一切術數譎詭無不學學不純師好言時亦中否半余於二子爲從父問則告曰吾家以雅道素風聞於時者數世矣遂子之行以求多於前人得無有刻鵠之譏乎聞則喟嘆立誓下鍵不履戶曰叔父歲余令甲申之禍則又奮臂齒齟陷肉曰大仇必報大言炎矣王光祿某聞而壯之薦於朝弘光中授監紀推官方是時以試補邑庠弟子皆不屈意不就業不就官越乙酉元日醉大言於市曰不四五月九江必陷人皆掩耳

竟與月日左帥以討君側爲名果陷九江方是時也

父母年俱七十且有妻有女有甥重累圍城鬻鬻中目視手束以死遠棄妻負母奔門出面身中箭如螞復入負父又奪門出且左挾甥右挾女兵忤視不殺幸俱全脫會達亦逸相負而巢於廬山無何大清取南昌以係之獬爲江南招撫使遠日夜交客行問吳楚上游咨有心者相結以死之獬大恚之誘致陽禮貌而爲悖語曰子何爲忠孝拘拘者某寧不欲全顧不得耳則仰而謫之曰公無何矣且爲大忠孝忠孝天地可乎之獬仰而謫曰何謂曰不殺人輒倪其辯而俞之遂棄去斬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黃荆襄問頗持其要領戊子新建相公挾二藩復江西遠大喜卽而揖之相公語余曰今之陸賈也談日夜不休指畫形勢猿鶴驚鸛如數一二如吞八九密授方畧以便宜授監軍道僉事令招攜於楚錄金餞之辭曰生子然以日者行則無猜金何爲余方臥寓中入拜枕下涕承睚欲潸潸滴益余以伯兄齒老不欲遠蹈高深事新建知余情並代匿之而不吾告至是始露旨云余曰勉之矣大丈夫以三寸起七尺殉安在齟齬首用事者必墳墓乎遂取道瑞昌雨中辭瑩言笑族中卒卒過典

國州將疑之日醉以酒曰此非日者必明官魚服耳
遂縛而訊之舍而置奴無然取佩刀來自割禱出符驗
吾固大明官也譁而縛郵武昌督撫欲屈之不跪曰名
達文丞相之孫姜丞相之客一死榮矣遂遇害楚人
有知達者目擊潛爲之殮新建開大痛曰吾不聽子以
負賢語余則謹謝曰先生成之矣相與感感泣旬月而
兄達乃自齊豫客歸

文德翼曰隴西之李名甲天下自陵一降而人耻言隴
西則其二蔡其一京後也然人皆宗焉明豈非其人也
國華手若名達也者縮縮守樸學列高第取卿相拜忠
烈之墓有惠容焉今若是鴈門其不衰矣嗚呼

長明禪師傳

長明禪師名玄明神州赤縣人也家夢古瑤璃光王儲
裔居遂生師師生輒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我昱乎晝
夜遠近望產室有異光奔視見師瞿然敬禮長歷五嶽
名山以至海嶠湖曲一葉之菴五華之苑莫不現身說
法會下人人徹去如獲衣珠如見指月上堂會麼不是
石火耀天輝地不是電光亘古亘今老僧從性海空明

中拈一莖艸燃着星星子莫生空花翳人眼目師僧彈
指共發光明若利那失手便千年暗室去也珍重噯一
噯下座又曰焚木佛取舍利非老僧不可僧口和尚看
取替毛師曰會麼截取老僧頭去燒卻須看山也僧問
叅僧遷後向何處去師曰向老僧三昧中去僧問先照
後用先用後照師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照用甚麼領
口醬菜空山蠟撲華冷院蛾輪回生死海性相竟無他
師一登壇凡震旦伽藍同日各有一師登壇一切天龍
山鬼比丘大士狗子貓兒蚯蚓蝦蟆以及淨瓶露柱拂
求法堂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子塵尾磬板鐘椎師攝入大光明中具足佛性內外洞
然師曰衆生業識反照卽已回光惟盲人無始以來無
明淺重于佛出世亦不能度老僧下一轉語得麼不須
火侯自有金針師誓住世千年至今猶在朝夕放參如
轉日月輪云

太乙峯山主曰余讀五燈會元而知傳燈者非燈也大
荒之外蓋有油海悞燕一星天地枯裂求辨海油具是
熱性具是濕性二性和合始發光明五燈雜採翻成畱
塞若法朗師者可謂明眼人矣試與諸方共奉之

寒集傳

瑞昌泰山之麓有寒婆壘蓋神物云父老傳神畏寒過
是山者必拾薪貽之薪積陵上所從來遠矣問其故曰
不貽以薪脚力軟或曰以薪爲禱輒獲利或曰薪卜知
吉凶擲而立者吉顛者否臥者吉面半或曰夢人祈薪
或曰降於山以薪爲舞或曰婆姓韓或曰非也婆孀而
寒死文子曰噫古之名婦人者冰雪秋水積玉皎月竹
瘦梅娟霜清風冷皆寒也然要洞房曲閣繡榻重茵浴
溫泉之湯臥煖玉之枕曳火浣之帛佩辟寒之珠坐倚
求星堂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席出同登陽談方薰宵行亦熱詞傳主邸賦到宮門如
其不然長信晝掩灑陵春愁紅葉空流園扇不舞寒有
甚焉葢不知鄰姐善釀老頰長紅山婦勤棧殘燈如碧
志和之婢添錫樵青元亮之妻何慚擁絮寒雖不禁殆
無屏焉日者避亂家山太安人席帽雨中濡衣潤底茲
神厚貨獲等純殿自秋徂冬余衣重葛妻挾單衿假被
從甥外中四幅臂臥不掩心冷猶灰天公之箋一縷猶
番介山之食千日皆寒安敢貪和阿婆哉感而爲之傳
作迎神曲三章北風吹我兮聊燕我薪樵者贈兮重之

以行人日蒸爲螢分雨積爲燐婆之下兮雲旗雨旌寒
莫與京兮于斯萬年朝黑鳥燠兮赤狐收眠誰爲溫室
兮召神君兮我前吁嗟婆兮社鼓田田泰山狄啼兮秦
溪魚泣持枯株兮將陳乞婆不寒兮女衣婆不饑兮兒
食無因人熱兮俾余顛躓婆之來兮鳩媒占漢臘兮今
收

陳石莊先生傳

石莊先生姓陳氏名弘緒字士業南京兵部尚書清襄
公道亨子江西新建人也清襄有二子士業士言人比
求星堂文集 卷之十二 六

之二方士業賦性警敏少而好學與同郡劉斯陞余正
垣鄧履右徐世溥萬時華曰佳諸子友善四方知名士
莫不延致其家家集書萬卷兄弟朋友日夜講習其中
清襄雖大官乎然素廉以好書好客故家益貧岸然不
顧也治制義博大醇雅師邵文潔海內咸尊爲豫章派
放爲古文辭則渾渾浩浩規則廬陵南豐之間而自益
以精悍之氣詩頗發己意氣象高峻大類昌黎爲人表
坊以師儒自任後學從游復樂易可親至愛時憫俗額
危難若不可朝夕言危辭厲貴倨多掩耳欲走因而枝

忌之始以諸生父任例得京朝官顧第士言曰君恩也受之已而曰嗟乎今豈能任李文饒呂晦叔乎終當以科名自奮耳卒不一遇主司聞亦多引咎方是時瑞禍後益賊半天下天子勵精求治恐野有遺賢特詔薦舉都御史劉宗祥首以其名上士業怡然曰縱不能望伊川經筵橫席或如近日吳汝弼鄧元錫故事賜一官歸講學著書亦足以報國矣疆場多事竟除刺晉州晉近畿輔實邇邊陲素無守禦備受任急修繕九芻粟戈矛火藥三月粗具而晉圍矣登陴死守激民以忠義凡七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七

晝夜攻不能下乃解時眞定屬邑多殘命閭閻劉字亮出督師以晉全欲移師入晉城坐拒不聽疏奏全遣緹騎逮晉民如狂哭闕下訟其保城功得釋猶以閭閻體故謫湖州經歷署長興孝豐疲小邑宿逋立清改知舒城舒巖邑也大姓難治有濮氏者與巡按御史故假勢以私于州縣獨持不一聽憾之遂爲所論罷性固不屈外吏三歲三改官益不樂且堅臥西山吏部尚書鄭公三俊明號知人強起安廬監軍推官而天下事已不可爲矣甲申賊破京師慟哭幾死南中立君給事中馬嘉

植以史才薦值馬士英用事招揀逆黨摧殘善類拒而不就歸廬墓山中山中盜起移居章江上惟韓朱遺民錄賦江城懷古詩以見志今中丞蔡公制府張公聞其名先後禮遇不可屈祇應命修南昌郡志五十卷而已其他監司守丞以下請教式廬者無虛日談乘書論稼穡外一不及私人愈重之至以贊求文皆立脫手應之人人豫悅以去徵病咽乙己三月五日端坐卒年六十有九第士言以某部郎先卒于三淙澍澗一天一幼惟澍隸於郡篤孝幾毀文行能世其家士業所著書行與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八

未行者有石莊集恒山存菴寒崖集鴻柄編書周易備考詩經羣義尚書廣錄山房藏書跋江城名蹟記晤齋詩荷鋤雜志病榻剩語剩語則末後禪喜云同學柴桑文德翼曰士業之才有爲之才也而時不可爲士業之學有用之學也而位不得用可勝悼哉學者以所居石莊稱石莊先生此陳述古所居古靈村稱古靈先生也然迹古靈雖不遇罷知陳州畧相似時尚全盛有大君子如司馬韓范輩相援引學與才尚有以聞見於世即退而與陳烈趙穆諸同志講道不失爲太平

遺老士業晚年兄弟朋友零落殆盡而大臣知己者冬
殉國難以死歌歌氣填不下膺抱遺書而卒無所發憤
以他適嗚呼可哀也已

明文林郎全體源先生傳

體源先生名登榜字任之越之山陰人先世本姓劉唐
末避吳越武肅王嫌名遂更爲金氏金于山陰爲大族
以科第起家稱廬仕者多有其人惟先生曾王父王父
父三世隱德載於家乘少從事諸生意亦欲仕性至孝
因父老兄伯遠服員仲方技遊京師遂棄去代爲家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九

內外大小事罔弗治以善養二人得其惟心至遂終盡
禮竭其家之所有祭而豐終身焉伯以質樸與仲共衣
食無間者殆二十年鄉里高之凡事泯琴膠結忿爭而
不可釋者莫不向先生質成聞一語輒心動如水渙然
釋也因此其人如南陽高文通平原王彥方自傷末俗
益偷家法不立無以風鄉里意欲做范希文朱元晦二
賢義學義田社倉法而力不逮每語其子曰汝貴勿忘
也鄉里推司賑政躬親激勸殷戶樂輸全活者千萬人
人人稱便存司刑爲成法至今性豪爽坦易喜飲酒與

親故昵昵不休遇塗人相識者雖敝衣網身必拱揖問
訊卽賦獲下賤咸善遇之間聞內有梗楚聲輒太息不
食仁慈類如此然與族黨富貴人言苟不合便義形於
色必規正之乃止常有恩於某夫婦欲以非道報劉法
而去亦秘不與人言平居慨然已不獲以文學顯素師
叔氏宿解習爲獨行君子卽延教其子廷詔詔補弟子
員聞越人文著於一時者章子之陸夏命受業焉先生
一至學舍必衣冠謁敬卽擁篲卻掃糞除庖廡無不周
日以爲程廷詔已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先時家貧落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無立錫地獨急救子有私姍笑之者至是乃服先生之
教成且感嘆敬師之報也至甲申國變泣然流涕者累
月詔且謁選得令領縣賴爲度附郭正用兵地先生愀
然曰子行矣惟慈廉爲民父母卽不失吾子耳乙酉至
虔省其治行喜見于邑聞甯都戒嚴十日卽治裝歸詔
送至儲潭復愀然曰子行矣天下多事虔終不守惟忠
節爲臣母以余故亂方寸歸傍國事又念子之必死事
也丙戌七月遂卒得年五十有四廷詔方以尉邑最晉
司封而前覃恩先生且封文林郎如子官妻陳及繼盛

稱太儒人矣司封亦遂賦遂初歸謀終養道路不得通
丁亥艱辛抵里已不及見矣子二長廷詔出爲伯兄後
次卽司封也體源蓋先生自號云

柴桑里人曰人之聲施後世者必文章瑰偉勢位舉重
而後可則古之獨行傳何以述焉先生孝友天性人爭
模楷焉少遊所謂鄉里稱善人是亦足矣非耶然余尤
敬先生以天性之愛而當存亡危急之秋訓以守官勿
復念己視陳萬年之教調者豈可爲道里耶人而嘆先
進之風不可及此猶耳濡目染如昨日事後人誰復道
式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十二

之嗚呼仁山文安公世純孝得庭門又爲師何基王栢
制服以德祐施功卽而卒於大德中與先生行事遭逢
絕相類此殆關于門風歟

張平遠夢珠傳

崇禎皇帝登極大選天下士江左張庶常溥江右陳大
行際泰合十五國之在選中者講齒而刊錄焉則夢珠
張公與余固齊年也公沒于崇禎之癸未幸不見國變
以後事沒後二十又二年余始與公之仲子戡同客于
擬峴臺戡乃稽首出公之行狀請作私傳于余余以所

年之義不可辭乃理其狀而序之曰公富有經學施於
文章爲人孝友好節行而爲政則本於仁恕君子也誠
可以傳後不疑公名元徵生時母夢龍啣一珠授之故
字夢珠始海寧蒼山里人高祖勤始遷仁和遂世居仁
和勤生明經公璉璉生隱士文象文象生文學繼周公
繼勝之子也早歲喪母從父學於遠鄉生而穎異復折
節讀書每至判夜文名呼噪起人競欲借之父愛之不
輕許同郡陳力伯子上舍植矩亦奇愛其女見公人及
文乃卒伯之稱嘉耦云公爲諸生時治經尤精于周易
求光堂文集 卷之十二 十二

周易名家如豫章劉公一垠山陰張公伯樞武林楊公
廷筠陸公振祺張公衍諸家易說皆公參訂成書然文
章日益有名北面受業者日益衆胡光祿來朝蔡中丞
懋德理杭時先後延居西席劉公一垠開府浙西亦延
居西席于三公通家往來終其身敬禮之信其公一私
謁也公因諸生中數十年始以覃恩得選選先同考試
官朱公光祚張公維樞薦于省闈選後同考試官張公
鼎延薦于京闈皆格于數京闈之役主司遂山方閣老
逢年也方素極服膺公及拆副卷而嘆曰嗟乎某生平

喜讀夢珠易義不措手乃竟坐冬烘乎然公雖數奇內
行敦篤事父孝父卒父從兄翁繼周維周老而無子悉
迎養之至季父承周第元勳皆曲有恩禮族之未莖者
十餘喪他如婚嫁之不給率以一諸生館穀之資成之
其孝友如此未遑前一年妻卒喪可以除矣而弗除也
曰內子能養吾無母之老父不忍忘事詳文文端公陳
儒人墓志銘中然公客于理署時理有疑獄有不知名
人殺指揮使而誣指陳王陽太史之子某理執法甚堅
公陰爲解之太史久而乃知也造公謝公謝無有客吳
式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一

時適通瑞嶠古建周御史宗建公犯縱騎不測之威排
闥而入喧之且致書武林士民舉簾閣下醺金以救事
雖未即舉而義烈已震于東南矣其節行又卓犖類如
是也公卒困諸生年且六十以一明經老矣俯首就選
待令平遠五嶺平遠獨在萬山中西北豫閩犬牙相錯
奸宄藏匿叢箐與海島舳舻主遙爲聲援公患之適粵帥
請以程平兩邑割數里增邑曰鎮平九城濠官舍學宮
舍社皆公董其成由是邑得無患日興學博士諸弟子
員講經課義故建泮水橋門有豈弟之誦焉清淨爲理

不以催科巧而民朴卒無後期者至于筮楚常懸而不
用也歲時伏臘省視獄囚之洗浴薦席以慰藉之囚有
繫十年而無佐證者立縱之平邑素不產鵲鵲忽向獄
噪邑爭異之有賴并督賊不中程御史呵之遂誣列稍
鄉農以塞責公爭之不得憤識之日錄曰以他人性命
全自己功名賴無賴矣公仁恕蓋其天性然也將考成
中忌者遂賦歸來小築西湖上同里高逸徐公行恕嚴
公武順李公猶龍輩賦詩飲酒怡然忘世焉客遊婺州
遂沒于東陽僧舍實門人盧氏兄弟侍湯藥不倦云年
求堂文集 卷之十二 十四

七十子哉及伯子廷泰皆行文能世其家
同年生文德翼論曰昔張翰因秋風起輒思葦菜鱸膾
浩然而歸說者以翰明能照前知可防後逆知永嘉之
不競有託而逃焉者也嗚呼夢珠歸未數年而卒卒一
年而國且變矣豈翰之苗裔耶何其明智之似也不然
以夢珠之大名茲退難矣嗚呼豈不善始善終哉

學博樂鈞鈞傳

柴桑文德翼曰少讀昌國君報燕王書曰臣不佞素奉
教于君子矣君所稱君子者燕趙君子耶齊魯君子耶

抑山澤之隱君子耶方黃金築堂昭王固非以義市也士之喜功名慕財賄者率趨之恐後而君獨以智勇下齊七十餘城以報燕之宿憾後王不察竄身異國不敢因以爲利一言徵君子其能凜然稱述之耶徵奉教于君子其能所行與所言不相背負耶余客南州與樂生嗣芳同邸舍賦而察之才氣過人而倏然有以自下然而與之談陳義甚高詢其先世則昌國之苗裔也朝夕誦曰芳不肖先子數奇不得一當然生平幸不見屏于君子先生文章世多重之得藉篇章以傳于後先子不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七五

朽芳亦且不朽余笑而未之應請益力乃以其狀讀之曰法書可也公諱應咸表字幼鈞先世盱眙人佐高皇帝定天下官萬戶侯於南昌衛至十世孫祖同繼同先後舉於鄉祖同令高要繼同守岳州于萬曆間號爲循良清白吏公太守第六子也少有聲庠序辛酉己登賢書而僥失之役因不得志放詩酒自豪不事家人生產又性好施予見困窮者輒解衣推食不惜以故家日落而鄉閭爭稱爲長者南州萬吉人虔州楊維節二先生君子人也素慎交遊少許可獨睭就公維節在陪京六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六

館時士出門下者皆氣節瑯瑯幾近漢太學與朝廷爭譽矣而公以俠稱互相唱和不置吉人司理承天招公道故寓于吉人門生楊進士文薦園中後文薦從吉人督師虔州功業不就江西幕府選執之公周旋非所計脫之出不幸物故命子芳如禮歛塋人卒無知者晚年署寧都諭與諸生詩酒往還雖肺修弗問也寧都近維節鄉生勞往奠徐孺子之於江夏不是過也嗚呼非君子其能斤斤如是耶非素受教于萬楊諸君子其能斤斤如是而訓子守而勿替如是耶余又聞其配楊孺人燕山方伯之孫與公相敬如梁孟公與外家世好如雷陳于是而信昌國君之卜世遠也世近益倫平居相盟誓皎如白日朗如清江生死利害夾不相負未幾事更益無一髮之重損亦無一毛之輕稍一改面等于行路若厲病相緣疾走以避惟恐其株連蔓及甚至告密以自脫者往往然也聞樂公耻不入君子之黨之風亦少愧矣于是而信昌國君之卜世遠也

俞雲君文學傳

杭州故宋都也余嘗登吳山指顧若陳東張觀之徒昌

言于前而謝翔方鳳吳思齊之徒悲歌于後士氣何其
隆歟今之杭古之杭也宜有偶儻非常之士以孤行癖
性聲施于來世者恨去吳越久邈然亡聞也因客昭武
交俞子掌天風氣適然因出其大人行實視余欲作一
私傳以藏于家余固信杭之宜有斯士也俞君名龍友
字雲君杭之仁和人少孤撫于祖父無技公而後于伯
祖父庶虞公庶虞公錢孺人貞而慈撫其父以及君君
兩支孝養人以爲難云然君性高邁不問家人生產好
讀書著古文辭詩歌率自出胸臆不肯蹈襲人亦不屑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七

屑聲律性喜朋友所交皆一時知名士曠然以古之英
傑自期絕不假春華而生羽毛互相聲生勢長貧交綏
急脫手相贈遺旋復念憶至有不當于心輒掉頭去不
一顧惜間命酒孤酌終夜弄影忽起大呼叫村盜聞之
驚散去故時多目以爲狂卒以諸生困不偶至世事忤
錯益尙得不得竟成心疾然作詩詩不知所指頗自矜
欲人釘壁上反覆觀之疾亦少已置別業西谿剪竹栽
梅始有終焉之意與同志鼓枻蘆中把杯樹下致足樂
也又因盜掘所有以往遂蕭然反城居手注南華而已

雖朋友往還不絕而疾已劇矣卒年僅遠強仕致君生
平無一不可以告人而煩冤離憂不忍告人而人信其
志潔而行高者以不告告也君師金孔賓友吳岱觀朱
全古鄧左名鍾逸人葉來甫田我開查辛降章洪上陳
元倚胤倚嚴子岸子閔子餐兄弟其避跡西谿也又友
韓聖秋許天儀丘海石宋其武孫嘉客查聲止周鄧山
多君子云當是時海內門牆高峻者越州劉念臺漳門
黃石齋兩先生爲最君以一諸生後輩上書論天下大
計兩先生應答如響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嗚呼君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七

上書過于陳張之激而不必以其激爲罪君之難詠
于謝吳之悲而不必以其悲爲名世固有能辨之者
朱桑里人曰語有之鼓無與于音而音弗得不和水無
與于味而味弗得不調朋友無與于倫而倫弗得不理
俞君雖賢得諸君子而益著

倪舜平先生傳

倪舜平不知其名以字行山陰人也隱於方技年四十
二無子弘光元年五月金陵失守窮難疑之令下舜平
曰余不願生乃市走甕二擇郭外高爽地掘土淺徑丈

仰薨一於土中告親友曰某日余將活埋於此衆大駭之及期隨而出郭者數千人觀其所爲沐浴衣冠已北而拜又東面拜其家祖考笑而拱揖送者曰余辭矣端坐薨中命一人以一薨俯之衆有勸者有笑者有哭者有呼者有拜者有頂香者有頌佛者有不忍視而徑歸者有後至奔而視之者有不得前但聞而太息者有酒漿生祭之者辭平不一問但促覆薨而已移時乃忍覆之薨上下合猶從薨中語曰近左肘者微隙幸善泥封之衆於是大哭而畢其事越十年乙未里人金吏部廷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十九

詔始醢錢豎碑於其處曰有明倪舜平先生之墓

崇桑里人曰越州倪文正公尚己又得舜平焉視古之寢車土室不更異哉嗚呼人孰不死先生猶生

畫網巾先生傳

福建建寧城初破有一士不薙髮而網巾以冠兵執以告帥帥諭之薙髮則生不薙則死乃脫其網巾而將代薙之大呼曰頭可斷髮不可斷也帥怒而且刑之密諭吏曰如肯薙且勿殺至市命吏曰試爲我取筆來筆至問何所爲曰衣冠固中華制代代有之惟網巾朔自洪

武年間不可以亡而死取筆細書之已成又照於渠水曰汝速殺吏且笑且嘆馳報其帥帥怒而卒殺之越數月有仙降于此者詩多悲憤自署曰畫網巾先生客曰先生何姓名請書以傳後世復署曰姓名不足傳傳畫網巾先生足矣余年侄西陵張晉侯云

崇桑里人曰天下變故死于鋒鏑者何可勝數姓名要無足傳若先生者己能易簣結纓于生死之一呼吸間豈必問姓名始識其賢哉

嘉禾周振安道人傳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二十

燈巖子曰員嶠海上傳多不死之禽方水洲中不乏長生之藥慨性非金石難俟河清情癖山林安希石爛是以老聃受吊明載蒙莊黃帝成陵久留腐史喜談鶴化來自遼東爭誇驚迎降從嵩少珠撤蔡經之米斧銷王質之柯言似鑿空事寧職實然而上清金闕自集忠孝之魂新築玉樓何飛愚懂之內乃亦有淮陽李珣名列洞天建鄴卮謙尸浮星路身亦不離白屋術原無異丹房行可信入道不誣世達達有卓然可述者近得周道人事異之道人名復賢字振安吉吳農家子也材無異

質性有樸誠知自不欺幸靈何妨守麥長倫無樂王烈
自解食館因從祝主別幽園度爲弟子居市曹廟廟建
自宋景定歐隱宴居喧呼桓室依繡州之上郡坐映霞
城抱錦帶之靈河庭連雪塢至有明正統賴項襄教與
省吾道士爾松月之軒師范希文同漁莊先生作石泉
之友太清仙吏倫賦新詩長白真人亦留舊識師祖顧
疑奄以周爲晁王之胤自解吹簫賢是羽士之雄相憐
贈劍木錐備苦蔬茹恒甘隱几六虛離男坎女閉關三
載金丹木公早吃空而雨隨妖畫戶而雷擊遇異客于
山陰道上授以淨明玄功來仙者于洪都觀中題稱夜
半紅日故驄馬撒下有德重黃冠之文而熊軾樓懸兼
功奉碧落之句張真人顯庸見而賞之夏市曹爲靈觀
如畜扶桑易松月爲雷壇若藏霄靈歲當丁酉守尚庚
申一夜星輝三秋月滿呂洞賓逸人冷然而至贈以詩
曰綠繞烟雲透碧空爐中丹藥色呈紅他年松籟聞天
外今日苔痕被月封劍淬玄元知不老訣從罡斗步先
東三千迢遞蓬萊路八百須臾闕苑風然復賢亦不自
神也功行益勤願惟利物神理彌靜道可以身乙己蛇

龍賢稱厄歲己丑牛女仙錫巧時忽自書曰清淨玄功
二十春蒲團時聽虎龍吟不知有作終歸幻及至無爲
始是真復書曰淨明祖師令我玄通界證果明午當赴
召沐浴如時坐逝年五十有九云嗚呼青姑白姑思生
于宮文解武解患惟有身譚生杖邊何必高雲似蓋司
馬額上不須小日如錢若周道人者可謂蟬蛻塵垢之
表鴻寥寥廓之間者矣
燈巖子曰鶴識堯年鹿題漢曆齊桓載盟而窺鼎姬旦
負宸而錫珪非不死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耳善乎陶
隱居之言曰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是人是物
形神若離是靈是鬼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
道所依不然子晉元無壽色太史先占冀生竟歿天年
老人竊嘆周道人杖鄉未及舟壑潛移何異乎爾異其
掛冠雲上脫屣風前來去蕭條死生倏忽不樂不怖漸
近自然耳
張長史曰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
然今僧不稱道人類以道人歸黃冠云
延僊處士傳

延懽處士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名好與人懽
爭稱延懽處士余少見之面輒赤數十見之面輒數十
赤數百見之面輒數百赤一日強就余余頭且岑岑眩
心如搖旌面赤猶故因自悔曰與處士接席未嘗狎亦
嘗忤何至累累別時不至變色不止人生交道固當如
是耶遂立意絕之然親友間周旋處士必在終不可絕
默然相對幸而不赤面者蓋亦無幾矣壯舉於鄉舉於
南宮天子錫宴處士且儼然賓席拜而坐之拜而起之
慄慄敬忌面幸不至一赤及與縉紳先生游優俳雜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處士旅進旅退赤增面焉每欲相迫惡之甚厭之甚私
覆處士于几案間左右皆匿笑主人亦莫之見也自大
兵之後更遭兩年浮陽斗米五千莫肯致處士于家不
見者近年矣偶適歷陵訪故友遇處士在懽甚已而大
嘔擁被臥者旬日乃畏處士不敢與通一夜隆冬大雪
肌生粟額細君曰幸接處士一談婢子報曰昔者公患
余懊嘆久之乃寢越翼日隣忽送處士至喜曰公公恙
耶公近隱于賣漿者家耶乃相與傾倒無何仍赤面相
別去然余面每赤少卽如初自愧渠縱言不爲卿面計

我亦獨何悻悻弗少容忍徒供他人齒冷耶老客西陵
主高陽苗裔家嚴子陵子夏五至中秋處士時時在座
與之親暱者十旬矣衰憊至不能久對每先臥去聞處
士與諸公紛呶聲不絕臥不得熟私憶酷暑醉處士幻
術中久得不爲我害耶然亦卒無他始信處士尚可爲
耐久朋因載舟中與同歸誓終身卽不無赤面絕不至
相惡云

補堂先生曰古有千金而買笑者矣余家無中人產豈
能近婦人哉處士捫腹如斗風味清和三百青鉄便可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致之甚易與也語云情隨年少歡因境多豈不然哉豈
不然哉

聊延數日清懽淵明語也余性不能飲故人子食十
旬聚首輒懽以酒日有升許約且一石矣似古人之
能飲者莫余過也因戲爲延懽處士傳以別之攷古
人唐英之陸誥傳劉跋之王友傳孫作之甘澄傳秦
觀之清和傳楊維禎之麴生傳莫不曲立姓名繆通
出處辭雖瑰瑋義亦支離余一切掃之祇述與處士
交之淺淺處士傳而余之不勝杯勺之態亦傳矣補

堂德翼自識

喚鍊道人傳

東林禪師寂融自真號喚鍊道人喚鍊者太白山隱士郭退夫名休者號也道人欲休耶退耶惟鍊鬼神不欺附籠且畏之猶且舍之喚鍊何如喚釋迦耶喚慈氏耶余不得而知也道人齊安王氏子生五歲父母恐不永年寄名寒溪寺道人曰寄名可脫死籍耶因病疽學尊引衍獲痊年十二從學舍見金剛決疑心經注解中有略前忽後語疑之不已偶有省更市禪書熟讀志決披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樂矣適大柳和尚募緣齊安道人一見敬仰問和尚何往荅曰廬山遂同中表自靈上人私行至潯陽問得廬山路至東林門佇立大柳和尚瞥見曰子非王居士子歟何以至此曰特來出家和尚留之三年乃薙髮時東林戒嚴弟子千人皆漸散去唯道人與和尚所生子寂能依之不離左右時密雲老人離龍池欲往大瀉過東林止息凡兩月教道人掃葉立門導引術泰父母未生話六日忽悟得瞻前忽後語是面孔上無位真人老人亭之云莫捨方得穩道人由是不臥者七年閉關緝藏

者二次爰襄大柳和尚造淨業堂左右禪堂上方下方

殿神運殿文殊閣龍泉精舍漱石亭先後幾五十年費

不啻數萬又同楊司馬造圓通夜話亭老而臥一小舍

曰有為功德如土羹也欲少味矣道人性偏強海內濟

洞兩宗龍象錯出獨落落多惟少可即門下泰方付法

者達達不絕道人視如蹇兔不甚禮之獨狎與余遊喜

余文章輯廬山東林接存四卷東林近集一卷皆屬余

序之今年歲在癸卯秋九月余過東林敬曰公言施多

矣夏為本師大柳和尚撰一塔銘為老僧作一小傳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十年知交末後梅檀施無量矣余欣然許諾兒子行達冬十一月過東林師復促之時在陶村小築之餘向呵嚀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座下經行乃縱筆疾書以報道人道人瘦削長髯如雪山喬荅摩像云余又聞印度呼鍊為盧呼盧呼三指許可易珠寶十倍道人盧呼佛耶且戲之曰但恐不是鍊是鍊也太奇

嚴太孺人傳

太孺人武林江氏也大父禮部巨石公父叔洪公以文學與禹航嚴氏忍公為筆研友稱莫逆適忍公喪其妻

命遂以歸之年纔十有五耳後生子沆渤自爲婦爲母
爲王母爲曾王母載五十有七年以沆封太孺人卒稱
太孺人云忍公太常公中子兄弟三人皆名士也時失
太常已久嫡母及生母俱沒矣太孺人結褵之夕秉燭
不寐絮語刺刺不休大指曰余家孝友家如一體兄若
弟一心卿年少幸龜勉相成太孺人唯唯具以先世所
行應答如響也時慈母李聞而喜之慈母亦嚴之賢母
也故生事之邑養唯謹歿執喪三年不替云太常行清
白產比中人忍公好客與海內獻酬久且棄去舉子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七

入禪侶山水間無不問家人生產晚更遭世亂弄潢伏
莽所在都有竄避遂徙不常厥邑太孺人自始歸以及
耆年典簪珥貨裙襦以充葢鹽酒醴糜粥餅餌之供至
熨襦度履針神爲備上褒夫子下育孺子賓著僅七帙
拂拂十指中出也勤瘁拮据于斯極矣能讀書于古今
多所貫串追踪鹿車偕隱之風後以子貴素業不改沆
當刑垣曰汝職封駁宜體欽卹至意勿枉人至與當塗
語必垣聽之曰見爲生民利病乎孫榮樽同時選館閣
策司馬輒嘆曰物忌太盛惟忠孝無驕佚則家國俱肥

也又撫諸孫曰人生衣食非易願汝曹念祖父艱難不
顧汝曹矜華鬪靡汚我眼目知大義類如此然性極仁
孝慈祥生姑之內孫女如其母慈姑之外孫女如其母
婦氏之子若女亦如其母姪津之女若幼女亦無不如
其母家婦王繼家婦徐故子渤亦故其遺子女亦無不
以王母如其母也太孺人從東征復西眺良辰佳序象
服板輿徜徉于郡西湖邑南湖之間者一紀視者年前
爲暇豫先時同忍公從雲棲老人學淨住鷄鳴輒持經
咒倡佛號終身不輟無疾而逝大聲曰觀音菩薩來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太孺人固不以富貴暇豫者也
石室老人曰婦之相夫臣之相君無二道也余讀唐書
至姚元之宣麻之始與開元皇帝十事應答如響也未
嘗不掩卷而嘆曰嗟乎是豈挾持浮說非其質者比乎
嚴太孺人之賢於其結褵之夕信之矣

名宦傳

劉公仁宅華容人永樂庚子舉人宣德間爲瑞昌令廉
靜寡欲邑河不遠城公疏而導之民多利賴公入覲同
邑人令高安者姓嚴皆楊文定薄同鄉也楊道价嗣之

報曰嚴富貴雅稱官劉葉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文定心識之往謁慶嚴幣公具茗一袋蜜一缶嘉納焉旋推御史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除歲同院各具一肉一蔬豆酒一壺公惟一枯魚而已文定展墓歸里過華容造馬問其子曰汝父在否曰在京師汝母安在曰磨麵隣家去矣徑省其寢牀上蕭然一無所有喟喟曰所操如是可稱御史矣後公聞之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瑞昌人懷之至今子即忠宣公大夏云

蕭公上達汚陽人以舉人天啟間令德化清慎慈和民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愛樂之是時瑞昭有司爭獻諛建祠頌德公獨持不報檄撤各書院令其屬亦緩之以得全然性好文課部下士甚勤所拔士無不知名爭稱其能知人云蔬食供佛視一切世味泊如也

趙公三薦全州人以舉第一人崇禎間令瑞昌爲人嚴毅才智洞達民隱悉知邑洪上多盜公察其老于盜而反厥良者禮致之俾爲約長以督盜盜無不就縛逃之千里外隱匿勢力家無不破柱發屋取以來毋畏視獄簿以硃圈其名詰朝必報病狀再圈之則詰朝報故狀

人更其真盜幾數百人不禮漕院承差失官地方紳士請復任之以備流賊無何陟肇陳同知卒殉難云

崔公掄奇字正誼夏邑人以進士官兵部郎中順治間來權九江關爲人高邁雅好文章日與諸士唱課動拔其尤當是時卒更踐上下江皆取民間船以濟商估寂寥公泊然不卹也課缺稱貸銷飲具以補之一不置日都時火災每戶輒賑米石助之錢貝如是者多至三千金見濂溪書院圯立新之復于烟水亭構一樓以祀古賢日觴咏其中勒碑記其事風雅偉度前此未觀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葉公朝榮福清人萬曆間以選貢通判九江府事廉靖而敏于政日詔諸生有名者與其子課誦于高齋齊忽產紫芝因以紫芝類其堂焉署德安暨瑞昌篆皆爲諏善地遷其學宮士益蒸蒸起愛人多惠政往往有像尸祝之其子卽相國文莊公向高爲正人領袖云

于公樹勳金壇人名宦司李孔兼之從孫也天啟間以明經爲九江府學教授公勤于課士不受貧士贄且以俸周給之日設酒醴招致高士名人咏歌以自樂命家人賈一莊得錢五百千修學宮堂廡之圯者開蓮花池

前地斥去民居樹大屏垣至今巋然猶在公遷令去郡學以故科名特盛他時云

陶公承學號方塘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守徽州最有聲陟副使視兵九江方公之至也頓賦流劫臨吉茂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倭擾公大治兵湖口防其突遇遭議事安慶還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遂麾舟而戰而薄之賊矢及所坐舟緣斷帆解勢將遁我師射賊亦隨舟逐盡殲之捷報資白金若干當急時公令人懷關防置船尾以防不虞而已端坐督戰愈厲袁三於寇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中最高劇諸將屢討不得至是始平焉陞湖廣叅政以去守巡道於常俸外制有廩給公第日取蔬肉而已九江發時積藏至數百金公拒不肯受請者曰此法應受也曰御城惡矣易緒諸及工竣郡人爲碑以紀其事仕至太司冠子望齡即石簪宗伯實生于九江署中

周應期永嘉人以進士分巡九江道爲人廉靖雅持大體不好察察愛民教士教化爲先在治五年軍安於伍兵安於營農安於野商安於市訟獄無煩苛盜賊無竊發當時號稱善治以陟去懷思不忘云

呂大器蜀人以進士總督江楚駐節九江先時總兵官左良玉避賊鋒遁江上以病自託楚撫王揚基入臥相省視之良玉令鼓婢媵脚僮蹇自若也公至不即起謂命子孟庚代叅故吐臺公三叱之下莊語之曰而父病乎軍事不可曠營中有曉事能代而父任者以名來良玉不得已取旗鼓遊擊盧鼎報公即欲疏鼎以代之良玉聞大怒時已晉寧南侯矣南太司馬史可法寄語公曰文武幸降意相和乃惠以一詩扇後書東川老人四字而已曰渠得此已足矣朝議改督袁繼咸公乃陞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去

葉士彥舉人以進士叅閣部督師吳姓軍督師罷江西在朝者公請之來巡九江下車歲除矣日夜偵視城內外所轄通吳楚凡隧道險要莫不嚴備即堵舖守宿卒多少去來莫不悉知小猾巨奸皆屏息逃去方是時總兵左良玉解臥九江圖斷江路不通薪炭俱絕公密與宴會陳大義用微權不一月良玉遂起營還武昌去民大便之駐劄遊擊胡以寧侍東廠太監王德化爲奧援橫于官假防流賊名招肇陳悍丁爲兵私劫江上士民

惶懼請下公公立請于督袁繼成逐之督雖迫于公論與以寧素結納欲約縉紳祈公召還正色逆折之督遂大怒特奏公一十四疏朝中咸以爲笑不報毅然求歸去之日民莫不頂香巷哭云

人物傳

余公文獻字可徵別號九崖德化人進士傳學善爲文文典雅醇奧亦復縱橫奇肆詩殊高秀一時與婁東濟南顏頤相上下海內爭傳之性至孝官大參遂請養築慈壽堂奉太夫人懽旦夕不離左右居艱凡四方書問

求止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皆不忍報服闋乃稍稍補謝焉方是時分宜嚴嵩柄國以公同鄉才名燥甚遣子世蕃招致之絕不一往官兵部時員外郎楊繼盛得罪嵩致之死凡獄中飲食藥餌及家人安置撫綏一出于公冒難犯忌不自恤也事錯見椒山自序年譜中

張公科字達泉湖口人以進士爲中書舍人中秘書多抄以歸卽冊府元龜皆有爲本遂御史巡浙江與督撫胡宗憲不相下彈斥之遂請致仕時年甫二十八耳戚黨有與江陵相公文厚者絕不一跡其家五十餘年恂

優林下稍以聲色自晦人莫測其所操云

趙公光并字彥清德化人父贊化癸丑進士以太倉最入爲工部郎矣時彭澤人曹欽程以媚璫魏忠賢驟陞太僕公甫第進士語之曰功名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審曹遂佯呼曰趙千古趙千古遂大啣之明日而贊化南寧之命下矣因之佗僚卒公獲艱歸以免起補工部晉兵部喜談兵才氣雄豪出語無忌楊太司馬昌齡奇服之屢疏自代乃出撫密雲密雲太監鄧希詔恣于官一不參會以致生辰并皆趨其轅門敵入無一禦者

求止堂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因互詰上聞公獨坐戊廣東無何國事日棘天下望在公也宜興周延儒再柄國有言公者周以其年家子也特起之戊中徵示意曰以四萬金進可得永督公笑而不應遂令督薊薊爲敵衝赴任則城匝如蜂矣命放大將軍砲無敢應者公下馬自執炷放之旋囊髯雜二騎馳入城城上鼓吹大作曰新督蒞任矣敵相顧指久之曰好漢好漢未幾延儒扼之於中希詔黨仇之于內而公不死封疆死法矣傷哉

邢公懋學黃梅人進士懋敬之弟也遷居九江博學高

以下原缺

父俊南皆名諸生教子女有方氏性貞淑莫不稱為佳兒佳婦云無何舅終天年生一子明達而省祭亦捐館舍上惟七十餘病姑下惟一呱呱達耳氏年甚盛泣曰三世一兄兩婦人家政苟不能綱紀他日何以見夫君地下委曲孝養殆將十年朝夕教育不啻和丸遶率賴之遂舉於鄉雖經國變嫁娶賓客歲時伏臘情文備焉女適夏生既壻媳朱氏遭城破皆死之殆廖孺人之所式型歟

閉有堂記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記

文子曰余嘗北遠燕南遠粵江河淮泗之濱大而都會小而鄉鎮驅車過之者益亦衆矣聚族而居者往往有之然莫盛於新安之高山云高山者延陵吳氏之所荒也粵自唐以來距宋跨元以大於昭代文肅而下衣冠詩書且數十世矣諺曰水大魚大非其盛德孰能衣冠詩書傳世若是之盛且久乎文子曰自余遶高山而知有家者之不可踰乎道也吳氏問其年數以百計問其食指以數萬計問其炊烟以數千計問其衢巷以數十計問其臺榭園亭池沼蔣蓄亦以數十百千計問其賓客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往還日或十百歲或千無恒數至相呼則輒曰某堂某堂云於戲盛哉吳氏思臣新築堂因余來問名焉曰閉有可乎曰於易有之閉有家則先生之教也敢不拜於詩有之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則先生之頌也敢辭文子曰自余遶高山而知有家者之不可踰乎道也汝思臣今夫水之汎溢而四出也惟隄則閑之馮之踴跌而莫之禁禦也惟轡則閑之家之殷阜繁縟而莫之綱紀也惟道則閑之家閑於道則義嚴義嚴則禮正禮正則仁恩洽仁恩洽則澤於學而知成澤於學而知成則言行恒而信立言行恒而信立則家道成矣斯之謂閉有閑有有閑雖欲不孔安其誰信之汝思臣而家盛且久矣五物者固君子之遺言歟抑而文肅之所以傳之無窮也不然薄海以內衣冠詩書之家豈繁無人或盛而族不聚或聚而盛不久或盛且久而族不孝敬和讓以光於前人其故伊何乃五物之不講而家之閑或替也且文肅誰氏之苗裔耶始而泰伯終而季札夫豈不閑以令名於春秋夫豈不閑以令名於春秋汝思臣於是思臣曰甚乎有家者之不可踰乎道也矣

讓名堂記

余乙酉歸溪距今壬辰尚無延客之堂卽族人庄父曉事頗曰讓名次山與讓上隣里詩意也攷次山初居溪上讓上人其不安之曰恐吾以衣食相累耳嗚呼古今人情何必遠余所遭亂世又大異次山時次山以讓爲名余則通名讓之矣嗚呼才拙性剛何處不南有何所不北乎雖然余亦有聞天下紛紛禍亂未已有因讓之名者求退良難張翰之言也潔身亂世以全吾志將肯是受名耶讓早之言也謗動名隨名隨而謗愈動讓欲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二

記

札記

弘光元年春王正月十三日在梅溪友人程子大來書品余喜晴降之禱以四事次第報不忒先示以五言前篇不可解曰畱子後驗四事首卜先君坐有春來夜圖執青團團還封壽城扶之句卒章諛語耳瑩實震龍次句亦形勢也稱余如今之與臺甚恭其稱子者曰此

呂仙人報旨某低人奉之一日致燈老若今仕宦人相呼云問何時人曰元問何地人曰江南問姓名曰彭高斗問出處曰曾舉人才亦不知彭高斗何許人也臨去索余一詩云問呂仙人應之曰心事悠悠慢問天驂龍白晝戲遊仙憑君將去呼閭闔可錫江南大有年喜躍而去諸友更端不來矣又降乃自書曰大明諸文社也曰子何人曰久於諸生詢事輒書一卦見吳長孺曰老先生仁人也吳子思臣占室人病得潛龍勿用且曰文老先生解之余曰不解則曰老先生不敢不敢儼諸生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二

記

續寫小記

甲申乙酉之間內困於鄉里小兒外困於當塗之子局春於南山練水百日矣髣髴若鬚各白二莖摘之旬日更生白嘆十五學道今年四十有二杳焉無聞麋鹿之性懸命於庖蒲柳之姿隕霜若艸嗟乎從友人吳羽吉假藥城集讀之喟然興曰古人有之頽瀆遺老傳本云子

以下原缺

夢作瀑圖記

高山類也溪非山類也水類也輒曰溪山溪山然則水亦可言高乎曰可飛瀑是也於是作溪山高水記甲申嘉平月十九日寓梅溪夢云次長書之忽得林和靖集并書

夢天如記

丙戌九月二十五夜夢張天如來晤余開先寺論文甚裕行兄以文質教亦辱石斧之言然所語皆世道正論也余臨行贈一絕句亦似知爲羽化詩曰昭明讀書臺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客寓千里來談文仍似舊好事不曾猜嗚呼天如至友死六年矣猶戀戀故人追憶曠昔爲之慨然

遇兵記

戊子豫章義舉藩輔微余山中欣然就道時維中春上浣已開六御遠飛粵甸諸侯近尚王人即欲馳還舊業督師慷慨繫維裾不忍割戍兵百戰以抗王師夏五金陵兵東上饒州陷大犯湖口夏九江轉家太安人居山中方寸亂矣乃辭督師出寓郭外太定寺覓一葉渡不得五日仍入侍督師飲宿于城六日督師以絕命

詞命余余謝賜觀不可忍跡涉遼難七日結僧侶六人

一僮一工人乃濟江干敵杖簇矣舟中呼曰江鎮殘兵耳無恐泊塘頭垆垆人且譁移棹取別道宿太寧莊越八日晨炊畢僧與擔夫較錢敵騎縱橫且至今奔伏一墓間數騎遠墓揚鞭索金余辭以無金幸捨去無何牽騎而至者三人反接余繫項去見一某某方坐一高門捆少婦布白金於前意得甚良久乃顧余曰蠻子福相蒙古多與我余謝一措大耳何蒙古某以兩食指縱橫之口如數則釋蠻子否則飲刃時一少婦且上馱矣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記

母卽刃其母未殊父從剖其背某揮刀如削瓜狀余乘間逸三兵襲執余鞭頂血蘇蘇下填鼻矣見某某令母鞭忽一棒某至顧前某曰蠻子官耶曰否曰相與乃大索金縛之塘上刀背頻擊三兵助之前某大呼令率余行母擊行雜捆蹄間馬劍余足足且跳過一莊門不得放復過一莊路而入左右列村婦七八人繫余堂上堂祀一紫袍神余索坐坐某撤憲檯胡坐於左得某附其足時時縱橫食指索金余置眼目久之四兵白刀交加余若不見者得某呼曰蠻子喜誰家刃余曰刀何足喜

顧命當何刃耳否則若輩何能見害笑而舍之曰且待
且待余自必死指紫袍者默語子士未偶何能惡難
但余且死英爽無歸必奪子血食以聞姓名於人不則
鴻毛耳敢知余何人者耶羣騎且逐半刃豕如鯨魚然
和鬣毛稍炎之輒食先是駭者少婦狀憐余遂謝某曰
是人異鄉實無金幸釋之某不應泣顧余曰渠殺汝矣
奈何又抗言於某曰余弱女子耳父母且死於汝吾身
將為汝辱獨不能為我救一異鄉男子乎是且以激排
連殺而某但微笑莫測也俾某鼓掌又向余索金低語
某曰必殺之必殺之良久飯訖某顧鄉人解余縛又顧
某者三曰可與此蠻子飯呼余余不飯索飲兵羣譁曰
者者飲多血多某怒作胡語似止怖余者然手一金好
語余曰幸為我釋余如數報之咤曰驚悸後氣定脈和
賁人也與釋某胡語不已釋某乃出刃且擊弓以右手
快三天似清釐狀促余且出余曰寧殺是屋中某揮手
曰不殺便送余林莽間勢將命矢余曰死刃痛快箭且
不即殊寧飲刃釋某曰不射蠻子除禪入林去遂捨之
蓋先某屢以福相癡余意良不欲殺且憾余蠻子避馬

臥木間蹄且不得勢何山為也顧余足患痲且日好瘠
息而俾某消殺者數矣非是某營救則必不免并哉是
某又嘗殺者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余入林循壘以
視快墜壘下匿一水竇中未移晷而七八騎巡林入矣
日且西傾隔質視之即昨宿太寧莊也薄暮散聚營寨
騎不過百六十蹄耳勢若千鬣萬鬣蓋山嶺林啼為之
滴滴也月且上散營已紅復穿林尋毀堵以出見挺而
來者五六人伏石避之蓋亦偵敵者將行十里許遇一
鄉人問道西山鄉人曰道在是但有敵營行行且止於
此上遇一隕卒卒曰某臥西山溪澗叢灌中刃割不及
脰僅寸許西山不可遙聞敵甚隘之某且遙生米銀余
旋與偕行卒視余無襦解一箭袖衣衣之復過敵營余
足蹠時地有棄履拾之稍瀾於趾行琅琅有聲卒恐敵
聞伏地哭余且俛他余復蹠行行迹路路多死者乘月
光追視之為之隕涕過一澗有大聲叩其扉老人出曰
子何人此青山咫尺即敵營也飲以水促余去行且雨
暴至寸步即踣尋至一松楸間幸茅茨一燈突然急投
之乃葉焚鬼也失道且反寄居一門下門中木佛人怒

余二人欲加刃日非益即兵耳余號建某同省秀才且與貴地某某相識木作人曰措大奸大言某某識子耶且惠結一束燎濕飲以米汁余忍渴而飲卒卒三日不食矣方別去木作人呼東方明矣措大去路值南行而朝霞泊西山首東西貿亂復睹道上馬蹄縱橫益相視怛怛幸望生米鎮足痲創不可前至則鎮人訊兵狀且食我有一少年方持一縑褲見惠而鎮人驚曰兵至矣婦女出如引繩余亦適往卒且取支道去路值二友暖者同一僧乃歸宗寺行者識余偕行至車塘車塘一陰陽者又識余鄉氏諸子習聞余解衣推食結襪納履無不至者收召竟未幾而車塘岡上有二騎至至為十日陰陽家從西山獲家僮工人與之偕來失且十日矣僮述某見放時有識余者在傍憐某以弓挑褲語同某曰鎮饑族之死矣某楚額冒之瘡者但匿笑與工道尋石上露屍握其髮髮脫疑非余也泣語未已鄉氏且畏騎至余促陰陽家不辭逸去且勒歸宗行者同往望萬壽宮不至嘆曰蜀大雲中亦自了漢耳能救生民窮楚今日哉過忠孝卷壁上有行人點點踏月砂之句則

猶為許僊師詠也夜宿娉姑院院寮為婦孺居停切宿堂上無益禱曰姑大母行不以小禮責人然神深泉濕蚊蚋都居幾為露筋祠中人矣十八日從泉噴石窟中動而得高抵一菴竹石森秀井竈依然披戶無人牛久拾去暮嶺頂上欲宿吳仙觀觀中一馬嘶北僧挾轡四弁以暮弁且詰余為何人余曰措大弁曰大措大觀主聞人丁無盼意時弄宗語余喋之贈以一青李往投彭鳳臺墓門西客履滿兩大注乃下而擇禪悟院居馬院為督師傳遊地老僧權如平生耳萬竹森疎蒼翠欲滴

宋先生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孤雲廓落陰翳如浮囀音悲苦漠然水釋山下鄧氏諸子携酒論文登華嚴居一月二日別去

登巖子曰豐城無長者李羅山大司馬客也素昧平生五日以辟兵符來貺曰君有用人佩是符奇驗幸試之余遇敵一無所習而此符驗然尚在亦一異也然先同飲者解西山頂鄉蠻現遠近皆云然今兵行且殄矣斯國家之休微而孤臣且庇及焉嗚呼異哉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柴桑文德翼著

春遊記

庚寅寅月二日丙辰余偕季子明倩遙集子行遠取道黃茅之山天朗氣淳山岩蒼翠絕壁之下縣石之上有螭盧焉非絕猿窮鳥不可企及詢之蓋一丐者爲之噫何渠不若孫登哉爲之嘆美仰止不已

踰嶺趨百禪寺寺峯方闢視融憶退之山火詩久乃入一僧病咳欬臂以迎喀喀欲語不得集茶緩步出宿于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明家家童子戴魁魘而上下裸逐樂甚西眺季築一室可支願看英氣爲顏谿雲是三字

三日丁巳適女僊池池在山界方半畝清碧泓然傍間植蘭奚童逐一黑衛負臥具山犬向吠不止吠所恠也至上池上池無水可飲者一僧口如布穀厭人麗看道人者二向余膜拜曰公仙佛也余詢仙女事徐勸子也一禪師一龍王三峯鼎立狀各見烟蓋同聞云笑而諾之然山下有徐氏墳豈英公暴骨在此耶

是日侍行者益蔡子夢麟小黃冠賀姓者季別去畱二

于前導疏徑艸石間嶽嶽如有物動俯視川源寒烟不起陰翳靜兀時聞流水聲

下嶺更上上皆石也曰石山觀前俯清溪蘇谷間之豁視兩水如帶千徑縈迴觀後丈人石峻拔如金仙西去石益疎奇橫者踰尋丈其翠葉伸脚臥之軟於重茵一穴斜橫曲屈良久乃得渡渡訖可容步步外卽千丈崖稍過得一洞高敞溪上行人笑語互舍隔天人界矣反必歸穴初探奇急下下而上勢艱仄身坦腹左右不可展身而前莫不大笑觀主西蜀僧負影隻立盡靜可人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出觀旋山行上石下溪約十里許望竹林如君子軍如逸士社一水溫溫問渡不得乘衡以濟穿林黃鳥百十聞人聲驚起撲面呢呢不知作何語也夜宿周子鎮疊家族子子紹與遙集酒戰不勝遂奪黑衛騎以去四日戊午陰風欲雪傍柏葉峯遠澗而行周子指曰此子之境境也竹林茅舍風味蕭然莊客烹魚煖酒邀余輩入座遙集病酒而寒然枯松炙之立望阡陌縱橫抵平百里此獨不足安隱耶

周子引余入勝地曰山行莫如觀音寺者橫斜而上恍

入匡廬道中細響靜流寒光秀色行住坐臥皆如意也
一石方尺似人力削成而位置皆韻涼薑葛陽依依藤
杖小魚浮動如在虛空人寺百箇竹一視泉殊自清勝
所不及匡廬者香積多一薄荷大師耳

茶闌僧斗光曰洞可嬉也從之一徑清峭石之風骨俱
冷洞門百尺門外三石欹錯一見大驚余入卽刻并不
敢迫視不忍易視惟嗜嗜曰大奇而已徐語子曰子好
奇乎奇者天地之病也氣不足而乃奇如蒸炊而竅如
鼓鑄而缺堂元氣耶或曰手足枝而腿而耳日鼻口凸
求定文集 卷之十三

者門者何耶余笑而置之歸宿寺中謀曰洞可窮乎周
子曰可螺旋而蛇注行以出也乃與僧約炬

五日己未鄉之遊者皆從與秉燭列燎大呼以入凡天
地之物自然以至聖人之制作動植生死皆可時似不
可恒似余無以名之豈惟一余雖造物者亦無以名之
髣髴可言者青碧中方尺如雪非雪也寥廓中蟲落如
柱非柱也五變七變九變變定而止止已如天方曙如
地方陷乃得出莽灌

立茶畦松晚間拱余而入者黃金菴僧也隣有新菴皆

名黃金黃金者黃金泉也泉有神物而色黃如金故曰
黃金坐新菴久之僧索遺集書余成四小詩助之

黃金菴隣有菴曰曇花如來像儼然天竺關房不扇古
人風味猶在也香雨數點小坐輒去聞鶯鳴起舞至則
菴主明幻已煮泉矣周子別去是夜雪

六日庚申雪甚遙集偕行遠冒雪欲訪一心寺去余暫
與明幻擁爐看雪是日山下俗人以酒相餉

七日辛酉雪止明幻亦暫出獨坐占曰小院等僧話幾
爐未冷時天山獨有雪人日竟無詩已聞山下美歌聲
求定文集 卷之十三

漸近乃僧隱虛引二僕以一方頂笠一籃輿來迎時追
莫矣茶話罷虛舉中峯大悟十八過公案余曰一了日
了多卿一十七百了不一了少卿一十九上人大笑

八日壬戌戴笠別鷄鳴菴而行山中人指曰此頭陀亦
賀康耶有知之者竊笑曰文子也或相邀或相送口某
地某菴勝不可不遊又曰滴水崖崖如紫芝一莖僅容
數茅一僧不下崖幾十年矣願同籃輿沽酒以俟余曰
敬謝隣里請俟異日甲子日文子德翼記

秋遊記

余家而泰山山之左踰最高峯騎巔而行再踰一高峯
下有金盆山焉僧巢其上不知幾千百年矣盆不踰祕
冬夏泓然盛旱不竭四峯突起南則走豫章道也東俯
視二林人馬纍纍然可數長江如帶近在几席間移北
則赤湖蔡山滄蕩縹緲指顧而在西望武昌諸山綿亘
徑與天接斯亦僻壤之奇秀也世人傳秦王墓此遂譁
以爲祖龍蛻處盆乃殉物此中土人間蒙之而言遂不
知古來有所謂驪山金盃人間忽出茲耶老僧亦且言
盆有斧鉏犯之輒暴雨神物所居理或不爽而秦王
求走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之墓遂以名山古訛當不至是攷史苻秦太子宏奔晉
安置江州後爲輔國將軍是其故塚未可知也余嘗登
之四顧徘徊撫竹間坐石上盆中紅菱鮮美勝似白傅
池上笑非日觀口嘗下以語人不以爲怪術則將爲誕
言天地之生何間山水也庚寅九日約友人周子鎮魯
再仲前遊諸從皆從是日陰峯上有薄雲余私悞悞必
無可逞比陟濕氣沾骨搜徑艸間層累而上兩傍皆雲
周子語余如泛瀛海據魚鬚如遊廣寒駕虹脊余笑而
是之頃到兩峯間拊掌曰此非腫背馬乎徐趨僧舍雲

濕盆甚諸從競取菱飽食而去余與周子宿寒而就火
僧曰明日必晴可以流覽周子曰必待之十日日中矣
雲不開竟下則被髮下大荒翩翩乎如鴈之有肉羽也
然皆沒艸蕪沾濡濡濡杖所不支時輒告仆老仙公大
上謹畏苦勝人間吾輩操心於時則近雲中聞人囑於
聲偶效相應茫然不知後先歸已饑倦別周子去擁余
熟睡曉乃興焉

擁書小記

燕生爲玄默熟臥爲遊仙看花爲有爲洗竹爲靈動
天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鳥爲韶獲聞蟬爲五絃樂魚爲縞衣除靈爲巷伯積書
爲九鼎獲碑爲十朋歸水爲喜功登山爲好大北窗爲
義皇東隣爲巢許倚桐爲蛭峒煮茗爲大烹散步爲延
幸然香爲登封作文爲臨軒詠詩爲策士事母爲禮佛
課子爲垂統勸農爲封殖儉用爲理財寡交爲清淨守
身爲刑名蘭菊爲賓友松桂爲疑丞五經爲原廟百家
爲諸侯九畹爲井田三徑爲封建無言爲文惠不怒爲
武功難移爲井平孝友爲至治故曰何異南面王也

宋人夢小記

建炎時江州一士大夫寓居城中時城已陷矣夢中傳
北詔以江南地盡還南朝是士大夫喜甚俄數人來相
賀曰北人歸北南人歸南公有以贈某某有以處公是
士大夫曰余嘗不作文矣彼亦曰我行急亦不能文以
四字別可乎乎示斗南一人是士大夫遜謝且嫌一人
近至尊之稱羣輩相愕俄一人奮筆曰得之矣乃江南
一流四字也是士大夫笑而受之懷以歸朝朝之吉路
疏是士大夫老狀不可留乃仍買舟歸里自咏曰任君
說我三遺矢一飯田間即國恩後自嘆曰使余得如廉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將軍豈但思用趙人余舍趙安適哉霍然夢也猶隸北
版籍中

重建庾樓記

九江郡治後有庾樓焉背負匡廬而臨江漢下蔡諸山
如澹烟輕浮橫亘於前有無不定隨波上下去而復留
前賢清興所託蓋不誣也左帥以武昌叛遂熱於兵自
是頽垣荒井晝嘯狐而夜啼鵲近十年矣煥存王公來
守是邦政清而民和倚山倚隄之叟爭附城卜築將復
於厥初公見而樂之退輒焚香鳴琴益靜而無事一日

徜徉中庭見雉堞間古木蕭森疑其有異已而知為樓

址欣然下詢遂集材鳩工數月乃畢成捐滿條不以煩

人趨治下者如忽視冠弁舟中人見之者如遙接員脊

而不可即也公將改官以去顧瞻斯樓若不能忘於心

者以命余記之余竊以為古今人才何遠之有元規

在東晉負時望席元舅位將相一招強藩稍失意則遂

致衝決以塵汚人同視江流浩浩驛駝登樓時豈無人

哉公清高爲什何梁不古若而後列二千石雄貴旌旄

相錯爲理勳勳驕從復文馳水陸公不塵而擇人厭志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八

去元規處此恐急行無好步且冲然風流之不可續何

歟乃知古今人才雖不甚遠忠於謀國而物或敗之古

君子之不幸然於愛民而時或成之今君子之不偶也

而其遺物自適同人爲大則其心一而已歐陽子曰有

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

焉若公者其志可尚也已公諱孫章始以名家官爲尚

書郎嗣出守泗州人

戊戌遊廬山記

戊戌夏五送二子試南康日從市上望見五老峯顏台

背俯聊城中可呼而與語也戊申長子允言適白鹿洞
越翼日己酉仲子右獻繇吳璋以歸越七日丙辰同允
言黃謙牧仍取道白鹿洞訪棲賢洞口雨作稍憩雨大
作謀曰不行路且滑曰諾行未五里許值一石橋直過
或反如是者三三人蓋相接注陡驚余背居無人可問
云抵黃秧坂路左旋旋處一石坪縱橫不減百尺老松
偃蹇其中微有臥勢不知何姓得家於此稍憩雨不已
循山路忽峭岸激泉迤邐而下久乃望三峽橋天半虹
飲百川俱吸聲勢甚悍橋僧衆敬延坐衣裾滴瀝有聲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九

飲茗久之乃登至玉淵洞雪乳雲酥不似也似千牛鹽
汗曳百葉露靈車葉葉有眼精閃畏人至棲賢天竺師
已反五羊僧即覺雅情共對紫霄時五老擁破白障疑
客欲圖其形也丁巳晴謙牧允言乘夕露晨光私臥淵
上五色繽紛白受采矣仍下至橋余亦隨之跳足其上
九十餘年胸中宿物淘汰不盡者一洗以斯水膏肓上
下應無避處也二子沿橋尋金井仰視失魂舌橋而不
得下是夕再宿棲賢戊午霧作循山路涉澗舊流新雨
中履任然蟻旋而上奚童倦而呻吁謾之曰先驅抵獸

喜亭可大呌有酒須酤也無何聲果出林間至亭望彭
蠡一杯耳僧玉明高郵苦行者具茗殊恭口不二三里
登峯矣尋至舍鄱口亂石頽垣菴無莖艸然卻如灰袋
道人曰潮連耳腸腑洞見此足惡此足惡路乃發阿育
現身石塔涌出作小兒戲余欲往蘆林謙牧從止火
蓮院蓋允言禦之言也誤而卒止火蓮院院新設僧竹
浪解納納解履履余三人是夕宿院中已未晨起與浪
公奕奕已復眠曰生從寐中促往白雲菴菴前竹樹歷
歷竊猶寐寐設果甚精徙倚久之允言語謙牧司說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一

塔羅漢羅漢荊藩所供軀止盈尺神氣欲生為何人盜
去一軀止十七軀弘忍曰性豈十七耶遂下循天池徑
松矯矯巖壑間狀惟而聲悲殿門闕寂竹浪曰生左右
問殿主延之入禮世尊已乃謁文殊蓋謙牧生客實不
知室所在每以射殺對多不中輒拊掌笑至堂為務隱
潭池面目畧可辨耳然嚴封五鬣下臨無底王伯仁先
生坦步結帶可謂通身是膽趨上 御碑亭風刮雲開
一林近如掌上之理到亭肅拜碑文渙汗呵護有靈但
刺骨奇寒久留不可九奇諸峯佛髻紺青不現珠影可

望不可卽有如此者曰生同謙牧允言捫佛手他違余
偕竹浪抵水口十里瘳松暈石瘦艸寒泉石壺相望一
壑千巖儼然嚴灘生公說去師每受衣方以後一日往
三楚夜談歡甚庚申霧又作晨飯已熟眠二子誑曰生
促之者再曰日高春已烹茗大林橋上歟矣披衣起
霧泚泚然曰生詭謝曳杖到橋掛寶樹而過之時大林
天嶽師已放錫故過而不入入詠詩往還心口間如故
也塔兒嶺別竹浪以衲重疊委之肩而去抵講經臺霧
上露而露下滋僧鳥革不善着撲跌累之從是至關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石允言背微行右手杖而左手展也涉澗扣東林澤業
堂不啟門老僧適城濯足已他僧迎晚食方布榻而眞
公持火歛門曰知客到也辛酉霧不作以直覓籃輿率
允言歸曰生山錦綸橋上山謙牧亦輿別從灘溪去
文川昭曰廬山伙食起居無不在也由南而北自是役
始有昔未至而今至者有昔已至而今不至者古亦有
言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繇習耳
茲記者何殆習山而思以遊串之也

求是堂記

余避亂山居幾十年乙未盜賊縱橫復卜遷郡西郭南
湖之上門不可容車堂不可旋馬旁無三徑上有七星
太夫人入視不樂旣而欣然曰富貴則華居貧賤則陋
室兒亦求其是耳遂以求是名其堂無何二三少年散
步私相評論曰何是之求也一人曰燈巖子性嗜書昔
河間獻王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等故漢
史稱之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一人曰非也燈巖子抱
咫尺之義方正學訓德慶侯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一
是字意者求其耶一人曰亦非也燈巖子雅好持論標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張橫渠先生祠堂記

豫章風號理學而九江爲稱首元公卜居廬山蓮花峯
下以道州濂溪名其溪河南從之遊焉厥後文公講學
白鹿洞德安蔡元思瑞昌周舜弼諸君子卓然爲高第
弟子鄉郡州閭服行其化虞道固以爲九江庶幾鄒魯
之盛者此也降自元尚有楚望與吳艸廬交而元文二

公之學復振自是若滅若沒先徵君始克受於守約夫子創嚶鳴書院以集四方學者如是者殆二十餘年亦近古吾儒之隆也乃橫渠先生之後有自鳳翔遷於九江之赤松鄉者其地曰渠田因先生而名其田也督學使者選先生之裔孫絃補郡庠弟子員俾祀先生絃上請於守令新其祠堂守令皆嘉其意捐助之祠成請余文以記其事余不敏樂聞是舉也語之曰夫學將以明性也性無有外而客感橫於其中則與天地不相似至虛之體遂不能實有諸己矣非學其孰能明之元公之

院二在城者至今僅存在墓道者久已圯廢至若楚望故宅不識其所在而遺經亦無傳本周蔡二先生並未祀於學宮詢其土人且不識其子孫甚矣文獻之歲失也張子絃獨能存其祠於荒山野水之中巍然喬木後有過者望綽楔焉知爲橫渠先生有不爲之瞻仰徘徊感慕興起而私嘆關西之尚有後人也哉

江上大士閣記

余辛卯僑居尋江之關壯繆祠祠後有僧舍不數十武庫陋殊甚余曰可起一小閣臨江雲中烟樹天際歸舟

一辨而識矣僧曰誠然某將以祀大士促余作曉時石城高君翺以司徒屬權尋覽疏欣然以三十金畀僧越三年而閣乃成又五年高公出守安州將過九江轉語曰閣成有記乎友人陳子常語余曰不記無以稱高君意余亦謂起閣始於余與陳子微高君無以成之成而高君適至相與煮茗班坐其上道故而樂新清談中夜風來燕舞月落蟲飛僧時奏清磬三五聲冷然而聽之不獨晝日之營營如驚者爲之黯然欲銷而縉紳先生暫脫羈縈望千仞之嶽濯萬里之流亦未有不爲之徘徊

獨不忍去者也於是乎屬陳子書之以達高君季夏上浣某記

烟水亭藏趙文敏石刻大士記

東作門外三里許古所謂百花園也後改爲觀音堂萬曆癸丑堂遷於舍利寺之後基廢爲荒圃近有藝地者得一石刻大士客僧楷置之曰龍藏神座上余一日過之取水澆灌細視乃趙文敏寫而先輩楊龍浦重鐫之者文敏之手筆出於土中猶所南之心史出於井中人雖不同時則不異也余惡爲好事者夜半負月而去焉

永是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七

語司農溫仲清移置之南湖烟水亭中環城居者忽相傳大士見夢謁拜舟中踵相接然耶否耶大士現所南身而說法不如現文敏身而說法耶配大士者大德虛山僧也附記如左

重修曾子祠記

潯謂祀曾子不知所昉也或曰適楚時憩潯云或曰晉渡江孔裔適潯曾裔適潯遂家焉今潯曾姓是也然夫子之道與天地並昭於日星燦於河嶽者曾子通祀天下矣潯耑祀之寧失過歟逮後周茂叔黃楚望皆興於

潯而曾子千年絕學復續於田地發其祠設先祀孔思近廟貌頽於怙亂故裔私加葺焉噫玉麟吐書莫威神於大學彩鳳含苞豈樞要於孝經潯之班班式京東魯矣

黃梅雨晏菴記

道人而頗買山居士而果捨宅雖韻事乎然亦有難思者若自然勝地而適遇高潔之僧偶爾成菴而恰遇清信之士此事之至快而可紀者也黃梅自大醫大滿建立東山法門以來固佛門之濂洛矣有一州焉名曰龍

永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花其水西流二十餘里古志水西流者必產英傑而此洲父老頌言吳周瑜破魏武赤壁還賞軍士散花於此因之得名而長沙桓公督都入州時人德之立廟至今其有此古蹟耳大滿送大鑒渡江實憩於斯斯固福庭之尋血路不可不樹一莖艸者禪德曰明尤舉學諸方發有淺省識如止水志欲隱山將圖龜焉文學士君傑異其爲人也欣然捐貲以爲倡人益信王君之所信施者日多如是乎佛堂僧舍庖廡之所無一不備而一筵渡江乞余爲記余謂釋教之自利利他與孔子之己立

立人已達達人豈岐旨哉使學佛者明心見性坐視衆生之入火宅溺迷津而不一引手焉固不可謂能仁而利他矣然不淺求所以自利焉則所持以利他者固無其也諸祖非自利利他之人歟考大鑒之初證本來無一物而已使一本來無一物而已則自與物俱歸于空又何利之云爾哉至大悟以後始信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微大滿日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不動搖能生萬法自性如是必如是而謂之自利必如是而謂之利他已立立人已達達人非作而致之也自性而已

式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今之學禪者登堂說法或鄙爲戲場或謂爲癩病而最害者眇眇跣跣迎跛賣拂損毛鷲卷費紙他與已何利焉光師之終日晏如與王君晨鐘夕磬坐而忘言行亦無迹余慕之敬之矣故畧陳其大義以記諸碑

遊武林西山記

乙巳夏五客武林六月戊寅同孫嘉客仲子右獻肩輿出錢塘門過葛嶺歇馬瑞寺前入一小院遇偃亭和尚茶話欣然偃亭故友徐世臣也別去一路松半枯枿荒而無枝非三十年前舊觀矣茶亭碑石且蠹剝不全適

中天竺桂子房房僧遂屏拱慈乃于餐之居停主人故遣僕設榻于此食已步至飛來峯峯幸無恙然亦琅琊馬囊巷耳雨後洞石多水不能周履至冷泉亭亭猶故也泉聲潄潄冷冷然善也靈隱寺百作一新岩巉光怪可謂通神役鬼以奉金僊晤具德和尚和尚具德而未嘗不具形也留午食坐談久之西堂諦輝復延坐冷泉亭上澗日微風水聲松韻魚如浮空際出入藻花中可數也送至飛來峯橋上別去由峯小徑穿下天竺歸寓生高閣上對美人峯夕照依山降雲出岫五人靜飲而僧求赴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且劇醉宿輝悅堂已卯大雨如注互相手談中食少止散步寺門遂科頭短後上上天竺天竺重構爲廣殿小繼爲嶺然亦非一木蒿之勞也主僧延上高閣雨又如注山勢環拱竹樹風森二竺皆朝東而茲獨擁南面固大士之自在道場也雨止仍棲桂子飲如昨而拱慈少而嘔遂屏老而仆矣庚辰復趨飛來峯到冷泉泉上樹黃葉片片下忽驚明日秋夏先金井耳入靈隱寺由左至右循五百阿羅漢堂而上山路窮窺過一橋小似廬山三峽到果清塢塢固韶光禪師故居人徑呼韶光

爲地名矣坐金蓮池上白傳碑邊晴雨夏雲不但可以
避暑登呂逸人樓見郭外湖湖外江江外海皆在几席
間始知駱丞之句爲不誣也久憩孫玉上策蹇躑奔至
權笑移時馬主出冊索詩詩無急就章恐妨遊興耳下
復坐吟泉出飛來峯向蕭娘店食蒸餅並沽酒飲酒甘
而香僮僕皆沾餘瀝乃去至下天竺問澤公牧牛狀處
一亭顏三生石石禿兀空奇頓令無生三生則擬矣叩
一小竹院二僧相對坐隱賓主不甚歷然爲一索圖澤
傳以去是夕六人仍飲而玉上獨醉辛巳蚤先別歸興
未定室文集 卷之十三 十九

遊麻姑山記

丁未孟夏甲子抵肝越翼日乙丑謁苗南城九符苗口
墨歷禪師住錫景雲公幸少留遂客余定應丙寅雨大
作丁卯霽霽報徐仲光來矣散步往尋仲光正供墨師
半齋座上客滿南豐湯恪素伯廣昌何觀我新城楊東
嶽峽江魯公子在焉其一南城鄧幼立也皆驚視相笑

有三十年相思者有二十年相別者遂訂遊姑山恪素
以老辭時年八公子以遠役辭幼立以作於停辭是夕
師領四人訪苗集署後龍山楞拳閣共談天寶遺事欣
然亦復湛然戊辰從師與先遣東暇追及仲光遊客亦
追及欲憩半雲亭散殊殘壁細雪輕雷却直應瀑布前
脊耳至觀瀑亭坐觀所謂王練雙飛者惺然微生矣山
中一夜樹杪百重先時憾雨阻遊今反贊我豈添神竊
撒未夜猶以誇大生客爲耶師微吟日十載看三回余
日六十四年前也曾看過師曰若曠劫同看不啻百千
未定室文集 卷之十三 廿

回也上抵龍門橋手拂神功泉飲之無何觀我乃來余
壯不如人今老矣無所爲勝心輒以直廬騎神諸君下
諸君子客之觀我微不平曰且乘籃輿去余曰籃輿亦
唯柴桑有也昔者師以青原小三疊詩見屬至是指椅
示余曰大似三峽余笑曰小三峽耳師亦大笑觀我曰
五老信讓直廬五老矣我姑罷服靜茹登類若姑子鞋
翹翹然大角髻纍纍然高耶蓋日大孤名鞋山小孤名鞋山爲之
撫掌抵仙觀一望平曠村舍鷄犬曖曖依依桃源不遠
矣入掛麻姑粧猶年少麟脯未勞鳥爪空存大夫松栢

詩僧艸宿身世雙髯那不蓬然噫仙耶佛耶金龍之蛻
匣中木魚之吼檻外耶同飯慈慧菴中長楓瘦竹共帶
斜陽師息塔院四人板榻互對大似兄弟連床聽雨樂
可知也已已共訪密雲二比丘尼湘妃染泪久矣無情
天女散花悠然入定王章弟子李固門人西堂慟哭北
固夢思怨可知也東曦先下遲菴土供墨師授記薙艸
乃返橋上觀我以東林故事是徵仲光從史師默然許
可遂買斗酒劇飲而歸庚午謁師師詩先成是夜余赴
南城招仍飲榜華已雨中刻燭賦雜韻八章三公續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酬唱辛未記成

遊從姑山記

是月也癸酉仲光復作從姑主人墨歷師乘觀我扁舟
相埃恪素先生餘勇且賈魏平仲傳用茲二進士繼至
春漲畢落夏氣微澄何設茶供忽易以酒余悞吸盡不
覺醺然拾舟而步何具乏濟勝先輿以違過村落問問
路土人意欲趨徑也導之曰左右皆歛石沙痕足墮石
浪腰孫酒潮汗瀑一時迸發老夫憊矣仰面高山不復
延佇覓僧榻臥去俄清磬一聲蹶然而起諸公已坐前

峯書屋下笑談久矣巖懸天半皆作王大將軍看問色
泓然一滴又類袁閭滑而易挹也壁上薜蘿階下菰竹
皆黃綠人襟裾間左旋忽現翠巖全身過敗屋數椽抵
天下奇觀亭亭亦敗而壁上字畫不僅如椽十倍凌雲
閣上布甕書空頭須應白油米二洞正畏作油米氣給
之右旋危巒高削坦氣修通烏帶斜陽與同一線余未
到井陘不知似否使此中鼠鬬必勇者勝矣線脚斷處
繫成最奇峭以木梯閣之相顧失色師作盤風先登則
畢登所謂天柱峯也踏天柱上萬年太平虹影歷歷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水中分一城孤注默坐久之過小石橋卽翠巖頂與摩
然翁天柱矣下踞亭中憶恪素先生乃造書屋茗酒互
陳溜白參語衣冠半掛爾我多忘亦數十年不易語之
良集也已訪千尺菴回頭見飛簷峯海山飄泊遂至此
千古佛禪樓風輪吹倒近溪道院野火燒殘慨當何
徒倚石柱廢臺從林間縫下解舟分去越閭月內予記
成

蒲室居士曰麻姑之于斯山也猶湘君之于湘離神之
于維也豈以山爲姑哉從山可矣去其姑而可矣或曰

從奇于姑壘婢學夫人乎蓋又曰此技拾變化又下少
年擲米成珠一等從不爲屈余兩無以難之仲光爲余
言昔羅先生與一觀衆公謀架空書飛簾三字及登
而拂石前字隱隱現乃唐僧惟德書卽先生字也衆師
笑曰羅雖再來粗氣如故蓋微嫌其本不韻云

遊九鯉湖記

丁未春清陽日夜魂想鯉湖九際不知作何狀也九月
既望始與平原趙元超偕往身與負僕從者二十二
人由南門上下三嶺五十里而遙高松渡澗白石清

求室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泉在在石之抵湖已薄暮矣積水斜遶過小橋行林間
泉聲淙淙然寓目適來軒泉益壯石平如掌水漲而束
噴奔下故壯卽所謂一潦轟雷者也方石稜角約二三
十尺橫亘路一亭駕其下刻壁曰石湖亭折而右則何
氏九子祠也甫上燈丐夢者已酣睡滿堂堂之隣有黃
冠室止焉坐軒上一水清泓雙巖奔削少焉松上月明
如鏡人在水壺之中玉屏之下眇然忘其身世爲壘壘
矣小飲而宿早起見下澌之徑壁上刻詩禱同黥墨
石踞立形方如左罔視有閣二石相壓串其中石刻林

貞齋公聯句又一石刻古物制三字閣半殘老梅尚南
三株橫斜倚石與林叢相亂也具食已乃假杖同元超
下澌以溯白導澗白僧帽不言姓實黃冠徐也罔不引
遊人危險詭語之曰昔者累歷稱至九際師導之乎曰
未也他來者率三際墨公勇而抵五際公到自知之前
不可往余意不然循西崖澗澗而行步漸窪下微中懸
陡泉積澗立澗而直下白如絲約八九丈卽所謂三際
瀑布者也遙望東厓潭湧而結聚上如白烟徐指曰此
九子騎鯉飛處稍隨林石迭而上下有觀澗石子亭更

求室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上有天然坐石子亭二亭之間則觀第三際珠簾鼓視
者湖至珠簾奇盡矣懸絙十倍瀑布故勢不能太白纖
纖縱縱白中裊裊宛然縞珠線簾非巨靈手能勝任耶
舍而益上名石梯者益高林隔不見湖泉聲亦漸遠又
下則第四際玉筋垂焉偏在東厓左筋垂而直右筋垂
而岐似非有道者若緣督止踵其息自渡渡也去之齒
石且休雙壁忽擁而合磐石起如波瀾廣於千人之座
泉委蛇而行不敢上侵石下乃圍爲潭壁高插霄漢矣
自一際至五際水石相爭相讓一縱一橫雖形勢不同

而同於南下及是則大折而東石門虎踞焉坐磐石上
擊火烹泉久之作而曰此湖之都會也仰眺南崖有牖
有檐有垣有甃茨有碑有者非有也不惟名石門且名
石屋徐亦笑曰昔所未覩異哉嚮循西崖望東崖如河
漢焉此間東崖尋引間泉入潭口雖淺三尺許迅突不
常人有以過頭小柳標三梁之家僮不解事徑欲乘以
渡疾呼方止不且入鼃鼃窟矣既而東崖有人求余爲
之帶戰乃裸而涉潭口以三柳標爲扶欄云勢不可禦
徐前云到自知正坐此耳僮與一胥競效來者沒踵而
求赴堂文集 卷之十三

東如猿攫鳥企隱林石間移時乃出詢之曰亦無奇非
無奇也不能言其奇也余笑語元超曰是湖之奇泉第
一石次之峯又其次也凡所謂轟雷瀑布珠簾玉筋皆
以泉名石門而下六瀑而五星七瀑而棋磐石耳八瀑
而飛鴈九瀑而將軍峯耳湖高不渝里水下漸入四華
陂自與淺澗平溪不異僮之言無奇亦然哉否聊解不
裸之嘲也於是共笑而返至玉筋瀑一支徑觀小珠簾
簾雖小乎公主夜明之贈鮫人泣泪之遺亦莫有過者
徐指一遠潭曰日照則五色繽紛能眩人目名曰晴雨

是也時方陰靄望石白氣霏霏成雲而已至二亭之間
流連大珠簾不能去心憶自有宇宙假有此泉人月作
而後息生勞而老逸彼何爲者荒荒勿勿長不休耶豈
所謂有道者耶忽瞻東崖千仞之巔刻九天珠玉四大
字其細行不可識辨當時好事者爲此能不頭須慙白
否將抵祠所一輿夫坦腹不上衆爭以小磔驚之思覺
也之不丐夢而夢亦猶古華胥氏之民歟適尋石刻左
方石上第一蓬萊大如箕頗有楷法唐以上無碑記惟
元祐三年仙遊令吳人于無求有紀游之書余嘆司馬
求赴堂文集 卷之十三

爲政之日而仕京攸伏莽之鄉此今何以自全也應厓
樹多不知名葱鬱似盛夏微有紅葉數片和狀于其中
諺謂樹蠶不怕霜蓋殆信歟晚坐軒邊遲月上猶因因
私論次之曰何之九子與張路斯之九子不異其歸理
亦與琴高之騎鯉畧同何神仙之相襲耶要不足浚辨
獨念洲之方嶠之負海尚有不流者乎不流斯庶矣否
余從徜徉游泳樂以萬年一旦乘鯨鯨之腥涎泛泛焉
以他適未見九子之爲智也再宿而歸甫因以爲記

信志堂記 鍾敬立字宜 遠嘉興人

余壯而筮仕得我嘉師行將不念百姓之病客有以鍾子直達告者此江夏無雙也讀其文而與之曰殆當今之志士乎及汗漫再過故郡余已頭童齒豁宜遠亦且二毛不繫念槐花柳汁久矣來謁時其目炯然若紫其面焦然若瞿何憂思之深歟及往報而獲登其堂堂上頗以信志慨然曰有是哉宜達徐告之曰予不見夫石與水乎石之磊磊碌碌潛于不測之淵拔而起于尋萬丈至敬日盛雲而不可少屈雖共工觸巨靈掌屹立天地如故也水之滔滔潏潏不知幾千萬里走電奔雷雖

東北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高岸峭崖大山橫其前巨堆怒其下委蛇蜿蜒卒遂其東下之勢而不趨歸滄溟不止也儒者之信其志能若石之與水則幾矣今之君子所稱信志者異是蓋假稽古之力上援下推譏諛雖相與比黨而安之百姓病焉後世當以爲戒惜于何有哉宜達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左挾琴書右挈妻子家庭之間戚如也起居雖危志已信矣余幸老而登斯堂引觴道故吳歎而楚夢起而呼曰憂思如余兩人後世其或有知之者乎於是援筆記其語於壁上

計氏祠堂供佛記

晉人多捨宅爲寺而後遂以捨者爲獲伽藍神宋官及三品輒賜寺額命僧守其祖父墳墓而供祭祀焉則佛教之來也遠矣今之士庶家無不供佛而吳越效之何之伎者尤甚然淨業慧業兼修上者以清心性下者以悔罪咎達達有裨于名教焉吳梅里計氏霸越之後也有學仁者役于郡會事余余察其人謹畏而懇直任之去郡二十餘年聞其得罪而卒脫其罪也多以惡直而其脫也必以謹畏乙己偶載過郡學仁喜見余而泣年七十餘而貌不衰問何所爲則謹對曰小人在家嘗一茅菴蓄花種樹供僧念佛以終天年又泣曰小入父若叔共繼叔祖某叔祖復舉一子祖母錢仍視如己出三人進勉同心而家小起小人復有男收賦妻三人雖一爲士一爲挾皆祖父母之蔭無以答之故祀佛不但懺己愆且資先福也恐一再傳而廢求賜文勒石以示後嗣小人死且不朽余嘉其意而許之昔徐勉戒子孫曰吾清明門宅西既施與宜武寺不復方幅謂此通旅舍耳何事須華今學仁不務華家宅而倦倦佛慈是慮意

有似於茲者然越至以勤苦傷父書無輟聲訖就以敦睦傳家衣無常主計氏而欲爲百年之計豈不在人哉豈不在人哉

賴古堂藏書記

古人左圖右書蓋圖書也自漢以來有之而唐爲著宋元盛矣書畫之壽不過五百故唐絕無而宋元僅有存者其勢然也世好之者多藏之者亦不少至好而藏之以至於癖雖十乘之珠連城之璧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誠有其人矣然以余觀之趙王孫王都尉所求求堂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寶見於東坡老人易安居士之所紀固已成化爲雲煙卽宣和諡中秘閣大內之有款識者人間欲求一勢掃而不可得則愷之之咤爲通靈人皆以爲癡絕而余獨以爲達絕也然則畫不可藏歟曰恃其人主人好客而客至客至而未必不可也豈獨市之朝暮使然亦其勢然也使主人之視畫如空潭之於飛鳥任其來去如空山之于遊雲任其卷舒則無心于畫無畫于心藏之一室猶藏之兩間庶幾有道者之藏也僕周周先生凡世之所好無一足以櫻其心獨於流離患難之際惟抱所

藏書畫以俱遠恐其或遺雖半爲有力者挾去而四十年間人物無一不相知舊若筆勢克險墨波生動之輩莫不畜之于家聚之于帖載之于舡亦近時書畫之倚賴也今年寓海門東今日此賴古堂之尊靈光耳公昂爲我記之夫先生之賴於古與古之賴於先生尚有大於斯畫者而獨倦倦于是豈無意哉中郎之遺選鄭公之道務畫聖之遺書身尚非性情精氣所注人且貴之者景行其人不可見見其遺物而如見其人也況四十一年之知猶一死一生一貴一賤所以慨嘆而流連乎求求堂文集

卷之十三

記

安慶任氏贖閣記

皖郡鵲峰任君闢閣于城之中岡四望贖如也築一閣前俯大江後據龍山聖宮佛塔參差萬戶皆陰帶於左右間君日飲酒賦詩於其上豫儀周櫟園曰是可名贖懷閣君又屬余以名閣余曰天下唯地之贖可以勝懷亦惟人之贖者懷乃可得而贖也園名贖可乎歸州

嘗論與曠矣與者必不醜曠曠者必不醜與然與其與也寧曠與于地者蟻旋螺折陽閉陰伏不見星日居之令人抑鬱愁苦不能吐氣何似曠之豁然可長嘯而大呼也與於人者城府鱗甲終日默塞鬼神不測友之令人危疑恐喝不敢吐辭何似曠者之洞然可形志而意消也君平易清和一見如故好客而客樂就之以曠人而得曠地宜其騁懷於斯閣也歟攷園之自助公儀休董仲舒李文饒以及洛陽文富司馬諸賢莫不有之此卿大人之園也至於陵仲子陶元亮劉琨蘇東坡與卿求其堂文集卷之十三

之流莫不有之此又高人逸士之園也園惟高人逸士能常樂乎斯而卿士大夫未免以巖廊秘閣分其半矣君且筆仕方視部下稻重穎麥兩岐以漸晉于廊閣間何暇有此園哉然他日者簿書煩劇十指如掣臨志登高消寇別友未嘗不嘆曰吾有園可憶也更異日苦黃屏近日蒼生作霖致政將歸知止不殆又未嘗不嘆曰吾有園可歸也以卿士大夫而復爲高士逸人尚遲之又久而始樂其所謂曠如也惜吾老矣不能從君遊矣姑爲之記

遊香齋記

錫山成二鴻先生釋舉比而寓於皖城十有餘年矣余幸晚歲獲交先生贈以小詩中有詩逸休舉適道香齋之句先生愛其語因摘道香爲齋名且屬余記之余笑曰夫道豈有香哉然自聖賢以迄儒之成訓之聞或謂之見或謂之味或謂之味亦領其旨而存其有香有臭有味也者古不云乎顏子如桂道齋山先生之志心獨遠洋洋然逸天子之風自世而之世但謂之香而已宜其氣引我手靈勝地也先生武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山邊一樓樓邊一室半畝之池半才之軒梧數章竹數竿石數片冷然一簪悠然一几書數百卷圖數十冊客至酒一壺棋一枰嚼味其中可以忘老先生豈不謂之有道乎哉三十年才名同籍諸子獨坐閣屏莫不皆有先生學得一席以遊戲爲之欲求一班制而不可得余何人斯日入先生之室終日徜徉不忍舍去少陵詩方慚真隱又曰知余懶是真益真隱固不如真懶也先生有私印既鐫懶是真三字以自泥矣又景伯嘗以爲名字豈胸尚有五噫率率然不忘許白懶乎懶門有懶

謂逆風香者逆而香必是道也幸輟歌以終懶於斯齋可乎

古鑒堂記

余客院寓居太平寺之東偏一日訪六日禪師於方丈茶次師曰此仰古鑒堂也公其記之太平不知所由時東晉咸和間童師重建後至趙宋乃大著遠錄公而下靈源清鑑面謁五祖演太平燈佛鑑勤通居之古鑒堂勤禪師之所立歟抑後人之名勤者歟始六師以普潤真嗣退院古唐錫飛司空天住偶憩院之鐵佛菴法華求定堂文集卷之十三

南泉兩請不應而太平迎之至時兵燹後荆棘叢中朽木數椽無何因緣時至撫軍臬牧共爲清信而太平遂同梵率天官矣頃歲儉郡貧鐘板不繼結制寂寥師以有爲之應迹等之虛空其現也如蜃成樓閣其隱也如虹藏津梁飽則鐵枝飯共飽饑則竹簍飡共飢獨於是堂恒致意焉若曰古既曰去鑒復曰空惟此一片地庶幾光明常在耳蓋鑒何古今之有勤禪師鑒于前呼之爲古六禪師鑒於後呼之爲今古今由人之所呼而鑒無生分別一也鏡非臺明亦非鏡山河大地是沙門一

菱眼所謂雖不獨照一毫他不得者也豈繫乎此堂之存亡哉六師曰然大鑒現前育者亦接不得

廬山禪師系圖記

禪宗至大鑒能流通廣已廬山代有其人大鑒傳南嶽讓南嶽傳江西一三世矣世所號馬祖者也一之嗣曰廬山法藏與百丈海爲兄弟海之嗣曰江州雲龍幸曰廬山保其神會所傳法如如傳惟忠亦與百丈爲兄弟忠之嗣曰廬山東林雅至六世臨濟稱宗濟之嗣曰虎潞菴主古綴亦臨濟兄弟也嚴之嗣曰江州雙峰曰道求定堂文集卷之十三

者石霜亦臨濟兄弟也霜之嗣曰廬山懷祐至七世曹洞稱宗曹之嗣曰廬山羅漢池隆山主懷忠亦曹山兄弟也忠之嗣曰江州廬山永安淨悟雪峰亦曹山兄弟也峰之嗣曰江州廬山訥至八世雲門稱宗雲之嗣曰廬山開先清耀曰江州慶雲真曰廬山義國曰廬山度雲以一長慶亦雲門兄弟也慶之嗣曰廬山開先紹宗無因亦雲門兄弟也因之嗣曰廬山永安慧度懷惲亦雲門兄弟也惲之嗣曰歸宗弘章曰歸宗嚴密從志亦雲門兄弟也志之嗣曰廬山 equal 手嚴行因至九世延壽

輪之嗣曰廬山歸宗道詮清涼明之嗣曰廬山崇勝御
至十世法眼乃稱宗眼之嗣曰廬山歸宗策真曰廬山
棲賢慧圓曰廬山化城慧朗曰廬山大林僧遁曰廬山
歸宗義柔曰廬山歸宗師慧曰廬山歸宗省一曰廬山
歸宗夢欽曰廬山佛手巖因又一洪進亦法眼兄弟也
進之嗣曰廬山圓通德緣休復亦法眼兄弟也復之嗣
曰廬山寶慶菴道習至十一世道常之嗣曰廬山棲賢
澄証義柔之嗣曰廬山羅漢行林行言之嗣曰廬山棲
賢道堅三師皆雲門子也至十二世道齊之嗣曰廬山

長安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慧日智達齊師則未攷其爲誰宗子也以上皆取証明
教嵩禪師傳法正宗云嵩以後暨近代未補至賢達頭
本鬲子皆產自江州不與此系五宗惟馮仰廬山無人
焉今山之必馮氏類曰廬山遠法師道場耳何禪之有
不知遠法師時佛馱跋陀已與言西土傳法祖師二十
七人矣故系之以告是山之拘于教者庶發信心云

重修德化縣儒學碑記

御史李公下車九江謁郡 文廟達明倫堂燬于兵改
謁邑 文廟邑堂粗備而 廟貌更壞於郡蔭允竹椽

卒以煙煤公罷然動色急捐俸撤守令修閭巷觀察李
公至修猶未稱公加絳唱捐守以下皆敬應命司訓蕭
應恒董其役竭宵旦功不數月而竣氣象崇煥觀昔改
觀諸弟子員樂君子之作人也如恐不及圖鐫石以永
傳後世請余文以記之余固通籍於斯學者不敢辭因
述諸弟子員而誥之曰諸士亦知學之所由設乎先王
欲一天下之人材而束之庠序俾吏道不雜而多端高
不逾繩卑不亢猥皆循循然如農之有畔使盤根錯節
既得其用而風雨晦明亦不失其所守故一代人材歸

長安文集

卷之十三

三

然爲天下所倚重望之泰華而挹之江河者莫不指名
曰此某邑之所產某學之所教也顧不偉歟吾 夫子
以學教萬世子游居吳子羽遠豫章曾子遠楚而荆楊
之間始知有學九江歷秦漢爲大郡名儒蔚興上配鄒
魯公卿大夫之有勲業文章者載在史書不暇論近代
之所宗盟奉爲高曾規矩者非朱考亭乎考亭之淵源
實惟我元公其所論誠敬之蘊引入勝地何但中流一
壺而綱目一書炳若星日特書大書晉徵士陶潛二千
年間一人而已徵士豈緊異人吾邑士也考亭之學既

宗濂溪而考亭之史又推栗里士之自命者且何若一時之富貴赫赫爲鄉里光寵觀如堵嚙爲希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爾諸士幸生理學節義之鄉得聞至論勲業文章尚其餘緒也既荷諸大夫崇右儒術增修學宮遠屆寶興蒸蒸葉進他日致身修明所學上可跋歐陽永叔陸子靜而下亦庶幾吳幼清虞伯生之流或對考亭而無慙色直廬江漢與有榮焉何不曷歟御史李公名之粹號人觀察李公名世鐸號兼山膠州人太守劉公名元輔號調公遼東人司馬方公名從承是堂文集卷之十三

吉號

人司理胡公名宗虞號鹿遊武進人德

化令徐公名弘美號振徽遼西人

重建瑞昌儒學碑記

遼左李侯芳春治瑞昌之八年政清刑簡民安於養士安於教顧念賓興者之有日也與學博熊君一虬暨諸弟子員謀且改建以稱廣厲得人之意計費不貲毅然任之遂請諸兩臺使得命工作不數月而成先是學距縣治右百武而近或後或前或高或下於今五遷矣惟今遷地穹然而起雉外羣峰環拱如舞如飛山明而水

麗賢者豁然縱目焉翼然雄雉然廟廡堂祠以逮齋舍門屏池坊皆合法度材良而器備工憚而費勩升陸離皆增厥昔釋菜之月邑人文德翼咨於衆曰美哉茲建也人材之在方隅古今詎有異哉三代無暇論已粵稽九江漢興有曼卿之經學祝生之眞節炳烺史書雖西京職方不常厥邑而晉以來翟陶高鳳三尺童子莫不能言之非浹於先王之澤與聖人之教而能然哉建周元公卜居廬山倡明絕學二程先後照示圖書宋文公續開講白鹿江州從之游者數千人哀然爲高生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弟子者寔維吾邑周舜鵬先生及弟仲亨從子仿云故虞伯生記蔡氏學舍稱九江之盛比於鄒魯良不誣也頃賦士習祇望古邇集何歟然余與邑人言或及理學則莫不肅然而敬無敢有非笑之色一聞高節奇行皆爭相傳誦聞有犯義即細者必唾置不絕口至若文章家習戶頌然非廬陵臨川南豐三隣邑望人亦不屑道也士風今猶古也余釋思聖人之教所以宜澤於先王者其精者曰治心而實者曰勵行至見於用而達可取公卿窮不失爲賢哲者曰讀書三者而已今邑得賢侯

大有造於爾士傳循序序改觀厥成閱侯政餘端坐方
牀書高數尺手不停披日不輟暫侯既射之爾士高明
俊偉之才造選不乏又邑有士風心之底治興行之獲
屬者其必由書乎不然括帖區區之間以取科甲而已
黃茅白荻皆是也烏足報我侯教之之意

吳太守碑記

昔陶元亮有江陵之役得縱觀荆襄遺蹟以自壯其冲
懷余憾不能從南郡讀所謂太傅羊祜碑鎮南杜預碑
安南劉微碑是三碑者郎道元之所注污水也而元亮

永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元

酷好其文襄陽吳公來守江郡江郡以爲儼不足道叔
子元凱之後復有此人方修王弘太守故事與文子爲
白衣交文子謂公不敢問三碑也問襄郡復有如昔時
龍鳳之姿者乎公善詩兼覽聖多讀書更精內典其於
內治泰天性也一日以詩見奇于報之曰韋蘄州實先
爲江州州人以其詩想見其爲人至今稱詩碑焉頗慕
公淳陽驛村爲公生平得意書一太守磨之以紀功德
廬山隱者劉軻爲文吊之莫不爲之齋冷夫欲傳後世
既其實者蘄州之詩碑可比於好名之杜墮淚之辛如

不既其實也令魯公卿寬千載下耳嗚呼豈不其可畏
哉余既雅知吳公吳公治平第一非山中所宜置讀然
使元亮倚杖終日聽田間水聲無王弘風致則橫看之
不暇暇過江沔讀三碑哉

彭澤令董公澹園去思碑記

董先生今彭澤三年以丈量蘆洲小失期會例調官去
士民皇皇焉不忍其去也謀立碑示其思進升百有餘
里登崇巖堂而求余記之余嘆近今今以邑爲傳舍也
以今爲傳人朝陟而夕忘者多矣況調官去者乎董先

永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聖

生之賢不候士民更僕知爲數十年來日未覩記之父
母也調不調先生均付之漠然惟邑一去先生辭如嬰
兒奪之渾乳牽離而啼徬徨失措縱漠然於一官能漠
然於一邑吁先生其如何哉余讀唐人孫樵書益昌
令何易于事而怪之書稱易於之大者自腰笏引刺史
丹命吏剗征茶詔書二事耳益昌人語樵曰天子設上
下考以勉吏而易于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
曰止請貸期不欲堅繩百姓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
遂出俸錢獎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

無所與擒盜如何日無盜吁四科耳易于之考中上宜
哉賦不增役不減入邑者不悅出邑者不耆而盜又亾
以爲功也以況先生不惟督賦且督罰銀通戶株連非
所卽渠渠夏屋尚不可容豈曰縱舍且代納焉內史故
綴民民故惡內史卒亦大集乃若督役費絕度支矣
以歸計腹以帆計多則數萬少亦累千歲無虛時時無
虛月卽國雇恒五十幾何繹絡奔會卒不愆於使令民
亦無黷往來至無等矣傳符如使星卿月常也或求十
毀或徵百半應之違典逆之則深日出爪而作鱗矣雖
一無所與而亦不驅使艸木憐其地瘠而令仁卒改顏
去茲之溪固盜所也山邑之難懺賁稍而遊者日百千
爲伍大縣爵小縣賞尚無得也不招而獲不獲而化盜
卒無誠無也四科耳先生無負而上考亦不及焉豈暇
怪益昌哉不惟是先生崇修先師之廟而釋菜焉令
職也卽成秩於先賢之祠猶職也岳招討之廢祀久可
以不忌且非治轄也下車卽損金遺諸隣令以考之先
生之於前修先哲也可謂庸心矣以中原文獻之鄉由
解首取上第不讀書中秘而出爲小邑之令宜有不平

之色先生坐聞江湖賦詩閒遠日進諸士講文論道如
父子家人棘闈及提調所錄皆知名秀傳一時榮之余
又聞諸先生鄉人稱先生少年才高氣矜之隆風陳雲
上一登仕版恂恂自下如處女然耶否耶薄劣如余何
足生敬任事委巷至再而三搗謙殆天性也先生學淵
而文雅體和而政醇公輔器也豈但易于之名一疆項
史耶獨惜以劉牧奪先生去士民公借私禱若不可已
大史容劾見情勢迫迫亦大悔厥心曰某失賢令某失
賢令云吁安得如孫樵者書其事哉余非其人無以累
士民請公諱襄字 別號澹園湯陰人丁亥進士
重修鎮江樓碑記
定中原者必顧東南江淮表裏潯與壽春爲脊尻也江
流上下潯與荆襄爲腸胃也坐譚客說古昔事秦漢爲
疏爵之地然吳九江實都六處號耳司馬渡江潯始重
都督茲土者陶士行之公忠溫太真之慷慨庾道規之
風雅桓道濟之悲壯皆一代人豪唐以來雖或置或否
然爲節度爲招討爲總管大率與都督諸軍事相近故
有金陵入版而九江之守猶堅九江異謀而蕪湖之師

遂潰亡後黜然靈光李文忠真丈夫也以目所親記督撫非人楚興晉陽之甲奸義從之兵烏舉而城魚爛矣乃者大清不煩鞭箠而撫有之及再定江西然亦三易帥矣惟楊侯之能力而取諸原也能伐謀也能好以職好以整也能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能下士也先是其就食於下邑力分而罷無堅城兵就糧於郊原氣驕而野無膏腴兵就炊於民舍執平而港無居人君侯馬上策之曰余固甚鄙士卒也然愛百姓所以鄙士卒之道也余固甚愛百姓也然敬士大夫所以愛百姓之道也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聖

是乎兵動如水民靜如山民動如煙帥靜如鏡一日休沐登高陴而四顧矚大江之洄流橫手百尺笑語偏裨北固南樓古人非遠奈何對荆棘爲狐兔牙幢耶遂構材而新之置酒觴賓其上樂其衆兒以屬高雲旗計部曰縱不好名如叔子沉碑江底爲癡得一文人書姓字於大楹之上足矣隱君子止肯爲單道開作讚乎敢煩公致私焉計部于某繆以氣誼相引重既以書來報然莫知所辭父老又環而進語吾儕食侯德三年報之者止寒山一片石耳公無固某因嘆建大節擁雄兵手提

天下要領之地如是者星羅辰布蓋四五十公余雖不及悉見然百戰之餘刀血方鮮醢酒賦詩登高望遠遠雍容與衆同樂若君侯者羣鸞厲飛方識鷹隼之義熊羆畢集乃辨角端之仁澤之世得名鎮也豈非天氏侯名捷字元凱山西之大同人

德馨菴碑記

蓋聞古之名將將畧自神乎乃聽於神城制可規也以護祠爲名士氣可作也以金錢爲卜人卒神之圖者不啓遂以神道設教將以愚民求其勞勩卒亦以有是祠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三

聖

傳春秋以來史所志者盡廢車乎九江甲申城鎮自鳴夜登堦卒見大神自城墜之廟以出南簿甚都馬上指搗所以防禦者甚甚而德安有暴死而甦者亦稱介而馳萬人屬于道曰檄協守九江初莫不妖之而已事徵信遠戊子之先一歲也帥欲廣其宅毀濂溪周公之肖像曰彼止能詩句耳是夕家人具見幅巾深衣者色於室怒於堂又以靖節陶公專祠爲廐然馬輒瘦帥始悔謝還其二祠加飭焉自楊公受鉞吾鎮戰必勝攻必取其肅兵也一豎一釜不敢貸諸民而喫咻民如建鼓而

求子呼必至至必采東蘆對粟朝輪朝錫夕輪夕錫
無煩行戶者若公攸行神所勞矣公性孝友以經營
四方之年字兄孤以爲子人不知其非公子也一夕夢
大士曰公自有子爰舉一丈夫子三夢而舉三文夫子
公曰某何以答神既哉乃卜吉督府之左枕江而廬爲
室二前以祀大士曰降伏悲憫若目雖異聞如就虎即
謂能仁是某師也後以祀送生痘疹諸神曰羊祜之取
玉環曹彬之援金戈豈無主者大士化身耳是某師也
東廬以祀梓潼神曰薛道衡有言文昌動將星然上開
球堤室文集

卷之十三

書

明之書謂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是又某師也
西廬以祀漢壽亭侯曰壯繆萬人敵周公瑾尚畏其飲
馬長江況其下乎忠義凜然蓋自性生是又某師也祀
已而而顏之曰德馨卷取周文公明德爲馨之義旨哉
公之命名也自秦上首功輒取匹罪首烟雜馬渤薰黔
之以訛功殺人多者祿愈厚官愈高嗚呼佗遠不其論
論九江漢灌嬰取九江不戮一人至今城曰灌城井曰
灌井食於太廟最久遠宋曹翰怒九江不印下屠之不
三代而子孫巧於市遂無一聞者豈不謂神之憑依將

在德哉以公之所行考之九江產子十萬尚皆以楊爲
名楊之千億又烏足道昔者公家處道儀同三司帝常
賜以短竹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今公嘗
令電發兩射風馳實如高山割如溪溪竹策之用方自
此知神之相之視乃敬德可不信歟是役也賁踰千金
告公修繕燕食指俸爲之什之七八同官茲土一心而
力以襄神休以爲祀事則江西按察司僉事巡九江道
薛公柱戶部浙江司主事管九江鈔關許公煥九江府
知府王公孫章推官席公教事德化縣知縣呂公朝輔
宋是室文集

卷之十三

記

而公之裨將遊擊將軍姜公騰蛟王公家棟李公芝馮
公良弼公名旋官鎮守江西九江等處地方總兵都督
府都督同知公既命余記其事而系以辭辭曰
衛伊匪兵養伊匪民二者均子義臣疎親帥寔父母懷
之一德灌乳燕燕其儀不戒民易以報神則知之大士
來夢曰公何惡天則好生公不嗜殺生者神實殺者鬼
罰公介而嚴風良艱奸奸絕國肥良賴世巡孫孫子子
如江漢水爲滯爲沱溢出不已匪德弗馨匪馨弗聞
爾民士視此刻文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四

柴桑文德翼著

廬山圓通寺僧戶碑記

蓋聞浮屠不仰食不俛食不田業食田業食非佛意也然嘉賓損米既覺有待之爲煩愍度救饑又疑無義之難立田業食非佛意也勢也廬山西北隅有圓通寺南走豫章道冠蓋居停於是焉在南唐李氏時有道安禪師宗風遠播宋命將曹翰取九江大師駐寺門翰所至暴掠僧衆奔竄殆盡師晏坐一室翰見殊驚曰獨不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一

好殺人將軍乎師所然笑曰某不怕死和尚也遂改容束帶拜之後歐蘇兩文忠曾宿寺中歐排空釋名教蘇正通聲邑消息於東林與歐夜微及曼師事歐次日賦廬山高以去崇禎間建武黃元公先生延浪杖人是寺登壇說法法侶雲奔適曼師塔圯諸議重開元公局先君子治其事先君子卜甲戌秋吉鳩工告成洗祝錫石時日并符元公喜甚日與坐夜話亭中商畧性學然先君子留意濂溪通復之蘊而元公先生欲以山谷強茂叔就鍛鍊於宿老各相視而笑也自浪杖人移錫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二

去先君子既賈謝敷之星而元公先生又含卞壺之石圓通二十五聖之地方且鞠爲茂艸一丈矣兵後十年漸得蘇息一時名卿鉅公輅車至止必爲之憫惜殘僧詢佚事理寺產復釋戶僧始得舊田而耕食之并以食方之來者余因是嘆曰古者謂四民溢爲浮屠遊而五也圓通僧力作伴於上農租庸調不後於供不可謂遊然愚者耕而俊者亦能結制自恣舉師入道門遊無獲哉湯義仍稱忙人奪閒人之田忙人飽欲死閒人饑欲死何如以閒人之田還閒人而庶幾於千百閒人之

九江重建闕壯繆廟記

九江郡郭門外直馳道西地垂盡左揖湓浦右臨河南望景星湖北枕大江有廟鎮之蓋祀闕壯繆云甲午夏六月災冬十一月僧寂亮重建之前堂後閣神像威如崧巖庖福視昔加具雖近市阡隘而山水所匯舟車

所至亦一郡之形勝也求余記其歲月余因舉以語客
曰漢丞相忠武侯死蜀人求爲立廟不許百姓時節至
祭之道陌上習墜向充拜章言野祭非所以存德念功
若盡順民心費而無興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
近墓爲之乃許一建廟汚陽而已今壯繆廟徧天下九
江一郡建且四五矣禮歟客曰壯繆之於漢可謂忠於
所事者矣方昭烈皇帝奔走於二袁魏吳之間無役不
從大設方建而公已守死崎嶇強敵獲安四十餘年皆
倚公之餘威也況丞相說權於柴桑與周瑜同治水軍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破走曹操九江實季興之地後雖有白衣之詐公痛心
疾首於阿蒙然視九江猶吾人也至趙宋時呂師夔一
降九江人唾罵至今縣是以言公知逆順輕生死忠於
所事如此縱百祀何資於禮余曰然哉忠武丞相紫陽
先生且祀之廬山臥龍岡廬山臥龍岡於丞相何與而
紫陽以爲千載下有識其意者其意殆欲激發士大夫
之忠義耳不難識也然士大夫爲師襲之所爲者豈盡
不讀陳壽之書歟謁丞相及公廟豈盡不有視於面目
歟順逆不明生死又重卒陷於大戮而不暇恤也史又

稱公輕士大夫而重兵卒得毋亦逆知後世有然者歟
抑人不可以一量量耳公輕士大夫而後世士大夫亦
尚有抱區區咫尺之義以求無愧於所事雖窮且死而
不悔者豈非因公之所輕而自重者歟豈盡若師襲之
流歟九江茲祀接之禮固不知攸當與否而義則竊附
於紫陽而已

重建九江府理刑廳公署記

凡郡太守握之丞倅掌之掾領莫如理云理雖祿部都
會大政大獄胥待之治故得其人則大吏如鏡小民如
或是在堂又集

卷之十四

四

烟莫不得矣理而令之聽斷樹下樓宿葵園雅集無堂
魚懸乏室勢不可也然土木備厥編戶金粟賦諸屬員
義豈可逃情非由徑苟昭其度未或非之司理胡公固
有異者九江公署背面江廬地殿且隆相維郭樸理居
郡左挺秀而前甲申季春寧南兵變守治焚燬爰寓理
居後來者致宅倅館或僦民居居民居疎曠不咸倅館痺
敝已甚胡公來止政肅而和法清以直上下安之期可
報矣己亥之秋乃慨然曰九江十萬戶如燕巢林如鷗
狎海莫或奠居康食而官司者且播越不圖久遠與苟

且旦夕遷去出者安禁不拱手謝城乎吾爲民倡且生具共乃建二門一楹儀門三楹正堂三楹東房六副之內室一書室一又副之丹漆輝赫屏楮森煥匝月告成吏民無一知者良歲曰古國爾忘家余曰不然事微情實苟能視家事如國事必無鑑澤之車視國事如家事自對運朽之器班史慨嘆於宣元之制陸書感懷於魏初之工良有以也公之爲理善不勝書片羽識光一寸知巨余從郡大夫後有事學宮敬聽無違以先子公語以改著之由一一如畫謂可貽後法者屬記之石

未進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公諱宗虞字禹公江南武進人起家乙未進士

重興南禪寺碑記

晉遠法師拔止廬麓道風四播淄白從之遊者林不能容環廬數百里間皆其弟子精舍瑞昌南禪寺其一也寺久而廢幾僧守之崇禎庚午之秋泰和學博潘君震龍向爲諸生一夜夢有僧募衣者他日適市遇南禪僧所化地藏王菩薩新鑄露立遂悟曰瞻昔之乞士得毋是乎乃重莊嚴之又慨然曰有是像也無以居之奚可於是盡發其家所藏不下五六百金購良材特建巍然

遂爲名招提且當敝棟呼祝蒼黃問家亟報產一子於是環觀者皆合十讚嘆曰是希有事菩薩神通也迄今壬寅之春己三十有三年矣學博君久下世而所產子亦類童烏其猶子道登向余泣曰先伯父雖未免周顯之有妻亦近王方珣之捨宅敢假先生一文俾後世向知先伯父姓名達法師蓮社眷屬猶未散也余欣然許之爰同出色北郭山逕遞而溪潺湲望小玲湧出於古樹新篁之際者卽其所也僧破浪出迎其茗供坐談久之乃歸歸其日慈潘子家齋頭念是寺之淨土可依而

未進堂文集

卷之十四

六

學博公之慧業難泯也於是乎記之且系以詞詞曰廬山之下有聰明泉遍地處出數百里間各立慧艸分身現焉彼厲門僧又唱南禪驛目視伊固不可計蓋闕其室藏闕其宮繼葉於幢雨花於峯應夢尊者不而通以無爲法作無爲功曰蓮未變如在林東試問辨香大宗小宗

瑞昌縣蒸樓碑記

邑之有蒸也自治所視之猶人之有冠也自治四境塚而視之猶車之有益也使車而微蓋人而脫冠其何

以威遠而武遠乎矧庫爲守獄爲寄嚴鼓節而申儆繁
惟居高之呼是賴闕焉不建政體於是乎少替矣瑞昌
由兵興以來適燬於賊歷令君十餘卒時絀而不能舉
羸也嘉陵劉公至下車四顧山川清淑潯潯宛委會於
城下告祭司門不稱其邑心實愜念之其月報政政理
治清民大和會國賦雲湧民訟雪消乃下令聚父老而
謀之曰余不忍勞吾民以一邑長而令公門北於短垣
疲羊得踰焉其謂之何取材於林伐石於山編夫於里
勢且弗可止然余幸不至此古亦有言太上因之其次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利導之余以心計廢浮屠有石惡其棄於地也餘艘之
餘材蔽牛匠石不顧焉惡其背於汗源也邪許而致之
薄笨車足勝任矣余卽解罰餼損其葵魚之貨以畀工
不亦不勞民而事已集哉父老曰唯唯幸甚公又曰各
余縱不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然朝夕爲民勤焉委蛇亦
僅矣誰實相余父老曰唯唯幸甚士某也良士某也良
公曰諾哉其卽乃事雖然材有餘焉余不敢陽鱗邑之
人士也余寅余賓其以餘材爲館以禮下之父老曰唯
唯幸甚越數月門告成館亦如之德翼以部民謁公入

其門肅焉適其館安焉公念部民之與尊人少泰公齊
年友也而辱加禮焉於是乎環而瞻之私言曰天下有
爲政之具而不知爲者矣一邑利也而不知興一邑害
也而不知去非其智不足也志不在公焉耳公世清白
吏爲吏廉謹而慈惠至惡惡如棄咎焉凡事可爲精敏
以趨之而絕少瞻同策門亦政之微者因材石之所棄
而大工以成民念勞焉非志於公而以國爲家者能爲
乎公家政諸宦業他日必有偉然可觀者不但郡邑間
循良一傳矣蓋以是卜之也公諱景舉別號岱陝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八

署陽人

嘉興南門重建三元閣碑記

嘉興城南有閣曰三元者肇建于宋寧宗開禧間元壽
災載建失考有明嘉靖末復災萬曆九年乃克載建崇
禎末又災災者三矣道士黃弘敷與其徒吳漢瑛結茅
以守香火弘敷故漢瑛孑然一身募亦勤苦始獲鄉人
方際明捐百金爲倡咸聞樂助而閣復歸然立於今順
治之己丑閱十七年余過其地漢瑛來請文記於石余
語之曰自兵燹後大江以南郡邑舍及學宮鮮有存者

有司筦錢穀執鞭箠且風勸民股以希復承平之制垂
二十載而卒不見成功汝羽士手一柄懷一籌不數年
而事立就何歟非誠而一公而忌私能爭勝鬪捷於有
力者歟此勞固宜記有獻疑於側者曰三元非古也不
在祀典且老聃法亦無所謂三元世傳其經不雅馴緒
紳先生不道也與釋氏之圖覺楞嚴宜若殊科而閣歷
代不毀何耶余又語之曰三元非古也天地與水則不
附天之覆轡舟車所至非地則水敢謂無有分主之者
耶凡民之愚畏聖人之經必不如其畏天子之律畏名
教之責必不如其畏神明之誅夫大誥何必文于典謨
哉蓋道之由來亦遠矣自漢以下雖謝太傅王右軍之
賢猶自稱道民請罪恐後而況蚩蚩者乎故凡可以道
人爲善者雖王者不輕毀也余又攷開禧之際韓丞相
侂冑方徵舉用兵國力民力宜皆少紉乃尚加意爲之
章太上感應之編崇自高宗延於孝光寧四朝猶不敢
替故民間欽承如此抑或道君宣和之流弊尚有存者
滋漫而不可圖遂訖江左不廢皆不可知然要凡可以
道人爲善者雖王者不輕毀也故三災而終建開者咸

東坡文集

卷之十四

九

以爲然遂并其語記之

重修錢塘于忠肅公祠堂碑記

錢塘忠肅于公故居改建祠堂春秋虔祀垂二百年於
茲矣災四降皆燼而寢室巋然再災兩廡並燼而正廳
復歸然鄉人思公之功德感公之靈輿捐財而大新之
崇隆丹碧視昔有加屬余謬文紀其事余惟公勳懋社
稷事著國書天下童叟皆狎聞之而况公之鄉人乎說
者謂公功偉於寇準之澶淵而禍烈于晁錯之東市昔
日徽公將師晉東而景宋南矣攷土木之役輟雖北狩
文皇之犁庭未遠宣考之出塞猶新邊畏威神張懷仁
厚無永嘉骨肉相殘之憂少靖康姦同積亂之形聖意
元爲封疆皇情非耽遊佃恐尚易靖於祖述憤不難信
于李綱然而君在外而臣專兄未終而弟及母后雖聖
僅一婦人朝廷若空惟茲司馬率徒斃乎腐黨口不絕
乎訛言不花不樂而翼虎也先九邊皆動宗雷茂七而
連錫蕭養三省騷然當斯時也寸心欲灰孤掌空拍靜
八字之贅柱聲色不形扶一人以龍飛定策何有况乎
八駿而返王滿頌不煩於祈招一言而歸太公慚無憾

東坡文集

卷之十四

十

於鼎組忠已大矣功已高矣然南內之遷未聞善畫東宮之易不倡危言勢固處于誰何賢不妨于責備蓋天位已定人事推移恐致他虞李泌尚靳微言于唐肅豈可再悞趙普且陳秘計於宋宗以是譏公豈通論世鳴呼洛橋柱宇知地氣之漸南步廣蒼鶩識天道之在北血久化長弘之碧散作雲烟氣猶乘子胥之濤聚爲風寔人心不死共祀錢鏐廟貌如生同裡許遠苟未忘夫忠孝幸流覽乎斯文

重新南城縣廨碑記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一

南城邑在西江之南閩粵之所由入也僻而衝名腴而實瘠以衝而應之僻欲求其入者悅出者譽難矣以瘠實而副之腴名欲求其迎而不拒望而不許皆難矣加以民善遁逃士好譎詭合於斯者如傳舍然懸案于枋跋足思去遑顧屏之謀瞻視計久長乎余他遊過肝謁苗公於邑時正淫雨門下水盈尺堦墀塗泥堂上漏下濕旁顧左右敝衣網身蓋民衽席上而吏胥氷上也及登後龍山榜華閣則又左琴右書樹竹翁薄几席華瞻手擎石磬以娛客身若無官者余太息久之去而後返

而邑忽如新作門以外石皓皓壁暉暉門以內丹碧輝曄柱礎森森於是揖而詢公曰公不名一錢自不費百在一錢何以克此公徐應曰胥吏有不法者罰以工縮損俸錢爲南城瞻視謀久長計耳豈令自爲哉我公廉潔性生清淨政成萬民莫不懷依惟是一二子弟子產誰嗣之歌有待仲尼惠我之謠微傳泊然不以爲意也公之于民至矣自公有懸榻亭之立亦當自愧始意也他客至而榻不卽下得毋曰公欲陽橋我歟自公有鼎峙篇之梓亦以石生爲囑意也他士至而鼎不共染得夫是堂又集 卷之十四 十二

母曰公欲秀士我歟皆以意揣公而不知公情專而愛仍博外嚴而內自寬也蓋古之爲政者譬之治室然室必大壞而後改作則費重人勞而功亦不易就將壞而猶可支從而整理之則費輕力省而功亦不難成使邑而困窮剝斃十孔萬弊卽寬猛交投救之益裂使邑而民安于鄙士站于都困如病而尚可瘳斃如絲而尚可運用藥者百毒以攻職績者一刀而斷是以治未壞之室而俾之速壞也可乎哉南城自唐宋來多名儒碩士近溪先生一席至今未冷風號淳厚之鄉近者遑遑效

他邑謫張不風而波不薪而沸殆於司馬子卿所稱教
不先率不謹類歟我公一代偉人屈為小試下車以來
一切與之休息愛民之慈教士之毅本末自不同科持
心之厚履躬之清終始絕無異致如為室者懼其大壞
而隨方整理以興還於先正大雅耳非醜醜俛仰苟營
一官計者比也區區者何足以知之余因公之治廨者
有似乎公之為政也乃論次而刻之石公名藩字九符
別號黃皇山西平定州人四十年名孝廉高邑趙忠毅
公之高第云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三

德安縣重建儒學碑記

學肇自上古虞夏而後可致而知也然漢以來太學四
門具在京師遍天下郡邑立學實維趙宋當是時人材
最盛而江州德安公卿大夫有名者選選間見儒學之
立父老相傳舊在邑城異方河水之東不知何時長令
博士以朔望講拜春秋釋奠之為遠也改建于邑中科
名漸耗明萬曆間福清葉文忠公父朝榮判郡事來署
邑家乃謀而力還之舊地遂鄉舉不絕至有進士及第
者近遭兵燹化為莽原宿狐兔而牧牛積求一椽半瓦

無或存者官於斯土視事不急時亦不暇又功大力煩
難以率舉廢而不問者二十四年故士氣索然無一應
書張公下車謁聖廟吏報無有也大恠之進諸生詳
詢其故為之四顧拊心久之邑瘠而歲儉勢無可如何
適邑且無署寓民間公曰令寧無署也先師可無宮
諸士可無學乎于是乎議捐而諸士多貧無所可捐公
遂有之一身日月經營遠歲戊申而殿廡堂祠門櫺櫺
道無一不新丹堊塗壁皆加礪昔公欣然延諸士而勸
學于其中曰是不可無記也走而徵文于余余謂公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四

知所重哉先王之立學也訓之以詩書禮樂導之以孝
弟廉讓治心而復於性體道而本諸天修己及人明本
致用然後朝廷頓天綱以掩之責旌帛以榮之設好爵
以廉之故一時耆器待問之儒大則賓師小則百職皆
有以殫于當代而言行猶垂於後代非苟焉而已也聖
人既邈而學凡四變漢有經學唐有文學宋有道學而
明有經義之學皆學也說者謂學莫尊於道莫切于經
莫浮夸于文而尤莫流蕩於經義更有說者謂經為訓
詁之陋道為文貌之迂文尚能體物記事而經義排偶

不適于用徒取世資而已二說雖經義起家之士亦不諱彰言之然余竊以爲過也天子之取於士者取其心術而已夫士日夜以孔子孟子爲錫思其義理效其言辭分判之間不敢逾越心術而烏得不正哉經義之爲體也猶史官之代王言也代王言而弗訓辭淺厚文章爾雅則莫不慙焉士代孔孟言而何不可善殖于學乎故今制遵用之偶革而旋復明其所守者經所師者道所資者文三學皆萃焉不可得而易也朱徽國非道學乎經明于漢文法于唐經義守之如金科玉律爾德安式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一五

安州碧霞書院碑記

蓋聞世道之隆污繫乎人材人材之盛衰關乎學校學校攸興與師帥之任也而學校外先儒生寓仕宦之地又建書院以廣之莫匪式教天下書院自濂溪以迄嶽麓

不下數十計惟楚爲多矣而安州獨無州有三臺碧霞其一也地踞郡北隆然而高削有如臺焉舊立玉皇閣其上州人伏臘奔走焉明萬曆天啟間錢塘葛屺瞻使君督學楚中建書院于玉皇閣之左士以丕振垂五十餘年而圯矣石城高雲旂先生守是邦之十一年百廢具興訪其遺地而太息久之于是乎一新之閣先成而更創一樓歸然以復書院之舊初勢面異方水入懷而復去乃改正南向背坐壽山東望乎黃州西帶乎白兆南俯雉堞遠指浮屠爲奇峯院遂甲秀乎三楚矣先生之意固非區區科名第一望諸諸士也蓋欲講明所學以嗣徽音於先儒焉院成適武塘魏君青城以試事至相與落之而德翼亦偶寓州中先生屬以記文余辭不獲命乃申言于先生曰學以事心也紫陽之格物格此心也陽明之致知致此心也有二乎哉嘗竊有問于先生云人不畏天命無恆也身去天命遠耳某一日侍講經筵天威咫尺心忤忤焉靡寧雖欲不畏敢乎斯言也非卽程子之主敬歟格亦格此不敢不畏之心而已致亦致此不敢不畏之心而已先生無所不敬卽試童子

式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六

懸先師之像于上開戶焚香終日端坐以關焉而死其
立身行己有大于此者乎設書院于玉皇之側正使之
呼吸帝座而生其畏也詩不云乎上帝臨汝無三爾心
是之徵矣近士習佻達而器識益卑在布衣時素乏模
楷人倫綱紀名教之志他日卽樞要亦不過茅靡隨俗
俯仰耳人材豈足恃世道豈足還哉先生以六麻稱治
平第一急急于教化與文翁蜀郡韓愈潮州不啻鑄印
而立爾諸士沐浴而膏澤之異時所得人物自不僅王
鄭二宋之流輩已也風與山川共高長矣獨歎盡哉

式是室文集

卷之十四

東林重建神運殿碑記

嗚呼佛法之興豈非神哉肇於漢廣於吳而光大于東
晉余以爲庠序會處其易惠遠處其難何也勝協顯
宗之夢會現大帝之光皆與盛天子譚谷道仲志達無
不可爲而遠以主達百六藝千九五法無所付一難也
勝起西域爲玉燭之區會產康居亦金和之國震旦訝
其遐獨神州服斯高風而遠以儒生染服說易注詩近
浮襄漢人以其近未免倂偶二難也且勝長安闢化譬
居高順風之呼會曰下宜猷循中衢共樽之酌朝趨如

市夕湧成潮而遠卜築廬麓林瘠谷隱虎豹與之穴獲
欲與之姑苟非慕道之忱誰能枉道三難也惟道香于
梅檀性介于鐵石懷淨于冰雪韻通于笙竿故海內英
奇不期而輻輳焉如針之赴磁石有不可得而解者矣
余嘗緬懷古昔如姬周文武周召祈命于天所謂卜世
卜年者亦終有所底止豐鎬之間求所謂辟雍明堂者
已久不可圖畫區區東林數畝之宮起而廢廢而復起
垂一十六朝而所號神運殿者今歸然如故也嗚呼豈
非神哉五牛之幹百雉之繫于霄而陰社者忽然風霆

式是室文集

卷之十四

十八

而交至泉壤而立湧罔神也大者千鐘萬緡朱提素練
細者約食損衣五銖六鎰不吝而樂相與歡呼尤神也
人皆知其神以神而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寺僧自
眞居寺殆五十年矣淨業堂襄其師大柳和尚成之而
神運尚缺其始師欲造無樑磚殿規潤而土疏數爲之
數圯自眞曰神運故木殿也師寂遂獨肩之經營慘澹
不知寒暑觀察金沙西崖和公以施木始之民部白下
雲旂高公以施甕中之太守中州致恭陳公以金墜矣
終之殿乃考成而其像之莊嚴路之清淨亭之森然以

安池之泓然以潔皆次第卽敘至若山嶺之一樹一竹
寺田之一畝一溝莫不有紀皆自眞五十年一手一足
之烈也余夙敬其道業爲遠公孝子忠臣亟請余曰某
老矣惟公知我幸爲一記勒之石死且不朽因爲之銘
曰

佛光夢漢 舍利降吳 孰與東晉 聖教益敷

惟達法師 法門清淨 如意手秉 諸賢悚聽

道高億衆 德敬萬神 忽成精舍 力匪以人

是云神運 神其明哉 更有神者 不告而來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二十九

如我真公 東林耆舊 手扶大殿 刺棗業就

勿云易易 殆五十年 夢寤飲食 每住白蓮

熱血老筋 皆輸我祖 後世繩之 與佛不朽

廬山免給茶引碑記

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不設厲禁凡以同民也然仁人
君子不格于禁矧於非禁不民而罹於厲矧於餘民而
罹于罔厲廬高寒不宅民方袍者充守戶耳石筋山
脉似鍾異于茶而蠟面乳頭實不良于貢縱或有之亦
幽并之梅淮泗之橘江商亦不是問胥亦不是徵從來

遠矣近爲闕請茶引太守陳公口惡余聞廬水廉泉
天下第一耳茶於何有客曰廬無茶乎曰請按唐宋如
通考所稱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雅州之露芽南康
之雲居饒池之僊芝霍山之黃芽新門之團黃臨江之
玉津蜀川之雀舌潭州之靈艸彭州之石花袁州之綠
英建安之鳳髓岳州之翎毛岳陽之含膏冷劍南之綠
昌明而廬廬不與焉如國史補所稱劍南之蒙頂石花
湖州之顧渚紫筍岷州之碧澗明月邛州之火井思安
建州之先春龍焙渠江之薄片巴東之眞香福州之杜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十

最洪州之白露涪州之寶花雅州之鳩坑潭州之鐵色
夔陵之壓磚常州之陽羨婺州之舉巖了山之陽坡
安之騎火黔陽之都濡高林瀘州之納溪梅嶺而廬
不與焉於是方伯余公聞之曰信豈惟唐宋哉北元之
權茶也至設都轉運司於江州而廬廬方袍者晏坐自
如此丹丘子之所不得而乞有司又何知矣邑令張公
祇承二公之德音具書上請得永蠲以著令都督趙公
聞而躍然曰嘻不佞不似王蕭嗜酪奴然共處此土令
永遠病瘠渴可乎有貞石在其俟記諸

江州復龍池寺地基碑陰

郡人文德翼曰江州南湖之有龍池也猶杭州西湖之有昭慶饒州東湖之有薦福也三寺之後皆不幸沒于民居雖見佛尊不知天大恒閱數百禩矣昭慶之復自唐白少傅居易助也薦福之復自宋范泰政仲淹助也惟龍池實遠公八大叢林之一據景星之勝拱重阜之高珠池呈祥石塔授記因歸市井遂坐陸沈上干天和賴召火學適今太守致恭陳公閱視嘆曰寺非僅祖堂其佔官地有律且赦而還之僧于是春先礫剪荆榛舊址畧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隆然遺溝畫若葢相提之崇雖難稱待於應器而林間之光復已同算於袞裳矣我公善政秋旻春蘭木榮大書祇此一舉自與白少傅范泰政鼎立而車驅共爭今古也郡人士恐久而跡易湮爾將公示浚刻貞珉以告後人余喜郡龍池得與昭慶薦福並名寓內昉自我公他日甘棠之思豈不與此湖共永哉

湖口重建海清寺碑記

南方佛寺肇於吳延於晉極于梁陳暨乎唐宋達磨子孫沿江又叢居焉嗚呼盛矣九江屬邑湖口江之濱有

寺曰海清者余未歷其所亦未攷昉于何朝但釋其爲名處江漢朝宗之地下百里卽爲海門名曰海清豈不恆哉聞有明征僞漢時軍於都陽太祖曾駐蹕焉始詔一新之近燬於兵惟基與瓦礫在焉僧德華掃而跌坐其間衣布衲緇絲紹咽喉默塞言不能朗願惟利竿再立長者財施輒以千計不知費幾僧臘也江西撫軍董尚書一品夫人夢遊于寺識其顛辨其貌升其堂聞其鐘鼓朝告諸尚書尚書其下令於湖口詢之報曰如是如是乃召而與之傳以重建今新然一新矣德華有師畧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起月以濟宗而說法三祖寺請移錫其中佛事多就走一葉請記于余余告之曰佛法非塔廟之爲重也塔廟咸而毀毀而成如瓊無端清淨法身無成無毀無去無來不可汚棄不可雕塑故佛方便譬喻輒以海爲言悟則爲般若海不悟則爲煩惱海廣般若海竭煩惱海豈有二海哉海而曰清無煩惱也一塵不到萬里無波在人王爲瑞相在法王爲性相尚書暨夫人恩旨未勉重憶靈山德力愛覃廣開淨土寺之建也匪伊一僧之力蓋其所從來遠矣然是僧薰修不懈堅疑有終業竟有

爲空觀無漏余雖鈍者嘉是善緣企爲斯記

廖昆湖先生講堂碑記

畏壘之尸祝甘棠之詠歌維古然矣然攷三代以後循良之燦然于史者其善政固非一端若興學造士之舉雖翼黃謝未遑焉惟漢文翁之于成都唐韓愈之于潮州二人而已至宋眞仁間南康始升爲軍二百年濂溪紫陽相繼爲守而興學造士之法皆浸浸進於道矣白鹿爲李山人隱處南唐建爲太學二公又拓而光大之故東南之學道者以二公爲歸比南康爲國里矣室有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明李獻吉督學于前李忠節司理于後皆加意于白鹿甚厚他茲茲土者具文而已近者連州昆湖廖先生起家爲李李于茲土莫不孳孳焉惟李之是訓是行也當是時盜賊滿天下大將將叛先生許身於國督濬督兵不決旬復袁州遂命守袁州旣而打圍瀘嶺凡若干年諸大臣薦登故事貳守於楚復來守南康南康之父老子弟一國如狂曰吾父來矣吾父來矣守近三年凡康郡之麗譙橋梁亭閣屏舍無一不飭諸士環相告曰何以報先生哉先生之所好者道也所著書滿家所刊行

書滿院躬爲父焉與諸士講荷遠而之鹿洞焉則民事不無少廢于是乎擇舊學址由郡西門出一里而近治元妙觀不百武負橫岡彭蠡環于左匡廬踞于右前則北山拱揖焉壯哉秀淑之氣所獨鍾也建樓三楹堂三楹門一輔以號房若干適成而德翼至緩步而往視低徊終日不能去云德翼與先生己巳同賜試於五鳳樓下號稱同年生者也泰山千里之仰黃河五里之潤兼而有之諸士屬余以記諸碑其何敢辭因而詮於衆曰夫子不云乎余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春秋兩相表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裏非判然二經也余讀先生之書矣其所刊正字孝經忠經正字孝傳忠傳馬氏去孔子不可爲道里傳去經亦相至河漢得並垂至今者豈非孝經春秋之旨合也歟余又聞先生之言矣曰一時則論乎順逆萬世則論乎是非悚然而聽之此固唐王魏明楊胡之所不論也與紫陽莽大夫晉處士特筆何以加焉益信孝經春秋之旨合也行卽志志卽行也抑又聞之濂溪之道上而而治郡亦以靜紫陽與象山刻畫利義如別黑白苟利義別如黑白而自治治人曷不靜焉先生立身行己皆

淑周朱又從遊于史道隣相公李懋明御史大夫最入
宜其卓然自立于當今也余豈敢讓也哉

廬山文會堂碑記

連陽廖昆湖先生由理南康以迄爲守民食其德士服
其訓殆三十年于茲矣僉謀于廬山之麓創屋三楹益
之以樓門版于前舍列左右名曰講堂以云報也先生
解焉曰今尸祝我後不化爲馬廐乎吾手摩像設四五
矢奈何更作無己其以斯堂爲文會堂樓爲藏書閣庶
幾不廢乎文子聞其言而敬之曰講堂亦古也王逸少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聞成都有漢時講堂慨然遠想欲一遊目講堂亦古也
若廬山文會莫逾於朱晦翁藏書莫逾於李公擇李氏
之書等於烟雲過眼而晦翁之堂與梓雍不朽照耀列
朝先生續之豈非士之厚幸哉太守職雄師帥續文會
之義殆于地師而爲友得毋道尊而更謙乎子夏西河
疑于夫子魯子罪之濫臺滅明於孫章祇稱友教友教
亦師教也然夫子於門人且以疏附後先奔走禦侮猶
比文王之四友則夫子且爲友教而況諸賢乎先生之
以文會名堂良有以也雖然聖賢之所謂文非後世詞

章制義之類必六經也文就有文於六經哉自漢及唐
儒者皆究心於經學宋始滙爲義理又體之爲六經注
我之切近則文已備于一身矣又何會焉然無師友倡
之于前子弟率之于後則有日入于孤陋介鄙而不自
覺者矣先生鴻才駿伐著于兵間應載在國史卽治郡
一節善不勝書而詣學教士必首以李觀袁州學記爲
子死孝爲臣死忠二語稱首復刻孝忠經傳賜之求忠
于孝古志之矣孝經尤六經之源也吾聞諸天子孝曰
就序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寃庶人孝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奮先生以度自式流譽遐邇凡所以寃士而育民者莫
不于斯堂始基焉顧不休哉南康人士懿資操學爵宦
阜之高崇蕩宮亭之淵邈言必忠信行多模楷匪晦翁
遺澤不能及此先生崛起而庚新之日引一日斯文化
成呦呦白鹿聲施遠矣君子豈第退不作人雖百世祀
之尚未艾也

九江重修儒學碑記

九江郡學燬於兵惟聖殿暨櫺星門未燼明倫堂尊經
閣攸聖祠敬一亭省牲夏衣二所名宦鄉賢二祠皆無

存者亦既二十有八年矣康熙十一年歲在壬子漢陽
江公守九江報政甫暮適屆賓興遂請于上司譚于屬
邑捐俸以大修之庀材孔美鳩工孔良敏督而厚資之
越三月乃成提陞其觀丹青其貌釋榮而告之 先師
士人鼓舞樂教化之日允升也公既詳紀其事復命不
佞德真區蓋言德翼讀史三代而後興學雖賻漢蜀郡
文翁而郡邑皆立學實本元魏高允唐宋元明皆因之
耳當漢盛時九江守戴次君聖世所號大儒小戴者也
然守九江未聞有意學宮之事雖大儒亦何裨之有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七

抑察我公之意志所謂學者非但以賓興爲重而已蓋
科名卿相雖自學宮出而學殆非科名卿相之是尚也
儒學莫盛于漢理學莫隆于宋經正則庶民興理明則
人心正吾郡殆庶幾焉九江朱普乃桓榮之師也謝安
卿乃衛宏之師也而鮑駿又丁鴻之友也西東二朝三
君子鼎立爲時聞人故經學越至今不墜下逮于宋濂
溪周子卜居蓮花峯下楚望黃君復久居濂溪祠中而
繼國文公更復先廬山講學開誘九江高第弟子居多
余聞周以存誠爲教黃以致思爲宗思誠者君子入道

之端論微固即姚江知行合一有外于思誠者乎誠而
思雖愚而復于厥知矣思而誠雖怯而勉于厥行矣故
明于理學之旨也科名乃不愧于科名縱不科名而亦
有重乎科名者在卿相乃不負于卿相縱不卿相而亦
有貴于卿相者存此古人之所期于學豈區區一賓興
之是賴哉我公立身行己自有本末施于有政輒倣明
儒覺一舉一動一話一言主於誠審于思作人達十皆
是物也我諸士觀型于公朝夕而學焉上可爲有用之
聖賢下亦不失爲獨行之君子斯乃不負我公興學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八

雅意耳不然卽冠蓋成里袍笏滿床謂爲二千石私門
桃李則可比于吳公之得賈生不亦惡歟

九江太守江公念鞠賑濟德政碑記

康熙之十年歲屆辛亥五月不雨至九月田圯於龜人
瘠於鵠太守江公是月二日彩鷁初臨威熊始駕宿壇
謁廟靈傷朕心詰朝疾適於郊吏人導之大路公曰大
路易目擊僻鄉遠井于是焉先不淡旬五屬邑燦金焦
石之狀千里在目矣法在捐賑捐賑之恩在朝廷然
捐緩賑急蓋段環赴河連臂合室日夜以斃聞者不絕

命不且夕下枯魚險受忠者遺及哉公曰且亟設
粥場乃往陽中丞及方伯袖民所食糜根糠粒以進中
丞董公嘗而問粥得就上聞方伯到公同奔汛下被面
黃所賑金月疾病破風浪以來不合公署不受吏供暫
于神明告諸天地五屬邑惟聲如雷先是公甫省歸即
城分三場鄉分三場皆選古招提獨崇中地用木爲橋
飯席神薦必用鐵釜磁碗必具擇膳夫備新縣木期于
清水期于淨和以鹽汁佐以菜根精薄記其多寡竹籃
輸其出入男婦不混老幼閑遣一場遴一能吏監之公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不時省視不時取其幣入署親嘗又推行之德化德安
瑞昌湖口四縣皆循其法如是者凡五月以米計四千
八十九石以穀計五千二百五十石有零以銀計府庫
一千一十一兩有零司庫二萬兩部院一千二百兩皆
大聲疾呼曲惠悲憫獲我恩波幽靈秀色登廬家燕于
幾人肉其骨粥活者郡二十七萬六千五百五十一名
口屬邑又二十九萬名口賑活者郡屬邑合十萬一千
一百六十七戶非天生我公九江寧有子遺哉獨閱史
傳收荒之有聲莫過於趙清獻之于杭州富鄭公之于

青州爲最余以爲趙殆侍從之專富由宰相之重旁無
掣肘中可稱心勢既新餘時亦練久公官僅一朝營新
新婦災橫千里將比沈疴縱有雄才諒無奇策大吏初
甫識面小民方且剝膚雖上下同心先後一體肯公之
指誠鼓動政教嚴明辟如赤手救焚孤身拔溺若提二
老而其論公不優于古人遠哉自愧不嫻于辭莫之稱
喻直筆詮叙以告後之司牧云公諱殷道字念初漢陽
人起家進士

九江太守江公念初獨免兩衛屯糧德政碑記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九江之有三衛屯也自洪武昉也是郡元季爲餘壽輝
陳友諒所據以爲都會殺其民殆盡號以紅巾土人至
今稱紅頭軍一郡止畱七戶耳明高皇旣滅之以其地
曠故使戰勝之軍落屯以居江南衛曰九江江西衛曰
南昌湖廣衛曰蘄州各以指揮使千戶百戶等職官轄
之厥屯皆錯在九江歷建文至永樂乃招民以來軍爲
主而民爲客屯則良而田則桎勢也本朝變革以來省
明衛所職官改用管屯守備流官多不習土著事清運
難艱軍多翔翔逃去家餘丁及同伍丁莫不株連繫逮

如是軍病軍騎不能自屯也輒佃諸農軍逃而屯糧莫從徵乃按田問佃責以代償農遂棄屯而不敢墾屯因之大荒如是者農病大吏悉其弊請於朝撤管屯守備始兼隸於守令軍屯與民田夫牙互人則何絕不相侔因拋荒久小則紳豪大則刑餘農墜于前招不復至軍不在運即在逃因之籽粒不收屯糧不納有司代屯且為受過如是者宜復舊漢陽江公藩鄒尚未屆徵收之林佃時大旱民炭炭乎死亡多方開賑乃獲復甦公曰軍餉吾民也九江軍雖隣封南昌軍雖省會猶吾軍也

屯者節以一惠云爾公籍貫出身列在賑濟碑中

鼎修九江大王廟碑記

九江鈔關之右廟祀大王也自順治初年昉也大王江河之神古比諸侯近代以其陽赫赫陰肅肅疏王降啓大封故號大王云蒙莊穆天子傳淮南鴻烈皆稱王姓馮山海經獨稱王冰焚冰亦馮也蓋此乃大川之本神而配食者未必一姓兩明之異不可得而詳也余以為江合岷波二源上洞庭而下彭蠡通萬里之船食貨過天下往來如織區一日停其有德於生民甚厚北河青

江皆大川也河性悍而善決歲事防築蒺藜木石費可農不啻鉅萬而江千古安流縱或張溢日夕而止絕不煩大倉一文錢其有功於國家甚大扶甚大之功與甚厚之德而廟貌不崇祀事不恪非所以為嚴也歲屆壬子吏部舒公兵部佟公暨尚公奉天子簡書來權九江仁純義正商登春臺史立冰上一日而頌聲徹南北焉先是歲大旱民艱于食城野咸空朝廷遣藩臣大勦蠲濟有司亦率炊粥哺之民乃少蘇故商船之投關者稀而所權之額太乏吏部公咨戶部公曰吾儕緣國計

也亦應祿商計國計祿一人之慶也商計祿四海之
福也匪大王其誰庇之戶部公曰諾於是節日用裁宴
享各捐乃俸廓其廟而丕修之丹青炳蔚金碧輝煌下
射江波高陵嶽色千帆萬楫過其下者莫不灑酒尊帛
磔雞于階朝禾于圯肅拜而後敢去余以遺民江干寓
釣坐閱使星及瓜而代數十君子矣上者或飭亭提遊
山旱次則了公事飲同官自樂而已如三公之嚴於事
神祈所以佑國而社民者勤渠如斯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欲紀其事以告後之人屬余爲記辭不獲乃爲伯神
張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之章刻于樂石曰王之遊兮風幡而雨旌雙龍以爲導
兮千嶺而擁征上朝於帝庭兮日王寶掌乎朕之元冥
王之降兮光氣熊熊如有物兮冲冲而融融蕭韶三奏
式節兮莖芬橫陳在宮蒲宮魚頭臣僕兮虹駟矯乎雲
中王之歸兮冥冥天外鼙鼓兮鳴良於朝與萬國盟
今夕琴高而與會眷顧九派兮神都千禩萬年兮吾民
其同害

廬山楊通殿碑記

楚有羽客自蓼嶺來廬麓重建所謂楊通殿者既成請

記於余其事至怪余喜其怪之足聽聞也代爲之言曰
楊通者宋真宗時人也有僧號慶雲禪室之左楓香上
鳥巢現光大向長嗥僧梯視得一肉囊剖視則一女在
焉卽付通與婦雍乳之無何僧與楊夫婦皆卒殺妻于
郭船家長而進鄉於仁廟手封萬杉乃行仁廟詢知通
封大德廣惠將軍雍封慈德夫人僧亦封昭慈清涼真
君賜葬于狗子塔遂以萬杉爲寺勅包孝肅皆建今猶
有包龍虎慶嵐四大字云余讀宋史未之聞也設誠有
之女冒姓楊楊亦一戚晚耳不在祀典詩曰維齔有巢
求走堂文集 卷之十四

惟楊君之殿以楊通名而祀於殿則蕭公也蕭公其事
又至怪蕭名嵩六朝陳時人官都督子三人行三行七
行十二沒已數百年矣宋神宗時王襄敏部取熙河蕭
有助焉遂請封爲順利侯高宗時岳忠武飛破李成蕭
復有助焉遂請晉侯爲王至太祖征僞漢于鄱陽湖蕭
更有助焉於廬山竹影寺望水上蕭家父子旗幟甚明
遂從王爵加爲護國并其三子皆封以真人而權祀于
楊通殿者是也明史雖未成余攷典故未之聞也以四
仙之迂九江王之誕且有碑有廟有專祀蕭氏父子赫

赫若是反寄食戚畹間耶乃羽客夢之於簾幙得之於
盧麗蕭且訖而自言其詳並言楊通之詳若與之生而
對語也嗚呼怪哉子不語怪特不語耳非無怪也齊諸
夷堅以及太平廣記皆是物也鑄鼎易成聯車難載火
生社下雲起月中用物取精古志之矣又奚疑又奚疑
羽客高氏名太運楚安陸人

九江太守江公念鞠賑濟瑞昌德政碑記

蓋循良之吏載在漢書傳攷龔黃張趙之徒宛成錯出
情法互伸蓋實有之至于救荒之政果未之前聞也登
來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漢隆盛天災不流行歟抑史缺畧雖有而未之記歟良
法美意後人莫從所儀型也已宋太守均守九江曩者
亦惟曰屬邑無事百姓樂業而已使僕儻薦臻百茲不
能衆業局邑能無事哉迨無事而至有事太守臥治罔
不可即褰簾四出亦何及之有矣康熙辛亥七月不雨
流金焦石中野如焚江公下車目怵心瞿馳報撫軍暨
於藩伯爰獲上請得賜賑蠲然撫軍茹荼興嘆藩伯冒
疾來問民已不家食踰月矣不家食者食官粥也公既
卜郡城內外設立七廩復日夜星馳環視屬邑瑞昌災

甚躬再履焉於是乎命尹督視遠則安成之橋近則黃
荆之陵剗二大版共器皿帷席薪蒸鹽汁一視乎郡法
余高曾之壠在瑞昌習其俗俗好勝而恥貧人人高嗟
來之節寧翳桑而死絕不甘上饑民冊以爲辱祖宗然
至是亦且赴粥廩數萬餘人不遑恤也計費官庾若干
云余屏居湖上邑子姓來者曰若幸無恙乎曰大江公
活我邑獨感來者曰若幸無恙乎曰大江公活我邑友
生來者曰若幸無恙乎曰大江公活我大江公云者以
別於小江公尹也凡大江公之政皆小江公力遵而心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揆之一邑之於令共父也一邑之於守衆父父也以衆
父父而念子之子情背而勢稍踈愛均而地稍遠似乎
不如郡之密切而公之密切如在堂皇如登衽席如羞
壽耆如哺嬰兒不但無事安業而已也且併邑之屯爲
之奏捐護邑之河爲之督濬諸士某某造湖上請曰子
非瑞昌舊貫耶志郡賑而弗志邑賑是公其高曾也已
磨貞珉幸述吾儕小人更生之故子孫孫子皆應名江
以報德于永久云大江公名殷道字念鞠進士漢陽籍
小江公名華字在潛進士桐城籍

瑞昌江公堤碑記

蓋政即修明勢易弛於賒緩才能秀發難舉於荒廢此不及量之言也非過量之言也余以為治平之大體民閭莫急于水利官守莫崇於城防使灌漑不勻轉輸不近及濶不遠何以爲國矧城雉之外溪無五尺之壚廣鮮一丈之隄疲羊可牧其又何以備不虞而虞不備哉瑞昌之爲邑在萬山之麓而接乎平原雖有河而不爲城用猶無河也桐鄉江公蒞是邑既于三年當弟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不至城何歟前是者寧以葢爾不必固吾聞歟抑以官爲難知之棄而不講歟諸紳士及父老耄古事蹟請曰明宣德間華容劉公仁宅曾引河至城是時公已卯患其勢且囑民居因引之決去鬻之殷者耗之起者雖伏矣形象者言水不繞城之咎也如復刻公之故跡甚善公毅然主之接是河也源于青山一自青山流洪源入烏石一自南度入同港洪羅匯都源之水皆百里而還至桂林始合爲大河二十里至漁渡南朝縣

一里而近竟不顧而東去公周視之曰是不難引也劉公故蹤未湮塞其口自循而滑滑乎其來矣壬子農隙起工凡三十日而堤成高爲丈者十長爲丈者五十八廣爲丈者十三工一萬有奇椿槎艸蓆版杵皆具新河濬廣四丈深二丈工又七千有奇皆公之捐俸以成之不以一錢騷賦人戶而士民懽呼從吏竭蹶不遑豈有私哉知公之大者可以助城闢墮之營衛小者亦足以使估梓舟楫之取資而其切者更加以科名旌節之徵驗故築而從公如流水也公賦詩志喜以落之紳士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三

從而和之者若而人其有勤於是役者若而人爰繆以堤碑記屬余余高曾之壠在都源固部下耆老也不敢辭因銘樂石以告後人

荷歟劉尹 寔始開河 臣心如水 作頌孔多

百年偉績 漚也則那 江公蒞止 顧視自哦

大利厥邑 誰忍終磨 我仍開渠 循城逶迤

士民樂趨 式儼且歌 青青堤岸 潭潭澄波

上有翠羽 下有鳴鳧 清心凝碧 福履綏和

忠宣萬育 報劉不訛 公則過只 金紫代羅

農訓川清 神護旋渦 爰銘貞石 過者研摩

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縣儒學重修碑記

有明賊張獻忠之亂三楚儒學圯於兵燹久矣而黃梅尤甚越康熙改元四年歲在乙巳學博吳君始來慨然傷之矢捐俸薪及諸士例優免錢斬然大新肇自丁未至於己酉歷長令趙公樓公徵材庀工或斷或續至王公來乃通觀厥成樓丞徐尉莫不邪許而吳君之力爲多云辛亥孟冬德翼客黃梅過於其外望殿堂門屏莫不丹青遊于其中見池堦庖涸莫不整飭慨然生敬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五

諸士郭君繹祖等請爲之記余謝不敏旣而吳君自爲請又謝不敏而卒不獲也乃諭與諸士而告之曰學宮也者蓋爲學設也仲尼之後言學者惟程朱爲嫡嗣後世佛法入中國而學益分自程朱變而爲姚江遂遣又取佛氏之近似者以爲言是邑固大鑒衣鉢之鄉近時卓吾李氏且以浮慧怪談助其狂瀾于三楚宜乎學益晦而程朱之高曾日遠也雖然濂溪夫子生于道州老於九江其地皆與黃梅近且宋之將亡也有江漢先生忍死北遷遂使前元龐厚之風卒以程朱之學家益戶

誦至今不泯者其功蓋不在濂溪下也姚氏所稱他人以死報知亡而江漢先生獨以生報知己留其身以傳絕學豈不信哉今功令一以五經四書大全爲諸士準繩其說莫敢稍戾于程朱故近時人士亦不敢不兢兢於禮法與嚮者浮慧怪談時迫異矣爾鄉先輩如瞿某川徵君聖門禮樂考一書亦可謂自裨于聖制王公與吳君且期望釋業朝夕講肄其中宜多士之目進於古也昔獻忠破楚時三楚諸士寧斷腕剔鼻無一人肯從賊者豈非教化之厚而學校漸積使然哉若區區科第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四十

瑞昌梓潼文昌帝君閣碑記

桐城江公令瑞昌之三年旣復古河遼城而下築堤堅只楹柳其傍睨厥要津爰建傑閣嚴奉梓潼文昌帝君于其上春秋致祀禮物有加士庶欣欣然走相告曰公欲永斯河於千萬歲也且邀神以祿我不可不刊諸石幸有以記之余因諭于衆曰子知梓潼文昌之合稱

手梓潼神張姓諱亞于晉之越嶲人報仇爲孝子戰沒
爲忠臣忠孝固宜在祀典歟天文文昌星在北斗魁前
有司命司祿焉道書謂上帝嘉神之忠孝也命掌文昌
府事及人間祿籍天上之秘籍也求祿者嚙嚙上請聲
如蒼蠅司吏使私相告語則文昌之司爲貶府矣故御
吏必用聾啞人論者輒謂近世有祿人嚙口語類近聾
啞卽不聾啞而伴作聾啞者乃類得祿夫帝君亦焉用
者輩爲哉余敬江公當世之忠孝人也行既合于帝君
更精于治理錫福厥民意不啻永保天祿一亡而已又

求北堂文集

卷之十四

聖

俾祿爾諸士以及庶人公之舉於南宮也主司得一卷
論薦之矣爲秉文者所裁嗜嗜拊膺久之忽夢遊帝君
所帝君曰何憤也主司告以故忽五色幢幡童子捧玉
書至皆龍纓螭繡金書一大轉字帝君手授之驚覺循
案上一卷果轉字號讀呼絕稱奇拆乃江公卷也公謁
主司告以夢曰子必世德作求後祿不可量幸有以報
帝君且以誠世焉故公之祀神蓋風志也余竊嘆文章
一道靡于八代矣自公伉爲清奇而文章之風始一轉
吏治之壞也僅科必巧於撫字保障必拙于蘭絲白公

毅然師古循良而吏治始一轉他日祿蓋懸位蒞崇世
道人心之待公轉者豈眇小哉神仙告之矣是間也庀
材程力皆輟俸爲之一毫不及間尤興於康熙癸丑某
月日成於甲寅某月日公諱舉字在潛辛丑進士

江太守保障九江碑記

江州踞荆揚閩粵之衝爲東南雄鎮然去神京遠天下
無事一守於之不難脫有盜賊兵戎不爭提之則爭蹂
之矣自南寧惠於獻忠鍛副聞聞如蜩而縮連叛去而
城之夫荷而婦駝者不知其數也國家休養且三十年

求北堂文集

卷之十四

聖

民氣未復吏治亦偷賴漢陽江公毅然以漢神爵五鳳
之循吏自負蘇民於凶誘士于佻田均學建日異有成
而甲寅之役與洪都告驚由建撫信饒以暨于袁曼而
徽寧池矣江州一孤注也恃康郡爲唇齒彭湖爲爪牙
俄皆告陷是匪以一郡爲孤注而且以一城爲孤注矣
伍鮮象人庾鮮壽餅丞已缺令已黜尉亦已病廢公卽
兩口四目三頭六臂亦何所施惟大聲疾呼求兵求餉
于尚書制府無何而三軍會濟萬馬同嘶凡所爲百半
之索十旬之供傾廩棧豆問之胥而胥已逃問之民而

民已逸問之屬邑而屬邑已惴惴不自保公不蓋不與
不鹵簿乘一欸段不日不夜奔而馳往者來者過者宿
者征者守者莫不入而悅出而譽形悴而神益王也憂
而心彌愉倏而彭湖出乎湯火還之衽席江之左三郡
告恢江之右列郡亦圖復公功雖高蓋亦勞苦哉聞嘗
流覽傳記江州之大兵關於國家之興亡者略不具論
如叛逆賊盜烈烈剝膚旋亦衰止者宋之李成馬進屯
勁兵於廬山七八萬元之杜可用等建偽號於都昌且
五六年然禍匪一時難在一地故撲易爲力而援亦易
氏是堂文集 卷之十四 星
爲功今方合宋元之結毒會將賊之叢兇攢集而臻倉
卒而起卽師帥如漢亦豈卽能還我金虎玉麟之元符
哉余又嘗泰放古人如以一郡一邑赫赫策勲如趙之
晉陽齊之卽墨是已然晉陽宮垣凡弓矢桑棘皆藏之
有稽啓於一朝莫或不適於用卽墨一城傳取萬牛金
魯計黃無一不備他物稱是故二將軍獲藉手以有聞
于後世若江州也者枵然一瓦礫場也公非神人能從
萬死一生中還生靈于郡邑還封疆于朝廷何物生兵
如手也欲撼對如萬蚊之欲搖山而屹然不敢犯也

斯此者哉蓋天下之事變不可勝窮也而人材之傑出
未易時遇也裴度韓琦廉希憲王守仁之徒千古無二
使不尚書不宰相惟一道一郡之用則其偉績奇伐亦
有限矣求如史之龐蔚傳至今者得乎余是以懷公之
再造而又恨公不卽柄用以雷雨之憤洩國讐以日月
之光銷兵氣江州仍相公之度內耳何至四郊多壘爲
卿大夫恥哉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五

柴桑文德翼著

報孫招撫第一書

不肖江濱散木廢棄於當路有年矣寄生交衝之地兵
賊頻仍家口零落負老母踰巖山聊爲偷息土竊縱
橫日隨虎尾巖穴外一步不聞忽胥人捧台臺大雨仁
人之言利溥哉獲依履庇以綴掛繫胥沐良有司之化
印春風冬日之被野人也不肖何人敢忘明德是聯車
騎不能從父老望塵而奔蓋緣病骨如錫盤縷其裂即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五
楮函圖記并屬胥篋他可知矣老先生恢綸雅量鑒宥
暨于可乎九域甫一陶子尚形咏詩么摩授首不寧方
來無煩台慮矣

報孫招撫第二書

曩者拜大教時抱頭荆棘向水定喘艸率裁報汗漫不
倫揆之禮教所以事長者之道荒矣台臺尚不誅絕且
辱惠訓言殷勤有加又申以黃仲老之傳宣珍重不肖
何修而得此長者也且喜且懼竊疑左右得無誤聽文
生爲有用人乎或好持高節而方古人也不肖散吏吳

越間數載動而得謗未嘗一日登朝近左帥東下不能

效田單之智以禦敵全其宗人如此人而日爲有用九

有之內皆有用人矣且日向有聚之家乞貸已其卽縣

尉臨鄉隣而迎道左如此人而題爲高節四海之內

皆高節人矣台臺之虛懷下士也上之如王景畧下之

亦不失習鑿齒乃是廣招隱之章如不肖之鹿鹿庸人

豈不令有識者齒冷耶不幸生而有弱疾老母孀苦賦

中來魂魂離散閨闈如閻牛母坤床上見吟床下而已

手書責以所難取衷以夫子所志不肖益駭而走自郗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二

暮而後譚何容易企賢哲之如修人於天敢聖云爾乎

先生之愛不肖至矣不肖愧欲死矣幸依大蔭肯沐恩

私以安耕鑿未凶之年庶幾能作頌以美君子之仁厚

耳敵部舊登仕版亦不乏人才皆十倍不肖者執事既

聞之矣不敢贅不敢贅

報孫招撫第三書

山野未死之身自顧生平抱泣千古台臺身招撫任江
右人士引領跋曰生鄉魯列縉紳一旦擢北節而來豈
惟振百姓之急是圖庶幾人各有志不至相強所以全

鄉諸子於林泉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蓋音讀元史
矣江南招撫程公鉅夫愛惜人才保全名節當時傳頌
爭烈純許廉直之間至今未沒沒也不肖大江以西百
萬中一生事也烏自而厠之刻章乎德翼苗裔何人文
未明也德翼鄉里何人陶元亮也既不能死又何忍言
仕異日地下不惟無以見先人而元亮亦竊笑後生太
神矣省竟來教炳然有忠孝出處之言不敢不以正
對出處君子之大節非他人所能謀也若及忠孝聲煥
齊下矣粗讀聖賢書不能強記偶憶菊山詩集猶有卿
其是堂文集卷之十五 三

報孫招撫第四書

登承台教似未盡諒部志前書已詳亦復何言乎僕病
且深死於鬼死於新朝法一也彈文滿公車馳之而已
野人之淹蹇執事之謬薦將無同諸君苟有敬應置粟
里一子爲江南充隱或亦台臺度越時流之雅致手扶
旆不知欲白

與趙國子書

年世兄遠盆城僕大病中虛而肢痠幾成末疾不能保
酒道故憾可知也尊公年翁高才不偶而行已卓然有
道之碑井中郎誰敢提筆然四十年籍隸社誼不忍自
求其堂文集卷之十五 四

外每見朱紫陽夫子受人行狀不暇作銘志傳贊輒書
後一段以還其人僕亦行古之道也惟國子筦而存之
報吳察院書

野人齋居淡水宋司理捧瑞函至讀之佩服溫文大意
人惟求舊益爲豫章賢者槩賦招隱非一野人私也若
望人豈足比數者敢躍冶而報命乎司理述台臺秉斧
而出唯同籍是念望人不可以不報故敢以臆對臣冀
之事 先帝也郡小吏耳不自度德量力謬以執法得
罪要人至今群小金如斗高以必殺爲愉快 先帝明

聖憐異之無辜而要人論爲鬼薪當是之時雷霆風雨
一時皆不測海內議與不議莫不爲之隕涕何況身被
此賜而忍忘之萬世其謂異何天下之第一當死者異
耳異之不遽死者垂白之母在堂且城破家父母從千
死萬死中出不忍舍之而殉 先帝地下耳故陪京補
司官而遽遇不前益誠有隱痛於心非避福也豈至今
委身艱難而歸志始云爾乎執事有言上比達權之聖
久方識時之傑聖則不敢知若識時者豈至乏人哉異
有不可耳諺亦有之輪推分定自審才技所至一丘一
壑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整尚曰庶幾若異非分以求榮進其禍必淺且新朝寬
大朕昔有加亦何敢遠引前古高自位置但使依宋以
來仕北朝者其才惠必若許平仲廉善甫之徒乃爲救
時之學如執事者比從而且上之矣以其所處迫之而
出僅一計得家終翁或不食而死或賜一處士號而
歸如是已矣不然容之而不令出亦佳 謝早羽鄭思
肖之徒慕道希題一有明逸士數字而已苟有救時之
學亦何至令識者笑哉拙耶如此者與老生常譚台臺
所掩耳欲走然十七年同宮牆稱兄弟不割心吐口以

聞於左右異日或污薦牘以負知人之明始致私憾焉
是墮時昔之雅義之所不敢出也繹繹不止難作駢語
惟仁人君子少垂察焉

報黃仲霖書

海內肝膽相照意氣相許如台臺與弟兩人亦似不其
遠於古矣各官其地作合異天第屏處山林形迹落落
自知罹異髮不足以數其罪也仁人君子不以小禮責
人已厚幸矣台臺戀戀有加卽當從公於適 以北方
外之遊一以副故人之誼小人有母不幸善病跪京暫
求老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六

離淚卽承臆下奈何奈何招撫公長者寧知天壤之間
有一文生耶此何異九牛一毛萬馬一鬣得毋台臺引
重耶幸爲弟謝招撫公曰此淡水一蟲蝦也何足勞八
紘之羅哉孫泰明婚三峽五老間或可操瓢曳杖以與
公周旋雖仲舉之榻不懸而元亮之籃未結呵呵邵令
奉命唯謹弟特知已敢比簡傲至情苦衷格外憐之耳
報招撫公書或敬視而竟封之萬勿令伴來坐弟失尚
書期也

報吳太守第一書

城郭烟浮江山雲亂窮鳥悲鳴不忍過之唯哺母豐林
以避繳弋而已偶值楚然之音詢及遺類知驛客賦
造邦風始被罩還人直高蓋淡矣楚人喜而嘆嘆而
以泣也陶元亮隱於詩酒僅聞王江州爲物外交而已
竟不知乃公在昔耕何似耳雅化如公卽無白衣之
遺元亮且宜曳杖以從之遊豈止籬落間一邂逅耶恨
僕非其人也昔負耒耜夜耕桑田隣行伐求保一松翁而
不可得慈可知已台臺不以爲化外民而昔爲物外交
耶幸甚幸甚今而後溪水瀾瀾白石齒齒舉壤而歌太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七

守之賜得毋曰夫夫也逸士耶散人耶詩酒之徒不足
以言人間事者耶台臺之成人也如此將啼髮而祝之
矣

報吳太守第二書

音沐玄化與日俱新叠荷雲誼無所報稱後復面新詩
悠然有會昔韋蘇州初任敝郡望州諸作千年互相頌
頌矣孫招撫既握鑑人倫何取於栗里放士勤勤不釋
猶記香山之句洗舟澤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
非小人之時也招撫卽癖痴將如之何省覽雅論益增

笑劇少無黃石之書老猶素松之志耳韓猶在也身敢
許乎台翁幸爲翼語孫公曰文子泉石肯言烟霞劉疾
卽有俞跗無所療之

報劉尹書

盆城江濱懸疣繹絡奔會蹄足錯錯然日不暇給虎皮
未正鹿茸不擇亦近古之難治者也台臺擊音刀奏神
按理解子產遺愛非猛不濟豈足云爾乎邑子素依鈴
柝之下近因黃雀與歌鼠首淡水然每飯未忘小時遊
釣處也卽欲攝攝而來典謁左右而肘露踵絕祇增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八

傅耳台臺不加斧鉞惡然來思拜茲仁粟塹人惟有鼓
腹頌德何以爲報平生爲鬼神所不逞百口之家零落
強半母子二人相與依依惟願康寧妻孥躬耕少致晨
洗生平足矣才既短淺病復纏綿實命不猶匪福是避
小艸之言願台臺勿復道也他日車騎勸農二林間白
衣馳召敢不怠情一嘯咏乎

報高民部書

頃荷古道惓惓論以柱下公之指非敢曰此中有鬼也
二三舊知尚在京華或念山中幽寂誤歌招隱之章然

小人自母日舉十餘年來患難頻仍萬瓦一屋近得相
依爲命不忍暫違稍發命駕訪故之興輒泣繼之以血
春秋雖高耳目頗聞神明一間當路約略恐弟行疑解
蹤傳伏案不食李卓吾以溫太真割裙爲殺母之賊斯
弟之所以骨骸而不敢不稟命也若巡方時以何詞又
豈敢愛焉惟台臺棲神物表雅知此懷倘有使郵爲我
謝之

與李德化書

主臣居山中入跡坐踈懶君子知我情好日隆矣如木
末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九

石之不知如禽鹿之不感在他人莫不駭詫曰此獨無
心肝者耶小人善自恕曰我台臺君子人也君子施恩
於不報之地寧令人知令人感即微知且感何傷於君
子然小人亦豈自菲薄母亦曰古之人所抱者區區咫
尺之義也倘偕父老以公事至邑惟從階下叩頭叩頭
旅而不敢解言謝也小人何人尚敢以舊繫什篇道
尺一乎雖然小人善病業以甲役俾家僮代奔走堂下
所以荷我台臺履甘寵榮甚私家僮以報曰何以得此
於斯台臺也家季以道里遠試期又奔走於堂下所

以荷我台臺履甘恩寵甚私家季以報曰何以得此於
斯台臺也小人曰我台臺君子人也君子而知一小人
小人若作知且感之狀君子必將以爲若真懷惠者歟
故遲遲至今不敢以尺一通竊效古諸體一首上下荷
殿我台臺應莞然一笑乎

報朱瑞昌書

山猿野鹿屏伏艸莽遇冠帶而不知近性使然也小人
有母躬耕以養九年矣自分卑陋凡一切典誦之詞未
嘗旅行幸大人長者皆曲量其愚拙而不誅焉側聞台
末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

臺風詔所及輒念小人以溝中之匹夫尚席上之儒者
小人亦豈敢自菲薄竊傷列在塵氓既無羨毛之貢并
乏水滌之箴謙謙抑抑儼然先之昔信陵公子虛左以
禮侯生生待之頗倨侮人莫不敬公子之賢而疑侯生
之鄙竊用自恕以信陵望於左右矣下車以來風雨惟
時征徂不擾小人獲晏起早眠無所驚畏皆明賜也陶
元亮曰唧噥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三復斯詩以當縞紵
與朱瑞昌書

咫尺雲蹤恒勤顧盼嚴穴逸士不能耳拂窓子之韻目

桑吉氏之絳辟之毛食于溪髮託茲石窠不知感僻且
戰慈養養中心曷其有極也茲者黃花紅葉青瑩白雲
付枕一入書起而哺母臥而教兒不復縈懷意外者伊
誰之賜蓋於是乎懷台臺之覆露矣家季拜識清揚序
垂詢詢何以報之正作小句思念伊人尋得古尺一扇
子書呈記室止可備烹茶扇炭耳聊博一笑

報馬令書

自別鹽官烟雨霏霏九年亦何能望羊青海作九九苦
邪隱淪窮著井陷蝸魚不知外事并州故人遠如隔世
文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上

枯波夢尋邈不可即蒼頭到洗眼驚愕蘇蘇欲醒堂下
誦補亭綬耶何日發南湖尊公無恙耶父老無恙耶矜
帶諸君子無恙耶僕浪遊半生何業何械朋友如兄弟
文章如性命斯言差不負五中耳古人云高誼薄雲於
今微之僕家屢任兵燹負七十堂上老人及哺養祠下
絕意人世久矣徵君子不念亦安從而知之倘有百里
之潤千間之陰不驚排鑿明賜沃若生死是以

寄德安馬令書

恤遺存舊其勿隆情古今雖殊道宜一則并手大君子

矣僕去郡時蕭疎可况後除司勳司封皆未就道屢磨
榻幾十年來骨肉鹿聚且無完慶生計艱虞更令人齒
冷頃倚若寒族如蝸鼓蚤穰不敢一見鄉隣既以古人
土室竭東爲法又食貧不能備廣人之禮故一切什於
茲上者并未例修典謁雖多荷包容似亦難榮辭惟責
知台臺瞻昔世雅尚且疎放至此他可知已側聞警郡
士兵四發備保山中枕石枕流無一安者惟恃德威以
不恐耳勤堵何如希便示之一芹致貢縱不敢有所祝
亦浮于生之所絕縷而笑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上

咨陸學博署昌邑書

十年并州勞勞我思客夏一晤教言欲細訊故人起居
間已就三徑之資於彭澤矣來使知車騎已至頃正向
薛公祖借寇今何慶如之昌巖邑也自生爲寓公八年
已九易令矣豈翳邑嚴抑令長者多神君少耳佇望年
堂以莊簡公濬縣政譜教之可也起家學博如海忠介
之於南平至淳安之政赫赫一時雖胡總制之才求濕
下吏亦敬憚之而傲邑德化有司訓邵公士廉名清者
在學九年太宰馬鈞陽總憲戴浮梁竟薦爲御史邵爲

莊簡所及見而海則同時比有年臺何所不足而致憾耶如二公之偉伐可也適足病瘡稍瘳即偕父老走謁琴臺聆清韻焉

報王煥存太守訪庾樓書

候人至鹽台臺降指欲修庾樓郡志缺有間矣下問治翼願聞其概此古詢芻蕘之誼也志名賢恢古蹟有勸有法豈徒乎豐樂而臺超然比耶昔庾元規開部督府於江州擇壘登陴爰肇斯樓雄傑外印名庾廢猶南湖之名李潮自刺史勸助也世代綿遠沿置不一父老坐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五

談三疑互起然治翼三有以祛之一曰岳司農程史載郡治卜由郭景淳郭居庾前以都督建樓下看刺史廳事非其理也應之曰溫太真陶士行功列元勳皆爲江州刺史安知元規不銜仍刺史寓省江州廳事耶一日南樓清興實在武昌今嗣大江乃北樓矣應之曰唐蘇州先守江州有人江州境詩有登庾樓詩宋呂師夔宴伯顏於庾樓飾二宗女奉之續資治通鑑綱目大書於冊何可言江州無庾樓耶一日卽有之或在清風閣齊雲峯以元規風流無他軍旅日作劉琨城上嘯耶應

之曰唐之岳陽名樓也在岳陽城元之夕佳或曰樊家名樓也在南昌城何獨庾樓之不當踞城耶台堂清新之體紹休古人登斯樓也一觴一咏賓從雍雍儻念在湯何在治翼敢不下風荒陋之言唯希採擇主臣

報王煥存太守詢利病書

西京守牧入爲三公此治之所以興隆也台堂幸際熙時嘉猷入告應有成畫凡凡謙光芻蕘是詢二三年沐浴雅化古人云清德可師豈治民之私譽乎地方自宋太守均來號爲易治無大可釐革且區區利病在台臺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四

下車伊始無不觀火雖設郭縣賞當無可言惟是地介通衢馬政爲急初課殷室人多流死次定墾墾民并重足自先朝上請得息有於關役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今日循爲良法守之不墜此萬世之利特恐官兼滿漢小人從中激怒以翻成局是則宜痛切言之耳至若小醜想亦念及摧弛之義乎敢竭愚誠冒昧以助高談萬分一耳臨被主臣

報宗人書

既其水木門下自他有輝揆之世德宜其大也僕來長

讀書知爲忠烈孫子不意天地崩適丁我身偷息山中吊淡水之遺跡緝先人之微蘊躬耕課子而已族衆人祿明道理敦仁孝以爲一鄉倡者亦不多得僕初歸故里行不能字每欲講宗法作譜序而五世以上無系可考文獻之嘆豈在大哉先君子時曾述廣濟一風說爲近場竟不能一中選還憾如之何猶記京邸與諸持相國鐵卷太史最稱雍睦今門下親不出七世地不遠百里非尚諱不乘先以爲翰幾何不同於外人省覽來表爲好文章竊自傷痛巡遠辭采不及廬陵豈惟汗青未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五

報陳士業書

弟僂息浪溪如寄生之艸寄居之蟲無他生計但倚杖聽田間泉聲差可與故人道之耳昨夏到蒲湖乘閑高誦嗟乎西堂無涕可洒汝社有幾堪踰足矣他復何言寂寂淩山惟書可娛十餘年來所積大類金石錄後序

古兒女子尚能念情丈夫反未遣此爲之一笑黃楚望先輩曾從吳興買人購得缺文入在燈燼中矣聞鐵板心史社翁先得之有梓本否邇來一見符先生從五老七賢尋石乳艸芝或恐療俗恐難療饑也

報熊伯甘尚寶書

章門一別悵然遠天道路傳言知近履佳甚可勝憫耶小人有母幸相依爲命種園耕田繼簾賣履無不可活絕不問人間毀譽事矣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自癒尚何憾耶陶生有言晨輝其華夕已喪之指貞松爲期未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十六

與熊伯甘尚寶書

秋色慘澹山中無事臥看五代史承叔直筆止一雜字可畏耳倘不雜便可列獨行矣台臺暨海昏給諫其自經所謂其光熊熊者人生何必褚彥同也一笑楚中黃美中書來說臨川章質彬工唐舉之術雖苟卿非相然其人能頌雲夢讀離騷聽之琅琅可喜亦慰窮愁之一物也進之坐次想當展展

與熊雪堂書

東湖坐譚遂成往事凌盡踰伏世事茫然有傳台鼎素
車過九江者爲之悵悼原悉其慶未敢介卒致生易匹
友石谷三十年之情屬有惟薄不幸之事其弟光開處
分不免激烈以致悲吟伴到遂率衆擄其家資錄入公
一表史莫不藉以爲奇貨故有關於攬轡登瀛之耳
昔遂客致兄之因而詳行賄之跡光開坐是不可錯矣
然一有疑誅下所殺獄人情手石谷有知其子立夫
尙存人九江人士莫不加額以爲庶可救免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上

而誦誦者且摘爲光開之詐甚言賄諸君子爲之也嗚
呼豈不痛哉第嘗學斷斯獄矣死者而立夫也有會長
殺卑幼之律在此者而非立夫也因姦致死之律具在
也二者因背無死法漢有告假子不孝者京兆王會曰
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於
是張方射殺之語是以論假子尚然况眞子哉光開之
可伶疑不一而是當事正宜忠厚持未有與之公言者
耳弟恒惻於心爲之氣結而勢不敢言恐將及焉台臺
既聞其子矣義本終始即言微中觸可立舒嗚呼石谷

有古烈丈夫之風既枉於前而子若弟又枉於後可勝
悼耶第言涉私俾墮厥命憤懣之極中傾仁人幸垂於
哀憐焉

報黃美中書

燕也俠分浮雲今古廬山二石曾寓好音臥渡山中書
宋倚枕忽并故人書精神頓異劫灰何能壞士大夫自
壞之耳碩果猶在不達之復可翹足待也此自然壞不
可計者邇者天荒水窮山盡亦壞不可得何容我輩庸
心於其間會疑鄧所南呼中峯世情和尚近見語錄拈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上

香語殊可厭惡與淮右送施宜生之僧猥堪與提紳履
耳潦倒狂言可發一祭章質彬雅士然亦儉藏王也我
作艸堂擬題爲穀明堂今且不能以脫粟伴客何穀之
有扇上詩清勁如懷霜潞雪西望夏日同自千古無雙
耳

答黃秀才書

弟不佞朽株枯木息影林泉海內交遊僅通夢寐吳江
自二張隕謝模楷云亡郭泰風規亦何敢企而于是下
淵源世學世兄復殂之斯道不落三葉雲孫聞響景奔

有踰湯驥陶生有言九域甫已一逝將理征棹今日之
夕矣光岳嶺紛然風鶴即欲一葉五湖縱拾遺書且
不可得况貧病浸淫乎堯文先生以有道之器不歸下
交時問二三故人輒感愴數日拜誦手函猶不怠極補
譚易補高咏詩之人何榮幸如之附羽申謝惟有淚湖
報胡公子書

僕屏居江湖間與冠蓋絕遠停雲高竊每憶海內故人
豈時其買十不萬人間遊戲矣尊公先生度子間健在
下風懷佩致書屈指數之亦且三十年聖人所稱河
中求室文集 卷之十五 十九

行且揚塵非誣語也令叔鹿遊公祖至不以僕爲陳人
而拭拂之誼甚高因晤對得詢及起居忽拜手教致重
工謝風流欣知有託承命作尊公墓表遠非韓歐近無
王李不當輕弄此筆僕何人斯目越大任然仙鄉雄貴
如林而大君子委之僕者或以抱區區咫尺之義不辱
會公生平也遂不敢引讓勉爲起艸屬有鶴唳之驚奔
竄山谷藉艸堆上索禿筆所爲殊不愜也惟裁用之遠
拜佳祝謝謝匡山九屏五峯間亦蓮社彥集地也自從
大阮遊一握手世講平憶三公祖素切蘭臭今健飯否

馬素修先生公子何似同門石交也幸代致聲臨啟瞻
企

報天嶽禪師書

由雪中得誦大林諸條山情竅性卽如來慧光示現也
願天嶽只作大林詩不必以大林景示人既是大林那
得有景若慧光示現則又百千萬億不可窮詰亦不獨
入景也俗中人不能爲禪師供乃損山蔬謝謝偶成一
山蔬頌更希法味何如前見兒輩復而中大詩皆大意
中老二老所未及詩中有禪禪中有詩揀擇亦不可得
求是室文集 卷之十五 二十

又報天嶽禪師書

正月山中手教來兼惠詩頌忻感無旣情淺法老近體
所難至欲津逮慈心時溢言外大中二宿當不過乎前
者示大林古詩八章清遙之氣可望不可尋僕不願以
入景稱非欲設端以樂鷺子之辨蓋劇郡巖邑下里窮
鄉無不有所謂入景者顛米迂倪肯作入景畫乎肯弄
筆作入景題跋乎益疑於不雅馴耳豈妄謂入景爲大

林師杜撰也既勤教誨誘以申言亦何敢隱禪師舉八
景與百千萬億慧光無多無少任人呼喚林中景景中
人俱打成一片僕又從何處分別而二之雖然有二人
士於此一視大林無非景者一視大林無是景者二大
士有差別否若無非景百千萬億存乎見少八何存乎
見多若無是景一且立八於何有八是八百千萬億
是百千萬億以公所謂居士多多少少是也八不是八
百千萬億不是百千萬億以公所謂示現不加少不加
多是也八依然八百千萬億依然百千萬億止可換色
六光堂文集 卷之十五

邪能換眼紛紛自我萬法仍無爲也何如何如嶽公云
師作僕僕作師無不可者則僕之愚即師之慧將師八
景詩清逸之氣可望而不可尋者即可作僕八景詩又
索詩於僕仁者得毋自生分別耶一笑新歲不暇又缺
裁答詩成五言既爾淺率不稱大雅又以引端遂成戲
論涉夏相訪坐遯公橋上望雲頂峯幸勿吝鍛鍊也

復百丈宗遠師書

佛國無邊初祖復歸慈嶺大鑒終反曹溪不念故鄉古
今不異爾耶和尚百丈懸幢同風千里九江射矢同石

三生飛燕聊填幸雲峯之有郊野蜂投觸嘆佛堂之無
人一錫來棲翠心環擁但願先見不諱神通至弟某者
如墨近殊如蠟染漆結習已矣慧命罔然然自燦髮以
逮顏衰從浪遊而反初服投弓不能自射離釣尚待覆
船良可笑也和尚以時昔之故惠然遠存姑以子瞻
事勤勤懇懇良哉良哉竊自惟懶惰下乘徒慙鞭影尚
有一轉語望垂慈焉某秤竿久折一喝何施玉帶全
因大馬有聲色影于尚不願共子瞻同坑埋也笑笑
再復百丈師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前烈火猛發時以爲天地間第一造孽者及過熒熒无
礙之場家家卻又覓渠炊煮生活始信魔佛無二看作
用如何耳承老師達念謝謝江州原法窟幸遇大悲撒
網已倒自今授記者當多於溪竹廬松也弟以一序附
名於問想十生隨佛夙緣爲之耳非敢於古人有所推
就大師誘行兒云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且道是推
是就乎一笑和詩牟尼示現頃形前什爲泥彈子耳承
示价祖寒殺熱殺語益信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終是外
道也拜惠稠疊慚甚然大師非施弟亦非受作如是觀

與百丈師書

復東山佛幢大師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卷之十一

三

恭承和尚扇我宗風遂欲令灑脫去又示以知識須辨
有具眼者始得古人云大唐國裏無一會佛法的人末
劫佛法處處逼塞不容揀擇求和尚覓得一箇不會佛
法的人第便甘心爲提艸屐何如何如東山寂寂然淵
默而聲每逢當路輒申善人之祝西林魔幾陷古師二
侍者於刀山鼎鑊中侍者色然而笑未嘗怒也事辛巳
解下虎丘去恐和尚念故詳之行兒并合十遠瞻禮法

與法幢和尚書

和尚即永嘉
林仙先生

與宗遠師書

師錫南飛忽然五載五載之中作佛事計且千萬僕老
且衰不獨風流得意之事都盡欲與師清言銷之近堂

上人化去日喚哀哀尚於迷紅日去者我與我周旋又
猶介在右無之間將奈何勝果新利全賴朴公支持鄉
里間貧甚喜施甚少近日屬僕小疏充化主此以修福
爲佛事者也願師嘿然許之僕爲衰大事亦欲南下權
作乞士不知誰是檀越肯效宣仁父子功德否也

與五祖千仞和尚書

望黃梅路一水盈盈不能效栽松老者來親法席鈍可
知也行兒幸荷大師接引拜聆大刻如珍珠滿盤光氣
射目粗覽詩賦豈庶子之春華而忘秋實者比乎挑花
夫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不疑大梅已熟畢徵于此昔人日覺範禪之重孤大師
殆禪之毛鄭邪五祖戒後猶變化再來東林乃何聲色
中舉似何似大師胸中萬卷現身祖師從五指獅頭盡
情吼出他日又何須挾歌姬囉囉誰家曲也弟無慧業益
無淨業同飽視大勝至今尚慚更辱齒及乎鶴便附通
不盡思戀

答同安法望禪師書

雁城暑雨不但濯枝閉戶難攬寸步不可進重公齊雲
咫尺若遠在五印度中難一再見悵悵法語平地風光

開眼措足令人惘然知有落處僕は漁舟外人強識桃
源俾後人知問津已耳何足道何足道五乳滴滴流入
千佛口中正如月印萬川捉且不得何處下手擊碎師
若再問還我月來已是第二印矣一笑

寄曹秋嶽書

憶東山時楚簪者挾星術向不孝德異索書恐有乞貨
漫以昧生平謝之後行脚僧過東林道台翁戀戀故人
且云雖有手教雖經浮沉如己佩雲天高誼矣故吏信
云偶札頗多友人有爲所欺誥者因此雖有鱗羽之便
求走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亦不敢作正恐黎丘不易辨耳近聞領節陽和陽和在
關外想與鳳門近東林慧遠法師鳳門人也僧有欲新
東林而作乞士者曰智在與台臺寄聲僧東崖同泰友
也發願北行屬某作募疏且恐因緣時節或到鳳門訪
法師故里預丐一札獲謁金湯昔陶士行作都督時曾
以一金文殊師利向東林供養今尚放光台臺得毋愈
乎提水柄用同志彈冠恐此書到己在中書政事堂矣
疎人愁感除運社壇堂外亦不足爲知己道也臨啟不
宣

報果端明孝廉書

并州回首星載周天灰起昆明塵飛滄海暮言離別如
何勿思嚙昔故人既隔修阻鴈南馬北強半河梁惟我
端明冰雪交加風雨如晦惘然不滓上邁夷山我思古
人其惟有果氏乎其惟有果氏乎僕辭纓還謁雖少宦
情而嗽石枕流卻慚真隱古道顏色家風謂何爲老母
而偷生對良朋而永嘆矣頃者元亮饑驅偶離栗里曼
卿衰累漫憶麥舟前過嘉禾切懷叢桂室邇人遠賈勞
我心大書忽及高誼彌敦反棹仲秋專圖面晤和關情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一

性筆所難言

寄方劍子孝廉書

記在康輶獲接教言已隔三十四年幾同一小劫矣偷
厭師過盆滿齋居滄泉護法龍象首屈一指老憶我輩
老兄弟也即不能長聚首奈何三十四年不一再見子
半宦艸尚能頌之然幾時再來雲龍全言即服屨若昔
時相晤晤便詢我劍老今復膺下世倪子有無錢沃翁
家應詢之并不得音耗弟憶矣碌碌子舍視面偷生今
先慙已天年終此身無樂便可瓢舄自隨來飲潼泉未

可知也昭師十智具足作眼目天人劍老受如來喝五
百光明下照五百光明傍照同轉慧輪不亦大丈夫奇
特事乎幸爲道自愛倘有好音行脚僧中不似洪崎可
託寄也

東李文學同人書

久巖吟咏迫於申命以尊夫人之玉折蘭摧長句不能
形容百一也欣覽烈錄知羅中魯先生孤松碩果巍然
典則中老乃先師守約夫子之黃幹也聞名引氣幾四
十年不復一見誠可知也僕十五從先子立雪師門灰
灰是堂文集 卷之一五 三八
劫塵飛之後向章城訪求大賢遺胤不啻八九而郡人
無一知者幸中老親暱存撫必周敢懇社翁於家報中
一詳詢焉或有以見示稍慰念舊區區之誼耳高年長
者未便率裁既同白社故望傳郵耳主臣

寄袁萬人公安

偶客貴邑得晤紫芝翁宇備荷注存舟過盆城不及奉
餞別後旬日滙東遂有焚署之變今日爲政盜息民安
卽是卓魯豈有他繆巧哉老先生英奇敏妙操刀善割
公安一小鮮耳前以做同門袁特丘託訪遺胤而公子

卽付尊作書到道荷雲天此誼過古人矣謝謝三袁先
輩文中龍虎而特丘孤高堅貞之性更在乾坤不論議
與不議自應保佑其後人側聞華宗與三袁同出豐城
雖而必合亦天道也門戶之事幸一切咻喚是禱特丘
令弟孝廉楚材翹異出吾鄉鄒五從之門并望延接惠
嘉公則邑子私乃宗人弟猶疎外者耳荊州司李方兄
乃敝房師之孫以何事離任兩度在顧俱未獲面附一
訊之荒函唯覽可勝縈溯

荅袁公子書

文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僕於尊公氣誼加同籍一等自舊京避貴陽青盲泉石
二十餘年然尊公行藏至難至晦亦無所不聞癸巳嶺
表一書天然禪師寄到廬嶽師說殊詳然一木之嘆自
昔然矣錢六吉公祖遷至共慟不已卒無間消息處偶
客雁東適識貴邑長令故切託訪詢未知如世兄者幾
人得良書慰甚山巨源語稽侍中亦勸與時消息望善
自慰應舉以似續前人光可也如有音通華容幸致聲
耳菴耳老與僕同庚不知健否否令叔年翁舉主記繫
敝部鄒五從鄉列難後無子愚夫人竊甚想高誼如雲

北上或能存問耳軼詩奇甚序不足稱姑附同志以希
不朽主臣

荅蔡貞服年兄

老年父臺文園爭高長菴比鄰收堂家學不但南安翁
埋名姓而已爾諸猶存棠陰不遠一自索靖嘆息以來
如望桃水之源莫逢梅花之驛惟南天瞻仰藹姑與人
耳和菴公祖下車卽訊起居知君謨歸然舉股喜可知
也弟慚非雅道淩辱公祖枯木竹林之敬微爾賴餘芳
何以得之令弟年翁紫氣過關方獲一面縈維無計至
末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寄蔡泉司

蔡惟老公祖年臺名歷南宮望高北斗實爲三台之朗
曜豈但一路之福星天幸豫章沐鄒伯之膏雨薰君陳
之春香吾僑小人厚悃懷焉治弟秋寓西湖過在高軒

瞻仰溫文如太虛風雅再世慚非晁黃不敢上接奇談
耳榮桑里人備創乞食終歲奔走尚阻樞謁復歉候私
以令昆老三十年之蘭譜加以編戶之遺民而疎外如
此罪何可言然薛之潛魚野鳥雖歌謠生成卒不效
詩篇題以進崇高或以其微物恕之耳茲者兒輩鄉試
敬致一芹獻伏惟笑舍依依仰止幸鑒未將是荷

與周亮工書

三十年相思而不一面古人固有此神交耶子時時
北征曾荷推愛士業座上見選尺牘綴弟數語其間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珍珠船中混一礫沙也前年客金川與研田晨夕展玩
七言律數十首生平頓慰老先生竟當建大壇姑奴僕
命繫矣屬下黃縣蕭丞某今傳察也司鐸微庠頓令主
風穆如幸一聆跡爲寵弟以疎遠不祥姓名敢上通戰
門者亦以三十年相思不忍沒沒耳

報孫隆吉義烏書

名國棟
安正人

鄉也獲觀丁酉闈牘想望風流蘊藉恨不一識紫芝及
至此中吳歟越吟莫不頌棣學醇政冠冕一路一時也
烏馬昔號孝子之鄉今名廉吏之邑矣僕自惟先登而

頭既如考叔後來居上何似淮陽踈遠姓名遂不敢上
通記室乃察川之意古道倏然僕止戚且慚矣世兄有
以贈僕僕何以處世兄曾記齊威公與管敬仲謀曰使
入者悅出者譽則寡人光名滿天下願少師其意焉幸
甚

與嚴方貽庶常書

僕踈伏南邨不觀除目一日見曹傳世兄讀書中秘書
慰靡涯不但奕世通家慶其弗祿不已即上下今昔嚴
大于而又得助載兄吳越間亦說林之佳話也念尊公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一別星兩周天不得晤於此時永不得晤矣因携仲子微
遠乘輿扁舟依依西泠湖上十旬有餘故舊之誼已飽
竭離君家德星相聚皆不以僕爲陳人言笑宴宴惟恨
不得一見世兄少在下風邸報中側聞不惜齒頰以僕
託敝郡司理公甚篤傳云我則遠矣世講如我方貽何
過仁而後于義哉意初與尊公訂交時世兄甫知探邸
尚未解覓環今且放出一頭地如此僕雖欲不老豈可
得耶微兄亦是年舉者蓬髮歷齒不無王霸之豪情且
敢與諸君子鬪棋爭酒終日紛吹僕何能比淵明兄真

淵明兄矣附聞發玉堂千里一笑也

與張幹臣庶常書

客夏章門欣逢有道嗣後見鄒三省知老先生廬墓山中學道談文外無一事心儀久之本源之地矣世芳隣惜不孝衰矣未能一謁先坐得親近君子爲懷恨也偶寓西湖嚴額亭乃郎述曾見拔雍中附書儀致候怡懷許堯文公祖印道敬敬託以將伏惟鑒茹旅冗率怖可勝依戀

寄陸以政明府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辛二

金川夏五坐邑麗譙上看畫丹依依昨日事捐惠仁祖無遠不懷我思古人急流勇退豈有如老父母者哉素餐殺就班衣輕折屢重嚙指亦不待較量而明矣老師高年廢車安隱如在雲霞之表三十年老門下士欲拜牀下側聞開閣不肯見人爲之反側弟某不孝奔走陳乞以庶幾大事之裏通過禾中望麥期迫未遑超候罪積丘山何以自贖望世兄叱名堂上道踴躍之意尚期他日買舟專一負牆也

復孫無言書

憶客梅溪時獲見君子忽忽二十年矣逝波之嘆如何可言敝鄉澤國秋水爲災門外徑成洪河吳翁到盆城不能迎迓想江漢歸當拜教命云云承台翁瞻念荷荷去非千古通三亦有所託曾附汪廣源孝廉函寄竟未獲報念之念之歸故山高隱此第一流事企羨企羨僕老矣二十年來艱難萬狀不能道亦不忍道也詩文不敢作亦不敢傳惟故人知我故漫作一序然簡朴不文取其意可也

報陳餘儒文學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辛四

衣帶一水有高人而不與通甚慚王無功見仲長子光從與相近之意今春拜良書久失裁報以大集序見屬竟淺言殊不足稱尊旨梓如古彝鼎削朽木作蓋人人惡其妄己先生理學宗風從傳習錄入抑別遇有人耶先君提倡江州三十年太音希聲今且絕響矣讀語錄如窮谷聞人寔然足音喜可知也濤老遂作古人道遠缺致生芻爲之耿耿劉君千里與兒輩交想不肯浮沉者遲遲歎仄幸知己不謬也主臣

與楊新建

年世臺厭承明之廬而遊戲吏隱逸氣冲懷應追古昔
西山夕爽耶染煙雲可耳同籍尊公備聞教言作方外
余湯曾惠手教不一第每念維斗殘部如同家派三君
子俱以名節終始不愧科名亦何數宣正三楊哉前於
總戎坐上小瘳道辱念倦倦江湖懶臥不敢通當代貴
人近三十年矣小兒秋試敬修典謁爲世交情誼不能
己已新建夫子信志而止一世兄何荷尊公厚相存
恤莫不義之頃河潤可及幸毋曰我則遠矣則奕世高
誼誰能減半而去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差

與李梅公

憶厠飲名園忽忽五年每臥想老先生家庭之間唱隨
作述詩酒文章盡人倫之樂事矣雖二十四考中書斷
不與易也弟竊愁老病先妣尚淺土情志未伸天壤間
一罪人耳加以小內新婦三喪未舉江上那處問麥舟
也特知己敢漫及之公子幾時北上令孫又得幾丈夫
念切念切行兒逐行來省微兒阻所生矣致詢起居
福龍孫近晤否幸道相思國子一札屬藏記室付之

與黎博菴

佳公子枉重弟遙臥疴竟不能作北道主人慚惶不已
聞博菴先生老而長齋受人記誦然弟聞圓通法門揮
扇看火如是親切而已不曾受拂領杖大丈夫自己出
一頭地跼踖難足爲他人守衲衣尚不屑作況近世之
門風乎知博老遊戲恢奇喚騁卒爲神師意也奇文雅
什又得幾尺許行兒有意致者又以應試至謁時幸進
而教之不倦

與米遂初

遂初先生郊居樓齋翛然物外一觴一咏非徐孺子梅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子真誰敢與耶五年不過章門伯甘士業雪堂遂皆後
世人生幾何六如之法應如是耳聞佳公子避黃金室
招受白玉樓辟世喪其實豈但尊門之浩嘆而已然達
人君子與造物遊並以生死爲一出入間耳近孫魯宅
書來乃郎孝廉客沒關外遲暮之年惟莊生輩可與一
晤語耳小兒省試敬附候起居伏惟有道自愛

與熊雪堂公子

尊公健甚方意東山絲竹終不能爾自當霖雨天下耳
不意殄瘁之嘆遂與昌時僕遠聞驚悼又介疑信問同

歸生芻一薦以老病艱於匍匐特命兒曹代之賦輓詩
二章耶寫四十年知己之感也年世兄文章傾絕光大
高明可以不察今伯于岸先生隱德高風景仰匪朝夕
矣幸道敬念之忱

復陳致恭太守

老祖臺微亡愛民婦孺類能言之頂祝者過五邑矣物
偶爲災便竭精誠此一念已通上帝虎北渡河豈足
言哉治弟哀庸文筆益拙代大匠斲鮮不傷手然傷丁
尊命不敢不呈惟裁而用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復朱卜初

坐臥江湖仰看浮雲變幻亦自可驚亦是可喜若使身
作浮雲雖居天際止供他人驚喜於己且不知如何喜
如何驚也弟三十年來領取此意只解作矮人觀場絕
不肯上場如上場亦久矣酒闌人散矣老年臺賢身貴
體敬仲所推正當搏扶推而上九天耳以可驚可喜任
之悠悠弟輩可也盤桓朝翔終不遽集必俟阿閣耶抑
莊生寓言耶大刻奇古不能贊萬分一聊作短引志兩
人之心期而已今兄伯原先生并致瞻仰之私伏惟呼

致

與周伯衡

聯違老祖臺德範屈指七年知己感恩雖啣每飯江湖
艸野以懶成疎微大君子名教之中別振風猷何能容
此側聞車騎到廬阜薄言遂從驛傳遞咫尺迷離可
勝瞻企近者東山興遠北固樽溪賞志文章寄情禪悅
弟恨不廁其間以聆晤語餘響也聽月菴主推荷金湯
頃有所聞且驚且笑使王謝遇文通永違逢宗雷應不
至此當誰執其咎耶小兄某稍有意嚮今因就試欲搢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齊龍門不知肯許一登否

與夏玉田書

人有今而遽於古言似私而協於公敢爲年翁道之仰
好善之篤而察弟言之不誣也頃聞朝廷採訪節烈孝
義當事應多得其人矣九江有二貞烈焉一卽舍妹也
舍妹十九而歸諸生趙萬式二十五而寡一子僅半齡
辛苦布素上孝養姑及祖姑底祖姑情禮淳備瘠瘠
祖墓遂結茅廬廬墓近四十年墓上古松感其精至忽
變爲連理十餘株人共見聞同聲贊嘆此古所未有也

一爲小兒行遠岳母也母姓陳氏原籍義門歸於諸生
黃岳鍾二十七而寡貧悴堅忍其在家也一割股以救
母其嫁也再割股以救姑且三割股以救其瘡癰痕纍
累此古所未有也止一子而又喪續麻紵布以撫幼孫
有禮有法鄉族同稱斯二烈者已踰耆年例應旌表而
家皆酷窮子復未遇故姓氏不聞於守令沒沒至今心
實痛之年翁不惜齒牙暴諸當代豈但三烈子孫世世
感戴上佐國史亦有光焉

爲路菴簡公祖啓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中夏方興天工其代交秋伊始民食用康緬惟老公祖
江觀虎渡郡望鳳來開庾笑於樓中佐白吟於峰上那
得朱門遊地竟無高座道人谿菴禪師者名倚大樹心
淨苾芻坐斷兩頭未拈竹菴行來赤腳欲倦津梁投契
古圓通不關語句欲泛今桑落別講因緣是以隱在山
之熊羆一瓢收拾因之求宰官之龍象八面流傳大丈
夫出家薄海久無將相諸君子說法彌天知有道安起
信錄中自生月印一接談際便識風流全斗未銷鶴鷺
便成峴首錫鋒將墜熊軾且作東林爲芥素心爰裁青

簡

報王明經啓

榮雕清澗坐觀朝日菊酒陳離臥尋問靖思我良友念
彼古賢雖絕往還同佩明月有如蓮集即彌高而後志
爲文遠晒楊子以形媚道近噫宗生啼泣如在唱聲欲
絕烏衣舊燕嘆何廈之可棲北門窮猿欲擇林而不忍
因之誓墓難移閉塞易隱三三鶴徑寂矣無人六六魚
筒曼今似鬼璫瑤來襲蘭桂彌馨已知漸於雲路恨猶
困乎鋒車昨日之譏前代共隱泣血之剖後匠宜信重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四

聘媳啓

偶長一日曾通孔李之家好合百年更講王謝之世如
斯雅話乃是夙因恭惟台臺江夏無雙汝南有道以言
語文章抄天下用德容風度重人倫愚親生兄不仲謀
徒懷陋室令弟有女如絡秀重出名門守遺教於先人

不敢渡歌杳葉慕淑媛之登範久知庭詠柳花厚意難
忘俟期已卜諏某月某日之吉式肅車戒旦而迎六禮
欲焉徒慙不驕十經粲若願茹未將

荅鮑軒五啓

景運方申明德彌遠歌追日月之旦呼並山澤而懼恭
惟某官忠欲貫天謀能畫地以泰軍之後逸作開府之
清新屹矣中流冠千螺於岷浪居然上乘馳萬里於蓬
峰望征之輶囊開郭公之生面弟某一丘一壑自謂
小人三沐三薰敢煩君子通氣誼更荷翰言情既此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五 四

於雕行箋未吹於魚貫跡可知也愧何如之伏冀塵去
楚氛迎西來之正氣舫揮英嶼截南下之帝城廣人
旌旗獨暉日下高皇芳劍共拜天邊感登一人部
古

荅菊文學啓

詩禮相加古人之謙德奇文共賞吾黨乃素心崔浩
異代之子房何嫌自比戴良慚同郡之叔度不待人言
恭惟足下文追漢秦行過曾閔記得江夏無雙之日識
乃羅陽驍貴之才碎璞玉渾金人名其實如黃鐘大呂

果駭厥聲僕適有名湖敢希福德之老子乘無下澤竟
同貧樞之阿婆文章海內不驚得安小隱訓詞天上忽
墜如見大巫什在枕中猶作流虹之怪縣於門下必能
射日而光此事推袁今得御李江河之下也欲文起八
代之衰高山其仰之湏人立千仞之上道常清同衡

在言

請西林古巖大師啓

捨高熊耳辨東土之宗風路踏馬駒識西江之法窟
五葉而渡如見曇時杖一筇而來恰歸寶所恭惟和尚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五 四

披精進鎧壞生死軍風具威神親提慧命吹螺海甸四
洲之慧雨偕飛怖虎靈鼎三世之密雲獨注某等逆依
白社瓜種青門張拙秀才願乞安心之法麗老居士不
離選佛之場九疊翠微尚留香谷二林清散即傍笑橋
溪縱有聞聲鳴音而徐歇山殊無影看拂照而自明懷
摩尼珠應現金宇之偈代太阿劍肯避石人之頭苟射
半箇聖人大家撞彩敢拜天下長老自己輪盤持平等
心到處琉璃國土作將來眼此山錦繡終前

賀楊青崖督學啓

世運蒸興黃閣燦燕許手筆人文蔚起蒼幾羅奎璧心
脚覽抱璞以相求玉笋班見操刈楚而自賀明水賦傳
爰過江左風流峻登龍於百尺車懷汝南月旦通附驥
於九達在聖哲之鑄人寧妨躍冶如化工之寫物不藉
吹噓恭惟台臺道重玄經多齊孔子躋虛駟上居然及
水之風列周程間儼若蕭山之日擎芙蓉湖底景在蘭
陵種堯李運邇望如芝岫朝尊樸學薦白璧於明堂士
節嚴師重太師於東序斯何盛事得出陋邦相業如薛
文清嬰圖之聲更重才名若李獻吉畏壘之祝仍新況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聖

賀楊梓亭啓

恭惟台臺霞蔚雲蒸日光玉潔雀啣書室時右儒宗
集講堂世垂經術從范升受易雅邁京兆鳴聲可張浚
爲師高歷典元駿度隔海甸望攬轡而靡圖肅肅江
邦慶登升而如講在台端抱道德之實宜直講經筵如
敬鄉蒙理學之名尚未歌賦闕斯高文典冊固負及欲
從而正士楷模尤執鞭恐後茲者分風湖畔履踐星辰
立雪亭中衣傳河雒私心嚮往靜言具瞻正以榮戟初
臨尚懸嬰鳴之和菰蘆久隱亦抱陽鱗之疑小人之心
則降須克見君子子弟之俗不謹或責在父兄淑接平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五 聖

報昌邑李父母啓

三年部下原名就日之鄉一旦郡中仍隸聞雷之地老
父堂不我遐棄遺吏相存雖卜江上一廬僅留堂前四
壁殊愧善變之鳥絕似寓居之蟲戴子買山敢辱柳公
高詠仕生築室徑煩嚴相雄贊受朽木枯株之緣敬其
昌能勝負清泉白石之素盟得毋竊笑

請俞昭和尚住西林格

鸞嶺無遮爰開震且廬山有寺是號乾明山色溪聲絕
塵一宿之覺雲房霧縉引領六朝之僧恭惟某禪師智
拂繩床悲流宗鏡佐月掌而分燈重靈巖而散乳自天
童下三世矣總運者綴長綴佛法遍九州今地靈乎錫
止以永公蕭散具披百世清風況古德淵崇猶觀三年
朗日人思法鼓如振舊林衆渴洪鐘恍來新坊隱鷄足
而明楊子佛亦何心出龍宮而入鶴羣師豈無意見終
弟及皆爲人天左擎右提不辨山水俾渡江之旨悄然
永址堂文集 卷之十五

聖五

聖謫不爲識臨濟之宗記若凡夫皆了不惑人蚯蚓兩
頭現前見性還愧我蝦蟆一跳顧後失心弟子弱質多
昏衰年彌信曾經橋渡三笑處猶存幾問山來五老峰
未到欲從杖履惟決行藏敢往香幢專探消息收心至
止稽首瞻依

答瑞昌李父母啓

恭惟台臺政尚久成孝能甄錫甘棠蔭上如天覆之無
私飄梗爲門念小人之有母雖年登八袞愧碌碌之在
前幸惠錫多儀逾欣欣而動色斑衣未具拜黼黻之謂

何散水修鴈對金碧之不似叩心稱謝藉手敬還酬片
藻而不文或信介山偕隱知失養而忘責敢云和靖所
爲誼仰雲高情淪泉激當遂使十拜以當泥階恃李門
通家如勝朋錫

答宋徐杭浣亭啓

恭惟某官文榮虎觀望淨龍谿挾賦高唐之才標崇中
車之政今日西京棠蔭異時東閣梅花某材原斷梗與
且飄蓬欣瞻百丈之名山遶佇三吳之望邑傳依嚴武
新託宋庠不期梓里素交遂荷雲天高誼嘉惠於片肝
宋元堂文集 卷之十五

山真

之安令渥龍於糊口之謝公卻則不恭拜斯有靦拊心
知感稽首敬登或携鳩杖以薄遊將邀危馬於大滌
請宋陳禪師住寶峰啓

乘戒兼慈須貴得者聖師悲智相成自樂招乎法侶觀
流浪之江水允作津梁埽寂滅之祖庭洵歸寶所恭惟
和尚法傳臨濟身現曹溪徹底明宗澄清易入透峰見
性高峻難攀領西土之鶴羣終依不去化東來之龍對
一證卽傳豈但生斷虛空自然躡殺天下昔者嚴歸南
嶽入室芥心拂豎西江開塲選佛鐘鳴在耳猶伴馬嘶

葉落歸根不助鴨過雖八萬四千偈依舊溪山而一百
三十人重新衣鉢蓮壺幸在何捨裏之全身松逕想成
望雲中之飛錫微依宗鏡不落照邊迎接法幢仍居祖
位某等同爲地主願識光明久敬天童眞圖休歇愧非
康老應慈殊多欣遇什加迷情頓滅香清一瓣蒲自泉
奔流散五花香黃雲擁頂信仰心便是嘆聖人之重來
莫令空手而歸笑寶山之曾至

張楊西學傳各

恭惟某官歸藏道尊文大旨標名高峨阜亭尚神立
本足堂文集 卷之十五 望

重龜山門還立雪以供鹿鳴魚藻之地而屈虎觀麟閣
之才雖今朝談易輕帷頓折人角況他日說詩重席更
解人願五經學庫一代儒宗著述滿家歌吟在國此古
人所欲縞帶而君子先致緇衣翼老而燈照其學已微
貧且登懸於交泰寡錫之鴻帙介以鶴書十日饑而亭
太牢三夕夢而觴天闕且山峰銅鑄若許我中條在隱
不隱之間更屬陣墨莊如教我中野可鳴不鳴之際詎
則厚矣拜敢嘉之載慕命乎太全爰卮言乎小技效臨
車而還擲希橫几以巨幾縱不夕晨如在左右

谷江念鞠太守修志啓

郡乘若史惟駿譽乃可持衡朝命惟綸匪鴻才何能塞
責雖畧莠菲之下體恐傷絳樸之盛心聞命徒慚陳辭
載悚恭惟某官學深江漢名峻秦華執簡則楚之重孤
人寒其歷成書爲漢之司馬世潤於辭以國士之無
爲治平之第一實追二南之遺化豈但九派之休風安
覆藉以無言覃恩施於不報爲日久矣中心藏之茲者
特遣廣文爰修志事自願年基七十曾讀書而老新輪
患經萬千已閉戶而空卻掃日憐發變三豕多說病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五 望

惟仲九牛少鎮罔狂夫千慮之得少僧髮一寸之長昔
者胡鹿游公祖成書允哉張潔修名士爲政毫不闕僕
漫以及兒怒罵如狂譏彈成滯或以遺其官爵或以損
其科名或以卓越之祖功宗德不彰或以奇異之高文
典冊不載虛蒙其謗縱無辨以自安妄揚其波且歷年
而未靖竊念某先子理學名家邇方有薦剡之特章朝
廷有師儒之寵命更以舊例比之封君志且無名修於
何有漫不一察橫以相加斯弟之所以如避火湯寧甘
鉄鉞者也事不得已郡實多材博物君子如黃京堂憲

業文人如張進士致仕縉紳如劉清水繆新貴吳瑞安
皆名爲績學讀禮孝廉如毛自全孫長開金文玉俱晚
爲雋才慎毛而裘可成幸招諸子提領而衣自振更在
我公至於某質止於無可數年近於不加刑不放叨榮
詎爲藏拙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六

朱桑文德翼著

菊枕賦

依山阿兮築室叩溪隈兮。辨種蒼筤兮聘意植松栝。分駐情力不勝耜家復無書朋遊輕絕人事謹辭樂饑。何似假寐攸宜一局纔畢三秋已期梧疎兮月明楓冷。兮澗澄桂叢兮雲薄菊英兮霜清維時田水漸歇縈烟。欲闌離離灼灼圃外籬間偶爾西睡悠然南山香可以。佩烈可以囊潔可以釀秀可以餐採束臯之垂安引南。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一

陽之修潭振鍾會之五美擷洪景之一甘乃若荃蕙生。山江籬育水辟彼夏蟲離以冰詭維茲倬傑山水互美。黃僂坦氣白冠金。子農皇以之。暴日列三。賜勁以。薄言將之。芸芸兮靡服華簇簇兮蜂房賤百合兮。吳儉橫屑金兮戒旦勝煖玉兮辟寒拒待女兮百里禁。

黠奴兮五坊感小人兮勿貴洵君子兮彌藏銘書几席。箴告司寢匪竹匪石匪方而警耳洗未汚目近易青漆。圍樂夢華山念醒至乃藥籠殺三彭之蟲巾箱何五色。之烏豈一榻之足娛而仙聖之用小以至菽者九域譜。亦有家名以地別種繇代誇連類比物躡事增華不若。適野遇節而葩紆餘爲妍瑣瑣差棄而不切龜齡咨。嗟佩淑景兮玉英錫嘉名兮日精聆漏箭兮向晦閉天。鼓兮不鳴朝列眞兮將曙與芝蘭兮矜盟亂曰春風容。與不如秋分菊英續紛念我憂兮佩之衣帶潔以修兮。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二

獨寐寤言近衾稠兮夜如何其思悠悠兮

芋賦

余性嗜芋田居日久習穀蔬事汎覽艸木狀蔬食譜不。鄙夷芋蓋管幼安陶元亮蘇雲卿皆古人也欲尸爲國。師而芋居農閭之間種復易茲學莠芋希異日俎豆三。先生仿矣有人持芋賦見示戲爲和之徵事絕希適情。斯企云爾粵惟主人見生則樹紫力勿愆奇懷亦慰泉。響畫聞山經夜注臥有風牖借無雨具百穀之中其一。爲芋主人種之自爲滿志其爲物也莖紫而直葉碧以。

舒華不外麗精必內滋似葵衛足非李成蹊韻疑尊孤
影逼芙渠若夫蝸吹兩部驚班數行燕啄紫泥鹿飲玄
霜雨浙瀝兮珠楨風颼颼兮銀幢霧黯澹兮鐵網月皎
潔兮晶床山樹紅溪石碧嚴霜降烈颼及悽有情類無
力辭羣芳歛歟液離離子賁黃實頌閑居之賦兮與麥
爭芳過錦里之園兮與栗競香分殘粒兮一相腐鼠損
嘉惠兮萬彙爛羊鹽豉未下兮果小人之腹薑桂已和
今朕高士之賜至乃藥不畱行空傳贈客粽能益志徒
欲怒人小者廣絕交之論大兮與有名之兵又如井裏
求走堂文集

卷之十六

王

黃精充物似屋山中白石糜爛成羹固雖醉其幻術終
難嚼於屠門葢燕異豆其熟連瓜蒂山蕨攸同江萍何
異羞神豈吐薦賓不棄肉食易鄙汗飲寧忌或擁雪而
盡爐煖灰方陷或曝日而書空素盤適來或降叟攜壺
以過捧酬宿煮或兒童帶經而鋤命賜新煨莫不甘如
沃雪珍若琅玕腹同火煖齒不冰寒肉芝耳食胡麻口
談寧似茲品碩大且繁園豕飼剩簷鳥啣殘何箸不下
郇厨已闌徒恣暴珍養胃實難於是主人樂而歌口堦
我戶今日月尚悠棚有芋兮卒歲何愁芋苗長兮禾黍

油油春我春兮秋復我秋若有聞而集且嘆者夫夫也
曾嘗君羹亦惟母菽癖甚相梨嗜匪楠柚詐既布被
且脫粟志是區區沽釣末俗吁嗟兮吁嗟兮松木既不
可斷吾無以爲藥蘭蕙又不可聚吾無以爲糧使假者
不耕而怨后稷病者不畜而貴農皇世將胥於眞情兮
余反得遷於詐狂則是芋之蔬也主人笑樊焉勞憂以
思善兮而不敢妄意乎三先生之觴也

爆竹賦

黑帝司令玄冥布威木氣初萌火德云微寒竊寂而風
求走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

號天宇開而霰霏羣陰排而競烈太陽匿而鮮輝歲也
崢嶸泉兮涓滴逡巡靡升鬱陶不震情苦冤煩性傷敬
慎有物蕩之貴斯駿迅蕩之維何義取厥宜雖三軍之
號令縱駟馬之崩鬩會是聲之旬鉉抑田田而淵淵聲
匪石而匪金亦微革而微木慨絲細與土沈貌連翩而
靡獨振七音之孤壯乃駭矚乎寸竹性鏗急而似弦物
善鳴而怒腹戢琅玕之傲管羌不盈乎半幅佩繁繁以
青黃注駭駭而霖霖吹零星於陽燧忽狂橫而直矗亘
如蒸今朝霧輕若颺兮夕燄散如飄兮晴雪聚若瀕兮

陰雷響幽谷兮空谷彩繽紛兮高臺物蠢蠢兮辟易森
縮蓄兮進開夜已殘漏方下爐猶煖酒未罷四壁寥一
聲乍類李陵之振呼倣項羽之叱咤激荆卿之悲歌壯
淮夫之怒罵講鷹欲掣廐馬驚嘶駭魑愕魍魎象奔犀
禺禺狴狴畏不敢啼矧茲墉柯雅雅鷄鷄除暮元朝高
門貴宅接舍比隣南阡東陌連連芊芊聲不得隙小者
呶呶大者薺薺人無停響家無靜席或下或高或緩或
迫或錯而烽或遙而擲莫不拭目纖纖貫耳赫赫動蕩
精神收召魂魄既有取兮焚蘭亦何辭兮碎壁欲高叫
東楚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憎蒼蠅賦

憶昔燕京蠅多於坻遇斯成穢觸乃爲疵衣潔蒙笥食

絮汙晷夜煩燂寧晝須揮尾在室滿室在堂滿堂障以
幃幙巧鑽利翔營營逐逐莫知其方客懼莫稱人事以
妨風氣在北或彼之鄉矧伊南矣亦孔之將時維三秋
令方肅殺曾不是畏乘機煽發音聚雷聲羽挾雲甲實
繁有徒甚於蚊蚋志僅酒醢處尚犧尊神怒厥侮而莫
之或懲質微腐尚棲擇瓊瑛帝降厥罰而莫之或驚倏
而白露降清霜墮地伏藏天冥洞秋且歸山水送蟬不
鳴蠅乃凍死無知兮靜不言首赤赤兮股欲奮力既竭
兮莫之從蠅兮蠅兮徒野馬之茸茸亂曰詩人惡讒今
東楚堂文集 卷之十六 六

良玉雖傷良玉何傷兮一拭則光嗟此微物矣交亂四
方哀此覆人兮終日如狂

張雷侯良讚

五世忠貞落落自許原欲陪秦不意顛楚一時知遇穆
穆共語原欲安劉不意猖呂報韓韓公報漢漢沮自顧
生平事多齟齬書託鬼神狀如婦女子何爲哉短梗小
楮

諸葛武侯亮讚

中原沸沸漢室方暮方州仗義名宇無數我獲躬耕熟

臥不寤已矣平生將軍三顧扶柝荆金勉報知遇吳方
貳心魏豈故步狼狽興師節制屢誤王業偏安不延弱
祚功薄蜩翼後人痘墓

狄舉公仁傑讚

大卿韋命公會參贊取私心猶念唐室九廟拊姑禮
不由姪鍼加膺後養隨手失遂令五王虞淵浴日縣旌
搖搖事未可必嘗懼鑊湯徒爲蟻蝨對僞人裘委蛇道
衍娛子耻爲寧肩馱畢

寇萊公準讚

求光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七

北門不開疆有封豕我不朝食必欲滅此隻輪若返有
如此水誰謂注孤得臬則喜人不謂然功亦倖爾遙遙
澶淵城下等耻幣已藉財公且歸徙賴公無術有術曷
以天道何知竹生公死

鍾馗讚并序

西秦李空同作此贊余戲擬之更出一意亦戲
也

鍾生裂鬼臉如裂帛上帝有命饑食此物嗟彼 鍾實
鬼之特云胡不食以貽國賊奸臣醜妃左右熒惑鬼在

膏盲食不可得

吁嗟進士多於牛毛廢舉不第盡復舊袍重簪情命鬼
也噉噉攫而食之亦足以豪身乘明主魂佐聖朝是死

鍾馗勝生黃巢

夢作五言

不自意全鄉也隨車別伊燕室左琴右書

右辭鄉

羣牧豎耳作車蓋遊會一刻各挂視神州

右睡鄉

求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八

勿謂閑情夢可以少陶生尋壑亦日釣寬

右溫柔鄉

鶴使玄虬云適帝鄉俯視一氣莽乎蒼蒼

右白雲鄉

物孰不材惟其所樹託根於茲千年且

右無何有之鄉

古拙禪師讚

佛法現前云何不了流水臥雲落花啼鳥俱是天然不

落智巧我亦不說汝問古拙

一如法師讚并序

崇禎壬午石齋黃先生戍酉陽病滯江州同龍寺時
西林一如法師登壇其亡余日過石齋談因謁法師
欽其道範後師既下世石齋亦云亡且十年矣昨從
廬山過西林師上座弟子出石齋和余詩十首之一
中有乾坤未破碎閒掃五溪雲之句筆墨如新泫然
欲涕並出問予上人所謨法師塔碑示余石齋推倒
一世獨破禮法師師可知己乃為讚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九

以喝喝谷谷有聲以棒棒水水無痕我問法師不二門
六如既絕一如存

吳聖中像讚

曄曄其華奕奕其光蘭茁者芽菲舒者芳翩翩子嘉右
遊望皇文正而施行栗而方豈儀於家京維錫翔延佇
立斜思也如念匪忘也倅於思明堂

李萬公像讚

彼立者誰鹿門龐耶此隨者誰吳門鴻耶舍飴弄者汝
家翁耶摩蒼孺者汝家尚耶俯流水仰浮雲其斯以為
萬公耶

萬庵知先生像讚

蒼然者先生之貌魯魯者先生之道三肅既結六經毋
樂處盟官而食淡臨星子南瞻嚙嚙乃子乃孫阮友且
寧遺像我瞻瞻乎如聞其教

萬庵垣像讚

宸垣子其貌真其色冲其音日也影陶少其今日也迷
已翁子孫繩繩今瞻瞻焉不財而富不窮而富
垣子雅布衣之雄

道士鄒式敷像讚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

余聞鄒君有八仙晉日朝霞表明用顯或橋竹隱武
寺靈而有餘之氣痼疾斯痊不願之風勁敵斯連遊貴
斯人外人而天有鄒先生亦冠其玄儀耕山鹿渴飲
泉形同影贈心共目憐虎順而養羊後則鞭神冲且各
貌然而顯與為難變寧為解懸甚幸周之徒歎不醒者
與後醒者莫之敢先

直雲法師像讚

余見九峯似勝宦公余見陸公又似勝九峯九峯之
一石一簪與宦公之一笠一節無不白明手眼另關心

胸橫掃斷魔力佛力直陡起人工鬼工嘻八十老行脚
尚發願三生與九峯始終

閩密阿羅漢讚

有一尊者微笑以示隻履在前跣坐祖臂左監軍持右
擎應器塔焉不言神通遊戲是水土成與血肉異靈從
何來聖從何至潘子曰否法身不二朝夕相親如聞授
記是和相非相不可思議

嘉陵劉氏三世夫人影像贊

荷歟清河炎漢之舊潢來自天大啟厥後世有淑人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二

中之秀爰及君子同心蘭臭惟郡司馬配出唐后煌煌
其昌鳳皇有繇越我少泰王姬爲媾周敬玉簫噦噦偕
奏大令伊何蜀主斯幼來庭蛾眉共修俎豆仁斯麟趾
孝乃虎雌三代徽音遙遙華胄

嘉陵劉氏三贊

與惟炎漢系別清河太宗明德帝子玉珂嘉陵山水子
孫衆多優龍劣虎文武如螺源巨流溢有耀自他斯千
萬年景行逶迤

有元受命奮起北臨軍旅之數秘不使知惟大司馬帳

殿畫奇式靖中原百萬虎貔不吐不茹剛柔以濟後世
千孫履霜畫碑

於繼古史循良有三曰仁曰武泉不飲食況今太守誰
則無懈稽諸父老惟頌奇猷奇猷之政殊有美譚宜爾
獲昆袍笏監繫

題趙國子肖像

竹杖芒屨見我國子見我國子如見我千里嗚呼千里
有子如此

朱子莊影相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絕壁之上飛鳥俯窺掀髯而笑又一桃椎

雷劍光像贊

是何人歟巍巍堂堂將友茂先而來西邑仰師懸遠而
入南鄣科頭箕踞望香爐生紫烟者瀑布耶噫即阿堵
中之劍光

朱仲嘉像贊

手執拂奚執杖短髮長裾瀛壖閒想吾不知是三山之
英吾不知是五湖之長

朱仲嘉像贊

幅巾布袖倏爾坐忘修竹之下嘉樹之傍徘徊作公于
今刀不輕試乎桐鄉劍不漫請乎向方卷卷孤獨與之
翱翔抑粗經而積學今羗不替乎百世之紫陽

悟禪和尚像贊

改入遊外師曲會唱誰家師宗曾拈何有書則見案
邊夜則古廟爐底不解臨濟三拳不須黃龍一喝可是
本色調心可是異常得髓噫嘻老老大大不肯留箇住
止何人輕吹布毛賺他快奉乾矢

朱敬禮約禮二先生影像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一

微禮約禮二先生者先君子之執友也同列朱功先
師門下講學數十年環堵蕭然人不知其爲中墨家
也長公和而介少公猥而狂孝友文章互相輝映法局
固大器機亦上乘不肖佩其教言蓋非一日矣嗣子
覺先以賣漿自隱濯城相見世講欲然因得展拜二
先生遺像道貌古風如再見之淅淅瀟瀟欲下憶侍先
君子從遊時煮茗論詩對花談道殆如隔世也已敬
爲贊曰

誰歟行者布衣丐巾念彼世間樂此天倫天之有子今

之古人吾儒門庭伯子之與正叔彼岸津梁無着之與
天親

胡鹿遊先生像贊

先生德容藹藹如春風之溫先生介節嶙峋如寒氷之
峭尚書九葉并提而論季子千齡相視而笑畏壘久憐
今民思鋒車新櫻兮帝詔何爲乎科頭於長松之下倚
瀑布而舒嘯固宜置幼輿於巖壑豈可開安石於山嶠
將毋超然塵垢之外式永念手蒼生抑或憂然於江湖
之間終不忘乎廊廟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四

武進蔣其聲居士像贊

居士隱去其子奔走四方從淄白間求而得之居士化
去其子號泣一室從丹青間求而得之嗚呼此非天不
容僞耶余唁其子于母啼晴世有遺腹父難夢尋匪不
思父亾親於心胎孝子心生畫師手忽現光明圓頂皓
首儼坐繩床是一無垢余聞居士續臨濟宗膠靑色裏
未許形容如何舉似還問阿儂

新安吳逸靜影像贊

松將翠滴梅欲香冥手持如意細數鶴翎彼何人者脫

帽忘形清風明月入我畫屏黃山白岳列我開亭相視
面笑水石泠泠遙遙季子世有典刑

陳繼軒山人像贊

翛然一翁長松之下氣象溫和風神瀟灑臥百尺樓生
千里馬邵平青門童華白社凡今之人安得此長者

舒永燭先生像贊

會聞嘯音音響寥然當其未發潛地潛天公和不吝阮
籍笑傳作禪悅會落第二邊茲佳公子氣如雲烟食供
香積衣裁破田欲嘯不嘯對陵谷遷有不遷者真無所

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五

先洗耳以聽鳳鸞高鶯

作朋三先生影像贊

維昔三君寓內生敬懿德云尊生匪同姓優龍劣虎諸
葛稱盛峰腰兄弟諺言千正禹航三嚴珠聯玉映共父
之人名誰與競印持先生吾不得見忍公無救昔曾北
面如彼高松蔭茲短箭瞻君玉貌誦君遺卷欬嗽恍然
言笑宴宴天之君子人敢貴賤

嚴子問子餐像贊

彼何人斯維二嚴子老者或默壯者或語默者如淵

者如矢時有通塞道無彼是旦暮遇之高山流水

孫無言山人像贊

大言炎炎小言闇闇之子無言笑而心閒更杖屐履口
歸黃山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盛夢紫先生像贊

湖上柳堂百世仰止瞻瞻老人蕩蕩君子放翁著書隨
筆咏史辭儻言雲意在流水室不數楹園僅云咫蕭條
高寄邈世無憾是惟錢塘盛先生夢紫歟

盛天申文學像贊

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六

天申掀髯而談似曼倩之滑稽也天申抵掌而笑似庄
鼎之解頤也天申引吭而飲又似于雲之鵬夾也堂堂
龜龜離離奇奇爲千尺梧爲萬頃陂噫嘻余不得俯視
而仰覩也

孫玉上文學像贊

玉上玉如如玉瓊琚坐則蹇列手則卷舒眼似橫思盼
睐唇微反欲軒渠將痛飲而讀離騷抑浮白而觀漢書
噫非此富春少年者余將誰譽

陳君卜像贊

士有布衣而貴於公衮者行有章也士有耆艾而壽於期頤者德有光也信義半於十族孝友著於一鄉也太守長令下而賓之者曰吾郡之賢良也威儀棣棣和易而樂愷者朝夕一觴也閨門雍睦後生矜而式之者猶古之甲秀堂也傳茲模楷以示百世同居之族者積善之慶也作斯讚者誰氏之子補堂老人中表行也

陳幼與畫像贊并序

陳茂才叔字幼與一字南畝先太孺人之族子也命工繪一小像科頭跣几俯視幽蘭與兒輩交暱謂中子右

東坡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七

獻曰汝持是向老人說百年之外江州知陳某爲何人肯作一小序可昭示子孫余且市蟹釐飲汝幼與少余二十一歲亦太蚤計余戲報之曰苟君年少尚以後事託鍾君耶然余雖弟齒幼與乎受其才而敬其爲人天性孝友甚篤與之處者數十年從不見喜怒之色聞臧否之言經義漫徹雋永聲詩亦多幽逸近年因食貧效河汾授弟子景星湖上大致似張巨和教人以形不以言弟子授業觀形而退而江州之善教者卒莫之過也迨四十始舉一丈夫子連不得志於有司亦無所不至

至小試輒先人而知己達官終莫識其面魚鰕鵬鵬望而知其穆然君子也贊曰猗與陳子古人風度其門維旌其業維素文有奇懷詩多別趣臨水則哦登高斯賦弟友孝思規行矩步履其文尉胸臆武庫入室門人煥然雲霧隱几穆如芳蘭是顧獨脩獨醒獨寐獨處約愛龍驤末俗陶鑄

何印茲像贊

松竹之下幅巾蕭然然而非粉吹氣若蘭無敬客之態客有廬江之小山三豕同剛卜商之說五羊獨服昌黎之賢在會容壺紅顏才子於今平地白髮神仙

太平車頌

太平車者三輪一轂凡老者坐臥以一童子推之行乎有膊肱臂脾臂之間令竹節蕭然有聲得甚安隱故曰太平不識制自何代山中九錫可方金輅也戊子余寓省城有客貨是器者以三百青鈔得之既而聞諸友人乃章文德先生故物諸孫食貧鬻之易斗粟云爲之慨嘆不已余不得見文德常懷先師朱子聞其緒論窺其遺書官吳越時知圖書編板藏稿李岳司馬家欲以傳

購之不果遂項視茲器文德手澤存焉古先垂賢敝冠
乘履缺斲斷簪皆藏之如拱璧敬之如臺章車非其類
乎是秋阻兵厭原合僮間道以之歸歸而貯之壁十二
年矣偶拂塵而玩視之呼二達曰嗚呼此文德之所憑
也爾世寶之因作是頌頌曰天之命人或豐或嗇嗇於
其時豈於其德乘時者安車以適體乘德者考古以維
則實修於邦聲聞於國不惟其聲亦惟學殖故德不足
者雖自絳及雍有時而賄徒入輶涼使人傳食或金鳳
夜飛鬼物回惑欲臥之終身不下而塞默苟非其人亦
或足堂文集 卷之一 六 九

山蔬頌

居士逢着便喫不論是肉是蔬禪師只此一味曾經自
種自鋤只合山中嚼嚼卻肯分人有餘歷此冰雪牙齒
甜酸苦澁自如津津曾未去口畢竟是有非虛食已了
無處所不辨舊菜新蔬過去既已不覺未來又且徐徐

試問正咬著時現在食性何居

瓦硯銘

小物克勤大雅不羣實有其文

斗生琴硯銘

以而爲石乎爾以而爲絲乎爾石也不可以受絲也不
可以附於以爲硯則古

書曰硯銘

黜乎其質乎其黜匪池之汗而砥之根含吮時焉夫
是之謂受辛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辛

雙履硯銘

穀城石耶蔥嶺石耶履雙耶

雅似堂硯銘

爾口哆哆連於其目爾目熒熒藏於其履

吳頤羽藏硯銘

蟻之眷翳之眼朱之器番之產試金門書王簡

羽硯銘

飲也惟墨食也惟墨鼓爾之力翔於八極或休而息古
謂是式若稿若頤雷之維異

吳漢集月硯銘

斧出延陵世能修月沐爾光明化為紫色

古甌銘

行耕於埜而觸古墓獲一鏡一甌以出者甥以斗粟易之甌鏡而餉余以甌甌不知何代物也比今襲特異質厚而器淺黯然其色穆然其聲內文明若雕鏤而外樸鄙無他備今之甌質薄而器淺其色粹然其聲鏗然內混沌莫辨而外藻績明鮮噫古今固若是耶余為作皮式比葵尊或曰近雲間某宗伯出一宋磁甌七百萬徽求足堂文集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五

宜人倍直訟得之茲甌獲自窮陬下里不然聲實宜爭大余曰嘻甌之全蓋危也危而金屑古矣又曰甌之器于子幸耶玉盃人問君子慨之謂冥漠君何耶余曰世固有屈於人而信於鬼者蓋亦有屈於鬼而信於人者甌之出儻欲用其所未足乎何慨焉乃授以銘銘曰用於古藏於古出非時棄如竄鬼所守人所有或得之為余壽厚而堅樸而妍中離離文則全不款傾不溢盈器非求舊尚有典刑

以銘

將倚女虎觀橫經耶龍門寅賓耶抑田間聽水聲耶

石菖蒲銘

田夫有一繫牛之石族子有一擣藥之臼余取曰置石種菖蒲其間秋雨既滋青翠可摘為之銘曰

硯硯一石粗具峯巒中則有缺儼若月臺農夫拾之用以繫牛遇不知己厝在泥塗山人好事爰有以歸三沐而拭若發光輝適得藥曰盛水一升置石其間恰如天成物固有耦非人所為官村審贊貴乎得宜種以菖蒲水石之間性情相得樂莫大焉余非艸木何知其榮瘁求足堂文集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五

鐵錐銘并序

春江西兵起皖中一鐵匠逸其名止鼓錐問聞諜報喜甚未幾一騎過其門忽奔出

錐其頭立碎死人莫不壯之是事流連胸中五六年惜不聞於後世竊效元人王文炳以紀前事云爾

維茲聖鑑百鍊而剛日月淬精山海藏鋌發如雷震輝

似電翔九牧貢金黃帝鑄之追傳三后禹宇封之不取
泄泄曰以待時血誰可汚姦回魁魑秦政不適朱亥以
鑿一用則振繞柱蟻旋再用博浪政竟魂殲赫赫張子
鼓錐斯水炎漢火德遂四百祀遙矚萬秋誰爲封豕自
是不用神遊淡山越唐暨宋人亦鈍頑王著能運元史
不刪其事已細其功不恢桓曰竊弄敢煩蘭臺偉我君
子隱於鐵爐自爲造化越鄒吳鈞龍雀之刀缺而不周
日茲陸沈髮且戟立義蘊於中鼓錐而泣狂趨瘳稍
緩則大吁嗟男子亦未讀書成仁取義彼何如儒儒者
未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張晉侯澄泥硯銘

庚嶺廟碑漳河臺堯世不識真人多售假格格茲器誰
歟作者墨鏤翠稜周量漢牟君子寶之以擅風雅

方竹杖銘

蒼然而勁頎然而癭直內方外吾德不孤

酒箴有序

酒之聲不在唐虞益繇書傳以來禹疏之湯放

文王誥之武王誓之周公勸之衛武公戒之孔
子基之孟氏惡之皆聖人也其大賢上詰互戰
規銘不可勝數要獎不以辛受爲戒首自淳于
生斗石之諷已開溫腸暨漢灌夫楊惲之徒以
之取大禍嗣後益用峻防延及當塗典午之代
士大夫節義內矜惡聞弑亂以酒自晦君子悲
之以至王績介隋唐之間猶襲是志私立醉鄉
自唐逮宋莫不以流風爲懼聞有一二君子犯
之身陷浮薄史書穢焉當今禮教修明一守微
未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國之緒無論朝野引繩裁然小子後生不畏面
德狂度囁言威儀無適辱親殆友取訓士林力
自詫曠豪蟻視萬物鬼神莫畏天地不知彼唯
餘詩書臭腐禮義曷敢陳於悖亂之前哉噫余
讀賜夷之箴諒其諷而惟其不切故反爲辭以
寓意云

誰生厲階造斯狂藥益入五臟神理蕭索有覲其頽莫
克自覺塗人覲之匪置斯謹矧友聞茲行積不若古之
君子孜孜於學嘉言懿行慎畏儼恪豈曰不飲亦惟欲

合終日酣身何異紂虐喪德伐生如斧自斷之子敬觀
無勿其薄

書梵羅山冊後

梵羅山有古伽藍焉爲麓懸龍泉菴以斯名乙酉五月
余侍家太安人避兵山中得老中書復得此冊而書之
以遺山僧曰嗚呼悲世亂之極士大夫與窮鄉僻壤服
禮之子皆不克聚其家室爲之嗚咽不止卽况髮託衣
食者亦覺楚靡所騁相與踟躕於削巖湍泉之下豈不
甚可哀也哉余於是而嘆神祖之德浚且阜也二十年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以前歲度僧十萬牒當是時卽有彪羆非嘗輟耕太息
得奇生茲勢間而賦何繇以起乎近時執政罔於大計
按僧頭而責牒錢至今侍御刻期會寺僧奔竄以逃而
吳越因以大變矣蓋天下事常起於微細而壞於庸人
庸人好言利近而忘害遠蘇子稱縱數百萬虎狼而禁
不噬人亦謂愚者設誠言之耳苟識此意今之賊卽不
化而爲四民六民之所收亦已多矣而未粗此不毛之
山如髮髮而雉之斗粟石黍可以樂儀以余觀於時數
思陶太尉之遺言天下無白頭賊而之儀而樂也時尚

紆餘余且解帶掛冠從父老後隔閏居以養母賦遂初
而全身亦何必背背轉轉爲過量之謀也乎有一少子
近在兵營趨于是寺之神可以生還願則買數畝以益
而之耕神已許之矣

書十一史後

史有廿一家名者十六人然專名者五人馬班范陳歐
而己他多非一手或集前人爲之延壽士廉修各二史
修惟五代一手而脫脫有三史召宋史不可不修
謝燕因君之所任中原既陷書闕無土着根并前編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書二十一史後

此史丁酉在南昌送兒子鄉試以六十金得之藝北板
今尤少云語二子曰前直可得田四雙歲獲計四十石
使於是書春無以積秋無以積不幾石田也歟

跋水經注後

歲己丑十有一月存在洞堂閱水經注四十卷得其說
氣爽情雅復憶志置六朝之集中亦一時之鸞鶴焉
也河失流於尋源江失畧於條尾北人不習南水九域

不一二曜精分航棹未主慶述舊耳余謂斯業宜以禹貢爲祖山海宗之方取桑經以爲緣起沿代述事象州繪情析理掌中分色睫上成幾紹續紹也

書武穆王傳後

嗚呼宋三百年不殺一大臣而武穆獨罹此難彼高宗視祖誓爲何如哉父兄之不恤遑恤厥功臣槍又不足誅者也唐肅之庸尚能曲全李郭其宰相則李泌諸人耳宋相槍則勢必誅岳槍兵而高宗則人也己之手札亦忘乎嗚呼岳則殄滅金而必不能如李郭以壽終也求忠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七

宜王不殺召虎卽徵張仲奚畏哉故曰槍不足誅也

書廬山記事後

天池塔宋韓平原佖胄所建萬曆年間一蜘蛛大於斗每夜布緣塔上高數十丈曉日照之山上人望如五色珠簾除夕爲雷擊及塔遂缺又上霄峯一老僧暑月鋤茶火土中得一物如梳形實水也手捫之冷徹骨棄之地飲畢以冷茶沃之忽震雷一聲一白龍擎雲騰去

書遜國紀後

我朝人才壞於文皇時楊解諸人妄以管仲魏徵自比

此錯鑄不成乃在宋儒宋儒左管右魏曰桓兄糾弟可也太宗弟而建威兄不可也不論君臣御論兄弟此太僕處桓公以齊侯殺齊公子耳鄭伯克段之類也雖無死可也建威皇太子矣太宗非以弟弑兄乃以諸王弑皇太子也魏徵烏得以管仲自詭乎唐禍成於一旦如迅雷不及掩耳徵輩或初無趨避之心若遜國時決戰四五年是非逆順天口皎然豈有唐高祖在上受命爲君可以從泰王此乎故不論兄弟不論叔侄止論君臣不事二姓之說自不能爲口實矣以余義斷管仲一等求忠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八

書統志後

吾鄉以節義文章甲天下天下仰之如鄒魯然而締造者張矣偶憶二則以示兒子知古今大抵同也漢桓帝

問陳蕃曰徐穉袁閎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自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竝立傑出宜當爲先元元明善虞集論文不相能董士選自中臺出爲江浙行省屬明善曰僕幸以功臣子泰臺省無補於國家唯獨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復初伯生其選也復初中原人易顯達伯生南士願勿爲小人所構推轂之明善乃大感慙如初生吾鄉者宜歛圭角淡丰神莫與天下爭名正所以全名也然而陳董二公百世尤應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王元

受畏壘之祝矣

書陶淵明集後

雲居晦山自寒溪歸語兒子行遠曰頃有達官自負爲淵明山僧云某自江右來曾見淵明一兩人殊不似居士達官甚慚近見江惣褚淵之徒盛以淵明形諸詩咏此何異張昌宗圖武三思諸人作十八高賢也徒沿笑罵耳耐辱居士銘墨竹筆也曰雖日涉翰墨風流間而天性已枯雖生亦死矣此人方寸尚有血也

書王羲之先生文集後

自先生以慧業文人一託宿於淨業禪客以有心俠士再假途於無心道人非比等閒赤蟻夢而綠蟻借夢是何世界蒼鷺飛而白鷺不飛且放下袖裏蛇虛空劈破演乘來雲邊鶴渾沌圓成

書貧士傳後

牧豕事之至穢者也卜式以牧豕致九卿公孫以牧豕致丞相封侯世且艷之及余讀貧士傳行至高乃孫期梁鴻吳祐之徒皆牧豕神仙傳商丘子亦牧豕諺曰無豕不成家信哉周紀善約同鄉諸人死義使值之閒問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辛

豕食否紀善嘆曰一豕尚不能捨況性命乎莊曰爲豕謀則善矣自謀不如豕也夫

書悼貞傳後

歐陽文忠之傳馮長樂也至引玉疑之妻李氏事未嘗不怪其擬人之不以倫以長樂之位宰相稱元助於四朝凡一出入杖衛南薄赫奕動人耳目至謂有愧色於逆旅求宿之寡姬其誰信之然姬以一牽臂則斷臂至身賣國之徒卽斷一頭冠不啻斷首傾腰脊牽入洞厠且欣然而笑已無心腸奈何更責其廉恥哉是以李氏

生氣漂漂至今而長樂當年已耆耄泉下矣嗚呼士大夫之愧見女子者豈一長樂老哉余讀余友彥先王姬之傳而嘆李氏之風烈具在也彥先當國變時欲用其所未足中州哲師海昏起義潰於死者什九王姬以一孺子妾間關南北忍死以待故人幸同賦歸來卒抗志於奴言言以遠其殺奴義之而不殺而亦隱痛而死使王姬爲丈夫結髮事人豈肯呈身賣國爲長樂之所爲耶余謂彥先貞如姬正當鼓譟以舞金石其事以告後人胡爲悼之悼之云者文生於情兒女之常感非所以求之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主

待王姬也

跋楊伯禪詩卷後

伯禪與同舉陪京時甚畏余之莊後晤京師風範端重余反畏之今見楚黃曹尚白卷頭詩想見短鬚如戟默塞揮毫時不啻魯公握拳透掌也畏友哉

跋建武吳瑞郎手卷

吾師黃元公先生佛祖位中人也獨齟齬於益藩後以受告者中之貴陽禍且及新建清江僕亦與焉金陵所傳一言殺二師一齊年者是也藩卒不變而富事亦

以先生言瀟灑事得已嗟乎余曾面質藩變佐先生以在濟上飛鳥告之云益大徹之先偶現天應語末後慷慨正氣遂作南朝一人諸君子信先生之久故畧而不遺頃讀吳瑞郎所藏手書具有藩變之言瑞郎秘不授意亦深矣乃信行道人過用心不得如先生者尚坐此豈非無水無舟爲龐老之一筋骨哉

書大井子卷後

今大郡十又七年而乃聞武貽董畫人事頃客章門又得緬水徐拙民傳讀之二子皆諸生從余遊知其人有求之堂文集 卷之十六

奇氣今皆卒以義死男子哉昔鄭所南謝舉羽痛哭悲詩不離吳越間豈其山川渚遠足以助發神志故節士踵膺接乎雖然心史猶在汝社不移慷慨歸來負影後立曹太史寓書稱畫人二子才逮衡龍而徐子更萬里幸友以傳其父熊熊竟竟顏尚可識二君子視鄭謝不更食忠義報他日耶

書友人題龔聖予冊後

一從雲霧降天關奈進外朝十二閑今日有誰隣殘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龔聖予瘦馬圖詩也聖予與陸秀

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驟霧鬣豪軒蘭筋僞盡諸怨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誦前詩其志可哀也已足父是子可不寔天落二簣矣且可不損天年但不知前馬化去肯作幽靈辨何如也龔名開聖子其字也一日聖與予友黃非雲作聖子不知何攷

書廬山寶公傳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嗚呼楚花悲風梁園芳艸嘆靈光之猶在慨鴻烈之空存所以賈誼抱墜馬之傷枚生懷賦鶴之感王門曳裾不如佛國被繙究竟死生丈夫概爾昔姚平仲棄西陲大尉息影青城明禪師用四品將軍掇衣曹水豈無所得脩然獨來以況寶公古人何遠之有他日葉笠竹邛柳瓢笠履相與咏蒼鼠古矣於五峰三峽間肯容一病居士不

緣雨禪師詩跋

禪師續茲慧命辯乃奇文近做梢堂遠宗藥老來自馮

茂訪余柴桑喚一辯而識柳檀嘗一齋而知鼎味爰錄魚山之梵唄彌重雋城之楚夢云爾

鴻莊先生傳書後

鴻莊與拙菴難兄弟也拙菴弱冠成進士而鴻莊以諸生老天耶人耶使罷進士科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科下州邑拙菴斷不先舉何也天下知其能讓也嗚呼一置黃金臺上一置白玉樓中又後先共置紫芝山裡至今鄉人太息曰徐卿兄弟那肯效二陸入雒令人問爾盧種乎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不朽言書後

讀伏龍先生傳曰此豈教誨者耶宜生我仲光也古人謂其子曰我能啖茄子飯汝好爲之使其所天不能啖茄子飯而其爲子欲採薇蕨信乎甚矣先生生一仲光且成一仲光也朱元晦於廬山臥龍岡特祀諸葛丞相曰千載而下必有知吾意者非伏龍其誰知之哉余先安節徵君以儒行理學顯其行事持論大抵與先生同仲光能乞仁人君子之言以張之而余一墓銘尚未埋地下情志不伸天壤間一罪人耳

蕭章渡影像書後

蕭子自選其真諸君子皆理禪語贊之頗哀老子性不
會禪偶記洞山過水觀影曰渠今正是我共子曹山至
曰我如果即驢我耶渠耶驢耶且道是三是一蕭子長
齋修淨土雲英非家門模楷耶曾夢東方曾光世界天
王如來爲說淨住淨行法門曉使蕭子如影中如夢中
眞淨身渠我皆繫驢馭也

書楊孝子傳後

余李樵李時聞皆山有楊孝子云孝子子士昂實爲李
求 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之記室當是時孝子年垂八十且沒而其子請李文以
述之既遭兵燹逸太越二十又五年余浪遊過攜李舊
李記室士昂重來謁已老矣喜甚索李時遺文庶幾得
所爲述孝子者不審溥陽之兵燹更甚也相顧太息因
得成生所爲孝子小傳讀之加書於後曰孝子楊時雍
以割股愈母馬氏疾天啓間巡方使者題叙賜粟帛稱
旌門矣事載邑乘式垂來藥復何俟私言乎然孝經有
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時雍何其敢也或原
之曰毀傷父母之遺體則不可爲父母而毀傷則似可

此亦老生常譚耳總言其經不言其變始事親而終事
君天下之大戒一也事君者豈不欲唐虞廢歌成周燕
喜哉然後世至有納肝陷胸嚼齒斷舌而不顧者何也
誠遭其變也況乎鼓刀一割寸膚不足以殺身而一
且可以起死肉屬生孝何惜不爲至使捫心自問寧愛
吾母不及愛吾腹不痛且視乎推楊孝子之志當計無
復之即城性哉生自所不顧而奚念及後世區區之名
復世之名之者卒不可已蓋亦謂遭變者多而必遂其
志如楊孝子者少也余恒怪魏鄭公之賢也且曰願爲
求 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書小學後

懷孟許平仲衡業博學稱師矣晚得程朱書讀之曰今
乃始聞進學序矣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以其身先之雖寒暑隆盛不廢也奉元
韓從善釋教人雖中歲後必使自小學入或疑之曰人
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當知而白首不知其可乎雖
聞之學大行于元而北惟懷孟奉元最盛蓋此物此志

也余少奉先君子教授以是書今五十餘不能行也咫
況爾輩尚未解句讀耶雖博極羣書何闕近裏先正等
之玩物喪志也行已誠冲真身峻潔庶幾法家子弟耳
書傳伯可文學行狀後

余嘗讀太史公記數稱名家子孫蓋名家耳濡目染道
德禮法文章之氣服其教者可以百世故其子孫雖智
模廣儉才局之不同莫不莊莊乎士恂恂乎君子豈不
以其所從來者遠哉南昌故多名家余生年十有五從
先徵君遊凡理學諸大儒亦既登其堂負牆而布席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及弱而漸壯以古今文自豪於一時者亦既入其室設
壇坫而通應求矣今余且老再至垂三十年名家之子
孫能世其家者不一二數至其湮沒無聞聞而不忍言
者遑遑而是也嗚呼風俗之變可謂極矣獲交傅子思
侑風度凝然如雞羣之鶴悚觀而嘆異之既而知其爲
宋獻簡公之裔而懷慶太守丙明先輩之孫也根溪者
葉茂源大者流長宜其然歟嗣以其尊公及太君行狀
俾余有以傳之余以服解之再請之三按狀公名懋諡
字伯可懷慶第二子以仕公子受經門內舉日鵲起治

周易道而京費近而獲釋無不研極其奧出遊白下一
鄉巨公如鄒莊成輩莫不在其下風歸而設絳北面問
業者皆已取巍科太而公入試於鄉僅一再中副車而
卒無當於有司公亦不屑屑於進取講德樂道以終其
身其配天潢賢女相敬如賓又能代公修洗腆以孝於
二人故後公沒而所以治家教子者一如公志凡此者
舉可傳也余感南昌名家之世稱替矣往時士大夫說
學日月不輟老成典刑在而有之即少年且能文者率
敬其有道不敢放散故其風俗厚而人材多頃客數月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書院以鐘鼓之聲揖讓之容似以學爲不達於用而後
進益急功名習爲軟美苟自汗下其甚者至誣詆以犯
其尊親不自愛惜不獨文學公之品築築雲霄間仰其
令子恭而文儉而有禮亦名家之空谷足音矣余於是
乎知獻簡公之必復其初也昔朱晦翁於客之請傳表
志銘者如不暇誤必書其行狀後以還之余敢竊比於
是云

張晉侯名人翰墨書後

甲辰暮春詔抵正古人所稱秋冬之際固難爲懷者同客

有武林張晉侯先生此不須入律而乃思事美離翰者
意外知己懷中故人言可知也一日出所藏蔡忠襄公
尺牘及醜庭陸大行手書不覺泫然涕下蔡吾舉主陸
又閩中所取士也二十年浮湛於皂帽葛巾之間仰慚
俯愧矣

易極微言書後

易稱太極書稱皇極濂溪先生無之無斯有矣無有父
子也無則古而悔吝皆無有則元會運世皆有堯夫恒
訓其所不足耳老子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豈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无

有也哉極雖後天用先天矣母曰其用四十有九而一
不用也匪不用用亦無而已矣斯學民擬言之旨歟

樵川紀義書後

慈物類相感今人之所有必非古人之所無也然古事
卒不盡徵於今何哉匪物類不及抑其爲所感之者讓
古人耳余讀樵川紀義有慨焉猶固蜡祭之神然其性
最戾率有啣其子嚙而棄之者而況非其子乎一旦忌
嗜昔角力之黨且取其子同乳之斯已義矣猶不自義
而義踴張公何義乎張公爾司馬與李殊官也樵川與

三山殊地也張公攝事而與琳之若兄子然不知其渾
之自生也若張公者可謂義形於色矣然則開詩今古
凡吏而爲蒼鷹爲乳虎者啣其子嚙而棄之者也西土
君子而化及汝墳且及江漢者取其子而同乳之者也
是紀也風者什一勸者什九

書讀後

自遷稿二十年朋友文章之緣掃地欲盡幸居近應嶽
雁門僧種尚存濟湖兒孫頭角並出故門雖羅雀而亦
楚白足者常滿繩床非真符我以淨名也巧題號爲嚙
其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

假夢地耳余憶古人記作詩亦戲效之持公者多獲
成孰疑遺民手筆與他書香積世界猶寂弟子獨亦
不喜投石問然來求雖蕭瑟抒寫性情亦恐爲識者齒
冷一日讀中峰集中五藏經旨諸聲小品三昧白道人
既亦瑯琊可誦師吼鶴喚真此爲尋以余方之不啻然
漸炊煙欲希香雲拂拂那可得也青鍾隱見中郎筆法
惟胸三日意頗相似故倩友錄集以明余於文章一毫
雖至細者不能作家猶快暮臨甚矣其鈍也壬寅孟秋
簡堂自題

无咎澹遠如春水溶溶尊直堅凝似秋山闌闌而冷言
刺骨懸想洞心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兩先生固無著天
親也癸卯九月晦前一夕補堂識

登山之鐵心石腸澹菴之銅頭鐵額文章三昧佛於百
城正不減當行不失本色乃知正人君子皆威神於能
仁者也補堂壬子仲夏又書

太虛作家疏自真朴

會稽九十四翁傳書後

記壬午癸未間建德太宰元猷鄭先生啓事以余爲吏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

部雖未卽拜然心私感之昔徐孺子於江夏尚資磨鏡
具以往弔余與先生無生平之一面而辱在知己時避
兵負母萬山之中竟缺生芻炙雞之奠余則愧古人矣
寓公夏君玉田以文章氣誼尋盟白社實先生鄉人故
日詢其生平大節始知乃大父正寢翁先生布衣握手
之交也向余與翁猶子韓雲同籍同官備聞翁之概雖
市隱乎與長者交不侵爲然諾今得讀翁傳又知翁爲
鄭先生之石交如是翁移家建德而始寔系會稽會稽
夏仲統所謂吳兒木人石心者自叙土地風俗大禹之

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傳留翁爲
黃公後固卽大禹後歟翁生於明嘉隆間幾閱百年號
爲人瑞老人尚哭龔君賓自天天年而翁遭大變獨以
天全無恙而脫化豈不勝君賓一等哉而鄭先生以舊
巾皂帽優悠與翁同里間登期願完名全節爲一代偉
人豈獨先生之能哉亦翁之以道誼相終始也故余拜
讀其傳敬綴數行以遺玉田云

篆文金剛經跋

金剛般若津梁古今廣矣大矣是帙出沒江中幾自救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四

不暇汪司馬何所取而摹刻之哉或曰以二十八篆體
而演爲三十二分經文經固教隨篆尤筆精也中州水
樵李先生得之江州某僧舍如懷拱璧携以示余余笑
語先生曰古德有云如人暗中畫字字雖未成文彩已
彰況是珞珞瑤瑤者耶雖然昔周金剛精究律藏乃欲
樓南方魔子窟穴以報佛恩及爲一賣餅婆子微心遂
使牙如劍針直掛龍潭何歟那裏是文彩彰處願向三
十二分未篆時採取可

趙千里節推行畧譜後

戊辰 烈皇帝登極詔選天下郡州邑學生以貢於廷
臣德翼與焉德翼籍德化實廬陵富田人也吉得選者
入生而德翼得友者三泰和劉師貞提承豐鍾叔舉掄
芳廬陵趙千里爾圻皆人傑也劉之清峻鍾之和雅趙
之高簡皆在下風一時顯晦聚散杳不可追而千里中
子國子疑數從德翼遊益知其生平甚詳今年夏五過
九江偃臥病南湖上不得接見投兒子行畧一卷文而
詳審病稍間一披之知鉅公名人所以光寵我千里者
不一而足何俟區益言然揆國子之志以乃考之文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聖

者可比類而觀之也德翼與千里同見知於蔡忠襄公
公死晉撫尚爲不知己者所誣屬千里以一明經抱台
州司理空檄而民民無聞又何足怪焉而德翼之浮散
樞塞竊自信心而不望知於後世先信國語邵侍郎曰
子脫而歸故鄉爲管幼安爲陶淵明不亦善乎實藉是
言以除死於我良友不已惡歟敬書行各後數行仍以
歸之國子願少藏焉以待天定庶幾論亦定也

劉小匡書卷書後

余由漢口遊潁州恨小山林寓精舍晤劉君小匡出自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六 聖

寫圖書爲之豁然久之昔余少文盛作名山四壁撫琴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此老計耳小匡壯年方馳騁於駿
臺虎觀間邇得便辦燕閒事乎正惟一丘一壑藏於其
胸成於其手他日卽嬰世務終不失風流儒雅之氣余
以此圖信之

書劉倬雲傳後

劉坦人名士也子倬雲作記天上修文地下不勝感悼
以小傳示余余有外諸孫不幸亦類是對之泫然嗟乎
比中郎亦不惡尚曰人不可無年豈非卮碎春紅霜間

夏綠更可惜耶

瑞木紀書後

棟園周司農葬二尊人於鍾山臨窆母夫人柩底有文如封石雲物狀建武徐仲光目擊記之甚詳余惑焉是瑞也木之變歟地之靈歟數之奇歟抑死者之示現歟生者之感召歟不可得而知也如以木分而成科斗之字解而列天王之形古有之矣不聞如是之瑞也如以地葬而獲沙丘之銘陪而得滕公之室古有之矣不聞如是之瑞也如以數沒而合雕梅楨之棺槨而應息壤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六

聖

茲之板古有之矣不聞如是之瑞也如以死者之示現欲思羣臣而露前和急爭世伯而聲牛吼古有之矣不聞瑞之如是也如以生者之感召攀號而析盡枯廬墓而芝叢產古有之矣不聞瑞之如是也以古之所無造爲今之所有求之五者而法不應而周氏何以應之哉曰事有過於理者理亦不得而圖之也有勝於天者天亦不得而斬之也惟天能神惟人能誠惟理能恒惟事能貞貞悔而理不居誠通而神不測非司農之德其何足以常之

書吳吏手錄彙編後

嘉興吳玉余爲理時聽事吏也爲人謹畏去郡二十有五年重過堂上下書記皂隸等存者落落如晨星蕭蕭如冬榮而小史與夫死者都盡矣此吏久出公門頃軫俱自見余喜而泣眼赤腫日從奔走投刺遇招飲者恒守候至三更或漏息卽不出亦依依寓中不太余憐其老勸少休不肯臨去手持是書見貽曰小人無以獻知公素愛書家藏是久矣不識可備覽不余感其意而受之嗚呼憶爲理時經指授文章薦拔造就以致通顯或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六

聖

一見不再來或來亦不道故甚或以腐鼠相驕矜於官閥而稱號弄元者此徐鼎臣之所以致疑於時移勢異也茲吏不過客次效勞從亦無恩私及之而致忠故主有士大夫之所不及者余感而書之是卷之首在官寓書古人亦謂之風流罪過而況受諸吏乎然去郡二十五年之舊李而吏欣然相贈亦猶越州父老之一大錢也乙巳重九前二日補堂老人書於永興寓中

讀汪青巖司馬傳書後

子第閣字集以

昔杜架閣許謝參軍朝與先忠烈公周旋極其忠難或

軍敗代死或西臺痛哭至今慕忠烈者未嘗不懸弔二
君子也漳海莆田二黃公及新安金公明之三仁忠烈
傳爾皆余石交余孱而有老母不敢以身許人青巖汪
君生世篤忠貞之家己名賢書憤然不惜七尺爲三公
從吏卒殉以死嗚呼壯哉上不負國次不負所交內不
負厥心死猶生也余聞杜謝一身誼耳傳不有其後青
巖二子詩文奇奧浮沉隱見不屑受知當時善成志視
二君子不尤俊哉

10529

求是堂文集卷之十七

柴桑文德翼著

耕天道人說

龔名雲起字仲震別號耕天武進人

毘陵龔子貧無地可耕而自號耕天道人或問於文子曰天可耕乎曰可考天文書角宿天田二星牛宿天田九星畢有天園鬼有天神皆耕之所也牽牛耕之具也室有土工吏斗有農丈人耕之人也紫微垣之八穀星宿之天稷箕宿之糠星昴宿之芻藁皆耕之所獲也農宿之天倉天庾天廩天圉皆耕之所藏也天市垣之式是堂文集卷之十七

斗星斛星危宿之杵星白星皆耕者之所有事也謂天不可耕何耶曰此天人耳則不可知龔子亦人耳能上天而一之日于昴二之日舉趾乎口于不惟不識耕且不識天矣夫人墮地而不能如飛者象樹之羽走者象艸之毛則必資乎衣不能如蟬之不食蠶之不飲對時之不合不飲則必資乎粟凡此者天欲勞智蟲而得之自給也衣粟且出於耕而況此方寸之間蕪穢不治則赫赫常謂謂何不幾天荒耶古之君子早作而夜思幼勤而老不倦孜孜焉勉勉焉不敢自卽於荒也蓋天生

生之理也性心生也而心之所由以生也天也不自

誰代之加厲耶抑余聞之陸文安曰唐虞之際道在皐

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不數稷契周召而斷斷二

子爲耶蓋一推知人於九德一演皇極於九疇不天以

立言也莊生亦盱眙於寓言者不曰耕之以內莽者報

以內莽耘之以滅裂者報以滅裂乎不又曰報者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于乎夫人誠知其人之天而耕焉不

責報報若倚頓之酬備季路之取嵩也無一矣若箕子

改爲勉勉焉不墾農自安雖貧於地乃富於人矣耕

是堂文集卷之十七

可已耶武聞之雀躍曰旨哉斯言

雜說四

許由過逆旅人有喪其楮冠者報由于士士熟眠之曰

嘻若盜耶若受帝之天下雖喪百楮冠人豈意若若

盜耳若不盜楮冠乃盜辭天下之名者也虞舜聞之遂

不取讓德

傳說居巖夢有冕服者謁巖而談巖雲出而雨天下異

日果有以象來求者殷之羣臣曰同夢夢耶台

王於黜展之前畫紉之後王不夢台何耶有論之者

說幸夢謝巖而談耳設夢謝殿而談王不夢矣

呂尚三十學釣釣五十年而不獲一魚周昌四十九學獵獵四十年而不獲一兔一旦獵者遇釣者曰獲孰多釣者曰獵鷹上而下犬獸駭矣釣謂芳餌施弱絲若拒之若迎之獲多獵者嘿然由是乃陰行善

商山四皓招淮安一老約爲五隱淮安老曰余形畏影聲畏響怕然而已使五形五影五聲五響是白而招射也烏乎隱乃卒辭去未幾暴有呂后幣聘之辱

祈雨說一

冰楚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辛亥季夏安慶不雨巫登壇日禹步焉不雨又池巫登壇或如病癰或如病狂卒不雨或問余曰雨不可求乎曰天不司雨司雨者山川之神耳天子不親民親民者郡邑之吏耳山澤之氣不通則不雨矣山澤之氣通則雨矣郡邑之吏與民之情通則山澤之氣通矣郡邑吏與民之情不通則山澤之氣不通矣

祈雨說二

酷一大旱魃也貪一大旱魃也旱魃之繫乎郡邑者輕旱魃之繫乎君相者重請徵於古于定國頌孝婦寃而

東游雨矣孟嘗頌孝婦寃而上虞雨矣此治酷旱魃法也烹桑弘羊而立雨矣上鄭俠流民圖而立雨矣此治貪旱魃法也

告逐虎文

丙魁歲雄莎鷄在宇日紀厥六二十加五主人改卜是作皇祖龜食漢源式告司土誅翳伐藺匠伯布矩爰考爰法祝興百堵豆有掩有壺有溢醕巫者散辭既偃且僂豈曰不虔爾神或此爾實不諒主人則妻六年從事家尚縣金子合同之彌茹夢苦降叢難新世族戮論見

冰楚堂文集

卷之一

四

人斯畏山鬼爲伍願率妻孥息影茲許有室有室有舍暨庚春耕秋刈師我農父收數鷄鴨朝伺特特射雉雞牙潑魚斯罟我願已違百日不雨生兵何物刀擊汚册子啼手戰妻切心腐敗絮自擁母也何餘余乃燦然賢賴有古龜心同心不宜有怒聚視寓居三豕畜應二牡一豢願言羣乳云胡不廼一食於虎黃毛白爪掉尾孔武入我豕圈夜尚未午淺齒入豢衆舌出吐匪仁爲賢不義而取蒼蒼者天容斯醜匪獸之怨爾神曷主乃土乃木乃聲乃瞽張皇戾氣不我是祐爰申以辭訴於

林塢勿匿斯愿翔我剛我張我弓我貫我弩明則有
羅幽則有組先詠厥偃去集社鼓旭旭精閃剝切如殺
惟爾之休式歌且舞踴躍寢叱負塗煦煦采彼桑土舊
牢斯補勿驚我僮勿駭我姥宜爾子孫生息無數乃從
父老報以修脯

逐瘴鬼文

有病焉暨子所爲君子之急虐隣水火信比潮汝夷則
高梁江南卑濕家蒙斯厲人惟茲疾挑菊前導曰乃鬼
斌文子患焉客過而唁曰此不才之子不善之戚不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四月爲子三驅翼應之曰嘻葢皮休禁而不去孫樵遂
而復來者也眩當世而露情怒古人而雷訾既矯辭以
自庇更拊臆而誰病余聞氣蠱志惑奇鬼乃生機發智
迅點鬼乃名鬼癖於情一詠一琴鬼才於文五緯五經
豈但薪人之突荷人之柱堂不盡米席不借箸進謂浩
浩退賦不遇自瘴何損至乃瘴世否則朝爲塗豕夕作
藩羊朔猶鳥企晦已鳴張鬼絲勢跋踈難禮防瘴及君
父豈曰身歿更有衣不山白朝忽色紫引退悔遲勸進
不耻投流自清排壻而死子且自瘴化因瘴子凡三

品誰鬼爲之舉世不病瘵病於斯客笑而去文子揖
而進之歌曰天寒暑兮人涼炎人則促今天則延天則
恩兮人則警鬼兮鬼兮從汝遊

祝窮鬼文

甲午孟春正月晦日文子以茗果之具揖窮鬼而祝之
曰公與我周旋久矣弱而一窮文學壯而一窮孝廉強
而一窮郎官今艾而一窮山人矣方其第南宮命北極
列馬署適駕湖竹藏公事梅寄私圖肉鮮鼓吹艘多飽
輜薪勞駕馬策大羣狐欽承舜日不饒龍章公之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六

葢從其初爰謝李氏忽作棘人先志告閭家難則顯
遊天墜竟無陵焉出時相狎狎督臣內訌京城外
城傾累孤竄逸爲公不寧小人有母負戴於途無半
枝心慙寸艸寄生葉短寄居蟲小大有負
鹿命在厨烏哺不了能不怨公無神可
札下催怒如蠶雨疾似殷雷鱗甲已喪兵弩具來曾一
瞬息坐公莓苔俄有熊虎欲爲精衛自守雖堅收人斯
脆頭走田橫旗縣羅義幸負山逃猶吟潮對暫作南冠
長啼白帝不爲猶狂僅一髮際公之相窮豈有意志至

若矜青蟻嘯九赤蜂屯負塗之豕逐吳之蠅塵揮不去
九舍猶競蝸聲不改應眼可留相干足意長吁靡伸枚
枚志志又不屑稱公若窮我畢能覃精意者公老而倦
遊乎祀已有一鬼短髮橫眉長膺直膝皂帽屣履索帶
裹被吐舌忤視向余而嘻曰文山人文山人而公未上
絕交之書若遂下逐客之令乎而公窮若以文學五年
孝廉三年郎署不調十年耳自若辭纓還褐予正爾焉
縱自今爲寒盟爲汝社爲形贈影爲日爲心爲鯁鯁之
魚爲叩叩之獸尚希老期乃交遊之去大荒若何爲
式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七

驅蒼蠅檄

丙午之夏余客寓泊陽孝娥祠宇趙日微烈虞風半薰

青苔沿水綠樹參雲晴嵐遙覽欸乃近聞地由鮮蚤若
僻絕蚊客况雖澹客懷頗欣茲何爲者十百爲羣拾捨
展攘泯泯莽莽緣纓黃帶絕袖穿裙面觸腐腕肢揮祗
勤驅之不獲乃驅以文若爾蒼蠅也者爲物甚纖爲行
甚汙鑽誰似乎羶頭繩自縈乎絞足乘炎而出運易促
於三時逐臭以奔飛難殿于百步方慶登鈍失夙譽以
形殫不與何工得虛名以筆悞乃異薄蟬羽晴眇蜻蜓
耽耽輕逐藉藉細營黑白何常點崑崙之玉色蒼黃吳
辨亂莊獄之鷄鳴或密榻呈身效鄰生而入幕或蒸湯
求式堂文集 卷之十七 八

喪魄甘主父而遭烹至於形憐共蒼首覺微赤來何所
來迹之無迹有時聲折充宰相之賀賓無處還依作高
人之吊客遊庖廚而吟詠漫學蟋蟀清音度藩潤以翺
翔差矜蟻蝶勁韻嗟乎號萬惟物凡百其虫絲絕樹孔
粉薄花叢豈宜尸人之尸宮人之宮縱集準端占咎徵
於夢裏橫飛管上報赦兆於市中惟相戀夫穢品卒莫
錄其微功况乎徒固實煩踪尤甚詭昨方伊何遽集於
此對之輟食空雅耽以牛心愁乃絕談聊高懸夫塵尾
宜矣史遷謂賦經列讒詩日月鳴鳴霜露遲遲福壽

空吁堂吏而空怒威嚴上將撻門卒以徒癡余惟爾羞爾惟余苦誅之不勝勝亦不武何必指揮終日筵編蒲三鴈遊戲一朝藥塗豆而成虎漫列酒漿聊傲臬腐主人蓋爲爾祖幸呼朋於五達之衢宜聚族於千州之浦行則行矣匪怒伊教適所適兮式歌且舞毋久通處以與余爭此土

九江祝虎文代

余讀漢書朱叔庠爲九江太守郡舊多虎下記屬縣曰大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江淮之有猛獸猶北求室文集卷之十七

九

土之有鷄豚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進忠善去極弊削課制後遂無復虎患是豈叔庠真能制虎命哉必神明有以陰相之也余曠代繼叔庠守九江八年於茲矣凡屬邑吏民姦貪者庶幾已去忠善者庶幾已進頃者虎忽暴於鄉何歟或依棲林阜自其所宜託歟抑天災流行民偶罹其災歟然吏若民之害民者余得而治之悍戾之獸之害民者惟神得而治之九江順經兵火百室一存歲未稱凶野仍有殍虎且助虐民何以堪朝廷愛民休養安輯二紀有餘而太守朝夕敬

恪以事爾神明亦望相與有成措一方於仁壽之域而縱獸以逞母乃上矣於天願神靈爽默致驅除毋令實逼處此以與我民爭此土是神之大有所相於太守而今不佞余抑無慚於漢之叔庠也可不謂幸甚歟故亦櫟并去之課制削之以專命於爾神惟爾實利圖之毋怠

墨氏族譜

燈巖子曰余從墨氏遊三十餘年矣粗識其族姓蓋多居熙州云甲申僑居州之梅溪溪之友人夜輒談墨氏聞益詳嗚呼上古不可攷己人之言曰秦漢之際士多求室文集卷之十七

十

文不害起家參用刀筆以故墨氏無顯人以余所問秦漢以前實有漆氏爲著姓墨姓無作焉漆氏產冀豫間禹治水聞其賢貢之帝帝器之蒼頡有苗裔仕虞廷請爲隸司典冊世守厥官始封者性記人選饗發極極惡之然上古卒賴以傳後世多從鄒魯間縉紳先生遊子孫遂被九牧盛矣至後漸衰魏襄王時募其族人請以爲客死多從墓於汲遂絕不可系矣嗚呼不有廢也其何以興自漆氏亡墨氏始見於春秋在漢者初爲石氏或曰黛氏居螺或曰居昆明池不一傳然大抵不離石

氏者近是維皇帝丞相御史大夫二千石卿國文學皆
愛石氏大將軍不甚見譽方士結上知書符錄必與石
氏謀間用丹丘生不如石氏爲多郡國上計吏至以題
綬尤貴重矣元嘉間縣將軍艸露布無富意者召石
氏望縣燦然成文選假軍功封郎墨侯以爵爲氏乃稱
墨云墨云縣死石氏又中絕百粵有雷氏冒其姓欲襲
侯試之狙獪才耳不可用乃捨之去石氏益微矣開皇
間傳有煤氏子黔而順治燧人術吐納雲烟得道時方
開閣文館拜學士學士輩親狎之日與治九流百家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一

藏籍縱橫點汗性不好潔又頗矜尺幅其細已甚學士
戲曰公其墨者耶煤氏大怒曰是固文史足用者何負
於儒子大夫欲墨我我頂何不可磨之有遂姓墨故唐
以來煤墨氏石墨氏不通宗煤之世孫號松烟道士者
在唐宋同居睦州挾其才遊燕趙求交於易水奚氏奚
氏廷珪燕趙悲歌慷慨士一見松烟子嘆爲江湖散人
松烟子笑曰僕誠散人哉誠散人哉吾祖登仙錄署山
立卿抑塊然獨處者爾廷珪喜與爲膠漆松烟子三日
不出戶臨風秀立珪璧如也廷珪益喜曰名卿如子輩

凡幾曰曉點之間松烟輩車斗不足量矣奚乃從道士
家於點延譽海內至今勝國時松烟猶在士大夫往往
與遊或醉而飲之潑道士於几案間不怒曰僕固當泚
漓者明與松烟子尸解去訪求煤氏後卒不可得時臺
壁見文章盛攻立守黑之徒電拆霜開以赴景運而累
氏又與自點州朝金陵時大史令奏七百里內當有異
人點點壁壁內堅外恭北冥淩湛東氣蒙茸登之紫門
以從飛龍蓋應非烟也臣非烟點州人自陳臣非烟先
世有桐君修道術於睦州山中遇異人教之曰道以氣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二

爲主氣暢道沈氣精道登赤火明白水澄和之勾之堅
之凝之道成矣臣非烟世其學萬幾之暇得賜燕見酒
濯寸心竭斯蘊藉丹黃黼黻雖云有間於以光贊六籍
表正百官噓氣成雲散烟若黛斯亦天下之至玄也陛
下能強起而磨厲之乎上目之親洒宸翰稱旨大悅召
賜太子諸王功臣學士家有差許歲來貢墨氏遂貴甲
天下他族不敢望矣點州人多挾墨氏爲重殆自非烟
始嗚呼繇秦漢而來三千年矣墨氏凡三異族而桐君
子孫最良自王公大人以至商賈下走莫不濡其澤膏

其華大者文國小者庇身通都大國達乎窮鄉僻井四海之內百蠻之外莫不知有桐君豈繫墨氏之能蓋沐於聖人之化遠也豈乎休哉近代與墨氏善者小華氏君房氏于魯氏青丘氏溪亭三子塵氏余聞淵畧矣莫若羽吉氏羽吉氏與余言遠胄之緣近世名實又不可以無紀也不然後世何知焉爰作墨氏族譜

僮釋

讓名子客於梅谿梅谿主人施含豫褥席潔輿從都酒醴調也召清賓從僕讓名子杳焉豁焉若喪若獲焉有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三

一笑僮繇少而從朝覲厥貌夕察厥容私暗語其徒曰主人憂且畏焉如此哉家居嗜動茲乃靜安家居好語茲乃損單家居癖笑茲乃飲樂家居怯飲茲乃強懼家居達俗茲乃勉十家居慎作茲乃伴寬匪憂且畏其曷以然讓名子聞之欸然而嘆曰有之憂也非畏也魏武有言憂從中來麾之不去一日九回貌兮罔狀胚若舍胎交不煩介嫁焉擇媒內構心惑外遭色灰少經魄落壯遇神推斯亦天下之至厄也古之君子或不呻而吟或無疾而病或罔怒而冲或靡爭而競嘆朋友慕焉

親問天地泣鬼神蓋亦凜凜淪淪悄悄悽悽者矣路哭絲悲水歌石嘯雲崩潮湧雷怒風號豈特思以作易憤而志詩悲乃記史怨必騷離爾主人慘澹兮不豫夷猶兮靡揚縉紛兮落葉蕭瑟兮鳴蜩噤噤兮雪霏黯黯兮溪光耳或息兮天籟目罔恬兮睡鄉旣耽騷兮塞馬似役志兮岐羊仰松榛兮徒潔佩蘭桂兮不芳嗟瓊琚兮危礫乃魚目兮夜光慨金貯兮鹽糗忽鹿駭兮姬姜寶芰荷兮棟柱棄文杏兮弗梁涉冰淵兮襍穢時屏御兮鵬鵠馳欬段兮追電疑龍媒兮不驤瞿焜煌兮五彩亦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四

徒羨兮鳳凰欽鉛刀兮刮利羌不貴兮魚腸洵獨鼓兮雅奏速滌穢兮琴簧星熒熒兮熠燿志竊羞兮太陽故予之憂几不知幾山貯九頭淵藏九尾大名惟哉小號貳蟻或中於人妻妻非非仁不能感義弗忍昭禮莫克防知亦靡料四表喻叱六合蟬蛻金繇口燥骨因毀銷斯宣父感而悲麟文公懼而味鴉賈生窮以賦鵬張子激而託鴉若是者非所稱無聊無聊者哉爾主人有慨於中憂不爾諱不辱爲榮無求曰貴國有君子家酉正氣高仰鄒魯歆視韓魏去彼弁鄙保茲剛毅稱心而言

亦復何長奚僮聞已赤厥雙眸口雖唯唯淚亦潛流鴈
呼噫嘻謂我心憂

榮書

豈不亮哉昔有作華心者痛弗讀其書薄思其人其人
遊帝所倦矣於是乎代爲榮書以寫千機之鬱伊

葵

淮南子曰葵之於日雖去之邈哉鄉之誠也謝生於元
精葵一耳余非兀者乃比於枯木朽株而差池若葵

陽鳥

求定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五

陽南陸而是鳥從之雖葦荍行露哉處羣而不失其獨
余又慚鴈巨

烏

烏南鳥也從三足而南翔炎州吾故鄉也敢曰於誰之
屋

夸父

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得死所矣若曰競走腐齒耳能委
骨成林乎

羿

十日九賊也故曰陽九射之則日中余願拾久

戈

魯陽戰而日再中戈之反也余非和且執戈以衛宮有
司不以時具

義御

問誰當御曰有義在義乎義乎六御且歸雖爲之執鞭
所忻慕焉

赤珪白珪

赤珪似日者也宛委且藏之嗚呼慎盜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六

燭龍

燭龍日陵也鬱葱哉佳氣照萬世矣

若木

何若木也披其枝者傷其心余且拂之旭旦旦

虞淵

虞淵湯沐邑一升而車上僦余忍僂乎

南冥

南冥天池也古字鵬鳳也又丹穴南冥異稱耳附翼而
上之以飲桐華

指南車

萬里驅車惑而不歸，狂不應，徒哉。爰示吾指，泣然而悲，南余望之矣。

陽燄

陽燄之於日也，去不可以爲道里，大小又豈牛場之與鼠坻望之立應？誰謂日遠，予何不如之？

淨土十問

既性如虛空，云何而有淨土？既心無食癡，云何而願極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七

佛以苦樂度人，樂富則苦，貧樂貴則苦，賤樂逸則苦，勞樂生則苦，死是樂境，非自樂也。

樂者苦之對也，極樂者極苦之對也，如寒之必暑，暑之必寒，生極樂後復生何土？

佛說缺陷世界是世界，必無極樂也，二者不得和合，云何稱極樂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何故不樂？三千大千世界何故不淨？一拈出。

佛說白牛糞香，今中華白牛糞則穢，安知西方極樂非

東方極苦

無故而哭者病也，無故而笑者亦病也，是世界如何極樂？

佛說無生又說往生，往生則生不無矣，二義難兼。

若說極樂即在汝邊，則多一往生公案。若說實有西方，還是以西方樂樂我，以我樂樂西方。

佛以六道治人，猶如朝廷銓法，假若願西方即生西方，則願宰相即與宰相耶？

釋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十八

說第一義，入不二門，乘三車假借四大空，五蘊度六道，衆生入七寶池，飲八功德水，登九品蓮花，證十地果，不足道也。

一無怨二隨念三身四種樂五相消除六時林七佛偈八寶莊嚴九年面壁自然到十花池也。

道數

乘一元運二氣殺三彭出四入境佩五嶽真圖念六天宮名制七魄不受八面罡風自然九天波利可讀十上化經也。

一鶴飛來二幢前引三清真子主四方鬼布五星上六

六峯命股七七製八卦爐令九轉還丹授具十善士也

慎與人交

世如鮑子敢斬知己之言我匪劉生寧廣絕交之論多

一友多一累縞帶俱難減一交減一情車笠何擇

慎與人面

見叔度之德容庶消我鄙如子雲之言貌徒令人輕聞

問延賓未諳山中之典閉門卻掃庶協古昔之貞

慎與人言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一九

聽言則答雖屬避諸之方尚口乃窮殊乖處困之道義

無取於一謬受豈善人道有在於三緘守唯聖詰

慎與人書

羽檄未司空嘆賢於十部英華已謝寧美押於五雲阮

防族子之傳敗絲親暱又畏女奴之習禍重敵讐

塾中十約

畱俗中人宿非古人所謂延接氣類也雖有姻友幸以

禁謝之

設器具及他小戲欲希奕旨傳會之劣於不愛紙筆之

兒

以書代枕或狼藉地下罪比於辱親不孝莫大焉

不掃除一室未必能掃除天下辟穢不致己不見其

穢耳

凡硯間點汚黃山谷所謂自黥其面當一剗之

棄紙於地與吹花茵糞溷間同不減損德也

著述設無收拾辟穀不入捆爲鼠雀壯耳不如不作

書破不補綴或借人爲癡祇以此爲玩志耳

階除蘭竹苔鮮助人志意不淺令人殘之咄咄惟事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十

硯積不洗筆脫不續與僉田父何殊語人曰文士必有

掩口而胡盧者

黃母陳孺人手書佛頂心陀羅尼經偈

居士遊廬適白嶽跏坐梅谿一書堂有客持陀羅尼經

阿修羅像影畢具字畫款側踰縻淡云是一善女人書

有子寶藏五十年兆先道人黃其姓諸人觀者皆讚嘆

妙哉難報是佛恩無垢天子摩尼藏日與天女號五欲

不遇如來爲說法惡趣千萬劫沈淪是善女子明其故

誓心寫經願脫離臨命之日受其姑展轉傳子子號泣

吾母得度以是經護如頭目不暫捨字畫挺挺從手出
諦視心辨淨蓮花呼經母在發雷音諸佛現前無等級
須知汝卽心是佛經本無說字畫空五色錦囊白玉纖
天人師法俱亾有母恩如海經幻出眞如如是滿恒沙
試舉佛頂未寫時汝以何度還度母普勸世間有母者
皆作黃居士此觀佛經三萬五千藏一時梅花皆撲鼻

擬光武徵嚴光詔

劉文叔致意嚴子陵朕久寓行間鬚鬢爲白卿年差長
得毋爾耶前命近吏長安銅馬山川童涸隴蜀粗定寓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

客多遭憫南子陵智度近則齊魯遠必閩粵卿將勞朕
朕敢勞卿昔文王圖政儼渴賢才有一丈夫釣而不釣
假卜先君迎之執政朕之於卿意氣相厚豈但夢哉子
陵善料事庸薄劣可了天下舟也賢才篙師也得其人
朕則永濟不待其人且胥溺焉嗚呼愼哉朝廷備薰沐
之器爲子陵浣濯魚腥異駕鋒車庶幾臧丈人之誼朕
且延佇不寢於宮

擬孫思邈謝賜武都雄黃表

猥辱詔書資臣上藥香滋石臼烈扇金爐葢神欲遊清

而鬼不食夢臣謝臣聞上都攸產葢曰丹山之魂嶽乎
陰陽火韞文武散名五石味可庶幾蟲虺三彭驅豈勞
鼎烹鍊以駐衰白服食以從列眞自匪天上所頒敢謂
山中不乏惟陛下沐日浴月濟舜噬堯老破男成堯堯
政俗肉多精少近嘆微癡窮張叟之年何如饋餉三五
學羅生之隱不若束帛山林庶不光餌有娥霧迷涿鹿

戲補張湯燔鼠案

謹案鼠晝伏夜嘗性貪行汙惡社惟姦圖穴思勝河不
滿腹猶欲試牙食黍永號魏風攸刺饑牛損角王月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譏爾腊幾何公然盜肉以肉昇鷄鳥雀辟之以肉投虎
藜藿藩之匪鷄匪虎肉如委壑無墨是圖有儀則忒慕
刑甚蟻搜食如鷹細君未遺嘆殿中之徒責孺子初割
負社下之難平爾實爲之誰執其咎豈挾衛君之似且
亂鄭賈之眞既五技之已窮將一投而何忌嗚呼生共
君食子綦所謂不祥死同鼎烹主父固其自取不驚人
犬入倉之望已虛仰視鵠鵠既腐之嚇何在已陳佐驗
速卽典刑

至日紀夢

庚寅至日夢新建占詩與余曰我守孤城城不動萬馬
驕驍雪霜重我已下城城輒傾健兒散去奴猶從我奴
力戰臥長河鐵騎百餘奴腹過奴兮奴兮奈若何奮臂
忽決起依舊圖堅守家人共飲血惟向睢陽路二藩已
喪以同盟無消息倭寇不肯占奸龜不敢食我有古肝
腸手筆爲君烹願君堅此志并記雷萬春嗚呼頌公此
詩似爲家人巷戰而亡者言德翼哭公三年矣尚未忘
公之孤真名教罪人而公精爽耿耿如斯促語如平生
夢回淚痕猶濕枕也

求室文集

卷之廿七

五

清源別記

余遊吳時夢到清源舊有記不知與趙業之遊上清何
如也偶有所憶祿疏於左

廬山黃巖流出蓮華

人於車輪有真人尋之乃出

清源池

李白：衆國南歸嵩山三同歸無早晚賴水有清源清

源西瀧口神也其人美好以遊戲得道

唐有清源軍清源在泉山之顛

南唐后主封長子仲遇清源公

蔡如金天寶間棄官隱清源洞修道賜號靈覺先生
襄陽南漳縣有清源洞

雪語

癸巳嘉平月之四日雪至二十又八日向雪開多凍死
者山中人伐楓松焚之蜩蟻盤結墮牖自縮從兒子鑽
雪鹿以嬉殊覺胸中無絲毫事因與之言古人念秋何
必伴提斗不須憚少慧與人懷如此汝輩差長矣焉得
登枝而忘其木乎二事識之余十五六時汝大父雪中
擁臥茅齋太安人報無米使余請命聞已徐曰且寧
或室文集

卷之十七

五

不余捧至牀前以手出做絮外書數行貸於友人家過
午乃得食欣然讀易不輟也余十七八時汝大父送門
生應試南郡余曳踵從之說受一店水在地垂次日過
相思澗蹴躡不可一息也汝大父名急售手攜
往白鹿看朱陸諸學送跡也汝大父名急售手攜
無似兄第三四碌碌告太安人僕雖謬瀕缺然而衣食
裁足汝輩有田可耕而汝輩一日官饑寒之味
回思先子不覺涕滂沱下也汝輩雪事他不足掄揚世
人所重者才名事耳耳趙宋時雪後簡視京城好者中

一男子腰間搜得喜雪詩一百韻才名雖盛已不救溝中之瘠矣李唐時王天運屠勃律還遇風雪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隔水見屍立者坐者瑩澈可數事功雖就已無及海上之魂矣汝輩拈韻和詩畫爐倚枕尚不至如汴京之指大職非執爨才非禦侮蕭然山中不關理亂又何至如諸君皆勁卒乎上憶先世之劬勞下觀當今之禍難入美琴書出支門戶飽念人饑溫念人寒勿失素風仍敦樸學孝敬孚家恭謹和俗余之至願也

偶記

東坡文集

卷之十七

五

崇禎間余以戴京兆言臺省諸郎疏爭 烈皇帝遣使潛至潮偵之一日御經筵語二三執政曰文某居郡無他但好睡耳友人張西銘陳軼符遂戲余爲奉勅睡云偶記范忠宣遷謫時不能閉門拒客客至茶已廳事左右設二榻便揖請睡客不得已從之或睡或否忠宣鼻息已如雷客卒不敢先起往往相戒不祈謁宋紹興海鹽一丞公其名謁一鄉大夫偶遲出丞於坐已熟睡主以丞睡不復呼亦復就睡及丞覺又以主睡不復呼更復就睡寃之主客迭相臥醒不交一言而退此二事極

可圖視棋旁一局酒後三年者更勝得一耦矣十四年來求一同睡之人了不可得學下士閉門而已

偶記

高皇命危素守余闕廟甚於賜金錢也千古第一愧恨事元世祖論雷夢炎葉李人才高下不知趙孟頫顏甲北岸兇幾屠時令趙諷雷史記詩僅二句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是責他伐腸洗髓恐無是理余爲此懼儿上書陶淵明集鄭所南心史謝阜利晞髮集趙國紀及杜詩不敢離手外多列佛書禪冊而已友求東坡文集

卷之十七

五

人有與客酬和輕以淵明許人余不可誦韓退之句謝之曰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法屯

隱卦

隱亨利貞貞勿用有攸往 象曰隱亨隱而亨也勿用有攸往與時偕止也 隱成子名不易乎世天地閉而賢人隱隱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林隱君子以獨行其志不可榮以祿 初一小隱無咎 象曰小隱無咎志未失也次二先行後隱招之勿來終吉 象曰先行後隱順以正也招之勿來以吉終也 次三隱於南山

不可貞 象曰南山不可貞以徑捷也 次四石隱貞
吝 象曰石隱之吝道未光也 次五克隱吝 象曰
克隱之吝失則也 上六安隱元吉 象曰安隱元吉
中無咎也

跋隱卦後

余作隱卦或曰乾以下皆隱也曰吾隱乎六十四卦之
中也曰嚴君平以卦隱子隱卦乎曰猶鹿門子之隱書
也余不善卦曰隱有大小子舍大而取小何也曰愧余
非歲星也曰三多凶五多功子易之何也曰疑於經余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耻乎投閒者之爲也曰安隱見諸榜嚴不累聖乎曰猶
甘節安節也烏乎累曰王文中不言天隱地隱名隱乎
曰天地聖人之則也余何名曰齊好隱母乃諧乎曰隱
以俟天下之方悟者猶語也曰繆矣沈休文之論隱也
曰猶得之言嚴不習故也曰招隱之詩何如曰不如嚴
桂之貞也曰介子推之將隱何如曰對晉郭二侯則善
是矣曰隱不違親子何介也曰余幸聞能如是乎之慈
訓也

隱卦跋後

蓋古人之隱難易不一論也其難者或稱聾或稱青盲
或稱瘖或言輟二三十年至死乃已其易者或辟瑤東
或避室又或臥所乘車上遂如淩山大澤得遂高真
者皆士君子之不幸非欲全名於後世特斯心
有懼乎不安者存耳余恒惟二蘇一託於管幼安一比
於陶元亮嗟乎二子寧知管幼安陶元亮者哉羣萃州
處坦氣修通曰不畏浪濤似長年三老一旦浮江漢達
於溟鯨宮鼉室蛟門層樓之幻呼吸生死千態萬變
心自奔駭不暇自惜豈華屋安居人所能知哉余竊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幼安元亮之遇而淩笑二子之方人失之輕也

吳舟問答

嘉興金明介菴茶間問曰斷橋卽天台斷橋否介曰是
曰斷橋相接如何引手介曰護法曾到斷橋否曰橋流
水不流介曰黃元公居士嗣子上春見訪頃到家否曰
到介曰山僧始安心曰和尚今始安心耶介笑曰被護
法勘破梅溪大山不知卽故人孫大山親爲牧雲弟子
一見懽甚坐移日出送至千手觀世音前問曰那手是
大士正手山曰門生法曾付話不曾會答一笑而別冊

滯長安廟散步定香見道明裸臥坐對久之明日護法
會見知識座曰七佛出世亦不見他明曰卻如何又到
此曰幸喜和尚不是七佛明遂命侍者辦齋杭州靈隱
具德乃晦公之師也茶間問晦山意欲余強之繼席曰
問晦山齒落盡矣曰然韓退之問法大顛顛扣齒晦公
若逢問着將甚麼扣請和尚作一轉語德曰不必問曰
和尚提倡綱宗正犯當今御名提倡是不提倡是德曰
書本上無妨曰口中可將某字換卻德默然久之曰不
必曰興化又出世也德復舉邸報數百萬蛇南上高唐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二十九

罷去

代志

重何休阮亦難西爾羽不矜言之乎踪酒古省史遠
光會乎哀緣一山辰翼私發道依遠眼旅敏
亦之與艱登偶漢生噫夫易德道山慚青鼎漢黃
僕文病官而後東易老於務五仍然循誰一白不六
籃步車貧避我國周大祖寄之徑文空接新家屋老物
足壯仍死朝名子魯以匡湖照敢石家之期也百且國

秦家之人南乎効皇生結三企學家日之不而之蹈傷
歌則占爲加諸牛岑竹顏負室浩后昌盛丁窮主推食
皓同冕與蛇皇養元於近之風月九歸皂區東國何未
五安腹生以師帛色華殘蕩夏之其運頭之爲少四以
冠假爲魄之慕人絀源素復世時帽天解變美蕭星節
禁穆馬陶何爰心書之坤七何亂科明死壁笑學奎心
龍逸莊水高縹淵承舊再望仍心而痛周然之公中穆
懷潛有移何尚恩乾四建惑梅聖不四粟絕聚考爲之
蒙漢通染代世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十

親貓

市有質紙泥貓者儼然貓也僅得之余厝諸刀上鼠初
望而前之日々狎遂嗜其鬚殆盡余笑曰鼠之畏貓也
非畏其形也畏其君形者也君形者苟不詎惟紙泥即
金鑄而玉雕之猶弗畏也嗚呼宜今天下鼠之暴歟

蟪子

蟪子巢於壁所謂壁鏡也一日余暮浴見有疾疾然營
營然壁上者燭之三寸蟪蟪耳蟪子怒其足以骨之蟪
蟪屈如餅餅畢食亦異矣蟪子蟲之柔者也蟪蟪含毒

而能倏多足而善馳者也卒以死余信天下之治暴者必非暴者歟

磁魚

陶氏壩上以爲魚空其中繪其外而火之成以泳以游於區生魚也童矐之余試而誠之嘆曰夫是魚也豈能效魴之作表歟鯉之寄書歟鱗族之爲河伯從事歟曰不能曷取爾曰余猶嗜其不餌以養生焉

膽瓶

膽瓶若縣膽然古鑄也雜廢銅中兒以二百文易之陸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有市古董者曰子苟置諸此價當什倍曰無庸也嗜古者雖廢不棄不嗜古者雖貴不珍開市之中覓一真古不卒獲呶呶者何也

晉虎

孟夏壬辰虎越於垣而晉之三達爾山君孔武且力胡不桓桓敵愾於國不愧蜡迎亦既饗食胡爲夜遊白日則匿突然騎墻屏於籬側一豕區區幾何其助爾材猛威爾性貪墨寧足稱雄居然盜賊作惡罔悛帝命誅殛爾無善終卒爲人得

祭劉督石谷趙公文

崇禎癸未歲除之日某聞前薊州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石谷趙公之變是日輟飲食流涕甲申元旦走慰太夫人不敢以聞越三日又來趙氏至八日計至乃哭趙氏之庭者三至廿四日某奉命北征不克候靈柩致祭於其庭意路引而號焉嗚呼公某廿五年之執友余仲子微遠又公之季壻也嗚呼公忠必死余亦疑公必死然尚望公成劉忠宣之勲而死不忍見公遂罹于忠肅之禍而死嗚呼公之初第執手晉逆賊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黨宜死不死及建牙密雲擊大鎗下於理宜死又不死萬里荷戈一日賜環奉命倉猝提一萬五千孤軍抗十萬強賊殺畧相當阨者數矣宜死又不死忽以寡援同議於偵師忽以衆爭見棄於明主嗚呼痛哉齒頰雖陽心嚙欲墮鬚髭靈運血染難汚志關關門隻輪不反嗚呼廷尉五鼎甘烹汗青何愧洵曰忠首白同歸誰憐黨禍聲高天半如摧檀城頭躍天衢遂成岳獄嗚呼生我殺我君父皆恩呼天怨天達人知命某望公之靈之下豈母爲明神寧爲厲鬼厲鬼能殺賊明神不能佑忠

某望公之靈之來步母來楚江寧來燕市燕市能慷慨
悲歌而悟主楚江不能慘澹容與而養親

祭小孤神文 癸未

維年月日某某謹以牲醴致祭於小孤山之神曰玄音
斯響道蘊莫詮挹茲水風之交具彼江山之秀恭惟孤
山夫人濯靈萬里壁立千尋結維神以引觴召必妃而
鼓瑟旃同赤雁車逐豐隆功峻浩若光瀾蠡渚前某敬
共朝命薄言宵征筆墨漸疎不遑登覽衣冠未肅并缺
仰瞻舟徑邈三十里而遙風大作十一日而迅遂鵲彭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邑爰異神祠娛怒未平尤情如婦寧曰行止由人更信
禍福皆馬幸帆未參未溪紅解佩淮陰蒲已江綠忽
聞廟社震擾披髮號天抑見道路縱橫剖肝塗地捐生
一旦且復誰知緩棹八旬式惟神惠勞已至此豈君子
之忘君情將如何或小人之有母蓋聞淮西宰相坐擁
虎熊江左夷吾起國龍馬某方派中流而擊楫神庶呼
江漢以朝宗敬請神靈

悼忠有序

悼忠者為忠於 烈皇而作也聞變哭又設位哭忠

者又致私哭焉今悼者私也私於異或交或識也斯
悼之爾

李忠文邦華

嗚呼大夫名四十年與鄒文介學相後先好接後輩謂
翼可言書來論學旨哉善賢雖未謀面志氣通焉人為
憲臺過廬山前余始往謁握手拳拳經理大鎮圖以萬
全小子與謀十日周旋慷慨死國是日貞堅

倪文正元瑞

嗚呼尚書非鹿歸之辛未貢舉尚書我知陽羨典試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文也奇力爭不獲履而踧踖出以告人輒為嘆客後謁
越州蹶蹶遲遲旬時書來或佐以詩言有見易授我引
辭尚書名重忠千祺垂

范文貞景文

嗚呼相公縞帶未脩于役京口聞司馬舟謁者通名意
氣綢繆執手笑言正人子儔余謝不敏獎以能修知己
有言敢不少畱後遂獎潤蓋已三秋相公死國亦復何
求

吳給諫麟徵

嗚呼給諫吾師之師淵源道誼羽可爲儀謂余小子朴
塞鮮疵請於主爵嘉師是遺式訓六年莫我肯私子弟
從遊文章質疑吳公之門賈誼愧泚毅然從難振古若
斯

劉文正理順

嗚呼諭德同第南宮古貌義義衆莫與同余咏小詩自
序砥躬謂漢蘇武與降陵從妮妮兒女似不可風諭德
見之與余從容夏拜納交曰子也忠文章節義江右人
龍志匪溫飽慢然敬公公之能死不於其終視甯夢炎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罪真天通

吳忠節甘來

嗚呼吳公豫章同鄉淳性篤行諍議貞剛余上考功省
有副曩吏也惟賂文書匿藏公間斯怒詒奸踣強載彼
明德今猶靡念聞臨大難伊也與商吾乃從君汝母也
將忠孝分任維德孔臧

許吏部直

嗚呼吏部出文毅門文毅余宗科也季昆筮仕烏傷余
司議論上下人物惟公也尊非以尊公如石孤根時東

越吏不累而昏今也死國身以道存不負文毅斯曰川
源

汪文烈傳

嗚呼翰林初政浙西余聞卓異必曰慈谿詔入金門賓
客歌驪一日湖上高軒來躋謂余素交道德罔睽公也
忠烈刑于寡妻絕命從容敢不拜稽公翔於天與古人
齊

鄒大常逢吉

吁嗟鄒子命也則那楚齊之政報以玉珂賊令大索候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考維多他也靡死子死靡他聞仇在營與子坎軻子雖
死矣名亦不磨書列刑辱不辨唯阿余與子酒一正朕
訛

蔡忠襄懋德

嗚呼開府建節晉邦臣力已竭賊不忍傷公則祈死未
須臾念卒甘利刃從容如常天子曰嗟某也忠襄小子
於公久隸門墻大道莫聞時切愧惶公加訓教日月就
將今則已矣言何敢忘

告先祖文

甲申之變播越一身乙酉城亡家國并瘁列祖失祀奄
至於今不孝罪愆何地自贖伏念蠲蒸無主康居實難
服先人之敝衣冠守先人之舊墳墓庶幾晦明風雨對
越在天定宅於茲爰及三載乃構斯樓以安神極力緬
歲儉非敢後也是源山廻蒼翠潤引潔修食土之毛歷
年三百是吾高曾之所以啓土以富家大吉者也是吾
大父之所以懷古讀書少猶十釣於其間者也是吾大
人之所以徘徊故里思建講道壇坫於斯以教鄉人者
也余小子嗣而服之以無忘大訓我先人其無憫乎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也少誓孝忠壯恥溫飽布衣疏食未嘗二心萬患千憂
怡然若命責以子孫之道不肖維多僅此區區可告無
罪云爾天祚明德大命維新叠受國恩并缺致告昔叨
司勲復調司封晉列功郎俱未實歷近傳行在更有卿
貳之除虛名腆仕何德可堪重任危時求隱不得仰惟
高曾餘祉祖父重熙宜荷崇隆施及小子嗚呼淵水之
惡彌烈於懷几遄之思益凜於目

祭五祀文

五祀者卿大夫之所明祀也德翼服天官列大夫矣

神且也且余依先德定宅三年矣爾神之相余久矣
於斯食於斯飲於斯出入於斯得以安樂優悠而不罹
於戕殄者皆明賜也先居偏寢今移正閣以安神之尊
維神其終相之

祭長女文

嗚呼女之將死握手難割不忍於櫛中或有託汝子繼
祿初與乳奪有女母在鞠育已諾女之賢淑豈能言
哀傾同里泣掇異族女恨向余若咽若視嗟余不辰逢
時之蠹十年憂患生死忽倏陵谷互經顛沛相續女特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私憂畏父禍觸口雖不言神傷幽獨余安命義女危骨
肉羈孤滿眼女情何獨父尚偷生女已就木乙酉之變
電激虹飛鳥焚其巢躡躡誰棲女獨貞悲潔身而歸幸
依山麓母子依依庶幾安隱粗里田居何天不弔而爲
天摧焚焚呱呱其情孔哀女父中年齒毀髮白天運悠
悠苟延歲月雖則傷女亦復自惻

祭妻父文

嗚呼我翁遽駕幽軒堂堂而太不笑不言嗚呼我翁有
何煩冤蹶蹶其子離離其孫孫則二姓子則一源茫茫

九域爲翁招竟翁卒不顧畏此啼痕翁少淹塞翁壯晦
室艾蒿膠庠老肩試事吮墨濡毫火書蠅字謂翁壽徵
翁方余棄憶翁生平惟嗜飲酒翁量則無我旨則有終
久細斟不計石斗溫然其色言卒不苟惟我淑人生於
春我李孫萃翁馬駝駝向我歎息三吳旅人田多新
陌川鮮舊津嗚呼我翁選時之替百死一生潛焉出涕
粗糲何有衣冠且敝尚從里人問子及壻百六之數不
敢名天翁偶不死有堯堯田庶幾縣葉振木之願翁胡
不考如龔生年嗚呼我翁長我二句記翁三十我舞於
京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三

庭觴而壽翁翁喜而傾我翁四十我方錄科邑今初試
不與婆娑我翁五十我又計偕勅勅家譙知不獲來迨
六十期我在商山商山云何我避貴陽預擬七袞率孫
醉翁望之靡還翁卒不從嗚呼我翁汝行何迫余亦匪
故蒿黑髮白近且病瘧呻吟終夕聞翁之訃如火焚鬲
不能撫棺酒斗雞隻嗚呼我翁戊子視余余時多難泣
血漣如子爲國禍我視而慮恐有完外爲子字之幸不
至此相向啼噓嗚呼我翁惻惻若茲旣命我婦又督我
子喧翁之孤大事是庀一觴澆翁翁其或依遙望楚城

余懷耿耿

祭文學劉則堯文

鄉無君子虞鹿爲友古人斯言立志非苟自余友者大
儒名臣呼爲先輩拜以後塵悠悠湖海落星辰刻俗
旣淫古道彌遠李觀交難廢然而反卜居漢東交公最
晚古之遺直亮其在茲毅然其色怒然其辭公他人規
余類亦泚義重韋弦物輕衣帶謀度谷詎我之菁榮
年與遊非形骸外公遽捐館江楓已稀荒郊白露黃
載飛登山臨水送之將歸孀婦衡門秋絲誰織上有
長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
姑下無弱息天道無知何至斯極百年鼎鼎難值斯人
我思無斃惟敬公眞今其已矣絮酒空陳

祭黃太恭人文

近時禮法維我太君洗腆孝敬保氏攸聞授經帶嗣上
比宣文儒行德教侃侃閑閑伯也祿養遠役於黔萬里
板輿志樂其廉晉守陟藩馳思以兼推慈逮賤苗民具
憲太君強飯春秋已高天步艱難爲臣寔勞與子偕隱
辭斯腥臊遂遠蠻菁載笑載教先時兵變故鄉喪淪仲
叔免難季化爲燐耳聞遠耗目斷近親秋雲春艸欲歸

無津太君之福天則佑之一葉晴湖履險蹈危骨肉驚
喜吾孫吾子或羞以爵或進以起錦旋襪舞百福攸宜
壽開八歲聚一年予友伯氏私以學傳忽聞太君偶
駕風輕歸侍淡寫呈化坦然孫造予子穆如絲桐間將
引歸寧仲仲風疇爰發地下以從不先不後總帳維
空太君感復新婦悲葉聚還散萍合復離精氣冥漠
去住何期聊伸尊笑以寫我私

祭王惕菴先生文

嗚呼惕菴遂止於茲乎十年之別故國悵然萬里之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四

老母樂只余尚以爲擊筑之友許劍之亭可共白首放
浪湖山之閒惕菴竟騎星太乎不題義熙之甲子已歲
元祐之党人惕菴何憾余何憾於惕菴惕菴之以文學
起也而有至性惕菴之以循良陞也而有武功惕菴之
以清白歸也而有大節嗚呼循南宋以來如惕菴者可
一二屈哉惕菴之弟友惕菴之子才造物報之甚厚獨
卻會稽之大錢拾武威之餘像歟無以爲歟葬無以爲
資寧儉毋奢卒全素志我思古人莫與侔矣嗚呼惕菴
今歸本宅矣題石曰有明處士黃某之墓此謝參政不

食而求鄭太學託友以請猶懼不可必得者惕菴今偃
臥而得之聞者破顏過者流涕共以爲榮萬世之阡惕
菴寧不少憫耶余於惕菴朋友嫺姪氣誼特隆奉如嚴
師殆將三紀待余執紼庶幾始終薄食於陳飲憶疇昔
不見其形情懷每已嗚呼哀哉

祭陸富文先生文

廬山之僧云陸先生宅雲爲耆舊也遠者五十臘近
亦三十年思先生壽也三公如磬鏞彼鳴而此和也登高
庄說淞如鍾王吼也學佛之徒雲奔泉赴或左或右也
時而彌咏三疊之巔九奇之岫也從之徜徉終日盡蓮
花焉也師特慈悲不余陋也余願披精進鎧大事究也
若而負師周妻何肉也庶幾歲暮抵足山中思有所成
就也歟蒼者天何不祐也生公告寂於寒溪雲公亦傳
隕於磨崖適相先後也師居陸航拂子猶時授也空諸
所有乃招寇也慨偷心之未死停於白晝也師笑而受
之爾實繆也越一日示疾遂彌爾也溜白駭驚啼猿狖
也乘雲而升遶靈鷲也仰彼高旻陸星宿也一歲而失
三公終古莫覩也嗟如之何誰砒余疚也敢圖作佛志

卷之十七

四

大宇宙也引吾徒而薦蔬供望師或一嗅也嗚呼我師
蓮社之秀也自今而往共誰流枕而石漱也

雲中郭瑞五先生哀辭

嗚呼公之煩冤兮望閭閻而難具陳悼雋傑而產西鄙
今又遭我生之不辰羌賊盜之縱橫兮屢試令而化醇
降數萬以歸農兮閭閻胥詎以爲神鉛刀而妬干將兮
漫移倖於江濱寧南典晉陽之甲兮督府先驅而猶猶
嗟溫南中興之名區兮一朝白晝而鬼麟寶進退之經
谷兮策或養晦以全身中搖搖其縣旌兮氣沸沸如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星

輪軒息影於山阿兮懷雲中之老親忽賢王之攸召兮
爰辭五老之松筠慨九域之途一兮效柳下蒙恥以救
民淺淺之知父兮廢桑田之可當誰駕言其報韓兮
嗚呼公之在宇之殘血兮時未屆乎七旬彼烏合與狐
嘯兮列近郊以數屯雖張楚以爲號兮志頗效乎黃巾
嗟我公其何適兮嚼齒斷以向蒼旻嘆一悞之不可再
今豈是非之莫細論憾斯死之久欠兮至今日而敢遂
巡幸令嗣之偉孝兮藏恨骨於嶽根既引廿載之素旄

今更反萬里之幽轡爰沐公之膏雨今復共歌鹿鳴之
舊賓望北鴈之同歸兮耶洒宿艸於通津

祭蔡夫人文

緬惟我公旌旄攸屆揮塵而談迎刃以解月朗五峰風
清九派鸛鳴放闌鴉噪歸屏聞有同心助茲匪懈香片
不聞木枕共戒花已宜男拒將肅祭誼重暫棟和輕沉
澄百齡盟誓一品冠界內主福駢國人心快林風淑德
詠雪清才芙蓉同帳蘭苕共杯鳳凰舊卜麒麟新來云
何輶蓋遠友蓬萊春紅電碎夏綠霜墮影橫動鏡塵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星

不開悼公有作情至斯哀緒紳嘆息父老徘徊半臂雖
至此肩或猜近懷驚侶遙憶鳩媒我公退食一腸九回
嗚呼哀哉

祭劉瑞昌尊公文

國恩浩蕩遐俊登賢西秦東魯南吳北燕四方蔚集列
試廷前曰我兄弟鴈序齊年三事六計布列十選足多
驥展翅半鴻鸞劉公崛起青溪學傳文章何似霞綺雲
煙京朝藩使政美斯妍懸魚埋鹿不名一錢畢莊歸隱
文塚別阡近四十載夢蒐往還公生令嗣才氣翩翩長

我讓水慈惠油然野無負憤邑有鳴絃庶幾祿養得把
臂焉忽臨卽世作屍解僊余在苦塊涕泗漣漣誰不高
晉不華顛猶冀當寧憲老乞言典刑既隕斯道誰
卓魯誰嗣後先昔有名令在波化間與公同姓克
時傳黃精紫著故人愛憐義方式教爰出忠宣念我
父母毋事告天公不教調家學罔愆卜知有後多牀相
連嗟余難壽遠卜牛眠不克制躬身執豆蓬圖首舊誼
怨氣胸填卿命兒輩生芟芟惟公降鑒錫爵於蓬里
巾世誼勿以時遷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祭嚴太夫人文

余乙巳夏五以先妣不克蒞訪故人嚴子餐于杭州遠
子餐以吏科都給事中俸滿畱內用暫假歸省卽捧誥
封太夫人璽書以來且報二子一選庶吉士一成進士
鄉人榮之時太夫人聞余至喜甚曰是兒之舉司也親
理家政所以喜余者情禮備至子餐非陪余必侍太夫
人食且曰其奉母命兼封前母封前母惟有明隆慶登
極特恩幸得如請母權過自得之也余記憶曹文襄公
侍封前母在正統中蔡文莊公得封前母在景泰末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五

有例也曹起家翰林葉先歷給舍子餐兼其官他日報
母殆追二公尊養乎越丁未夏五兒子復往太夫人愈
喜甚曰昔者舉司以是日至今者世兄弟又以是日至
益先一年太夫人慶七旬兒輩以鄉試不得往乃往補
祝兒望見太夫人簾內豐姿辟色持其四方鄉觴之詩
文高一尺許以歸報曰嚴氏之福莫之與京也余先妣
生不孝輩始而祿養良薄晚而善養彌慚念子於是子
是孫傳極隆盛如此行自傷也今年新夏有當自杭州
來曰嚴太夫人三月六日遷化矣嗚呼余聞之流涕焉
太夫人不爲不榮亦不爲不壽生死人之所必不免也
太夫人復何憾子餐亦復何憾哉然余先妣年享八十
又五余尚日夜孺子啼焉曰他人之母不有九十年
者乎何余母之獨新也以是推子餐之心必有憾也然
以太夫人之聖善著聞四方余妣或亦庶幾而患難勤
苦偕隱焚種放之筆硯奔命巡權臯之驛亭視太夫人
光寵康樂無百一焉況子愈日更以襄莊二文之事業
報太夫人豈有既哉以是下沉可以不憾爾矣余老既
惜筋骨而貧更乏財帛聊以不文之詞遣力敬告之冥

漢惟太夫人終以通家之誼鑒而歎之

夏母汪太孺人祭文

晚有名士模楷人倫與母偕隱潯水之濱諸君吾子登堂而拜或列嫂行或齊母輩淑媛懿則既壽且賢弗祿攸止冀登百年曼天不弔婺星告隕歲既崢嶸時仍俄頃一子西至兩息東來或視或奔中心孔哀孔哀維何厚地不載三腸雖供六珈尚待時遊多閔頻死於兵母也安養艸木不彫汪王之孫夏后之子華胄之孫罕遊止母計既開如喪大家邑勤長吏郡走大夫泥乎吾求室文集卷之十七

祭魏友莊先生文

嗚呼泰開古之君子死矣三子同善養祿養之或異然揆以歸全之遺體死不如生王期以終事之令名善還須祿得兼者其誰乎余壯年筮仕攜李開武塘有友莊先生與猶子子敬同受業於其兄忠節廊閣公忠

節遺瑞禍周旋患難楊傷之誼甚篤而其子子一子聞

又從先生卒業焉遂高隱不仕東南稱孝友忠義家必魏氏也然余試諸士獨於暗中得一人知爲後來之秀既詢知爲先生子子存當時頭角巖巖已與三魏爭保矣越三十年子存領節督三楚學政數寓書於余余訪之安州首詢先生無恙爲子存稱慶子存色不若星也曰老父春秋高且善病某不願以三公易一日也足泣陳於臨軍願賜終養撫軍以功令格之不許也笑曰事王都上領檄大作而先生星節舍之報至矣子存震躍如不欲生士之創自子存也子存者千里不絕余周悲子存之孝而知先生之含笑天上也莊子者孔子子夏之弟子以生死爲旦暮超然與造化者遊豈期親化而與兒女子拊循其手足哉先生既字友莊則其所彷彿於臂雞尻馬之化久矣則望我子存世其孝友忠義以揚名於後世孝彌大也非區區一朝一夕間三牲之養己也余生既不能惡湯以烹高士之節沒又不能輕車以拂賢人之旌拖泥多矣聊具一束以成通家之誼惟子存其恫而歎之

祭僕文健文

嗚呼凡人之具有勇者未必其能忠而具有忠者又未必其能勇忠而無勇以將之則忠亦莫之能自遂也汝以與夫事我一日以左手持大雨蓋行二十里而手不

我故以健名之及歸寓祖鄉新有卜築汝之肩木亦良慘矣我陷南昌圍城中汝以一夫奉太夫人令開闢一百里日百萬軍中雜無採而入訪先我已跳出於百山之顛矣汝復持城中知交書雜無採以出尋得我於山中而大泣當斯時汝命如懸絲不死萬分一耳孰有危亡其身以忠於主人如此者哉此我之所以終身不能忘者也繼遷於湖上命汝守花凡十七八年田園之事無一不理而莫或欺且處我宗族之間人人無不以主自命而汝能卑下事之盡得其懽心鄉有非意相干能忍能辱向之勇且化而為柔為弱矣汝豈知有學者耶蓋念我之隱且老而難忍生事以及主人也嗚呼汝近善病而卒不終事我耶我以策太夫人墓汝聞月病而趨事遂勞歸莊數日以死我聞之不覺淚之下也汝有子有媳孤且幼我自撫之我縱老我之諸郎

卷之十七

星

君為汝撫之汝地下切勿念也今特遣阿卷告汝汝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

祭張通奉公文

刻星降人間世著姓維張殷殷熊羆霜光之氣位方篤生異人間國佐命勳銘太常有忠勤公帥水威名日月爭光爰及介弟通奉疏爵同時翺翔惟德懋官滿於門笏滿於床大夫中子新試為牧愛宰我鄉治行第一五鳳神爵之間循良我父召父士民久懷伯於十霜帖如通奉是眾父父先發其祥伯氏偉人相如

天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辛

諫獵直響琳瑯部下秀士來試京師有時負牆亦見太公鶴髮龍姿褒衣綢裳道與之貌器又載厚福祿無疆有計南來忽報乘箕舉國徬徨我父嗚哀如賤妖夢掌集鳳凰民也奔走士也匍匐相向胥狂天奪大父即奪吾父吾何以藏精爽赫然參辰列垣仍騰光茫我父勿郵如臨於上如在於旁雖未視舍百年父子萬里封疆賴給諫公孝思不置就養無方難兄左右既誠無悔父無盡傷羌遯國制解纓而縗昔去潯陽士民聚語追悼奪情亦既彰彰誰請於朝命爾斯爵復蒞公堂琴聲載

奏神考公格音容銷銷何以薦公獨我豆蓬有豕有毛
爾亂澤南不名一錢水簾酌觴貌姑其人望如天際其
何能忘試唁公胤乘雲來遊或下大荒

金孝廉妻程氏墓誌銘

程孺人者余友金君象乾妻也崇禎三年余同金君舉
孝廉越十有五年自陪京侍新建相國歸里從旅館共
金君休不識也已而語識之相勞苦移時二人皆新建
門下士初舉時皆盛年今且四十間摘白矣聞金君
大子幾乎曰二子某已三娶云然言及次配程氏時
求見堂文集 卷之十七

謹

鬱悵太息久之余寓居梅籬金君以程氏狀來請銘
不可辭謹按狀程不逮事舅矣於姑也事范太孺人者
敬晨昏不致得姑懽於嫗如 和無飽勝
嫗如懽於元配也歲時伏臘登三辰之辰必祀必虔
其子若入胞間病疹哭幾絕得鬼懽於賓客也洗醢
酒不飲於供得賓客懽於夫也飲食衣服情性往還皆
調於逆勞車數千里衣袂厭塵下或棲山中招提讀書
為之慰解者萬端得夫懽嗚呼金君惜懽悵太息也
其以是哉其以是哉程氏縣溪望族父彥度母吳氏初

奇愛之不字墓金君行十八乃歸之歸十年而卒子二
聘某女二許聘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爾年無餘爾有令譽矣爾福無紆爾有憂殆矣爾夫佩
魚爾有帔福矣爾靜爾舒安爾居矣

明陳母金孺人墓誌銘

益有媼焉子四人孫男女各十四人孫曾男女各七人
且有孫玄身歷六朝年躋八袞嗚呼亦盛矣是為徽州
陳鄭陳母姓金漢徵侯後父某母某氏年十八歸某為
妻其始歸也易尚俠學於辟雍日與賢豪間遊家且落
求見堂文集 卷之十七

謹

矣曰余新婦賢落可振歎既灌鉛屏飾躬具操作鉗簪
鎔耳勉子且行牽車馬服賈於鎮陽層累年所費雄厥
里里人來賀羊酒田田計然治外清也治內宜其封哉
莫不曰嗟媼性寬溫無子若孫母大毋浮勿勿邑邑
於詩書滯餘勿塞不惟其封後或以魏媼生於嘉靖四
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歿於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得
年八十有二崇禎三年余遊太學與文斌為同舍生知
其樸茂人也且敬事余今寓是鄉會某年月日葬其母
某山之陽請銘焉可辭銘曰

寧邀勿率寧閱勿夸以祚而家今也其殷昔也其勤後
或能文昔也其襄今也其康壽亦孔昌

族姪母李孺人墓誌銘

孺人李氏贈文林郎桂林之曾孫女文林郎知鄒縣事
汝祥之孫女文學自明之女也年十八來歸於士謙文
氏隱君世傑之曾孫婦隱君萬章之孫婦鄉飲賓萃之
婦也孺人以禮法名家子聞飭嬾事家人稱之方是時
文氏貴振於里數世矣自孺人佐七著家益起德翼於
士謙免功之子也近避亂依叔氏以居孺人撫卹有加
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祖以目所親記內外斬無笑語聲冠賊雖糾莫不完
額家太夫人亟稱厥德性以勗諸婦蓋有徵矣子七長
德修次德芳皆弟子員次德舉德揚學生也次德孚側
室孫出恭而其母死孺人乳之人莫辨其爲他出也次
剛寄光祖一繼出一側出皆後孺人生孫二傳遠修出
喜生芳出女一適士人陳我琦孫女一未許聘孺人以
萬曆乙未七月十七日生以丙戌四月十一日沒享年
五十有二己丑季冬之某日卜塋於裴家山吉叔氏命
德翼誌之且爲之銘銘曰

東望而舅西望而姑藏而於中區卑胥而田高胥而崗
世而其永藏

孫賓所年伯墓誌銘

烈皇登極以恩例徵明經學者待詔公車某與孫子承
榮被選方是時太公與先大夫耆艾間齒相近也未二
十年余既久作棘人而太公亦耆矣客觀遊衡歸
故鄉龍開源之原請銘於余余行自傷也太公春秋八
十有五矣於鄉有獨行過鄉者輒應以應貸者
友叩又報市田宅應里中有王姓者他貸不能應一
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庚申爲質又輒代爲之應卻不受質事多類此至於孝
友其天性也二歲而孤母志復奢養於繼王母王母以
有子不慈於孫歲十五即異居慘澹經營粗能自立幸
慰王父母而且給其諸孺子叔母貧病迎養極洗膳御
異父弟皆有恩卒極哀毀或曰喪出母禮歟口人情之
所不能已或禮也純行卓犖如此少雖不爲博學士性
喜師儒說詩書亦善陰陽道家言郡邑門老不一至焉
公諱汝懋別號賓所姓孫氏孫系出吳世爲江西瑞昌
人洪武中名達吉者以鄉進士起家官僉都御史公五

代祖也逢吉生名安名安生鍾傑鍾傑生謀顯謀顯主
世緒世緒娶陳氏生公是維萬曆某年公娶丁氏生子
三長承選次承思皆先公卒季即余同年生任永寧教
諭者也孫二枝蕃庠生枝蕃選出枝蕙榮出曾孫一有
以丁亥年某月日稱葬在昭穆也某既志其不誣者
上爲之銘銘曰

大帝始封金憲繼隆世顯而崇公雖布衣我貴知希模
楷不迷有子其昌既壽而康邦之永望尊傳松楸我祖
伊修百世維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墓

雷尉墓誌銘

余友趙司馬光并雷之所自出也曾飲司馬宅予與舅
氏接席其人殆長者云嗚呼司馬下世國家變九江失
守舅氏猶歸然存蓋公生於穆皇時距今戊子乃死雖
未及百年渺然如太古人物悉數之亦且歷七八朝矣
憶司馬存日與余譙語及外家曰我滄潭公官遼東靖
海時太叔人及舅生焉方是時全遼以恙富強甲九邊
舅少時馳馬上下關口如飛習遊事莫舅若後司馬撫
寧雲載督薊遼欲挾以俱往而舅氏老矣方是時余其

惜其不行有以匡司馬不迷也公初以文不害起家爲
成都稅課司巡簡蜀王聞其好書賜資治通鑑一部移
黃安旋改黃陂典史耿侍郎聞其賢旌之詩以母老致
仕囊楚蜀書史以歸督子孫學終身不衰鄉里重之其
生平大致如此公諱之令別號鳴寰世德化人娶李氏
繼娶汪氏子六起龍雲龍如龍皆庠士人龍猶龍乾龍
皆儒士孫六鑫銀鏡鏡鈐起雲人乾先公以城陷死
家孫鑫諸生也及卒期以狀來請銘余按諸司馬平生
言多不誣乃爲之銘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七

墓

勿佩遼報壯權蜀榜齊安尉望鼓樞帆析氓流激壯兩
曜孤閭我公脫離直方而諒匪惟宅相奕世風上余銘
不讓永綏爾壙

10529

銘其旌曰明處士某鄉人重先生之德故不稱其官稱先生云先生世九江德化縣崇桑鄉人實姓李氏以父贈公爲舅守禮後乃姓黃贈公歿先生始弱冠妣伍氏撫遺子女五六人咸賴先生婚嫁弟皆教之有聲膠庠一以明經貢伍氏入褒猶及見之贈公加中憲大夫如先生官而伍封太恭人先生少湛思好學斬新行義文章峻潔踴躍時髦天啟丁卯倪文正公元璐爲舉主文正公號知人能得士尤器重先生謁選吏部太宰李公曰宜奇其才欲畱試南宮先生迫於祿養李公太息久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之既得遠郡會 先皇命舉人才堪大用者吏部文選郎會公應亨吏科給事中朱公徽先後疏薦十人先生咸與焉其理思也思所轄止四土司咸得苗難治青浪平溪二衛隸湖廣而諸生附試於思亦咸罷士難教先生理民惟廉靖而率士敬寬故具德之理未朞月屬思有猳苗之亂妖僧田文澤鼓煽苗十餘萬焚戮銅仁諸寨思災剝床矣守怖甚幾床下伏先生指畫苗出入路曰某路宜進某路宜守檄龍驤營守備袁虎戒設險勿浪戰虎遵戒全軍盡沒僅以身免思人大懼爭城出先

生單騎止之距城四十里集兵駐輒眼泉移謀都督皮某等刻日進勦爲銅仁聲援隱然若一敵國銅仁兵恃此爲助乃大奮觀音山一再戰賊遂潰先生策餘賊必僞克官兵由他路遯急調兵七百命土官周繼勦於馬口伏堵果盡擒之不以爲功付土官周懋和解督府黨盡降之猳苗平疏聞加俸二級其任巡安順也某生因憐而殺其妻遂誣以有禽獸行繫獄數十年先生自之其代署鎮遠也歲荒賑之獨其焚賊適火災立卹下督救火甫離步而垣圯稅官死焉郡人以神相先生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四

也方是時 先皇死社稷楚蜀多陷當事以思黔門戶守不可非其人卽授先生先生理其地六年益習吏事而勲績行意兵日壓境厭其素望不敢爲擾思俗疾病崇鬼椎牛紛若死則曰神怒不怠先生乃延醫治之民始知服藥不續命於巫又善謠而好以謠訐先生窮望講約訓以禮象以刑別嫌遠疑男女以正立社督士類曰謙吉士多蒸起先是壬午棘關所叛士皆極一時之選相與標榜遂有大國風及遷楚藩太恭人春秋已高引請得俞而山出黔而辰常之變見告矣乃挈家避地烏

前洞移明黨移梓林將乘沉漲以歸不克移柳寨移惡
灘門人劉芳早迎移扶羅而中丞郭公承汾又迎移紱
強適湖湘領督難起負母逃避鬼工山一日十數易其
處後土官又道移之入界魚塘間諸苗醪米以供先生
親摘蔬採炭以食太恭人而詩歌閒適有如平日季子
謙迎先生以歸歸而先生無以為家道貌粹然若不屑
意德與拜首曰先生貧吾黨有已仕而尚館穀者羅近
溪黃元公二先輩是也先生欣然許之乃敢迎之家塾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八 五

越一年太恭人以壽終先生侍藥餌積哀且勞遂得疾
疾亟附葬太恭人於贈君墓門未幾疾革呼其弟師曰
吾不名一錢無以死累二子棺止十金衣止一襲飾首
一葛巾而已時爲甲午七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又三
配鄭恭人名門女賢孝刑於族與先生終身如賓後一
月亦卒享年六十又一恭人生二子長被昊邑庠生娶
李氏次被成郡增生娶張氏張廣平大司馬我緒之孫
女女三人一適儒士羅懋昭一適文學吳鉉季適余子
行遠適羅與余子者皆天孫二人中鼎中孚巽出女孫

三人一許適吳允中一許適李世泌吳出先生著述甚
多皆散佚惟居苗集歸田紀畧二卷藏於家二子文而
有行能世其家將以丙申嘉平卜吉葬先生於仁貴鄉
之楊梅嶺與贈公墓門五里而近若相望恭人附焉季
以狀來請余爲誌銘知先生者莫若德翼不敢以他
辭故道其質且信者銘曰

厥初宦於豫章厥中室於柴桑乃似續乎潯陽先生負
元禮之疑疑而脩叔度之汪汪母不養以祿而養以善
子不遺以危而遺以安我思古人先生允臧沒則處土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八 六

有乃少恭誰爲爲之悼我 先皇子才而志後世其昌
刻此銘詩以驗吾鄉

明文學嚴君子觀墓表

嗚呼余觀於古名家子孫濡染典訓才而秀挺孝友文
章固或優臻斯域也至若丁否遭逢疾世憤時願爲國
殤不惜宗元拂指投書結氣而死豈不亦度外也哉餘
杭嚴氏自太常公大紀清德醇學模楷於朝篤生三賢
知名海寓伯印持君調御中忍公君敏季無較君數皆
集有英華年淪耆艾朋壽一書天下傳誦之厥惟龍子

子岸曰渡子問曰津子餐曰沈子觀曰渤莫不公輔可
器卿長不慚慕義聞聲一時景附余以通家之雅有吏
事於杭頻造其廬四子出迎作藎切餚歡讌終朝亦不
辨某非共父之人也兄弟食貧性酷好客太常公所遺
止有一琴復質錢富室晏如也方是時子岸已舉明經
子餐已舉孝廉惟子觀年最少尚可小友呼及別去四
五年賊陷京師南中立君余以司勳引請子餐適至對
泣新亭兼聞子岸墓已宿艸爲之太息別去遂避居溪
山嚴氏聲息不通矣客有說浙某宦從賊士民踣其家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

御史與其齊年暗暗曰若輩仇耳何義憤嚴氏兄弟起
而前曰誠仇此仇不共天余聞壯之越丁有一年子餐
始由庶常拜女郎書來乃知子觀以乙酉六月十七日
爲國悲且死持宋太史傳屬余爲作墓表嗚呼若子觀
者可悲也已按傳子觀爲忍公君子子餐同胞閔弟也
生而聰明雙目如漆三歲着坐膝上令誦千文及古詩
輒能上口不念五歲就外傳便作徑寸字弄筆不稍私
作紙寫詩有驚人句九歲五經悉通大旨治舉子業造
語穎異尺度已不戾先民忍公君慮其早慧也取名卿

巨公負奇資而爵齡具高者題曰福慧錄以賜之由是
高韻節以神簡素抱衰之奇懷然珠潤玉榮不能卒秘
父執聞君子將一行其文斐東吳門遂翕然以斯事共
推十五補也余子員十八儼於邑時余師海洋黃先生
理杭有知人名一兄奇子觀嗣後王杭州吳仁和李餘
杭皆爲延譽王閣長學使首祿之馮侍御熊中丞賢監
司皆一時首錄之士論快焉子觀善於書法似有神受
不勝摹魏晉陳迹脫模爲工一日侍世父病命曰兒好
書遷上座起我病即作楷楷以呈世父笑曰吾慙右軍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八 八

兄已大令友人葉來甫疾革猶待子觀書銘乃瞑鍾與
度句寫祖忠惠公碑已治裝發秣陵復爲滯帆閱月固
性行敦友益亦入法之可重也子觀知天下將亂與三
兄約每日以午刻爲斷前治文事後治武事習射清泰
城下引滿命中殆無廢時書逆關名立的三十步外每
一發飲羽輒以大白自浮更取家所藏奇門太乙壬遁
諸書閉戶習之或觀乾象寶其驗徵或指輿圖明其扼
塞殆欲得一當以報國也未幾聞烈皇帝殉社稷披髮
長號數日不絕設位朝夕與率同志昌言當事以義共

奮聞者縮舌輒危冠正色責數之暨大司馬史公統鈞
江外川職方韓聖秋薦子觀有文武才題參軍事倭南
中告變兵卒四潰馬士英潛逃復縱家養徒兒鳩民間
亡賴者數萬從獨松關入杭劫掠郡邑不可獨過子觀
既不克應聘思去軸全宗枕戈衛里而天性篤至初子
餐罷公車太公病舌母孺人病痞子餐又病藥餌甘旨
無缺於供下至米鹽凌雜皆躬爲之慘澹時尚作小書
短歌以代色養至是聞亂憤甚計畫無復之子餐內又
病且殆乃獨奉二人急避暫歸餘杭憩古秋堂古秋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九

者太常公故居也兵掠至又避之荷花灘復念子餐居
危城暴赤日中挈舟迎之甫至兵掠又至又避之和村
時雨如注侍二人居一葉且以身覆其背子觀憤甚且
慙甚不數日而病遂大漸忽蹶然起執子餐手曰兵入
城否曰入然則城如何曰降痛哭曰文章無用矣功業
不可爲矣因索鄭所南心史仲紙書曰天命尚屬漢大
夫空美新擲筆而臥臥不寧頻作語曰文章真無用矣
功業不可爲矣五更忽蹶然起語子餐曰欲得吳無稱
一見無稱名秦裔初與子觀議練鄉勇固險自守故欲

屬之嗚呼未結南村之素心旋悲西臺之朱味越夕乃
卒得年僅二十有六云妻陸子某甫生三月余謂古之
君子所生不辰思保令名天年自天者蓋亦多矣然即
餘杭言之如羅昭諫張伯雨之徒或側身藩鎮時激故
國之忠言或投分名流時適高人之傑志抑何必憤懣
以死哉顧子觀辭幕府入菱舟徵賦函引絕筆遠憶勞
勞之潛近懷久久之書史輕百六之擇詩重二十之嘯
嗚呼一死誠重也哉

明中憲大夫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翼在初公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

配吳安人墓表

余讀史書至東曹掾張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
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未嘗不嘆其潔而見
幾也山陽太守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
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成天夫
復何恨哉今相及也又未嘗不嘆其達而近理也以况
觀察胡公及配安人吳氏殆庶幾焉余少孝廉時謁公
於潯暑見其爲人溫文謙退恂恂然君子也越三十年

公伯子文學殘走書幣千五百里以款來請表其墓余
江州枯木朽株耳不足以表公然有交素義不敢苟辭
按狀公諱之紘字士任翼在其別號也爲安定先生之
後安定孫守權以宋紹聖三年渡江卜居無錫之新塘
里十三傳至愷徙居鄒圻愷生森森生良瓚世序於公
爲高祖良瓚生贈君夢竹公咸咸生奉化令鳳石公潛
潛生文學贈君鳳翼公欽欽娶奚太安人生二子公其
長也贈君性器大好急人之急奉化公俸薄而廉以故
家益落捐館時公僅十又一歲弟妹呱呱襁褓中奚依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外家五六年餽南公長者撫公髮慰太安人曰是兒大
汝門者勿以貧自傷也命從舅氏學學時或啖以果餌
輒又譙讓太安人兒不令備嘗淡苦克戡艱大顧腴逸
之爲以故公益自淬於學名且日起長者物故諸舅氏
分授田粟太安人攜公以歸歸踰年娶安人吳氏始授
生徒以充善養旋補邑弟子員才公者類名公卿峽江
曾公櫻號知人曰胡生天下士也督學周侍御亦題曰
公爲廊廟材是歲爲天啟七年舉於鄉明年崇禎改元
舉於南宮二年謁選例當授戶部尚書郎時羽書旁午

軍餉煩費人多避之太史徐公升公齊年也從容謂之
曰遂除由部速選自公公毅然曰一行作吏惟天子使
儒以智避非急病義也遂拜主事巡視神場劄喻犒軍
又巡視九門鹽法皆不遑寧處敵長厥職三年差權九
江鈔關關故奸數也前主事以疊杜門別駕署其事奸
僉橫公至一切絕以法獨右商商舟風駛浪作不及挽
絕或淪關尋引問命曰越關法當腰斬其舟不赦公知
奸就此爲利也笑曰彼稍淪納諫斯已責矣不繩盜庫
一錢而繩過雷池一步乎遂捐此令商至今便之差幾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二

以歲金二千代郡輸未克者人戢其德五年出守河間
河間三輔重地冠蓋續紛列族貂瑞輟爲喜怒公內毅
外溫無稍其法未幾丁太安人憂以去方是時軍興賦
不獲達部公孔道分給兵不告饑尚義三千封庫乃發
九年補守興化興化濱海地勢遼闊恒多不虞公下車
核軍實修武備爲急舉乃育士郵民爲良師帥海隅舊
有虹梁虞瀆且圯伐石葺之郡保利濟父老樹貞風
爲十三年晉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守兗東道交爲南北
員官賊囂聚者扼之公奮曰此非臣子枕戈時乎遂單

騎之任李三屠見者號賊也猾而多智以請撫餌諸大吏諸大吏利易爲功許之公獨爭賜張宜勦烏合且易勦不勦而議撫是以累肉攻疾也諸大吏卒疑長不從其議舉藩無術移公駐兗鎮之輶長不及曹濮無何費縣告陷矣諸大吏反以主撫議咎公公坐是謝事時巡兗東者嵩輅也爲言官所庇獨卸之公公不辯而請議沸然旋賜環有日矣公竟拂衣還里曰此一壑歸來六一莫挽矣初公在戶部時太監張憲蒞部氣勢甚倡侍郎經齊高公佖以足疾仆於門而去諸司相繼註籍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尚書沿嘆曰如朝廷體何公徐語之曰文移竣務耳勿拘宣勅例乃可太監聞亦佞之人咸謂公和及兗東解組荆溪相國再起適爾經臨意氣支蔓人競影附又公同里閭也意殊爲公頌冤公沒滅不一投刺人又咸稱公介云甲申以後優遊田塍溪水間或吟梁父或咏荆卿而已己丑得痲疾雖友側人需而言笑自若如是者凡五六年乃卒公性儉一朱袍終身不易御下恒持以法意有所不可九牛不能撼也所著有式穀齋勸學解藏於家安人延陵舊族也亦居新塘里會祖怡雲公某

生雙溪公某某生春寰公某始號里中素封一世而替春寰公愛安人之閒靜欲謀快章知公秀而文試以一藝卽許盟焉日淳之繫羊隱之牽犬猶行古之道也夫安人性至孝歸公後而太安人已失明賦性饒急不得常嚙嚙之聲滿室下氣怡色常恨不得其懽心目夜刀尺自勦上供饌粥下助琴書伏臘往還慶吊問遺以逮叔姑娶嫁一絲一粟皆出安人慘淡經營中公始獲坐授生徒無內哺之慮太安人亦遂多壽顏而坦然忘其貧且老公既貴以日疾不克就養壽開七袞格於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四

功令又不能稱觴上壽以比寸艸之將獨安人率子侄羅拜堂下內而諸姑伯姊外而中表賓朋喁喁唔唔歡聲達外邑養數十年備極誠懇暨乎大故含殮諸儀莫不詳慎無俾後悔公故曰非汝幾令我恨終天矣其孝蓋如此乃若相公公凡事持其大而安人不失諸細公或厲以嚴而安人必濟以寬公樂於儉不妄施予而安人好行以慈多所周卹公方解帶有嫻盜之安人戒勿宣旣敗而獲僅損其鈎曰是可理也贈以金而縱之去其仁又類如此後公二年卒側室庶子咸哭之至傷誠

感之也夫公生於甲午六月初十日卒於乙未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又二安人生於癸巳十一月十五日卒於丁酉八月初一日享年六十又五子四伯璣邑庠生娶孫氏繼娶華氏仲璜郡庠生娶錢氏叔璣邑庠生娶鄉氏季璣郡庠生娶倪氏季廡周氏出也女六一適庠生張偉一字國史院修撰鄉忠倚一字錢泰一字周某一字馬恒閣一字賈履吉自錢而下廡周氏出也孫八璣出者宸鉉娶吳氏宸鑑娶張氏璣出者宸鏡娶華氏宸鐸聘陳氏璣出者宸錫聘徐氏宸鍵聘吳氏璣出者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五

張耀坤隱君墓表 張隱君瑞昌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十餘年矣而瑞昌之人莫不能道之其長老教其子弟以孝敬謙謹有長者風而不慕榮進曰如我張君足矣其子司北余家之所自出也以文爲名弟子員而行義爲一邑祭酒又莫不曰我張君固宜有後嗚呼張君若瑞昌非有位體氣力以鼓動其鄉人而能使人道之如此殆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隱君諱應星字耀坤唐燕國公說三十六世孫相傳說堯武寧後遂爲武寧人諱德懋者以衢州守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六

敬畏終身於人無爭訟事親王自楚下養其子才之欲授以官隱君曰吾家不仕者數世矣不可未幾應命者皆以亂不免而君家獨完君以明萬曆十一年二月十八日生清順治二年某月日卒塋於清益鄉子一卽司北二女皆有適司北娶李注士鐸繼娶何生士楷士坊士範娶聘皆名家而一女亦有適自卒至今十八年瑞昌之長老識隱君者往往皆尚在其子弟後生從其子若孫遊者多聞人間隱君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久遠或荒忽而不傳聞則爲善者怠而懼隱君之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明御史錢公孚于暨黃孺人墓誌銘

嗚呼有君子焉始也齒國學諸生無言責慨然發憤慕范滂陳東之爲人肩死上書卒誅大道社稷危而後安歔然若身無與者終也勢已顛隤圖成於萬一以重名沈下僚忽強授以言責復慨然發憤欲爲劉昆李綱之所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卒無救於社稷之危而鬱抑侘傺以死若此者可悲也已御史錢公孚于卒十九年

且塋矣而其孤孫標初杵季始持巢孝廉鳴盛所爲行狀以來求銘於余余與公艸木之於臭味也不敢差池雖不能文微余誰銘公者因不固辭而理其狀以誌之曰公諱嘉徵字孚于嘉興之海鹽人也本姓何始祖貴四洪武間編戌貴陽適幼子裕初生卽畱托養其親錢氏家長因冒姓錢自裕而下五世皆隱不仕至公高祖封禮科給事中公諱珍曾祖太常公諱徽徵與其叔琦同時以進士起家而徵有諫聲於世廟間甚著祖孝廉公諱端映父中書公諱周莫不奕世明德周娶馮夫人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八 十八

生公公生而類異天性好學總州補弟子員試輒高等甫冠輒旁通博覽與諸名士正人遊旋上第入冑監不但負凌雲之才且抱有澄清四海之志矣辛酉中順天副榜以 薰廟登極恩准充貢士大臣鄒忠介元標高忠憲攀龍皆重器之一時問船訪車者談無虛日太學諸生咸尊爲人倫模楷焉方是時 天子幼冲內無 母后外鮮師保東廠太監魏忠賢竊魁柄執王鈇羣逆助之都御史楊璉與御史左光斗首發其奸竟以掠死詔獄鉤黨連類雖反唇偶語越在泉石無一充免

於禍者七年之間重足栗股相噤吐氣卽號爲佩美者
亦且專佞慢惰續紛變易視二正之季有加焉烈
皇帝繼統南薰布置宮禁名曰內擽實劫乘輿有門生
天子之逆志而離照雖明乾剛未試朝野相顧莫敢誰
何公時鄉試在雍起而長太息曰新主聖明賊在前
而不告朝無人也賊擇賢而食畏死而不敢搏野亦無
人也余姑一言以爲忠臣義士之蒿矢死得
死所矣遂抗疏摘其十大罪條上之
伴勅青衿書生不諳規矩報罷內決忠賢之誅實自此
未是堂文集

人都親試開牋以疾卒於家悲痛幾絕曰誰爲我負校
身之責者乎秋間報罷遂投汨瀾遂得令圖之松溪松
溪爲真西山先生故里起謂友人曰余受庇祖宗郭外
田可以充饑無急於折腰但能實惠及民亦不負所學
况景行先賢已久得遊其鄉而瞻其祠宇撫其手澤不
亦愈乎故令松三年科條教化一本儒先征徭不擾
賊屏息民多稱德不衰逮甲申大變公
邦華倪尚書元璐吳都給事麟徵馬中
死報聞至邑公設位北面哭踴又東而哭諸死者於是
未是堂文集

乎公志必死而以官守欲爲討賊計值金陵舍卒立君
亦不克享蓋忠賢遭逆起而反十七年之變政故也思
文以外藩磨礱推之運會
召公爲帥員且改試御史然一隅已楚賜姓雖依萬無
可爲之理尚徵餉於無餉之地而餉集督兵於無兵之
時而兵整疏卽數十上而內乏鄧耿外鮮李郭無一應
者公與同官何公楷吳公開禮曰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不可爲矣死固吾分如死不塞責何日啜血移病以去
而聞且亡矣當是時公諸人黃潛松溪聞福州破以死

易公而竟先公死公奔至號慟曰國破來公本學趙鼎
發節義成雙而家鄉兵燹媳孀孫幼誰負子雙骨歸先
隴者乃從間道扶黃孺人柩歸歸而先世賜書且燼他
蕩然無一存者嘆曰大內且然吾於何有遂促住舊居
村舍間閉門卻掃旦夕祈死而已歸甫一年病既彌留
猶張目視曰 先皇鼎湖何在小臣敢籲下死乎命遽
至村北馬家廟廟至荒蕪臥數日長嘆數聲而卒嗚呼
公志可悲也已孺人黃給諫公羣玉女也治家嚴操
作勤儉凡公之輕身犯難國爾忘家以恃有孺人在絕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內顧憂也公氣直而和性剛而恕與朋友交生死益篤
有節大節踐危機雖虎豹咆哮於前泰華崩頽於後
勢難維縵情極蹶張壯往孤行萬夫辟易古之賁育易
以加諸公生萬曆庚寅年四月卒丁亥年九月日蓋五十
有八孺人生後二年月日卒先一年月日蓋五十有五
子卽泮娶譚氏夫婦皆稱賢孝女一適諸生薛簡仍孫
男二極初娶陸氏將季娶許氏俱太學生孫女一適儒
士李允渭曾孫男各一俱勤奉養以己丑某月日合
葬於某里之新阡越十有七年余始考古義作公志述

內之墳中且爲之銘銘曰

日月薄蝕朝生靈賦匪公勿殛太學上書義不踣跼男
過相如至誠無偽色形於義豈爲名地舉朝大驚公遂
南征艸木忘情毅然臥起勢非可已甘殉國死得令松
溪餐粟竹簞赤子不啼忽天地裂朝夕啜咽臣心未竭
吁嗟方隅効我馳驅忠言區區公憤而歿神明恍惚幸
聯結髮義我公墳山川出雲護此刻文

吳思臣文學墓誌銘

都御史吳去非聞禮余所舉於鄉士也甲申請告主去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二

非家凡其萃從兄弟莫不定交而思臣爲誼最篤會爲
有堂記乙酉變起余歸匿清盆山中而吳氏商
越二十年客西湖遇思臣之孤鴻聲始知思臣以去年
卒哭而吊之訖孤以墓誌銘詩誼不宜辭謹按思臣諱
開樂去非同祖弟其先出宋嶺南安撫文肅公傲傳至
明鯉敬公某以俠聞世北封君焉某生鴻臚洽洽生繼
美繼美生懷德懷德懷德懷德懷德而三世俱
以隱高昌齡娶孺人戴生四子思臣其仲也其仲孝允

歲喪父骨立朝夕哭奠如成人王母母皆異之母疾行
不期夜不臥嘗藥二年如一日逮喪扶病褻事杖而後
起皆人之所難云少負文章名以周易試南雍輒高等
稱上舍生每誦讀至丙夜刊有就正艸人爭傳誦之家
固殷重然諾好施與歲大稔待舉火者不可勝計醫子
女皆代贖歸其父或以嗣無子女者掩膏濟藥之事修
無虛日無何遭兵燹去非既爲國大臣死封疆王母及
諸父兄弟皆從去非以客死先時吳氏數世同居至此
家盡落外侮遂起屋廬田間皆不可保一身提出有司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人 三三

義其人而事旋釋然已寡且貧矣辛卯棲遲西湖角巾
履與名縉往還而已元配黃繼室戴皆名族先後故
一身蕭然庚子過三泖愛共山水遂卜居焉居三年病
卒生明萬曆壬子十月二日巳時歿今甲辰閏月九日
丑時得年五十有三子四長鴻聲娶汪氏次鴻翼娶程
氏次鴻言娶程氏次鴻寶未娶而翼爲其兄後女四一
適庠生金標餘屬孫二方穀祈穀俱長出以某年月日
合墓下塢山黃孺人墓銘曰

兄則節弟則詰能繼絕行不缺壽不折文孺列于相孥

髮相結喜同穴有由葉綿瓜瓞衍徽浙

吉水令石臣沈公墓表

嗚呼此平湖石臣沈明府之墓也余理嘉興時知石臣
於諸生中已卯之役卷在吳幼洪迺房吳喜示余讀未
竟逆知其爲名士欲共薦爲省元副考顧殊嚴然其言
欣然賞鑒而主司抑之第二及拆卷乃余故知亦顧令
平湖時所首錄士也皆相懼甚且以不獲冠冕爲耻次
年成進士歸與余門人陸鯤庭培同來謁重修執贊微
於余間所以爲人者布袍艸履莊莊然栗栗然心大異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人 三四

之請余紹介以求益於越州劉念臺倪鴻寶二先生同
鄉之縉紳士夫莫不笑而惟之陸生私於余曰石臣觀
政時黃石齋先生方以建言頌繫上怒不可測諫者并
株連受杖闕下石臣獨上書劉彭兩謀力救之及事已
釋又揭貸人蔣八公邸共助其贖發蓋義重如此及謁
選得令吉水未出都卽上疏備述江南旱蝗請免今年
田租之半事雖不行而天下已服其敢言之氣矣壬午
抵吉水首修鄒忠介公仁文書院與諸生日講學其中
舉行鄉約進父老問民間疾苦先時鯤庭之父夢賜公

且撫其子資歸于袁氏族有犯于子者長者怒收付縣
倉衆以其猶暴快之太安人曰勿校也命子請於長者
貸之乃已卒不求多于人而束押子姓備至斯不謂之
有義于族乎就養衙舍會災祈雨禁屠沽家人念先生
老羞臘腊御之曰吾豈忍以口腹累閭邑性命哉既而
乃御酒肉如初太安人就養凡六年六年未嘗一日倦
于積也春秋高亦未嘗一日去簪珥或旦寢也斯不謂
之有助於官箴乎先生子未貴時方躬耕婚嫁前百
不一給適江陰李忠毅公應昇忤逆瑞魏忠賢誣以貽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七

忠毅素廉先理南康故吏門生欲醵金助之先生聞首
謀之太安人縮食損衣而爲之倡迨捐館三年而國變
舊京立君方柄用其子太安人獨許之請告得請而舊
京又變己丑間避兵負太安人蹊泥田中數欲蹶矣息
影壽安猶手炮炙以餉子姓曰余雖苦與子偕隱樂也
斯不謂之有宣于義舉乎余聞先生偉姿容睥睨如天
人相青陽羅公令建昌拔給諫公於童子時先生克里
甲一見曰眞封君也遂以封君禮禮之鄉里遂譚而封
君之及得封咸噴噴曰羅侯不妄也又聞太安人子歸

時家方困日者謂生命主敗叔太母聞每曰羅新婦賢
吾家成故之以何敗也多慰勉之及得封家人又咸噴
噴曰太母閨不妄也子四人李爲給諫公孫若干人曾
孫若干人熊代之先及羅所從出具載墓志茲不贅余
不能文畧其細碎特撰其足廣厲于風化者如右以告
來世亦庶幾有慰于給諫公之孝思云

誥封奉直大夫恬菴楊公墓誌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楊公兆傑以綴經謁德興於齊安客
舍精穎奉太公行狀屬撰誌且銘焉亟辭曰當代鉅公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八

能文者衆非野老之事守也公確乎不允歸乃理其狀
序之太公諱于凡字恬菴朽木道人其別號也黃岡人
泮所府君之子以武功歷舉將前明封懷遠將軍大
清以子覃恩改文職封奉直大夫兵部職方清吏司主
事如子加一敘云公初生有異兆父撫之曰余家世有
隱德子孫宜昌此兒庶當之乎少穎甚書輒日數行下
終身不念喜左國秦漢博及百家凡天文地理曆律壬
遞方技之書莫不通解試童子冠軍補弟子員一歲
試列中等便擲衣巾還學使者曰俊鴻一擊不中俊飛

去萬里丈夫不長鎗大戟安天下屬首逐毛錐子隊爲
乎就武試兵巡袁公奇之旋中己卯科武舉庚辰因刀
石不入試乙之主司批曰此豈行伍中人大經濟大力
量殆所謂掀天揭地旋乾轉坤手也當是時流賊滿中
原國事已棘矣慨然上朝廷十二策凡選將練兵備餉
招撫納降論功宜嚴懲冒右武宜專節制戰守宜扼險
要保四野不宜守孤城皆中治賊要領餘推言邊事而
己天子嘉之除辰州鎮守備鎮守前叛服不常前多
殺降苗益撫苗公推誠招綏創通義關單車歷菁洞視
求是堂文集 卷之一人 三九

如家人苗就撫者四十八寨酋長吳老貴董老六挺身
入城裨卒襲故智欲擒之曰寧殺我勿失信苗孫仍遣
還苗以故終公任無一叛者晉偏沅遊擊賊獻忠已陷
武昌省會亟策恢復於巡撫王公巡按劉公畧曰方城
漢水之險盛夏漲盈勢且破竹七八月水涸長寶衝永
一帶斷不守矣金陵畱守重地賊必不敢輕窺勢必奪
夔門據巴蜀西連秦隴南控楚粵則涪根固蒂不可圖
矣宜乘其驕逸川兵搗其首辰兵扼其吭哭豫諸兵楚
其尾則賊左右莫支計成擒耳二公喜曰汾陽計不是

過也令通判陳欽賜賚餉萬二千兩檄募辰兵三千爲
援旋二公殉難餉不繼解鞍馬衣劍及內人簪珥散遣
諸募掛冠歸何中湘騰蛟方撫武昌知公名就起之遂
上策左寧南擁重兵人多疑之勢莫若將諸鎮調守各
府以分其臂指便何公大避之卽令公統郭天才黃朝
先張先壁等四營復承天寧南撓之格不行以米踴貢
題公率將疏商踰月而糧大集甲乙間歸臥田里皂帽
覆髮鬚短髮謂子弟而已經畧洪公過訪以漁獵形勢
將授專閫力辭病不應公性至孝定省間視恁依內則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母疾篤曾割股服官鎮寧內艱水漿不入口數日骨立
里姑外艱亦如之兵後儀僅九喪塋事獨任之不以累
諸兄翁猶子也爲人剛方好緩急人卽無有稱貸以付
之然性寡合與人交有過毋面斥之不避也娶宜人李
生一子卽職方公繼娶宜人萬生三子兆億兆僑兆儒
皆弟子員公之嚴於教子也職方公舉於鄉嘆曰科名
子如喪元氣不如愚魯兒能保門戶手書馬援誠子篇
畧之及理大理口民盡於兵武侯治蜀法不可用葉倫
榮根頗香母汚吾奕世清白又曰清則勿刻三水可求

民情哉及職方公賜正一品服副使安南虞有不測日
兄奉命日即授命日又曰養義氣屬名節語不及私歸
過里乃日能播德威立名異域吾心慰矣於諸子皆義
方如此職方權准三日而聞公計翼日即奔喪配爲黃
氏封宜人陳氏吳氏聘汪氏則諸子配也男孫乾性傑
出聘編修譚篆女孫掌姑億出公生於庚戌五月
十二酉時卒於庚戌閏二月十日子時享年六十又一
於法宜銘銘曰

東陵康樂胥是故侯謝賓蓮社郡主瓜丘或與或識忠
哀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智不侔猗歟楊公光氣莫倚投筆萬里搏雲九秋有文
有武克剛克柔收留魂魄擲賊骷髏管樂用晦李郭屈
謀時歟數歟命實不猶篤生詰胤爲時琳球威風海外
潔信方州公志不伸公氣已道禮樂詩書昭蟬梵鑒貽
始日德有終惟周高碑最風深刻蟬蚪我作銘詩百世
永垂

觀察副使中憲大夫高公適齋墓誌銘

高公既卒之五年乃得其狀以來條而誌且銘之以寄
其孤云公權潯時交於余不佞其厚閱十餘年守鄭余

偶因事寓其郡爲十日飲又甚歡及公素旆過潯走小
舟哭而吊其孤於今心不忘嗚呼若公者今之廉吏也
己公諱鐫字雲旂別號適齋金陵人始祖憲公自山東
遷歷五世至文學某公妻張氏生子三人公其中子也
少孤撫於伯父性奇敏爲名諸生約二十年乙酉舉於
鄉丁亥舉於南宮授戶部主事改浙江鹽運同知陞湖
廣德安府知府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延建邵道未
抵任卒於江漢公生明萬曆壬子得壽五十有九云方
以戶部權潯也潯吳楚之衝課一歲十萬勢不得餒餓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二

固權者自爲雋石耳公廉而惠一時交游識與不識無
不樂與傳一錢不入私門尚浮三萬金歸之司農朝臣
大駭謂公必有餘金坐是遷醒醒亦膏腴數也商甯安
十公之廉咸頌言公撫按亦以廉吏第一人秦公矣於
是乎遷守鄭方是時海有警不宿於家輒至鄭至鄭而
汚漢災於水民皆流至鄭幾數萬設厰廩之水繙乃返
明年鄭復災於旱民且他流益設厰廩之且開倉且捐
俸以大廉之禱而秋得雨乃蘇郝李者西山之通老也
軍需旁午公安塘運餉遠駐香溪密過寇穴露宿不進

歷歲劬勞言不出口然猶以其暇修文翁之化抗韓愈之行大興學宮造於多士更建碧霞書院於城北文峯浮屠於異隅科第由是蒸蒸盛於三楚矣公始至郢城戶不盈千迨去已一紀戶幾過萬云公性孝友於兄弟教子嚴毅有經法配封氏封恭人子九人拱爲派端嚴莊誠肅又哲聖寧是也多文而雋然於公之卒也皆聘而未娶亦有未聘者女子四人各適字各家公始以陞去郎也郎人追而送者數百里哭不絕聲及聞訃又追而哭酸歛之醢醢之者盡郎人也嗚呼公眞廉吏也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余嘗諸論今之清者黃河清耳若徹底清非如天台瀑布泉不可生不名一錢死不名一錢公眞廉吏也哉卜於某年月日塋於某里某山余因拭淚而銘曰公年匪大公官匪尊爰大爰尊公名騫騫在潯在浙在楚彌掀庶幾清白以貽子孫豈惟子孫亦史惟敦埋此幽貞代有清論

先考勅封文林郎文公墓志

江西理學垂譽而九江濂溪書院其都會也紫陽尸之楚望續之有明莫盛於嘉隆間致知皆宗姚江各郡雲

蒸霞蔚獨九江以後勁季興談談不絕蓋先府君一人之功云府君諱士弘字元任先世廬陵富田人信國忠烈公嗣也永樂二年諱子安者始遷瑞昌之九都源至五世孫曰琰宗以貴雄於鄉實惟府君高祖琰宗生賓名曰世秀世秀生上舍曰萬鍾萬鍾生文學曰經緯經緯復徙郡德化奉寧坊家焉娶誥封都察院副都御史勞公思女生六子府君其季也文學公以領解報罷貢志而終府君生方三歲天性超越有幼志而無童心從學諸兄輒以古聖賢自命雖弱冠補儒學弟子員意殊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九

三

不屑也迎吉之劉成之先生講學不輟而家人生產盡付之配陳孺人以色養太君時家析五兄或喪或徙家益貧太君春秋益高凡所以生事死葬者獨以禮任之與陳孺人共襄焉迨大事畢府君益一志於學從南州朱以功先生爲師先生之學以中正爲則同人爲大修德爲主慎獨爲要府君尊信之歸而會友錄金治講所曰鸚鵡館歲月從事聚徒恒數百人焉又退而築艸堂三間顏曰補過日夜自觀省焉性好周易危坐齋中體認拈句壁間云馳騁羲皇心地上盤桓尼父性天中如

是者數十年一日寒未授衣貸錢三緡易質襦僅竊以
遇府君自思曰古聖賢處此當何如乎遂兀坐至四更
忽通身汗下豁然大悟曰舉天地萬物不足與我本色
絲毫孔顏樂處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明日走書質之以
功先生欣然曰學不實悟而言有得者妄也他日
以影像付府君曰子藏之吾道在九江矣乃日提倡曰
所謂明德者非大學書本上之明德也人人自有一明
德切莫向外馳求從是如獲異寶樂不可支除講學外
一事不置胸中矣學者皆以爲光霽有源溪之遺風四

求志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五

方從之學者益衆督學崑山蔡公懋德以德行旌於學
署守常熟朱公天麒以介賓請於鄉巡按江西御史漳
海葉公成章以師儒薦於朝府君皆泊然無與也孤不
孝方埋嘉興府君病革手書端楷如平生命曰永別兄
矣兄盡忠於君即盡孝於我矣三弟侍易簣泣請命曰
爲善再請曰讀書端坐而遊府君之學知行合一而尤
教忠貞孝友以不忘信國之淵源常識其一二軼事分
授山水九所三伯悞盡伐之遂私焚開子口故兄山也
長伯負司獄司獄官二十金速於訟適有典產數分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五

即以代償皆府君甚貧時事卽設絳授弟子弟子貧而
上求修者輒還之公門從不一至或有司敬而償之者
雖義不受也以孤考成恩勅授府君文林郎如其官勅
有口身負綱常之重志從潛泊而明人皆以爲實錄云
府君愛匡廬三疊瀑布泉別號三瀑山人巡撫江西都
御史長沙郭公都賢督學時崇祀府君於學宮門人私
易名爲安節先生與紫陽楚望後先輝映濂溪於九江
吳府君生於萬曆戊寅年四月十二日巳時卒於崇禎
辛巳年二月二十八日酉時實得年六十有四云子四
長卽德翼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次德隆次德盛次德
昌皆弟子員女一適趙萬式亦弟子員孫十德翼娶熊
宜人人生行遠側室劉氏生徵遠皆弟子員側室喬氏生
律遠德隆娶萬氏生致遠側室董氏生敷遠皆業儒德
盛娶魯氏生端遠弟子員婿遠業儒德昌娶項氏生式
遠弟子員繼室管氏生載遠軌遠輯遠轍遠皆幼孫女
十德翼生者適弟子員李曰鉞劉震余鍾瑛夏維烈德
隆生者適儒士孫枝蕙廖應拔周光俊一未字德昌生
者字儒士李應岐一未字魯孫 行遠娶黃氏生存象

徵遠娶鄒氏生存樸存 端遠娶萬氏生存雅存 存

端遠娶黃氏生存質式遠娶蔡氏生存慧曾女孫三

一行遠生一徵遠生一式遠生皆幼崇禎壬午年二月

初八日 時卜吉塋於德化縣仙居鄉大石山之麓坐

朝 新建姜閣老曰廣謨墓志銘成未刻石因亂失

蔡不孝孤德翼於康熙 年 月 日 時補誤入

橫銘曰

維茲石山明徵於夢大人安之萬世不動

先妣太孺人陳墓誌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太孺人九江旌門陳公一魁之女也祖諱儀曾祖伯琛

世有隱德公配熊實生太孺人年十五歸我文林府君

諱士弘姓文氏文學府君諱經緯之子上舍府君諱萬

鍾之孫賓耆府君諱世秀之曾孫也先是文林府君生

三齡而孤太君勞故族大五子皆娶宦家而太孺人家

獨以布衣且年復少能禮法自持諸奴莫不噴噴儀刑

云太君勞漸老家析且貧而太孺人乃歸歸供甘旨具

以簪珥簪珥竭具以刺繡庖餽井曰莫不躬親太君益

老而篤疾臥榻三年太孺人三年榻下臥如之及革

而移榻榻影儼然大伯于夢老四伯子科老少孤太

孺人皆朝剃髮而夕焚襦手調而口哺之府君設絳止

講學以延四方執無儲粟貸以給資不給卒強易以

應不以不給問恒乏食時忍不食以食兒曰余腹痛也

丁酉生兄曰啓啓六齡而殤太孺人傷以病病血縷不

已越甲辰始舉不孝孤德翼繼舉德隆德壘德昌暨二

女而血縷病如故也太孺人五十病乃漸已不孝孤旋

亦得一第以嘉興府推官考成恩勅命封太孺人矣未

後而先府君捐館舍孤千里來奔太孺人泣曰世且亂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美

葬汝父勿緩也越三年而國果變嗣是孤以吏部尚書

屬召聞變歸金陵立君再召因與時相竹方陳情終養

屏息山中旋九江城陷太孺人在陷城中孤被髮徒跣

號於塗以死自誓幸一老嫗唇有肉珠於其囊中煮水

飲太孺人掖以出城曰有姓羅人舉汝倏二羅蔡之就

孤於山中太孺人時年六十有六已不食五日矣亡而

三弟先後皆自陷城出復聚首于姓無一死囚者嗚呼

豈非神哉豈非太孺人盛德致神祐哉已而兵盜益起

日負太孺人於高巖溪背積水中水沒腰邑愉不慘絕

日時耳命耳後有招撫以五書繆辟孤太孺人乃正色
危言泣命孤曰兒勿忘君恩兒勿忘父教兒與赫赫爲
公輔爲卿貳危我兒寧碌碌作處士作遺民安我也用
是奉色笑於瑞昌山中者十年山中盜復起徙而奉色
笑於九江南湖之北者又十年年八十有五遂舍孤逝
矣嗚呼痛哉太孺人亂後獨依孤益健時散步園中不
置八十尚能手剪紙作花卉鳥獸狀孫女輩故戲之曰
須得案下暗剪爲佳亦笑許而爲之晚益聰明惟右手
是微不舉卒時端坐微言曰我食齋人乃瞑蓋太孺人
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元

自少恒禮佛云孤德翼娶孺人熊氏生孫選貢生行遠
側室劉氏生孫廩生徵遠喬氏生孫律遠德隆娶萬氏
生孫致遠側室董氏生孫敷遠德壘娶曾氏生孫庠生
端遠端遠德昌娶項氏生孫增生式遠繼室管氏生孫
載遠軌遠轍遠 遠轍遠輔遠三孤皆諸生而德隆先
五年卒女二長遠諸生趙萬式幼殤女孫遠 李曰
城劉震余鍾瑛夏維烈者德翼出遠 孫之慈廖應
板字周光俊一未字者德隆出字李 一未字者德
昌出曾孫行遠娶黃氏生日存篆徵遠娶鄒氏生日存

模端遠娶萬氏生日存質存 存倚式遠娶蔡氏生日存

存 端遠娶黃氏生日存 曾孫女二一徵遠出一式

遠出太孺人生有明萬曆庚辰之六月十二日亥時卒

今康熙甲辰之二月初二日申時卜吉於德化縣仙居

鄉 里以 年 月 日 時葬去府君之兆二

里蓋相望云

副室劉氏墓誌銘

附新婦
鄒氏

劉氏名韻同里右族少失父母養於其親楊姓家年十
五先徵君爲余納之與安人爲重中表安人育以妹其
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八

四

事太安人暨安人皆有禮莫不愛之爲人素淨不好修
飾治家勞且儉御僕婢殊有恩生三子一女長謙兄遇
歲殤幼從遠十歲殤女二歲亦殤惟中子徵遠已餽於
庠與初聘兵部右侍郎趙公光并女娶兵部職方清吏
司郎中鄒公勉明女生孫男存樸存楷幼皆未聘一女
許字文林郎藥公承光孫庠生漢祥子祿孫鄒致繼聘
陳而將娶也日夜經營酒醴因得寒疾日吾無所憾得
新婦一面付以三孫足矣因迎陳撫視之而冥得年四
十有九云蓋生於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子時歿於

康熙七年十二月四日未時也新婦鄒氏中子廩生徵
遠之婦也南昌建昌人其父爲余友彥先鄒公諱也明
烈皇帝時爲職方郎中將授以中州節鉞而國變矣公
招撫河北頗有叙而金陵又變矣復從山中起義爲選
者致之非所余私諗之而託余以弱女已心諾焉公事
亦解旋捐館舍因而爲中子娶之事太姑嫡姑以及庶
姑情禮無不與親姑等其於君子燈火飲食殷勤謹勸
亦莫不以爲賢焉治家甫一年而維勞與儉視庶族子
有加也始生二女皆十餘日而殤繼舉一女卽許字葉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姓者連舉三丈夫子長存樸次存楷皆秀而能句讀未
以產一子時得疾歿子亦殤生於崇禎五年十月二十
一日辰時歿於康熙六年七月十七日酉時蓋得年三
十有二先姑歿一年云得卜於城東十里後堡隴坤山
艮向吉以今九年歲次庚戌十一月庚申十二月乙巳
先後葬且附焉爲之誌且銘銘曰

姑也名門婦也名父閨於有家兩世作輔婦也嘉來姑
也孔敦其茲幽宅宜爾子孫

廬山西林開法第一世玄禪師塋銘

丁酉七月十七日西林古巖大師示寂是年十二月初
四日建塋西林之西越明年戊戌正月弟子某等持師
自述泰學行實泣且拜請銘於余余惟三年從師遊莫
窺其蘊然心未嘗不欽其機用之大也東林無禪禪自
照覺助也西林無禪禪自古巖助也雙塋相望殆如合
璧然按師諱志玄武進吳氏子父宗俊母強氏皆早亡
師年九歲叔父萃禪師携投三峰依藏大師藏風度高
峻雖黃口亦斬齊以法命師槽廠牧驢時作奇特語藏
聞異之年十二授之戒從入萬峰給事左右見藏開誨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欣動彌殷乘閒啓曰某甲叅禪得否藏直視棒逐之每
觸輒棒如是者三年一日大雪藏晨起呼侍者呈句師
句超忽藏益異之命入閤關曰琢玉於是遊戲內外典
者久之師亦已年十九矣藏曰吾將順世不能待子命
出關關具追藏示疾師謁請曰某將誰依了此大事藏
曰試簡看師指儲大師藏大許具眼復受遺命先理德
慶德慶者藏大師受業院也三年乃入夫椒叅儲不契
翠復招入夫山心地未明不忍荏苒決意入天台親近
時儲已出山欲至夫椒兵阻絕渡師月白刃乘小舸迎

之隨儲應太平請進院命師自推聲未絕聞鳴悠然有
省後侍儲還國清繼入靈巖總院事者凡六七年耿耿
於胸懷間者尚不能解雖屢呈轉詔仍未授機儲主天
寧師辭職事若靈巖誓必撤證以九夏為限是年也為
庚寅七月望日懸先儀設供衆隨鼓入師甫跨門豁然
大悟頌曰六月炎火似冰真空不怕語驚人源頭活
水知多少滴滴皆從肝胆生儲欣然叩之嗣後仍侍
儲靈巖以歲饑師請募中州不避勞苦未幾儲擢世難
師從贊對西泠艱險有加儲嘆曰楊岐家風固如是乎
天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聖

由是氣吞海內代人抽拔每遇尊宿輒十餘筆入儲聞
少恙之師自是益深自隱匿矣乙未策杖直廬西林虛
席迎請至三乃入院開揚林故永法師舊址艸深一丈
堂廡頽然師命弟子立法堂廣社田兩期依止者近萬
指為人心切此劇務不可任者師先肩之過勞示疾說
仍坐化益居院三年云先是雲居顯東山與師為法
弟兄一時酬倡幢蓋鐘鼓山色雲停溪聲雷吼宗風莫
盛於斯矣西林語錄傳播叢林故不具載銘曰
倚與笑旨震旦初曜維溪曹只有濟北宗濟北之宗如

雷震隱延延綿綿楊岐素風驟然以興宋元兩峰我聞
耳尊音龍池翁慨乎不見見我天童天童我光於三
峰峰生輝輝靈巖維寧破我古師道淵且崇臣廬流泉
涓涓其來攬為長江與大海通是全海木具一喝中喝
中寶主不同而同維千百處覓覓熊熊古巖在西照
在東霞落東赤日出西紅之二大士爾塞虛空

廬山開先曹源大師輪銘 有序

憶余浪遊吳越間幸從舉主黃海岸先生後得造天童
徑山二老之門上老同時獅象一截流大海猛現威神
求光堂文集 卷之十八 聖

一安隱空山驚為遊戲海內皆奔趨如狂余聞語黃公
云廬山法窟也即如開先拾枯松裹布木高風益冷矣
公大然之乃延請徑山移席維時曹源大師同徑山西
上竟監院開先未幾仍反徑山大師遂正席焉自崇禎
庚辰建今庚子凡二十有一年高山深谷遷變不常寶
所化城荒蕪何有聖凡貿亂人鬼雜揉師以不聞不見
默然良久者降伏之竹月仍懸松風以恙拾鈴自語殿
鼓誰禁余乙酉仲春造謁相與坐龍潭久之及甲午再
訪患難衰白師已不識余矣笑令師猜陡然驚詫偶殿

中泥佛將墮余意欲遷之師云斯佛古矣昔有毀古佛而流血者余云好覓舍利師顧侍者云居士在此仔細余低聲弟子罪過大笑別去嗣後遣兒子行遠兩候之曾幾何時報師已圓寂矣雖太來非異致而生死未同條能不慨然懷嘆雙足示現時哉嗣師席者爲石清和尚海與師法兄弟也特遣侍者持師弟子教古所次行寶扣余湖上艸堂爲夙知師者敦以捨銘見委余何忍辭爰理而系之曰師諱弘金曹源其號也姓吳餘姚人妻子皆喪病且大作惟念佛待死有夢以念佛是誰者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八

五

師云念佛卽我更問阿誰云祇如汝死燒作灰堆更從那裏念佛師茫然久之聞隣房起鼠有省見僧便喚云大德僧聞首便豎拳云會麼已而謁滄菴本源僧蟬鳴次源云是甚麼師擬對源喝師無語源示以無夢無想句乃力索究忽驚起叫云四原來被者老漢惑亂早知與麼道便好亂捱一頓半偈曰無夢無想主何處鷓鴣啼在深花裏源聞往驗之一見便問近日行履如何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源休去一日見語風拈頰爲問古人耶今人耶傍答云現住徑山師欣

然往謁茶次徑拈菓云此是徑山的師云得過久矣徑微笑當是時天童道廣徑山道峻廣則爲人心切峻則利他力深師爲徑留祝髮且授以五百善知識之記聞者莫不偉之越明年進天童受具仍還徑山道童寓策園師設茶次朝宗上座曰兄既設茶何不致一問佈施大衆師云臨濟在黃蘗處三度劈棒意歸於何童打師喝童又打師又喝童云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師便掌童以杖捫之云老僧問汝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胡打亂打打得勝麼師云護我不得童云如何是護汝不得求其堂文集

卷之十八

六

的事師云拳頭不離腸肺童碎一啐師亦啐童直打出僧侍童進山典客司茶話有問如何是道童云看腳下師一聞三喝四喝句忽然現前經月餘常徽不覺手足舞踏將碗筋揪拋向地面人方丈舉次童云不要亂說且道老僧當日甚麼心行師擬開口童云住住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頂下一轉語恰老僧意師便并云大衆證盟童云老僧原不教汝疑汝自疑也後童入闕重新天童壯麗爲天下祖庭第一云童語門人云老僧頭九峰不肯泰首座在大海洋中太也豈監院開先時

石濤和尚典客司因論大事未明機緣同入方丈徑云
石濤是曹源不是師云老魔王以佛法當人情耶大衆
聞之頗駭徑擲鼓上堂云昔日大顛擯首座今日開先
擯監院師禮拜徑便歸方丈師云不是某甲者一拜爭
得大師休太徑轉身坐師拂袖便出少頃師同衆入作
禮徑云適來石濤與你有甚麼機緣師云某甲不得開
請石濤舉師後正席開先常舉語衆云當時老僧亦無
摸捉處爾輩東瓜茄子那裡知有而今先師縱現三頭
六臂我自認定清清楚楚住後二十年警策拈提學者

求先堂文集

卷之十八

里之

仰之如春風時雨云備載散集二錄中不具論師受鍛
鍊於二老間臨濟毒拳天然冷眼誰娘誰爺師自辨之
庚子孟秋出山行化至建昌會忠菴示疾屬請石濤和
尚繼席逸侍者問末後句偈云腳跟倦處芒鞋斷那管
林邊與水邊不借白雲爲被蓋圓圖山上圓圖眠蓋九
月初四得壽六十五僧臘三十二師以曹源一滴水過
流布祖庭弁山磬山諸老皆大器之卽本陳和尚亦云
曹兄行門道恣再過一生不能彷彿其萬一故開先一
片地或從廬山來尋着五老或吸西江盡撲倒龐公皆

師之高風也卜吉本山之左安塔永年爲之銘曰
維越之東我師風迅維廬之南我師雷震二老古維武
廣或峻或影互施愛師神駿三喝四喝腳下預親是
不是誰今疑信如大火燭如寶劍刃所以古德其難其
慎九峰不肯大顛欲擯機用絕奇目不吝瞞表西考其
如何忍後說法廿年忌言問訊山風嘯嘯瀑水淙淙無
鍾磬中幸勿錯認

大柳和尚塔銘

并序

大柳和尚中興東林維時萬曆間海內無事上下股肱
求先堂文集

卷之十八

里之

士大夫亦崇信佛法和尚持一大柳遠楚齊安輒募數
萬金以歸故一時婦孺見和尚輒以大柳和尚呼之因
而自號大柳云按和尚南直隸寧國府許村洪氏子爲
本商年三十二忽愿爲僧持千金從池州小天台仰天
瑞寺明然律師爲師名海賢字遷容和尚形幹豐偉威
儀整秀居然一法器也律師受和尚施難髮三日卽展
鍛之跪香頂石無所不嚴和尚悔欲太旁有規律師太
峻者師曰此人定爲人師老僧不鍛之誰敢鍛者和尚
聞已涕如泉淚故死心事焉克化主諸畢尚書門七日

夜立尚書夜夢神告曰立僧公之師也尚書驚寤遂捐千金辭仰天嚙行腳江南買螺蚌放生至黃梅四祖寺寺主留居不許請三昧律法於寺講大戒爰抵廬山東林東林廢圯止遠公千僧錫在耳和尚漫問寺僧曰何不用煮飯僧笑曰待汝爲之是日卽反江州募米百斛與州中那孝廉梅陽江文學中明暨余伯父學博寰中等頓續蓮社開鍋飯僧寺僧大異之遂翔禪堂立方丈從四祖迎請三昧律師入寺仍講大戒遠近傾仰聚且萬指無論廢圯者難爲功也資糧且乏矣於是截竹七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聖元

尺與身等荷而之齊安日夜聲不絕是所謂大柳者也王尚書子衛所聞而惡之晨開門欲加辱挫忽見一金甲神人隨和尚後延入庭中太夫人并見之王乃致敬先捐千金又一周姓施米二百斛許而不與盡夢金甲神人告曰許庸悔耶驚寤如約不十旬獲銀萬餘金米三千餘斛有人謂之曰和尚相隨金甲神人乃韋馱也請先造之許諾又欲造丈六佛身時銅無可市一宗室金佛三座方毀以鬻和尚曰我豈效無憂王毀塔造塔耶卽負像入寺供之而他犯關銅亦鬻鬻和尚喜甚乃

立高臺焚頂落其天靈骨顏色坦然于是信施輻輳而東林熾然中興矣所度弟子不下千人亦如朗然之所以鍛和尚者鍛之急者漸多遺太唯高足寂融年最少棍逐之不捨同遠京師訪王衛所於國學值遼陽陷京師戒嚴徒步歸而三昧律師已移杖寒溪寺矣和尚仍開千僧鑄本寺僧秀天等勸造神運殿和尚曰末法何神神在我耳再焚頂落其頂骨并燃一手指焉所成殿號曰無量募獲數萬金積十餘年功卒未就更遼州將有以大相之忽示寂寂融負柩歸塔於東林時崇禎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聖

甲戌歲也嗟乎平等閣像二十年一鑄再鑄再毀三以身鑄而幸成更世乃開馮和尚金像久立無量殿未就寂融且代就神運殿猶之就也如不忘東林他日愿香未銷雁門之鐘鼓已如雷矣補堂居士文德翼少曾瞻仰和尚又與弟子寂融遊因禮塔而爲之銘銘曰物理則然或成而毀或衰而盛凡名伽藍起如雲霞匪凡伊聖我大柳師手持大柳宵且偃偃神人左右如擁如衛胸懸寶鏡長者布金和公捐米不施而敬勇焚頂骨無一恹容如人去病或謂佛戒不許自殘殘則非止

喂餵虎施眼施頭佛豈邪行東林白蓮千載更抽隨
塔香倘微師精誠是諸佛影孰現清淨

五祖千仞岡禪師塔銘

五祖千仞岡禪師者慶山澄之孫若菴問之子也月五
祖忍二世而南嶽讓讓四世而臨濟玄玄二十八世而
慶山澄則師固五祖第三十五世孫自五祖忍若此山
後若五祖戒五祖秀五祖演五祖自則師固居五祖山
第六世祖也以三十六世之間而虛席者且三十代師
始猶守祧之宗子而兼勦業之功臣矣師凡住金山黃
求堂文集 卷之十八 辛

龍浮度三會語錄流通而獨冠以五祖者說汰於是久
且塔焉故也按師姓王氏父台以孝廉令房死國母范
氏孺人後亦爲比丘尼浙江鄞縣人師初生輒合掌知
讀書便流連性命之語雖從諸生後於時義未嘗屑意
爲之一日閱榜嚴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陡
然發疑曰儒者之語寧有是哉及迫世難遂毅然孤往
矣嗟乎張拙秀才承因緣之既熟李源公子激忠孝而
彌堅于是乎難髮於徑山信受具於天童悟兩老與慶
山親兄弟也而鼎立法門當是時徑山少可二師門下

人已頭角巖巖出師崛起提趙州無字忽有省作偈奇
特諸方聞傳造第菴住夾山徑往參之菴示衆舉高峰
梳子落地機緣言下卽大徹呈頌日久憶并州是故鄉
而今身已到咸陽若教忘卻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
菴擊節卽可遂命首衆分座焉師出世始潤由潤而鄂
由鄂而舒復由舒而斬登東山而慨嘆曰曹溪如海此
其河乎如之何漚之於是乎杖眼欲開銀頭先試除叢
林之荆棘豎直指之鼓鐘威懾愚兒慈和聲俗種松直
者法雨仍飛春未行人禪雲不動益百代之隆也一時
求堂文集 卷之十八 辛

受其爐鞴者若亂峰雲、菴易大乾明綠雨葉皆高足
弟子足以模楷宇內羽儀覺皇乙巳夏五風雷山中古
木皆拔師嘆曰法運將傾吾其當之乎丙午季夏微示
疾促明繼席明以事不卽至師亦旋愈冬又示疾笑曰
毋相迫行期定明春二月也至丁未仲春四祖塢山顯
來問病顯乃天童四世孫派爲法侄道義加契者師大
喜曰吾且以後事累公顯方應靈隱請見師言笑飲食
如平時欲辭去師曰幸少留明日吾行矣至二十日午
集衆升座說偈曰一病剷除一病來青山未死已先埋

蕭蕭白骨何愁殮火服隨身不用裁端坐而逝壽五十
又五僧臘二十又四是日也山林昏暗鳥獸皆鳴有一
鹿入方丈呦呦不忒顯率茶毘之五色光中白氣騰上
本骨舍於演師之右益師之機鋒捷于石火快于煉鋼
如無位真人頌女子出定問答李太尉一切是非莫骨
提倡如飲醍醐莫名其味如開塗毒莫喻其聲具在語
錄中茲不復贅他書行世者續燈錄十卷春花集十二
卷廣陵覽古一卷皆可觀覽而詩尤清異過人云余不
佞筆乏金剛精鮮秀媚辱師治命不忍剗辭爰理行畧
未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而亂之以銘銘曰

演師在左清風自憐千年松竹一片閒田岡師在右閒
田未荒悲心轉微已到故鄉是二師者各誇祖宗岡迦
麥堂演配雲峰雲既有子簪亦生兒截流香象出窟吼
獅讓十二世玄三十層如鼓應鼓如燈續燈手啟而舉
大滿重來乃惡情悖師更何猜雙塔之間月明星稀是
山大好天人振衣

聯山大師塔銘

萬曆昌啓間佛法始盛於吳越沿至今茲而遍天下六

詔三韓莫不被焉臨濟一宗自陽岐而下天童悟三峰
藏徑山禮三世其著焉者也禮有嗣子曰戒顯名尤振
云顯字顯雲別號晦山太倉州太原望族開修公季子
母管好樓居而生師師性敏異絕憐愛之九歲方入里
塾又十年方入州庠名漸宇原達文章爲一時祭酒東
南傳微焉然師在塾時隔壁聞大悲咒卽成誦易氏習
天台教問主司教者卽心也輒有省雖強之婚與念生
死至切見語風信瑞光徹於微最久泰承抵天童謁信
授大戒起各通曉將持水除艸矣家人跡至勸歸無何
云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三

父卒妻亦亡有勸其爲宗祀計者爰作罷菴詩百四十
首自誓謝絕之猶再就試不偶更值京師賊陷帝后殉
社稷師大悲憤約同學某翰林逃去某不果遂獨持衣
冠書冊辭拜先師文廟曰瀚雖不第不爲羅昭諫終爲
饒子操耳走金陵華山依昧律師圓頂受具年三十有
五矣旋侍昧于三檣輔香雪於上方平陽恣古南門大
界盛皆皆舊也招師師俱不往至高郵地裁見和尙
令看雲門扇子語四句不得入處一日入室有僧字亦
子禮問如何是赤子之心曰敲磚打瓦如何是赤子之

用口着衣弊飯日雲門扇子踴跳上三十三天聲僧無語令理前問禮作小兒日鳴囑囑師聞豁然大悟如鐵壁洞開千門萬戶映攝光明禮驗以高峰枕子德山托鉢請訛公案無不牛解犀巽禮乃上堂日有箇大闢捉人眼赤赫地捲拳捋臂滅竺種族釋迦老子二千年已前預爲證據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時雲門扇子踴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大小德山未曾來後句在無夢無想恁麼大用現前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師喝日這老漢錯與人下註腳禮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八 五

便下已應海藏請復隨禮赴靈隱旋首衆佛日禮乃付衣拂師授偈日鸞嶺一花開五葉神州紫氣滿三峰燈燈續焰交光處虎角新兒佛日紅辭太遊宦廬慕慧達白社慈歸宗復坐夏五老鄧元昭太史徐伯羽太守過訪欲構青蓮枯之而雲居請疏至矣師喜天上雲居至則率衆耕作殿堂廚庫一時頓新并營壽塔期將老焉過寒溪復赴安國主薦福又受四祖休漢上蘭若更佳護國歷廣長遷疎山入閩禮曹溪遊青原甫返四祖杭州紳士且虛靈隱以迎靈隱實禮和尚重建也師爲成

之歲儉人龐心力俱殫住持五載搥鼓以辭退居佛日一句卽示圓寂蓋師交院天衣乾菴時作偈日老來住院已知非六十三年一夢歸接得天衣來鸞嶺自授黃鶴作天衣天衣懷至佛日便入寂蓋已先知之矣師高如春和落得秋素而人情佛法則毅然斬然須臾盡命恨不留一線乃爲證明祇若寒巖枯木無爲無事人尚不之許也故廣大爲室高峻爲門衲子莫不奔走云語疎澹叢林茲不重贊至戒律精嚴修行勤苦近古以來所未嘗有工於翰墨求者如林遊戲慈悲在而有之師求足堂文集 卷之十八 五

生萬曆庚戌七月一日戌時告寂康熙壬子閏七月十七辰時世壽如此方至雲居鐘自鳴者三晝夜夜有白光四祖時毘盧塔亦涌光靈隱六十初度時殿堂林泉震本吐光非偶然者得法弟子凡二十有五人遵遺命以全身迦塔於雲居常住內青龍窩左依融師石屋右拒道峯塔基卽師所自卜也弟子德翼於師爲同學舊友方外至交雲居 安國 廣長 皆龍象嗣 子師無所用器物并舊來命屬銘其塔嗚呼余雖非大年天覺手筆具忍辭哉銘日

扇子雲門曝地溪省俊暢擊聲良馬鞭影我師觀斯寧
特惺惺於焚處生於熱處冷蓋亦有年和人和境產彼
婁江孰此歐嶺祖宗田地禪子袖領雲岫萬重月湖千
頃過太鼻孔將來眼睛何以驗之捨銘惟示

法幢和尚塔銘

余師黃元公先生談禪密友一爲金陵余集生中丞一
爲東甌林任先太史余恨未見集生憶初第時元公師
補官任先以蒲圻令候考選同在京師從遊竹院晨夕
不離既經禍亂元公死於南任先幾死於北得脫歸爲

文忠堂文集

卷之十八

集

聞相不濟又脫歸爲僧受石奇雲和尚法於雪竇稱臨
濟三十二世宗師云余浮湛後死曾一致候書於師師
客之誘教深切丁未告寂遠莫致辦香越八年得法弟
子二十六人中魯菴寂來住江州接衆寺請於余曰師
雖有銘埋於地下塔銘缺然微居士筆不可以辱吾師
余何足以銘師哉然白社之盟青門之志不敢以他辭
拔師東甌之瑞安人生於萬曆癸巳爲宋進士正仲十
五世孫父爲文學得昭師第三子也名增志字任先今
法名行穢字法幢得昭不偶卽世母江課師乙卯舉於

鄉戊辰舉於南宮作令時曾感降甘露摧翰林院編修
官中允遭賊以師舊講官也拷索皇太子何在已積於
死屢矣幸而不死闕立君起禮部侍郎晉尚書入文淵
閣然皆非師意也師少時與馬僧摩談有契頃聞谷死
猶話有省志固在於出世間法雅無宦情因緣特異讀
書於密印寺時寺固一宿覺道場久圯矣師感覺公夢
發誓重新然地過湖不可築一夕龍起化爲平地師若
告成卒示寂於密印故云因緣特異也師從呂峰遵大

求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集

師剃染并受具徧參諸方應夢雪竇遂染法味和尚有
親弊老拳之句後應大梅請卽心卽佛不惑亂人法席
法苑俱如密印密印復迎師歸說法亦閱歲臘退居晚
香之堂赴淨覺一年仍還密印說偈曰七十五年開打
關總無奇特出常倫從今撒手懸崖去一任諸方說幻
真蓋僧臘二十有二矣塔於瑞安北門吹臺之麓俗有
男齊鉢鐸孫男邁來旋皆文能世其家不具述余聞
古有謂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師雖故相
豈不大丈夫哉相而什食世呼爲粥飯僧然天覺相公

禪一枝猶琳琅於世界師豈天覺後身哉余竊嘆集生
元公師等肯如師之所爲則晚香一掌不但曇花偶現
而已於戲惜哉銘曰

是事淡然原無奇特欲覓奇特了不可得昔時密印一
宿覺生今時密印法幢互爭前印後印痕不可印古亦
有言說密非密大覺夜溺總公境香是一是二請問諸
方世有丈夫作天人師匪忠匪孝曷克肩茲

開先山鳴鑒禪師塔銘

憶余乙亥從海岸先生訪雪騷大師於徑山當是時天
永是堂文集 卷之十八

董法席甚盛付囑多人師瞪視霄漢不屑也叢林以高
峻孤冷目之不敢相親而璫禪師得爲入室弟子厥後
海岸先生請主廬山開先大師欣然一至西堂則木陳
領院事則曹源無何歸雲門以開先付源且付璫師屈
指益四十年大師寂源師亦寂木陳師寂璫師且寂不
但滄海清淺而廬山亦已陵遲矣余以是山昔舊璫師
門人法印智簡可乘杖笠來陶城以師鈴銘請口源山
皆雪翁子皆開先長老公既銘源師矣師何辭焉於是
諾之而簡攷其行畧師名弘璫號山鳴會稽潘氏少儒

而疑佛爲一禪客語礙膺遂決志欲僧不克僧而迫於
又生于乃僧行徑大類木陳云始師之剃業也實由苦
提齋乳乳需之印嚙往徑山徑山門庭欄人不通一線
師已有括髮數十枝瘡輒欲達擲雪一見卽大罵累不
肯受師益下然亦知不以爲會矣久之燈盡徑忽問
曰燈盡猶乾暗如何師曰黑漆漆徑復大罵師理前門
問徑徑曰昧不得師恍然前疑頓釋復隨雪雪門典記
室從未稍假師聲色及將別渡淮忽語侍者曰獨有山
鳴記得老僧眞且授偈曰性天知我誰爲我聞如是之
法老堂文集 卷之十八

法同釋迦文授受分明如此而雪猶戲述光武語曰寧
人付我毋我付人老僧從未有囑豈欺我哉昔哉師之
目述也某親老人最晚雖待巾瓶未投針芥世多推出
且曰依樣葫蘆豈不師承有據向此沒字碑上討其奇
特耶余於是而淚服師非激也非謙也蓋師之眞實語
也謝太傅無德可名故碑自應沒字雪有似于九子不
中用一子也不要之婆師有似於割肉還母割骨還父
之子亦授受中之第一奇特者矣故師守雲門三年守
雙雪三年募塔訖募衣鉢塔訖募刻語錄并訖然後薨

於茗雪二十年終身不忍忘雪也後赴請開先因衆
迫亦曰山靈佛法吾師末後投記者源既逝不一整齊
不幾頓乎語錄已通布叢林茲故不重著余尤愛其閱
智證閱指月闍人天眼目暨肇論起信論如雷斧之擊
如電光之閃如鑿鐵洋銅之燒喉潤腹如冷水冽泉之
驚背爽腴雪老以爲成佛事深於悲憫師何其酷相似
歟師生沒皆以甲寅卽塔於開先之隴石平生操履眞
率坦易不忤人亦不諛人內外經典皆博涉無遺一衲
蕭然尤取重於諸方云爲之銘曰

禾社雪丈矣

卷八

八

之五

嶽嶽雪師如山高蹲俯視一世莫敢與隣惟我山鳴入
室斯親巾瓶之側靡間夕晨每一見止未或不喚惟此
喚性罵不擇人一日燈盡進退逡巡卻昧不得火傳忽
新光明所屆山河無垠雪乃啓齒識我則眞描難盡難
識又何因如燭照燭照卽法身師厭出世出世陳陳師
視諸方未免反唇喝何賓主位何君臣枯松瀑水舌根
斷斷鳴大法鼓轉大法輪刊茲石上垂千萬春